武經總要

一之二

40

红叶山古籍文库
www.hongyeshan.com



重刻校正增補

官板武經總要

金陵富春堂發行

武經總要叙

仁宗皇帝御製

朕聞天道尚武示震曜以宣其威國事在戎設營衛以整其旅輔于文德著之善志自絕紀古先哲王維御亟夏製軍詰禁去暴誅慢睽乖取象則弧矢利夫

尖澤藏書

天下師嚴以律則地水制夫剛中
周泓夏商建官最備大司馬總九
伐之法以正邦國簡車籍馬悉出
井田之賦治兵振旅先辨旗物之
用逮夫戰國羣雄競起任權詐而
無形勢包陰陽而用技巧孫武吳
起之說尉繚穰苴之儔數且百家
類分四種刪取要用晉侯所以叙
兵法也招撫遺逸揚僕所以脩軍
改也洪惟
三聖
開統
繼絡奮
神武以平多墨揚

天聲以薄四海

豐功美利非可殫紀昨藩臣阻命王師出伐深惟帥領之重恐鮮古今之學命天章閣待制曾公亮等同加編定慮汎覽之難究欲宏綱畢舉俾夫善將出抗彊敵每畫籌策悉見規摹公亮等編削之效寖踰再閏況深之學莫匪素蘊凡軍旅之政討伐之事經籍所載史冊所記祖尚仁誼次以鈐略至若本朝戡亂邊防禦侮計謀方略咸用槩舉且用兵貴乎有紀尚節制也決勝至于無形尚權變也六師訓練四方風土爰從刪正可備廟諱

悅又若營陣法制器械名數攻取之具守拒之用並形圖繪悉以訓釋考星曆辨雲氣刑德孤虛推步占驗行之軍中闕一不可命司天監楊惟德等參考舊說附之于篇共勒成四十卷內制度一十五卷占候五卷邊防五卷故事十五卷占候五卷

目曰武經總要夫前王用兵蓋不得已以殺止殺之可也以戰去戰戰之可也且出提金鼓付之閫事取鑒成敗可以立功貴伐謀而無幸勝善統衆而無專勇庶幾識為將之體也尚書工部侍郎參知政事丁度總領書局適成編綴形

于奏請願賜叙引因言用兵之道
有愧愽古之能聊以冠篇傳之可
久

叙畢

武經總要前集目錄

第一卷 凡六卷
選將第一　將職第二
軍制第三　料兵第四
選鋒第五　選能第六
第二卷 凡十四卷
講武第一　教例第二
教旗第三　旗例第四
習勒進止常法教平原兵第五
教步兵第六　教騎兵第七 鼓角金鉦教場圖等
教法第八 教條十六事三令五甲　草教法第九 幷圖

日閱法第十 幷圖　騎兵習五變圖第十一
步兵習四變圖第十二　教弩法第十三 幷圖
教弓法第十四

第三卷 凡五卷

敘戰第一 上中下　抽隊第二
軍爭第三　以寡擊衆第四
捉生第五

第四卷

用軍第一　用騎第二
奇兵第三　料敵將第四
察敵形第五

第五卷

軍行次第第一 幷圖　行爲方陣法第二 幷圖
禁喧第三　度險第四
出隘第五　齎糧第六
斥候聽望第七　探旗第八
探馬第九　遞鋪第十
烽火第十一　行烽第十二
軍祭第十三　軍誓第十四
定惑第十五

第六卷

下營法第一　營法第二 幷圖

諸家營說第三
下營擇地法第四
緣營雜制第五
警備第六
備夜戰法第七
立號第八
定鋪第九
持更第十
巡探第十一
漏刻第十二
防毒第十三
尋水泉第十四
養病第十五
征馬第十六
第七卷
本朝平戎萬全陣法第一 并圖
第八卷
本朝八陣法第二 并圖
本朝常陣制第三
八陣法第一
握奇圖第二
金鼓旌旗數第三
李靖陣法第四
裴子法第五
常山蛇陣第六
八陣圖第七
第九卷
六形第二
九地第一
土俗第四
雜敘戰地第三
第十卷
攻城法第一 并器具圖
水戰第二 濟水附并圖
第十一卷
水攻第一 并圖

火攻第三
第十二卷
守城第一 并器具圖
第十三卷
器圖第一
第十四卷
賞格第一 罰條第二
第十五卷
行軍約束第一 符契第二
傳信牌第三 宇驗第四
間諜第五 鄉道第六
第十六卷
河北路第一 定州路第二
高陽關路第三 眞定府路第四
第十七卷
河東路第一 麟府路第二
廢壘第三
第十八卷
陝西路第一 鄜延丹坊保安軍路第二
邠寧環慶路第三 德順軍路第四
涇源儀渭鎮戎軍路第五
秦隴鳳翔階成州路第六

第十九卷　西蕃地理第一
第二十卷　益利路第一　梓夔路第二
二十一卷　荆湖北路第一　荆湖南路第二
廣南東路第三　廣南西路第四
二十二卷　北蕃地理第一　戎狄舊地第二
中原四面諸州第三
百戰奇法
前集目錄終

武經總要前集卷之一

豫章新齋李鼎長卿訂

金陵對溪唐富春　校

選將第一

傳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又曰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由是言之可不謹諸古者國家雖安必常擇將擇將之道惟審其才之可用也不以遠而遺不以賤而棄不以詐而疎不以罪而廢故管仲射鉤齊威公任之以霸孟明三敗秦繆公赦之以勝穰苴拔於寒微吳起用於羈旅張儀之遊蕩樂毅之疎賤孫武之毛合白起之世舊韓信之懦怯黥布之徒隸衛

青人奴。去病假子。諸葛亮不親戎服。杜預不便鞍馬。謝艾以衆軍摧石虜。鄧禹以文學扶漢業。李靖用於罪累。李勣收於降附。是豈以形貌閥閱計其間哉。而庸人論將常視於勇。夫勇者才之偏爾。未必無害。蓋勇必輕鬬。未見所以必取勝之道也。大凡將以五才爲體。五謹爲用。所謂五才者。一曰智。二曰信。三曰仁。四曰勇。五曰嚴。非智不可以料敵應機。非信不可以訓人率下。非仁不可以附衆撫士。非勇不可以決謀合戰。非嚴不可以服彊齊衆。所謂五謹者。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誠。五曰約。理者理衆如理寡。旌旗有分金鼓有節故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備者出門如見敵。行則整戰陣住則嚴防守果者見敵不懷生傳曰殺敵爲果致果爲敎羽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約者法令省而不煩政煩則人惰水濁則魚病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明君知此十者而猶懼取人之難。則必設九驗者。之言詞以考之。爲九術之科例以復之。所謂九驗者。遠使之以觀其忠。近使之以觀其恭。繁使之以觀其能。卒然問焉以觀其智。急與之期以觀其信。委之以貨財以觀其仁。告之以危以觀其節。醉之以酒以觀其態。雜之以處以觀其色。君子易觀不肖難明由此驗之可知也又曰。二人交爭。則知曲直。二人忿鬬。則知有力。二人論議。則知道德。二人舉重。則知有勇怯。二人俱行。則知先後。二人治官。則知貪廉。所謂九術者。一曰道之以德。齊

之以禮知其饑寒悉見其勞苦之謂仁將二曰事無苟免不爲利撓有死榮而無生辱之謂義將三曰貴而不驕勝而不逸賢而能下剛而能忍之謂禮將四曰奇變不常動靜無端轉禍爲福因危立勝之謂智將五曰進之有重賞退之有嚴刑賞不逾時刑不擇貴之謂信將六曰足輕戎馬力越十夫善用短兵長於射之謂步將七曰臨高歷險馳射若飛進則先行退則爲殿之謂騎將八曰氣凌三軍志輕彊虜怯於小戰勇於大敵之謂猛將九曰見賢思齊見善若不及從諫如流寬而能剛簡而少傲之謂大將也然而伎能有長短局力有大小器而使之如鈞石之權不可以稱銖斗筲之量不可以代庾斛若兵法所謂論除謹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伍連阡陌明鼓旗此尉之官爾（尉官司馬）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亡遺此候之官爾（候軍之候虞候）隧路塞行輜治賦物均處輯井竈通此司空之官爾（軍司空主善治）收藏於後遷舍不離無浮輿無遺輜此輿軍之後殿者爾（輿軍之後殿者）然此五者之於大將也若車之有衆材各司其任未足以宰制一車之用也故曰先語察事勸而與食實長希言賦物平均此十人之將也切切截截垂意肅肅不用諫言數行刑戮刑必見血不避親戚此百人之將也訟辯好勝嫉賊侵凌斥人此刑欲整一衆此千人之將也

也容貌怍怍言語時出知人饑飽習人劇易此萬人之將也戰戰慄慄日戒一日近賢進謀使人知節言語不慢忠心誠畢此十萬人之將也法曰夫將雖以有不決感此論將之疑雖以博訪詳重爲貴不可爲能而不欲有多端之少也溫良實長用心無兩見賢進之行法不枉此百萬人之將也此伎能局力之所以異也凡將有五危六敗十過十五貌情之不相應者又不可不察所謂五危者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此五者用兵之灾也何謂六敗一曰不量衆寡二曰本之刑德三曰失於訓練四曰非理興怒五曰法令不行六曰不擇驍果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有急而心

速者可久也有貪一貪俗而好利者可遺也有仁而不忍者可勞也有智而心怯者可窘也有信而喜信人者可誑也有廉潔而不愛人者可悔也有智而心緩者可襲也有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有懦而喜用人者可欺也如揣敵人所知其情所謂十五貌不與中情相應者有嚴而不肖者有溫良而爲盜者有貌恭肅中心欺慢者有外廉謹而內無至誠者有精精而無情者有湛湛而無成者有好謀而不決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悾悾而不信者有恍恍惚惚而反忠實者有詭激而有功効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肅肅而反易人者有嗃嗃而反靜慤者有勢虛形劣而外出無所不

至無所不遂者。是以擇將之主。澄其心如水鑑。平其誠如權衡。使貞僞不能竄於察視。大小不能移其稱可。然後可以得人而不惑。得之不惑。然後可以任之不疑。管子曰。直者不能知人害霸也。知人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是知能信在於能任。能任在於能用。能用在於能知。則知人之道可不重歟。

將職

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三軍之事專達焉。兵法曰。輔周則國彊。輔隙則國弱。蓋言其才不可不周用。事不可不周知也。故將在軍。必先知五事六術五權之用。與夫九變四機之說。然後可以內御士衆。外料戰形。苟昧於茲。雖一日不可居三軍之上矣。所謂五事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下同意也。故可以與之生而民不畏危。道者仁義也。李斯問兵於荀卿。荅曰。彼仁義者所以脩政者也。政脩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輕爲之死。復對趙李成王論兵曰。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如此始可令與上下同意。死生同致。不畏。俱不危疑。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智者能機權識通變也。信者使人不惑於刑賞也。仁者愛人憫物知勤勞也。勇者決戰乘勢不逡巡也。嚴者以威刑肅三軍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者部曲隊伍有分畫也。制者金鼓旌旗有節制也。官者偏裨校列各有官司也。道者營陣開闔各有道徑也。主者管庫廝養職守主張其事

也用者軍馬器械三軍須用之物也所謂六術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處舍營壘也收藏財物也周密牢固則敵不能凌辱徒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靜則安重而不爲輕舉動則疾速而不失機權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謂使間謀觀敵欲潛隱深入也伍參猶錯雜也使間諜或參之或伍之於敵之間而盡知其事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道言行也所謂五權者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彊使人出戰而輕敵見利如戰也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熟謂精審泰謂不吝賞也所謂九變者圮地無舍無舍舍無依也水毀曰圮也衢地合交結諸侯也絕地無留無久止也圍地則謀發奇謀也死地則戰戰死地也塗有所不由隘難之地所不當從不得已從之則設奇變以防敵之掩襲軍有所不擊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以留之師勿遏窮寇勿逼處地不可攻或我彊敵弱前軍先至亦不可擊恐驚之退走也言有如此之軍皆不可擊之也城有所不攻益言敵於要害之地深峻城隍多積糧食欲留我師若攻拔之未足爲利不拔則挫我兵勢故不可攻之也地有所不爭小利之地得而失人則不爭可攻之也言得之難守失之則無害也君命有所不受苟便於事不拘於君命也所謂四機者張設輕重在於一人謂之氣機道狹路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謂之地機善行間諜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謂之事機車堅舟利士馬閑習謂之力機此五事六術五權九變四機者皆良將之所要聞而兵家之所先務也古之言將者曰靜以幽正以治清靜簡易幽深難則平正無偏故能致治也能清能靜能平能整不內顧不遷怒

樂而不憂深而不疑凡將之自治如此然而事有常患爲將之災夫鑒凶門而出臨死而不爲生將之勇矣然而尚死者不勝將無策畧苟以死先上士即死之當敵則傷故不勝也必死者可殺戰謹進止而臨生而不爲死將之審矣然而上生者多疑將無義心有求全避難則事多疑必生者可虜策不再計勇不留決戰如風發刃上果以敏攻戰必利決斷速疾則不失時也將之決矣然而忿速者可悔獲財散之清不可汚將之廉矣然而廉潔者可辱恕己以治人推惠而施恩將之仁矣然而愛人者可煩養士不以異材與之安與之危將之公矣然而上同者無獲將明將智與衆同等不能自用又不能用人隨衆取同故無功自予而不循常自負不循理也將之專矣然而上專者多死而下歸咎將無明智推求賢問能而自專於事故戰者多死傷惟善自治者使衆有所安有所設劃有所施弱有所用彊有所加慮必雜於利害而後能遠茲患也兵法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若驕子不可以用此愛之不可獨任明也兵法曰十卒而殺其三者威振於敵國十殺其一者令行於三軍然而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者難用此威之不可獨任又明也惟善御衆者附之以文齊之以武文仁也武法也而後所措無不從死發號施令人乃樂聞與師動衆人乃安鬬黃石曰士卒可下而

不可使有驕謙以接士故曰可下制之以法故曰不可驕其此之謂乎夫善用兵者能愚士之耳目而使之無知言使軍士非將軍之令其他皆不知如韓愚也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所爲之事所有之謀不使知其造意之端識其所緣之本易其居迂其途舍近人不得慮易其居去安履危迂其途舍近取遠故士卒懷必死之心也師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師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使無退心孟明焚舟是也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一心也三軍但知進退之令不知攻取之端聚三軍之衆投於險險難也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益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道也古之良將不以已貴而賤人不以獨見而違衆故冬不被裘夏不張蓋所以同寒暑度險不乘上陵必下所以同勞佚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飢渴合戰必立矢石所及所以同安危夫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事叛將自臧則下少功如此而望智者爲之慮勇者爲之鬬則安可得哉夫上之用下也使智使勇使貪使過智者樂立功勇者好行志貪者好趨利過者不顧死下之爲上也死愛死怒死戚死義死利視下如子則人死愛心意激勉則人死怒使人以刑征之以義則人死威賞重分明則人死義爵厚賞重則人死利也危者安之懼者歡之叛者還之寃者原之訴者察之卑者貴之彊者抑之敵者殘之貪者豐之欲者使之畏者隱之謀者近之讒者覆之毀者復之不彊不能不使不欲能受諫能聽諍能納人能採言故

曰將主之法務在覽英雄之心蓋謂此矣夫智莫大於棄疑事莫大於無悔進退無疑見敵無謀（深知敵情計謀素定進故無疑不待見敵而謀也）慮必先事也若一言不信則三軍之心惑一事不當則三軍之聽疑一法不舉則三軍之志惰一惠不周則三軍之情懈如此賞罰豈明而威豈行哉故刑上極賞下通聽誅無詎其名無變其旗（軍法不反令於父不移令於子有罪雖親不問其名不易其旗）示公而不改法也夫令素行於民則民服令不素行則民不服故令素信者與衆相得也凡兵之敗道有六皆將之過謂勢均以一擊十曰走（夫以我將之智謀兵之勇怯天時地利飢飽勞佚十倍相遼然後奮一以擊十若勢均力敵不能自料以我之一擊敵之十則須奔走不能返舍復爲駐止矣）卒彊吏弱曰弛（言卒伍豪彊將帥懦弱不能驅卒故弛折壞散）吏彊卒弱曰陷（言其將欲爲攻取士卒怯弱不量其力彊進之則陷沒於死地也）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大吏大將也大將怒之而不厭服忿而赴敵不量輕重）將弱不嚴教導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言吏卒皆不爲常度引兵出陣或縱或橫此乃自亂也）將不能料敵以少擊衆以弱擊彊兵無選鋒曰北（此必走之兵也）此六者將之不可不察也軍之所患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退是謂縻軍（爲將不知進退之利害惟欲從已周權令軍士不能收功而縻繫之矣）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惑（軍國異容所理各異欲以治軍則軍事惑亂）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疑（不知用兵機謀之人用爲將則軍不治而

士疑惑也

者又不可不察也兵法曰知可與戰不可與戰者勝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敵之不可以擊者勝之半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擊者勝之半知彼知已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已一勝一負不知已不知彼每戰必敗兵法曰上下同欲者勝故善用兵者如攜手而使人人不得已也兵法曰以虞待不虞者勝故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兵法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故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全可殺而不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

士疑惑則亂

欺百姓此三者將之勝敗之先得也夫上將料敵之極計險阨遠近饋運之費人馬之力攻守之便皆在險阨遠近言若能料此以制敵乃爲將臻極之道也至於天時審得地形審便車馬審彊衆寡審悉士卒審諫器械審利居處審安堠望審察軍用審足進退審安動而不迷舉而不窮良將之百舉百勝得此道也夫將不可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非利不赴非得不用非危不戰故不敢不重也兵法曰上煩輕上暇重子路問於孔子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荀卿曰百事之成也在恭其敗也在慢故恭勝怠則吉怠勝恭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恭謀無曠恭事無曠

恭吏無曠恭衆無曠恭敵無曠是之謂五無曠然後可以爲天下之將而通於神明善用兵者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豈有敗者哉

軍制

古者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夏商而上制度無載不可得而記也周官以一卿爲大司馬掌制軍誥禁又有小司馬軍司馬官皆用大夫又有輿司馬行司馬官皆用士是謂建其正立其二設其考陳其衆以相督攝以相輔承而武官之倒備矣凡制軍國中自六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及六十有五皆征之一鄉萬有二千五百家家出一人故五人爲伍而屬之比長五伍爲兩而屬之閭胥四兩爲卒而屬之族師五卒爲旅而屬之黨長五旅爲師而屬之州長五師爲軍而屬之命卿是謂五有長兩有司馬卒有長師有帥軍有將焉居守征行以相部曲而帥營之法備矣齊威公用管夷吾之說制國五家爲軌則五人爲伍有軌長以帥之十軌爲里則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以帥之四里爲連則二百人爲卒有連長以帥之十連爲鄉則二千人爲旅有鄉長人以帥之五鄉爲一帥則萬人爲軍有五鄉之帥以帥之故有中軍之軍高子之軍國子之軍焉蒐旅獮治畧本周法亦大國三軍之制也戰國以前軍士在

於閭里有事焉而簡稽。有時焉而教習。於功暇日農作而居家。未有番屯坐食番上長征之法。是以其所處軍置吏之名。一隨於鄉黨。惟出師行營。則以部隊裨校之號。一切爲殊。漢以後大改三代之軍。始有州郡教士。京都校卒。而掌兵興衆。不任鄉黨之吏矣。初詔郡國選有材力之民籍爲材官騎士。使守尉令丞。典領課試。以備征討。京師則有虎賁羽林之士。多者千人。就選材高者遷爲將監。而屬在光祿。又有南官北官衛士。有令丞一人掌之。左右劍戟士有都候丞一人掌之。而屬在衛尉。又有越騎屯騎步兵長水射聲五校士各七百人。設置員吏稍尊有司馬。稍尊有校尉。而屬在北軍中候。皆閑時宿衛。有征則行。自高帝至建安。雖士員官號。更易廢置不常。而漢之營法具此也。魏晉已降。軍號尤繁。處置統隸。大約如漢。逮于西魏。始立諸府。府不滿百人。有郎將主之。隸在二十四軍。軍一開府將之。每二開府屬一大將軍。凡十二大將軍。分屬六柱國。隋則每府有隊副旅帥校尉鷹揚郎將副郎將。步卒有步兵校尉。騎士有越騎校尉。雜典兵馬。而征防上免。內聽命於十二衛衛二將軍。一大將軍判之。唐正觀以後。上府至千二百人。中府至千人。下府八百人。大率五十人爲火。火有長。備六馱馬。五十人爲一隊。立隊正。三百人爲一團。置團校尉而

府有折衝左右果毅知府並判府事。內屬諸衛。則如隋制。凡武士成丁入軍。六十而免。應宿衛者離爲三番。其征人防人亦有迭次。起西魏大統。至唐天寶凡名軍防鄉團衛士武士皆謂此也。

宋　沿唐末五代之制。並號禁軍。黥面營處。衣食公上。草教日閱。無得番休。大凡百人爲都。五都爲營。五營爲軍。十軍爲廂。或隸殿前。或隸兩侍衛司。自廂都指揮使而下。皆節級有員品。每都立軍使都頭兵馬使則古之隊正之任也。每營立指揮使則古之旅師之任也。每軍立都指揮使虞候。則古之師帥之任也。每軍每廂每第立都指揮使。則古之軍將之任也。各有副篤以貳其政。其兩河關西諸州。則別募蕃漢丁壯。差置將職以倣內軍。至其戍守征伐。則古有大將元帥大總管。今謂招討使都部署是也。古有副將副元帥副總管。今謂招討副使副部署鈐轄是也。古有跳盪左右虞候。今謂之先鋒策先鋒殿後策殿後是也。古有校尉已下兵職。今謂都鑒隊將之類是也。立軍制吏。古有率同。其名雖殊。其任則一。凡泣師者亦當參考前制。以爲今事之式法焉

料兵

夫大將受任。必先料人。知其材力之勇怯。藝能之精捕。所使人各當其分。比軍之善政也。古法馬步三軍

每軍一萬二千五百人總三萬七千五百人近代營陣法或以二萬人爲率今按古法馬軍每將三百人其差次以二萬人爲率以蹻健者末以善用短兵者次以善騎者次以蹻健者末以善用短兵其差次則先以善騎者總六千人步軍每將五百人其差次先以彊力疾足負重能走者三千人次能射遠趨二百里者三千人次能射親者四千人次但能射遠者四千人次壯碩輕勇能格鬬者一萬人總二萬四千人將校並居內爲馬步戰兵之數也其所由曹司車御火長收人工匠別計七千五百人此合兵之大率也過與不及此數者約而損益之或有蕃健則以蕃將統押每將一百五十人蕃戎鬬戰善聚散必以隊少爲利也

選鋒

夫士卒疲勇不可混同爲一一則勇士不勸疲兵因其所容出而不戰自敗也故兵法曰兵無選鋒曰北昔齊以伎擊彊魏以武卒奮秦以銳士勝漢有三河俠士劍客奇才吳謂之解煩齊謂之決命唐則謂之跳盪是皆選鋒之別名也兵之勝術無先於此凡軍衆既具則大將勒諸營各選精銳之士須蹻健出衆武藝軼格者部爲別隊大約十人選一萬人選千所選務寡要在必當擇腹心健將統押自大將親兵前鋒奇伏之類皆品量配充此色之外又有大勇敢死樂傷者聚爲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銳氣壯勇强暴

者。聚爲一卒。名曰陷陳之士。有奇表長劍接武齊列者。聚爲一卒。名曰陷陳之士。有枝距神鉤强梁多力潰破金鼓絶滅旌旗者。聚爲一卒。名曰冀力之士。有踰高絶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爲一卒。名曰死鬬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爲其將報仇者。聚爲一卒。名曰死憤之士。有貧窮忿怒欲快其志者。聚爲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贅壻人廣欲掩迹揚名者。聚爲一卒。名曰厲鈍之士。有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耻者。聚爲一卒。名曰倖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爲一卒。名曰待命之士。由是集而別之禮而厚之屬之於大將有急則隨事呼用。使各使所能。無不盡力致效也。

選能

夫總兵之任。務搜拔衆材。以助觀聽。以咨籌畧。春秋戰國之際。雖九九之伎。雞鳴狗盜之士。無不延見收養以爲已用。其藏器草萊。奮迹麾下者。蓋不乏矣。故大將有受任。則與副佐講求。人材有異能者。無問勢之大小。貴賤。皆置在幕府。以備役用。其或材策挾術自干於軍門。亦詢視其顏色。察驗其所來。所復可。則明試而録之。凡沉謀秘畧出於人上者。可使佐謀。巧詞善說。能移人意者。可使游說歷聘四方。知風俗人

情之隱者。可使佐術。得敵人門廬請謁之情者。可使爲間。知山川險易。形勢利害。井泉芻牧。道途迂直者。可使導軍。巧思出入。能爍金刻木爲器械者。可使攻。材力蹻健。能猿騰鵰擊。踰溝越壘。來往無迹者。可使窓覘。能占風候氣。視月觀星。揲蓍轉式。違於休咎者。可使佐謁。凡此色類。非可悉數。但負一能。軍中皆有以用之。不可棄也。由智將之所裁量爾。其待過資給。則隨色爲差次。

武經總要前集卷之一

武經總要前集卷之第二

豫章新齋李昌長卿訂

金陵對溪唐富春校梓

傳曰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此不習勒卒之過也。其法百不當一。故曰軍無衆寡。士無勇怯。以治則勝。以亂則負。兵不識將。將不知兵。聞鼓不進。聞金不止。雖百萬之衆。以之對敵。如委肉虎蹊。安能求勝哉。所謂治者居則閱習動則堅整。進不可以犯。退不可以追。前扣如節。左右應麾。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雖絕成陣。雖散成行。治之素也。古法曰三官不繆。五教

不亂是謂能軍三官者鼓金旗也五教者目耳手足心也教目知形色之旗教耳知號令之數教足知進退之度教手知長短之兵教心知賞罰之用五者用習是取勝之治卒也故用兵欲其便用器欲其利將校欲其精士卒欲其教蓋士有未戰而震懾者馬有未馳而疫汗者非人怯馬弱不習之過也前古講武教慎之法草教習勒之常雖未盡制勝之方要之卷舒離合坐作進止不失其節矣然後觀敵應變臨事制宜使之赴水蹈火出生入死同心一力前無彊對寧不由斯而致焉方今雖有訓練之方然而法制未立是以旗幡雖設不主進退鼓角雖備不爲號令行伍雖列不問稀密部陣雖立不講圓方但見敵即馳遇地即戰不制奇正不爲備伏不擇險易不詢孤虛及夫連師百萬夾機呼吸事不素定難平應敵今故悉采前世教閱之法重復研究詳載于篇夫訓士之法雖貴約乘繁舍迂求要欲使人心齊勸指顧如一然有不可得省要須兼存故但習其容不可施之戰閒者草教日閱是也雖曰訓習便可勒爲行陣者講武教騎教步教弩是也故不先日閱是謂教而無漸不後講武是謂訓習而無功斯則交相爲用而成折衝靜難之具也若夫乘三農之隙習六師之容順威儀明少長嚴賞罰陳號令麾焉使必從指焉使必赴

則將帥者當於此求其一二而施之行事云。

講武第一

仲冬之月前期十有一日所司請講武遂申命將帥選閱軍士所由先於都門外芟萊除地爲場方一千二百步四出爲和門於其中壇地爲步騎六軍營埒之處左右廂各爲三軍上軍在北中軍次之下軍在南東西相向中間相去容三百步五十步立表一行此立五行表間前後各容五十步爲三軍進止之節前一日將帥及士卒集於壇地所禁諠譁倚色建旗爲和門於都壇之中四角皆見五綵牙旗金鼓甲伏威儀習備大將以下各有統率如常式步軍大將被甲胄乘馬教習士衆爲戰陣法是月末明十刻士衆嚴備五刻將士皆擐甲各爲直陣以俟將軍儀服備物大將各處於其中立於旗鼓之下（若六軍則每軍鼓十三征二大角四其並止於其軍後表之下）立定吹大角三通中軍大將各以轊合鼓二軍俱擊鼓三鼓有司偃旗步士皆跪二軍諸帥果毅已上各疾趨集於中軍旗鼓之下左廂中軍大將立於旗鼓之東西面諸軍將立於旗鼓之南北面西上以聽誓大將軍曰令講武以教人戰進退左右一如軍法用命有常賞不用命有常刑可不勉之誓訖左右三軍別長史二人振鐸分循以警衆諸果毅各以詞告其所詐遂擊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騎

徒皆行及表擊鉦騎徒乃上又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擊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駒驟徒趨及表乃止整列位定東軍一鼓而舉白旗爲方陣以應之次西軍鼓而舉青旗爲直陣西軍亦鼓而舉黃旗爲圓陣西軍亦鼓而舉青旗爲直陣以應之次西軍鼓而舉白旗爲方陣東軍亦鼓而舉赤旗爲銳陣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黑旗爲曲陣西軍亦鼓而舉黃旗爲圓陣以應之凡陣遇爲客主先舉者爲主從五行相勝之法爲陣二軍各選刀楯五十挑戰於兩軍之前第一第二挑戰迭爲勇怯之狀第三爲敵均之勢第四第五爲勝敗之形每一將變陣先鼓而爲直陣然後變爲餘陣之法直陣畢兩軍集俱爲直陣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擊鼓舉旗士衆皆起騎馳徒夫左右軍俱至中表相擬擊而還每退行至一表跪起如前遂復本列乃講騎軍二軍吹角擊鼓誓衆俱進及表乃止皆如步軍惟無跪起騎軍東西迭爲客主爲五變之陣皆如步法每陣八騎挑戰於兩陣之間五陣畢俱待擊鼓而前鑑馬相擬而罷遂振旅徒還。

教例

凡教爲陣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其還則長者在前少

者在後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戈矛力者持旗勇者擊
鼓刀楯爲前行持稍者次之弓箭後爲行將帥先告
士衆使習見旌旗指揮之節旗作則跪舉則起習知
金鼓動止之節擊鼓則進鳴金則止知刑罰之苦或作明
賞賜之利持五兵之便戰鬪之備習慣跪起及行
列險隘之路凡步騎二軍之士備則滿數省則半之
損益隨時唯不得減將帥凡相擬擊皆不得以刃及
凡步七逆退限過中表二十四步而止不得過也

教旗

凡教旗人無常數大抵五百人爲一營以營之多少
分左右廂列次第建名號營壁已定依次秣馬甲冑
器仗置本隊幕前輜重兵糧置本隊幕下凡步隊隊
五十人其職儀則隊頭一人副一人執旗一人天旗兼
旗二人詔旗其給器仗則槍稍弓箭自餘
具弓矢十具捧六具陌刀五具拍把四具牌五具凡
騎隊隊五十人執儀如步隊器仗則槍稍弓箭自餘
不須凡左右廂給鼓與鉦各五具異色都教大旗施
二口大角各四定曰中央幡稍十口左右立牌隊別
一枚牌長二尺凡第一角聲動營各被馬裝束擐甲第二
角聲動即作隊馬步皆當前依次立第三角聲絕步
兵依次先發引至戰地凡折衝果毅今則諸軍虞侯指揮使等及
隊頭看排量地之宜依次均列星布捉隊隊頭旗前

丘副者押隊若南北列陣則東西相向東西列陣則南北相向凡一戰隊爲兩副隊爲駐隊初立皆槍脚量地布置步陣已定第四角聲絕卽引騎軍左右廂從營蹀躞緩行從南去步隊二十步以下次魚麗駐立騎隊已定乃集折衝果毅隊頭等宣示法令授回旋陳規矩告禍福然後還着本隊各令明告示衆聞鼓卽戰聞鉦卽退立定已後第五角聲絕大旗向前摩步騎齊行十步已下大旗向後麾步騎齊住大旗臥步兵皆胡跪臥槍大旗舉并槍起立第六角聲絕視大旗捺諸隊皆捺稍胡跪解幡大旗舉左右廂齊舉稍第七角聲絕左右廂並擊鼓戰隊皆捺稍齊叫緩行相向交戰右廂擊鉦息鼓諸隊引退左廂逐至右廂立隊處右廂息鉦擊鉦息鼓駐隊捺稍齊叫而前左廂擊鉦息鼓却回引退至中央左廂息鉦擊鼓却回交戰少頃左廂擊鉦息鼓引退至駐車右廂逐至左廂立隊處右廂息鼓擊鉦却退左廂息鉦鳴鼓駐隊捺稍齊叫而前逐至中央右廂息鉦擊鼓却回交戰少頃左右廂皆擊鉦息鼓各還本布陣地立定視大旗聽鼓聲旗合鼓動左右廂前後正副三隊作一隊齊叫捺稍至中央交戰聽左右廂鉦聲動各還本地依隊舉稍立定少頃聽鼓視大旗合兩戰隊相依并四副隊共爲一隊且合而前直入齊叫至中央

交戰聽左右鉦聲動卽止各還本隊處（此是三百人作一隊戰）立定聽皷視大旗合左右廂三戰隊并六副隊共爲一隊且行且合齊叫直前至中央交戰少頃聽左鉦聲則止各還本隊處（此是五百人作一隊戰也）立定大旗捺諸隊槍皆捺大旗舉諸隊槍皆舉又捺至半諸隊卽降槍大旗擺皷聲動左右廂齊叫緩步行唱護護大旗急擺更大叫吐槍急入相刺當此之時大旗頭着地聽鉦聲動大旗舉卽還依本隊處立不得舉槍須大旗舉諸隊槍齊舉大旗合大隊自簇立定視大旗旋本隊還歸本處視大旗捺諸隊槍齊舉又捺大旗諸隊卽降槍聽皷聲視大旗擺却直前齊唱護護至中路以後更大呼急入左右廂刀交直過左廂向右廂地立右廂向左廂地立立地視大旗擺左右諸隊準前直入齊唱護護中路大叫急入刀交直過各還本地立視大旗舉諸隊舉大旗合正副隊齊簇隊步軍立定第八角聲動絕左右騎軍從北相掩相交蹀躞緩行統兵一匝還舊位立定步軍視大旗捺從北而南以次歌舞還營至營依隊次立少頃第九角聲絕胡跪捲旗纏幡視大旗捺諸隊齊捺大旗舉諸隊齊舉大旗旋諸隊散還本幕步軍散後更捺大旗騎軍以次從北卷隊蹀躞緩行還營至營依隊次立少頃第十角聲絕以次解脫馬復槽

旗例

凡掉而卓旗則隊頭集二點卓旗則五百人將集一點一招旗則百人將集三點卓旗則千人將集一招而掉則諠籔則整齊掉而指則合左再揮則左右再擺則右偃旗則止擺而指則開再掉而指則聚再掉則散卷旗則銜枚臥旗則俯伏舉旗則起三掉則見敵左右掉則布陣再睽則進招而掩則跪再招則退再招再掉則素救援再招再睽則發軍歸

習勒進止常法

凡教前一日諸營將校各分方位立旗以自表東立青旗西軍白旗南軍赤北軍黑爲和門皆牙旗大將居於中立黃牙旗以爲四旗之主諸軍行止視大將之旗金鉦鼓角陳之於牙旗之左右其法每隊五十人教日遂隊自營纏旗槍至場左右廂各依隊決解幡而立隊各相去十步方十步分布使勻其駐隊塞空去前隊二十步布列已訖諸營將校悉向大將軍牙旗候處分每隔一隊定一戰隊即出隊前五十步聽角第一聲絕諸隊一時散立第二聲絕諸隊一齊捺槍卷幡張弓拔劍第三聲絕諸隊一齊舉搶第四聲絕諸隊一齊籠搶跪膝目視大將軍黃旗耳聽鼓聲如

黃旗前亞皷聲動齊唱嗚呼嗚呼兩廂隊並進前至中界齊鬬唱殺擊刺爭戰勝負訖勝從負不過三十步審知其敗馬軍逐北鬬皷鉦即止叶却行腰上架槍側行回身向本處散立第一角聲絕一時捺槍解幡第二聲絕一時舉槍第三聲絕一齊簇隊聽進止放如散更聽角聲一會然後依次發引歸本營失節慶者有罪凡教戰如須加兵作大隊者即視大將軍碧白二旗交即五隊合爲一隊（是合五百人爲一隊前衝故合大隊以禦之也）隊如法及卷旗舉槍簇隊鬬戰一依前法若大將五旗交即十隊合爲一隊（是合二百五十人爲一隊其隊法初教訖欲還營聽次角第一聲絕即散二百五十人爲隊第二聲絕即散五十人爲隊如此凡三度則教畢

教平原兵

凡教兵必擇平原曠野孤山高隴可以登高視遠之地大將居其上南向左右置皷十二面角十二枚立五色旗分左右六纛在前旗節次之監軍御史裨副左右衙官駐隊如偃月形爲後騎下臨平野使士卒目見旌旗耳聞皷角心存號令乃命諸將分爲左右皆去兵刃以精新甲冑旗幟教之蓋以易見而生勇也各以兵馬使爲長班布其次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曲間容曲人間容人出入來往不鬬馳逐以長參短

以短參長回軍轉陣以後爲前以前爲後進無奔逆
退不趨走紛紛紜紜鬪亂而不可敗渾渾沌沌形圓
而不可敗以正合以奇勝聽音望麾乍合乍離於是
三令而五申之白旗點號聲動則左右廂齊合朱旗
點角聲動則左右廂齊離離之與合皆不過子午之
位左廂陽向而旋右廂陰向而旋左右各復初位信
旗下立俟白旗棹號音動左右廂各雲蒸鳥散彌川
絡野然而不失部隊之疎密朱旗棹角音動左右廂
各復初位前後左右人立之疎密使無差尺寸散則
法天聚則法地如此三令三離三聚三散不如法者
軍吏之罪罰從軍令既畢大將乃立五色旗十二口
置於左右廂陣前每旗命壯士五十守之使壯士五
十奪旗左廂奪右廂旗右廂奪左廂旗號音動而奪
角音動而止得旗者勝失旗者負勝則賞負則罰因
是使習知立陣之法

教步兵

凡教陣先量士卒多少即教場中分三道土河中分
左右廂相對四隊夾一土盆以次布戰鋒隊第一隊
爲戰隊間一隊抽取一隊爲駐隊隊爲駐隊隊隨多少每廂各
兩重布隊凡入教場布陣先六纛次五方旗次角次
號次鉦次詔旗次左右廂兵馬使次第相續立定一
隊爲駐隊一隊爲戰隊皆取五方信族爲號凡士卒動靜皆

號信旗　吹角一會點青旗兵馬使都虞侯集凡旗皆須地土臥爲點也點赤旗大將副將同集點皂旗小所由悉集受處分訖却歸本隊放歸本隊須俟却揭立本色旗乃還丁寧曉喻訖南頭第一隊兩廂各出一旗以告辨辨謂排此所教練兵馬已訖告訖旗歸本隊即視信旗合擊鼓一槌諸隊盡簇信旗開鼓一槌諸隊盡開却依本處立信旗舉鼓一槌諸隊槍旗並舉齊唱軋聲信旗亞又鼓一槌諸隊槍旗並亞齊唱千聲諸隊弩手齊出至前第三土河作上弩勢凡出並至前第三土河又鼓一槌架箭又鼓一槌皆唱殺聲即退至本隊立定又鼓一槌齊唱殺聲陌力齊亞不土河各爲架箭勢又鼓一槌齊唱殺聲陌力齊亞不得背面起陌力頭却還本隊立定凡歸隊却行皆須回面行也信旗又三點一點一聲一聲警衆二聲排比三聲陳長打鼓皆作何何聲左右廂並進至中央出河立定大叫交交胡祿交匝右廂退左廂還至本隊前土河右廂點信旗喚駐隊大叫交交走救與戰隊齊立定左廂退右廂逐之至本土河前左廂點信旗喚駐隊大叫交交走叫與戰隊立定右廂退左廂逐之至中央土河立定良久聽鼓聲歌何何聲絕鼓一槌齊唱千聲槍頭並舉與眉齊若槍頭低天地一尺已下也又鼓一槌齊唱殺槍旗盡亞三十三殺然後擊鉦鉦發左右廂齊退並不得回面起槍至本土

河立定訖。候鼓聲一搥。齊唱千聲。槍旗並揭。立信旗合鼓一搥。諸隊齊作羽林聲。聽角聲發。羽林聲止。殺畢（侯傳語齊唱喻）視信旗點着地。即兩廂齊唱喻視五方旗及角聲行。左右廂兩頭各出一隊。至第二土河行依軍次還營

教騎兵

凡出騎兵須以五方旗先引。次角次鼓次金鉦餘依軍次。左右廂兵馬相續。至教場法就進退。一視信旗金鼓左右廂各十隊。（大小臨時量馬數多少）已至教場。立定帷展信旗餘諸旗幡盡捲左右廂相去各二百步散立凡一騎軍縱橫。各四步立定。次角一會點青旗大將集點赤旗副將集點皂旗小所由集其所由來集須軍行傍隊前從南左右廂齊對抽來（還隊亦準此法）取教練使處分曰兵貴靜而惡喧一切齊整勿令紛亂進退去就一視信旗所由得處分訖還隊各喻本隊士衆須左右兩旗出。至中央土河。告辨訖。專聽角聲第一通角聲絕。歛兵作隊。第二通角聲絕旗稍皆捺。解幡。第三通角聲絕旗稍盡舉而亞。左右廂擊鼓聲動。兩廂齊叫。急行。進至中央土河。便唱何何交戰。少時右廂鉦聲動。右廂引退至本立處。左廂鉦動左廂引退至本立處其右廂逐至左廂。第二土河右廂鉦聲動右廂即引退至中央土河。其左廂人還。逐至中心土

河左右廂卽引退擊皷齊唱何何更交戰少時畢左右廂擊鉦鉦聲動卽各退還本立處聽角聲第一通絕捲旌旗幡攝箭弛弓第二通絕諸旗稍一時盡擧簇作隊第三通絕各引散退本立處視五方旗及信旗從南作兩隊相對直出向前至教場中央相合雙旗續五方旗及皷角卽歸並如來次

皷角金鉦教場圖


駐隊
戰隊
駐隊
戰隊
駐隊
戰隊

黃旗　黑旗　節度使節度行軍司馬隊馬隊　節度判官節度行軍司馬隊馬隊　節度參謀節度書記　馬隊馬隊

節度使　節度副使　監軍判官　監軍判官　節度判官　節度參謀　節度書記

馬隊馬隊　馬隊馬隊　馬隊馬隊　馬隊馬隊　馬隊馬隊　馬隊馬隊

小使

角　角　節　角　角

○衙官　○將吏　○將吏　○將吏　○將吏　○將吏

虞候　虞候　虞候　虞候　虞候　虞候

圖式

土河　土河　土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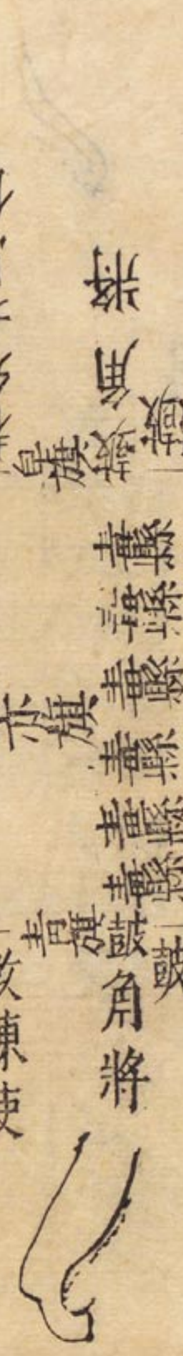
戰隊　戰隊　戰隊　戰隊　戰隊　戰隊

駐隊　駐隊　駐隊　駐隊　駐隊　駐隊

土河　土河　土河

戰隊　戰隊　戰隊　戰隊　戰隊

駐隊　駐隊　駐隊　駐隊



角角角

各抽歸本位。卽舉認旗交。兩廂齊亞槍唱殺聽鼓長打卽戰鋒隊左右齊入至土盆交一匝。聞金而退。名曰小胡祿交。鼓聲長打戰鋒隊與駐隊齊入至土盆交一匝。四隊爲大胡祿交。聞金聲各還舊立。何何聲勿絕。又聽鼓聲。齊作干殺三聲。舉槍。聽角聲一。鼓聲一。左右各簇兩隊爲一隊。鼓聲二。卽簇四隊爲一隊。角聲一。鼓聲三。信旗開散。各引還本隊立。角聲三。鼓聲四。左右唱喏。則左右從首。以次卷隊。至將軍前。齊簸旗作亂。千聲。兩廂隊合。雙引當中央出還營。

教條十六事

凡教士。應進不進。應退不退。應坐不坐。應起不起。應簇不簇。應捺不捺。應卷不卷。應舉不舉。應合隊而不合隊。應擘隊而不擘隊。不應合隊而誤入他隊。不應擘隊而誤入他隊。言語讙譁。不聞鼓聲。旗幡紛擾。踈密失次。並節級科罪。其條勒于總管以下。各錄一本熟喻士卒。免臨陣失儀

三令一令

觀敵人之謀。視道路之便。知生死之地。

二令

聽金鼓。視旌旗。以齊其耳目。

三令

舉斧鉞以宣其刑賞。

五申

一申

申賞罰以一其心。

二申

視分合以一其途。

三申

晝戰戒旌旗。

四申

夜戰聽火鼓。

五申

聽令不恭。視之以斧鉞。

打圍草教法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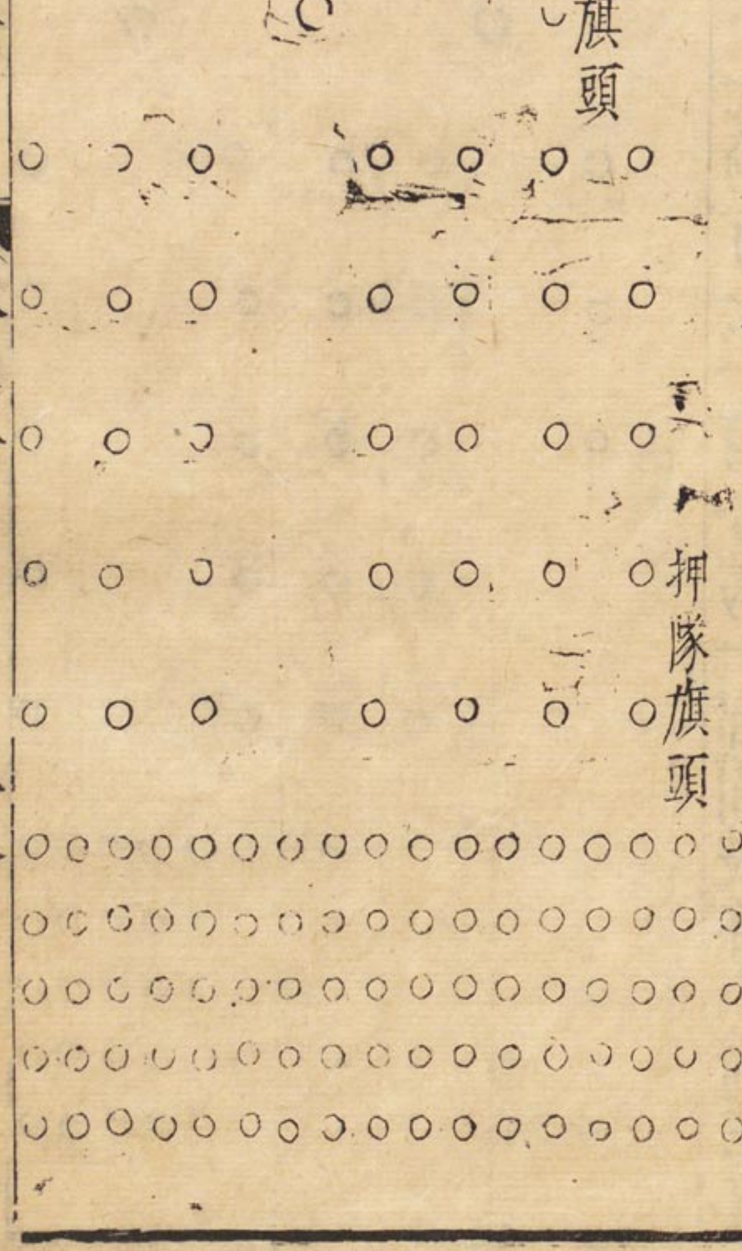
右草教之法一人守圍地三尺十二將將別千人凡萬二千人守地三萬六千尺積尺得步六千積步得

里一十五餘二百四十步圍中徑闊得地五里餘二百步以左右決勝將爲交頭其次左右將主士伍爲行列皆以金鼓旌旗爲節度其初起圍張翼隨山林地勢無遠近皆爲部分其合圍地廣候先擇之定訖以善弧矢者人爲圍中騎其步卒搶幡守圍有漏禽者坐守圍之吏大獸公之小獸私之以觀進止也

日閱法 并圖

國朝軍制凡五百人爲一指揮其別有五都都一百人統以一營居之大閱步騎既不常設但每營爲日習之法以教坐作進退然非施於兩軍相當者故宜用鼓聲爲節騎兵五變步兵　變今列于右

騎兵習五變法圖



第一習 軍中呼爲開關門陣

右步四十六騎百七十四合爲一部聞鼓聲步箭三發
說軍門開騎軍出各箭三發馬回背身兩發　步迎
騎箭三發騎入軍門閉騎步箭尺三發鼓聲止

第二變軍中呼爲疊三

鎗弓弓弓弓　鎗弓弓弓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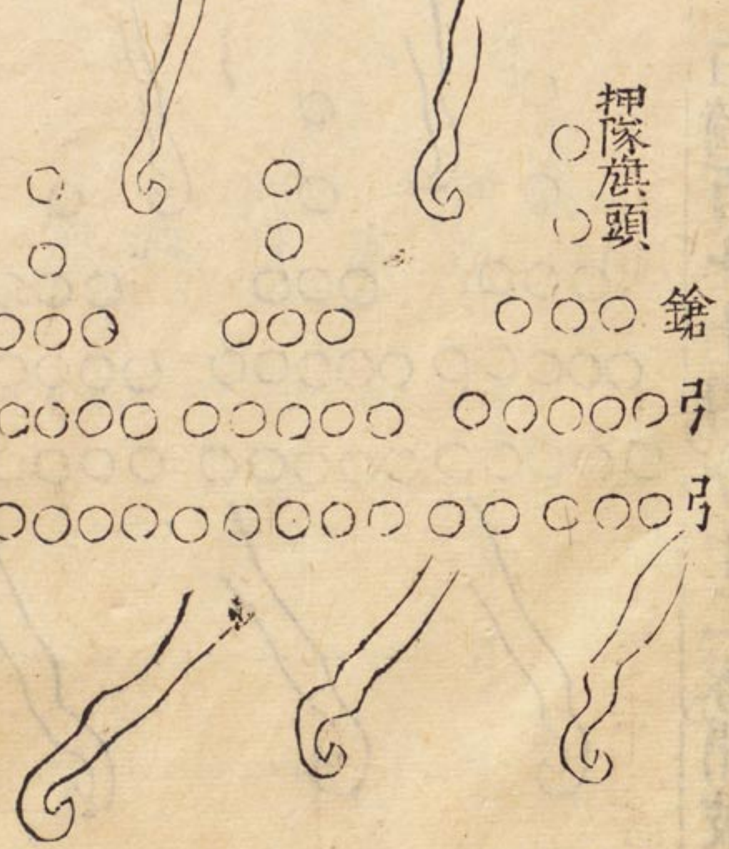
押隊旗頭　押隊旗頭

○○○○○○○
○○○○○　○○○○○
○○○○○　○○○○○
○○○○○　○○○○○
○○○○○　○○○○○
○○○○○　○○○○○
○○○○○　○○○○○

右騎百七十四分三部部別四行聞皷聲第一部出各箭三發訖前二行架槍大呼三刺後二行亦大呼回馬背發二箭乃還舊處第二第三部次出箭發略同惟第二部出時前二隊行架鎗刺訖不回射第三部復如第一部也凡三部皆再出。皷聲止第一部後行已曾回馬發箭者再出時不發者更送習之下皆倣此

第弓弓弓弓
○○○○○○○
○○○○○○○
○○○○○○○
○○○○○○○
○○○○○○○
○○○○○○○
○○○○○○○

鎗弓弓弓弓
○○○○○
○○○○○
○○○○○



右騎百七十四。分爲六隊。聞鼓聲二人執旗先出前二隊出箭三發。回馬背發二箭訖。後四隊不動。迎前隊回。各箭三發鼓聲止。



第五變軍中呼爲入二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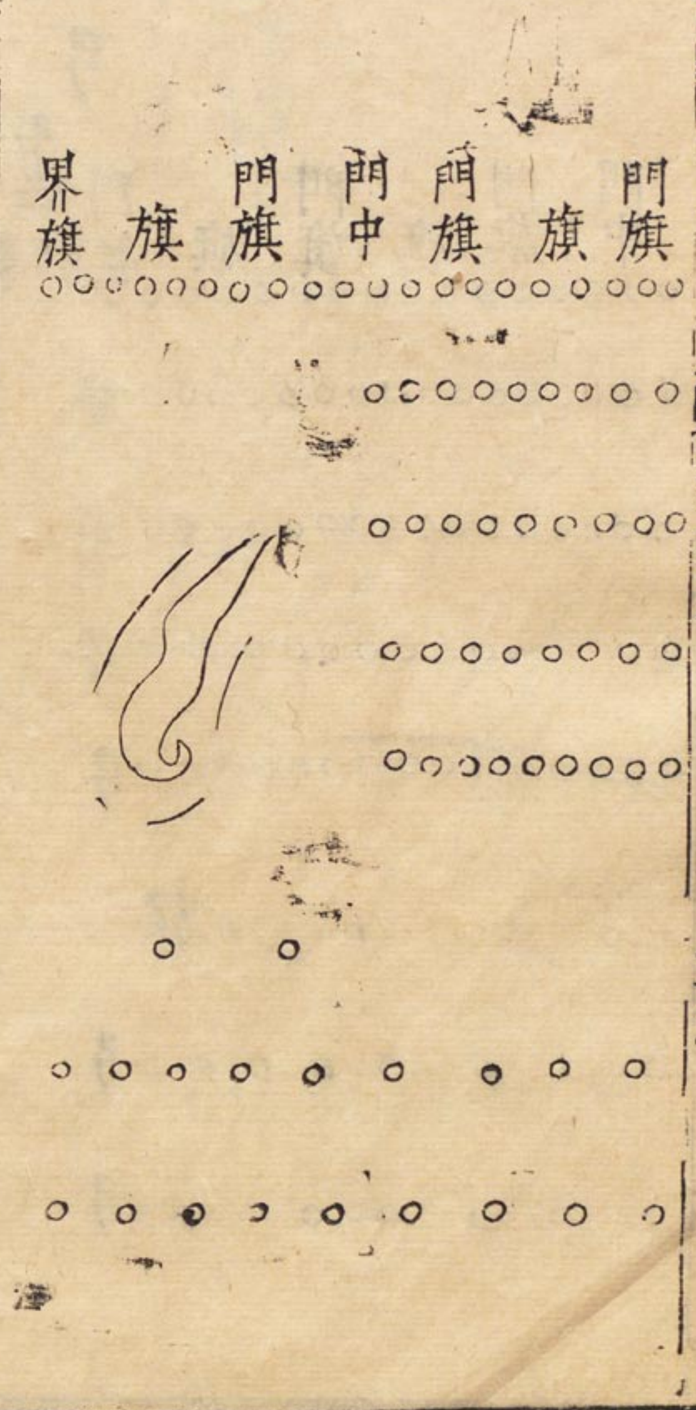


右騎百七十四分十二隊。聞鼓聲並再出。各箭三發。架鎗大呼。二刺聲鼓止。

步兵習四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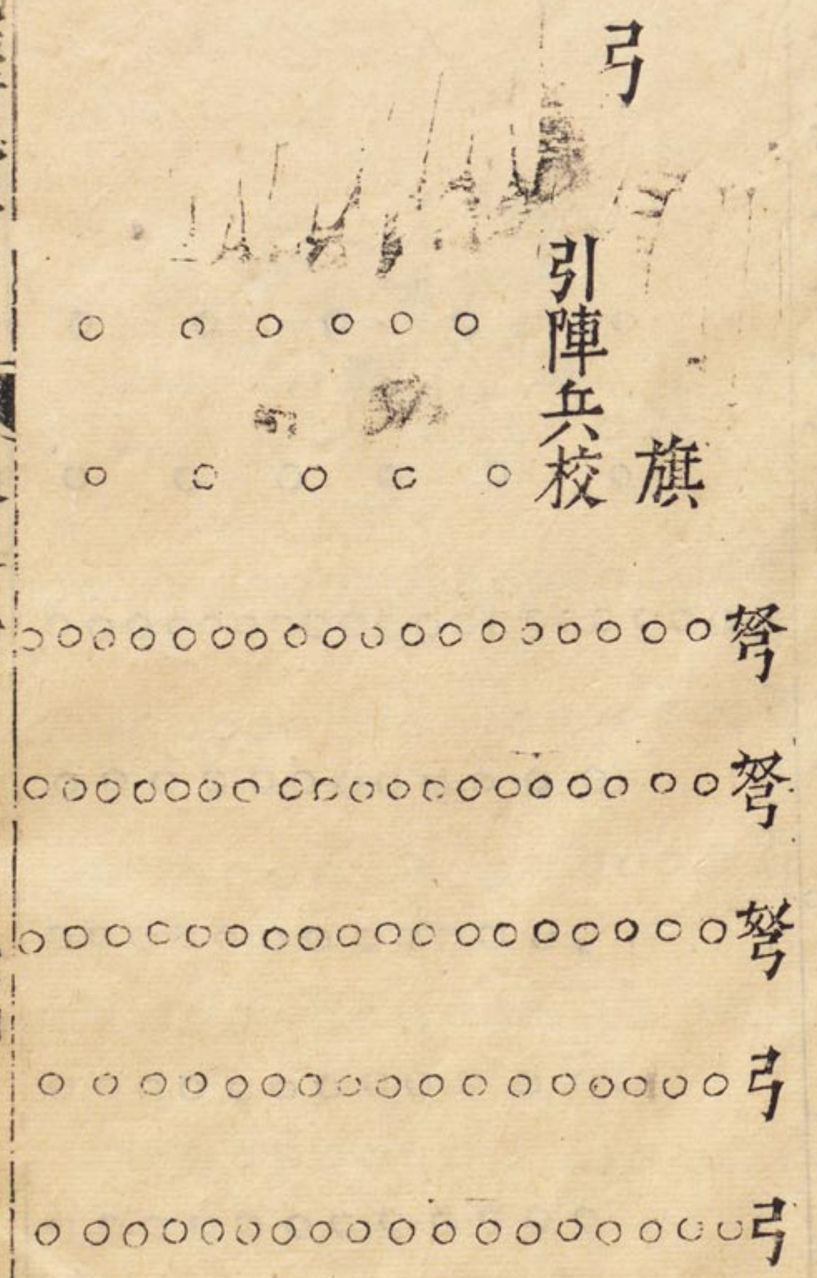
第一習軍門呼爲閉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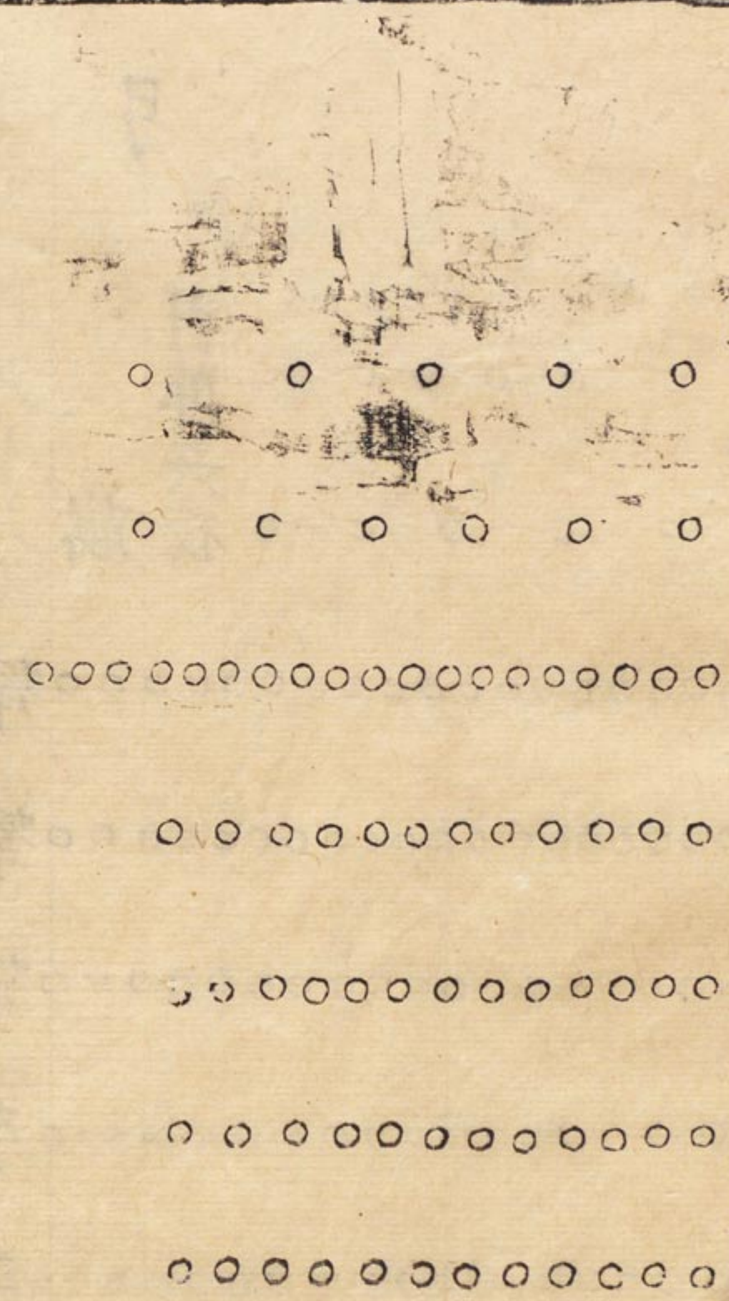




右步一百八十八騎二十七合爲一陣第一鼓直或查一作鎗刀第二鼓鎗刀弩皆坐弓者立俟擊木乃發箭餘如騎兵第一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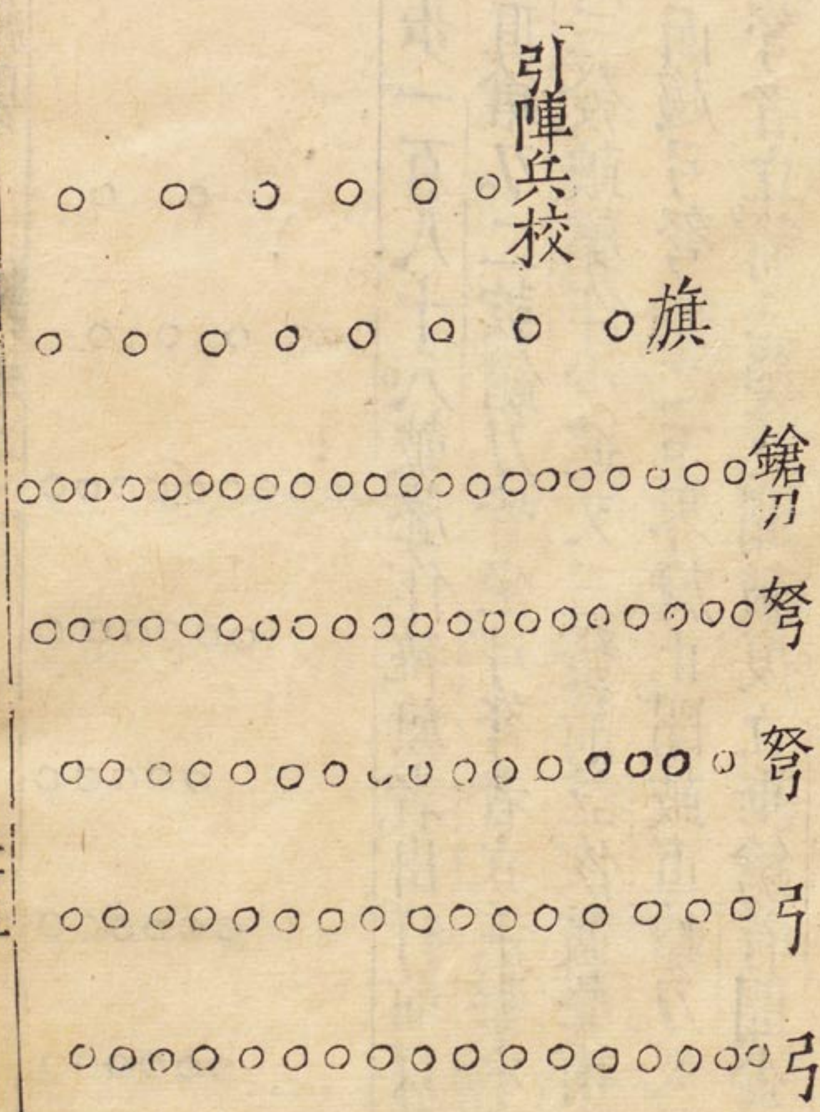
第二變　軍中呼爲六花　步兵





右兵數及進退法。如第二惟弓弩。聽擊木各發一箭。依此無差也。

第三變　軍中呼爲軍陣　步兵



右步一百八十八。皷聲作執旗者。出行前以爲界。一皷直鎗刀。二皷鎗刀皆坐。弓弩者立俟。擊木。弓弩各箭三發。皷聲作少進。又三發箭訖。俟皷聲前行曳鎗刀而趨弓弩從之。至界旗止。聞皷直鎗刀。又皷皆坐弓弩者立。箭三發訖。聞皷復立。垂鎗首聞金而退至舊處止。一皷直鎗刀。二皷坐。解族。三皷復直鎗刀。四皷旗鎗如舊。皷聲止。

第四變　軍中呼爲皷声陣

歩兵

引陣兵校。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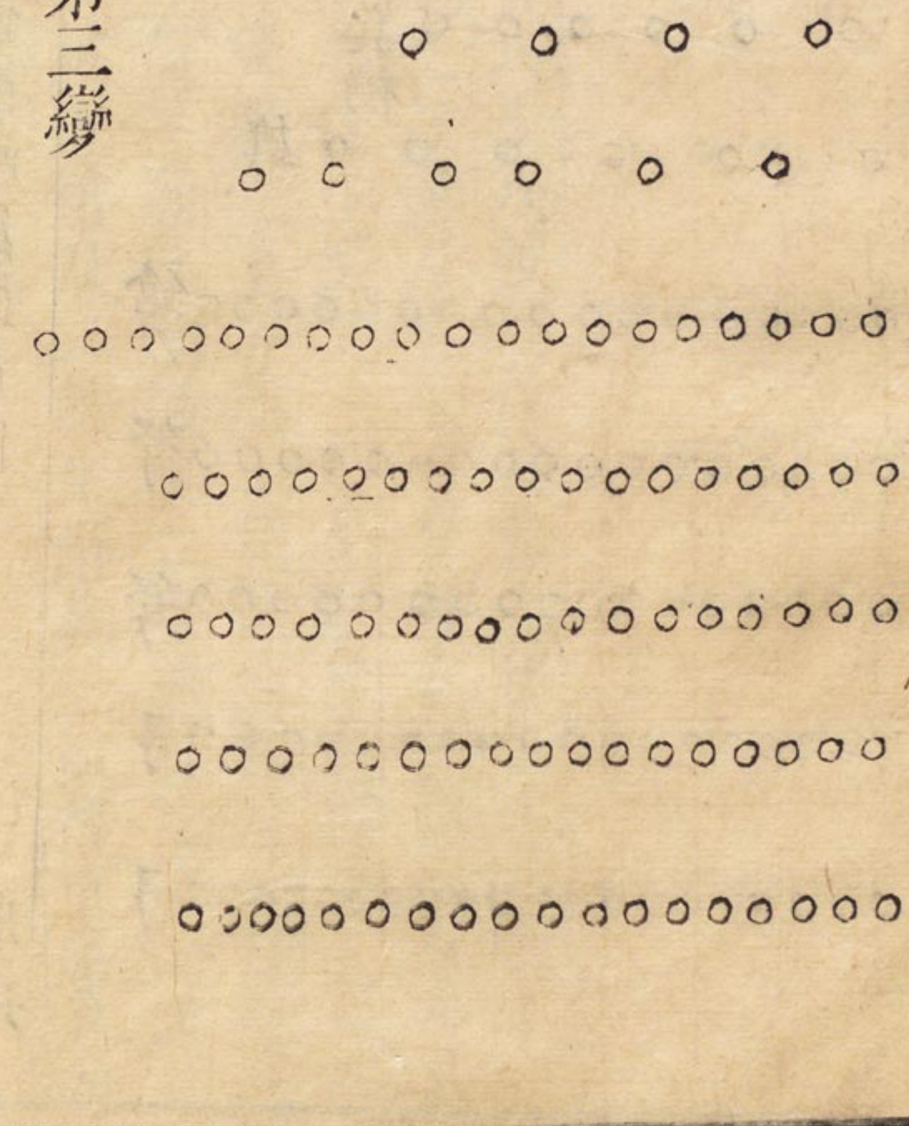
鎗刀

弩

弓

弓

此變右如第三變



大凡講武以示法程教旗以習進退教鼓以示殺
日閱以便坐作雖在治世不可以闕故善訓士者先
教耳所以審金鼓也次教目所以辨旗幟也次教手
使屈伸便利提挈敏急次教足使進退合宜往來迅
疾末教心使庶務恭順（執事）精彊又教之抵對令贊
喏整肅趨驟遶捷教之裝束使裹幞佩結器仗倫序
又使出入坐起尊卑大小不相踰越而示之禮衣食
寢臥順時調息不傷寒暑而爲之制教戰之法號令
既審指揮無失陣而方之生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
右之別而合之絕而解之無犯進退之節無絕人馬
之力故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

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之衆此教兵之率也至於執兵用刃（或作枝）又有法焉凡教刀者先使執持便慣乃以形制輕重折（或作所）伐猛劣而爲之等教旗若槍者先使把捉有方盤旋進退乃以干之長短大小揷刺深淺而爲之等教弓者先使張弓架矢威儀容止乃以弓之硬弱箭之遲速遠近躬的親踈穿甲重數而爲之等教弩者先使之繫縛弛張輕利捷敏乃準弓矢而爲之等此教器械之畧也傳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非此物歟

教弩法 并圖

弩者中國之勁兵四夷所畏服也古者有黃連百竹八檐雙弓之號絞車擘張馬弩之差令有叁弓合蟬手射小黃皆其遺法若乃射堅及遠爭險守隘怒聲勁勢遏衝制突者非弩不克然張遲難以應卒臨敵不過三發四發而短兵已接故或者以爲戰不便於弩然則非弩不便於戰爲將者不善於用弩也唐諸兵家皆謂弩不利於短兵必以張戰大牌爲前列以禦奔突亦令弩手負刀棒若賊薄陣短兵交則捨弩而用刀棒與戰鋒隊齊入奮擊常先定駐隊人收弩（恐弩臨時遺損）近世不然最爲利器五尺之外尚須發也故

弩當別爲隊攢箭駐射則前無立兵對無橫陣若虜騎來突駐足山立不動於陣前叢射之中則無不斃踏騎雖勁不能駛是以戎人畏之又若爭山奪水守隘塞口破驍陷勇非弩不克用弩之法不可雜於短兵尤利處高以臨下但於陣中張之陣外射之進則蔽以旁牌以次輪迴張而復入則弩不絕聲則無奔戰矣故特出此法以具于右

發弩人　進弩人　張弩人

○

其教法曰

張弩後丁字立　當弩入字立　高擡手肩衫襟

左手承撞　右手迎上　當心有張

張有闊狹　左脾右膊　還復當心

安箭高舉手　敵走還擡頭放箭敵近平身

敵在左右回身　敵在高挈手　敵在下低手

發訖唱殺却掣　物蝎尾弩還着地

教弓法

昔唐王琚教射二篇多言射之容止非戰陣所急今掇其切可施於兵家者具於左

凡矢量其弓弓量其力無動容無作色和其肢體調其氣息一其心志謂之楷式故曰莫患弓軟服當自遠莫患力羸常當引之但力勝其弓則容貌和發無不中故始學射必先學持滿須能制其弓定其體後乃射之然其的必始於一丈百發百中十以加之漸至百步亦百發百中乃爲術成矣或昇的於高山或置的於深谷或曳或擲使其的縱橫前却不失所準乃可以射禽與敵凡弓惡左傾箭惡直懦顧惡傷引頭惡脚垂胷惡前凸肩惡後傾此射法骨髓之病也身前竦爲猛虎方騰額前臨爲封兒欲鬬出弓爲懷中吐月平箭爲絃上懸衡此皆有容儀之善也控弦有

二術無名指疊小指當弦直立中國之法也屈大指以頭指壓勾之此北胡之法也胡法力小利於馬上漢法力多利於步用然其妙特在頭指間世人皆以其指末擬弦則是箭曲又傷其羽但令指面隨絃直立即脫而易中其致還乃過常數十步古人以爲神而秘之胡法不使大指過頭指亦爲妙耳其執弓欲使弛前入扼弛後當四指本節平其大指使承鏃却其頭指使不礙則和美其有聲而駛矣

豫章新齋李昴長卿訂
金陵對溪唐富春校梓

敘戰上
抽隊
捉生
敘戰上

夫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伐謀者攻敵之心使不能謀也伐交者絕敵之援使不能合也伐兵者合亦于立尸之場不得已而用之也然則善制戰者必先審於已一得地利二卒習服三器用利然後察

敘戰中
敘戰下
軍事
以寡擊衆

彼之形勢不明敵人之政者不加兵不明敵人之情者不誓約不明敵人之將者不先軍不明敵人之士者不先陣知彼知此則始定計於內出兵於境是謂以理擊亂以教卒練士擊自徒敺衆無不克也故兵法曰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上五者未戰先計度必勝之法也地生度地者遠近險易也度計也未出軍先計敵國之險易道路之迂直兵甲孰多勇怯孰是計度可伐卽出其軍也度生量量酌彼我之形勢量生數數衆寡之強弱變之先酌量計度彼我利害然後爲機數也數生稱稱稱挍也挍彼我之勝負稱生勝稱量計度萬無失勝之道此所謂修道保法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其或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以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與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不可戰勝之半也夫戰兵先欲圍一團一則千人同心千人同心則有千人之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心齊力均故古之稱如率然如率然者常山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皆至或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矣吳人與越人相惡當其同舟而濟則其相救也如左右手又曰軍身也卒服也伍拇指也大將以軍爲身謂將之役士士之從將如一身之與四肢拇指也夫伍兵五當也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五兵長短者有所宜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

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犯則鈍鈍則不濟犯爲觸挂也兵長短相爲衛太犯太輕皆不中法度也故給兵配仗咸有率分夫兵以詐立以利動見利始動以分合爲變者也或合以戰敵人觀其應我之形終能爲變化以取戰勝也其疾如風來無迹去至迅疾也其徐如林言緩行須有行列如林木以防所掩襲也侵掠如火猛烈不可向也難知如陰如疑雲蔽天不見三辰也動如雷霆如空中擊莫知所避掠鄉分衆敵之鄉道聚落無有守兵大畜財谷剽掠則須分配次第使衆人皆得往也不可獨有所任則大小彊弱皆欲與敵爭利也闢地分利開拓土境則分割與有功者懸權而動如權衡稱量已定然後動也動不可久久則鈍兵費則挫威詘力縱敵生變失利後時故善用兵者見敵之虛乘而勿假追而勿舍追而勿去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敵之開闔當亟入之敵有間當急入故曰兵之情貴速乘人之不及也雖然猶須以治待亂以靜待譁以逸待勞以近待遠以飽待飢故曰見利宜疾未利則止趨利乘時間不容息先之一刻則大過後之一刻則失時也夫善戰者能易寡爲衆易衆爲寡何爲其然哉常出其不意衝其所虛形人而我無形使我常專使敵常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則此衆彼寡我所與戰者約矣我之戰地常使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我與所戰者又寡矣故曰心疑者比力分者弱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錙銖有餘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數倍不足夫戰固有當擊當避

當縱者擊其微靜（懈怠無備而靜）避其彊靜（攻收有備閑處而靜）擊其倦勞避其閑窕（勞倦者疲困閑窕者暇逸）無擊堂堂之陣（堂堂大也）無邀正正之旗（正正齊也）至若朝氣銳晝氣墮暮氣歸必避其氣銳擊其墮歸又曰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窾寇勿迫（圍兵者圍其三面開其一面以示生路也）如此類者皆敵人方乘氣盡銳而來不可亟爭故避而殺其鋒開而誘其潰也或問敵衆而整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其所愛則聽矣敵所愛而恃者便地饒野糧道也先之奪敵人之心也夫戰兵貴勢勢可以先戰而震敵於其乘利則疾奮敵不暇支則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自解不復攖手然則兵之所以能爲勢者有三一氣勢二地勢三因勢若將勇輕敵士卒樂戰三軍之衆氣如飄風此謂氣勢也闕山峽路大阜深澗龍蛇蟠磴羊腸狗門一夫守險千人莫過此謂地勢也因敵怠惰疲勞飢渴前營未舍後軍未涉此謂因勢也有此三者若兵非齊志非敢決非必死非蓄怒亦莫能爲勢也故曰善戰者其節短其勢險勢如張弩節如發機又曰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決積水於千仞之溪至於漂石者皆勢由然也可不務乎夫戰兵常持有餘以待不足故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若進止不度飲食不繼馬疾人倦而不解舍則兵不堪命不堪命則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廢以

居則亂。以戰則北矣。其要在更戰更息。則用之不竭也。故曰。三軍人戒合曰。戒三軍人之中合半曰可止　夫衆以交寡。則爲追裏而開之。交合戰也追逐也裏圍也以衆敵寡者逐而圍之開其去道令無爲窮寇也　或分而選擊。以衆攻寡分衆更戰更息知我識彼勞故能克也　或三分而乘之。三分以一分餌之彼趨利一分餘二分爲奇襲之　彼衆則以方從之。方術也謂設詭詐奇變敵雖衆分其形勢使不得併力而戰也　又曰。敵若衆衆則受圍已兵寡則士意不專當作利道受圍以堅衆則以攻敵則衆以攻向生也　兵士甚陷。我乃不懼。謂陷則攻戰求生也　故知以固存以爲勝。人乘危則以攻而易生也　又曰。使人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投兵於攻地示令自求生　則智者不得不謀。勇者不得不決也。夫重用兵者彊。輕用兵者弱。猶爲不可故其蹟武而国利兵久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善用兵者。故役不再籍。不三載因糧於敵。以足軍食。是謂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法曰。天下以戰爲國者。五勝者亾。四勝者禍。三勝者覇。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此謂兵蹟戰久殘人屈財之如此也。故古之明王知將以言乎戰者。莫之敢易也。

攻戰中

兵法曰。凡戰晝以旌旗爲節。孤菻蘆葉古先吹爲號令　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則進。金之則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三軍服威肅命如此。則前無堅敵。若聞鼓不起。聞金不止。雖有百萬之衆何

益於用哉故戰之道等藝立卒伍定行列正從容固言名實等比方也次第其才能相集使卒百人伍五人行列者左右前後從容者駐止未戰時欲堅固有備言名名也位欲嚴政欲栗力欲窕氣欲閑心欲一上下尊卑能相臨制賞罰必行故人戰栗窕伏也氣閑則軍靜不擾一同也心一則力同陣行惟疏戰惟密疏者闊空其間容者承之道也遠者示之則不畏近者勿示則不散用兵之道開敵之實示敵之虛則嚴備以一士心也示之以顏色告之以所生人以悅樂之色告以利害及必勝之道兩鋒相值有將未知敵則用寡而觀其變先以卑弱不能示之以觀敵之變化也進退而觀其固以輕兵進至敵左右觀察之也危而觀其懼觀敵危事以知敵恐怖德失形勢也靜而觀其怠敵靜不動則相視吏士解怠與否也動而觀其疑輕兵挑戰相示敵人知其疑否襲而觀其治虛者闕無固備怠者錯亂相干設而觀其作設我陣伍觀敵所施皆候敵家先動變生其間我得其形則以計應常擊其亂不攻其治故善戰者應形於無窮每有形我則隨應之其理未可見且以數相持敵若執數我先動則就陰以虛應實必爲之擒譬夫虎豹不動不入檻穽麋鹿不動不罹網羅凡物未有不以先動而受制於人也或待衆之作則遁而勿誅或待我衆自動欲戰則因而鼓進之未戰且當循理兵械部曲申明號令勿得先鼓也故曰稱衆因地因敵陣令心齊量衆寡之數士地之宜因敵陳行爲陣令出必得衆心雖然若後動者不能觀敵而制計則禍愈於先動故曰先則奪後則懾也兵先舉則勞奪後起則志意不定而恐懼也又曰先人有奪其心後人有待其衰也其或敵

攻則屯而伺之。敵盛來攻則吾屯守爲主人視敵爲客客有虛失乃以兵應之也敵謀老我師。堅陣不動。則譟以先之。先使輕翼兵諠呼而動之擊其疑駕其卒。示敵以利而不敢進者疑也則可先加兵以卒暴擊之也致其屈。襲其規。分敵之衆以盡其人襲其不意之處也上下同欲敵莫之禦。戰勝則與衆分善。將不自取功推與下分之若將復戰。則重賞罰。戰勝而重當戰必先行前戰之賞罰誓以居前無復先術。復戰者必又以賞罰約束先誓軍其戰法則變易不可用先所勝者耳夫先處戰地。而待敵者逸。後處戰地而趨敵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令敵來就我蓄力待之不往赴敵恐人勞也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誘以利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出其所必走攻其所必救也若擅利則釋旗迎而反之。反轉戰也若已據利地則藏衆委旌旗示敵寡弱縱輕兵挑戰迎之於險也夫

戰以猶豫爲凶。以隱微爲勝。事莫大於必果。功莫成於勇。決譬夫一盜奮戈於市。則萬人辟易。非一盜獨勇。萬人皆怯。必死與必生非對也。故曰居國惠以信在軍廣以武。刃上果以敏。刃上合兵也凡攻戰必利決斷不失其時也夫戰用寡固用衆治寡利煩衆利正。兵少故不可勝兵多大勝不錯亂行伍列止旌旗也以輕行輕危。輕兵高材疾足追奔逐北翌助進退者必當須我部伍循節度進止也以重行重無功。重兵若但持堅固守不妄進退雖不可勝不能得利無功也進則相爲重輕也。重兵持堅固守輕兵攻孔相恃爲用爲守固夫必勝之兵必隱謂先用弱於敵而後戰也。計先定爲必勝藏其形勿令敵知知則備我譬夫搏攫牴噬之獸。其用齒角爪牙也。託於卑微隱蔽。所以能爲暴。言勝兵隱伏形勢以驕敵人何其傲怠則擊之也故曰

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彊（欲僞爲亂形以誘敵人先須至治然後使敵人不知也欲僞爲怯形以伺敵人先須至勇然後使敵人不惧我也欲僞爲弱形以驕敵人先須至彊然後能輕侮我軍矣）善動者形之形之敵必從之（見羸形也）予之敵必取之（以利誘敵敵速離其壘而以便利擊之也）以利動之以本待之（利害動敵敵既從我則嚴以待之）故事省而功倍也（利害動敵敵既從所以佚北）

勿從（恐有大兵）餌兵勿食（皆謂此也）亦復因敵之險以爲已固因敵之謀以爲已事審因求勝不可窮也。

敘戰下

○凡擊敵營陣初破不得更捉生口。

○凡戰勝逐奔約三百步則須收軍整隊恐賊窮返鬬軍亂難整遣候騎審探若已潰則長驅追襲乃分散逐之勿令敵衆得聚。

○凡賊破而走追之防有救援過一里且止則嚴兵緩進常去十里隨之晝則時時驚之令不得食夜則以火照之以鼓脅之令不得宿野。

抽隊

夫兵進輕退重士卒利退爭先難整敵若自後驚我軍衆必亂敵若乘而襲我其患尤甚故對陣抽軍須設方計隔一隊抽一隊隊頭俾官纔押後副隊頭纔引前隊兵皆看副隊頭進止退及百許步其隊便且止定立整頓鎗刀執弓弩架箭爲將戰勢既定則又抽前隊一如上法若賊來逼則立隊便當扞敵見抽

之隊亦須回軍拒戰凡動並按次徐動不得急行仍逐隊不得相越。

軍爭

兵法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交和而舍（軍門爲和門兩軍相當爲交和也）莫難於軍爭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患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謂當戰有所爭利則先示敵人以迂遠敵意以怠慢復誘敵人以利使敵出其不意故能後發先至而得所爭之要害也凡趨而爭進又不可棄軍實而往故曰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其法若在百里之外則千人斬果毅領傔人執刀又居後督戰觀不入陣者斬兵士盡領知左膊右肩行立依次凡隊頭與賊鬬迫蹙即左右傔旗急須赴前救援若傔旗又被賊迫蹙即行內急前救援前行進救爲賊所迫則後行準前進救不敵隣近隊伍即須齊進救援之。

凡以十人敵一則圍之五人敵一則三人攻之二人爲奇伏。

凡兵方戰其跳盪奇兵馬寧等隊即須量抽人馬當之仍於隊內抽捉馬人

凡彼我相敵。以地利阻之。不得地利以陰伏阻之。又不得則併力偏攻。

凡料敵戰地若便利則守。不則去。若未得戰地。雖見利。不可就之。

凡背山戰宜藏軍少少誘之入伏攻之

凡背水戰步軍當衝。馬軍爲翼。步軍後排營。有利則前戰。無利淺進。

凡軍前有水陷我。則據高以待之。候賊至陷中即擊。若賊不來。則設伏退軍誘之。

凡駐軍結陣。不得包原隰險阻在內。

凡前有深草。我則緩行以待之候賊來入草。則焚之賊若守不進。我則迂路攻之。

凡糧道易絕。雖有大利不宜深入。

不得遠追審知賊勢散亂。然後追襲。其駐隊不得輒動。如追襲敗賊勢敗亂。然後追襲敗賊以收軍其舉槍卷旗一依教法。如營不牢固無險可恃即軍中量一兩隊克駐隊令堅營壘若營牢固不要防守其駐隊亦不須出戰若敵人恃險因山布陣。不得橫列兵士分立則宜爲立或作堅陣法其法弩手弓手與戰鋒隊相間。引前駐隊兩邊相翼布陣既定。諸軍聽角聲展旗簇隊。看大將黃旗向敵。亞鼓聲動。諸軍弩手弓手及戰鋒隊。各令人捉馬。一時籠槍大呼齊入。若弩手弓手戰鋒等隊。排此囬還即跳盪奇兵。再入如

見黃旗却立木亞及聞擊鉦聲乃止膊上架鎗引還各於舊處排立。如聞角聲即卷旛簇隊如便放若更聽鼓聲角聲依軍次還營。此出戰布兵之大率也其便宜變易則捴諸陣之法。

凡軍行遇敵既縮爲方陣待戰。（大陣具軍行次弗門）敵人或擊我前或擊我後進止未得者其陣中間克忌斷絕須速令總管部落。逐方面兵相承勿斷也。

凡兵出戰。每營跳盪馬軍隊。戰鋒戰駐隊等分爲五等。各有將領出時先用某等兵出戰若續者益兵則更令一等進。如此至盡五等。輜重隊不得輒用。

凡兵每隊有隊頭兵須隊頭前引則戰次立執旗次立左傔旗在左。右傔旗在右。次則隊兵分作五行。在傔旗後。左右均立。第一行戰鋒七人。第二行八人。第三行九人。第四行十人。第五行十一人。五行皆解鎧布列爲隊也。

隊皆以副隊頭一人執刀押後。觀兵士不入陣者。斬

凡前無虜掠。糧不支月。不宜深入。

凡暴寒暴暑。雖見大利。不宜進攻。

凡賊無故退軍不可進逐。

凡賊守隘險。我不得前進。則易路退軍以誘之

凡兵趨賊帳。或中道遇大城要砦須下之。或備之而後過。

凡遇敵相迎。我從直路置賊迂路。使之力疲可勝。
凡前路有險阻。賊又固守。則示利誘之。潛令人邸背奪之。
凡賊來彼情雖遇羸弱。不進攻之。
凡賊半隱半見。似驚似亂。必有謀不進攻之。
凡賊來掠我。激怒士衆。或偏師挑戰者。不須應之。恐設伏陷軍。
凡賊入隘口。待十過其三。則從後促脅之。如賊驚亂。即奮兵橫斷之。然後戰。
凡賊出隘口來鬬。候其半出擊之。左右來攻。斷其進退之路。可全虜。
凡賊隊暴來掠吾苗稼牛羊者。當勿擊其銳。按兵自固。候其暮去。必重掠。力疲其心亦恐。退還務速行隊不屬。我則進擊之。
凡賊來震威部伍又整。我須且擇險地自固。毋詞禁掠。無激其怒。賊既衆又且日久。伺其懈怠。或方食時。可急擊也。
凡兵士當戰。不得離隊獻功。恐爲賊所乘。
唐李靖法凡出兵且以二萬人爲準。分爲七軍。中軍四千人。左右虞候二軍。各二千八百人。左右四軍。各二千六百人。總而言之得二萬人。內取万四千人爲二百八十隊出戰。六千人守戰車。尾中軍四十人內

揀戰兵二千八百人。五十人爲一隊。計五十六隊。其間弩手四百。弓手四百。馬軍千。跳盪五百。奇兵五百。左右虞候軍各二千八百人。每軍取戰兵一千九百人。弩手三百。弓手三百。馬軍五百。跳盪四百。奇兵四百。凡出戰布陣。先從右虞候軍引出。次左右軍次。左虞後軍。自馬軍八十人。每軍內揀戰兵一千八百。五十人。弩手二百。弓手三百。馬軍五百。跳盪四百。奇兵四百。凡出戰布陣。先從右虞候軍引出。次左右軍次。中軍。次後軍。次

往罷軟者後往令相續而至也故曰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擒三軍將勁者先罷者後其法什一而至是也在五十里外千人中擇勇者五百人先往罷者繼往故曰五十里而爭利者其法半至是也若三十里外爭利者則十人中擇七人先往以其道近人所易至故可去者多亦少敗亾故曰三十里而爭利者三分之二至是也所以常不失也先後戰有更代也又曰先其所愛微與之期謂敵所愛恃之處我先奪之必密與其處爲期潛往赴期故敵人不覺而後之焉此皆軍爭之道也

以寡擊衆

夫以寡擊衆者利在於出奇也兵法所說有三焉一曰要之於險二曰以整擊亂三曰以日之暮將能明此者則可以一擊十以千擊萬雖敵人甚衆則其勢易覆今列兵家舊說於後

凡敵衆我寡必避於易要之於險一人守之千人莫向如險阨相值我軍鼓譟卒起彼雖衆多前徒固已驚駭乘此擊之勢却則破也一說得丘阜林木之地可廣設旗幟多置鼓鐸散爲疑兵敵人必分軍以備我則選精銳出奇以擊之若未得便利且依蔽林木疎我行隊以弓弩居前當之伺夜晏則疾擊也

凡小陣逢大陣不利持久敵意輕我必不懼戰我宜

乘利速進。敵人兵衆陣大。多連延不整。金鼓之音。不相聞。旌旗之色不相見。左不聞右。亡不聞左。前不聞後。亡不聞前。如此我以少衆併力擊之。必勝矣。或敵人下營未定。布陣未集。備壘未成。法令未施。皆可疾擊也。兵法又謂敵衆我寡。則作利道受圍。以堅衆心。四向而受敵。我兵則在死地而決戰也。

凡戰敵人之衆。或分爲三四。或西或東。更息更戰。或鼓呼而行。或靜若而伏。使輕騎馳我左右。則我當候日暮而擊之。使一人操炬二人同鼓。或明或暗。或鼓或呼。或銜枚止聲而疾擊其兩傍。衝其左右。或勇士直衝其陣。敵人雖衆。其將可虜也。

捉生

凡軍中立威怖敵。莫重捉生。獲賊千兵。不如生擒一將。其法擇士之身乎彊敵者。專教以弓矢鎗刀。撩鉤搭索。悉使精習馬之壯健疾走鞍勒牢密者。部爲三百人。每百人爲一隊。若賊出小陣偏師。其將必勇。當爲利以誘之。使貪功輕鬪。乃以一隊即近爲伏。一隊爲直衝。一隊爲駐隊。直衝隊既入緩則挽擊。急則引去。駐隊候直衝隊過。直前粗若支敵。示引走敵。見兩隊全走。又無傍救。必速追奔。待引賊過伏隊處。即發掩伏背殺之。兩隊回旗應接。自成犄矣。如列大陣。即以三隊合爲一隊。望陣疎或置處。突過之。皆捉賊將

假令未獲撓之令亂。亦當奔北也

武經總要

四之六

武經總要前集卷之四

豫章新齋李昌長卿訂

金陵對溪唐富春校梓

用車

料敵將　用騎　奇兵

察敵形

用車

車戰三代用之秦漢而下寢以騎兵爲便故車制湮滅世莫得詳至漢衛青擊胡以武剛車自環爲營縱騎兵出擊單于於是遁走李陵深入胡地徘與虜遇衆寡不敵陵以大軍爲營引士於外千弩俱發虜乃解去晉馬隆討樹機能賊乘險設伏過絕隆前後隆

宋澤藏書

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以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遂平羌衆唐馬遂亦造戰車蒙以狻猊象列戟於後行則載兵甲止則爲營陣或塞險以遏奔衝

宋　咸平中吳淑上議復謂平原廣野胡騎猝至苟非連車以制之則何以禦其奔突故用車戰爲便其制取常用車接其斯扼駕以一牛布爲方陣四面皆然東西鱗次前後櫛比車上置鎗以刃戕向上蔽革以防火攻列士卒於外前行持鎗楯後行持弓弩賊至令兵士上車每車載四人皆持弩軍陣之內數十步間連六車或四牛上爲重屋施彊弩賊至擊敵爲節以射之虜不能犯乃出騎兵以擊之此數者皆謂以車爲衛則非三代馳車擊戰之法然自足以禦敵制勝也惟唐房琯擊安祿山用春秋車戰之法以車二千乘夾以馬步賊順風揚塵鼓譟牛皆震駭因縛芻縱火焚之人畜擠撓敗琯遂遁走此亦古今殊時而用有利害也則知車戰之法所以蹙爍彊陣止禦奔衝行則負載糧械止則環作營衛其用一也其制則不必盡同取地之所利與敵人之所害或因或改便於施用而已其用車之要古兵法皆具之今列於左

兵法曰用軍之法五車有一長十車有一吏五十車有一卒百車有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爲列前後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隊間六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爲一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

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車當十騎十騎當一車車騎者軍之武兵也故十乘敗千人百乘亂萬人用車之道陰濕則停陽燥則起貴高賤下馳其要害逐其糧草若進若止必從其道敵人若起必逐其迹其士須選少壯蹻健走追奔馬及馳而乘之則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束縛車旗力可引其八石能射前後左右便習者名武車之士眷之不可以不厚也然用車之道必地有十勝勢有八不可不審察也可往而無以還者車之虎地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前易後險者車之用地陷之險阻出而無以返者車之絕地圮下漸澤墨土粘埴者車之勞地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殷草橫畝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深塹者車之壞地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瀆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車之陷地此十者車之虎地也指將之所以見擒明將之所以見避凡以車陷敵者敵之前後行陣未定即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即陷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坐或起即陷之陣堅不固士卒前後相顧即陷之前往而疑後恐而怯即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陷之戰於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

惧即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勢也將明於十害八勝敵莫之禦也至若胡騎剽輕以安車制之適當其理河朔坦平以車騎行之正得其便前賢著說皆可推用故謂以車禦侮以騎逐利行有所特止有所息居則不可犯動則不可失機此用車之利

用騎

兵法曰騎者軍之伺候也所以擊便寇絕糧道也置騎之法凡五騎一長十騎一吏百騎一率二百騎一將爲陣之法五騎爲列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四百步隊間五十步險戰之法前後相去十步左右二步隊間二十五步三十騎爲七六十騎爲輩十騎一更縱橫相去百步周環各復故處易戰之法一騎當步卒八人八人當一騎一車當六騎六騎當一車○車騎者軍之兵武也故十騎亂百人百騎敗千人選士之法取年四十已不長七八尺材必健疾力邁倫等能馳騎而善射前後左右周旋進退超越溝塹馳上陵踰險阻絕大澤涉名水敢犯彊敵亂大衆者名曰武騎之士養之不可不厚也故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知別徑奇道三軍同名異州若乃逆敵始至乘亂擊虛追敗離結邀前躡後斷敵糧道掠其輜重及其關津絕其橋梁掩其不備擊其未整攻其懈怠出其不意燒其積聚掠其市里空其田野俘其子弟

此十六者騎之所長也加以能合能離能寇能追百里之期不終日千里之赴不隔旬條而集忽而散利則擊否則廻三軍既合陣已成列擊首則應尾備前則衝後古之善騎者無陣不摧此又騎之捷利也故用騎之道有八勝九敗敵人始至行陣未定前後不屬車陷其所騎擊其左右敵人必走敵人行陣整齊堅固士卒欲鬬吾騎翼而勿去或馳而往或馳而來疾驅而風疾擊而電白晝而昏數更旗幟變易衣服敵人可赴敵人行陣不固士卒不鬬薄其前後獵其左右翼而敵之敵人必懼敵人日暮抽軍翼其兩傍疾擊其後或扼其壘門無令得交敵人必敗敵人涉險而來以騎絕其糧道敵人必飢地若平易四面受敵軍騎合而犯之敵人必亂三軍皆走或翼其兩傍或倚角其前後敵人可敗其將可擒吾軍暮歸敵來薄我其行陣勿亂令我騎十而爲隊百而爲屯軍五而爲聚十而爲羣明舉旗鼓誘之大來抗以彊弩或陷其兩傍或擊其前後敵將必虜此之謂八勝也所謂九敗者凡以騎陷敵而不能破陣敵人僞退以車騎反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追北踰險長驅不止敵伏我兩傍斷絕我後此騎之圖地也能往而不能反或陷於天井塹於地穴此騎之危地也所從入者泥濘所從去者遥遠彼弱可以擊我彊彼寡可以擊我

衆此騎之沒地也大澗深谷叢林隱蔽此騎之竭地也左右有水前有高阜後有高山三軍戰兩水之傍敵居表裏此騎之艱地也敵絕我粮道往而無以返此騎之困地也汙澮漸澤進退不便此騎之患地也左有深溝右有坑阜高下如平地望之廣易進退相敵此騎之陷地也此九敗之地也明將之所預見拙將所以陷敗可不戒之哉孫臏亦曰騎戰之道以虛實爲主變化爲輔也形爲佐又有十利八害焉一乘其未定二掩其不固三攻其不屬（屬接也謂布陣兵未相接也）四邀其粮道五絕其關梁六襲其不虞七亂其戰器八陵其恐情九撩其未裝十追其奔散此十利也八害者一敵乘背虛寇躡其後二越阻追背爲敵所覆三往而無以反入而無以出四所從入者隘所囘去者遠五澗谷所在地多林木六左右水火前後山阜土地多汙澤難以進退入地多溝坑衆草接茂此入害者皆騎士成敗之機將必習乃可從事焉

奇兵

夫奇兵者正兵之變也伏兵者奇兵之別也奇非正則無所恃正非奇則不能取勝故不虞以擊則謂之奇兵匿形而發則謂之伏兵其實則一也歷觀前志連百萬之師兩敵相向列陣以戰而不用奇者未有不敗也故兵不奇則不勝凡陣者所以爲兵出入

之計而制勝者常在奇也韓信破趙奇而有正也符堅敗於晉正而無奇也項籍善用兵者也烏江所存惟二十八騎猶分奇正況其衆多者乎兵法曰凡布大陣常以十分之三爲奇伏設有萬人則一千五百爲兩奇一千五百爲兩伏奇兵如手伏兵如足正陣如身三者令爲一體迭相救援戰則互爲進退循環而無已故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此言奇亦爲正正亦爲奇虛則合而爲正出則散而爲奇乘敵之不意以擊之謂也至其出入詭道馳騁詐力則勢有萬變故兵法曰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飽而飢之安而動之攻其所不備出其所不意此兵法之所以爲神也所謂能而示之不能者匈奴羸師以誘漢祖圍於白登是也所謂用而示之不用者李牧按兵雲中大敗林胡是也所謂遠而示之近者韓信陳船臨晉而度夏陽是也所謂近而示之遠者晉侯伐虢假道於虞是也所謂利而誘之者赤眉委輜重而餌鄧洪是也所謂亂而取之者李靖乘輕舟而破蕭銑是也所謂實而備之者閔冏討樊爹留兵備公安南郡是也所謂強而避之者隋季良

無與楚君遇是也。所謂怒而撓之者。漢兵擊曹無咎於氾水是也。所謂卑而驕之者。石勒奉戴王浚是也。所謂佚而勞之者。吳子巫肄以疲楚軍是也。所謂安而動之而離之者。漢王慢楚使而疑范增是也。所謂飽而飢之者。晉文困諸葛誕而拔壽春是也。所謂攻其無備者。制者。齊軍走大梁而退魏師是也。所謂出其不意者。鄧艾由人以不虞而敗南蜀是也。所謂趨其所必救者。法曰師行以近敵境者。大邪徑而趨劍閣是也。此十有六者。皆前世已然之效也。亦有因地形以為變者。法曰師行以近敵境者。大將必謹視山川原隰之形。心預計之。為伏兵之地。大率谿谷險阻者。所以止車騎也。隘塞深林者。所以

用少擊衆也。坳澤窈冥者。所以匿其形也。暴疾如流矢擊之者。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詭伏遠引者。所以擒敵將也。四分五裂者。所以擊圓破方也。因其驚駭者。所以用一擊倍也。因其恐懼疲倦者。所以用十擊百也。隘途深草者。所以伏藏也。假奇伎者。所以濟江河大水也。大風甚雨者。所以搏前擊後也。僞稱敵使者。所以絕粮食謬號令也。山林翳會者。所以默行往来也。夫兵以詐立以利動。使敵人前後不相及。上下不相收。將卒不相救。衆寡不相恃。譬如蜂蠆出於懷袖。烈火發於廬舍。雖壯夫猛士。無不驚撓。我得乘而制之之謂也。

宋　雍熙中契丹犯塞。貪惏不整。無資粮輜重之給。利。夫鹵復衆議清野堅壁以挫之。然既踰亭障散馳原野分掠田里

太宗特出聖謀。選騎士之驍果及募禁衛諸侯之膽。勇者使押戰隊。分爲數十。或至百隊伏緣邊要害地俟其侵軼。與大軍表裏奮擊。晝則虛張旗幟。依蔽林木。使其可疑。夜則潛伏郊野。多用大鼓。使其可懼。彼腹背受敵。無所俘掠。我則首尾相爲援也。時師臣馬知節上策。亦曰。北面邊檄之地。橫亘雖長。然據要害來路。惟順安抵西山耳。若列陣於此。各設奇兵爲應。使其久莫能進。衆將疲弊。時以偏師輕騎。逼而撓之。如敢來犯深入力戰。彼將顛覆不暇也。咸平中虜犯邊

真宗命諸將擇銳卒散爲遊兵。伺戎首南侵我取徑道趨幽燕取其車帳。仍俾邊郡應援之。○景德初亦命我軍大陣。帷駐中山。別擇四健將分握精騎伺虜至。則間道深入北境撓虜腹心。以牽制之所部。皆聽便宜。不取上將。節制此四者。亦因地用奇之術也。

料敵將

夫敵國治戎交和而舍。不以冥冥決事。必先探其將能否而後戰。因形用權則不勞。而功舉左右。既震則敵。雖衆必擒其將。故其將愚而信人者。可誘而詐貪

而忽名者。可貨而賂。輕變無重者可勞而因。上富而驕下貧而怨者可離而間。可用間也凡兩軍相望而患不知其可將者。當令賤而勇者將吾輕銳之衆。犯而挑之。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爲不及見利佯爲不知。此智將也。勿遽與戰。若其衆譁譟旗旛紛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愚將也。雖衆可敗。又若兩軍相持未戰未挑。欲知敵將之謀也。何以能之曰彼士馬驍雄反示我以羸弱。陣伍齊整。反示我以不戰見小利佯爲不敢爭。必奇兵誘以奔北。內實嚴備。而外爲弛慢頻使諜來託以忠告。或執使以相忿。或厚賂以相悅。彼務軍則臧竈。合營則偃旗。非得地而不舍。非全重而不侵。以多舉少。必候晨朝。以寡擊衆。必候日暮。如此則兵多詭伏將有深圖。理須曲爲防備也。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每戰必殆。是也。

察敵形

兵法曰。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敵遠而挑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言遠求挑者恃其所處平易利於作戰故欲我進前衆木動者來也。伐木除道欲來衆草多障者疑也。澤中結草障蔽道分以致疑我恐見襲也。鳥起者伏也。下有伏兵獸駭者覆也。敵陣張翼來復我軍塵高而銳者車來也。車馬行疾塵土衝起塵卑而廣者徒來也

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彊而驅者進也。軍在詭詐兩敵使在其間觀其言之發可料其情輕騎先出居其側者障也。障兵欲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或有外兵相應之期專候吉時半進半退者誘也。杖而立者飢也。汲而先飲者渴也。向人見利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殺馬食肉軍無粮也。殺馬食肉是無儲蓄也懸缶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軍無懸缶者悉破之示不復炊也諄諄翕翕徐與人言者失衆也。諄翕兩人切語貌士卒怒將則私語作誹數賞者窘也。軍驕不有戰數賞以勸之此窘迫也屢罰者困也。先果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先行刻暴以示彊欲士卒畏服不以刑法德政不精之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徐進徐退謂之謝如此倦戰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者。有奇謀也。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幣重而言甘誘我也。兵非益多。足以併力料敵取足而已。若不慮而易於敵者。必擒於人也。太公亦謂用兵之法大要在審察敵人其形之變十有五變。見賄擊之。新集可擊。敵初至行陣未整未食可擊。敵軍或陣曰高未饋食奔走可擊。行陣失次用力不齊布陣不均不戒可擊。我示弱誘敵敵不設備不順可擊。逆風向水向山之謂也動勞可擊。倍道兼行人馬未歇未申約束夜行于路陣雖成列前後不整將離可擊。大將已离士卒獨在小將小將無威不能率人人皆不服長路可擊。遠行爭路晝夜不馬擾亂可擊。敵未成列縱不相屬橫行相戰或生或立不暇可擊。貪利求食不暇成陣候濟可擊。渡河半濟險路可

擊山路險狹沮澤泥陷車馬單行左右難救驚怖可擊阨路相逢都無備擬鼓譟掩擊三軍怖懼不定可擊陣數移易人馬候望皆謂乘其不備出其不意使其不能爲計也吳起曰其進退多疑其衆無依可震而之士輕其將而有歸心塞易開險可要而取疑爲不決也無依無利度者怯也士輕其將爲無威也審易開險得地形也可要而取言其易也進道易退道難可來而前可誘敵使前進道險退道易可薄而擊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沉居軍荒澤草楚幽穢可焚而滅停久不移將怠士懈可潛而襲日暮道遠士衆勞倦飢未及食解甲而息可乘而虜此八者不可不察也凡敵又有不卜而與戰不占而避之者八夫疾風大寒剖氷濟水不憚艱難一也盛

夏炎暑早行晏止士卒飢渴務於取遠二也師既淹久粮食無備百姓怨嗟妖祥數起上不能止下無其準前攻失序言聲高遽三也軍資既竭薪芻又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四也兵徒不多地又不利人馬疾瘼四隣莫至五也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六也戰勝而驕士卒獻功行伍失序軍中譁亂七也一本作道遂日暮士庶勞俱倦雨未食解甲而息亾也陣而未定舍而未畢行坂涉險半隱半出八也諸如此者擊之勿疑若其土地廣大財富人衆惠施流傳賞信行察發必得將陳功居列任賢使能師徒之衆兵甲之精四隣之助大國之援凡此不如敵人者避之勿疑所謂見

可而進。知難而退。兵法又當視敵。鼓角人馬隊伍諠靜以避之。凡金鐸之聲下以濁鼓鼙之音隱如沐旗幟皆重而自垂曳如霑霧此衰敗之兆也戎馬驚奔。士卒恐懼。妖言相惑。或以耳相屬。此潰散之象也。隊伍擾亂。行陣不定。或坐或起。言語諠譟。此軍亂之象也。皆可乘而掩取也。雖然見敵之意。可擊如此。又當反慮。敵人矯計誘我。所謂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半進半退之類。宜密察之。此必有奇伏之變。雖云鳥起者下有伏兵。其或自伏兵之上譎爲棲鳥安高不動。或疎人立于草木之中。挽弓別彈以祛飛鳥。令人疑之之類。則察者又須以他事參驗而後動。故曰。察之而知得失之計。候之而知動靜之理。以衆攻衆。衆存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釋實而攻虛。釋堅而攻脆。釋難而攻易。此百勝之術也。

武經總要前集卷之四終

豫章新齋李昺長卿訂

金陵對溪唐富春校梓

軍行次第 并圖
度險
斥堠聽望
遞鋪
軍祭
軍行次第
凡軍將發。先使腹心及鄉導前覘。逐營各以跳盪奇兵
馬軍先出。去營一里外。當前面布列戰鋒隊。駐隊。各

行爲方陣法 并圖
出隘
探旗
烽火
軍誓

禁諠
齎糧
探馬
行烽
定惑

持伏。依營四面布列隊伍。一如裝束輜重訖。依次第起發。

凡聞第一角聲絕。右虞候捉馬騾。第二角聲絕。即彼駕。右一軍捉馬騾。第三角聲絕。右虞候即發。右一軍被駕。右二軍捉馬騾。第四角聲絕。右一軍即發。右二軍被駕。已上兵等專制令以後諸軍每聽角聲。裝束被駕。準此。或用笛聲代角亦便。每營各出一戰隊。令取虞候進止。防有賊至。便用騰擊。如其路更狹小。須更加角聲。仍令將校排此催督急過。勿令停擁。其步兵隊輜重隊。二千步外引。馬軍去步軍二里外引。李子靖裝緒亦同。今以軍行次第圖列之於左。



行軍次第圖

首先右虞候

馬軍十隊行

次右虞候步軍
五十二隊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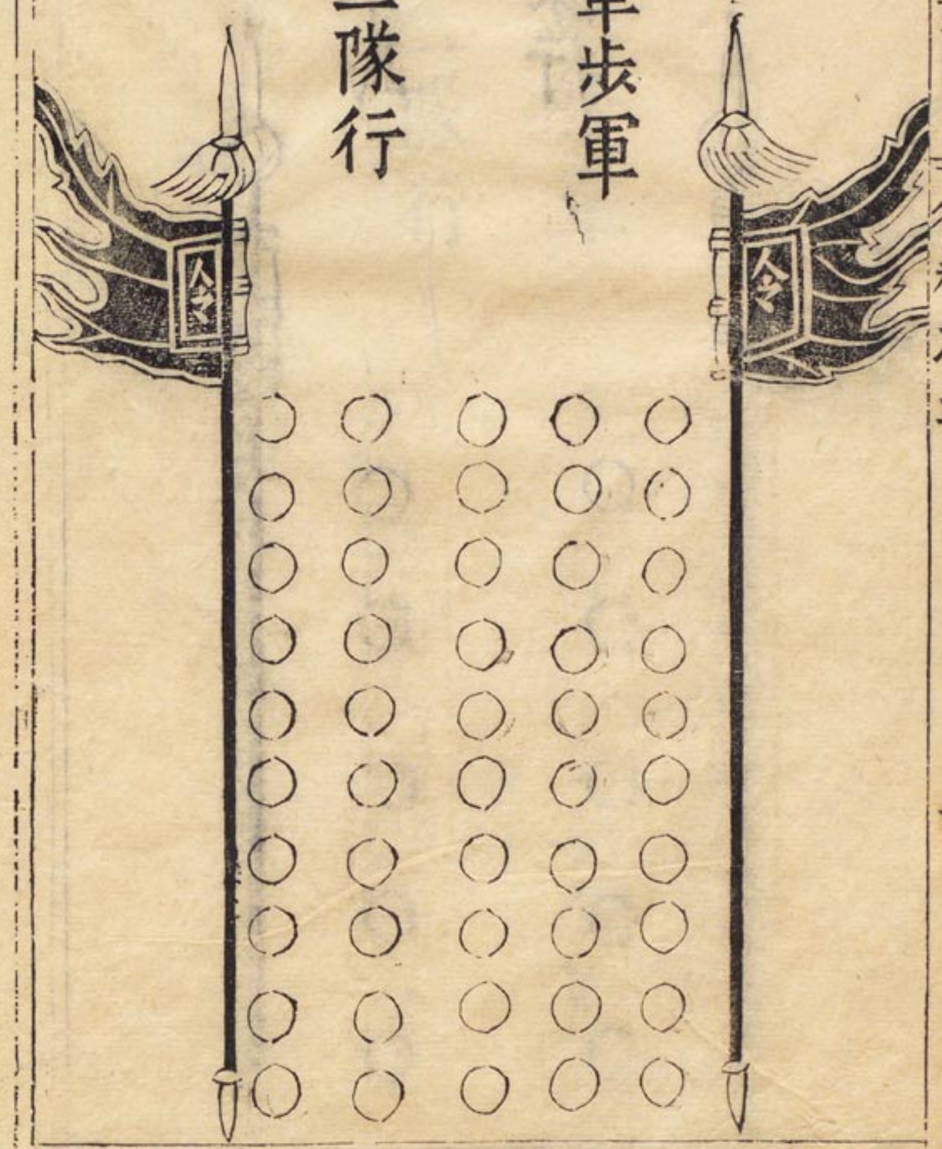



次右軍馬
軍十隊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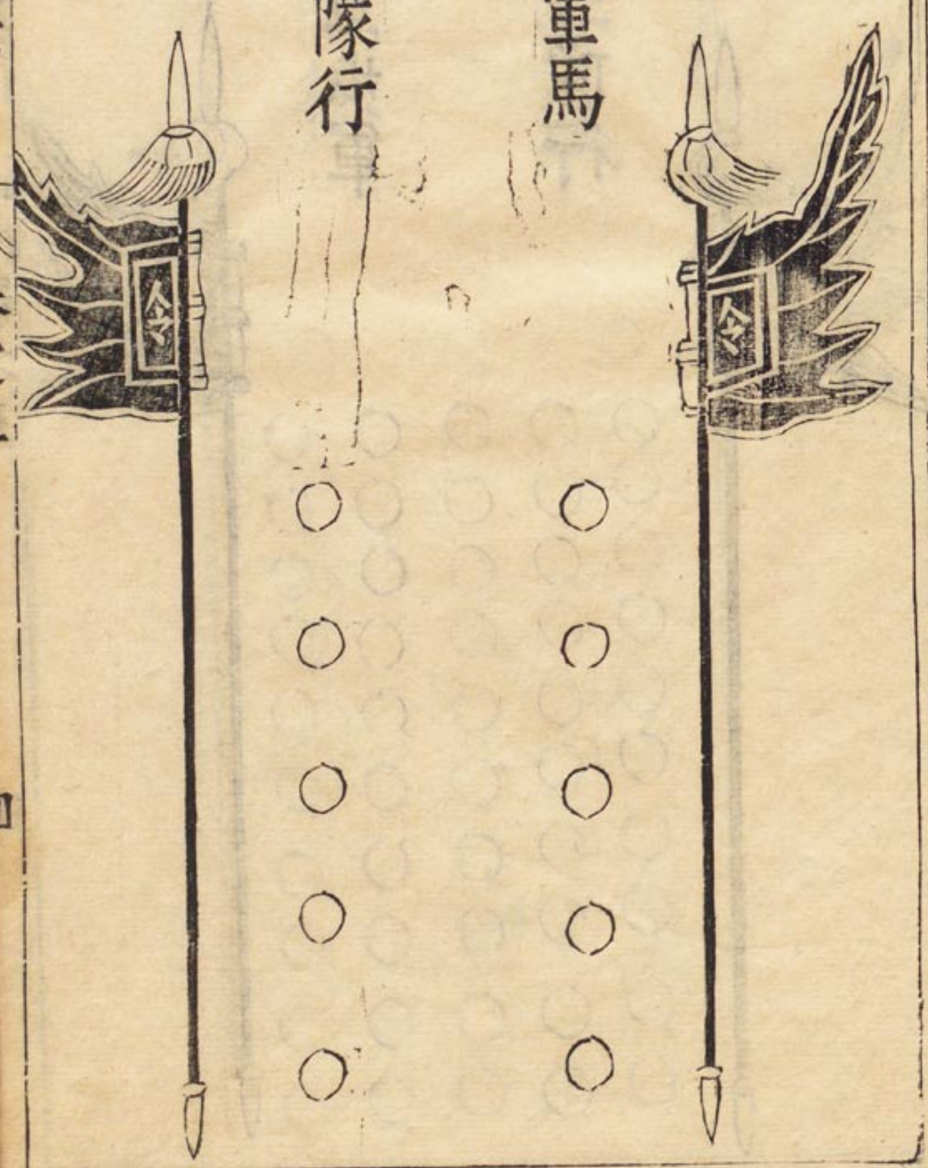

次右軍步軍

五十二隊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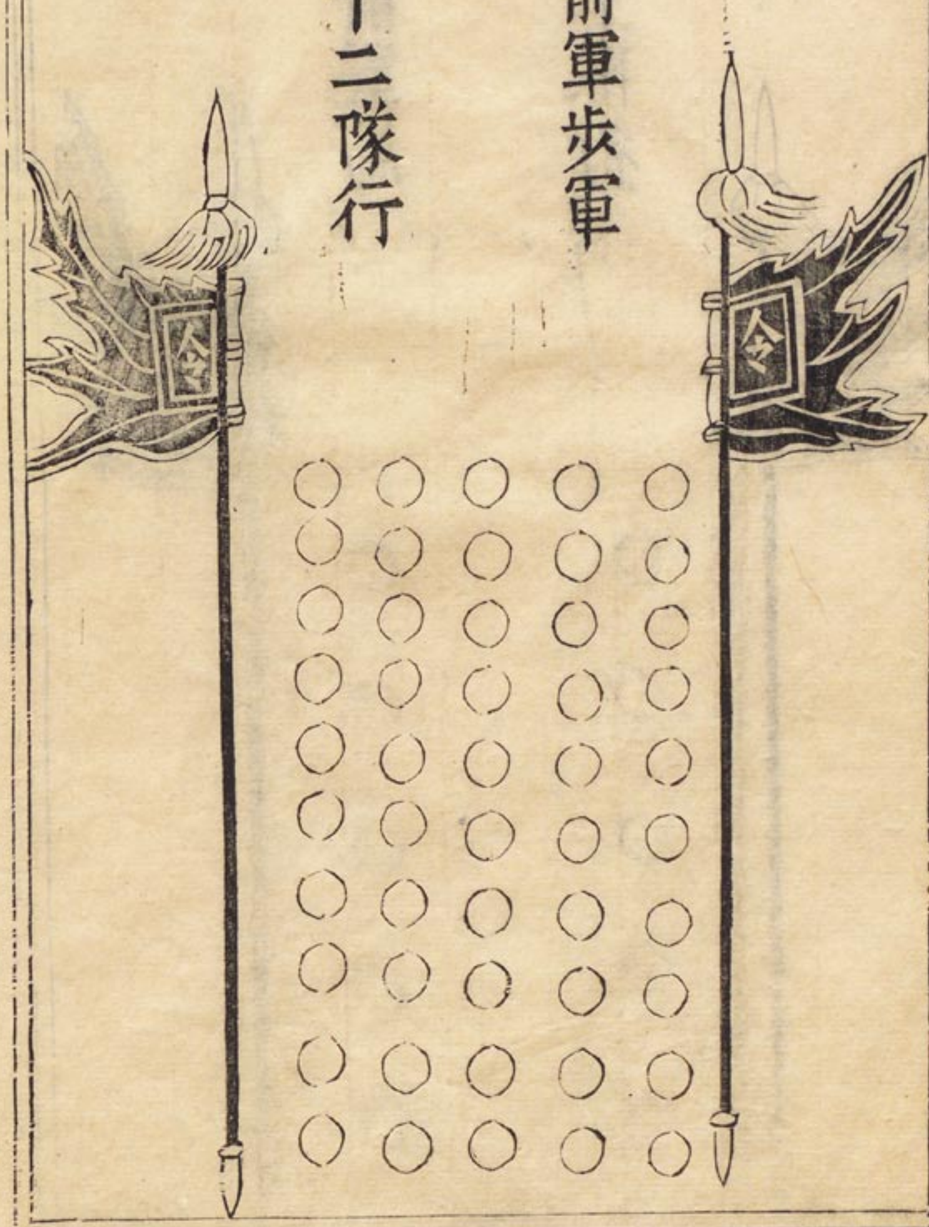
次前軍馬

軍十隊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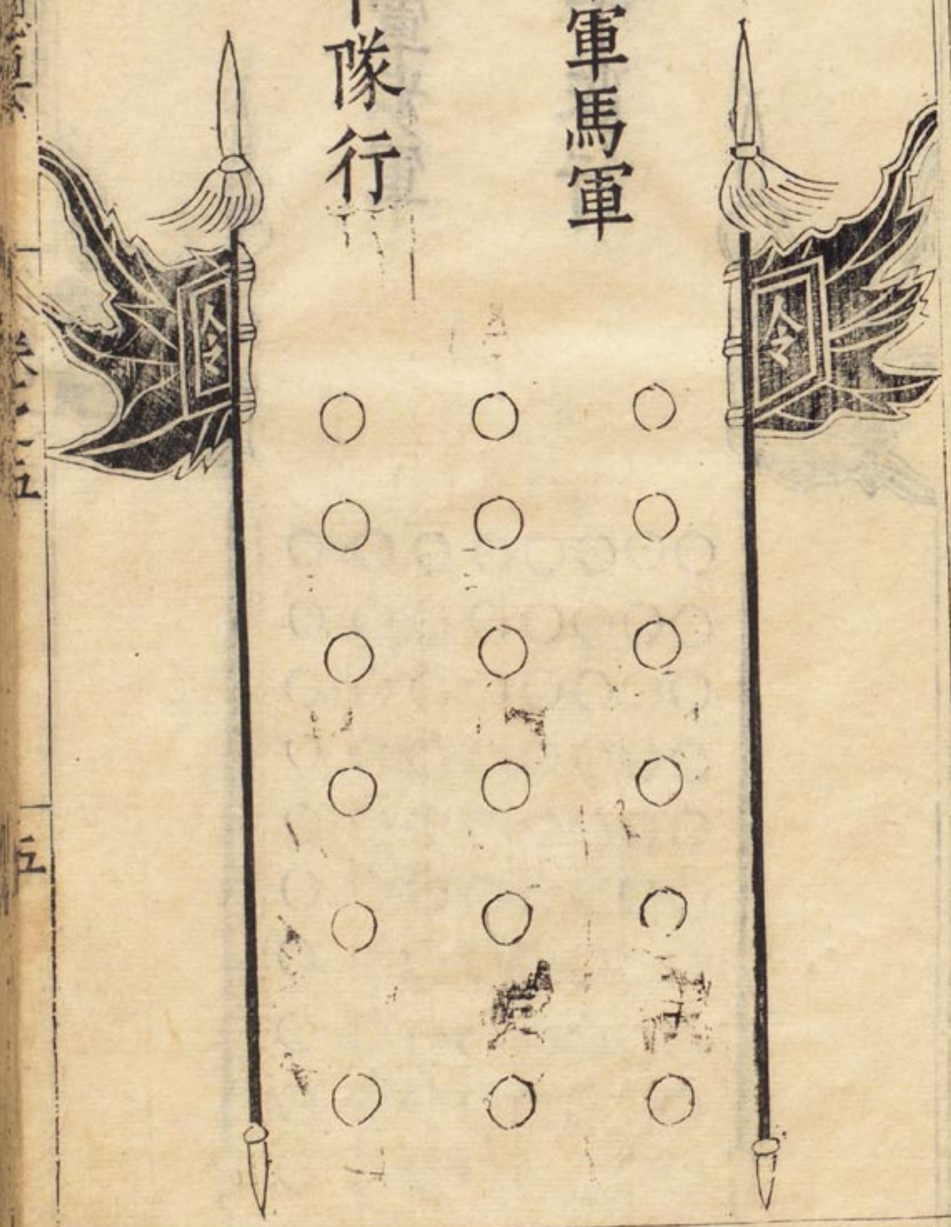
次前軍步軍

五十二隊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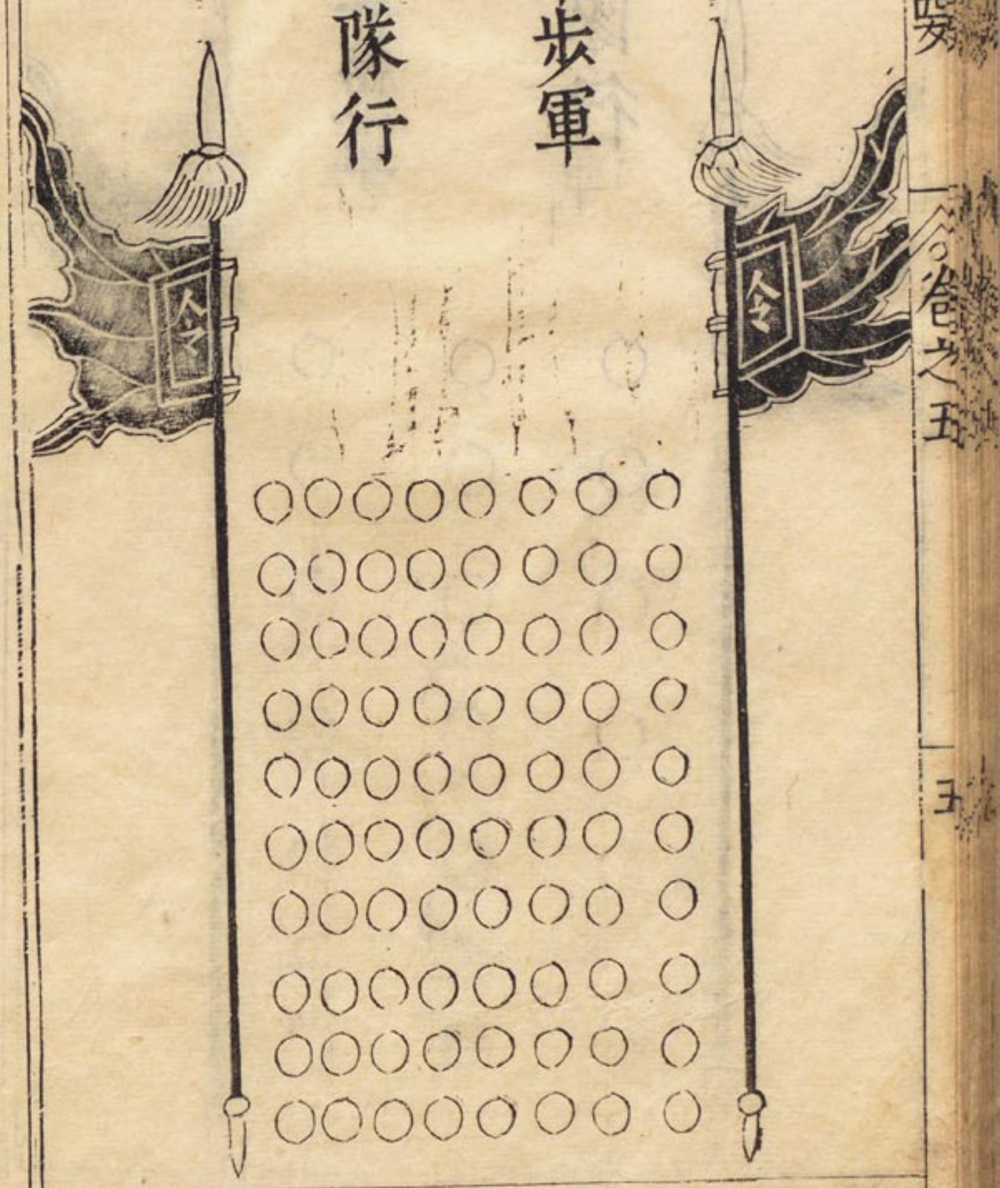
次中軍馬軍

二十隊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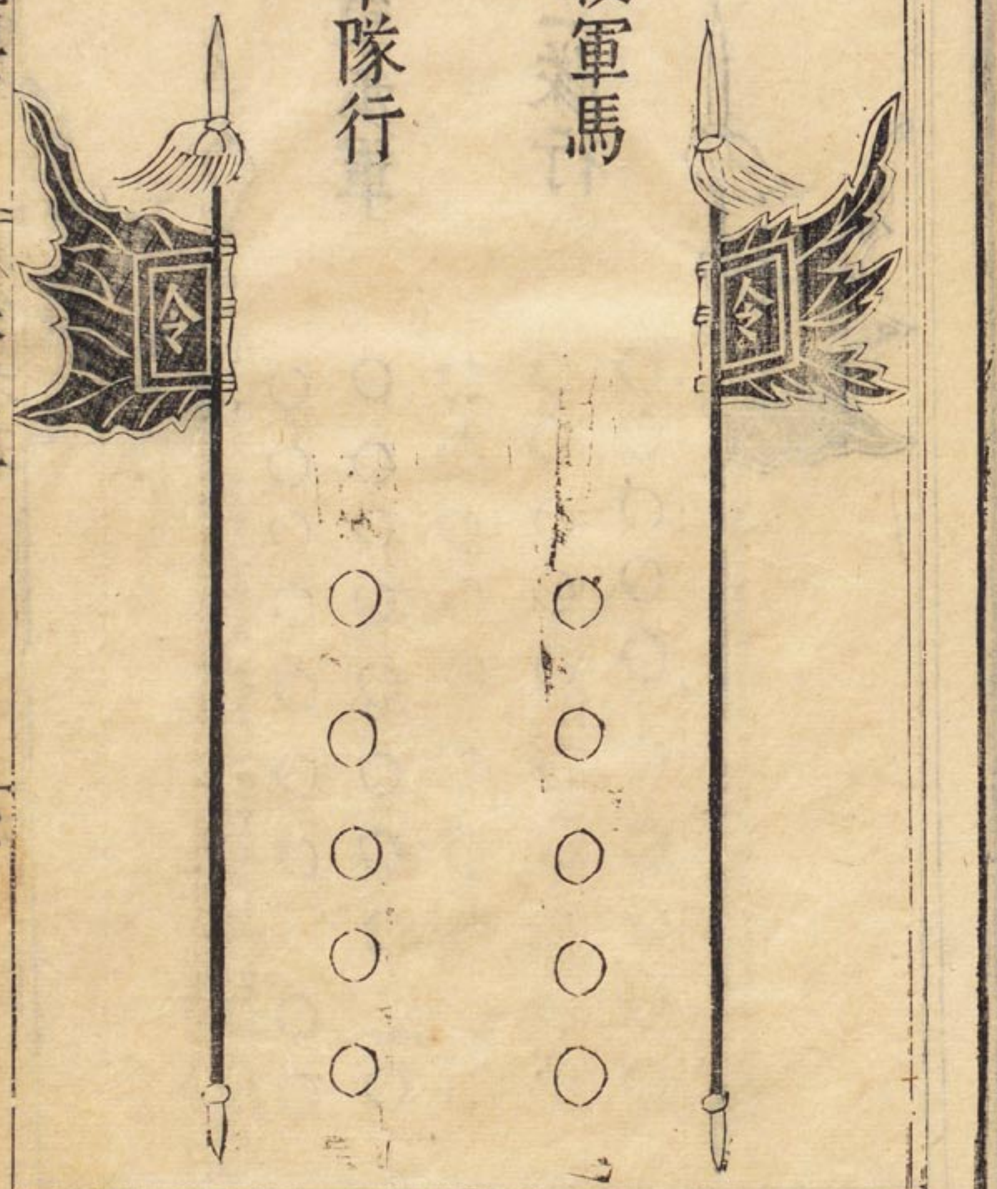
次中軍步軍

八十隊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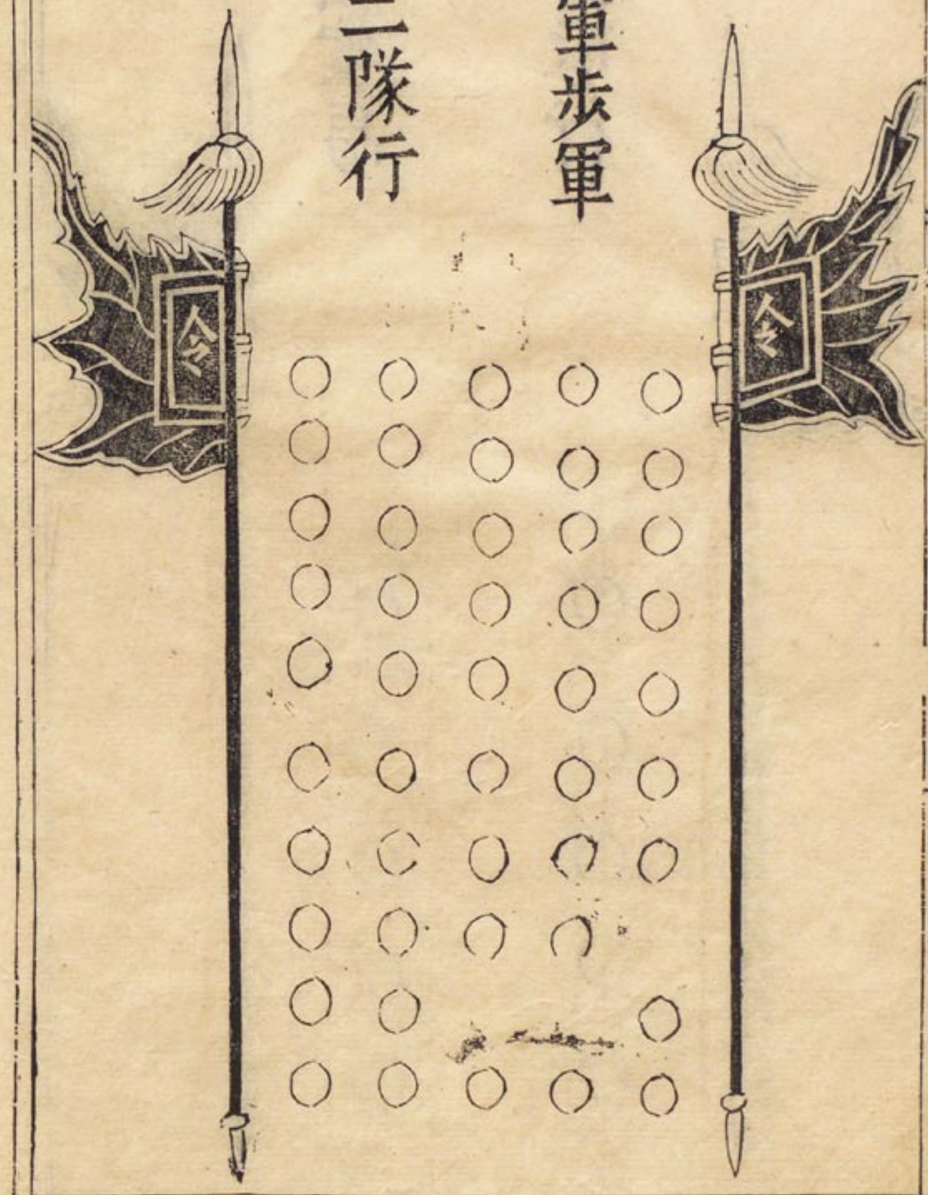
次後軍馬

軍十隊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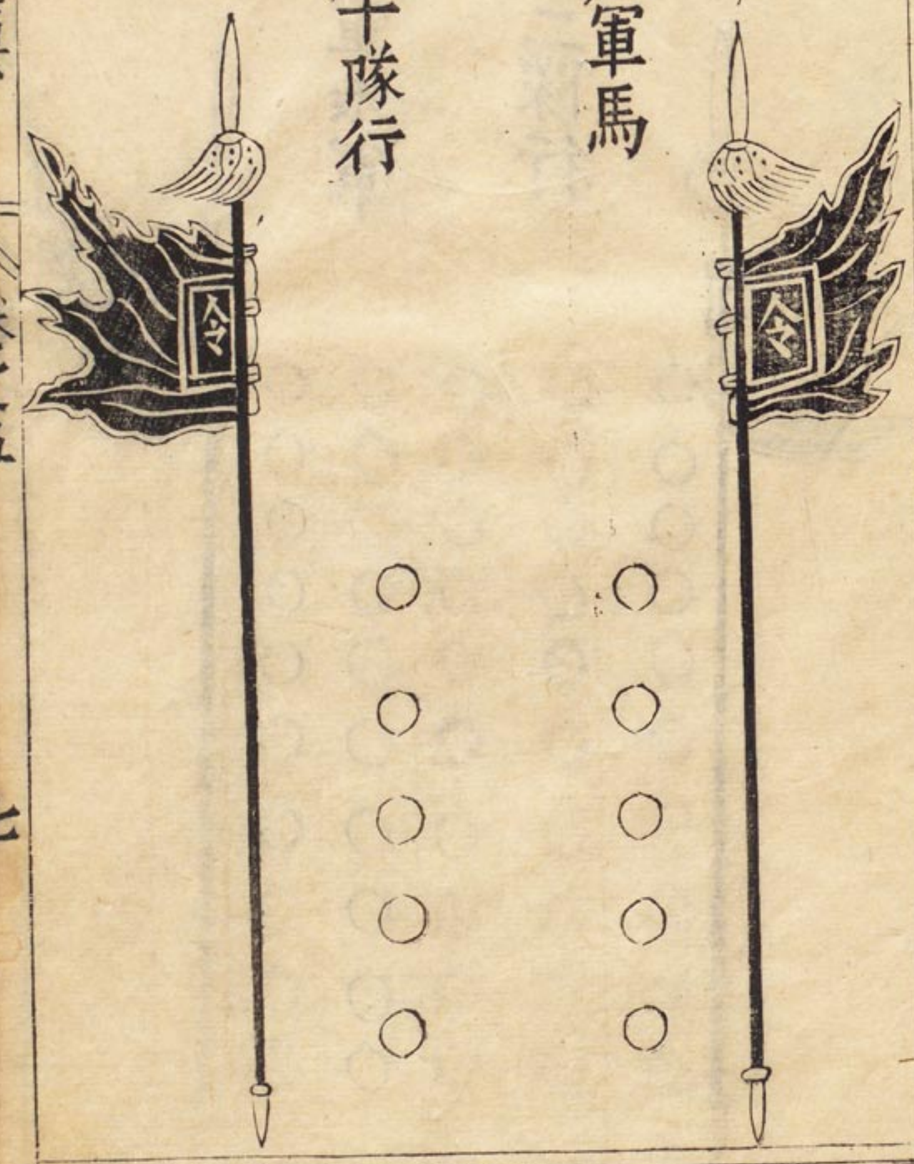
次後軍步軍

五十二隊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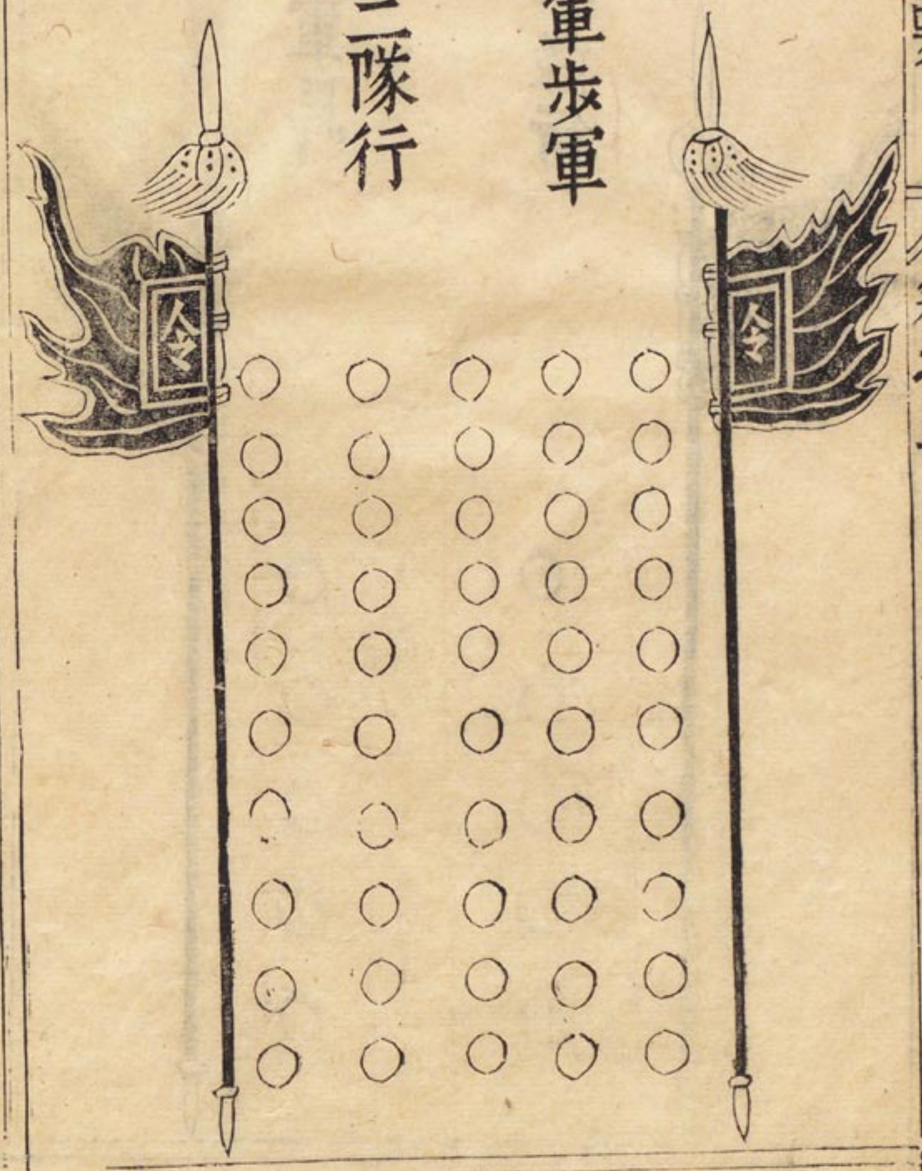
次左軍馬

軍十隊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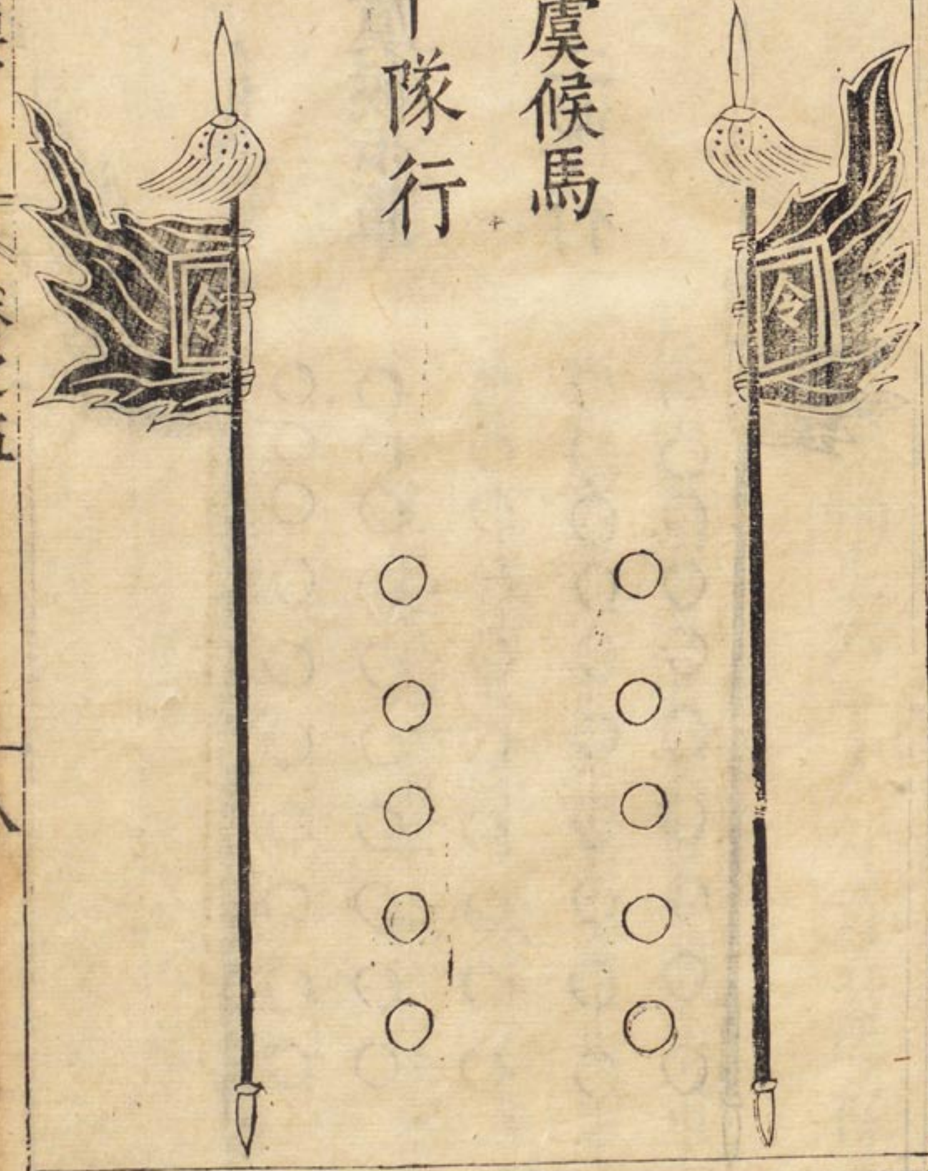
次左軍步軍

五十二隊行



次左虞候馬

軍十隊行





次左虞候步軍

五十二隊行

右行軍之法。大率如此。其輜重在內。計兵三萬人。凡四百隊。除馬軍八十隊。輜重六千人。外奇兵等隊。悉在內也。

凡軍馬行動。常先右虞候馬軍爲首。次右虞候步軍。次右軍馬軍。次前軍馬軍。次前軍步軍。次中軍馬軍。次中軍步軍。次後軍馬軍。次後軍步軍。次左軍馬軍。次左軍步軍。次左虞候馬軍。次左虞候步軍。其行每經高處。即令三五騎馬。踏高四顧。以候不虞。餘軍準此。候望右虞候既先發半安營。踏行道路。撿行水草。左虞候先排定。踏橋津捍後收拾闌道排北隊伏。整齊軍次。使不交雜。若回入。先左虞候馬軍

次左虞候步軍。次左軍馬步次左軍步軍。餘次第準
前却轉。其虞候軍職掌準初發交換。
凡道狹不可並行者。即第一戰鋒隊爲首。右戰隊次之
左戰隊又次之。右駐隊又次之。左駐隊又次之。若道
平川濶。可得並行之。宜作統行法。其統行法。每統戰
鋒隊居前。兩戰隊並行次之。又兩駐隊並行次之。餘
統準此。若更堪齊頭行者。每統五隊。橫引齊行。後統
次之。如每統三百人。簡取二百五十人。分爲五隊。第
一隊爲戰鋒隊。第二隊爲戰隊。第三隊爲奇伏隊。第
四隊五隊爲駐隊。隊頭一人。副隊一人。其下等五十
人爲輜重隊。別著隊頭一人。副隊頭一人。擬戰日押
輜重。遥爲聲援。若兵數更多。皆放此類。
凡兵每隊給一旗。行則引隊。住則立於隊前。或作劍大總
管及副總管。則立十旗以上。小總管。則立四旗以上。
行則前引。住則立於帳前。或作側統頭亦別給異色旗
擬臨陣之時。辨其進退。騎隊等旗。別樣製造。令引輜
重。各領本軍營隊。識認此旗。
凡大將建五方旗。依色配方面。青亂黑以碧代之務易辨也中央上
位不動。故大將軍以黃旗爲四旗之主。常使諸軍準
望知大將軍所在。若南方有賊。大將軍。赤旗以應之。
東方有賊。則舉青旗以應之。西方有賊。則舉白旗以
應之。北方有賊。則舉黑旗以應之。無戰常偃之舉旗

者。令諸軍知賊所從來也。其諸軍見本方旗舉。當方面兵急裝束。旗若亞。則前進奮擊。旗正立。即止。旗却偃。即卧。

凡大將置鼓四十面。小總管給十面。營列給鼓一面。行即負隨。纛下擬晝夜。及在道有警急擊之。令傳響相聞。如軍行時。前軍卒逢賊。即急擊鼓。中腰聞之。抽兵急救。中腰有警。前軍便住。後軍有警。中腰亦如之。（凡有警言者擊鼓）金糧。捕軍兵相救。如發引稍長。更須置鼓傳響。使前後得聞。

凡軍行。須令候騎前持五色旗。見溝坑揭黃。河橋揭白。水泉揭黑。林木揭青。野火揭赤。以告大將。

凡軍行若遇道途泥濘。山河險隘。並右虞候於諸軍抽取役兵先行。以充修理橋道開拓窄隘之用。

凡分兵數道。終賊界相逢。達望未審善惡。臨發時須同計會。如逢探相見之時。便令定立。合令一隊向前。一百步外。分爲兩隊。左隊左（或非右轉）右隊右（或作左轉）行。前隊亦盤旋相應。訖。即併隊左轉三匝。前軍右轉三匝。各計去時旗號（臨時改號亦得）然後各令一人相迎。委非賊馬。即得前進。仍須嚴備以待之。

凡軍行在道。十里齊整休息。三十里會乾糧。六十里食宿。（古法三十里爲一舍。倍道兼行一日再舍。今六十里爲食宿。亦量軍士急緩爲節）

凡軍行。其輜重委（於僞反）積。（子賜反）並在營陣中安置。以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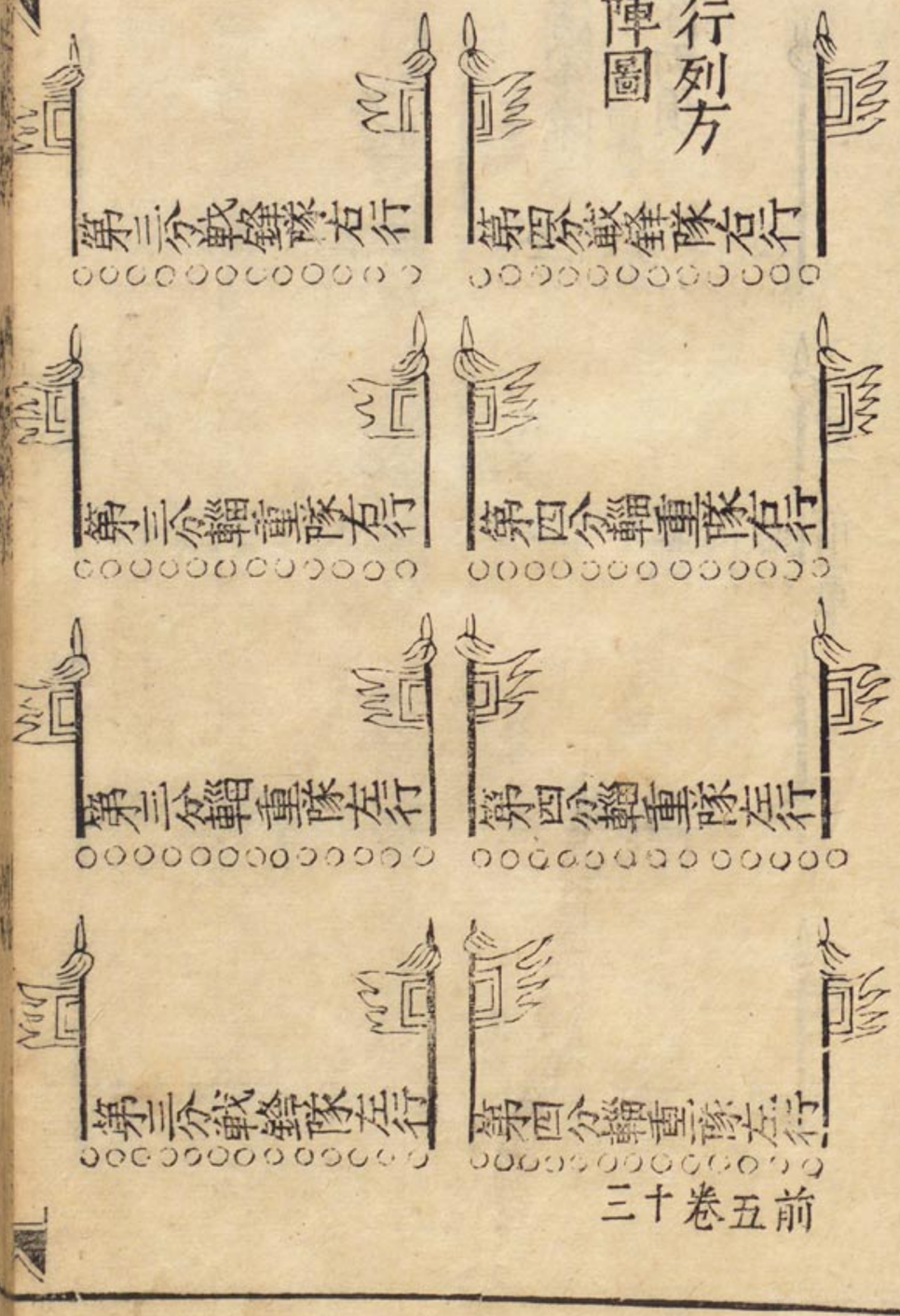
焚掠。

凡下營排兵布隊人皆取隊後過發兵收軍人皆取隊前過如入城郭街巷窄狹兩面下營人即隊前過凡軍所過先報所在四面各三里禁絕行人六畜水陸船乘皆令息治處候井遊變將與地界所由先二十里約此清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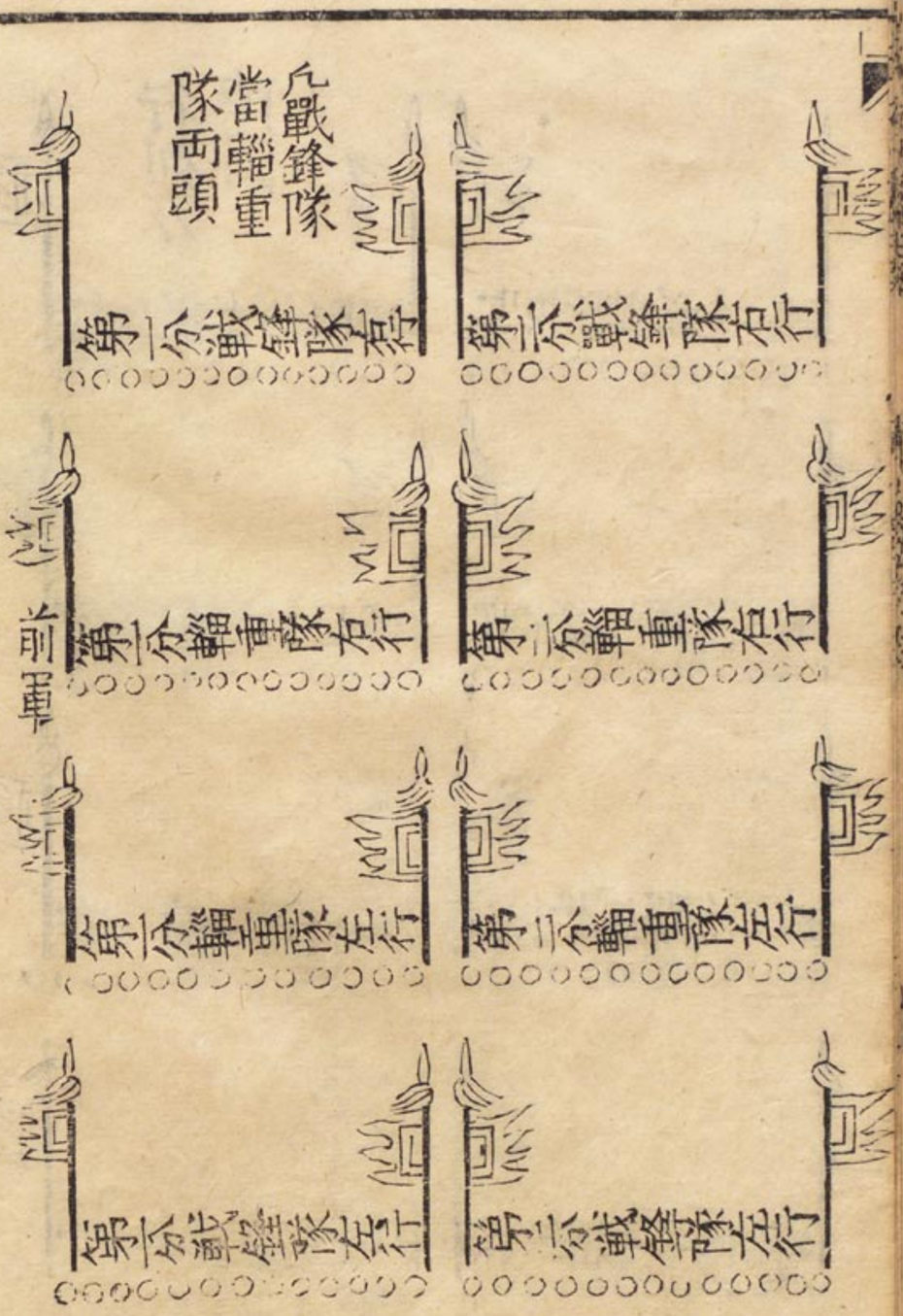
行爲方陣方 并圖

凡軍行漸邇賊陣或行於賊境我軍有數營發引逢賊首尾難救須行引時先準爲方陣行列以兵分爲四分輜重爲兩道引戰鋒等隊亦爲兩道引其第一分初發輜重及戰鋒分爲四道行兩行輜重在中心夔引戰鋒隊并各在輜重外左右夾夔引其第二分戰鋒隊與前面左右行戰鋒隊相當輜重隊與前行輜重隊相當其第三第四分並準上令約行列圖之於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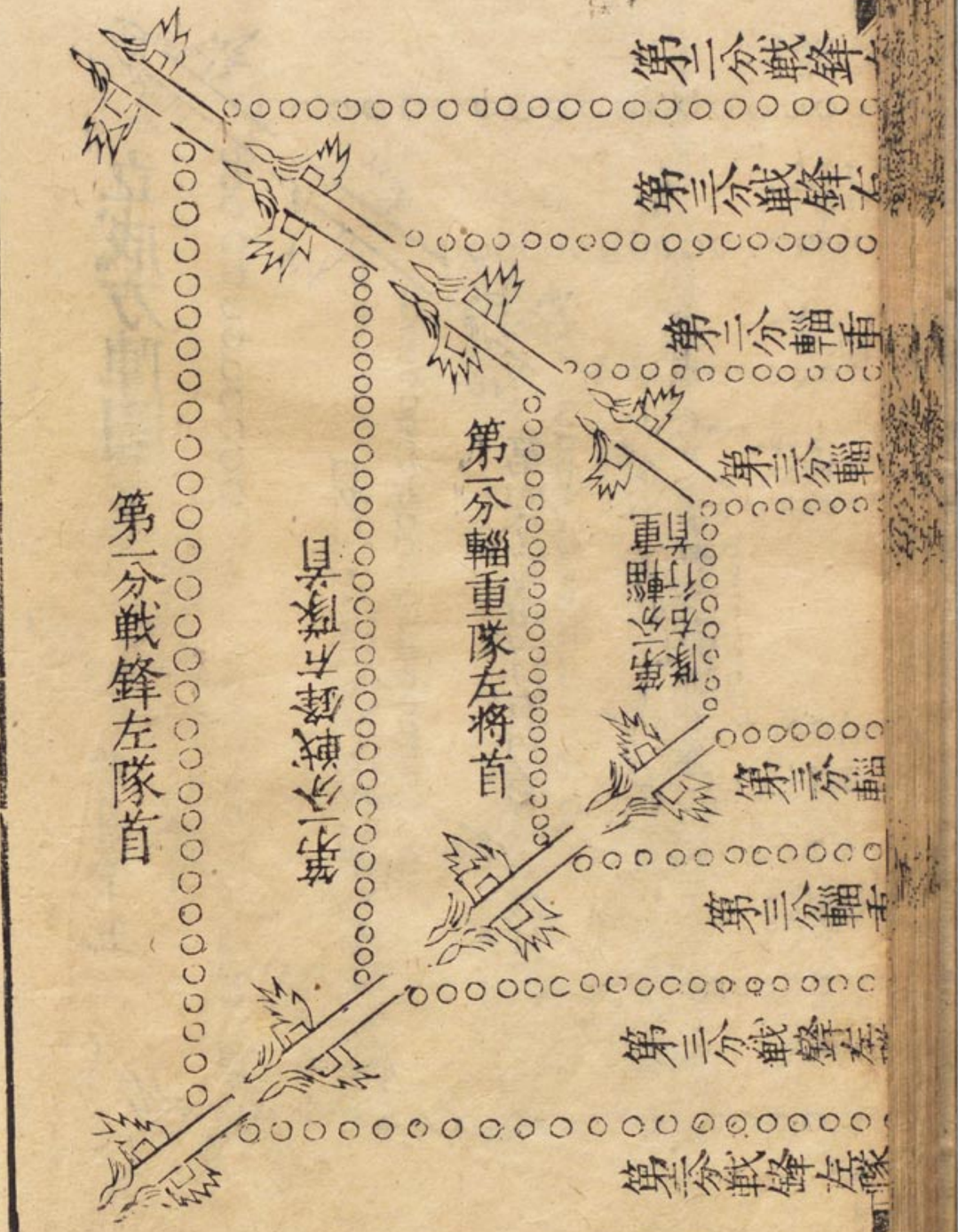
行列方陣圖


第四分戰鋒隊右行
第三分戰鋒隊右行
第四分輜重隊右行
第三分輜重隊右行
第四分輜重隊左行
第三分輜重隊左行
第四分戰鋒隊左行
第三分戰鋒隊左行

凡軍行既逢賊卽抽第一分中兩行。輜重橫列在內。爲兩重其兩行戰鋒隊橫列在外。兩重爲陣前面第二分中兩行。輜重卽前進。居陣內。又偏直列爲兩重。其兩行戰分隊前進。居陣內爲兩重。居右偏輜重外爲陣右面其第三分戰鋒輜重。依第二分法轉爲陣後面。令四面第四分戰鋒輜重依第一分法。轉爲陣左角相後結成三陣。緩急遇賊卽戰賊遠則成陣而行。常令輜重併近前頭戰鋒隊相去十步下一隊則戰鋒嘗裹輜重若逢川陸平坦。用之尤便要在前行隊縱橫相當布列使勻也其制具圖於左。




立成方陣圖
前五卷十五
第四分戰鋒右隊首
第四分戰鋒隊左行首
第四分輜重隊右行首
右隊首
右隊首
左右行
重右行
重左行
重左行
隊首
隊首
尾



凡山路隘狹。布陣不得。須使部隊密相連接。鎗旗兩邊
弩弓居外。緩行即過。餘且出隘門
凡盛夏行師。道中深草茂木。四望不絕者。亦約方陣而
行
凡兵迎敵境。若過州縣鎮。皆先使人守門。城中人無
得輒出
凡入敵境。若船渡橋梁。先過重物試之。然後渡軍
凡軍入賊境。所經要路平陸。須遣人前行。探地審試。慮
敵人。先作方田陰坑。種苗於上。誘陷人馬
凡暴寇來劫掠。牛馬貨財。不可輕動。其初至氣銳。犯之
未必勝。候其去。則邀擊之

凡騎軍入賊境惟戰其外餘物不得負斤兩之重步軍戰具外帶物不得過十斤

禁諠

凡兵體尚靜惡諠靜則有序諠則必亂其軍行在路若要喚人及進退止息令每隊取曉事者兩人一人執小緋旗子於本隊外傍行去隊十步以爲望一人專聽待喚如去賊近即遞相暗報欲令止息即臥旗子當隊下即住候見旗立即速行或要抽退令旗子不住前招當隊回身速行其大軍首尾亦各差小校領主將處分他人不得輒傳聲

度險

凡軍行入山林翳會之地防有伏兵先須選趫健三二百人於險阻不防之地偷路過把其出道又選驍勇當道索搜或自高山樹杪使人逵視審無藏伏分兵前後以爲鎮柘然後遣輜重老小先渡以步兵繼進其濟水亦如之

凡遇坑穴澗三五丈人馬不可通即令軍中每人把一木橛子及一束新芻之類遽傳塡之方可渡

凡遇峭崖峻壁之阻則以接梯倚其壁選趫健者手執鉤竿身繫二繩索緣梯並勾木石而上至不穩處即繫繩於木垂兩頭至地繫橫閑爲軟梯與衆軍攀緣并索加繩續及絙人登之

出隘

凡軍行賊境若逢山水窄隘橋梁濟渡須防壅遏自相蹂踐及爲敵人邀截先令左右廂虞候各領第一隊過便於兩邊卓隊排陣以爲防招次第二隊過以次排立第三隊亦如之餘軍亦準此待末隊過盡即左右兩廂對行引發如非賊境即軍伍相連緩行過渡依常引發仍置斥候遠望如前法

齎糧

夫千里饋粮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況深入敵境飛輓不通襲師及寇益資擬備雖云因粮於敵亦慮清野以待舊法人持乾粮三斗可用數旬入斑師在道去境猶遠儲貯之絕即須揀擇羸瘦牛馬應卒以充軍食庶全人力不至爲賊困逼

舊法米一石取無谷者浸淘炊熟下漿水中壬水曝乾淘去塵又蒸曝之經十遍可得二斗每食取一大合先以熟水浸之待濕徹然後煮食之一人可五十日

鹽三升以水和入鍋中炭火燒之即堅小不消一人食可五十日又宜夏月將行

粗布一尺以一升釅醋浸曝乾以醋盡爲度每食以方寸煮之可食五十日

取小麥麵作蒸餅一枚浸醋一升或斗曝乾以醋盡

爲度每食時梧桐子大煮之。人可食五十日。
豉三升搗如膏。加塩五升。捻作餅子。曝乾。每食如棗
核大。以代醬菜。人可食五十日。
米麨一升。人食可以日。
牛一頭食之。五十人日。
馬一疋食之。五十人可一日。驢一頭食之。三十人可
一日。
如更急難諸戎裝用皮者。亦可煮食救飢。
山行即採松皮每十斤。與米五合煮之。令爛熟半斤。
一人可食一日。
每人將油麻半升。如渴。取三十粒含之。立止。

亦可將烏梅乾酪行。
每人將葫蘆子或竹筒皮橐或受二升者。料前程之
水即盛行
馬軍每人將乾酪與馬。恐馬渴乏
近伐邊兵遠行則有麋餅皺飯麨袋雜餅之類。麋餅。
用麋末作餅。役沸陽和爲餅。厚一分。候冷。切作碁子。
曝乾收貯。如在營砦內。以湯沃而食之。如路行及戰
陣中乾食之。味美不渴。餘於雜餅皺飯麨並製如常
法。惟曝極乾。令可齊持及久。

斥堠聽望

凡軍遣候吏必擇精明勇敢奇謀遠慮者。令彼鄉國

之人引導而往或刻獸足即中路爲却行之狀或上冠徽禽而隱伏叢薄之間葢欲審聲晦迹暢人知覺然後傾耳而聽專目而視諦伺它物以迎知敵人之情故見水痕則知敵濟之早晚觀樹動則驗寇來之馳驟衆草多障者使我疑也飛鳥不泊者下有伏兵也駭獸奔逃者謀潛襲也（敵來之伏餘見察敵形門）凡此之類皆可察而預知之必待逢敵之軍而後用其耳目則不能及矣若師行斥堠多擇高要之處察望四邊前探不得推後探以爲鋒左矛不得望右矛以爲固是以軍行軍止必先謹聽候之法也

探旗

軍前及左右下道各十里之內五人爲一部人持一白幡一絳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轉語後第二第三部諸主者白之賊百人已下但舉旛指百人已上舉旛大呼主者遣疾馬往視

探馬

軍行前後及左右助上下五里著探馬兩騎十里加兩騎十五里更加兩騎至三十用十二騎前後爲一道其最遠及以次遠者各等第揀壯馬給與之馬弱則恐爲賊所擒若兵多發引稍長即助上更量加一兩道其乘馬人每令遞相見常接高行各執一方面旗無賊則卷有賊則舒以次遞應至大軍大軍見旗展

則知賊至。庶先賊来足得擇利便設機應變迎前出戰也。

遞鋪

凡軍行去營鎮二百里以來須置遞鋪以採報警急務擇要徑使往來疾速平陸別置健卒之人水路亦作飛艇或五里或十里一鋪從非寇來之方。亦須置之。

烽火

烽燧軍中之耳目豫備之道不可闕也唐兵部有烽式尤爲詳具今之邊塞所置則頗爲簡略而易從唐李筌所記法制適與今同今以唐式錄爲前而今法次之庶參考用焉

唐法凡邊城堠望每三十里置一烽須在山嶺高峻處若有山岡隔絕地形不便則不限一數要在烽烽相望若臨邊界則烽火外周築城障

凡掌烽火置帥一人副一人每烽置烽子六人並取謹信有家口者充副帥往來檢校烽子五人分更刻望視一人掌送符牒每二年一代代且須教新人通解始得代去。如邊境用兵時更加衛兵五人兼收烽城無衛兵則選鄉丁武健者給仗克。

置烽之法每烽別有土筒四口筒間火臺四具臺上插橛擬安火矩各相去二十五步如山險地狹下及

二十五步。但取應火分明。不須限遠近。其烟筒各高一丈五尺。自半已下。四面各濶一丈二尺。向上則漸銳狹。造筒。先泥裏。後泥表。使不漏烟。筒上著無底瓦盆蓋之。勿令煙出。下有鳥爐竈口。去地三尺。縱橫各一尺五寸。着門開閉。其鳥爐竈門。用木爲骨。厚泥之。勿令火焰燒及。其鋒筒之外。皆作深塹環繞。在鋒貯備之物。要柴膏木材。每歲秋前。別採艾蒿莖葉蓆條草節。皆要相雜爲枚烟之薪。及置麻蘊火鑕狼糞之屬。所委於僞反積子賜反處。亦掘塹環之防。野燒延燎。近邊者。亦量給弓弩。

用烽火之法。應火炬長八尺。橛上火炬長五尺。並二尺圍。乾蓆作新。蓆上用乾草節縛縛處。周回插肥木。其次炬橛等在烽每道當蓄一千。或作具以上。於舍下作架積貯。不得雨濕。其土筒裏。常須預着羊糞鬱心火使暖。

凡應火土筒。若向東應。筒口西開。若向西應。筒口東開。南北準此。諸烽烟相應。時於土筒旁級上。立開盆放烟。合盆滅烟。其烟看放時。若無事盡一時。有事盡一日。若晝放烟。至夜即放火。無事盡一夜。若夜放火。至天曉還續放烟。後鋒放訖。前烽下應。烟盡一時。火盡一炬。即差脚力人。走問探知失堠。或被賊掩捉。其脚力人問者。即亦須防慮。且至烽側遙聽。如無消息。喚

烽師姓名若無人應接先徑過向前烽依式放火仍
錄被捉失候之狀告所在州縣勘當
凡白日放炮夜放火先須看筒裏至實不錯然後相應
時將火炬就鳥爐竈口裏焚熱成焰即出爲應一炬
火一人應二炬火二人應三炬火三人應四炬火四
人應若應滅時將應火炬插鳥爐竈口裏不得火焰
出外應滅訖別捉五尺火炬安着土臺橛上烟相應
時一爐筒烟一人開閉二筒烟二人開閉三筒烟三
人開閉四筒烟四人開閉若晝日陰晦霧起望烟不
見原放之所即差脚力人速告前烽霧開之處依式
放烟如有一烽承兩道已上烽者用騎一人擬告州

縣發驛報烽來之處若烽與驛相連者只差驛馬
凡寇賊入境馬步兵五十人以上不滿五百人放烽一
炬得蕃界事宜及有烟塵知欲南入放烽兩炬若餘
寇賊則五百人以上不滿三千人亦放兩炬蕃賊五
百騎以上不滿千騎審知南入放烽三炬若餘賊寇
三千騎以上亦望三炬若餘蕃賊千人以上不知頭
數放烽四炬若餘寇賊一萬人以上亦放四炬其放
烽一炬者至所管州縣鎮止南炬以上者並至京先
放烟火處州縣鎮即錄狀馳驛奏聞若依式放烽至
京訖賊回者放烽一炬報平安凡放烽告賊者三應
三滅報平安者兩應兩滅

凡告賊鋒起處即須傳告隨近州鎮縣城堡村坊等人令當處　警固不得浪行遞牒。

凡烽號隱密不令人觧者惟烽帥烽副自執鋒子亦不得知委。

凡烽帥烽副當番者常須在烽臺檢視若將家口聽於塹內安泊烽子則晝分爲五番夜分持五更晝候烟夜望火凡烟火一晝夜須行二千里

今法（與李筌法同）明鋒臺於高山四望險絕處置無山亦於平地置下築年馬城高下任便常以三五爲準臺高五尺下濶三尺上濶一尺形圖上建圓屋覆之屋底徑濶一丈六尺一面跳出三尺以版爲上覆下棧屋上置突竈三所臺下亦置三所並以石灰泥飾其表裏復置柴籠三所流火繩三條在臺側近上下用屈膝梯上訖復收之四壁開望賊孔及安火筒置水罌乾糧麻蘊火鎮蒿艾狼糞牛羊糞每旦夜平安舉一火聞警鼓舉二火見烟塵舉三火見賊燒籠柴如每早夜平安火不來則鋒子爲賊所捉一烽六人五人烽子遞知更漏觀望動靜一人烽帥知文書符牒轉遞之事。

行烽

凡軍馬出行擬停三五日即須去軍一二里以來權置爟烽如有動靜舉烽相報其烽並於賊來要路每

二十里置一烽。連接至軍所。其遊奕馬騎晝日遊奕候視至暮。即移十里外止宿。防賊徒暮間見烟火掩襲烽人。其賊路左右。仍伏人宿止。以聽賊徒。如覺賊来。即舉烽。遞報軍司。賊十騎已下。即舉小炬火。前烽應訖。即滅火。若不及百騎。即放一炬。若三百騎至二百騎。即於一炬若三百騎至四百騎。即放二炬。若五百騎至五千騎。即放三炬。準前應滅。前烽應訖。即赴軍。若慮走不到。軍即且抵山谷藏伏。既置燿烽軍內。即須置一都烽。應接四山諸烽。其都烽如見烟火忽舉。即報大總管某道烟火起。大總管當須戒嚴收斂畜產遣人斥探。

軍祭

宋咸平四年。詔禮官詳定。禡于所征地之禮。付北面總管。其禮除地為墠。以祀黃帝軒轅氏。用羊豕代太牢。其幣牙。以白纛以皂。用劉日以漆器常饌祠之於墠。統以青繩覆以幄幕。置軍牙大纛位方七十尺厚三分。亦三獻。鼓以一豕。祠官皆戎服。清齋一宿。舊法兼禜風師。祭雨師。祭馬師。其薦獻亦用牲牢酒脯香幣。如上儀。惟風師。碟犬以為牲。祝文曰。維某年某月某日。將帥具官稱姓名。某以某物之奠。致祭於某神。函黨首。難干紀亂。常毒流生人。惡在不赦。受命徂征。恭行天討。殄寇克敵。紫神是助。尚饗。一說祭毘沙門天王。有祠貌則就其祠。無祠則望北為位。設香

灯漬泉漫楊枝乳粥酥蜜餅食之屬三軍首路封土爲山形蒲犂牲幣皆準上祭軍以車犯較祭禮于城外之首路勾棘插爲神主祭儀牲幣皆準上祭軍在道路凡遇名山大川百神轢之而過謂之犯較軍在道官以酒脯祭告祠廟皆道官以酒脯祭告

軍誓

兵法曰夏后氏誓衆於軍中欲人先成其慮也商人誓衆於軍門之外欲人先意以待事也周人將交刃而誓之以致人意也故書之所記三代令王出兵伐罪必立誓命之交所以申飭有衆堅整士心爲戰陣之首也今之出師先將發及戰主帥當親臨士衆明布誓言使在下無不聞者感激衆志然后行也

大將某官告爾三軍將校士卒整爾衆無謹其竭聽予命令今戎夷不賓侵敗王略撓我邊陲害我稼事毒流於庶民皇帝受我斧鉞肅將天誅爾尚一乃心力銳乃戈矛生殲大讐有進效而榮無退生而辱用命有厚賞不用命有顯戮勉哉爾衆服勤王事毋干與刑此誓之大意也王兵臨時爲約以誓軍

定惑

夫萬衆之聚事變不一起爲譁亂不可不慮或士卒未信下輕其上或妖異數起衆情生畏主將當修德改令繕礪鋒甲勤誠誓衆以祇天誡復擇吉時具牲牢盛饌震鼓鐸之音以祭牙旗精意虔請以觀祥應

若人馬喜躍旌旗皆前指高陵金鐸之音揚以清鞞鼓之音宛以鳴此得神靈之助當示衆以安其心否則矯說善祥而布之於下乃可定也雖云任賢使能則不占而事利令明法審則不筮而計成然而智者以權佐政古稱有五助焉一曰助謀二曰助勢三曰助怯四曰助疑五曰助地兵家之機不可不察也餘見故事假說安衆門

武經總要前集卷之五終

武經總要前集卷之六

豫章新齋李鼎長卿訂
金陵對溪唐富春校梓

下營法　營法并三圖
諸家軍營九說　下營擇地法
緣營雜制　警備
備夜戰法　立號
定鋪　持更
巡探　漏刻
防毒　尋水泉
養病　征馬

下營法

軍志曰止則爲營行則爲陣言營陣同制也法云陣中客陣爲隊伍布列有廣狹之制欲其回轉離合無相奪倫營中有營謂部分次序有疎密之法欲其左右救援不相奸亂卒有外寇侵軼皆堅壁全備莫得而動也苟非規模素定其孰能與於此乎故司馬宣王觀武侯營壘處所而歎曰天下奇才美其法制精妙也管衛青出塞以武剛自環（蓋今之車營也）克國屯田則校聯不絕（蓋今之柵營也）其來尚矣今採諸家之法著於篇云。

凡置營先計人數列營幾重配地多少隨師衆寡一人一步使隊間容隊容使剩隊不得少隊已住便定不得移易如一廂有剩所剩之隊友配守禦不使士卒煩擾如久住暫時各量其宻咸立表於十二辰立五旛長二丈八尺審子午卯酉地勿令邪僻以朱雀旛立午地白虎旛立西地玄武旛立子地青龍旛立卯地招搖旛立中央其樵爨牧汲飲不得出表外。

凡軍營將下之時當營跳盪奇兵馬軍弁戰鋒駐隊各令嚴備持仗一準發兵法待當營卓幕訖方可立隊。

釋仗各於本隊下安置若有警急隨方捍禦其馬軍下營訖取總管進止其馬合羣牧放。

凡下營不得近田苗及城市須去城十里外要人城市

買者。營司判官。差人押領。不許擅入城郭。

營法 并三圖

李靖法

凡大將軍出征。且約授兵二萬人。即分爲七軍。如或少臨時更定。大率十分之中以三分爲奇兵

中軍四千人。內取戰兵二千八百人。五十人爲一隊。計五十六隊。

戰兵內弩手四百人　弓手四百人

馬軍一千人　跳盪五百人

奇兵五百人

左右虞候各一軍。每軍各二千八百人。內各取戰兵一千九百人。共計七十六隊

每兵內每軍弩手三百人

弓手三百人　馬軍五百人

跳盪四百人　奇兵四百人

左右兩廂各二軍。每軍各二千六百人。內各取戰兵一千八百五十人。共計一百四十八隊

弩手二百五十人　弓手三百人

馬軍五百人　跳盪四百人

奇兵四百人

凡馬步軍通計總當萬四千人。共二百人十隊當戰。餘六千人守輜重。下營之時。以四千人爲中營。在中心。左右虞候。左右廂四軍共六總管。各一千人爲營。六

面援中軍。六總管下。各更有兩小營。每隊幕五口。若在賊境地狹。則四步下幕。若地土廣濶。不在賊境。則五步下營。

凡五十人爲一隊。其隊內兵士須結其心。每三人自相得意者。結爲一小隊。又合三小隊。得意者結爲一中隊。又合五中隊爲一大隊。餘少五人。押官一人。隊頭執旗一人。副隊頭一人。左右傔旗二人。即五十人至於行立。前却當隊。並須自相依附。如三人隊失一人者。九人隊失小隊二人者。臨陣日。仰押官隊頭便斬。不救人陣散計會隊內少者。勘不救所由斬。

○每軍大將一人（別奏八人傔十六人）副二人（軍務奏傔臧大將軍半）

○判官二人。典四人。總管四人。（一主左右虞候二主左右押衙傔各五人）

○子將八人（委其分行陣辯金皷皮總管傔二人）

執皷十二人。吹角十二人。司兵司倉司騎司胄承局各一人。每隊五十人。押官一人。隊頭一人。副隊二人。旗頭一人。副二人。火長五人。

纛六口。大將軍中營建出引六軍。古者天子六軍。諸侯三軍。唐制天子一十二衛。諸侯六軍。故纛有六。以主之。

門旗二口。色紅八幅。大將軍牙門之旗。出引將軍前列。門槍（或作旗）二根。以豹尾爲刃。植出居紅旗後止。居帳門

前左右卓立。

五方旗五口。各逐其方色。大將軍中營建出隨六纛後在營亦於纛後隨方而建。

嚴警皷十二面。大將軍營前左右行列各六面在六纛後。

角十二具。於皷左右行列各六具以代金。

認旗二百五十口。尚色圖禽獸與諸隊不同。各自出爲誌認。出居隊前。恐士卒交襍陣將門旗色隨所尚不得以紅恐亂大將軍。

陣將皷一百二十五面。備設疑警敵用。○甲六分七千五百領。○槍十分一萬二千五百根。備揚兵及縛戍用。○牛助牌二分二千五百面馬軍以團牌代四分支。○弩二分弦三副箭一百分計弩二千五百張弦七千五百條箭子十五萬隻弓十分弦三付箭三十六隻計弓一萬二千五百張弦三萬七千五百條。射甲箭三十七萬五千隻。生鋼箭五萬隻。長垜箭二萬五千隻。○弓袋胡盧張弓袋並十分一萬二千五百副。

佩刀八分一萬口。○陌刀二分二千五百口。○棓四二分二千五百張馬軍及陌刀並以啄錐鉞斧伐各四分。支重五千事。○揚索二分二千五百條馬用軍。○驢六分七千五百頭鞍轡自副。

幕十分。一千二百五十口。竿梁鉄鐝鎚目副○鍋一分。一千二百五十口。各受五㪷。○乾糧十分。一人一㪷二升。一軍二千五百石○麨袋十分。一萬二千五百口。羊皮縫可。繞腰受一斗五升。或以夾絹練袋代皮亦得。

馬盂十分。一萬二千五百具。皆以堅木爲之。或以孰鉄爲之。受三升。冬月可煖食。○刀子。錯子。鉗子。鎖子。藥袋。鹽袋。火石袋。解結鎚礪石都共一十萬二千五百事。○袴奴抹額六帶帽子氊帽子各十分。都共六萬二千五百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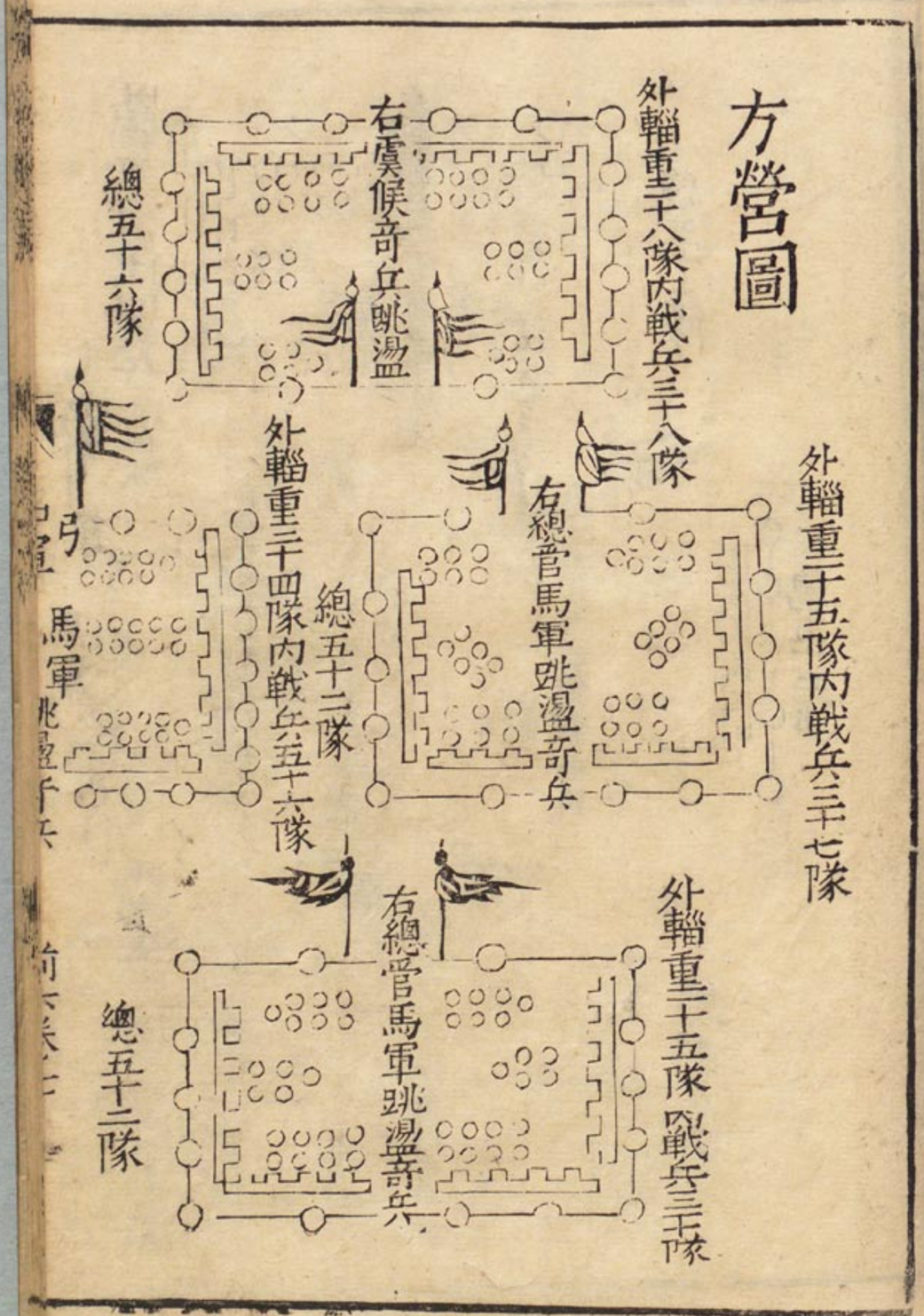
攤子鞦韆澁子各十分。三萬七千五百量○麻鞋三十分三萬七千五百量○氊裘十分一萬二千五百領○皮裘皮袴各三分都共七千五百腰領詐爲蓍兵用○抑罐袴褚各二分共五十口有皮囊可代抑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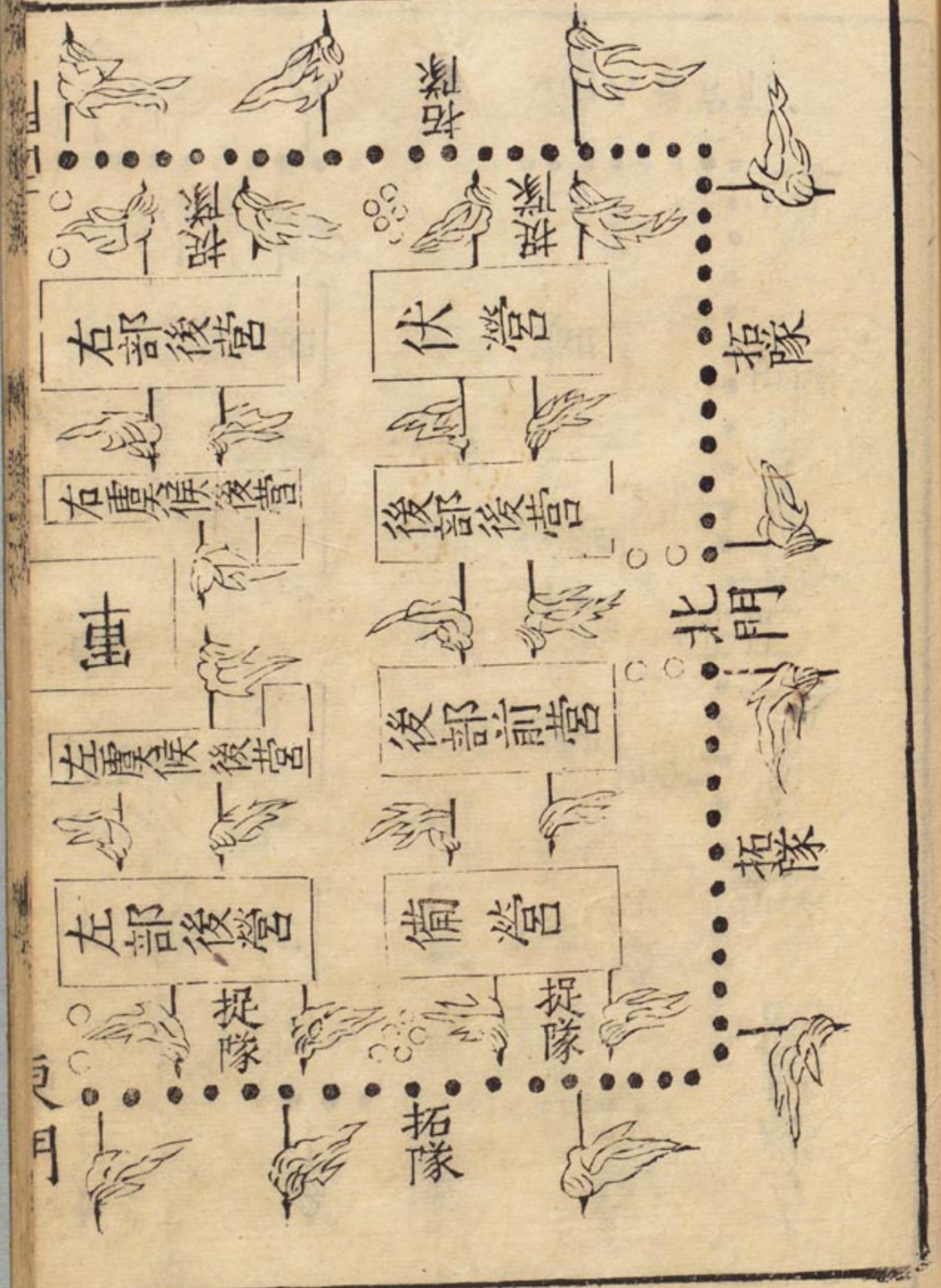
鍬鎚斧鋸鑿各二分都共一萬二千五百事○鎌四分五千張○切草刀二分二千五百口○行布槽一分一千五百五十具○大小瓢二分都共二千五百枚小者容八合大者受三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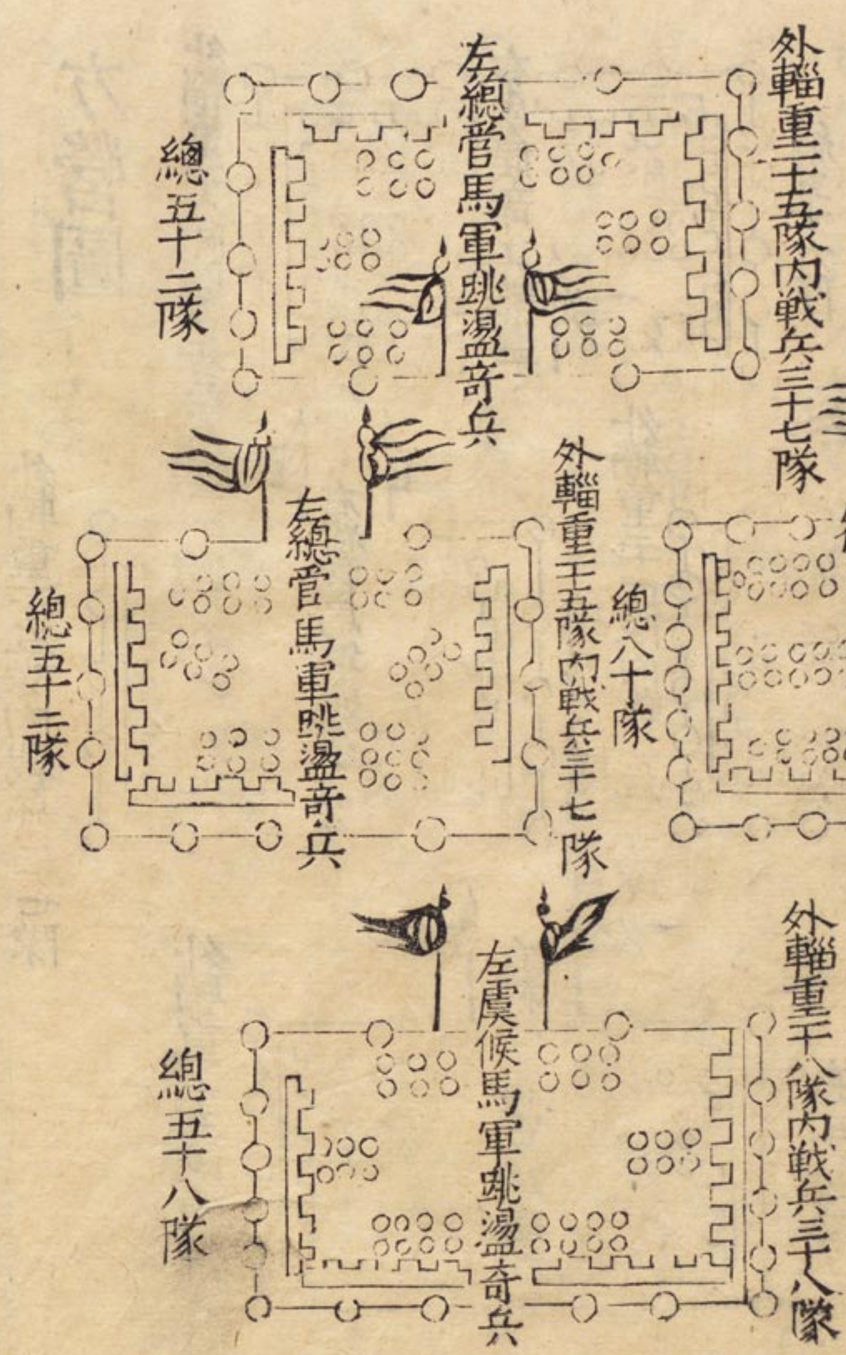
馬鞍轡革帶各十分都共三萬七千五百具○披氊被馬氊都共三萬七千五百事馬軍無幕故以披氊袋○揷槤十分一萬二千五百具○絆二十分二萬五千條皮毛及連板或作枝中半○韋皮條三十分五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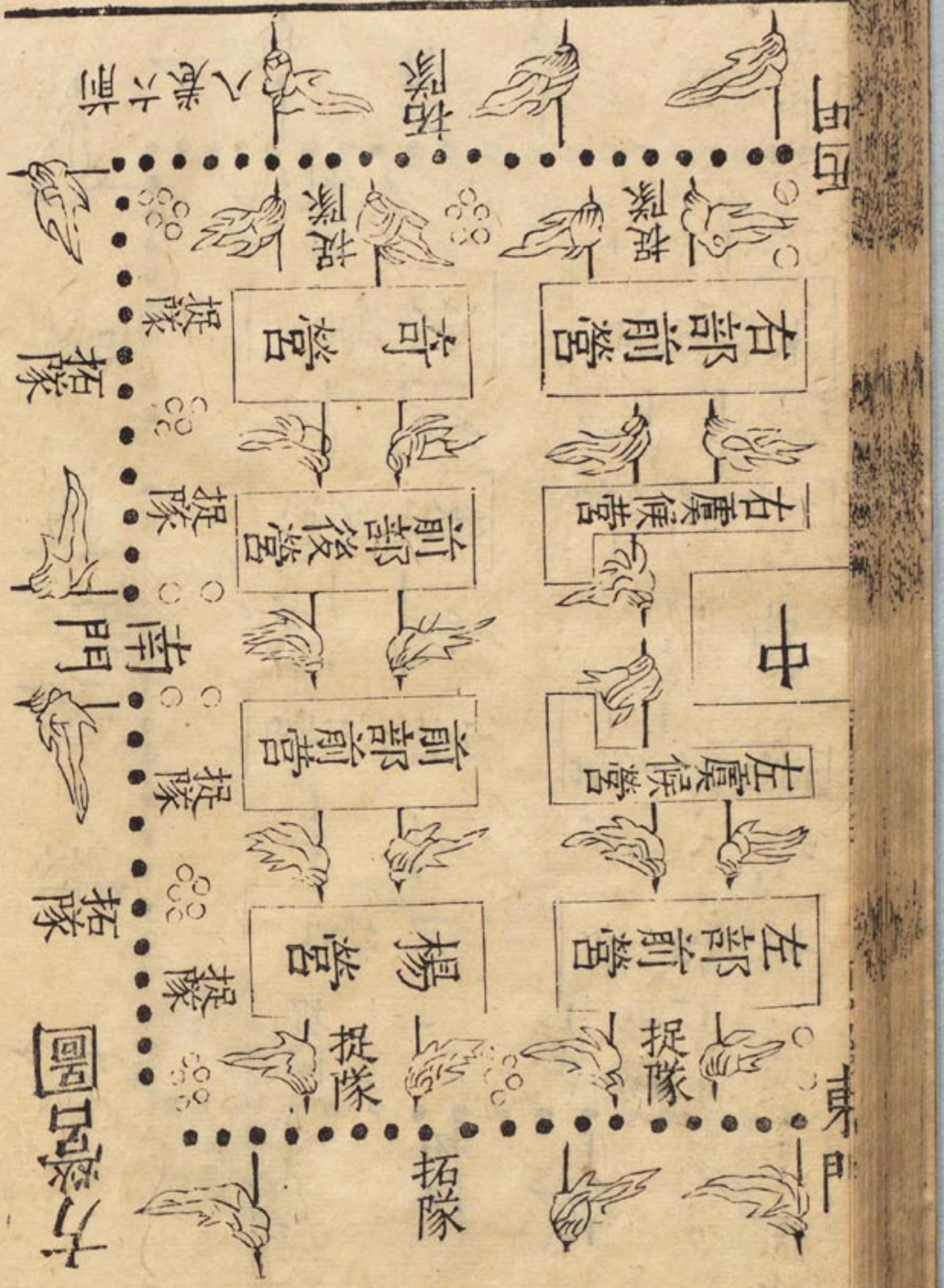
七千五百條盤於帶上擬縛賊用
大總管給帳一口食幕三口氈四領褥二領○列大總管給帳一口食幕二口氈二領褥一領○副總管給帳一口食幕一口氈二領○總管子總管長史司馬各給帳一口食幕一口氈一領
判官每人各幔一口○別勅差行折衝果毅各幕一口○典五人共給幔一口○傔十人共給幕一口隨軍以下不滿此數並量給○鎮守準此
凡弓弦有副箭鞬鎗不鏽刀不濕衣甲動用常須閱視不得臨事有悞

方營圖




右部後營
伏營
後部後營
左虞候後營
後部副營
左部後營
備營
捉隊
拓隊
北營
東


外輪重三十五隊內戰兵三十七隊
左總管馬軍跳盪奇兵
總五十二隊
中軍
弩
馬軍
跳盪奇兵
外輪重三十五隊內戰兵三十七隊
總八十隊
左總管馬軍跳盪奇兵
總五十二隊
外輪重三十八隊內戰兵三十八隊
左虞候馬軍跳盪奇兵
總五十八隊



圖呂嘉牙

右方營法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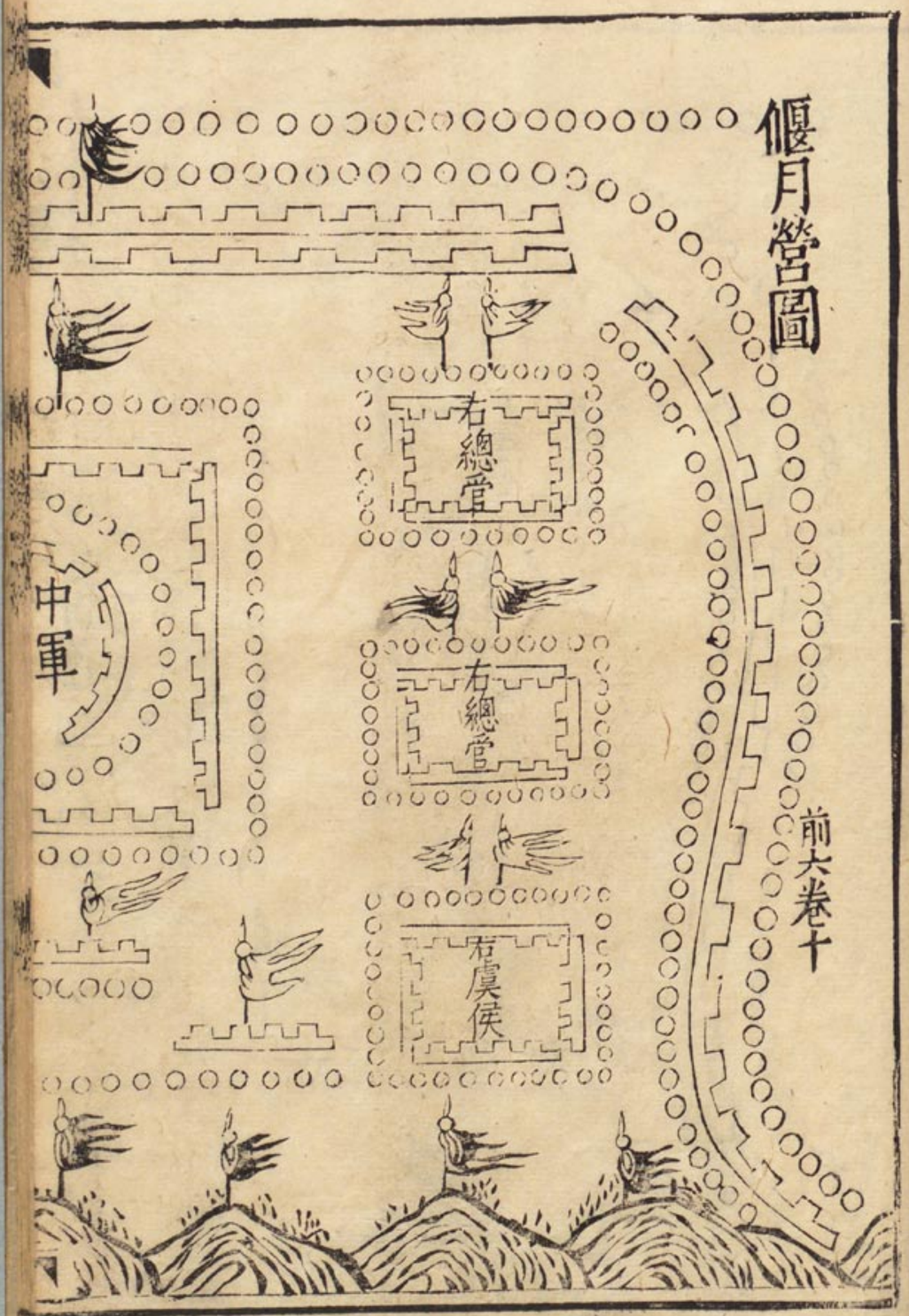
法曰諸逢平原廣澤無險可恃卽作方營兵既有二萬人已分爲七軍中軍四千人左右四軍各二千六百人虞候兩軍各二千八百人左右軍及左右虞候軍別三營六軍都當十八營中軍作一大營如其不右賊境田土寬平每營中間使容一營如地狹則不得使容一營地中一在中央六軍總營在四畔象六出之花軍出日右虞候引其前營在中央右廂向南左軍虞候押後在中營後左廂近北給角兩軍虞候相當狀同日月若左虞候在前卽右虞候在後諸軍並却轉其左右兩廂營在四面各令依本營卓幕得相

統攝急緩須相救援若欲得放馬其外營幕即狹長布列務取營裏面寬廣不使街巷窄狹營外仍置拓

効此



偃月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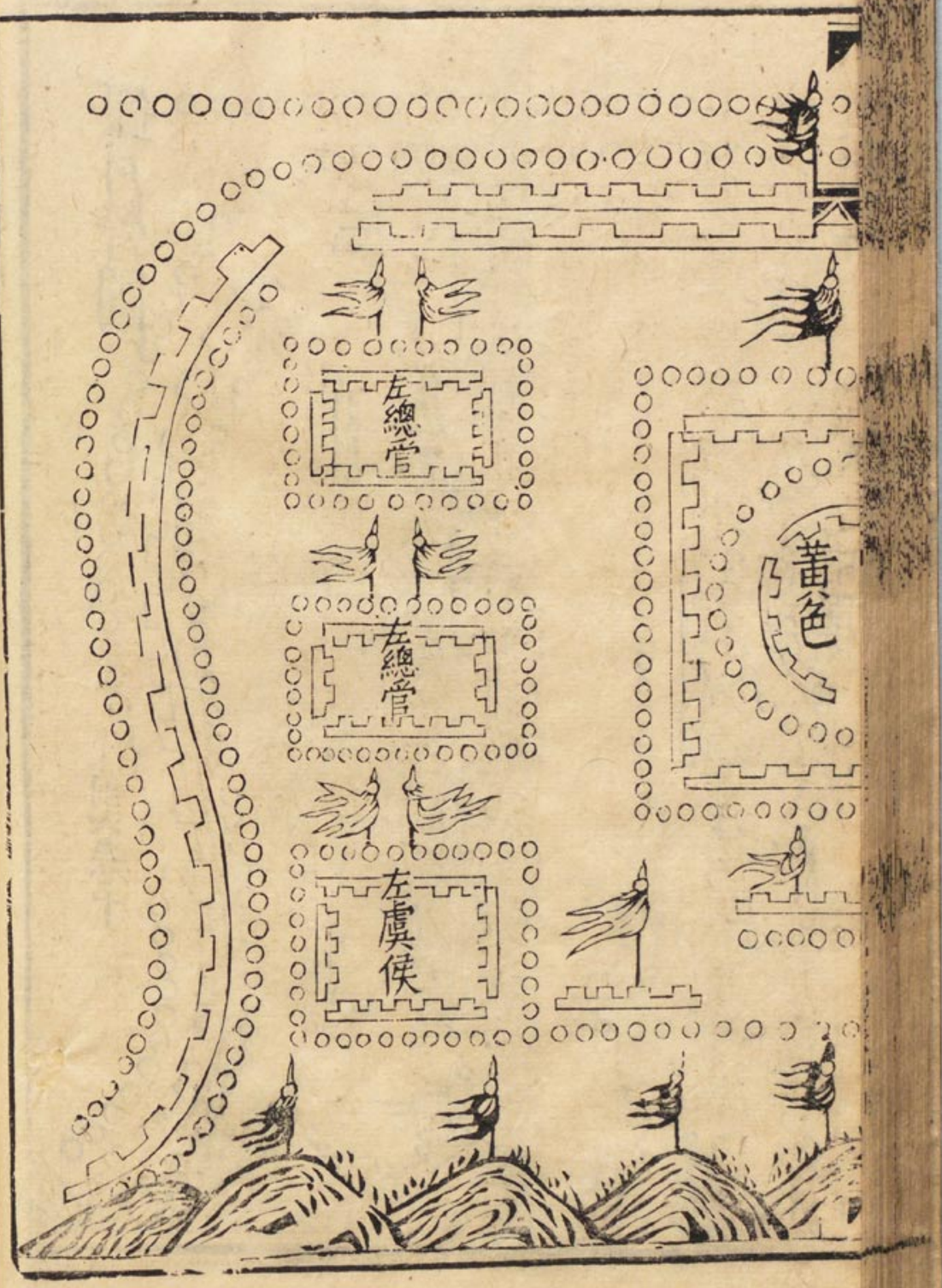


月營法曰凡地帶半險須作月營其營軍列面平背險而兩翅向險如月初生每營相去疎密及安置隊伍準前法其門則臨時計之至若兵馬多少幕次所設此六約也如有警急畜牧並於營後安置

一說安營之法與圓陣相似每一大營有四十子營營各四十幕爲一部其一子營皆空其內入開開三逕十二旗千六皷左矛右戟前楯後弩旗皷中央大將之所餘法準上同

裴緒營法

凡兵師之營擬於城郭宮室必須牢固不可得而犯亂也其古法多依九宮六甲太乙天門地戶之法皆爲



疑惑不便於事。今則但取山川地形利便。水草隨其險易爲之。禦平則方列。圜則流則屈曲。務於適時便用耳。

法曰。凡下營非賊境地土寬平。卽布大方陣。營內有一十七小營。中間相去。使容一營。如在賊庭。卽須窄狹不得使容一營。其營四角編入髣髴使圓。圓則易守。其一十七小營。計一萬七千人。古制一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今加四千五百人爲奇伏。揚備則軍中之手足。以應時用。其非正門。不得輒出入。犯者論如軍律。

○諸家軍營九說

凡安營部分之法。已載前說。其周營須設界限。立藩蔽以捍外寇。舊法有九種。大約軍不久駐。則爲立槍攏。槍車營拒馬之類。若兵久駐。則用柴營掘壕城營。木柵之類。符參卿曰。左賊境宿。用槍營。行用方陣。惟大將度宜而處之。令禦軍者。皆可約此爲制也。

○立槍營法

凡軍不久駐可。立槍爲營。槍頭間架令均。黃昏擂鼓。各着不槍皷聲絕刺鎗訖。兵士更不得出白繩便斷烟火。營外置約鋪。其外更着一人。伏聽。營外有警。當鋪不得高聲。敲槍傳過。四面卽如有警。豫作隄防。

○攏槍營法

凡攏槍爲營者。其鎗如鴉巢。攏幕外七尺。攏槍之外。造

土壕一重。槍去幕七步。衣甲器械。每人一堆。如有警急。易著衣甲。車馬在傍。橫排

○柴營法

凡柴營。其柴須密排。不通人過。其間釘橛。仍着不壓之。其車橫排。須問間架均。急疾轉車。便可爲城 或作砲

若久住。營中置一望竿。

○掘壕營法

凡掘壕立槍。則白繩取定。其壕底濶一丈二尺。深一丈。口濶一丈五尺。其土向裏拍作土岸。高四尺五寸。令實。勿至權塌。裏面削成。其上通人行。立壕門掘徹。即權施浮橋。急疾折去當界二十步。置一戰樓。以門扇及他板木權造壕唇。外掘陷馬坑一重。濶二十五步。每坑鹿角槍三根。尖頭入火令堅。近壕布棘城一重。濶二十五步。凡布棘令堅爲營 具棘 棘頭平濶三十尺 魚羅布之令

凡築城爲營。其城身高五尺。濶八尺。女牆高四尺。濶二尺。每百步置一戰樓。五十步置一風砲一具。每三尺置連枷棒一具。每鋪更板并架。內去城五十步。卓幕城中置望竿。高七十尺。城外置羊馬城一重。其外掘壕一重。其外濶三步。立木柵一重。棚外更布棘城一重。

○車營法

凡車營法。車每五十步一乘。每百步取一乘爲戰車。車中出戰隊。其車子營。及外營橫排。牛在當中。拒爲槍在外。仍連車轅爲左右廂和門。

○木柵法

凡木柵因敵所逼。不及築城壘。或因山河險勢效石。少土不任板築。乃建木爲柵。方圓高下。隨事深埋木根。重復彌縫其闕。內重短爲閤道。外柱一重長出四尺爲女牆。皆泥塗之。柵外掘壕一重。濶二丈深一丈。木柵裏每百步造戰樓一具。中置望樓。以遠探望。

○繩營法

凡繩營所以援馬。若入敵境。芻牧不給。即須尋擇水草放牧。每人給脅馬索一條。入夜則爲繩營。以護畜產。其制立槍爲杠。凡兩重。上繫脅馬索。連絆相續。馬居營中。布官健牧人四面衛馬。使不得逸出。營外復出更舖夜則環營擊柝。皷爲備。內外軍士各守本界。不得過從交雜。即姦人無便以入。

拒馬營法

每人配鹿角馬槍兩枝。去前槍城三步布置。須交尾相繫。魚鱗布之則牢固矣。

下營擇地法

夫下營之法。擇地爲先。地之善者。左有草澤右有流泉。

背山險向平易通達樵木謂之四備大約軍之所居。
就高去下向陽背陰養生處實無以水火爲慮居山
在陽居水避卑不居惡名謂豆入牛口之類不居無
障塞謂四通八達之道受敵益多不居深草恐有潛
襲或被火燒不居水衝恐有漲溢或彼決雍不居無
水及放水恐渴飲致病不居無出路謂四面地溢恐
被圍難解及糧運阻絕不居無草菜恐軍乏絕不居
下濕恐人多疾病軍馬不利不居廢軍故城久無人
居者急疾無固守不居塚墓間與鬼神共處春夏宜
居高以防暴水秋冬不居清澗深阜慮有延濟兵法
亦曰山中之高謂之天柱澤中之高謂之地柱高中
之下謂之天獄下中之地謂之地獄斥鹵之地草木
不生謂之飛鋒故村虛落荒城古砦謂之虛耗川谷
之口乏水無草謂之天窻窖隆鐵背四面平坦謂之
沃焦（亦名龜背）神祠社木謂之天社丘陵之上大出之口。
謂之放地大山之端謂之龍頭凡過此地並去無留。
常令我遠之敵近之我迎之敵背之則此利而彼害
矣。

緣營雜制法

凡兵馬每下營訖營主即須幹當四司官典司兵及左
右令分頭巡隊問兵士到否如有未至即差本吏主
持苗產及水食如逃走即牒所在捕捉。

凡軍下營訖司騎及佐分行巡視馬驢有疾者瞥有瘡者剪剔傳藥有傷者申送量事決罰。

凡下營訖同胄皮佐即巡隊檢校兵甲器仗等如有破綻損汚即須修葺磨礪如其棄失申上所由便爲案記準法科決

凡在營司倉及佐監營兵士糧食封貯點捻勿令廣費

凡兵士每下營訖先令兩隊共掘一厠

凡營壘既定其自外屠酤販賣人一切禁斷營內自交易即不禁。

凡營門各配隨近將校守把雜色職掌亦專配一門出入不得交雜仍令識認以防姦細。

凡軍中皆令三人或五人爲保同行不得分散遞相覺察不得與外人私語軍事及受外人財賄犯者重罪同保。

凡陷沒人投來當別差主務勿使隨軍恐爲備用。

警備法

凡軍營下定常須防禦於營外去幕二十步列隊仗如臨陣對寇法晝夜嚴警縱經雨雪並抽隊官並不得離隊每營留馬五疋幷鞍勒放飼防有警急立要馳告。

凡都營警備之外每軍必別設兵候一曲量抽戰士三五十人於當軍四面三五里外要害之路夜設外舖

每舖給皷三面自隨如夜中有賊犯大營其外舖更賊與大營交戰即從後鳴皷大叫以擊賊後乘得機便必當克捷。

凡軍營下定夜則別置外探每營以拆衝果毅迭作番次每面四人每人領馬五騎於營四面去營十里外遊奕以備非常如有警急馳報軍中或令馬軍至二更時舉火相應賊見火號不敢偷營。

凡軍營遇夜又於賊來要路以探騎爲暗舖各持新炬藏火遞相應接仍於路左草中伏人或於高木遙望如覺有賊走報馬舖舉火前舖應了即馳赴大軍大軍亦置望烽人舉火相應烽制具烽火門

凡馬舖每三十里一舖以押官部押

凡晝日有賊犯營被犯之營即急擊皷諸營以擊皷應訖無賊之營即止惟所犯之營非賊散皷聲不得輒止諸軍各着衣甲持杖看大將五方旗所指之方即是賊來之路裹束兵甲出前布列未得輒動如須兵救聽大總管進止。

凡每夜定舖時每舖令貯火烟五條乾草一束仍令種火若有警軍每舖並相救傳舖相報不得隔越仍舉火炬照之中軍即擊皷令諸營遍覺將士俱被甲冑持弓矢見走者即射自然立定賊若稍效中軍疾出兵救援其偷營驚軍效作叫聲宜審辯之

凡軍營慮有突犯。即於營外。常置拓隊防護。並抽當營戰隊克其隊。士幕三十步均布隊間容隊。若賊來拓隊不敵。然後營中出兵相助。不得令賊犯大營。

凡軍營被賊來犯。大總管自將兵救之。常先與諸將潛約成兵。士隨身帶胡桃鈴之類。爲號。被犯之營聞之。即知大總管兵至。或鐸。或鈴。皆不可預定。恐賊人偷號。

凡軍營久住。於山谷賊路。掘斷爲土壕。濶三丈。深二尺。以細沙散土填平。每日檢行。掃令淨平。姦人出入。與兵馬往來。盡見。

凡軍所駐于奇兵中。選驍果諳山川道路。及久在軍前人與鋪兵。計會交牌。日夕遍候。於亭障之外。用捉生之法。捉敵人樵牧。問覘者。生禽以歸。以訊問賊中事機。其舉用勿令遊奕人知。

凡軍中至夜。百步着聽子二人。每更一替。克雜聽伺。如夜聞敵營馬嘶。則謀備夜出攻掠之類。其餘倣此。以警不虞。猶令聽採之不遠。故又選聰耳少睡者。令臥枕空胡鹿。其胡鹿必以野猪皮爲之。凡人馬行在三十里外。東西南北皆響聞其中。每營置一二所。營中濶者置三四所。若孤鎮鋪柵亦各置一所。聽子須頻改易。回玄。勿常定處所。仍以子將一人幹當。每日一替。

凡軍營中必爲望樓。其數量兵多少大率倣地聽之數。選明目能視三四十里。辨旗色者以爲望子亦頻改易。勿常置一處。亦以子將一人幹當。每日一替之。

備夜戰法

兵法曰。晝戰多旌旗。夜戰多火鼓。所以變人之耳目也或曰。夜黑之後。必無與敵列陣。尅期而戰。若但襲敵之營。鳴鼓燃火。適足以助敵人之耳目。於我返害。其義安在。曰。此孫武之微旨。不得已而與之戰。其法凡夜戰者。多爲敵來襲我軍壘。不得已而與之戰。其法在於立營。立營之法。與陣法同。故軍志曰。止則爲營行則爲陣。益大陣之中。必包小陣。大營之內。亦包小營。前後左右之軍。各自有營。大將營居中。央諸營環之。隅落鉤連。曲折相去遠。不過百步。近不過五十步。道逕通達。足以出入。部隊壁壘相望。足以弓弩相救。凡路口必立小堡。上置柴薪。穴爲暗道。以胡梯上之。令人守望。夜聞鼓聲四起。即令燔燎賊人夜入營門四顧。此然。皆有小營。各自堅守。未知所攻。大將營中。或諸小營。先覺賊至者。當按兵勿動。敵賊盡入。然後擊鼓。諸營齊應。衆堡皆起。然火內照諸營兵士。悉閉門登壘。下輒敵人。勁弩彊弓。四面俱發。若姦人潛入。一營斫營殺士。即諸營舉火出兵。四面繞之。號令營中。不得輒動。須吏之際。善惡自分。若或出走。皆有羅網

矣。今之立營。通洞豁達。部分無法。若有賊夜至。軍中斫營。軍中無不驚擾。雖效置斥堠。嚴爲備守。晦黑之夜。彼我不分。縱有衆力。安能用之哉。故夜戰之法。貴在於乘敵之不備。幸敵之撓亂駭而攻之。則有勝計。前史所記。或因天之陰霾。夜之風甚。各執火炬。銜枚疾馳。出其不意。若寇營士卒驚怖蹂躪。吾以精騎勁兵乘之。此必勝之理也。若乘之而不亂。攻之而愈靖。將卒不驚。營壁如故。則是彼之法制謹嚴。備預周密。我當舍而勿攻。不然。非已利也。益兵者避實擊虛。以整待亂。故鋭而避之。亂而取之。此良將之善計也。晉羅尚遣人夜襲賊將李特營。特知之。或嚴以待。及至其營。特堅臥不動。俟其衆半入。發伏擊之。大敗。此所謂舍而勿攻者也。

立號法

每日酉時。虞候於大將軍幕法請號。其號薄先粘紙一十四張。張界一十五行。卽縫標軸題簽云某軍某年某月日已後號薄。出號時。大將軍率意於一行書寫字。上字是坐喝。下字是行答。一夜書一行。二十四紙。三百六十行。盡一年訖。則更其薄。如閏年。則加二紙。其號不得犯國諱及大將軍元帥都統等諱。其分巡虞候及諸將等。候大將一號出。分明傳寫審勘。凡坐喝行荅者。乃號之大綱。及有警急或恐敵人偷竊或

虞內應則不可專循定法須臨事改變或踰時出或平明改其白晝則以片綵爲號其綵亦須遂日改易如分兵掩襲及設奇伏白晝或以門旗爲立表色爲號暮夜或吹笛或擊小皷或子銅孟子小大之類聲音可通一里餘者或使人長嘯爲應驗隨大將臨時處分。

定鋪法

定鋪者每日戌時嚴警皷動虞候領甲士一隊建旗幟立號頭巡軍中及城上在野則巡營外定鋪疎密坐者喝問誰何行者苔曰虞候總管某坐喝曰作何行曰定鋪如此三喝三苔訖坐者曰虞候總管過。

持更法

凡營夜時更者每鋪十人每更二人候漏皷擊板一人專聽雜事以至睡魔驚衆者亦須遍相警覺臨時或密號或弓箭應之即有姦人無所施計舊注更鋪之次更置拘鋪軍在賊境將士遠行困乏籍拘以爲警也。

巡探法

凡定鋪發更後當軍折衝果毅并押鋪宿盡更採遞相分付虞候及中軍官健通採都巡採人不得高聲喝號行者敲弓一下坐者叩弦三下方挑軍號以相應答營內巡探周而復始。

漏刻法

凡軍中雖置水漏則用更牌。一晝夜一百刻以竹爲一百牌。長三尺濶一寸。題云某日史　以採更人每更徐疾行。二里傳一牌。一日。一夜計行二百里。則傳一百牌。常取月中氣爲正。

雨水正月中。夜傳牌四十九分。一更傳牌九。餘。一里一百七十三步三尺三寸。

春分二月中。夜傳牌五十。一更傳牌一十。穀雨三月中。夜傳牌三十七六分。一更傳牌七。餘。一里一十四步二分

小滿四月中。夜傳牌三十六三分。一更傳牌七。餘。二百七十步一尺一寸。

夏至五月中。夜傳牌三十五一分。一更傳牌七。大暑六月中。夜傳牌三十六三分。一更傳牌七。餘一百七十步一尺二寸。

處暑七月中。夜傳牌三十六二分。一更傳牌七。餘一百七十五步一尺二寸。

秋分八月中。夜傳牌四十四五分。一更傳牌八。餘一里二百八十六步一尺二寸。

霜降九月中。夜傳牌四十九五分。一更傳牌八。餘一里一百八十步五尺六寸。

小雪十月中。夜傳牌五十三三分。一更傳牌一十。餘一七十步四尺八分。

里一百一十五步一尺二寸。

冬至十一月中。夜傳牌五十五。一更傳牌一十一。

大寒十二月中。夜傳牌五十三三分。一更傳牌一十。餘

一里一百二十五步一尺二寸。

又法曰行軍於外。日出日沒時。撾皷吹角爲嚴警。九皷

三百三十三槌爲一通。角一十二變爲一疊。皷亦止。

角音動。凡皷三通。角三疊。晝夜足矣。又近代馬上法

以數珠記時。先約一晝夜爲準。餘日倣之。與刻漏法

差。

防毒法

軍行近敵地。則大將先出號令。使軍士防毒。

凡敵人遺飲饌者。受之不得輒食。民間店賣酒肉脯鹽

豉豆之類。亦須審試。卽食之。

凡防毒有五。一謂新得敵地。勿飯。其井泉恐先置毒。二

謂流泉出於敵境。恐潛於上流入毒。三謂久水不流

四謂夏潦漲露。自溪塘而出。其色黑。及帶沐如沸。或

赤而味鹹。或濁而味澁。五謂土境舊有惡毒。七草毒

木。惡虫惡蛇。有如含沙水弩。有蜮之類。皆須審告之

以謹防慮。

尋水泉法

行軍下營。須先擇水泉。舊法軍行右虞候在前。無視水

草。道中遇水。則揭青旗以告衆。

凡軍至處乏水。則視沙磧中。有野馬黃牛路縱。尋其所至當有水。

凡野外鳥獸所集。或水鳥聚處並當有水。

凡地生葭葦菰蒲。並有蟻攘處。其下皆有伏泉也。一說駝駝能知水。若行渴以足跑沙。其下亦當有泉。

凡大軍冬月行。人各持水片。可以備渴。

凡水泉有峻山阻隔者。取大竹去節。雄雌相合。油灰黃蠟固縫。勿令氣泄。推行首插水中。五尺於竹。末燒松樺薪。或乾草。使火氣自竹內潛通水。所則水自中逆上。

凡踰越山阻以組擊竿頭。引掛高處。擬固能勝人便即令上。又增組次引人而又加失組。續更汲止。則束馬懸車。可以立辦。

養病法

凡軍行士卒有疾病者。陣傷者。每軍先定一官。專掌藥餌。馱舉及扶養之。人若非賊境。即所在寄留責醫爲治。并給傔人扶養。若在賊境。即作馱(或作驢)馬舉及給傔將之。隨軍而行。每月本隊將校。親巡醫藥。專知官以所疾申大將。間往臨視。疾愈。則主者傔人並厚賞。恐不用心。故賞之。如棄擲病人。并養飼失所主者。皆量事決罰。氣未絕而埋瘞者斬。庸將效。不恤士。即被棄擲生埋。以此求士死。乃不可得也。其有死者。簞醪

祭酹墓深四尺。將校親哭之。朽立標記。以防後耴。若非賊庭遞歸本貫。每人給錢帛充送終之用。所由不舉者罪之。

征馬法

兵法曰。凡戎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飢飽。冬則溫廐。夏則凉廡。尅剔毛鬣。謹烙四蹄。戢其耳目。毋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鞍轡勒御。必令全好。乏絕輒補。

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飢。必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切無極馬。常令有餘備。敵之覆我也。

凡軍行。每營先差一官。專知牧放。不得連繫。諸營各作一異旗放馬。一記旗放驢。並於所管地界放牧。如營側草惡。即計會虞候。別擇放地。不得交雜。如卒有警。急追喚。見旗則知驢馬處所。

凡牧畜馬居中央。放驢在四面援馬。牧人並於驢羣四面環遶。若賊偷盜驢羣在外。驅趂稍難。

凡馬逐營各爲印記。以防闌失理認。如死。即申所部官驗印。是本營畜產。即今皮剝。女印不同。即是盜殺他營畜產。論如軍律。

凡諸營遺失驢馬衣服馱運。並於捍後虞候處理認擅取及僧人不送。幷剪破印記毛尾者。論如軍律。

凡軍馬正給馬外。每軍更量分數增給備馬。諸營除六駄外。每火別置驢一頭準備。疾病添補。如當隊不足。均抽比隊比營。（並音毗）其雜畜非警急。兵士不得輒騎。凡軍中畜產。非理致死。並償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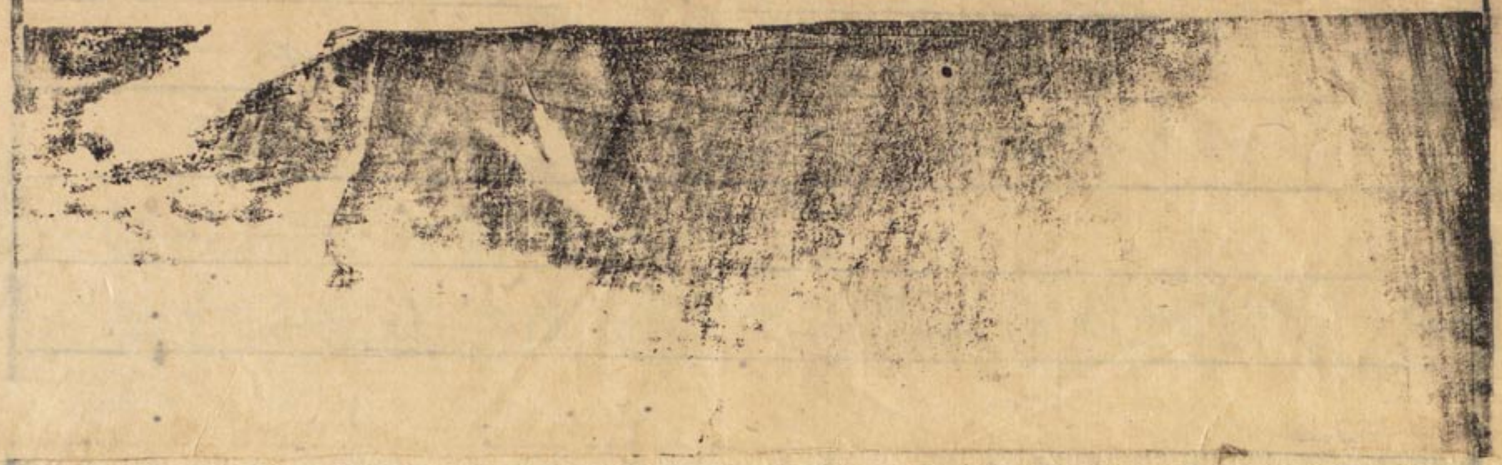
凡非時不得乘官馬遊獵。及回換軍司六畜。若借人乘用。並論如軍律。因檢校而行者。不坐。

凡應乘官馬。非警急不得輒奔走。致馬汗。及打磨傷破。並論如軍律。（已上量輕重科罪平居則輕臨陣則重）

凡官健有私驢馬隨行。即官給芻秣。勿均戴衣服。

凡軍牛行十里一歇。仍制口臭。三十里一飲飼。

凡征馬之職。有副使（佐主將）有總管。有押官。有子將。（並擇善收養者）克有羣頭。（善擇騎馬教習及知醫藥者）克其數以馬爲準。



武經總要

七之九

武經總要前集卷之七

孫章新齋李鼎長卿訂
金陵對溪唐富春校梓

宋澤藏書

陣法總說
大宋平戎萬全陣法 并圖
大宋八陣法 輜重圖附
大宋當陣制 凡七法

○陣法總說

昔稱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此言伐謀制變先聲後實軍志素定奪敵人之心。不待旗壘之相摩兵矢之相接而勝負之勢決於前矣其次則立部曲度權謀

先偏後伍彌縫其闕用以乘機而佐勝。由中古以來未知或改大要在士卒訓練兵械堅良號令以申之。賞罰以督之因山川形勢之宜講步騎離合之要。不嚴不臨按陣而居常以我逸待彼勞。常以我治待彼亂常以我飽待彼飢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不動如山難知如陰震動如雷侵掠如火此制勝之道也法曰。以正合。以奇勝。然則正者行陣也奇者。無方以用變也奇不得正雖銳而無恃正不得奇。雖整而無功。故必交相用而後能百戰百勝矣故曰。治衆如治寡。非分數不能鬬衆。如鬬寡非形名不輯三軍之衆可使受敵而無敗。非奇正不成故有

天陣地陣人陣。以象三才。直陣銳陣。曲陣方陣。圓陣以法五行其體易明。其習易成。從昔之成法。當今之可用且古者以言不相聞故爲旌旗金鼓旌旗所以一人之耳目。耳目既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勇怯並用。出生入死。誰與我敵哉若夫鳴一鼓舉黑旗則爲曲陣。鳴二鼓舉白旗則爲銳陣鳴三鼓舉青旗則爲直陣。鳴四鼓舉白旗則爲方陣。鳴五鼓舉黃旗則爲圓陣。此應敵之略也凡卒一人居地廣縱各二步十人。爲列十列爲隊。隊間容陣。隊間容隊。曲間容曲。此行列之法也前禦其前後禦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

右。行必魚貫。立必鴈行。長以參短。短以參長。回軍轉
陣。以後爲前。以前爲後。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八
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俱救。此教習之詳也。然
則陳兵誓衆者。胡可忽而不務邪。議者或曰。武夫介
士。出於閭井。非有明達之姿。彊敏之性。而令心存進
退耳。聽金鼓手知擊刺。足趨坐作。隨旗變陣。焱馳電
發。俄頃之際。事自繁效。則心迷意倦。勞而無暇。安能
乘便奮銳。獵敵爭勝哉。若但使聞鼓知進。聞金知退。
辨旌旗之指麾。習器械之便。則相明三四。不必遍知
亦足勒兵。示法殺敵。致果茲誠。一端之論。不爲無旨
然。特施於志戰之久市人之合。或庶幾焉。若乃提挈

十萬深入賊境。大軍在前堅城未下。欲戰則勝負未
決。欲攻則利害難知。自非整飭車徒。部分營壘。或先
據地之要害。或先扼敵之襟喉。蛇蟠月偃。中權後切。
後澤乘高。趨下。頓兵擁衆。呼吸唉命。若不素練施設
敢問何以處之。然後知議者之言。粗而不精也。或曰。
唐人李筌言號能言兵者。其說曰。兵猶水也。水因地
以制行。兵因敵以制勝。能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
神。則戰陣無圖明矣。而庸將自以教習之法。爲戰敵
之陣。不亦謬乎。是大不然。筌之八合離則雜而無章
四奇四正則定而不變。自膠其柱而謂瑟無五音。其

愚而妄決矣。昔諸葛亮推行八陣。得其新意。以巴蜀弱卒數萬。東屯渭水。天下震動。司馬宣王。以十萬之衆抗之。堅壁不敢出。會亮死。僅能取勝。馬隆以步卒三千。案八陣圖轉戰千里。破者機能數萬騎之衆。以復涼州。今謂二人爲庸將可乎。謂不爲戰陣之陣可乎。此筌之不足爲準也。今取古今陣法。繪出其圖。以存梗概。俾將帥度宜而行之。若能沿古以便今。聞一而悟十。觸類以長此。又寄之明哲要之與孫吳暗合爲極致耳。歷代陣法。沿襲各殊。蓋施予古者或泥於今。恭惟

藝祖皇帝。以武德綏靖天下。於古兵法靡不該通。雍熙中。契丹數盜邊境。

太宗皇帝。乃自制平戎萬全陣圖。以授大將。俾從事焉。今存其詳。用冠篇首。以示

聖制云。

○本朝平戎萬全陣法

前行每隊五十人○前後並三十人○前後並五隊爲一點○每隊計一千四百四十地分方五里每地分車一兵二十二並十地分爲一點



本朝平戎萬全陣圖

每隊計一千四百四十地分方五里每地分車一兵二十二並十地分爲一點

前行每隊五十人後行每隊三十人並五隊爲點

前行每隊五十人後行每隊二十人

隊　每隊一點

右翼

隊　點

隊

東

門

門

門

門

門

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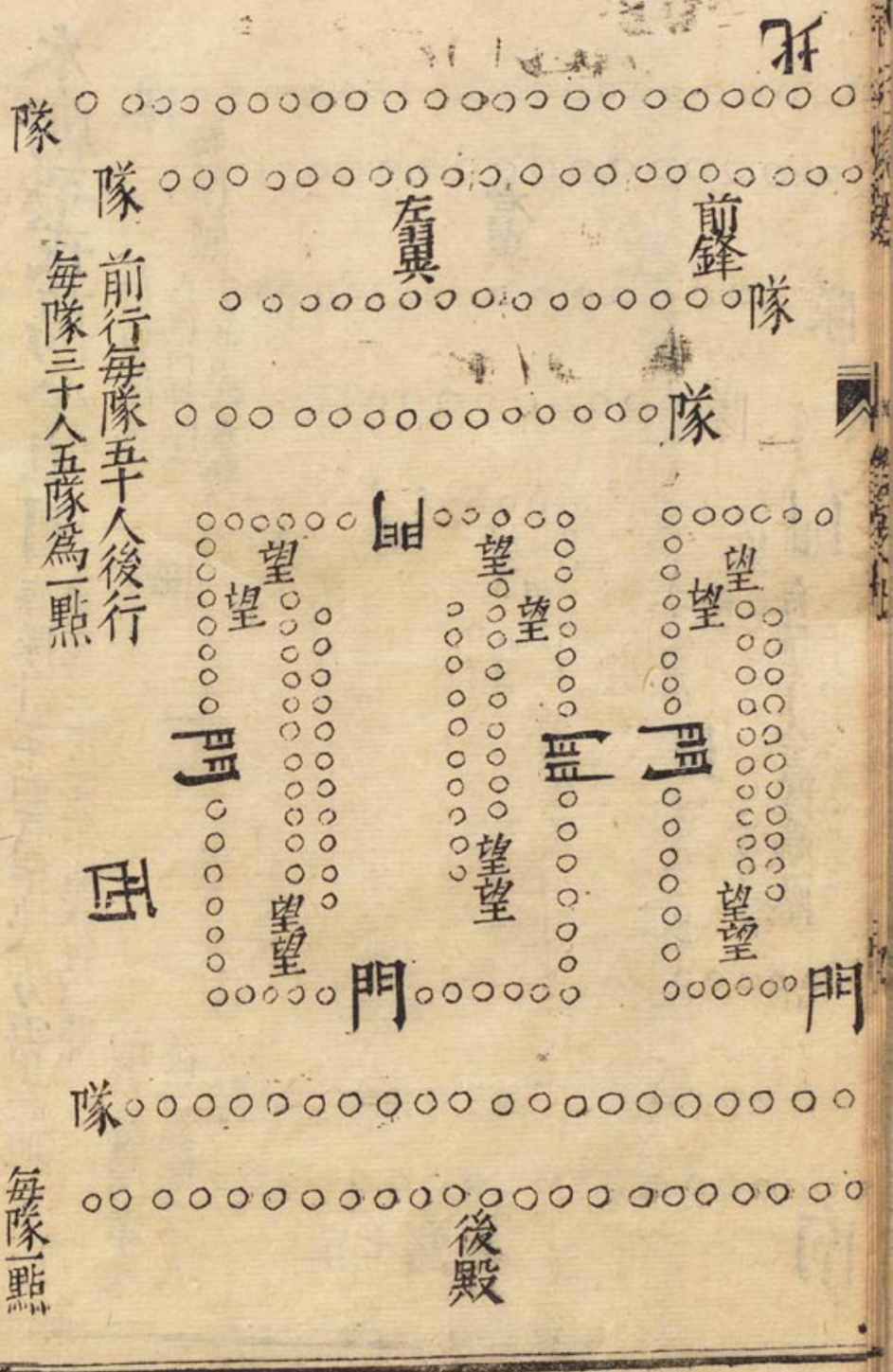
隊

望望

每隊五十人五隊爲一點

每隊三十人五隊爲一點

南


前鋒隊
左翼
隊
隊
隊
隊
隊
隊
望
望
望

千七百六十槍五千七百六十劍五千七百六十床
子弩二千八百八十步弩五千七百六十棹刀二千
八百八十小牌八六六百四十步劒四千三百二十
團牌四千三百二十望樓八座每座望子十人計八
十人凡陣之四面列戰車榜牌及諸兵器皆持蒲外
響車中貯糗粮軍中所用之物又每牌面門一門爲
臨時啟閉之節東西稍陣各用騎兵萬人解鐙分爲
兩行前行配五十騎爲一隊計百二十五隊每隊幷
隊眼占地五十步計六千二百五十步計一十七里
一百三十步後行配三十騎爲一隊計百二十五隊
每隊幷隊眼占地五十步東西占地十七里九十步

三路採馬計三十隊每路各浮圖子排列計百六十
五騎○輕騎七千五百人騎槍七千五百條　牌七
十五百面劍三千七百五十口東西陣各劍千八百
七十五口骨朶三千七百五十條東西稍陣各骨朶
千八百七十五條前後陣各用騎兵五千解鐙分爲
兩行前行配五十人騎爲一隊計六十二隊每隊幷
隊眼占地六十五步計四千三十步計一十一里七
十步後行配三十人騎爲一隊計六十二隊餘十八
人每隊并隊眼占地六十五隊計四千九十五步計
十一里三十五步五路採馬計五十隊○後陣減兩
路牌每路各浮圖子排計二百七十五騎○輕騎三

千八百人騎槍三千八百條團閂三千八百面劍三千九百口前後陣名劍九百五十口骨朶一千九百條前後陣各骨朶九百五十條

三陣圖凡用兵七十四萬九百三十人。○十一刀三百八十人步內二百四十人充望子三萬六百五十人騎內大百五十人充採馬數內騎軍及無地分兵士共四萬五千六百五十人三萬六百五十人騎一萬五十人步也伏詳

聖制特以河朔之壤遠近如砥胡虜恃馬常爲奔衝故因洞嘗餘法增廣其制所以牲馳突之銳明堅重之威循名摘實知神謀之有在矣

本朝八陣法

法曰八陣者蓋本裴緒新令方圓牝牡衝方罘罝車輪鴈行之名也今約李靖陣法用一萬四千人爲之馬步軍益以五十人爲一隊計二百八十隊步軍二百隊馬軍八十隊分爲中軍左右虞候左右前後七軍凡布陣一卒占地二步一馬縱橫二步陣中每十人爲列皆面面相向背背相承陣間容陣隊間容隊大抵前禦其前後禦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陣有八門所謂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俱至者也其駐隊者即今之陣脚兵也戰鋒隊戰隊跳盪奇兵者即今之陣內戰兵及無地分兵也右虞候右軍

者。卽今之先鋒策先鋒將也。前軍後軍者。卽今之左助右助將也。左虞候左軍者卽今之殿後策殿後將也。但古今玄立其名。故學者感而難曉。每出戰則馬步迭用。更戰更息。循環無窮。戰鋒隊出。則爲銳陣狀如鼎足。左右戰隊各分爲兩列。如鴈行翼之故以正合以奇正者陣也。金鼓之嚴衛將帥之大防奇兵之機要奇因正則出。不意掩下備。欲圖西北先擊東南視彼虛實。衝其心腹。可以決勝矣。

牝陣圖

於卦坎
於音羽
爲玄武





右牝陣卽黃帝。五行之水陣。孫子之牝陣。吳起之曲陣。諸葛亮之龍騰劉豫之却月也。舉皂旗鳴鼓則爲之左右。俱高行軍溪谷。利爲牝。牝則前張兩翼。便於吞掩。使彼奔衝三面受敵。足以勝牝矣。牝之列也。前銳後重。象鈚之鋒。牝張兩翼。夾攻其鋒。經曰銳而鋒者。來擊之。故牝勝。牝猶復勝草

壯陣圖　於卦离　於音徵　爲朱雀


大大大左右戰
戰戰戰
隊隊隊隊隊
戰右左右虞候
鋒戰戰馬隊
左虞侯
隊隊隊馬隊
大大大左右戰
戰戰戰鋒
隊隊隊左右戰
大大大左右戰
戰戰戰鋒
隊隊隊左右戰
大大大左右戰
戰戰戰鋒
隊隊隊左右戰
大大大左右戰
戰戰戰鋒
隊隊隊左右戰
中軍
馬隊
奇兵隊
左右戰
奇隊
戰戰鋒
右軍
馬隊
中軍
馬隊
奇兵隊
左右戰
奇隊
戰戰鋒
右軍
馬隊
中軍
馬隊
奇兵隊
左右戰
奇隊
戰戰鋒
右軍
馬隊
中軍
馬隊
奇兵隊
左右戰
奇隊
戰戰鋒
右軍
馬隊
右軍
馬隊
奇兵隊
左右戰
奇隊
戰戰鋒
右軍
馬隊
右軍
馬隊
奇兵隊
左右戰
奇隊
戰戰鋒
右軍
馬隊
前軍
馬隊
隊隊隊
戰戰鋒
左右戰
隊隊隊
大大大
前軍
馬隊
隊隊隊
大大大
戰戰鋒
左右戰
隊隊隊
弓弩
馳隊
前軍
馬隊
隊隊隊
大大大
戰戰鋒
左右戰
隊隊隊
前軍
馬隊
隊隊隊
大大大
戰戰鋒
左右戰
隊隊隊
左虞侯
馬隊
左虞侯
馬隊
左虞侯
馬隊
左虞侯
馬隊
左虞侯
馬隊
左虞侯
馬隊
左虞侯
馬隊
左虞侯
馬隊
左軍
後軍
馬隊
太大大
後軍
馬隊
太大大
後軍
馬隊
太大大


左軍馬隊
後軍馬隊
左軍馬隊
右軍馬隊
左軍馬隊
左軍馬隊
左軍馬隊
中軍馬隊
中軍馬隊
中軍馬隊
中軍馬隊
前軍馬隊
前軍馬隊
前軍馬隊
大大大左右戰
大大大左右戰
大大大左右戰



衝方陣圖

於卦震　於音角　爲青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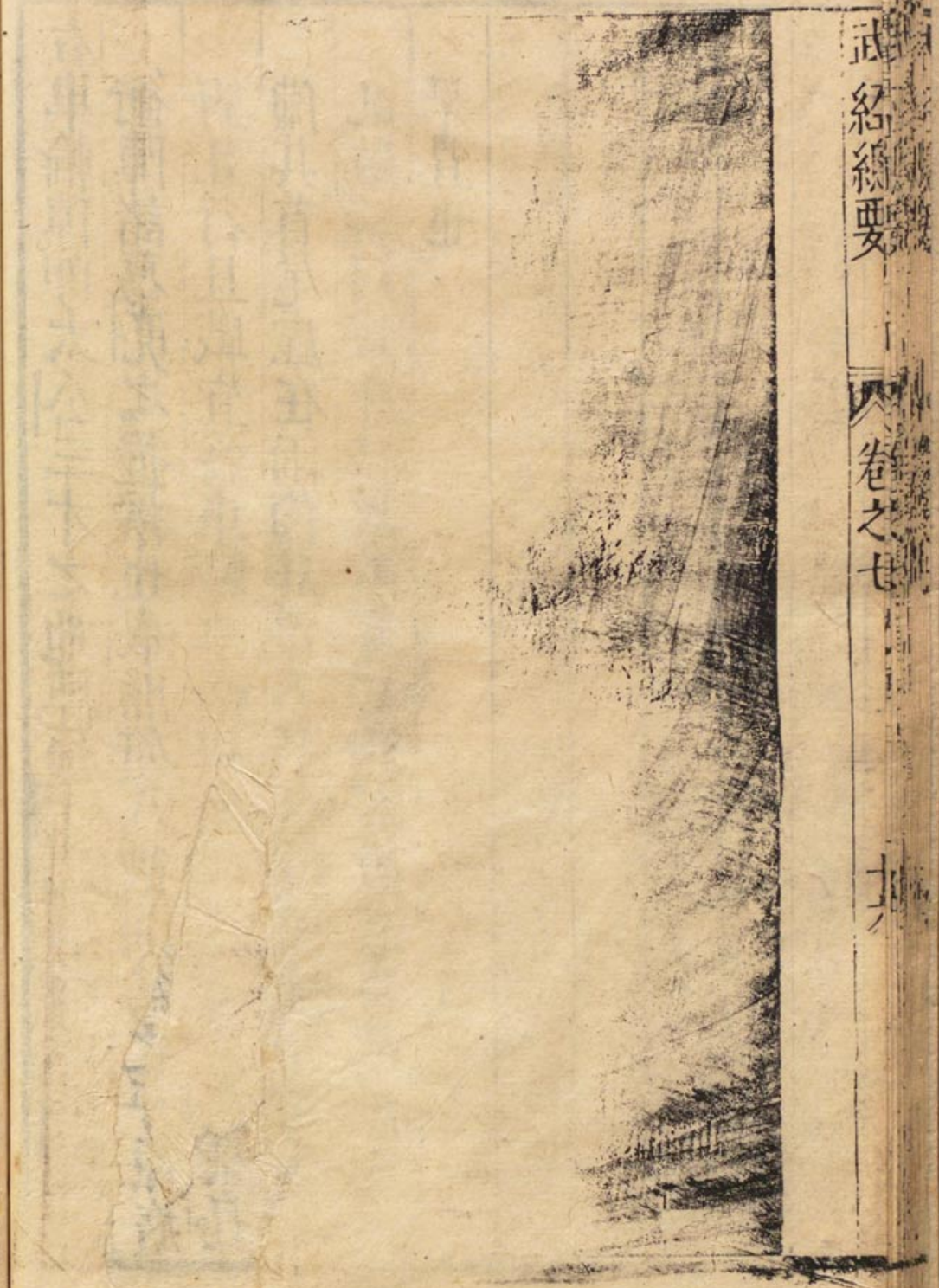


右衝方陣。即五行之木陣。孫子之衝方。吳起之直陣。諸葛亮之折衝也。舉青旗鳴鼓。則爲之前。高後下左右或險。則利爲衝方。可以勝。車輪兵得成行。善亂敵而畏險。阻衝方守險。以疲車輪。故衝方勝車輪。

車輪陣圖　於卦坤宮


左右戰馬跳盪
大大大戰戰鋒隊隊隊
左右戰戰鋒跳隊隊盪
大大大戰戰鋒隊隊隊
左右戰隊隊
戰戰戰隊隊隊
左虞候左虞候後軍
馬隊馬隊
後軍馬隊
左虞候
後軍
奇兵隊
左右戰戰鋒跳隊隊盪
大大大戰戰鋒隊隊隊
左右戰隊隊
戰戰戰隊隊隊
左虞候左虞候後軍
馬隊馬隊
後軍馬隊
左虞候
後軍
奇兵隊
大大大
隊隊隊
左右戰戰鋒
隊隊隊
右軍馬隊
大大大
隊隊隊
左右戰
奇兵隊
右軍
馬隊
右軍
馬隊
奇兵隊
右軍
馬隊
右軍
馬隊
奇兵隊
右軍
馬隊
右軍
馬隊
大大大
隊隊隊
左右戰戰鋒
隊隊隊
後軍馬隊
後軍馬隊
左右戰戰鋒
隊隊隊
中軍馬隊
中軍馬隊
左右戰戰鋒
隊隊隊
中軍馬隊
中軍馬隊
大大大
隊隊隊
左虞候左虞候後軍
馬隊馬隊
後軍馬隊
左虞候
後軍
奇兵隊
大大大
隊隊隊
左右戰戰鋒
隊隊隊
右軍馬隊
右軍


左軍
左軍中軍
左軍中軍
左軍中軍
大大大
隊隊隊
馬隊馬隊馬隊
大大大
左右戰
戰戰鋒
隊隊隊
馬隊馬隊
左軍左軍
左右戰
馬隊馬隊
前軍
馬隊
前軍
馬隊
前軍
馬隊
前軍
馬隊
大大大
隊隊隊
左右戰
戰戰鋒
隊隊隊
前軍
馬隊
前軍
馬隊
前軍
馬隊
前軍
馬隊
大大大
隊隊隊
左右戰
戰戰鋒
隊隊隊
左軍
前軍
前軍
馬隊
前軍
馬隊
前軍
馬隊
前軍
馬隊
大大大
隊隊隊
左右戰
戰戰鋒
隊隊隊
奇兵隊
奇兵隊
右虞侯
馬隊
奇兵隊
右虞侯
馬隊
奇兵隊
右虞侯
馬隊
奇兵隊
右虞侯
馬隊
大大大
隊隊隊
左右戰
戰戰鋒
隊隊



右戰隊　戰鋒隊　左戰隊○四不罝陣　日飛翼陣於卦离宮

右戰隊　戰鋒隊　左戰隊

跳盪馬　弓弩駐隊

大大大左右戰後軍
戰戰鋒馬隊
隊隊隊隊隊隊馬隊
戰右左左虞侯後軍
鋒戰戰馬隊馬隊
隊隊隊左虞侯後軍
馬隊馬隊

弓弩駐隊　跳盪馬　跳盪馬　弓弩駐隊

大大大大左右戰大大大
戰戰鋒
隊隊隊隊隊隊隊隊隊
後軍馬隊大後軍馬隊左右戰
後軍馬隊後軍戰戰鋒
隊後軍馬隊隊隊隊

弓弩駐隊　跳盪馬

左右戰左右戰大大大
戰戰鋒戰戰鋒
隊隊隊隊隊隊隊隊隊
右軍馬隊右軍馬隊左右戰
右軍馬隊右軍馬隊戰戰鋒
隊隊隊

弓弩駐隊

大大大左虞侯後軍
隊隊隊馬隊馬隊
戰左右左虞侯左虞侯
馬隊馬隊馬隊
左虞侯左虞侯
馬隊馬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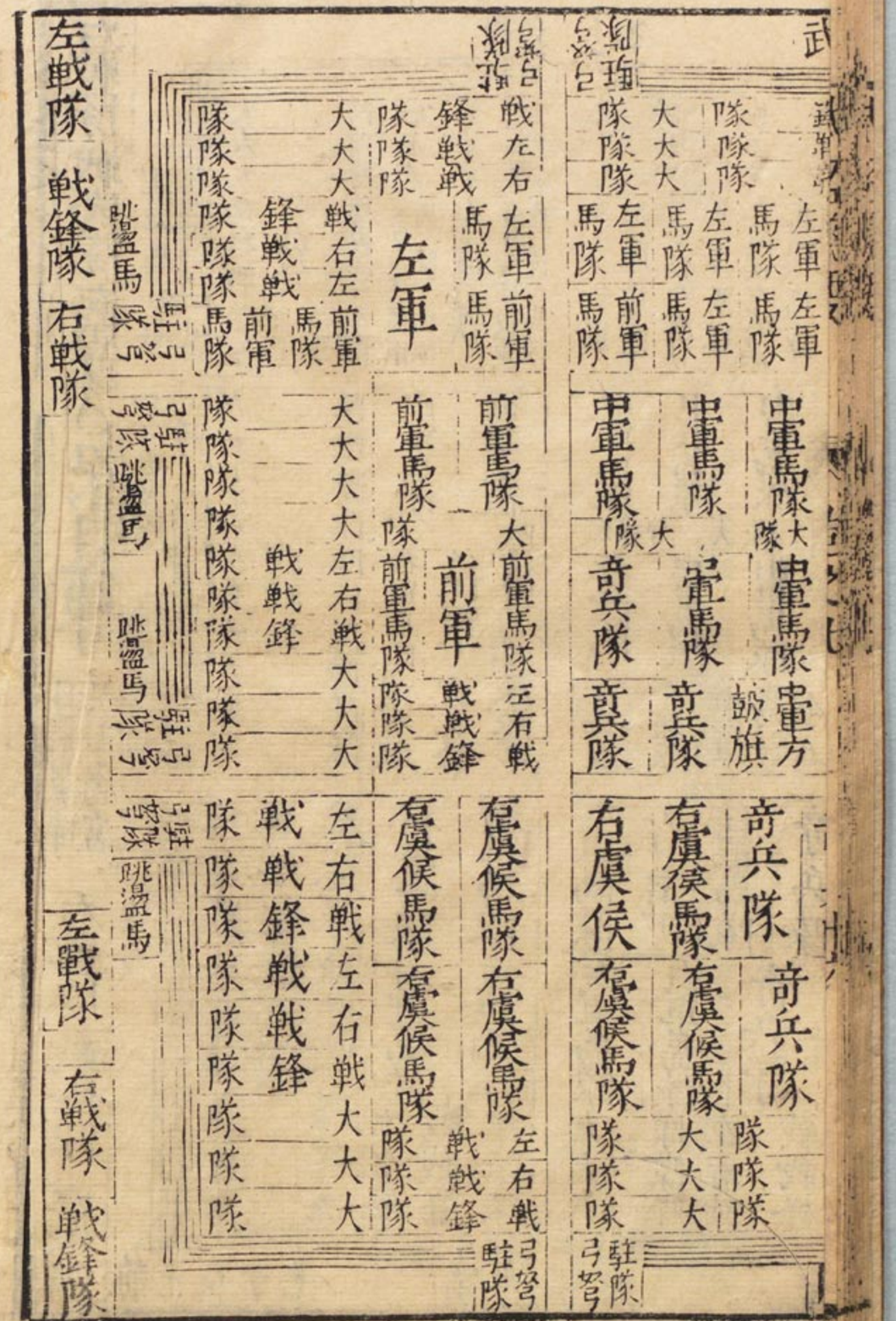
中軍馬隊大奇兵隊
中軍馬隊大中軍馬隊
中軍馬隊隊中軍馬隊
奇兵隊
奇兵隊
中軍
馬隊
金五

右軍馬隊
右軍
右軍馬隊
奇兵隊

右軍馬隊大大大
右軍馬隊隊隊隊
奇兵隊左右戰
戰戰鋒

弓弩駐隊

前七卷十七



右呆且陣卽太公三才之人陣孫子之呆且吳起之卦陣諸葛亮之虎翼左傳之魚麗也舉虎旗七皷則爲之川澤漫術草木扶疎遇敵決勝則爲呆且呆且前後橫中央縱張其四翼利於相救鴈行延斜惡其斷絕故可以勝鴈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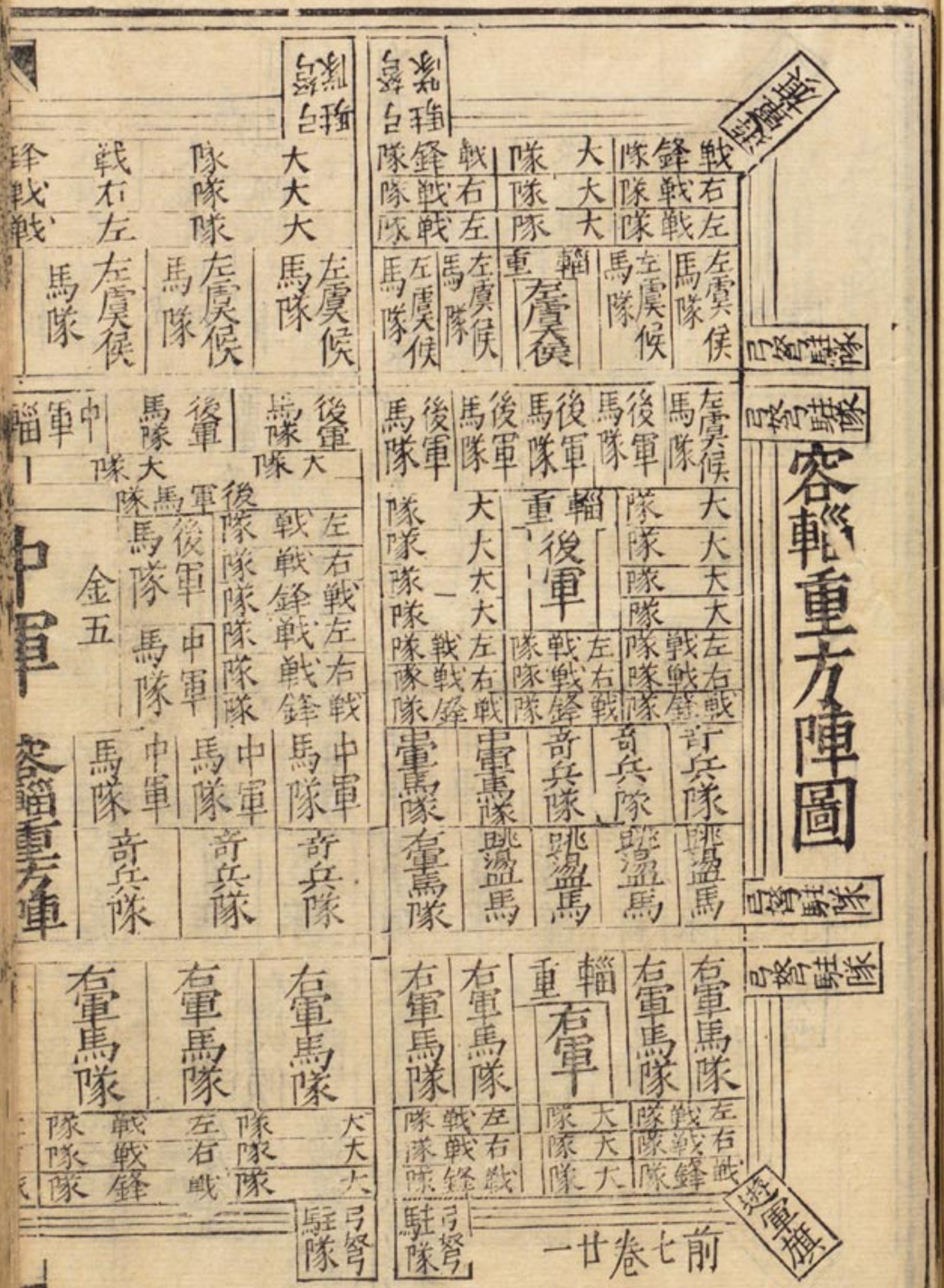
鴈行陣圖

前七卷十九



右鴈行陣。卽太公三才之天陣。孫子之鴈行。吳起之鵝鶴。諸葛亮之衝陣也。擧鵰旗九斿。則爲之背城南敵。易斷繞人。則利爲鴈行。可以勝方陣。鴈行前銳後張。延斜而行。便於左右。利於周旋。經曰。厚而正者堅。當選勇力脅其兩傍。故鴈行勝方陣也。

客軍重方陣圖


客軍重方陣
左虞侯馬隊
左右戰鋒隊
大大大隊
奇兵隊
跳盪馬
輜重後軍
後軍馬隊
大大大隊
左右戰鋒隊
輜重右軍
右軍馬隊
左右戰鋒隊
大大大隊
中軍
金五
後軍馬隊
大大大隊
左右戰鋒隊
中軍馬隊
奇兵隊
右軍馬隊
大大大隊
左右戰鋒隊
弓弩駐隊
前七卷廿一



右容輜重方陣

大朝常陣制

大陣　東西拐子馬陣

先鋒陣　策先鋒陣

前陣　無地分馬

拒後陣

大陣

大陣即中軍陣也。布陣之法。大約指畫分明進退有節。審地勢。設陣形。或排長陣。常山地陣也。或排方陣。令號四門斗底陣。以步軍。槍刀手在前。爲方陣即四面排布凡一指揮五百人則人十人槍手四一人陌刀

手雜以旁牌標鎗今廣搜步軍悉教槍牌當陣面聚布不拒馬或間以大車謂之陣脚兵案隨書舉鹿角設我陣爲方車步騎相參大抵皆古法也良弓勁弩居其後以雙弓床子弩參之行伍厚薄出於臨時務於堅整戎馬無以馳突一陣開四門騎兵居其中候出戰即開門放戰隊出出絕開之有駐隊有戰隊環相爲用不竭人馬之力也若馬軍在前先踊戰即候戰久抽歸步軍陣後若排方陣即抽歸陣中亦衣門而入馬部軍都部署若出師伐罪即立招討使名押大陣古之中軍也觀大將軍皷旗所在應敵用兵俱稟成筭有先鋒陣策先鋒陣隊拐子陣前陣拒後陣皆受節制先鋒陣策先鋒陣拐子陣拒後陣名有法制具戰于後今以鈐轄都監每一員領一將兵效者五千人少者三千人此陣中之陣也若俾將十員各領兵則五萬人陣也押大陣東稍西稍臨時措置今不具録本朝雍熙北景德年北而用兵選兵官鈐轄已上押大陣東稍及取使臣軍校之勇幹者分押戰隊大約皆千人此隊中之隊也掌一將兵馬分押戰隊自景祐年後夏固阻命邊將建議永爲軍旅之制凡一指揮以五百人準之皆軍校一員所轄仍分隸五都凡一將佐一部隊一營壘大小相轄上下相維元帥統之故居則

營壘辨行則陣隊成此其大較也營陣之法各有門類如偏師出征或行隘陝之地則隨形布陣不可限以常法。

東西拐子馬陣

東西拐子馬陣爲大陣之左右翼也。

大宋而北面行營拐子陣。金選精選精騎。夷狄用兵每弓騎暴集偏攻大陣一面揑禦不及則有奔突之患。因置拐子陣以爲救援其兵量大陣之數臨時抽揀

先鋒陣

春秋傳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所以辨等列順少長也說者云出則以少者在前先勇力也還則在後明尊卑也是知出師之時以少壯勇健之士在前則先鋒之義也入則以壯勇健者在後則後殿之義也當時列國諸侯戰陣軍旅已用此法楚人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謂前建茅旌以虞敵之有無又使權謀者居中勁悍者在後也詩曰伯也執殳爲王前驅軍鋒之冠乃前代才力之選漢有樊酈滕灌先登陷陣光武以馬異馬武爲衆軍前鋒曹魏以于禁張遼樂進徐晃迭爲軍鋒晉謝元鎮廣陵領應募驍銳爲前鋒後唐置蹈白橫衝二軍自古先鋒之選所以禦奔衝陷堅陣擊銳師須盡勇力也。

本朝行營常選精兵置先鋒陣將領三員或二員押之

慮捍禦不及。患在奔衝。又置策先鋒陣爲援兵。雍熙北伐置先鋒部署。以下將佐咸平中。契丹冠河北。鎮定高陽。開三路都部署總重兵十餘萬會合選騎兵二萬爲先鋒。又令五將各領三千精騎陣於先鋒之前。持角相應。景德初。所出陣圖。防捍北伏前鋒陣外。盛選銳兵。命驍將領之。別爲一隊。過其奔衝。陣前置五將各領精不及驍將別爲一隊並　本朝一時之制不須並置咸平中

真宗觀陣圖因曰。北戎寇邊。常遣精悍爲前鋒。若捍禦不及。即有侵軼之患。今盛選銳兵。驍將統領別爲一隊。過其奔衝。彼既挫銳而退。餘則望風不敢進矣。

策先鋒陣

置陣在先鋒陣後。驍將一員統之。先鋒抗敵。或兵勢不支。則策先鋒陣爲應援制其奔突。

前陳

大宋用兵排陣之法。中軍大陣之前。別擇銳士。散爲奇兵。謂之前陣。按風後握奇圖曰。凡兵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軍五人爲一隊。總二百五十隊。有中疊有外疊有陣兵有奇兵。陣兵一百七十五隊。奇兵七十五隊。陣兵九千人。奇兵三千五百人

孫武曰。三軍之衆可使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謂當敵以正陣決勝。以奇兵前後左右俱能相應。則常

勝而無敗。凡戰以正合以奇勝當敵爲正外擊爲奇則用奇之策。揣摩敵形。指向分衆兵非貴多也。乘機取勝而已。咸平景德歲。契丹南牧三路。重兵會合。中軍陣步騎常滿十萬人。前陣騎士滿三萬人約掘奇圖奇兵之數。

無地分馬

無地分馬輕銳之兵也。凡一指揮各成戰隊。分遣指使使臣或軍頭一員。押之處大將營陣。左右前後備緩急。驅使其戰隊多少。臨時分置無定數。

拒後陣

拒後陣殿後兵也。凡出征伐。並爲拒後軍。陣之制糧道居後若疆寇對壘欲圖奇變。引重兵踊戰潛選精銳由間道。掩襲我委。於僞反積子賜反輜重則先殿後捍之。宋朝與北狄戰拒馬河戰君子館戰望都王師不利因爲粮道斷絕

大宋咸平中

上出北面。地圖曰。北虜好遣精兵。出大陣後斷我糧道因別選良將。領二萬人。兵殿其後。倚之捍寇緩急用之。無腹背受敵之患。

武經總要前集卷之七終

武經總要前集卷之八

豫章新齋李鼎長卿訂

金陵對溪唐富春校梓

古陣法敘

古陣法圖籍皆六舊記所傳風後惟奇圖云初受之於玄女佐黃帝破蚩尤于涿鹿其文本三百六十字鎮名而已其後太公又增鎮之漢武帝令丞相公孫弘敷演其義授霍光常習八陣于長樂館而輔少主以令天下史稱諸葛亮推演八陣圖得其新意今夔州之南北岸沙中纍石爲八陣形勢凡八行行相去二丈恒溫伐蜀路繇之僚佐觀之無能知者視之曰此

常山蛇勢也晉馬隆征西羌依八陣法且戰且行誅斬萬計遂復涼州以此論之公孫弘既已討論諸葛亮又能推演桓溫知其率然其後馬隆依以破敵則八陣之用無廢矣唐李筌所載八陣圖配四正四奇之位于八卦其形天圓地方風銳其首雲佐右向而垂飛龍盤屈虎張兩翼鳥翔爲突擊之勢定而不變及觀握奇經義則筌畫出臆度殊乖本文至曰天地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天地後軸爲飛龍雲爲鳥翔明四爲正四爲奇奇之名寓之於正陣則有天地風雲之目變之則爲龍虎蛇鳥之名所謂奇亦爲正正亦爲奇出則就敵歸則復列正合此義也其圖已亾今載其至以俟識者宗陣法之始也復有握奇續圖記金革旗麾進退趨闢之法又載公孫弘范蠡樂毅之說錯綜于其中今附其末舊說漢儀立秋日斬牡祀白帝大司馬隸孫吳六十四陣其圖亦亾其說不明難以穿宣今所不取唐李靖所作兵法有分軍定隊之數而無立陣之形已載於敘戰篇大宋慶曆中上出臨機指勝圖賜近臣中有陣制曰李靖法及裴緒來諸家之義爲九陣變動之勢其說頗詳今並列於後

八陣法

握奇圖

金鼓旌旗數　李靖陣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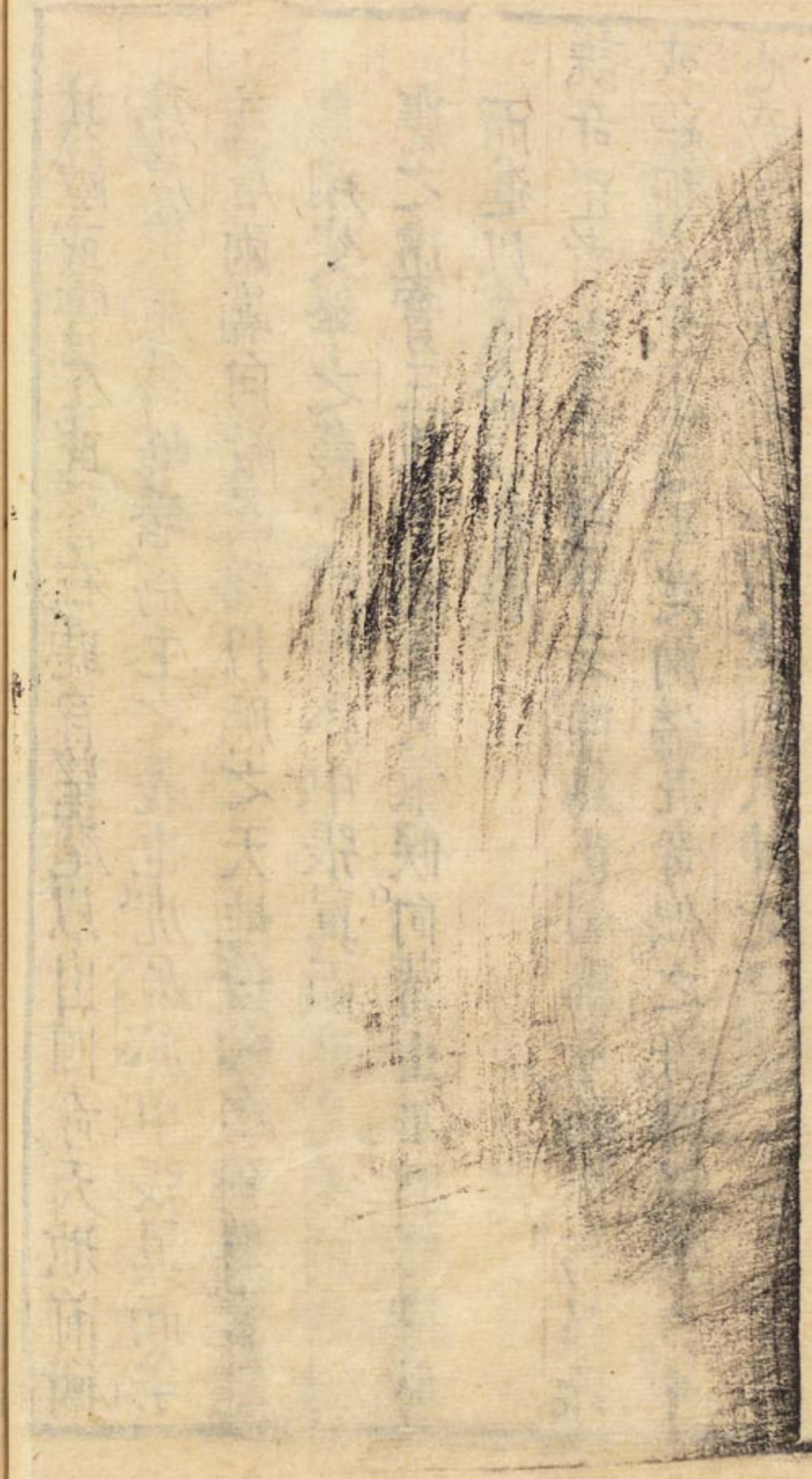
裴子法　常山蛇陣

八陣圖

八陣法　天陣○地陣○風陣○雲陣○虎翼陣○蛇盤陣○飛龍陣○鳥翔陣

握奇丕曰。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後人解云天地風雲爲四正龍虎鳥蛇爲四奇　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天有衡。地有軸。前後爲風。風輔於天。雲輔於地。衡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衡各三隊。風居四維。故以圖軸。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軸。各三隊居。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有八陣。陣訖。遊軍從右躡其敵。或警左。或警右。聽音望麾。以出四奇。天地前衡爲虎翼。風爲蛇蟠。爲主之義也。虎居於中。張翼而爭。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後軸爲飛龍。雲龍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於中。張翼而進。鳥掖兩端。而應之虛實。三軍皆逐天文氣候。向背山川利害。隨時而進。以正合以奇勝。

說奇正者多戾而握奇云。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或總稱者。先出遊軍。定兩端。北奇偶之奇。陣數有九。中心奇。零者大將握之。以應副八陣之急處。



黃帝所傳風握後奇陣圖





右握奇。經雖存。其圖不傳久矣。今採其說。列而爲圖。恐未必與古合。更俟識者參訂之。

握奇續圖

金鼓旌麾數

角音二

初警衆

末收衆

革音五

一持名　二結陣　三闢

四超　五急闘

金音五

一緩　二止　三退

四肖　五急背

麾色五

一黑　二黃　三白

四赤　五青

旗法八

一天黑　二地黃　三風赤

四雲青

五天前上黑下赤　六天後上黑下白

七地前上黃下青　八地黑上黃下赤

二華二金爲天。三華三金爲地。二華三金爲風。三華四金爲雲。四華三金爲龍。三華四金爲虎。四華五金爲鳥。五華四金爲蛇。（此八陣各用金鼓之制也）其金華之闕。加一角音者。在天爲兼風。在地爲兼雲。在龍爲兼鳥。在虎爲兼蛇。加二角音者。全師進東。加三角音者。全師進西。加四角音者。全師進南。加五角音者。全師進北。靴音不止者。師不整。金華既息。而角音不止者。師並旋天圓。布不動（前爲右後爲左）天地四望之屬是也。風象天居兩端。其次風其次雲。左右相向是也。公孫弘曰。地爲靜地。方布風雲。各在後衝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兩地爲北。是也。地爲動。爲從天陣。變爲地陣。或卽張形。布勢。破敵攻圍。不定。其形故爲動也。雲象龍。縱布兩天兩天次之。縱布四地四地次於天。後縱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天前衝居其左。雲居兩端。人勿傳韓信注釋者。與此微有差異。而有范蠡樂毅之說相

今亦錯綜於其中。公孫弘解續說之意謂之上語其於部隊或三或五或三十。或五十。陣圖如此變通由人。其八陣用方圓陣法。以寡禦陣法面面相向。背背相承。騎出其間出奇突擊馬隆以三千步卒敗羌萬騎用此術也

李靖陣法

古今以來。臨戎對敵每作四面陣。周囘受敵以爲必國儻若選鋒。而擊之。其陣必破。此非天殃將之失也。亦或作長陣。或作蛇陣。背以隊伍。步騎相接或被之破一處即敗。敗不全火將避潰師之罪移過於下。遂使驍勇小將。無罪受誅。今則成定制。各立陣。各部曲。分鬬。各明奇正若失一陣則斬一將形勢既就諸戰陣相應猶手臂相救。以此攻守。萬無一失然以中軍爲中黃陣。次有若前銜後衝。左突右擊。白雲青蛇。大赤大黑。推兇決勝。先鋒破敵。以上除中黃之外。餘十二陣。以應十二辰。

大黑子	大赤午	破敵丑
在突寅	青蛇卯	摧兇辰
前衝巳	先鋒未	右擊申
白雲酉	決勝戌	後衝亥

凡每八百人。爲一小方陣。陣周圍十二隊。五十人中間。二百人並騎射。長鎗短兵等。伏在陣中。隨便衝擊。其白雲青蛇大赤大黑。既礙掩尾趂退。每陣加騎。長鎗

一百人凡都討馬步軍共萬八百人成一大陣其中三千人是騎射長槍馬軍除中黃大黑大赤白雲青蛇之外餘八陣每陣抽騎射弓弩一百人共八百人克遊突軍挑戰亂兵引敵如兵少即於隊中減人兵攻即於隊中加數必要存其陣隊止即爲營動即爲陣逢賊告急皷聲一發陣即立成更不在勞煩指布此則應變之法出入如神攻取皆勝所向無敵其小陣皆有四頭每頭配勇將一人用戰皷一面中兵立一大旗號凡每面如有賊來攻擊即諸陣相救欲救南陣即南面皷動八百人一時順日向南轉戰東西北同此只轉步人騎兵不移每陣相去廣狹一百步狀如街陌設詐挑戰引之令入即背他陣突出弓弩騎射長槍左右夾擊前抄其胷後掩其尾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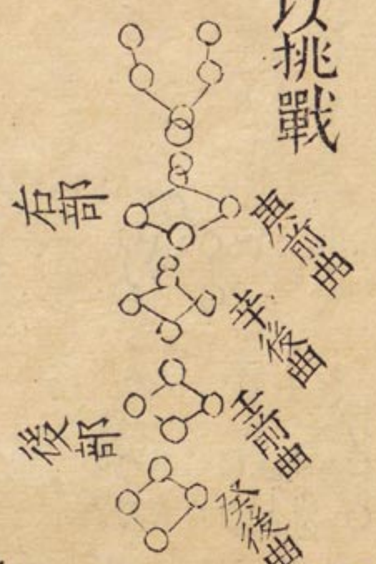
裴子法

五陣之法一皷舉黑旗則爲曲陣二皷舉朱旗則爲銳陣三皷舉青旗則爲直陣四皷舉白旗則爲方陣五皷舉黃旗則爲圓陣陣之疎密卒一人居地廣縱各二步十人爲一列一隊凡十列廣縱各二十步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曲間容曲前禦其前後禦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鴈行長以參短短以參長回軍轉陣以後爲先以前爲後進無奔逆退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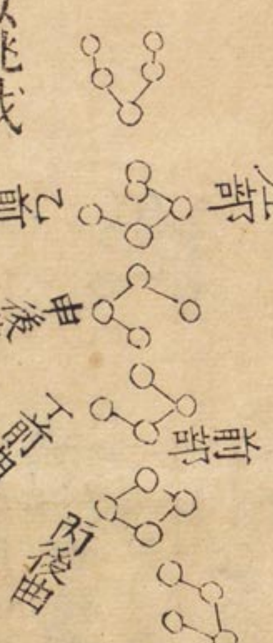
休走五陣乃理凡百人曰隊。○二隊曰官。
二官曰曲。
二曲曰部。



揚以挑戰



揚以挑戰



中部中軍將軍金鼓及左右牙官等所居以精騎爲殿



○常山蛇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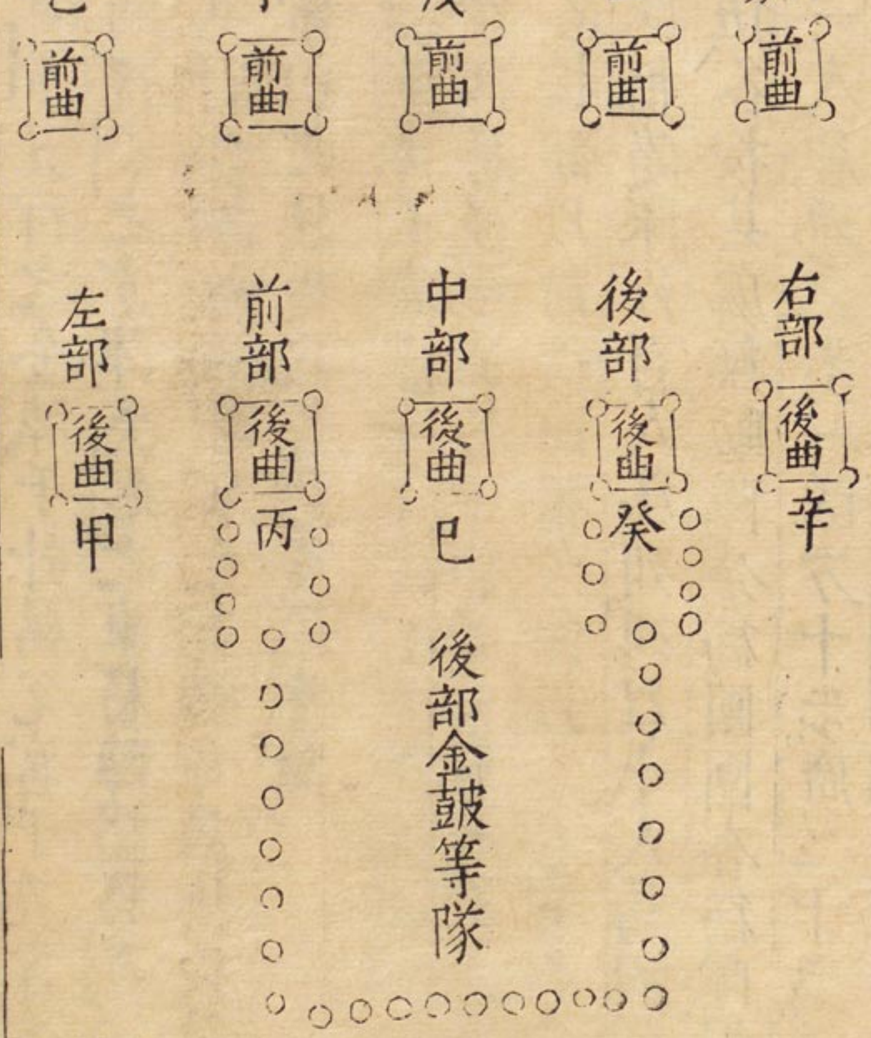
常山蛇陣又圖



右以常山陣步卒。五部凡四千人。其中前後左右等軍。量山川土地之形。按陣而居。可以逸待勞。以飽待飢。其揚奇備伏。皆馬騎分而爲八。凡二千人。逐便而居。以應權也。六鼓舉龍旗。則爲常山矣。按戰國策曰。常山蛇擊其尾。其首救。擊其尾。其尾救。擊其中。首尾皆救。此其義也。



方陣圖



方陣圖乃黃帝五行之金陣。于卦屬兌宮。于五音屬商。爲白獸則孫子之方陣。吳起之車箱陣。諸葛亮之同當陣。以其行伍洞徹而相當也。其揚奇備伏兵後八陣皆倣常山之法布之。恐煩多不重錄。

右爲方陣法曰。舉白旗。聞鼓音。左部居左。右部居右。前部居前。後部居後。中部居中。部皆並置校尉。左右中央司馬各按部。以前後曲相次。曲以左右官相當。官以前後隊相隨。隊以百人爲列。列以十人爲對。對以五人爲伍。各按其處無動。隊分爲團。團合爲隊。謂之分合。卒一人居地二步。一隊方十步。廣二十步。隊間容隊。曲廣十步。曲間容曲。部衷百八十步。部間容部。陣廣四百六十步。陣間容陣。凡設方者。所以弛張也。高平利方。方利變矣。

圓陣圖







乙 左部 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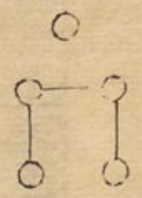


戊 右部 辛



前部中部衛騎金鼓居中

中部後曲







癸

後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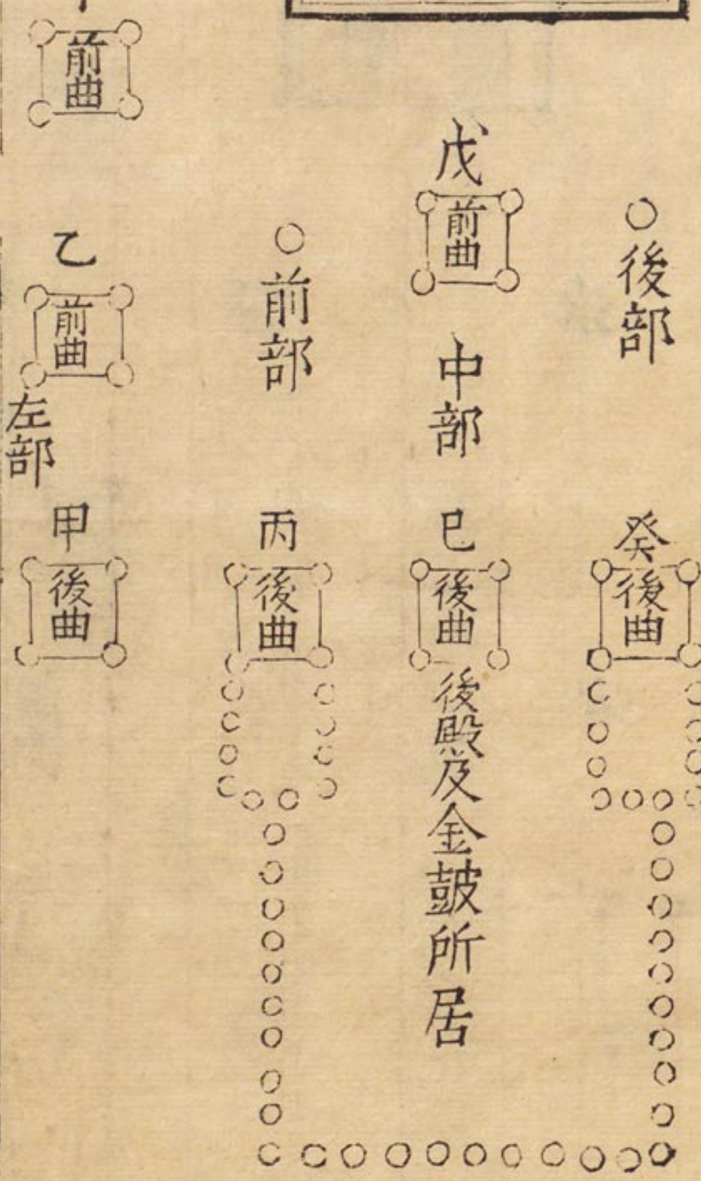


壬

圓陣圖者。黃帝五行之土陣。于卦屬艮宮于五音屬宮。爲勾陳。則孫子之圓陣。吳起之車軒陣。諸葛亮之中黃陣。以居其中位者。土也。

右以方陣爲圓陣法。曰舉黃旗聞二鼓奇。前部前曲。出其前。前部後曲。出與之金後部後曲。出其後。後部前曲出與之金左右部及中部各旋向左右衛騎隨之。校尉司馬部後居地如法四方高利圓圓利守。

牡陣圖



又牡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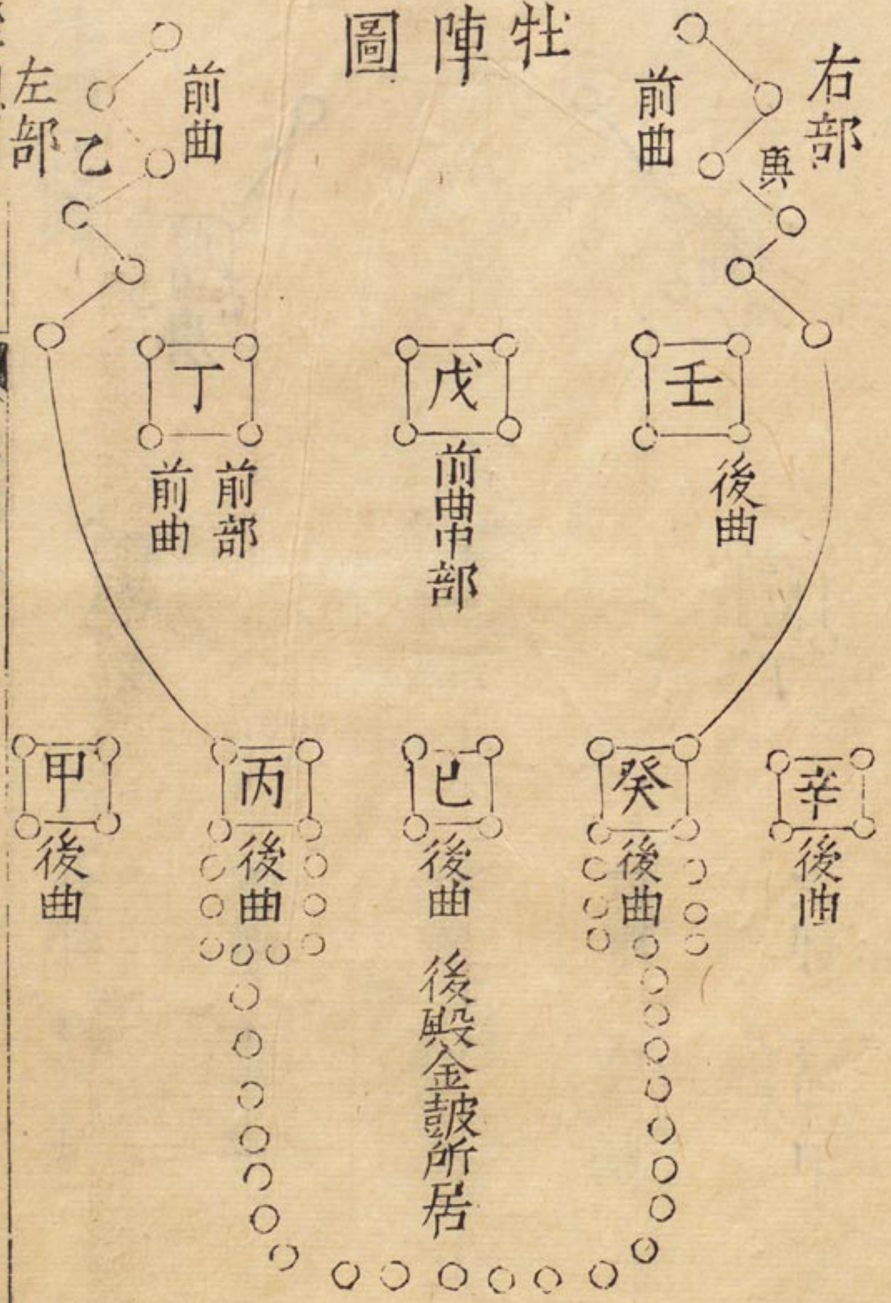


右牝陣圖昔黃帝五行之水陣于卦屬坎宮于五音屬羽爲玄武則孫子之牝陣吳起之曲陣諸葛亮之龍騰陣以其曲屈如龍騰也或名却月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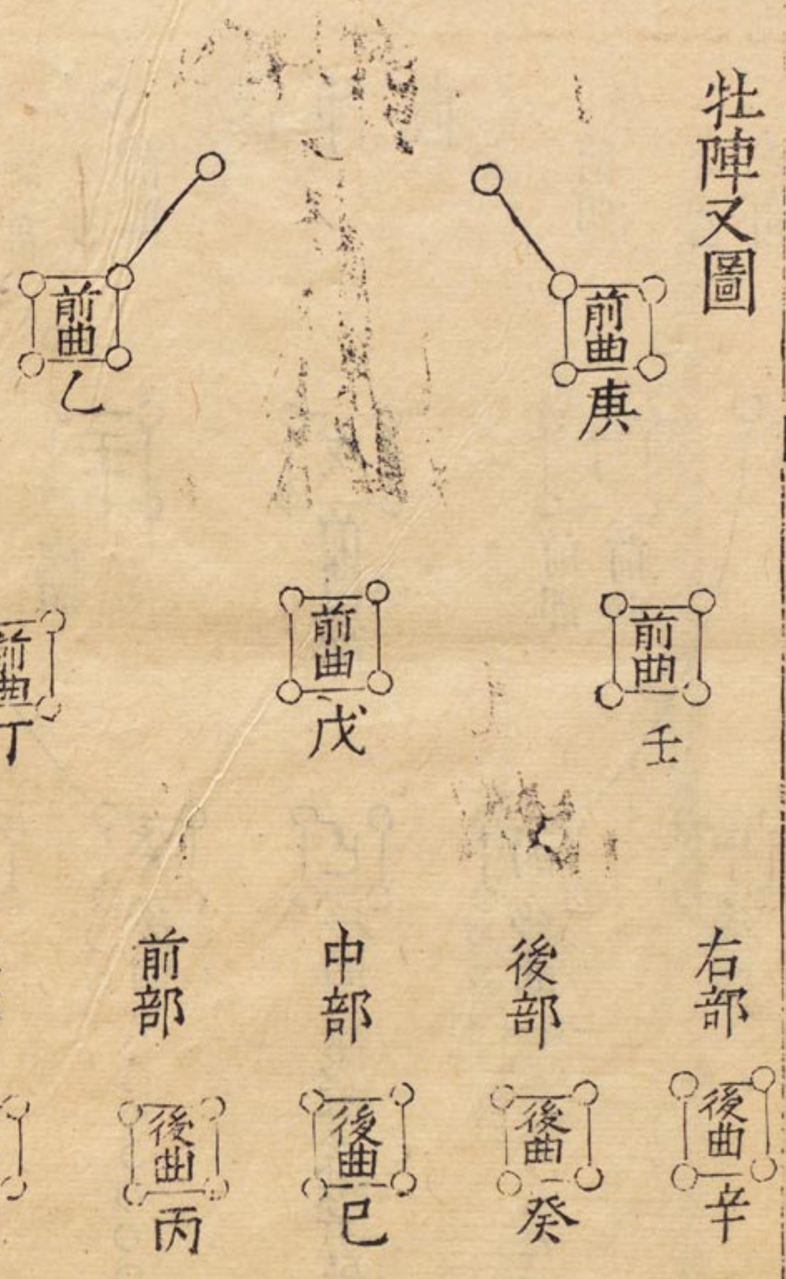
宋武帝多用此

右以方陣爲牝陣法曰舉黑旗聞三鼓音前部前曲出在左部前爲左翼後部前曲出在右部前爲右翼中部前曲左右騎隊分爲左右與後隊並校尉司馬部後居地如法左右高利牝牝利吞也

牡陣圖



牡陣又圖



右牡陣圖者。乃黃帝五行之火陣。於卦屬離。離宮於五音屬徵。爲朱雀。太公名鳥雲陣。則孫子之牡陣。吳起之銳陣。諸葛亮之鳥翔陣。以其輕銳。如鳥飛翔也。

右以方陣爲牡陣。法曰。舉朱旗。聞四鼓。音右部前曲出在後部。前左部前曲出在前部。前相去二十步。左右官各前進二十步。爲衛中步。前曲左右隊。前次之校尉司馬部。後居地。如法後高前下。利牡利潰。

衝方陣圖

辛 後曲

庚 前曲 右部

乙 前曲

甲 後曲 左部

壬 前曲後部

戊 前曲中部

丁 前曲前部

癸 後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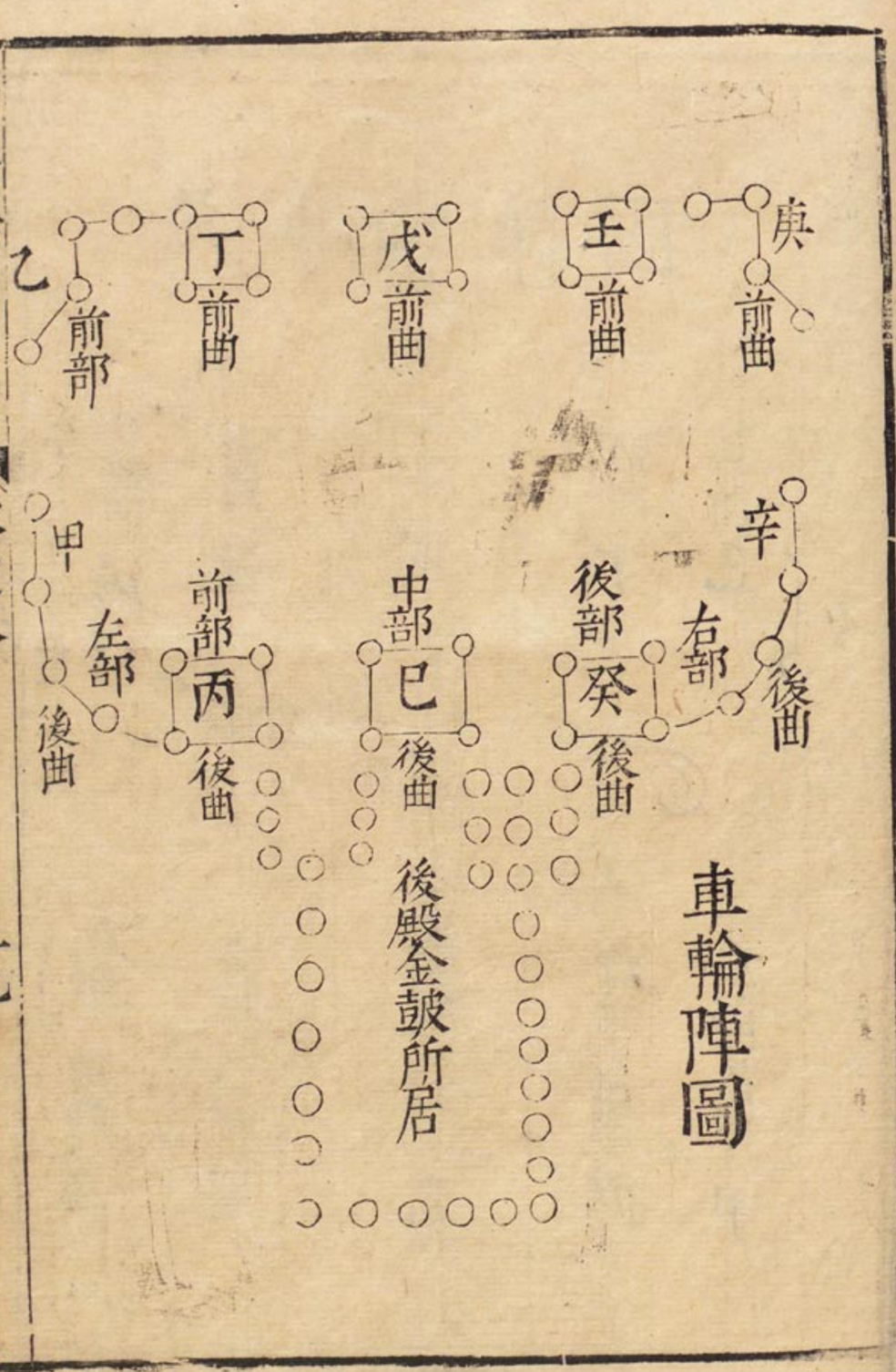
己 後曲

丙 後曲

後殿金鼓所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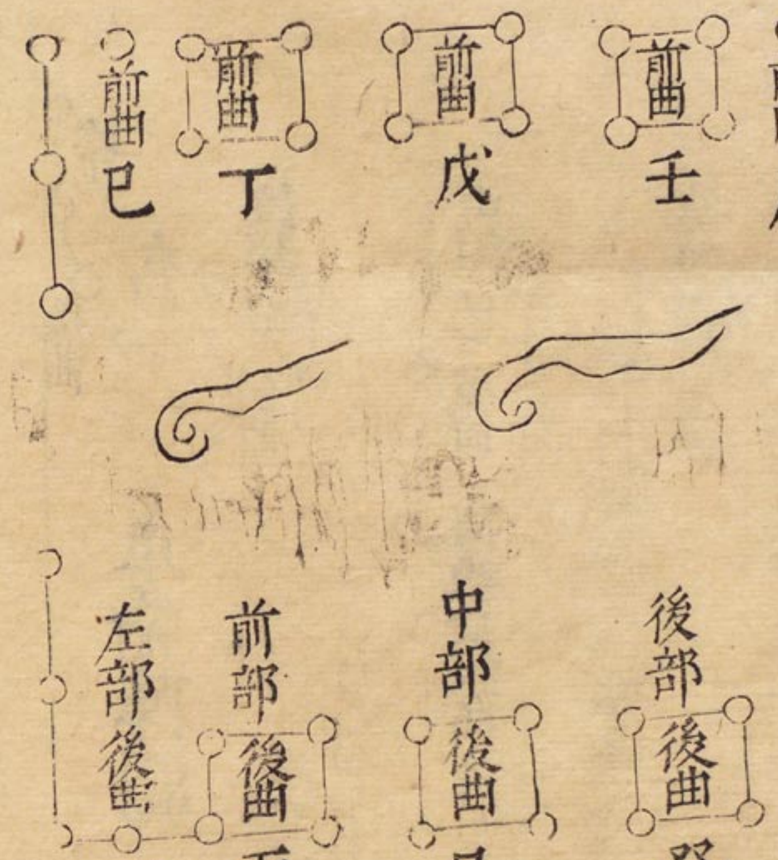
衝方陣者乃黃帝五行之木陣於卦屬震宮於五音屬角爲青龍則孫子之衝方陣矣起之直陣諸葛亮之折衝陣以其直前折衝於敵。

右以方陣爲衝方陣法曰舉青旗聞五鼓音左右二部出在前後中三部前竝列相從而居校尉司馬部後居地如法前高後下利衝方利爭險也。



車輪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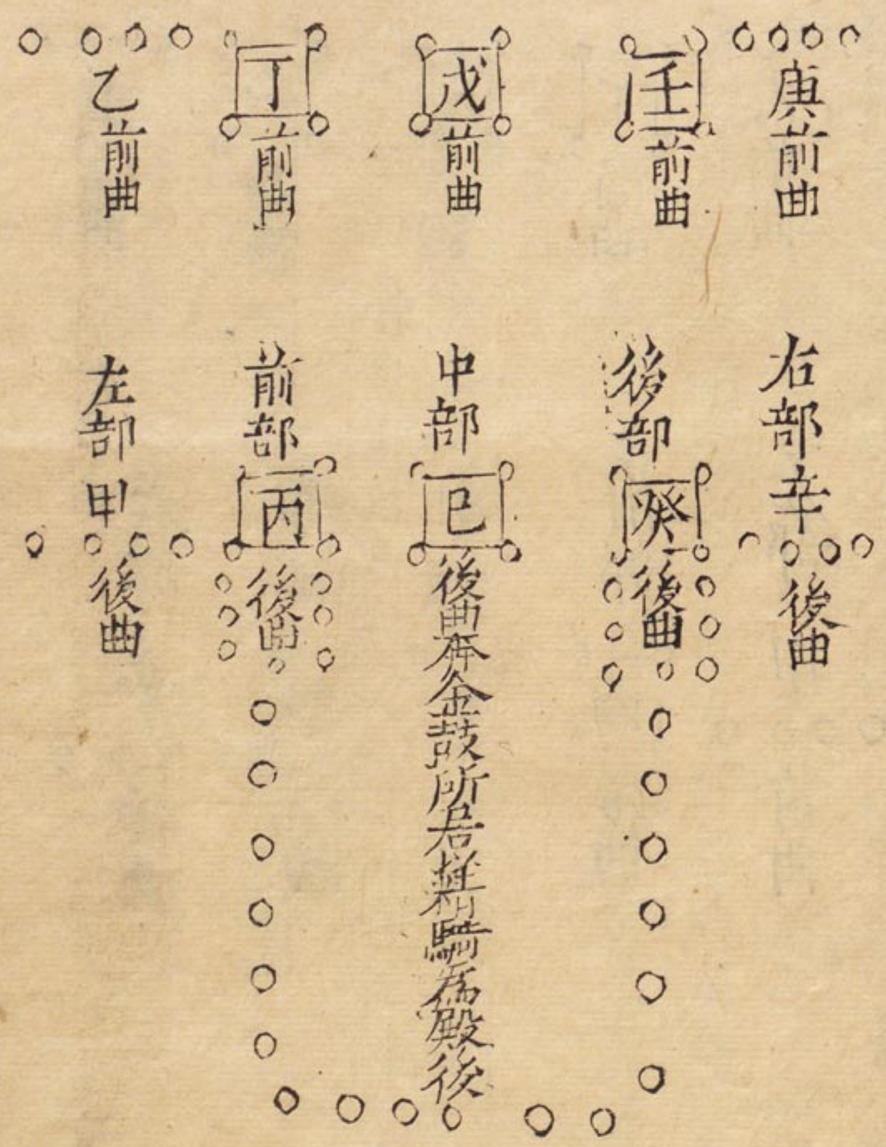
又車輪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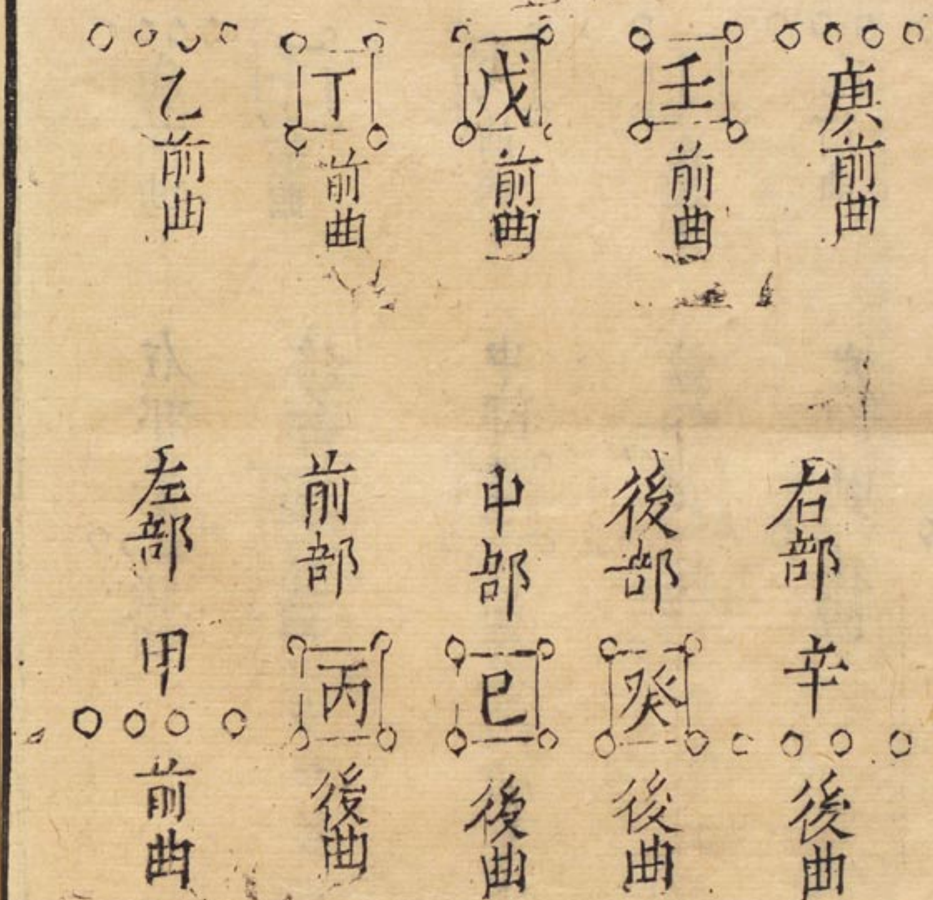
右軍輪陣圖。昔太公三才之地。陣於卦扈坤宮。則孫子之車輪陣吳起之衙陣諸葛亮之握機陣以其進止機巧爲名。

右又以方陣爲車輪陣法曰。舉能旗聞六鼓音。左部前曲。後隊左右官後曲前隊左右官。各左移出二十步。右部亦如之。相近如鼓翼狀校尉司馬部。後居地如法平易利車輪車輪利進矣。

罘罝陣圖


庚前曲
壬前曲
戊前曲
丁前曲
乙前曲
右部辛後曲
後部癸後曲
中部巳後曲奔金鼓所居鞋鞘騎為殿後
前部丙後曲
左部甲後曲

又罘罝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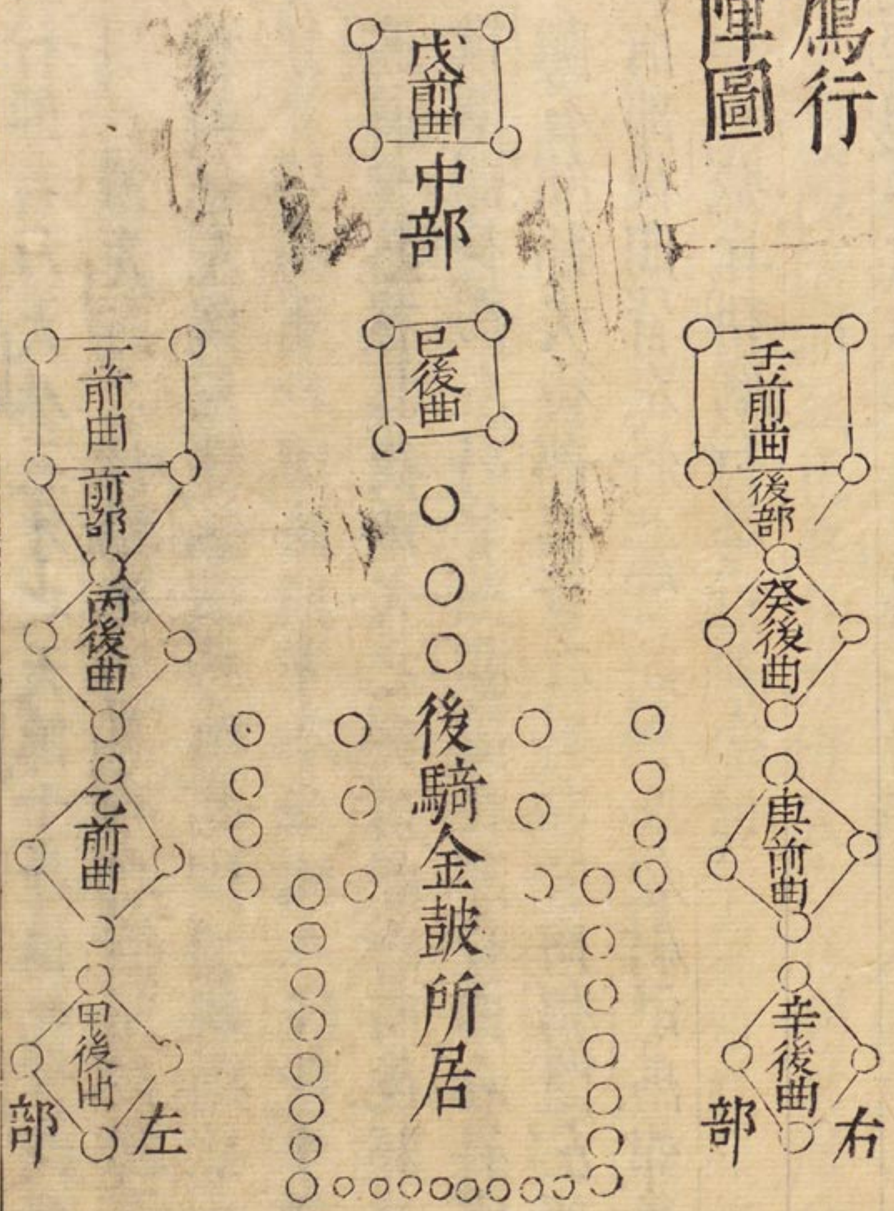


右罘罝陣圖。昔太公三才之人陣。一曰飛翼陣。於卦屬巽宮。則孫子之罘罝陣。吳起之卦陣。諸葛亮之名虎（或作禽）翼。以其遊騎兩傍。而舒翼也。或名魚麗陣。又曰魚貫陣。左傳曰。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鄭公爲魚麗之陣。則此也。

右以方陣爲罘罝陣。陣法曰。舉鶡旗聞七鼓音。左右部前曲左右官。居前橫列後曲。居後亦如之。中部及前後部曲等布地。如法斥澤利罘罝罘罝利救。



鴈行陣圖



鴈行陣者乃太公三才之天陣。干卦屬乾宮。則孫子之鴈行陣。吳起之我鶴陣。諸葛亮之衝陣。以其連接如秤衡也。左傳曰。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鵝是也

右以方陣爲鴈行陣法曰。舉鵰旗。聞八鼓音。中部前曲進。前出爲首。其後曲次之與前部。前曲金前。前部後曲左斜。官曲相隨。後部後曲。右斜官曲。相隨右部。却次後部。曲皆右斜。亦官曲相隨。左部却次前部後曲皆左斜。亦官曲相隨。校尉司馬。部後居地如法城丘。利鴈行鴈行。利統也。

武經總要前集卷之八　終

裴子法曰凡八陣之法轉而相勝更爲雌雄○方陣正而厚圓陣隨而取正厚者力併故方勝圓猶厚勝薄也○圓陣無角利以堅守牡陣張其兩翼若卷取之以牝吞圓牝可敗也法曰翼而張者攻其兩角故圓勝牝猶聚勝散也○牝陣勝牡者牡陣前銳後重象鋒之鋒而牝張其兩翼前單後復也法曰銳而鋒者夾擊之故牝勝牡猶復勝單也○牡陣勝衝方前衆後踈戰者相促居者有餘牡背高向下因其地勢以潰其虛可以敗敵也法曰得地助者亡故牡勝衝方○衝方勝車輪車輪兵得成行善冒亂敵而畏阻險衝方地勢高利守以疲車輪之力故衝方勝車輪也○衆冒偪在

首尾虛在兩旁其勢不堅車輪之兵偪以強弩善衝亂敵法曰以守待攻者強以動待敵者亡此車輪勝衆偏也○鴈行前銳後張延斜而行便於繞人衆偏前後橫中央縱便於絕延斜利於相救且戰且息此衆偏勝鴈行也○方陣行重而厚佚居者衆用力者寡鴈行延斜張兩翼便於左右利於周旋也法曰厚而升者堅當選其勇力脅其旁此鴈行勝方陣也

凡三軍遷徙次舍之宜必就所喜避所惡依其水草利以芻牧因險阻爲溝壘則施功薄而易偪

凡屯兵處軍於山之高者則爲敵所據於山之卑者則爲敵所囚故處山之勢據其陰陽偪其左右命曰鳥雲之陣言能鳥散而雲合應變從利也

右軍法兵之形勢也靜動緩急後發而先至離合向背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也者自春秋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定著三十五家而孫武書凡八十二篇圖九卷孫臏八十九篇圖四卷復有蚩尤二篇李左車韓信等篇目並亡今之秘府所存孫武書惟十三篇無圖其所言皆權謀之事極爲精密太公六韜黃石公三略襲其法吳子書皆遠古所存可觀者唐李靖兵法於近世最爲詳練可舉而行杜佑采其條目著于通典其書亡慮數十家悉淺近無取而陣圖所存者惟唐人李筌有八陣圖而其說難以依據裴

緒新令有九陣圖參引太公孫子諸葛亮之法為證舍是無有馬惜哉兵家形勢之法不可無也戰國如二孫吳起龐號善用兵者而著書皆有圖漢名臣如韓信子房刪定亦著其法周公六典司馬教坐作進退之度益陣法者所以訓齊士衆使其上下如一前後左右進退周旋如身之運臂臂之使指無不如意可與之俱生可與之俱死升天險赴深谿莫有逆其命者猝然遇寇莫有錯亂然後可以從事於前敵驅馳以絶域同乎禍福存亡則能決勝計矣無是法也則將何以使人哉平居則訓齊遇敵則繫搏此其義也故廢陣形而用兵者敗將也執陣形而求勝者愚將也夫便繫剌之利者習廣縱之勢見敵而無奔北撓亂之禍拱揖指揮無不服從者是豈不由素所習哉素習之法非形勢不可是以孫武云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混混沌沌形圓而不可破不用陣法其孰能與於此乎



武經總要前集卷之九

豫章新齋李鼎長卿訂
金陵對溪唐富春校梓

九地 一散地 二輕地 三爭地 四交地 五衢地 六重地 七圮地 八圍地 九死地

六形 一通形 二挂形 三友形 四隘形 五險形 六遠形

雜敘戰地 土俗

夫頓兵之道有地利焉。我先据勝地。則敵不能以制我敵先居勝地。則我不能以制敵。若擇地頓兵。不能趍

利避害是驅百萬之衆而自投衆所非天之災將之過也兵法曰地形者兵之助料敵之極計辯險阨遠近上下者將之道也孫武論之曰九變之地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故兵之情圍則禦之不得已則鬬過則從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用不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四五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蓋言九地之利儻不知一則非霸王之舉況皆昧者乎是以處軍之法好高惡下以其居得其勢則易爲制人故秦人得殽函之固六國諸侯常叩關而攻秦無亾鏃遺矢而諸侯之師已困然而秦之地不廣于吳楚秦之兵不勁於燕趙所以能勝者以其地有險固也故其有建瓴之喻其守有百二之利可不務哉今著地形一篇

凡地

散地

士卒恃之懷戀妻子爭則散走是謂散地一曰地無關鍵士卒易散走居此地者不可數戰又曰地遠四平更無要害士卒不堅意而易離散故曰散地也兵法曰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士卒戀土道近易散）是故散地則無戰（恐失散地）又曰散地吾將一其志（守則志一戰則易散）吳子問孫武曰散地士卒顧家不可與戰則必固守不出敵攻

我城壘掠吾田野禁吾樵採塞吾要道待吾空虛而急攻則如之何武曰敵人深入吾都多城邑士卒以軍爲家專志輕敵吾兵在國安土懷生以陣則不堅以鬬則不勝當集人衆聚穀帛係城避險遣輕兵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因而誘之可以有功若欲野戰則必因勢依險設伏地無險則隱于天氣陰晴昏霧出其不意襲其懈怠可以有功

輕地

莊於退也入敵境未深往返輕易不可止息將不得鼓動勞人兵法曰入人之地而不深爲輕地輕地則無止又曰輕地居將使之屬（屬營壘連屬也一備逃一敵至易相救也）吳子問孫武曰吾至輕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難進易退未背險阻三軍恐懼大將欲進士卒欲退上下異心敵守其城壘整其車騎或當吾前或擊吾後如之何武曰軍至輕地士卒未專以入爲務無以戰爲故無近其高（或作名）城無由其通路設疑伴惑示若將去迺選驍騎御以先入掠其牛馬六畜三軍見得進乃不懼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人若來擊之勿疑若其不至捨之而去又曰軍人若敵境敵人固壘不戰士卒思歸欲退且艱謂之輕地當選驍兵伏要路我退敵追來則擊之

爭地

便利之地先居者勝。是以爭之。兵法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爲爭地。可以少勝衆弱也。又曰。爭地則無攻。敵人若已先得則不可攻也。吾將趨其後。利也在前。當速赴其後。吳子問孫武曰。敵若先至據要保利。簡兵練卒。或出或守。或備或奇。則如之何。武曰。爭地之法。先據爲利。敵得其處。愼勿攻之。引而佯走。建旗鳴鼓。趣其所愛。曳柴揚塵。感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必出救。人欲我與人棄吾取。此爭先之道。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吾銳卒固守。其所輕兵外伏于險阻。敵人還鬬。伏兵傍起。此全勝之道也。

交兵

平原交通也。一曰可以交結不可杜絕之致隙。又曰。交通四達。或作走。不可遏絕也。兵法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爲交地。道路相交錯也。一曰川廣道平。又曰可以往來足以交戰對壘也。交地則無絕。使車騎步在連屬來我也。吾將謹其守。嚴壁壘也。吳子問孫武曰。交地吾將絕敵令不得來。必全吾遮城修其守備。深絕道路。固其險塞。若不先圖之。敵人已備。彼可得而來。吾不得而往。衆寡又均。則如之何。武曰。既我可以往。彼可以來。吾分卒匿之。守而易怠示其不能。敵人耳。至設伏隱慮。出其不意。可以有功。

衢地

地居要衝控帶數道。先據此地衆必從之。故得之則安
失之則危也。兵法曰。諸侯之地三屬。我與敵相當
有他國也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先至其地即交諸侯之衆爲助也衢地
則合交。交結諸侯又曰。吾將固其結。交結諸侯使牢固也吳子問
孫武曰。衢地必先。若吾道遠發。後雖馳車驟馬至不
能先。則如之何。武曰。諸侯恭屬其道四通我與敵相
當而有傍。有他國所謂先者。必先重幣帛。使約和。旁
國交親結恩。兵雖後至。衆已屬矣。我有衆助。彼失其
儻。與諸國犄角震鼓齊攻。敵人驚恐。莫知所當。

重地

八敵已深國糧難應。資給將士不挾何取。兵法曰。入人

之地。深而難返。背城邑多者爲重地。難返之地入人之境已深過人
皆爲所持也　重地。則掠。吾將維其食。所入既深士卒
糧道不無阻絕須掠人儲積以給我軍用而得久伺敵者也　又曰。凡爲客之道。入深
則專主人不克。言大凡爲客攻伐若深入敵則士卒
有必死處之志專一則主人不能勝
掠于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併氣積力。運兵計
謀爲不可測。養士氣并兵爲不可則度之計又曰深
入敵境須掠其田野使裹足食然後閑
壘養之勿使勞若氣力盛一發取勝也　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言皆死
奔也。死焉不得。言士必死安有不得勝之理也　士人盡力。士竭其力也
也兵士甚陷則不懼。陷于危險勢不獨死在難地必併
三軍固心故不惧也　無所往。則
固入深則拘。往走也言深入敵境走無生
路則人堅固如拘縛之也　不得已則
鬪。不得已者陷在灰地必不生全以灰
枚　盖不得已則人皆悉力而鬪也　是故其兵不

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不求索其意。自得也。凡言兵在於久也。上下同志。不符修整而自戒。惧不待求使而自親附。不待約束而自信。禁祥去疑。至於無所之。禁妖祥之言。去疑惑之計。黄一公自禁上。巫凡不得為吏士。十射。問言凶恐惑亂軍士之心言去疑惑之計既去疑惑之路。則士至於無有異心也。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皆棄財致死者不得已也。若有財貨。恐士卒顧恋有荷生之心。無必死之志者也。令發之日。士坐者涕流。或作沾襟。偃寢者。涕交頤。皆為約束未戰之日。先令日今日之事在即一舉。若不用命。身投之無往者。劇之勇也。言所投之處。皆為專諸曹劌之勇也。吳子問孫武曰。吾引兵深入重地。多

十里與敵相候。接斯險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將四觀。擇空而取。皆會中道倦而乃止也。

圍地

入則隘險。歸則遷廻。進退無從。雖衆何用。能爲奇變。此地可由。兵法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遷。彼寡可以擊吾。衆者爲圍地。出入艱險易設奇覆又曰。背固前隘者。圍地也。圍地則謀。艱阻之地與敵相將須用奇險范誦之謀吾將塞其闕。圍其三面間其一面塞之則人死戰吳子問孫武曰。吾入圍地。前有强敵。後有險阻隘路。敵絕我糧道。利我走勢。鼓譟不進。以觀吾能則如之何。武曰。圍地之宜。必塞其闕。示無所往。則以軍爲家。萬人同心。三軍齊力。并炊數日。無見火煙故爲毀亂寡弱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輕則告厲士卒。令其奮怒。陳伏長卒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人若疾擊。我則前鬬後拓。左右掎角也。又曰。敵在吾圍。伏而深謀。示我以利。縈我以旗。紛紜若亂。不知所之。奈何。武曰。十人操旗。分塞要道。輕兵進挑陣。而勿搏交而勿去。此敗謀之法

死地

力戰或生。守隅則死。兵法曰。疾戰則存。不戰則亡。爲死地。戰軍行師不因鄉導陷于危敗爲敵所制左答右則前穷後絕野無水草軍之資糧一人當隘萬夫莫向是也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未之必死令自奮衣生不活者爲填井毀灶焚燒實貨者是也又曰。死地則戰。此地速鳥死戰則生君侯已卒氣衰糧餉又絕則不死何

待也投之亾地然後生衆陷于害然後能爲勝敗吳子問孫武曰吾師出境軍于敵人之地敵人大至圍我數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勵士激衆使人投命潰圍則如之何武曰深溝高壘示爲守備安靜勿動以隱吾能告令三軍示不得已殺牛燔車以饗吾士燒盡糧食塡夷井竈割髮損冠絕去生慮將無餘謀士有死志于是砥甲礪刃或奇作震心疾諜敵人亦惧莫知所當銳卒分攻其後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謀者亦窮而不戰者亾吳子曰若吾圖敵則如之何武曰山敵谷險難以踰越謂之窮寇擊之法伏則隱廬開其

去道示其走路求生透出必無鬬意固而擊之雖衆必敗兵法又曰若敵人在水地士卒勇氣欲擊之法順而勿抗陰守其刹則必開法道以精騎分塞要路輕兵進而誘之陣而勿戰敗謀之法也

六形

通形

可以先先之以待敵兵法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居通地先居高陽利粮道以戰則勝兵法孫子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利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絕斥澤惟亟去無留之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凡此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而處實軍之所以百疾也丘陵堤防必處其陽右背之此軍之利水上之助也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軍傍有險阻潢井葭葦山林蘙薈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處也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樹動者來也衆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車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杖而立者飢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懸缻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翕翕徐與人言者失衆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也兵法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

居通地先居高陽利粮道以戰則勝兵法孫子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利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絕斥澤惟亟去無留之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凡此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而處實軍之所以百疾也丘陵堤防必處其陽右背之此軍之利水上之助也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軍傍有險阻潢井葭葦山林蘙薈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處也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樹動者來也衆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車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杖而立者飢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懸缻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翕翕徐與人言者失衆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也兵法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

圍戰之地須先焚高陽之處方使敵先得而我後至也利糧道者成每于坤范之要衝築壘城或作通道以餧之人曰通地雖有水草亦散而無要害故兩通往來處高陽候望向陽示生根道便人博運所以利于戰

挂形

出不勝返亦難也。兵法曰。我可以往。難可以退。曰。挂形
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可以返。不
利也。性者險阻之地與敵地犬牙相錯動有牲礙也
往攻敵敵若無備之必勝則善與敵險阻相
錯敵人已敗不能邀我歸路矣若我能往而敵人有
備則不能勝必爲敵人守險邀我歸路難以返矣一
四不得已陷右也須爲敵人之計掠
取敵人之根以何利便而擊之也

友行

友者隔隘。可以相要截友。友特故不利先出也。兵法曰。
我出而利。彼出而不利。曰。友敵難邀。我無出也。引
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友者如我與敵人各守
長出軍則不能成陣攻敵則自下險半有平地狹而且
彼我示利宜堂堂引去伏卒待之敵若踊我候其半
出險中發伏擊之則無不利若
敵先去以誘我義不出也

隘形

隘形者。敵先守隘我從之。兵法曰。隘形
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
先居之。盈之而從之。盈滿也言遇兩山之間中有通谷則須當山
口爲營與兩山口齊如水之在器與口齊也
如此則平易險阻皆制在我而得以出奇也若敵人
得隘返如此以待我則我當引而去不可從之如敵人
處隘之半不知齊口盈滿之術我則入隘以從之
若敵人在隘我亦在隘俱得地形勝敗在兵不在地
形夫齊口盈滿之術非惟隘形獨能有口譬如平陵
迫則車馬不通舟揖不勝中有一遥亦須擾其路口
使敵不得進
也諸可知之

險形

險形者。居險阻之地。不可後於人也。兵法曰。險形我先
居之。必居高陽待敵。若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凡
地

險隘者猶不可致於人也險隘者山險谷深非人力所能作爲必居高陽以待敵敵若先據之必不可與爭則當引去陽者向面地恐與敵人持久居陰而生疾也今若於崤澠相遇須先據北山此乃面陽而背陰也高與陽二者寧捨陽而就高不可捨高而就陽經乃統而言之也

遠形

力敵而戰勝敗未可知也兵法曰夫遠形勢均難以挑戰則不利壁言如我與敵對壘相去三十里若我來就敵壘而延戰者我困敵逸故戰不利敵若來就我壘是我逸敵用亦不利故言勢均然則如之何曰必欲戰者則以壘而相近也

雜叙戰地

兵法曰凡處軍相敵絶山依谷近水草便利也絶過也山險須近谷而處依近言也若行軍經過有水草之利也視生處高生者陽也處高而面南向也戰隆無登隆高也言敵人在高我不可自下往高仰敵人而接戰敗處高勿攻是也此處山之軍也教山戰凡寇敵保據山谷攻擊進戰與平陸不同或登峯陵嶺或援樹引藤或透險緣崖理須素教又令便習也絶水必遠水寬敵令渡也客絶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内令半渡而擊之半渡勢不併易擊而敗也欲戰無附於水而迎客附近也近水迎之敵軍不肯處高遠見敵勢則敵不得潛來出我不意者也無迎水流水流之地可以既吾軍可以流毒藥一云逆流而營此處水上之軍也平陸之軍處易平陸必擇其垣易平移之處我軍騎得以馳逐之也而右背高前死後生戰便也太公曰右位陵死者下也生者高也可以禦高戰不便於軍馬也此處平陸之軍也地絶斥澤雖急去無留如交軍於斥澤之中依水草而倍衆樹不得已與敵會於斥澤之中即須有水草林木處軍也此處斥澤之軍也凡四軍之制黃帝所以勝四帝者也吳子問孫武曰

敵人保豫山險擇利而處之粮食又足挑之則不出乘間則侵掠爲之柰何曰分兵守要謹備勿懈潛探其情密候其刃以利誘之禁其牧採久無所得自然變改待離其固則奪其所愛也又魏武侯問於吳起曰凡左右高山地甚狹迫卒遇敵人擎之不敢去之不得者柰何曰此谷戰也雖衆不用當募吾材士與敵相當陽爲不驚輕足利意以排前行分車列騎隱於四旁相去數里無令見兵敵必堅陣進退不敢於是出旌列旗行出外山營之敵人必懼以騎挑之勿令休息敵若堅守急行間譁以觀其變亂則擊之縮則復之此可勝也凡谷戰之兵巧於設伏選精銳當

前列以強弩次以短兵勇鬬而速戰又選輕足之卒擇徑升高下瞰敵兵而戰或多建旗鼓自高以震之凡於山峽卒遇敵即急鼓譟先使其驚乱然後合變以擊之凡發兵深入遇大林木與敵分林相拒謂之林戰以我軍分爲衝陣便兵所處矛弩爲表戰楯爲裏斬除草木極吾廣道以便戟所高置旌旗謹飭軍衆無使敵人知吾情實然後卒吾矛弩相與爲伍若遇林樹少則以騎爲輔見利則戰未利則止若遇林木多又有險隘阻以衝陣謹備前後更息更戰敵人必走又林戰之道晝廣旌旗夜多火鼓利用短兵巧在奇伏或發於前或起於後左之右之中以強弩利

且守險而止擊　胃頓胃頓匿在　精兵見其羸弱漢悉兵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胃頓縱精兵三十萬圍之白登七日此已然之驗也近世戎狄奇策亦無過是此名將之所察而愚將之所陷也然其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而中國之馬弗與也與猶如也險道傾反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騶矢之善者　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革笥以皮作如鎧皮之木薦以木扱作如揩也弗能及也下馬地鬬劍戰相接去就相簿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前史稱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今雖頗得漢巧猶三而當一是中國之利器居多且其人善騎而不善步中國步兵有強弩利刃之銳足以抗之然中國之不敵者人性習安不若其耐勞苦然霜雪沙磧不毛之地又其性不善攻攻亦不久惟利衝擊故前世名將必以奇制之而不與爭馳逐也南之夷蠻其性剽悍狠怒樂爲盜賊而勢不能堅惟用標搶旁牌飛刀環刀木弩以爲兵械善爲藥箭中者大叫信宿

輒死依山阻水怙恃其險急則窺伏緩則鈔掠浮舡則水道多絕陸行則險阻不進非中國之所能擊此之法利於平地以奇畧誘其人隱伏精兵竊發而禽之誘之術多縱反閒出其言重幣招使致來則入吾計中大凡中國之民屋宿火食衣被縑纊北方殺氣早降手足皺瘃不能渡漢南方暑溼谿谷毒癘不能踰嶺以中國之人戍守則十不當一故古者以蠻夷攻蠻夷則強弱相當是以濱塞之民召募爲用鬬曠士以食之厚賞格以激之馳射格鬬是其素所畜積省縣官之費減轉餉之勞多縱間諜以重賂誘其酋豪大姓使之攻擊北用其人其利十倍故冥起古之善將也亦常論六國之俗不同曰夫齊陣重而不堅秦陣散而自鬬楚陣整而不久燕陣守而當走三晉陣理而不用（三晉韓趙魏也）夫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簡於細人其政寬祿不均（齊成王新立不理國政委於卿大夫故言驕奢而緣不均皂隸牧圉之人也）一陣兩心前重後輕（上驕下怨故曰二心）擊之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脅而從之其陣可壞（卒不敢倫其生故其陣自壞也）秦性強其地險（秦左崤函右洊隴終南太白在前朔方郡固其後）其政嚴賞罰明其人不讓皆有鬬心故散自鬬（秦李公用商鞅強國之術人皆勇於公戰依於私鬬也）擊此之道必先不之以利引而去之士貪於得而離於將乘垂設伏其將可取楚性弱（江淮之間地薄水淺人性法懦）其地廣其政躁其人疲

故整而不久。楚悼王急於政令故躁而不能久也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其陣。輕進速退。弊而勞之。勿與爭戰。其軍自敗。驚其屯聚出其不意以動其氣既動則勿與戰楚人輕薄不能持久自敗敢也燕性慤土原水深故性端慤其人甚好勇義寡詐謀。地迫蕃戎俗習其射好勇好鬬而無機變擊此之道觸而迫之。凌而遠之。馳而後之。使上疑而下。惑整我車騎必避之之使勇及怨遠人令疑惑性朴不可欺則必死可出奇取之三晉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有成計而施於用一不中試則勝負隨至。故陳稀不守障水而高祖平之。龐消失計於馬陵而孫臏破之成安君不保井徑。絡擒於韓信。慕容超不固大峴。卒敗於刘裕。趙奢之登北山。秦兵雖強。而莫上李弼之據渭曲。齋師雖衆而弗利。已上見故事門得失之鑒。較然如斯。可不務哉

士俗

大中國戎夷五方之民俗。皆有性不可推移。剛柔遲速異齊器械異制衣服異宜故朔隴積陰之野食肉飲酪。其人密理。故耐寒。百粵多陽之地。其人踈理故耐暑。是其天性然也。古之名將。受命伐國。必度其俗之強弱。能之長短。常以我之長擊彼之短。料其所好而誘之。因其所惡而攻之。大抵北方之戎其性相類。士力能彎弓。盡爲甲騎。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爲生。急則習戰攻以侵伐爲事。其長兵則弓矢。短

兵則刀鋌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其擊之法利爲伏兵相其饒阻隱匿之地或叢林蒼翳之擾擇精兵利器千人爲部在各伏其要以猛而不堅者從以弱卒佯爲不利以數百千人委之必貪其獲俟其競進發伏以擊之必克若與之平原廣野度長擊大爭一切之利則非我所長又彼之能在弓矢我當以強弩邀之故春秋時戰法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此已試之效也其俗亦好爲誘兵羸師以致敵宜謹視之故漢高帝大凡兵

之體用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而處實生爲陽養於陽則氣勝實爲高處於高則遠絕卑濕百疾不起人安於用此兵之利而地之助也兵法曰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卻六者謂之六害遇之者速去不可近也所謂絕澗者山水深人之地也天井者天形下大水可及之地也天羅者山澗迫狹可羅絕人之地也天牢者林木隱蔽葭葦深廣之地也天陷者道路泥淖人馬不通之地也天卻者土多溝坑坎陷木石之地也常令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軍行有險阻潢井生葭葦山林翳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也故兵行途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者

謂此類也。夫出師有主客用兵有步騎所有既殊則
地亦下能兼利故晁錯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東俟也）
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士山丘陵
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
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
百不當一。兩車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戰之
地也。劒楯三不當一。蕭葦竹蕭草木蒙龍。枝葉茂接
此矛鋋之地也。長戰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
此劒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兵法曰。候望所及阻
絕分川。可以縱弓矢。深葦奧草可以施風火。左右俱
高山。則長戰而進。後高前下。則銳衝而進。歷漸澤則

整隊而過。居平陸則前死而後生。丘陸則必處
陽而右背之。隄防則必據其陰。左向之。若此皆須大
將察理而諭於心。先（康之遺風故其性和平也）其人疾於戰習於
兵。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理而不用。（軍慕不息則民輕其將勝敗無勞則上薄其祿不畏威不貪利則士死志故初理而后不堪用也）專此之道。限
陣而壓之。衆來而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則可敗
也。皆謂揣其人性之弊。又度其國政之失。因其弊而
制之。則我得其利。彼受其害。且易爲之力矣。司馬法
曰。人方其性。七則異言。四方之人。性有強弱愚智不
同也。教成俗。七則異言。四方兵勢。西與北有兵馬之
便。東與南有舟楫之利。西與北寒慘無金鐵東與南

暑濕毀弓弩。中土多五兵雜木。便弓馬舟楫。是其異宜也。故燕無函秦無盧胡無弓車。言其俗之所長也孫武曰。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主孰有道。將孰有能。亦言先定彼我之善否。不知此而用兵猶瞽之無相。其顛隕立可待矣。

武經總要前集卷之九 終

武經總要

十之一

武經總要前集卷之十

豫章新齋李鄴長鄉訂

金陵對溪唐富春校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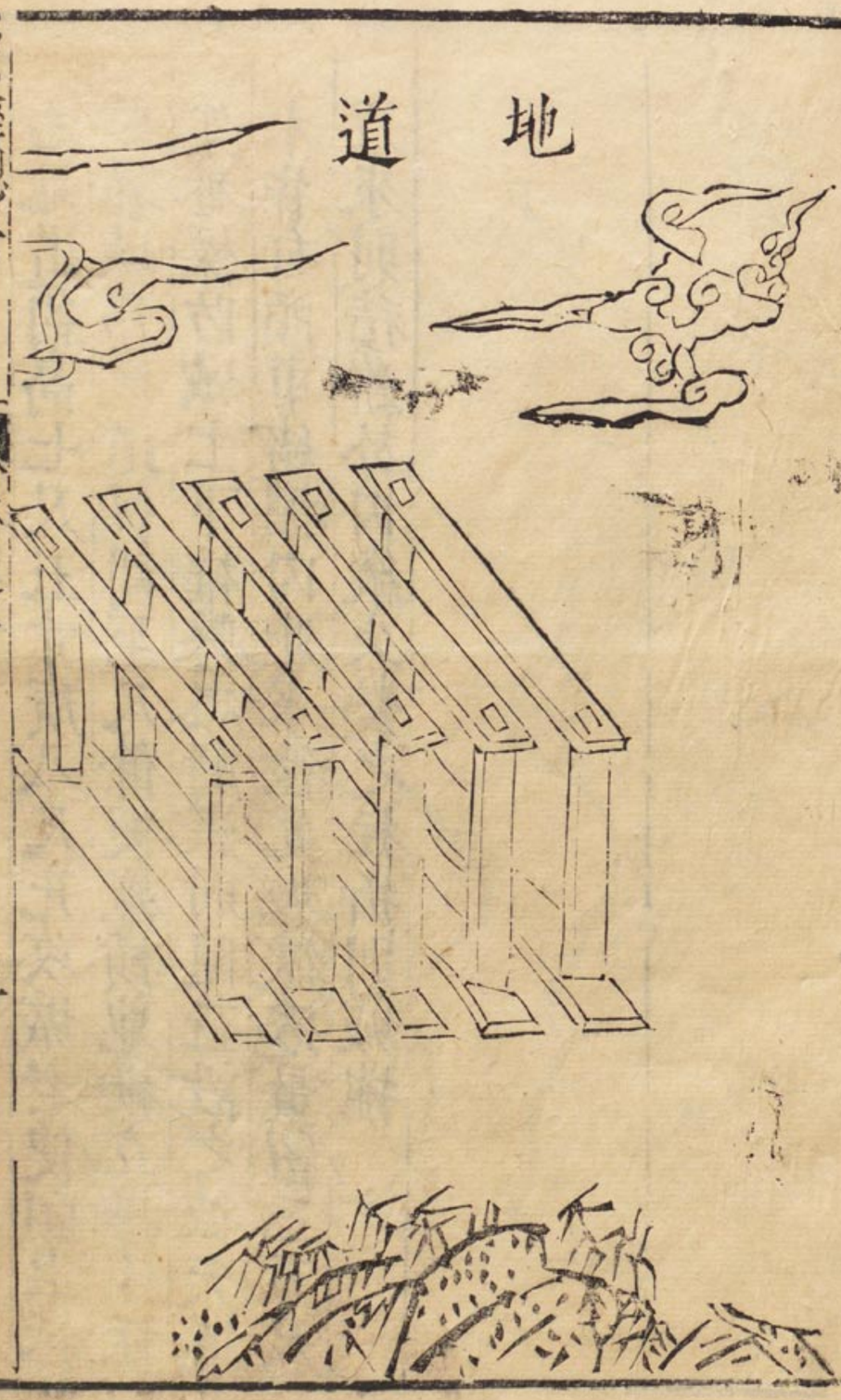
攻城法 但賊躲避紛城用此法攻之 附器具圖

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卒爲上破卒次之皆謂用謀以降敵必不得已始修車櫓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踊土距闉又三月而後已恐傷人之甚也故曰攻城爲下然攻亦有道必在乎審彼之彊弱量我之衆寡或攻而不圍或圍而不攻知此之道則能勝矣攻之者大要攻其所必守與其所必救故城有宜急而取之者有宜緩而克之者若彼我勢均外有彊

米澤藏書

援慮腹背之患者須急攻之以速其利如我彊彼弱外無寇援力足以制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弊是謂不以兵攻以計困之令其自拔令其自毀若城堅兵衆欲留我師外援且至則表裏受敵援之未足爲利不拔足以挫威若是而將有不勝其忿而蟻附之士卒被傷城終不拔者乃攻之災此所謂不審彼之彊弱者也法曰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兵少則不可久圍環而鬬之離而合之此所謂量我之衆寡者也又城有所必攻者有所不攻者故兵向城必先使諜者求知城中之糧數計人爲費糧多而人少則攻而勿圍糧少而人多則圍而勿攻也此所謂或攻或圍者凡欲攻城備攻具然後行之得主地然後臨之趨其所邑謂攻其軍主之所在絕其所恃謂斷其糧道而守其歸路使外交不得相救也圍兵必去城三百步外則弓矢不及姦僞不通賊出突圍勢力已困欲攻其一面則四面挠之使敵不知所備此兵謀也不發墳墓不殺老幼婦女不焚廬舍不汚井竈不毀神祠佛像恐怒敵也破城鼓聲未絕不許散俘虜　俘虜須限以時及時擊鼓三通軍人便須歸營若捉獲婦女者三日外不許留置在營此軍禮也得賊城堡非有要害可恃者不分兵鎮守得賊城近境者則固守以積糧儲新爲中備之物此所以免轉輸之勞也今

采歷代攻城之器可施設者圖形於左以備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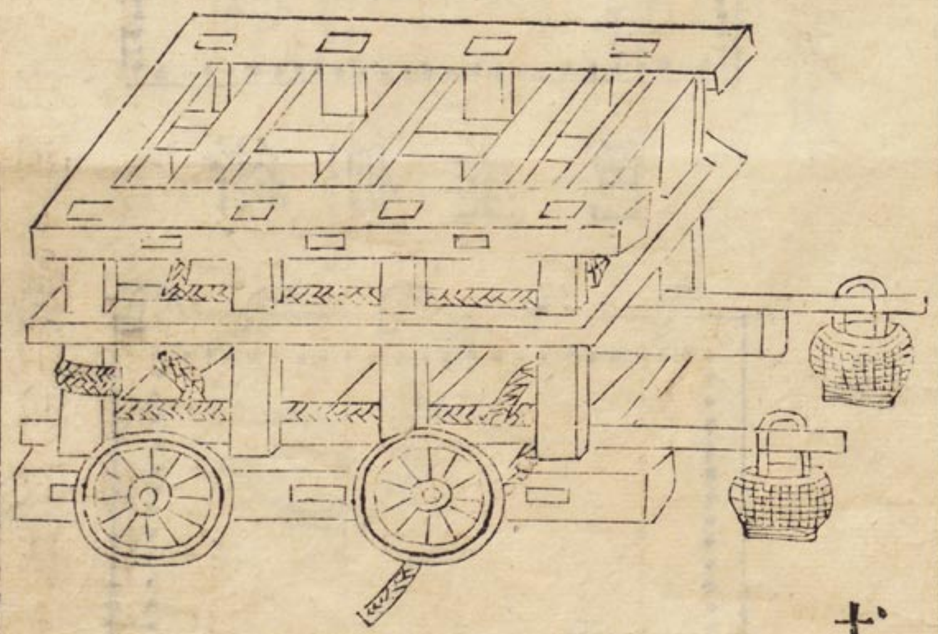
右地道約高七尺五寸廣八尺凡攻城老使頭車抵城鑿城爲地道每開至尺餘便施横地栿立排沙柱架罨樑防城土下摧鑿之漸深則随益設之彼夫運木皆自頭車緒棚内外來往冗城欲透量留三五尺以來則積薪於内縱火焚之柱折則城摧

距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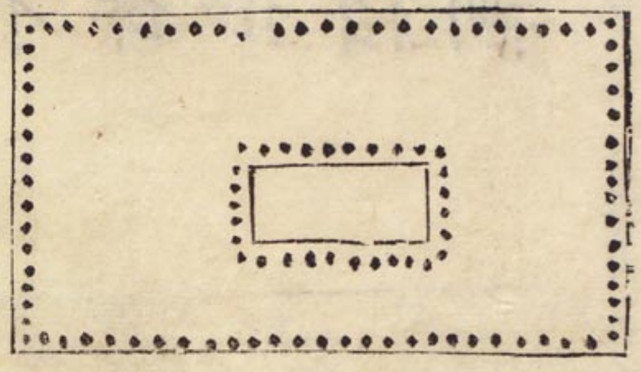
右距堙即土山也凡頭車穴城則取其土爲堆阜非穴城者亦可鑿土爲之使人乘城而上世亦謂之壘道仍用生牛皮作小屋并四面蒙之屋中容運土人以避矢

不排搭緒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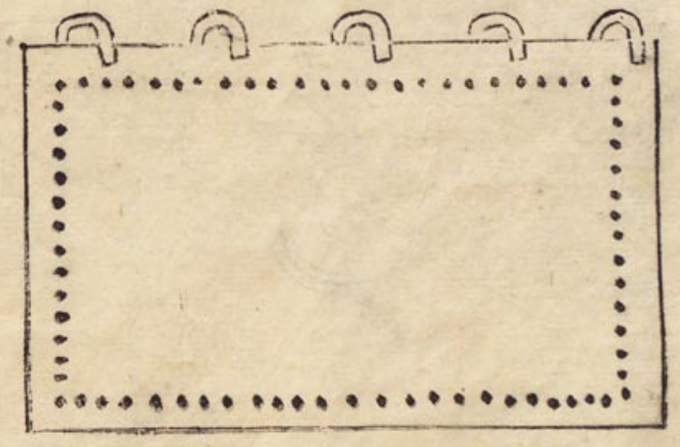


土笼子

緒棚蓋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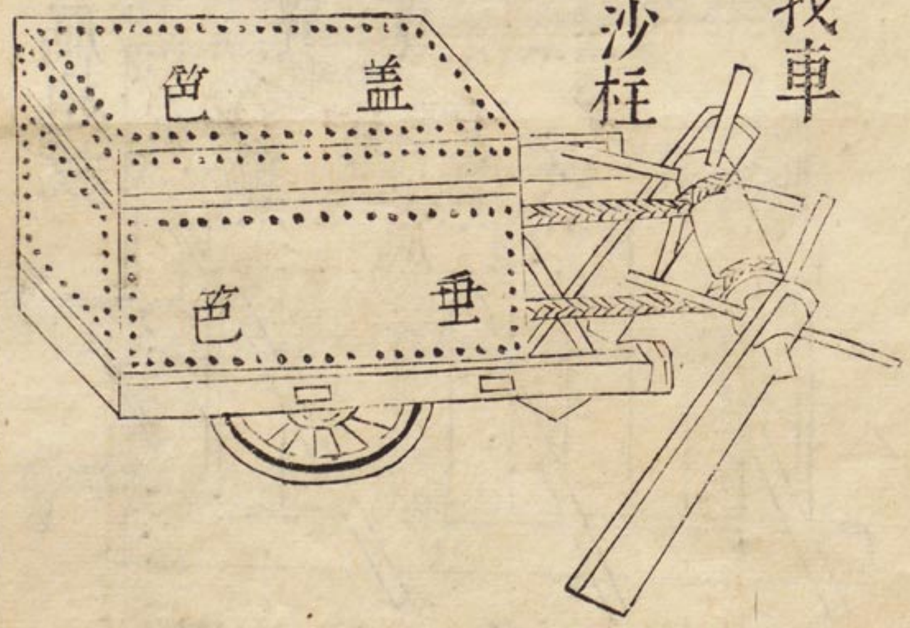
緒棚垂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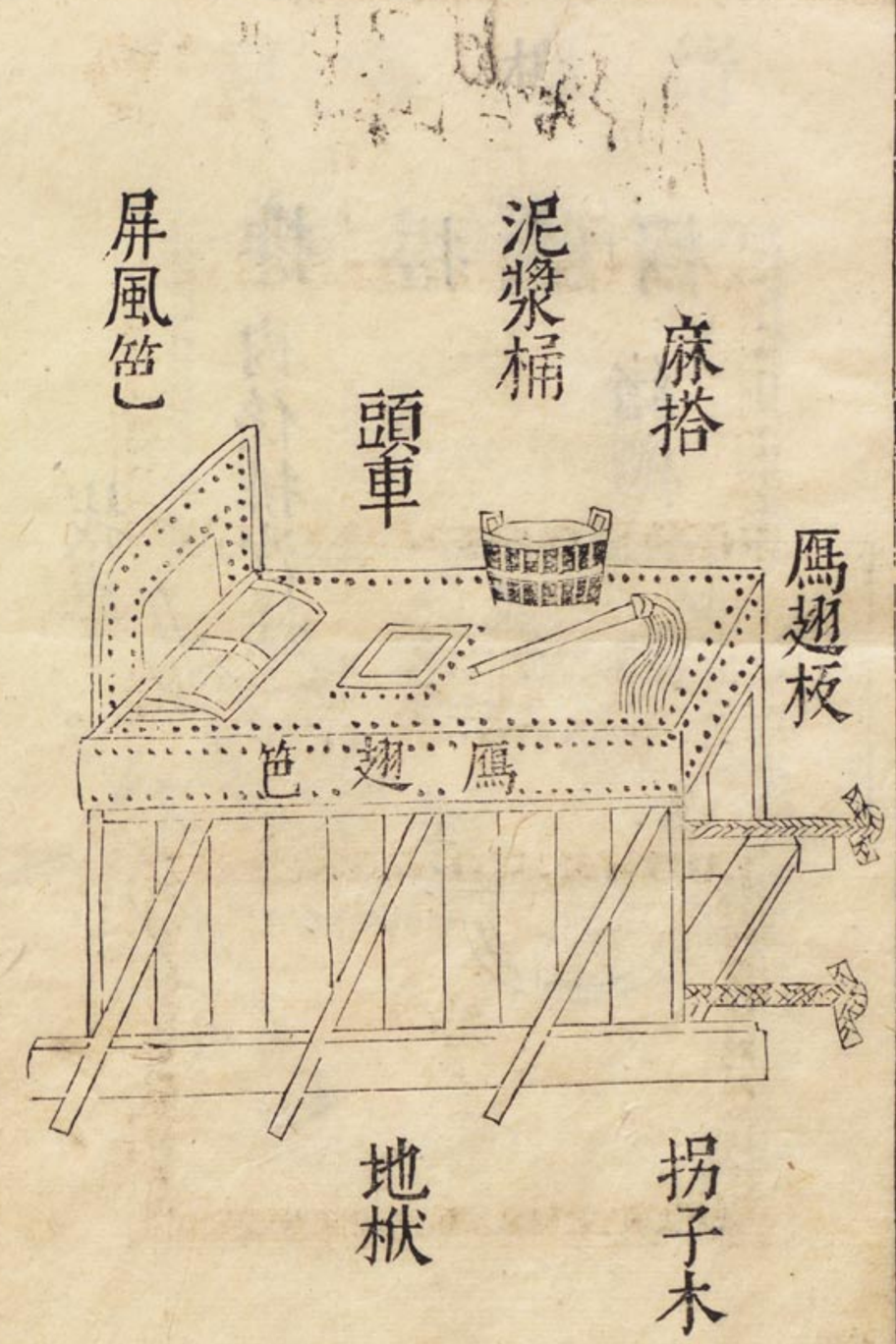


排搭緒棚

內係排沙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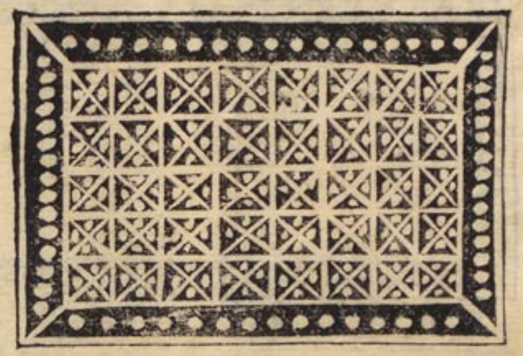
緒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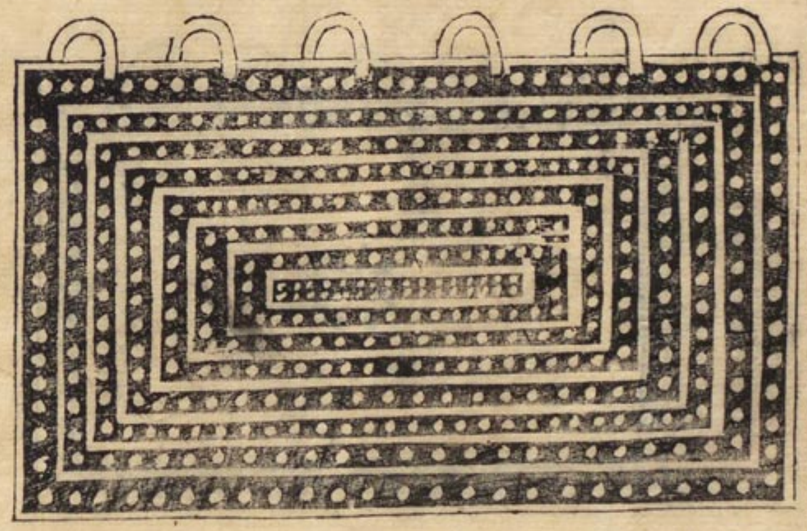

屏風笆
泥漿桶
麻搭
頭車
鴈翅板
鴈翅笆
拐子木
地栿


緒棚盖笆
緒棚兩邊垂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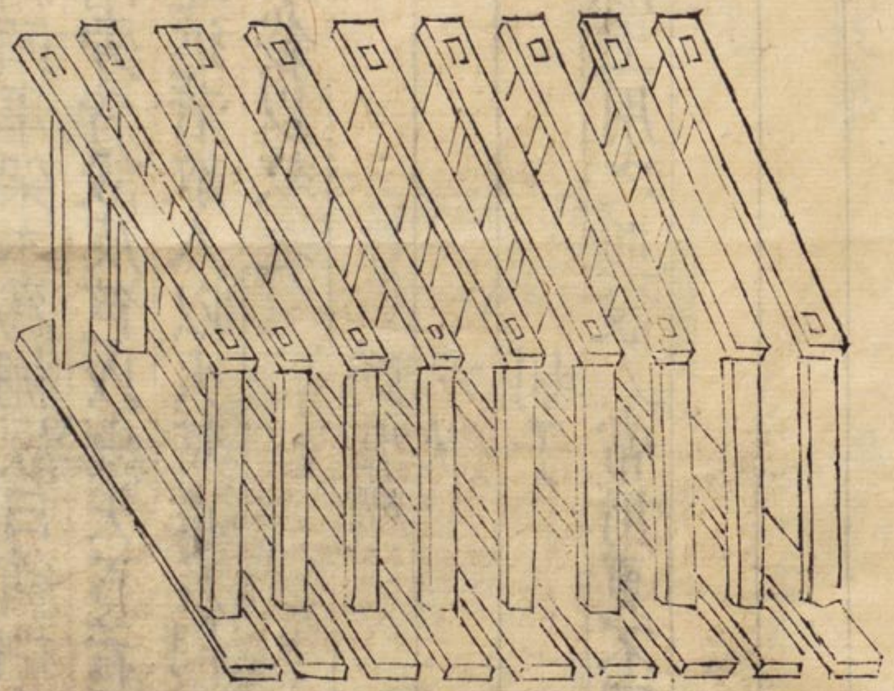
緒棚盖笆



楮棚兩邊垂笆



不掛搭緒



右緒棚接緒頭車架木爲棚故曰緒棚其高下如頭車棚上及兩旁皆設皮笆以禦矢石若頭車進則益設之隨其遠近若敵人以火焚車及棚則施設泥漿麻搭渾脫水袋以救之

鋒刃钁　鵶觜钁

鏵鍬　方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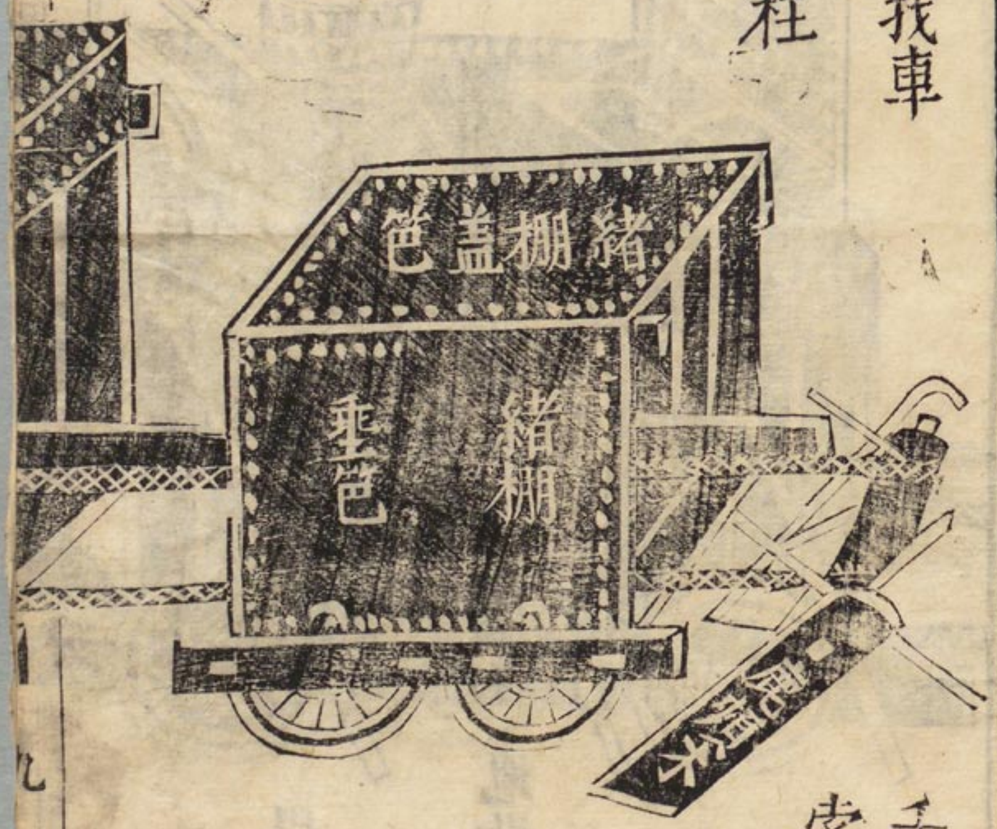
鐵鑱　刬子

右地道內撅土用之並設人常用更不圖形

掛搭緒棚　找車

內係排沙柱

緒棚



千斤麻索二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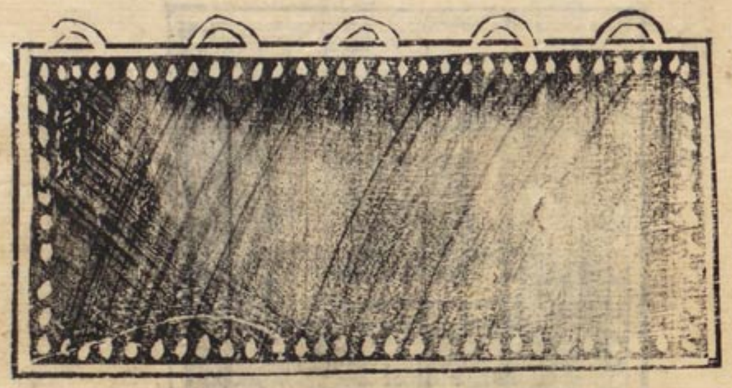

泥漿桶
天窗
頭車
扬子木
地栿


屏風牌
掩手
掩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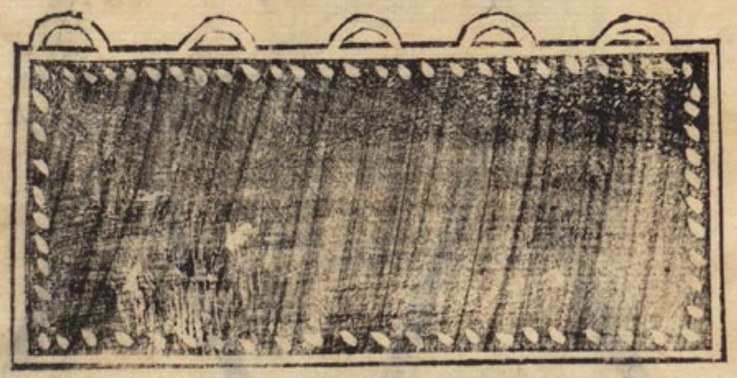
砲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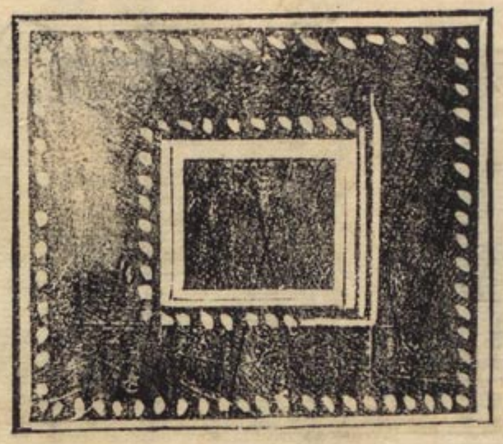
鴈翅笆



鴈翅笆



屏風笆



木馬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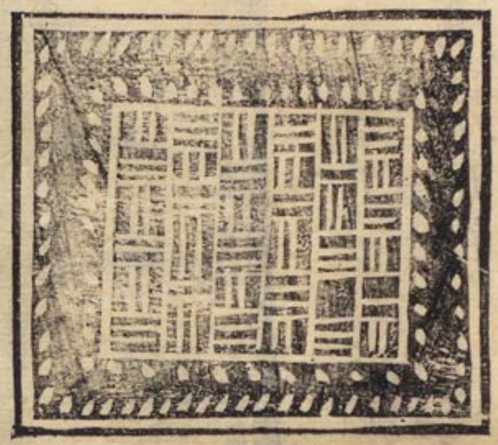
上頭車梯



撐鴈翅笆拐



編皮笆



渾脫水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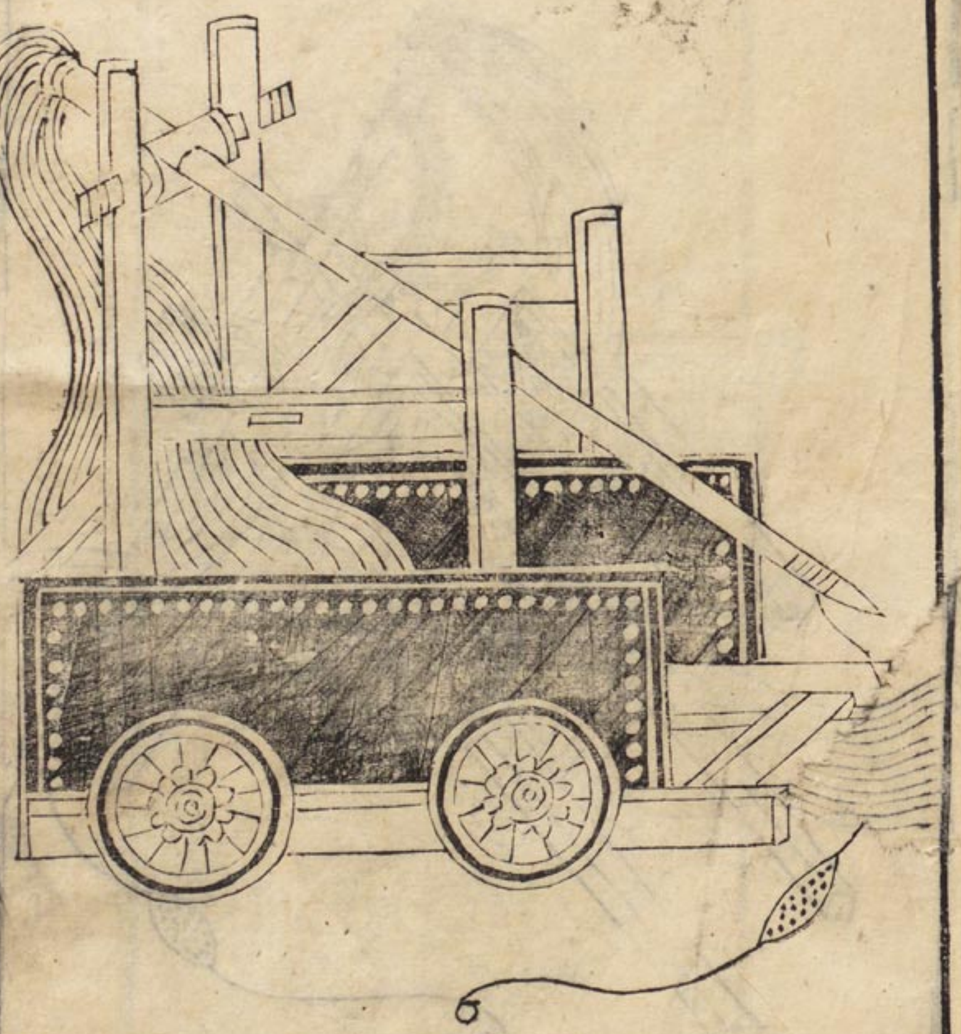


右頭車攻城器也身長八尺以兩巨木為地狀前後梯枕各一前枕左要莊大上植四柱柱頭設涎衣梁上鋪散子木為蓋中留方竅廣二尺容人上下盖上鋪皮笆一重（皮笆以生牛皮漫笆上鋪穰羣厚尺餘穰上又施皮笆所以禦砲石也車三面皆設約竿（如今坐檻上欄干）頭牌木每牌長九尺闊五寸厚六寸首有小竅以皮編繫（編繫者車蓋垂在約竿外木無定數但取遮密三面牌外又垂皮笆亦以禦砲方竅下置梯以升蓋上前施屏風笆一笆中開箭窓倚以木馬令人於笆內射外凡攻城鑿地道以車載人先於百步內以矢石擊當面守城人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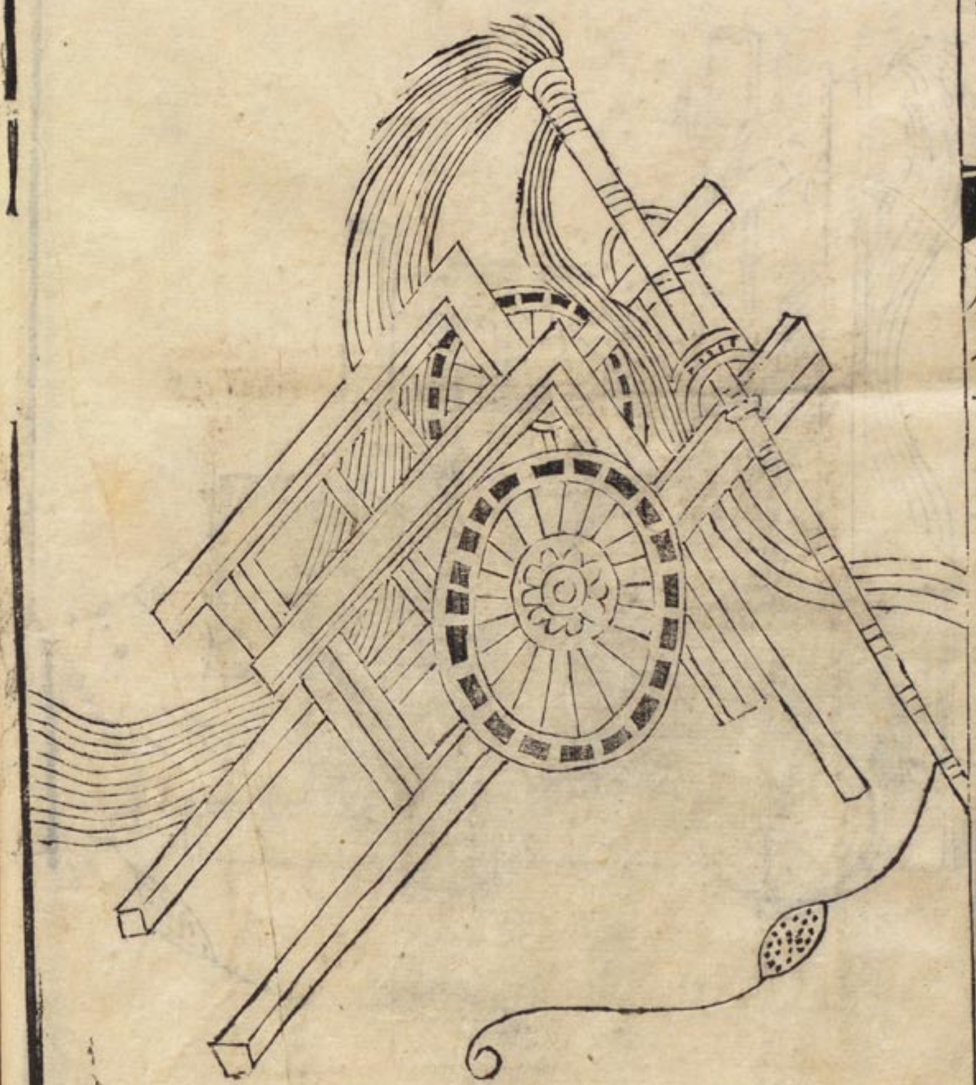
不能立乃自壕外進車用大木二條各長一丈八尺謂之揭竿首揷前枕下稍壓後枕出以土囊壓竿稍令揭車首昂起車每進便設緒棚續車後遇壕則運土雜芻豪填之運者皆自車中及緒棚下往來矢石不能及又以千斤大麻繩繫車前枕引向後出以絞車自後急絞以助竿力令車首常去地尺餘兩面約竿牌木下分用三十人摧梳梯枕下又以木擬鐵挺幹跳使進抵城下

頭車舊本無輪又無頭牌今添入兩旁十輪及前面屏風牌并兩掩手庶可適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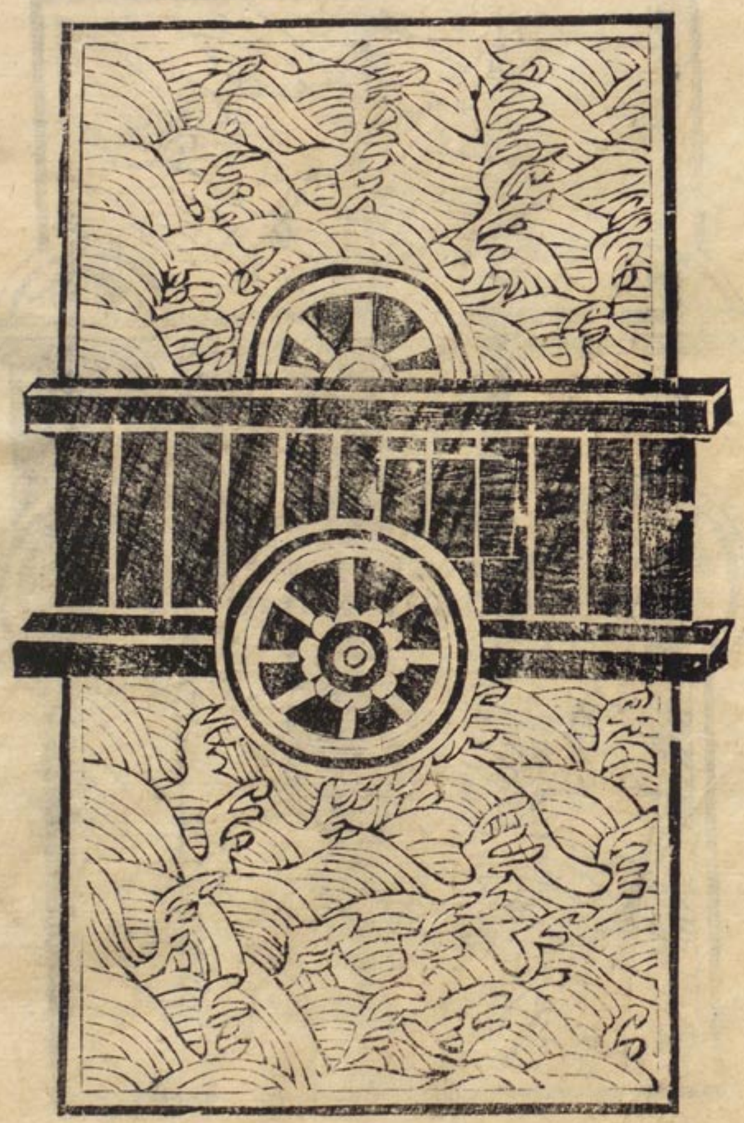
行砲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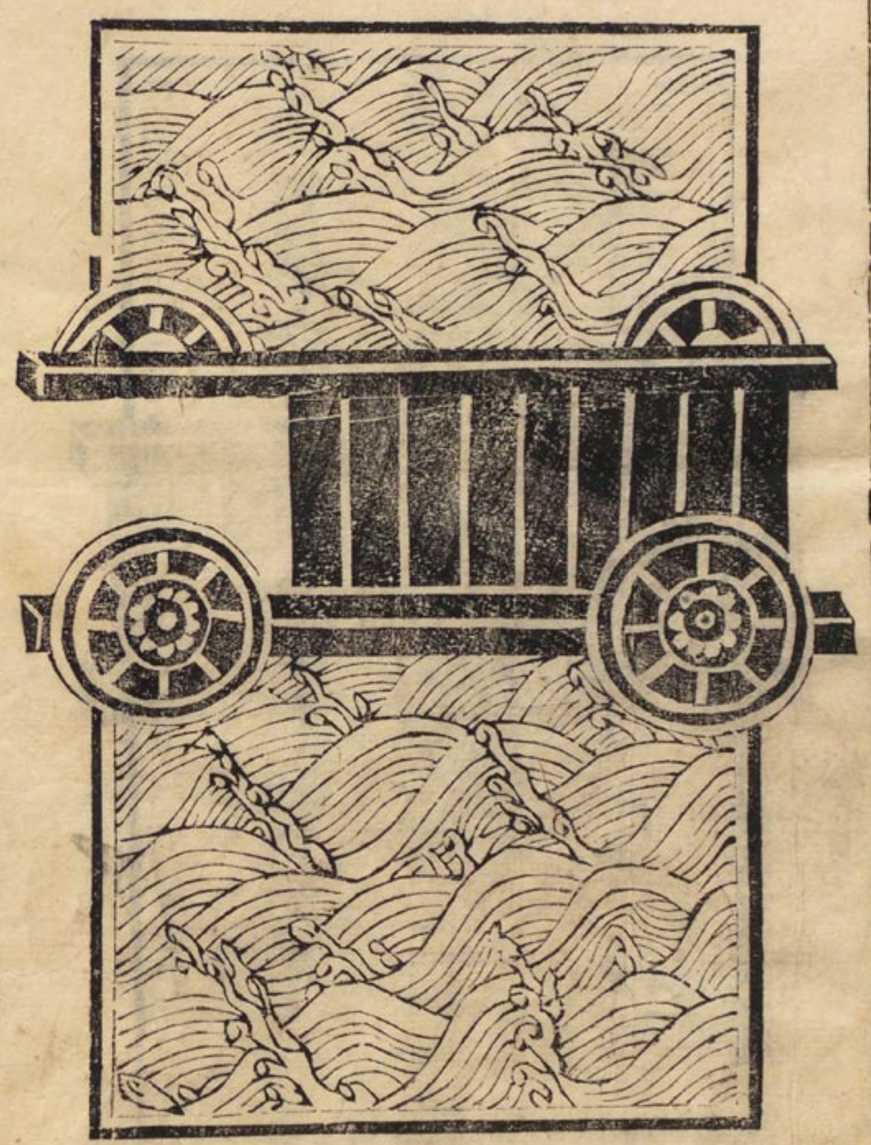
行砲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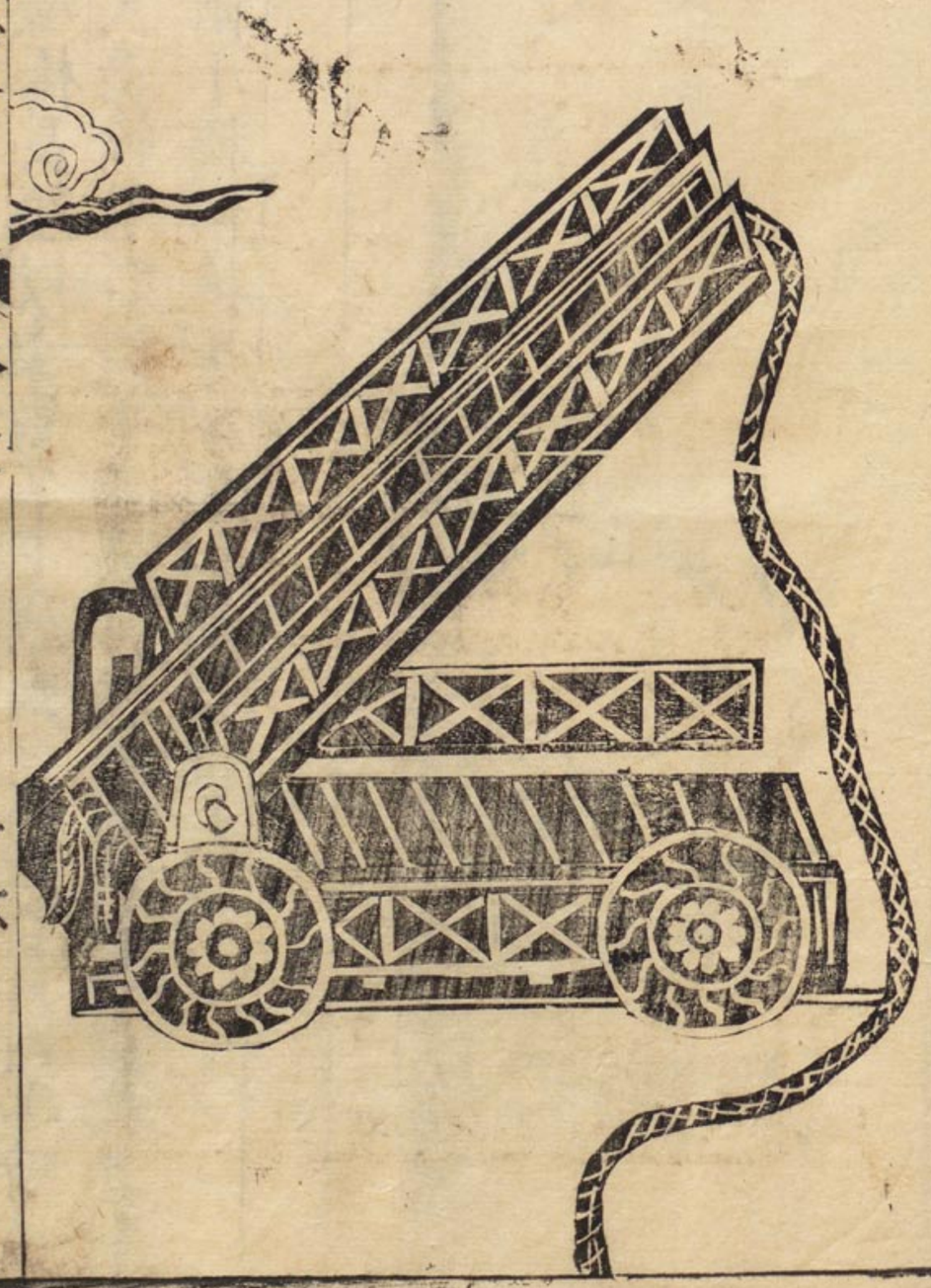
壕橋



壕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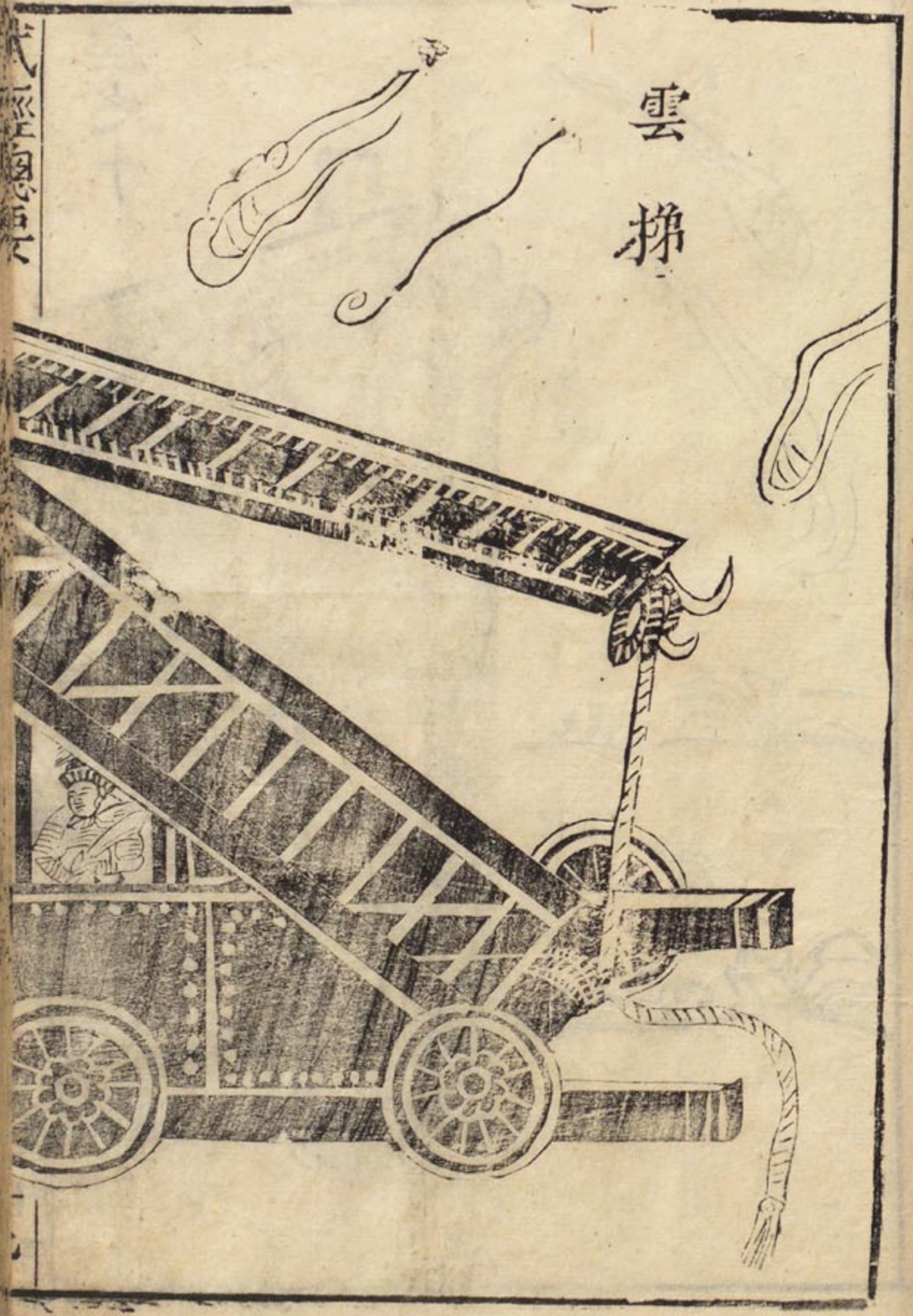


搭壘橋



右壕橋長短以壕爲準下施兩巨輪首貫兩小輪推進入壕輪隨則橋平可渡若壕闊則用揩疊橋其制以兩小橋相接中施轉軸用法亦如之

雲梯





右雲梯以大木爲床下施六輪上立二梯各長二丈餘中施轉軸車四面以生牛皮爲屏蔽內以人推進及城則起飛梯於雲梯之上以窺城中故曰雲梯○飛梯長二三丈首貫雙輪欲蟻附則以輪著城推進

○竹飛梯用獨竿大竹兩旁施腳澁以登蹲頭飛梯如飛梯之制爲兩層上層用獨竿竹中施轉軸以起梯竿首貫雙輪取其附城易起

火車



右火車以兩輪車中爲爐上施鏤蒲盛以油熾炭火爇令沸仍四面積薪推至城門樓下縱火而去敵必下水沃之油得水其焰益高則樓可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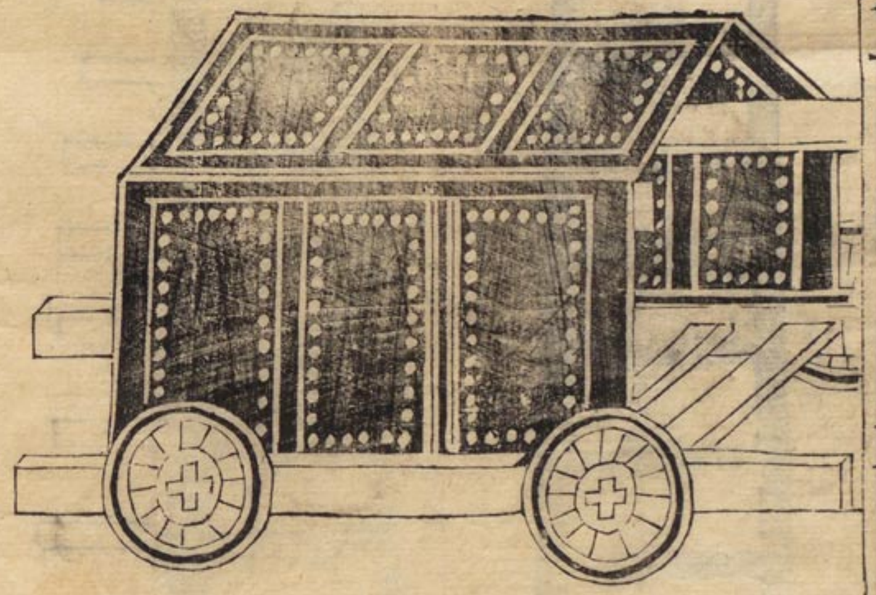
飛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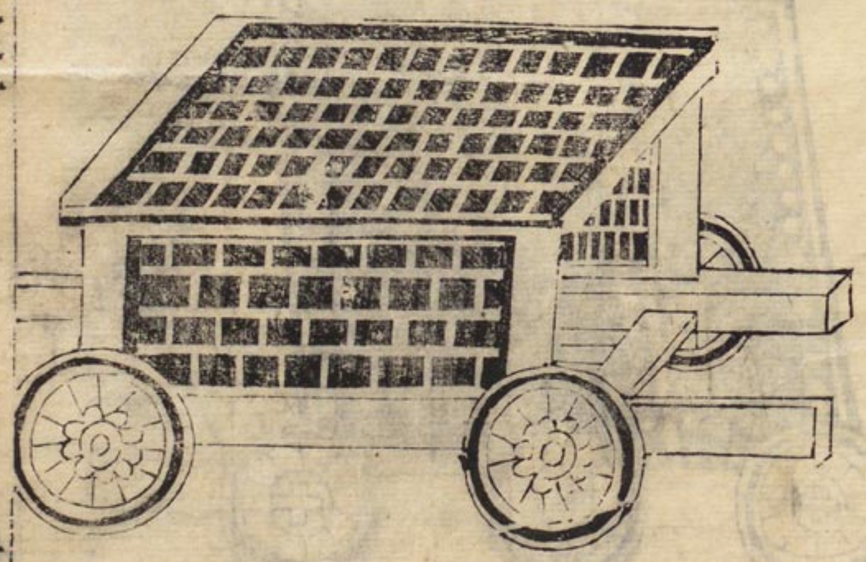
竹飛梯

蹯頭飛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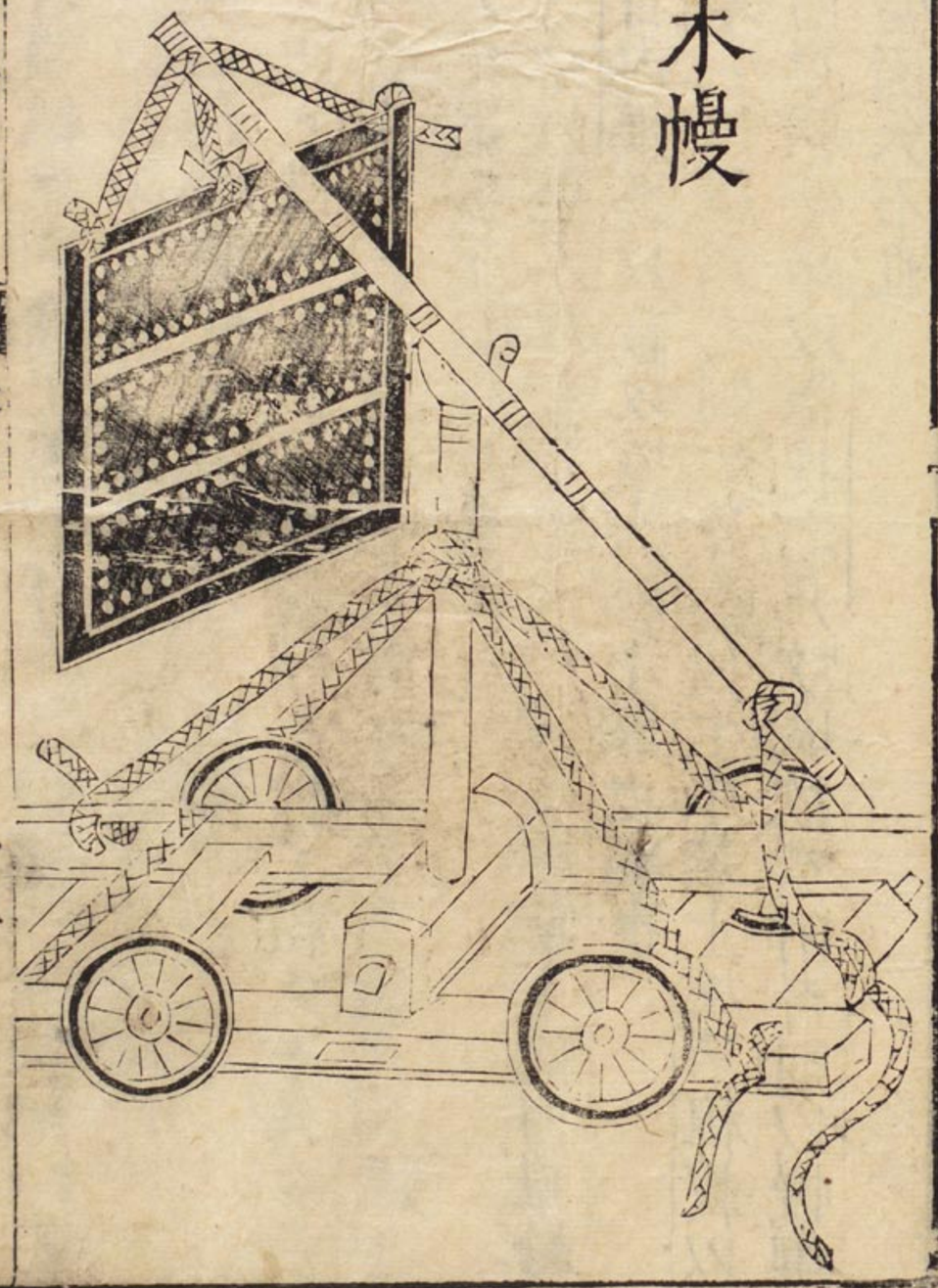
轒轀車



木牛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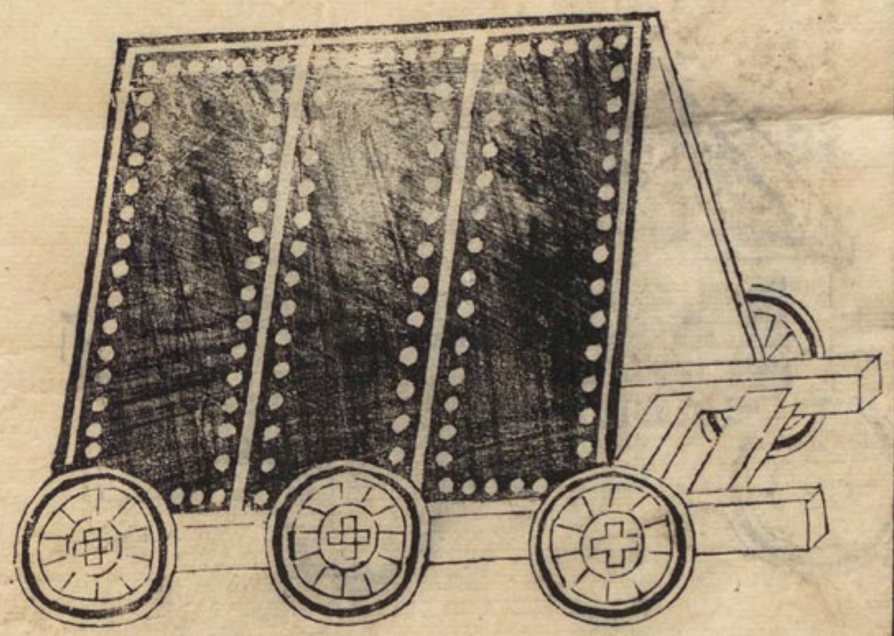


木幔



尖頭木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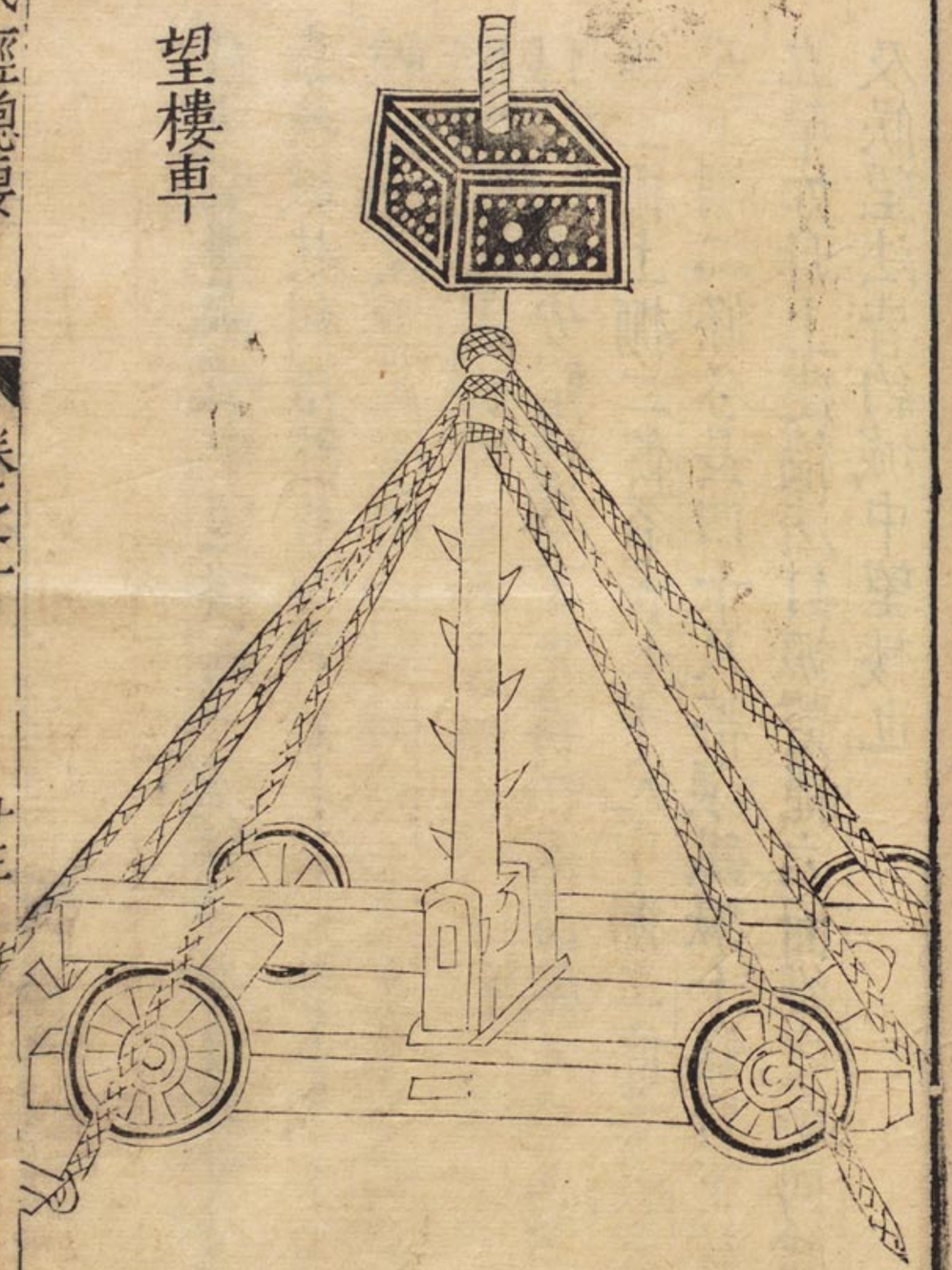
右轒轀車下虛上盖如斧刃其車梯盤勿施枕板中可容人着地推車載以四車輪其盖以獨繩爲脊以生牛皮革蒙之中可蔽十人墳隍推之直抵城下攻壍

尖頭木驢形如轒轀車惟增二輪上横大木爲脊長一丈五尺上銳下方高八尺以生牛革裹之内蔽十人推逼城下以攻城作地道

木牛以堅木厚板爲平屋裹以生牛革下施四車輪自内推進以蔽攻城人亦木驢之類也

木幔以版爲之制如屏裹以生牛革上施桔槔載以四車輪低昂以繩挽之凡攻城欲蟻附者則以幔禦當面矢石也

望樓車



右凡望樓與城中望樓爲一制具守城門所以下望城中事攻城欲利推徙故以車載其制以堅木爲車坐并轅長一丈五尺下施四輪輪高三尺五寸上建望竿凡建竿皆用鹿頰木長四十五尺上徑八寸下徑一尺二寸如長木亦可接用上安望樓竿下施轉軸兩傍施叉手木繫麻繩三棚上棚二條各長七十尺中棚二條各長五十尺下棚二條各長四十尺帶環鐵攲十條皆下銳凡立竿如舟上建檣法釘攲繫繩六面維之令固餘制及候望法皆約城中望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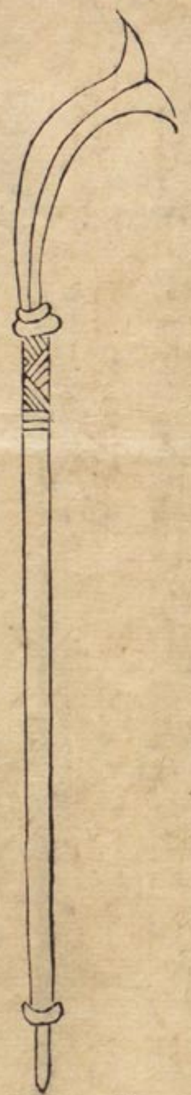
鐵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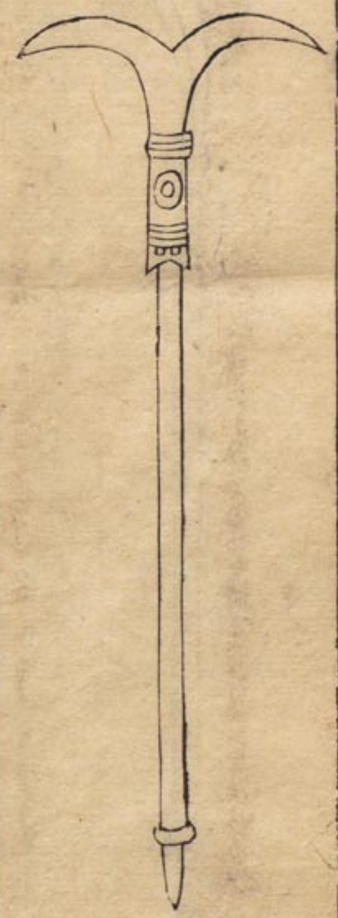
火鈎



火鐮



火叉



右鐵猫以鐵索繫三鋭
火鈎以雙鈎刀爲刃
火鎌以鈎刀爲刃
火叉以鐵爲兩歧凡攻城將透積薪草松明麻粗音詭
於地道中加以膏油縱火焚城續之令不滅則施四
物以備用燒之三日其城自摧

短刃鎗



短鎚鎗



抓鎗



蒺藜鎗



拐鎗



右短刃槍并袴。長二尺桿長六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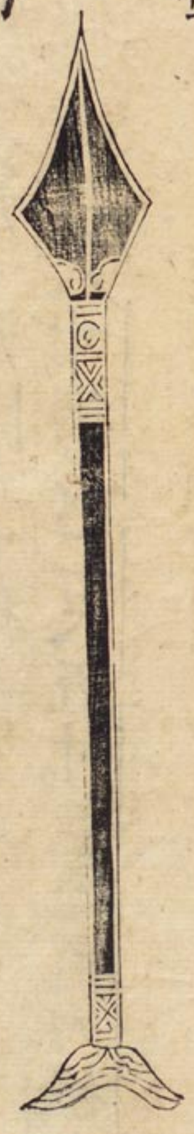
短錐槍并袴。長一尺二寸桿長六尺。

孤槍刃長一尺五寸。刃後有四逆鬚桿長六尺。前二尺施鐵刺如雞距。

蒺梨槍刃并袴。長一尺三寸。桿長六尺。前二尺施鐵蒺梨。皆頭車緒棚中所用戰器。

拐槍刃連袴。長二尺五寸。桿長四尺。有拐攻城將透敵來迎我則與前四槍通用桿敵也。

烈鑽



驢耳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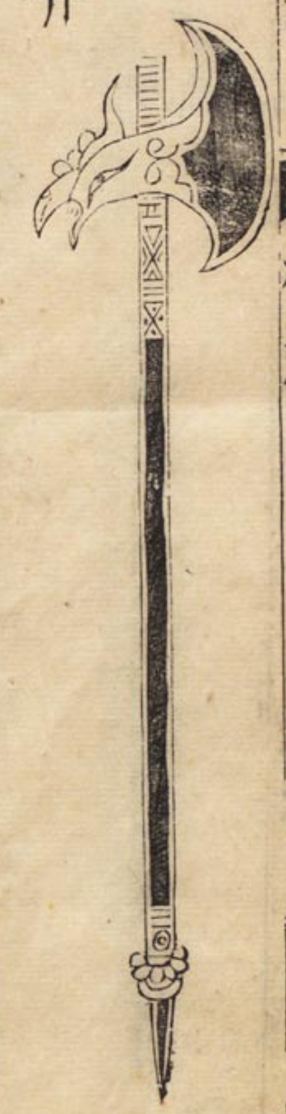
鏖錐



蛾眉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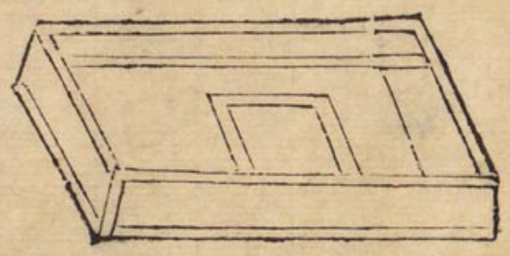
鳳頭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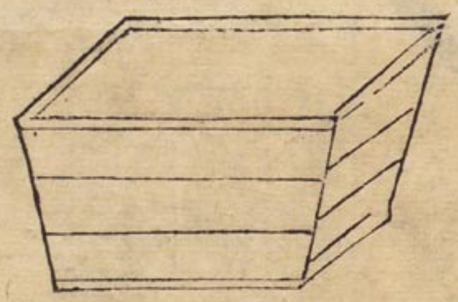
右烈鑽刃連袴。長一尺五寸。上銳下方。闊八寸柄長三尺有塲。○驩耳刀刃連袴。長一尺上銳下狹。柄長三尺。凡穴城先用刀鑽土後施鍬鍤。○鑵錐刃連袴。長二尺。柄長二尺五寸。穴城深者。以錐探透否。○蛾眉鑵。長九寸。刃闊五寸。柄長三尺。

鳳頭斧頭長八寸。柄長二尺五寸。並地道內撅土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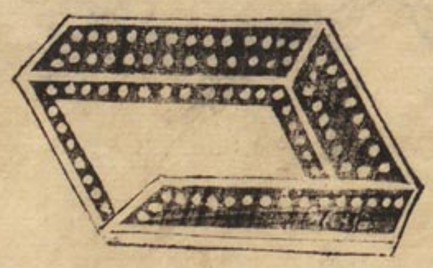
注　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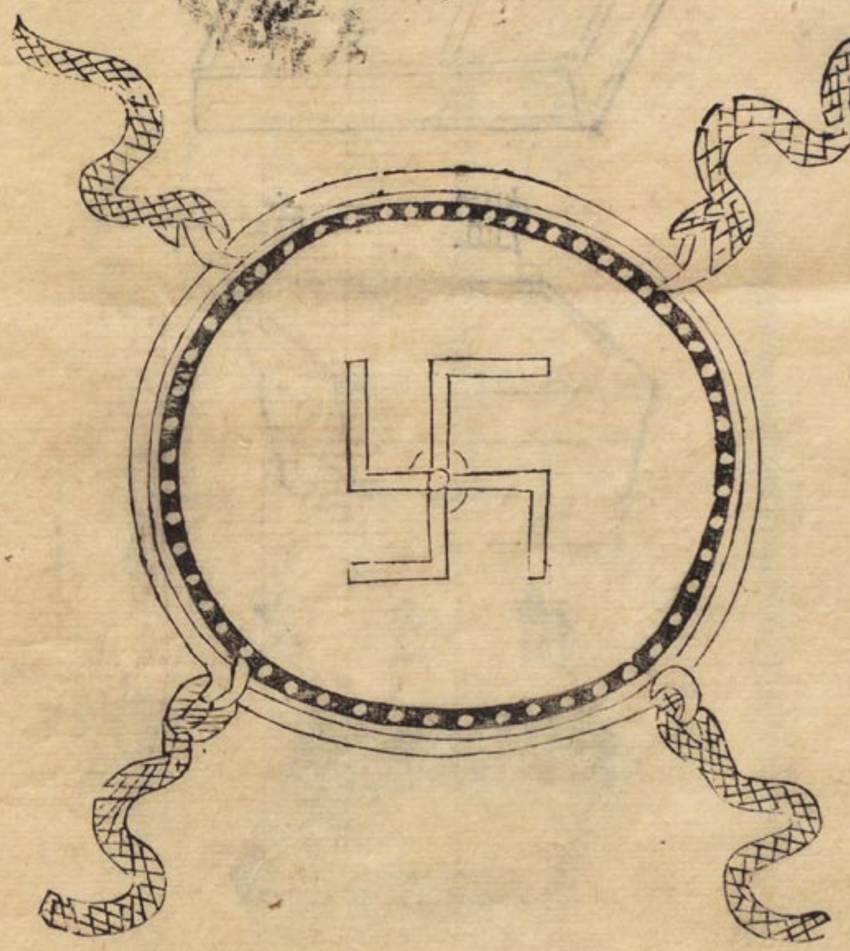
木　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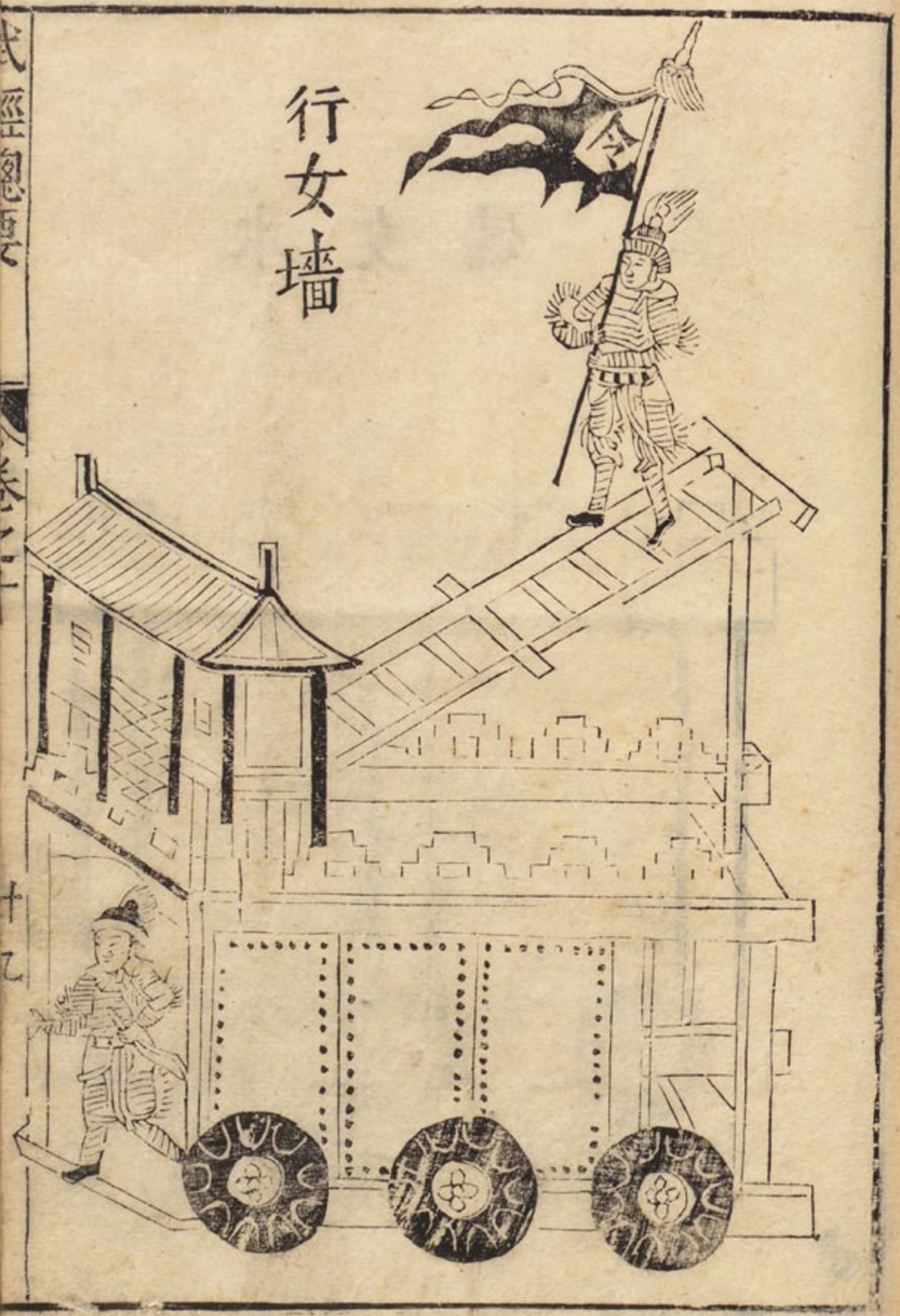
皮　透　槽



皮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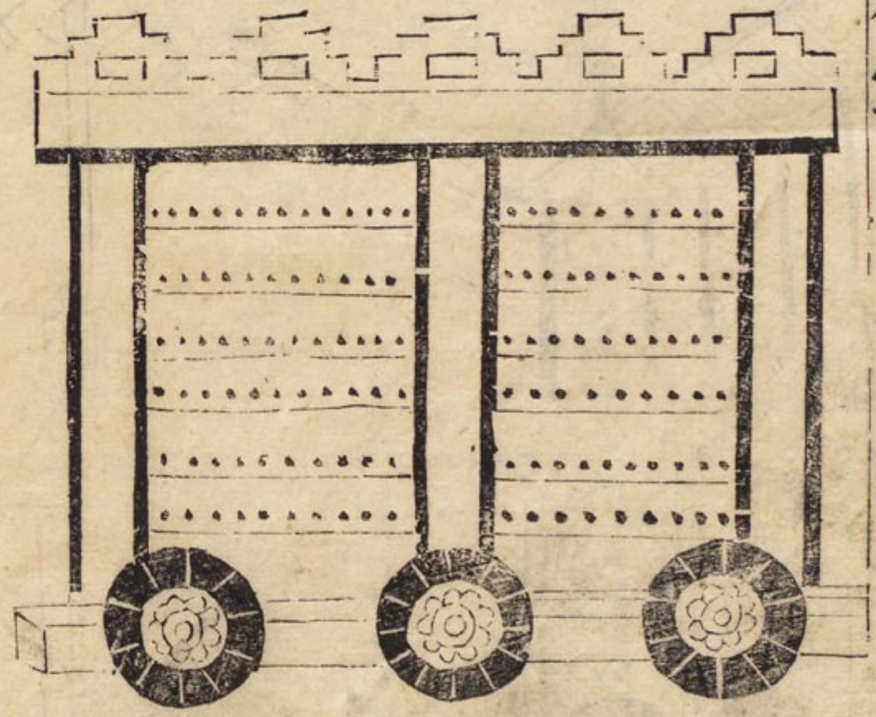


古注盤方四尺深七寸中開一竅。
木檻方四尺深二尺以儲人清臭藥。
皮透槽長四尺闊三尺以生牛皮爲之。
皮漫方六尺五寸亦生牛皮爲之。四角各施鐵連環
環貫火繩凡攻城爲地道敵人返穴地以迎我我則
煑人清臭藥自翻身窟中以注盤透槽下灌敵人翻身
謂城中鑿地道迎我以甕听審知所自我則傍穿暗道層級漸高直至敵人所鑿地道上爲穴穴口施注盤以透槽注藥以灌之
皮漫凡我鑿地道敵人作翻身窟注藥
害我我則張皮漫繫繩於排沙柱端以盛之則無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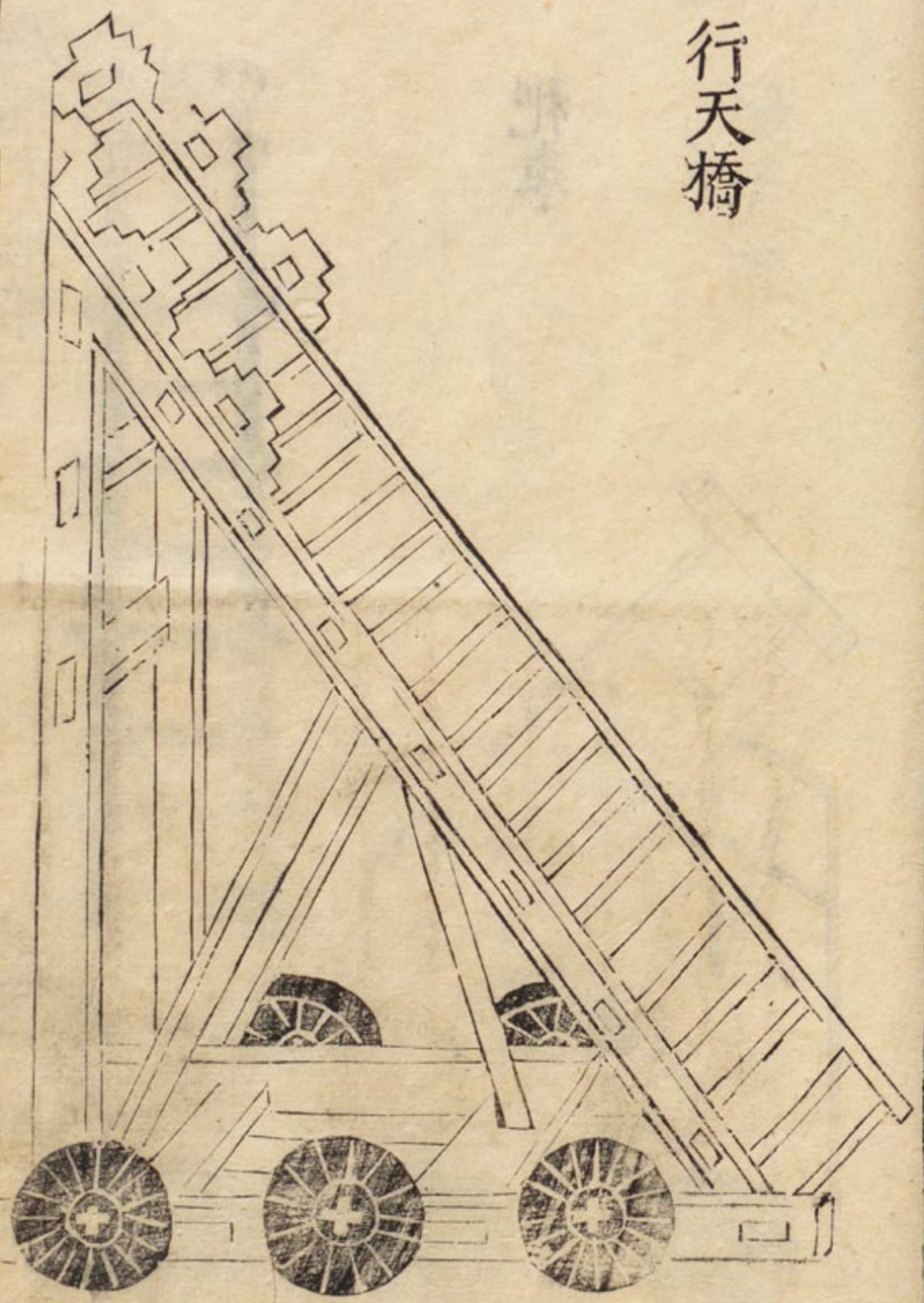


行女墻

木女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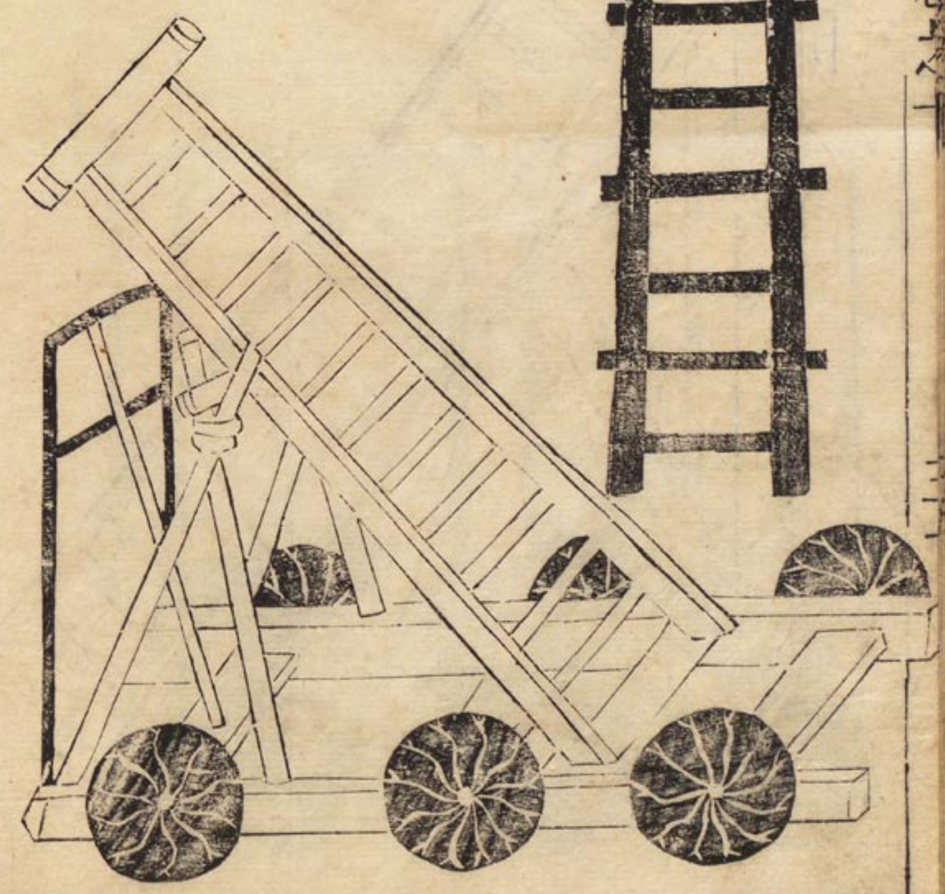
行天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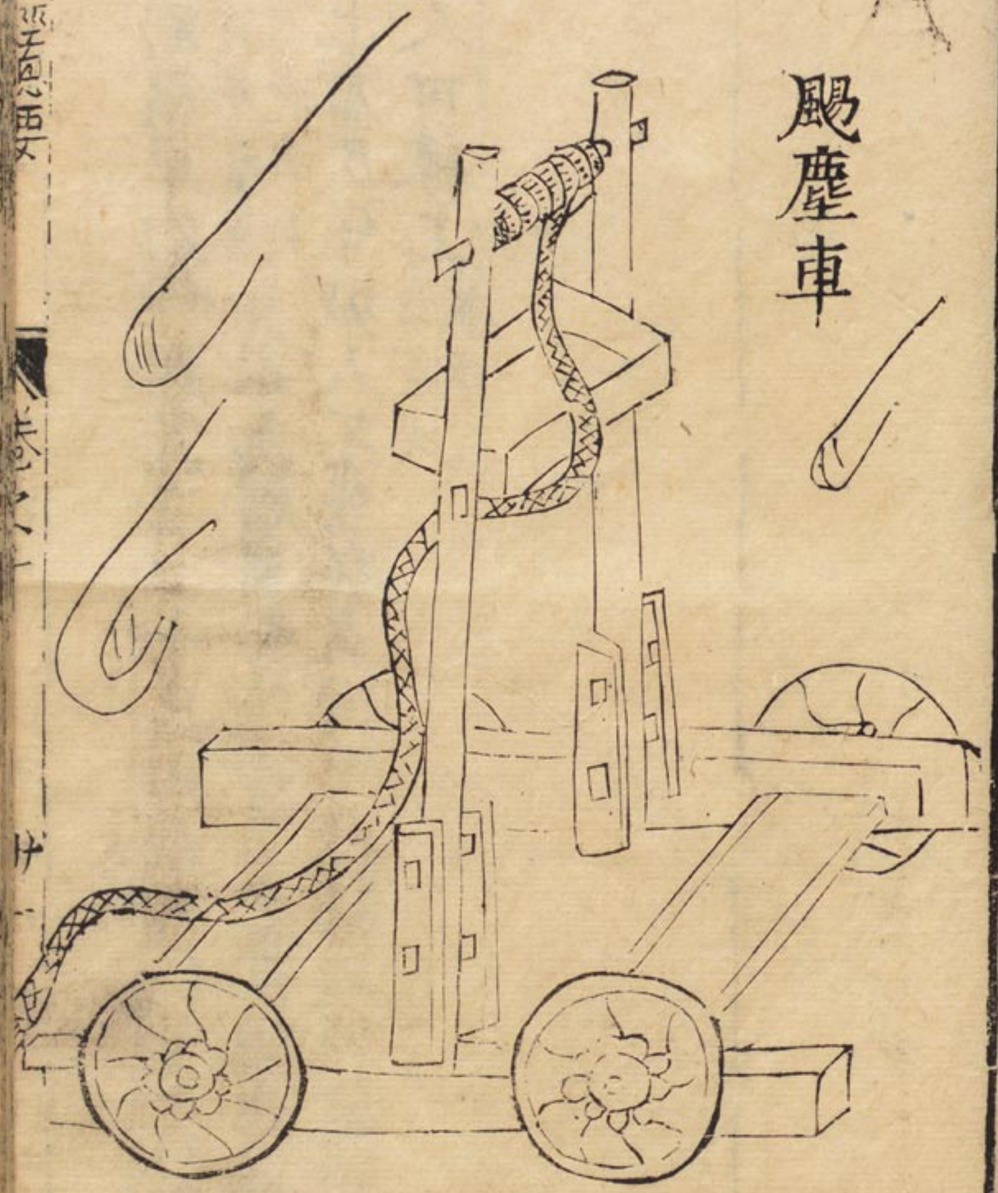
避檑木飛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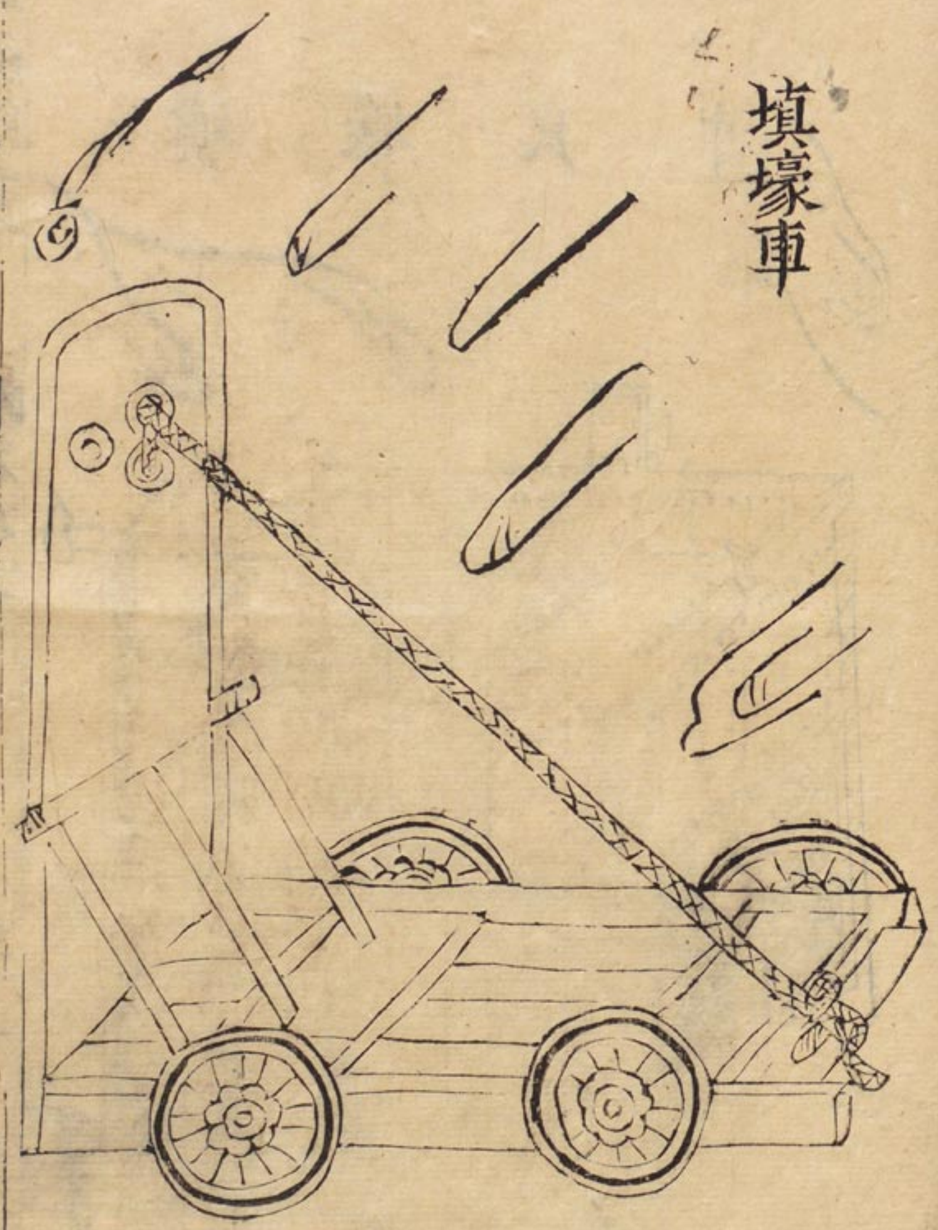
杷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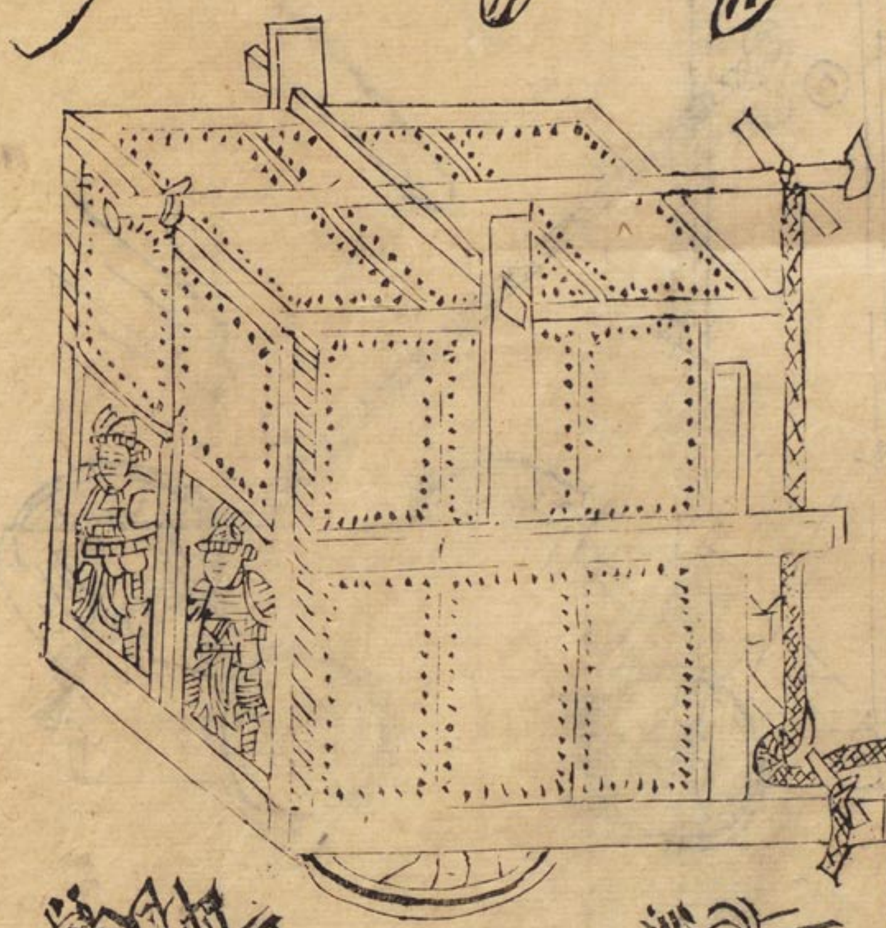
颺塵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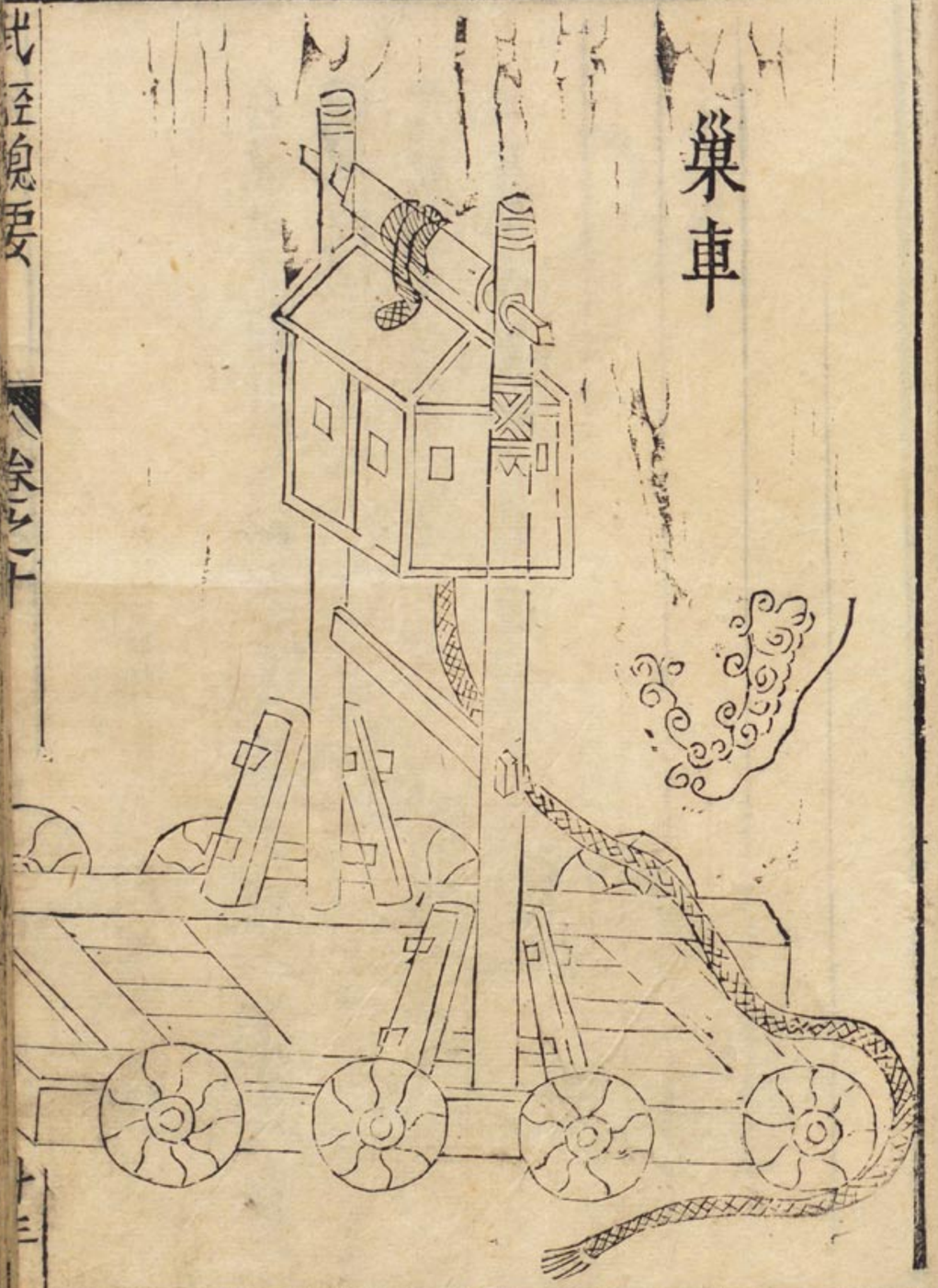
颺塵車約行煙置三二十具如飛梯板屋之類或即以飛梯板屋移用之亦通其車與烟同縱待烟氣盛即推車逼城颺其塵灰守城人不能存立必回避聚向一邊則攻城人可緣上用石灰最佳


填壕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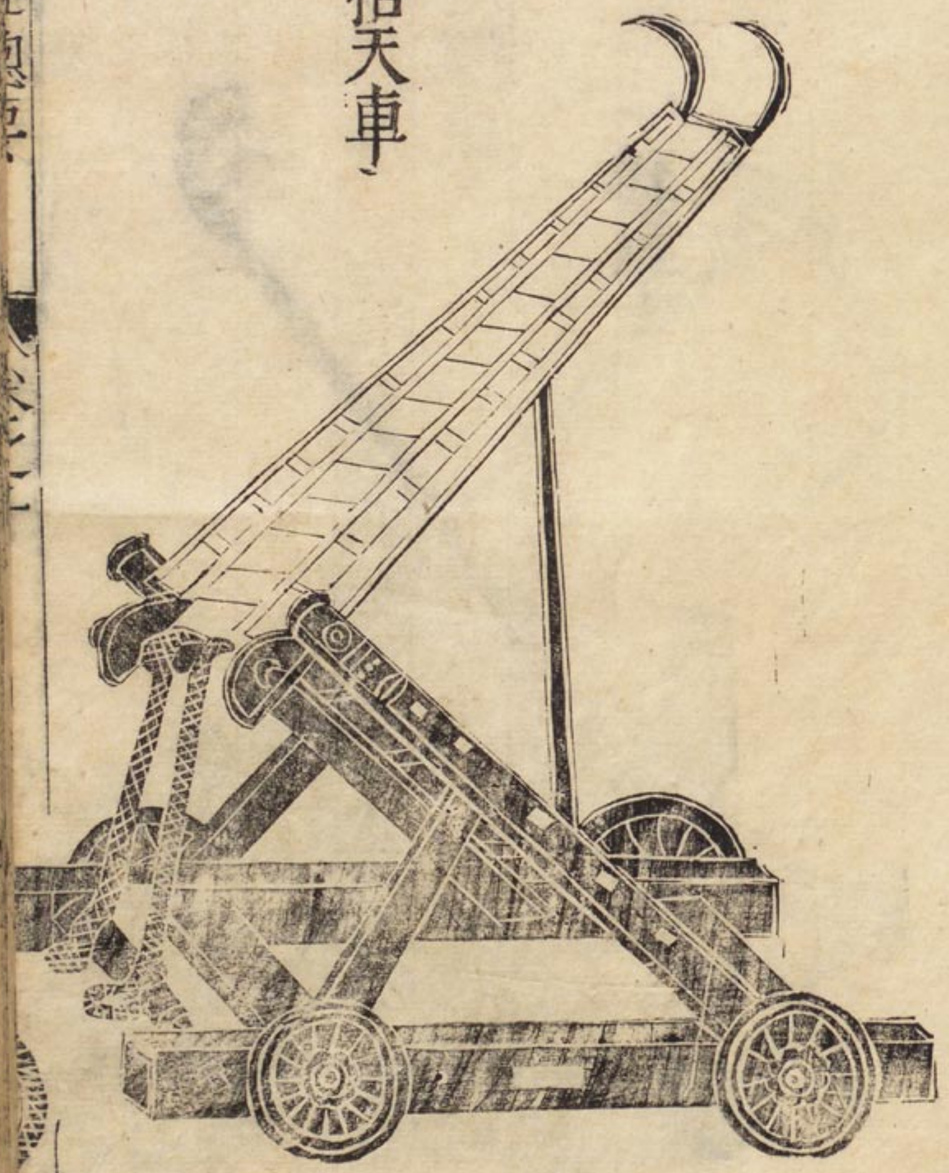
填壕皮車



巢車



搭天車



右巢車其制以八輪車當中建高竿。竿首施轆轤以繩挽板屋上竿首其屋方四尺高五尺以生牛皮裹之以禦矢石竿之高下以城爲準。使人藏屋中下窺城中事達望如鳥巢故謂之巢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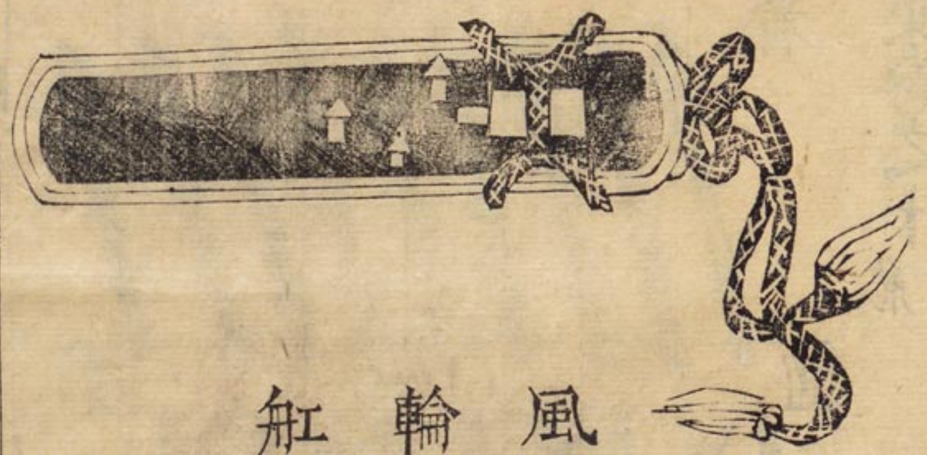

搭車


鐵鶻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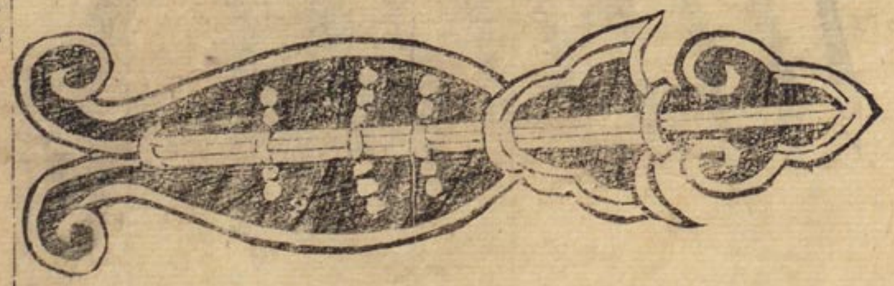
鈎撞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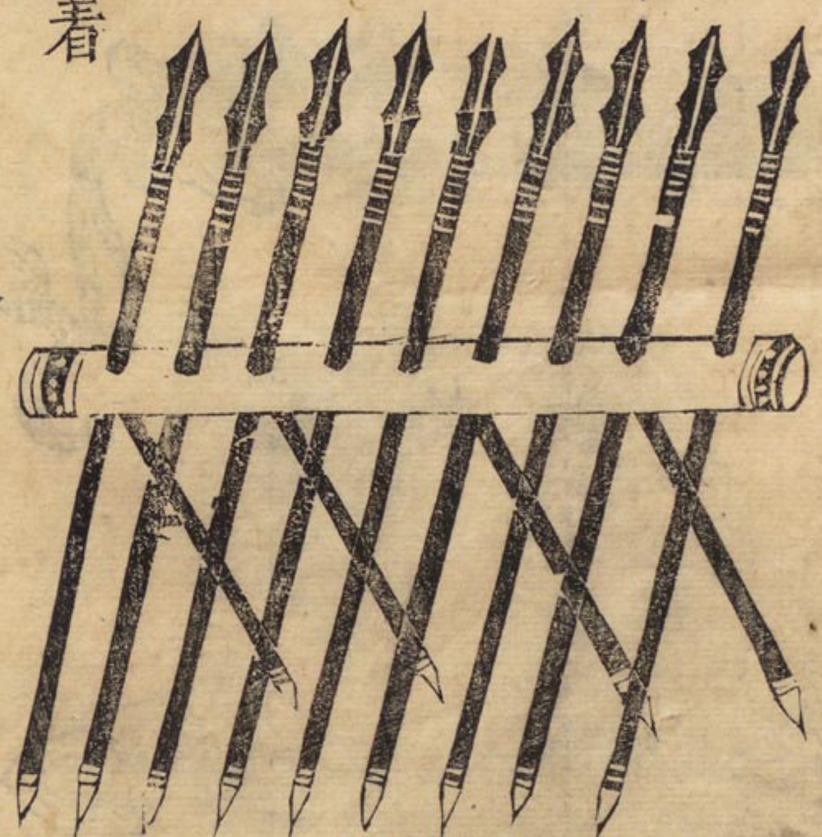
戰地



風輪舡



拒馬鎗



右其說不着

武經總要前集卷之十終

武經總要前集卷之十一

豫章新齋李鼎長卿訂
金陵對溪唐富春校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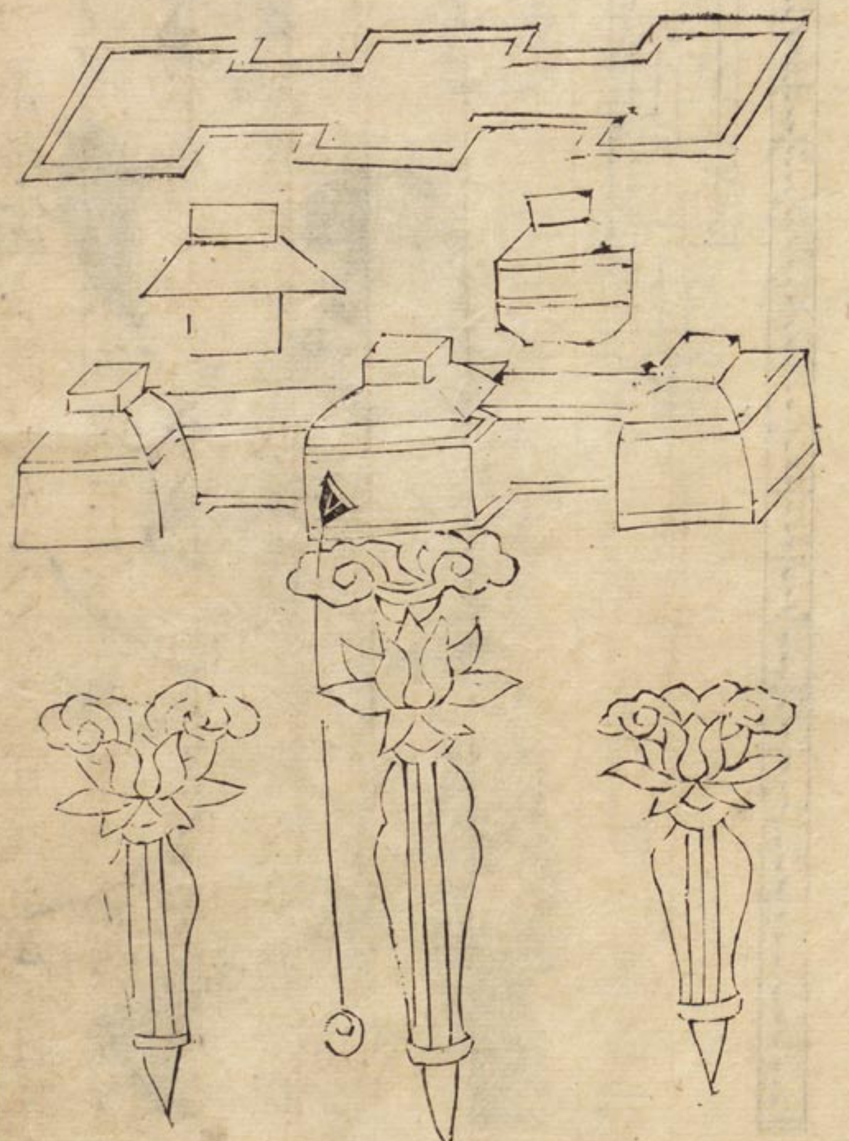
水攻并圖　水戰濟水階并圖　火攻

水攻

夫水攻者所以絕敵之道沉敵之城漂敵之廬舍壞敵之積聚百萬之衆可使爲魚害之輕者猶使緣木而居縣釜而炊故曰汾水可以灌平陽濟水可以灌安邑河水灌大梁洧水灌潁川韓信夾濰水決沙囊而斬龍沮曹公引沂泗注下邳而克呂布皆控帶山阜得地形之利也若平陸引水勞力費工利害相半

智伯以水攻而亡此又水攻者之宜戒也今存其法
焉故兵法曰以水佐攻者彊凡水因地而成勢謂源
高於城本高於末則可以遏而止可以決而流或引
而絕路或堰以灌城或注毒於上流或決壅於半濟
其道非一須先設水平測度高下始可用之也

水平





水平者木槽長二尺四寸兩頭及中間鑿爲三池池橫闊一寸八分縱闊一寸三分深一寸二分池間相去一尺五寸間有通水渠闊二分深一寸三分三池各置浮木木闊狹微小於池箱厚三分上建立齒高八分闊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不轉爲關脚高下與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齊起耿目視之三齒齊平則爲天下準或十步或一里乃至數十里目力所及置照版度竿亦以白繩計其尺寸則高下丈尺分寸可知謂之水平

照版形如方扇長四尺下二尺黑上二尺白闊三尺柄長一尺可握

度竿長二丈刻作二百寸。二千分。每寸內小刻其分。隨其分向。遠近高下。其竿以照放映之。取目視三浮木齒。及照版。以度竿上尺寸。爲高下。遞而往視尺寸相乘山崗溝澗水之高下淺深。皆可以分寸度之

水戰 并圖

吳楚楊越之間。俗習水戰故吳人以舟楫爲輿馬。以巨海爲平道。是其所長。春秋時吳以舟師伐楚又越軍吳軍舟戰於江。伍子胥對闔閭以船軍之教北陸軍之法大翼者。當陸軍之車。小翼者當輕車。突冒者當衝車。樓船者當行樓車。橋船者當輕足驃騎大翼以下皆船名公輸般自魯之楚。爲舟戰之具。謂之鉤拒退則鉤之進則拒之

漢武伐南越。於昆明開池習水戰。製樓船上建櫓樓戈矛。船下置戈戟以禦敵。鼈水惟之害。然樓船戰艦形制之盛。不若輕疾之利。爲故張吳威畜器械以樓船大艦爲先鋒。便利立功效。則走舸海鶚爲其用。或伏襲而入敵境。則凡舟皆可用也。故呂蒙襲關羽。白衣搥櫓作商賈服。羽不聞遂立功

戰船

凡水戰以船艦大小爲等。勝人多少皆以米爲準。一人不過重米二石。帆櫓輕便爲上。以金鼓旗幟爲進退之節。其戰則有樓船鬬艦。走舸海鶚。其潛襲則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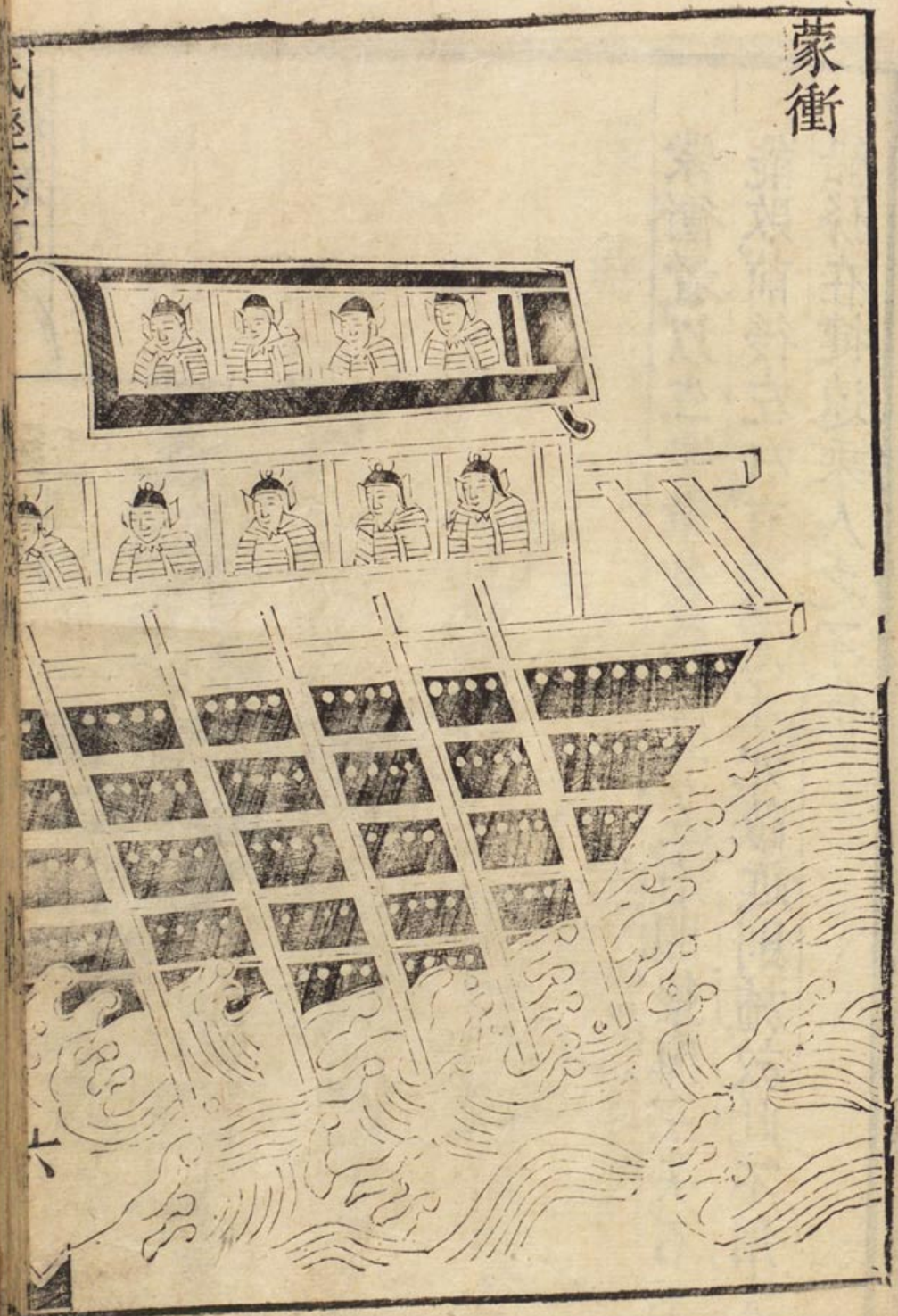
蒙衝遊艇其器則有拍竿爲其用利順流以擊之諸軍視大將軍之旗旗前亞聞鼓進則旗立聞金則止旗偃即還若先鋒遊變等船爲賊所圍以須外援則視大將赤旗向賊點則進每點一船進旗前亞不舉則戰船徐退旗向內點每點一船退若張疑兵則紛浦泥塗設旌旗帆牆以惑之比其大畧也

遊艇



遊艇者。無女墻舷上槳牀。左右隨艇子。大小長短四尺。一牀計會進止。囤軍轉陣。其疾如風。虞候用之。

拍竿者。施于大艦之上。每艦作五層。樓高百尺。置六拍竿。竿高五十尺。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每迎戰敵船若逼。則發拍竿。當者船舫皆碎。隋高祖命楊素伐陳。自信州下峽。造大艦名五牙艦。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竿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五百人。自餘平乘舴艋等。各有差。軍下至荊門。陳將呂仲肅於州以艦拒。素令已巒乘五牙四艘。逆戰。船近以拍竿碎陳十餘艦。奪江路。



蒙衝

蒙衝者。以生牛革蒙戰船。背左右開掣掉空矢石不能敗。前後左右有弩窓矛穴敵近則施放此不用大船務在捷速。乘人之不備。



樓船





樓船者船上建樓三重列女墻戰格樹幡幟開弩窻矛穴外施氊革禦火置砲車檑石鐵汁狀如小壘其長者步可以奔車馳馬若遇暴風則人力不能制不甚便於用然施之水軍不可以不設足張形勢也

走舸





走舸者。船舷上立女墻棹。夫多戰卒。皆選勇力精銳者。充往返如飛鷗。乘人之所不及。金鼓旌旗在上。



鬪艦

九十一卷



鬪艦者。船舷上設女墻。可獘半身。墻下開掣掉空。音孔

船內五尺。又建棚與女墻。齋棚上。又建女墻。重列戰士。上無覆背。前後左右。堅牙旗金鼓。晉謀伐吳詔王濬修舟艦乃作大舟連舫一百二十步受二十人以本爲城起樓櫓間四間其上皆得馳馬畫鷁首怪獸人懼江神

海鶻





海鶻者船形。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鶻之形。舷上左右置浮板形如鶻翼。翅助其疾。雖風濤怒漲而無側傾覆背左右以生牛皮爲城牙旗金鼓如常法。

濟水附

凡軍行遇津渡泛濫。及入山谷逢水暴漲。止則無舍。濟則無舟。太公對周武王以飛橋轒轀越溝輕飛江天艙濟大水。而不顯制度無以追究。然器用素具。乃克無患。或有急難。以齎持。故韓信以木罌渡河。而虜魏王豹。鄧訓以縫革置筏而繫胡。此又臨事制宜。而能利涉者也。今以所存法圖之于后。

凡軍行渡水。上流有浮沫至者。須待其定。測水不漲。則

渡。蓋慮半渡水漲。或虜人壅遏上流。欲絕吾軍也

凡殊方異域水勢。有洄狀險惡者。及蛟鼉水害之屬。兵師濟渡須皆先得鄉導問狀預為防慮。

凡將渡。先於岸上四面陣列。仍令乘高遠望。以候騎探之。防寇之掩襲。然後分隊旋濟。

凡濟必先戰隊。既升岸勒為方陣。亦令人乘高遠望如前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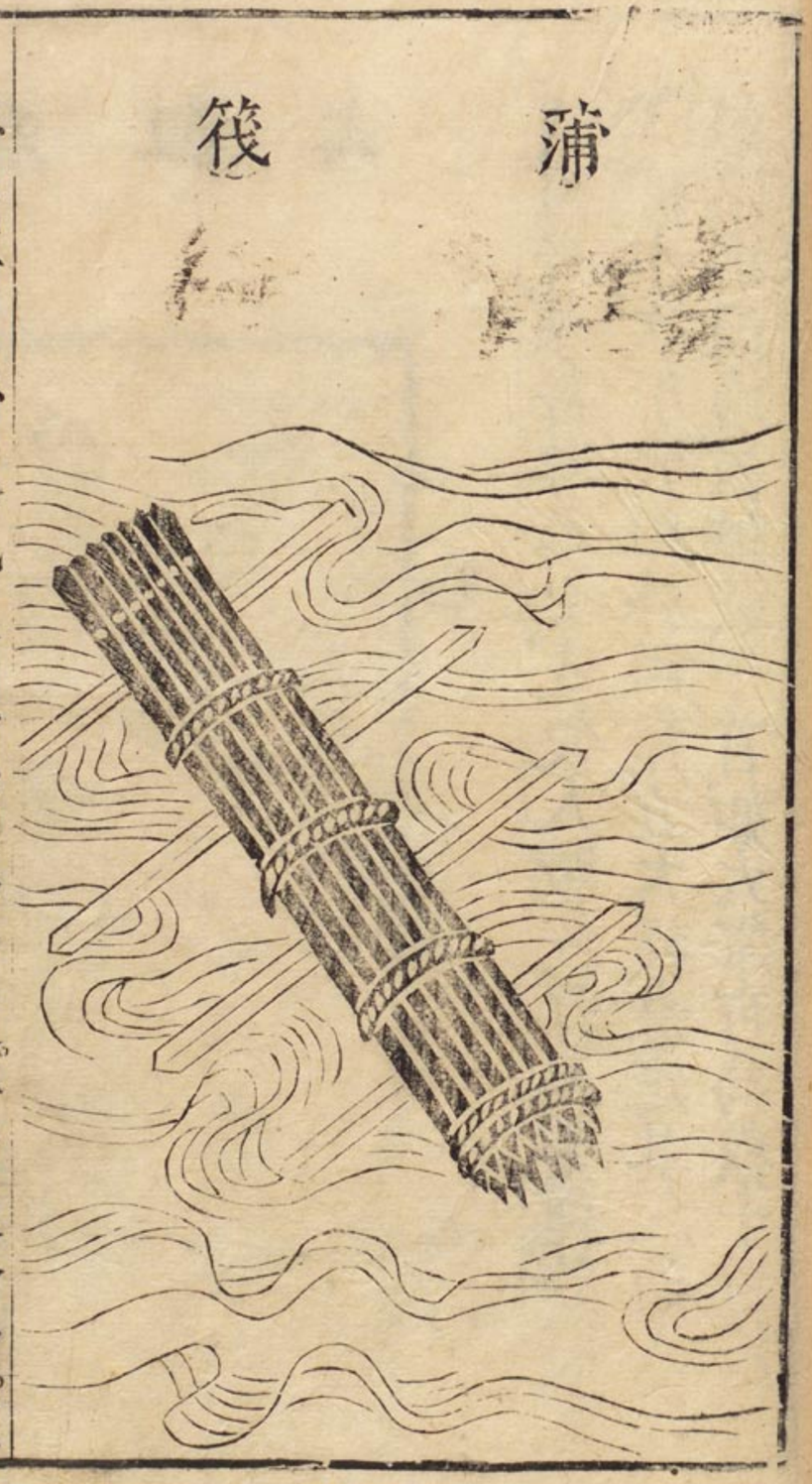
凡簿筏謂以竹木及有屋宇處可以毀拆為筏浮渡并束草芻亦可用之。

凡遇溝澗小水。可伐水傍木。并枝柯縻以藤蔓組索推置水中。使前後積聚。相挽可以渡人。

凡大寒欲濟。流澌漸未合。以巨絙橫絕水面約澌須臾流漸自合。可以濟矣。

凡軍行遇溪陂。未得濟者。則渡水闊狹。以軍中車。用鐵索相維。橫絕中流。實以土囊。以過水勢。水稍淺諸軍可渡。

蒲筏



蒲筏者以蒲束九大圍顛倒為十道縛如束槍狀量長短為之無蒲用葦可以浮渡

飛絙式



飛絙者。募善游水士。或使人腋挍浮水。繫繩於腰。先浮渡水。次引大絙於兩岸。立大柱急定其絙。使人挾絙浮水而過。器械戴于首。如大軍可爲數十道渡。

浮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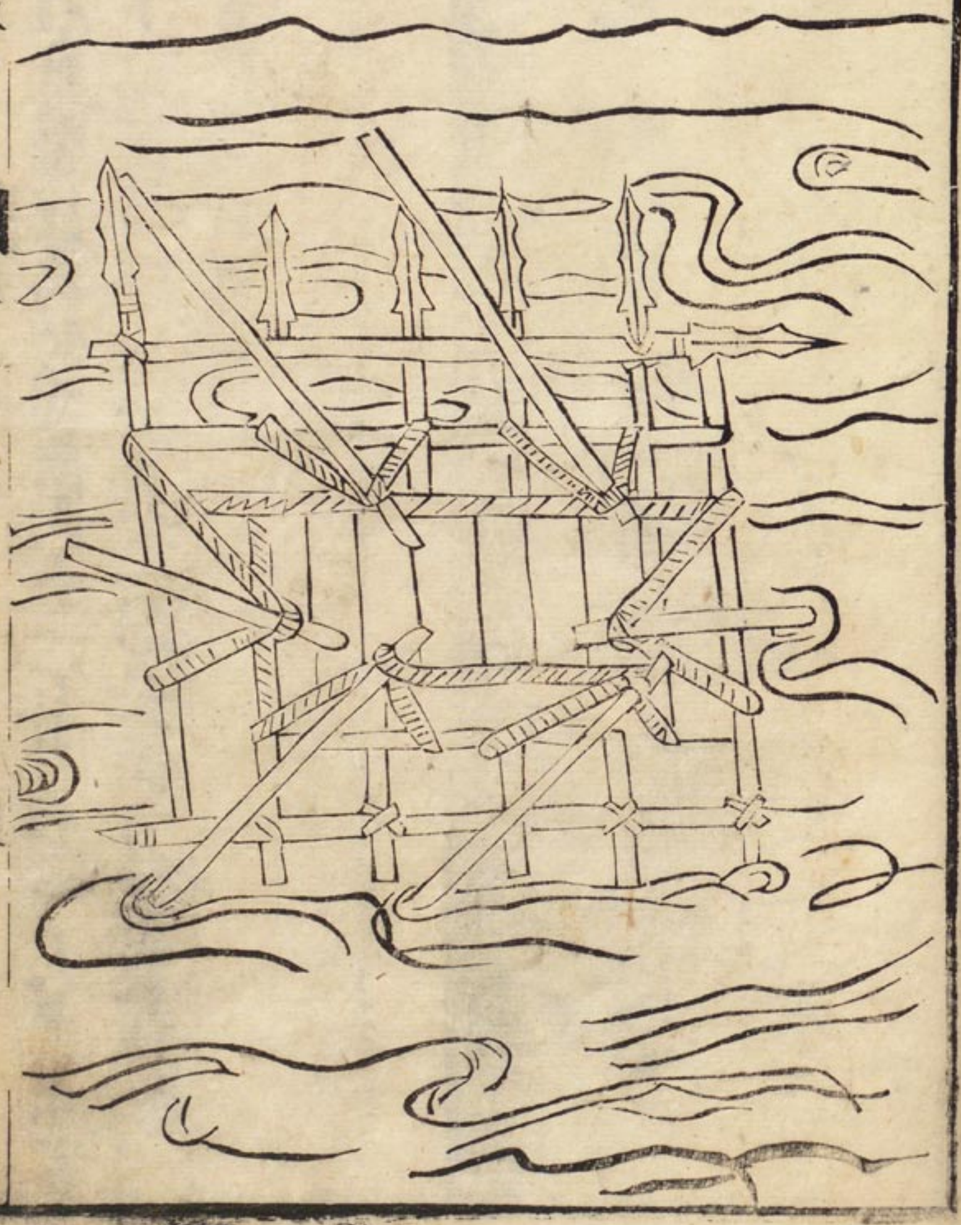
浮囊者以渾脫羊皮吹氣令滿繫其空束於腋下人浮以渡

皮船



皮船者。以生牛馬皮。以竹木緣之。如箱形。火乾之浮于水。一皮船可乘一人。兩皮船合縫能乘三人。以竿繫木助之。可十餘返

木罌



木罌者縛甕罌以爲筏甕罌受二石力勝一人甕間容五寸。下以繩勾聯編槍其上形長而方前置筏或作版頭後置稍左右置棹



械筏



械筏者。以槍十條爲束。一力勝一人。且以五千條爲率。爲一筏。槍去鐏刃鱗次而排。縱橫縛之。可渡五百人或左右各繫浮囊二十。先令水工。至前岸立大柱繫二大絙。屬之兩岸。以夾筏絙上。以木絙環貫之。施繩聯者。於筏筏首繫繩。令岸上牽挽之。以絙爲約。免漂溺之患。

火攻

兵法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隊。所謂火人者。焚其營柵。及其士卒。駭而攻之。必潰也。所謂火積者。焚其糧食薪芻。軍無以存也。所謂火輜者。器械財貨及軍士。衣裝在道未止者也。所謂火庫者。軍在營壘已有止舍也。二者焚之使其乏絕也。所謂火隊者。焚其行伍。因亂擊之可覆也。此五者滅敵之大利也。

又曰。煙火必素。其謂蒿茅薪芻膏油之屬。皆素備也。發火必有時。起火必有日。時者天之燥也。燥者旱也。日者宿在箕壁翼軫也。比四宿者風起之日也。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於內。則軍應之于外。謂外以兵攻也。火發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則止。謂火盡以來若敵擾亂則攻之不撓則收兵而退。火可發於外。無持於內。以時發之。若敵居草茉則可從外及時發火不必更待內火發而應之恐敵自撓草茉我不能起火。火發上風。無攻下風。以兵隨風勢攻之。晝風久夜

風止。凡軍必知有五火之變以數守之（須箕星躔之數守風起之日乃可可發火）故曰以火佐攻者明。今以諸家舊法附于後

兵法曰。引兵深入敵境。遇叢林深草在軍前後。三軍行遠人馬疲倦不及休止。敵人因疾風之利。燔吾上風。鋭兵伏于吾後。若此者。則燔吾前之草木。以絶火勢。又燔吾後。以拒敵人。我軍按黑地而處。堅整隊伍。敵莫能害。

火禽



火禽以胡桃割剖分空。中實艾火開兩孔復合。先捕敵境中野雞繫項下。鍼其尾而縱之。奔入草（中桃）敗火發

一雀杏



雀杏。磨杏子中空。以艾實之。捕取敵人城中。及倉庫中雀數十百枚。以杏蠱雀足上。加火薄幕。羣飛入城壘中棲宿。其積聚廬舍。須臾火發。

火兵





火兵以騎枚縛馬口人負柬薪束藴懷火直抵敵營一時舉火營中大亂急而乘之靜而不亂捨而勿攻

火獸



火獸

火獸以艾煴火納置瓢中開四孔繫瓢於野豬麞鹿項上針其尾端向營而縱放之奔走入草瓢敗火發



火牛



古法也用牛前膊縛槍其刃向外以撲皮細草注尾上驅其首向敵發火其牛震駭前奔敵衆必亂可以乘之古有燧象火馬其法畧同皆可度宜用之

火舡



凡火戰用獎船或木筏載以薪從上風順流發火以
焚敵人樓船戰艦
火盜
擇人狀貌音服與敵同者夜竊號逐便懷火偷入營火
焚其聚積火發衆亂而出以兵攻之
行煙
猛煙衝人無拒者凡攻城邑旬日未拔則備蓬艾薪草
萬束已來其束輕重使人力可負以乾草爲心濕草
外傳候風勢急烈紉上風班布發煙漸漸遍城仍具
皮笆傍牌以禦矢石
煙毬

毬內用火藥三斤外傳黃蠟高一重約重一斤上如火毬
法塗傳之令厚用時以錐烙透
毒藥煙毬
毬重五斤用硫黃一十五兩草烏頭五兩焰硝一斤十
四兩芭豆五兩狼毒五兩桐油二兩半小油二兩半
木炭末五兩瀝青二兩半砒霜二兩黃蠟一兩竹茹
一兩一分麻茹一兩一分擣合爲毬貫之以麻繩一
條長一丈二尺重半斤爲絃子更以故紙一十二兩
半麻皮十兩瀝青二兩半黃蠟二兩半黃丹一兩一
分炭末半斤擣合塗傳于外若其氣熏人則口鼻血
出二物並以砲放之害攻城者

凡燔積聚及應可燔之物並用火箭射之或弓或弩或
牀子弩度遠近放之其法見攻守及器械門

武經總要

十二

武經總要前集卷之十二

豫章新齋李閎長卿訂

金陵對溪唐富春校梓

守城 并器具圖附

兵法曰守城之道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故善守者敵不知所攻非獨爲城高池深卒彊糧足而已必在乎智慮周密計謀百變或彼不來攻而我守或彼不挑戰而我擊或多方以謀彼師或屢出以疲彼師或彼求鬬而我不出或彼欲去而懼我襲若此者皆古人所以坐而屈敵國之道也此雖得禦攻之計然又要先審來二日

米澤藏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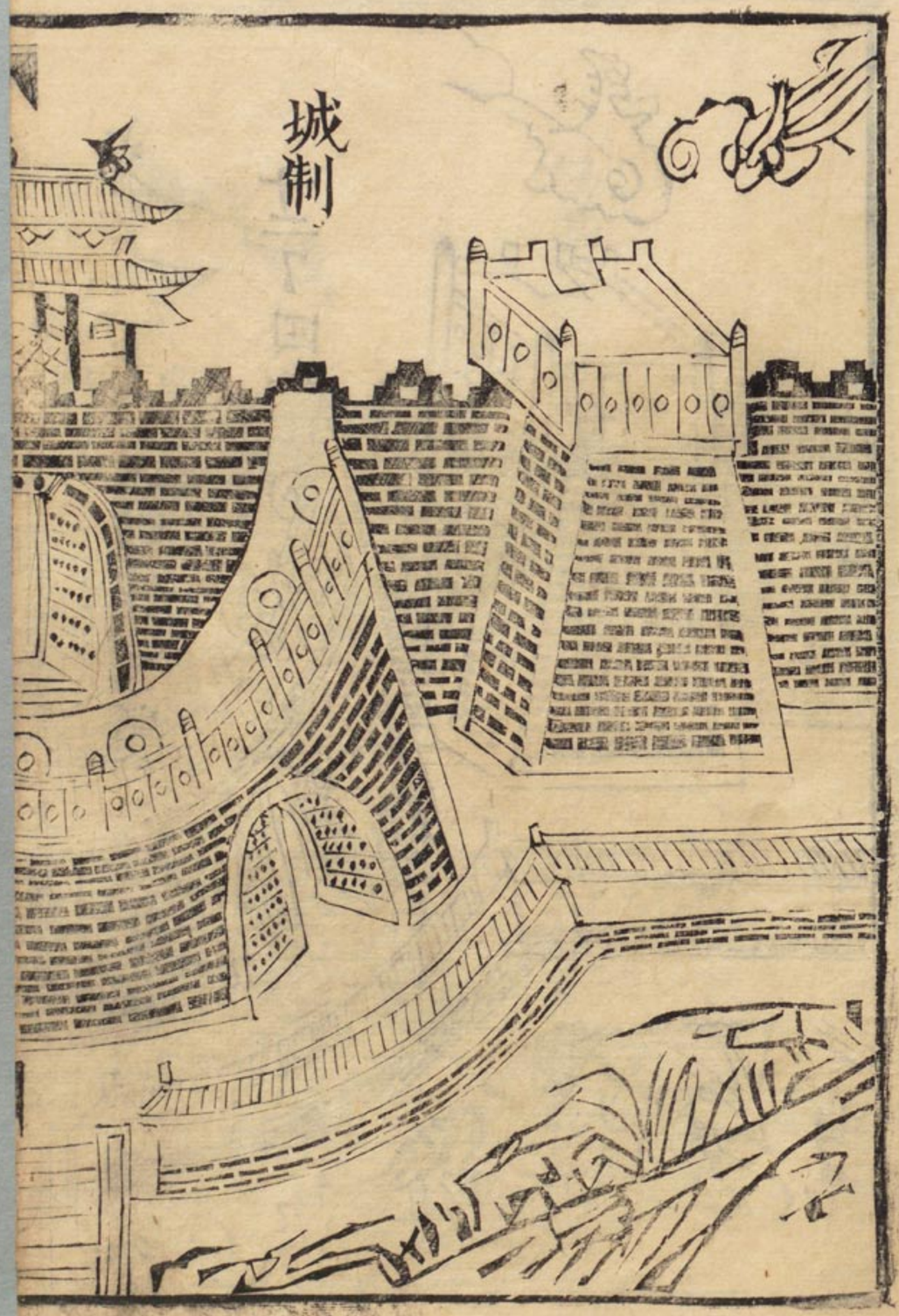
利害。凡守城之道有五敗。一曰壯大寡小弱衆。二曰城大而人少。三曰粮寡而人衆。四曰蓄貨積於外。五曰豪彊不用命加之外水高而城内低。士脉踈而池隍淺。守具未足薪水不供雖有高城宜棄勿守。亦有五全。一曰城隍修。二曰器械具。三曰人少而粟多。四曰上下相親。五曰刑嚴賞重加之得太山之下。廣川之上。高不近旱。而水用足。下不近水。而溝防省。因天財就地利。土堅水流險阻可恃兼此刑勢。守則有餘。故兵法曰。城有不可攻。又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皆謂此也。凡守之道。敵來逼城。靜默而待。無輒出拒候其矢石可及。則以術破之。若遇主將自臨。度其便利。以彊弩叢射。飛石併擊斃之。則軍聲阻喪。其勢必遁。若得敵人稱降。及和切勿弛備。當益加守禦防其詐。我若敵攻已久不拔而去。此爲疲師可躡而襲之必破。此又寄之明哲見利而行不可羈以常檢也。古法曰。三里之城。萬家守之足矣。今若遇敵逼近。人力不暇者。即且約容一軍人馬如築於閑時。須稍寬闊作四門二開二閉。門外築甕城。城外鑿壕。去大城約三十步。上施鈎橋壕之内岸築羊馬城。去大城約十步。凡城上皆有女墻。每十步及馬面。皆上設敵棚。敵圍敵樓櫓。城敵圍城角也有戰棚。棚樓之上。有曰露屋。城門重門牌版。鑿窌城之外四面有弩臺。自敵棚至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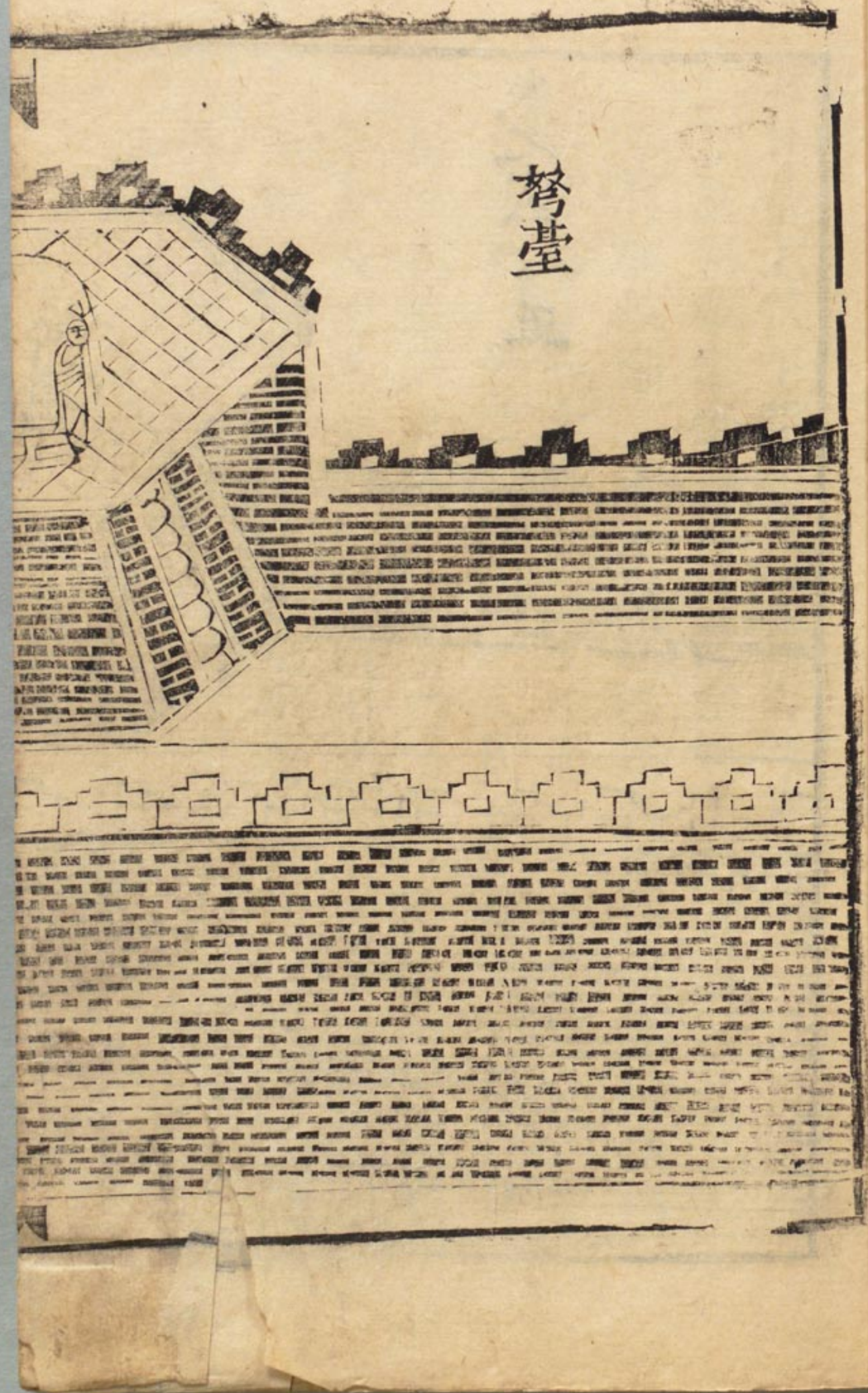
門常設兵守。以觀候敵。人圖刑于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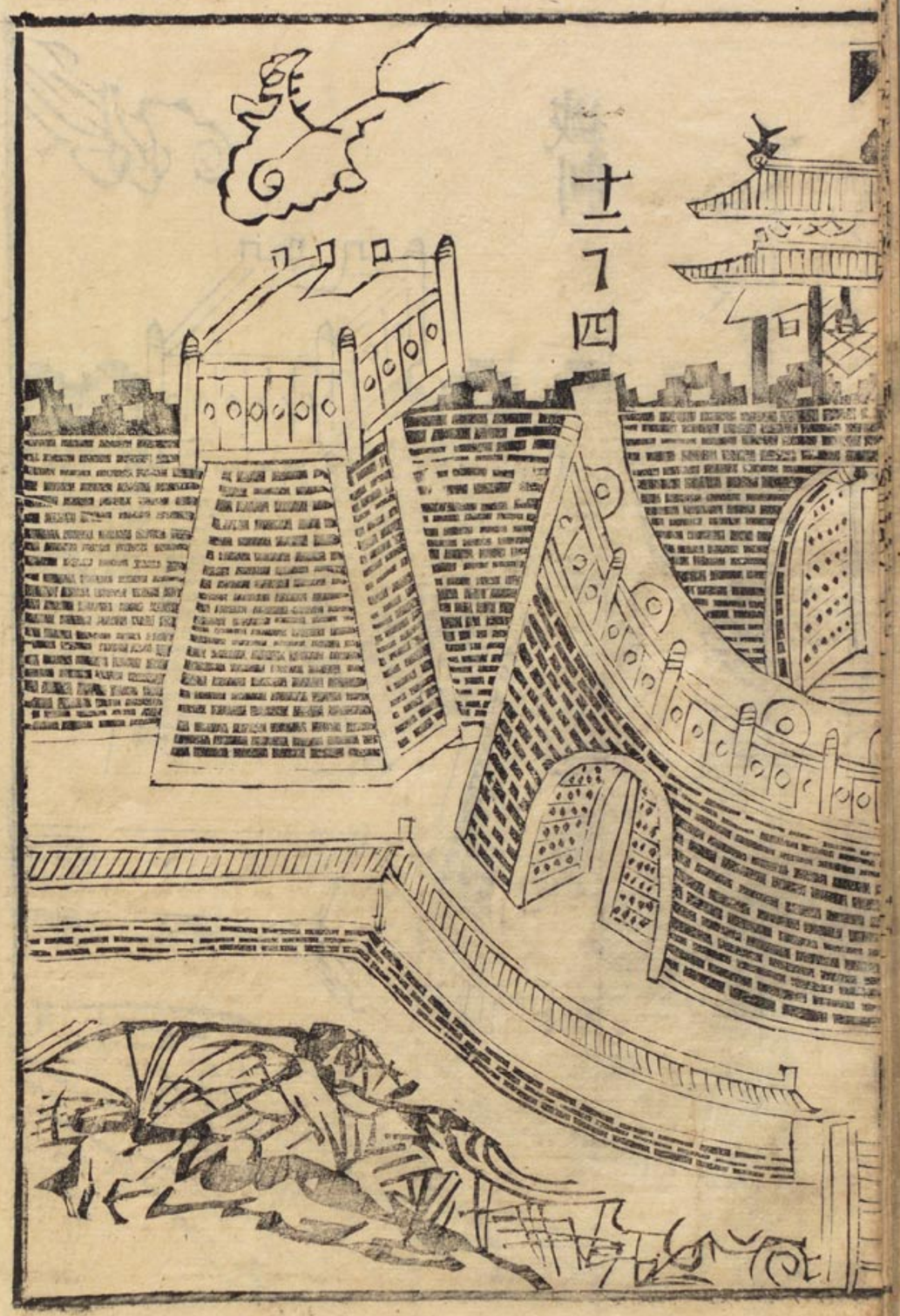
右平陸築城。下闊與上倍其高。又與下倍。假如城高五丈。則下闊二丈五尺。上闊一丈二尺五寸。其城外甕城或圓或方。視地形爲之。高厚與城等。惟偏開一門。與甕城門相背。若甕城門在左。即羊馬城門在右也。女墻高可五尺。壕面各隨其地爲闊狹。大要在面闊底狹。其深及泉。使箭砲難及。即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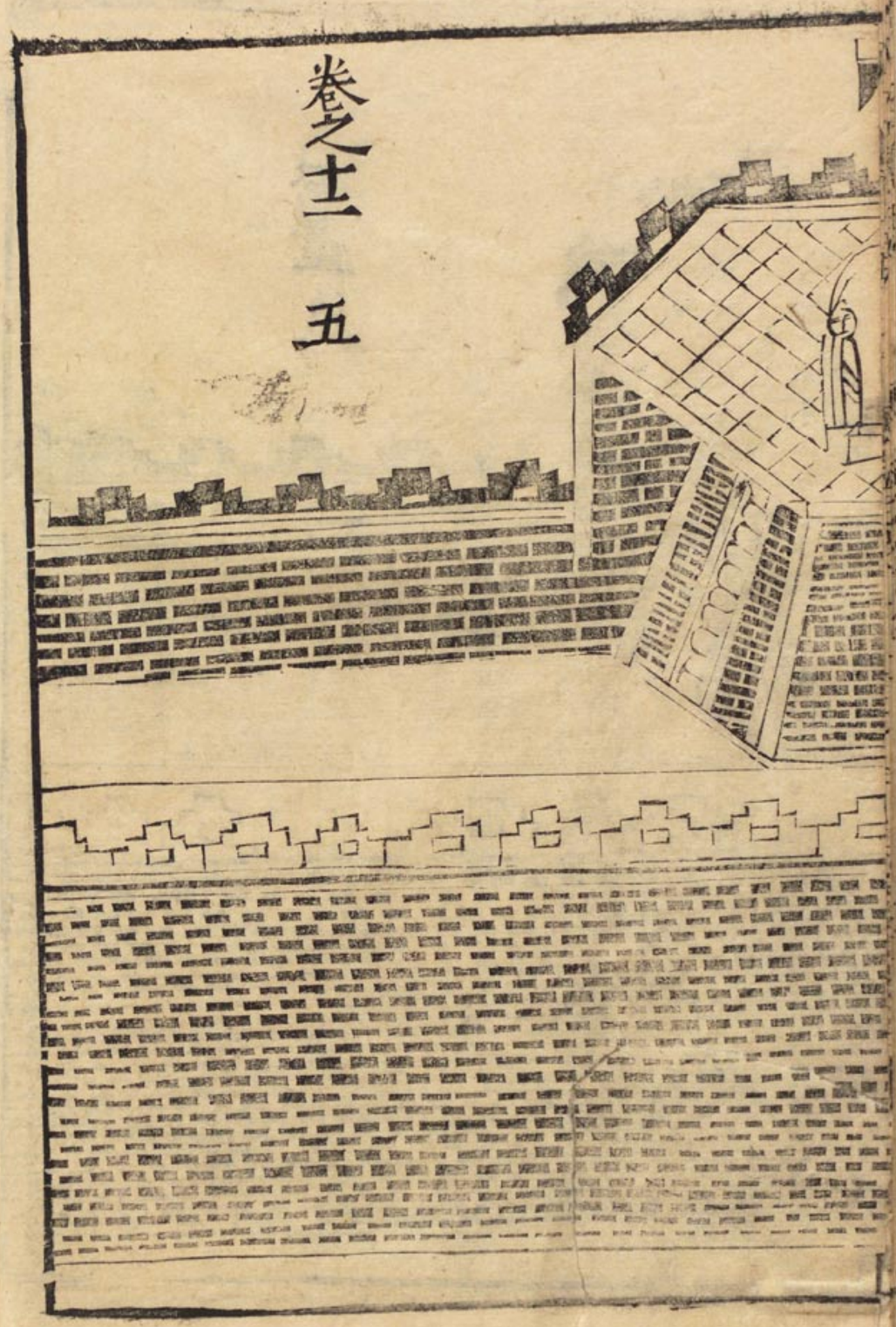
壕橋直對羊馬城門。若城門汲水須在城外。則甕城門以通汲路。惟不得對大城門。羊馬城各更對開一門。若依山帶河地勢不便。則大城須爲偃月形。開三門而已。餘不改平陸之制。

甕城上各設戰棚。其制與敵樓同。間數視城之廣狹。其山城則又擇前後左右取去。大城近處隨山形別築一城。令與大城相接。必盡據高地。外亦開墜兩城之中。或設烽臺以爲遠候。賊至。即以兵專守。免先爲賊所據。下窺城中虛實。今秦州邠州城皆若是也。一說築城之法。每下闊一丈。上收四尺。凡城高五丈。底闊五丈。上收二丈。右堅固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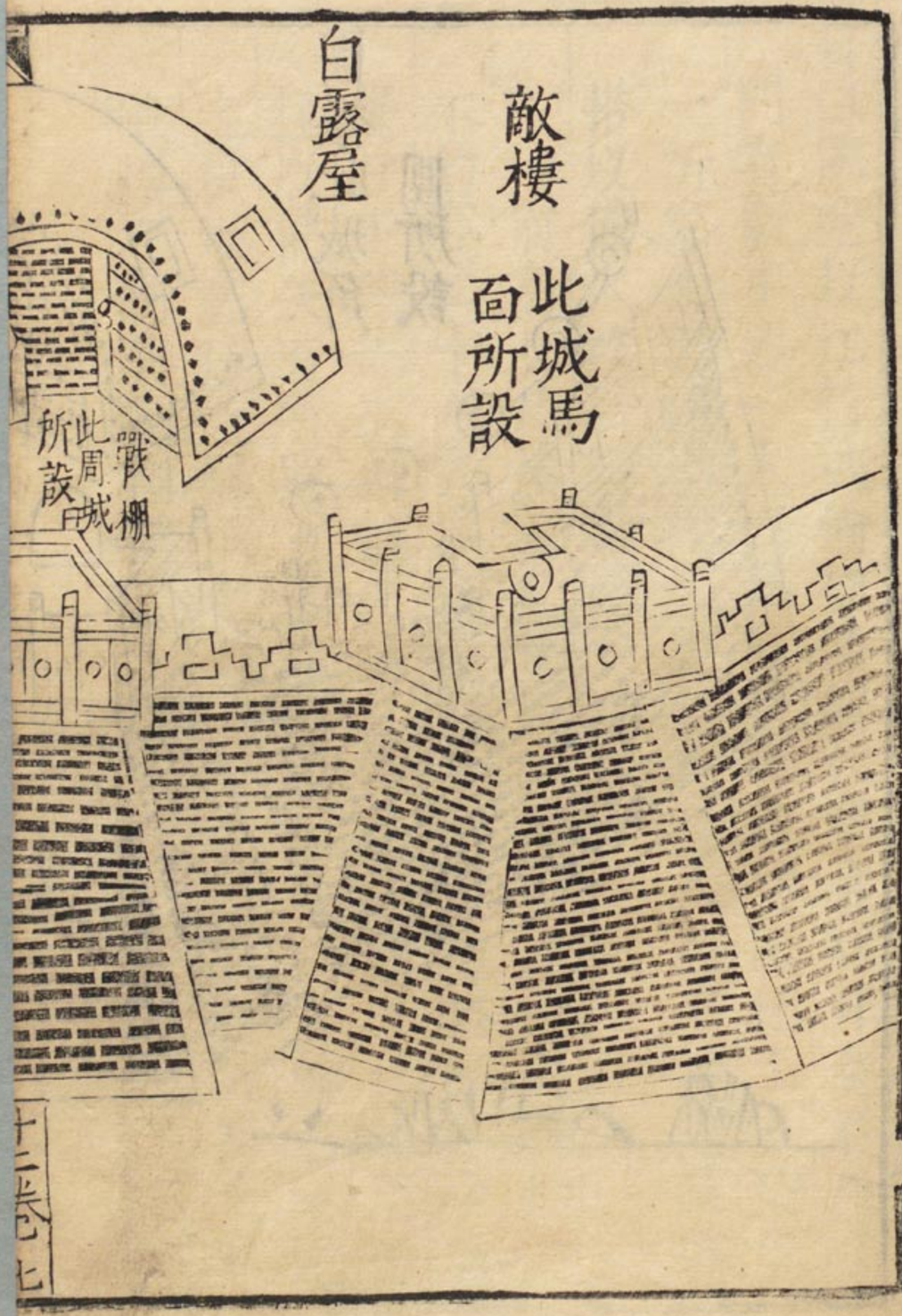

城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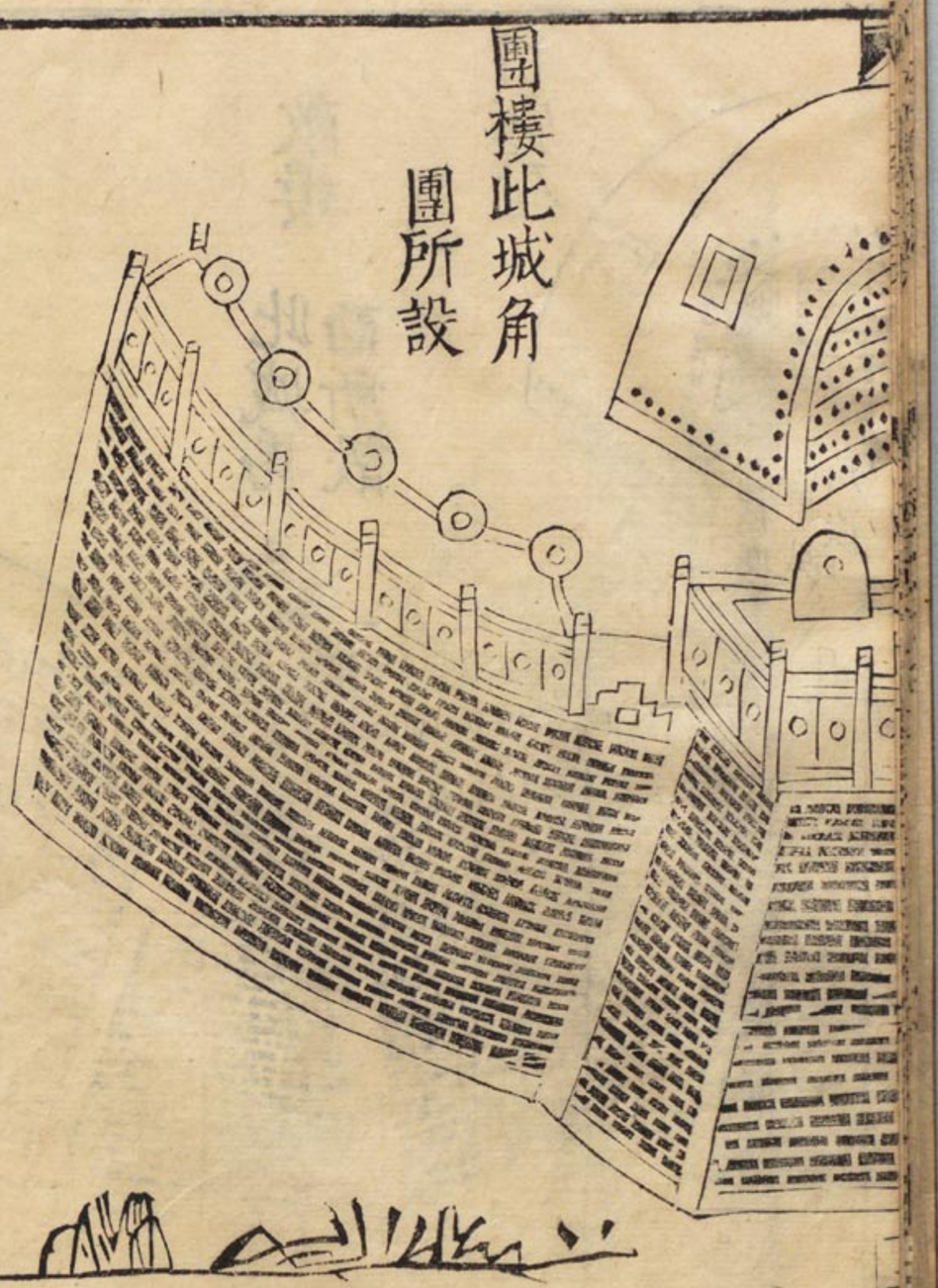

弩臺


十二了四



右弩臺上狹下闊如城制高與城等面闊一丈六尺長三步與城相接每臺相拒亦如之上通闊道臺上架屋制如敞棚三面垂以濡毯以遮垂鍾枚亦備繩梯內容弩手一十二人棚上三面立牌遮箭棚上亦容弓弩手一十二人隊將一人置五色旗各一皷一弓弩檑木砲石火鞭等皆蓄之常伺寇至舉旗爲表號令臺及城上見之皆舉旗相應寇來自東即舉青旗南舉赤旗西舉白旗北舉黑旗已來復還舉黃旗寇來漸近則望其主將發弩叢射之其砲擂用如城上法


白露屋
敵樓
此城馬面所設
此周城所設
戰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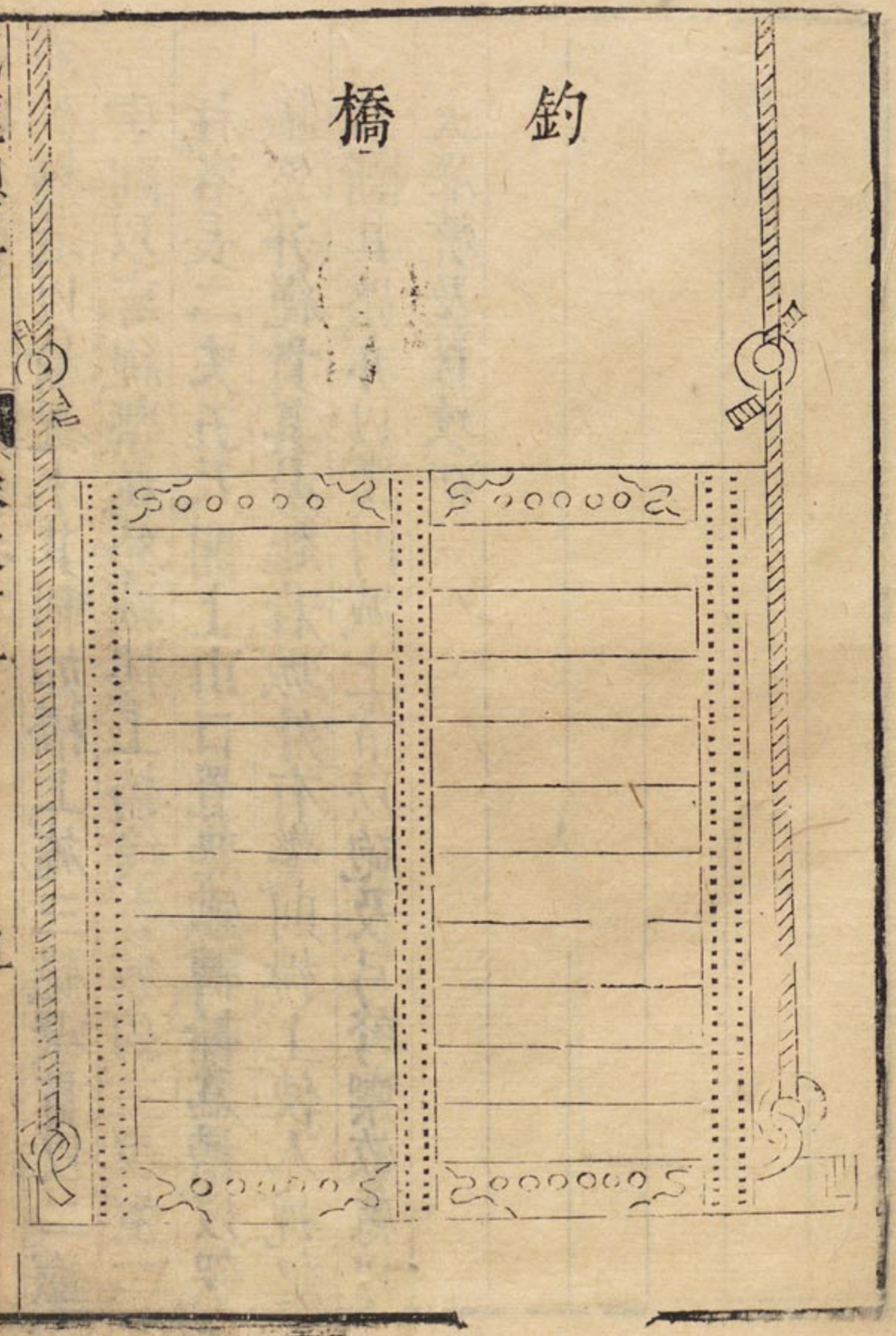


圍樓此城角
圍所設

右白露屋以江竹或榆柳條編如窮廬狀外塗石灰有
門有竅中容一人以為候望每敵樓戰棚上五間置
一所於兩傍施木拒馬籠籬笆隱人於下持泥漿麻
搭以備火攻
敵樓前高七尺每間闊一步深一丈其棚上
下約容二十人若城愈闊則愈深上施搭頭木中設
雙柱下施地栿仍前出三尺常法一間二柱此用四
柱以備矢石所擢上密布椽覆土厚三尺加石炭泥
之被以濡氈及椽栿之首金以牛革裹之以防火箭
敵樓之制與戰棚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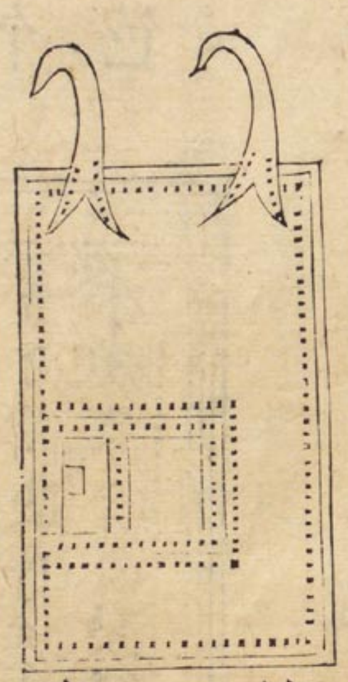


釣橋



右釣橋造以榆槐木。其制如橋上。施三鐵環貫以二鐵索副以麻繩繫屬於城樓上橋後去城約三步。主二柱。各長二丈五尺。開上山口。置熟鐵轉輸爲槽。以架鐵索。并繩貴其易起若城外有警。則樓上使人挽起。以斷其路。亦以護門城上常以砲及弓弩禦敵慮以火燔燒及被攻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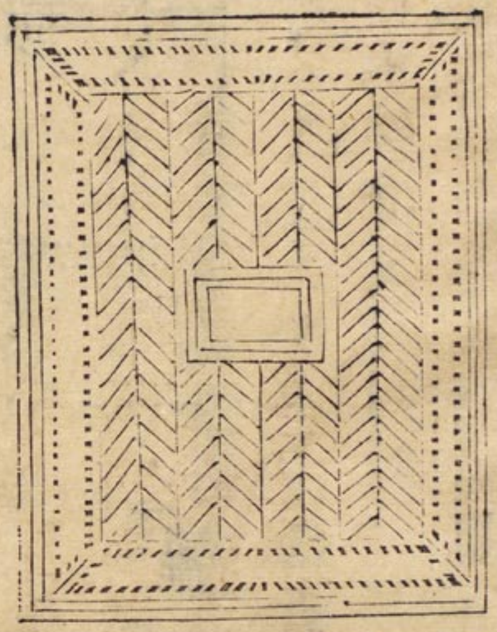
垂鐘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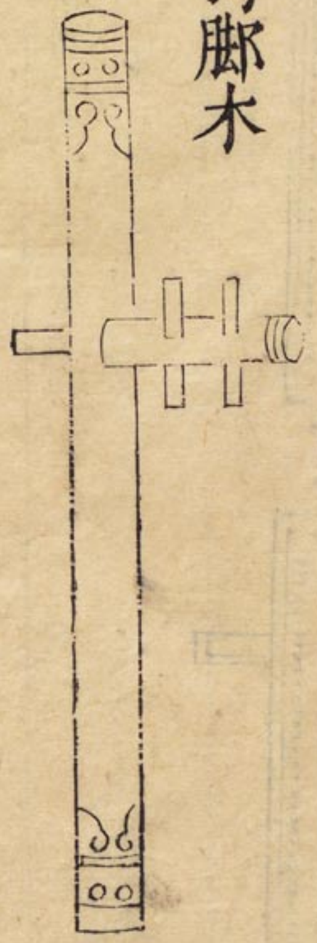
篦　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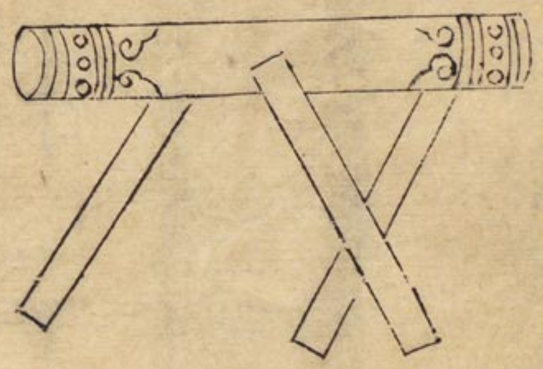
皮竹笆



狗脚木



木馬子



右垂鍾版長六尺闊一尺厚三寸用生牛皮裹開箭牕施於戰棚前後有伏兔拐子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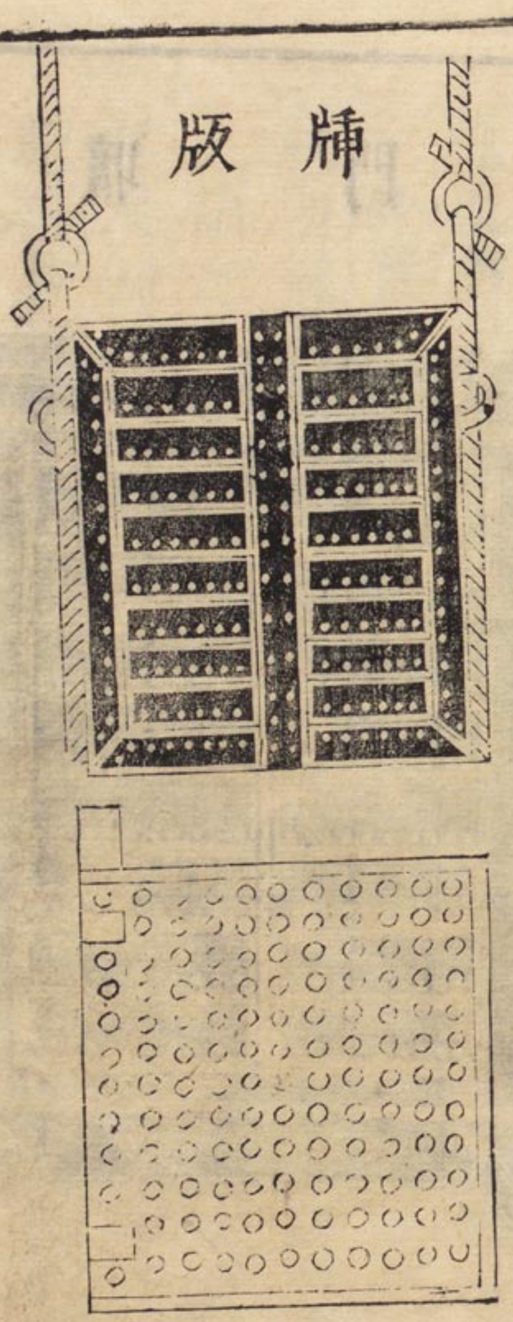
篦籬笆以荊柳編成長五尺闊四尺漫以生牛皮背施牛竿長六七尺用於戰棚上則以木馬倚之在女墻外以狗脚木掛之

皮竹笆以生牛皮條編江竹爲之高八尺闊六尺施於白露屋兩邊以木馬倚定開箭牕可以射外

木馬子一横木下置三足高三尺長六尺

狗脚木植二柱於女墻內相去五尺準墻爲高下柱上施横木鈎掛

牌版



暗門



右牌版與城門爲重門其制用榆槐木廣狹準城門漫以生牛皮裹以鐵葉兩傍施鐵環貫鐵索凡大城門去門闔五尺立兩頰木木開池槽亦用鐵葉裹之若寇至即以絞車自城樓上抽所貫鐵索下牌版于槽中外實以土防火攻內枝以柱防傾折一說不用牌版則鑿門爲數十孔敵逼城門則出矛戟以彊弩射之謂之鑿扇暗門更於兵出入便處潛鑿城爲門外存尺餘勿透以備出兵襲敵其制裁高七尺闊六尺內施排沙柱上施橫木搭頭下施門門闔常伺敵間出○奇兵以襲擊之仍於城上多積巨石及虞敵人犯門即下石擊而斷之

陷馬坑



機橋



陷馬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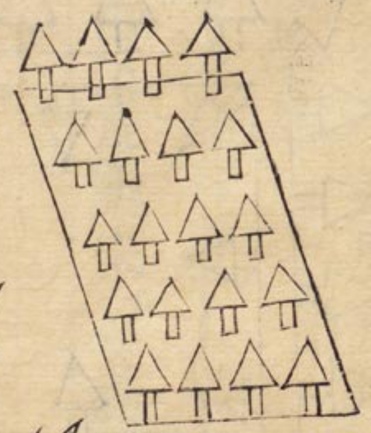
機橋



右陷馬坑長五尺闊三尺深四尺坑中植鹿角槍竹簽二物皆削尖入火令堅其坑排如巨字或鮮鎗爲之覆以芻草或上種草苗務令敵人不覺凡敵來路及城門內外皆設之

機橋用一梁仍爲轉軸兩端施橫栝置溝壕上賊至即去栝人馬踐之則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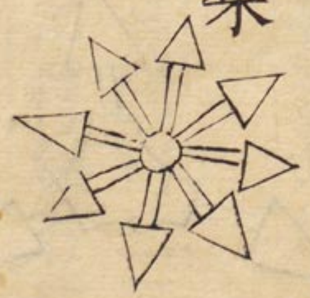
地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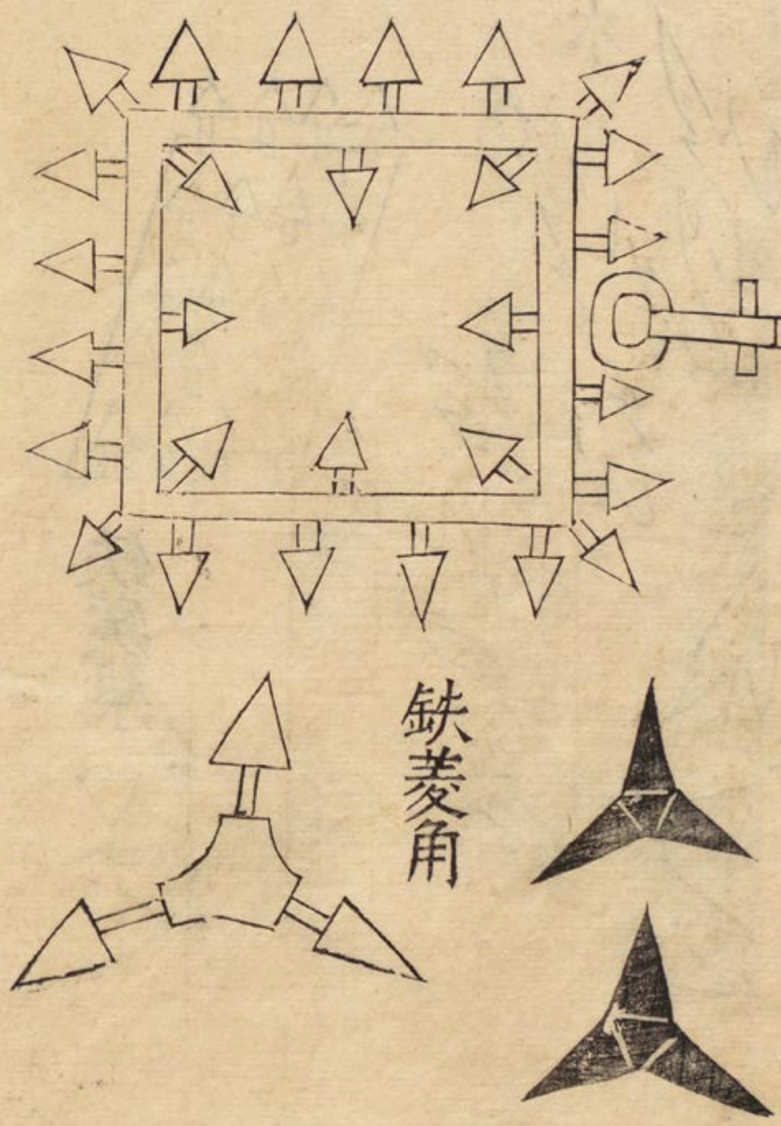


鹿角木



鉄蒺藜





右鐵菱角如鐵蒺藜布水中刺人馬足

鹿角木擇堅木如鹿角形者斷之長數尺埋入地深尺餘以鬬馬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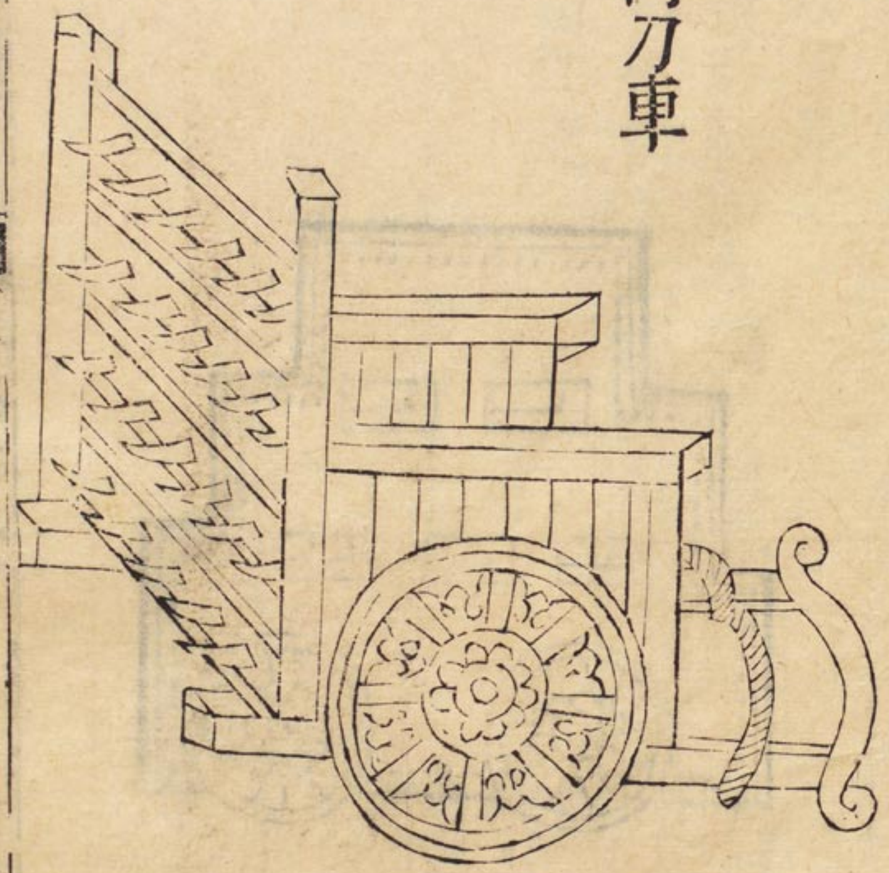
地濕以逆鬚釘布版上版厚三寸長闊約三二尺鐵蒺藜金以置賊來要路使人馬不得騁右所謂渠答也

撾蹄闘四木爲方形徑七寸中橫施鐵逆鬚釘其上示攔馬路之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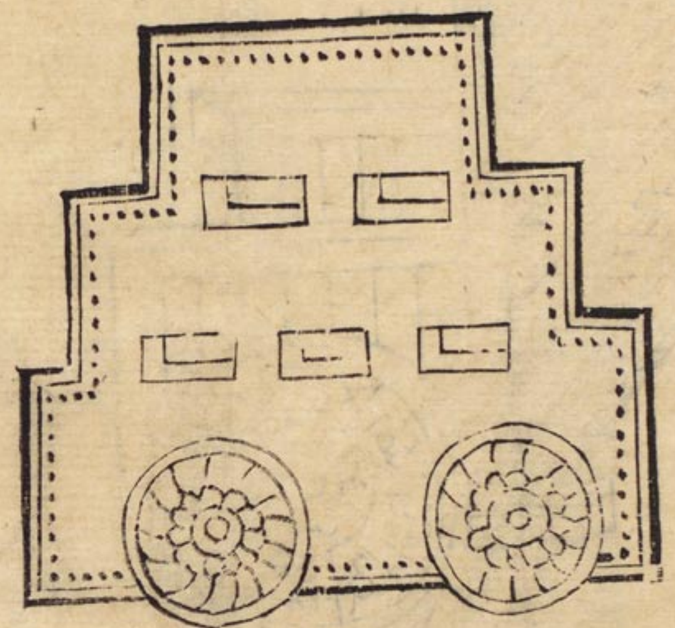
木蒺藜以三角重木爲之

凡壕中遇天旱水淺則布鐵菱角於水中城外有溪陂可絶者亦布之大城外遍植鹿角木

塞門刀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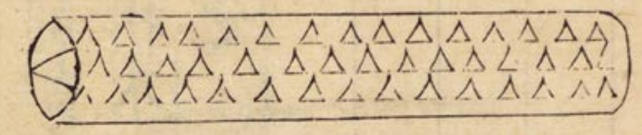
木女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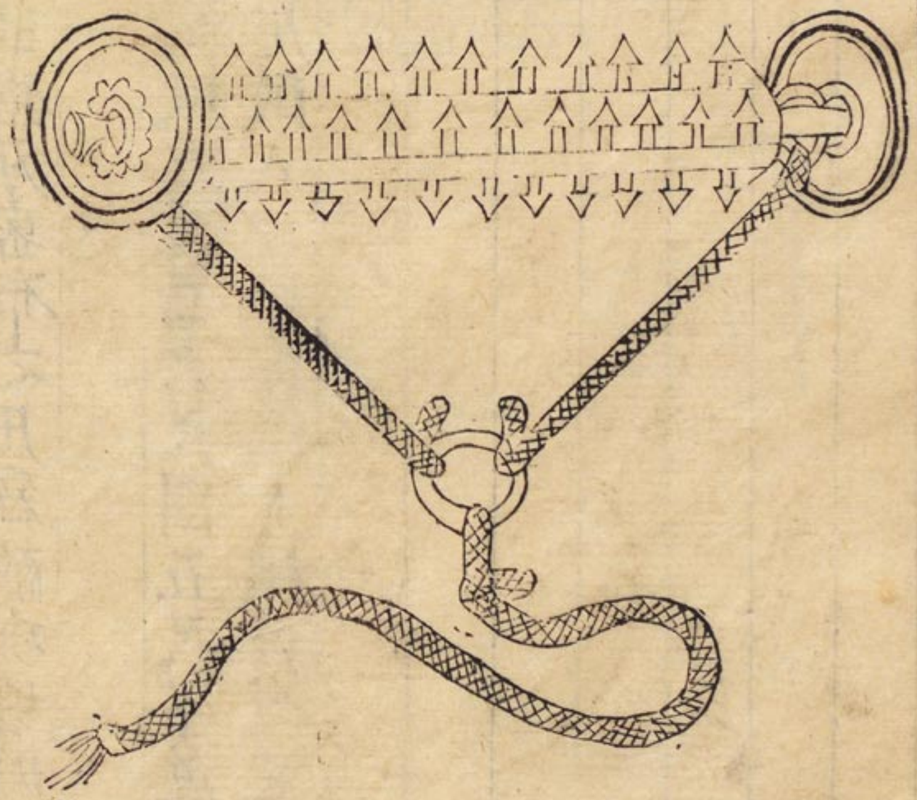
刃車以兩輪車自後出鎗刃盛布之凡爲敵攻壞城門則以車塞之

木女頭形制如女牆以版爲之高六尺闊五尺下施兩輪軸施拐木二條凡敵人攻城摧壞女牆則以此木女頭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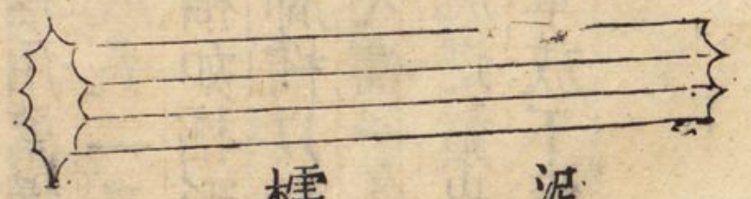
水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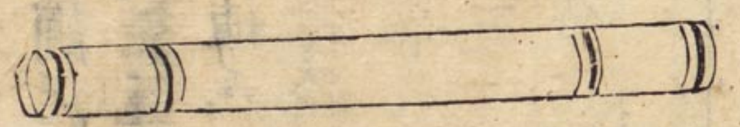
夜叉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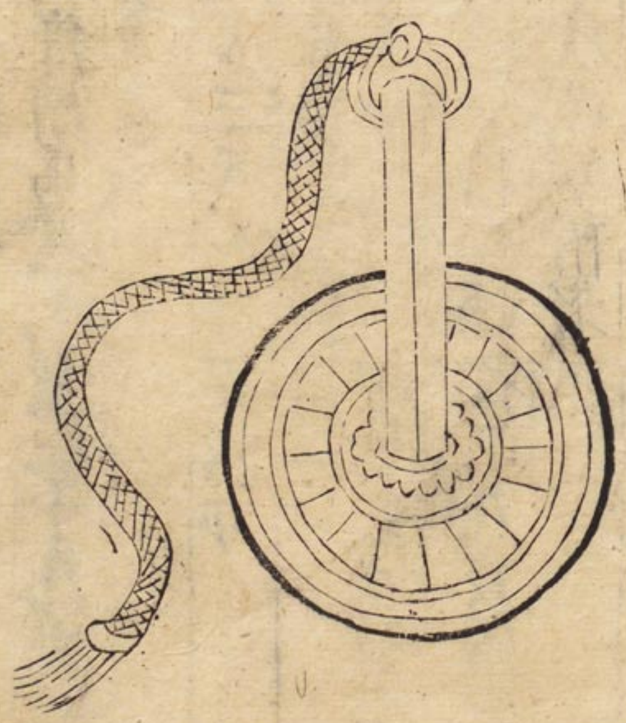
塼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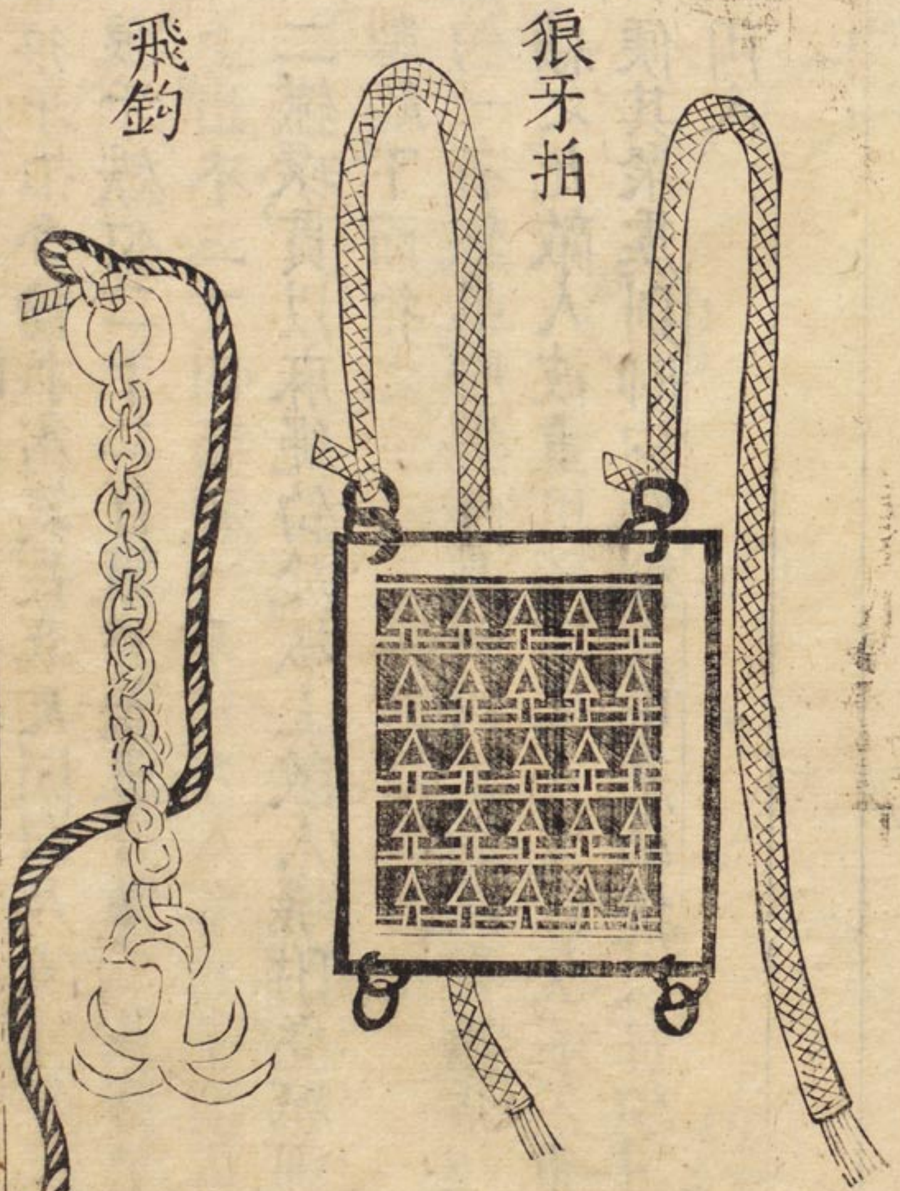
泥檑



車脚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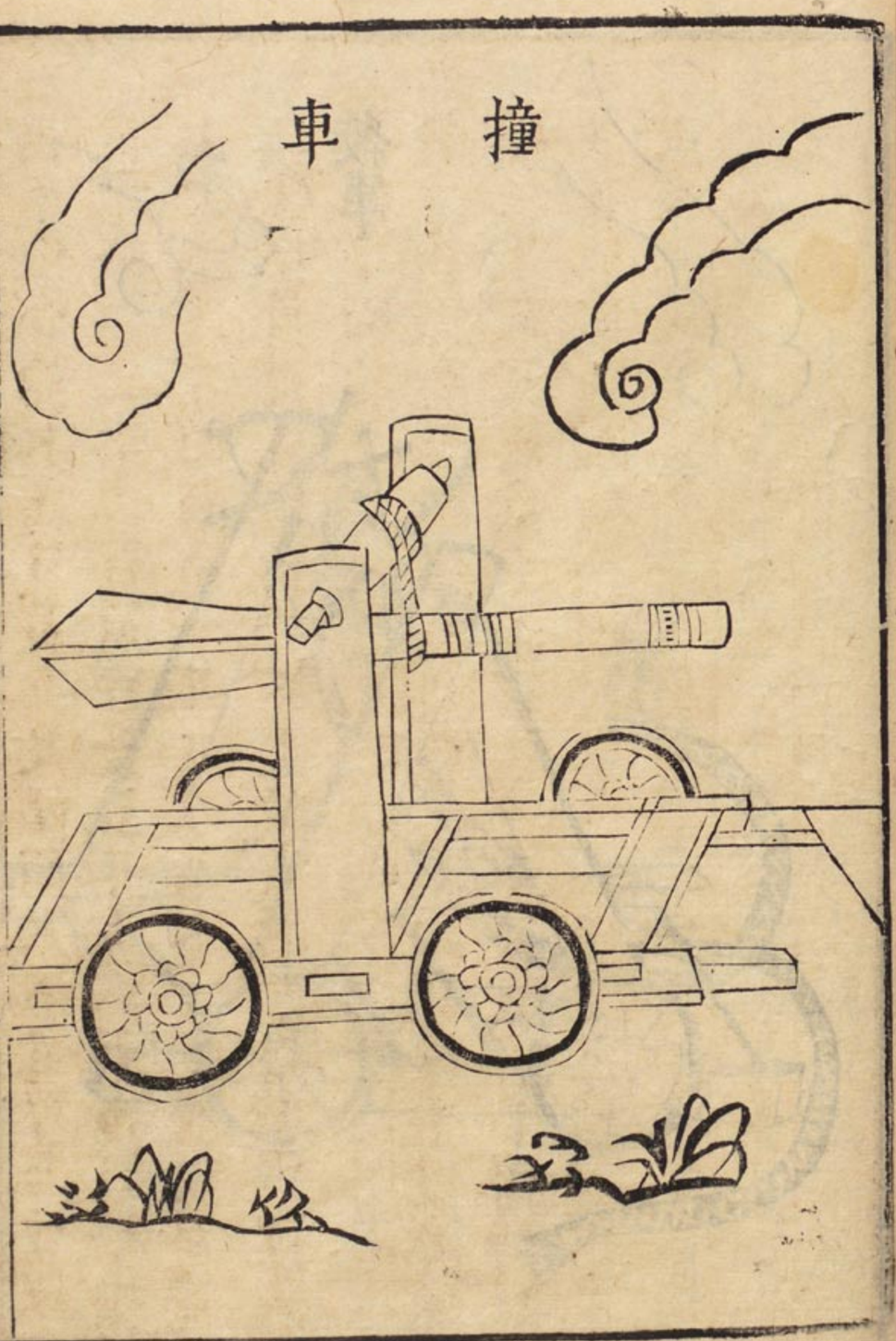


右木櫺以木體重者爲之長四尺徑五寸。
泥櫺用緊慢土調泥入猪鬃馬尾毛鬣三十斤。搗熟
捍成長二三尺徑五寸。
塼櫺如櫺形燒塼爲之長三尺五寸徑六寸。
車脚櫺以繩繫獨輪以絞車放下復收。
夜叉櫺。一名留客住。用濕榆木。長一丈許徑一尺。周
回施逆鬚出木五寸。兩端安輪脚。輪徑二尺。以鐵索
絞車放下復收並以擊攻城蟻附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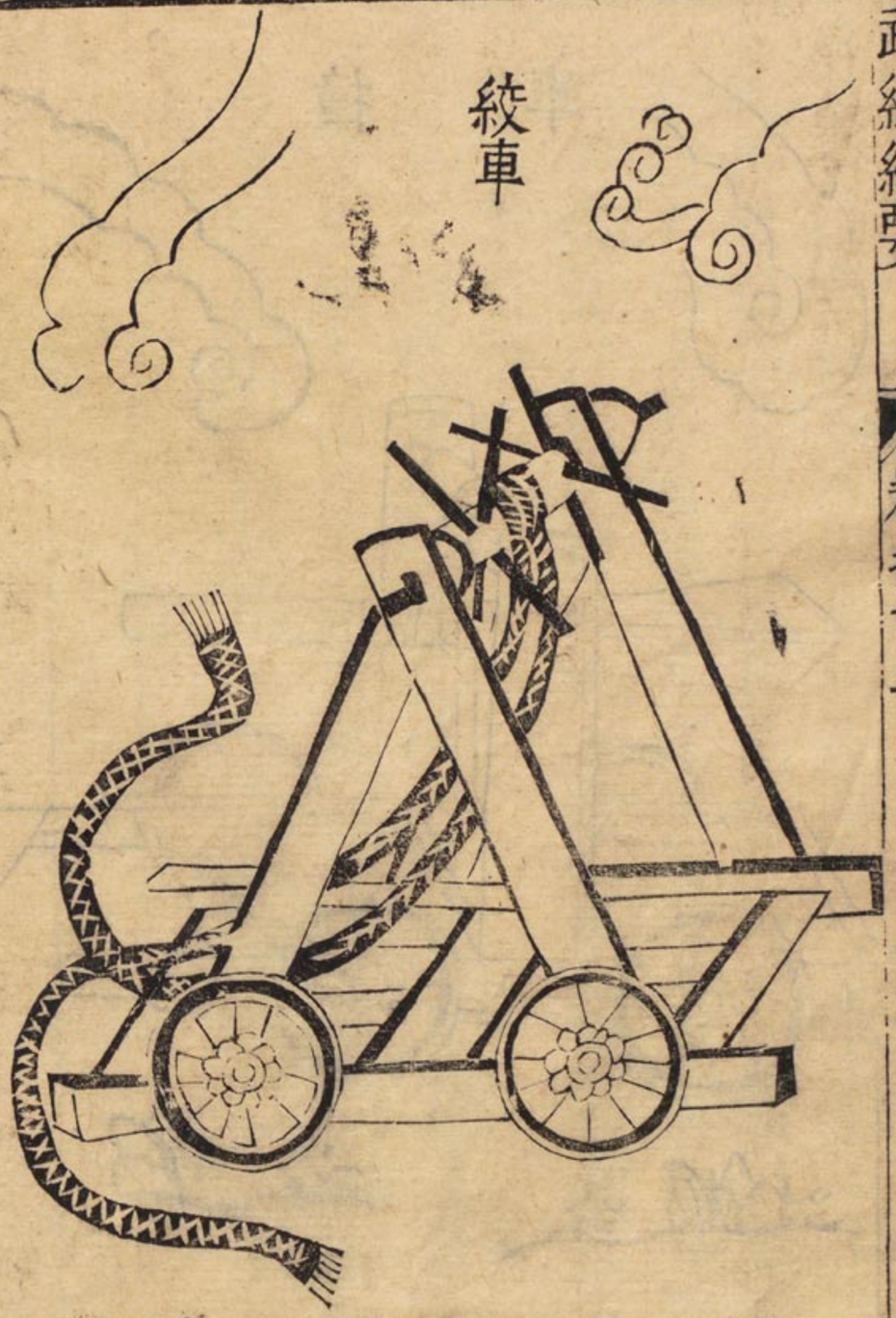


右狼牙拍。合榆木爲筧。長五尺闊四尺五寸厚三寸。以狼牙鉄釘。二千二百箇。皆長五寸重六兩布釘於拍上。出木三寸。四面施一刃。刃入木寸半。前後各施二鐵環。貫以麻繩鉤於城上敵人蟻附登城。則使人掣起下而拍之。

飛鉤一名鐵鴟。脚鉤鋒長利。四出而曲。貫鐵索以麻繩續之。凡敵人被重甲。頭有鍪笠。又畏矢石不得仰視。俟其聚處。則擲鉤於稠人中。急牽挽之。每鉤可取三兩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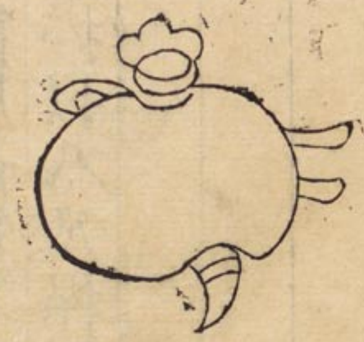
絞車



右絞車合大木爲床前建二叉手。柱上爲絞車。下施四
里輪皆極壯大。力可挽二千斤。凡飛梯木幔逼城。及
善用搭索者。遥拋鉤索掛及梯幔。併力挽令近前。即
以長竿舉大索鉤及而絞之。入城如絞木驢。待其逼
城。且擲大木楯石擊之。次下小石勿絶。使木驢内驚
懼。人不散出。則使二壯士。坐皮屋中。自城上設轆轤
繫鐵索縋至木驢上。二人俱出。引絞車鉤索掛搭。木
驢畢。復拽上。即速絞取入城。（皮屋以鐵捲爲質。生牛革裹之。開出入竅。可容二壯士）

撞車上設撞木。（制如榨油撞法）以鐵葉裹其首。遂便移從伺飛
梯臨城則撞之。

水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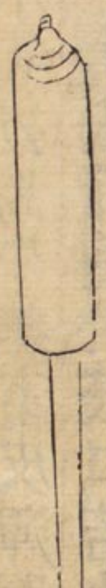


水囊



水袋

麻捨



唧筒

右水袋。以馬牛雜畜皮。渾脫爲袋貯水。三四石。以大竹一丈去節。縛於袋口。若火焚樓棚。則以壯士三五人。持袋口向火。蹙水注之。每門置兩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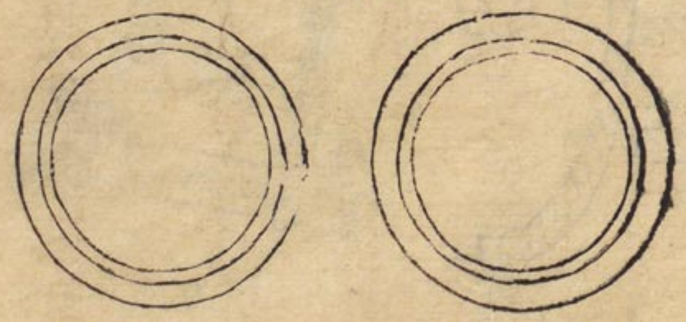
水囊。以猪牛胞盛水。敵若積薪城下。順風發火。則以囊擲火中。古軍法。作油囊亦便。

唧筒。用長竹下開竅。以絮裹水桿自竅唧水。麻捨以八尺桿。繫散麻二斤。蘸泥漿皆以蹙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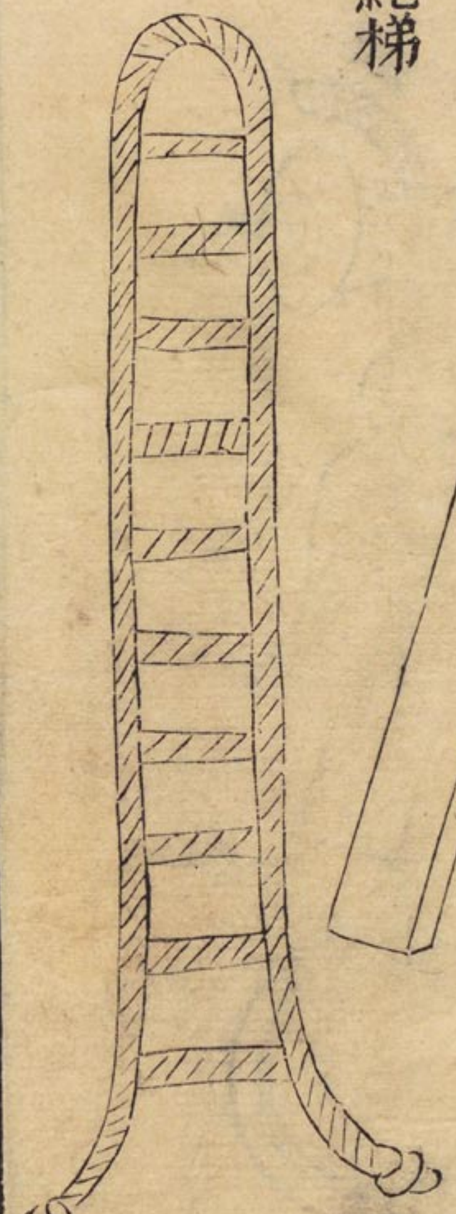
鉄撞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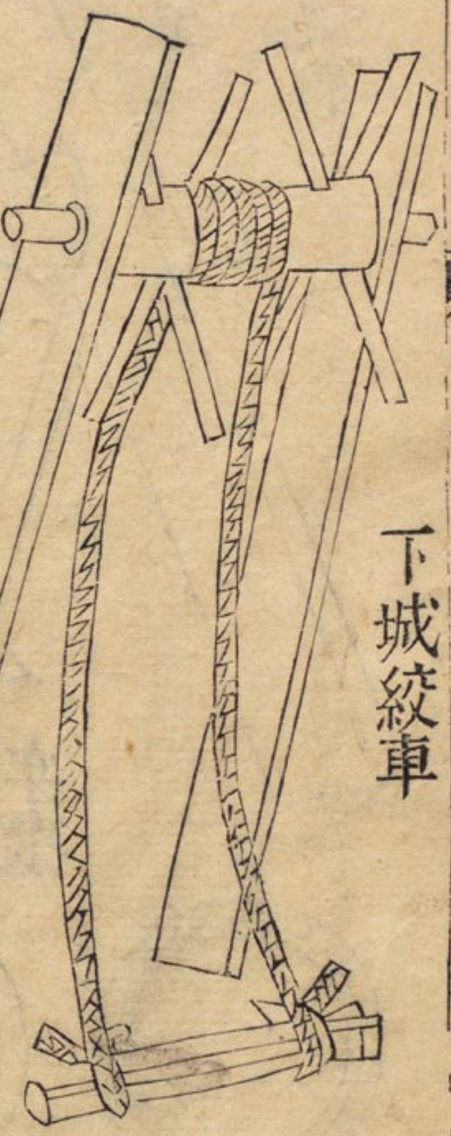


穿環



繩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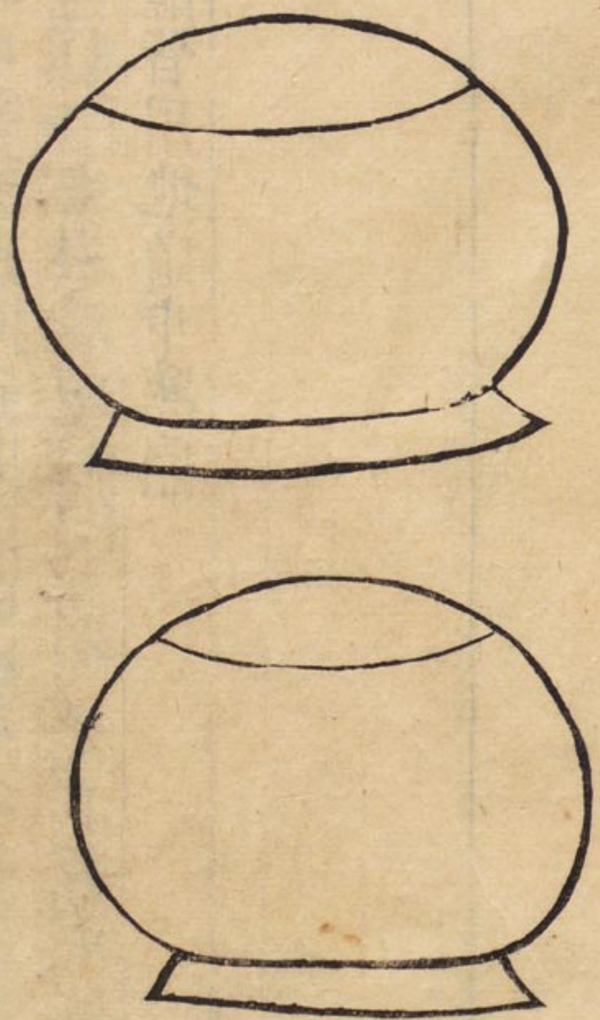
下城絞車

鉄撞木木身鉄首其首六鉄鋒鋒大三指長尺餘鋒尖爲迭鬬其竅貫鉄索凡木驢逼城即自城上以轆轤絞鉄撞下而斫之皮革皆壞乃下燕尾炬燒之穿環鍛鉄或屈桑腦木爲大環以索繫之則用撞車及城則舉環穿掛車一併力挽繩隨以弓弩兩傍射之其車必翻射仍勿止車下人多不被甲當遁走急繩健卒攔薪芻以焚之

絞車立兩頰木橫施轉軸施十字絞木垂兩繩下貫踊版乘之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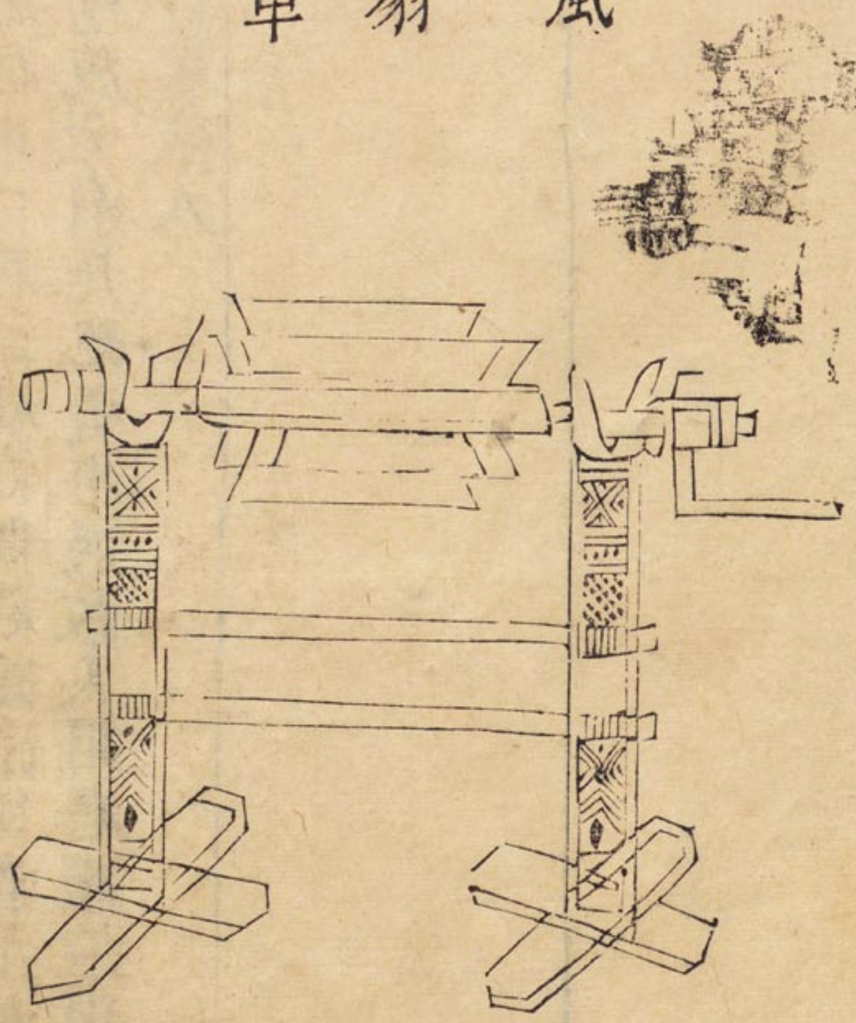
繩梯以巨繩緊橫桄爲軟梯凡登高則用之

聾　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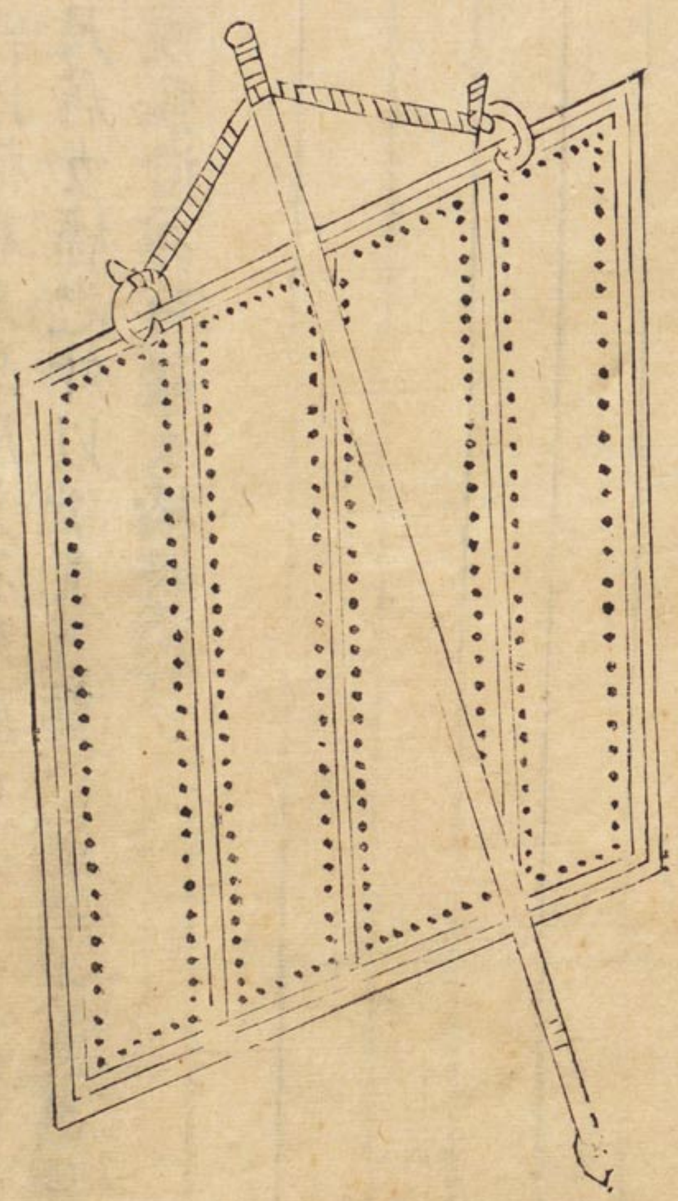
右甕聽用七石甕覆於地道內擇耳聰人坐聽於甕下以防城中鑿地道迎我若賊開地道迎我則急以霹靂火毬具守城門毒藥煙毬具攻門熏灼之其樺燭鉄燈籠木燈籠皆用地道中點照

風扇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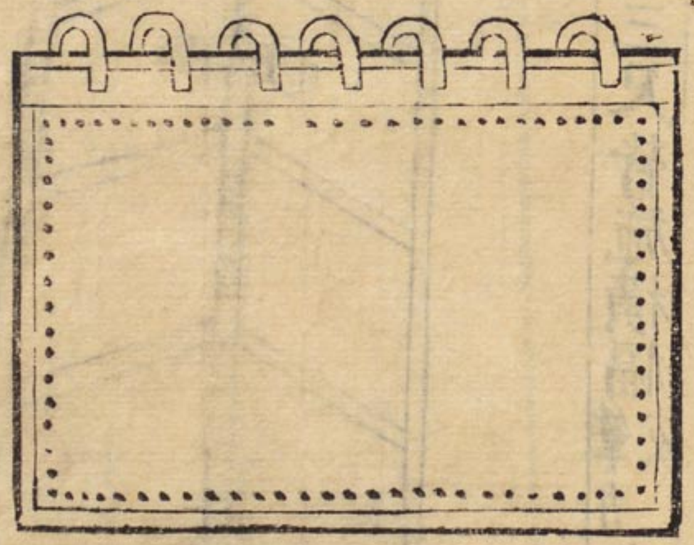
右風扇車二柱二桄高闊約地道能容上施轉軸軸四面施方扇凡地道中遇敵人用扇颺石炭簸火毬煙以害敵人

布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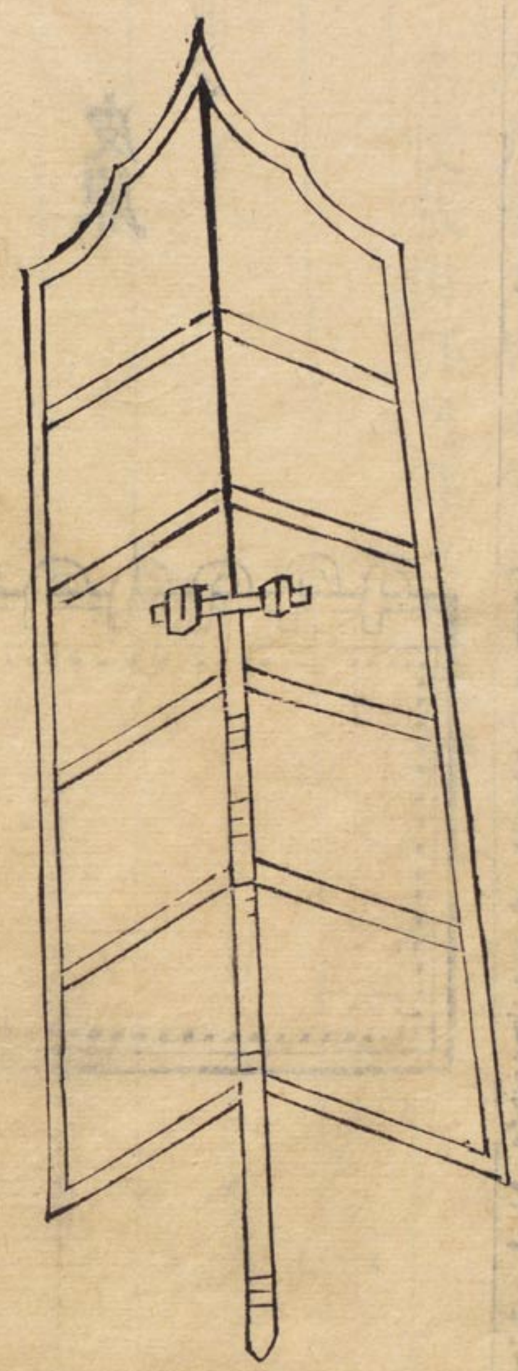
右布幔以複布爲幕度矢石來處以弱竿張掛去城七八尺居女墻之外以折矢石勢一說結麻繩爲網如布幔張掛示可護女墻樓櫓

皮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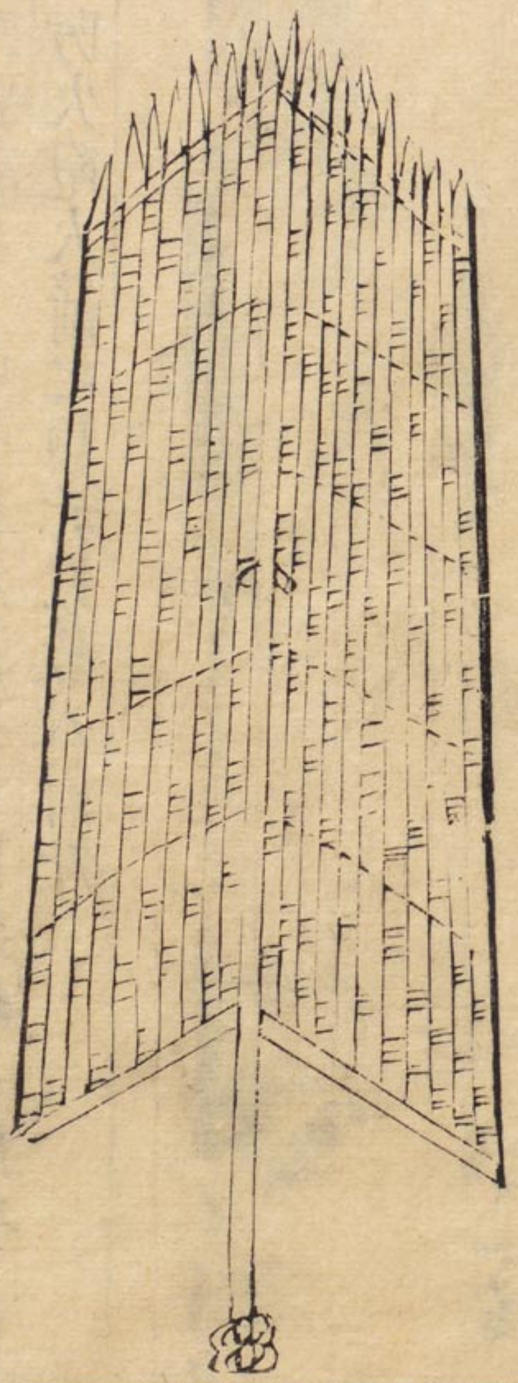
右皮簾以水牛皮爲之闊一丈長八尺橫綴皮耳七箇凡城上有闕遮蔽則張掛之

木立牌



右木立牌高五尺闊三尺背施橫福筆力連轉關拐子長三尺

竹立牌



竹立牌。取厚竹條。闊五分長五尺者。用生牛皮條。編成上銳下方。餘如木牌之制。一法用全生牛皮穿空。以厚竹編之。尤堅。皆楯之類也。可以巡城及敵棚上。以防火砲火箭之類。亦以蔽人射外。

拐突鎗



抓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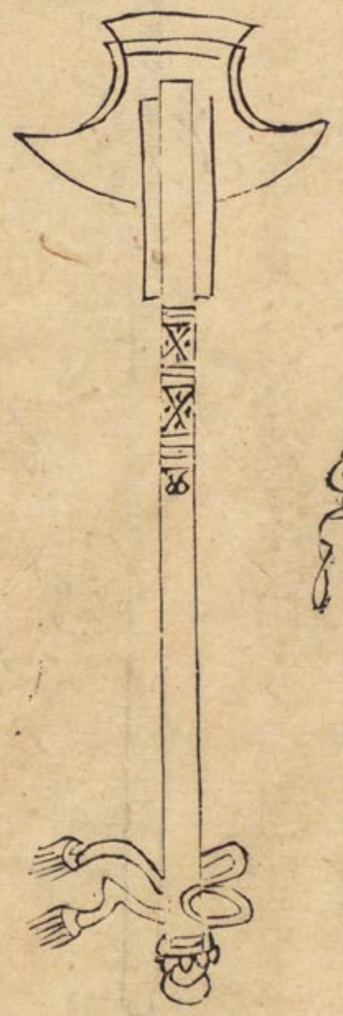
拐刃鎗



鉤竿



剉子斧



叉竿



右拐突槍桿長二丈五尺上施四稜麥穗鉄刃連袴長二尺後有拐

抓槍長二丈四尺上施鉄刃長一尺下有四逆鬚連袴長二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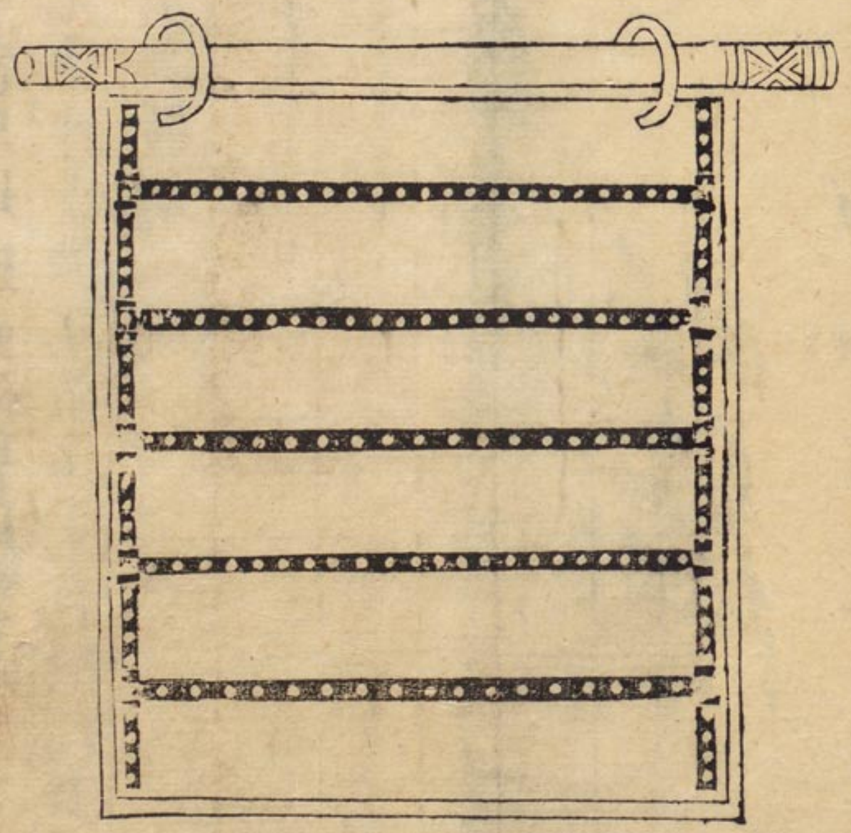
拐刀槍桿長二丈五尺刃連袴長二尺後有拐長六寸

鉤竿如槍兩傍加曲刃竿首三尺裹以鉄葉施鉄剌如雞距

剉手斧直柄横刀刃長四寸厚四寸五分闊七寸柄長三尺五寸柄施四刃長四寸並用於敵樓戰棚蹈空版下鉤剌攻城人及斫攀城人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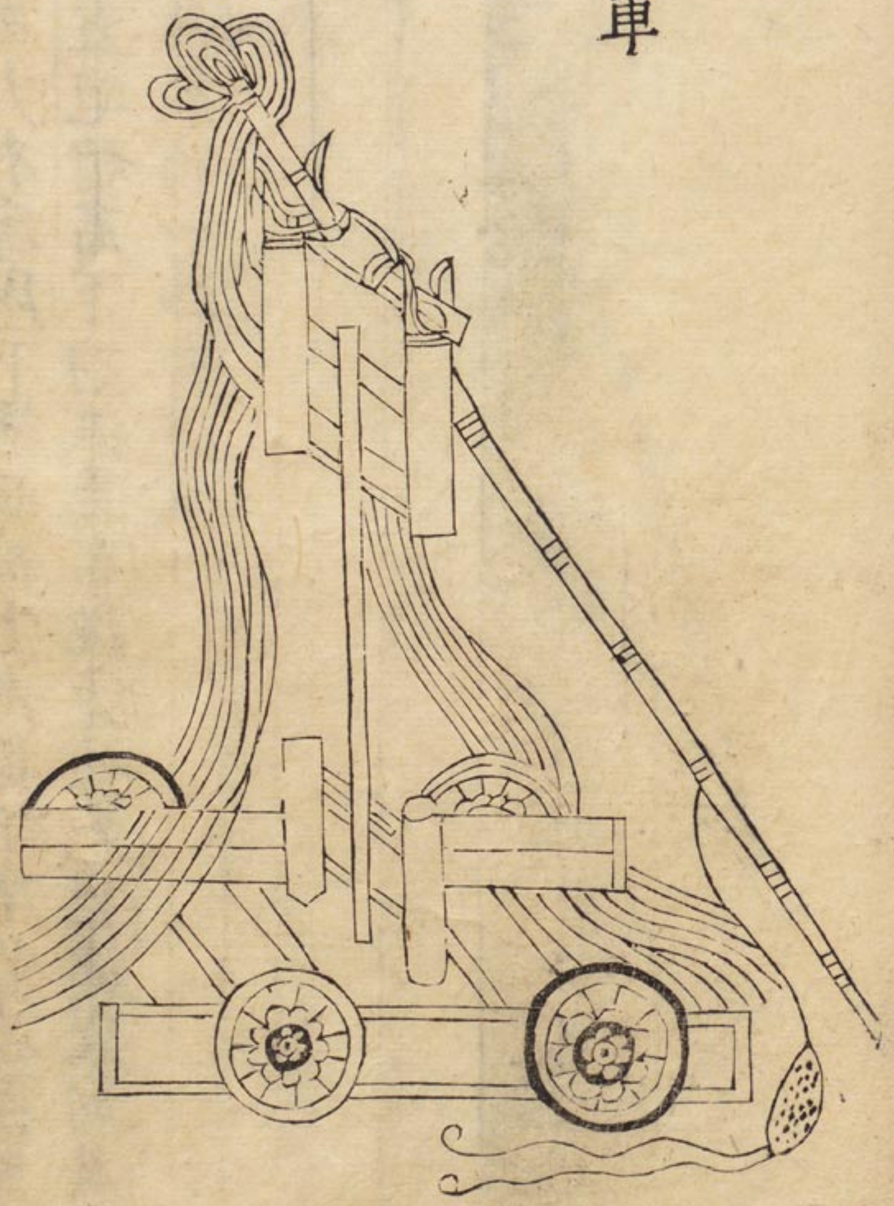
叉竿長二丈兩岐用叉以叉飛梯及登城

土色毡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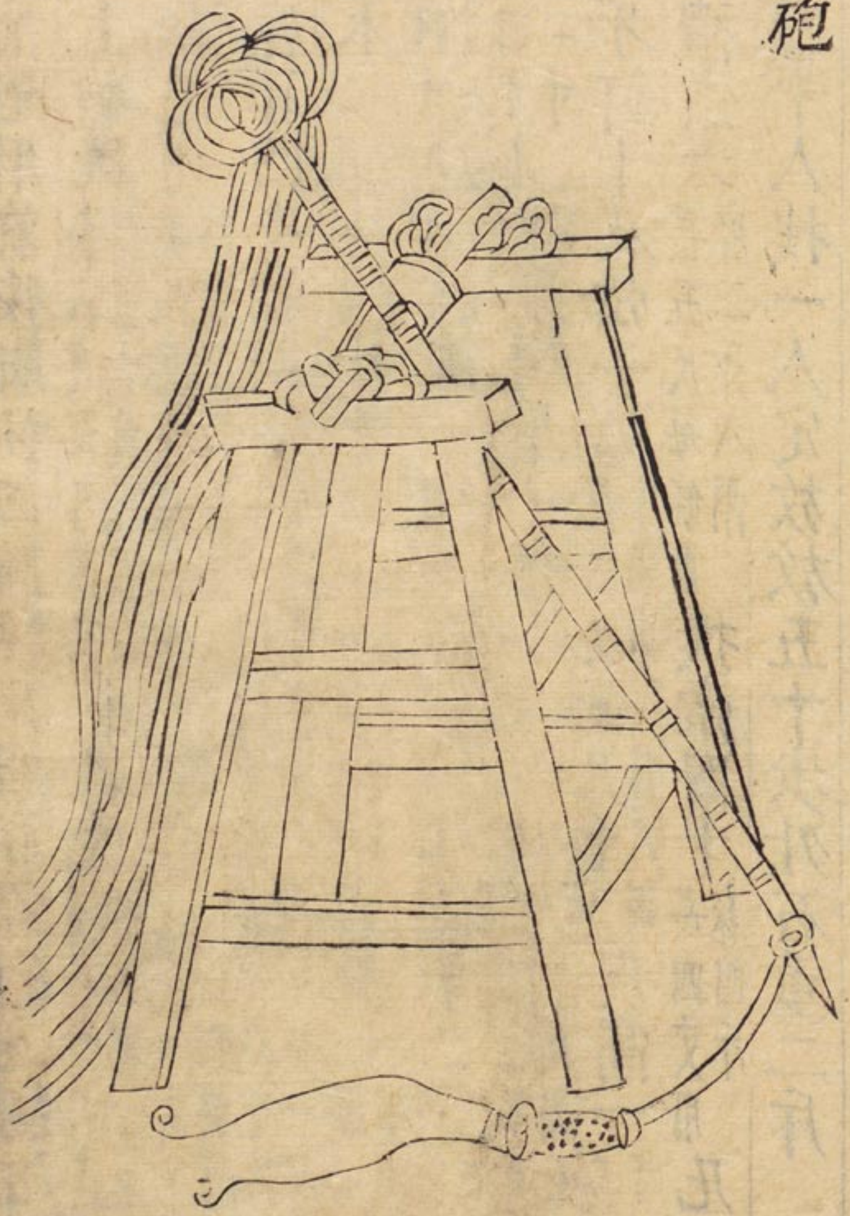


右氊篷制為土色凡地道兩傍皆橫鑿洞穴可容十人執短兵藏穴中外垂簾覆為蔽敵與土色無別若敵人攻奪地道則出兵捍之

砲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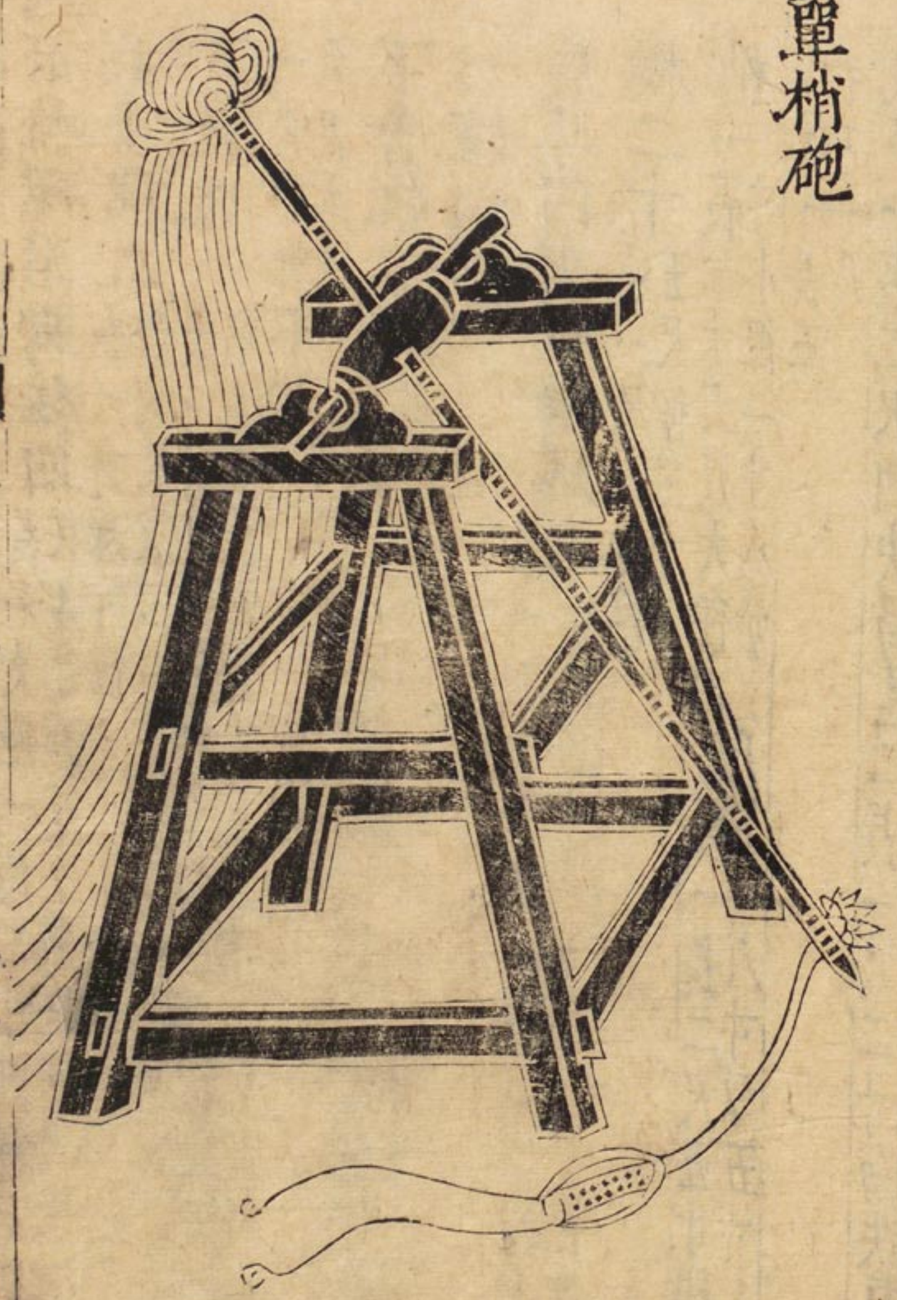
單稍砲



右砲車大木爲床下施四輪上建獨竿竿首施羅匡木上置砲梢高下約城爲準推徙往來以逐便利其施放及用物一準常砲法

右單梢砲用前後脚柱四前長一丈八尺上出山口六寸裹以鉄葉後長一丈六尺五寸上扇桄長八尺五寸除仰斜留六尺五寸下扇桄長一丈三尺除仰斜留一丈上會桄一長八尺五寸除仰斜留四尺五寸下會桄一長一丈三尺除仰斜留九尺鹿耳四夾軸兩端長一尺一寸闊五寸厚三分軸一長七尺徑一尺菴頭木二長七尺徑一尺楔十六長一尺八寸闊四寸厚三分梢一長二丈五尺大徑四寸小徑二寸八分鴟頭一長二尺五寸闊二寸厚三寸极竿二長二丈三尺大徑四寸小徑二寸鉄雙蝎尾一長一尺二寸重二斤鉄束二每箇重七兩圍七寸狼牙釘十八弦子二長二丈五尺十二子用麻一斤八兩皮窩一長八寸闊六寸禮索六長五尺每條用麻二斤八兩拽索四十長四丈用麻四斤凡一砲四十人拽一人定放放五十步外石重二斤

單梢砲



又單梢砲用脚柱四長一丈徑一尺二寸仰斜三寸從輦築頭至上扇桄五尺七寸

上扇桄二長一丈除仰斜留六尺五寸

下扇桄二長一丈五尺除仰斜留一尺自上扇桄至此五尺九寸

上會桄二長一丈除仰斜留六尺五寸

下會桄二長一丈六尺除仰斜留一丈二尺

軸一長八尺除仰斜留五尺非眼一圓三寸徑寸徑一寸一寸

鹿耳四夾軸兩端長一尺二寸闊五寸厚三寸

罨頭木二長八尺徑九寸

楔二十長一尺八寸闊五尺徑三寸

梢一長二丈六尺大徑四寸小徑一寸八分

鴟頭一長二尺五寸闊八寸厚五寸

鵝項一長五尺

极竿一長二尺四寸徑六寸

鉄蝎尾二長一尺二寸每條重二斤八兩

鉄束四每箇重七兩圍七寸

狼牙釘八

弦子二長二丈五又十一子用麻三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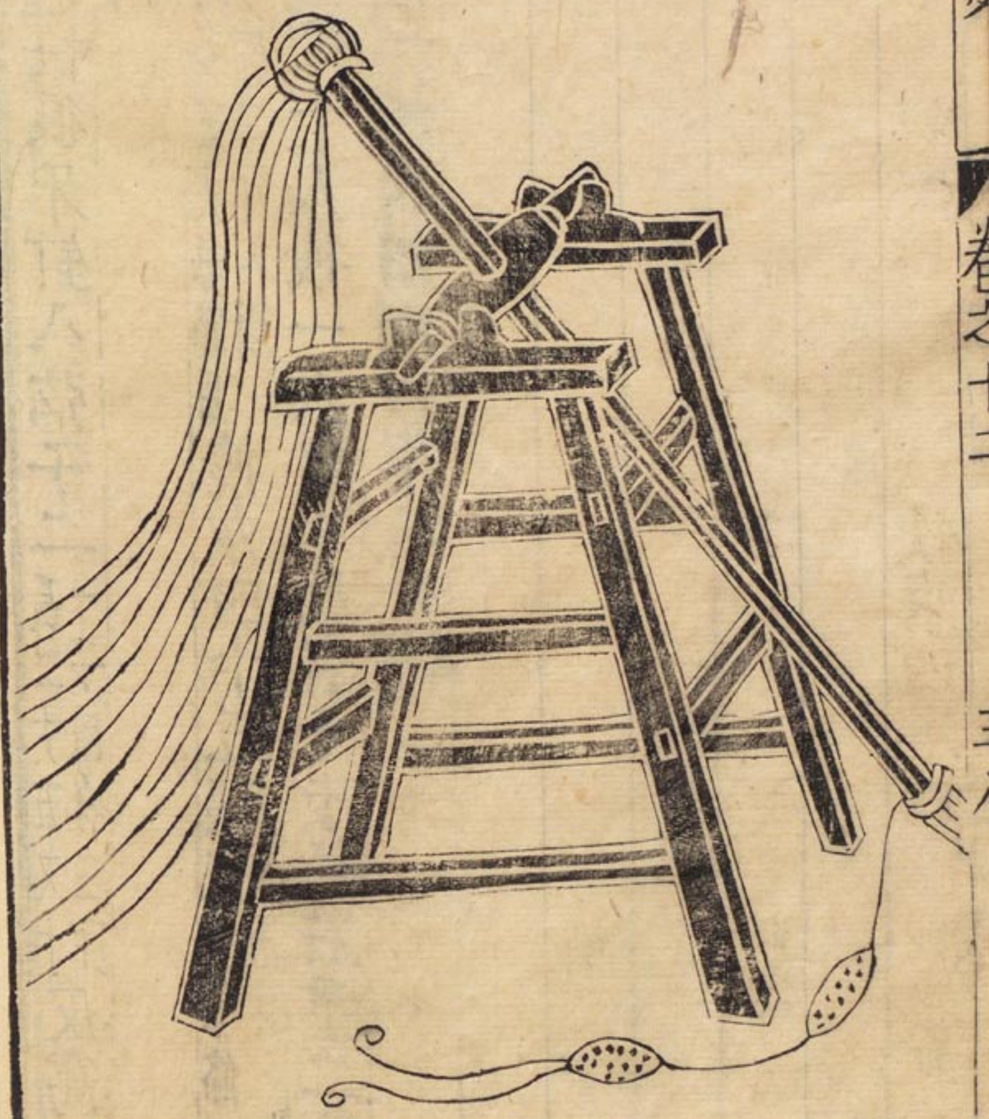
皮窩一長八寸闊四寸

扎索九長五丈每條用麻二斤八兩

拽索四十五長五丈每條用麻五斤

凡一砲四十人拽一人定放放五十步外石重二斤守則設於城內四面以擊城外寇

雙梢砲



右雙稍砲用脚柱四長二丈徑一尺二寸仰斜三寸後廣栗頭至上扇枕二尺七寸上扇枕二長一丈除仰斜留六尺五寸下扇枕二長二丈五尺除仰斜留一丈一尺自止扇枕至此一尺九寸上會枕二長一丈除仰斜留六尺五寸下會枕二長一丈六尺除仰斜留五尺鑿孔二圓四寸徑一寸鹿耳四夾軸端長一丈二寸闊五寸厚三分軸頭木二長八尺徑七寸樑二十長一尺八寸闊五寸厚三寸梢二長二丈六尺大徑四寸小徑二寸八分鵝頸木一長二尺五寸闊八寸厚三分鵝項一長五尺五寸極竿一長二丈四尺徑六寸鉄蝎尾二長一尺二寸每條重二斤半鉄束四每个重七兩圍七寸狠牙釘

十六絃子二長二丈五尺每條用麻三斤皮窩一長八寸闊六寸小如鞋底樣
纜索二十五長五丈每條用麻二斤半拽索五十長五丈每條用麻五斤
凡一砲百人拽一人定放放八十步外石重三十五斤亦放火毬火鷄火槍撒星石放及六十步外二砲守則於團敵馬面及甕城內

五梢砲



右五梢砲用脚柱四長一丈二寸徑一尺二寸仰斜三寸從臧粟頭至上扇桄二尺七寸

上扇桄二長一丈二尺除仰斜留八尺

下扇桄二長一丈八尺除仰斜留一丈四尺自上扇桄至此一尺九寸上會桄二長一丈三尺除仰斜留九尺

下會桄二長一丈九尺除卯斜留一丈五尺軸一長九尺除仰斜留六尺五寸徑一尺二寸鹿耳四夾軸長一尺二寸闊五寸厚三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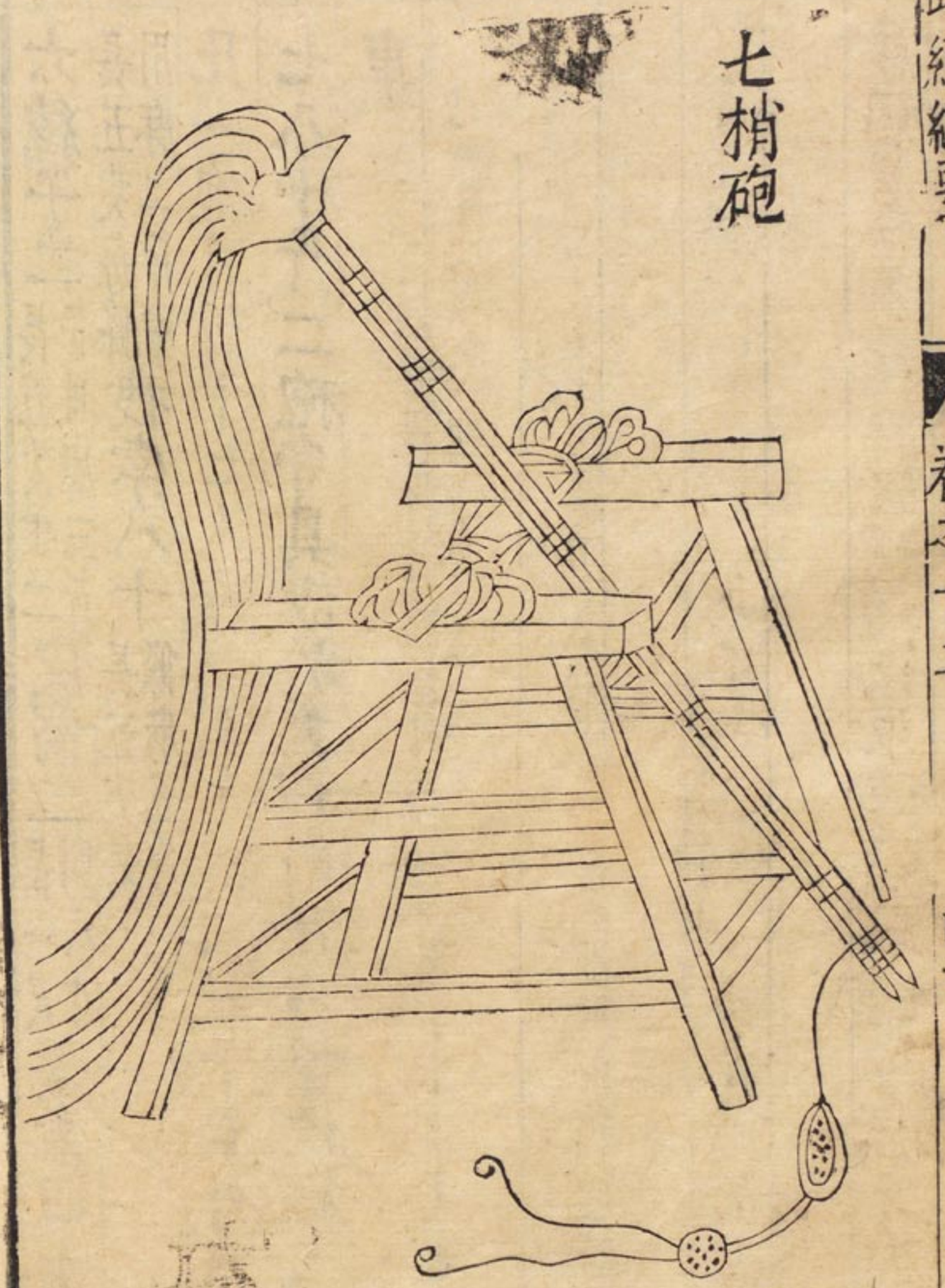
罨頭不二長九尺自方一尺用軸尺方闊四尺八寸楔二十長一尺八寸闊五寸厚三寸梢三長一丈五尺大徑四寸小徑二寸八分

鴟頭一長四尺闊八寸厚四寸鵝項一長五尺七寸极竿二長二丈五尺大徑四寸小徑二寸八分

鉄蝎尾二長一尺五寸每條重三斤鉄束四每箇重八兩圍七寸狼牙釘十六絃子二長五丈十二子用麻三斤皮窩二長一尺闊八寸繫索四十五長五丈每條用麻二斤半拽索八十長五丈每條麻五斤

凡一砲百五十七人拽。二人定放。放五十步外。石重七八十斤。二砲守具設於大城門左右。擊攻城人頭車。

七梢砲



右七梢砲用脚柱四長二丈一尺徑一尺二寸仰斜三寸從臧策頭至上扇桄三尺七寸

上扇桄二長一丈二尺除仰斜留八尺

下扇桄二長一丈八尺除仰斜畱一丈四尺自上扇桄至凡一尺九寸

上會桄二長一丈三尺除仰斜畱九尺

下會桄二長一丈九尺除仰斜畱一丈五尺

軸一長九尺除仰斜畱六尺五寸徑一尺二寸

鹿耳四夾軸兩端長一丈二寸闊五寸厚三分

菴頭木二長九尺五寸自方一尺用轉尺取方四尺八寸

楔二十長一尺八寸闊二寸厚三寸

梢四長二丈八尺大徑四寸小徑二寸八分

鴟頭一長四尺闊八寸小四寸

鵝項一長五尺七寸

极竿三長二丈五尺大徑四寸小徑七寸八分

鉄蝎尾二長一尺五寸每條重三斤

鉄束四每箇重八兩圍七寸

狼牙釘十

六弦子二各長二丈八尺六寸闊一尺二寸用麻三斤半　皮窩一長一尺二寸闊一尺用麻二斤半　拽索一百二十五長五丈每條用麻五斤凡一砲三百五十人拽三人定放放五十步外石重九十一百斤。

旋風砲



右旋風砲用衝天柱一長一丈七尺徑九寸下埋五尺八置夾柱木二夾木二長八尺五寸闊八寸厚四寸山口二各深六寸

上下腰槃木二長四尺五寸闊一尺厚五寸軸一長四尺五寸徑八寸兩頭用鉄葉裹拘鉄仰月二每箇重十兩

梢一長一丈八尺大徑四寸小徑四寸八分鴟頭一長一尺五寸闊七寸厚三寸鉄

蝎尾一長一丈二寸重一斤半

鉄束二每箇重七兩圍七寸狼牙釘八絃子一長二丈三尺十二子用麻一斤八兩皮窩一長八寸闊四寸如鞋底麻皮里八重

拽索四十長四丈每條用麻四斤札索六長四丈每條用麻一斤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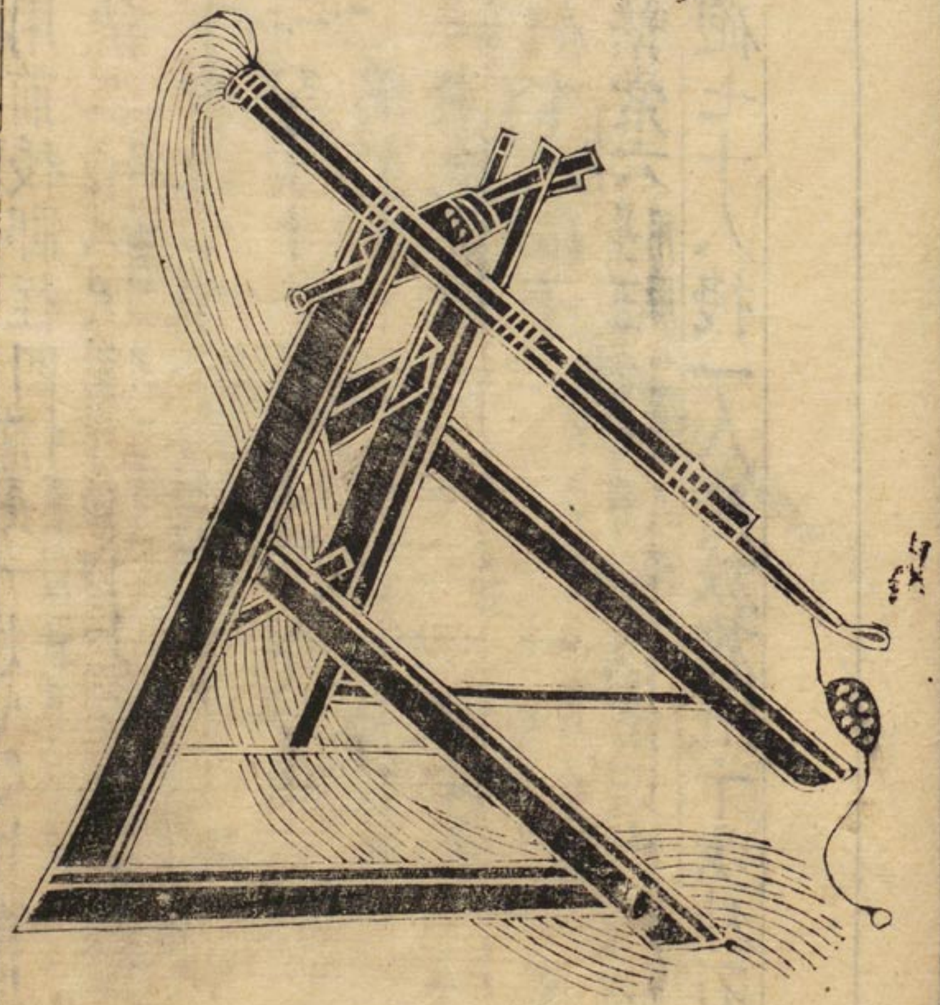
凡一砲五十人拽一人定放五十步外石重三斤半其柱須埋定即可發石守則施於城上戰棚左右

手砲敵近則用之○砲竿一長八尺

蝎尾一長四寸○鉄環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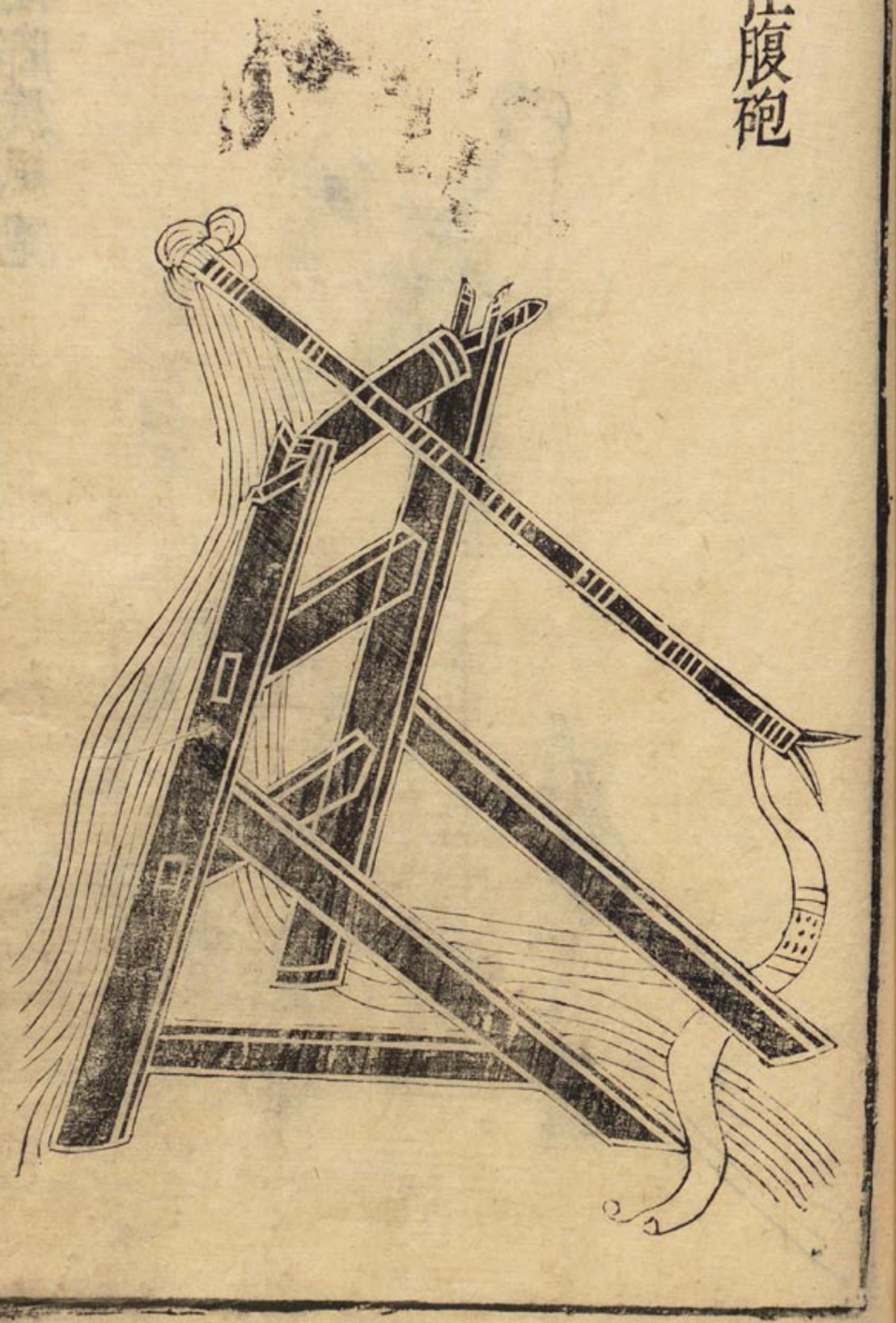
皮窩一方二寸半擊干竿上用二人放石重半斤

虎蹲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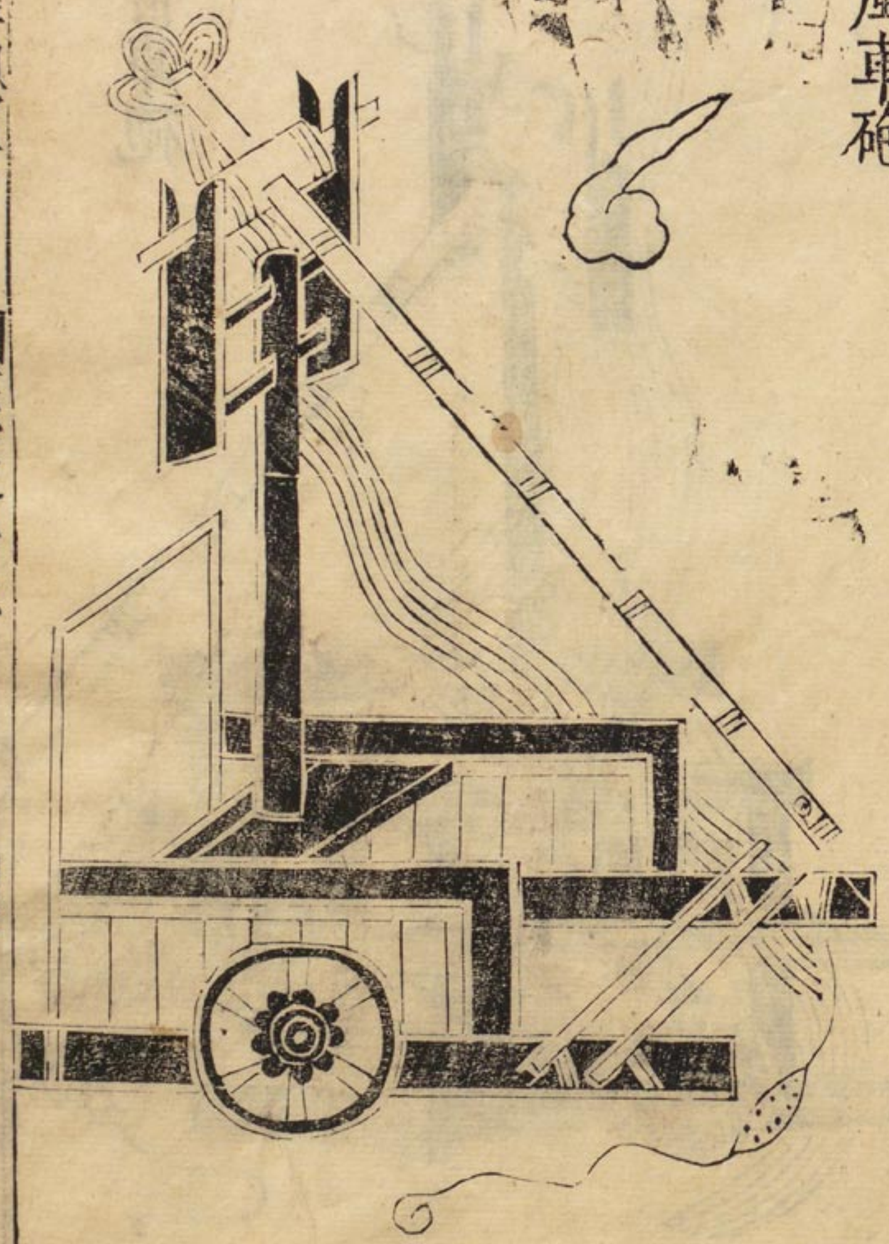


右虎蹲砲用前後脚柱四前長一丈八尺上出山口六寸裹以鉄葉厚長一丈六尺五寸下扇桄二長八尺五寸除仰斜畱四尺五寸上會桄二長八尺五寸除仰斜畱四尺五寸下會桄二長一丈三尺除仰斜畱九尺軸一長七尺徑一尺菴頭木三長七尺徑一尺楔十六長一尺八寸闊四寸厚三寸梢一長二丈五尺大徑四寸小徑二寸八分鴟頭木一長二尺五寸闊七寸厚三寸极竿一長二丈三尺大徑四寸小徑二寸八分鉄雙蝎尾一長一尺二寸重二斤鉄束二每箇重七兩圍七寸狼牙釘十八絃子二長二十五尺十二子用麻皮一斤八兩皮窩一長八寸闊六寸縶索六長五十尺每條用麻二斤八兩拽索四十長四丈每條用麻四斤凡一砲七十人拽一人定放放五十步外石重十二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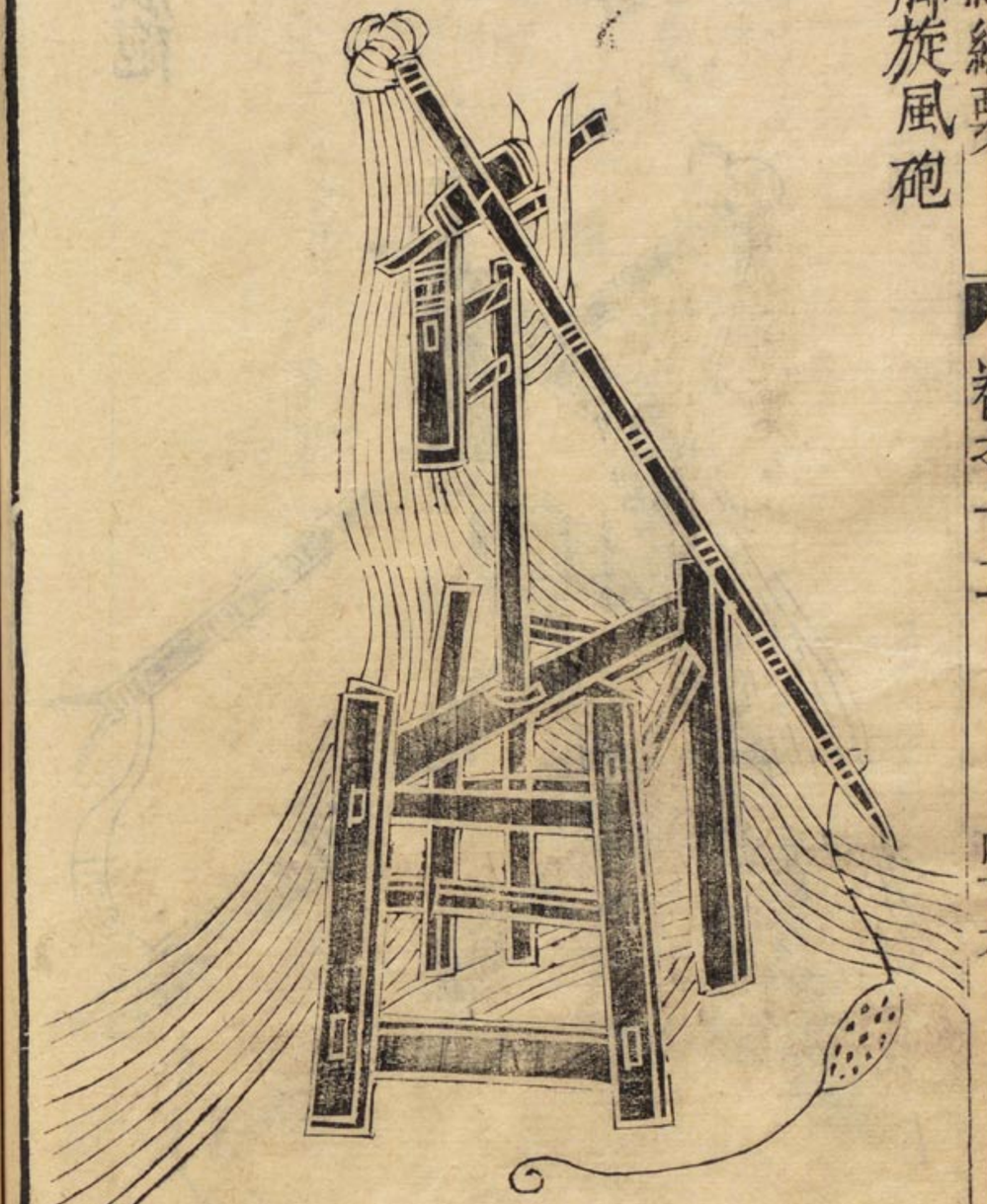
拄腹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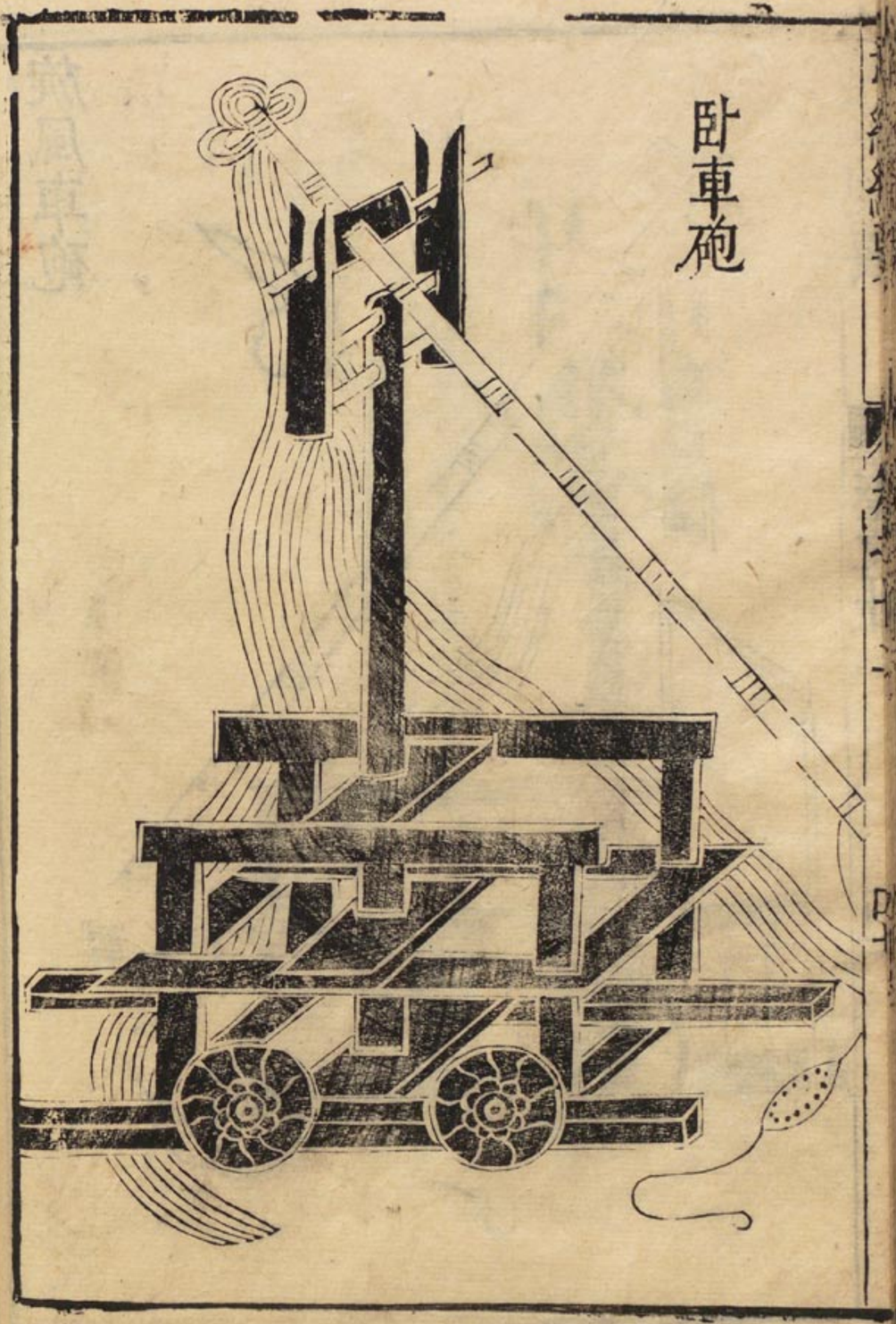


旋風車砲



獨脚旋風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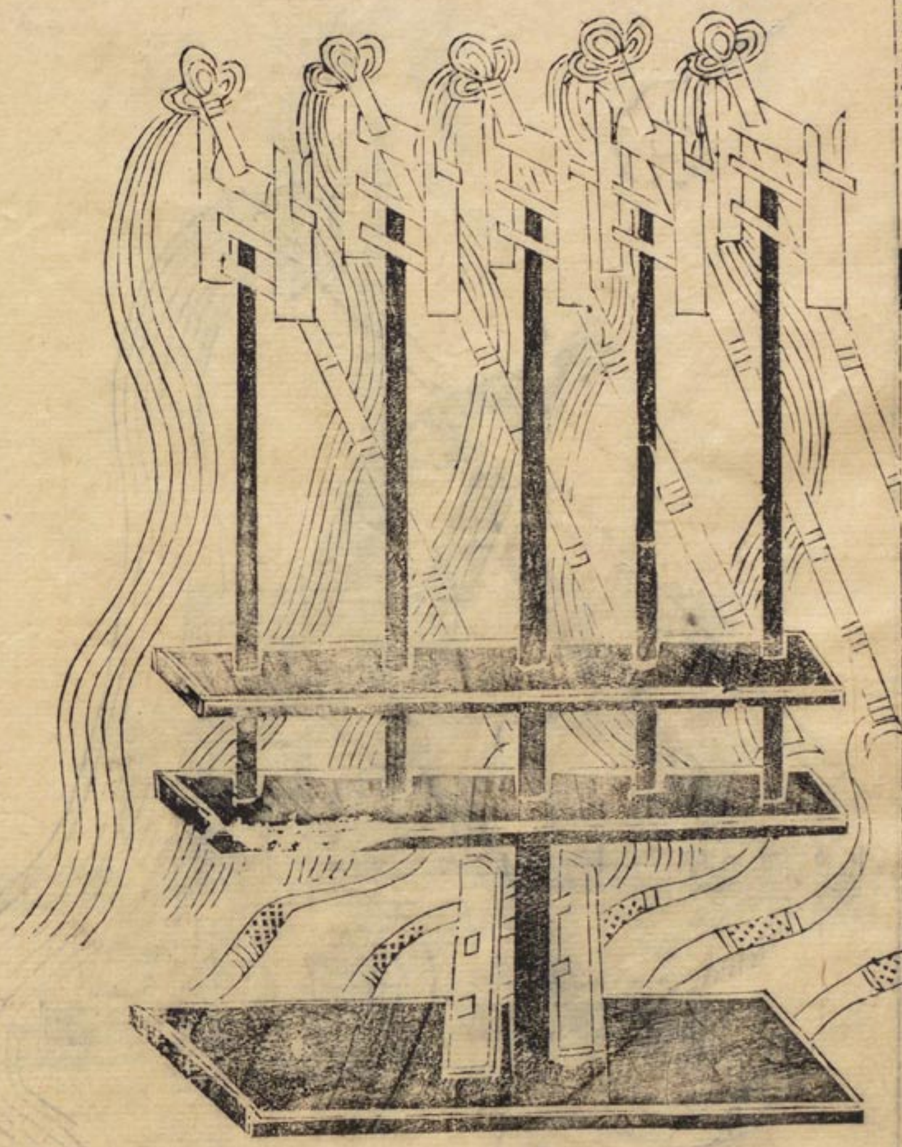

臥車砲


車行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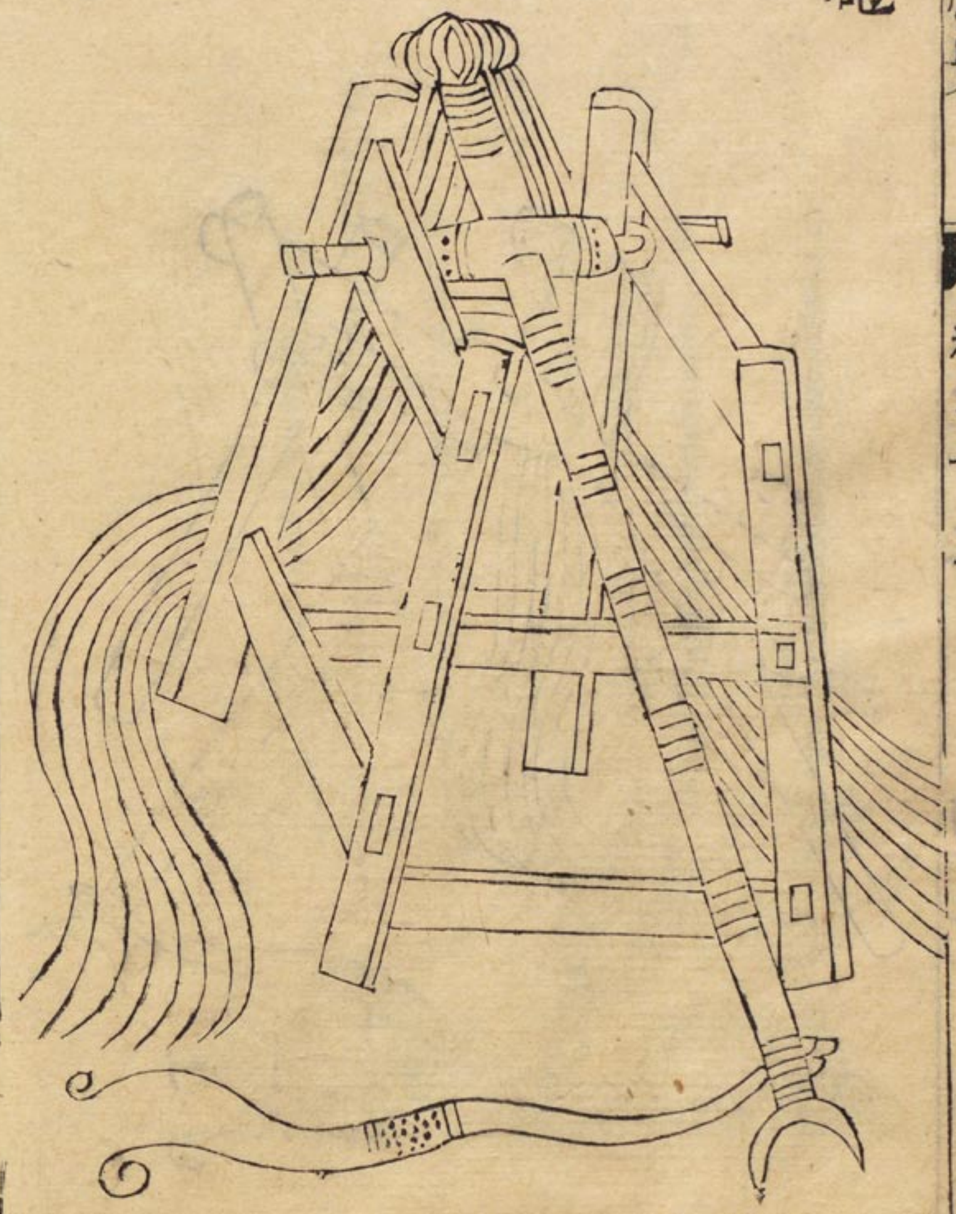
合砲



旋風五砲



火砲



凡砲軍中之利器也攻守師行皆用之守宜重行宜輕故旋風單梢虎蹲師行即用之守則皆可設也又陣中可以打其隊兵中其行伍則不整矣若偪匆糧積聚及城門敵棚頭車之類則上施大毬火鷄大槍以放之（雖軍梢不可放以其力小故也其大毬等重及十二斤）

隨砲動用

長木十二條（長一丈徑三寸）木杠四條　簽頭木一十二條　大斧三具　界索滑椽四十條　拐頭柱一十八條　皮篦八片　皮索一十條　散子本二百五十條　救火大桶二　鉄鈎十八箇　大木檻二百　界扎索一十條　水灑二箇　拒馬二

麻搭四具　小水桶二隻　喇筒四箇
土布袋一十五條　界椽常一十條　鍬三具
氈一領　鑊三具　火索一十條
右隨砲預備用以蓋覆及防火箭

火藥法

晉州硫黃十四兩　窩黃七兩　焰硝二斤半
麻茹一兩　乾漆一兩　砒黃一兩
定粉一兩　竹茹一兩　黃丹一兩
黃蠟半兩　清油一分　桐油半兩
松脂一十四兩　濃油一分
右以晉州硫黃窩黃焰硝同搗羅砒黃定粉黃丹同研
乾漆搗爲末竹茹麻茹即微炒爲碎末黃蠟松脂清油桐油濃油同熬成膏入前藥末旋旋和勻以紙伍重裹衣以麻縛定更別鎔松脂傅之以砲放復有放毒藥煙毬法具火攻門

糞砲罐法

右先以人清塘槽內盛煉擇靜煎乾打碎用篩羅細盛在甕內每〇人清一秤用〇狠毒半斤〇草烏頭半斤〇巴豆半斤〇皂角半斤〇砒霜半斤〇砒黃半斤〇班猫四兩〇石灰一斤〇荏油半斤入鍍內煎沸入薄磁罐容一斤半者以草塞口砲內放以擊攻城人可以透鉄甲中則成瘡潰爛放毒者仍以烏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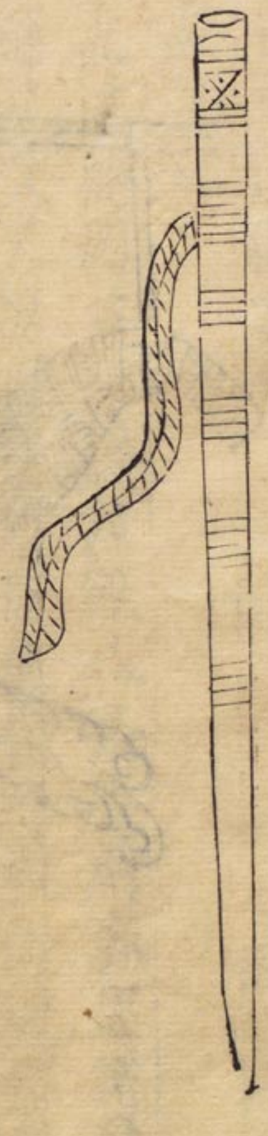
其草置口中以辟其毒

金火罐法

右其制圓九寸。高四寸。形圓口徑八分。先用麻皮泥漿。次使麥麵泥。次又用猪鬃泥。逐重塗傅煨煖。後盛金火汁。以麥麵土泥塞口。用濕氊五指裹（至時者）入砲內。放其盛器。則有生鉄篩盆（用鑄成者以盛金汁仍有兩耳手把）挹注則有生鉄杓熟鉄杓（並把注金汁）若敵來攻城。有團隊者。以金砲打之。人馬中則解散。放宜急勿使凝結。凡砲拽三聲。放此可一聲放之。



鞭箭



火藥鞭箭



右燕尾炬。東葦草下分兩岐如燕尾。以脂油灌之。發火自城上縋下騎其木驢板屋燒之。

飛炬如燕尾炬。城上設桔槹。以鉄索縋之下。燒攻城蟻附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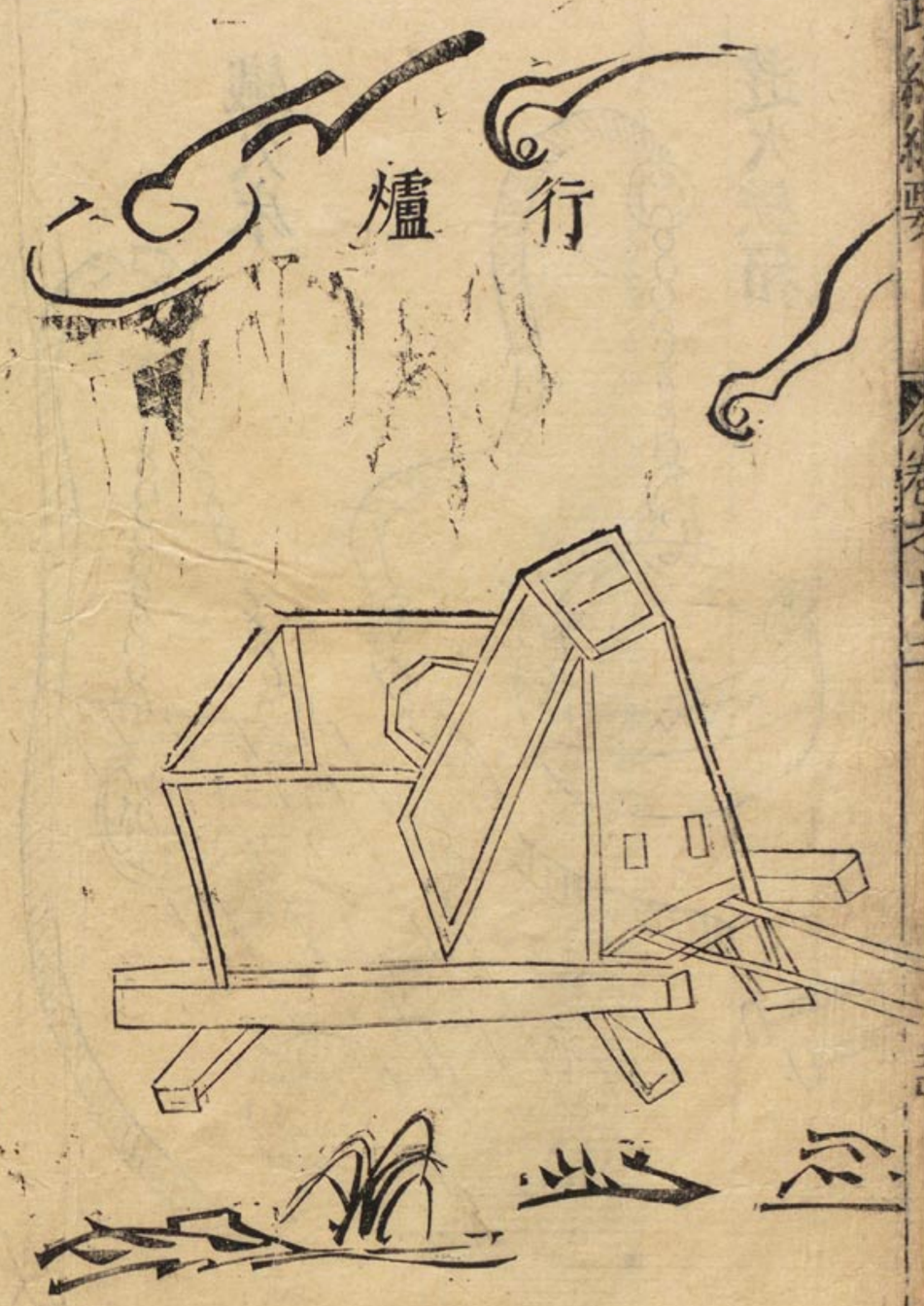
鞭箭用新青竹。長一丈徑寸半。爲竿下施鉄索。梢繫絲繩六尺。別削勁竹爲鞭。箭長六尺有鏃度正中施一竹臬（亦謂之鞭子）放時以繩鉤臬繫箭於竿。一人搖竿爲勢。一人持箭末激而發之。利在射高中人如短兵。

放火藥箭則如樺皮羽。以火藥五兩貫鏃後。燔而發之。

鐵火床



遊火鉄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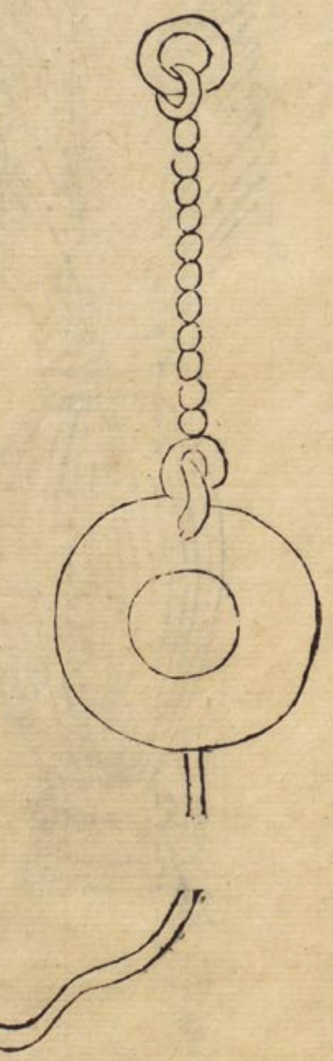

行爐

右鉄火床製用熟鉄長五六尺闊四尺下施四木輪以鉄葉裹之首貫二鉄索上縛草火牛二十四束自域縋下燒灼攻城者并可夜照城外

遊火箱以熟鉄如籃形盛薪火加艾蠟以鉄索縋下燒灼穴中攻城人

行爐鎔鉄汁舁行於城上以潑敵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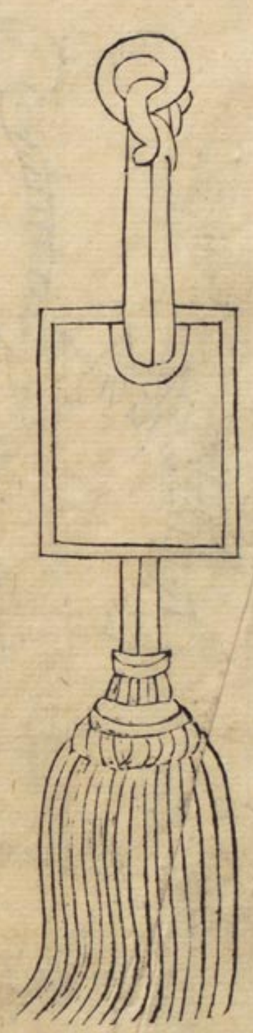
引火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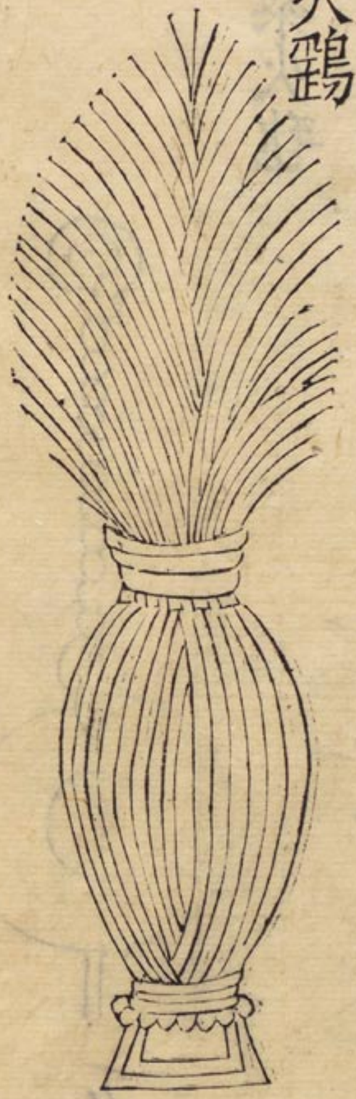
蒺藜火毬



鉄嘴火鷂



竹火鷂



右引火毬以紙爲毬內實塼石屑可重三五斤熬黃蠟瀝青炭末爲泥周塗其物貫以麻繩凡將放火毬只先放此毬以準遠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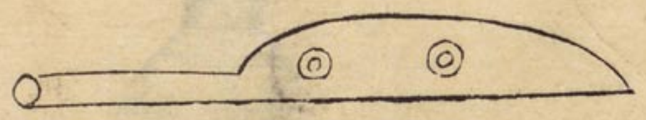
蒺藜火毬以三枝六首鉄刃以火藥團之中貫麻繩長一丈二尺外以紙并雜藥傅之又施鉄蒺藜八枚各有逆鬚放時燒鉄錐烙透令焰出火藥法用硫黃一斤四兩焰硝二斤半蠟炭末五兩瀝青二兩半乾漆二兩半搗爲末竹茹一兩一分麻茹一兩一分剪碎用桐油小油各二兩半蠟二兩半鎔汁和之外傅用紙十二兩半麻一十兩黃蠟二兩一分炭末半斤以瀝青二兩半黃蠟二兩半鎔汁和合周塗之

鉄觜火鷂木身鉄嘴束稈草爲尾入火藥於尾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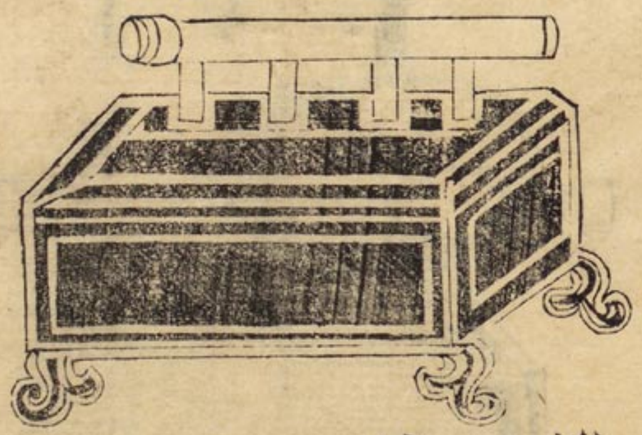
竹火鷂編竹爲疎眼籠腹大口狹形微脩長外糊紙數

重刷令黃色入火藥一斤在內加小卵石使其勢重束稈草三五斤爲尾二物與毬同若賊來攻城皆以砲放之燔賊積聚及驚隊兵

火樓



橫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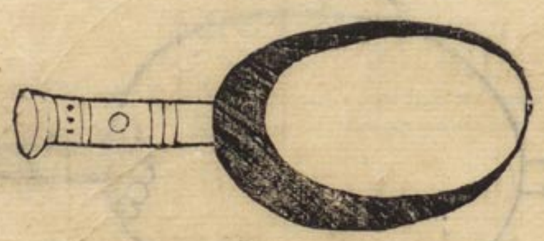
撥練杖



注椀



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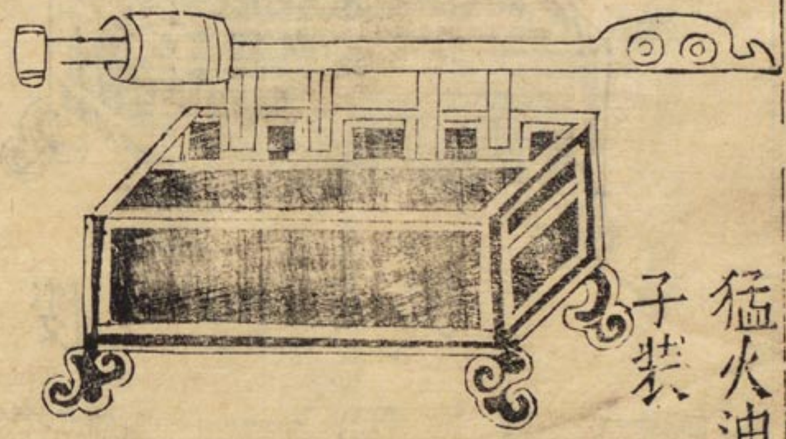


沙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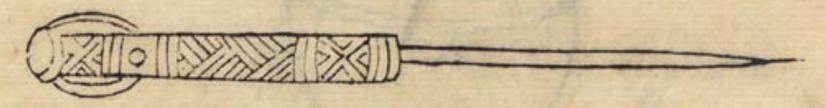
火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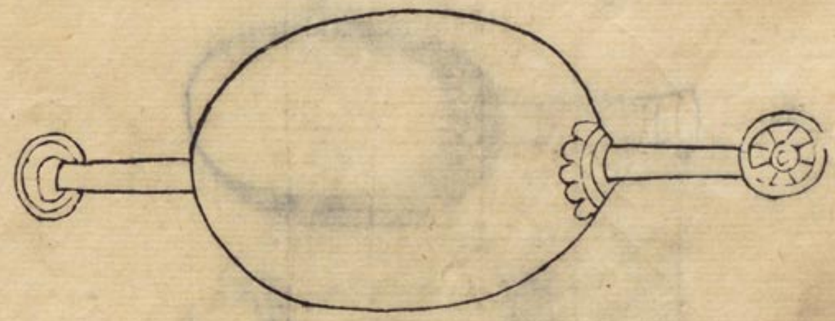


猛火油櫃筒櫃子裝成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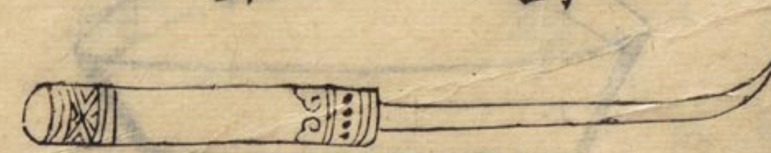
通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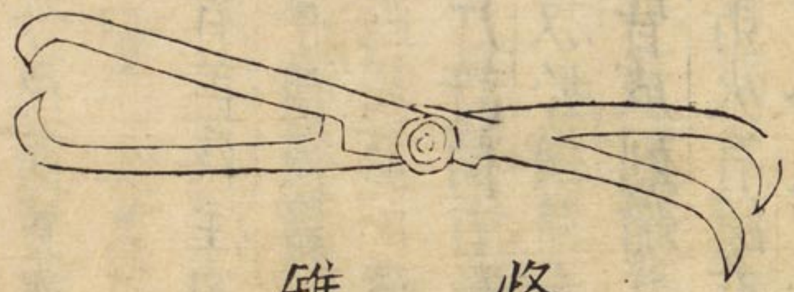
霹靂火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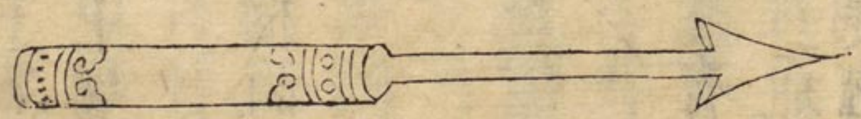
鈎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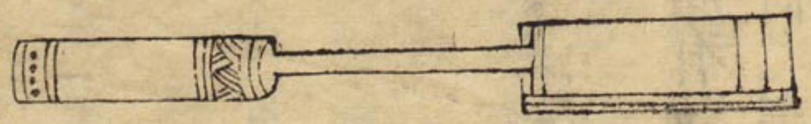
火鈐



烙錐



烙鈇



右放猛火油以熟銅爲櫃下施四足上列四卷筒卷筒上橫施一巨筒皆與櫃中相通橫筒首尾大細尾開小竅大如黍粒首爲圓口徑寸半櫃傍開一竅卷筒爲口口有蓋爲注油處橫筒勻有掇絲杖杖首纏散麻厚寸半前後貫二銅束約定尾有橫拐拐前貫圓揲入則用閉筒口放時以杓自沙羅中挹油注櫃竅中及三斤許筒首施火樓注火藥於中使然發火用烙錐入掇絲放於橫筒令人自後抽杖以方氈之油自火樓中出皆成烈焰其挹注有概有杓貯油有沙羅發火有錐貯火有罐有鈎錐通錐以開通筒之壅有鈴以夾火有烙鉄以補漏通櫃筒有鐸涌以端油青補之凡十二物除錐鈎烙鉄外悉以銅爲之一法爲一大卷筒中央貫銅胡盧下施雙足內有小筒相通亦皆以筒爲之亦施掇絲杖其放法堆上凡敵來攻城在大壕內及傳城上頗衆勢不能過則先用藁鞂爲火牛縋城下於踏空版內放猛火油中人皆糜爛水不能滅若水戰則可燒浮橋戰艦於上流放之先於上流簇糠粃熟草以引其火

右霹靂火毬用乾竹兩三節徑一寸半無鐸裂者存節勿透用薄差如鉄錢三十片和火藥三四斤裹竹爲毬兩頭留竹寸許毬外加傳藥火藥外傳藥注具火毬說若賊穿地道攻城我則穴地迎之用火錐烙毬開聲如霹靂然以竹扇簸其煙熏烟以薰灼敵人放毬者合茸草

一說用乾艾一石燒煙亦可代毬

地聽



右地聽於城內八方穴地如井各深二丈勿及泉今聽事聰審者以新甕自覆於井中坐而聽之凡賊至去城數百步內有冗城鑿地道者皆聲聞甕中可以辨方面遠近若審知其處則鑿地迎之用薰灼法法具霹靂

毬說

托叉　火鈎　火鎌

鉄猫　氊　甕

柳罐　柳水灑

右常置城上托叉火鈎火鎌鉄猫濡氊以救焚甕柳罐以貯水唧筒以使水

木燈籠　鉄燈籠　燈搭子

蠟燭　樺燭　油

右常置城上用以照夜防賊攻城

鍬　钁　鉄鑱

大斧　牛皮　石灰袋

右常置城上鍬钁鑱斧牛皮以應緩急石灰袋颼颼以害蟻附攻城人以上並常用更不圖形

守城之法凡寇賊將至於城外五百步內悉伐木斷橋焚棄宿草撤屋煙井有水泉皆投毒藥木石塼瓦茭芻糇糧畜牧與居民什器盡徒入城內徙不逮者焚之主將閱視守禦器械各令牢具又預穿井無數惟井無近城又備糧糒布帛芻草蘆葦茅荻石灰沙土鉄炭松樺蒿艾膏油麻皮氊荊棘篦籬釜鑊盆甕桶

罌木石塼竹鍬钁鑱斧錐鑿梯索之類凡委（於僞切）積（子智切）及樓棚門扇門棧但火攻可及之處悉皆氊覆泥塗棚樓下隨處積檑木檑石鎗斧及他短兵外立弩單砲架（弩車砲架形制具次城門）棚樓女墻上加篦籬竹笆城中立望樓籍民中壯男爲一軍以充防人壯女爲一軍以隸雜役老弱爲一軍以供飲飼放牧樵採三軍無得相過主將延問軍中奇謀勇力機捷跅弛精伎辨口之士如鷄鳴狗盜之類無不加禮以備防用城上每將各立一典掌呼索百用先作小旗數十枚有呼索即大書物名貼旗於上舉以示城下仍預撿校備用之物各爲部分使吏主當謹伺見斧旗則應逆

城上城下百步給雜役三五十人掌負挈所須索物仍各授一官督領衢巷通夜張燈燭察姦人出入與軍士之私相過從者量城上一步置一甲士十步增五人防非時抽易五步有五長十步有十長百步有將別令虞候領戰隊作雌雄契特以巡城所至與守隊勘同乃過（符形制符契門）若賊勢外振士心內　貳則或轉左隊以爲右易前軍以置後或一日數易或數日不移又間使人持僞契巡行以驗試將士每將各設四表賊來近則舉一表賊至城則舉二表賊登城則舉三表賊攀女牆則舉四表夜則加燭於表上虞候戰隊視舉表處急緩如賊已向城乘城將士皆援立

牌以自障城及弩臺上並度視遠近施放矢石火毬火鷂鞭箭賊在城下則拋飛鉤賊若填壕則爲火藥鞭箭以射焚其芻藁橋械賊傳城欲上則隨其處下櫺木櫺石以擊之隨飛炬以燒其攻器下火床及以竹爐鎔鉄洒灼敵人颺石灰糠麩昧害其目樓棚踏空版內雜出短兵下刺登者若登者漸多則禦以狼牙鉄拍手漸攀城則以連枷棒擊之（連枷之制具兵器門）剉手斧斷之賊以衝車等進則穿以鉄環木鐶放猛火油賊雲梯倚城則引文竿推撞車賊木驢空（音孔）城則用絞車鉄撞燕尾炬壞之賊飛砲石則張布幔繩過其賊爲地道來攻則爲地聽候其來方穿井邀之霹靂火毬雜兵等害之賊附高穴城則縋遊火箱灼之賊築土堙傍城欲上則穿地道至堙下引取其土賊堙自壞（凡火地道所用器械與攻城窒子所用器同其各件制度具在攻城器械圖）或城內薄城起堙相對盛兵抵禦賊以火攻城則以城上應救火之具有托叉火鉤火鎌柳灑子柳鑵鉄猫手唧筒尋常之所預備者（形制具攻城器械圖中）若攻具猛至則爲水袋水囊以投沃之應相樓器械雖已塗覆亦頻舉麻搭潤護若賊爲火車燒城門則下湿沙滅之切勿以水水加則油焰愈熾賊若縱煙向城則列甕罌以醋漿水各實五分人覆面於上其煙不能犯鼻目賊夜圍城則每五十步以一犬繫城下置食其前城上

聞大吹則縋火下照舉表加備又於城半腹每十步
繫一燈籠又束蘆葦爲槨插以松明樺皮可用照城
上城下城下以索縋之鉄賊或攻推女牆者則以木女代之
或攻壞城門則以刀車塞之
凡賊諸攻不利必引水灌城我則壅塞諸門察視城穴
之處悉加傅築城內促圍望外水高下別築瀰橋牆
外取土可深一丈兵隊備城如故周視地勢有可洩
水處十數步開一井井內各相通以洩流之若水已
入城則於新築牆外作船二十隻選勇士每船三十
人質其父母妻子各授弓弩短兵鍬鑺遣瞋夜從門
銜枚並出突賊堤隄破賊營砦所選之士須預習水
戰度力不足則加船以進或賊已覺則城上鼓譟爲
助
凡賊有勇悍之卒必使突我城門我當僞爲不知開
門以待分道路設隘馬坑機橋分重牆曲巷內出奇
伏兵掩擊逼隘之或約其過一二百人即下重門挿
板使其前敗後絶
凡城內器械已備守禦已得當出奇用詐以戰代守以
擊解圍先爲暗門或因賊初至營陣未整或暮夜乘
賊不覺或賊攻城初息或賊圍久已怠潛出精騎銜
枚擊之擊敗下不遠襲或我兵已出賊未出賊突門
而入賊自城上向裏連下巨石擊壓以斷其入

凡城中日給。百用至於水漿。皆有限量。令民竈爲天井。高突防火。仍預下令。凡失火者斬。杜姦人也。或城內有火發。只令本防官吏領丁徒赴救。仍急報主將。主將遣左右親信人促往。

凡城中失火及非常警動。主將命擊鼓五通。城上下吏卒。聞鼓不得輒離職掌。民不得奔走街巷。

凡賊至城外。禁城中不得妄舉。高物如竿表之類。及吹擊樂器。恐賊內應。

凡城中有使至門者。徑導詣主將。俾校民吏不得輒見如得城中飛書。不得輒讀。持逆本營對衆封送主將。

凡有曉星氣術數人。悉收隸官府。不得與他人竊語。及禁論說怪異。以惑衆者。

凡號令一出。主將并副將以下。不得專異指揮。餘依行軍約束修件。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武經總要

十三之五

武經總要前集卷之十三

豫章新齋李鼎長卿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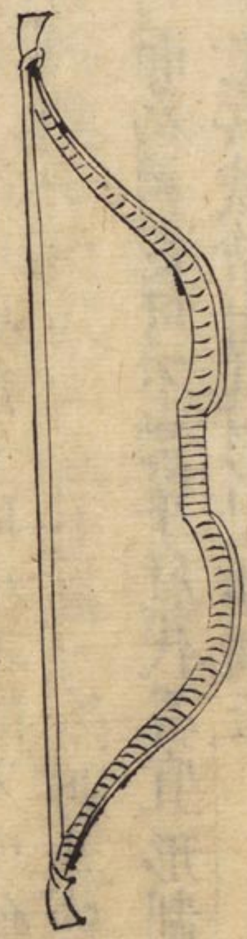
金陵對溪唐富春校梓

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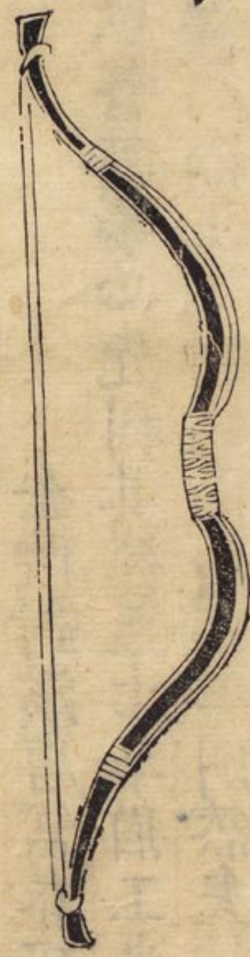
古稱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蓋士卒猶工也兵械猶器也器利而工善兵精而事彊勢則然矣故曰兵不精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鬪而不勇與無手同其法五不當一然則五兵者三軍所以恃而爲勇也可不謹乎歷代異宜形制有異今但取當世兵機繪出其形紀新制云

茅澤藏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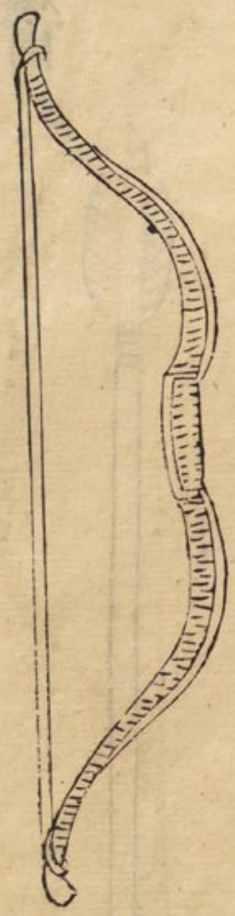
黃樺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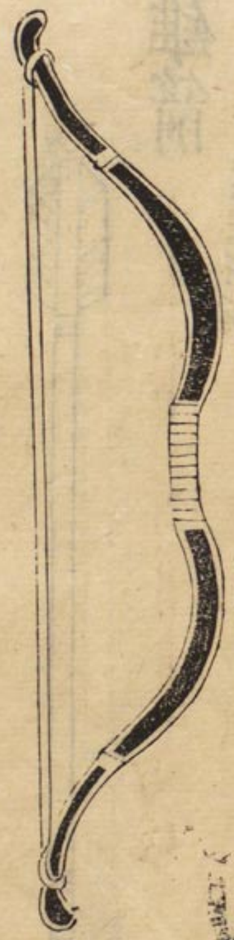
黑漆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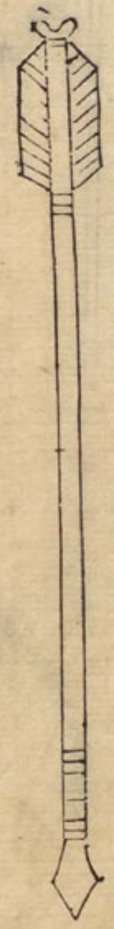
白樺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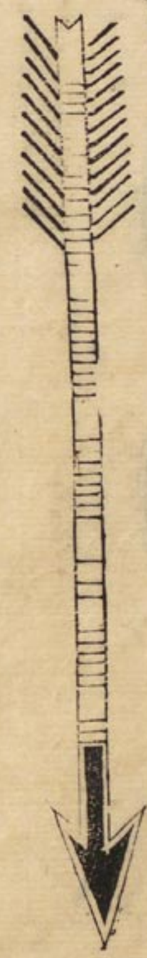
麻背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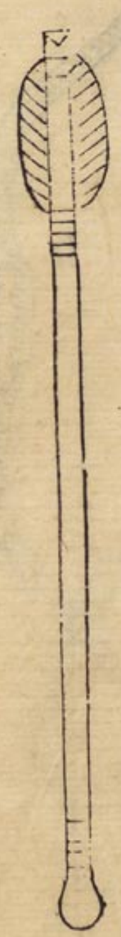
點銅箭



鉄骨麗錐箭



木撲頭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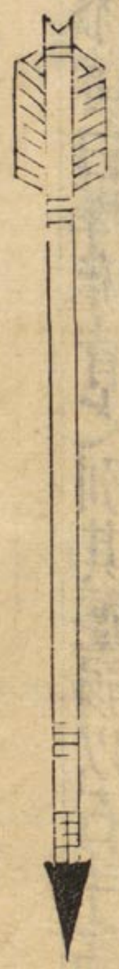
火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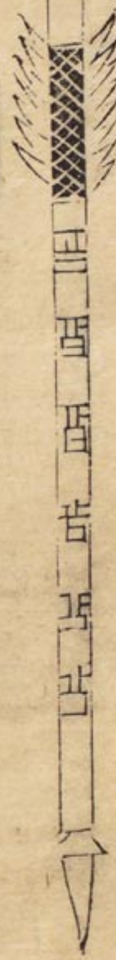
烏龍飲脊箭



鳴鏑箭



鳴鈴飛號箭



右其飾有黑漆黃白樺麻背之別其彊弱以石斗爲等箭有點鋼木撲頭鳴髇點鋼精鉄也木撲頭施於教閱鳴髇戲射者又有火箭施火藥於箭首弓弩通用之其傳藥輕重以弓力爲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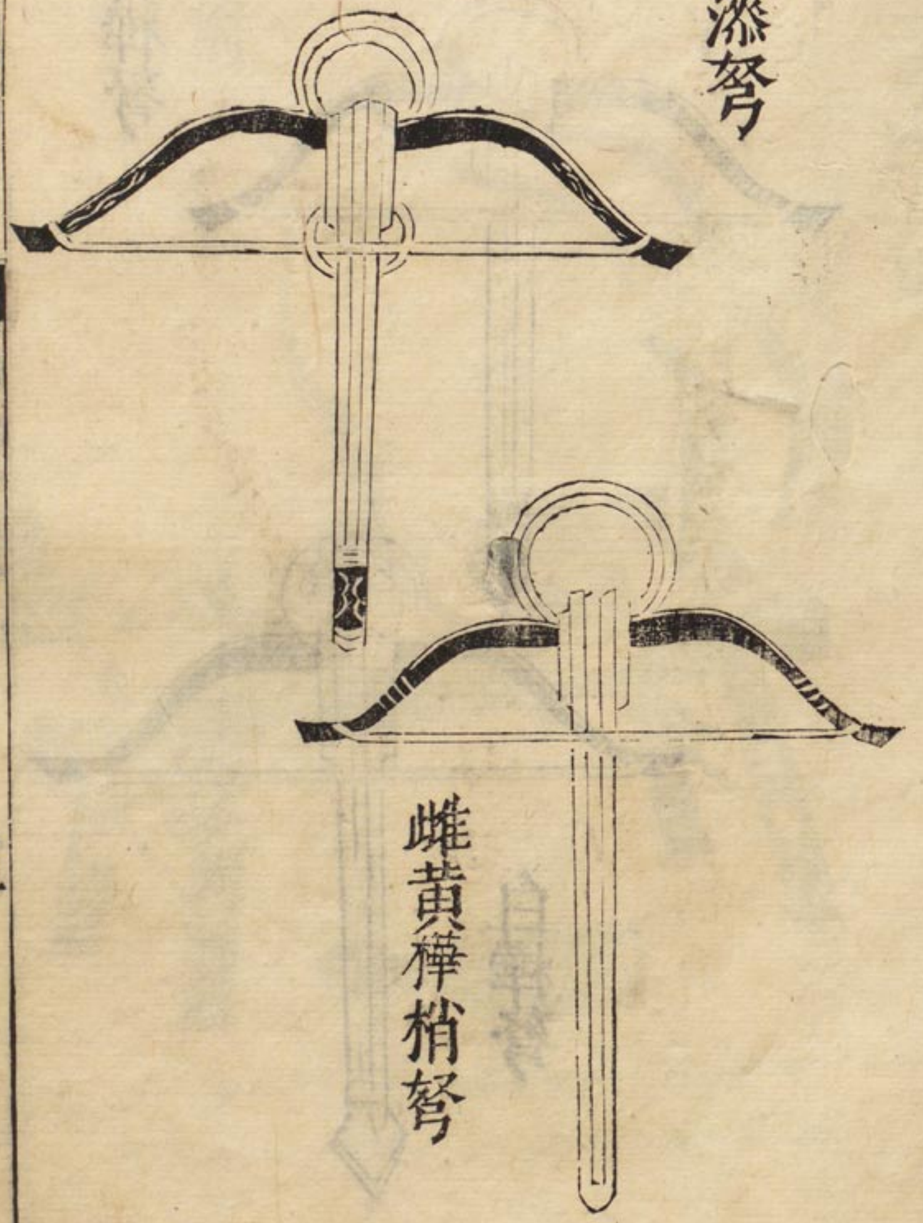
弓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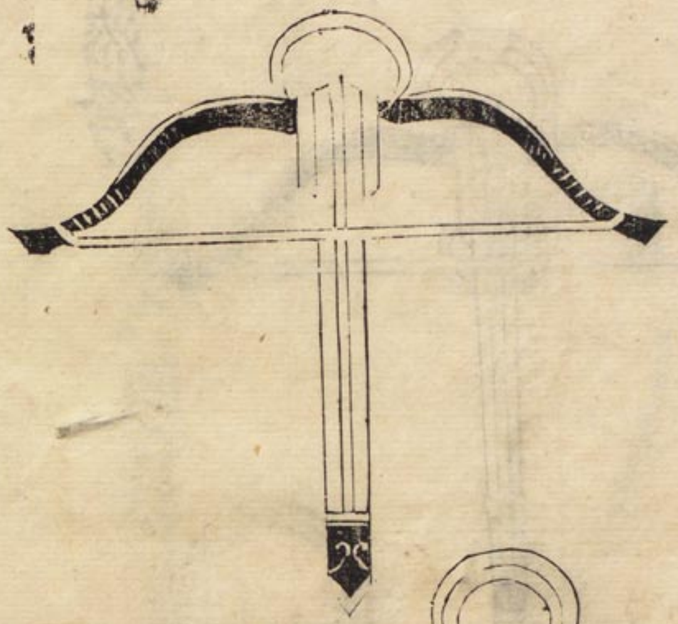
弓箭葫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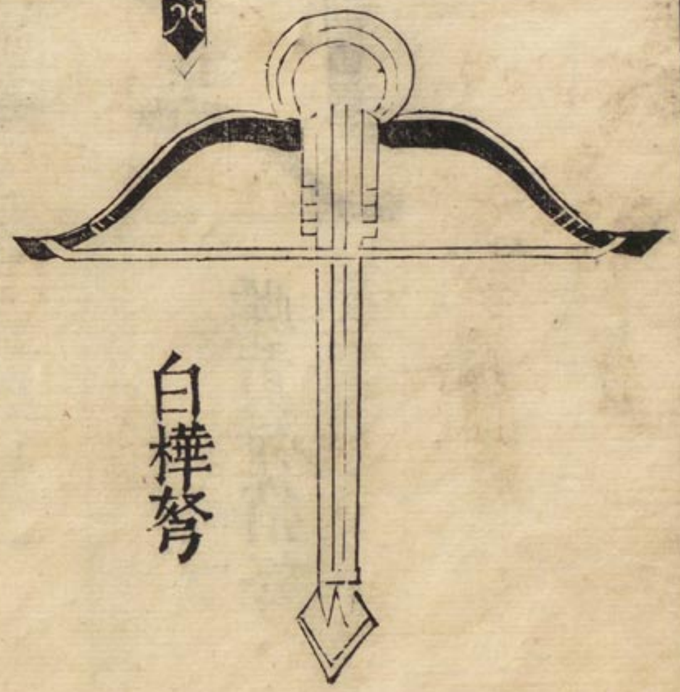
右以皮革爲之隨弓弩及箭大小長短用之



黃樺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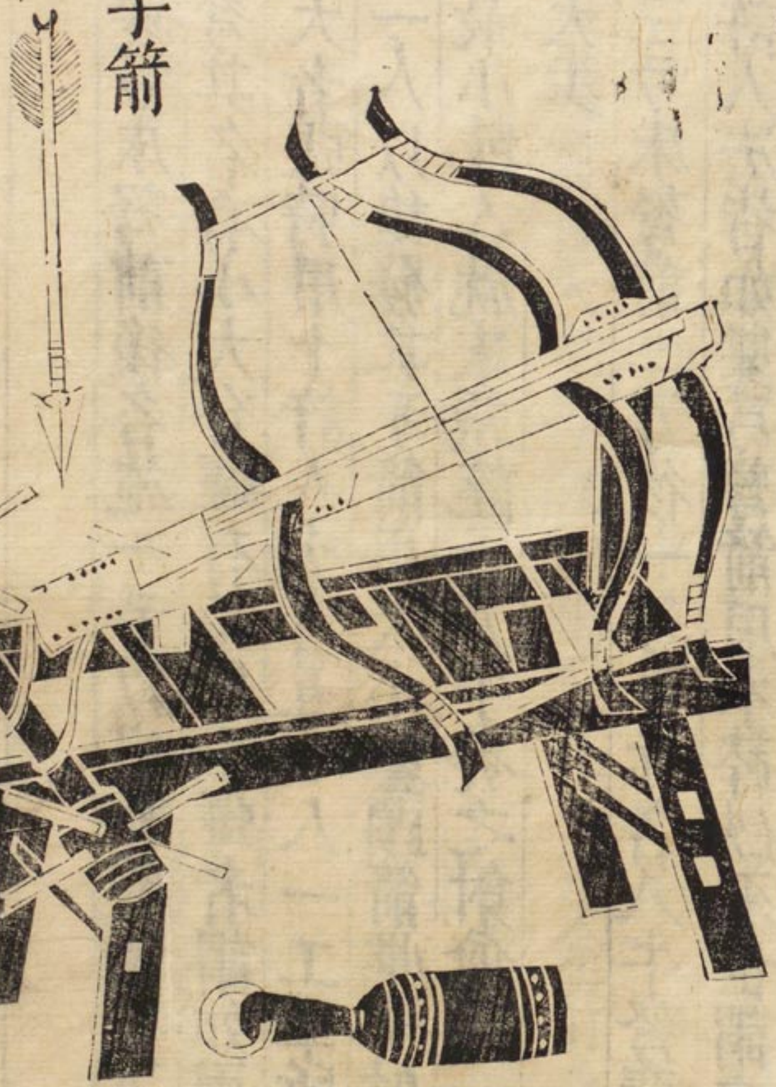


白樺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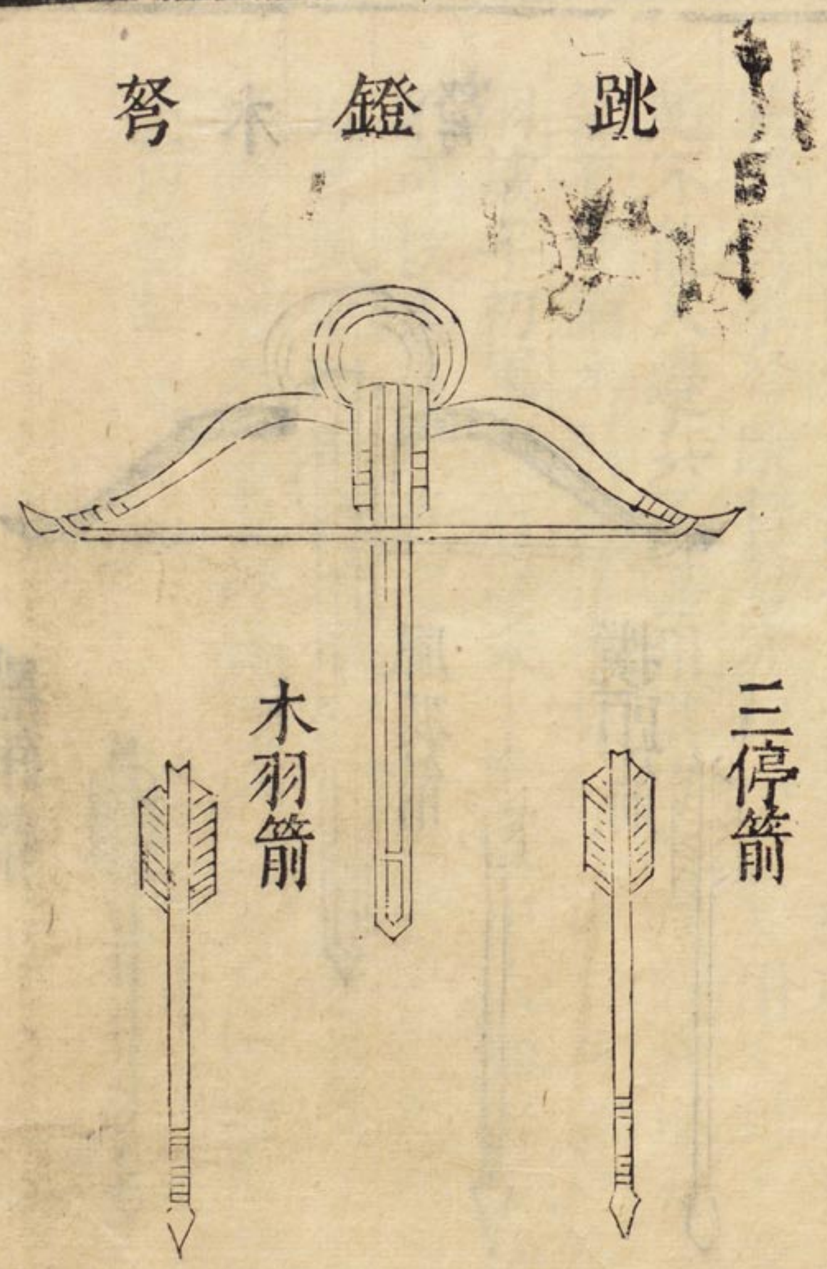
三弓臥子弩

臥子箭



右雙弓床弩前後各施一弓以繩軸絞張之下施床承弩其名有小大合蟬有手射合蟬者謂如兩蟬之狀大者張時用十許人次者五七人一工準所射高下一人以槌發其牙箭用大小鑿頭箭惟手射斗子弩最小數人就床張訖一人手發之射並及一百二十大步

三弓床弩前二弓後一弓世亦名八牛弩張時凡百許人法皆如雙弓弩箭用木幹鉄羽世謂之一鎗三劍箭其次者用五七十人箭則或鉄或翎爲羽次三弓並利攻城故人謂其箭爲踏橛箭者以其射著城上人可踏而登之也又有繫鉄㪷於弦上㪷中著常箭數十隻凡一發可中數十人世謂之㪷子箭亦云寒鴉箭言矢之紛散如鴉飛也三弩並射及二百大步其箭皆可施火藥用之輕重以弩力爲準


跳鐙弩
三停箭
木羽箭

木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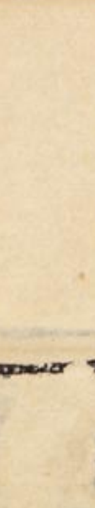


點銅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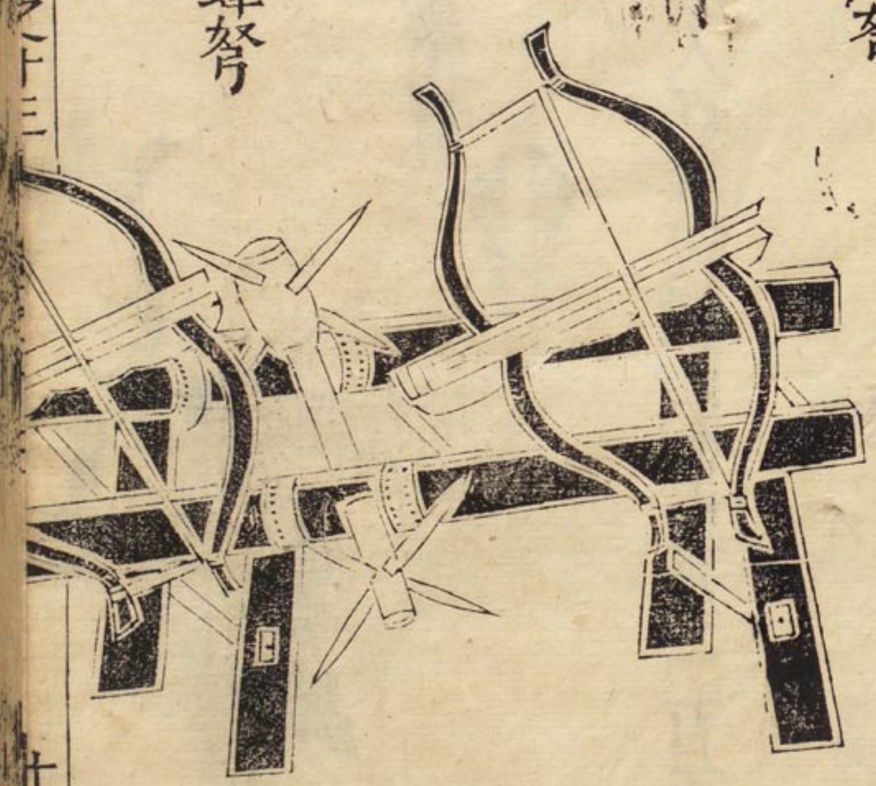
風羽箭

撲頭箭



右人自踏張者其飾有黑漆黃白樺雌黃權稍小則有跳鐙弩木弩跳鐙弩赤曰小黃其用尤利不弩雖可施不能久邊兵不甚用其力之彊弱皆以石斗爲等箭有點鋼木羽風物木撲頭三停木羽者以木爲幹羽咸平初軍校石歸宋上之箭中人雖幹去鏃留牢不可拔戎人最畏之風羽者謂當安羽處剔空兩邊以容風氣則射時不掉此不常用備翎羽之耳三停者箭形至短羽幹鏃三停故云三停箭中物不能出以短故也

雙弓床弩



大合蟬弩



鉄羽大鑿頭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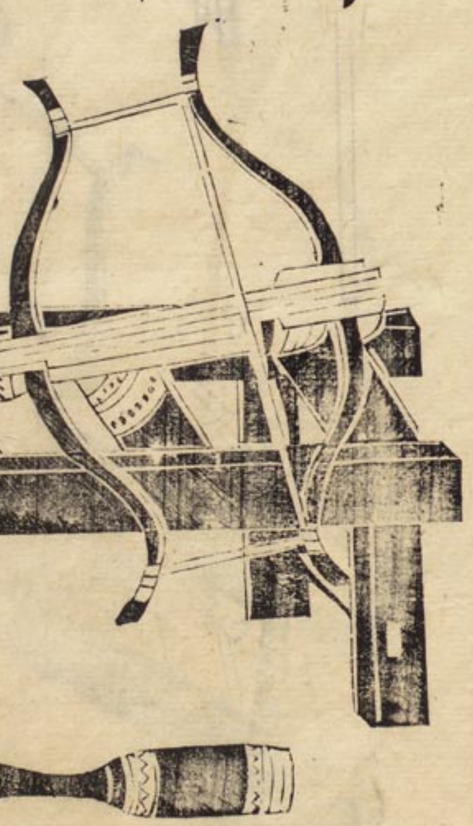
右以七人張發大鑿頭箭射及一百五十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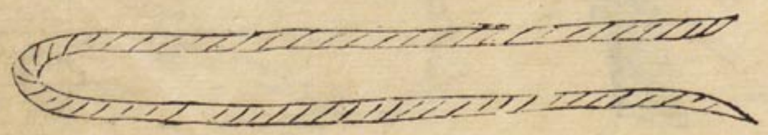
小合蝉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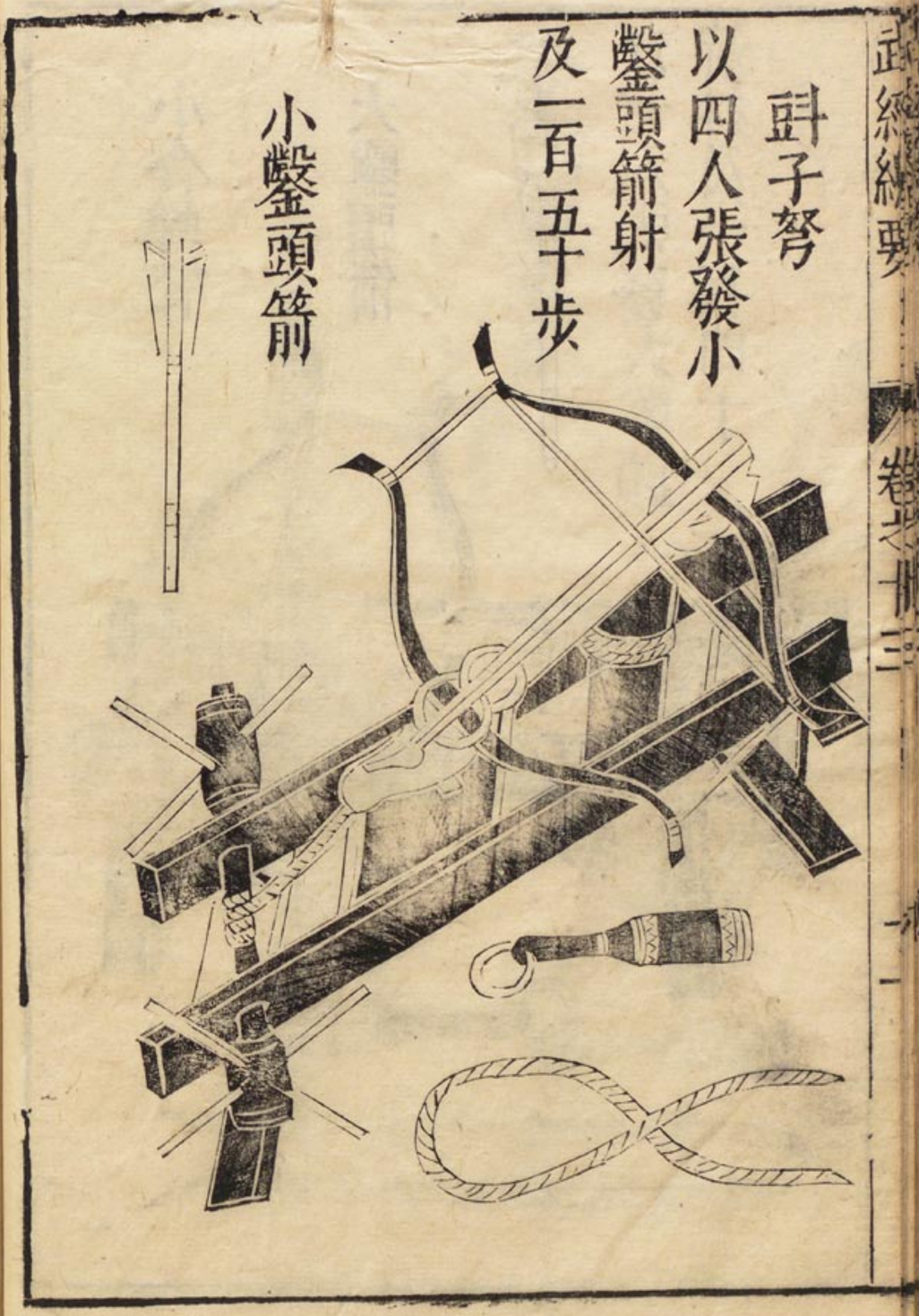
大鑿頭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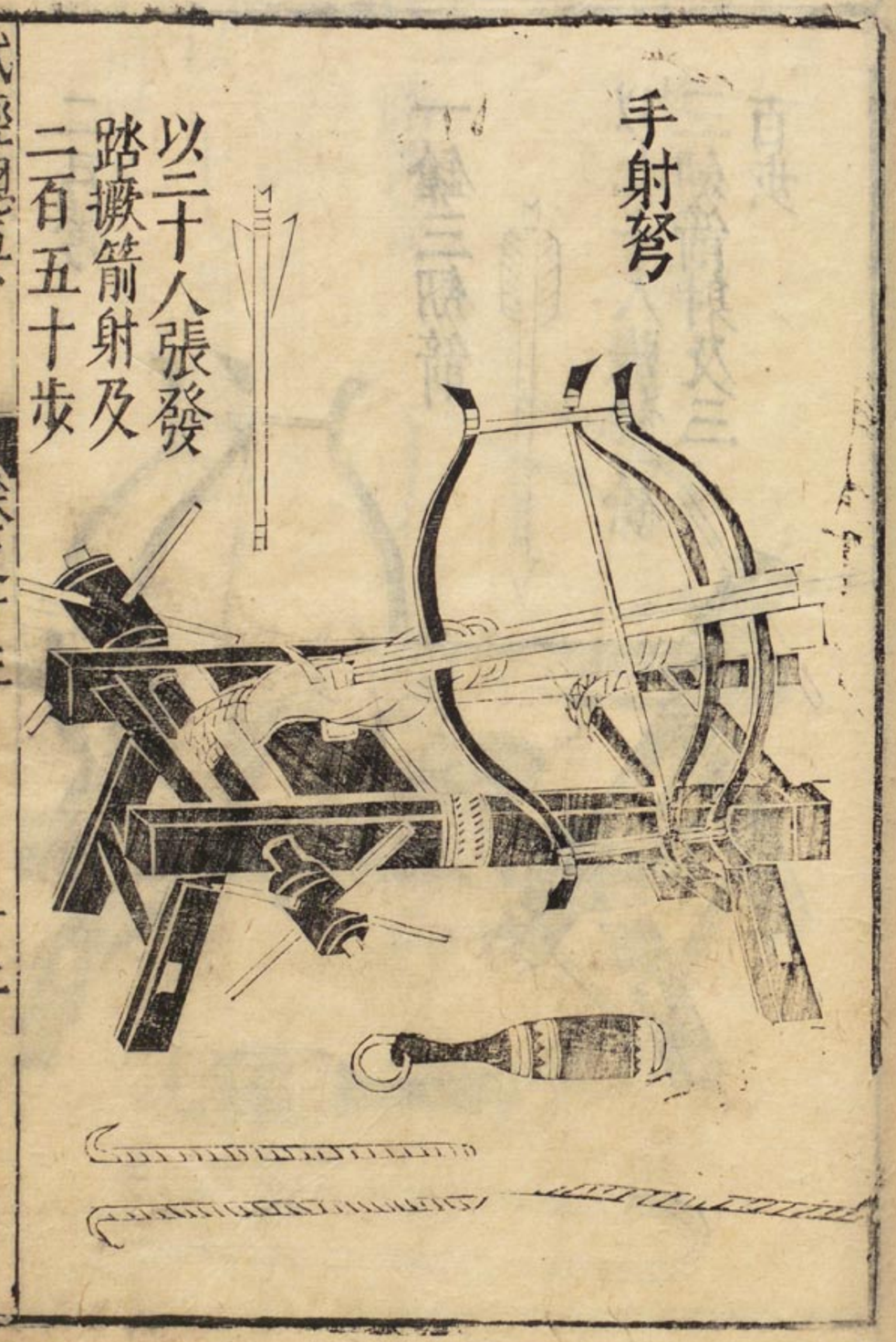




以七人張發大鑿頭箭射及一百四十步




斗子弩
以四人張發小
鑿頭箭射
及一百五十步
小鑿頭箭


手射弩
以二十人張發
踏撅箭射及
二百五十步

二弓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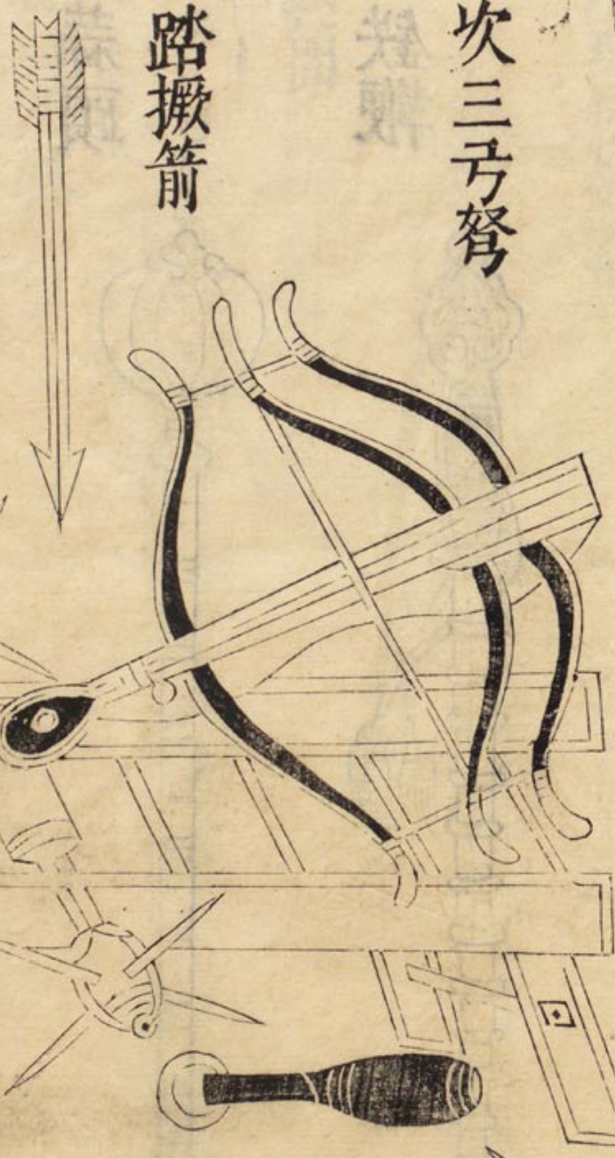
一鎗三劒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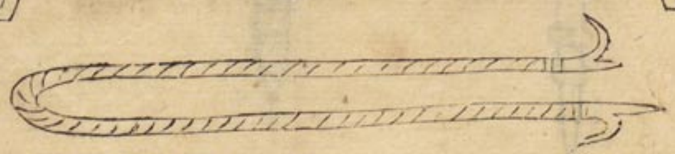


以七十人張發一鎗三劒箭射及三百步

次三弓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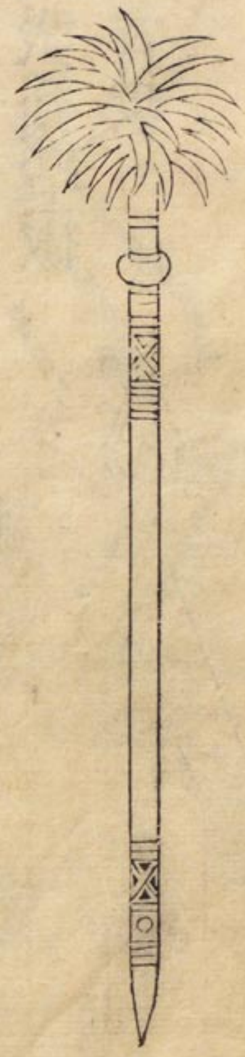
踏撥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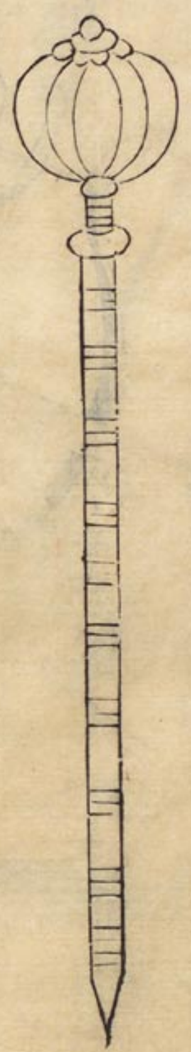


以三十人張發踏撥箭射及二百步

蒺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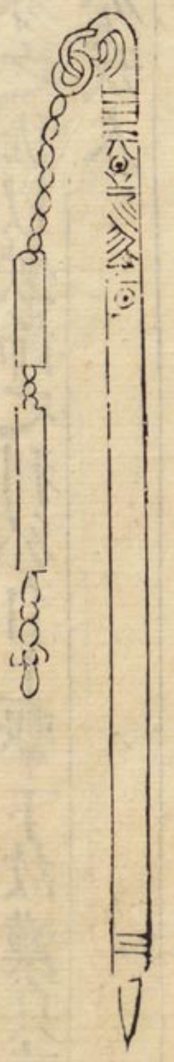
蒜頭



鉄鞭



連珠雙鉄鞭



鉄簡



鉄鏈夾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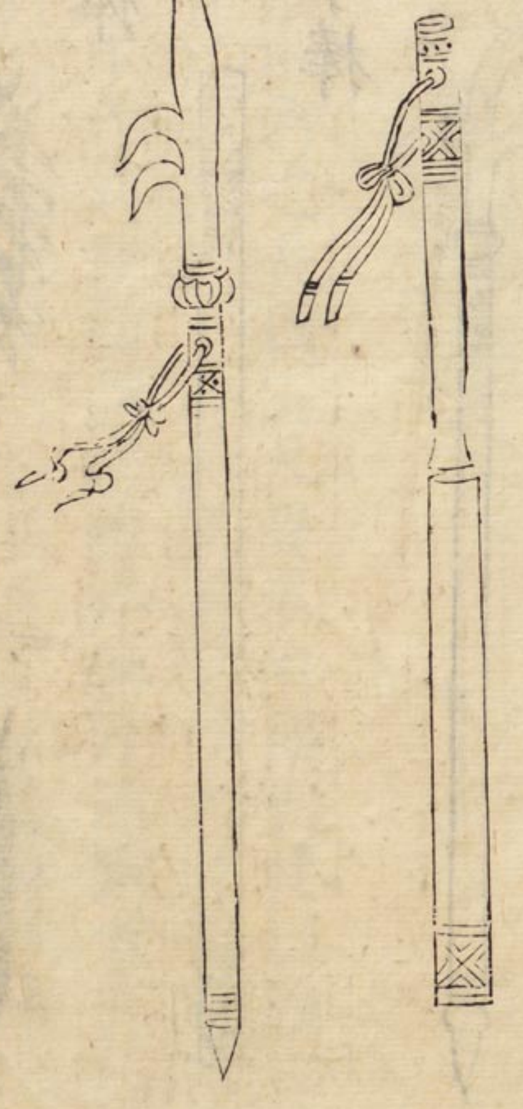


右蔟槊蒜頭骨朶二色以鉄若木爲大首跡其意本爲胍肫胍大腹也謂其形如胍而大後人語訛以胍爲骨以肫爲朶其首形製不常或如蔟槊或如蒺首俗亦隨宜呼之短柄鉄鏈皆骨朶類特形製小異爾

鉄鞭鉄簡兩色鞭其形大小長短隨人力所勝用之人有作四稜者謂之鉄簡言方稜似簡形皆鞭類也

鉄鏈夾棒本出西戎馬上用之以敵漢之步兵其狀如農家打麥之枷以鉄飾之利於自上擊下故漢兵善用者巧於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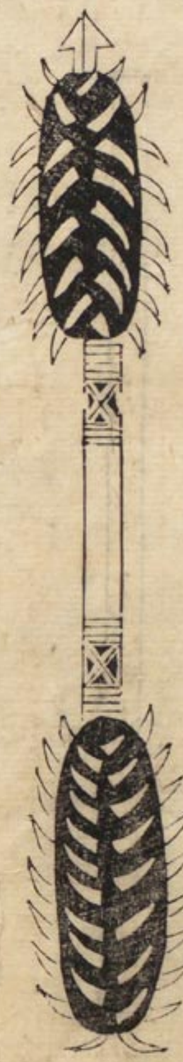
訶槊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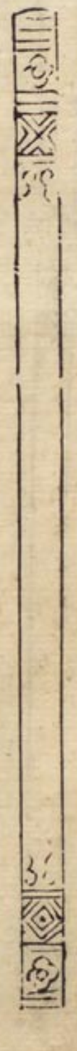
鉤棒

捍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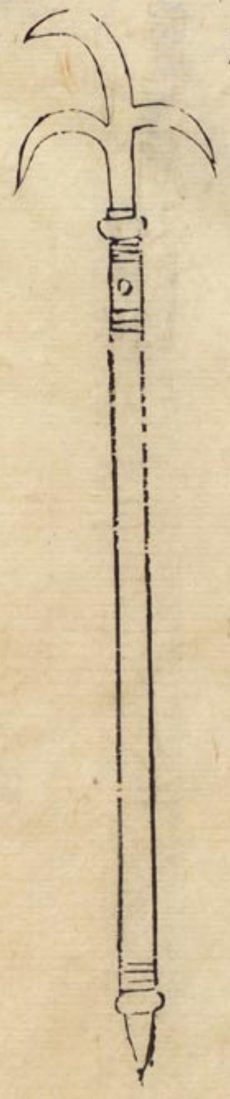
抨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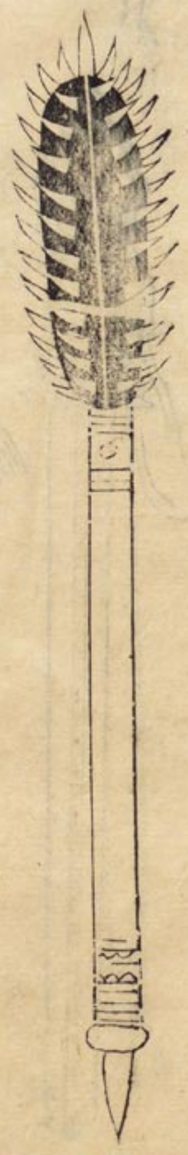
白棒



抓子棒



狼牙棒



右取堅重木爲之長四五尺異名有四曰棒曰輪曰抨曰桿有以鉄裹其上者人謂詞棄棒近邊臣施棒首施銳刃下作倒雙鈎謂之鈎棒無刃而鈎者亦曰鉄抓植釘於上如狼牙者曰狼牙棒本末均大者爲抨長細而堅重者爲桿亦有施刃鎖者大抵皆棒之一種

搗馬突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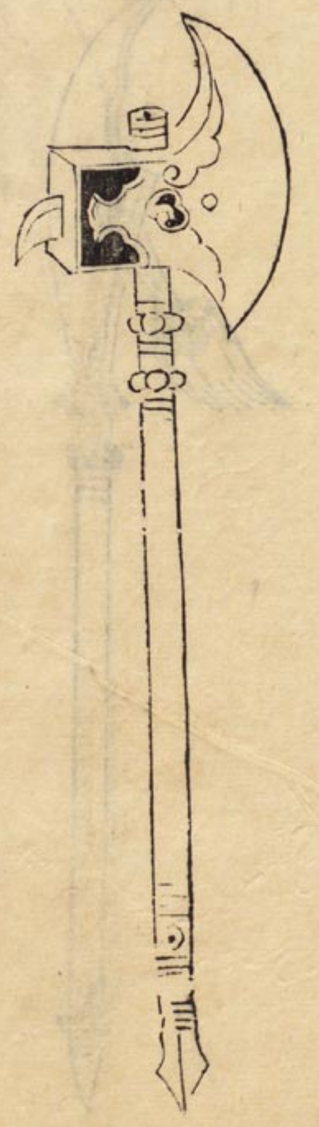
劒



劒



大斧



右搗馬突槍其狀如槍而刃首微闊

劒飾有銀鍮石銅素之品近邊臣乞製厚脊短身劒

單頗便其用

大斧一面刃長柯近有開山靜燕日華無敵長柯之

名大抵其形一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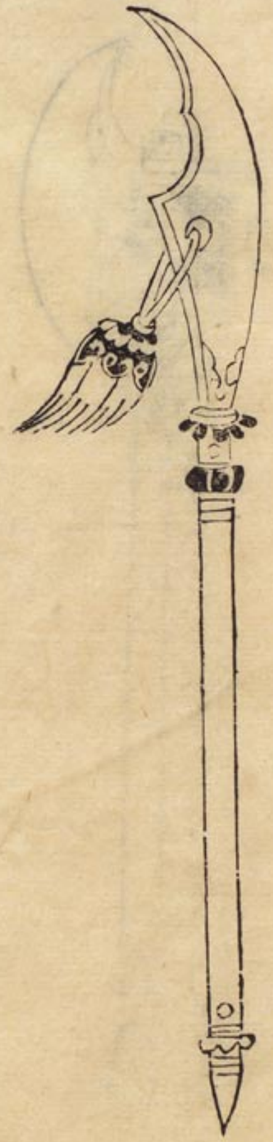
手刀



掉刀



屈刀



刀八色

掩月刀



戟刀



眉尖刀



鳳嘴刀



筆刀



右手刀一旁刃柄短如劒掉刀刃首上闊長柄施鐏鎒刀刃前銳後斜闊長柄施鐏其小別有筆刀此皆軍中常用其間健鬬者競爲異製以自表故刀則有太平定我朝天開山開陣劃陣偏刀車刀七首之名掉則有兩刃山字之制要皆小異故不悉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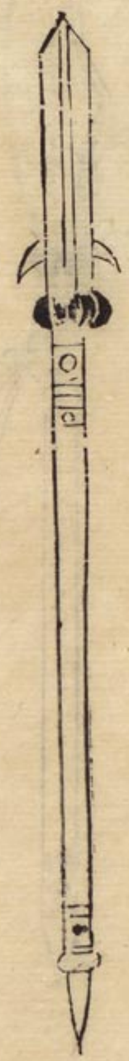
双鉤鎗　鎗九色



單鉤鎗



環子鎗



素木鎗



鴟項鎗



錐鎗



梭鎗



槌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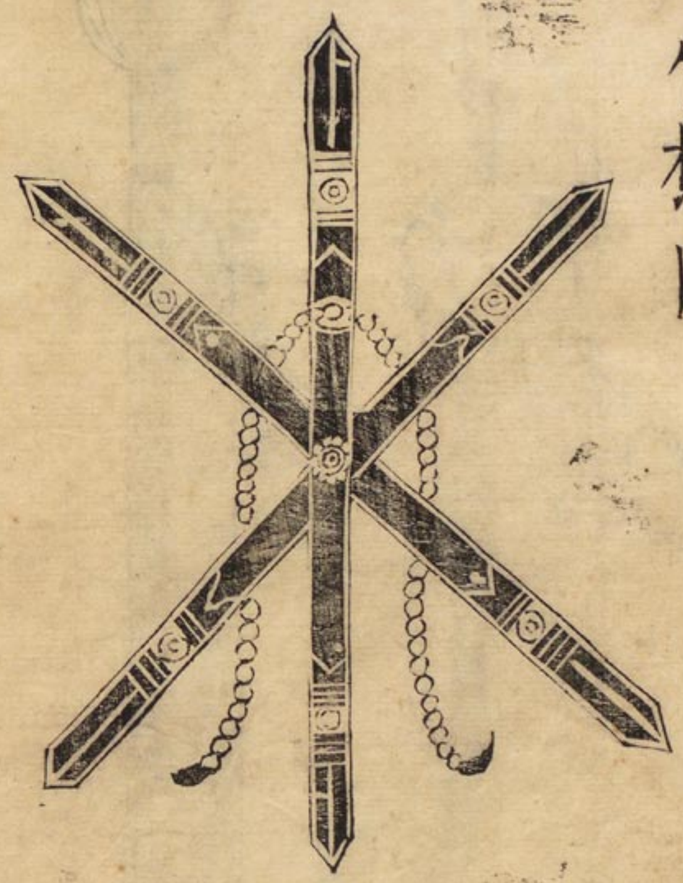


太宰筆鎗



拒馬木鎗

竹槍同



右鎗九色其制木桿上刃下鐏騎兵則鎗首之側施例雙鉤倒單鉤或桿上施環步兵則直用素木或鴟項鴟項者以錫飾鉄觜如鳥項之白其小別有鏃鎗梭槍槌槍錐鎗者其刃爲四稜頗壯銳不可折形如麥穗邊人謂爲麥穗槍梭槍長數尺本出南方蠻獠用之一手持旁牌一手摽以擲人數十步內中者皆踣以其如梭之擲故云梭槍示曰飛梭槍槌槍者不爲圓首教閱用之近邊臣獻太宁筆槍首刃下數寸施小鉄盤皆有刃欲刺人不能捉搦也以狀類筆故云近有靜戎筆亦其小異也今不悉出

拒馬槍其制以竹若木三枝六首交竿相貫首皆有

刃植地輒立貫處以鉄爲索更相勾聯或布陣立營
拒險塞空皆宜設之所以禦賊突騎使不得騁故曰
拒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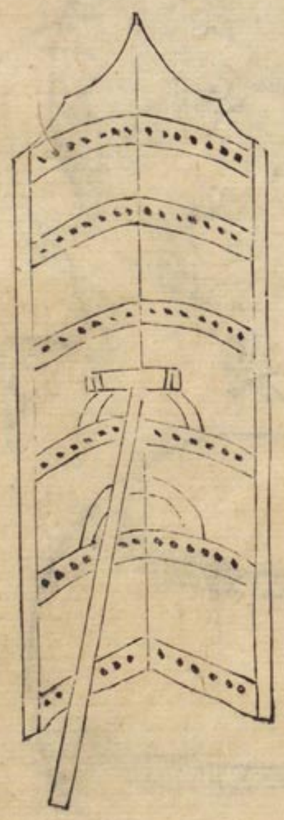
歩兵旁牌

一種二色

正



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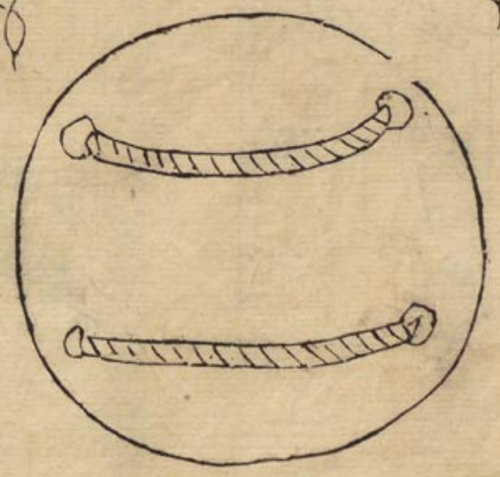


騎兵旁牌

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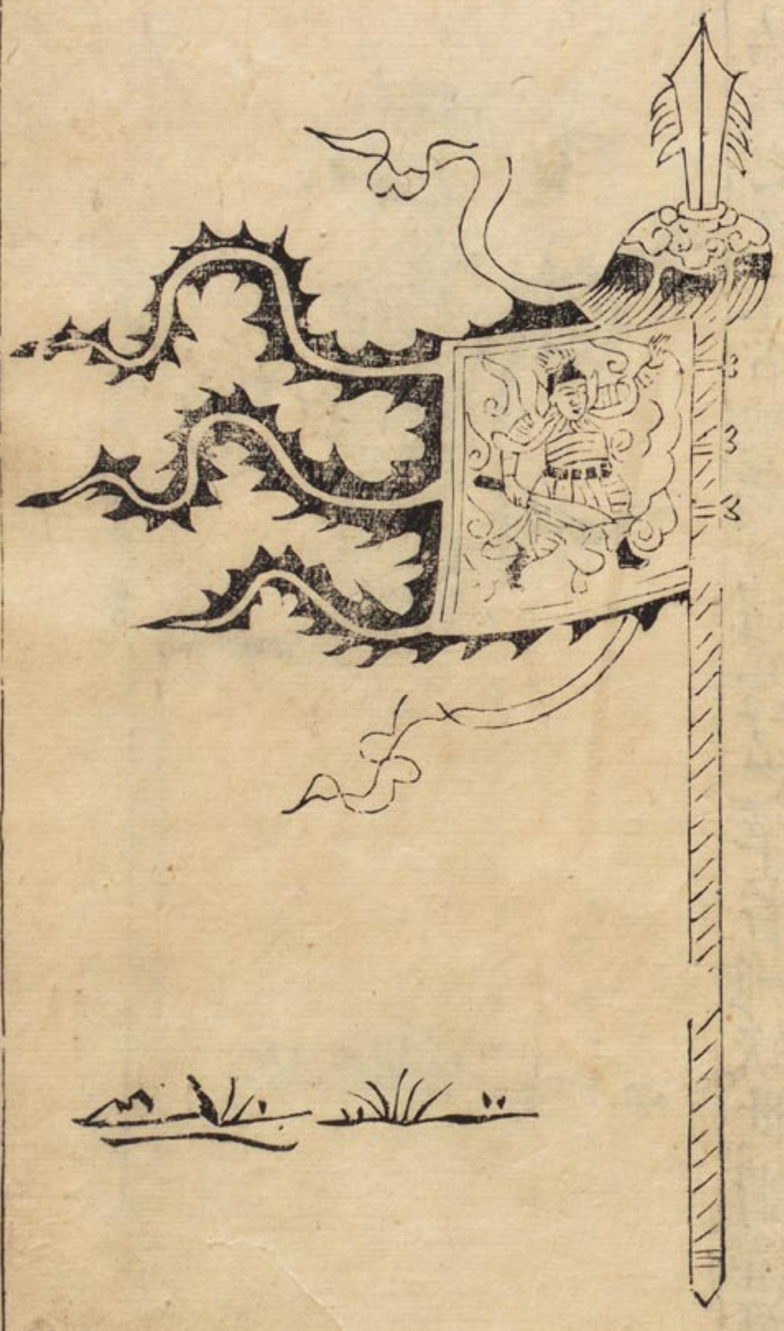


裏



右金以木爲質以韋束而堅之步兵牌長可蔽身內施槍木倚立於地騎牌正圓施於馬射左臂擊之以捍飛矢

帶甲神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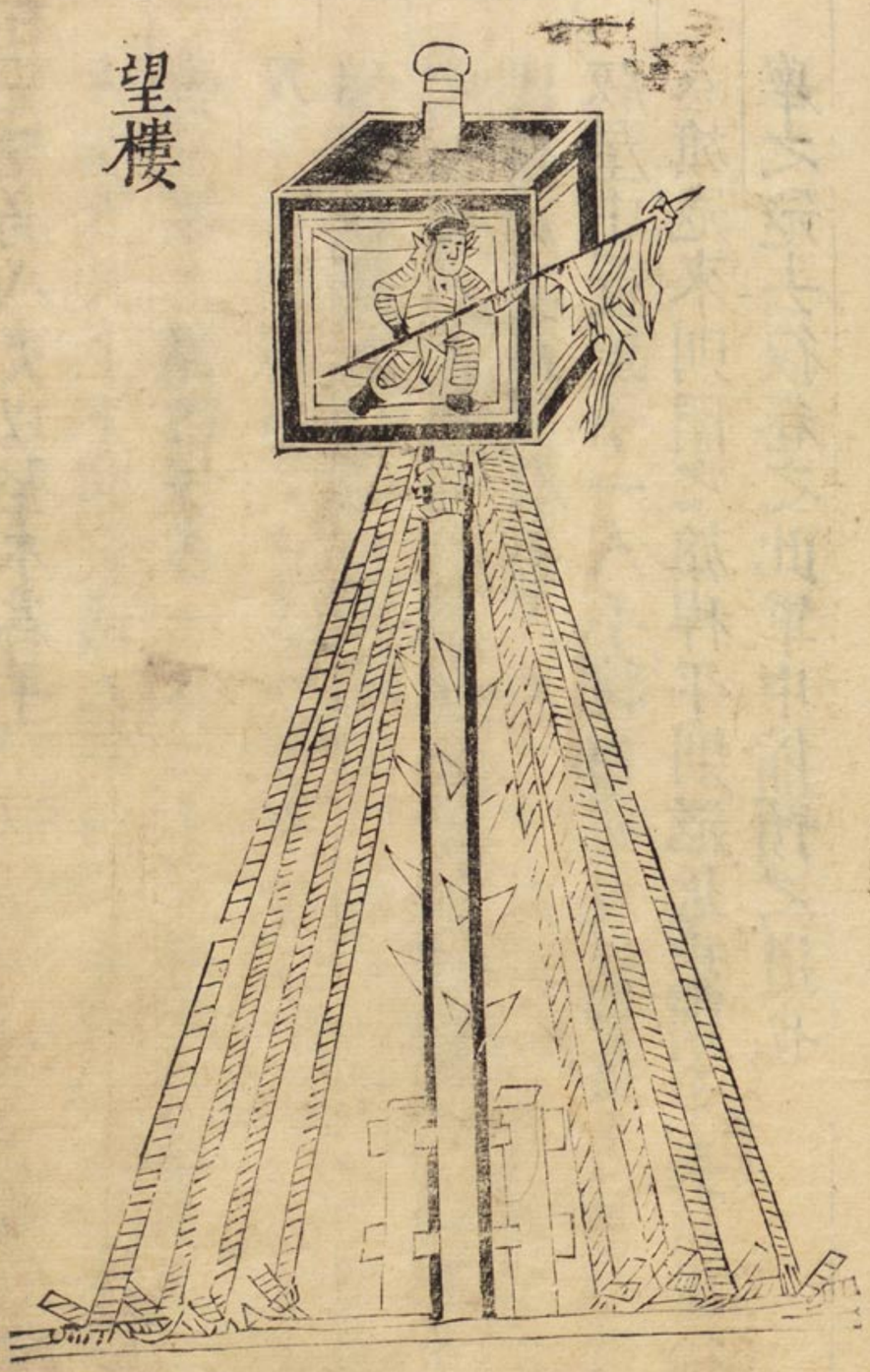


轉光雜色旗



右旗之色采名號無常隨宜呼之竿首施鉄世謂耀篦下注旌謂之纛頭旗脚或三或二

望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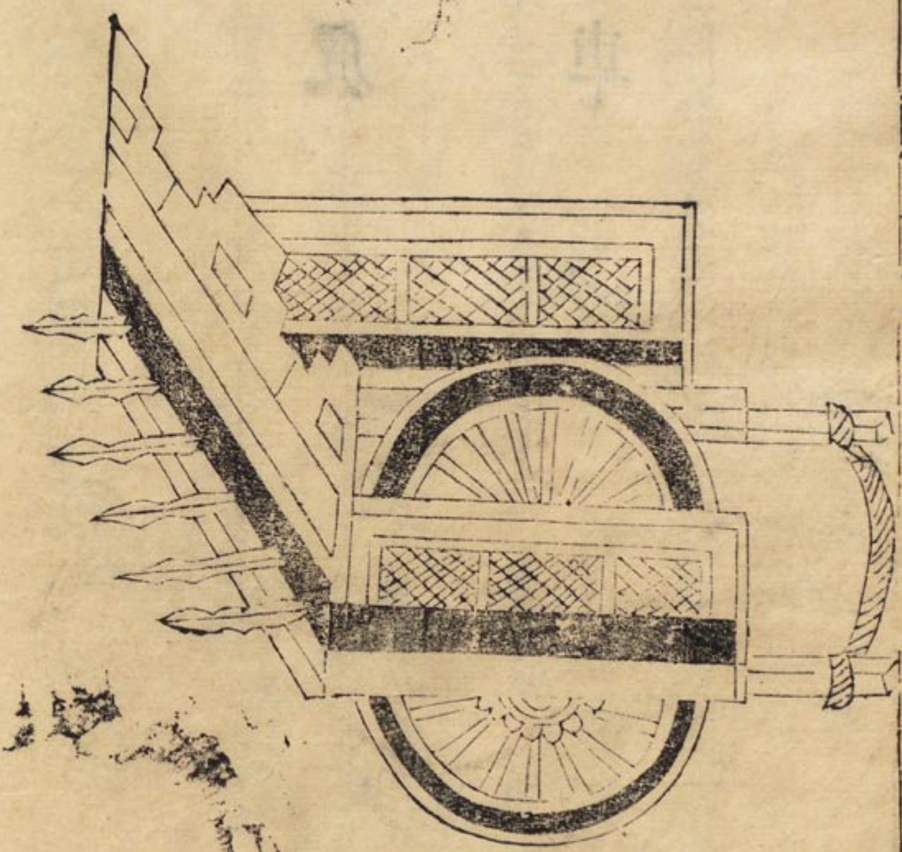


右望樓高八丈以堅木爲竿大不及八丈則三兩樓亦可上施版屋方闊五尺上下開竅過人竿兩旁尋釘牚八十箇用索三棚上棚四條各一百二十尺中棚四條各一百尺下棚四條各八十尺尖鈇橛十二箇各長三尺橛端穿鉄鐶凡起樓用鹿頰木二各長一丈五尺深埋之出地八尺用鉄叉層竿數條更用木馬及如船上建櫓法其高亦有百尺百二十尺者棚索隨而增之版屋中置望子一人手執白旗以候望敵人無寇常卷旗寇來則開之旗稈平則寇近垂則至矣寇退徐舉之寇去復卷之此軍中備預之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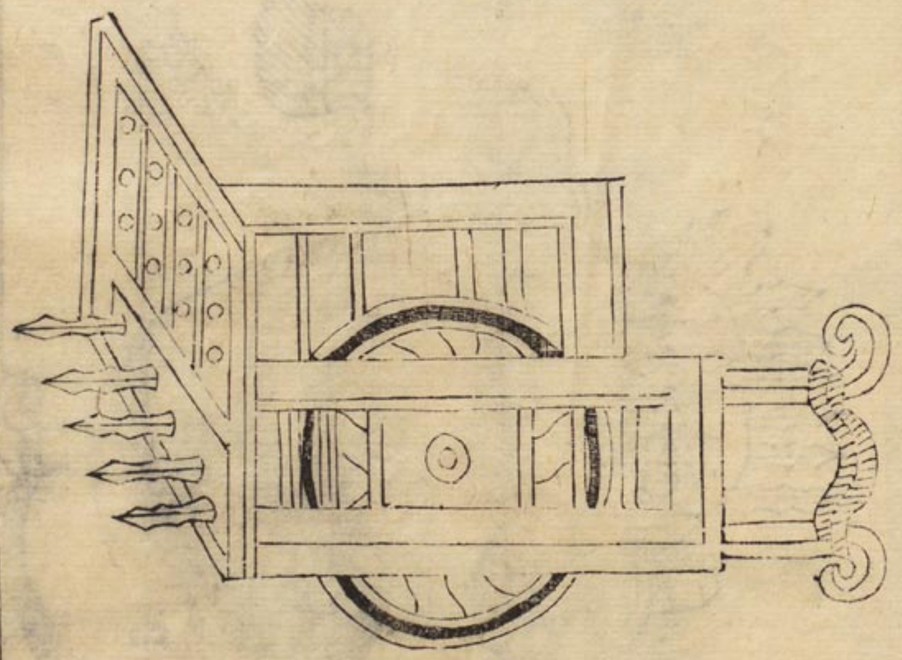
虎車



運乾糧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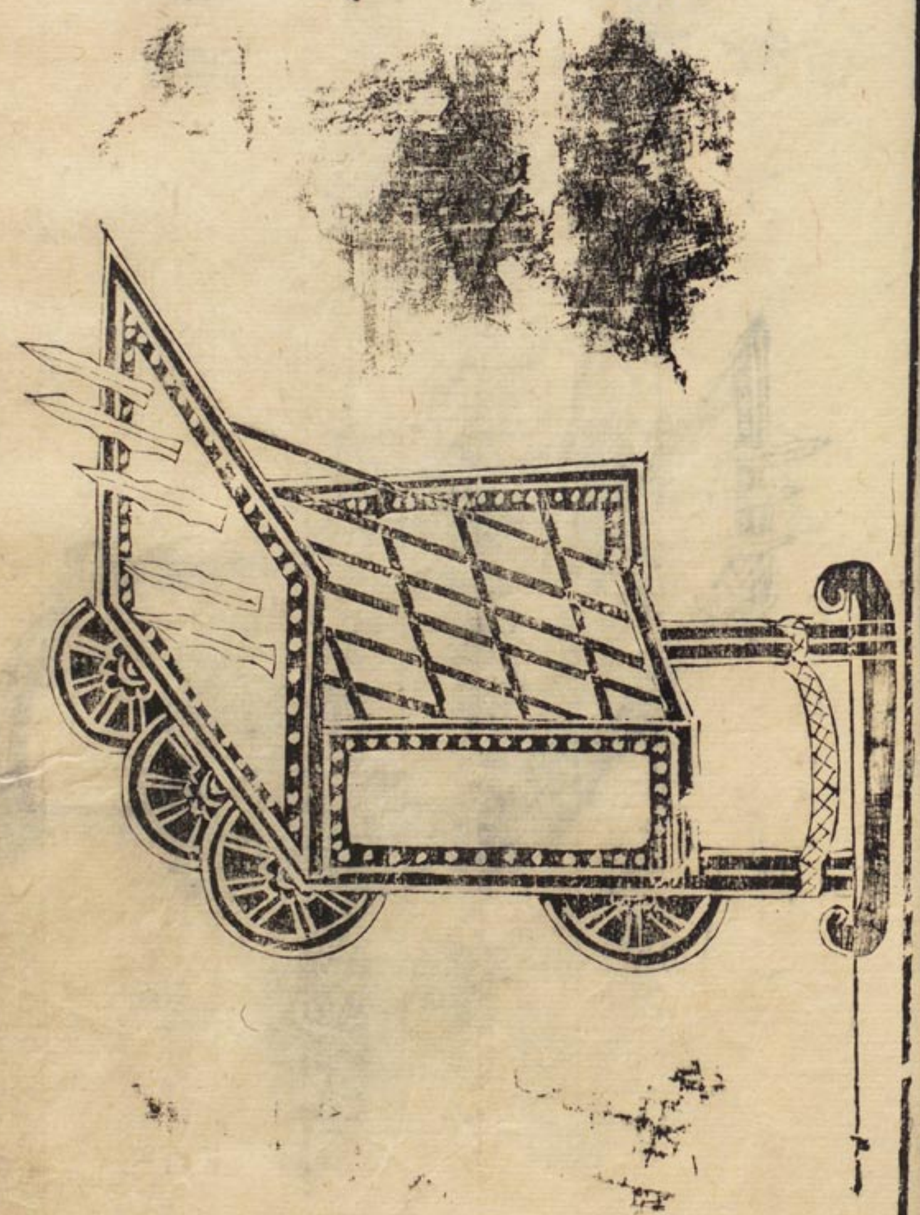
戰車



象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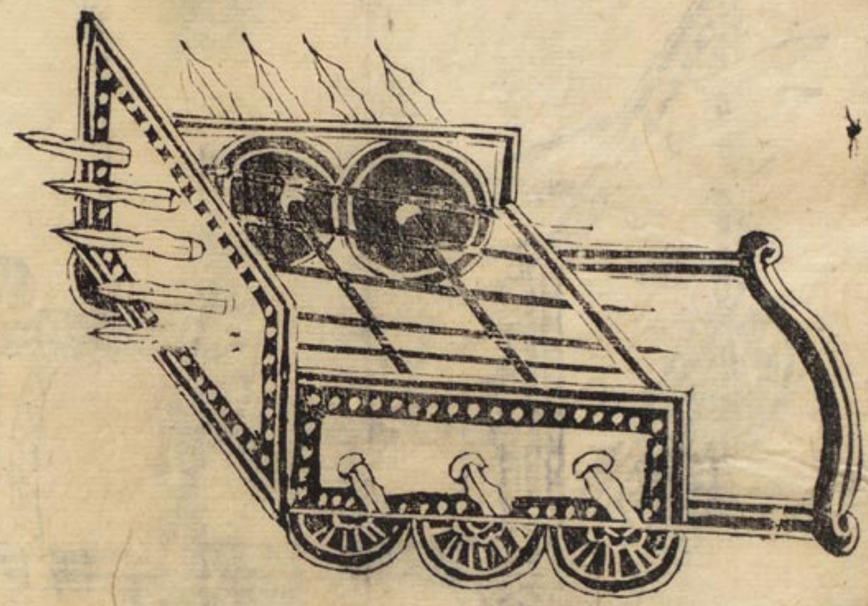


鎗車



鎗

車





步人甲

頭盔頓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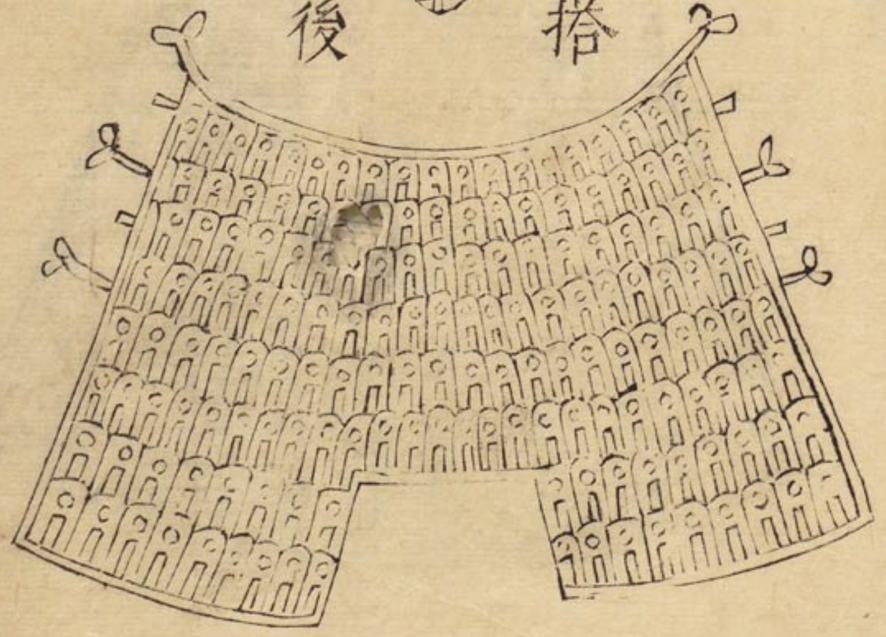


身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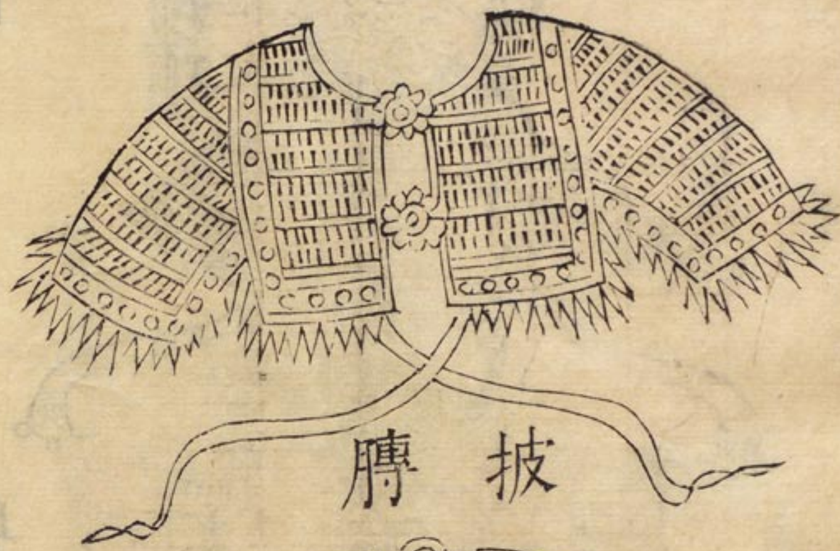
馬甲面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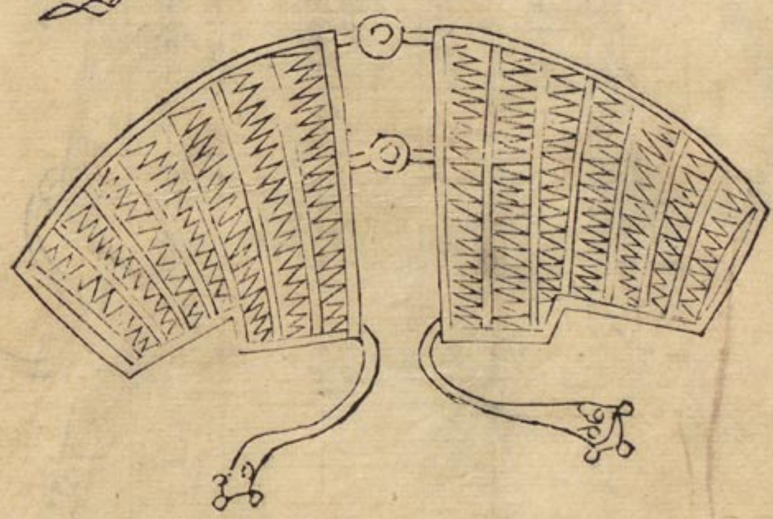
搭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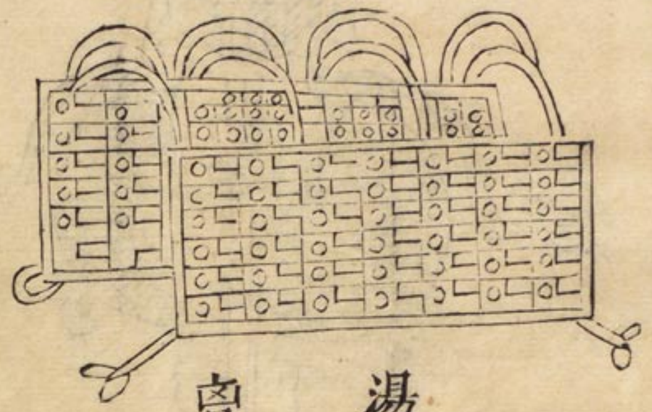
披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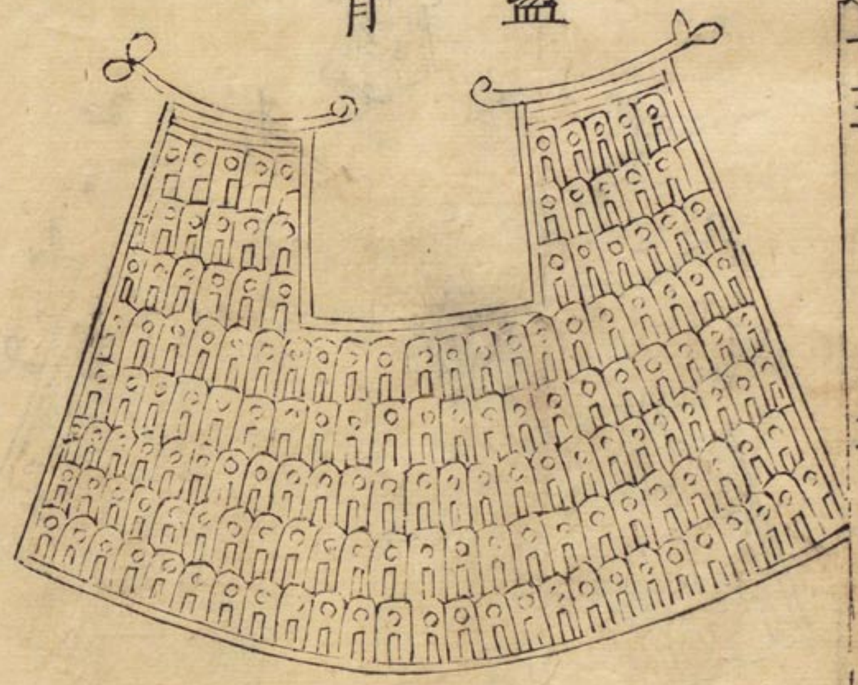
披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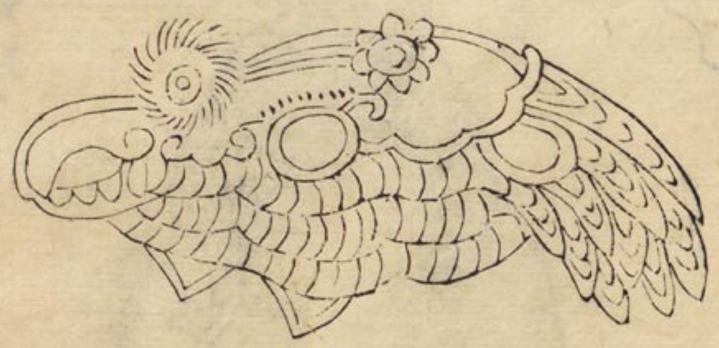
鶏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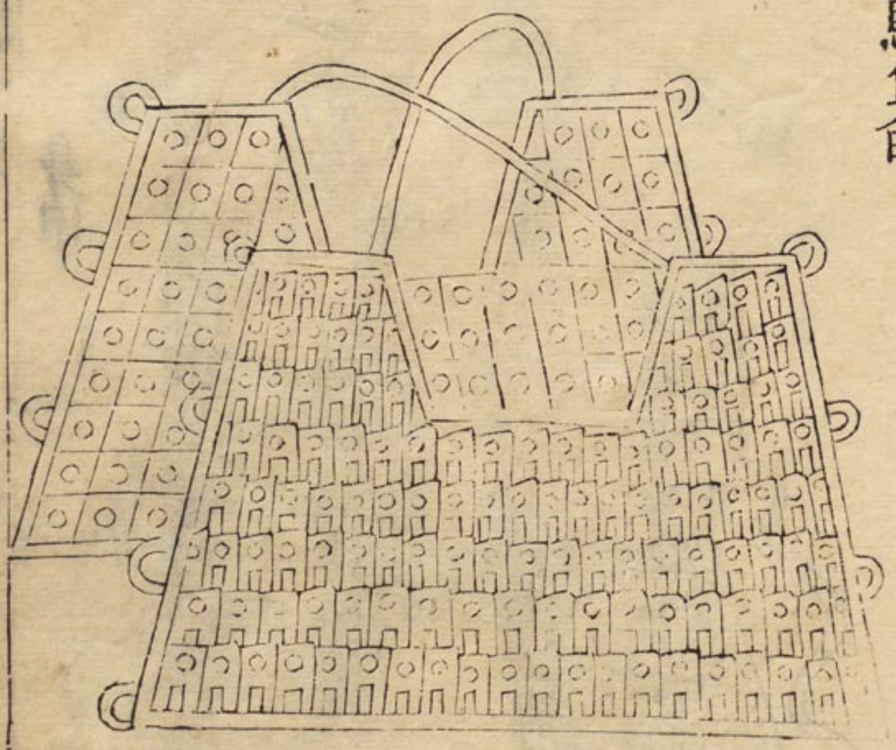
盪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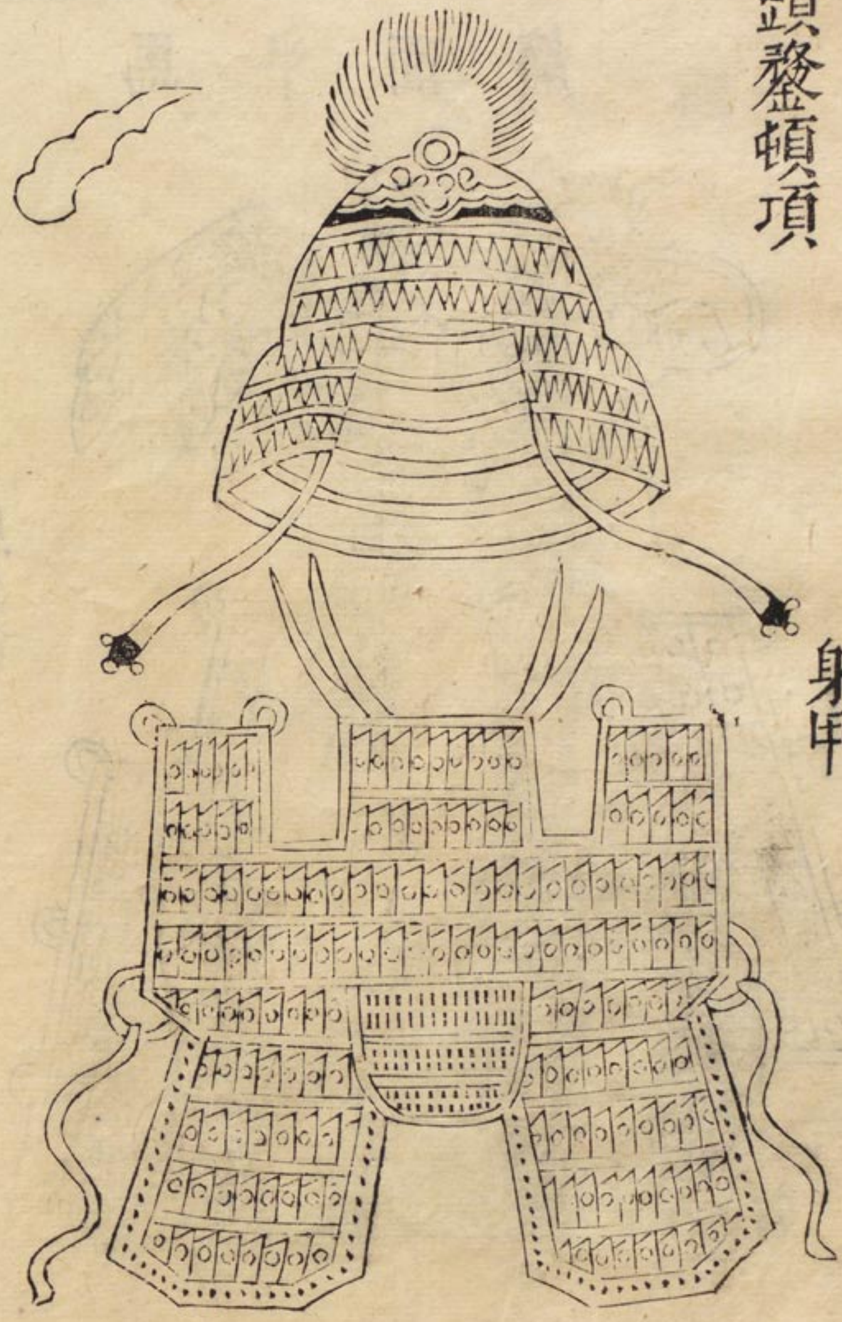
馬半面簇



馬身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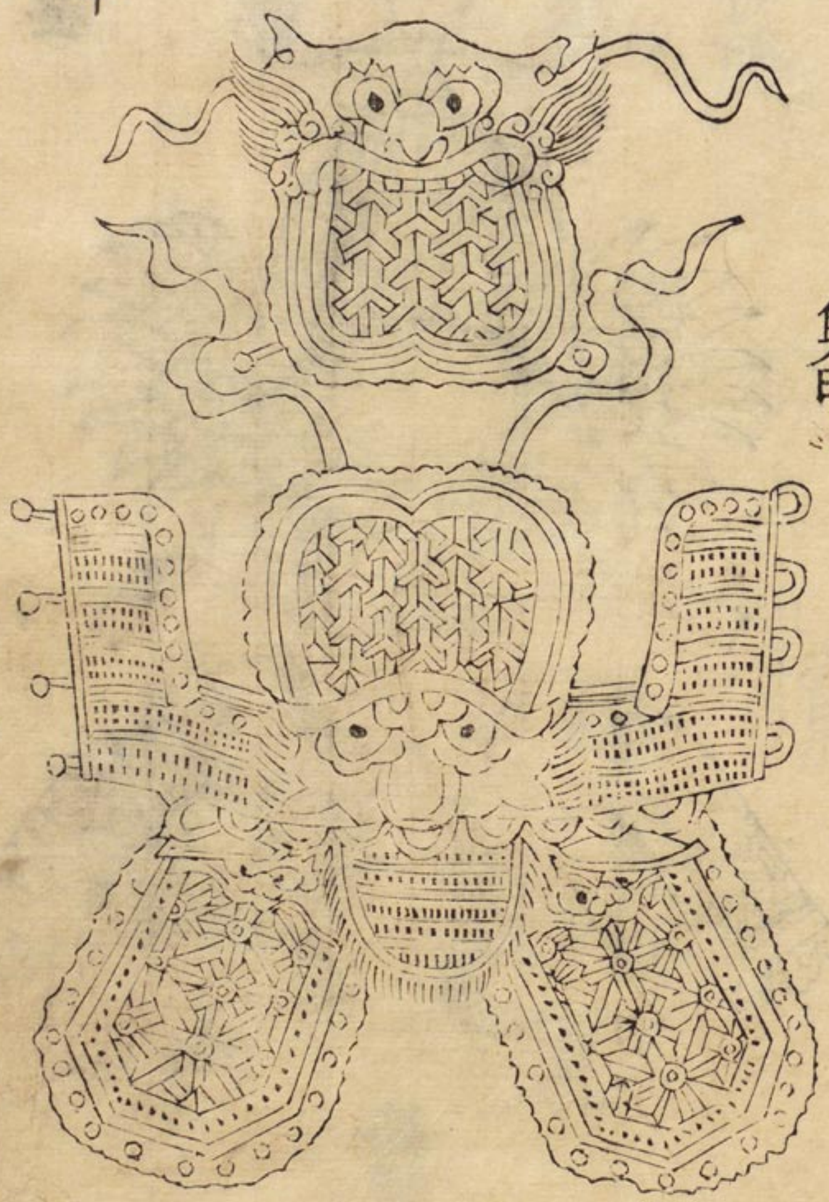


頭盔頓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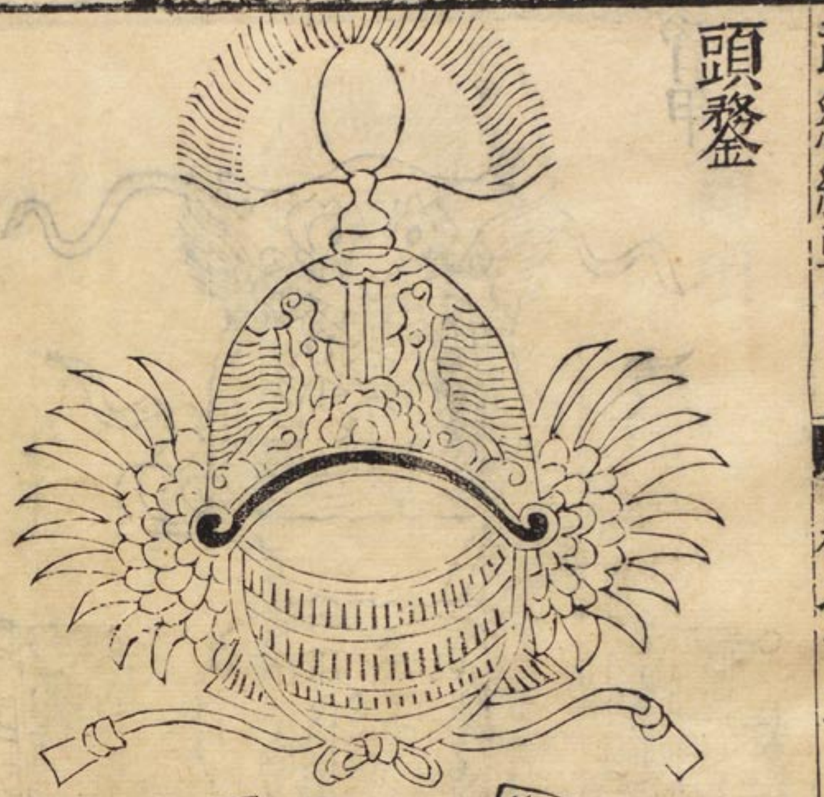
身甲

脊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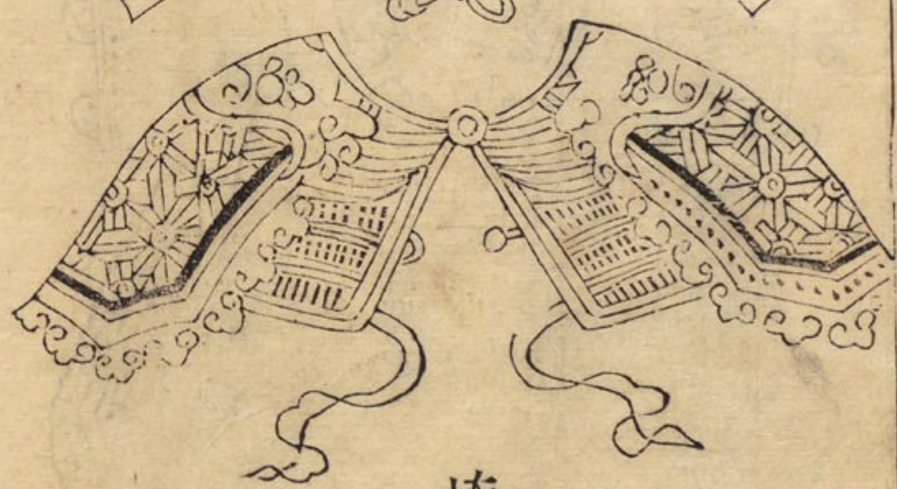


身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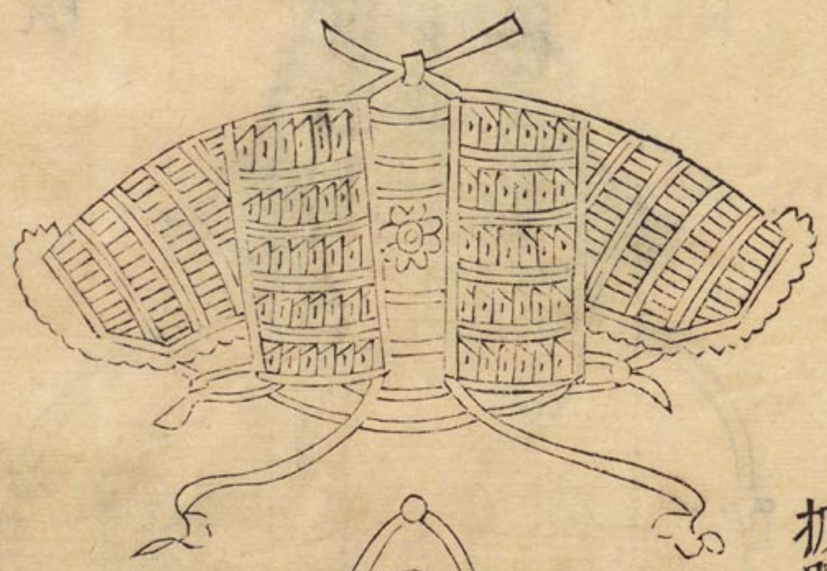
頭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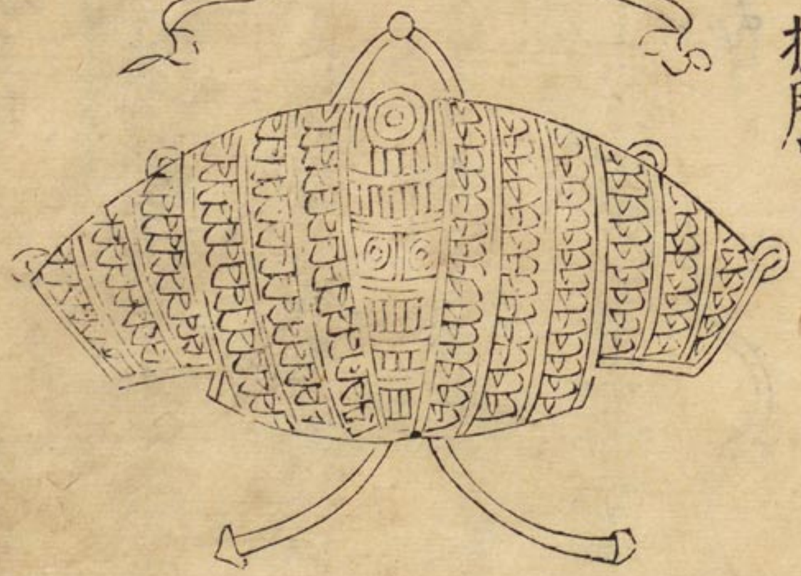
掩膊



披膊



披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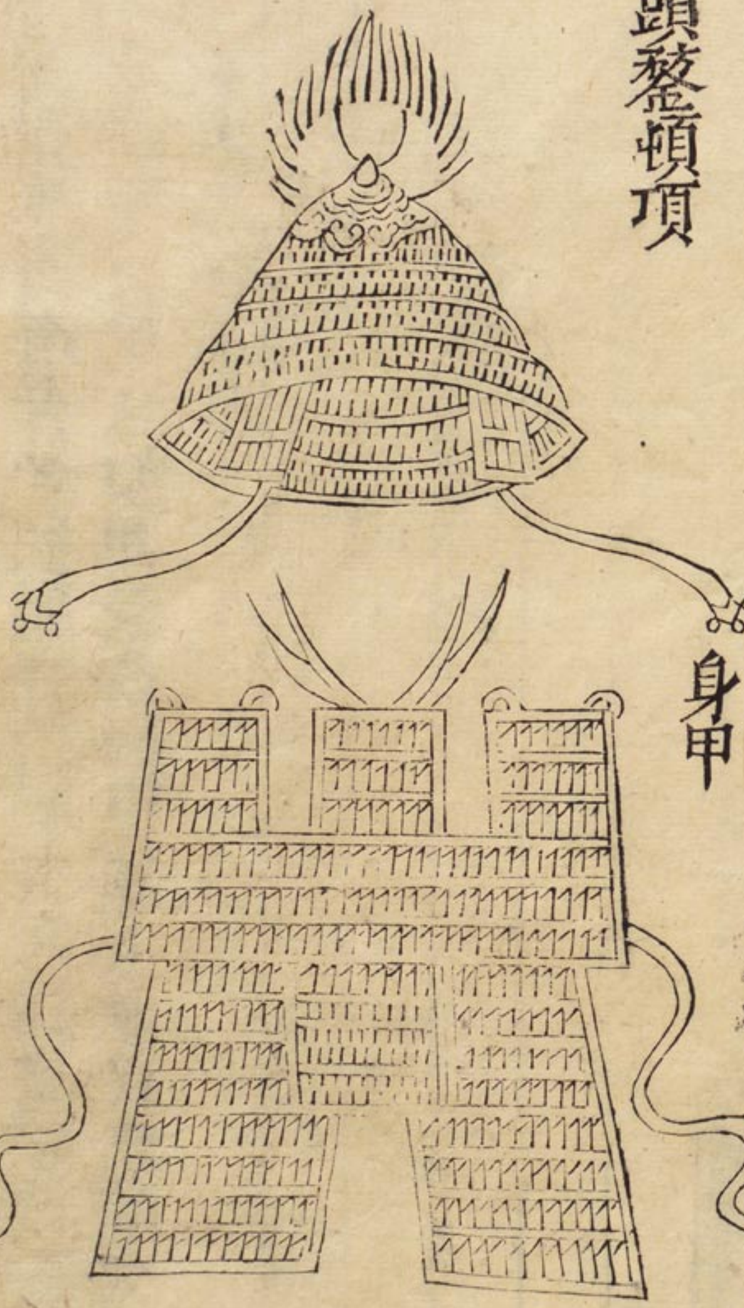


頭盔頓項



身甲

頭盔頓項



身甲

右有鉄皮紙三等其制有甲身上綴披膊下屬吊腿首則兜鍪頓項貴者鉄則有鎖甲次則錦繡緣繒裏馬裝則並以皮或如列鉄或如笏頭上者以銀飾次則朱漆二種而已

武經總要前集卷之十四

豫章新齋李鼎長卿訂
金陵對溪唐富春校梓

賞格

罰條

右軍中賞罰之法於舊史往往雜見而備存者獨今令有兵衛律有擅興自漢以來沿革掇定隨世爲異宋　制大將每出討皆給御劒自隨有犯令者聽其專殺兼置隨軍賞給庫或付空名宣符有立功者聽大將便宜爵賞不待中覆景德初

真宗垂意邊務始增著賞格罰條慶曆之後陝西用師上復詔近臣叅定比舊文益爲詳密頒於邊鄙可爲

永式與律令並行今列于左

賞格

陣獲轉遷賜物等第

參陣

以少擊多爲上陣　數相當爲中陣

以多擊少爲下陣

叁獲

據賊數十分率之殺獲四分已上輸不及一分爲上獲二分已上輸少獲多爲中獲一分已上輸獲相當爲下獲以上並謂大勢得勝者若雖有獲而奔敗不用此例

轉官

七資爲第一等　五資爲第二等

三資爲第三等　二資爲第四等

一資爲第五等

右轉及諸司使副者即依平轉例以五額爲一資

賞等

上陣上獲第一等轉官　上陣中獲第二等

上陣下獲第三等

中陣上獲第二等　中陣中獲第三等

中陣下獲第四等

下陣上獲第三等　下陣中獲第四等

下陣下獲第五等

右以上都監巡檢及隨軍使臣用此例其賜物臨時準陣獲上下約數支給紿賚已上定陣獲上下奏取

轉階級

三轉爲第一等　兩轉爲二等

一轉爲第三等

右廂禁軍蕃落義軍弓箭手副都頭副兵馬使以上用此例凡軍頭十將以下隨屬處牒補訖

奏副都頭副兵馬使以上先用此例給付身功狀憑牒奏乞降

宣其軍都指揮使以上奏取　朝旨

五轉爲第二等　三轉爲第二等

一轉爲第三等

右廂禁軍蕃落及義軍弓箭手。自長行軍士以上用此例。

賜物

絹十疋錢十貫爲第一等。　絹七疋錢八貫爲第二等。

絹五疋錢五貫爲第三等。　絹三疋錢三貫爲第四等。

絹一疋錢三貫爲第五等。

右廂禁軍用此例。軍都揮使以上。委諸主將實功大小約此等優加酬賞給訖　奏聞

絹十疋爲第一等。　絹八疋爲第二等。

錢十貫爲第三等。　錢五貫爲第四等。

錢三貫爲弟五等。

右蕃落義軍弓箭手用此例。此上二等賜物。或有舊支錦襖子腰帶者。自依舊例支仍將價直納準賜物等弟配折弟四等。以下更不支錦襖子腰帶。

一臨陣對賊矢石未交先鋒馳入陷陣。突衆賊徒因而破敗者。爲奇功。或寇賊堅銳城池險固。山林阻隘。道路遥遠及救兵不繼。如此之類。既制勝克敵。難易相遠。並不可以常格酬叙。委主將臨時録奏旌賞

一殺賊斬一級者。與弟四等賜其臨陣。斫營率先用命及突衆深入各有殺獲者。與弟二等轉。七者謂轉階級。下條轉准此。

一臨陣或斫營生擒賊每一人與弟二等轉。

一生擒賊人員者。與弟一等轉。

一斫賊營寨。能使寨動賊亂。因而入敗者。若使臣部領。弁弟三等轉官。若只係軍員部領。與弟二等轉。賜物準上。

一臨陣能用命。殺退賊者。除主將準陣獲行賞外。其餘軍士非擒生斬級者。每人給弟五等。賜若與賊對陣未決勝負。因策應而得勝者。其策應將士各加一等賞賜。

一能邀獲賊探馬遊騎者。與弟二等轉。

一深入殺賊致中傷者給弟四等賜雖中傷仍有獲除轉遷外給弟三等賜重者加一等。

一擒生斬級有中傷者除轉遷外別給弟四等賜重者加一等。

一臨陣斫散頭首旗皷者與弟三等轉仍給與弟二等轉仍給本等賜奪致賜如能奪致旗鼓者與弟二等轉仍給本等賜奪致者須主將臨陣親見及衆人保委方得行賞。

一將校臨陣被傷有能救免者與給弟一等賜。

一數人共擒斬賊數十人共擒斬賊數人者除親擒斬到依上條賞賜外餘隨從人各降一等。

一將士每有戰傷官司佥給與公憑若重傷兩次輕傷

三次与弟三等轉

一覘得賊情者賜物仍別給所犯之家妻子

一捕獲賊姦細者賜物

一告人與賊通情得實者賜物仍別給所犯之家妻子

雜畜資財以上三條佥隨功大小酬給賜物先定數

如有探知賊大謀秘計因此虜致尅獲若誘降酋長

城戍及賊庭用事將相者佥為奇功録奏特議旌賞

一攻戰所獲軍帳人畜資財雜物等佥賜所獲之人內

馬及甲仗納官給償

一大捷多獲除賞奇功外一半入官一半均賞戰士其

物非私家得用者官給其直

一擒斬到賊近上頭首金理八奇功委主將録奏
一將士得功或高於所立賞格者金比奇功録奏
一破蠻撚立功者城西北邊戰功二等賞之

戰傷例

禁軍副指揮使以上至軍都指揮使傷重者支絹七疋
輕者五疋副都頭副兵馬使以上重五疋輕三疋長
行以上重三疋輕二疋長行二疋
廂軍義軍弓箭三副指揮使以上重五疋輕三疋副都
頭副兵馬使以上重三疋輕二疋長行以上重二疋
輕一疋
右爲裹瘡之賜其酒藥錢物金臨時約舊例隨輕重支
給以公用物充

戰士例

陣亡軍士各隨軍分指揮給與賜其等第用三司
宣例
陣亡軍士之家子孫及親弟姪取最長一名年二十已
上充填本軍內有人材過本軍等樣或不及元軍分
等樣配軍金倍支入軍例物內十五以上身無殘疾
願充軍者且支半分請受候年及二十據等配軍其
無人充軍者家屬隨便仍給錢十貫
陣亡軍員子孫指揮使録用三人副都頭副
兵馬使已上二人金充殿侍或已在軍者與十將如

十將以上者量與轉遷若無子孫可録指揮使家給錢一百貫副指揮使八十貫副都頭副兵馬使以上七十貫其都虞候以上録用子孫列奏取旨

行賞約束

一立功將士應合酬叙者皆令主將於賊退後諸軍未散時對衆叙定直言斬獲申傷次弟務從簡速

一將士得功主將即時對定明其姓名申奏不得以隨身牙隊親識移換有功人姓名致抑屈先鋒遠探及臨陣効命之人如士卒顯有功狀為人移易抑屈者許經隨處官司自言

一申得功將士使臣皆具官任軍分姓名本屬主帥官軍賊衆多少彼此殺獲輸失之數及奪得軍資器械并戰時月日戰處去州縣遠近仍具部着等姓名開奏亦須文字簡速不得淹遲

一定將士戰傷內臨陣者如背後傷中不在賞例若深入殺賊斫營陷陣雖傷中在背後不為退怯亦與賞賜

一應隨軍賞賜錢帛抱帶等納數將行倫軍前合要即時支給外若將士得功應賜者並主將先給印紙開出色件付身其印紙不得臨陣對壘給散別致喧擾

一軍四日所在州軍疾速申請若有違約束者斬

一臨陣非主將命輒離隊先入者斬

一賊軍去陣尚遠弓弩亂射者斬謂射力不及之地

一臨陣聞鼓聲合發弓弩而不發或雖發而箭不盡不盡謂若衆射三箭已獨射二箭之類及拋弃餘箭者斬

一臨陣弓弩已注箭而回顧者斬

一將校士卒臨陣詐稱病者斬在邊鎮詐有所規免者絞或副部署以上詐病者奏裁

一臨陣或在賊境非應得傳言而輒高聲者斬非臨陣在賊境者杖一百

一下營訖非正門輒出入者斬

一覘候謬說事宜吏相托及漏泄者斬

一將卒有私讐至臨陣以相報復者斬

一臨陣失馬者斬力戰馬被傷殺者不坐即軍員將弱馬換軍士壯馬者亦斬鈐轄已下除名央配副部署已上約取奏裁

一合戰爭他人所獲首級者斬若衆力殺獲不辨主名輒取首級者亦斬

一逐賊將帥指定遠近逐所而輒過者斬或不及指定處所者亦斬

一不戰而降賊者或背國歸賊者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絞仍沒其家沒家者男子年十五以下及母女妻祖孫兄弟姊妹資財田宅並沒官餘修沒官准此

一戰陣失主將親兵者斬臨陣擅離主將左右者斬
擬違制之罪

罰條

一偏軍事或散號偏泄者斬
一鼓曰會戰或計會軍事後期者斬計會軍事如大雨雪及水火力不能赴者不坐
一軍中非大將令副將下輒出號令及改易旌旗軍號者斬若號令未便須合改易者先申大將如事當機速不及先申其改易實便者不坐即叫呼或吹物涉僞號者亦斬
一排陣已定都監使臣軍員以下輒抽一人一騎者斬
一會戰或臨賊下寨行列不齊旌旗不正金鼓不鳴主者及所犯者皆斬教陣而違者杖一百斷
一下營誤不如法主者杖一百在賊庭者斬
一背軍走者斬非出軍臨陣日依廂禁軍勅修
一邊塞有警急及探得賊中事機不取主將節度而擅發兵者斬若賊已叩境即時須兵馬策應關報主將不及者勿坐
一不候銅符木契与宣命文牒相勘合而輒發兵者斬得符契不發及不即發謂出軍臨陣之時若尋常抽發移替自依常程日限或雖得符契不依次第及無宣命文牒相副而報發者亦斬

一臨陣先退者斬
一逐隊部被攻危急前後及左右隊部當救不救因致
隊者全隊部皆斬
亦斬但隨從坐起
一失旗鼓旌節者全隊斬或爲賊所取者亦全隊斬
一陣定後輒進退亂行者前後左右所行之處聽便斬
一設奇伏掩襲務應機速如前將先合後將即赴進退
應接乖者斬
一賊來可出軍而不出者斬
一令遠探卓望不覺賊來者斬
一差探賊軍及入賊境可往而不往更相推托及回不
以實言者斬
一有警急不舉烽及見前烽已舉後烽不應者斬或無
警而誤舉烽致警擾城寨及舉烽多少不如法致誤
事者亦斬承誤而應者不坐
一守城不固者本地分及主者皆斬或圍賊城不固亦
斬
一更鋪失候夜巡失號止宿他火者斬
一行軍不赴隊伍犯蘭後馬者斬
一器仗不預修整致臨陣不堪施用或給受之除不即
言上致臨陣敗事者斬
一部署鈐轄以下商議兵政務在和允即時裁遣遣者

以違制論所執顯涉頗曲者除名

一部署鈐轄等每有行下宜勅文字並具承受日時疾速奏報遲者以違制論

一出軍在道及緣邊城寨支請受典級敢減尅糧食草料衣資賞賜者不以多少皆斬

一吏卒与賊私交通或言語書疏者斬沒其家

一主使役使不平者斬主吏謂指揮使已下

一不服差遣者斬

一自相竊盜者不計物多少並斬非出軍臨陣自從常法

一巧詐以避征役者斬

一避役自傷殘者斬

一將吏受贓枉法及論功定罪故不以實者斬失者委主師量罪斷遣妄張賊數至悞奏陣獲者亦斬

一隱欺破賊收獲及死亡兵士資財者斬

一以強凌弱忿爭酗酒喧悖惡罵或扇搖恐嚇軍伍及犯階級於理不順者斬

一博戲賭錢物者斬非出軍臨陣自依常法

一去失衣甲器械者斬主將見而不收從違制之罪及故毀棄軍裝或盜賣器械軍裝而詐稱去失者亦斬

一大軍在路遺落器械衣物皆須移在道傍令收後人收候下營處召主分付如他人妄認及隱匿者斬收

後人不救者杖一百。

一軍中奔車走馬者斬。自指揮使以下並須步入營寨。違者杖一百。營寨謂主帥所在。

一貪爭財物資畜。而不赴殺賊者斬。

一訛言誑惑妄說陰陽卜筮道釋。兇神災祥。以動衆心者斬。

一無故驚軍叫呼奔走妄言賊至及夜呼驚衆者並斬。

即賊乘暗攻營將士輒呼動者亦斬。

一軍中有卒警急及失火在軍人輒叫呼奔走者。所在官司得斬之若在城守圍中亦斬。

放火者斬。仍沒其家或遺火燒屋宇軍幕及財物。積聚通計錢二貫足已上者斬。

一軍中有火除救火人外。餘人皆嚴備。若輒離本職掌部隊等處者斬。

一入賊境軍士擅發冢墓焚廬舍殺老幼及婦人踐禾稼伐樹木。或焚蕩廬舍者不坐。

一軍士雖破敵有功。擅搖冢。燒舍掠取資財者斬。

一姦犯婦人婦女。及將婦女入營者斬。

一賊使人入軍。非主司輒與語者斬。若擒獲敵人及來降者。並領見主帥。不得詢問敵中事宜。若違因而漏泄者斬。

一行營吏卒私議軍中事宜者斬。

一行營吏卒受他人財賄情涉交通者斬。親戚供饋者不坐。

一得賊射書吏卒。即時封送大將輙開讀者斬。如士卒有親故贈遺書信者。領赴主將驗認給付違者杖一百

一賊軍棄敵來降而輙殺者斬。

一破賊先虜掠者。或入賊境擅虜掠者斬。

一破賊後因爭俘虜相傷者斬。

一戰罷抽軍酒徐緩。而行輙走者斬。

一違主將一時之令者斬。謂隨事號令。

一軍下營亂行失伍。及樵牧汲飲出表外者。杖一百

一凡見奇禽異獸恠物。入營壘及捕獲者。當時報主將不告。而輙傳道者杖一百。

夫三軍之衆。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此賞罰之所以設也。明將知其然。故彰利示害。以曉衆。信賞必罰以勸功。及對俾交和咸見鈇鉞爵祿之具在。則士卒雖欲勿戰。亦不可得也。故使疲者勇。懦者決。進有幸生。退有必死焉。昔戰國時秦人兵力最雄。盖能教蓄銳士。忸之以慶賞。輶之以刑罰。凡民欲要利於上者。非鬬無由。其有軍功者。各以律受上五甲首而隸伍。家以此爲賞。民無不勉也。若軍大戰而大將死。吏

自五百石已上。不能死敵皆當斬大將左右吏卒亡軍者皆斬。士卒有軍功者奪無軍功者成。三歲五人爲伍。五十人爲行。戰而亡其伍同。五人奪功無功者亦戍三歲。以此爲罰。民無不懼也。所以四世有勝衡擊六國。六國莫敢抗之。非幸也。有術數然也。是以善用兵者。誅大以爲威。賞小以爲明。刑上極而不避貴。重賞下通而不遺厮賊。誅戮一卒。而萬衆畏勸者。用此道也。

豫章新齋李昌長卿訂
金陵對溪唐富春校梓

行軍約束
字驗
符契　傳信牌
間諜　鄉導

○行軍約束

凡行軍及在營應軍中條約。主將會須先出榜曉告。令將士知審。

凡軍行大將平明與諸將論一日之事。暮與諸將議一夜之事。

凡欲攻圍只主將知。委應行將士不得預知。會候臨時

唱發。

凡前有闘敵主將先須下令合到遠近處所。及收軍記號準節。

凡軍行在路。四面各三里止絶行人。不得令輒犯隊伍。

犯者並執送所在官司其山川狹隘處更不定地理但犯隊伍者即坐

凡將佐在行營應交代者。舊將不得出迎。先令嚴兵守備。待新將到營發符敕合同。即聽交代。

凡賊已臨境。事機急切而主將不在軍。又馳報不及者。即副使商議。與發兵馬。仍飛報主將。

凡將佐及將士內有宿相讐嫌者。不得相監統。及同營隊。士卒具事申主將文將奏聞

凡未發軍三日以前。所須排比畢。定臨行一日須內外寂靜如常日。

凡主將給親兵外。不得更於諸軍諸隊抽揀勇士爲隨身防衛。

凡行軍不得踐踏田苗。

凡與敵戰勝逐賊。須留軍於後守輜重。諸軍亦不得輒動。其奇兵追赴不得過百步。審知賊勢敗散乃許違逐之。

凡行營吏卒。非於親戚不得輒受他人饋遺財物。

凡營幕作食事已訖。未昏以前。須滅火。或夜中有文牒及執爲須火燭者申主將判押乃聽。

凡營壘已定。兵士須出採樵及市易者。人持一牙牌。書其姓名。門司驗認。始聽出入者。三人以上。不得獨自行。

凡營門常須嚴整。可察出入雖　敕使至。皆須先報主將。候嚴整軍備。然後見。

凡破城陣所得軍器糧儲。即收入官。餘物並給獲功之人。

凡敵中有人來降。即直引見主將。餘人不得輒問賊中事宜。

凡步軍既入賊境。除器械外。不得負重過十斤。如不在賊境任輕重自負。

凡馬軍器甲及的須物外。不得負斤兩之重。

凡隨軍發粮運。須主將密定行期。閑報官司。不得漏泄。

凡一軍正給旗鼓外。更須其數以備疑兵之用。

凡士卒給弓弩。須分軟硬。爲三等。量人力彊弱均配。衣甲亦定長短。爲三等。量人材大小給之。

凡朝廷問機密事宜及兵甲錢糧文字。不得只憑口宣。須親見宣勅方得奏報。

凡行軍主將不以有無事機。並須日一發奏。仍入急遞或專非文字可傳者。即差親信馳奏。

凡士卒臨事務熟主將指呼。如已分定使臣。領其所管部隊。不得頻有移易。

凡軍行在道十里一令整齊二十五里食乾糧五十里宿食或步騎衆多或山川險阻並令主將約此裁令

凡軍中不得多繫俘虜占防守之人

凡賊境有直路狹隘險阻泥濘處不得引軍過之以防掩襲

凡軍行所至處有水泉及放牧草地並差人監當不得令濁亂及非理踐踪

凡破賊得殊方異物堪以奉人主者隨物給價與所獲人物即歸官

凡士卒臨陣隨身私物將挈不行者各書姓名色件付本隊輜重主者

凡軍欲臨陣士卒不能執作勞役聽補緝衣履務令安逸

凡兵士軍裝衣資並將校檢察勿得浪費

凡士卒乘馬皆本軍將校遞爲撿轄令謹切愛護以時飲飼

凡馬軍未見賊騎十里步十里事非警急不得輒馳走以損馬力

凡馬須擇揀運速相等者給配同隊有彊惡者別揀爲群以備衝突若性惡不可制者不得給配戰士

凡戰士給配得馬有鈍弱不堪入戰者許自白主將聽與換給

凡探候得賊事宜急與鄰道主將密相關報
凡軍行主將先令士卒曰軍行所到之處兵士不得妄
　割稼穡伐林木　殺六畜掠財物姦犯人婦女
凡將佐三日一巡本部吏士營幕閱其飲食精麤均勞
　逸恤疾苦
凡軍中不得採風言及受匿名論人是非者恐賊人謀
　害良善
凡軍中不得諷誦歌詩曲調感切人者及樂中不得爲
　悲涼之聲
凡士卒有過本因錯失非有害軍士者主將量情悉減
　擬以懷人心
凡軍彊暴凌人不受羈制者急當除去
凡軍中除依時教閱外主將不得勞擾軍士務令休息
凡軍行住營三日外急須教習武藝繕備器械
凡軍中教射先教射近次教射遠
凡輜重常令在中軍不得在前後恐賊偏攻
凡軍營無利不住經時久則弛慢賊因得計但時有移
　易則人不懈怠賊亦不測
凡陣破不許捉生恐因爭競以致軍亂
凡吏士殺敵得資財畜產急悉數以白大將無得輒隱
凡合戰時不許收賊器械軍號錯雜
凡軍中掠獲除按條賞士外大將不得輒取

凡得被掠將佐及敵中偏裨金驗問申奏

凡軍中不使羸老疾病人在戰列恐牽潰行陣及不使工巧人戰鬬妨葺理軍器

凡書生雜吏不許臨陣觀瞻

凡得敵中降人自陳軍中利害者不可即聽須受而審覆之

凡得生口無問迓順皆不得輒殺以招來者漸以誘開敵情亦不可縱逸防爲間諜

凡賊勢未窮歷輒求和者當佯許勿拒之益戒軍中爲備

凡行營每隊定官一員專察高聲或諸軍前後相遠須傳聲喚人則委差定當傳者他人不得輒傳合傳不傳不合傳而傳者皆論如軍律

凡軍中請器械并戰袍金定斤兩標記色號搶劒弓弩等金各記之軍司明立文簿軍還送納皆按簿交受

凡軍士請納器甲須本營將校部勒同畢不得前後自便

凡軍中人得所遺物產金當日於所屬送納

凡軍中除炊炮及應得存火外餘金不許輒畜

凡軍士不得輒議敵中事宜

凡軍中除習武藝爲戲外（如投距投石之類也）餘博戲金皆禁斷

凡軍中有克捷所送露布由都部署以聞乃牒轉運使

遍下管內

○符契

符契之設尚矣周武王問欲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三軍卒有緩急利害吾將以近通遠從中應外以給三軍之用柰何太公曰主與將有陰符凡八等有大勝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擒將之符長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長八寸有却敵報遠之符長七寸警衆堅守之符長六寸請糧益兵之符長五寸軍敗亡將之符長四寸有失利亡士之符長三寸諸奉使行符稽留若符事聞泄告者皆誅之敵雖聖智莫之能識然近代或用或置沿革不同

宋康定初制符契頒于沿邊諸部令附其法于后云符長五寸闊二寸原六分上面刻篆字曰某處發兵符下面鑄虎豹爲飾中分爲二段牙措相合右一段左旁作虎豹頭四枚左一段右旁開四竅爲勘合之處先勘合訖却將篆文面相向合定於側向刻十干字爲號○其第一符勘甲已字爲合○第二符勘乙庚字爲合○第三符勘丙辛字爲合○第四符勘丁壬字爲合○第五符勘戊癸字爲合○左符即全刻十干半字○右符即依次刻甲已等兩半字右五段留京師○左五段降付逐道主將收掌

凡發兵馬全指揮或三百人以上至五千人用一虎一

豹符五千人以上用雙虎隻豹符以下符之法委樞密院以右符第一爲始盛以木函封以本院印與宣命相副付於使臣宣內具言下第一符發兵馬若干主將遇宣與符即將左符看驗得合乃爲與發發訖即以本司印封題右符還付使臣歸京仍飛驛別奏凡主將所掌符契專擇一官爲腹心典領

凡給受符契次第月日所發兵馬之數皆書於籍勿得謬誤以備照覆若再有抽發樞密院即下右符第二至第五各以次行用周而復始其降宣遣使封題勘合並如下第一之制其銅符右段委樞密長官於本院嚴固封鎖以承旨主事各一員典掌亦置籍抄記如法本院官通押逓相照驗

木契長七寸闊二寸厚一寸五分上下面並題云某處契中剖爲上下二段上段內爲魚形并題一二三次第下段內刻空魚爲勘合之處左側題云左魚合右側題云右魚合上三段下一段上三段留主將收掌下一段付諸軍州城寨主收掌

凡主將差發兵馬百人以上先發上契第一段盛以皮囊封以本司印并文牒相副遣指使或職員齎付文牒內具言發第一契兵馬若干其州縣城寨主得牒與契即將下契與上契勘驗得合乃交付兵馬付訖其上契却用本司印封題發付使人齎歸其第二第

三契差發勘合並如下第一契條約如再有抽發即依次用之周而復始其收掌給受委官置籍一準符制

傳信牌

宋大將石曾上言北面抗敵行陣間有所號令則遣人馳告恐失計晝復虞姦詐請令將帥各持破錢造牌遇傳令合而爲信

真宗以古有兵符廢之已久因制漆木爲牌長六寸闊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置鑿柄令可合又穿二竅容筆黑上施紙扎每臨陣則分而持之或傳令則書其言而繫軍吏之頸至彼合契乃書復命焉

字驗

舊法軍中咨事若以文牒往來須防泄漏以腹心報覆不惟勞煩亦防人情有時離叛今約軍中之事略有四十餘條以一字爲暗號

請弓　請箭　請刀

請甲　請槍旗　請鍋幕

請馬　請衣賜　請糧料

請草料　請車牛　請船

請攻城守具　請添兵　請移營

請進軍　請退軍　請固守

未見賊　見賊訖　賊多

賊少　賊相敵
賊後營　賊進兵
賊退兵
賊固守　圍得賊城　解圍城
被賊圍　賊圍解
戰大勝　戰大捷
將士叛　士卒病　將士投降
戰小勝　都將病

右凡偏裨將校受命攻圍臨發時以舊詩四十字不得令字重每字依次配一條與大將各收一本如有報復事據字於尋常書狀或文牒中書之加印記所請得所報知即書本字或亦加印記如不乞即空印之使衆人不能曉也。

間諜

兵法曰。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而知敵之情者也。夫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因間者。因敵鄉國之人而厚撫之使爲間也。內間者。敵之官人有賢而失職者。有無過而被刑者。有寵嬖而貪財者。有屈在下位。而不得任使者。有欲求展己之才能者。有翻覆變詐常持兩端之心者。如此之官。皆可以潛通間遺厚賕金帛而結之。因求其國中之情。察其謀我之事。

復間其君臣使不和同也。反間者。敵有間來窺我。我必先之之。或以厚貺誘之。反爲我用之。或佯爲不覺。示其僞情而縱之。則敵人之間。反爲我用。死間者。外詐立事跡。令吾間憑其詐跡。以輸誠於敵。而得敵信。若我進取與詐。不同間者。不能脫則爲敵所殺。生間者。取內明外愚形。勞心莊閑於鄙事。能忍飢寒詬恥者。往來通報也。此五者。皆當謹察其人而任之否。則不能成務而自屠。其身漏吾軍事也。故曰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知不能用。間謂先量間者之性。誠實多智。乃可用之。然則間亦有利於財貨。不得敵之情實。但將虛詞以赴我約。此非用心微妙。不能酌其情僞。

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索知之。使往則自通也。又曰必索間（謂常於軍中搜索敵人間謀）敵間之來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因事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待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爲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爲神紀。此謂善任間者。同時而任。五間異辭合謀往之。於敵雖有明智無不惑者。又有求彼鄰好。旁致事端。佯緩罪囚。露此僞跡通

尺書以離其親信。却降虜以示吾虛狀。臨敵爲計非一途也。

凡遣間者。受詞指縱必於卧內其人非素舊者。亦當羈質其族。使雖死不敢漏吾密。故曰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皆死也。夫水能濟舟。亦能覆舟。我用間以謀人。人亦有用間以謀已。我以審往人以密來。爲將者亦當酌此以待之可無失矣。

鄉導

經曰。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管子曰。主兵者審知地圖然後可以行軍襲邑。盖入人之境者。我孤軍以進彼密嚴而待渡險則有發伏之慮涉川則有壅決之憂晝行則有暴來之鬬夜止則有虛驚之撓頓舍必就薪水畜牧必依芻草。一事不備則自投於死。安能獲寇哉。故敵國之山林。丘阜可以設險者。灌叢茂草蒲葦之可以隱藏者。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小大委（於僞切）積（子智切）之所在。水草之所有。卒乘之衆寡。器甲之堅脆。必盡知之則（共行）鄉導不可暫無。

凡用軍事。或俘虜爲鄉導者。須防賊諜陰持姦計。爲其誘誤。必在鑒其色。察其情。參驗數人之言。委曲相合。乃可信任便當厚其頒賞。要之爵秩乃選腹心智謀之士。挾而偕相出處。密防其二也。然不如素蓄堪用之士。但能諳練行途。亦不必土人也。如在曠野四隅

莫辨。又值夜晦當視北辰。及候中星爲正。

正月昏昴中旦心中　二月昏井中旦箕中

三月昏柳中旦南斗中　四月昏翼中旦牽牛中

五月昏角中旦危中　六月昏氐中旦壁中

七月昏尾中旦婁中　八月昏南斗中旦畢中

九月昏牛中旦井中　十月昏虛中旦室中

十一月昏營室中旦軫中　十二月昏奎中旦亢中

若遇天景曀霾夜色暝黑。又不能辨方向則當縱老馬前行。令識道路。

或出指南車。及指南魚。以辨所向。指南車法。世不傳。魚法用薄鉄葉剪裁。長二寸闊五分首尾銳如魚形置炭中火燒之候通赤。以鉄鈐鈐魚首出火以尾正對子位醮水盆中沒尾數分則止以密器收之用時置水碗於無風處平放魚在水面令浮其首

當南向午也。

武經總要前集卷之十五終

武經總要

十六之七

武經總要前集卷之十六上

豫章新齋李鼎長卿訂

金陵對溪唐富春校梓

宋澤藏書

叙曰王者守在四隣東西北尤重懷柔示信謹疆場設亭障斯長轡遠馭之術也宋制東起滄海至北平軍十數城六百餘里屬河北路東起大郡西緣大河至隰州十三城千餘里屬河東路東起延安窮邊至階州十五城千餘里屬陝西路巴蜀之地黎惟威茂文龍永康禹益利州路戎瀘夔施黔雲安禹梓夔州路荆辰澧鼎潭衡全邵桂陽禹荆湖南北路廣桂宜

邑欽融廉雷容瓊屬廣南東西路皆山川阻深緜亘數千里此自古限隔蠻夷之地其邊鎮襟帶之處建都部署鈐轄都巡檢專督戎政治城郭塞蹊遂置關鎮立堡砦以爲禦衝之備遣衛禁之師三載更戍謂之駐泊兵募土人泊邊雜之師隸禁軍額者謂之就粮軍州兵係訓練者亦充營陣之役又約府兵之制河北河東置義勇三十餘萬人陝西以土人願徙邊者給由置堡有寇則戰無事力農謂之弓箭手熟户蕃部置本族巡檢都軍主以下兵官凡十一級蕃部百帳以上補軍主其次指揮使以下至正副兵馬使本族巡檢叙王官之列至殿侍廷石嵐隰有捉生民兵荆湖施夔間置砦將蠻酋土人爲之士丁義軍亦置都指揮使以下戎校分戍城壘其非控帶四夷州郡略而不書今釐爲五卷謂之邊防疆域之遠近城戍之要害開卷盡在是矣我朝疆理之制則以京畿府州縣直隸六部天下府州縣分爲十三布政司以統之都司衛所又錯制于其間以爲防禦猗與密哉總之爲府一百四十有六軍民府十一州二百三十九縣一千一百四十九衛四百九十三儀衛司二十九所二千九百一十宣慰司十一宣撫司十一安撫司十九招討司一長官司一百七十九巡檢司一千三百二十五

河北路　定州路　真定府路

高陽關路

河北路

河北禹貢冀州之域。天文畢昴之分。春秋趙魏悉居其境。言星者十二分野。災異可以參驗。（它路倣此）古之障塞以盧龍山鎮爲限。五代以來。陷于北土。今定州至西山。滄州距東海。地方千里。無險阻可恃。宋定州。真定府。高陽關皆屯重兵。離爲三路。修蒲陰爲祁州。則高陽關會兵之路。出井陘至常山。則河東道進師之所。滄州至海口。百六十里。即平州界。至淳化後。順安軍東有塘水隔限。胡騎莫敢屯步兵。以護隄道。保州一路。平川曠野。利胡騎馳突。置沿邊巡撿兵。北平路。置兵馬一司。斷西山之路。登州。隸京東海路。抵女直契丹界。置水師隸巡檢司。全魏之地。河朔根本。內則屏蔽王畿。外張三路之援。又置北京路兵官。（屬內地後不錄）令保邊鄙。咸以兵馬爲務。亦罕任文吏。防秋捍寇。爲他路之劇。其有戰守之策。塘水之利。悉論次于後。

定州路

定州中山郡。冀州之域。戰國爲中山國地。平近胡。西北捍奚契丹。東至瀛州二百八十里。東北至保州一百二十里。南至真定府百二十里。北至長城口百六十里。西南至蒿城路至趙州百九

十里東南至深州百七十里東北至莫州二百五十
里宋時廣屯重兵爲邊鎮之劇置本路經泊馬步軍
都部署以下兵官以州爲治所統定保深祁廣信安
肅順安永寧八州軍本路置州兵及　朝廷遣禁旅
更戍外又領鄉軍義勇總五十八指揮凡二萬八千
三百四十八人咸隸之

北平軍治北平縣秦曲逆縣地後魏改名北平宋建砦
築城控安陽州四望口一帶山路至蔚州界紿軍滿
萬人斷西山之路東至保州五十里南至定州九十
里西至龍泉鎮六十里北至易州界狼山砦九十里

西北至安陽川口三十里

今之保定府定縣

砦鋪二十六所

魚臺口鋪　北至界首桑乾河一十里北至北界新起
團標約一里東至保州界稽山口鋪二十里南至
北平軍三十里東南至驢馬嶺約二十里惟通單
騎東南至重縣口約十里惟通單騎西南合入安
陽口十五里西南至道務村五里道務村西南至
安陽口一十里東西澗約二百五十步耆老言賊
馬多于此出入易州未陷時皆驛路也魚臺口澗

四望口鋪　北至界首乾河二十里。北至北界一十五里契丹新建一砦。東至魚臺口。約二十里。至安陽口十里。西至捉馬口三十里。東南至軍。約四十里。

口甚狹。惟通單騎兵級巡子共六十三人。

捉馬口鋪　其口甚狹。不通騎惟通人行。北至界首灰崗山。二十五里。次北界無鋪。東至四望口三十里。東南合入安陽關口。四十里。西至唐縣界白土口十里。東南至本軍七十里。兵級巡子共六十三人。

安陽口鋪　東北合入魚臺口。一十五里。南至本軍三十里。西北合入捉馬口四十里。正北合入四望口。一十里。

魚臺山口　在軍東北山嶺約二十里不通北界惟議察商販而已

白崖砦　其上面平東西約一里南北長約一里半在軍西北四十里惟通人行山內二十里居民常避寇于此

唐縣　西北至白土口鋪九十里西北至花塔子鋪約一百六十里西北至田常口鋪六十里西北至黃蛇口鋪約一百一十里西北至牙口鋪七十里西北至黃蛇口鋪約一百一十里西北至下蒿子鋪約一百一十五里西北至上蒿子鋪約一百三十里

白土口鋪　通單騎北至界首南道人谷五十里北至

契丹界無鋪正東落北至北平縣界捉馬口鋪約十里北至花塔子鋪約二十里東南至本縣界九十里西南至田常口鋪約二十里口西約五十步有唐河西流口以北界內河闊處五七十步狹處二十步

三十步

花塔子鋪　鋪北山路闊處五七十步狹處一二十步南至蕃服或作服嶺約一十五里惟通人行今移至周家庄北至界首石碑子約四十三里南至白土口鋪二十里南至葛洪山約五十里西至馳茂川軍鋪二十里

田常口鋪　甚狹通人行北至界首約八十里北至契丹界無鋪東北至白土口鋪約二十里南至唐縣六十里西北至鋸牙口二十里北至唐河約二十里西北至乾河口三十里乾河口西北至沙嶺子一十里沙嶺子東北至銀坊城一十里今移置張政庄

鋸牙口鋪　惟通人行北至界首約八十里北至契丹界無鋪東北至白土口鋪二十里西南至東娘神谷東北至唐縣七十里西北至鶴神谷三十里鶴神谷東北至銀坊城約四十五里北至唐河三十里今移置鶴谷口

黃蛇口鋪　以北山路不通車騎北至界首石碑約八十里北至契丹界邢妳砦約二十里東南至鋸牙口鋪四十里西北至秦王嶺一十五里南至軍城砦七里西至石門子鋪約三十里北至唐河三十里今移置乾河口

下葦子鋪　北行山路惟通單騎西北至界首倒馬關約八十里北至契丹界無鋪東北至黃蛇口約三里南至軍城砦約五里西至于家砦約二十里

上葦子鋪　北行山路惟通單騎吳兒口西北至界首倒馬関約七十里北至契丹界無鋪西北至令公神谷約五里西北至南嶺子一十五里

駞茂川鋪　本唐河谷道闊處約一百步狹處約四十步南道人谷至石道人谷約四十里南道人谷至碑子舊界二十里

軍城砦　東至東娘子神鋪約七里南至嫌薄山約十五里西南至三會口約一十五里西北至于家砦鋪一十三里西北至嶽嶺分水爲界約八十里北至下葦子鋪約五里北至上葦子鋪約三十里北至柳家谷北界石墻約五十里東北至黃蛇口鋪約七里東北至北界石墻處十里次北至銀坊城新修砦約七里

于家砦鋪　西北至界首嶽嶺路約六十里北至契丹

界無鋪東至本砦約二十里。南至三會口鋪約十里。西北至石門鋪約一十五里。山路闊處一百步狹處約十步。自石門西北至界首約四十五里。惟通單騎

石門鋪　西北至界首嶽嶺路約四十五里。北至契丹界無鋪。東至于家砦約十五里。南至古道口約十里。西至舊磨谷約一十五里。鋪西北至界首惟通單騎。今移置夾耳安王谷。

和家砦　北至界首嶽嶺路約八十里。北至契丹界無鋪。東北至軍城砦七十里。東北至三會口約五十五里。東北至嶽嶺口鋪約三十五里。東北至古道口鋪約三十里。直東至龍泉鎮約六十里。東南至曲陽縣約九十里。曲陽縣至定州約六十里。北至和家口鋪約七里。直北落西至安王口鋪約一十五里。西至板谷口鋪約十里。西南至王柳口鋪約二十五里。西南至北砦王柳口鋪約三十五里。西南至北砦約五十五里。至安王口鋪山路闊處約一百步狹處約一十步。安王口鋪以北至界首約五十里。山路惟通單騎至本砦管口鋪。

三會口鋪　西北至界首嶽嶺路約七十里。北至契丹界無鋪。東北至軍城砦約十五里。東南至龍泉鋪約四十里。西至嶽嶺口鋪約二十里。北至軍城砦

于家口鋪約一十三里。鋪西北約二十五里。到分壁嶺山路闊處約一百步狹處約一十步。自分壁嶺以西至界首二十里。惟通單騎。今移置柳家谷

嶽嶺口鋪　西北至界首嶽嶺路約五十里。北至契丹界無鋪。東至三會口鋪約三十里。東南至龍泉鎮約六十里。西至古道口鋪約三里。北至軍城砦石門鋪約十里。鋪西北約七八里。至分壁嶺山路闊處約一百步狹處約十步。自分壁嶺以西至界首約六十里。惟通單騎。

古道口鋪　西北至界首嶽嶺路約四十里。北至契丹界無鋪。東至嶽嶺口鋪約三里。南至聞風山約五里。西至安王口約十五里。鋪西北約五里。至分壁嶺山路闊處約一百步狹處約一十步。自分壁嶺山路以西界首約六十里。惟通單騎。今移置石白。

安王口鋪　北至界首嶽嶺路約五十里。北至契丹界無鋪。東至古道口鋪約十里。南至和家口鋪約八里。西北至輅轤谷約三十里。鋪北山路惟通單騎。

和家口鋪　北至界首嶽嶺路約八十里。北至契丹界無鋪。東北至古道口鋪約二十五里。南至和家砦約七里。北至安王口鋪約八里。山路闊處約一百步。狹處約一十步。自安王口鋪以北至界首約五十里。惟通單騎。今移在南山坡上。

板谷口鋪　西北至界首破河嶺約六十里北至契丹界無鋪東至和家砦約十里南至王柳口鋪二十里西南至北砦約六十里北至安王口鋪約二十里西北約一十里至劉素庄山路闊處約一百步狹處約一十步自劉素庄西北至界首約四十五里惟通單騎今移置輅谷

王柳口鋪　西北至界首破河嶺約九十里北至契丹界無鋪東北至曲陽縣約一百一十里南至沙河約五里西至北林砦王柳口鋪五里北至板谷口鋪二十里西北約五十里至輅轤谷口山路闊處約一十步自輅轤谷西北至界首約

三十里惟通單騎

保州治保塞縣舊莫州清苑縣地宋建隆初建保塞軍太平興國初建爲州雍熙戊馬南牧率師捍禦常爲軍鋒之冠今置保州廣信軍安肅軍緣邊至西山都巡檢使以保州爲治所東至順安軍七十里南至定州一百二十里北至廣信軍四十里北至契丹狼山砦百里東北至安肅軍約四十里南至永寧軍九十里西至北平軍七十里西北至栢山口鋪約六十五里

口鋪六

子口鋪　闊一里西北至界首赤嶺子約四里又西北

至契丹訓口鋪約五里。其鋪有蕃漢十人守把。東南至保州約三十五里。正東落北至廣信軍約三十里。東北至廣信軍龍山口鋪約七里。西南至入角口鋪約十里。有主客户五十餘家。

入角口鋪　即趙曠川口也。川闊約六里。西北至界首赤嶺子約五里。自界首東北至契丹川口鋪約四里。其鋪有蕃漢一十人守把。東南至保州約四十里。南至跳山約六里。東北至子口鋪約十里。西至兩嶺口鋪五里。州內有五村約二百家。

兩嶺口鋪　西北至界首赤嶺子約五里。自界首北至契丹魏家庄鋪五里。有蕃漢十人守把。東南至保州約四十五里。東至入角口鋪五里。西至狗號口鋪一十里。東至謁山村約五里。凡兩嶺。其南嶺闊九步。北嶺闊一十五步。

狗號口鋪　北至西界首赤嶺約五里。北至契丹魏家庄鋪約七里。其鋪有蕃漢十人守把。東南至保州約五十五里。東至兩嶺口鋪一十里。西至白道口一里。東至王村約一十里。嶺闊二十步。

白道口鋪　至界首赤嶺約五里。北至契丹魏家庄鋪約七里。其鋪有蕃漢十人守把。東南至保州約五十五里。東至狗號口鋪約一里。西至栢山口約一十里。東至兩王村約一十里。嶺闊六十步。

梢山口鋪　北至界首赤嶺約五里自界首北至契丹
魚臺村鋪三里其鋪有蕃漢一十人守把東南至
保州約六十五里東至白道口鋪約一十里西至
北平軍地分魚臺口約二十一里梢山口鋪周回
有人户約五十餘家口闊五百二十步
廣信軍治遂城縣戰國時武遂縣地秦築長城所起因
名遂城宋建軍東至安肅軍二十里西至長城一
十里南至安肅軍一十五里西南至北平軍約九
十里西至北易州七十里

砦鋪十五

謝坊口鋪　北至當軍界十里界首北至契丹界闊臺
鋪七里東至安肅軍界二十里界首東北至契丹界陳
界二里西北至新河鋪二里西至本軍一里
新河鋪　北至軍界首二十里界首東北至契丹界陳
村鋪五里東至謝坊口鋪二里西南至本軍一里
西南至張花村鋪二里
張花村鋪　北至本軍界二十里北至契丹新水村鋪
二里東至新河鋪二里東南至本軍一里西至許
家左鋪二里
許家左鋪　北至當軍界首二十里北至契丹界北城
村鋪三里東至張花村鋪二里東南至本軍三里

西至龐村鋪三里半。

龐村鋪　北至界首一十八里。界首北至契丹界孤山村鋪三里。東至許家庄鋪三里半。東南至本軍六里半。西至赤魯村鋪一里半。

赤魯村鋪　北至界首一十七里。界首北至契丹界太山鋪二里半。東至龐村一里半。東南至本軍八里。東至廣門村鋪三里。

廣門村鋪　北至界首一十五里。北至契丹界無鋪。東至赤魯村三里。西北至馬家庄鋪二里半。

馬家庄鋪　北至界首一十三里。界首北至契丹界無鋪。東南至廣門村鋪二里半。東南至本軍一十三里半。西北至長城口鋪一里。

長城口鋪　口闊一十步。至界首一十里。界首北至契丹田珪莊鋪三里半。東南至馬家庄鋪三里。東南至本軍一十六里半。西至牟山鋪二里。

牟山村鋪　山口闊九百步。北至界首八里。界首北至契丹界田珪莊鋪三里。東至長城口鋪二里。東南至本軍一十八里。平西至佛陽口鋪四里。

佛陽口鋪　山口闊一百二十步。北至界首約一十二里。界首北至契丹界荊口鋪一里。東至牟山鋪四里。東南至本軍二十二里半。西至園道山鋪五里。

園道山鋪　山口闊一十步。北至界首四里。界首北至

契丹界樓山鋪三里。東至佛陽口鋪五里東南至本軍二十七里半。西南至釜山村鋪四里。

釜山村鋪　西至界首五里。界首以北至契丹界無鋪。東北至圍道山鋪四里。東南至軍三十一里半。西南至黑山村鋪十里。

黑山村鋪　山口閣三百二十步。西至界首八里界首以西契丹界無鋪。東北至釜山村鋪一十里東至本軍約三十里。南至龍山村鋪六里半。

龍山村鋪　山口閣六十步。西至界首七里。界首西至契丹界無鋪。東北至黑山村鋪六里半東至本軍約三十里。南至保州界五里半。

安肅軍治安肅縣。唐宥戎鎮。周爲梁門口砦。太平興國中建軍。東至雄州八十里。西至廣信軍二十里。南至保州四十里。北至契丹界二十里。東南至順安軍四十五里。西南至保州四十里。東北至雄州二十里。西北至易州二十里

砦鋪二十六

閻板口鋪　東南至順安軍界約一里半。西北至軍約三十五里。北至順安軍界首約三十六里。界首北至契丹界無鋪。

高公口鋪　東南至閻板口鋪約二里。西北至軍約三

十三里。北至界首約三十四里。界首北至契丹界無鋪。

李三口鋪　東南至高公口鋪約二里半。西北至軍約三十里半。北至界首約三十三里。界首北至契丹界無鋪。

大商村大橋鋪　東南至李三口鋪約一里半。西北至軍約二十九里。北至界首約三十二里。界首北至契丹界無鋪

漢陽口鋪　東至大商村大橋鋪約三里半。西北至軍約二十五里半。北至界首三十一里。界首北至契丹界無鋪。

千秋口鋪　東南至漢陽口鋪約一里半。西北至軍約二十四里。北至界首約三十一里。界首北至契丹界無鋪

萬年橋鋪　東南至千秋口鋪約二里半。西北至軍約二十一里半。北至界首約二十八里。界首北至契丹界無鋪。

拗觜鋪　東北至萬年橋鋪約二里。西北至軍約一十九里半。北至界首約二十八里半。界首北至契丹界無鋪。

界渠鋪　東北至拗觜鋪二里半。西北至軍約一十七里。北至界首約二十八里半。界首北至契丹界無

鋪

沙口大砦　東南至界渠鋪約一里半。西北至軍一十五里半。北至界首約二十八里界首北至契丹界無鋪。

徐城口鋪　東至沙口砦約二里半西北至軍約十三里北至界首約二十五里。界首北至契丹界無鋪。

楊家口鋪　東至徐城口鋪約二里半西北至軍約一十里半。北至界首約二十二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渠頭鋪約四里半。有契丹七人守把

菱角河橋鋪　東南至楊家口鋪二里半西北至軍約八里北至界首約二十二里界首北至契丹界無

鋪

三义口鋪　東南至菱角河橋鋪約二里。北至軍約六里北至界首約二十一里。界首北至契丹界無鋪。

郭老鋪　東南至三义口鋪約二里西北至軍約四里北至界首約二十一里界首北至契丹界無鋪。

橋門鋪　東南至郭老鋪約二里半西至軍二里半。北至界首二十里界首北至契丹界無鋪。

楊灣鋪　東南至橋門鋪約一里半。西南至軍約二里半。北至界首二十里界首北至契丹固城鋪約二里半。有契丹五人守把。

北橋門鋪　東至柳灣鋪約一里南至軍約一里半。北

至界首約二十里。界首西北至青塚鋪約二里有
契丹五人守把。
霸子口鋪　東至北橋門鋪約二里。東南至軍約一里
半。北至界首一十八里。界首北至契丹界無鋪
姜女廟鋪　東至霸子口鋪約一里半。東至軍約三里。
北至界首約十八里。界首北至契丹界無鋪。
車道口鋪　東至姜女廟鋪約一里半。東至軍約四里。
半。北至界首約十九里。界首北至契丹界無鋪。
磽窩口鋪　東至車道口鋪約二里。東至軍六里半。北
至界首約二十里。界首北至契丹無鋪。
辛家口鋪　東至磽窩口鋪約二里。東至軍約八里半

北至界首約二十里。界首北至契丹界無鋪。
赤崖口鋪　東至辛家口鋪約二里半。東至軍約一十
二里。北至界首約一十九里。界首北至契丹界無
鋪。
王馬村砦　東至赤崖口鋪二里。東至軍約一十二里
北至界首約一十九里。界首北至契丹界無鋪。
王馬村　係廣信軍兩界首鋪。東至大砦約二里。東至
軍約十五里。北至界首約一十九里。鋪西正屬廣
信軍界。
順安軍治高陽縣舊瀛州屬邑宋爲重鎮。常屯重兵與
定州路兵馬捍角捍寇。其地東至定州百二十里。

西至井陘路至并州五百里。燕趙人謂山眷爲陘今縣城控其要害漢書曰井陘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南至趙州百里。北自西山至蔚州四百九十里。西南至平定軍三百二十里。後置真定府路。駐泊馬步軍都部署以下兵官。統真定府磁相邢趙洛六州。以府爲治所。本路置州兵及禁旅更戍外。又領鄉軍義勇一百十八指揮。凡四萬五千二十人。今之保定府安州。

砦鋪八

北砦　東至定川一百八十里。東南至真定府二百一十里。西至承天閣一百里。西至代州三百五十里。東北至破河嶺約百里。東北至交牙川山嶺約八十里。北至東鉄嶺約八十里。北至箭筈嶺約百里。北至西鉄嶺約八十里。西北至上竿嶺約八十里。西北至馬軍嶺約一百三十里。管七鋪。

王柳口鋪　北至界首破河嶺約七十里。界首北至契丹界無鋪。東至定州地分。東北至東王柳口鋪約三四里。西至本砦三十里。西北至黃家砦鋪三十里。南至丁家庄鋪約十五里。山路闊處約一丈。或五尺。狹處二尺。惟通人行。

黃家砦鋪　北至界首交牙川嶺約六十里。以北至契丹界倍泉砦約二十里。東至王柳河約一十五里。西南至本砦二十五里。東南至王柳口鋪約三十

里。西至番眼嶺鋪約一十五里。西北至薄品神鋪約一十五里。山路闊處約三十里。步狹處三兩步。通人騎。

番眼嶺鋪　北至界首東鉄嶺約七十里。以北至契丹界下平砦約三十里。東至黃家砦約一十五里。東北至薄品鋪約二十里。南至北砦一十里。西北至東曹鋪三十里。惟通單騎行人

薄品神鋪　北遶熊頭山北過至界首箭筈嶺約七里。以北至契丹界安保砦約二十里。東南至黃家砦約十里。南至北砦約三十里。西南至番眼嶺鋪約二十里。西北至東曹谷鋪約三十里。界首山路闊處約一丈。狹處二三尺。惟通單騎。

東曹谷鋪　北至界首西鉄嶺約五十里。北至契丹界上平砦約三十里。東南至番眼嶺鋪約三十里。東至薄品神鋪三十里。東南至北砦約二十　五里。西南至西曹谷鋪約二十里。山路闊處約一丈。至七尺。狹處約三五尺。惟通單騎。

西曹谷鋪　北至界首上竿嶺約五十里。以北至契丹界首靈丘城約五十里。東南至北砦約三十里。東至東曹谷鋪約三十里。西至龍窩庄二十五里。山路僅通人騎。

龍窩庄鋪　北至界首馬軍嶺約六十里。又北至契丹

界鉄冶砦約五十里東至西曹谷鋪二十里東南至北岩七十里西至代州羊頭山七十里山路闊處約一丈至七尺狹處三五尺惟通人騎。

高陽關路

瀛州河間郡古燕之南境周世宗恢復土宇兩河之地並置參關（霸州益津關雄州瓦橋關瀛州高陽關）捍禦北狄分重兵守之西與真定府定州三路軍馬相爲掎角其地東至霸州百里西至永安軍六十里南至永静軍九十里北至君子館至莫州百里東南至滄州百二十里西南至深州四十五里後置高陽關路馬步軍都部署已下兵官統瀛莫雄霸兵冀滄永静保定乾寧信安十一州軍以州爲治所本路置州兵及禁旅更戍外又領鄉軍義勇七十七指揮四萬二千五百八十人

滄州橫海軍冀兗二州之域齊魏貳國之境地居九河下流（書曰九河既道河水分九道悉在州境）東距大海趨平州路北距界河至幽陵東至大海百八十里西至瀛州二百里南至德州二百四十里北至乾寧軍九十里至幽州共五百五十里東北至海口二百三十里又至平川五百里西至冀州二百九十里西北至莫州二百六十里

今之河間府滄州

砦九

泥姑砦　東至鮫臍港鋪十里。北至界梁河。

雙港砦　東至泥姑砦二十五里。

三女鎮砦　東至雙港砦八里。

葦塲港砦　東至叁女鎮砦二十里。

小南河砦　東至葦塲港一十八里

百萬渦砦　東至小南河砦三十里。

沙渦砦　東至百萬渦砦十一里。

獨流砦　東至沙渦砦一十二里。

釣臺砦　南至乾寧軍六十里。北至獨流砦六十里。砦城居其中。沿御河一路。獨有稻田務。

乾寧軍治乾寧縣。唐盧臺軍地。控御河崖。在滄霸二州之境。先爲契丹割據。升爲寧州。周世宗叔復關南地。因置永安縣。屬滄州。宋置乾寧軍。今之河間府青縣是也。

砦五

當城砦　東至獨流砦十五里。北至渤海縣八平川路。

李祥砦　東至當城砦二十五里。

佛聖渦砦　東至李祥砦二十五里。

狠城砦　東至佛聖渦砦一十四里。

田家砦　東至狠城砦一十四里。

太宗置唐興砦淳化中建爲軍東至莫州六十里。南至瀛州一百一十里。西至安肅軍三十里。北至契丹界易州二十里。東北至雄州八十里。東南至莫州約七十里。西南至安肅軍約四十五里。

砦鋪十五。

順安砦。下至柳林鋪三里。軍東路自順砦至莫州界二十六里。凡十一砦鋪。

柳林鋪　下至新鋪二里。

新鋪　下至叅頭鋪二里。

叅頭鋪　下至向陽砦四里半

向陽砦　下至舊砦一里。

舊砦鋪　下至上新鋪一里半

上新鋪　下至緒口鋪一里。

緒口鋪　下至下新鋪三里。

下新鋪　下至百易鋪三里。

百易鋪　下至泥口鋪三里。

泥口鋪　下至莫州地界一里。

問事鋪　至牙家港鋪約三里。軍北路自問事鋪至安肅軍界約一十五里。凡四鋪。

牙家港鋪　至第二鋪約二里半。

第二鋪　至馬村鋪約二里半。
馬村鋪　至安肅軍界約六里。

真定府路

真定府常山郡古趙地也。古於口關也。周朝置砦戍守。今之直隸真定府。
信安軍。舊幽州安次縣地。太平興國中升爲破虜軍。至景德初改今名。東至獨流百二十里。西至霸州六十里。北至界河。

砦六

周河砦　東至信安軍五里。
鹿角砦　東至周河砦六里。

嘉渦砦　東至鹿角砦十里。北至幽州永清
黎陽渦砦　東至嘉渦砦二里。
鴈頸砦　東至黎陽渦砦二里。北至幽州香河縣
阿翁砦　東至鴈頸砦六里。

霸州治平清縣。古上谷郡地。北枕拒馬水。即幽州之南境。舊號益津關。周朝建爲州。滄州北控海口。霸州控莫今口。塘水不接及水勢淺狹。可涉兵馬。然瀕海斥鹵地形沮洳。東北近三百里。野無所掠。非入寇之徑。景德中以前沧州部署常兼都巡檢使。今省惟置霸州路界河至海口都巡檢使以霸州爲治所。海口北趨平州路。限以界河。朝夕有潮水。東自海岸。西距

塘泊其間葭葦蒙密徑路迂直非鞍馬馳騁之利何承矩曰自陶河至泥姑口屈曲九百里天設險阻直地利也今治水戰之具蒙衝鬬艦走舸海鶻百餘隻治水師廣德懷順泊禁兵歲時講習淳化中兼護塘水緣邊滄霸州乾寧軍自契丹界緣河增補巡徼軍曰忠順舊曰鄉丁真宗建軍額寶元初因補空闕又有增置緩急之備大爲要害矣東至信安軍六十里西至雄州九十里南至保定軍三十里北至拒馬河至契丹界

劉家渦砦　東北至霸州四里

莫金口砦　東北至劉家渦砦四里

桃花砦　東至莫金口砦五里

父毋砦　東至桃花砦五里

新坦砦　東至父毋砦六里北至幽州安次縣

紅城砦　東至新坦砦六里

七姑砦　東至紅城砦三里

大渦砦　東至七姑砦五里

雙柳東砦　東至大渦砦十里北至幽州固安縣

雙柳西砦　東至雙柳砦十里

雄州治歸信縣本涿州苑橋閔在易州水東當九河之末周收復三關此其一也地控幽薊故建爲州至淳

化中創水田以捍戎馬走集今知州兼河北緣邊安撫營田使東至霸州九十里西至順安軍八十里南至莫州二拾里北至白溝河叁十里

今爲保定府雄縣

砦四

木塲砦　東至三橋子砦五里

張家砦　東至木塲砦三里

王家砦　東至張家砦十四里

向陽砦　東至馬村砦十八里

莫州治文安縣漢鄚縣地唐景雲中分瀛州屬邑置州南縣君子館路至瀛州百餘里北緣堤岸至雄州三十里東至保定軍塘泊狹淺舊置部署以下兵官屯兵滿萬人以護塘泊東至保定軍六十里北至雄州三十里

塘水

一塘水東起滄州界去海西岸黑龍港口西至乾寧軍沿御河岸以破船淀滿淀灰淀方淀四淀合成一水其水東西約百二十里南北九十里至一百三十里深約五尺

一東起乾寧軍西信安軍御河西以鵝巢陳八燕冊大光孟家五淀合成一水其水東西約一百二十里南北三十里至五十里深丈餘至六尺

一東趕信安軍御河西至霸州莫金口。以水紋得勝下光小蘭本子大蘭六淀合成下水其水迂直東西七十里南北十五里至六里。深六七尺。

一東北趕霸州莫金口西南保定軍父毋砦。以粮料回淀二淀合成一水其水東東北八里深六尺霸州至保定軍沿塘岸行其水最爲淺狹至咸平景德頻年南牧霸州信安軍並胡馬歸路

一東南趕保定軍西北雄州。以百世黑羊小蓮花三淀合成一水其水東西六十里南北二十五里至十五里。深八九尺。

一東趕雄州西至順安軍。以大蓮花洛陽牛横史軍康淀池塘白羊七淀合成一水其水東西七十里南北三十里至四十五里深一丈三尺至六七尺。

一東趕順安軍西邊具淀至保州。益以濟女宜子定勝劳淀四淀合成一水其水東北三十餘里南北百五十里深一丈三尺至一丈。

一趕安肅廣信軍之南保州西北以沉沔河聚爲塘泊南北二十里東西十餘里深五尺至三尺號沉沔泊至西山口約三十里

一自保州西雞距泉尚泉二水合成并方田稻田南北東西各十里深五尺至三尺號四塘泊

右塘水之北畫河爲界所以限南北謹障塞也而淳化中雄州何承矩制置緣邊屯田以大理丞黄懋充判

官懋於河北大興作水田緣山導泉倍省工力以陂塘甚多引水溉田公私獲利因詔承矩領護之發戍兵萬八千人給其役承矩於順安軍西開易河蒲口引水東注至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十七里滋其陂澤築堤貯水爲屯田以助要害捍蕃騎侵軼時殁爲將帥所沮云甲馬雄盛不宜示弱殊不知地利者兵之助也又順安至西山地跨數軍不遥百里縱有丘陵岡阜而多泉瀆因而廣之審地勢而制塘埭令滄州乾寧軍常督壕寨吏專視闘門水口旦夕俟海潮至放水入御河東置堰以益塘水由是順安軍東瀕于海廣袤數百里悉爲稻田莞蒲蚌蛤民賴其利

宋太宗以爲渠田之設制胡馬之長技又以安撫司專制置緣邊浚陂塘築堤道具爲條式畫圖以付邊郡屯田司東自泥姑海口凡一百六十里西盡邊吳泊凡歷七州軍後復據樞密使夏竦上言沿邊塘泊自海而西至邊吳淀及安肅軍保州而西接西山路闊壹百餘里其間有鮑河曹河徐河呌喉泉尚泉方順河安陽河唐河盡可堰截引水灌注以爲塘淀遂詔脩保州廣信安肅順安永寧五州軍堤道作匯水之備惟跳山以西有壅水不可到處第密種所宜樹木祥符中緣邊官地所種榆柳三百萬真宗出圖以示輔臣曰可以代鹿角及開陷馬坑委州縣守宰主

役此並中國戰守之助也先是太宗時患北宋侵軼亦嘗置開方田使以陷胡騎咸平中上封人孫士龍及靜戎軍王能並言方田之利請置于北邊能請於軍城東新河之北開之廣袤相去皆五尺深七尺狀若連鎖（俗謂之解鐙）東西至順安威虜軍境仍以地圖來上是日詔令靜戎順安威虜軍界皆置方田鑿河以遏胡騎今保州廣信安肅軍境皆可設置與竦前言陷　馬坑類極邊賴之與塘水共爲利也

論曰今北邊控扼之方中國形勢之地西自黑蘆口東距滄海其間叁百餘里中國得地者多匈奴得地者寡何哉自順安軍東至莫州二十里皆是川壍滿瀆葭葦蒙蔽泉水縱橫此乃匈奴天牢之地也彼則不能馳騁又東北至雄州三十里又東至霸州七十里又東至海水口皆是營田堤岸隰水漸洳此乃匈奴天陷之地也彼則不能騎射又自順安軍西至安肅軍約五十里夾兩河之間草木茂盛乃匈奴天羅之地也彼則不能騎戰又西至廣信軍二十里夾二軍之間地多磽确此匈奴天隙之地也彼則不能奔衝此中國得地形之多也夫引弓之民恃其勁騎利在平地中國多步兵利於險阻趙魏之北燕薊之南千里之間地平如砥兵法謂走不逐飛步不逐騎較然可知矣今北邊要害塘水之外自保州　邊吳泊西

距長城口廣袤五十里可以長驅深入乃中國與匈奴必爭之地自牟山至栢山凡路口十餘八角口尤闊裘二千步其餘千步泊二十步定州安陽口趨北山路嶽嶺北砦趨蔚州界石臼銀坊治山路並入寇之所此守邊之將所宜經略也若胡馬南牧王師分入虜境牽制其勢則保州沿邊都巡檢緣西山路入幽薊（咸平中出師大有擒獲）北平軍路部署出飛狐口路入蔚州界東莫州路部自白溝河入涿州界河東麟府路軍司馬渡河入天德界（咸平二年入五合川破黃砦景德中自火山軍路入朔州界）代州部署出西陘等山谷間入雲朔界（界德元年出軍甚有俘獲）岢嵐軍兵馬出草城川路入朔州界此扼吭擣虛之義也北狄入寇

言詔分兵三路以六千騎屯廣信軍將佐三員領　五千騎屯保州將佐三員領之五千騎屯北平軍將佐三員領之以抗賊鋒始至勿與鬬待其氣衰披城誘戰若其南越保州與大軍遇則令廣信之師與保州兵會使腹背受敵而乘便掩擊若其不攻定州縱軼南侵則復會北平軍兵合勢入北界邀其輜重令雄霸州信安軍以來互爲應援又命將佐三員領兵八千屯永定軍又將佐三員領軍五千屯邢州拒東西路戎寇將遁則令定州大軍與三路騎兵合擊之又令將佐三員統兵一萬於莫州俟戎騎北去則西趨順安軍襲擊斷西山之路如

河水已合賊由東路則將佐三員領兵五千會莫州路軍犄角攻之仍令上將一員將萬兵鎮大名以張軍勢

登州附見

登州古東牟郡漢黃縣也唐建州於蓬萊鎮即今治所也東西比三百距大海各五里一路至女真界楊帆一日一夜至馬石山按皇華四達記北渡海至馬石山五百里舊女真國今契丹界開寶年以前女真內附產良馬通中國貿易紹登州大謝島等人户特免地租令許置舟船濟女真馬往來淳化中契丹去海岸四百里建砦置兵三千女真朝貢遂絕一路往三韓海行東北歷大謝鼉鳥湖等島約三百里又傍海岸歷青泥鋪桃花浦杏花浦駱駝灣約八百里自具江口即新羅界東控高麗諸國唐置東牟東萊二郡守悉兼守捉使宋隸京東路領水軍舟魚船入海戰艦數百教習水戰知州兼海内戰棹都巡檢使

武經總要前集卷之十六終

豫章新齋李鄴長卿訂

金陵對溪唐富春校梓

麟府路 廢壘

河東路

禹貢冀雍二州之域而冀州爲多天文觜參之分春秋晉地秦之太原河東路當鴈門四郡皆其境其地東際常山西控党項南盡晉絳北扼雲朔人生勁悍便於弓馬逼近羌胡風俗使然今沿雍熙舊制鄉兵訓以戰射又招募羌渾泊邊雜之師分據要害皆守

并代忻州寧化岢嵐軍路

并州古太原也。唐置河東節度與朔方掎角以禦北狄。統天成大同橫野岢嵐等軍。五代爲劉氏竊據宋降劉繼元。始平河東移州治三交東至真定府五百里。西至石州叁百九十里。南至潞州四百五十里。北至忻州一百八十里。地近胡戎。其俗尚武。爲天下雄鎮。今置馬步軍都部署以下兵官。以州爲治所。其所統十五州軍。寧忻代三州寧化岢嵐二軍控契用雲朔州界。雲中定襄句注四盧川草城川麟府二州守河外十數城。嵐石隰三州。火山保德二軍。緣黃河捍夏國。綏州界。本路置州兵及禁兵更戍外。又領鄉軍義勇一百一十六指揮。總七萬二千九百人即

今之山西太原府

關砦四

赤塘關

開城控西北金山嶺一帶。入定襄鴈門路當川谷之口。號爲險固宋慶曆中再加板築爲重複守禦之地。

天門關

關城控西北嵐石谷。天設險阻。宋慶曆中再加修築爲重複守禦之地。

百井砦

北控石嶺關路。二砦相應援。

陽興谷砦

西北控五臺山嶺。連北界路。

代州鴈門郡。宋治廣武城。三面臨邊。自古匈奴入寇之路。號要害之郡。與忻州相應援置十三砦守之。仍爲沿邊安撫司治所。東北至契丹應州界七十里。東南至契丹蔚州五百九十里。北至契丹朔州四百七十里。三百里至姜女館百五十里至嬀州。

今之太原府代州是也。

縣二

繁峙縣

在州東六十里。敵樓戰具全。代州地形號牛角川。繁峙崞縣二縣各屯戍兵以相掎角。有谷路三抵北界。

崞縣

在州西五十里。敵樓戰具全。縣西舊有九河。壹曰羌河。二曰唐昌。三曰馬墟。四曰郜村。五曰龍泉。六曰白水。七曰王里。八曰軍坊。九曰宇父。淳化中嘗浚之以捍狄人南牧。西至朔州界陸蕃嶺四十里。南至忻州所口。砦六十里。北至朔州界分水嶺三十里。

砦十三

凡沿邊十三砦起代州至忻州東北故三邊每砦各當川谷之口控胡騎走集凡有谷路大小通契丹界四十四

羅形砦

距河叁里北至梅迴砦十五里東北至契丹靈丘縣界有谷路三至北界二通車騎一通人行東南至契丹飛狐縣界

梅迴砦

距河叁里北至麻谷砦八里東北至契丹蔚州界有谷路三過車騎東至契丹靈丘縣界

麻谷砦

有井泉南北至羨興治砦六十里北至契丹蔚州界有谷路叁通車騎

羨興砦

西北大石砦叁十里東西至契丹蔚州界有谷路三通車騎

大石砦

距河一里西至茹越砦六十里北至契丹界

有谷路七六通車騎一通行人

茹越砦

距河二里西南至胡谷砦四十里北至契丹應州界有谷路七三通車騎四通行人

胡谷砦。
距河三里。西至鴈門砦四十里。北至契丹應州界。
鴈門砦
距河二里。西至土燈砦七十里。故河東記契丹一閣五十步。一纔通車騎。
西陘砦
有井泉河水。西至土燈砦七十里。故河東記契丹界。有谷路二
冊寧州句注在州西北三十里。即西陘山也。自
古匈奴入寇之路。北至契丹平寇鎮。谷路十二
十通車騎。二通行人

土燈砦。
距河五里西至石跌砦三十里。北至契丹寧州
界有谷路叅皆通行人
石跌砦
西至陽武砦二十里北至契丹朔州界。有谷路
一可闊十步。
陽武砦。
有井泉河水。西至樓板砦三十里。北至契丹朔
州界有谷路一通行人。
樓板砦
有井泉河水。西至雲內砦。二十里北至契丹界

忻州定襄郡。治秀容縣後漢匈奴擾邊遂空定襄雲中鴈門地建安中曹公招輯流散置郡。因舊名。唐爲忻州東至五臺縣百五十里。西至嵐州二百四十里南至并州一百四十里北至代州一百六十里。

今之太原府忻州是也。

關一

石嶺關

太平興國中築。在州南三十里。山勢回抱。號爲險阻。其路可行單車。舊有關城控扼慶曆中關南削山爲城即烽火山南正控山口。西連天澗地勢險深。可遏北虜南牧。山東面溝澗四百餘步開置方田。

砦叁

雲內砦

有井泉河水。太平興國中築雲內谷口。西至徒合砦。東至興州六十里。北至契丹界。

徒合砦

取河水三里。東至忻州七十里。北至契丹界。

忻口砦

有泉水。太平興國中築城。北唐林縣居西山之口。最爲險要。南至忻州五十里。砦西即金山嶺四盧川東西至寬平十七里胡騎入寇之路

入三受降城路自州北九十里入朔州西界又三十里至朔州又三百四十里至單于都護府號振武軍又西百二十里至東受降城又西二百里至安北都護府至中受降城在黃河北拂雲堆上又西二百里至天德軍又西二百里至西受降城又西三百里至磧鶴泉

寧化軍本嵐州地僞漢劉崇置軍控西北至契丹界宋太平興國中改今名管安慶曆蕃兵二百人馬二百疋東至徒合砦九十里西至契丹朔州雪山分界五十里南至憲州界六十里北至契丹朔州橫嶺界六十里西北至朔州一百里東北至代州陽武砦一百里西南至苛嵐軍界鍬貼嶺四十里

砦二

冨谷砦城

居大川之口在軍城東南西至大山軍

細腰砦

在軍城西北至故長城下

石州昌化郡漢西河郡地後周爲石州今因河爲塞嵐石隰三州西北至黃河緣河置城戍關渡河外入鄰州路提夏國界景德中置石隰路兵馬部署不合三州爲一路置都巡檢使以下兵官以石州爲治所本路置州兵及遣戍外又領蕃捉生一千六百二人東至汾州一百六十里西至綏州一百九十里又九十

里至定胡縣至孟門關渡黃河二十五里即綏州延福驛又八十里至綏州界分南至隰州二百五十里北至嵐州二百三十里東北至并州三百九十里即今之太原府永寧州是也

縣一

平夷縣

縣地形險固慶曆中再加修築爲重複守禦之地

砦一

赵胡砦

砦城西濟河即綏州界南至保德軍天渾津界二十八里置鋪十一北至保德軍乳浪寨四十八里置鋪二十三

隰州大寧郡漢河東郡地唐隰州北控大河東至汾州界一百六十里西至延州界一百三十里南至慈川界一百八十里西北至綏州三百五十里即今之平陽府隰州是也

關一

永和關

漢狐講縣後周臨河郡也控索陀谷口關之西七里濟河即綏州界定仙嶺路上津十五里置三鋪

二鋪下津十五里置三鋪

鐵茄嶺路自伏落津濟河西入鐵茄平過古綏州沿無定河川行入銀州北入夏州西入塩州濟黃河即銀州界西北入夏州塩州地形平坦淳化中李繼隆進軍入夏州至道中五路出師王超領兵過河至烏白池即此路

嵐州樓煩郡漢汾陽郡地後魏置嵐州以境內岢嵐山爲名東至憲州四十里西至合河津二百三十里南至石州二百三十里北至岢嵐界四十里至契丹朔州共三百里東北至寧化軍界四十里至代州共三百里西南至石州界六十里西北至岢嵐界五十里以鹿鳴峽爲界至契丹勝州共一百八十里兼領三部族千人馬叁百疋

今爲太原府嵐縣

津一

合河津

以蔚汾水西與黃河合因以爲名砦城當一川之口北渡河至麟州百二十里按皇華四達記合河津關至麟州以黃河分界即唐時張說出師之路一說過河三十五里至瓦浪又三十里至欄竿又五十里入麟州路甚平易

岢嵐軍治嵐俗縣在嵐州北百里隋大業中置岢嵐鎮捍草城川賊路唐長寿中李迥秀奏置軍尋廢宋太

平興國中再建軍仍別也禁軍拔河外麟府一路西南至嵐州一百七十里東北至契丹朔州百六十里東至靜光嶺界五十里又東至契丹朔州雪山界六十里自分界至朔州各百里西至嵐州合河縣百七十里

今爲太原府岢嵐州。

川谷城堡五。

草城川

川口闊一里餘川中有古城景德中築長城控扼賊路。

哉婆谷。

胡谷

二谷地形甚狹。北至契丹界。

洪谷

唐乾符中沙陀部衆冠河東。戰于洪谷。即此地亦匈奴入冠之處。谷在軍東一十餘里有平路接契丹界。雪山容軍騎之地。

飛鳶堡

堡之西北即草城川洪谷哉婆谷胡谷四路。至契丹界。僞漢劉崇嘗建軍宋慶一中修壘重複險固以兵戍守。

火山軍本嵐州地東控契丹界。西接藏才三族最爲

極邊僞漢劉宗置雄勇鎮居河上宋平晉陽始建軍於鎮西叁十里改今名仍臨河置護水砦舊制別屯禁兵應援忻代一路緣邊城砦西至黃河七里東至契丹界七十里軍境河勢西流至保德軍七十里南至保德軍界一百五十里北至契丹界一百二十三里西北至雄勇津二十里西南至府州五十里即今之太原府河曲縣是也。

津砦六

久良津

南自雄勇津鎮至軍北至契丹靜寇鎮南有摧場西南至黃河渡河三里至河瀆堡。

雄勇津

南至軍城東北至久良津西渡河至石臺神砦

偏頭砦

在軍城東北一百二十里控韓光嶺僞漢天會中築。

桔槔砦

在軍城東南五十里僞漢置西北濟河至府州四十里。

橫谷砦

在軍城東十五里雍熙中築。

董家砦

在軍城北八十里。雍熙中築
保德軍淳化中析憲州地置定羌軍。北濟河入里接府
州界。最爲衝要景德中改今名。南至嵐州合河津界
一百里東至府州界五里西至府中界二十里軍西
自喬家會鋪二十里河勢南流至大堡津。
今爲太原府保德州
津砦関六
大堡津
擾一川之口。在軍西南四十里去合河津七十
里置鋪七。
天渾津
控一川之口。西濟河即綏州界。至定胡縣界三
十一里置鋪十八北至葭胡砦叁十五里置鋪
十二。
定胡縣砦
後周置定胡郡。即今孟圀縣城西濟河至綏州
延福縣。其地險阻。南至伏落津五十里置鋪二
十四。北至天渾津四十四里置鋪二十二。
伏落津
西濟河入故綏州界鐵茄平路。至上平関土荆
河界二十八里置鋪十二
乳浪砦

在一川之口南至石州尅胡縣砦。北渡黃河至麟州神樹堡銀城砦牛欄川。

上平關

關城隸石樓縣建隆中置以土荆河爲界。山谷阻深管叁鋪

通河北路自土門路即古之井陘口。通真定府定州。咸平初契丹寇河北加兵防守黃澤關路遼州正控其要。咸平中契丹寇河北加兵防守吳兒谷路潞州界由川谷入邢洛磁州路

麟府路

府州党項羌故地河西蕃中一鎮也在大河之外。折嗣倫代爲鎮將後唐莊宗有河朔。以代北諸部屢爲邊患。天祐中詔建爲州改今名。以扼蕃寇。居下城尋以契丹侵擾移州於留人堡。即今地晉高祖起義以契丹援之而立賂以雲中河西契丹欲徙其民以實遼東。折氏保驗拒之漢升爲永安軍延勝振武拒武朔州忻州緣河五鎮隸焉東至火山軍四十里西至麟州百四十里。南至岢嵐軍百四十里北至豐州百二十里東南濟河至火山軍桔槔砦四十里東北至唐龍鎮百五十里今置麟府路軍馬司。以弁代路鈐轄領之自戍兵置州兵外。又領大路蕃漢義勇軍三千九百人即

今之延安府府谷縣是也。

砦堡十一

清砦堡

東南至府州二十里。西北至百勝砦二十里。南自石梯子路赤土谷至黃河北橫陽河叁十里。

百勝砦

地名深泊塢城北控西界橫陽河賊路南至府州四十里。北至青岡峽橫陽河。東至宣威砦二十里西至石馬川。

宣威砦

城控步陀溝路。東南至黃河天橋子入火山軍路南至府州六十里。東北至安豐砦龍門川。西至后河川。

懷來堡

東至永寧堡西至三葵川。南至清砦堡北至寧府砦。

安豐砦

舊號石臺神砦。康定中陷豐州特築城以安豐爲名地接故豐州。安輯蕃漢戶口。兼控龍門川入府州路南至府州七十里東至河濱堡十里即雄勇津路。西南至永寧砦十五里。南至宣威砦四十九里北至故豐州五十二里入受降城

路西北至鎮戎軍故砦五十里地名宜娥餓泊
舊漢地
河濱堡
城東控雄勇津一路東至黃河三里濟河即雄
勇津。西至安豐砦十六里南至府州六十里
北自故盧子砦白家津入府龍鎮。
永寧堡
城控西北故豐州路東北至安豐砦十五里西
北至寧府砦一十八里南至府州五十七里北
至桔樑峯黑榆林賊路
寧府堡

東至永寧堡二十九里西至三叉河南至府州
七十二里北至故寧遠砦三十里西北至橫陽
河川百里
西安堡
控三叉川一帶賊路東至寧府砦二十里西至
靖化堡十四里南至府州六十里北至故永遠
砦愛泉峯賊路
靖化堡
東至西安堡十四里西至建寧砦參十七里南
至府州五十七里西北兎毛州
金城堡

北控後河川乾谷。南至黃河沙谷津。東至府州五里。西北至乾谷川路。南至黃河。北至兎毛川。

麟州治新秦古白翟地漢武帝徙貧民實之。謂之新秦。後赫連勃勃有之。唐党項叛并州都督張說掩擊大破之。招集流散。奏置麟州乾德元年。遷於吳兒堡。即今城也地形依險。三面孤絕城中水。今為鎮西軍節度。東至府州百四十里。西南至夏州五百里。南至銀州三百里。北至豐州一百三十里。東南至合河津百二十里。西北至夏州谷雞鎮百二十里。即

今之延安府神木縣是也。

砦堡十二

橫陽堡

天祐中置北控橫陽河一帶賊路東至府州靖化堡八十五里。西自故連谷縣路至西界故連谷縣城北至橫陽河。

臨塞堡

東至鎮川堡二十里。西自故連谷縣路至西界大橫水谷約六十里。南至州十二里。北至橫陽堡八里。

靜羌堡

控兎毛川一帶賊路東南至建寧砦十七里。西至鎮川堡十二里至州三十八里。南至黃河浸

遮川百里北至西界。

鎮川堡

居兎毛川西嶺上景德已前歲運麟州芻粮下營砦防援即此地今設城堡扼塞嶺三於木一帶胡騎侵寇東至靜羌堡十三里。西至建寧堡十三里。南至橫戎堡二十五里。北至橫陽河。

建寧砦

控張師嶺一帶戎馬來路。康定中賊陷寧遠砦。特築城賜今名。東至府州中佞砦十二里。西至麟州五十里。東北至府州靜化堡。北至靜羌堡十七里。

神堂砦

即麟州舊城也咸平中廢。慶曆中脩復東南至大堡津一百里。西至故麟州南北銀城砦四十里。北至建寧砦五十里。

橫戎砦

廢砦也地控橫陽州賊路。慶曆中重脩東至神堂砦十五里。西控窟野河西界染版谷。南至神堂砦十五里。北至麟州十五里。西北至白草平賊路。

通津堡

築城控合河津路東至石馬川路南至黃河一

百步。西至神樹堡四十五里。北至府州一百一十里。

神樹堡

麟州舊砦也。咸平中廢。慶曆中修復。東南至通津堡。西至西界。南至黃河十里。即合河津路

肅定堡

地名清水谷。南至神樹砦二十里。北至銀城砦二十五里。

銀城砦

即麟州廢縣。慶曆中始築爲砦。西扼賊路。西接西界榆平嶺三十五里。南至通津堡五十五里。北至惠寧堡三十五里。

惠寧堡

西控泥多谷。窟野河一帶賊路。西北至麟州。南至銀城砦二十五里。北至神樹砦二十里。

窟野河路。自麟州過河西入鹽州約七百里。南至銀州約三百里。控窟野河一帶賊路。西北至麟州。南至銀州以西則地勢平易。可行大軍。至道中。五路出師。一將出窟野河路。

廢壘

豐州九原郡。春秋戎狄之地。接勝州界。有藏才三族。金在河北。東隣契丹。北接達靼。南即麟府。東火山軍界。

開寶初契丹僞立蕃長王承美歸順因建州就治郡事累升爲防禦州今陷于賊其地控子河汶一帶蕃部東至火山軍西至橫陽川南至故寧遠砦北至隔河藏才族東南至府州

砦鎮二

渭輪砦

控合河路至道中以重兵戍守置渭輪砦部署蕃户三族一千五百帳徙于嵐石州給田居之今陷于賊

唐龍鎮

舊選隸并州景祐以前南北蕃部互市良馬之所曾帥來氏世其職亦受契丹及夏國封爵東南至火山軍久泉津北至故勝州西北至柳樧川東北至子河汶混波川今陷于賊

武經總要前集卷之十七終

山東北至于河又北夾川今陷于敵
南至火山軍人兵衆北至故勝州西北至柳
[illegible]

武經總要

十八之九

武經總要前集卷之十八

豫章新齋李鼎長卿訂

陝西路　鄜延丹坊保安軍路　邠寧環慶路

涇源儀渭鎮戎德順軍路　秦隴鳳翔階成州路

金陵對溪唐富春校梓

宋澤藏書

陝西路

陝西路禹貢雍梁豫四州之地而雍州全得焉天文東井與鬼宿之分西接羌戎東界潼陝南連巴漢北際朔方自安定北地上郡皆逼近戎狄歷代未嘗去戰備武都之地則氐羌雜處武威以西皆匈奴接境故防秋乘塞嚴兵置戎竝列雄鎮以講武經爲中朝

之西屏

鄜延丹坊堡安軍路

延州延安郡古白翟地唐置州仆爲總管府徙吐谷渾部落立渾州寬州浩音誥豐音門府寄治州界涼州有浩豐河六谷吐渾所居唐初遷部族在州界喬立渾州寬州即渾州寬州川也迄今蕃漢雜處唐置鄜延節度

宋爲彰信軍節度其地東至隰州三百七十里西至慶州三百三十里南至鄜州一百四十里北至保安軍一百五十里又至大理河二百七十里東北至綏州西北至宥州皆三百餘里自綏宥靈夏以北皆党項所據官軍戍守設砦十七置鄜延丹坊保安軍路馬部軍都部署以下兵官以州爲治所控綏銀夏盧子關一路本路置州兵及禁軍更戍外又領熟戶蕃戶蕃兵九大族一萬二千七百人馬一千四百九十疋弓箭手一千五百二十一人馬一百五十五疋即今之陝西延安府是也

保砦十七

順安砦

即唐初南平州安固縣地

宋建南安砦康定中棄之慶曆初重修賜今名

自砦西北至懷寧綏平二砦俱一川守禦之要

東至白草砦四十里西南至石胡砦四十里北

至綏州四十里西至懷寧砦四十里　南至清澗
城五十里
懷寧砦
故長寧砦也慶曆中重修賜今名東南至順安
砦四十里南自寬州至清澗城四十五里西至
綏平砦四十里北至大理河八十里至横山一
帶
綏平砦
綏州城平縣也隋時置城平川
宋天聖中重築改名永平尋棄之慶曆中又修
復改今名東至順安砦西至金明縣界一百一
十里南至永平川北邊濠接綏川西南至州百
里東北無定河至鐵茄平五里
黑水堡
宋慶曆中築東控城平川西控黑水川路入盧
子關北自大理河至横山最爲要害之地東至
綏平砦四十里西至土門堡二十里南至安定
堡六十里北至大理河六十里
白草砦
東控黄河伏落關路北綏州界鉄茄平定仙嶺
滿堂川路最爲要害之地東至黄河二十里西
至順安砦四十里南至隰州上平関三十里

清澗城

即故綏德縣地名清澗川東控黃河一帶賊路慶曆中修東至石胡鎮四十里西至永平砦八十里西南至延州二百里南至延州砦四十里北至懷寧砦四十五里

石胡砦

慶曆中築西南至清澗城四十里北至順安砦四十里

丹頭砦

舊號丹頭堡東寬州川路慶曆中修東至清澗城四十里西至安定堡四十里南至永平砦四十里北至綏平砦四十里

安定堡

地名馬蹄川控清澗川一帶東西控安遠廢砦慶曆中築東至丹頭砦七十里西南至安遠廢砦南至大狼砦七十里北至黑水堡五十里

青化砦

太平興國中築號清化堡加兵戍守西控青化川口慶曆中增修建砦東至永平砦七十里西至延州五十里

永平砦

東控永平川路東南至清澗城八十里西南至

青化砦七十里北至丹頭砦四十里

招安砦

北至杏子河至横山一路慶曆中築東至金明砦三十五里西至靜邊鎮八十里北至保安軍八十里

新砦

控延州東北疆達川一帶太平興國中重修東至青化砦二十里西至金明砦四十里

金明砦

拔金明一川之口本漢高奴縣地董翳所居後魏爲廣落縣隋改金明唐置北武川

宋以縣爲砦東至青化砦八十里西至招安砦二十五里南至延州四十里北至龍口平二十里

龍安砦

在廢栲栳砦之西地名龍口平控塞門川廢砦一帶戎馬來路東至新砦七十里南至金明砦三十五里西至萬安砦七十里北至塞門故砦八十里

萬安砦

東控五龍川入延州路東至延州八十里西渾州川路至招安砦北至保安軍八十里南至敷

政縣

圍林砦

西控土門一帶賊路入渾州川至瓦堂川慶曆中置堡戍守東至龍安砦九十里西至北安軍五十里南至招安砦八十里北至瓦堂川界

塩夏路自州北過塞門砦度盧子関由屏凤谷入夏州界石堡烏延馬嶺入平夏至塩州約六百里其路自塞門至石堡烏延並山谷中行最爲險狹烏延至夏州卒地

宋初塞門至烏延蕃部内附石堡城置兵戍守至道中五路出師范廷召從此路進軍凡二十日至烏白池會師今廢盧関石堡安遠塞門四城北路山谷險峻比諸路最甚

保安軍舊延州栲栳城唐爲神策軍控扼蕃寇

宋建軍置三砦守之東至延州百五十里經敷政敷施二縣界山谷不通車軌西至慶州界九十里南至延州界一百一十里北至長城八十里十里即蕃族界入宥州夏州路

今爲保安縣屬陝之延安府

砦三

德靖砦

北控洛河州入西界金湯鎮大路舊號建子城

天聖中改今名東至軍六十里西至金湯鎮六十里南至保勝砦七十里北至熨斗平川路至金湯六十里

順寧砦

東控大蟲谷口北五里即生戶歸娘族至大理河慶曆中築東至塞門棄砦百六十里西北至西界南至軍四十里北至歸娘嶺三十里

保勝砦

東北控扼莫河路一帶蕃部慶曆中築東至萬安砦八十里西至義征川南至靜邊鎮五十里北至保安軍四十里

長城嶺路自軍北歸娘族六十里過長城嶺北至秦王井驛入平夏經柳泊嶺并鐵市白池人頭堡苦井三分山谷口河北九驛至故靈州懷遠鎮七百里後僞建興州北路自軍至秦王井在山谷中行險狹自秦王井地勢漸寬平經沙磧少水泉可掘沙爲井夏國宥州界並沙磧地卑險掘丈餘則有水若因大風尋復湮塞保安軍至賊界三十里此路可行師

鄜州洛郊郡古白翟國唐武德中置州以鄜畤爲名又建爲都督府

宋爲保大軍節度東至丹州百二十里西至慶州界百八十里南至坊州界七十里北至延州百六十里

今仍爲鄜州屬延安府
康定軍康定元年以鄜城縣置郎
今之鄜州是也

砦一

直羅縣砦

唐武德中分三川谷交置縣以城枕羅水其川
平故也今分兵戍守控葦池一帶蕃部至慶州
葦池鎮四十里

寧環慶路

慶州安化郡古義渠戎地隋置州今城在白馬兩川口
唐爲中都督府又立安化芳池二都督府党項野利
種落皆寄治州界爲鄜寧節度其地南至寧州百二
十里北至環州百八十里西南至寧州七十里東北
至宥州界置邠寧環慶路馬步軍都部署以下兵官
以州爲治所北控榆海壘鹽一路居要害之地本路
置州兵及
禁旅更戍外又領熟戶蕃兵二百四十七族總四萬
四千人馬四千三百九十疋弓箭手二十一指揮馬
一百九十五疋即
今之陝西　慶陽府是也
城砦鎮堡十二
淮安鎮

古懷安縣地北控通塞川道路寬平氣爲要害
之地咸平中築去環州木波鎮八十里二鎮兵
馬爲諸路之援按唐史開元中檢校迸戶置因
爲懷安宇訛謂之淮安東至五交鎮三十里西
北至柔遠砦五十里南至州七十里東北至東
谷砦三十里北至西谷砦四十里西至西界五
十里

淮安東谷砦

北控入西界通塞川大路西南至州百七十里
南至淮安鎮三十里北至西界五里

淮安西谷砦

淮安西邊谷口人環州路西南至州百八十里
南至淮安鎮四十里北至西界五十里

美利堡

西南至州一百五十里東谷砦十五里淮安鎮
十五里

雪泥堡

西南至州一百五十里淮安鎮十五里西谷二
十五里

藥池鎮

後魏尉州故城控胡盧河川路入鄜州直羅縣
界隋爲縣有子午山

宋置巡檢兵官總率池平戎鳳川桑達淮安自
子午山狗道嶺至義州達磨洛河川保安寧小
胡族東南至州一百三十里西至鳳川鎮二十
里東至平戎鎮四十里鄜州直羅縣四十五里

業樂鎮

大中祥符中築因蕃族內附時築業樂鳳川桑
達三城西南至州七十里淮安鎮七十里桑達
砦五十里

五交鎮

西至淮安鎮三十里西南至州百里北至西界
五十里

鳳川鎮

西北控子午嶺路至西界大中祥符中築東至
川百五十里西南至合水鎮五十里東南至華
池鎮二十里西至界四十里

合水鎮

即唐之合川縣
宋祥符中修理廢縣爲鎮西至鳳川六十里東
至華池七十里西至州五十里至西界百里

平戎鎮

控洛河一帶西界路西至州百六十里西南至
華池鎮四十里西界六十里

平戎鎮

控洛河一帶入西界路西至州百六十里西南至葦池鎮四十里西界六十里

柔遠砦

東有路入西界白豹後橋二鎮大中祥符中築東南至州百二十里東至業樂鎮五十里東北入西界後橋白豹谷三十里

大順城

新城北據兩川之口東自烏川路至故鳳川城西自後橋堡川路至十二盤堡北自椵木嶺與界其根木嶺即宋厥川也東至烏川西至十二盤堡南至州北至蕃界十五里

車箱峽路自淮安西北入通塞川經大胡泊靜邊鎮今修建北入鹽州約五百里此路山原川谷中行不至艱險宗初淮安至鹽州蕃部並內附至道中五路出師丁平從此路進軍至鹽州今靜邊白豹金湯後橋等鎮並為賊境各置堡砦

環州治通遠縣古朔方鳴沙地秦長城在焉居人部落相雜唐為安樂州天寶後陷於吐蕃宣宗收復建為威州割木波馬嶺二鎮隸之周置通遠軍使

宋淳化中復爲州改今名其地三面控蕃戎最爲徼
塞之劇東至蕃界十五里西至蕃界十五里南至慶
州百四十里木波鎮路北至洪德砦八十里西北即蕃界
至青岡峽清遠軍積石浦洛河耀德鎮清遠砦靈州
共七程沙磧無郡傳冬夏少水按皇華四達記至靈
州五百四十里即
今之慶陽府環縣是也

鎮砦十三

洪德砦

西北路即舊日入靈武大路號青岡峽東至鹽
州路號歸德川東永和砦南至州十里西肅遠
砦東北邊濠二十里接界

烏崙砦

控烏崙川一帶賊馬來路咸平中重修東接蕃
界西即永和縣南至州二十五里北至肅遠砦
十三里

肅遠砦

北控大落乾川即駝驀平地入西界舊路咸平
中增築新城改今名南至州三十七里北至洪
德砦十三里

定邊砦

在三店溝戎馬來路北控西界三條路天聖中

置東至平遠砦二十里西至蕃界十五里南熟
戶北至邊壕十五里

平遠砦

東控大峴川入靈武路天禧中築東至州七十
里西至定邊砦二十里南熟戶二十里

大掖砦

入慶州中路西北至州七十五里東至熟戶郭
家族十五里西至石昌鎮五十里南至馬嶺四
十五里北至木波鎮三十里

永和砦

西控大峴川北至蕃界天德中始築東至洪德
砦西至熟戶南至金湯族北至蕃界

安塞砦

北控西界九星原路天禧中築東至邊壕界三
十里西至州四十里南至州四十里

團堡砦

天禧中築東至熟戶西至熟戶南至熟戶北至
石昌鎮四十里又至州一百五十里

馬嶺鎮

舊屬靈臨周廣順初割屬環州即古之馬嶺縣
漢爲牧地川形似馬嶺因爲縣名今控馬嶺川
大路東至熟戶東南至慶州六十五里南至府

城鎮二十五里北至大拔寨四十五里至州一
百三十里

水波鎮

舊屬靈州北路通慶州咸平中重修東至北界
西至合道鎮四十里南至大拔砦三十里北至
州四十五里

石昌鎮

控西北馬嶺大川口入故威州路北與合道鎮
相應援咸平中重修東北至大拔砦五十五里
西至州百五十五里南至團堡砦四十里西北
至西界

合道鎮

東至水波鎮四十里西至西界南至熟戶北至
州百一十里

靈鹽路自洪德砦西北入青岡峽上至美利砦入清遠
軍軍城則

宋初轉運使鄭文寶建議築之在靈州南界積石嶺
上瀚海中至靈環州三四百里地不毛無水泉浦落
河耀德鹽井清邊鎮入靈州約五百里本靈環州大
路咸平中陷清遠軍明年陷靈州棄美利砦此路經
瀚海中無水泉一路至洪德砦東北入歸德川上過
西界蝦蟇砦駝馳會取雙堆峰至鹽州約三百餘里洪

德砦至馲駞會係歸德川獎水谷甚爲險狹多泥濘自馲駞會至塩州路路平人馬易行建隆以來蕃族並爲熟戶至道中五路出師李繼隆由此路進軍日行數十里凡十日到塩州後並爲賊境

涇原儀渭鎮戎德順軍路

渭州舊治襄武縣秦伐義渠戎置郡唐爲渭州至德後陷於吐蕃元和中置州於平凉一境坦平無險利于馳突其東至涇州一百三十里西鎮戎軍一百四十里南儀州北原州並七十里

宋咸平中曹瑋守邊自州界循隴山而東刳邊壕數百里頗得守禦之要後置涇原儀渭鎮戎德順軍馬步軍都部署以下兵官初屯涇州後以州爲治所本路置州兵

及禁旅更戍外又領熟戶蕃兵百七十七族一萬三千三百四十一人馬五千五十三疋弓箭于一百四十七指揮二萬一千五百九十七人馬六千五百六十八疋即

今之陝西鞏昌府是也

縣砦鎮七

六盤關砦

古六盤關也在瓦亭西南隴山上唐天寶後陷于吐蕃宣宗收復

宋置砦成守東至木波砦二十里西至神林砦四十里南至杜家堡三十里北至羌亭砦二十里

羌亭砦

控龍山一帶即漢朝那縣北古蕭関也後漢隗囂使牛邯守羌亭山即此地彈箏峽在焉東自安國鎮路至州七十里西至安邊堡二十里南至定川堡一十里北東山砦五十里

安國鎮

唐中和中置靜塞砦後改金名東至州三十里西自山河砦入羌亭砦四十里南至定川砦十里西北二里至彈箏峽

新砦

地名小盧関開寶中築賜今名東北至耀武鎮十五里西高店溝戎馬來路南至州二十五里

北至鎮戎軍彰陽城三十里

定川砦

西控六盤山一帶太平興國中置東至州四十里西至趙林砦二十里西南至儀州制勝関三十里北至東山砦三十里

潘原砦

古邑也唐至德後河隴盡陷國之西境極于潘

原宣宗恢復建爲武州今仍舊爲縣東至涇州界五十里西至平涼縣界十三里南至儀州華亭縣界五十里北至原州臨涇縣界三十五里西北至平涼縣界五十里

耀武鎮

東至原州鉄原砦十五里西至安國鎮三十五里南至州四十里北至原州平安砦二十五里

原州治臨涇縣取高平曰原爲名唐天寶末河湟隴右盡陷元和中始修臨涇城爲原州自是西戎無犯邊者四封之地羌戎雜居北捍蕃境置十一鎮砦守之東北寧州七十里西鎮戎軍界百三十里南渭州界百三十里北慶州百三十里卽今之陝西平涼府是也

鎮砦十一

柳泉鎮

舊名鶉鴿泉今名柳泉鎮西郎熟戶明珠滅藏康奴等族帳北綏寧砦西至故城五里東至寧州界七十里南至州四十里北至環州界十里

新城鎮

控大盧川路東至州六十里西鉄原砦二十五里南渭州潘原縣二十五里北開遠砦三十里

鉄原砦

東至新城鎮二十五里西至渭州界十里南至
耀武鎮十里北至平安砦三十里

開遠砦

東至州三十里西至平安砦三十里南至新城
鎮三十里北至新門砦十里

平安砦

東至開遠砦三十里西至彭陽城二十里南至
鉄原砦二十里北至綏寧砦八十里

新門砦

東至州三十里西邊壕南開遠砦北西壕砦十
里

西壕砦

東至彭陽城七十里西至新門砦十五里南至
州四十里北至柳泉鎮三十里

綏寧砦

在州西北按地圖細腰古城北有一路入蕃界
故威州慶曆中修築賜今名與靖安砦相應援
得守禦之要與柳泉等八砦為次邊東南至州
百一十里東柳泉鎮西北戎馬來路東南環州
定邊砦西至胡盧泉三十里

靖邊砦

地名胡盧泉此有二路一入蕃界故威州一至

新門砦慶曆中修築賜今名得守禦之要東南至州百三十里東北至綏寧砦三十里西鎮戎軍乾興砦北羊啒族帳戎馬來路

佛空平堡

古城也慶曆中修捍北邊胡馬來路東環州定邊砦西耳朶城南至州北邊界

耳朶城

古城也慶曆中重修與綏寧靖安二砦相應援東佛空平川西綏寧砦南至州北邊界

鎮戎軍故原州城也蕭關都盧山朝那湫及涇水所出即其境唐至德中陷于吐蕃自是三輔西無襟帶之固時宰臣元載上議曰今西境極於潘原吐蕃防戍在摧沙堡原州界其間當西塞之口接隴山之固草肥水甘舊壘存焉吐蕃比毀其垣墉棄之不居其西則監牧故地長壕大塹重復深固乘間築之可移大軍居涇州以爲本根分兵守石門木峽隴山關北抵於河皆連山峻極不可越置鳴沙縣爲豐安軍之羽翼靈武五城爲形勢然後居隴右之地以至安西是謂斷匈奴之脛圖其地以獻量井泉計徒庸畚鍤皆具而不果城

宋咸平初詔曹瑋修築建軍自隴山而東緣古長城門後壕塹初李繼隆請城鎮戎朝廷詢其事弟繼和

秦曰平涼舊地山川險阻宜扼夷落爲中華襟帶乃
城之故迄今爲便其南至涇州百八十里西南至臨
洮軍六百里南至秦州四百七十里西北至靈州五
百里卽
今之平涼府鎮原縣是也

城砦堡九

朝廷以軍興平易無扼束利於馳突今宜隴山
而東循古長城刻大壕以隔胡騎砦城並在壕
內

三川砦

在捺龍川天麻川武延三川之間因名三川西
控妙娥山一帶四北入天都山路可至靈武地
寬平美水草西至天麻川北至定川砦去好水
川百里

定川砦

北控胡盧河大川入西界天都山正扼賊路東
至渭州四十里西至蘭州約五百里南至制勝
關三十里北至故會州約三百里

高平砦

北至西界野鷄峰戎馬來路東天勝砦西定州
砦南至軍三十里東北蕭達砦北至野鷄峰北
至菜園等川戎馬來路

天聖砦

天聖中築因賜名東乾興砦西高平砦北安遠堡控蘭蕭川萊園川賊路

乾興砦

天禧中築明年賜名乾興東至原州界黑砦溝二十里西南至軍七十里西天聖砦北至邊壕七十里南彭陽城北三川堡戎馬來路

彭陽城

東至平安砦二十里西東山砦路至軍七十里南至渭州新砦四十里北至乾興砦五十里

東山砦

東至彭陽城三十里西開遠堡接隴山西至軍五十里西南安邊堡三十里北天聖砦六十里

開遠堡

祥符中築東至東山砦三十五里西摧沙堡六盤山一帶南至安遠堡三十里北至軍三十里

劉璠堡

緣胡盧河川路北控賊界從葦子彎至故蕭關

蕭關路自軍北劉璠堡緣胡盧河川過古城入葦子灣出蕭關至鳴沙縣界入靈武約五百餘里地形平敞至道中李繼隆護送芻粮入靈武由此路

德順軍舊隴竿城也在六盤山外祥符中渭州曹瑋

言今隴山外有棄地隴竿川坦爲兵衝曽無耕蔵熟戸以田輸官因相地形築城盡要害之地以兵戍之立堡砦置弓弩手居之慶曆初經略使韓琦言籠竿城爲山外四砦之首北接鎮戎軍捍一路戎馬走集北緣胡盧川河經古蕭関至鳴沙縣乞建爲軍因賜名德順自六盤山砦二十里至飛亭四十里又七十里至渭州西自神林堡四十里至石門蕃界七十里東南至儀州百二十里東北至鎮戎軍一十里南好水川界即

今之平凉府靜寧州是也

城砦堡七

隆德砦

天禧中築砦屬渭州地名邪沒籠川藩語訛謂之羊牧隆城慶曆初改今名隸德順軍在隴山外隆德靜邊二砦居邊壕外東至籠竿城六十里西至邊壕四十里南至靜邊四十里北至東勝砦三十五里南至石門路宣宗朝收復六関即石門関也

靜邊砦

在邊壕外祥符中蕃部獻南市城地天禧初築賜今名西控捺隴谷天麻川戎馬來路南自三角城路入秦州弓門砦舊屬渭州慶曆中移屬

東至神林堡四十里西至邊壕二十里南至熟戶番族四十里北至羊牧隆城四十里

德勝砦

舊屬渭州天聖中築與隆德靜邊砦抵秦州界東南至軍八十里東至李武堡一十里西至邊壕一十里南至籠竿城七十里北至懷遠城二十里又西至界尾川會百五十里即西蕃籠谷也此武延川戎馬來路有摘星開遏二堡

中安堡

東至軍三十里西隆德砦南章川堡北熟戶地

章川堡

西北控扼西峽口戎戶求內附築城賜今名東南結公城西靜邊砦捺龍川一路南秦州白石堡北神林堡熟戶地

水洛城

慶曆中蕃部鐸厮卻等獻水洛結公二城池因命版築又獻良肥地數千頃募弓箭手居之以爲捍禦開秦亭之路藉溫曜等族獻山林連延數百里去水洛城三十里儀州制勝關德勝靜邊章川砦遂爲內地又於隴城川修一城南至床穰砦隴城砦今屬秦州東制勝關百里西熟戶王家族西南至床穰砦五十里東南至弓門

砦七十里又四十里至秦州東北至德順軍百
一十里北至靜邊砦九十五里

結公城

南至水洛城三十五里北至章川堡二十里東
至制勝關百里西至靜邊砦六十里西南至秦
州百里

涇州安定郡唐平薛仁杲置州涇渭之間地形平敞正
當西塞之口至德以後河湟盡陷西鄙之地極於潘
原遂屯重兵升州爲方鎮又謂散地不足守禦乃建
平涼爲渭州臨涇縣爲行原州外張蕃翼之衛宋建
鎮戎軍以通隴右置德順軍以制山外漸復襟帶之
固今爲章化軍節度東至邠州界六十里西至渭州
界三十里南至鳳翔府界百里西至原州界二十五
里

今仍爲涇州屬平涼府

砦一

長武砦

築城在安仁谷中四面險固皆阻天澗陡絕惟
有一路可上唐太宗討薛仁杲頓兵于此與折
墌城相對皆大險也後置神策軍地高崇文嘗
爲長武城使西北至州四十里南至靈臺川

儀州華亭縣舊隴州屬邑後魏築城置鎮以扼蕃戎之

路唐爲神策軍地後唐同光中置義州宋改今名東至涇州百里西至西蕃界一百里南至隴州九十里北至渭州瓦亭砦一百二十里

今爲平凉府華亭縣

關一

制勝関

控隴西一帶舊號大震関改賜今名管緣山小砦二十五里

秦隴鳳翔階成路

秦州天水郡本秦初封之地在汧渭之間諸羌雜處唐武德初置都督府天寶後陷於吐蕃至宣宗時復爲內地土壤遼曠尤宜畜牲其東入隴州界故関山路西至蕃界一百九十里南至鳳州界一百八十里東北至隴州界一百四十里

宋建爲雄武軍節度扼巴蜀之境限河湟之城其西又控党項吐蕃隴右山之外今之一都會也置砦二十三以守禦之知州兼緣邊都巡檢使今置秦隴鳳翔階成六州軍馬步軍都部署以中兵官以州爲治所本路置州兵及禁旅更戍外又領熟戶蕃兵百七十四族總三萬五千六百六人馬二萬二千四百七十疋弓箭手十六指揮五千九百人馬二千六百四十二疋

今仍爲秦州屬鞏昌府

砦二十三

州境曠遠曹瑋在邊會築弓門治方床穰靜戎三陽定西伏羌永寧小落門威遠凡十砦浚壕二百八十里

永寧砦

建隆中築西北控龍谷路至蘭州五百五十里舊號尚書砦至道中改今名置稻田以爲險固東至伏羌砦三十里西至來遠砦二十里南至小落門三十里北宗哥城九百里

伏羌砦

本唐初伏州後改爲縣天寶後陷於吐蕃宋建隆中酋長尚波於獻地特置砦成守東至定西砦四十里南至永寧砦三十里北至夕陽鎮三十里

大落門砦

在伏羌砦西有落門谷良木所產先爲羌戎所據雍熙中知州温仲舒發兵侵取頗致騷動詔中使視之言得地甚利遂置砦迄今爲內地祥符中再修置東至永寧砦二十里西威遠砦八里北來遠砦二十里

弓門砦

太平興國中築在赤城川東波上管小砦五東至隴州故關七十里西至治坊砦四十里南至
序穰砦六十里北至邊壕西南至州百五十里

定邊砦

至本州一百八十里東至隴州定戎鎮四十里
西南至清水縣八十里西至弓門砦三十里

治坊砦

太平興國中築在臥牛山東管小砦四東至弓
門砦四十里西至壕門外蕃界五里南至序穰
砦四十五里北至熟戶二里西南至州一百二
十里

序穰砦

開寶中築控序川一帶管小堡十一東至治坊
砦四十里西至靜戎砦四十里東至州百五十
里東南至清水縣十里北至蕃界二里

靜戎砦

太平興國中築在長山嶺下管小堡五東至序
穰砦四十里西至三陽砦四十里南至隴城界
五里北至蕃界五里開寶中重修

三陽砦

開寶中築扼三都谷慶曆中置開稻田四百頃
以捍賊路管小砦十六東至靜戎砦四十五里

西至定西砦十三里南至州三十五里北至蕃界七里

定西砦

太平興國中築管小砦四東至三陽砦十五里西至伏羌砦四十里南至州四十里北至蕃界五里

威遠砦

祥符中築舊名梟篦後改今名東至小落門砦五里西至壕門外蕃部三里南至馬騣砦十二里北至來遠砦八里

安遠砦

天禧中築東伏羌砦三十里西來遠砦一十里南小落門砦三十里北至生戶五十六里

臨江砦

雍熙初築在渭水之南與漢陽水合流俗謂之西江東至良恭故縣四十里西至蕃界十五里西北將鷄砦四十里北至蕃界五十里

滔山砦

太平興國中築東至骨谷鎮七十里西至良恭鎮九十里東北至長縣界九十里

來遠砦

至州一百一十九里東至永寧砦二十里西至

寧遠砦郭南谷一十一里南至威遠砦堀搗一
十里北至渭河窮邊

小落門砦
至州一百四十里東至永寧砦三十里西南至
威遠砦八里北至來遠砦二十里

寧遠砦
至州一百三十里東至來遠砦定邊堡一十里
西至熟戶南至馬家族二十里北至干家部族
二十里

榆柳砦
至州三百四十五里東至良恭鎮五十里西至
臨江砦四十里南至蕃界二十里北至管下將
鷄砦一十里

將鷄砦
天禧中築東南至古良恭城四十里西至臨江
砦五十里南至馳項砦十五里北至蕃界約一
百里

馬駿砦
在州西馬駿嶺下東至故城鎮五十里至州一
百九十里西至壕外蕃界五里南至長道縣三
十里北至威遠砦界八里

靜邊鎮

祥符中詔築於南市城西南至州百五十里東北至德順軍八十里汗渭相接控扼西戎之要

隴城砦

唐縣也至德後陷於吐蕃宋慶曆中建砦與德順軍水洛城結公城二城相援東弓門砦六十里南白石堡四十里北尾龍谷堡四十里東南治坊砦四十五里東北水洛城五十里西床穰砦六十里

達龍谷堡

慶曆中築東至龍川約四十里西至西界生戶約百里東南安遠砦六十里

河湟甘肅瓜沙路自州西北三百一十里至故渭州又百八十里至臨州又東北二百里至蘭州北渡湟河出金城關二百六十里至涼州又五百一十里至甘州又四百一十里至肅州又九十里渡玉門關又四百一十里至瓜州又三百里至沙州入洮疊州路自州西北三百一十里至渭州又二百里至岷州又百九十里至洮州百八十里至臺州

階州武都郡本白馬氏之地西魏置武州唐大曆中陷於土蕃大中三年收復立武州尋改今名東至興州三百里西至石州二百七十里南至文州百五十里

北至成州二百六十里

今仍爲階州屬鞏昌府

砦二

峯貼峽砦

捍吐蕃并控宕州路南至宕州七十七里北至

州二百里

武平砦

地居險要夘生戶蕃部往年頻有聚刼度曆中

改就苦李平築城賜今名與沙灘峰貼峽二砦

防托應援管青岡峽圍城谷斫鞍三堡子東磨

臭山石婦口西青岡峽沙灘川

成州同谷郡。古白馬氐所居國。其地險固。唐至德後吐

蕃侵擾百姓流散因廢爲鎮咸通中。人戶漸復。再置

州。其東至鳳州界五十五里。西秦州界一百五十里

南興州界五十里。北秦州界七十里。東南至宕州三

百五十里。

今之鞏昌府平縣是也。

論曰。羌戎即叙種落寔繁古之申逺畧制獷俗者重降

附之爵用羈縻之策。罔不納質嚮化叩關請吏。今之

夷人內附者吐蕃党項之族。散居西北邊種落不相

統一欵塞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陝西則秦隴原

渭環慶鄜延四路河東則濕石麟府二路。其酋長則

命之戎秩賜以官俸量其材力功績聽世相承襲凡大首領得爲都軍主自百帳以上得爲軍主又其次者皆等級補指揮使以下職名其立功者別建爲刺史諸衛將軍諸司使副使至借職殿侍充本族巡檢綏懷族帳謹固疆界器械糧糗無煩于公上（蕃部巡檢有諸司使副使承制崇班供奉官至殿侍受俸準正員官添支亦如之諸刺史諸衛將軍者授俸準蕃部官首領補都軍主副都虞侯指揮使副兵馬使者爲差每歲冬又給袍服紅綿其月給自三千至三百爲差次十將以下皆給土者七種紫綾者二種以官爲田景德中鎮戎軍曹琦言蕃部兵最爲精銳其列校皆朝廷補授多已衰老願省者樽本軍人名從之）凡四路總六百七族千五萬五千六百人三萬四千三百疋馬其隸鄜延路者皆居延州保安軍界隸邠寧路者居環慶州界隸涇原路者居源渭州鎮戎軍界隸秦鳳路者居秦鳳州界所以離戎醜之勢張蕃翼之衛也又若戍兵防邊之制前世卒皆代更俾之保障爲費甚大故晁錯建策不如選常居者爲室屋具田器及募民徙塞下所以減贍邊之用得慴俗之便中朝用是法於西陲募士人爲弓箭手給田二頃出一甲士至三頃乃出戰馬一疋稅租徭役悉爲蠲復器械糧餉俾其自給分築堡壘使相聚居設營校之名循卒伍之制亦置指揮使以下戎秩以統卒之有戰功者亦補軍都指揮使乃置弓箭手巡檢以護領之每戰則常爲諸軍前鋒凡四路總一百九十二指揮三萬二千八百五十

人馬九千五百九十疋。此備塞禦戎之至要也。

豫章新齋李鼎長卿訂

金陵對溪詹富春校梓

西蕃地里

夏州。漢朔方郡。後魏置夏州。深在沙漠之地。唐開元中爲朔方軍大總管兼安北都護。唐末拓拔思恭鎮是州。討黃巢有功。賜姓李氏。世有銀夏綏宥靜五州之地。五代李仁福奕超繼節鉞。號定難軍。宋太平興國中李繼捧来朝。願納土疆。得州四。酋豪二百七十人。部族五萬帳。復爲王土。其弟繼遷時十七歲。不樂內徙。嘯聚亡命。侵擾邊界。淳化中。詔廢毀舊城。其州

兵徙相州置營仍曰夏州　遷居民於綏銀州。分官地給之。咸平末。繼遷死。景德中子德明款塞內附。得假本道節制。德明死。子元昊。康定初。復叛。遂封夏國王。綏懷之。盡有夏銀綏宥靈會鹽蘭勝涼甘肅十二州之地。東銀州三百餘里。西鹽州三百里。南鹽州三百八十里。北蕃界。東南綏州四百里。西南慶州五百九十里。西北豐州九百里。東北勝州九百里

鎮戎　若六

洪門鎮

本夏州地。唐邠寧節度張獻甫築洪門鎮城。置兵以防蕃寇。宋雍熙中廢。夏州其地后僞號爲洪州

石堡鎮

本延州西邊鎮寨也。至道中陷于虜。今僞號爲龍州

賀蘭山

東至懷遠鎮六十里。經陽圖徑曰。賀蘭山在邑西九十三里

天都山

按圖右隴西圖記並無此山。今虜中曰爲天都山。在鎮戎軍西北百五十里。土地寬平。西南有路入渭州山外。德順軍四砦界

瓦川會

東至鎮戎軍易藏山界。西入蘭州界。皆山路。南至明堂川。北至會州界。皆川谷路

天麻川

東北至捺龍谷路。入靜邊砦西至馬嚮山南至龕谷路。北至瓦川會皆川路

銀州銀川郡。漢屬西河郡。爲圁陰縣地。以其在圁水之陰也。五代以來爲夏州屬郡。夏州廢毀。遷居民延石州。今陷于虜。東石州界一百六十里。西夏州界二百里。南綏州界百陸十里。北麟州界三百里

綏州上郡。秦所置。西魏爲綏川。西漢六郡良家子。東漢十二郡騎士。其一綏州。唐屬朔方節度。城在延州東北無定河川。宋李繼遷叛河右俶擾。以高文岯知州事。繼遷攻擊不已。因徙文岯洎居民于石州。廢毀其城。咸平初。言事者請城綏州。屯兵積穀以遏党項言利害者相半。遣工部侍郎錢若水馳往規度。既而若水上言綏州頃爲內地。民賦登集。尚須旁郡轉餉。自賜趙保忠以來。人戶凋殘。今若城之。須廣屯戍兵倍于往日。芻糧之給。全仰河東。地隔黃河。小大鉄碣二山。城下有無定河。綏急用兵。輸運艱阻。即罷其役德明既欵附。上言乞割綏州土界隸當道。詔以誓表令邊臣詳定附之。其地東至石州一百三十里。一說自

石州孟門渡河一百五里。至綏州。西夏州四百里。南延州三百五十里。北銀州一百六十里

河二

浦洛河。東南五十里。至清遠軍

無定河

宥州。寧朔郡。即漢三封縣之地。自河曲靈夏有蕃戎部落。後周武帝乃立胡州以統之。唐天寶中。改寧朔郡。後寄理於經畧軍。以地形居中。可總統蕃部。北以應接天德。南爲夏州之援。元和十九年。復置宥州於長澤縣。隸夏綏銀節度刺史兼管策軍。宋李繼捧納國復爲王土。自夏州廢毀。因陷于賊。東夏州界六十里。西鹽州界二百里。南保安軍界約百里。北夏州界約百五十里

靈州靈武郡。即唐之回樂峰也。自後魏置靈州。初在河北。大統六年築城。即今城是也。唐開元中邊境置節度以過四夷。以州爲四方節度理所。管兵六萬四千七百人。捍禦北狄。統經略安豐定遠西受降城安北都護振武等七軍。內經略軍治在城內。肅宗即位。升都督府。宋初楊瓊爲部署。導黃河溉民田數千頃。戶口四千餘。課利四十五萬貫。咸平中。陷于賊。河外舊有五鎮。今夏國僞升爲州。按唐史元載獻議以靈武五城爲之形勢。開元中。朔方節度張說往巡五城處

置兵馬。即此地。東塩州三百里。西凉州九百里。南原州五百六十里。東北豐州九百里

鎮砦九

保靜鎮

本河外鎮咸平中陷。今爲僞靜州本鎮舊管番部六族。置巡檢使以酋長爲之

臨河鎮

鎮城舊管蕃部三族。置巡檢使以酋長爲之

懷遠鎮

本河外縣城。西至賀蘭山六十里。咸平中陷今爲僞興州。舊有塩池三管蕃部七族置巡檢使

七員以木族酋長爲之有水田果園本黑連勃勃果園置堰分河水溉田號爲塞北江南即此地也

定遠鎮

唐制朔方節度下定遠一軍七千人在此城南至懷遠鎮一百里西賀蘭山六十里西南至州二百里宋至道中建爲威遠軍咸平中陷今爲僞定州其城則唐光天中朔方總管郭元振以西域援關豐安勢孤中間千里無城郭烽候故置此城募官健五千五百人鎮守爲行軍計集之所後信安郡王璡又築羊馬城幅員四十里

管蕃部四族以酋長爲巡檢使

靈武鎮

河外鎮也。南渡黃河至靈州五十里東至保靜鎮四十里西至賀蘭山六十里北至懷遠鎮七十里咸平中陷。今爲僞順州。以上五鎮。自咸平以前以靈州都監兼五原鎮都巡檢使主之

豐安軍

唐屯田二十萬以上並河外六鎮也天寶末廢火游爲六城水運使杜鴻漸爲朔方留後度支使副。率兵自草鎮迎謁肅宗言朔方天下勁兵靈州用武之地上倉儲庫物之數

艾山舊渠

後魏刁雍爲薄骨律鎮將上表請開富平西三十里艾山舊渠南北二十六里州西四十五里鑿以通河。自禹蕩舊跡兩岸作溉田大渠廣十步以河水溉公私田四萬頃。人獲其利

田樂烽

置縣在州城開元初置東皐蘭州皆九姓突厥部落

温池

唐神龍年置縣七側有鹽池唐洎五代節度使兼領温池搉鹽事開元初置燕然燭龍二州寄

治溫池界並九姓突厥部落

塩州五原郡。唐都督府。正元中城爲部蕃所毀。塞外無保障。犬戎入寇。復加版築。既城之後。邊患息焉。迄德宗朝。虜不敢犯塞。今陷東綏州六百里。西會州八百里。南慶州二百五十里。北宥州一百四十里。東南延州五百三十里。東北夏州三百里。西南原州七百里。西北靈州三百里。其地有白池。南北九十里。舊蕃戎之地。隋以其地有塩池。置城以護之。唐曰白池縣。又名井城。葭蘆澤。正元中。慶支使兼靈塩等州池井。摧塩使。宋景德中。趙德明乞入青塩。交易不允。

清遠軍。東南七十里至環州。美泥砦。西北五十里至浦洛河。又七十里至聖泉。七十里至定邊鎮。又六十里至靈州。西甜水堡五里。南至木波鎮。四十里本房雞城地。宋太宗以靈武道路艱阻。欲城古威州以通漕輓。轉運使鄭文寶固請築此城以清遠軍爲名。深在瀚海不毛之地。素無井泉。陝西之民甚苦其役。咸平中。都塩段義踰城叛。尋陷于賊。

勝州榆林郡。戰國爲雲中地。隋置州。爲下都督府。煬帝發丁男百萬築長城。東至紫河。西距榆林。車駕因幸榆林。突厥啟民可汗來朝。即此地。唐正觀中平梁師都時。柴紹以破滅匈奴。奪得河南之地。因置以央勝爲名。今廢。東北東受降城二百里。東朔川四百二十

里。南麟川四百里。

河鎮二

紫河

隋築長城起于紫河即此地。今爲之紫河汊。地產良馬。

唐龍鎮

在勝州之境。地居險峻。東至黃河二十里。河之東曰東躔。河之西曰西躔。騎兵所不能及。蕃族來義者。嘗持兩端。事契丹及夏國。宋真宗朝與叔璘不協。璘趨契丹破之。來依府州。義非大族。乃憫其窮而款塞。擾容之。賜錦祀銀帶。子孫官。景祐中爲夏國所併。

凉州武威郡。唐爲河西節度使。以斷羌胡統赤水大斗建康寧寇王門墨離豆盧新全等八軍。內四軍凉州界。地勢西北斜出在南山之間。南隔西羌。西通西域。漢時號爲斷匈奴右臂。西晉末張軌據之。爲一會府號前凉。後呂光有其地。號後凉。唐建方鎮。開元末宰相兼領節鉞以鎮之。天寶末陷于西戎。宣宗恢復河湟。命士豪領之。自置牧守。或請命于中朝。五代漢高祖命申師厚爲之帥。迄今州郭外數十里。尚有漢民陷沒者耕作。餘皆吐蕃。宋開寶中復來請帥。以殿真丁惟清領州事。時惟清市馬于凉川而西境大豐稔。因爲所晉。就而命也。咸平初

潘羅支來貢。命爲六國大首領。李繼遷來寇凉州。戰于城下。退至三十井死。羅支封武威郡王。天聖初土貢不絕。東會州六百里。西甘州五百里。西北三百里。先至甘州刪丹。又貳百里。至州南浩亹河二百六十里。東南蘭州五百四十里。東北會州烏蘭縣界。

赤水軍唐武德中置。在凉州城內軍之最大者。幅員五千里。赤塢有赤泉因以名焉。

大斗軍在州西二百里。又百八十里。即張掖郡古安西城也。唐開元中以赤水軍守促使。改大斗軍以西接。張掖東建。武威州故曰。大斗其鎮曰雪山。雪山在軍南五十里。

建康軍。在州二百里。即甘肅二州中路在祈連山下。唐證堅中。王孝傑開四鎮置軍。張守珪常爲軍使。

寧寇軍。後周保定中置。號同城戍。在州東北千餘里。唐舊號同城守促。天寶中置軍隸張掖守促使。

山一

焉支山○漢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涉狐奴水過焉支山千餘里。執渾邪王牧休屠祭天金人即此地也。山在河西郡界東西百餘里。南北二十里。有松栢古木。其水甘草美宜蓄牧一說焉支山在刪丹故縣東西百餘里。南北二十里。

甘州張掖郡地里風俗記曰。漢結烏孫絕隔諸羌裂匈

奴右臂自張其掖後魏爲甘州以地有甘峻山爲名
號匈奴古地禹貢曰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
沙即此地今黎水亦在郡界居延海祈連山遮虜障
在焉遮虜障路博德所築隋大業車駕巡河右置橋梁於浩亹河
以幸張掖唐天寶之亂遂陷回鶻後尚公主迎
宋景祐以來猶陳甥舅禮酋長稱可汗王妻稱公主
朝廷歲頒正朔東京州五百里西肅州四百二十里
南雪山北張掖河三百里

山一

祈連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之上東西二百餘里南
北百餘里山中冬温夏凉美水草畜牧古匈奴嘗失

二山乃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亡我焉
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隋自西平鄯州臨羌城以西
且末以東祁連山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十里南北
二十里皆爲隋士置郡縣鎮戍廢天下輕罪徙之居
山下有霍將軍神祠

肅州酒泉郡漢元狩中昆邪王以其衆來降以其地爲
武威酒泉二郡而酒泉郡以隔絶故與羌通路又西
通月支大夏故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
援後爲凉武昭所據隋置肅州王門在其西去長安
二千八百里東至甘州四百貳十里西至玉門關七
十里又四百一十里瓜州南蕃界北回鶻界

玉門軍。本廢玉門縣。唐開元中置隸河西節度在州。西二百里。

瓜州軍晉昌縣。古西戎地漢武帝國之爲墩煌郡隋置瓜州。前秦符堅徙江漢之人于墩煌中州人有田疇不闢者亦徙千戶。涼武昭王以南人置會稽郡。中州人置廣夏郡。西方之俗高尚武力。唐之驍將郭知運王君㚟俱郡人也。今城即開元中刺史張守珪所築。東至肅州五百二十里。西至沙州二百八十里。南至新昌鎮北豹門守捉。西北至伊州界五百里。

墨離軍。本月支國舊地。唐武德初置瓜州。因置軍焉。隸河西節度城在瓜州西北千里。張守珪嘗爲軍使修築此城河西隴右節度王忠嗣伐吐渾於墨離川虜其全軍而歸即此地。

沙川漢燉煌郡地。居流沙東北。以其沙風吹流行謂之流沙。在郡西八十里。唐天寶後陷於西戎。大中後刺史張義潮以州歸順。特建歸義軍節度。以義潮爲帥。宋太平興國中義潮孫延祿承襲累封譙國王。后每修貢。東至瓜州二百八十里。西南口烽北至鹹泉戍三百二十里。東北至伊州界三百八十里。即大磧之外地

關山四

陽關

漢龍勒縣地縣有陽關玉門關

玉門關

漢列河西四郡通道玉門障塞出長城外數千里是也東至沙州百二十里東南至沙州二百五十里去長安三千六百里自關度流沙西一千里至鄯善又自關度流沙北行二千三百里至車師隋煬帝巡狩河西至玉門關置伊吾且末等郡唐爲玉門縣

鳥鼠同穴山

渭水出於山中有鳥如家雀色小白鼠小黃而無尾同穴

白龍堆

在沙州玉門關東傾三危北望蒲昌是爲西極

匈奴要路

伊州伊吾郡漢烏壘城地在沙州北大磧之外去玉門關八百里隋將段文振征吐谷渾出伊吾道逐賊于清海即此路地多沙磧一名鬼磧一說烏壘城去陽關一千七百里唐郭知運王孝傑相繼爲刺史東至瓜州界八百里西至西州七百三十里南至沙州界二百四十里北至伊吾軍三百里

屯山一

伊吾屯

漢置伊吾屯田後漢置宜禾都尉以爲屯田號
膏腴之地後魏置邑唐正觀中分置納職縣

天山

伊吾有天山高十五里廣六十里冬夏積雪一
名雪山匈奴過之皆下馬拜漢遣二師將軍李
廣利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虜
萬級而還即此地也一說且彌國洽天山東大
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七十里

伊吾軍本昆吾國地西抵大磧唐景龍中置軍隸北庭
節度在伊州西北三百里甘露川

西州交河縣本車師國之高昌壁也漢和帝時班超定
西域置戊己校尉領兵五百人戍之以地勢高峻人
物昌盛故立高昌壘亡有八城唐太宗命侍君集爲
交河道行營大總管平高昌置西州以交河城爲交
河縣（去水流出昆地）始昌城爲天山縣田北城爲柳中縣東
鎮城爲蒲昌縣儀鳳中吐蕃叛洮河道總管裴行儉
帥師至西州破之立碑於碎葉城以紀功皆此地東
至伊州七百五十里西北至輪臺縣五百里南吐蕃
界北至北庭都護府四十五里

河一

交河

河水分流迮城下故號交河去東京九千三百

里城北三源一源出東北五里一源正北六里一源出西北五里去城百步三河合流又分流城之四合故曰交河漢戊巳校尉所理唐正觀中置隸安西節度在天山軍漢戊巳校尉所理唐正觀中置隸安西節度在西北三百里東西三百里其山春夏有積雪

庭一

北庭

治金蒲縣在流沙西北漢烏孫縣舊地也夫陽關二千七百里與渠黎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歷代爲胡虜所居唐正觀中置庭文明中郭元振奏置瀚海軍後爲北庭都護府又置節度統瀚海天山伊吾三軍防制突騎施堅昆東至伊州界六百八十里西碎葉嶺南至西州界四百五十里東北回紇

瀚海軍在西安都護府唐長安中置隸北庭節度居金山之北赤野之南地方五千里漢烏孫王之境

海縣二

蒲類海

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冬夏不增減一名婆悕海漢班超將兵擊伊吾於蒲類海是也水經曰河水一源出于闐國南山下水北流與葱嶺河合又東注于蒲昌

海即蒲類也隋開皇中西羌内附詔宇文攸持節安輯置蒲昌鹽澤二郡以安隆附

輪臺縣

漢桑弘羊上希主意遣士卒遠田輪臺築城以

威西域是此地後棄之唐時因城置縣

安西都護府唐太宗開西域初置府高宗開四鎮西境

開柘數千里得于闐焉耆龜茲疏勒諸國明慶中移

都護於龜茲東接焉耆西連疏勒至葱嶺七百里後

西陲不守金陷吐蕃如意初王孝傑大破吐蕃克復

龜茲于闐疏勒碎葉四鎮郭元振郭知運輩金相次

爲都護後爲安西節度撫寧西城統領四國今龜茲

即安西都護治所

疏勒國都白山南百里漢時舊國東至安西一百里北

至碎葉二千里唐亦置都督府去東京一萬五百里

于闐統十三州國周四千里都葱嶺之北二百里東北

去瓜州二千八百里北至龜茲一千四百里東去鄯

善一千五百里去長安九千六百里宜五谷氣序和

暢知禮義

焉耆國都白山南七十里漢時舊國正觀中駙馬府都

尉阿史那社爾之置都督府北至燉煌南至且末

金古界

山一

慈嶺山

西域三十六國而限以慈嶺其河兩源一出慈嶺一出于闐在南山下與慈嶺河合按水經慈嶺高千里行十二日可至其頂一說慈嶺在敦煌西行百里至慈嶺

鄯州西平郡治湟水縣本西羌烏弋奚劒所居謂之湟中亦月支之別種也魏玄國伐先零計度臨羌至浩亹爲屯田可耕者二千頃霍去病逐諸羌及渡河湟築龍居塞隋煬帝出臨津關渡黃河至西平後漢爲西平郡

陳兵講武大獵於扶延山長圍周亘二千里皆此地

唐平薛舉置鄯州爲隴右節度使治所管臨洮河源安仁振武威戎莫門寧寨積石鎮西共九軍綏和合川平夷三守捉東至蘭州廣武百十里西至吐蕃界三百一十里自州西百二十里至河源軍又百二十里至白水軍又八十里至定戎軍又七十里石堡城南一百八十里至鄯州北七十里至清海涼州二十里至昌松縣界

水一

湟水

水經曰金城東名吾縣北即湟河之源地理志

亦謂湟水所出處。
積石軍。在鄯州遠化縣西界。本吐谷渾地。唐正觀中吐谷渾叛。初置爲靜邊鎮。儀鳳中升軍額。
城一
石堡城。
天威軍。唐開元中信安王攻下之。置振武軍。後爲吐蕃所隔。天寶中哥舒翰又攻下置軍。
臨洮軍。秦始皇築長城界中國。西不過臨洮是也。唐開元中移洮州狄道縣置軍。自軍西六十里。即河州。大夏縣。又一百一十里至至河州東南至故渭州一百九十里。西北至蘭州二百里。

河源軍。置在湟川東北。今鄯州西壹百二十里一云漢
廓充國亭堠地也。
白水軍。唐開元中。郭知運張懷亮置。
安仁軍。在鄯州西北。星宿州。唐開元中置。
振武軍。在鄯州鄯城縣西界。東距州二百里。本吐蕃
鐵仞城。
威戎軍。唐開元中杜希望收吐蕃新城。因置軍。在鄯
州西北三百五十里。
故渭州隴西郡。漢陽有坂名曰隴坻。今州城處其西。故
曰[illegible]須狄道等十一縣。風俗尚武力。習戰射。西漢
六郡良家。東漢十二郡騎士。其一出隴西。唐置州。升

爲都督府。廣德中西戎犯邊。洮蘭秦渭盡爲虜境。廢城在秦州永寧寨北七十里。熟户張香兒族帳之所。東秦州三百里。西岷州三百里。南成州四百里。北蘭州四百里。

蘭州金城郡。漢昭帝置。以其地金狄種。故曰狄道。築城得金。故曰金城。趙充國曰。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即此地。范曄後漢書曰。西戎在漢金城郡之西南。即古之西戎地也。東北會州二百里。西鄯州四百九十里。南故渭州四百里。北涼州五百五十里。州城北渡金城關二十驛至涼州。

水一

浩亹水。

出西塞外。東至允吾入湟水。蘭州有浩亹故城。

會州會寧郡。古西羌地。秦併天下爲金城郡。漢昭帝分天水隴西張掖各三縣爲金城。安定二郡。此爲枹罕縣地。屬金城。後魏置會寧縣。西魏因立會州。梁廢。唐復建州。東故原州四百里。西涼州六百里。南蘭州四百二十里。北靈州六百里。

關二

烏蘭關

會寧關西四十里。

會寧關

州西北一百八十里。

河州抱罕縣禹貢導河自積石。今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之所經漢始元中分隴西天水張天三郡立金城郡。今州即金城之抱罕縣。唐平李軌置河州。後陷於虜。東蘭州三百里。南鄯州三百九十里。南洮州三百里。北鄯州三百里。自州北百里過鳳州関。渡黃河百四十里。至鄯州龍支縣。又百六十里。至鄯州。

鎮西軍。

山二

積石山

書曰導河自積石。唐正觀中吐谷渾叛詔李靖侯君集爲西海路大總管。師出鄯州行空虛之地二千里。过星宿川。望積石原。觀河源之所出焉。乃班師。

皋蘭山

在積石山下。有石門有河水西南流。禹貢所謂導河積石也。漢元狩中霍去病出隴西至皋蘭山。

洮州臨洮縣本羌戎地秦分三十六郡西臨洮即其地。洮水出西戎中。北至抱罕東入河。周恭帝置州。唐隸隴右道。天寶初哥舒翰破吐蕃於臨洮城西二百里。遂以其地爲神策軍。後唐長興中建爲保順軍節度。

塞外十鎮。洮州則其一也。今邈川大首領。唃嘶囉立文法臨制諸羌。款塞爲藩臣。其部族在洮河之地。康定中命爲節度以羈縻之。東至岷州百七十里。西無州縣。南至疊州百七十里。北至河州三百一十里

莫門軍在洮州唐儀鳳中置。

山海三

洮水。

漢書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抱罕。東入于河。

青海

在吐谷渾國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其海周回千餘里。中有小山。其俗至冬輒放牝馬於其上。言得龍種。吐谷渾常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故時稱青海驄。隋將段文振征吐谷渾出伊吾。逐賊于青海。唐天寶中築神武軍於青海上。吐蕃攻破哥舒翰築城於青海之中龍駒島。吐蕃遂不敢近青海。

金山

會州之西。青海之東。甘州之南。邈州之北。蠕蠕虜世居金山之陽。山之西南。薛延陁舊地。

岷州和政郡。秦三十六郡。隴西之臨洮縣地。蒙恬擊胡出塞築長城起於此。通道九原至雲陽。后魏大統中置岷州。唐武德初置都督府。天寶初改名和政郡。至

德后陷于虜。東至故渭州三百里開元中置八驛西至洮州一百七十里。南至懷安二百五十里。北至蘭州狄道縣五百二十里。

廓州寧塞郡。古西戎之地。城本吐谷渾所築漢宣帝時諸羌皆叛。後將軍趙充國屯隴西縻諸羌。不敢動。即此地

疊州合川郡。其地山多重疊。秦漢晉魏爲諸羌所據。後周西逐諸羌。始統有其地。因置州焉。唐李勣出爲都督。盡西域之地。皆設屯田以爲戰守之備。宰相宴師德常爲河源積石懷遠軍河蘭鄯廓等州撿校營田使。而河西隴右凡三百六十屯。大者五十頃。小者二十頃。河西歲入二十六萬石。隴右四十四萬石。今皆在蕃地。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武經總要

前　廿之二

豫章新齋李鳴長卿訂

金陵對溪唐富春校梓

益利路 益州今改爲成都府路

梓夔路 梓州重和元年改爲潼川府路

東西川峽路禹貢梁雍荆三州之地而梁州地爲多天文與秦同分春秋楚巴庸夔麇諸國之地後皆屬楚秦之漢中蜀郡黔中南郡巴郡皆其境也東至荆峽北控劍棧西南接羌戎而邑蜀廣漢本南夷地沉黎維川制生獠吐蕃雲安清江控牂牁夜郎江油陰平扞氐羌之地南溪瀘川撫南詔之國其涪渝數州亦有夷人不爲邊患故不錄而施州黔中置義軍土丁

宋澤藏書

防守邊徼此中國控制之要也。

益利路

益州秦漢蜀郡地。晉武帝改爲成都國。南朝皆爲益州
唐領西川劒南節度。統團結營及松維蓬黎雅黎姚
悉等八州兵馬。天寶中平戎昆明寧遠澄川南江等
六軍鎮劒南節度治成都。宋沿唐制節度使兼統押
近界諸蠻撫西山八國。雲南安撫制置等使。其地東
至簡州陽安縣界六十六里。西至永康軍導江縣界
八十七里。南至陵州籍陽縣界九十二里。北至漢州
雒縣界六十七里。一路十五州軍。邛威茂黎雅五州。
西抗吐蕃。南撫蠻獠。暨雲南諸國。利州軍。文龍二州。
捍吐蕃。後合二一路爲一置鈐轄以下兵官。以益州
利州爲治所。
今之四川成都府
邛州臨邛縣漢蜀郡故地。泉於蒲水口立羈縻爲城。以
控生獠。改曰邛州。以南邛來山爲名。今置一砦守之。
東至夷界百三十里。西北至羌戎界百二十里。西南
至羌戎界百三十里。以山爲界。西無郡縣。
今仍爲邛州直隸四川布政司
砦一
平樂砦
在火井縣界北至縣三十里。

黎州洪源郡。古邛都國。漢置沉黎郡。後周破羌夷得此土因立黎州。唐長安中割洪源越巂州之陽山置州取沉黎爲名。舊領羈縻五十四州（后並荒梗不通）西控吐蕃南捍蠻界東南至邛部川蠻十一程（西南夷之種也居漢蠻越巂郡地其酋長自稱百都鬼王）西至戎州。州西南百二十里。渡大渡河出瘴川口清溪關二百三十里。至巂州界。又四百九十里。至巂州（巂州即西南夷也控滇莋之要扼蕃蠻之口共八日程巂州今廢）又三百六十里與南詔分界。即雲南國

今之四川黎州安撫司是也

羈縻州五十四

羅巖州　索古州　秦上州

合欽州　劇川州　輙榮州

蓬州　栢坡州　傅盧州

明川州　胣腋州　逢矢州

大渡州　米川州　大屬州

河東州　諾莋州　南嵐州

昌明州　歸化州　象川州

叢夏州　和良州　和都州

附樹州　東川州　上貴州

滑川州　北川州　古川州

南藁州　比地州　蒼榮州

野川州　邛陳州　貴林州

護川州　牒綜州　浪彌州
郎郭州　上欽州　時蓬州
儼馬州　橛查州　邛川州
護邛州　脚川州　開望州
上蓬州　北蓬州　剥重州
久護州　瑶劒州　明昌州

雅州盧山郡。嚴道故地後魏因招携離散僑立盧山郡唐初立雅州下都護府。今管羈縻四十六州。吐蕃生獠置五砦守之。東至邛州界八十里。西南至黎州百里。州西陸行三百六十里。蠻界嚴羅州。盧山縣西北六十里章盧山下有石狹口。闊三丈長二百步。俗謂之盧關。上外即生獠也。西北陸行五百七十里。吐蕃栖鷄城東陸行二百三十里。塗州。西陸行二百三十里。悉州。南陸行二百六十里。至雪嶺。北陸行九十三里。翼州界。東南陸行一百六十里。吐蕃舊界。今仍爲雅州直隸四州布政司。

砦戍五

碉門砦
在嚴道縣界東南。至縣八十里。

靈關鎮砦
在盧山縣界。南至縣八十里。四面險峻控帶蕃界。今有士兵鎮守。

榮經縣砦

在本縣城內。有兵馬監押守戍。

魚泉戍

在盧山縣界。南至縣。西四十里接邛州火井縣

瑠璃戍

在盧山縣界。南至縣二十里。

羈縻州四十六

羅巖州。至州四百八十里。

當馬州。至羅巖州二百里至州四百七十八里。

三井州。至羅巖州五里。至州四百七十五里。

來鋒州。至羅巖州二里。至州四百七十八里

名配州至羅巖州二里至州四百七十七里

鉼拳州。至羅巖州二里。至州四百七十八里。

斜恭州。至羅巖州五里。至州四百七十五里。

晝重州。至羅巖州二里。至州四百八十八里。

羅林州至羅巖州三里。至州四百七十七里。

籠羊州。至羅巖州一里。至州四百七十九里。

林波州。至羅巖州六十里。至州四百四十里。

林燒州至羅巖州四十里。至州四百四十里

龍蓬州。至羅巖州四十里。至州四百四十里。

索古州。至羅巖州五十里。至州四百三十里。

敢川州。至羅巖州四十里。至州四百四十里。

鰲川州。至羅巖州五十里。至州四百三十里。

祠眉州至羅巖州七十里。至州四百四十里。
木燭州。至羅巖州四十里。至州四百四十里。
百坡州。至羅巖州四十里。至州四百四十里。
當品州。至百坡州五十里。至州三百七十五里。
巖城州。至百坡州二十里。至州二百六十里。
中川州。至百坡州五里。至州三百七十五里。
鋪矢州。至百坡州二十五里。至州三百五十五里
昌磊州至百坡州鋪并州至州三百七十七里。
會野州。至百坡州六十里。至州六百三十里。
當仁州。至會野州三百里。至州六百二十五里。
推梅州。至會野州一十里。至州六百二十里。

作重州。至會野州二十里。至州六百三十里。
禍林州。至會野州一十里。至州六百三十里。
金林州。至會野州四十里。至州六百一十里。
諾祚州。至會野州四十里。至州六百一十里。
三恭州。至會野州五十里。至州五百八十里。
布嵐州。至會野州六十里。至州五百七十里。
欠馬州。至三恭州五里。至州六百二十五里。
羅逢州。至欠馬州一十里。至州六百二十里。
已上三十七州並昝羅巖州會野州路。
諭川州。至州五百八十里。
議川州至諭川州五里。至州五百七十里。

達南州。至讓川州二十五里。至州五百六十里。
里廬州。至夔龍州二十里。至州五百六十里。
夔龍州至里廬州二十里。至州五百六十里。
耀川州。至金川州十五里。至州五百六十里。
金川州。至耀川州十五里。至州五百六十里。
東嘉梁州。至金川州二十里。至州五百六十里。
西嘉梁州。至東嘉梁州十里。至州五百六十五里
已上九州並管夏陽路。
茂州汶山郡。漢武置汶山郡。梁置綿州取桃關之路。以
綿爲橋因作州。唐置茂州。又建都督府。管羈縻十七
州。東至綿州四百里。西至威州二百二十里。州北陸

行百五十里至冀州又二百里至松州又三百里至
芳州。西南陸行三百七十里至
吐蕃栖鴉城。即
今仍爲茂州屬四川成都府。

羈縻州十七

靜州。管部落四百户。去州七十五里
恭州管部落二百户。去州五里。
當州。管部落五十户。去州六十五里
直州。管部落二百二十户。去州三十里
時州。管部落一百户。去州六十里
宕州管部落二百七十五里。去州二十里

塗州管部落六十户去州五里
達州管部落一百户去州百五十里
松州管部落一百户去州七十里
飛州管部落二百户去州三百里
柘州管部落一百户去州七十里
乾州管部落四百户去州三百里
悉州管部落三百一十五户去州二百里
可州管部落二百户去州五百里
翼州管部落二百户去州三百里
向州管部落五十户去州三十里
居州管部落五十户去州三十里

威州維川郡古獥外羌冉驩之地蜀姜維馬忠討汶山叛羌即此地也唐武德中白狗羌内附乃于姜維故城置維州南界江陽岷山連嶺而西不知其極北望陽山積雪如玉東望成都若井底一面臨峰三面臨江是西蜀控吐蕃之要也唐時吐蕃得之號無憂城宣宗收復宋以羈縻保霸二州隸焉景祐初改今名東至塗州二百三十里西至悉州二百三十里南至雪嶺一百八十里北至蕃界今仍爲威州屬四川成都府

羈縻州二

保州雪山郡本維州定廉縣南至吐蕃爲夷落之極

寨唐開元以來董氏世襲刺史
羈州靜戎郡唐天寶中招慰生羌置郡亦許世襲
利州治綿谷縣。本漢中地。昔蜀王封弟葭侯命邑曰
葭萌秦命司馬錯伐蜀出劒閣。即此地亦謂石牛道
東至閬州岐平縣集州雞江縣界三百四里。西至文
州曲水縣龍州江油縣劒州劒門縣界二百八十里
南至劒州劒門縣閬州蒼溪縣界一百六十里北至
三泉縣文州曲水縣界三百二十五里西南控巴蜀
東北接梁洋。號爲要害唐爲都督府宋爲昭武軍節
度置益州路兵馬鈐轄。治於益州
文州陰平郡。古氐羌之地漢開西南夷置陰平道。屬武

都郡西魏置文州西至龍州四百里。南至閬州二百
四十里東至扶州界一百二十里。北至階州六十五
里西南陸行六十里扶州界。又九十里至扶州又二
百里至松州。西北吐蕃界大蓁嶺一百二十里。
今之陝西階州文縣是也。
龍州江油郡。漢魏以前爲無人之境鄧艾伐蜀由陰平
道景谷行七百里。鑿山通道。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
險難。艾以氈自裹縛而下將士攀木緣崖魚貫而進
先登至江油即此地。西魏建州。東至利州界三百三
十里西至松州界二百四十里。接蕃部。山谷深險不
通人行。南至綿州界八十五里。北至文州一百一十

五里西三百里至松州西北五百里至扶州

今之四川龍安府是也

梓夔路

梓州梓橦郡漢屬廣漢巴西二郡地隋置梓州左帶潼水右挾中江居水陸之要東至果州西充縣界二百里西至漢州德陽縣界一百五十五里南至普州樂至縣界二百三十八里北至劍州普安縣界一百六十二里凡統五十州軍戎瀘二州處邊防夔州路九州軍施黔二州雲安軍居蠻徼西盡巴僰控帶夷獠唐置東川節度夔州置團結兵戍守與西川節度相掎角宋合二路爲一置鈐轄以下兵官遂州夔州爲治所兼領施黔思三州緣邊諸砦將士丁義軍四千三百二十七人並隸都巡檢司慶曆中詔著遷職例自押蕃至軍頭凡七年一轉資副都頭至指揮使十年一轉資緣功者不循此例功微者但給鹽菜義軍之守邊最爲健伉習知山川道路每蠻寇至不計遠近掩殺官軍守嶮策應而已即

今之四川潼川州是也

戎州南溪郡政和四年改爲叙州古僰侯國也秦惠王破滇池通五尺道漢武得唐蒙理道于此而破牂牁夜郎因置僰道梁置州以鎮戎夷隋移於南溪唐置中都督府管羈縻州三十東至瀘州三百八十里西至羈縻武

昌德州二千五百七里南至馬湖江鞫縣武昌德州界二千三百一十七里北至榮州公井縣界二百四十五里西南至馬湖江千里又至石門鎮三百里協州四百里至南詔國所居陽苴咩城二千三百里置一砦控其要即今之四川敘州府是也

縣砦一

南溪縣砦

漢南廣縣地控生獠後周置南武戍隋改今名東至瀘州江安縣界二十五里南至清井監界三十五里西至青衣江西崖界並夷獠所居南至瀘州江安縣界十五里北至瀘州江安縣界二十五里

瀘州瀘川郡梁置州取瀘水爲名唐開山洞置鞫縣州十三並爲瀘州都督後又益五州管夷人丁口十萬

東至渝州江津縣界三百三里西至戎州南溪縣界一百八十里南至納州五百二十七里北至昌州永川縣界八十五里

路置砦四控其要宜宗朝夷獠叛詔曰瀘州三月即瘴毒蠻人旅拒可量差戎兵守其要害之地以防之

今仍爲瀘州直隸四川布政司

監縣砦四

淯井監

西控悅江口。隋富世縣地有。塩井。人獲厚利。號王文泉。故云富世。今升爲監。控夷獠之要衝也水路至州九百程。監城舊無濠塹。祥符中巡檢王懷信發兵浚濠築城。捍近界夷人。東戎州百里。西悅江口至蠻界。悅州西烏蛮界。南晏州界

江安縣

漢江陽縣地。隋改今名。天禧中爲戎瀘資榮都巡檢所。夷獠驚擾。便於應援縣東南自納州溪水至烏蠻界

合江縣。

漢江符縣地。晉置安樂縣。周改今名。當綿水大江之口。在涇水之南。

三江砦

西北至州陸路三日程。水路五日程。自江路八黔南至淯井監三十里。

烏蛮姚州戎瀘州界。唐武德後開拓山洞。置四十八州安輯夷獠。迄今許世襲。通時貢。或臣或否。羈縻而已隸戎州者三十。隸瀘州者十八。宋慶曆中烏蛮王得盖自言十年彈壓人不入漢界爲過。因乞州各符印詔名姚州。即雲南國之地也。

戎州羈縻州三十

連州。在戎州西南九百二十七里。從筠州析出。
南州。在戎州西五百四十五里。從盈州析出。
德州。在戎州南五百六十四里。從志州析出。
爲州。在戎州南四百九十里。從扶德州析出。
洛州。在戎州南四百二十里。從照州析出。
移州。在戎州西南九百八十七里。
照州。在戎州南三百九十六里。
筠州。在戎州南四百一十七里。
志州。在戎州西四百五十六里。
盈州。在戎州西五百五十七里。
獻州。在戎州南六百六里。

武昌州。在戎州南二千二百一十七
扶德州。在戎州東南二百八十七里從濃州析出。
播郎州。在戎州南四百五十七里
商州。在戎州西七百九十三里。
馴州。在戎州西北七百九十三里。
浪州。在戎州西一千三百四十里。
騩州。在戎州西一千三十二里。
協州。在戎州西南八百里。
靖州。在戎州西南五百一十里。
曲州。在戎州西南九百里。
播陵州。在戎州南五百七十七里。

餅州在戎州西南四百五十七里。
哥靈州。在戎州西南一千四百里。
切騎州。在戎州西南一千一百里。
品州在戎州西北二千三百九十五里
從州。在戎州西南二千六百四十二里。
恂連州在戎州南九百里。
碾衝州。在戎州西南九百九十七里。
鴉州。在戎州南九百一十二里。
瀘州。羈縻州十八。
納州北自納溪口至瀘州三百五十里。以施池水爲界。唐儀鳳中開山洞置天寶中改都寧郡。乾元中復爲納州。
薛州在瀘州西南七百六十里。北淸井監。唐儀鳳中招生獠置。天寶中改爲黃池郡。乾元中復爲薛州。管山口夷人丁口五萬。
晏州在瀘州東南五百三十里。北淸井監。唐與薛州同置。天寶初爲羅陽郡。乾元初爲晏州。繫山前管六縣夷人丁口三萬。
巽州在瀘州西南六百里。西北淸井監。唐儀鳳中開山洞置。天寶初改爲因忠郡。乾元初爲巽州。管山後夷人丁口一萬。
奉州在瀘州西南七百里。北淸井監。唐儀鳳中置。管

山後夷人丁口三千。

戎州。州之東有三路。一入清井監。甚平易。一自峽石路至清井監險隘。一自悅江口水路入瀘州管。山前夷人丁口萬人。

思義州在瀘州東南四百五十里。東至清井監西南至戎州南溪縣界。唐天授中置。管山前夷人丁口八千

長寧州在瀘州西南五百三十里。

能州唐太定中置。

清州在瀘州西南四百五十里。唐貞觀中置　清川縣。管山前夷人丁口六百。

淯州。唐儀鳳中置。理淯原縣。管山前夷人丁口六百。

定州。在瀘州西南七百六十里。本淯州新定縣地。分置管山後夷人丁口五千。

宋州。在瀘州東南三百三十里。

順州。在瀘州東南四百五十里。唐載初中置。理曲中縣。管夷人丁口萬人。

藍州。在瀘州東南六百里

溱州。唐正觀中置。

高州。在瀘州西南七百八十里。

姚州。至清井監三十日程。漢武帝開西南夷置益州部永昌郡。雲南即蜀邑也。蜀諸葛亮南伐五月渡瀘

深入不毛即此地遂置雲南郡居弄揀川天寶中蠻王閣羅鳳弗恭以鮮于仲通將兵十萬討之大爲所敗帯皐鎮蜀兼雲南招撫大使册爲南詔是也厥後或臣或否西南夷中最大者今僑立姚州令得盡領之。

夔州雲安郡古巴郡地也晉置三巴都尉綏靖蠻寇隋立夔州總管府州城臨大江之嶮據三峽上游東至歸州三百四十里西至雲安軍界一百二十里南至施州界五百里北至大寧監界六十二里爲寧江軍節度置梓州夔路兵馬鈐轄以梓州爲治所置五砦守其要即

今之四川夔州府是也

砦三

茆田砦　黃連砦　土場此

石門隘砦　支壠坪石磊砦

已上並在蜀江南岸

施州清江郡古巴郡之境唐置施州地雜夷落土俗輕悍今管羈縻五州時通朝貢置十二砦守之管義軍土丁砦將一千二百餘人東至峽州界三百一十里西至萬州界二百二十里南至高州界三百一十五里北至夔州界一百一里西北至夔州界一百三十里西南至黔州界一百三十六里東南至澧州界二

百四十七里。又自維子砦小路至澧州慈利縣界東北陸行五百五十里至叙州南三百四十里。至高州。界

砦十二

寧邊砦

舊名暗利。天聖中賜今名。北至州三百里。西至五路溪口入蠻界約五十里。南至安化州蠻界。

連天砦

西至州四百五十里。東南羅大砦。松木隘曲木隘。入溪峒。懿州路。南至蠻界二十里。又三十里。至順州

尖木砦

東北至州三百里。七日程砦城減平中置初高州蠻人鈔畧漢界。乃置砦守之。溪峒帖息

永寧砦

西北至州二百六十里

靜邊砦

東北至州二百五十五里。七日程。南順州西尖木砦十五里。

施度砦

北至州二百二十五里。西南歌羅砦

永興砦

南控五路溪口。入天賜州界控蠻界。五路溪口

北至州二百六十里

歌羅砦

東至施度砦十五里西南至永興砦。西北至州

二百四十五里

細砂砦　北至州二百八十五里

太平砦　北至州一百三十二里

羅大砦　在建始縣界。北至縣四百七十三里

支士砦　在建始縣界。北至界二百七里

羈縻州五

咸平中轉運使丁謂招撫蠻人。每有誡諭。並令[illegible]血

爲盟置鐵柱以誌其事。條制甚多。蠻酋三十人悉補

砦將

西高州夜郎郡。古山獠夜郎國之地漢牂牁都尉居

之唐蒙自僰道抵牂牁江即此地。舊名珍州。蠻酋田

氏世襲乾德中改今名。北至尖木砦五日程祥符初

五團蠻嘯聚攻高州。欲令暗利砦出兵援之真宗以

蠻夷相攻不許。

富州。蠻酋向氏世襲刺史。天禧初。向通漢來朝。宣至

五溪十洞都防禦使。

順州　奉化州。　天賜州

黔州治彭水縣。古蠻夷地春秋庸人率庸蠻叛即其地秦置黔中郡。五溪蠻之西界也。五溪謂酉辰巫武沅也永嘉後沒入蠻夷二百五十年。僞蜀移黔南寄治涪州。宋理黔州管黔內思南費溱夷播六州東與施溪錦蔣五州隔一高嶺其西南溱高州與瀘州接境又有羈縻州數十。其十州有名得通朝貢。並夷獠部落。置砦三十二守之。管土軍三千四百人東至南州四百里。西至涪州界四百四十里南至夷州界五百九十一里。北至中州二百四十三里。西北至部州界四十二里東南至思州界二百二十里西南行二十九日至南寧州。接雲南昆明部落即

今之重慶府彭水縣是也。

黔江縣管砦二十九。

白石砦　在縣東一程。併興洛長王兩砦爲一砦把托。

馬欄砦　在縣東一程半。

白水砦　在縣北四程。

佐水砦　在縣東二程。併合蓬重王兩砦爲一砦把托。

永安砦　在縣東三程。明道中重修。

安樂砦　在縣東三程。

雙洪砦　在縣東四程。

小村砦　在縣東二程。
鹿角砦　在縣東七程。
社營砦　在縣東四程。
前田砦　在縣東四程
古木砦　在縣東五程。
蠻家砦　在縣東五程。
木欄砦　在縣東一程。
洛水砦　在縣東六程。
潛干砦　在縣東七程。
虎眼砦　在縣東三程。
木孔砦　在縣東一程。

六保砦　在縣東北三程。
相陽砦。　在縣東三程祥符中重立有砦主以官軍無土丁守把。
土溪砦　在縣東北一程。
東流砦　在縣東北兩程。
李昌砦　在縣東北兩程。
石柱砦　在縣東南一程。
高望砦　在縣東南一程。
石門砦　在縣東南一程。
萬歲砦　在縣東南一程。
小溪砦　在縣南五程。

僕射砦　在縣南二程

彭水縣管砦三

雜溪砦　在縣東三程。

小洞野漆橋隘砦　在縣東三程。

界山砦　在縣東四程。

羈縻州西南漢牂牁郡地。唐置費玲莊琰播郎牂夷等諸州今　謂之黔內者六羈縻者十。皆以黔州控扼之其領郡者或以土豪或補以牙職而一方恬然此中朝規制之得也。

黔內州六

思南費秦以黔州牙職典州事。有租稅貢奉。夷播二州土人世襲。

思州隋巴東之務川縣也唐置務州。改爲思州。當牂牁要路以招慰生獠。西北至州三百五十里管義軍一千四百二十二人。

南州南川郡。本夔溪生獠。唐招諭以置郡。尤爲高險東至渝州。西至黔州四百里南至秦州三百五十里東北自龍合川路至州千里。

費州涪川郡。因費水爲名。隋志曰。九丘之外有費州是也唐正觀中分黔州涪川縣置州。招慰生獠。州之南即廣南溪洞界。西入西南蕃路。北至州七百五十里。

溱州溱溪郡。唐初開拓南蠻。因置州。即夜郎地。東北至州五百五十里。西至瀘州七百六十里。西南與元府城固縣界。

夷州綏陽郡。本牂牁地。荆州之外。歷代不臣。附隋置夜州。唐置夷州于寧夷縣。領夜郎等縣。古徼外蠻夷也。

播州播川郡。即秦夜郎且蘭二郡西南隅之地。正觀中置郡于播川。東北至州八百一十里

羈縻州十

乞州。夜郎侯邑也。又云牂牁八郡在夜郎之西。司馬相如開之。至牂州百五十里

牂州牂牁郡。五代志曰。牂牁之地。宜州之西。陸行四十五日程。東辰州二千四百里。南交州一千五百里。西昆明九百里。無城郭。散居村落。稻皆再熟。征戰時乃相聚。

莊州楚威王時。莊蹻將甲兵入牂牁地討平。後置州。以莊爲名。

蔣州龍溪郡。至牂州百里。又五十里至犍州。

犍州東北至牂州百里。西南至莊州五十里。又百里至桂蒲關。

南寧州。本漢溪鎮。東北至黔州二十九日程。西南八日程至羅殿王部落。接雲南界。地出名馬。產寶貨。隋

嘗令史萬歲討平之

琬州

矩州

雲安軍軍城漢朐腮縣地。今縣西萬戶故城是也有鹽井之利。蠻夷雜居。宋建爲軍置三砦守之。東至夔州百三十里。西至萬州百四十二里。南至施州二百七十里。北至大寧監四百二十六里。蜀江水路東入夔州界一十八里。西入萬州界六十里

砦三

思問砦　在縣南二百里

南平砦　在縣南二百里

清州

蠻州

捍文砦　在縣南一百里。

已上金宋咸平中置。

豫章新齋李鼎長卿訂

金陵對溪唐富春校梓

荆湖北路

荆湖南路

廣南西路

廣南東路

荆湖西路皆天文張翼軫之分。春秋楚地秦之長沙黔中南郡悉其境東界鄂渚。西接溪洞。南抵五嶺北連漢汚。其人多勁悍忿決勇於私鬬。自南郡陵夷盧溪辰陽諸郡兼雜蠻夷散處山谷。其外又有覇縻州縣歲時修貢。間侵邊境朝廷據要害戍守。凡典城領兵者。金擇武幹以充其任其澧鼎辰峽潭全邵永州。仍

募士丁置砦將。與官軍雜戍界上。

荆湖北路

江陵府南郡禹貢之荆州。漢初領南蠻校尉晉爲南平郡。居江左上流外控蠻蜑土地遼夐。至南朝皆擇重臣守之。唐初爲都總管府。上元中加荆南節度領澧峽夔忠萬等州。宋江陵府其地東至復州二百二十里。東北至荆門軍百九十里。西至峽州三百五十里。南至澧州二百七十里。置荆湖北路兵馬都鈐轄已下兵官領鄂岳辰鼎等十三州軍。以府爲治所其捍邊寇者。澧鼎而下五州焉。本路置州兵及禁旅更戍外。又領義軍土丁一萬九千四百六十二人。

今之荆州府江陵縣是也。

澧州天門郡。吳分武陵西界。立郡曰天門。隋改爲澧州。在澧水之北。與辰鼎二州壯爲極邊。分控羈縻州數十。州境置十砦。東至岳州水路七百里。西至蠻界溪州水陸一千里。南至鼎州一百八十里。西南至辰州六百七十里。南至鼎州一千里。北至江陵府三百里。今之澧州屬荆州府。

砦十

伏求砦　舊砦也。東至州九十里。咸平中置。

石門縣砦　漢屬武陵郡。吳爲天門郡。隋平陳爲石門縣。咸平中置砦。東至州百里。西南至慈利砦

慈利縣砦　漢陵陽縣。隋改今名天禧中置砦。東至
州水行二百四十六里西至武口砦接黔州界
十餘里南至辰州辰陽縣界二百三十里東北
靈溪砦
靈溪砦　楫高州蠻界。咸平中置。西北慈利砦北
石門砦
臺宜砦　舊砦也。天聖中移置。東至州水路四百
里七日程
索口砦　天禧中置。在慈利縣境。東至州六日程
東北臺宜砦。西南（西牛）砦。南澧川砦西北　安福
砦。

澧川砦　祥符中置。在慈利界。正控溪洞之口。東
至州九日程。
西牛砦　天禧中置。東至州十日程。
武口砦　在慈利縣界。正控溪洞與澧川砦同置。
東至州十日程西南下溪州二百三十里西接
高州莫洞界。砦城三面控武溪口。
安福砦　天禧中置。深在蠻境控沒底溪。惡石溪。
二水東至州十四日程。東南索口砦東北施州
羅大砦

鼎州武陵郡　隆興二年升爲常德府　秦使白起略取蠻夷置黔中
郡。後司馬錯立城據此以扼五溪之要有壺頭山天

門山。後漢武陵蠻叛。伏波將軍討破於臨沅即此地
隋置朗州。宋改朗州屬武陵郡東至岳州華容縣界
三百五里。西至辰州辰陽州界二百四十六里。南至
潭州益陽縣界一百六十五里。北至澧州澧陽縣界九十里。
今之常德府是也

砦四

黃石砦　東南至州一百二十里
白磚砦　東南至州一百七十里。
湯口砦　東南至州二百二十里
桃源砦　砦城本武陵縣地。乾道中析其西境置

砦。以兵戍之。東至州六十里
溪洞州。在辰鼎澧三州之界。外皆盤瓠遺種。世為邊寇。
討之則負固自守。事久則勞人煩費。故前代皆為獸
畜之。歲附則受而不逆。反叛則棄而不追。唐季承亂
遂自立州縣。建為刺史。晉天福中。馬希範守湖南。溪
州酋彭士愁等　以溪錦蔣三州歸馬氏。立銅柱為
界。宋因而撫之。太宗時。溪錦叙富四州蠻相率詣辰
州願比內郡民。輸租稅。詔本道按山川地形。以圖來
獻。卒不許。此聖王深惟遠覽之至也。惟設溪洞諸州。
賜以印綬。羈縻不絕。故屯戍之兵差減前世。今管溪
洞南北兩江五十六州即。

今之永順軍民宣慰使司之地

比江州三十六。

上溪州古靈溪郡分辰州大卿縣置州東至辰州三百六十里西至黔南五百里南至錦州五百六十里。下溪州。自澧州武口砦過生羊峽設木梯。到馬縣嶺渡江至州天禧中知辰州錢絳領兵至城下焚其砦柵

忠彭州　來化州

南州　謂州

永順州　溪寧州

感化州　溶州

徠州慶曆中改爲寵賜州　溪監州

新府州有城郭　永州

順州　保靜州

吉州　萬州

遠州　費州慶曆中改爲天賜州東至蔣州六百里

奉州　褒州

許賜州　越州

寧化州　向化州

歸明州　新定州

歸信州　保安州

順現州　保富州

永安州　新化州

遠富州　新賜州

南江州二十

富州刺史。並兼都巡檢使。初因本州向通漢。上言五溪十洞。控西南夷之地。爲辰州墻壁。故加是名。天禧中求納土疆不許。

懿州湖南馬希範建。以叙州潭陽縣爲州　古州

叙州秦爲黔中。漢武陽地。在武水之陽。唐正觀中分辰州龍標縣置巫州。東至辰州五百三十里。南至融州一千五百里。西至古州二千一百里。北至辰州五百里。

元州　鶴州今爲西高州

雲州　硤州

黔州　衝州

繡州　波州

顯州　晃州

獎州盧陽郡。唐垂拱中分麻陽縣并開山洞置。州西至費州六百里。龍溪郡北錦州一百五十里。

錦州東至辰州三百五十里。南至獎州一百五十里。唐垂拱中分辰州開山洞於麻陽縣界置。州北至溪州五百六十里。

保勝州　允州

冷州　　綿州

辰州治沅陵縣古蠻夷地秦置黔中郡漢曰辰陽在辰水之陽縣西故城是也馬援征蠻壺頭山渡嶲至臨沅即此處唐初爲辰州尋升都督府又爲盧溪郡在牂牁東界置十九砦控之守郡者兼溪洞巡檢使東至鼎州四百六十里南至邵州界五百二十里西南至溪州三百八十里自石門洞緣西水行西南至叙州三百二十里按皇華四達記二百四十里即叙州界又一百二十里至蔣州又二百八十里至允州又百里至牂州五十里至捷州又五十里至莊州北至澧州七百五十里西北至溪州百八十八里。

今之辰州府是也

砦十九

盧溪砦　在州西南一百三十里招諭縣北盧溪口因縣城置砦縣西有武溪水水路入蠻界祥符中轉運司言盧溪慢水等砦最爲衝要只以木爲砦城因請版築從之舊有石洞砦深在蠻界不當要路無所控扼遂毀有事許馳報盧南溪砦

慢水砦　在州東二百里

叙浦砦　漢武陽縣也因縣城置砦控叙浦江口北至州西南至富州界

新興砦　在州北百里西北至下溪州自深溪源

水路入

招諭砦　因縣城爲砦下枕辰溪在州西南一百四十里西麻陽縣砦東廂陽砦南龍門砦北狤獠洞

酉溪砦　在州西七十里西北狤獠洞北盧溪界狤獠團至盤瓠崖

落鶴砦　在州西北五十里西盧溪界入徑團又西至狤獠洞

東亭砦　在州東三百里控東亭溪口

江口砦　西南招諭砦南龍菁洞砦城三面控盧溪水口以盧溪砦主領之

烏速砦　在州西北五十里南烏速洞口北落鶴砦城在酉溪上

黔陽砦　在州西六十里西南酉溪堡蠻砦城控黔溪酉溪二口

銅安砦　在州西南二百五十里東富州桃溪路西富峽二州界

麻陽砦　東招諭縣西北錦州以縣城爲之控馬爺溪一路蠻洞

龍門砦　在州西南二百八十四里東大苗洞西富州界

騾子砦　在州西六十里北溪州界砦城居酉溪

詩水砦　招人砦　在州東北二百五十里。

黃頭砦　在州東北四十里。

金溪砦　在州西北五十里。

峽州治夷陵縣漢屬南郡有夷陵山在西北因以爲名

控川峽水路頗爲險要孫權時亦重號爲西門唐武

德中置州治陸抗故壘其地兼扼蠻獠置八砦守之

東至江陵三百五十里西至歸州二百里南至江陵

府水路三百三十里北至襄州五百七十里西南至

施州七百里。

今之荆州府夷陵州是也。

砦八

新安砦　在州西南一百六十里。

長陽砦　在州西九十五里。

麻溪砦　在州西一百三十五里。

漢流砦　在州西南二百二十里。

巴山砦　在州西南一百八十里。

長樂砦　在州西南一百二十里。

急羊砦　在州西南三百一十七里。

梅字亞砦　在州西南三百四十里。

荆湖南路。

潭州長沙郡古三苗國秦置長沙郡以統湘川南通嶺嶠控帶溪洞歷代號爲重鎮隋建州唐初爲都督府尋置觀察團練使督湘中七郡宋領武安節度其地東至袁州界二百五十里北至岳州二百七十里西南至邵州四百七十里西至鼎州三百七十里南至衡州五百里今置荊湖南路兵馬鈐轄以下兵官州爲治所領八州監其捍溪洞者潭及全邵衡永道桂陽而已凡州兵及遣兵更戍外更領土軍拏手義軍土丁五千一百五十八人

今之長沙府是也

砦一

寧鄉縣七星砦　在寧鄉縣地控梅山洞口太平興國中置以制蠻獠

全州治清湘縣南扼邕桂之路晉天福中馬希範奏置州西襟帶溪洞設峽口七砦禦之管土丁弩手四百人咸平中知州錢洛請招誘溪洞酋豪真宗曰西南蠻惟全州一境久已安靜不必以虛名生事不許東至永州一百三十里西至桂州二百五十里西南溪洞至叙州水陸六千八百里北至邵州三百三十里

今之全州屬桂林府

砦七

全西溪洞有栗氏率常殺掠吏民雍熙中置五砦禦之不能止知州柳開遺以衣帽等物招諭

栗氏五酋長俱出听命皆補全州上佐作時鑑一篇刻石誡之至今服從

峽口砦　在羊狀洞口東至州三十里

香煙砦　南至祿塘砦三十五里北至石家源五里

羊狀砦　東至峽口砦二十里西南至小洞二十里

磨石砦　南至桂府大通虛十五里北至獲源砦四十里

獲源砦　南至磨石砦四十里北至峽口砦四十里

長鳥砦　南至峽口砦四十里北至香煙砦四十五里

祿塘砦　南至長鳥砦十里北至香煙砦三十五里

七砦之外又有洞源路口十六皆夷撩出入路盡以諸砦兵遊徼遣土丁弓弩手防扼之

大贓源口　南至香煙砦五里北過山嶺通永州坦源砦

石家源口　西入洞路通邵州武崗縣南至香煙砦五里

橫溪源口　南至祿塘砦三十里北至香煙砦五里

紫溪源口　南至祿塘砦三十里。北至香煙砦十里
古桃洞口　南至祿塘砦十五里。北至香煙砦二十
里。
可洞口　南至長烏砦十五里。北至香煙砦三十
里。
雄江源口　東至長烏砦五里。北至祿塘砦十五里
栗村源口　南至峽口砦二十里。北至長烏砦二十
里
驛馬源口　南至郭源五里。在羊狀砦背山外
郭源口　南至羊狀砦三里。北至驛馬源五里在
羊狀砦背山外
包源口　東北至羊狀砦二十里。
高良源口　南至獲源砦二十里。北至峽口砦二十
里
獲源洞口　東至獲源砦五里南至耿陂源十里。
耿陂源口　南至磨石砦三里北至獲源砦十里。
西延洞口　入洞西北至陽田黃沙鎮約八十里。又
大木砦約三十五里。又至官祠約二十里。並
山溪路。
孤留洞口　南至桂州界十五里。北至磨石砦五里
邵州治邵陽縣吳分陵零郡北部立邵陵。兼置郡以理
之湘南有梅山洞連數州界。開寶中江左用兵乘間

寇武崗暨宋初抄盜不止命將平討置十五砦守之管土丁弩手一千三百二十四人東至潭州五百三十五里西至蠻界城州一千一十里南至永州二百六十里北至辰州六百五十里即

今之寶慶府是也

砦十五

武崗縣砦　即舊城置砦控梅山洞口開寶太平興國中梅山洞左甲首右甲首寇砦城發潭州兵平之

真田砦　在州西北一百五十里

白沙砦　在州北一百二十五里

水竹砦　在州北一百一十五里

界崗砦　在州東北八十里

王堂砦　在武崗縣界北至縣九十里

羅尾砦　在武崗縣界北至縣一百一十五里

盆溪砦　在武崗縣界東至縣五十里

塘兒砦　在武崗縣界東至縣六十一里

古限砦　在武崗縣界東至縣五十五里

查木砦　在武崗縣界東至縣六十五里

新興砦　在武崗縣界南至縣五十五里

安定砦　在武崗縣界南至縣七十里

三門砦　在武崗縣界南至縣百四十里

峽口砦　在武岡縣界南至縣九十里。

永州零陵郡。戰國時楚之南境。後漢書云地多下濕築土城多壞。編木以爲城。唐初置州。去湘水八里。控溪洞之要。置三砦守之。管士丁二千六百二十人。東至桂陽監百二十里。至邵州百六十里。南至道州百五十里。北至衡州百三十里。

今之永州府是也。

砦三

東安砦　在東安縣界。去縣界三十里。五代馬氏置東安。宋升爲縣。天聖中置砦。

零陵縣砦　即零陵縣也。去州一百里。天聖中置。

樂山砦　在祁陽縣。地名樂山鎮。控扼方山僻賊徑路。

衡州衡陽郡。隋置。以衡山爲名。東至吉州永新縣界三百里。西至邵州邵陽縣界一百二十里。南至桂陽監界一百九十里。北至潭州湘鄉縣界九十二里。蠻僻錯居山谷間。慶曆中置二砦控之。

今之衡州府是也。

砦貳

懷遠砦　在常寧山中。夾控漿中白水洞蠻僻。肅聚之所。接衡道永三州桂陽監界。慶曆中度地形便利。刻山爲城。又控太平浮竹等九洞。詔以

懷遠爲名至衡州常寧縣一日程。

泉石砦　在常寧縣地。慶曆中築。地名泉水嶺山林延袤數百里。接衡永道桂陽監九疑山衡山界。舊皆山徑耕鑿自給。近與亡命晴聚。因討平建砦。與冷石源大泉觀村樂山砦分控山谷之口。

道州江華郡。春秋楚地。秦漢以下或隸長沙。或入荊州唐爲道州地。與溪洞相接。東至桂陽監一百四十里。西至昭州三百一十里。南至賀州二百五十里北至永州一百五十里。

今之永州府道州是也。

砦

冷石源砦　在區分容冷石源。

桂陽監。漢桂陽郡。今爲桂陽軍。在桂陽洞之南。唐曰桂陽監地與洞相接。東至彬州六十五里。南至連州二百三十里。西至道州一百七十里。北至衡州二百里。

今之衡州府桂陽州是也。

砦一

水泉觀砦　在平陽縣。地名大泉觀。扼控安樂佛節大泉羅塘四山口。

廣南路

廣南東西路。本荊楊二州之域。天文牽牛婺女之分。春

秋百粵地後屬楚秦取百粵增置南海桂林象郡自漢武破滅南粵入海得大州分置諸郡皆其地也東南濱大海西控夷洞北限五嶺人性輕悍好相剽殺多結讐怨漢世朱崖數反叛朝議棄之唐置五管屯兵命使領之故嶺南經畧使綏靜夷獠統經略清海二軍桂容邕安南四經畧使以重其備禦唐末曲承美據交趾劉隱據南海至宋蕩平之始復被聲教迄今金建四鎮以維禦之諸州自內遣戍兵外又置澄海戰兵而儋崖萬安州地狹戶少常以瓊管牙校典治安南數郡土壤遐僻山海深險尤多瘴癘故但羈縻不絕而已

廣南東路

廣州南海郡古百粵也蠻所居自漢以後入爲郡縣唐爲清海軍節度宋平劉鋹復建方鎮爲一都會提舉十六州兵甲盜賊控外海諸國有市舶之利蕃漢雜處命王師出鎮巡海水師營壘在海東西二門山二百里泊船魚入海戰艦其地東南至大海四十里東至惠州四百二十里西至端州二百四十里南至恩州七百五十里北至韶州二百五十里東南海路四百里至屯門山二十里里背水淺日可行五十里計二百里從屯門山用東風西南行七日至九乳螺州又三日至不勞山在環州國

界又南三日至陵山東有甜水其西南至大食佛師子天竺諸國不可計程太平興國中遣三將兵伐交州由此州水路進師置廣南東路兵馬鈐轄以州爲治所

今之廣州府是也

廣南西路

桂州始安郡紹興三年升爲靜江府秦桂林郡唐置總管府尋爲都督府又領桂管經畧軍使乾元中爲桂州東至邵州二百六十里西至柳州四百七十里南至蒙州三百四十六里北至全州二百五十二里宋爲靜江軍節度本路置兵馬鈐轄州爲治所領二十九州其宜融二州西捍蠻徼邕欽廉三州南控交趾雷容二州控海路瓊州臨制海外焉

今之桂林府是也

宜州龍水郡唐乾封中以桂管溪洞地置宜州控牂牁昆明等十五部爲嶺南要害地今置五砦控守管羈縻十八州知軍州者兼領溪洞巡檢使淳化中以琳州爲懷遠軍環州鎮寧州金城州智州金立城砦加兵戍守或置以牙職焉其地東至柳州三百里西北至大山無徑路西南至卅州三百里南至芝忻州百里北至融州羅城縣界六十五里

今之慶遠府是也

砦五

天河砦　南至州百里。北融州安箱砦。西德謹砦西北控安化州蠻界。

思立砦　東至州七十五里。西至環州七十五里。

普義砦　東至州一百八十五里。西富人監。北安化州化遐鎮。

化州

帶溪砦　東至州一百七十里。西北鎮寧州北安化州。

德謹砦　南至州百五十里。西南思立砦。西安化州。

羈縻州十八。

州境悉蠻夷故地。西南昆明羅殿王國。北牂牁部落。其餘溪洞綿亘千餘里。風壤溫濕加之瘴癘即其土人建立郡縣。有時貢。無地租。領州者多許夷人世襲芝忻州唐忻城郡地。水土最遠惡在州南一百四十二里。東至迭昆州界二十里。可至紆州界二十五里。南至濟州十五里。北至龍水界五十里。

紆州在州南二百一里。東至象州三十里。西至芝忻州界十五里。南至歸恩州七十里。北至象州界六十里。東至柳州界十五里。西五十里。

歸恩州在州南二百五十里。東至柳州界十五里。西

至紆州界二十五里。南至象州界二十五里。北至柳州界二十五里。

蕃州在州西南四十五里。東至龍水縣界一十里。西至龍水縣界二十里。南至芝忻州界十五里。北至龍水縣界十里。

述昆州在州西南一百二十二里。東至龍水縣三十八里。西至智州界二百里。南至富安監界三十里。北至金城州界一百一十里。

環州唐止觀中李洪節開拓生獠置州。以環國爲名。

在州西一百三十五里。東至懷遠軍界五十二里。西至金城州界三十里。南至懷遠軍界六十里。北至安化軍界一百餘里。

鎮寧州在州西二百二十一里。東至懷州界六十里。西至山無路南亦無路西南蕃界一百里。

金城州在州西一百六十三里。東至懷遠軍界二十七里。西至智州界三十五里。南至述昆州界三十里。北至環州界五十里。

智州在州西二百一十五里。東至金城州界四十二里。西至富仁監界七十五里。南至述昆州三十里。北至金城州界八里。

文州在州西七百三十里。

蘭州在州西六百五十里。

安化州在州西北百八十里本撫水州唐隸黔南在宜州南有四縣曰撫水京水多逢古勞保聚山險祥符中屢爲寇劒宋以蠻夷異類攻剽不足以勤絕又意其道隘險難進師第令因而撫之宜州言其兵過惡嶺入黃泥崩賊依箐苞間時出戰鬬遂破之焚其廬舍皆面縛詣軍願遷漢地者七百餘口分置廣西荆湖間改爲安化州撫其餘種令蠻人分爲上中下三州。

南丹州溪洞之別種也與管下金州接界宋太宗以蠻夷之俗羈縻而已許世襲知州莫淮迚者祥符中因撫水蠻及詔淮迚約勒溪洞不從誘脅明年平撫水州。金以勞進秩。

泉州温泉郡。秦留郡地。今以牙職領之。西北至州百里。

思順州西北至州九十里。嘗以蠻酋主之。

懷遠州在州西三十二里。本溪洞琳州控龍江水口。

天聖中移置西至金城州一百三十里南濟江至述昆州六十里東至州三十二里。

富安監在州西南一百五十七里。本溪洞東至述昆州十五里西至述昆州界十五里南至述昆州界三十里。

富仁監在州西二百九十五里東至三寶山一里西

至文州界清水鎮五里。南至智州富刀縣界五里。北至南丹州白坑二里。

融州融水郡。在牂牁東南。隋始安郡之義熙縣也。唐初平蕭銑置州。控溪洞置三砦以兵戍之。東至柳州落容縣界三百一十里。西至宜州東零縣界二百里。南至柳州柳城縣界一百七十九里。西北至古州水路八百里。西南至宜州三百五十五里。北至叙州一千六百里

今之柳州府融縣是也。

砦三

安廂砦　東至州百二十里。南陸路至宜州天河砦。北陸路至安化州界。本武陽郡地。淳化中折為安廂砦。景德中置。接安化一帶蠻界。東北武陽縣砦

樂善砦　即古臨牂縣地。東至州。西南至安化州。西北控一帶蠻界。

武陽砦

邕州永寧郡。古駱越地。州北有鬱江。出牂牁。唐初為邕州都督府長慶後刺史充邕管經畧使咸通中分置嶺南西道節度。宋為建武軍節度。東至橫州永定縣二百九十二里。水路至溪洞蠻界二百四十里。西至田州六百　四十里。南至瀼州二百八十里。北至澄

州二百七十里南至交州界七百里舊至交趾水路隘陝巨石梗塗高駢在安南開鑿迄今舟楫無滯東南至欽州界三百三十里西北至思州二百七十里嶺嶠之外土地遼廣管左右兩江羈縻州縣洞總三十六南控交趾治甲洞夷人西至馬援銅柱南蠻界盡西南要害之地置四砦守之今知州兼溪洞都巡檢提舉七州兵甲賊盜

今屬廣西布政司南寧府是也

砦四

太平砦　在左江南岸南控思藍蠻洞右江地分東至州十日程西廣源州二日程西南門州水口南鐏洞一日程西北西平州北砦西州界

遷龍砦　控武盈洞一帶蠻界東至州四日程西至思明州北至江州南至思州接欽州抵棹鋪入交趾蘇州界一日程

永平砦　東至州西南交趾甲洞丹波界門州界並一日程

南平廢砦　東至州西南交趾十二程西至平州西南徼外洞蠻夷界

羈縻州三十

州境跨邕州三面分左右江皆蠻夷所居太平興國中左江十溪洞首領獻款內附因隸入邕州其地烏

許蠻之舊最難屬中國得控禦之策惟城要害置屯戍來則通之去則備之羈縻而已故不爲邊患焉

鶼州南至州九日程本溪洞監州宋太平興國中改爲鶼州后廢

思誠州南至州八日程

祿州東北至州十一程東南至交趾蘇茂州南丹波蠻界西甲洞蠻界正西微南至銅柱界端拱中交州所管蘇茂州以鄉兵五千寇祿州擊退

武龍州東南至州十日程

田州東南至州五百五十一程東至橫山砦東南古甑洞西北徼外擁鵝洞蠻界

思恩州東南至州六百里

思陵州東南至州九日程

萬承州東南至州六日程

左州東南至州九日程

凍州北徼外擁鵞洞東南至州十二日程

籠州正觀十二年清平公李節招慰生蠻置州南古甑洞東南至州十日程北門甑洞都控洞西羅徘洞

波州東南至州六日程北砦洞龍英洞寧畢洞

西平州東南至州十二日程東南至平故砦西北門州水口北至七源州南至甲洞蠻夷界

上凍州南下凍州北至武德洞接外界廣源州及銅

桂界。東南至州十三日程
武蒼州。今邕州武緣縣也。天寶年改爲武蒼州。
中州東至州三日程。
石西州東至州八日程
廣源州東北至州四日程
上恩州東北至州四日程。
昆明州東至州七日程。
歸恩州。
思明州東至州七日程
歸樂州。
蕃州。

萬德州。
富勞州舊田州管下。
婪鳳州舊田州管下。
功銃州。舊田州管下。
七源州東至州十二日程太平興國中率十洞首領
內附輸稅租授官爵
蘇茂州東北至州十三日。南至海北古萬洞。西北禄州。西丹波。東伏侶。洞州之間又有十七洞。一曰龍英二曰寧畢。三曰都控四日門增。五曰聳洞。六曰武德七曰羅緋。八曰武盈。九曰田古甑。十曰鐏洞。十一曰蔑詳。十二曰萬古。十三曰思藍。十四曰伏侶。十五曰

卓洞。十六曰古增。十七曰擁鵝。

交趾路。自州西南陸行。取馬援路至瀼州二百七十里又二百四十里至祿州。又二百里至交州。天寶以前陸行凡二十驛。一說南渡鬱江西南行經羈縻五州至交州。約六百里安南城西至愛州界。小黃江口四百十六里南至長州界靖江鎮百五十里西北至峯州界論江口水路百五十里東至朱鳶界小黃江口五百五十里北至武定江二百五十里太平興國中伐交州金蘭州團練使孫全興帥三將兵由邕州路進師。

欽州寧越郡。漢合浦縣梁置州。唐初置總管府宋移治南賓縣州臨漲海。又有奴洪咄步如昔三鎮皆瀕海與交州密邇。置兵戍守。東至嚴州四百里西至瀼州五百八十里。南大海楊帆一日至西南岸。即交州潮陽鎮。西南至陸州七百四十里。

今之廉州府欽州是也

砦鋪四

咄步砦　南至州四十五里南即咄步大口入海路至交趾潮陽鎮。兼陸路行拒交趾管下蘇茂州玉山砦。如昔怗浪等洞今已廢。

抵掉軍鋪　南即抵掉水口入海至交趾潮陽。陸路掉交州管下蘇茂州永安州玉山砦如昔帖浪

等四洞東至如洪水口西邕州界伏侶洞接交
州界。
如洪鎮　鎮城舊爲砦有戍兵天禧中廢近交趾
蘇茂州界接如洪水口入海至交趾潮陽鎮水
路端拱中交趾戰艦一百餘艘至鎮畧居民功
廩食而去。
如昔軍鋪　本如昔洞地在安遠縣界東北至縣一
百三十里東至州西邕州界接交趾蘇茂州。
廉州合浦郡漢所置吳改珠官宋兼置臨瘴郡及越州。
領郡三。並治於此時西江督護陳伯紹爲刺史始立
州穿土爲城威服僊獠唐置廉州地控海口有瘴江
置二砦守之東至白州百二十里西至欽州三十里
南至大海六十里北至欽州界百四十里東南西南
皆大海東北白州二百六十里
今爲廉州府合浦縣。
砦二
鹿井砦　在州西南控象鼻沙大水口入海通交
州水路。
叁村砦。　在州東南控寶蛤灣至海口水路東南
轉海至雷州逅角場。
海路州西南邊海有譚家水口黃標水口藏涌水口西
陽水口大灣水口大亭水口並入海之路。

雷州海康軍。漢禹合浦縣。梁置合州。後以合肥爲合州
因加南字。唐爲雷州。控入海水路。東至海三十里。西
至海一百五十里。南至海一百七十里。北至化州一
百陸拾里。

今爲雷州府海康縣地。

海路從海州。東北陸行二十五里。抵譚源。泛海至羅場
接吳州縣。逼江水。從吳州上水至化州三日程。自化
州下水至海口四日程。從州東至海三十里。渡小海
抵化州界地名碙州。入思廣州。逼江浙福建等路。從
州東南陸行一百四十五里。抵海至諸蕃國。從州南
陸行一百七十四里至通角場。抵南海。即瓊州對岸
泛海一程。可至瓊州。從州西陸行一百五十里。泛海
水路至安南諸蕃國。從州西北陸行至成月驛。兩程。
至化州吳川縣界舊從康逮場陸行至舊廉州六里
有海湧共六處水口

容州普寧郡。古越地。宋南流郡。唐平蕭銑置銅州。尋改
容州。置經略軍使兵千人。見門關。距州南五十里。往
交趾海路由此。宋爲寧遠軍。節度管一路九州兵甲
賊盜。東至藤州一百二十里。西至鬱林州七十七里。
北至龔州九十九里。南至南儀州五十八里。

今之梧州府容縣是也

瓊州瓊山郡。海中之洲也。其地方千里。編户泊黎人所

居。漢武帝置朱崖儋耳二郡。盡其境。元帝納賈捐之議棄之唐憲宗朝瓊管六州六十二洞歸順。復置刺史治之。今知州兼瓊管一路轉運使及兵甲盜賊事。東至海一百二十里。西北至儋川一百八十里。南至海南北對雷州岸。泛海一月至萬安州界七日程。北至海一日程。

今爲瓊州府瓊山縣地。

黎洞雜瓊管舊地在大海南居焉。今澹崖萬安皆以黎爲境其地有黎母山。黎人居焉。其服屬州縣者爲熟黎。其居山洞無行徑者爲生黎亦時與郡人互市焉

論曰。蠻夷諸種。惟其內屬之國。則皆列爲郡縣。有酋長。隨溪谷群處。有採捕而無賦役。則曰莫徭。錯居山谷間者則曰夷人。徭人。黎人瀕海而居者則曰蜑戶。其名不可勝紀。皆依帖岩險。居篁竹之間。鑿山火種。雜射獵爲食。然天性喜寇盜。稍窮則相攻奪。甚則至侵犯邊民。祥符中萬安州言。黎洞人互相殺仇。巡檢使臣深入誅捕。王卒有戰傷者

真宗曰。朕緊有宣諭。蠻夷相攻。止令和斷。不得擅發兵甲致其不寧。當今禁止之。蓋聖王之愛民也。不以不居之地。不教之俗。反勞弊中國之衆也。是以前代遇四夷。率羈縻而不屬。其反覆者。備之而已。不討其

罪。其侵軼者驅之而已。不報其怨。
先帝戒吏。正謂此焉。苟謹守勿生事。則邊患亦鮮矣。
凡湖湘夔峽三路邊州義軍士丁二萬。九百八十人。
以守諸砦。命土人總領。以代王師之戍者。不給賦役。
不資饋餉。習其風土。故罕嬰瘴毒。知其溪谷。故可制。
狡獪。仍置都揮使。將指揮使。副指揮使。兵馬使。都
頭。副都頭。以下戎級。以部勒之。有分番代更之制。有
叙功遷補之例。施之裔夷。正得羈策。其廣南及戎瀘
雅三路不置。故不書。

武經總要卷之二十一　終

豫章新齋李昌長卿訂
金陵對溪唐富春校梓

北蕃地理　燕京州軍十二　雲州四面諸州
幽州四面州軍十一　西京四面諸州
戎狄舊地　中京四面諸州　東京四面諸州
上京四面諸州　蕃界有名山川　奚○渤海○女眞
壯蕃地理
契丹其先與奚異種同類俱爲慕容氏所破。竄于松漠
之地。後居黃龍之壯遼澤間。遼澤去榆關一千一百
里。榆關去幽州七百里。其地南接海。東際遼河。西包

泠陘。北界松陘。山川東西三千里。唐置契丹王兼松漠府都督。光啓中。中原多故。北邊無備。其王欽德稍蠶食達靼奚室韋之屬。咸被驅役。族帳寖盛。天祐末遂僭號。欽德政衰。別部酋長阿保機強大。乃攻渤海扶餘城下之。徙其人而畫有其他。又陷中國平營二州。石晉有國。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賂之。周世宗復收瀛莫宋滔易州後契丹盡有奚達靼室韋渤海扶餘。及中國十八州之地其振武豐州舊在胡中。而中國置吏領之。尋亦陷其國東南界新羅。熟女真。東除生女真。東北控黑水靺鞨西抵夏國。西南距河東岢嵐火山寧化軍。代忻并州。南濱真定州。西山界泊保雄滄州。東南泛海至京東營萊州。

燕京州軍十二

中原舊地。幽州古冀北之地。舜置幽州。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樓煩白檀。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唐置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理幽州。自石晉割賂戎主。建爲南京。又改燕京。東至苻家口三百九十里。正東微北至松亭關四百五十里。西至牛山口百里。正西微北至居庸關一百二十里。東北至中京出北門過古長城至望京四十里。又過溫餘河大夏坡五十里至順州。東北過白嶺河七十里至檀州。自此漸入山五

十里至金溝淀入山詰曲無復里堠過朝鮮河九十
里至古壯河口兩旁峻崖有路僅容車軌八十里至
新館過鷹窠嶺四十里至卧如来館又七十里至柳
館過松亭嶺七十里至朾造部落又東南行五十里
至牛山館八十里至鹿児峽館又九十里至鐵漿館
自壯澩山七十里至富谷館又八十里至通天館又
二十里至中京南至雄州出南門渡盧孤河六十里
至良鄉縣又過劉李河范水涿水至涿州六十里又
七十里至新城縣又四十里至白溝河渡河至雄州

關口

幽川四面平川無險阻可恃惟古壯口以来據其要害
可設兵屯置堡砦扼范陽節度之地古壯口松亭關
野狐門等路並立保障至今石壘基堞尚存有入省
之路十數

大林口　幽州正南東至鹽泊壯至滦州石城
縣西壯至苻家口山路

待家口　幽州正東三百四十里正東至滦河

卽滦州北壯至平州山口之西屬幽州東

屬平州

松亭關　關東壯五里至滦河關城自幽州東趨
營平路甚平坦自古匈奴犯邊多由此
路幽州東北四百八十里壯趨澤州路

至中京四百五十里。西至平川薊州有
檀安燕氏二山口通車馬

古北口　幽州正東二百七十里。在今密雲縣
東北一百二十里。兩旁陡峻中路僅容。
一車下有澗巨石磊磈凡四十五里。本
范陽防扼奚契丹之所最爲阨束

得勝口　山口在幽州正北。山口盤道數層。俗名
思鄉嶺。南至檀州。北至北安州

宋王口　幽州北一百二十里。居宋王山口之地

曹王口　幽州微北一百二十里。居曹王山之北

屬山後。

居庸關　幽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在今順天府北。
兩山夾峙。一水旁流。關跨南北四十里。
懸崖峭壁。最爲要險。一路西至媯州一
路北至儒州

牛山口　在幽州西。

紫荊嶺口　幽州西南二百里。嶺口之南。屬易州。

北郎山後蔚州界。

幽州四面州軍

涿州。古涿鹿之野。軒轅皇帝戰蚩尤之地。漢高祖置涿
郡。隋煬帝伐遼開永濟渠二千里。汎龍舟。通涿郡是

也新城即古督亢亭之地州之北有涿水范水劉李
河入幽州界南至莫州一百六十里東北至水一百
二十里
關一
祁溝關　東北至涿州四十里西北至易州六十
里
薊州漁陽郡隋置總管府唐開元中分漁陽玉田縣置
州東至平州三百里西至幽州二百一十里南至海
口百八十里北至廢長城塞二百二十里東南至平
州一百八十里東北至盧龍戍一百里西北至檀州
二百七十里
檀州治密雲縣漢李廣弭節白檀是也隋置州爲燕之
邊陲障塞唐置威武軍東至薊州二百一十里西至
幽州界北長城四十五里南至幽州五十五里東北
至長城障塞百里西北至媯州二百五十里
順州治懷柔縣唐開元中置東至薊州百二十里南至
幽州九十里東北至檀州八十里
平塞軍在涿州西南北至易州四十里南至廣信軍四
十里
易州漢涿郡固安縣地隋爲上谷郡唐武德中平竇建
德改爲易州石晉割賂北虜尋爲定武軍節度孫行
友襲取之雍熙中再陷有駁牛山五廻嶺易水徐水

東牛欄二砦南至莫州百八十里廣信軍七十里東北至幽州三百一十里西北至紫荊嶺一百里邊飛狐口至蔚州三百八十里西南至定州百四十七里

灤州治義豐縣唐末劉守光據州叛暴虐尤甚營平之地於中國南爲海隔其民不得已歸於北虜會石晉割賂燕薊易定師三都盡驅其民入契丹因以爲灤河爲名以居之縣邑猶不改望都安喜之名東北至灤河按貫休所說自薊州西北一百二十里渡灤河至盧龍鎮西至石城九十里南至海二百一十里北至平州四十里

遼州古遼西北之地臨渝關在州東北五里先是平渤海遷其民置州以居之仍名其邑曰遷民東至來州七十里西至閭州四十里南至海州三十里北至利州四百五十里

潤州盧龍塞東北接遼東澤唐光啓中契丹有營平之地因渤海之叛既討平遷其部落置州以居之取潤水爲名東至遼州四十里西至渝關四十里南至海三十里北至中京五百五十里

平川盧龍郡漢屬遼西郡三國志曹公北伐烏丸田疇從盧龍道引軍塹山堙谷五百里登白狼山即此路

隋置北平郡有長城臨渝宮碣石有玄水盧水沮水

潤水龍鮮水灤河又有黃洛水今有羊洛城語訛也西至冀州三百里南至海二百里北至上谷口八十里

東北至渝關守捉百九十里西北至盧龍塞二百里
北安州後魏置安州築城在幽州之北正當松漠之地
契丹建爲北安州墨㪷嶺牛山會僊石栾河柳河皆
在其境東北至中京二百五十里西南至古北口二
百八十里南至幽州二百五十里西北至柳河五十
里
招延州置州以渤海部落居之東至小凌河西南至幽
州四百五十里南至潤州界北至澤州
以上並幽州四面州軍
西京州軍十一
雲州雲中郡平城白登山單于臺並在其境唐置大同
軍雍熙中王師北伐潘美楊業並出雲應路連拔雲
應寰朔四州師次桑乾河會曹彬班師遂不克守遷
四州民于內地今契丹僞號西京東取嬀州路至幽
州七百里正西微北至單于都護府三百里西南至
代州界一百五十里北至長城蕃界三百里西南至
并州七百里西北至黑山七百里東北至陽河曲蕃
二百四十里
雲州四面諸州
嬀州嬀州郡唐初置北燕州貞觀中改嬀州取城中嬀
水爲名涿鹿山磨笄山版泉在焉石晉割賂契丹周
世宗時戎主避歸周之名改爲可汗州東北至儒州

二百里。西南至蔚州二百九十里。東南至幽州二百里。西南至代州四百二十里。東北至羨女關百里。北至張說築長城九十里。○禦夷鎮。後魏築長城。今契丹改爲望雲縣。按皇華四達記。嬀州北一百四十里至廣邊鎮。一名白城。又東北五十里至赤城。又北七十里至鎮城。陘山在鎮城。西北即奚契丹避暑之處今曰炭山。

蔚州安邊郡。有胡盧河。即周禮并州漚夷川也。漢塞飛孤之口。言其隘也。有松子口。即古之松陘嶺也。宋田重進將兵北征。牙將李存璋與契丹酋帥率夷民空壁來降。重進無一兵一矢之損。會幽陵不守棄之。東至易州三百二十里。西至朔州三百八十里。西至代州四百六十里。賈耽曰西行二百九十里至靈丘縣又二百里至代州南至眞定府五百里。北至天城軍百八十里。東南至幽州五百里。西南至亂柳關九十里。

朔州。漢馬邑城。唐初置州。西北四百二十里。即單于臺。東北四十里至白登山。桑乾河。參合陂。並在其境。宋雍熙中王師北伐圍城。節度副使趙希賢以城降。會曹彬班師。尋棄之。東至蔚州四百里。西至黃河。南至南界草城川口四十里。川口至岢嵐軍三十里。北至應州二百里。東南至火山軍界六十里。西南至神武縣。自縣至南界寧化軍二十五里。西北至雪山百六

十里與岢嵐軍分界。

新州治永興縣後唐同光中升爲威塞軍節度以嬀儒武三州隸之契丹改爲奉聖州東即桑乾河源所出東至媯川九十里東南至幽州三百里西南至蔚州百里南至雲州四百里。

儒州治縉山縣唐隸河北道不知創州之由東至望雲縣九十里東南至幽州二百五十里西至新州百二十里西南至雲州九十里西北至九十九泉。

武州治文德縣舊曰義州長興中改爲武州地有武川石晉割賂胡中改爲歸化州南至新州七十里。

應州泊金城縣後唐天成中建爲彰國軍節度以寰州隸焉宋雍熙中潘美乘雲朔之捷兵至城下節度副使艾正以城降東至雲州二百里西至黃河南至朔州二百里北至混源縣八十里。

寰州治寰清縣宋雍熙中大將潘美北伐出鴈門西陘路與虜遇力戰至城下州將趙彥辛以城降會幽陵不守棄之。

振武軍單于府陰山之陽黃河之北漢遣因杅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唐爲振武節度治東受降城善陽嶺燕然山李陵臺竇憲銘在焉東南至幽州一千二百里南至朔州三百五十里北至黑沙磧石口七百里。

安北都護府。唐朝方軍與突厥以河爲界。北岸有拂雲祠。突厥將入寇。先詣祠祭酹牧馬料兵而後度河張仁愿乘虛取之河北築城三所以拂雲祠爲中受降城與東西兩城相應皆據津濟開元中豐勝二州界置都護府。東南至東受降城二百里。西南至西受降城百八十里。北至陰山八千里。西北至磧石口三百里。

故豐州九原郡。隋開皇中置豐州又云唐貞觀中平突厥置州天寶中於木剌山置橫塞軍。尋改爲天德軍。都于儀爲之使。仍兼九原太守。以歸附之衆置都護府。惟領蕃兵。西受降城在州北河外九十里。

戎狄舊地

中京舊鮮卑之地。在饒樂府西南。本奚王國牙帳之地。奚部落。南距古北口。北距漠水。東即營州千餘里。皆其境土。後爲契丹所併。景德中虜主築宮室城垣。建爲中京。僞號大定府。東至營州界青山嶺一百七十里。西即山後儒州界。東南至建州二百三十里。南至幽州九百里。（一路由松亭關古北口。）北至上京六百九十里。正北八十里至臨都館。又四十里至宮室館。又七十里至松山館。又七十里至崇信館。又九十里至廣寧館。又五十里至姚告館。又五十里至咸寧館。又三十里渡漢石橋。旁有饒樂州。蓋唐常於契丹置饒樂府。

又五十里至保和館又七十里渡黑水河至宣化館
又五十里至長秦館西二十里即祖州又四十里至
上京東微北至木葉山五百一十里
中京四面諸州
澤州松亭關北遼澤之地東至利州百里北至中京百
里西至北安州二百里南至平州二百五十里西南
至松亭關二百里
渝州隋臨渝宮之地北控營平歷代置關戍守今胡中
至州東至北海州西北至中京百七十里西至招延
州四十里
黔州虜王耶律德光初置東北至望海峰五十里東至
顯州五十里東南至梁家務六十里北至閭山縣六
十里
州號歸德軍女眞國五部落相率來降胡中因建州
以居之東至隰州七十里西至遼州七十里南至大
海四十里北至建州三百五十里
利州虜承天后所建東至建州百二十里東北至建州
百一十里西南至蘭州六十里南小凌河路至平州
五十里西北至中京百五十里
建州胡中地今號保靜軍節度本遼西之地德光立爲
州嗣王即位契丹號穆宗三開之地復爲周世宗所取時
江南諸國欲牽制中原遣使齎金幣泛海至契丹國

乞出師南牧卒不能用其謀入蕃人使舟楫水師悉留之建州雙川霸州並置營居之號通吳軍東南至器伏山三十里東北至霸州九十里南至渝州五十里西南至小凌河十里。

興中府營州地漢末烏桓鮮卑所居唐平盧軍節度使治所今號興中府東至遼河三百里西至中京三百里西南至建州六十里北至湟水四百里舊契丹界西北至松陘嶺百里舊契丹界東南至安東都護府二百七十里號平壤城東北至徽州二百里北至永州三百里新州本契丹國之地東至徽州二百里北至永州三百七十里西至惠州百三十里南至霸州三百里。

白川州築城在遼澤之中東距醫巫閭山西至營州地宜桑柘民知織紝之利歲奉中國幣帛多書白川州稅戶所輸云東至黔州七十里西至中京四百三十里東南至宜州百里西南至霸州七十里

宜州按皇華四達記營州東北八十里凡九遞至燕郡城自燕郡東經汝羅守捉渡遼州十七驛至安東都護府約五百里今以契丹地圖校至東京五百二十里。

東京郎安東都護治所州城即古之燕郡城是也本遼之西地漢魏間烏桓鮮卑所據在營州之東契丹置營居之東崇儀軍節度舊有江南水軍號通吳軍置營居之東

至醫巫閭山西至霸州二百里南至錦州九十里。
北白川州遼州遼隧縣故地宋天禧中契丹建爲州仍
曰始平軍東至乾州百二十里西北至宜州四十里。
南至海二百里北至中京五百五十里北至醫巫閭
山八十里。
海北州古城也在遼河之西滄海之北阿保機建爲州。
東至錦州八十里南至海百二十里西北至中京五
百三十里。
暉州胡中呼爲暉州錄州穆州並曰于越王城耶律遜
寧者虜中大將也番語謂之越王不知創立之因東
至宗州西至紫濛川南至酒糟河北至潢水。

錄州東至曼頭山西南至暉州北至曼送河
穆州東至醫巫閭山西至中京四百里南至醫巫閭山
紫北至酒糟河
恩州德光所建本烏桓舊地南至中京六十里西至馬
孟山六十里西北至曼山頭三十里山北至宜坤州
五十里西南至上京二百五十里北至高州百二十
里。
惠州阿保機所建在鮮卑之地宋景德中初契丹入寇
河北德清軍失守俘虜人民於此置城居之城方二
里至低小城內有兵舍倉廩人多漢服東至新州百
三十里西南至中京百二十里南至建州二百三十

里北至漢水石橋至高州百五十里。

高州契丹收新羅諸國俘虜人民置州以居之仍置倚郭一縣以三韓爲名南至中京百四十里東南至恩州五十里西北至饒州六十里。

東京遼東安市城也城之東即大遼河城之西即小遼河秦屬遼東郡漢屬幽州唐太宗平高麗因名所幸山爲駐蹕山山在東北後爲渤海國契丹建爲遼州得其地爲東京嵒州在其東即李勣所平白嵒州也

皇華四達記曰自安東府東南至平壤城八百里西南至都里海口約六百里西北至建安城約三百里正南微東至鴨綠江北泊約七百里今以契丹地形圖參校惟達安城不知處所其他地形遠近率同也東至熟女眞界約五百里西至遼河百五十里又八百八十里至中京西六十里至鶴柱館又九十里至遼水館又七十里至閭山館在醫巫閭山中又九十里至獨山館又六十里至唐葉館又五十里至乾州微北六十里至楊家砦館又五十里至遼州北六十里至宜州又百里至牛心山館在牛心山北中又六十里至霸州又七十里至建安館又五十里至富水會安至中京三驛程各去七十里南至平州五十里自平州至幽州五百五十里北至瀋州百二十里東南至鴨綠水九百里西南至錦州四百里東北至黃

龍府七百里。西止至顯州三百里。

東京四面諸州

瀋州。德光所建。仍曰昭德軍。契丹舊地也。東至大遼水。水東即女真界。西南至東京百三十里。北至雙州八十里。

韓州。在三韓之地。本州海西北邊之邑。舊有三州。契丹併爲韓州。東北至生女真界。西北至惠州九十里。西至遼河六十里。南至通八十里。

同州。阿保機所建。仍曰鎮安軍。契丹舊地。東至生女真界。西南至東京二百里。西北至雙州七十里。東北至集州七十里。

耀州。地控新羅界。胡中要害之地。東至鴨緑江女真界。西至大遼。南至石城。北至東京百五十里。

信州。唐天后時置州以處契丹失活部落。隸營州都督。

明年遷于青山州安置。今契丹建爲彰勝軍。東南北三面至生女真界各三十里。西至逆流河七十里。東南至長春州百二十里。北至黑水河三十里。地有黄龍縣。古渤海國之地。今虜中號黄龍府。自云高祖射黄龍之所誇詞也。

銀州。阿保機所建。女真國舊地。東至逆流河五里。入生女真界。西至雙州七十里。南至東京三百里。北至渤

雙州。契丹號保安軍。有通吳軍營壘。東至逆流河二里

入生女真界西至遼州七十里南至瀋州七十里北至渝州百二十里。

貴州古城方二十里曹魏時公孫康所據城也漢樂浪等地東南北皆生女真界西至瀋州八十里。

顯州本渤海國按皇華四達記唐天寶以前渤海國所都顯州後爲契丹所併又有集康二州並檥屬本州東至遼州九十里又三百九十里至東京西至宜州百二十里南至乾州七里北至醫巫閭山。

乾州在醫巫閭山之南古遼澤之地虜主景宗陵寢在焉今置廣德軍節度兼山陵都部署東至顯州八里西南至銀冶砦二十五里西至遼州六十里北至兎兒橋四十里。

宗州在石熊山之陽管熊山一縣古遼東之地東至遼水南至顯州一百里北至潢水。

嵐州本高麗所據之地唐太宗伐遼師次白嵐城下因建爲嵐州今契丹置兵屯守州名不改東至女真界百九十里東南至東京五十里南至集州北至雲山縣。

開州渤海古城也虜主東討新羅國都其城要害建爲州仍曰開遠軍西至来遠城百二十里西南至吉州七十里東南至石城六十里来遠城虜中庚戌年討新羅國得要害地築城以守之即中國大中祥符三

年也東至新羅興化鎮四十里南至海三十里西至保州四十里。

保州渤海古城東控鴨緑江新羅國界仍置榷場通互市之利東南至宣化軍四十里南至海五十里北至大陵河二十里。

吉州三韓古城也契丹置兵防控新羅諸國東至石城西南至鴨緑江東至大監州百里西至海。

鹽州三韓之地舊有城邑置兵防制新羅諸國又有小監州相去八十里東至保州西至海南即海北至小監州

錦州遼西之地南至大海北距柳城阿保機建爲州今號臨海軍東至顯州二百里西南至嚴州百七十里南至大海三十里北至宜州百二十里。

嚴州柳城之南古遼西之地阿保機建爲州東至錦州百七十里南至海四十里北至霸州二十里。

隰州虞主隆緒建爲州東至建州三百三十里

里南至海五里北至建州三百里本鮮卑之地君長姓大賀氏上京潢水之北東際遼河西包岭陘南與奚人部落相接距幽州一千七百里有八部唐貞觀中諸部咸請內属乃置松漠府以居之賜姓李氏兼松漠都督至阿保機始私立年號稱大遼國建所居部落爲西樓有樓數間而已後燕人

所教乃爲城郭宮室之制邑屋門皆東向如軍帳之法至德光建爲上京置臨潢府東至潢水二百一十里西南至饒州三百里西至鹽泊八百里

上京四面諸州

長春州契丹國舊地仍曰韶陽軍亦爲罪謫者配隸之所北至黃龍府百里東北至龍化州四百里南至徽州三百五十里西南至新州四百里西北至上京二百里

永州在木葉山之陽潢水之北契丹國舊地也一路西北至韓泥二百里一路西北至上京三百里

烏州本契丹國舊地爲素部畜牧之所今建爲州東南至遂州七十里北至鴨子河三十里

龍化州州在木葉山東千里阿保機始置四樓此即東樓迤會病卒葬于西南山即今祖州也以所卒之地置州曰龍化即此州也東至泉州二十里西至降聖州五十里西南至新州四十里南至遂州二百里北至臺送河五十里

降聖州契丹國舊地東至遼河西至野狐山東南至暉州三十里南至平頂山北至龍化州五十里

宜坤州契丹爲胳聖軍節度即應天太后所主地也東至長泊十五里西南至上京二百里北至踊弩河二

十里。河北至大水泊五十里。
祖州。阿保機既創西樓。又於西南築一城以貯漢人。今
名祖州。在唐置饒樂府。西北祖山之陽。因爲州名。阿
保機葬所也。今號天成軍。南至饒州百八十里。北至
上京四十里。
懷州。契丹號奉陵軍。州將兼少陵都部署。即虜主德光
葬所也。東南至中京三百五十里。西至平地松林四
十里。北至黑河十里。置州在黑山之陽。北至黑山三
達靼國三百里。
慶州。契丹舊號黑河州。置州在黑山之陽。北至黑山三
十里即虜主隆緒所生也。近年改爲慶州。東自金河
館。至曼頭山。西韃靼國界。南至潢水二十里。北至室
韋國七百里。東南至上京二百五十里。
饒州。唐建饒樂府都督以處奚人部落。契丹建爲饒州
在潢水之北。石橋旁。以渤海人居之。西南至平地松
林百里。南至中京五百里。北至犯河十里。東北至上
京三十里。西北至祖州七十里。
通州。夫餘國。在高勾麗北。本濊貊之地。其國長城之北
西與鮮卑接地。方二千里。後爲渤海國。阿保機平之
爲東丹王國。今改爲通州。仍名曰夫餘府。
蕃界有名山川
陰北東南至雲州六百里。秦始皇平天下。北却匈奴。築

長城渡涿河以陰山爲塞是也前漢侯應曰北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冐頊單于依阻其中理作弓矢常出幽州爲寇是其苑囿也孝武斥奪此地然後邊境少安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周隋間突厥復治焉

炭山本匈奴避暑之處地多豐草掘丈餘即有堅氷賈耽所說嬀州西北八百里至陘山即奚契丹避暑之處唐史載契丹之地西至冷陘是也今胡中目爲炭山近更名霮山自幽州西北路清河館即居寶關鷗巢館赤城口始有居人望雲縣受賜川凡十日程至炭山

木葉山本阿保機葬處又云祭天之所離中京皆無館舍但宿穹帳將至山三十里始有居人瓦舍僧居又歷荊榛柘草復渡土河始至焉初阿保機彊盛於木葉山置樓謂之南樓山北置樓謂之北樓大部落東千里置樓謂之東樓今上京置樓謂之西樓四時遊獵於四樓之間西至上京三百里南至中京五百一十里

長白山在女直故會寧府南六十里橫亘千里高二百里草木鳥獸盡白故名其顛有潭周八十里南流爲鴨綠江北流爲混同江東流爲阿也苦河

曼頭山羌戎之地有曼頭山在甘肅州界今北土亦有

曼頭山。南距潢水。本契丹之地。虜主避暑之處。今更名大安山。渡蹈罕河。北至大水泊。南至小東京。東至宜神州。西至木葉山。

鮮卑山。柳城縣。秦漢時鮮卑所保。

醫巫閭山。周禮曰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巫閭山。其川曰奚養。即遼東山也。唐築巫閭守捉城。契丹改爲閭州。又置乾州。顯州。在山之南。二州相去七里。

首陽山。古孤竹國之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餓死首陽山之下。即此山也。

碣石山。地里志碣石山在右北平驪城縣西南。漢武帝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枕海有石如門道數十里大石如柱形。世名天橋柱。

十三山。北醫巫閭山。南距大海。東至東京。西小遼水。

狼山。北黑山。東祖州。

駐蹕山。在東京之東。唐太宗駐蹕之所。

墨斗嶺。亦名慶雲嶺。在得勝嶺北百二十里。唐置墨斗軍使禦捍奚界。

鴨綠水。高麗國西源出靺鞨白山。水色似鴨頭。去遼東五百里。高麗之中也。此水最大。波瀾清徹。恃之以爲天塹水。闊三百步。在平壤城西北四百五十里。水東南二十里分界。至新羅國興化鎮。自黃十嶺歷二十里西北至東京八百五十里。南至海六十里。

遼水在漢樂浪玄荒之地東西四百八十里水經云大遼水源出靺鞨國西南山南流會白槍水至安市城今號東京小遼水源出遼山西南流與天梁水會在國西也

潢水出西北塞外不知發源之所水北即紫濛川有石橋本契丹國舊地

蹈弩河源出木葉山東流入鴨子河在曼頭山北

易水源出涿郡故安縣東流過武遂西山范陽容城

桑乾河濕水源出鴈門東流與桑乾水會馬邑川水出馬邑西東流至易州幽州東南隅東入于海

巨馬河出代州郡廣昌縣漆山即漆水也有二源俱出深山過容城北東入于海

白馬淀秦起塞西自臨洮北臨沙漠即此也

金河泊唐開元中勝州置陽壽縣後改名金河今屬振武隋大業中煬帝親巡泝金河而東北幸突厥啓民帳是也泊東西二十里周圍十里上承紫河汊濛水西流入河

長泊周圍二百里泊多野鵞鴨戎主射獵之所道出中京之北四日程經榆林館饑鳥館香山子館南北即長泊北至上京八百里西至宜坤州十五里

九十九泉水經曰阻陽城東八十里有牧牛山山下有九十九泉即滄海之上源也後魏多住九十九泉虜

主每南牧多聚謀即此南至雲州北至炭山

鴛鴦泊在狗泊西塩泊東北西南至幽州千三百里南儒州佛峪嶺至泊八百里東南嬀州槍簳嶺至泊千里

清泉淀幽州西北清河館至清泉淀三日程

尼姑河水經曰姑河從塞外來一曰姑水出禦夷鎮北九十里過魚陽南與温餘水合爲姑河今號尼姑海口

大塩泊周圍三百里東至上京一千五百里契丹中更名廣濟湖虜中呼爲縻到斯裊滦州東南亦有大塩泊小塩泊南接漢界

小塩泊周圍百里東至上京二千里契丹更名惠民湖落黎泊東至炭山西至塩泊南至退軍部落北至狗泊

大水泊周圍三百里至上京五百里南至幽州千三百里虜中呼爲撒得裊一在曼頭山北西至木葉山東至鴨子河

鴨子河在大水泊之東黃龍府之西是鴈鳴生育之處放馬泊番子中呼爲招討放馬泊在天德之北

軒車泊周圍三十餘里南中京北上京

驢駒兒河源出塞外在契丹國西北契丹命齊王妃與楗覽捍達靼即此也

狗泊。西鴛鴦泊。北達靼國界。東南炭山。

平地松林。東至懷州四十里。西南至幽州十七百里。

紫濛川。秦制三十六郡。北沙漠。即紫濛北白馬淀是也。

僞燕慕容廆。世居北夷邑於紫濛之野。元康中定都大棘城。在大漠之南。唐營州節度張守珪破契丹。出師次于紫濛川。大閱軍實。

奚○渤海○女眞 始末附見

奚。本匈奴別種。牙帳在東湖之地。酋長號王。唐制兼饒樂府都督。居陰凉州。東至營州五百里。西南至幽州九百里。後徙居琵琶川。在幽州東北數百里。古北口之北。天祐初。契丹漸盛。遂受制焉。或徙居于嬀州。依山而居之。有東西奚之號。今契丹盡取奚之故地。

渤海。夫餘之別種。本濊貊之地。其國西與鮮卑接。地方三千里。唐平高麗。就平壤城置安東都護府統之。萬歲道天中。契丹攻陷營州。靺鞨酋人反。據遼東。分王高麗之地。渤海因保挹婁故地。中宗封爲渤海郡王。兼汴州都督。天成初。契丹阿保機兵力雄盛。東北諸蕃。多臣屬之。以渤海土地相接。有吞併之志。攻其國夫餘城下之。立長子突欲爲東丹王。領兵守之。

女眞者。渤海之別種也。契丹謂之虜眞。地多山林。俗勇悍。善射。後有首領三十。分領其種。地多良馬。宋初來貢方物。建隆中。詔登州沙門島。人戶。置舟楫濟度女

眞馬來往。淳化中。契丹怒其朝貢中國。去海岸四百里。置三城。以兵三千。絕其貢獻之路。今附契丹者。爲熟女眞。置一十八州。　耀州　鱸州　海州　銅州　教州　崇州　興州　荊州　荷州　朝州　盧州　賓州　郵州　鐵州　定理州　懷壯州　麓州　廣州　居於東京三面。皆僑立州立名。民籍每州千戶至百戶。餘依山林。不服從者。謂之生女眞。

武經總要

前

廿三

止

武經總要百戰奇法序

西安守馬尹思進為御史南臺
時嘗於所知得百戰奇法一書
比治西安值三邊多事謂是
書不宜秘也乃命工鏤板以傳
而謂予序之書亡作者姓氏其
命名立法多出孫武子 西經七

天澤藏書

書蓋以孫子為經百法若傳安法
既其所以復計古將帥所行之有
令者證之可謂極用兵之妙
在兵家視之若無餘策矣竊
嘗聞之昔漢武帝欲處虐去病
兵法去病立平空明曰能方略何如耳
予謂去病亦與能用兵者古今之

勢不同山川風氣亦異而敵之制
勝閑隙者又絲然雜出而無窮
者苟不能應之以變通之術而
拘于古之成法其不挫衄而覆
敗也難矣哉若有法雖傲于
古而其間方略亦未始不宜乎
今握兵者平時能熱于心若將

有事而精神羣厚之極其始敵
又能和機而應之以變通之術
則所謂周悉矣全者吾誠有
焉上者必勝其次亦能全師
而將來有失利者矣雖然此
特可望之忠智謀勇之士
若將兵者之所為若其實緣

倖進之徒既不知兵又自謀其身之
不暇尚望其能寬心乎此以將
大衆捍大敵而成凱奏之功哉
思進方當劇却牧疲民而汲
汲于是書者蓋不敢謂兵家
之無其人庶幾一助又以為設
乎作者之用心也是當為之

大明弘治十七年歲次甲子春正
月吉旦
賜進士出身亞中大夫陝西等處
承宣布政使司
左參政西平李贊序

序畢

武經總要百戰奇法前集

豫章新齋李鼎長卿訂
金陵對溪唐富春校梓

計戰

凡用兵之道以計爲首未戰之時先料將之賢愚敵之強弱兵之衆寡地之險易糧之虛實計料已審然後出兵無有不勝法曰料敵制勝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

漢末劉先主在襄陽三往求計於諸葛亮亮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强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

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輔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暗弱張魯在北民阜固富不知存恤知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覽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治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帥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後果如其計

謀戰

凡敵治有謀我從而攻之使彼計衰而屈服法曰上兵伐謀

春秋時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齊國之政齊景公觴之酒酣范昭請君之罇酌公曰寡人之罇進客范昭已飲晏子徹罇更爲酌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奏成周公之樂乎吾爲舞之太師曰瞑臣不習范昭出景公曰晉大國也來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曰觀

范昭非陋於禮者且欲慙吾國臣故不從也太師曰夫成周公之樂天子之樂也惟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而欲舞天子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報晉平曰齊未可伐臣欲辱其君晏子知之臣欲犯其禮太師識之仲尼曰不越罇俎之間而拆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

間戰

凡欲征伐先用間諜覘敵之衆寡虛實動靜然後興師則大功可立戰無不勝法曰無所不用間也

周將韋叔裕字孝寬以德行守鎮玉璧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爲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幣者遙通書疏故齊動靜朝廷皆知之齊相斛律光字明月賢而有勇孝寬深忌之參軍曲嚴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嚴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又曰高山不推自隤槲木不扶自立令諜人多齎此文遺之於鄴祖孝正與光有隙既聞更潤色之明月卒以此誅周武帝聞光死赦其境內後大舉兵遂滅齊

選戰

凡與敵戰須要選揀勇將銳卒使爲先鋒一則壯其志二則挫敵威法曰兵無選鋒曰北

建安十二年。袁尚熙奔上谷郡。烏桓數入塞爲害。曹操征之。夏五月。至無終。秋七月。大水滂。海道不通。田疇請爲鄉導。公從之。率兵出盧龍塞。水潦道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剛平。鮮卑庭。東陷柳城。未至二百里。虜方知之。尚熙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比之。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操輜重在後。彼甲者少。左右皆懼。操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爲先鋒。虜衆大潰。斬蹋頓及各王已下。胡降漢者二十餘萬口。

步戰

凡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陵險阻林木而戰則勝。若遇平陽之道。須用拒馬鎗爲方陣。步人在內。馬軍步人中分爲駐隊戰隊。駐隊守陣。戰隊出戰。戰隊守陣。駐隊出戰。敵攻我一面。則我兩哨出兵從傍以掩之。敵攻我兩面。我分兵從後以擣之。敵攻我四面。我爲圓陣分兵四出以奮擊之。敵若敗走。以騎兵追之。步兵隨其後。乃必勝方。法曰。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陵險阻。如無險阻。令我士卒爲行馬蒺藜。

五代史晉將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恃勇不脩邊備。遂失榆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陷新州。德威復取不克。奔歸幽州。契丹圍之。二百日。城

中危困李嗣源聞之約李存勗步騎七萬會於易州以救之乃自易州北行踰大房嶺循澗而東嗣源以養子從珂將三千騎爲先鋒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騎先進免胄揚鞭胡語謂契丹曰汝無故犯我疆場晉王命我將百萬騎衆直抵西樓滅汝種族因躍馬奮撾三入其陣斬契丹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却晉兵始得出李存勗命步兵伐木爲鹿角陣人持一枝以成寨契丹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陣待之存勗命步兵陣於後戒勿先動令羸兵曳柴燃草而進烟塵蔽天契丹莫測其多少因鼓入戰存勗乃趣後陣起而乘之契丹大敗席卷其衆自北山口遁去俘斬萬計遂解幽州之圍

騎戰

凡騎兵與步兵戰者若遇山林險阻陂澤之地疾行急去是必敗之地勿得與戰欲戰者須得平易之地進退無礙戰則必勝法曰易地則用騎

五代史唐莊宗救趙與梁軍相拒於栢鄉五里營於野河北晉兵少梁將王景仁所將兵雖多而精銳者亦火晉軍望之色動周德威勉其衆曰此汴宋傭販耳退而告之莊宗曰吾提孤兵出千里利

在速戰今斯不乘勢而急擊之使敵知我衆寡則計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趙人皆守城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原曠野騎兵之所長也今吾軍於河上迫近營門非吾用長之地也莊宗不悅退臥帳中諸將無敢入見者德威乃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怒老將不速戰者非法也且吾兵少而臨賊營門所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舟栰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鄗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策勝也承業入言曰德威老將知兵願無忽其言莊宗遽起曰吾方思之爾已而德威獲梁游兵問景仁何爲曰治舟數百將以爲浮梁德威乃與俱見莊宗笑曰果如公所料乃退軍鄗邑德威選騎三百扣梁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景仁怒悉以其軍出與德威轉鬬數十里至於鄗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六七里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真吾制勝之地也乃使人告德威曰吾當與公德威諫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吾轉戰其來既速必不暇齎糧糗縱其能齎有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飢渴其軍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至未申時梁軍中塵起德威鼓譟而進梁軍大敗

舟戰

凡與敵戰於江湖之間必有舟楫須居上風上流上風者順風用火以焚之上流者隨勢使戰艦以衝之則戰無不勝法曰欲戰者無迎水流

春秋吳子伐楚楚令尹子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遂戰吳師敗績

車戰

凡與步騎戰於平原曠野必須用偏箱鹿角車爲方陣以戰則勝所謂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整束部伍也法曰廣地則用軍車

晉梁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爲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而歎曰誰能爲我通凉州討此虜者乎朝臣莫對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非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若能滅賊何爲不任顧卿方畧如何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以隆爲武威太守隆募腰開弩三十六鈞立標揀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隆於是率其衆西渡溫水虜木機能等以衆萬騎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用鹿角車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

隆到武威虜大人稡跋韓且萬能等率萬餘衆歸隆前後誅殺及降附者數萬又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木機能等戰斬之涼州遂平

信戰

凡與敵戰士卒蹈萬死一生之地而無悔懼之心者皆信令使然也上好信以任誠則下用情而無疑故戰無不勝法曰信則不欺

三國魏明帝自征蜀歸長安遣司馬懿督張郃諸軍雍涼勁卒二十萬潛軍密進窺向劒閣蜀相諸葛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者八萬時魏軍始陣代兵適交泰佐成以賊衆強盛非力所制宜權停下兵一月迎以併声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速裝以待期妻子鵠立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令去於是去者皆悅願留一戰征者奮勇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未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劒爭先以一當十殺引邵却司馬懿一戰大克信之由也

教戰

凡與興師必先教戰三軍之士素習離合聚散之法備諳坐作進退之令使之遇敵視旌麾以應變聽金鼓而進退之如此則戰無不勝法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春秋時魏將吳起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爲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圓而方之坐而進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教習乃授其兵是爲將軍

衆戰

凡戰若我衆敵寡不可戰於險阻之間須要平易寬廣之地聞鼓則進聞金則止無有不勝法曰用衆進止

晉元時秦符堅進屯壽陽列陣臨淝水與晉將謝

玄相拒元使謂符堅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請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淝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無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却衆因亂而不能止於是元與謝琰桓伊等以精銳八千渡淝水右軍拒張耗小退元琰仍進兵大戰淝水南堅衆大潰

寡戰

凡戰若以寡敵衆必以日暮或伏於深草或邀於隘路戰則必勝法曰用少者務隘

北史西魏大統三年東魏將高歡渡河逼華州刺史王覇嚴守乃涉洛軍於許原西西魏遣將宇文泰拒之泰至渭南集諸州兵來會諸將以衆寡不敵請且待歡更西以觀之泰曰歡若至咸陽人皆轉搔擾今其所至可擊之即造浮橋於渭南軍士齎三日糧輕騎渡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十月壬辰至沙苑拒齊六十餘里高歡率兵來會候騎告齊兵至泰召諸將謂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爭也宜至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據以待之遂進至渭曲背水東西爲陣李弼爲右拒趙貴爲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荻蘆之中聞鼓聲而起日晡齊軍至望見軍少爭進卒亂而不成列兵將交泰鳴鼓士卒皆起于謹等以大軍與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絕其軍爲二遂大破之

愛戰

凡與敵戰士卒寧進死而不肯退生者皆將恩惠使然也三軍知在上之人愛我如子之至則我之愛上也如父之極故陷危亡之地而無不願死以報上之德法曰視民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春秋魏將吳起爲西河守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或曰子卒也

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毋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用兵廉平得士卒心使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

威戰

凡與敵戰士卒前進而不敢退後是畏我而不畏敵也若敢退而不敢進者是畏敵而不畏我也將使士卒赴湯焰火而不違者是威嚴使然也法曰威克厥愛允濟

春秋齊景公時晉伐阿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晏嬰乃薦田穰苴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乃召穰苴與語兵事大悅之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親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旦日中會軍門穰苴先馳至軍中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已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苴則破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既定夕時賈乃至苴曰何爲後期賈對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陣約束則忘其

親援桴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
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
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
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
既往未及返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皆振
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直曰將
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
云何對曰當斬使者大懼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
乃殺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
還報然後行事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
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以享士卒平分糧食
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
爲之赴戰晉師聞之渡河而解於是直乃率衆追
擊之遂取所亾邦內故境率兵而歸

賞戰

凡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卒爭先登白刃始合士卒爭
先赴者必誘之以重賞則敵無不克焉法曰重賞之下
必有勇夫

漢末大將曹操每攻城破邑得靡麗之物則悉以
賞有功者若勳勞宜賞則不吝千金無功妄施分
毫不與故能每戰必勝

罰戰

凡戰使士卒遇敵敢進而不敢退一寸者必懲之以重刑故可以取勝也法曰罰不遷列

隋大將楊素御戎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每將對敵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者不下十數人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陣先令三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向者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

主戰

凡敵若彼爲客我爲主不可輕戰爲吾兵安士卒顧家當集人聚殺保城備險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候其困敝擊之必勝法曰自戰其地爲散地

北史後魏大武帝親征後燕慕容德於鄴城前軍大敗績德又欲攻之別駕韓諄進曰古人先決勝廟堂然後攻戰今魏不宜擊者四燕不宜動者三德曰何故諄曰魏垂軍遠入利在野戰一不可擊也深入近畿致其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既敗後陳必固三不可擊也彼衆我寡四不可擊也官軍自戰其地一不宜動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不宜動城隍未脩敵來無備三不宜動此皆兵家所忌不如深溝高壘以佚待勞彼千里饋糧野無所掠久則三軍靡費攻則士卒多斃師老寡生起而圖

之可以捷也德曰諄別駕之言貞良平策也

客戰

凡戰若彼爲主我爲客唯務深入深入則爲主者不能勝也謂客在重地主在輕地故耳法曰深入則專

漢韓信張良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使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衆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韓信涉西河虜魏豹擒夏悅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閼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能進退不能還野無所掠不十日兩將之頭可懸麾下願君留意否必爲所擒成安君自以爲義兵不聽果被殺

強戰

凡與敵戰若我衆強可僞示怯弱以誘之敵必輕來與我戰吾以銳卒擊之其軍必敗法曰能而示之不能

戰國趙將李牧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下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享士習騎射謹風火多間諜後與將士約曰匈奴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盜輒入收保不與

戰如是數歲無所亾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召之使人代收將歲餘匈奴來每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於是復請牧牧稱疾杜門不出趙王乃復強起使將兵牧曰若用臣臣如前乃敢奉命王許之李牧遂往至如故約匈奴來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一千三百乘選騎得一萬三千疋百金之士五萬人控弦者十萬人悉勒兵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來佯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萬餘騎單于奔走其後十餘年匈奴不敢犯趙邊

弱戰

凡戰若敵衆我寡敵強我弱須多設旌旗倍增大竈示強於敵使彼莫能測我衆寡強弱之勢則敵必不輕與我戰我可速去則全軍遠害法曰強弱形也

後漢羌胡反寇武都鄧太后以虞詡有將帥之畧遷武都太守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抄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日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曰

孫臏臧龐而君增之兵法曰行不過三十里而今日且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

騎戰

凡敵人強盛未能必取須當卑詞厚禮以驕其志俟其有釁隙可乘一舉可破法曰卑而驕之

蜀將關羽北伐擒魏將于禁圍曹仁于樊吳將呂蒙在陸口稱疾詣建業陸遜往見之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達下後不堪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驕氣陵轢於人禁等爲水所浸非戰守之所失於國家大計有昧於我又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擒制下見至尊宜好爲計蒙曰羽素勇猛既難與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布兼始有功膽氣益壯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卿病誰可代者蒙對曰陸遜慮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達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都督代蒙遜至陸口書與羽曰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愛撫節想遂席卷共獎王綱其不敢受任來西延慕光塵思稟良覿又曰于禁

等見獲遐邇欣嘆以爲將軍之勳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　趙之畧蔑以尚之聞徐晃等步騎駐旌窺望麾葆操猾虜也忿不思難潛增衆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術軍務彌警願將軍廣爲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踈遲忝所不堪嘉隣威德樂自傾盖雖未合策猶可懷也羽覽書有謙下自託之意遂大安無復所嫌遜具啓狀陳其可擒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爲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

交戰

凡與敵戰傍與隣國當單詞厚賂結之以爲已援若我攻敵人之前後掎其彼則敵人必敗法曰衢地則合交三國蜀將關羽圍魏曹仁於樊魏遣左將軍于禁等救之會漢水暴起羽以舟兵虜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是時漢帝都許昌魏武以爲近賊欲徙河北以避其鋒司馬懿諫曰禁等爲水所沒非戰守之所失於國家大計未所損而便遷都既示敵以弱又淮沔之人俱不安矣孫權劉備外親而內踈羽今得意權必不願也可諭權令掎其後則樊圍自解魏武從之遣使結權遂遣呂蒙西襲公安拔之羽果棄樊而去

形戰

凡與敵戰若彼衆多則鼓虛形以分其勢彼不敢不分兵以備我敵勢既分其兵必寡我專爲一其卒自衆以衆擊寡無有不勝法曰形人而我無形

漢末建安五年曹操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紹遣郭圖淳于瓊顏良攻操將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率兵至黎陽將渡河夏四月曹操北救延荀攸說操曰今兵少不可敵若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河向其後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操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應之操乃率兵兼行趨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操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之斬良遂解白馬之圍

勢戰　滅之勢則我從而迫

凡戰所謂勢者乘勢也因敵之其軍必潰法曰因勢破之

晉武帝密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惟羊祜杜預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及祜卒拜預鎮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既至鎮繕兵甲耀威武遂揀精銳襲破吳西陵都督張政乃啓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預上表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而其害一二止於無功耳朝臣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

功不在身。各耻其前言之失。故守之耳。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較之後。責諸議者皆扣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之。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添脩江南諸城。達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矣。時帝與張華圍基而預表適至。華推秤欵手曰。陛下聖明。神武國富兵強。吳王淫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預陳兵江陵。遣周旨伍巢等率奇兵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熾。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遂虜吳都督孫歆。既平上流。於是湘江以南至于交廣。吳之州郡。望風歸附。預伏節宣詔而撫緩之。時諸將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能盡克。今大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徊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併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遂指授群師。逕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遂平孫皓。

晝戰

凡與敵晝戰。須多設旌旗以爲疑兵。使敵莫能測其衆寡。則勝。法曰。晝戰多旌旗。

春秋晉侯伐齊。齊侯登山以望晉師。晉人使斥山

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施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施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逃歸。

夜戰

凡與敵夜戰。須多用火。皷所以變亂敵之耳目。使其不知所以備我之計則勝。法曰夜戰多火皷。

春秋越伐吳。吳人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爲左右二軍。使夜或左或右。皷譟而進。吳分兵禦之。越爲中軍潛涉。當吳中軍而皷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備戰

凡出師征討。行則備其邀截。止則禦其掩襲。管則防其偷盜。風則防其火攻。若此設備。有勝而無敗。法曰。有備不敗。

三國魏大將吳鱗征南兵到精湖。魏將滿寵帥諸軍在前。與敵夾水相對。寵諸將曰。今夕風甚猛。敵必來燒營。宜爲之備。諸軍皆驚。夜半敵果遣十部來燒營。寵掩擊破之。

糧戰

凡與敵壘相對持兵。勝負未決。有糧則勝。若我之糧道必須嚴加守護。恐爲敵人所抄。若敵人偷道可分遣兵絕之。敵既無糧。其兵必走。法曰軍無糧食則亡。

漢末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遣軍糧使淳于瓊

等五人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紹謀臣許攸貪財紹不能足奔歸操因說操曰今袁紹有輜重萬餘乘而乏嚴備今以輕兵襲之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矣左右荀攸荀詡勸操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人皆用袁軍旗幟啣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負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抄掠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爲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六放火營中驚亂大敗之紹棄甲而遁

導戰

凡與敵戰山川之夷險道路之迂直必用鄉人引而導之乃知其利而戰則勝法曰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漢武帝時匈奴比歲入寇所殺掠甚衆元朔五年春令衛青將三萬騎出塞匈奴右賢王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遂醉臥帳中漢兵夜至圍右賢王虜驚獨與其愛妾一人騎兵數百潰圍夜逃北去漢遣輕騎校尉郭成等追四百里弗及得虜裨將十餘人男女五千餘口畜數十百萬於是青率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爲大將諸將皆以兵屬立號先鋒皆用校尉張騫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人導軍知虜水草處軍得以無飢渴

知戰

凡與兵伐敵所戰之地必預知之師至之日能使敵人如期而來與戰則勝知戰地知戰日則所備者專所守者固法曰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

戰國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用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孫臏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二萬竈又明日爲一萬竈涓追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精銳倍道兼行逐之孫臏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道狹而傍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木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約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魏軍大亂涓乃自刎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涓乃自刎

斥戰

凡行兵之法斥候爲先平易用騎險阻用步每五人爲甲人持一白旗逢則軍前後左右接續候望若見賊馬以次近轉告白主將令衆預爲之備法曰以虞待不虞

漢宣帝時先零諸羌叛犯邊塞攻城邑殺長吏時後將軍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問誰可將者

克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預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然羌戎小衆逆天背叛滅亡不久願陛下屬之老臣勿以爲憂上笑曰諾克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勇所遮即夜遣三枝伺救先渡渡輒營陣會明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克國曰吾士馬新至困倦不可騎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中勿擊遣騎候望四望陘中亡虜夜半兵至洛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矣使虜發數千人杜守四望陘中兵衆豈得入虜克國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平先零

澤戰

凡出軍行師或遇沮澤壯毀之地宜陪道無行速過不可稽留也若不得已與不能出其地道遠日暮宿師於其中必就地形之環龜都甲高四下爲圓營四面受敵一則防水潦之厄一則備四圍之寇法曰歷沛圮塹唐甘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濕傳反詔吏部尚書右衛大將軍裴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軍次單于界壯暮已立營斬壕既周行儉更命徙營高岡吏曰吏士安堵不可擾不聽徙之壯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衆莫不駭嘆因問曰何

以知風雨也行儉笑曰自今但依我節制毋問我所由知也

爭戰

凡與敵戰若有形勢便利之處宜爭先據之以戰則勝若敵人先至我不可攻候其有變則擊之乃利法曰爭地勿攻

三國魏青龍二年蜀將諸葛亮出斜谷並由於蘭坑是時魏將司馬懿屯渭南郭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搔蕩民心此非國之利也懿善之淮遂屯北原斬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遂逆擊之後數日亮盛兵西行淮將皆以為欲攻西國淮獨以亮見形於西欲使兵衆應之必攻東其夜果攻陽隧有備不敗

地戰

凡與敵戰三軍必要得其地利則可以寡敵衆以弱勝強所謂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利勝之半也此言既知彼又知己但不得地利之助則亦不全勝法曰天時不如地利

晉武帝討南燕慕容超召群臣議拒晉師公孫五樓曰晉師勁果所利在速戰初鋒勇銳不可擊也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可徐擒

精兵二千騎循山而南絕其糧道別遣段暉率諸州之軍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較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粟苗使敵來無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其衰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迎戰下策也超曰京都富盛戶口衆多非可以一時入守青苗布野非可卒芟設使芟苗守城以全性命朕所不能據五州之強帶山河之固戰車萬乘鐵馬萬群縱令過峴至於平地徐以精騎蹂之必成擒也慕容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十里而軍壘成用馬爲便宜出峴逆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貽窘逼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險終屈於韓信諸葛瞻不守劒閣之險卒擒於鄧艾臣以天時不如地利也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超又不從爲擒苕梁父二戎脩城隍棟士馬蓄銳以待之其夏晉師已東克超遣其左軍段暉等步騎五萬進據臨衛俄而晉師渡峴慕容超子兵四萬就段暉等於臨衛戰敗超奔廣固數日而拔燕地悉平

山戰

凡與敵戰或居山林或居平陸須居高阜恃於形勢順於擊刺便於奔衝以戰則勝法曰山上之戰不仰其高

戰國秦戰韓韓軍於趙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否

曰道路遠俠難救又召樂乘而問曰可救否樂乘
對如頗言又召趙奢問奢曰道遠險狹譬如兩鼠
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救之兵去趙國
都三十里壘不進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
秦軍武安有一人諫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
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
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與軍不行乃
增壘非趙地也趙奢既遣秦間乃卷甲而趍之一
晝夜至秦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入諫趙奢
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
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教歷曰
請受刑奢曰須後令至邯鄲歷復請曰先據北山
者勝後至者敗趙奢曰諾即發萬人趍之秦兵後
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遂解其圍

谷戰

凡行軍越過山險而陣必依附山谷一則利水草一則
附險固以戰則勝法曰絕山依谷
後漢將馬援爲隴西太守三降羌與塞外諸種爲
寇殺長吏援將四千餘人擊之至氐道縣羌在山
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羌遂窮困豪帥數
十萬戶亡出塞外諸將萬餘人悉逢羌不知依谷
之利而取敗焉

攻戰

凡戰所謂攻者知彼者也知彼有可破之理則出兵以攻之無有不勝法曰可勝者攻也

三國魏曹公遣朱公爲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間人招誘鄱陽叛歸使作內應吳將呂蒙曰野田肥若一收孰彼衆必增如是數歲操難制矣宜早除之乃具陳其狀於是孫權親征一朝夜至問諸將計策諸將皆勸作高壘治壘必歷日乃成蒙曰彼城備已修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乘雨水以入若淹留經日必須盡還還道艱難蒙切危之徐觀此城不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攻之不移時可拔及水未漲而歸全勝之術也吳主權從之蒙乃薦甘寧爲外城都督率兵攻其前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踊自升食時破之既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拔乃退權嘉蒙功即拜廬江太守

守戰

凡戰所謂守者知己者也知己有未可勝之理則我且固守待敵有可勝之理則出兵以攻之無有不勝法曰知不可勝則守

漢景帝時吳楚七國反以周亞夫爲太尉東擊吳楚七國因自請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

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至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於亞夫亞夫率兵東北走昌邑堅壁而守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救梁上書於景帝帝詔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高侯等將輕騎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乏糧飢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夜亞夫軍中驚亂自相攻擊至于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自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吳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兵飢乃引兵退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追擊盡虜之降其郡縣亞夫下令曰有得吳王者賞千金月餘越人斬首以告凡相攻守七月而吳楚悉平

先戰

凡與戰若敵人初來陣勢未定行陣未整先兵以急擊之則勝法曰先人有奪人之心

春秋宋襄公及楚人戰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子魚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請急擊之公弗許既濟未成列子魚復請公從未之許及

後戰

成列而戰

凡戰若敵人行陣整而且銳未可與戰宜堅壁待之候

其陣久氣衰起而擊之無有不勝法曰後於人以待其衰

唐武德中太宗圍王世充於東原竇建德悉衆來救太宗守武牢以拒之建德陣汜水東彌亘數里諸將有懼色太宗將數騎登高以觀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見大敵今渡險而囂是軍無政令遇城而陣者有輕我之心也我按兵不動待彼氣衰陣久卒飢必將自退退而擊之何往不克建德列陣自卯至午時卒飢倦皆列坐又爭飲水太宗令宇文士及率三百騎經賊陣之西馳而南誡曰賊若不動正宜退歸如覺其動宜率東出士及纔過賊衆果動太宗曰可擊矣乃命騎將建旗列陣自武牢乘高入南山循谷而東以掩賊背建德遽率其陣却止東原未及整列太宗輕騎擊之所向披靡程咬金等衆騎繼幡而入直突出賊陣後旋張旗幟表裏俱奮賊衆大潰生擒建德

奇戰

凡戰所謂奇者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也交戰之際驚前掩後衝東擊西使敵莫知所備如此則勝法曰敵虛則我必爲奇

三國魏景元四年詔諸軍征蜀大將軍司馬宣王指授節度使鄧艾與蜀將姜維相綴連雍州刺史

諸葛緒邀維令不得歸艾遣天水太守王頎等直攻維營隴西太守牽洪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退還頎等躡於山口大戰維敗走聞雍州已塞道屯橋頭從孔亟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後諸葛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里聞緒軍却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東還守劒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賊摧折宜遂從陰平由邪徑經劒閣漢陽德亭趣涪去劒閣西百里去城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劒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劒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而甚艱難糧運將匱頻至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綿州列陣待艾艾遣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馬師慕出其左忠慕戰不利並退還曰賊未可勝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慕等將斬之忠慕馳還更戰大破斬瞻進軍漢中劉禪遣使請降遂滅蜀

正戰　與前車戰同斷

凡與敵戰若道路不能通糧餉不能進推計不能誘利害不能惑頗用正兵正兵者揀士卒利器械明賞罰信號令且戰且前則勝矣法曰非正兵安能致遠

虛戰

凡與敵戰若我勢虛當僞示以實形使敵莫能測其虛實所在必不敢輕與我戰則我可以全師保軍法曰敵不敢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

三國蜀將諸葛亮在陽平道魏延諸將并兵東下亮惟留萬餘守城魏司馬懿率二十萬衆拒亮與延軍錯道徑前當亮軍六十里侯還白懿云亮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懿軍垂至恐與已相逼欲赴延軍相去又遠勢不能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勑軍中皆偃旗臥鼓不得妄出又令大開四門掃地却洒懿常謂亮持重而復見以弱勢疑其有伏兵於是率衆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與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必謂吾怯將有強伏循山走矣侯還曰如亮所言懿後知之深以爲恨

實戰

凡與敵戰若敵人勢實我當嚴兵以備之則敵人必不輕動法曰實而備之

三國蜀先主爲漢中王拜關羽爲前將軍使節鉞屯江陵是歲羽留兵屯公安南郡以備吳而率兵

攻魏將曹仁於樊曹公遣于禁等救仁秋大雨漢水汎濫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龐德被誅梁郟陸渾群盜或逢受羽印號爲支黨羽威震華夏

輕戰

凡與敵戰必須料敵詳審而後出兵若不計而進不謀而戰則必爲敵人所敗矣法曰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

春秋晉文公與楚戰知楚將子玉剛忿褊急文公遂執其使宛春以撓之子玉怒遂乘晉軍楚師大敗

重戰與後利戰同斷

凡與敵戰須務持重見利則動不見利則止慎不可輕舉也若此則必不陷於死地法曰不動如山

利戰

凡與敵戰其將愚而不知變可誘之以利彼貪利而不知害可設伏兵以擊之其軍可敗法曰利而誘之

春秋楚伐絞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行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而覆山下大敗之

害戰

凡與敵各守疆界若敵人寇抄我境以撓邊民可於要

害處設伏兵或築障塞以邀之敵必不敢輕來法曰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唐時朔方總管沙吒忠義爲突厥所敗詔張仁願仍攝御史大夫代之既至賊已出率兵蹋擊夜掩其營破之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界北崖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祀然後引兵渡河而南時默啜悉兵西擊突厥張仁願請乘虛取漢南河上築三受降城絶虜南寇路唐休景以爲西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爲所有仁願固請中宗許之表留歲蒲以助力咸陽人二百迭歸仁願擒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爲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達又於牛頭廟那山北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

安戰

凡敵人遠來氣銳利於速戰我深溝高壘安守勿應以待其敝若彼以事僥我求戰亦不可動法曰安則靜

三國蜀將諸葛亮帥衆十餘萬出斜谷壘於渭水之南魏遣大將司馬懿拒之諸將欲往渭北以待之懿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此必爭之地也遂率

軍而濟皆水爲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則諸軍無事矣亮果上五丈原會有長星墜亮之壘懿知其必敗時朝廷以亮率軍遠入利在急戰每命懿持重以俟其變亮數挑戰懿不出因遺懿巾幗婦人之飾懿終不出懿弟孚書問軍事懿復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持兵十萬已墮吾畫中破之必矣與之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司馬將燒營遁走百姓奔告懿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以歸師不之迫於是楊儀結陣而去經日行其營壘觀其遺事獲其圖書糧食甚重懿審其必死曰天下奇才也辛毗以爲尚未可知懿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食今皆棄之豈有人損其五臟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蒺藜懿使軍士三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履前行蒺藜著履然後馬步俱進追到亮岸乃知亮已死時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

危戰

凡與敵戰若陷在危亡之地當激勵將士夫死而戰不可懷生則勝法曰兵士甚陷則不懼

後漢將吳漢討公孫述進入捷橋界諸縣皆城守

漢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城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須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不聽。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城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別將劉尚將十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大驚。責漢曰。比敕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悖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卽破矣。幸無他者。急率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遣其將謝豐袁吉將衆十萬餘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圍之。漢召諸將厲之曰。吾與諸將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斬獲。遂深入敵地。今至其城下而與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禦之。若能同心協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立幡旗使烟火不絕。夜卽枚。引兵與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兵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敗之。斬謝豐袁吉。於是率兵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聞。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

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畧尚而擊公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於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於郭中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敗走高午奔陣刺述殺之旦日城降斬述首傳送洛陽蜀遂平

武經總要百戰奇法後集

豫章新齋李鼎長卿訂
金陵對溪唐富春校梓

死戰　凡五十戰法

凡敵人強盛吾士卒疑惑未肯用命須置之死地告令三軍示不獲已殺牛燔車以享戰士燒棄糧食填夷井竈焚舟破釜絶去其生慮則必勝法曰必死則生

秦將章邯已破楚將項梁軍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日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兵敗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澗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楚懷王以

宋義爲上將項羽爲次將范增爲裨將救趙諸別將皆屬焉宋義行至安陽留四十餘日不進遣其子宋襄相齊自送之無鹽飲酒高會項羽曰今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諸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循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宋義即其帳中斬之下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王陰令羽誅之是時諸將皆慴服莫敢支吾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叛亂即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襄及之齊殺之使旦報命於楚懷王因命項羽爲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焉項羽以殺宋義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率二萬衆渡河救鉅鹿戰不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兵渡河沉舟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還心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絶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當是時楚兵及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望楚兵擊秦軍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一不當十楚兵呼聲動天地諸侯人人惴恐於是大破秦軍

生戰

凡與敵戰若地利已得士卒已陣法令已行奇兵已設要當割棄性命而戰則勝若爲將臨陣畏怯欲要生必

返爲所殺。法曰。幸生則死。

春秋時。楚子伐鄭。晉師救之。與戰於敖鄗。若高之間。晉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欲敗而先濟。故將士懈。卒不可勝。

饑戰

凡興兵征討。深入敵地。芻糧之闕。必須分兵抄掠。據其倉廩。奪其蓄積。以繼軍餉則勝。法曰。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

北史後周將賀若敦率兵渡江取陳湘川。陳將侯琪討之。秋水氾濫。江路遂斷糧援既絕。人懷危懼。敦於是分兵抄掠。以充資費。恐琪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聚土。覆之以米。召側近村人佯有訪問。隨即遣之。琪等聞之以糧爲實。敦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湘羅之間遂廢農業。琪等無如之何。初土人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鷄鴨以餉琪軍。敦患之。乃僞爲土人船。伏兵甲於中。琪軍望見。謂餉船至。逆水爭取。敦甲士遂擒之。又敦軍數有叛者。乘馬投琪。琪輒納之。敦乃取一馬牽以趣船。令船中人以鞭鞭之。如是者再。馬畏船不敢上。後伏兵於江岸。使人乘畏船馬。詐投琪軍。琪即遣兵迎接。爭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盡殺之。後實有饋餉及亡奔琪者。猶恐敦設詐兵不敢受。相持歲

餘。琪不能制。

飽戰

凡敵人遠來糧食不繼。敵饑我飽。可堅壁不戰。持久以敵之。絕其糧道。彼退走。密遣奇兵邀其歸路。縱兵追擊。破之必矣。法曰。以飽待飢。

唐武德初。劉武周據太原。使其將宋金剛屯於河東。太宗往征之。謂諸將曰。金剛垂軍千里入吾地。精兵驍將。皆在於此。武周自據太原。專寄金剛以爲捍蔽。金剛雖衆。內實空虛。虜掠爲資。意在速戰。我當堅營待此。彼未宜速戰。於是遣劉洪等絕其糧道。其衆遂餒。金剛乃遁。

營戰

凡與敵戰。若便利之地。敵先結連而據之。我後去趨戰則我勞而爲敵所勝。法曰。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

晉司空劉琨遣將軍姬澹率兵十餘萬討石勒。勒將拒之。或諫曰。澹兵馬精盛。其鋒不可當。且深溝高壘以挫其銳。攻守異勢。必獲萬全。勒曰。澹軍遠來。體疲力竭。犬馬烏合。號令不齊。一戰可擒也。何強之有。援又垂至。胡可捨去。大軍一動。不宜易遠。若澹乘我之退。顧身無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謂不戰而自滅亡之道。遂斬諫者。以孔萇爲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設疑兵於山上。分爲二伏。勒

率兵與澹戰。僞收衆而北。澹縱兵追之。伏發夾擊。澹大敗而退。

佚戰

凡與敵戰。不可恃已勝而放佚。當益加嚴勵。以待敵。佚而猶勞。法曰。有備無患。

勝戰

凡與敵戰。若我勝彼負。不可驕惰。當日夜嚴備以待之。敵人雖來。有備無害。法曰。既勝若否。

秦二世時。項梁使沛公項羽別攻襄城屠之。西破秦軍漢陽東。秦收兵入漢陽。沛公項羽及攻定陶。因西畧地至雍丘。大破秦軍。斬李田。還攻外黃。項梁益輕秦有驕色。宋義進諫於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兵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梁弗聽。而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時見武信君乎。曰然。曰。今武信君必敗。公徐行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兵益章邯擊楚軍大敗之。項梁死。

敗戰

凡與敵戰。若彼勝我負。未可畏怯。須思害中之利。當整勵器械。激揚士卒。候彼懈怠而擊之則勝。法曰。因害而患可解也。

晉末河間王顒在關中。遣張方討長沙王。方率衆

入自函谷。入屯河南。惠帝遣左將軍皇甫商拒之方潛軍破商。遂入洛陽。商奉帝討方於城內。方軍望見乘輿。於是火却。方止之不可得。衆遂大敗。殺傷滿衢巷。方退壁於三十里橋。人皆挫衂。無復固志。多勸方夜遁。方曰。兵之利鈍。是常事。貴因敗以爲成耳。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乃夜潛進逼洛陽城七里。商既新捷。不以爲意。忽聞方壘成。乃出戰。遂大敗而還。

進戰

凡與敵戰。若審知敵人有可勝之理。則宜速進兵以擣之。無有不勝。法曰。見可則進。

唐李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擊破突厥頡利可汗走保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舉國歸附。以靖往迎之。頡利雖外請朝謁。而內懷遲疑。靖揣知其意。時詔遣鴻臚卿唐儉等慰諭之。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安。若萬騎齎三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足惜哉。督兵疾進。行至陰山。遇其斥候千餘。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大悅。不虞官兵。靖前鋒乘霧而行。去其牙帳七里。虜始覺。列兵未及陣。靖縱兵擊之。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擒其子叠羅施。殺

義成公主。頡利亡去。爲大通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擒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

退戰

凡與敵戰。若敵衆我寡。地形不利。力不可爭。當急退以避之。可以全軍。法曰。知難而退。

三國魏將曹爽伐蜀。司馬懿同行。出絡谷。次於興元。蜀將王琳乘夜襲擊。懿令堅臥不動。琳退。懿謂諸將曰。費禕據險拒守。進不獲戰。攻之不可。宜急旋軍以爲後圖。爽等遂退。禕果馳兵趣三嶺爭險。爽等潛師越險。乃得退。

挑戰

凡與敵戰。營壘相遠。勢力相均。可輕騎挑攻之。伏兵以待之。其軍可破。若敵用此謀。我不可以全氣擊之。法曰。遠而挑戰。欲人之進也。

十六國姚襄據黃落。符生遣將符黃眉鄧差等率步騎討襄。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差曰。襄性剛愎。易以撓動。若長驅一行。直壓其壘。襄必忿而出戰。可一戰而擒也。黃眉從之。遣差率騎三千軍於壘門。襄怒。盡銳出戰。差僞不勝。率騎而退。襄追之于三原。差回拒襄。而黃眉至。大戰斬之。俘其衆。

致戰

凡致敵來戰。則彼勢常虛。不能赴戰。則我勢常實。多方

以致敵之來。我據便地而待之。無有不勝。法曰。致人而不致於人。

後漢建武四年。光武詔耿弇悉收集降附。結部曲。置將吏。弇帥騎都尉刘歆。泰山太守陳俊。將兵而東。張步聞之。使其將費邑軍歷下。又令兵屯祝阿別於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弇渡河先擊祝阿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遂空壁亡去。費邑分兵。遣其弟費敢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嚴令軍中趣脩攻具。後三日悉力攻巨里城。陰縱生口亡歸。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來救。弇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又致之耳。野兵不擊。何以城爲。則分兵守巨里。自帥精銳上岡坂。乘高合戰。大破之。斬邑。既而取首級以示巨里。城中懼費敢亡歸。張步弇悉收其積聚縱兵攻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齊南

遠戰

凡與敵阻水相拒。我欲遠渡。可多設舟楫示之。若近濟。則敵必幷衆應之。我出其空虛以濟。如無舟楫。可用。竹木蒲葦罌瓴瓮囊鎗杵之屬。綴爲排筏。皆可濟渡。法曰。遠而示之近。

漢初魏王豹初降漢。復以親疾請歸。至國。即絕其

河關反與楚約和。漢王遣酈生往說。豹不聽。漢以韓信爲左丞相擊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引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帥兵迎戰。信遂虜豹。定魏。

近戰

凡與敵夾水爲陣。我欲攻近。反示以遠。須多設疑兵。上下遠渡。敵必分兵來應。我可以潛師近襲之。其軍可破。法曰。近而示之遠。

春秋越人伐吳。吳人禦之笠澤。夾水而陣。越人爲左右陣。夜鼓譟而進。吳中兵而鼓之。吳軍大敗。遂至滅亡。

凡遇敵戰。或岸邊爲陣。或水上泊舟。皆謂之水戰。若近水爲戰。須去水稍遠。一則示敵無疑。我欲必戰。勿近水迎敵。恐其不得渡。我欲不戰。則拒水阻之。使敵不能濟。若敵率兵渡水來戰。可於水邊伺其半濟而擊之。則利。法曰。涉水半渡可擊。

漢酈生說齊。下之。齊王曰。與生縱酒爲樂。而罷守備。蒯通說信。遂渡河襲破齊。齊王以酈生爲賣己烹之。而走高密。請救於楚。楚遣龍且將兵救齊。或曰。漢兵遠來。其鋒難當。齊楚自居其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聞王在楚

來救必及漢漢兵客居。其勢無所食。可不戰而擒也。龍且曰。吾知韓信爲人易與耳。今君救齊不戰而降之。有何功。若戰而勝。齊半可得。遂進兵與漢軍夾維水而陣。信夜使人囊沙壅水上流。旦渡擊。且徉敗走。龍且喜曰。吾固知信怯。遂追之。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擊殺且。水東軍散走亡去。遂平齊。

火戰

凡戰若敵人居近草莽。營舍茅竹。積芻聚糧。天時燥旱。因風縱火以焚之。選精兵以擊之。其軍可破。法曰。行火必有因。

漢靈帝中平元年。皇甫嵩討黃巾。漢將朱儁與賊波才戰敗。賊遂圍嵩於長社。賊依草結營。會大風。嵩敕軍士束苣乘城。使銳卒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陣。賊驚亂奔走。會帝遣曹操將兵適至。合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

緩戰

凡攻城之法。最爲下策。不得已而爲之。所謂三月修器械。三月成距堙者。六月也。謂戒爲已者。忿躁不待攻具而令士卒蟻附。恐傷人之多故也。若彼城高池深。多人而少糧。外無救援。可羈縻取之。則利法曰。其徐如林。

十六國前燕將慕容恪擊段龕於廣固。圍之。諸將

請恪急攻。恪曰。有宜緩者。若彼我勢均。外有強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得不速。若我強彼弱。外無救援。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敝。兵法十圍五攻。正謂此也。龕黨尚衆。未有離心。今憑阻堅城上。不戮力盡銳攻之。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要在取耳。乃爲壁壘以守之。終克廣固。

速戰

凡攻城圍邑。若敵糧多人少。外有救援。可以速攻。則勝。法曰。兵貴拙速。

三國蜀將孟達降魏。遂頓新城太守。未幾。復連吳蜀以叛魏。司馬懿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蜀交結。宜觀望而後可。懿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當及其未定。促而決之。乃倍道兼行。至新城下。吳蜀各遣將救達。懿乃分兵拒之。初達與諸葛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吳一百三十里。聞吳舉事。表上天子。比相返往。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將足辨。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外爲木柵以自固。懿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旬月。李輔等斬達首開門以降。

整戰

凡與敵戰。若敵人行陣整齊。士卒安靜。未可輕戰。伺其變動擊之則利。法曰。無邀正正之旗。

三國魏司馬懿征公孫淵。懿泛舟潛濟遼水作圍棄城而向襄平。諸將曰。不攻城而作圍非所以示衆。懿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軍也。攻之正墮其計。賊大衆在此。其巢穴虛失。我直指襄平。必人懷內懼而不救。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乃縱兵逆擊。大破之。

亂戰

後說同前說

凡與敵戰若敵人行陣不整士卒喧譁宜急出兵以擊之則勝法曰亂而取之

分戰

凡與敵若我衆敵寡。當擇平易寬廣之地以勝之。若五倍於敵則三術爲正。二術爲奇。三倍放敵。二術爲正。一術爲奇。所謂一以當其前。一以攻其後。法曰。分不分爲縻軍。

梁將陳霸先王僧辨討侯景。軍於張公洲。高旗巨艦。截江蔽空。乘潮順流。景登石頭望之。不悅曰。彼軍士有如是之氣。不可易也。帥鐵騎萬人。鳴鼓而

前。覇先謂僧辨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賊今送死。欲爲一戰。我衆彼寡。宜分其勢。僧辨從之。以勁努當其前。輕銳蹂其後。大陣衝其中。景遂大潰。棄城而走。

合戰 後說與茲同

凡兵散則勢弱。聚則勢強。兵家之常情也。若我兵分屯數處。敵若以衆攻我。當合軍以擊之。法曰。聚不聚爲孤旅。

怒戰

凡與敵戰。須激勵士卒。使忿怒而後出戰。法曰。殺敵者怒也。

漢光武建武四年。詔將軍王覇馬武討周建於垂惠。蘇茂將兵四千餘救建。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於城中出兵夾擊武。武恃覇援。戰不甚力。爲茂建所敗。過覇營大呼求救。覇曰。賊兵勢甚。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覇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與吾相持。兩軍不一。敗道也。今閉營堅守。示不相援。彼必乘勢輕進。武恨無救。則其戰當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乘其敝。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兵出攻武。合戰良久。覇軍中壯士數十人斷髮請戰。覇乃開營後大叱。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遂敗走之。

氣戰

夫將之所以戰者兵也兵之所以戰者氣也氣之所以勝者鼓也能作士卒之氣則不可太頓太頓則氣易衰不可太遠太遠則力易竭須度敵人之至六七十步之內乃可以鼓令士卒進戰彼衰我勝敗之必矣法曰氣實則鬬氣奪則走

春秋齊師伐魯莊公將戰曹劌請從公與之同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鼓之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劌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是以敗之

逐戰

凡追奔逐北須審真僞若旗齊鼓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當須應之若旗參差而不齊鼓大小而不應號令喧囂雖而不一此真敗却也可以力逐法曰凡從勿急敵人或止於路則慮之

唐武德元年太宗征薛仁杲其將宗羅睺拒之大破於淺水原太宗帥騎追之直趨折墌圍之仁杲將多臨陣來降復還取馬太宗縱遣之須臾各乘馬至太宗具知仁杲虛實乃進兵合圍縱辨士喻以禍福仁杲遂降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破敵乃捨步兵又無攻具徑薄城下咸疑不克而卒下之何也太宗曰此權道也且羅睺所將皆隴外人吾

雖破之然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杲收而撫之未易克也迫之則兵散隴外折墝自虛仁杲破膽不暇爲謀所以懼而降也

歸戰

凡與敵相攻若敵無故退歸必須審察果力疲糧竭可選輕銳蹂躪之若是歸師則不可遏也法曰歸師勿遏

漢獻帝建安三年曹操圍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之繡欲安衆守險以絶軍後操軍不得進前後受敵夜乃鑿險僞遁伏兵以待繡悉兵來追操縱奇兵夾攻大敗之謂荀彧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吾是以勝矣

不戰

凡戰若敵衆我寡敵強我弱兵勢不利彼或遠來糧餉不絶皆不可與戰宜堅壁持久以敝之則敵可破法曰不戰在我

唐武德中太宗帥兵渡河東討劉武周江夏王李道宗時年十七從軍與太宗登玉壁城觀賊陣顧謂道宗曰賊恃其衆來邀我戰汝謂如何對曰群賊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以力爭今深溝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糧運將竭當自離散可不戰而擒也太宗曰汝見識與我合果後食盡夜遁追入介州一戰敗之

必戰

凡與師深入敵境若彼堅壁不與我戰欲老我師當攻其君主擣其巢穴截其歸路斷其糧草彼必不得已而須戰我以銳卒擊之可敗法曰我欲戰敵雖深溝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

三國魏明帝景初三年召司馬懿於長安使將兵往遼東討公孫淵帝曰四千里征伐雖云用騎亦當任力不當計要後費也度淵以何計得策懿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帝曰三者何出懿曰唯明君能量彼我預有所棄此非淵所及也帝曰往還幾日對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一年足矣遂進兵淵還將率步騎數萬屯遼圍塹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曰此欲以老吾兵攻之正墮其計此王邑所以耻過昆陽也彼大衆在此巢穴空虛直抵襄平出其不意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欲出其南賊盡銳赴之懿潛濟已出其他門棄賊直趨襄平賊將戰敗懿圍襄平諸將請攻之懿不聽康珪曰昔攻上庸句日之半破堅城斬孟達今日達來而更安緩愚切惑之懿曰達衆少而食支一年淵軍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二月較一年安事速爲以四擊一正今失半而克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而

計糧也兇賊衆我寡賊饑我飽而雨水乃爾攻具不設促之何爲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憂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愚恃其衆故須餓困不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若求小利而驚之非計也既而雨霽造攻具攻之矢石如雨糧盡窘急人相食乃使其將王建柳甫請解圍當君臣面縛懿皆斬之淵突圍而走懿復追及泜水上殺之遼地悉平

避戰

凡戰若敵強我弱初來氣銳且當避之伺其疲敝而擊之則勝法曰避其銳氣擊其惰歸

漢靈帝中平六年涼州賊王國圍陳倉以皇甫嵩討之董卓請速進嵩曰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之是以善用兵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陳倉雖小城固備未易拔王國雖強攻陳倉不下其衆必疲疲而擊之全勝之道也國攻之終不拔其衆疲敝解去嵩進兵追擊之卓曰窮寇勿迫歸師勿遏嵩曰不然乃獨追擊破之卓由是有慙色

圍戰

凡圍戰之道圍其四面須開一角以示生路使敵戰不堅則城可拔軍可破法曰圍師必缺

漢末曹操圍壺關攻之不拔操曰城拔皆坑之連日不下曹仁言於曹操曰圍城必示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使人人自爲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延日久今頓兵堅城下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操從仁言乃拔其城

聲戰

凡戰所謂聲者張虛聲也聲東而擊西聲彼而擊此使敵人不知其所備則我所攻者乃敵人所不守也法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

後漢建武五年耿弇與張步相拒步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餘里弇進兵晝中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雖大而易攻乃敕諸將會候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日夜爲備至期弇敕諸將夜半皆蓐食會明至臨淄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宜速攻西安弇曰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備守臨淄出其不意至必驚擾攻之則一日可拔拔臨淄則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攻西安卒不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帥兵奔還臨淄併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

城張藍聞之果將兵去

和戰

凡與敵戰必先遣使約和敵雖許諾言語不一因其辭意選銳卒擊之其軍可敗法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

秦末天下兵起沛公西入武關欲以二萬擊撓關張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多屠賈子易以利動願且留壁使人先行爲萬人具日益張旗幟爲疑兵而使酈生陸賈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乃引兵出擊秦軍大破之

受戰

凡戰若敵衆我寡衆來圍我須相察衆寡虛實之形不可輕易道去恐爲尾擊當圓陣外向受敵之圍雖有缺處我自塞之以堅士卒心四面奮擊必獲其利法曰敵若衆則相衆而受敵

壯史魏晉奉元年高歡討泰信都校尉佘朱兆孝武帝永熙元年春拔鄴佘朱兆自晉陽度律自洛陽中達自東郡同會于鄴衆二十萬夾洹水而軍歡出頓紫陌馬不滿三千步不滿三萬乃於韓陵爲圓陣連牛驢以塞歸路將士皆爲必死選精銳步騎從中出四面擊之大破兆等

降戰

凡戰若敵人來降必要察其眞僞遠明斥候日夜設備不可怠忽嚴令偏裨整兵以待之則勝不然則敗法曰受降如受敵

後漢建安二年曹操討張繡於穰降之既而悔恨復叛襲擊曹操軍殺曹操長吏及子昂操中流矢師還舞陰繡將騎來操擊破之繡奔穰與劉表合操謂諸將曰吾強繡失在不便取質以至於此諸卿觀之自今以後不復敗矣

天戰

凡欲興師動衆伐罪弔民必在天時非狐虛向於也迺君暗政亂兵驕民困放逐賢人誅殺無辜旱蝗水雹敵國有此舉兵攻之無有不勝法曰順天時而制征討

東齊後主緯隆化元年擢用邪佞陸令萱和士開高阿那肱穆提婆韓長鸞等宰制天下陳德言鄧長顒何洪珍叅預機權各領親黨壓擾非次法官由財進獄以賂成亂政害人使旱蝗水潦寇盜並起又猜嫌諸王皆無罪受損丞相解律光及弟荊山公羨並無罪受誅漸見伏弱之萌俄觀土崩之勢周武帝乘亂舉而滅之

人戰

凡戰所謂妖事者推人事而破妖祥也行軍之際或梟巢集牙旗或杯酒變血或麾竿毀折帷主將失之若以順

討逆以直伐曲以督擊愚皆無疑也法曰禁邪去疑至死無所之。

唐武德六年輔公祐反詔趙郡王李孝恭等討之將發與將士宴集命取水水變爲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自若曰毋疑諸君此乃公祐授首之徵也飲而盡之衆心皆安先是賊將拒險邀戰孝恭壁不出以奇兵絶其糧道賊饑夜薄李孝恭孝恭堅臥不動明旦以羸兵扣賊營挑戰別選騎陣以待俄而羸却賊追北且噪遇祖尚薄戰遂敗趙郡王乘勝破其別陳輔公祐窮走追騎生擒之

難戰

凡爲將之道要在甘苦共衆如遇危險之地不可捨衆而自全不可臨難而苟免護衛周旋同其生死如此則三軍之士豈忘已哉法曰見危難毋忘其衆。

魏曹操征孫權還張遼樂進李典將七千餘人屯合肥操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書題其函曰敵至乃發俄而權帥衆圍合肥乃發此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城護軍勿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乃救至此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勝負之機在此一舉諸君何疑李典意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死士得八百人推牛享士明

日大戰平旦遼被甲出戰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大將呼自名衝擊突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以走登高擲以長戰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乃聚兵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解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呼號曰將軍其舍我耶遼復還入圍拔出餘衆權軍無敢當者自旦至日中吳人奪氣遼修守備衆乃安心悅服權守合肥旬日城不得拔乃退遼帥諸將追擊幾復獲權

易戰

凡攻戰之法從易者始敵若屯備數處必有強弱衆寡我可逵其強而攻其弱避其衆而擊其寡則無不勝法曰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

北史周武帝伐齊之河陽宇文弱曰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彼分之曲城小山平攻之易拔武帝不納終無成功。

離戰

凡與敵戰可容候隣國君臣交接有隙乃遣諜者以間之若彼猜貳我以精兵乘之必得所欲法曰親而離之。

戰國周赧王三十一年燕上將樂毅併將秦魏韓趙之師伐齊破之潛王出奔於莒莒軍閒齊王在莒合兵攻之楚將淖齒將兵救齊因爲齊祖欲與燕將分齊地乃執潛王數其罪而誅之復堅守莒

城即墨以拒燕兵數月不下。樂毅拜圍之。即墨大夫戰死城中。推田單為將軍。頃之。昭王薨。惠王立。為太子時。與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欲連兵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士齊人惟恐他將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乃使騎劫代毅。毅遂奔趙。燕將士由是不和。單乃詐以卒為神師而出之。列火牛陣。大破燕軍。復齊七十餘城。迎襄王自莒入臨淄。

餌戰

凡戰所謂餌者。非謂兵家置毒於飲食。但以利誘之。皆為餌兵也。如交鋒之際。或乘牛馬。或為財物。或拾輜重。切不可取之。取之必敗。法曰。餌兵勿食。

漢獻帝建安五年。袁紹遣兵攻白馬。操擊破之。斬其將顏良。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而西。紹渡河追之。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坡下。令騎解鞍旋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為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謂餌兵。如之何去之。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曰。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縱擊。大破之。

疑戰

凡與敵對壘。我欲襲敵。須叢聚草木。多張旗幟。以為人

屯使敵備東而我擊其西則必勝或我欲退僞爲虛陣設留而遁敵必不敢追我法曰衆草多障者疑也

北史周武帝東討以宇文憲爲前鋒守雀鼠谷帝親臨圍晉周被圍亦自來援時陳王純屯千里堡大將軍永昌公椿屯鷄栖原大將軍宇文盛守汾水關並受憲節度密謂椿曰兵者詭道汝今爲營不須張幕可伐栢爲菴示有所處兵去之後賊猶致疑時齊王分兵向千里涇又遣衆出汾水關自帥大軍與椿對椿告齊兵急憲自往救之會軍敗齊追還師夜引還齊人果以栢菴爲帳幕之備遂不敢進翌日始悟

窮戰

凡戰如我衆敵寡彼必畏我軍勢不戰而遁切勿追之蓋物極則返也宜整兵緩追則勝法曰窮寇勿迫

漢趙充國討先零羌見充國兵至羌虜在所久屯聚懈弛望爲大軍棄輜重渡湟水道隘陝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死諸校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餘皆奔潰

風戰

凡與敵戰若遇風順致勢而擊之或遇風逆出不意而搗之則無有不勝法曰風順致勢而從之風逆堅陣以

待之。

五代史晉都排陣招討使符彥卿等與契丹戰於陽城爲虜所圍而軍中無水穿井輒崩又東北風大起虜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憤怒大呼曰都招討何以用兵今士卒枉死諸將請戰杜威曰伺風火緩徐觀可否李守貞曰風沙之內彼衆我寡莫測多少但力戰者勝此風力助我也即呼曰諸軍齊擊賊符彥卿召諸將問計或曰虜得風勢宜待風迴彥卿亦以爲然右廂副使藥元福謂曰今軍饑渴已甚待風迴吾屬爲虜矣且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急擊之此詭道也

符彥卿等乃精騎擊之遂北二十餘里契丹主奚車走十餘里追兵擊之得一橐駝乘之遁去晉軍乃定。

雪戰

凡與敵人相攻若雨雪不止覘敵無備可潛兵擊之其勢可破法曰攻其所不戒。

唐遣唐鄧節度使李愬討吳元濟先是愬遣將將千餘騎巡邏遇賊將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爲東邊患衆請刳其心愬許之士良無懼色遂命解其縛士良請盡死以報其德愬署爲捉生將士良言於愬曰吳秀琳據文城柵爲賊左臂

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為之主謀也然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為擒之則秀琳自降矣鉞文及光洽被執秀琳果降愬延光洽問計光洽答曰將軍必欲破賊非得李祐不可祐賊健將也有勇畧守興橋柵每戰常輕官軍時祐帥衆割麥於野愬遣史用誠以壯士三百伏林中秀琳擒之以歸將士爭請殺之愬獨待以客禮時復與語諸將不悅愬力不能獨完乃械祐送之京師先密表曰若殺祐則無成功詔以祐還愬愬見祐大喜署為兵馬使令佩刀出入帳中始定破蔡之計令祐以突將三十為前鋒李忠義副之愬以監軍三千為中軍李進誠以三千殿為後軍令曰但東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敕士火休令士卒食乾糗整鞴勒銜銜弓矢時大雪旗旆折裂人馬凍死者相望人人自謂必死諸校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衆皆失色相泣曰果落李祐姦計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盛分輕兵斷賊朗山之援又斷洄曲及諸道橋梁行七十里至懸瓠城城傍皆鵝鴨驚池愬擊之以亂聲初蔡人拒命官軍凡五十年不能至其城下故蔡人皆不為備祐等坎城先登衆從之殺守門者而留擊柝者納其衆城中鷄鳴雪止遂執元濟監送京師淮西悉平

養戰

凡與敵戰若我軍曾經挫衂須審察士卒之氣盛則激勵士戰氣衰則且養銳待可用而使之法曰謹養一勞併氣積力

秦始皇問李信曰吾欲取荊度用幾何人對曰不過二十萬人及問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乃命信及蒙恬將二十萬人伐荊因不用遂謝病歸瀕陽信與蒙恬攻楚大破之乃引兵西與蒙恬會城父荊人因隨之三日不頓舍大敗信軍入西壁殺七都尉信奔還王怒自至瀕陽見王翦強起之對曰老臣悖亂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王從之翦遂將兵王送至灞上荊人聞之悉兵以禦翦翦堅壁不戰日休士卒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與士卒同甘苦久之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可用矣荊人既不得戰乃引而東翦追擊大破之至鄢南殺其將軍項燕荊兵遂敗走翦乘勝畧定城邑

畏戰

凡與敵戰軍中有畏怯者誅之不進未聞金先退須擇而殺之以戒其衆若三軍之士人人皆懼則不可加誅戮重壯軍威須假之以顏色示以不畏說以利害喻以不死則衆心自安法曰孰戮禁畏太畏則勿殺戮示之

以顏色告之以所生。

南史陳武帝討王僧辨。先召文章與謀。時僧辨婿杜龕據吳興。兵甚衆。武帝密令文章速還長城立柵備之。龕遣將杜泰乘虛掩至。將士相視失色。帝言笑自若。部分益明。於是衆心乃定。

書戰

凡與敵對壘。不可令軍士通家書。親戚往來。恐語言不一。衆心疑惑。信問通。則心有所恐。親戚來。則心有所戀。

漢將關羽屯江陵。吳以呂蒙代魯肅屯陸口。蒙初至。外倍脩恩德。與羽厚結好。後羽襲收公安南郡。而蜀將皆降於蒙。蒙入據城。得羽將士家屬。皆撫

諭令軍卒不得干歷人家。有所取求。蒙麾下士與蒙同汝南人。取民一箔。以覆官鎧。雖公蒙猶以爲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廢法。乃泣而斬之。於是寧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飢寒者與衣糧。羽還在道路。每使人相問。蒙輒厚遇之。周遊城中。家家致問。羽人還。私相參問。咸賀家門無恙。相待過於平時。故羽士卒皆無鬬志。會權又至。羽西走。章鄉衆皆降。羽被殺。

好戰

夫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實不獲已而用之。不可以

國之大民之衆盡銳征伐爭討不止終致敗亡悔無所
追然兵猶火也弗戢將有自焚之患黷武窮兵禍不旋
踵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

隋之煬帝國非不大民非不衆嗜武好戰日尋干
戈征伐不休及事變兵敗遼城禍起蕭墻豈不爲
後世笑吁慎哉。

變戰

凡兵家之法要在應變好古知兵舉動必先料敵敵無
變動則待之乘其有變隨而應之乃利法曰能因敵變
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五代梁末魏博兵亂賀得倫降晉莊宗入魏梁將
劉鄩乃軍於莘縣增壘深池自莘及河築角道餉
梁帝詔鄩出戰鄩曰晉兵未易擊俟彼進取苟得機
便豈敢坐滋患害帝又遣使問鄩以決勝之策對
曰臣無奇謀但人給十斛糧盡乃破敵帝怒曰將
軍留米將療饑耶又遣中使督戰鄩謂諸校曰大
將專征君命有所不受臨機致變安可預謀今揣
彼自氣盛難可輕克諸軍以爲何如衆皆欲戰鄩
默然乃復召諸將列坐軍門人給河水一杯因命
飲之衆未測其意或飲或辭鄩曰一杯之難若是
滔滔河流可勝既乎衆皆失色時莊宗以兵壓鄩
營亦不出帝又數遣人促之鄩以萬人薄其營俘

獲甚衆。少頃。晉兵繼至。鄩退。復戰於故元城。莊宗與符彥卿。李存勗夾擊。鄩兵大敗。

忘戰

凡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聖人之深戒也。天下無事不可廢武。慮有弗庭。無以捍禦。必須內修文德。外嚴武備。懷柔遠人。戒不虞也。四時講武之禮。所以示國不忘戰。不忘戰者。教民不離乎習兵也。法曰。天下雖平忘戰必傾

唐玄宗時承平日久。毀戈牧馬。罷將銷兵。國不知備。民不知戰。及安史之亂。倉卒變生於不圖。文士不足以爲將。市人不足以爲戰。而神器幾危。舊物幾失。吁。戰其可忘哉。

武經總要天河轉運流星年月

尊星　右弼

玉印　龍位

帝星　虎位

上清　左輔

上元下元同起乾　中元甲子坎中遷

次第回頭依例數　不入中宮八位旋

假如上元甲子乾中即尊星在乾。帝星在巽。右弼在兌。虎位在震。玉印在艮。上清在坤。龍位在離。左輔在坎。如乙丑年兌上起尊星。震上起帝星。艮上起右弼。坤上起虎位之類。其法上元下元皆自乾宮起甲子

數去至所用之年太歲住處即尊星到也年上起正月至所用之月又爲尊星也月上起甲子至所用之日又爲尊星日上起甲子時至所用之時又爲尊星到也

又例於上起甲子遇太歲是係排山掌不入中宮

順飛

壬子	癸丑	艮寅
甲卯	乙辰	巽巳

納甲

丙午	丁未	坤申
庚酉	辛戌	乾亥



上元甲子起乾宮　乙丑西方順行蹤
丙寅辰地離丁卯　戊辰逢坎巳巳坤
庚午震宮辛未巽　不入中宮過田宮
次第回頭依例數　歲君到處是尊崇
中元甲子坎宮起　下元甲子上元同
尊帝二星行到處　不須又去避諸凶
謂官符羅睺將軍太歲皆不足畏也

尊星者天乙尊星也天帝之命星也乃天上垣星至尊之星也天中二氣更無在上常遊四方之地一歲常遊於一宮常以龍虎二星侍其左右周遊天宮以應天下殊祥運業遇之人神叶贊主貴人和樂物阜主大富貴中人遇之主進橫財發積或得外親妻家田地天財增益及第富貴朱紫滿門繁華不絕

帝星者天太乙帝星也天真壽星常以輔弼侍其左右每歲遊一宮與天乙尊星相對而行尅應殊祥與尊星同論一星到處不問一切神煞能化凶作吉也尊帝星左右上人遇之主富貴大地遇之主出壽之人立基遇綿遠昌隆不絕中人遇之此八星象相應指定爲官富貴高升生大福人常大吉長壽善人倍加官職青龍白虎二星即生忠賢明直公侯師相以爲斯人輔弼翼中人遇之而生

貴子冨貴雙全。太陽火之精。太陰水之精。主生陰貴子。

舜帝二星起例

上元甲子起乾宮（泰定甲子）中元甲子坎宮移（洪武甲子）下元依舊天門上

不入中宮者稀

此法年上起月月上起日日上起時假如甲寅年是中元即坎上起甲子順飛八宮甲震寅到震六月建辛未到坤庚申日又到坤壬午時到巽舜星帝星上清氣俱到山向餘倣此

定風雲法

雲片片相逐聚散不常其色潔白圍繞日光主有風雲行急主有大風

禽鳥奮飛天色昏淡主風

鳶飛高衝主有大風

日月昏暈主有大風

雲腳黃日色赤主有大風

金星大白晝見主有大風

參宿動搖主大風

燈火焰明作聲主大風

星搖主有大風

面頰熱主有大風

後更無雲則風漸止

武經總要 後 一之二

武經總要後集目録

第一卷

上兵伐謀　不戰屈人之師

用間　用諜　覘國　縱生口

第二卷

用敵人以爲謀主

明賞罰　軍政不一必敗

軍無政令必敗　將帥和必有功

將帥不和必敗　法貴必行

仁愛　士卒同甘苦

親受矢石　撫士　得士心

米澤藏書

得士死力　貴先見
知已知彼　料敵主將
料敵制勝　料敵形勢
第三卷
方畧　權奇　睽敵制宜
詭道　奇計
第四卷
將貴輕財　將貪必敗
臨敵易將　將驕必敗
矜伐致敗　不矜伐
將帥自表異致敗　將帥自表異以奪敵心
均服　隱語　先鋒後殿
擊其後　退師
第五卷
出奇　伏兵
多方以誤之　聲言欲退誘敵破之
聲言急敵取之　稱降及和因懈敗之
卑辭怠敵取之　甘言怠敵以擊之
禱虛　聲言擊東其實擊西
第六卷　示形在彼而攻於此
張大聲勢　先聲後實

疑兵　察虛聲
避實擊虛　以寡擊衆
攻其必救　夜擊
潛兵襲營　橫擊
掩襲　僞退掩襲
第七卷
持重　輕敵必敗
戒輕敵　堅壁挫銳
避銳　以逸待勞
矯情安衆　軍中虛僞
尅敵安衆心　辨詐僞

第八卷
御士推誠　與士推誠
以恩信結敵人　知人
善用人　解仇用人
使過　示信
以義感人　示義
第九卷
激怒士心
絶藝　挑戰　勢宜決戰
臨危決戰　戮力必勝
驍勇敢前　陷陣摧堅
表裏夾攻　乘勝破敵

乘機破敵
第十卷
兵貴有繼 兵無繼必敗附
救兵
分敵勢破之
示緩攻敵有緩急附
示彊 示閒暇
素備
第十一卷
新集可擊 擊未集附
饑渴可擊
乘風雨破敵 散衆
兵多宜分軍相繼
力少分軍必敗
上速
示弱
設詐誤敵 素教
先設備取勝 戒不備附
半濟可擊
心怖可擊
奔走可擊
糧盡可擊 糧道不繼必通附
天時不順可擊
不戒可擊
撓亂可擊
攻不整
擊不備
大陣動可敗
第十二卷
餌兵勿食 防毒附
窮寇勿追
氣衰可擊
不得地利可擊
不暇可擊
將離部伍可擊
陣久力疲必敗
敵無固志可取
出不意
擊未成列
圍敵勿周
高陵勿向

佯北勿從
察敵逃遁
攻地勿攻
軍師伐國若中路遇大城須下而過
舍小圖大
軍勝重掠伏襲必敗
地有所不爭
第十三卷
察敵降附料降詐降
諭以禍福
占候
察敵進止
歸師勿遏
立奇功
師不襲遠
擊師墮
招降
縱舍
至誠獲神助
惟人事破災異
下營擇地
先據要地
絕水泉
料敵糧道
第十四卷
水戰
斷船路
擁水誤敵
火攻
用車
用騎
第十五卷
假託安衆
據險
據水草
據倉廩
伏歸路敗之
濟水
引水灌城
遊騎

脩城柵　攻城
守城　屯田
讓功　辭賞
第十六卷
天占　地占
五行占　太陽占
太陰占　陵犯雜占
第十七卷
日辰占　五星占
二十八宿次舍占　諸星占
星變占　風角占
第十八卷
雲氣占　氣象雜占
行軍災異雜占　太乙占
第十九卷
太乙定主客勝負陽局立成
第二十卷
太乙定主客勝負陰局立成
第二十一卷
六壬占法　遁甲法
附
行軍須知

武經總要後集卷之一

豫章新齋李鼎長卿訂
金陵對溪富春唐校梓

上兵伐謀　不戰屈人之師
用間　用諜　覘國
用敵人以爲謀主　縱生口

上兵伐謀

前漢韓信擊敗楚將龍且遂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今權暫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爲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

困於此旦暮望而來佐我而汝也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伏後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真王耳何以假爲遣張良立信爲齊王召其兵使擊楚

高帝時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擩子耳高帝默然以問陳平平固辭謝曰諸云云何上具告之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人有聞知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弗知平曰陛下兵精孰與楚王曰不能過也平曰陛下恃用兵有能敵韓信者乎王曰莫及也平曰竊爲陛下危之王曰爲之柰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僞遊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遊其勢必郊迎謁而陛下因擒之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爲然迺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遊雲夢上因隨以行行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預具武士見信即勢縛之

唐馮行襲武當人僖宗在蜀有賊首孫喜者聚徒數千人欲入武當刺史呂燁煌駭無營行襲伏勇士於江南乘小舟迎喜謂喜曰郡人今得良牧衆心歸矣但緣兵多民懼虜掠若駐軍江北領肘腋以赴之使某前導以慰安士民可立定也喜然之既渡江軍吏迎

詔伏甲奮起行襲擊喜仆地拔劍斬之其黨盡殪賊衆在江北者悉奔潰

本朝夏師趙保忠叛逆命李繼隆率師問罪秦翰監護其軍次延州翰慮保忠遁逸即乘驛先往矯詔安撫以綏其陰計王師至翰又諷保忠以地主之禮郊迎因並驅而出保忠遂就擒

不戰屈人之師

前漢七國反周亞夫爲太尉擊之因謂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迺可制也上許之楚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藺昌邑深壁堅守不出使輕騎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飢方引而去

後漢王霸討周建蘇茂既戰歸營賊復聚衆挑戰霸堅卧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曰茂已破今易擊霸曰不然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挑戰以緩一時之勢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茂不得戰乃引還

魏楊州刺史毋丘儉反文欽在外爲遊兵司馬宣王自將兵五六萬渡淮進討之使諸葛誕督豫州諸軍從安風津擬壽春胡遵督青徐軍出譙宋絶其歸路王基督前鋒諸軍據南頓以待之皆堅壁勿戰儉欽進不得鬬退恐見襲不得歸計窮不知所爲衆宵遁

追儉斬之。

蜀將姜維依麴山築二城。聚羌胡等寇逼魏諸城。魏雍州刺史陳泰。與郭淮謀。所以禦之。泰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粮。羌夷患維勞役。必未肯附圍而取之。可不血刃拔其城。雖有救山道險阻。非行兵之地。淮進兵討之。維果來救。自牛頭山。泰曰。兵法貴不戰而屈人之兵。今絕牛頭。維無返路。我之禽也。欲堅壘不戰。絕維歸路。維遁去。

用間

春秋時。楚師伐宋。九月不服。將去宋。楚大夫申叔時。僕曰。築室及耕者。宋必聽命。楚子從之。築室分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王聽其言。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以利道之。華元蓋用此術。得自通矣。曰。弊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寧以國斃。不從城下盟。去我三十里。惟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若不因間諜。無由得入楚軍。

春秋時。楚子反命軍吏察夷傷。夷示傷也。補卒乘。補善也。繕甲兵。繕治也。展軍駕。展陳也。雞鳴而食。惟命是聽。復欲戰。晉人患之。苗賁皇狗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申重也。明日復戰。乃逸楚囚。逸縱也。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醉。而不能見。穀陽子反內臣。王曰

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

戰國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因問群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思期曰。胡可伐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不備襲胡取之。

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田單東走保即墨即墨大夫出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爲將軍。以即墨拒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與樂毅有隙。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單又宣言曰。吾惟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惟恐見得。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塚墓。僇辱先人。燕軍盡掘龍臺。燒死人。即墨人從城望見皆涕泣。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擄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單乃鑿城。夜縱火牛。壯士鼓譟出擊燕軍。大駭敗走。所亡七十餘城皆復。

趙奢爲趙將。秦伐韓軍於閼與趙王令趙奢將兵救之

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武安西（屬魏郡在邯鄲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侯有一人言必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　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將不行。乃增壘閉與非趙地也。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大破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

范雎爲秦昭王相使　廉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爲讓。而睢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以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軍乃挾詐而盡坑殺之。

王翦爲秦將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王翦。翦驍惡之。乃多遺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爲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聚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後三月。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前漢陳平初爲漢王護軍中尉項羽圍漢王於滎陽城
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求和項王弗聽平曰顧楚有
可亂者後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眛龍且周殷之
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
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
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
斤与平恣所爲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
軍宣言諸將鍾離眛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
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
疑之使使至漢漢爲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文字旦折俎而來
即陽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
草具進楚使去肴內便以惡草之具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
亞父欲急擊下滎陽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亞父聞
項王疑之乃大怒疽發背而死卒用陳平計滅楚
後漢堅鐔爲楊化將軍與諸將攻洛陽而朱鮪別將守
東城者爲反間私約鐔晨開上東門鐔與連議夫將
軍朱祐乘朝而入與鮪大戰武庫下建始殿東有太倉太倉東有武庫藏兵之所也殺傷甚衆至旦食乃罷朱鮪遂降
魏賈詡爲執金吾參太祖司空軍事太祖後與韓遂馬
超戰於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詡以爲可
僞許之太祖乃用詡謀離間超遂更相猜疑軍乃大
敗

蔣濟爲丹陽太守。爲魏太祖丞相主簿。初蜀將關羽既降于禁。斬龐德。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宣王及濟。以爲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楚圍自解。太祖如其言。權聞之。即引兵據江陵。羽遂見擒。

蜀將孟達降魏。魏朝遇之甚厚。司馬宣王以達言行傾巧。乃以達爲新城太守。達於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亮惡其反覆。又慮其爲患。達與魏吳興太守申儀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謨詐降。過儀因漏泄其謀。達聞其謀漏泄。乃欲舉兵。

吳陸遜爲大將軍。右都護鎮荊州。時魏江夏太守逮式兼領兵馬。頗作邊害。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協。遜聞其然。即假作荅式書。云得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密呈。來書表聞撰衆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得書。以見式式惶惶。遂自送妻子還洛。由是吏士不相親附。遂以克罷。

周魴爲鄱陽太守。加昭義校尉。被命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爲北敵所聞知者。令詭挑魏大司馬楊州牧曹休。魴答恐民帥小醜不足。使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賫牋七條以誘。休且曰。今使君若從皖道。進住江上。魴當從南對羊歷口爲應。若未徑到江岸。可

任百里上令此間民知。北軍在彼即自善也此間民非苦飢寒。而甘兵寇苦於征討樂得北屬但窮困舉事不時見應。尋受其禍耳。如使淮楊及青徐諸軍。首尾相銜。牽綴彼兵。使得不速退者。則善之善也。魴生於江淮。長於時事。見其便利。百舉百捷。時不再來敢布腹心休。果信魴帥步騎十萬輜重滿道徑來入皖魴亦合衆隨陸遜橫截休休幅裂瓦解。所獲萬計。魴初建密計。時頻有郎奉詔誥問諸事。魴乃詣部郡門下。因下髮謝故休聞之不復疑慮。事悽軍旋。帝大會諸將。歡飲酒酣。謂魴曰。君下髮載義成孤大事君之功名當書之竹帛。加裨將軍賜爵關內侯

賊帥董嗣負阻劫抄豫章臨川。並受其害。吳粲唐咨嘗以三千兵攻守。連月不能拔。周魴表乞罷兵。得以便宜從事。魴遣間諜授以方策誘徂投嗣嗣弟鍤懼謂武昌降陸遜。乞出平地。自改爲善。由是數郡無後憂惕。

晉衡瓘爲征北大將軍都督幽州護烏桓校尉于時幽并東有務桓。西有力微。並爲邊害。瓘離間二虜遂至嫌隙。於是務桓降。而力微以憂死。朝廷加其功。賜爵子亭侯。

杜預爲鎮南大將軍督荊州。至鎮繕兵甲。耀威武。乃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敗之。政吳之名將也。據要

害之地耻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皓預欲間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

劉琨爲幷州刺史領匈奴中郎將劉元海時在離名相去三百許里琨密遣離間其所部雜虜降者萬餘落元海甚懼遂城蒲子而居之

李矩爲冠將軍領河東平陽太守劉聰遣從弟暢討矩矩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僅以身免先是聰使其將趙固鎮洛陽長史周鎮與固不協密陳固罪矩之破暢也帳中得聰書勑暢平矩訖過洛陽收固斬之使以振代固拒迸以示固固即斬振父子遂率騎一千來降矩還令守洛

事州牧羅尚遣將隗伯攻蜀賊李雄於郫城互有勝負雄乃募武都人朴泰鞭之見血使譎羅尚欲爲內應以火爲期尚信之悉出精兵遣隗伯等率兵從泰擊雄雄將李讓於道設伏泰以長梯倚城而舉火伯軍見火起而爭緣梯泰又以繩汲上尚軍百餘人皆斬之雄因放兵內外擊之大破尚軍此內用間之勢

後凉呂光將目延伐乞伏乾歸大破之乃縱反間稱衆潰東奔成紀延信而追之延司馬耿雅曰告者視高而已動必有姦計不可延不從相遇戰敗死之

後周楊檦爲太祖太行臺左丞仍率夷徒更爲經略於是遣諜人誘說東魏城堡旬月之間正平河北南分縫建二州大寧等諸城並有請爲內應者大軍因攻而拔之檦行正平郡事左丞如故

韋孝寬爲南兗州刺史東魏時段琛堯傑據宜陽遣其楊州刺史牛道常弱誘邊民孝寬深患之遣諜人訪獲道常與孝寬書論歸欽意又爲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諜人送於琛營琛得書果疑道常其所欲經略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離阻日出奇兵掩襲檎道常及琛等崤澠遂清後孝寬爲驃騎大將軍鎮玉壁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爲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遞通書疏故齊動靜朝廷皆先知時有王師許益孝寬度以心膂令守一戍益乃以城東入孝寬怒謂諜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人情知此

韋孝寬爲後周將軍北齊將斛律光在汾北孝寬忌光英勇乃作謠言令間諜漏其文於鄴曰百勝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光字明月）又曰高山不推自摧槲木不扶自立齊臣祖珽穆提婆與光有隙因續之曰肓老翁背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提婆聞之以告後主乳母陸命萱以饒舌斥已肓老翁謂祖珽也遂相與協謀以謠言啓後主謀誅光武帝聞

之始有滅齊之意竟平其國。

達奚武爲東魏秦州刺史時齊神武趨沙苑太祖遣武覘之武後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太祖太祖深嘉焉遂破之。

李達爲都督義州弘農等二十一州諸軍事每厚撫境外之人使爲間諜敵中動靜必先知至有事泄被誅殘者亦不以爲悔其得人心如此

隋陰壽爲幽州總管竇寧舉兵反壽討之竇寧奔于磧北壽班師留開府成道晟鎮之竇寧遣其子僧迦率輕騎掠城下而去壽引軍躡之衆來攻道昂告所親任者趙世謨王威等月餘世謨率其衆降竇寧寢走契丹爲其麾下趙修羅所殺北邊遂安

唐長孫晟爲奉車都尉以突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各以彊兵數姓尚和難以力任易可離間因上書陳突厥強弱形勢高祖皆納用乃遣大僕元暉出伊吾道使詣玷厥賜以狼頭纛諭爲欽敬禮甚優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止及間既行果相猜二投晟車騎將軍出黃龍道賚幣賜奚虜契丹等遣爲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令內附三年攝圖四十萬騎自

蘭州入至于周盤破走奚長儒軍更欲南入珀厥不從引兵而去。

裴矩爲黃門侍郎大業中以始畢可汗彊盛漸生怒隙言於帝曰突厥本淳易可離間但由其內多有群胡盡皆桀黠教導之耳臣聞史蜀胡悉兀多奸計幸於始畢請誘殺之帝曰善矩因遣人告胡悉曰天子出珍物今在馬邑欲共蕃內多作交關若前來者即得好物胡悉貪而信之不告始畢率其部盡驅六畜星馳爭進冀先互市矩伏兵馬邑下誘而斬之詔報始畢曰史蜀胡悉忽領部落走來至此云背可汗請我容納突厥既是我臣彼有背叛我當兵殺今已斬之故令往報。

太宗討竇建德入武牢進薄其營多所傷殺凌敬進說曰宜悉兵濟河攻敗懷州河陽使重將居守更率衆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先聲後實傳檄而定漸趨壺口稍駭蒲津收河東之地此策之上也行必有三利一則入無人之境師有萬全二則拓土得兵三則鄭圍自解建德將從之而世充之使長孫安世陰貴金王啗其諸將以亂其謀衆咸進諫曰凌敬書生耳豈可與言戰乎建德從之退而謝敬曰今衆心甚銳此天贊我耳因此決戰必將大捷已依衆議不得從公言也敬固爭建德怒扶出焉於是悉衆進逼武牢。

官軍按甲挫其銳建德中搶氣竭牛口渚車騎將軍曰士驤楊武威生獲之

劉世讓拜廣州總管將之任高祖問以備邊之策世讓曰突厥南寇徒以馬邑爲其中路耳如臣所計請於雁門城置一智勇之將多儲金帛有來降者厚賞賜之數出奇兵略其城下苾戰禾稼敗其生業不出歲餘彼當無食馬邑不足圖也高祖以無可任者乃使世讓馳驛往經略之突厥懼其威名乃縱反間言世讓與可汗通謀將爲亂高祖不知察遂誅世讓

曹王皐大曆中鎮江西先是牙將伊慎討梁崇義擢鋒陷敵李希烈意欲縻之慎以計遁歸皐始至鍾陵大集將吏得慎而壯之拔爲大將繕理舟師希烈惧慎爲曹王所任乃遣慎七屬之甲詐爲慎書行間爲德宗遣中使即軍以詰之皐乃抗疏論雪上章未報會賊兵浙江來寇皐乃召慎勉之令戰大破三千餘衆朝廷始信其不二

五代梁帝以峻人堅壁不戰且慮師老思欲旋旆以歸河中因客召上將數人語其事時親從指揮使高季昌獨前出抗言曰天下雄傑窺此舉者一歲矣今峻入已困願少俟之帝嘉其言因曰兵法以正合以奇勝者詐也乘機集事必由是乎乃命季昌密募人入峻以紿之尋有騎士馬景堅願應命且曰是行也

必無生理願錄其孥帝悽然立止其行景固請乃許之明日軍出諸砦屏匿如無人景因躍馬西走直叩岐闉詐以梁軍悉東遁爲告且言列砦尚留萬餘人侯夕將遁矣宜速掩之茂真信其言遽啓二扉悉衆來寇時諸軍已介馬待之中軍一鼓百營俱進又分遣數百騎以據其闉岐人進不能駐其趾退不能入其壘殺戮蹂踐不知其數茂貞由是喪膽但閉壘而已。

用諜

春秋時楚子元爲楚令尹。子元楚文王弟也以車六百乘伐鄭入桔柣之門桔柣鄭達郊之門也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鳥乃止幕帳也

唐朱泚反將吏自賊中逃來者言泚衆携離可滅之狀會賊將姚令言僞中丞崔宣咸使諜覘我軍爲遊騎所得拘送於李晟晟解縛食而遣之誡之曰爾報益宣善爲賊守諸將勉力自固勿不忠于賊也。

李愬討淮西舊軍令有舍賊諜者屠其家愬除其令因使厚之諜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

覘國

春秋時子罕爲宋司城宋以武公諱司馬爲司城陽門之介夭死陽門宋國門名介天衛甲士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夭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

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善知其微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救猶助也雖微晉而已。天下孰能當之。緣由非也

晉與秦戰。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韓簡晉大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謂奔梁求秦入用其寵。爲秦所納飢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狃忕也言辟秦則使忕來遂使請戰。秦伯獲晉侯以歸

晉侯將伐鄭。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句耳鄭大夫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公子任夫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思慮也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可敗。

魏無忌安釐王。時爲信陵君。不以富貴驕人。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言王獵耳。非爲寇也。王大驚。問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

後魏鎮北將軍。封沓亡入蠕蠕。說令擊司馬楚芝。以絕糧運。蠕蠕乃遣覘楚之軍。截驢耳去。而有告失驢耳者。楚芝曰。必覘賊截之。爲驗耳。賊將至。乃伐柳爲城

灌水冷東城立而賊至。不可攻逼乃散走。

後周韓果性彊記。兼有權略。善伺敵虛實。稔知情狀。有潛匿溪谷。欲爲間隙者。果登高望之。所疑處。往必有獲。周文由是以果爲虞侯都督。每從征行。常領偏騎晝夜巡察。略不眠寢。從大將軍破稽胡於北山。胡地險阻。人迹罕至。果進兵窮討。散其種落。稽胡憚果勁勇。趫捷。號爲著翅人。

用敵人以爲謀主

春秋時。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爲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杞梓皆木名）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有亡四各在晉）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殿後軍）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鈞同其聲。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成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侵沈。獲沈子復侵楚。敗申息。獲申麗）則析公之爲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鄧。（鄧晉邑）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

簡擇蒐關秣馬蓐食師陳楚次。次舍也焚舍示必死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欲楚知之楚師霄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巫臣而雍害其事。子反亦雍害巫臣不使得取夏姬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邢音邑以爲謀主。捍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孤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駕棘皆楚邑樵國鄭邑東女有棘亭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乏爲也。見成七年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若敖亂在宣四年苗晉邑以爲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陣。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謂卒惟在中軍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塞井夷竈以爲陳欒范易行以誘之。欒書時將中軍范宋佐之兵。潘卻令楚貪已不腹顧行爲簡易一稍之兵中行二郤。必克二穆。郤駒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郤至佐新軍今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於穆王故曰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四萃四面集攻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夷傷也吳楚之間以火威爲曆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言楚亦不以爲意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以舉牛能此向叔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爵祿而

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唐李愬討吳元濟初賊將吳秀琳之降。愬單騎至棚下。與之語親釋其縛。以爲衙將。秀琳感恩。期於効報謂愬曰若欲破賊須得李祐。某無能爲也。祐者賊之騎將有膽略。守興橋棚嘗侮易官軍。去來不可備。愬召其將。史用誠誡之曰。令祐以衆獲麥於張柴尔可以三百騎。伏傍林中。又使搖旆於前。示將焚麥者。祐素易我軍。必輕而來。遂爾以輕騎搏獲之用誠等如其言。果擒祐而還。官軍常若祐皆請。

殺之愬不聽。解縛而客禮之。乘間常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而語。或至夜分忠義亦降將也。愬致之軍中多諫。愬愬益寵祐。始募敢死者三千人。以爲突將。愬自教習之。愬乃拜祐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略無猜間。李光顏節制陳許賊悉以精卒抗光顏。先是愬乘其無略。夜以李祐率突將三千。爲先鋒李忠義副之。愬自帥中軍三千。田進誠以後軍三千。殿而行。初出文成柵衆請所向。愬曰東六十里止至賊境曰。張柴盡殺其戍卒。苦寒抱戈僵仆者。道路相望其川澤險夷。張柴已東師人未嘗蹈其境。皆謂必不生還。既至張柴諸將請所止。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也。諸將比失色。監軍使哭而言曰。果落李祐計中。愬不聽。速令進軍。愬道分五百人斷洄曲路橋。又分五

百人斷郎山路至懸瓠城夜半雪逾甚近城有鵝鴨池愬令驚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郎山之固晏然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坎庸而先登敢銳者從之盡殺守門卒而發其關留擊柝者黎明雪亦止愬入止元濟外宅蔡吏告元濟曰城已陷矣元濟猶望董仲質來救愬乃令訪仲質家安卹之使其家人持書召仲質仲質單騎而歸愬愬以客禮待之田進誠焚子城南門元濟城上請罪進誠繩梯而下之乃檻送京師

縱生口

後漢光武初遣耿弇征張步步聞之使其大將費邑軍歷下分兵屯祝阿別於太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弇兵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聞祝阿已潰空壁亡去費邑遣弟守巨里弇進軍先脅巨里使楊言多伐林木以填塞阨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陰縱生口令亡歸歸者告邑邑將精兵三萬來救弇曰吾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適其所求也大敗之

班超初在西域發于闐諸國兵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兵五萬令溫宿王救之超召將校及于闐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散去于闐從是而東超亦於此西

歸。可須夜鼓而發陰縱所得生口歸。以超言告龜茲王。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邀于闐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鷄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級。自是威震西域。

唐元和中。魏博義成軍。送擒獲逆賊李師道下。都知兵馬使夏侯澄等。四十七人。並從釋放。仍却遞送軍前。驅使如緣。父母猶在賊中。或羸老疾病情切歸還者。仍量事優給放去。及澄等至行營。賊覘知之。潛相傳告。由是叛徒皆感朝廷恩。繼有降者。

武經總要後集卷之一終

武經總要後集卷之二

豫章新齋李鼎長卿訂

金陵對溪唐富春校梓

明賞罰　軍政不一必敗

軍無政令必敗　將帥和必有功

將帥不和必敗　法貴必行

兵道尚嚴　臨敵不顧親

仁愛　士卒同甘苦

親受矢石　撫士

得士心　得士死力

貴先見　知已知彼

料敵主將

料敵形勢

明賞罰

晉文公既立。從亡賤臣壺叔曰。君行賞不及臣。臣不欲請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矣。晉人聞之皆悅。

鄭人賂晉侯歌鍾之樂。晉文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諧亦和也）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

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便蕃數也。言達人相率來從便蕃然在左右）君子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達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規正也）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待遇）不能濟河。（渡河南服鄭）

衛獻公出奔。友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孰執鞭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

君友其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不果班。

衛孫良夫帥師侵齊。師戰于新築。敗績。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于奚自新築大夫新築衛之地）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舉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不可不止也。（此濫賞以情軍志）

晉文公與楚戰于城濮。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祈瞞奸命。司馬殺之。以狥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權代舟之僑也）秋七月丙申振旅。凱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召會計貳。

殺舟之僑。以狥於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人服。（三罪顛頡祈瞞舟之僑）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言汝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以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汝勉之。苟從是行也。長臨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

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晉侯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僕卿也）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楊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二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之御僕也）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讀其書曰日君乏使斯臣司馬（斯也）此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楊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用鉞斬楊干之僕也）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致戶於司寇使戮之）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親軍

司馬穰苴田完之苗裔齊景公以爲將軍捍晉燕之師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加大夫之上權輕願得君之寵臣以監軍乃可景公乃使莊賈往苴既辭與賈約曰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至苴曰何後期賈曰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授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亡其親授桴鼓之急則亡其身今隣國深侵君不安席百姓之命皆縣於君何

爲相送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到者云何對曰當斬遂斬賈以徇三軍三軍皆震讋於是遂擊燕燕師遁遂取所亡之地而歸

宋王師征蜀劉光人下遂州入城安撫盡出府庫錢帛以給軍士初諸將入辭

太祖謂曰所破郡縣當傾帑藏爲朕賞戰士國用所取惟土疆爾故人皆効命所至成功如席卷之易

軍政不一必敗

春秋時楚伐鄭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遠曰無及於鄭而勦民馬用之（桓子林父勦營也）楚歸而動不後（勦兵伐鄭）隨武子曰善（武子士會）彘子曰不可（彘子先穀）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臣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韓獻子謂桓子（獻子韓厥）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已甚不如進也（令鄭屬楚故曰失屬彘子以偏師陷以曰亡師）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晉師濟河楚子欲還伍參言於楚子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甚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復狼也皮逼反）其三師者專行不

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閔憂也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楚成王穆王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淹留也隨季對曰。昔平王東遷。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率遵也寡君使群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侯人伺侯望敵者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言詔對也寡君使群臣遷大國之迹於鄭。遷徙也曰。無辟敵。群臣無所逃命。晉終爲楚人所敗

吳師伐楚州來。楚救之。吳人禦諸鍾離。楚將子瑕卒。楚師熸音安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熸軍之重主喪亡故其軍無復氣勢吳將公子先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克勝也軍事尚威胡沈之君幼而狂性無定陳大夫鬷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遠越爲師。賤而多寵。政令不一。遠越非正卿也軍多寵人政令不一於越七國同役而不同心七國楚頓胡沈陳蔡許師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從之。楚師大奔。

後漢末。曹公擊馬超。始賊每一部到。公輒有喜色。賊破之後諸將問其故。荅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酌適音酌故一舉可滅。爲功差易。吾是以喜也

軍無政令必敗

後魏末原州人豆盧狼害都督大野木兒等據州城反州人李賢乃召集豪傑謀曰賊起倉卒便誅二將其勢雖盛其志已驕然其政令莫施惟以殘剥爲業夫以羈旅之賊而御烏合之衆勢自離畔今若從中擊之賊必喪膽如吾計者指日取之衆皆從焉乃率敢死士三百人分爲兩道乘夜鼓譟而出群賊大驚一戰而敗遂追斬之

將師和必有功

春秋時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欒書將中軍荀

偃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欒鍼爲右孟獻子曰晉師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晉之軍師和而蔡積怨於諸侯是以克也）

魏中主王元英攻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於鍾離衆兵百萬武帝遣征北將軍曹景宗拒之次邵陽洲築壘相守未敢進帝怒詔責敞會焉賜以龍環御刀曰諸將有不用命者斬之敞自合肥輕趨陰陵大澤過澗谷造飛橋以濟師人畏魏軍盛多勸敞緩行敞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

綏乎旬日而至卻陽洲初帝敕景宗曰韋叡輕卿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甚謹帝聞曰二將和師濟矣叡紿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立鹿角截洲爲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枚擊地曰是何神也遂克之梁武景略與前軍趙祖悅同軍交惡志相稻害景略一怒自鑿其齒皆流血韋叡以將師不和將至禍患酌酒自勸景略曰且願兩虎勿復私鬬故略紿此役得無害焉

將帥不和必敗

唐初劉黑闥引突厥寇河北淮陽王道玄授山東道行軍總管師次下博與賊軍遇道玄師騎先登命副將史萬寶督軍繼進萬寶與之不協及道玄深入而擁兵不進謂所親曰吾奉詔言淮陽小兒雖各爲將而軍若動必陷泥淖英如結陣以待之雖不利於王而利於國道玄遂爲賊所擒

左衛大將軍程知節征賀魯爲前軍總管至鷹娑川突厥有二萬騎來柜總管蘇海政與戰互有前却既而突厥別部鼻尼施等又領三萬餘騎續至蘇定方正歇馬隔一小嶺去知節十許里望見陳超率五百騎馳往擊之賊衆大潰追奔二十里殺千五百餘人獲馬二千疋仍馬及所弃甲仗綿亘山野不可勝計副

大總管王文度害其功。謂知節曰。雖云破賊。官軍亦有死傷。蓋決成敗法耳。何爲此事。自今正可結爲方陣輜重俱納腹中。四面布隊。人馬披甲。賊來即戰。自保萬全。無爲輕脫。致有傷損。又矯稱別奉聖旨以知節恃勇輕敵。使文度爲其節制。遂收軍不許深入。終日跨馬披甲。結陣田是馬多瘦死。士卒疲勞。無有鬬志。定方謂知節曰。本來討賊。今乃坐守。馬餓兵疲。逢賊即敗。怯懦如此。公爲大將。閫外之事。不許自專。別遣軍副專其號令。理必不然。須因繫文度。飛表奏之。知節不從。至怛篤城降。有胡附文度。又曰。比我兵回彼還作賊。不如盡殺。取其資材。定方曰。如此則自作賊耳。何名伐叛。文度不從師還。竟無功。文度坐處死。宋銀夏李繼遷道初命將部送粮草于靈武。時會州觀察使田紹武治禪將。皇甫繼明自守。榮若在陣中。至浦洛河與虜角鬬。大敗之。紹斌語諸將軍曰。蕃戎輕挑。勿弃輜重。但按結陣徐行。守榮忿曰。我不受君節度。乃率兵去輜重四五里。繼迁初見紹斌旌旗不敢擊。守榮等欲邀奇功。遂與戰。賊先伏兵以羸騎挑戰。既而伏發。守榮等敗走。

法貴必行

前漢胡建守軍正丞。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斬之。奏曰。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

今有穿軍垣以求貨利。私買賣以爲市。無以帥先士大夫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琳死以聞。制曰。可。馬法。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三王戒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建又何疑。建遂顯名。

後漢祭遵從光武征河北。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之。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吳將呂蒙爲漢昌太守。圍關羽定南郡。盡得羽將士家屬。皆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

麾下士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物。蒙猶以爲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

隋樊子蓋東都留守。屬楊玄感作逆。逼城。子蓋遣河南贊務裴弘榮逆擊之。反爲所敗。遂斬弘榮以狥。國子祭酒楊汪小不恭。子蓋將斬之。汪拜謝頓首流血久乃釋免。於是三軍莫不戰慄。將吏無敢仰視玄感每盡銳攻城。子蓋徐誤修御至輒摧破。

唐高祖文獻宗初爲右神策行營節度統諸鎮兵討四川劉闢。至興元中軍有折逆旅之七箸者。斬以狥。初闢陷東川擒節度使李康。及祖文克梓州。乃歸康。求

雪已之罪。崇文以康敗軍失律。斬之。

韋雲起契丹入寇。營州詔護突厥兵往討之。敕民可汗發騎二萬。受其處分。雲起分為二十營。四道俱引。營相去各一里。不得交雜。聞鼓聲而行。聞角聲而止。自非公使不得走馬。三令五申之後。擊鼓而發。軍中有犯約者斬。紇干一人持首以徇。於是突厥將帥來入謁之。皆縢行股戰。莫敢仰視。終立功焉。

王智興元和中王師追吳元濟戰賊令姚海率勁兵二萬圍豐攻城甚急。智興擊敗之。於賊壁獲美妾。智興俱軍士爭之。乃曰。軍中有女子。安得不敗。此雖無罪。遣軍法也。即斬之以徇。

鄧士美討王承宗士美遣兵馬使王獻領勁兵一萬為前鋒。獻兇惡恃亂。逗撓不進。遷令召至數其罪斬之下令曰。敢後出者斬。士美親鼓之。兵既合。賊軍大敗。上大悅曰。吾故知士美能辦吾事。

高崇文每出征討。令封常清知留後事。常清有才學果決。知留後時。仙芝乳母子鄭德詮以為即將。威望動三軍。常清出回。諸將皆引前。德詮自後走馬突常清而去。常清至使院。命左右密引至廳。凡經數重門。德詮既過。命隨後閉之。常清離席謂曰。常清起自細微中丞過聽。以常清為留後。使即將何無禮。對中使相安。因叱之曰。郎將須髯。效以肅軍容。因令勒迴。校六

十面什地拽出仙芝妻及乳母於門外號哭救之不得因以其狀上仙芝覽之驚曰已死矣及見常清遂無一言常清亦不謝於是軍中股慄

宋雲州觀察使郭進在石嶺關幹敏有材善聽斷以鉤距得其情御下有方畧軍政嚴肅然天性喜役士卒少有違令必寘於法每有討伐皆奮不顧死多致克捷在西山宋

太祖每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當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爲將嚴肅如此

馬知節徙知定遠軍時部民入堡卒有盜婦人首飾者護軍止笞而遣之知節曰民避外虞而來友爲內寇所掠此而可恕何以肅下即斬之又虜衆犯塞民相携入城知節與之約有盜一錢者斬俄有竊童兒錢二百者即戮之自是無敢犯者

兵道尚嚴

漢文帝時匈奴入邊以周亞夫軍細柳營帝至軍吏被甲銳金刃控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帝使持節詔曰吾欲勞軍亞夫傳言開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天子按轡徐行至營中爲動容式車曰真將軍也

魏平寇將軍徐晃既破關羽諸軍皆集大祖按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而觀獨晃營齊整將士駐陣不動太祖

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也。

宋龍驤將軍蒯恩伐魯余之其子軌乘勝擊恩矢下如雨呼聲震天地恩整厲將士置陣堅嚴屢衡之不少動乃退。

隋楊素爲靈州行軍總管討突厥馱戎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戰無不勝稱爲名將。

杜伏威聚衆自稱總管有敢死之士五千人號爲上募寵之甚厚與同甘苦有攻戰輒令上募擊之及戰罷閑視有瘡在背者便斬之以其退而被擊也所獲貲財皆以賞軍士及戰死者以其妻妾狥葬故人自爲戰所向無敵。

唐文德皇后之塟也段志玄與宇文士及分統士馬出肅章門太宗夜使官官至二將軍所士及開營納使者至志玄閉門不納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勑志玄曰夜中不辨真僞竟停使者至曉太宗聞而嘆曰此真將軍也周亞夫無以加焉。

李晟與李懷光同討朱泚懷光軍輒虜掠驅牛馬百姓苦之晟軍無所侵犯收復京城告諭紛衆百姓安堵秋毫不犯後其子愬尅復蔡州市不改肆復踵其美

長武城使高崇文統神策軍討劉闢崇文在長武練卒五千人常若寇至及中使至夘時宣命辰時出師兵使軍須無不備具。

五代周韓令坤平楊州吳人遣孟俊率衆數萬來逼城
世宗遽命宋
太祖皇帝領兵二千援之帝所領多天武禁兵有臨
陣逗撓不用命者帝必奮劒斫其皮笠陽爲趣戰其
實識之明日盡索皮笠視有劒迹者得數千人立斬
以狥自是人皆死戰
臨敵不顧親
後漢邳彤從光武於河北時王郎所置信都王捕擊彤
父弟及妻子使爲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滅族彤
涕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屬所以至今得於
信都者劉公之恩也公方爭國事彤不得復念私也

會更始將攻拔信都郎兵敗走彤家屬得免
梁羊侃爲都官尚書侯景叛逼城侃長子鷟爲景所獲
執來城下視侃侃謂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復
計此一子幸汝早能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鷟曰久
以汝爲死猶復在耶吾以身許國誓死行之終不以
汝而生進退因引弓射之賊感其忠義亦弗之害
唐肅宗即位於靈武僕固懷恩從郭子儀赴行在所得
周羅部落自西京叛北寇朔方子儀與懷恩擊之懷
者斬之將士懾駭無不一當百遂破周羅
仁愛
晉羊祜爲平南將軍增修德信以懷吳初附每與吳人

恩子汾領徒擊賊兵敗而降壽又自扳而歸懷恩叱
爻兵赴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
策者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吳二兒爲俘者祐
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鄧顗等來降二兒之父亦
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祐追斬之羨其奴
節而厚加殯殮景尚子弟迎喪祐以禮遣還吳將鄧
香掠夏口祐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率部曲
面降祐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綿償之
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晋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
而爲晋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吳
將陸抗告其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

服也

宋檀道濟爲高祖北伐前鋒至洛陽先拔城破壘俘四
十餘人議者謂應戮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
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戎夷感悅相率歸之者衆

劉勔爲寧朔將軍會豫州刺史商琰反詔勔輔國將軍
討之及琰開門請降勔令三軍不得妄動城內秋毫
無所失百姓感曰來蘇百姓生爲立碑

唐程名振武德初遥授末年令率兵經略河北名振夜
襲鄴俘其男女千餘人去鄴八十里聞婦女有乳汁
者九十餘人悉放遣之鄴感其仁

唐劉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勤兵鎮守初百姓經福信

之亂。合境凋殘。僵屍相屬。仁軌始令收斂骸骨瘞埋弔祭之。賑貸貧乏。存問孤老。條錄戶口。人懷其惠。

宋開寶中江南李煜違詔稱疾不朝。治城壘。繕甲兵。漸失藩臣禮。詔曹彬李漢瓊田欽祚率兵先赴荊南發舟艦。又命潘美發騎士共十餘萬。水陸齊進。太祖語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惟示威令。使自歸順。不須急擊。彬等率士卒晨夜攻城。長圍中。彬每緩師。冀煜之歸服。煜常爲左右所惑。及鑿城將陷。彬又使人入諭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生能歸命。策之上也。煜猶豫不決。翌日城陷。彬申嚴禁暴之令。兵不血刃。煜與其臣百餘人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盡以其[illegible]歸京師。彬殿數騎待於宮門外。煜既入左右密啟彬曰。縱煜入宮。或致不測。爲之柰何。彬笑曰。煜甚愞素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果如彬言。僞朝文武官吏賴彬保全。各得其所。親屬爲軍士所掠者。即遣還之。因大搜軍中。無得匿人妻女。倉廩府庫委轉運使按籍檢視。彬一不問。

士卒同甘苦

齊田穰苴爲將。鬬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撫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粮享士卒。平分糧食。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

晉師敗走。

漢耿秉擊匈奴休止不結營部然遣斥候明要害有警軍陣立成士卒皆樂爲之死。

唐朱泚之亂李晟分畿甸率聚征賊吏民樂輸守禦益固由是軍不乏食神策軍家族多隨分泚晟家亦百口在賊中左右或有言及家者晟因泣下曰乘輿何在而敢恤家乎泚又使劉晟小吏王無忘之婚詣晟軍且曰公家無恙城中有書問晟曰爾敢與賊爲間遽命斬之時供輸不至盛夏軍士或衣裘褐晟以同甘苦每以大義奮激士心士卒無離叛者。

五代王晏球圍賊城既久帝遣使督攻城晏球曰賊壁堅峻但食三州租稅撫恤黎民愛養軍士彼自當魚潰帝然其言晏球能與將士同其甘苦所得祿賜私財盡以饗士日具飲饌與將校宴飲待軍士有禮軍中無不敬伏其年冬平賊自初至於城拔不戮一士上下歡心物議以爲有將帥之略。

親受矢石

春秋時晉師伐偪陽荀偃士匄帥師攻偪陽親受矢石。

唐崔義元爲婺州刺史屬賊（卵在矢城間）

遣黨童文寶領徒四千人掩襲婺州義元將督兵拒戰時百姓訛言碩眞當昇天犯其兵馬者無不滅門

衆皆恟懼。司功參軍崔元籍言於義元曰。起兵伏順猶且不成。此乃妖誕。豈能得久。義元以爲然。因命元籍爲先鋒。義元率兵繼進。至下淮戍擒其間諜二十餘人。詰朝進擊。身先士卒。左右以楯蔽箭。義元曰。刺史尚欲避箭。誰肯致死由是士卒戮力。斬首數百級。餘悉許其歸首。進兵至睦州界。歸降萬計。

宋遊瓌以德宗出幸奉天。徵兵未集。與慶州刺史喻惟明合兵三千赴難。自乾陵北過赴醴泉以拒泚。會有人自京城來。言賊信宿當至。上遽令追遊瓌等軍。統入壁泚。黨果至。乃出鬬城下。小不利。乃退入城。賊急奪門。遊瓌與賊隔門血戰。賊日攻城。遊瓌等惟守門。

當矢石。不暇寢食。赴難之功。遊瓌首焉。

宋初征河東。

太宗每躬擐甲冑。冢犯矢石。指撝戎旅。左右有諫者。上曰。將士爭効命於鋒鏑之下。朕豈忍坐觀。士卒鬬之人。百其勇。皆冑白刃。爭爲先登。凡控弦之士數千萬。列陳於乘輿首。蹲甲交射。矢集於賊城上如蝟毛。每給諸軍矢數百萬。必頃刻而盡。捕得生口云。繼元城中募市所射之箭。以十錢易一隻。凡得百餘萬。集聚而貯之。

太宗聞之笑曰。此箭爲我畜也。及城降。盡得之。時又以牛革爲洞屋。猛士數百。冢以攻城。

上欲親至其中慰勞士卒。彰德軍節度李漢瓊法請曰。晉陽孤壘危若累卵。諸軍用命。戰士賈勇。堞城之下。矢石如雨。陛下柰何以萬乘之尊欲親臨之。若不聽臣言。臣願先死。

上甚嘉之。

撫士

春秋時楚師伐宋。圍蕭。蕭潰。楚大夫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楚子於是巡三軍撫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綿也言其士卒寒也）

魏吳起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糧與士分勞。卒有病疽者。吳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或謂其母曰。子卒也而將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於是擊秦拔其五城。

後漢段熲爲破羌將軍。以征西羌行軍仁愛士卒。疾病者親自賜藥。省爭爲裹創。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士同甘苦。故皆樂爲死戰。

皇甫規爲中郎將。持節監討零吾等羌。會軍中大疾疫。規者十三四。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使乞降。

唐太宗親征高麗駕次定州城北門親慰撫之有徒卒一人病不能起太宗自至床前問其所苦仍勒州縣厚加供給凡在征人忻然縱有病者悅以忘疲師次白巖城將軍李思摩中弩矢太宗親爲之吮血由是從行文武競思奮勵及軍回行次柳城招集戰亡人骸骨設大牢以祭之太宗慟哭盡哀軍人無不洒泣兵士觀者歸家以告其父母曰吾兒之死天子哭之死無所恨

司空李勣每將兵在軍識其臧否聞人片善捉腕而從事捷之日多推功於下前後在軍所得金帛皆散之將士以是人皆爲用所向皆克捷及薨哭之或有嘔血者

衆王超爲將善統部分御下有恩與高瓊同典禁旅常休假地適遇營壘軍校不時伺知者瓊即箠罰趨阻之以爲非公行不當加罪

得士心

齊田橫爲韓信襲擊走歸彭越漢滅項籍後橫與其徒屬五百人入海居島中帝使使招橫赦罪而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發兵加誅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五尸鄉廐既置謂其客曰陛下所以欲見我不過欲一見我面貌耳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知也遂自刎令客

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帝以王者禮葬之。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刎餘五百人在海島間。聞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之兄弟能得士心也。

漢將軍李廣得賞賜輒分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將兵乏絕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士卒以此皆樂爲用及死之日。皆爲垂涕。

魏將諸葛誕守壽春。以司馬氏累代擅權。遂舉兵以輔魏室爲辭。司馬文王率師討之。壽春城陷。誕死。文王招其徒不降。且招且戰。數百人拱手爲列。每斬一人輒欲降之。皆曰爲諸葛公死不恨。以至于盡無一人降。時人比之田橫耳。戍將于銓歎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所不取。乃免冑冒陣而死。其得士心如此。

曹眞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輒以家財頒賜士卒。皆願爲用。

晉王濬爲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仍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及伐吳。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

唐馬盡胤爲河陽節度討蔡州。賊將有李端者。過激河降。重胤其妻爲賊束縛於木。臠肉至死。將絕。猶謂其

夫曰善事烏漢亂其得人心如此

得士死力

西魏將王思政守潁川郡東魏帥師十萬攻之偪盡攻擊之術以潁水灌城陷之思政知事不濟率左右謂曰義士受恩遂辱王命力屈道窮計無所出惟當効死以謝朝恩耳因仰天大哭左右皆號慟思政向西再拜便欲自刎衆共止之不得引決及城陷曰潁川士卒八千存者纔三千人終無叛者

貴先見

春秋時秦師襲鄭周過北門左右免胄而下（兵車非大將御者在中故左右下御）超乘者三百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謂過天子門不卷甲輕則寡謀無禮則脫（脫易也）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晉人敗秦師于殽

魏師諸葛誕據壽春反魏將王基討之吳遣朱異來救誕於安城詔王基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修守備以待越逅而更移兵守險使當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許壽春竟拔司馬王文輿基書曰將軍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至制敵

擒賊雖古人所述不過出軍圍之。求宗出兵欲戰帝問後魏薛求宗叛帝西巡進軍圍之。求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崔浩曰。求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固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避若待明日恐見官軍盛大必夜遁走帝從之。求宗潰城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渭北帝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水北穀草不備欲渡渭南西行何如浩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動宜乘勢先擊吳。今軍往一日便到吳平之後回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乏未便損傷臣愚請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蓋吳徐入北山卒未可平。帝不從乃渡渭南吳聞帝至盡散入山林。果如浩言。軍無所剋。帝悔之。

知己知彼

前漢高帝築壇拜韓信爲大將軍。問曰。將軍何以教寡人策信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上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上曰弗如也。信拜賀曰惟信亦以爲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爲人也。喑嗚叱咤千人皆廢。（叱咤猶言出嗟也言出嗟千人皆失氣也）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秦民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

民户知之而失職之羽民亡不恨者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聽信計舉兵東出

項羽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然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賞功爵邑重之（言愛惜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嫚人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頓嗜利無耻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麾即定矣

高帝時黥布反帝召薛公以間對曰使布出於上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出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城皐之險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下計東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高枕而卧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必出下計布故酈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出下計果如薛公揣之東擊荊荊王劉賈敗死（時賈卻丹徒）漢終破布

後漢末曹公征荊州劉琮降得其水軍及步兵遂遺書孫權云今將水軍八十萬當與將軍會獵於長洲之苑將士聞之恐權延見群下問以計策咸曰曹操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

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劉表治水軍蒙衝鬬艦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權將周瑜曰不然操雖托名漢相其實漢賊將軍以神武英材兼挾父兄遺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請爲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校勝負於舟楫可乎今北土既未安加以馬超韓遂在關西爲操後患且捨鞍馬從舟揖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權拔刀斫前奏按曰諸將吏敢復言迎曹操者此按同罪有赤壁之捷焉

蜀大將諸葛亮悉大衆十萬由斜谷出始平據武功五丈原魏將司馬宣王帥師拒之與亮對於渭南亮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屢使交書及致巾幗音號婦人之飾以怒宣王宣王亦屢表請戰魏使衛尉辛毗杖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示武於衆矣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請戰

耶。宣王使二千餘人就軍營東南角。大聲稱萬歲亮使問之。答曰。吳朝有使至請降。亮謂曰。計吳朝必無降。法卿是六十老翁。何煩詭誑如此。懿與亮相持百餘日。亮卒於軍中。及軍退。王乃行其營壘曰。天下奇才也

陳將吳明徹進逼壽陽。北齊將王琳拒守。又遣大將皮景和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咸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不審明公計將安出。明徹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擐甲冑疾攻。一鼓而尅壽陽。

料敵主將

春秋時。楚伐鄭。晉師救之。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子重子反王卒以舊。罷老不伐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蠻夷從楚者不結陳陳不違晦。晦月終陰之盡故兵家以為忌在陳而囂。合而加囂。陳合楚靜而益有声各顧其後。莫有鬭心。人恤其所底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車上為魯子重使太宰伯州黎侍于王後。州犂晉伯宗子前年奔楚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下於先軍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左將師右軍右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

矣曰戰禱也（禱請於鬼神）伯州犂以王卒告王（公晉侯）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賁皇樊鬬椒子）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晉侯左右皆以不州犂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衆多故戰合戰與苗賁皇意異）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終如其言敗楚師于鄢陵

邲之戰楚子北師次于郔（北地）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飲馬於河而歸（子反公子側）聞晉師既濟王欲還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莫肯）用命（愎恨也）其三帥者專行不穫（欲專其所行而不得）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鄭皇戌使而晉師曰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欒武子曰（栾書）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討治也）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軍實軍器）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以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三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三人爲兩車十五乘爲丈偏今廣十五乘亦用善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由官近官次序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晉終爲楚人所敗

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邑）晉人禦之趙有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史駢佐之欒盈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史駢趙有夫新出上事）趙有側室曰穿（測文子）晉君之壻也（測文子）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肆暫往而退也）乃皆出戰交綏而退

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于闔廬曰楚大夫囊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不許夫槩王曰所爲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擊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吳入郢）

漢高祖如滎陽謂酈食其曰緩頰往說魏王豹豹不聽以韓信曹參灌嬰俱擊魏食其還漢王問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馬敬曰是秦將馬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將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遂克之

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高祖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

知與之矣。乃多以金賂猶將。猶將多降。

後漢曹公征張繡。分穰。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賈詡曰。不可追。追必敗。繡不從。大敗而還。詡謂繡曰。更追之必勝。繡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今已敗。柰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繡信之。遂收散卒追戰。果以勝還。問詡曰。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剋。悉如公言。何其皆驗。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後。追兵雖精。將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縱晉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大服。

魏張遼屯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曰。數月以來。每行諸屯。豨輒屬目視遼。又射矢更多。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倘可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曰。太祖神武先附者受大賞。豨及乃降。遼入豨家。拜妻子。豨歡喜隨

詣太祖。

太祖征呂布至下邳。布敗。退固守。攻之不下。連戰士卒疲。太祖欲還。荀攸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夫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

可拔也。遂生擒布

料敵制勝

春秋時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晉人乃背先蔑而立靈公（晉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將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禦戎。戎津爲右。及董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奪敵之戰心也）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蓐食早食於寢蓐也）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

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滸（楚地）伯棼射王汰舟。及鼓跗著於丁寧。（伯棼越坂也輈車轅汰過也箭过車轅轅丁寧鉦也）又射汰輈以貫笠穀（兵車無盖尊者則边人执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穀北立箭过車轅及王之盖）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

魏司馬宣王征公孫文懿。賊保襄平。宣王進軍圍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懼欲移營。宣王令軍中有言徙者斬。令史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宣王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吾將士四陪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

一年。安可不速。今賊衆我寡。賊飢我飽。雨水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爲。但恐賊糧盡而圍絡未合。掠其牛馬。採其樵採。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賊憑衆恃雨故雖飢困。安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既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矢石雨下。攻而拔之。

趙劉曜舉軍攻洛陽。石勒將親救之。其長史程遐等以爲不可諫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召徐光而謂之曰。劉曜勍敵。乘高候之勢。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尅。師老卒殆。以老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若洛陽不守。曜必迭众冀川。自河以北。席卷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親行。卿以爲何如。光對曰。劉曜乘高候之勢而不能進臨衰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爲也。縣君三時苦攻戰之利。若鑾旗親駕。必望風奔敗。定天下之計。在今一舉。勒笑曰。光之言是也。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等各統見衆會滎陽。使石季龍進據石門。以左衛石邃都督中軍事。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勒顧謂徐光曰。曜盛兵成皐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諸軍集于成皐。勒見曜無守軍。大悅。乃卷甲御枚出于鞏訾之間。曜陳其軍十餘萬人于城之西。勒自宣陽門。升故太極前殿。季龍步

卒三萬自城之北而西攻其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太戰于西陽門靳躬擐甲冑出自閶闔夾擊之翟軍大潰於陣擒曜以徇軍前。

秦姚萇與苻登相持未解。登將魏揭飛自稱大將軍。衝天王。率氐胡數萬人攻安北姚當城於杏城雷惡地應之攻鎮東姚漢得於李潤萇議將討之群臣咸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揭飛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可卒圖惡地多智非常人。已南引揭飛東結黨成其言美說以成姦謀若得杏城李潤惡地援控制逵近相爲羽翼長安東北非復

吾有。於是潛軍赴之萇時衆不滿二千。揭飛惡地衆至數萬氐胡赴之首尾不絕萇每一見軍至輒有喜色群下怪而問之曰。今同惡相濟。皆来會集。吾得乘勢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揭飛等以萇兵少盡衆來攻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揭飛兵擾亂。萇遣將王起等步騎擊之。揭飛衆大潰。斬揭飛惡地請降。

東魏荊州刺史辛纂據穰地西魏將楊忠從獨孤信討之。纂迎戰敗。退走信與忠爲前驅馳至其城。令門者曰今大軍已至城中有應爾等求活何不避走門者盡散。忠乘城而入。彎弓大呼。纂兵衛百餘人莫之敢

禦遂斬纂以徇城中懾伏。

唐高祖率衆攻屈突通於河東士卒登城南面者已千餘人高祖在東原望之不見會雨暴至鳴角止軍由是不克或勸遂攻之高祖曰屈突通習兵而無勇若決戰非其所長嬰城難以必勝此自守虜耳不足爲虞遂收軍。

吐蕃大將麴莽布支率騎數萬寇凉州入自洪源谷將圍昌松縣唐休璟以數千人往擊之臨陣登高望見賊衣甲鮮盛謂麾下曰自飲陵死贊婆降麴莽布支新知賊兵欲曜威武故其國中貴臣酋豪子弟皆從之人馬雖精不習戰事吾爲諸軍取之乃被甲先登與賊六戰六尅大破之斬其副將二人首二千五百級築京觀而還。

輔公祏於丹陽反詔趙郡王孝恭爲元帥李靖爲副以討之李勣任懷張鎮州黃君漢等七總管並受節度師次舒州公祏遣將馮惠亮率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徐紹宗領步騎二萬屯青林山仍於梁山連鐵鏁以斷江路築知月城建豪十餘里與惠亮等爲掎角之勢孝恭集諸將會議皆云惠亮正通並握彊兵爲不戰之計城柵既固卒不可攻請直指丹陽掩其巢穴丹陽既破惠亮自降孝恭欲從其議請曰公祏精銳雖在水陸二軍然其所統之兵亦皆勁勇惠亮

等城柵尚不可攻公祐既保石頭豈應易拔若我師至丹陽留停旬月進則公祐未平退則惠亮爲患此便背腹受敵恐非萬全之計惠亮正通皆是百戰餘賊必不憚於野戰止爲公祐立計令其持重但欲不戰以老我師今若攻其城柵乃是出其不意滅賊之機惟在此舉孝恭然之靖乃率黃君漢等先擊惠亮若戰破之殺傷及溺死者萬餘人惠亮奔走靖率輕兵先至丹陽公祐大懼先遣僞將左遊仙領兵守會稽以爲声援公祐擁兵東走

武右時徐敬業據揚州亂以李孝逸討之詔魏元忠監其軍事孝逸至臨淮爲敬業先鋒雷仁智所敗敬業陷潤州回兵以拒孝逸孝逸懼其鋒按甲不敢進元忠促之乃進擊時敬業屯不阿谿其弟敬猷率偏師逼淮陰元忠請先擊敬猷諸將曰不如先攻敬業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賊勁兵盡在下阿利在一決若不捷則大事去矣敬猷本傳徒不習戰鬬其衆寡弱人情易搖其勢可尅既尅敬猷我軍乘勝而進彼若引救淮陰計程則不及又恐我軍進掩江都必邀我於中路彼則勞倦我以逸待之破之必矣孝逸從之一戰而破敬猷乃進軍與敬業隔溪相拒前軍爲賊所破孝逸又懼欲退元忠曰風順荻乾火攻之利固請決戰乃平敬業

宋至道中。府州觀察使柳御卿受本州節度使。而兵不滿數千。

太宗戒之曰。北虜嘗以西戎爲小蕃。必輕敵而深入。或引衆入境。爾可先令近下蕃族以羸師誘之。伏精兵以擊之。必在吾掌中矣。至壯御卿度遵聖略。果成克捷。

馬知節爲益漢九州都巡檢使。會韓景祐帳下卒劉旰脅牙兵爲亂。自懷安軍連下數州。衆踰三千。知節領兵三百追至蜀州。與之力戰。自未至亥。賊惧奔邛州。招安使上官正飛書召知節還成都計議。知節曰。賊黨已踰三千。若破邛州。必越新津大江去。我九十里

官軍雖倍制之。亦勞不知出兵迎擊。破之必矣。即率所部夜渡江。屯方井鎮。與賊遇。悉屠之。

景德中。知宣州劉末規在郡嚴酷。會澄海卒伐木葺州廨。數不中程。即杖之。雖甚風雨不停。其役衆咸怨焉。故澄海軍校陳進率所部害末規。追監押國鈞擁判官廬成鈞爲謀主。嬰城拒命。詔東上閤門使忠州刺史曹利用等發兵討之。初奏至。

眞宗謂王旦等曰。可天屬言當有兵。方憂遠地牧守不得其人。今果有是當速使翦除。宜議擇官。旦言利用精於方略。悉心王事。張昭尤熟用兵。張從右頗知嶺外山川險阻。張繼能勇敢可用。此賊不出三策。保

其家屬據城拒守一也掠城中貲以趨山林二也用此二策不足爲慮若選募驍果立謀主直趣廣州賊之上策然其智識必不及此猶慮爲人誘教爾及聞賊分據柳州洛曹縣

帝曰此不能離窟穴枉自弃耳不久遂平

料敵形勢

晉劉裕征慕容超時議者欲分兵屯守諸津對曰賊衆我寡分其兵則人測虛實一處失利則阻三軍之心若聚衆石頭則衆力不分帝移鎮石城賊大至帝曰賊若新亭直上且將避之若回泊蔡州成禽耳徐道覆欲自新亭焚舟而戰盧循多疑少決每求萬全乃泊蔡州以待軍潰帝登石頭望見之大悅十二月大軍次大雷賊方江而下帝躬提潘鼓命衆軍齊力擊之軍中多萬鈞神弩所至莫不摧陷帝自於中流蹙之因風水之勢賊艦悉薄西岸岸上軍先備火具焚之大敗循還尋陽遂走豫章

梁侯景作亂遣宋子山襲陷郢州景乘勝西上號二千萬聯旗千里江左以來水軍之盛未之有也武帝聞之謂御史中丞宗慄曰若賊分守巴陵鼓行西上荊郢殆危此上策也身頻長沙徇地零桂運糧以至洞庭非吾有此中策也擁衆江口連攻巴陵銳氣盡於堅城士卒飢於半椒此下策也吾安枕而卧無所多

憂及次巴陵王僧辨況船卧鼓若將已遁景遂圍城
元帝道平北將軍胡僧祐與居七陸法和大破之
西魏邊將于謹討梁元帝於江陵長孫儉問謹曰爲絡
繹之計將欲如何謹曰耀兵漢汚席卷渡江直據丹
陽是其上策移郭内居人退保子城峻其陴櫓以待
援至是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
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必用其下儉曰使兵士而用
下何也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
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
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人難與慮始皆戀城邑既惡
迂移當保羅郭所以用下策也謹乃令中山公護及
大將軍楊忠等率精騎先下江津斷其走路梁人立
木柵於外城廣輪六十里尋而謀至衆悉圍之梁主
屢遣兵於城南出戰輒爲謹所破旬有六日外城遂
陷梁主退保子城登日其太子以下面縛出降尋
殺之
晉王與梁軍相持周德威言於晉王曰賊勢甚盛宜緩
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鎮烏合
利於速戰公乃欲按兵待重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
長於守城短於野戰且吾所恃者騎兵利於平原廣
野可以馳突今壓賊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使彼知
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卧帳中諸將莫敢言德

威往見張承業曰大王驟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者一水耳彼若造橋以薄我我衆立盡矣不若迴軍高邑誘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承業入褰帳撫王曰此豈王安寢時邪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瞿然而興曰予方思之時梁兵閉壘不出有降者詰之曰方多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接營退保高邑。

晉王進兵趣大梁至胡柳陂詰旦候者言梁兵自後至矣周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既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不以方略制之恐難得志王宜按兵勿戰德威請以騎兵擾之使彼不得休息至暮皆壘未立樵爨未具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之王曰前在河上恨不見賊今賊至不擊尚復何待即以親軍先出得成不得已引幽州兵從之謂其子曰吾無以所矣賀蘖結陳而至橫亘數十里王師銀槍都陷其陳衛盪擊斬往返十餘里王彥章軍先敗西走趣濮陽晉輜重在陳西望見梁旗幟驚潰入幽州陳幽州兵亦擾亂自相踐籍周德威不能制父子皆戰死晉兵無復部伍梁兵四集勢甚盛晉王據高

丘收散兵。

武經總要

後 三之五

豫章新齋李閬長卿訂

金陵對溪唐富春梓校

臨事制宜

方畧　權奇

詭道　許計

方畧

元徽中桂陽王休範舉兵於潯陽朝廷惶駭時與楮淵等集中書省議莫不言者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以敗休範必速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請頓新亭以當其鋒因索筆下議餘皆注同中書舍人孫千齡與休範有密契獨曰宜依舊遣軍據梁

未澤藏書

山道成正色曰賊今已近梁山豈可得至新亭既是兵衛所欲以死報國耳乃軍車白服至新亭築城壘未畢賊前軍已至道成方解衣高臥以安衆心乃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寧朔將軍高道慶等浮舸與賊水戰大破之斬休範首餘賊進至杜姥宅車騎典籤苟恬開東府納賊冠軍將軍沈懷明於石頭石頭奔散張永等天下事敗矣道成遣軍主陳顯達等從石頭濟淮間道潰於白下宮內傳新亭亦陷太后執蒼梧王手泣曰自承明門入衛宮闕時休範典籤許公與許稱休範新亭士庶惶惑詣壘期赴休範授名者千數及至乃是道成隨得輒燒之登城北謂曰劉休範父子皆已死戮屍在南岡下觀汝等名皆已焚除勿惧也臺子遣衆軍擊平賊黨道成振旅凱入百姓緣道聚觀曰全國家者此人也

唐郭虔瓘爲北庭都護突厥默啜遣其子移涅可汗及同俄特勒率精騎圍逼北庭虔瓘率衆固守同俄特勒單騎親逼城下虔瓘使勇士伏於路左突起斬之賊衆既至失同俄相率於城下乞降請盡軍中衣資器仗以贖同俄及聞其死三軍慟哭便引退默啜女聲火按頡利發石阿失畢將與同俄偕領兵以其死惧不敢歸遂將其妻歸降

馬燧鎮太原燧以晉陽王業所起慶都城東西平易受

敵時天下騷動。北邊數有警急。乃引晉水架汾而注城之東瀦以爲池。寇至。計省守陴者萬人。又決汾水環城。多爲池沼植柳以固堤太原承前政鮑防百并敗軍之後兵甲寡弱燧乃悉召將吏牧馬廝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卒。教之數月爲精騎。造甲者必令長短二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趨

田悅與溜青恒冀通謀。自將兵三萬圍邢州。次臨洺築重城絕其內外以拒救兵邢州將李洪臨洺將張伓皆堅守不拔祐義軍告急。乃詔燧將步騎二萬與昭義節度使李抱真神策行營兵馬使李晟合軍救臨洺。燧軍出崞口未過險。乃遣持書諭悅爲好語悅謂燧畏之。十一月師次邯鄲。悅遣使至燧皆斬之以狥。遣兵擊破其右軍。射殺其將成茲之。悅自攻臨洺。遣大將楊朝光將兵萬人於臨洺南雙岡東西列二柵以禦燧燧乃率李抱真李晟進軍營於二柵中。其夜東柵走歸悅明日燧進軍營　取其棄柵置輜重悅謂將吏曰。朝光堅柵不下萬人。假令燧等盡銳攻之。比數日。計不能下。殺傷必甚。吾必已拔臨洺。賞勞軍士而與之戰。必勝之術也。悅乃分恒州李惟岳救兵五千以助朝光燧率軍攻朝光田悅將萬餘人救之燧乃令大將李自良李奉國將騎兵合神策軍於雙岡禦之令曰。令悅得過者斬。自良等擊却悅燧乃

令摧火車以焚其柵斬朝光及大將盧子昌斬首五千餘級生虜八百餘人後五日進軍至臨洛田悅悉軍復戰燧自將銳兵扼其衝口凡百餘合士皆奴戰悅兵大敗

曲環鎮許州劉昌裔爲營田副使有兵馬使安國寧與留後上官泚不善謀及以城降蔡賊事洩昌裔密計斬之即召其麾下千餘人人賞繒二疋伏兵諸要巷人得脫

令持繒者悉斬之無一人

史思明之亂王師敗績乘勝而西李光弼整衆徐行至洛謂留守韋陟曰賊乘鄴下之勝再犯王畿宜按甲以挫其鋒不利速戰洛城非禦備之所公計若何陟曰加兵陝州退守潼關據險以待之足挫其銳矣光弼曰此蓋兵之常勢非用奇之策也夫兩軍相距貴進尺寸之間今爾委五百里而不顧是張賊勢也若移軍河陽北阻澤潞三城以抗勝即擒之敗則自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則徯脅之勢也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侍中何不守之光弼曰若守洛城汜水嶓嶺皆須人守子爲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移牒留守及河南尹并司宮徒坊市居人出城避寇空其城率軍士運油鐵諸物以爲戰守之備時史思明已至偃師光弼軍方至石橋日暮令秉燭徐行與賊相隨而不敢來犯一夜入河陽三城排門守備賊憚光

弼威略頓兵白馬寺南不出百里而不敢犯宮闕
李憕爲隋唐都節度使以討吳元濟憕當兵士權敗之
餘氣勢傷沮憕揣知其情乃不肅軍陣不齊部伍或
以不肅爲言憕曰賊方安衣尚書之寬易吾不欲使
其改備乃紿告三軍曰天子知憕柔而忍耻故令撫
養爾耳非職者非吾事也軍衆信而樂之憕士卒傷夷
者親自撫之其賊既敗高衣二帥且輕憕名位無所
畏憚頗懈備君半歲知人可用乃謀龔蔡表請濟師
詔河中鄭坊奇兵二千人益之由是脩甚器械陰計
戎事諜知賊中虛實陳許節度使李光顏勇冠諸軍
賊悉以精卒抗光顏由是憕乘其無備遂襲蔡州取

元濟以獻

李抱真領昭義軍留後客揣山東當有變上黨且當兵
衝是時乘戰餘之地士清賊重人民益貧困無以養
軍乃籍户丁男三選其一有材力者免其租徭給弓
矢令之曰農之隙則分曹角射歲終吾當會試及期
按簿而試之以示賞罰復命之如初比三年皆善射
抱真曰軍可用矣於是舉部内之鄉丁得成卒二萬
不仰衣食於官府而倉庫益實乃繕甲兵爲戰具遂
雄視山東天下稱昭義步軍冠諸軍乃遣門客賈林
說王武俊合從擊朱泚武俊許之時兩軍尚相疑抱
真乃以數騎詣武俊設備甚嚴抱真曰朱泚

李布烈僭竊大位朱溫政圍具州此輩嘗欲凌駕吾屬足下既不能自振於數賊之間乃捨九葉天子而比面臣爻虜乎迺者聖上奉天下罪已之詔可謂禹湯之主也因言及播越持武俊哭涕泗交下武俊亦哭感動左右因退卧武俊帳中酬寢久之武　俊感其不疑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公死敵矣飯訖結爲兄弟而別約明日合戰遂擊破朱溫于浮城

五代后唐李存進時王師據德勝渡汴軍據陽材渡在上流汴人取洛陽竹林造浮梁以濟軍士王師以舡渡緩急難濟存進率意欲造浮橋軍使曰河橋須竹竿大艑兩岸石倉鐵牛以爲固今無竹木竊慮難成存進曰成筭在心必有所立乃課軍造篳篥維大艦數十艘作土山巨木於岸以繫之初軍中以爲戲月餘橋成制度餘直人皆伏其勤智

蔣存審初爲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梁太祖北伐至秉彊存審以騎兵三千屯于趙州初梁軍聲言五十万存審以兵少不敵心頗憂之謂裨將趙行實曰但得老賊在東別將西來尚可從容畫策不旬日楊師厚攻秉彊賀德倫寇蒼縣攻城甚急存審謂趙行實曰吾王方事北面南鄙之事付我等數人今西道無兵蒼縣危急我等坐觀其敗何以自安老賊既不下蒼

城必寇西淙若不預爲方畧則滋蔓難圖与公等輕騎而行觀其所向乃選精騎八百急趣信都扼下博橋道存審令史建瑭李嗣肱分兵拒守建瑭分麾下五百騎爲五軍一軍之衡水一軍之南宮一軍之信都一軍之阜城自將一軍深入各命俘賊討芻糧者十日而會于下博橋明日諸軍所至遇梁軍之樵芻者每數百人皆殺之留數人斷臂縱去曰爲我語米公晉王大軍至矣時梁祖引師厚兵就德倫共攻蓨縣始至縣西未及置營嗣肱建瑭各領百餘騎爲賊旗幟服色与芻粮者相雜而行至暮及賀德倫營門殺其門者縱火大呼俘斬而旋其芻蕘者斷手臂得歸皆言我兵大至梁祖大駭速命夜遁

宋初孚縱遷陷清遠軍以王超爲西面行營都部署秦翰爲鈐轄領步騎六萬拔靈州

上問以策略超上二圖其一置資糧在軍中布兵周援賊無以鈔略其資一遇賊即變而爲陣形以外即分列遊兵持勁弩遇賊則易聚而可併力

上甚獎之

五路討李繼遷以李重貴爲麟府州濁輪寨路都部署得對便殿因言賊居沙磧中逐水草牧畜無定居便於戰鬬利則進不利則走今五路齊入彼聞兵勢大或不來接戰且謀遠遁欲追則人馬乏食將守則地

無堅壘賊輩未平臣輩何顏以見
陛下。
太宗善之。出御劍以賜。又累遣使撫勞。至則諸將果
無大功。

權奇

春秋時齊師宋師次於郎。魯侯禦之。公子偃曰。宋師不
整可敗也。偃魯大夫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
竊出蒙皐比而先已之。雩門魯南城門皐此虎皮公從之。大敗宋
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晉楚相持。城濮之戰。晉師陳于莘比。胥臣以下軍之佐
當陳蔡。楚子王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

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子西鬬宜申子上鬬執胥臣蒙馬以
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屬楚右師狐毛設貳
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見二旆而退使若大將稍却欒枝使輿曳柴而僞
遁。曳柴起塵詐爲衆走楚師馳之。原軫却溱以中軍公族橫擊
之。公族公所率之軍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
楚師敗績。
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陽虎欲西奔晉知齊必反以故詐以東爲願也
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鍥刻
也欲絕追者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葱靈輜車名
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携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
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而辭曰。二

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刎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

華登師吳師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可借使死難）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請君待復戰決勝買）乃狥曰楊徽者公徒也（徽者識也）衆從之公日楊門見之（見国人皆徽睢陽門正東門名）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耻也豈專孤之罪也齊鳥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備長兵也）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

晉師伐秦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飲毒水故）

楚師伐吳鐵尹固與王同舟王執燧象以奔吳師（燒火燧擊象尾使赴吳師攻敗之）

戰國燕師伐齊已下七十餘城圍即墨未下齊將田單乃入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画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千穴夜縱火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盡觸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復收齊七十餘城

宋將　宗慤征林邑逕入象浦有大渠南來注浦宋阻渠置陣林邑王傾國來逆限渠不得渡以具裝被象

諸將憚之請待前後軍進然後擊慤曰不然吾置弓弩畢使立一白毦乃使反羽毛飾魏人初不解其意並未動宋武先命將朱超石戒嚴曰毦既舉超石馳往赴之并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柵排於轅魏人見營陣立乃進圍營超石先以軟弓小箭射之魏軍四面俱走攻營於是百弩俱發又遣善射者叢射之魏衆既多弩不能制超石初行別齎大鎚并千餘張稍乃斷稍長三四尺以鎚之一稍輒洞貫三四人魏衆不能當遂奔潰

宋檀越爲廣陵相亡命司馬國潘兄弟自北徐州界聚衆數百潛過淮因天陰闇夜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得入叫喚直上廳事越驚起出門將處分賊射之傷却入抵密語左右曰賊乘暗得入掩我不備但打五更賊懼曉必逸賊聞鼓鳴將謂曉於是奔散追討盡獲之

武帝謀討劉毅王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給百舸爲前驅及西討轉鎮惡參軍事使率龍驤將軍蒯恩領百舸前發鎮惡受命使晝夜兼行楊聲到兗州上毅謂爲信不知見襲鎮惡去江陵城二十里舍舡步上蒯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立旗安鼓語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長嚴今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人燒江津舡鎮惡徑前襲城津戍百

姓皆言劉蕃實上宴然不疑將至城逢毅要將朱顯之馳前問蕃所在軍人答云在後及至軍後不見蕃又望見江津舡艦被燒而鼓曰喪先王之乘州豈惟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叔之以救死藉衆力以取舟衆詐之使長鬣者三人長鬣名髭鬚與吳人異形狀詐爲其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迸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吳將周瑜使甘寧據夷陵魏將曹仁圍寧呂蒙往救之乃分遣三百人截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軍到夷陵即交戰所殺過半賊夜遁去截道騎皆捨馬步走蒙兵追蹙擊獲馬三百疋方舡載還

東晉將劉裕北征廣固嶺南賊將徐道覆說其帥盧循曰今日之機萬不可失既克都邑劉裕雖還無能爲也循從之初道覆密欲裝舟船仍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云將下都貨之稱力少不能得致即賤賣之價減數倍居人貧賤賣衣物而市之贛石水急出船甚難皆儲之如是者數四故舡板大積而百姓弗之疑及道覆舉兵案賣券而取之無得匿者乃并裝之旬日而辦遂舉衆寇南康盧陵豫章諸郡守將皆委任奔走

晉劉裕爲東晉相率兵伐後秦姚泓後魏遣將鵝青等步騎十萬屯河北常有數千騎緣河隨晉軍進止時

晉軍人緣河南岸牽百丈。河流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輒爲魏人所殺掠。遣軍絕過岸即退。軍還復來。宋武乃遣曰直隊主丁旺率七百人。車七百乘於河北岸。上去水百餘步爲却月陣。兩頭抱河車。馬令銅以平陳爲名。賊心懼。求馬擬戰。密勅刺史令私賣傳大舡。江南下濕。特不宜馬。不逾周年。並當死盡。終不爲彼用。陳叔寶果大造船。輸船市馬。輸既多。方覺不便而止。高熲請所博得船。運諸州米爲貯。壽陽穿大池以魚遺遊遨爲名。造船放水戰。仍以賀若弼爲壽州總管。終以此平陳。

韋雲起討契丹。以其與突厥相通。素無猜忌。雲起既入其界。使突厥詐云。向柳城郡欲共高麗交易。勿言營中有隋使。敢漏泄者斬。契丹不悟。去賊營百里。詐引南渡。夜復退還。去營五十里結陣而宿。契丹弗知之也。既明俱發。馳騎襲之。盡獲其男女四萬口。女子及畜產以半賜突厥。餘將入朝。男子皆殺之。煬帝大喜。集百官曰。雲起用突厥而平契丹。

五代梁太祖屯軍于岐下。晉軍潛襲絳州。前軍不利。晉軍恃勢而攻臨汾。叔宗嚴備禦。乃於軍中選壯士二人。深目虯鬚。貌如汝陀者。令就襄陽縣牧馬於道側。蕃寇見之不疑。二人因雜其行間。俄而伺隙。各擒一虜而來。晉軍大驚。且疑有伏兵。遂退據蒲城。

葛從周圍兗州兗人不出從周詐陽言并人鄆人来救
即引軍趨高吳夜半潛却歸砦朱謹果出兵攻外壕
我軍士突出掩殺千餘人生擒都將孫漢筠

奇計

春秋時吳伐楚吳公子光請於其衆
軍萬人向千里徑又令其衆出汾水關自率大兵與
椿對宇文盛馳告急憲自救之齊人遽退盛與桂國
侯莫陳芮逐之多有斬獲俄而椿告齊衆稍逼憲又
救之會被敕追還卒兵夜返齊人果謂栢菴爲帳幕
不疑軍退翌日始悟
後周將賀若敦率騎六千渡江取陳湘州陳將侯瑱討

之江路遂斷糧援飢絶人懷危懼敦於是分兵鈔掠
以充資費恐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内聚土覆之以
米因召側近村人佯有所訪問令於營外遥見遂即
遣之瑱等聞以爲實乃據守要險欲曠日老之敦又
增修菅壘造廬舍示以持久亭軍數有救人乘馬投
瑱瑱遂納之敦又別取一馬牽以趣船令船中遊以
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船不上後伏兵於江岸
遣人乘畏船馬以招瑱軍詐稱投附瑱便遣兵迎接
竟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敦發伏掩之盡殪又湘羅
之人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鷄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
僞使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兵見之謂餉船之至逆

來爭取敦甲士出而擒之此後實有饋餉及亡命奔
瑱者猶謂之設詐逆遣扞擊並不敢受相待歲餘瑱
不能制

隋開皇中文帝大議伐陳諸將皆去大江闊遠兵不習
水以爲疑若一登南岸秦兵一可當百襄邑公賀若
弼獻十策其一請多造船須船既多賊必防礙更甚
今南地無馬請付傍江諸州二十歲已上老地又純
沙不勝版築其將婁伯子說曰今天寒可起沙爲城
以水灌之可須臾成冰堅如鉄石功不達曉百堵斯
立雖金湯之固未能過也公從之比明而就

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軍至
歷城以資運竭乃還卒有降魏者具說糧食已罄於
是士卒憂懼莫有固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
米散其上及旦魏軍知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
誑斬以狥時道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命軍士
悉去甲身白服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逼
乃歸道濟雖不尅定河南全軍而返

後魏方侯醜奴稱亂關右魏將賀拔岳討之軍於汧渭
之間宣言遠近曰今氣侯漸熱非征討之時待至秋
涼更圖進取醜奴聞之遂以爲實分遣諸將散營農
於岐山之北百里納川使大尉侯元進領兵五千據
險立棚其千人以下爲柵者亦有數處且田且守岳

知其勢分乃密嚴備晡時潛遣輕騎先行斷諸路然後諸軍盡發昧朝攻圍元進柵拔之諸所俘執皆放之自餘柵悉降岳宣言徑取涇州其刺史侯長貴亦以城降醜奴乃弃平亭而走

齊王憲大舉東討憲爲前鋒守雀鼠谷大將軍永昌公椿屯鷄棲原宇文盛守汾水關並受憲節度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汝今爲營不須張幕可伐栢爲菴示有處所今其岳去之後賊猶致疑時齊王分隆曰閫外之事將軍得專乃與繼忠出兵戰數合擊走之

詭道

後漢初馮異將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明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裁少出兵所以視弱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甚乏兵捽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崤底

後漢末袁尚出軍於平原使其將審配守鄴太祖攻鄴袁尚聞鄴急棄平原而來救欲入城計事至暮李孚請行尚曰何當所辦孚曰今鄴圍甚堅多人則不可孚乃自選溫信者三人不示其謀各給駿馬令釋戎器孚自著平上憤將三騎投暮直邸鄴下自稱曹公都督巡歷圍壘所過呵責失侯者輒捶之自東歷西徑入曹公營當城門復怒守圍者縛之因開圍馳

入城下。配以縋引之。孚得入。城中鼓譟皆呼萬歲。守圍者以狀聞。太祖笑曰。此非徒入。方且復出。孚計事訖欲還。而外圍益急。謂配曰。城中穀少無用老弱爲也。不如驅出之以省穀也。配從之。乃夜簡得一千人皆令持白幡。秉脂燭。從三門而出。請降。孚將所乘騎隨降人而出。時守圍吏聞城中悉降。火光照曜。但共觀火。不復視圍。孚乃歸。尚明日曹公聞孚已得去。曰果如吾言。

魏曹公征馬超於關中。軍于渭南。爲賊衝突。營不得立。衆巡城。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悉遁去。因縱兵追之。擒上官進斬於市。招誘餘黨得千餘人。並赦其罪。今復業。郡境以安。

仁宗朝契丹入寇。詔趙延進與崔翰李繼隆率兵八萬禦之。時詔賜陣圖。分爲八隊。師滿城虜騎至延進乘高望之。東西亘野。翰等方按圖布陣。陣相去百步。延進曰

主上委吾等以邊事。期於尅敵。今虜衆若此。不如合而擊之。可以決勝。違令而獲利。不猶愈於辱國乎。儻有喪敗。則延進獨當其責。於是改爲二陣。前後相副。士衆皆喜。三戰咸捷。

太平興國一年。梅山洞蠻叛。命田紹斌翟守素分路掩擊。至邵州。聞蠻酋苞漢陽死。去其居十里爲陣。大敗

之擒蠻二萬令軍中取利劍二百斬之留五千餘人遣歸曉諭諸洞自是蠻人不擾三年梅山洞蠻恃險又叛詔遣翟守素率諸州屯兵往擊之值霖雨彌旬弓弩解弛不堪挽明日將接戰守素一夕令削木爲弩及旦賊奄至交射之賊遂敗乘勝逐北盡平其巢穴先是數郡大吏富人多與賊帥苞漢陽交通既而得其書訊數百封守素並焚之反側以定

端拱初李繼隆爲定州部署朝議有寇至令堅壁清野勿與戰一日虜衆寇蒲城至唐河護軍表繼忠慷慨請出師中黃門林延壽等五人以詔書止之繼

大曆中城涇州段秀實當留後馬璘奉詔徙鎮涇州其士衆嘗自四鎮北庭赴難中原居僑驟移頗爲勞怨刀斧將王童之因人心動搖遂以爲亂或告其事且曰侯嚴警鼓爲約矣秀實乃召鼓人楊怒失節且戒曰每更籌盡必來報每更報輒延數刻四更畢而曉既差誤亂不能作告者復曰今夜將焚草場期救火者同作亂秀實嚴警備夜半火發令於軍中曰救火者斬之童之居外營請入救火不許明日斬之

王翃爲河中少尹有悍將凌正者橫暴擾軍政約至夜鼓譟斬關以逐翃有告者翃縮夜漏數刻以差其期賊驚遠遁遂誅正軍城又安

王甫代宗時武將也廣德元年十月吐蕃犯長安甫誘

長安惡少數百人集六街鼓朱雀街太鼓之吐蕃聞之懾振乘夜而遁初吐蕃既立廣武王承寀將劫京城士女工匠整隊伍還番及是聞鼓聲謂有變遂俱奔潰

宋初王師平城郭虎捷都校以翰與綿州都校全師雄謀叛賊約以三鼓攻城裨將曹翰諜知之戒掌漏者但擊二鼓賊衆不集至明而遁我師襲破之

宋祖朝劒外初平馮瓚知梓州視事纔數日僞軍校上官進嘯聚士卒三千餘衆劫村民數萬人夜攻州城瓚曰賊乘夜奄至此烏合之衆以箠挺相撻擊必無固志正可持重以鎮之待旦自潰矣躬自率師守東鹿進圍深州惟岳統萬餘衆及田悅援兵圍束鹿惟岳將王武後以騎三千方陣橫進滔繪帛爲後徥象使猛士百人蒙之鼓譟奮馳賊馬驚亂隨擊大破之惟岳焚營而遁

臨事制宜

春秋時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水名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顏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欲辟楚使渡成陣而後戰遲速惟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矣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楚退欲使晉渡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

遂歸楚師亦歸

東晉盧循寇福建鄴劉道規遣司馬王鎮之及將軍檀道濟倒彥之等赴援朝廷至尋陽鎮之爲衛軍荀林所破林乘勝伐江陵聲言徐道覆已寇建鄴而桓謙自長安入蜀譙縱以講爲荆州刺史與其大將譙道福俱寇江陵道規乃舍將士戒之曰吾東来文武足以濟事欲去者不禁因夜開城門衆咸憚服莫有去者。

唐張守珪爲瓜州刺史墨離軍使領衆築州城板堞纔立賊暴至城下軍城中相顧失色雖相率登埤率無守禦之意守珪曰彼衆我寡創夷之後不可以矢石相持須以權道制之乃於城上置酒作樂賊徒疑城中有備而退因縱兵擊敗之。

已屠其堅城破其銳衆我氣方厲彼已破膽一與可定何疑焉慈以爲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此潰亂慈率兵直渡渠蒼擊其衆奔散遂赴林邑

王鎮惡與武帝期赴洛陽既而鎮惡至潼關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沂渭而進艦外不見行船人。比上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爲神鎮惡既至令將士食畢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諸艦悉遂流去鎮惡撫慰士卒曰去家

萬里而舫乘糧衣遂流去。豈復有求生之計。惟死戰可立大功。士卒莫不爭先。遂陷長安。

奏符堅陷襄陽。晉將桓冲攻之。堅將慕容垂等率步騎五萬救襄陽。以石越爲前鋒。次于沔水。垂越夜命三軍人持十炬火繫炬於木枝。光照數十里。冲懼退還上明。

永王璘拒命。肅宗使中官啖延琮招討之。判官李銑裴茂以廣陵步卒三千同出于瓜步州。廣張旗幟耀乎江津。登埤望之。竟日始有懼色。其夕銑等多燒火。人執兩炬以疑之。隔江望者蕪水中之影一皆爲二。璘軍人以火應之。璘懼以爲官軍悉濟矣。遂以兒女及麾下宵遁。

朱滔帥幽州。建中初成德軍季寶臣死。其子惟岳謀襲父位。滔與張孝忠征之。大破惟岳於束鹿。滔命徧聲甚盛。知非藩上便躍馬告毅。令閉城門鎮惡亦馳進得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城門。南門及東門。而襲破之。

東昏侯遣輔國將軍劉山陽就荊州蕭穎胄兵襲蕭衍。衍時爲雍州刺史。將起兵。慮穎胄不同。遣穎胄親人三軍王天虎詣江陵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荊雍。書與穎胄勸同舉兵。穎胄意猶未決。山陽至巴陵。衍復令天虎賫書與穎胄及其弟穎達。且設奇略以疑之。是

時或云山陽謀殺頴胄以荊州同舉及至江安遲回十日餘不上頴胄大惧計無所出夜呼三軍席闡文抑沈閉閤定議闡文曰蕭雍州蓄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又衆寡不敵取之必不可制就能制之歲寒復不爲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霸業成矣山陽遲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詰旦頴胄謂天虎曰天下之事縣在於卿今就卿借頭以詐山陽昔樊於期亦以頭借荊軻乃斬天虎以示山陽山陽大喜至江津單車白服從左右數十人詣頴胄頴胄使劉孝慶等伏兵城內山陽入門即於

軍中斬之

侯景攻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諸軍事羊侃副之軍旅指撝一決於侃景乘勝至闕下城中恟惧侃詐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衆乃少安景縱火燒諸門侃使鑿門上爲竅下水淡火景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作尖頭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叢擲焚之俄盡景又作登城樓高十二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臥觀之車動果倒景又東西起土山以臨城侃命爲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及於城內築土以應之會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若戰

不能禁。侃令多擲火爲火城以斷其路。徐於內築城不能進。

葛榮率衆將向洛陽。衆號百萬。魏將爾朱榮自太原討之。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葛榮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以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令在所處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馬上各齎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戰時慮廢騰逐不聽斬級。使以棒棒之而已。乃分命壯士勇者當衝突。號令嚴明。將士同奮。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陳。擒葛榮。

東魏高仲密反魏宇文泰帥諸軍應之。至洛陽圍河橋南城。東魏兵十萬至河北。泰縱火舡於上流以燒河橋。東魏將解律金使張亮以小艇不餘載長鎖伺火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向崖橋。遂獲全。

魏將于謹嘗帥輕騎出塞覘候。屬鐵勒數千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退必不免。乃散衆騎使匿叢薄間。又遣人升山指麾。若部分軍衆者。鐵勒望見疑有伏兵。既恃其衆不以爲慮。乃進軍逼謹。謹常乘駿馬名紫騧音瓜。賊先所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爲謹也。皆爭遂之。謹乃率餘軍擊迫騎賊。遂奔走。因得入塞。

南齊將魯康祖趙公政帥衆萬餘侵魏豫州太倉口魏
將傅永率二千人擊之時康祖等軍於淮南永舍於
淮北十有餘里永量吳楚之兵好斫營即夜分兵爲
二部出於營外又以賊若夜來必於渡淮之所以火
記其淺處永既設伏乃密令人以氈盛火渡南岸當
深處置之教云若有火起即亦然之其夜康祖等果
親領兵來斫營東西二伏夾擊之康祖等奔趨淮水
火即競起不能記其本濟處遂望末所置火爭渡水
深溺死斬首千級生擒公政康祖人馬墮淮及曉獲
其尸斬首并公政送京師

後趙將石虎領兵救陳州爲祖逖所敗收兵掠豫州留
將桃豹守川故城居西臺逖
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以
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人真運米
僞爲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運米者棄走賊獲米謂
逖士衆豐飽而甲戌飢久益恨無復膽氣

後周末楊堅爲丞相輔政尉遲迥住河北拒命河南州
縣多從迥丞相堅遣將于仲文討之迥將檀諼屯城
武別將高士儒以萬人屯永昌仲文未能卒至方提牛享
大將軍至可多積粟讓謂仲文未能卒至方提牛享
士仲文知其怠選精騎襲之一日便至遂拔城武迥
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於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

鄉仲文遣人詐爲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爭曰檀讓明日午時到金鄉將宜蜀公令（即尉遲迥）賞賜將士金鄉人謂爲信然皆喜仲文簡精兵僞建迥旗幟倍道而進善爭遥見仲文軍且至以爲檀讓乃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勸屠之仲文曰此地是毗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即屠之彼望絶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恃衆來簿官軍仲文皆城結陣出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纔合伏兵具發曳柴鼓譟塵埃張天毗羅軍大潰仲文乘之賊皆投洙水而死水爲之不流獲檀讓轞送京師江南悉平

韓雄除徐州刺史東魏雍州刺史郭叔略接境頗爲邊患雄密圖之將十輕騎夜入其境伏於道側遣都督韓士於略城東服東魏人衣服詐若自河陽叛投關西者略出馳之雄自後射之再發咸中遂斬略首

隋達奚長儒與烏丸軌圍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陳援軍至軌令長儒拒之長儒取車輪數百擊以大石沉之清水連轂相次以待之船轞礙輪不得進長儒縱奇兵大破之獲吳明徹

劉方授驩州道行庫總管征林邑至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方擊走之師次闍黎江賊據南岸立柵方盛陳旗幟擊金鼓賊懼而潰既渡江行三十里賊乘

巨象四面而至方戰不利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梵志率衆而陣方與戰僞奔北梵志逐之象多陷地顛蹶轉相驚駭軍遂亂方又以弩射象象中瘡却走蹂其陣因以銳師繼之梵志大敗奔於柵俘馘萬計於是濟區粟渡六里前後逢戰每戰必捷進至大緣江賊據險又擊破之經馬援銅柱南行八日至其國都梵志棄城奔海方入城獲其廟主十八皆鑄金爲之汙其宮室刻石紀功而還

漢王諒據并州反代州總管李景發兵拒諒諒遣喬鍾馗圖景煬帝詔楊義臣率兵救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匿於山谷間晡後復與鍾馗戰兵初合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谷塵埃漲天鍾馗軍不知以爲伏兵發因而奔潰縱擊大破之

唐北狄鐵勒薛延陁發同羅僕骨回紇等衆合二十萬渡漠屯白道川據善陽嶺以擊突厥可汗李斯摩之部思摩引其種落走朔州留精騎以拒戰薛延陁乘之及塞太宗乃令張儉李勣等軍率兵數道擊之太宗戒之曰延陁負其兵力踰漠而來經途數千里馬已疲瘦夫用兵之道先利速進不利速退吾先勅思摩燒薙秋草延陁粮肉日盡野無所獲頃有偵者來云其馬畜囓啖林木皮革略盡卿等掎角思摩不須

前戰伏其將退。一將奮激制勝之舉也。先是延陁擊沙鉢羅及阿史那杜爾等。皆以步戰而勝。及其將來寇也。先講武於國中。教習步戰。每五人以一人經習戰陣者使執馬而四人前戰。克勝即援馬以追奔。失於應接罪至於死。沒其家口以賞戰人。至是遂行其法。突厥兵先合輒退。延陁乘勝而逐之。勣兵拒擊而延陁弓矢俱發。傷我戰馬。李勣乃令去馬步戰。挈長稍數百爲隊。齊奮以衝之。其衆潰散。副總管薛萬徹率數千騎收其執馬者。其衆失馬大敗。

高宗遣將軍裴行儉討突厥於黑出。至朔川。謂其下曰。用兵之道。撫士貴誠。制敵尚詐。前日蕭嗣業糧運爲突厥所掠。士卒凍餒。故敗。今突厥必復爲此謀。宜有以詐之。乃詐爲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爲之援。且伏精兵於隘要以待之。虜果至。羸兵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方擬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爲伏兵所邀殺。獲幾盡。自是糧運無敢近者。

薛仁貴初張齊賢知代州。虜騎自胡谷入。寇簿城下。神衛都部馬正以所部列南門外。衆寡不敵。副都署盧漢斌畏懦保壁。自固張齊賢選廂軍三千出正之右。誓衆感慨。一以當百。虜遂却走。循胡盧河南而西。先是約都部署潘美以并師來會戰。至河間。使爲虜所得

齊賢以師期既漏且虞羡之衆爲虜所乘俄而羡有
使至大師出并州行四十里至栢井忽得密詔東路
王師剿於君子館有詔并之全軍不得出戰已還州
矣于時虜騎塞川齊賢曰虜知羡之來而未知羡之
退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兵二萬人持一幟負一束
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虜遥見火光中有
旗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
於土堶砦掩擊大敗之擒其北大車之子一人帳前
舍利一人斬數百級獲馬千餘器甲甚衆齊賢歸功
漢斌捷奏至太宗嘉之優詔褒羡

武經總要後集卷之三終

豫章新齋李閎長卿訂

金陵對溪唐富春校梓

將貴輕財
臨敵易將
矜伐致敗
將帥自表異致敗
均服
先鋒後殿
退師
將貴輕財
將貪必敗
將驕必敗
不矜伐
將帥自表異以奪敵心
隱語
擊其後

漢李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將兵乏絕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士卒不盡餐不嘗食。士卒以此愛樂爲用也。

竇嬰爲大將軍。嬰言袁盎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得金陳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裁量。其用金無入家者。

後漢祭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光武以爲刺姦將軍。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

魏曹真累遷大司馬。每征行與將士同甘苦。軍賞不足。輒以家財班賜。士卒皆願爲用。

魏田豫爲護烏丸校尉。後爲護匈奴中郎將。并州刺史。豫清約儉素。賞賜皆散之將士。每胡狄私遺悉簿藏官不入家。家常貧匿雖殊類咸高豫節。

西魏將梁椿性果毅善於撫納。所獲賞物分賜麾下。故每踐敵境咸得其力。

唐李勣爲行軍總管。前後戰勝所得金帛。皆散之將士。

蕭瑀出爲河池郡守。即日遣之。既至郡有山賊萬餘人。寇暴縱橫。瑀潛募敢勇之士。設奇而擊之。當陣而降其衆。所獲財畜。咸賞有功。由是人竭其力。

馬燧討田悅。先戰燧誓軍中曰。戰勝請以家財行賞。既勝盡出其私財。以頒將士。德宗嘉之。詔度支出錢五

萬貫行賞遲燧家財。

石雄爲豐州刺史。雄臨財甚廉。每破賊立功。朝廷時有賜予。皆不入私室。置於軍門。首取一分餘並分給。以此軍士感義思奮發。

將貪必敗

晉張燕爲巴西太守。時秦州人鄧定等二千餘家。飢餓流入漢中。保于城固。漸爲抄盜。梁州刺史張殷遣燕討之。定窘急僞乞降於燕。并餽燕金銀。燕喜爲之緩師。定密結李雄。雄遣衆救之。燕退定。遂進逼漢中太守杜正冲。東奔魏。燕亦棄官而遁。

前秦苻堅遣王猛伐前燕。慕容暐師次潞州。燕將慕容評率兵十萬禦之。以時久制之。猛乃遣其將郭度率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於高山。因燒評輜重。火見鄴中。評性貪鄙。障固山川。賣樵鬻水。積錢絹如丘陵。三軍莫有鬭志。因而大敗。

王玄謨爲寧朔將軍。比征將士多離。恐元謨又營貨利一疋布責人入百利。以此倍失人心。及魏太武軍至乃奔退麾下。散亡略盡。

唐孤獨懷恩武德中爲工部尚書。率兵討賊。素無籌略貪冒貨財。頻爲賊所敗。高祖屢下詔責之。

王佖爲靈鹽節度使。先是吐蕃欲成烏蘭橋。每於河壖先貯材木。朔方節度使每遣人潛載之。委於急流。終

莫能成蕃人知。佖貪而無謀。先厚遺之。然後并役城橋。仍築月城圍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由。佖贖貨邊上至今患焉。

李象古爲安南都護。爲土賊楊清所殺。象古貪縱人心不附。安南數日城陷。古反被害。

李泳爲河陽節度。泳本以市人發迹。禁軍以賄賂交通。遂至方鎮。初任鎮武節度。轉爲河陽所至。以貪殘爲務。恃所交結。不畏憲章。犒宴所陳。果實以木刻綵繪之。聚歛無已。人不堪命。遂至於亂。數月方止。文宗貶泳豐州長史。

臨敵易將

戰國燕昭王使將樂毅下齊七十餘城。惟莒即墨二城未下。惠王嗣立。聽齊間。以騎刼代毅。遂爲齊將田單所敗。

晉鎮南將軍杜元凱都督荊州諸軍事。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據要害之地。耻以無備取敗。不以實聞于孫皓。元凱欲間吳邊將。乃請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放晉軍將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竟殄滅焉。皓不悟致敗。

後周楊堅爲相尉遲迥據相州。舉兵堅命上柱國韋孝寬爲東道元帥。師次永橋軍於沁東會。沁水漲未得

渡長史李詢密啟堅云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等並受尉遲迥餞金軍中慅慅人情大異堅深以爲憂謀代此三人李德林獨進計云公與諸將並是國家貴臣未相伏從前所遣者疑其乖異後所遣者安知其能盡復心耶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辭燕趙奢之子所以致敗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爲諸將舊來所信伏者速至軍所觀其情僞縱以異志必不敢動堅大悟即令高熲馳驛往所爲諸將節度進成大功

將驕必敗

春秋楚大飢庸人率群蠻以叛楚（庸人楚之小國也）楚使盧戢利侵庸庸人逐之囚于楊窓（窓戢梨官屬也）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群蠻聚焉不如且起王卒合而後進楚將潘尫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又與之遇七遇皆北惟裨儵魚人實逐之（裨儵魚庸三邑也輕楚故但三邑人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馹傳車也臨品地名）分爲二隊（隊部也兩道攻）楚將子越自石溪子具自仞伐庸遂滅之

秦末項梁起兵吳中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秦三川守李由益輕秦有驕邑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必敗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梁不聽迺使宋義於濟路逢高陵君曰公將見項梁乎

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其將。章邯夜御枚擊梁。大破之。定陶。梁敗而死。梁自號武信君

後魏崔延伯既破秦賊。乃與蕭寶寅率衆會於安定。甲卒十二萬。鉄馬八千疋。軍威甚盛。時方俟醜奴置營涇州西北七里。當原城時。或輕騎暫來挑戰。大兵未交。便爾奔北。延伯有功負勝。遂唱議先驅伐木。別造丈排。內爲鎖柱。教習彊兵負而趨走。號爲排城戰士。在外輜重居中。自涇州緣原北上。衆軍將出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緩師。寶寅延伯謂具事實。逡巡未鬬。俄而宿勒明達率衆自東北而至。乞降之。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陣。賊勢摧剉。便尒逐北徑。造其營。賊本輕騎。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得入排城。延伯軍大敗。

後周末丞相堅輔故周大將尉遲迥在河北。舉兵拒命。遣將略地。河南州縣多下之。丞相堅遣將于仲文率兵討之。仲文軍至洧州之東倪塢。烏古反與迥將劉子昂劉德裕等相遇。進擊破之。軍次蓼堤。迥將擅讓擁衆數萬。仲文以羸師排戰。讓悉衆來拒。仲文僞伯讓軍頗驕。於是遣精兵左右翼擊之。大敗讓軍。生獲五千餘人。

隋末翟讓李密起兵於河南榮陽郡。通守張須陀以兵攻讓讓數爲須陀所敗聞其來大惧。將遠避之。密曰須陀勇而無謀。兵又驟勝驕狠。可一戰而擒之。公但列陣以待保爲公敗之。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於林木間詐與戰不利。軍稍却。密發伏自後掩之。讓合擊須陀衆大敗。遂斬須陀。

矜伐致敗

春秋時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遝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臧。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

滿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君不鎮撫其不設備乎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及莫敖使徇子師白　者有刑及鄖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盜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

前秦符堅議伐吳石越曰吳人國有長江之險朝無昏二之釁臣愚以爲利用修德未宜動師。堅曰以吾之衆旅投鞭於江。足斷其流。遂興師符融攻陷壽春。乃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但惧其越逸宜速進衆軍檝角禽賊帥必矣。堅大悅恐謝石等遁去。乃捨大軍于頴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遂爲謝元所敗。

不矜伐

後漢馮異爲偏將軍從光武破王郎封應侯異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軍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號爲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晉朱伺爲陶侃騎督將時西場夷賊抄掠江夏守楊珉每請督將議拒賊之計伺獨不言珉曰諸將軍何以不言伺荅曰諸人以口擊賊伺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得勝耶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是以勝矣

將帥自表異致敗

春秋時狄人伐衛師荣澤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遂滅衛

東晉末桓玄篡晉劉裕起義師討之玄敗沂流奔荆州留其將何澹之郭銓郭昶之守湓口劉裕將何無忌等次桑落洲澹之等率軍來戰澹之常所乘舫旌旗甚盛無忌謂諸將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宜亟攻之衆曰澹之不在其中縱得無益無忌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雖不居此舫取之則獲但縱兵攻之可一鼓而敗也遂進攻獲舫因傳呼曰得何澹之矣賊中驚擾無忌之衆亦潰然因乘勝勢繼進無忌鼓讓赴之淡之遂潰

宋晉安公子勛舉兵潯陽宋將殷孝祖討之時賊據赭

圻孝祖將進與賊合戰常以鼓盖自隨軍中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異若善射者十人。共射欲不斃得乎。是日於陣爲矢所中而死。

東魏大將高歡與西魏大將宇文泰戰邙山。其時泰見歡出旗鼓識之。乃募敢勇三千人。令賀技勝總之。以犯其軍。適與懽相遇。時募士皆用短兵接戰。乘勝逐歡數十里。刃垂及之。會勝馬爲流矢所中死。比副騎至歡已逸去矣。

高敖曹與侯景等攻魏將獨孤信於金墉城。大將宇文泰率衆救之。戰于邙山。敖曹心輕敵建旗盖以凌陣。國人盡銳擊之。一軍皆沒。敖曹輕騎走河陽城。仰呼求繩不得。拔刃剜門。未徹而追至。敖曹奮頭詬曰。來吾與汝鬬。國人追者斬之。

將帥自表異以奪敵心

唐朱泚之亂。李懷光自河北赴難。李晟每將合戰。必自異衣錦裘綉帽前行。親自指導。懷光望見惡之。乃謂晟曰。將帥當持重。豈宜自表飾。以啗賊也。晟曰。晟久在涇原。軍士頗相畏服。故欲令先識以奪其心耳。懷光益不悅。

均服

後周河橋之戰。王思政下馬用長矟。左右擴擊。一擊踣

數人時陷陣既深從者死盡思政被重創悶絕會日暮敵亦收軍思政久經軍旅每戰唯著破衣弊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得免有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已蘇遂相得乃割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方得還軍

隱語 軍中急難不可使衆知因假物號隱語以諭之

春秋時楚師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還無社蕭大夫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也無社素識叔展故因以仰呼之叔展曰有麥麴子曰無有山麴窮乎曰無麥麴ㄑ窮所以禦濕欲使无社逃泥水中无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政言故謬語河如腹疾奈何收展言無社禦濕藥將疾也曰自於胥井而極之無社意解欲入井故使叔展視虛癈井而求極也出溺爲極也若爲茅經哭井則已矣淑展又敖結茅以表并頭笑乃應以爲信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

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申叔儀吳大夫公孫有山氏魯大夫舊相識曰佩玉蕋兮余無所擊之藥然服飾備也已獨无以擊佩言吳王不恤飢者矣旨酒一盛兮余興褐之父睨之一盛一器也睨視也凡寒賤之人言但得視不得飲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兮則諾

唐許欽明嘗出按部突厥默啜率衆數萬奄至城下欽明拒戰久之力屈被執賊將欽明至靈州城下令說城中早降欽明大呼曰賊中都無飲食城內有美醬乞二升梁米乞二㪷墨乞一梃是時賊營處四面阻

泥河惟路得入欽明乞此物以喻城中。冀其簡兵練將。侯夜掩襲城中無悟其旨者。

先鋒後殿

魏于禁張遼樂進張郃徐晃俱爲名將。太祖每征伐。咸進爲軍鋒還爲後拒。故軍嚴整。

晉大將謝元北鎮廣陵。時苻堅彊盛元多募勁勇。劉宇之何謙諸葛侃高衡劉軌田恪孫元忠等。以驍猛應募。領驍銳爲前鋒。百戰百勝。時號北府兵。敵人畏之所向必先。

隋大將揚素馭戎整嚴每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陷陣而還者斬之。又令三五百人。復進復如向法。將士恐悚。有必死之心。戰無不勝。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雖嚴忍士亦願從。

梁韋叡爲輔國將軍。魏軍敗討合肥既平。高祖詔班師去賊既近。惧爲所躡。叡悉遣輜重居前。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

後周齊王憲從文帝與齊人相拒。帝已去晉州。留憲後拒。憲阻水爲陣。齊領軍段暢至橋。憲隔水問暢姓名。暢曰領軍段暢也。公復爲誰。憲曰我虞侯大都督耳。暢曰觀公言語不是凡人。何用隱名位。憲乃曰我齊王也。遍指齊王純已下並以告之。暢鞭馬去。憲即命旋軍。齊人遽追之。戈甲甚銳。憲與開府宇文忻爲殿

拒之斬其驍將賀蘭豹三人齊泉乃退。
綵山友詔開內節度使李嗣業與郭子儀僕固懷恩等。
揖角廣平王俶收長安陳於香積寺北澧水之東嗣
業以北庭軍爲前鋒。王思禮爲後軍。戈鋌鼓鞞震曜
山野。列長陣待之。賊將李歸仁初以銳卒數來挑戰
因攢矢逐之。賊軍大至我師囂亂。嗣業曰今若不以
身啖寇決戰于陣。萬死冀一生。我軍無孑遺矣。乃脫
衣執長刀。立陣前大呼。當者人馬俱碎。陣復整嗣業
卽前軍各執長刀。而進所向摧靡。
蘇定方正觀初爲匡道府折衝隨李靖襲突厥頡利于
磧石靖使定方率二百騎爲前鋒。乘霧而行去賊一
里許。忽然霧歇望見其牙帳撩殺數十百人。頡利及
隋公王狼狽散走。餘衆傍伏。靖軍既至遂悉降。
代宗幸陝避吐蕃。雍王爲中軍先鋒。以僕固懷恩爲副
領河東朔方節度行營及鎮西廻紇兵馬赴陝州。并
令諸道節度。一時齊進。懷恩與廻紇左殺爲先鋒。觀
軍容使魚朝恩陝州節度郭英乂爲後殿自渭池入。
懷恩等師至虞水賊徒數萬。堅柵自固。懷恩陣于西
原上。廣張旗幟以當之。命驍騎及廻紇之衆傍南山
出於東北兩軍舉旗內應。表裏擊之。一鼓而進。賊旣
奔數萬。
五代梁牛存節大舉以伐淮南至濠州東聞前軍失利

於清口。謝軍退至埤河。無復隊伍。存節遏其後。與諸將釋騎步鬬。諸軍稍得齊叔拾所部兵。并敗兵共八千餘人至于淮涘時不食已四五日矣。存節訓勵部分以禦追寇。遂得旋師。

王景仁伐壽州至霍丘。接戰。擒賊將袁叢王彥威王璠等。送京師。俄而朱瑾以大軍至。景仁力戰不屈。常以數騎身先奮擊。寇不敢逼。乃引兵還。及濟淮復後殿。軍故不甚衂。謹亦不敢北渡。

擊其後

春秋時。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略行也。行吳界將侵之。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速召也。吳踵楚。踵楚踵迹。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奸勞王於豫章之汭。汭水西曲。越公子倉歸王乘舟。歸道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壽夢越大夫也。王及圉陽而還。楚地。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

後漢赤眉青犢十餘萬衆。並在射犬。漢野士縣有射犬聚。光武引兵將擊之。耿純軍在前去營數里。賊忽夜攻絕兩軍營中士多傷。純勒部曲堅立不動。選敢死士二千人。俱持彊弩。各傳三矢。使御枚間行。純出賊後。齊聲呼譟。強弩並發。賊衆驚走。追擊遂破之。

宋柳元景爲隨郡太守。既至而蠻反。斷驛道。欲攻郡。郡虛糧仗。又乏元景設方略。得六七百人。乃分五百人。

屯驛道或曰蠻將過城不宜分衆元景曰蠻聞郡遣重戍豈悟城內兵少且退表裏合勢必計爲長會蠻垂至乃使驛道潛出其後戒曰火舉馳進前後俱發蠻衆驚擾挼即水死者千餘人斬獲數百郡境肅然南齊末蕭衍舉兵發雍州東下（雍州今襄陽郡）大軍已次江寧衍使呂僧珍與王茂率精兵先發後頗於越城僧珍守白板齊王東昏將李居士知城中兵少率餘兵千人直來薄城僧珍謂將士曰今既力不敵不可與戰亦勿遥射須至壍裏當併力破之俄而皆越壍挼撫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率馬步三百人出後守陣者復踰城而下內外齊擊居士等應時奔散

陳將周炅鎮安蔚等州北齊遣將陸騫以衆二萬出自巴蔚與炅相遇炅留羸弱輜重鼓疑兵以當之身率精騎由間道邀其後大敗之

後魏于謹芸山之戰大軍不利謹率麾下僞降立於踏左神武乘勝逐北不以爲虞謹自後擊之敵人大駭獨孤信又收兵於後奮擊神武軍亂以此大軍得全

唐吐谷渾寇邊詔右僕射李靖爲崑丘道行軍大總管江夏王道宗與吏部尚書侯君集副之賊聞兵至走入嶂山已行數千里諸將議息兵道宗固請討李靖然之君集不從道宗遂帥偏師無行糧道去大軍十日追及之賊據險背戰道宗潛遣千餘騎踰山襲其

後表裏受敵。一時奔潰。
吐谷渾党項俱來寇邊詔霍國公柴紹討之虜據高臨下射紹軍中矢下如雨紹乃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異之駐弓矢而相與聚觀紹見虜陣不整密使精騎自後擊之虜大潰斬首五百餘級。
王君㚟爲隴石節度使吐蕃大將悉諾邏率衆入寇大斗谷又移攻鄯州焚燒市里而去君㚟以其兵疲遂整士馬以掩其後君㚟先令人潛入賊境於歸路燒莫。悉諾邏還至大非川將悉甲牧馬而野草皆盡馬死過半。君㚟襲其後至青海時海水冰合。君㚟率將士並乘水而渡悉諾邏已渡大非川輜重及疲兵尚在青海之側。君㚟縱兵盡俘獲之及羊馬萬數。
梁師都作亂高祖遣延州總管段德操討之。師都與突厥之衆數千騎來寇延安營於野豬嶺德操以衆寡不敵按甲以俟其敝後伺師都稍怠遣副總管梁禮率衆擊之。德操以輕騎出其不意師都與禮酣戰人之德操多張旗幟。奄至其後。師都驚潰虜男女二百餘人。
元和中西戎頻歲犯邊。史奉敬白。節度社叔良請兵三千倍一月糧深入番界。叔良以二千五百人投之。敬奉既行十餘日。人莫知其所向。皆謂吐蕃盡殺之矣。乃由他道深入。突出蕃衆之後。戎人驚潰。敬奉率衆

大破之。殺戮不可勝紀。

唐元帥廣平王率蕃漢之師十五萬。進收長安。迴紇遣葉護太子領四千騎助國討賊。郭子儀與葉護宴狎修好相與誓平國難。子儀奉元帥爲中軍與賊將。安守忠。李歸仁戰于京西香積寺之北。王師結陣且三十里。賊衆十萬餘陳於北。歸仁先薄我軍亂。李嗣業奮命馳突禽賊十餘騎。乃定迴紇以奇兵出賊陣之後。夾攻之。賊軍大潰。斬首六萬級。賊將張通餘守長安。聞敗奔陝。翌日廣平王入京師。

朱太平興國中。北虜至定州奪唐河橋。李重進召李繼宣洎田紹贇赴援。紹贇爲賊所敗。繼宣獨按部轉

間入定州。虜北去。重進命將五千騎躡其後。抵拒馬河及賊據楊疃。繼宣徑掩擊之。賊焚廬舍而遁。

劉延翰四年從征太原。劉繼元降。

車駕北伐。俄班師。命延翰李漢瓊率兵屯真定。崔彥進屯關南。崔翰屯定州。

上謂延翰等曰。戎人必來寇邊。當會兵設伏夾擊之。必大捷。是冬虜果縱兵南牧。延翰先陣於徐河。彥進率師出黑蘆堤。北緣長城西行南下。長城口銜枚躡虜後。摧翰李漢瓊兵亦至。合擊之。大敗。虜衆於滿城。

端拱中。威虜軍粮餽不繼。虜欲窺取之。

上遂遣大將李繼隆。發真定屯兵萬餘人護送輜重。

數千乘。虜將于越諜知之。率精銳數萬騎。將邀王師邊將尹繼倫領步騎千餘。繳巡塞上。正當虜所入道。虜不擊而過。徑襲大軍。繼倫謂麾下曰。虜視我猶魚肉。南出而捷。迴日乘勝驅我北去。不捷。亦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今可卷甲銜枚襲其後。虜銳氣前去。其心輕我。不虞我之至力戰而死。猶不失忠義。豈能爲胡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因令軍中秣馬。候夜遣人持短兵潛發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唐河。徐行天未明。虜去大軍四五里方會。飲食訖。將戰。繼隆列陣以待之。繼倫出其不意。從其後。急擊殺虜將一人。號皮室者。虜相也。衆遂驚亂。于越方食。失七著。爲知兵中。其臂甚傷。乘善馬先遁。虜望見大將奔北。因大潰。自相蹂踐死者無數。餘黨皆引去。自是胡虜不敢窺邊。以繼倫面黧相戒曰。當避黑大王

景德元年。契丹南牧

真宗與之繼好。戎人請盟北歸。所過猶侵刼。未已。遂以張疑爲緣邊安撫使。提兵躡其後。虜乃出境。不敢略奪。

退師

前漢高帝匈奴圍於平城七日。高帝使使間厚遺閼氏。廼開圍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嚮。從解角直出。得與大軍合。冑頓引兵去。

後周大將晉公護伐齊遣將尉遲迥圍洛陽爲敵所敗
周將達奚武與齊王憲於部山禦之至夜收軍憲欲
待明更戰武欲還固爭未決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駭
動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旅久矣備
見形勢大王少年未經軍事豈可將數萬士衆一朝
棄之乎憲遂從之全軍而返齊人弗悟而不追若追
之必克也

五代黃文靖佐葛從周送朱崇節入潞會晉軍十餘萬
倚外垣砦文靖慮孤軍難守乃與葛從周啓圍出師
文靖爲殿後命矢刃皆外向持重而還晉人不敢逼

豫章新齋李鼎長卿訂
金陵對溪唐富春校梓

出奇

多方以誤之
聲言怠敵取之
卑辭怠敵取之
卑言怠敵以擊之
擣虛
聲言擊東其實擊西
出奇
戰國廉頗爲趙將秦使間曰秦獨畏趙括耳廉頗易與
示形在彼而攻於此

且降矣會頗軍多亡失數敗堅壁不敢戰人聞秦反間之言使捕代頗捕至則出軍擊秦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翊之趙軍遂勝追造壁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絕趙軍後又五千騎絕趙壁趙兵分爲二糧道絕括卒敗

突厥犯塞煬帝令唐高祖與馬邑太守王仁恭率衆備邊會虜寇馬邑仁恭以衆寡不敵有懼色高祖謂之曰今主上遐遠孤城絕援若不戰難以圖全於是親選精騎二千出爲遊軍居處飲食隨逐水草一同於突厥見虜候騎但馳騎射獵示若輕之及與虜相遇則掎角置陣選善射者爲別隊持滿以待之虜莫能測不敢決戰因縱奇兵擊走之獲其特勒所乘駿馬斬首千萬級

唐太宗嘗選精銳千餘騎爲騎兵皆皂衣黑甲分爲左右隊隊建大旗令騎將秦叔寶程咬金尉遲敬德翟長孫等分統之每臨敵太宗躬披黑甲先鋒率之候機而進所向摧靡常以少擊衆賊徒氣懾

開元二年吐蕃精甲十萬寇臨洮王晙率所部二千人卷甲倍程與臨洮兩軍合勢以拒之賊營於大來谷口吐蕃將坌達延文率兵繼至晙乃出奇兵七百人衣之蕃服夜襲之相去五里置鼓角令前者遇寇大呼後者擊鼓以應之賊衆大懼疑有伏兵自相殺傷

免者萬計俄而攝右羽林將軍薛訥率衆邀擊吐蕃
至武衞谷去大來谷二十里爲賊所隔駿率兵迎訥
之軍賊置兵兩軍之間連亘數十里駿夜出壯士銜
枚擊之賊又大潰乃與訥合軍掩其餘衆迫奔至洮
水殺獲不可勝數
元師廣平王率蕃漢之師十五萬進取長安戰于香積
寺比結陣三十里賊將李歸仁先薄我軍我軍亂李
嗣業奮命馳業禽十餘騎乃定回訖奇兵出賊背夾
攻之斬首六萬級
王忠嗣少勇敢自負及爲節將以持重安邊爲務嘗謂
人云國家升平之時爲將者在撫其衆而已吾不欲
破中國之力以徼功名但訓練士卒缺則補之有漆
弓百五十張常貯之袋中示無所用軍中皆日夜思
戰因多縱間諜以伺虜之隙時以奇兵襲之故士樂
爲用師出必勝每軍出即各召本將付其兵器令其
士卒雖一弓一箭必書其姓名於上以記之軍罷而
納若遺矢即驗其名罪之故人人自勸甲仗充物
五代漢高祖在晉陽郭進往依之漢祖壯其材會北虜
屠安陽城因遣進攻拔之戎人遁去授方州刺史虜
王道斃高祖出兵陘井陘進以奇兵間道先入洛州
因定河北
伏兵

春秋時邲之戰晉士季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帥也覆爲伏兵七處）故上軍不敗。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嘗試也勇則能往無剛不恥退）君三覆以待之（覆伏兵）大人之前遇覆者奔鄭將祝時逐之哀戎師前後擊之盡殪

吳侵楚楚將養由基奔命楚司馬子庚以師繼之養由基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戎（戎備）子爲三覆以待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楚地）大敗吳師。

漢景帝時吳楚反以周亞夫擊之至霸上趙涉說亞夫吳王素富輯死士久矣比知將軍且行必置人於殽澠之間然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右去走監囚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鐘鳴鼓侯諸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如其計至洛陽使吏搜殽澠間果得吳伏兵

後漢荊州劉表遣劉備北侵至葉曹公遣將李典與夏侯惇拒之備一朝燒屯去夏侯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夏侯不聽與于禁追之禁與夏侯等果入賊伏裏典往救備見救至乃退。

後魏萬侯醜奴作亂關中魏將賀拔岳率兵討之岳以輕騎八百北渡渭殺掠其人以挑之醜奴大將尉遲

菩薩果率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餘與菩薩隔水交言兵稱陽國威菩薩自言疆盛往覆數返時以逼暮於是各還。岳密於渭南傍水。分精騎數十處隨地形便置之。明日自將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岳漸前進。先所置騎隨岳而集騎既漸增賊不測其多少。行二十里至水淺可濟之處。岳使馳馬東出似欲奔遁賊謂岳走乃棄兵南渡渭水。輕騎追岳東行十餘里。依橫崗設伏兵待之。賊各以路險不得齊進前後繼至半渡江東。岳乃回與戰。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悉下馬俄而獲虜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

仍渡渭北。降步卒萬餘。

魏傳冰爲豫州刺史。南齊將裴叔業來侵楚王戍地名冰令戍填塞外塹。夜伏戰士一千人於城外及曉而叔業等至頓於城東列陣。將置長圍。冰所伏兵於道左擊其後軍破之。叔業乃令將佐守所列之陣。自率精甲數千人救之。冰上門樓觀叔業南行五六里許便開門奮擊遂摧破之。叔業奔走左右欲追之。冰曰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直墮吾計中耳。既不測我之虛實足喪其膽。俘此足矣何暇追之。

十六國後趙將石季龍攻晉將劉演于景庭兗州豪右張平等起兵救演。季龍夜棄營設伏于外揚聲將歸

河北張平以爲信然入于空營季龍迴擊敗之逐北
凜丘。

夏赫連勃勃進屯依力川。後秦姚興來代至三城勃勃
率騎禦之興遣其將姚文崇垣崇戰勃勃僞退伏以待
之姚興文崇等追之伏兵夾擊皆擒之。

後周時尉遲迥作亂。以宗支忻景老寬擊之。迥遣子惇
盛兵武涉忻擊走之進臨相州迥遣甲兵三千伏野
馬崗忻以五百騎襲之斬獲略盡進至草橋迥又拒
守。忻以奇兵破之。直趨鄴下。迥背城結陣大戰。官軍
不利時鄴城士庶觀戰者數萬人。忻謂左右曰事急
矣吾當以權道破之於是射觀者走之轉相騰藉声
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齊力急擊之迥軍
大敗。

韓褒爲汾州刺史。先是齊敗數入人家。廢耕桑前後刺
史莫能防捍。褒至適會啟來。褒乃下令屬縣人既不
及備以故多被抄掠。齊人喜於不覺。以爲州先未集
兵今遲必不能追躡由是益懈不爲營壘褒已先勒
精銳伏兵北山。中分據險阻邀其歸路。乘其衆怠縱
伏擊之盡獲其衆。

隋初周將尉遲迥河北拒命文帝遣將于仲文討之迥
將檀讓屯成武仲文簡精兵僞建迥旗幟倍道而進
檀讓出謁。仲文執之。仲文背城結陣。出軍數里設伏

於麻田中廻將玭羅恃衆而來兩陣纔合伏兵俱發
曳柴鼓譟塵埃漲天玭羅兵潰皆投水死
王世充欲擊李密密屯偃師北山上時新破敵有輕世
剋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溪
谷中令軍人秣馬蓐食遲明而薄密密出兵應之陣
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發乘高而下馳擊密管
又縱火焚其廬舍密軍潰降其將張童仁陳智略進
拔偃師密走保洛口
唐太宗討竇建德至武牢建德自滎陽西上太宗以數
百騎出武牢東二十餘里以挑之往往設伏北至賊
營絕四騎而已謂左右曰賊初見騎少疑為斥候語
未畢忽賊奄至因引弓射之斃其一將賊以五六千
騎並援槍而進後者咸失色太宗謂之曰爾但前去
我自殿後於是按轡徐行賊至輒引弓射之斃一賊
賊懼而止而復來如此再三每至必斃賊乃不敢
復逼太宗引賊入伏內伏兵相次而發合擊破之獲
其大將殷秋石瓚斬首數百級
李密之叛將出山南史萬寶懼密威名不敢拒謂盛彭
師曰密驍賊也又輔以王伯當央策而叛其下兵亡
思欲東歸若非計出萬全則不為也兵在死地殆不
可當彭師笑曰請以數千之衆邀之必梟其首萬寶
曰計將安出對曰軍法當詐不可為公說之便領衆

踰熊耳山南傍道而止令弓弩者挾路乘高刀楯者伏於溪谷令曰待賊半渡一時齊發弓弩據高縱火刀楯即亂出薄之或問之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彦師曰密聲言往洛實走襄邑城就張善相耳必當出人不意若賊八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展力一夫殿後必自能制令吾先得入谷口擒之必矣李密既渡陝州以為餘不足慮遂擁衆徐行果踰山南彦師擊之密衆首尾斷絶不得相救遂斬李密

封常清為安南節度討大勃律師次賀薩勞城一戰而勝常清逐之判官段秀實曰賊兵羸弱餌我也請備左右搜其山林遂殲其伏

郭子儀自杏園渡河圍衛州安慶緒與其驍將安雄後崔乾祐薛嵩田承嗣悉其衆來援分為三軍子儀陣以待之預選射者三千人伏於壁內誡之曰俟吾小却賊必爭進則登城鼓譟弓弩齊發以迫之既戰子儀偽遁賊果乘之及罾門遽聞鼓譟俄而弓弩齊發矢注如雨賊徒震駭子儀整陣迫之賊衆大敗

郭子儀赴鳳翔將李歸仁以駭卒五千邀之於三原北子儀窘急使僕固懷恩及王昊陳迥光渾釋之李國正等五將伏兵於白渠留運橋以待之賊至伏發歸仁大敗而走又從子儀戰于清渠不利歸于鳳翔又

廻紇來赴國難。肅宗乃遣廣平王爲元帥。以子儀爲副。而懷恩領廻紇兵從之。汶水賊伏兵於營東。懷恩引廻紇馳往殺之。匹馬不歸。賊乃大潰。

史朝義叛至貝州。與僞大將薛忠義兩節度合僕固瑒至臨清縣。懼賊氣盛。駐軍以俟變。朝義領衆三萬。并攻具來攻瑒。令高彥嵩渾月進李光逸等設三伏以待之。賊半渡。伏發合擊而走之。其時廻紇又至。軍益振。瑒卷甲馳之。大戰于下博縣東南。賊背水而陣。大軍衝擊而推之。積屍擁流而下。朝義走莫州。

唐歌舒翰克隴右節度副使。先是吐蕃每至麥熟時。即率部衆至。積右軍獲取之。共呼爲吐蕃麥莊。前後無敢拒之者。至是翰使王難得楊景暉等。潛引兵至。積石軍設伏以待之。吐蕃以五十騎至。翰於城中率驍勇馳擊殺之。略盡。餘或走。伏兵邀擊。匹馬不還。

吐蕃北寇靈朔。陷麟州。德宗遣使至成都府。令韋皐出兵深入蜀。帥萬人據險設伏以待之。先出千人挑戰。論莽熱見我師之少。悉衆追之。發伏掩擊。鼓譟震駭。蕃兵自潰。生擒莽熱。虜衆十萬。殲夷者半。

五代梁將戴思遠攻德勝北城。莊宗命李嗣源設伏於戚城。令騎軍挑戰。梁軍大至。莊宗御中軍以禦之。時李從珂僞爲梁幟。奔入梁壘。斧其望樓。持級而還。梁軍愈恐。步騎漸至。李嗣源以鐵騎三千乘之。水軍大

敗俘斬二萬計

宋雍熙中王師北征以田重進為定州路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兵薄飛狐城下虜遣其將大鵬翼等來援監軍袁繼忠謂重進曰虜多騎兵利於平地不如乘險逆擊之重進率兵伏飛狐南口虜兵方出乃麾兵擊之遂擒鵬翼

至道中以李孝隆護送芻粟入威虜軍虜將干越率騎八萬來邀王師李繼隆所領步騎纔一萬先命千人設伏於城北十里繼隆与尹繼倫列陣以待虜衆方食繼倫出其不意擊走之繼倫道奔過徐河十餘里俘獲甚衆多方以誤之

春秋時吳子闔廬問於伍員曰伐楚如何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音的）任患若為三師以隸焉（隸猶勞也）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罷敝於道）亟隸以罷之（亟數也音器）多方以誤之既罷（音疲）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吳遂入郢

後漢末曹公征關中進軍渡渭馬超及韓遂數請戰不許因請割地求任子公用賈詡計偽許之韓遂請與公相見與遂交為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故舊拊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言也超等疑之他公又与遂書多所點抹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公乃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驍

騎夾擊大破之遂超等走凉州。

魏將田豫率兵進擊鮮卑河北能單將銳卒深入虜庭。胡人衆多鈔軍前後斷絕歸路豫乃進軍去虜衆十餘里結屯營多聚牛馬糞燃之從它道引去胡見煙火不絕以爲尚在行數十里乃知之。

魏末諸葛誕文欽反據寿春投吳請援司馬文王總兵討之王謂諸將曰誕當突圍決一朝之命或謂大軍勢不能久者食減口糞有它變料賊之憤不出此二者今當多方以亂之備其越逸此勝計也因命合圍分遣羸疾就穀淮北廩軍士給大豆人三升欽聞之果喜文王愈羸形以示之多縱反間揚言吳救方至

一誕等益冗食俄而城中乏糧諸將並請攻之文王曰誕聚粮固守外結吳人自謂足據淮南必不便走今與我合後賊果食盡夜遁追及介休一戰敗之。

武德中太宗領兵征薛仁杲攻析壢上思力反下之怒反城賊有十餘萬兵鋒甚銳數來挑戰諸將咸請戰太宗曰我士卒新經挫衄彼銳氣猶盛必輕敵好鬬我且閉壁以折之待其氣衰而後奮擊可一戰而破此萬全計也因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者久之賊粮盡軍中頗携二其將相繼來降太宗知仁杲人心內離謂諸將曰可以戰矣行軍總管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賊大將宗羅睺自恃驍悍求戰不得氣憤者久之

乃是盡銳攻梁實冀逞其志梁實固險不出以挫其鋒羅睺攻之愈急太宗度賊已疲復謂諸將曰彼氣將衰吾當取之必矣申令諸軍逞明合戰令將軍龐玉陣於淺水原南出賊之右以先餌之羅睺并軍共戰玉軍幾敗太宗親御大軍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羅睺回師相拒我師表裏齊奮呼聲動天地羅睺氣奪於是大潰

太宗討劉黑闥阻水列營以逼之分遣奇兵斷其糧道黑闥又數挑戰太宗堅壁不應以挫其鋒黑闥城中糧盡太宗度其必來決戰預壅洛水上流謂守堤吏曰我擊賊之日俟賊半渡而決堰黑闥果率步騎二萬渡洛水而陣與官軍大戰賊衆大潰水又大至黑闥衆不得渡斬首萬餘級溺死者數千人黑闥與范願等以千餘人奔于突厥

僕固懷恩引吐蕃廻紇党項數十萬南下京師大恐郭子儀出鎮奉天帝召子儀問禦戎之計子儀曰以臣所見懷恩無能爲也帝問其故答曰懷恩雖稱驍勇素失士心今所以能爲亂者引思歸之人耳懷恩本臣偏裨其下皆臣之部曲恩信常及之今臣爲大將必不忍以鋒刃相向以此知其無能爲也虜寇邠州子儀在涇陽子儀令長男朔方兵馬使曜率師援之與邠寧節度使白孝德閉城拒守懷恩前鋒至奉天近

城挑戰諸將請擊之子儀止之曰夫客深入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彼皆吾之部曲緩之自當携二若追之是速其戰戰則勝負未可知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果不戰而退

本朝征高平付潘美精卒數千扼江渚領虜果由其路來援美堅壁不與戰虜遁去

避銳

春秋時城濮之戰楚子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所置其可廢乎子玉不從而敗

後漢末袁尚據鄴率兵圍擊兄譚於南皮留蘇由審配許攸曹公圍鄴尚還救鄴諸將皆以爲此歸師人自爲陳兵挑戰法尚先伏輕船於浦中又伏精銳於古村之北自張旗幟逆流拒之戰數合僞退登岸捉古村猛舍所遂之法尚又疾走行數里與村北軍合復前擊猛猛退走赴船既而浦中伏發船取其幟達周旗幟猛於是大敗僅以身免

隋高熲獻取陳之策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熟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熲集士馬聲言掩襲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爲常後雖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

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文帝行其策陳人益懼
賀若弼鎮淮南請船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歷陽於
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爲大兵至悉發國中
士馬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爲常不復設備
其後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之覺遂滅陳
聲言欲退誘敵破之
東晉末妖賊孫恩北出海鹽時劉裕拒之築城于海鹽
故治賊日來攻城城內兵力甚弱裕深慮之乃一夜
偃旗匿衆若已遁者明早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
遥問劉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賊信之乃率兵衆入
城宋武帝乘其懈怠奮擊大破之

後涼呂光遣將呂延伐西秦大敗之乞伏乾歸泣歎曰
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乃縱反間稱乾歸車奔成紀呂
延信之引師輕進司馬耿稚諫曰乾歸雄勇過人權
略難測破王廣剋楊定皆羸師以誘之雖蕞爾小國
不可輕也困獸猶鬭況乾歸乎今宜布陣而前步騎
相接徐侯諸軍大集可一舉滅之延不從而戰敗
北涼主沮渠蒙遜伐西涼李歆於酒泉先攻浩音閒亹音門
蛇盤於帳前蒙遜笑曰前一爲螣蛇今蓋在吾帳天
意欲吾回師先定酒泉乃燒攻具而還次于川嵒聞
歆集兵欲攻張掖蒙遜曰入吾計矣但恐聞吾回軍
不敢前也兵事尚權乃露布西境稱得浩亹將進軍

黃谷。歆聞而大怳進入都瀆間蒙遜逆之敗歆于懷城。遂進剋酒泉。

五代梁楊師厚率步騎屯於臨朐。而聲言欲東援密州。留輜重於臨朐。王師範果出兵來擊師厚設伏於野。追擊至聖王山。殺萬餘衆。擒都將八十人。

聲言怠敵取之

唐吐蕃叛。詔裴行儉爲洮州道總管。行儉建議曰。吐蕃皆叛。干戈未息。敬玄審禮。失律喪元。安可更爲西方生事。今波斯王身沒其子泥涅師師。充質在京。望差使往波斯冊立。即路由二蕃部落便宜從事。必可有功。高祖從之。因命行儉冊送波斯王。仍爲安撫大食使行至西州。人吏郊迎行儉召其豪傑子弟千餘人。隨已而西。乃楊言紿其下。曰天時方熟。未可涉遠。須涼秋之後方可漸行。都支覘知之。遂不設備。行儉仍召四鎮諸蕃酋長豪傑謂曰。憶昔此遊。未嘗厭倦。雖還京輦。無時暫忘。今因是行。欲尋舊賞。誰能從吾獵也。時蕃酋子弟請從者。僅萬人。行儉陽爲略遊。教試部伍。數日遂倍道而進。去都支部落十餘里。先遣都支所親問其安否。外示閒暇。似非討襲。續次使人趣召相見。都支先與遮匐通謀。秋中擬拒漢使。卒聞軍到。計無所出。自率兒姪首領等五百餘騎。就營來謁。遂擒之。是日傳其勢。大箭諸部酋長。悉來請命。並執送

碎葉城簡其精騎輕齊。曉夜前進。將虜遮匐途中果獲都支。還使與遮匐使同來。行儉釋遮匐使者。令先往。曉諭其主。兼述都支已擒遮匐。尋復來降。

稱降及和因懈敗之

秦末天下兵起。沛公西入武關。欲以二萬人擊秦。嶢關下軍。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也。臣聞其將屠者子賈堅易動以利。願具留。必使人行爲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之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將秦將。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乃引兵擊之。秦軍大破。

晉將李矩守滎陽城。前趙劉總將劉暢步騎三萬討矩。屯于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卒至。矩未暇爲備。遣使奉牛酒詐降于暢。潛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爲虞。大饗渠帥師。人皆醉。矩謀夜襲之。暢僅以身免。

正觀初突厥頡利可汗退保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爲藩臣。太宗遣唐儉安修仁持節出塞以安撫之。以李靖爲定襄趙總管。往迎頡利。頡利不肯朝覲。請待草青馬肥將踰砂磧。靖與其副將張公謹謀曰。制使到彼虜必自寬率。精騎齎二十日粮。乘間掩襲諸將。皆曰。詔許其降。行人在彼。柰何攻之。靖曰。此兵機也。如

唐儉等輩何足惜。督軍疾進。自白道襲之。至陰山遇其斥候十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甚悅。不虞官兵之至。靖軍奄到。縱擊之。遂滅其國。

單于冒頓初立。東胡方彊。遣使謂冒頓。欲得千里馬。冒頓以問群臣。皆曰。千里馬國之寶。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隣國愛一馬乎。遂與之。居頃。東胡遣使來曰。願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問群臣。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冒頓曰。與人隣國愛一女子乎。與之。居頃之。東胡復曰。匈奴有棄地千餘里。吾欲有之。冒頓問群臣或曰。與之。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柰何與之。諸言與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至者斬。遂往襲之。東胡輕冒頓不爲之備。冒頓滅之。

魏初馬超屯潼關。曹公大破之。諸將或問公曰。初賊守潼關。引軍而後北渡。何也。公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也。吾欲盛兵向漢關。賊衆悉南守西河之備。虛故徐晃等得擅取河西。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河西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植柵爲角道而南。既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爲堅壘。堅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縱逸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因蓄

士卒之力。一朝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

隋末陽玄感反攻東都。刑部尚書衛玄與玄感戰兵始會玄感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玄感矣。官軍稍怠玄感與數千騎乘之。元於是大敗。

并言怠敵以擊之

東晉初石勒僞推奉晉幽州刺史王浚。浚不疑勒。勒於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至易水。浚督護遜繞馳遣白浚引軍拒勒。浚將佐咸請出擊勒。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者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北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填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乃懼。或坐或起。勒入城升其聽事。命甲士執浚立之于前。數其罪惡而誅之。遂取幽州。

梁末侯景反陷建鄴。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景圖逆召高宗太守馮寶。寶欲往其妻沈氏止之。曰。刺史無故不合召太守。此詐君欲爲反耳。頃者京師危迫。羽檄召兵。遍於郡縣。刺史稱疾不赴。繕甲訓兵。今已備矣。而更召君往見留。願且勿行。遣使譎之曰。身疾而篤。謹遣傳意。并送土物以省之。彼聞必無所防。爲君取之如反掌耳。寶從之。於是沈氏自將千人。皆藏短兵步擔。雜物唱言。琛貨先書報遷仕曰。太守馮寶疾篤

謹令妻沈氏傳啟弁奉士貢以資軍費遷仕大悅迎沈氏因釋擔出刀大破之遷仕脫身而遁沈氏入據其城盡收其衆

擣虛

後漢將軍耿秉與竇固合兵一萬四千騎擊車師有後王前王前王即後王之子其庭相去五百餘里秉議先赴後王以爲併力取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上馬衆軍不得已遂進並縱兵抄掠斬首數千及牛馬羊十餘萬頭後王安得震怖將數百騎出迎秉降

袁紹曹公相持於官渡沮側及授說紹可遣將奇別爲

一支軍於外以絕曹公之援紹不從許攸進曰曹公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其勢必空弱若公遣輕軍星夜襲許則操爲我擒如其未潰可著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又不用意爲曹公所敗

魏武征河北師次潁丘黑山賊干毒等攻東武陽魏武引兵入西山攻毒等本屯毒聞之乘東武陽魏武要之於內大破之

梁同州刺史陳慶之率衆圍東魏南荊州東魏將尧雄與行臺使侯景救之雄曰白狗堆梁之北面重鎮因其空虛攻之必赴彼若聞難荊圍自解此所謂機不可失也遂率衆攻之慶之果棄荊州來未至雄隨城

擒梁鎮將苟求廣

東魏大將高歡率兵伐西魏濟河集諸將議進趣之計斛律羌舉曰宇文黑獺雖聚凶黨疆弱可知今固守無糧援可恃有同困獸若不與其戰而徑趣長安長安空虛可不戰而尅拔其根本彼無所歸則黑獺之首懸於軍門矣諸將議有異同遂戰于渭大敗而歸

隋趙煚於江南岸置安蜀城以禦陳屬霖雨數旬城頹者百餘步蠻酋鄭南鄉叛引陳將吳明徹欲掩安蜀議者皆勸煚益修守禦煚不從乃遣使說誘江外生蠻向武陽令乘虛掩襲南鄉所居獲其父母妻子南鄉聞之其黨各散陳兵亦遁

王世充與李密相持於東都世充夜渡陣於洛水之北其時密已渡洛水陳兵與世充相對東接月城西至石窟密多騎兵長槍宜平寬放縱世充兵多戈矛矟積宜隘險然南逼洛水北阻太山地形偏促騎不成列世充縱稱積蹙之密軍失利密與數子登船南濟自餘兵馬皆東走月城世充乘勝長驅直至月城下密既渡南岸即策馬西上直向世充本營左右麾旗相繼而至世充營內見密兵來逼急連舉六烽世充乃捨月城之圍收兵西退自洛北達於黑石中間四千餘里奔赴顛狽大喪師徒密之行也東北之圍不救而自解西南之寇不戰而成功世充伏其權奇不

復輕出
擊東南備西北

前漢景帝時七國反吳楚兵乏糧飢欲退數挑戰終不
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周亞夫堅卧
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
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

後漢末黃巾賊起漢將朱儁率兵討之賊帥韓忠據宛
拒儁儁兵少不敵乃長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鳴
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兵五千掩其東
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恐乞降

西魏末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不受代魏將獨孤信
率兵討之仲和嬰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衝梯攻東
北信親帥壯士襲其西南隅賊悉衆赴之信自將精兵五千掩其東
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恐乞降

西魏末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不受代魏將獨孤信

聲言擊東其實擊西

後漢耿弇攻張步於劇步遣弟藍屯西安分諸將守臨
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晝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
小而堅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勑諸校
曰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徹守至期夜半弇勑
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淄城荀梁等爭之以爲宜速
攻西安弇曰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臨淄出不
意而至必驚擾攻之可拔也臨淄若下西安自潰所
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攻西安卒不能拔屯兵堅城

之下。深入敵境。後絕轉輸。敵制吾弊。遂攻臨淄。半日而拔。藍棄西安而遁。

岑彭將兵三萬餘人。南擊秦豐。拔黃郵。豐與其大將蘇宏拒彭等於鄧數月不得進。彭夜勒兵馬。申令軍中。使明且西擊山都。乃縱所獲虜。令得逃亡歸。以告豐。豐即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渡沔水。擊其將張揚於阿頭山大破之。從山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丘。擊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依東山爲營。豐與蘇宏夜攻彭。彭先爲之備。出兵逆擊之。豐敗走。

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紹遣將郭圖淳于仁。顏良等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公北救延。荀攸說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后。必西應之。然后輕兵龍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帥分兵西應。公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斬良。遂解白馬之圍。

唐嗣曹王皐討李希烈之叛。賊立堡柵於蔡山。皐度峻險不可攻。乃聲言西取歸州。理戰艦。公兵傍南涯與舟師泝江而上。賊以老弱守柵。引軍循江隨戰艦南北與皐兵相去。直蔡山三百餘里。皐令步兵登舟順流東下。不日拔蔡山。賊還救。間一日方至。大破之。因進拔歸州。降其將。

示形在彼而攻於此

春秋時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從舒鳩言）吳人見舟于豫章。（僞將興楚伐桐）而潛師于巢。（失欲擊楚）以冬十月。吳軍楚師戰于豫章敗之。（楚不忌故也）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越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陣。越子爲左右句卒。（鉤五相著別爲左右屯句音鉤）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左右句卒爲聲勢以分吳軍而三越伐吳起軍於江南乃其左右將軍有私卒六千人爲中軍日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百右軍銜枚公江五里夜半鳴鼓吳師聞之大駭曰人來攻我乎因分其軍爲二陣巨越越王乃以其中軍銜枚以襲之吳師大敗此國語與左氏傳其語小異故附于注末）

漢王遣將韓信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舡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才罌缾渡軍。（木爲器如罌缾以度軍無船且尚密）襲安邑虜魏王豹

後漢將吳漢岑彭討公孫述。述使其將延岑等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衆萬餘人拒黃石。彭乃多張疑兵。使護軍楊翕與臧宮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今南平郡即漢江州縣）泝都江而上。（都江成都江）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軍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

魏田豫到馬城。鮮卑攻圍之千重。豫密使司馬建旌旗

鳴鼓吹將步兵從南門出胡人皆屬目往赴之豫將精銳自北門出鼓譟而起兩頭俱發出虜不意虜衆散亂皆無弓馬步走追三十餘里僵屍積地

魏將司馬宣王征公孫淵師次于遼水東淵遣將軍卑衍楊祚等步騎數萬阻遼水以拒之圍壘二十餘里宣王令其軍穿圍盛兵多張旗幟出其東西賊盡銳赴之乃泛舟潛濟急赴東北斜趣襄平衍等恐襄平無備夜遁走

郭淮討叛羌其羌遮塞等屯河關白王故城據河拒官軍淮見兵上流容於下渡兵據白王城擊大破之

蜀諸葛亮領兵出斜谷魏將司馬懿屯北源後數日亮盛兵西行諸將皆謂欲攻西圍郭進獨以爲此見形於西欲使官軍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

義熙八年劉裕遣將諸葛齡石伐譙縱於蜀裕謀曰往年劉敬宣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中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虜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封付齡石署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至白帝發函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朱牧從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

水向黃虎衆軍乃倍道兼行譙縱果備內水使其大將譙道福以重兵戍涪城遣刺史侯暉譙詵等率衆萬餘屯彭模夾水爲城齡石至彭模諸將以賊水北城險衆多咸欲先攻其南城齡石曰不然雖寇在北今看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攻北壘南城不應而自散也遂攻北城詰朝戰至日暮焚其樓櫓四面並登斬侯暉譙詵仍引軍迴趣南城即時潰散

宋劉道濟爲益州刺史州政失中群盜蜂起攻圍州城道濟將裴方明出東門破賊三營斬首數萬級賊雖敗已復還合方明復偽出北門迴擊城東大營殺千餘人時天大霧方明等夜揚聲出東門而潛自北門出攻城北城西諸營賊衆大潰於是弁散

西魏宋岷州羌據州城及魏將獨孤信討之信乃勒兵向萬年頓三交谷口賊弁力拒守信因詭道趨綱松嶺賊不虞信兵之至覘風奔潰承勝遂北徑至城下賊並出降

前燕將慕容垂討丁零翟釗干滑臺次于黎陽津釗於南岸拒守垂徙營就西津爲牛皮船百餘艘載疑兵列伏沂流而上釗先以大衆備黎陽見垂向西津乃棄營西拒垂潛遣桂林王慕容國於黎陽津夜濟壁于河南釗聞而奔還士衆疲竭走歸滑臺釗携妻子率數百騎北趣白鹿垂遣追擊之盡擒其衆

隋漢王諒作亂遣其將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隋將史祥討之軍於河陰久不得濟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不用素不足稱又新得志謂其衆可恃恃衆必驕且河北人先不習兵所謂擁市人而戰不足圖也乃令軍中修攻具攻河陽公理使諜知之果屯兵於河陽內城以拒祥祥於是艤船河南公理聚甲以當之祥乃簡精銳於下流潛渡公理率衆拒之祥至濟

占聞反　水兩軍相對公理未成列祥縱大破之

雍熙中知雄州賀令圖與大將孫懷浦薛繼昭劉文裕侯莫陳利用相繼上言虜母專政寵倖用事請乘其衰以取幽薊遂遣曹彬崔彥進與米信自雄州田重進趣飛狐潘美出雁門剋期齊舉將發太宗謂之曰潘美之師但先趣雲應朔等州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虜聞大兵且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美既而美之師先下寰朔雲應等州重進之師又取飛狐唐丘蔚州多得山後後要害之地而曹彬之大軍亦連下州縣軍勢大振每捷奏至

太宗每詔彬進兵之速且憂虜斷粮道彬次涿州旬日食盡因退師以援餉饋

太宗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而退軍以援匱粟何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恣引師緣白溝河與米

信軍會集按兵養銳以張四師之勢待美等盡略山後之地會重進之師東下合勢以取幽州時彬部下諸將聞滿羙重進攻城野戰累獲其利以爲已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畫鋒起更相矛盾彬不能制乃異五十日糧再往攻涿州虜大衆當其前且戰且行去城裁百里二十日始至馬雖頻克捷而時方炎暑軍士困乏粮且盡彬退軍無得行伍爲虜所躡遂至於敗

武經總要

後 六之八

武經總要後集卷之六

豫章新寧李鼎長卿訂

金陵對溪唐富春校梓

張大聲勢
疑兵
避實擊虛
攻其必救
潛兵襲營
掩襲
張大聲勢
春秋時諸侯伐楚楚子使屈元如師齊侯陳諸侯之師

宋澤藏書

使與屈元乘而觀之。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君以德緩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永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元及諸侯盟。

諸侯伐鄭（鄭從楚也）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剸門（鄭城門也二國從中軍）衛衛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子師之梁（師之梁亦鄖城門三國從上軍）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三國從下軍）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粟（三國從待軍行粟表道）甲戌師旋于汜（衆軍還聚汜汜鄭地東汜）令於諸侯曰。修器備盛餱粮歸老幼（示將久師）居疾于虎牢（諸侯已取鄭虎牢故使軍疾病悉其中）肆青圍鄭（四緩也青過也）鄭人恐乃行成

晉侯伐齊登巫山以望師。晉人使恐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柿而疏陳之。（斥侯也疏建旗旗以爲陣示衆）使乘車者左實右爲以旆先（以永拘爲人形也寔旆以爲驅）與曳柴而從之。（以揚塵）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脫不張旗幟）

後漢虞詡爲武郡太守討叛羌。羌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停軍不進。宣言上書。請兵須到。乃發羌聞之。乃分掠旁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既到。因設伏於淺水。掩擊大破之。

隋揚義臣爲朔州總管。煬帝即位。漢王諒作亂。并州將代州總管李景爲漢王將喬鍾葵所圍。詔義臣救之

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出其不意義臣哺後與鍾葵戰兵初合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漲天鍾葵軍不知所爲伏兵發因而大潰縱擊破之

煬帝爲突厥所圍郡縣皆發兵赴援時唐太宗年未弱冠召募從軍隸屯衛將軍雲定興師將發太宗勸之多賫鼓旗設疑兵以威突厥定興不納太宗謂之曰始畢掃其境內敢圍天子本疑國家倉卒無援忽見旗鼓之盛必謂救兵雲集今者進師可前後相次數十里間連亘不絕晝則幡旗相續夜則鉦鼓相應以張形勢則必見懼望塵而退此計之上也不然爲彼所輕悉軍來戰公必不能支矣定興從焉將次崞縣突厥侯騎馳告始畢曰兵大至矣遂辨圍而退果如所料

先聲後實

春秋晉侯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晉將范宣子告齊大夫折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苜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開是弗能久矣不能久敵齊師夜遁

漢王遣韓信破陳餘後信募致廣武軍李左車師事之韓信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若何而有功對曰今將

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於閼與一舉而下井陘。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軍名聞海內。威振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音疲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力不能支。情見勢屈。曠日粮竭而弱燕不服。齊必拒境以自彊燕齊相持而不下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之所短也。臣聞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爲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撫其孤弱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醳兵魏都賦曰醳者順呼刘逵曰醳酒也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難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故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並從之。燕齊從風而靡。

疑兵

春秋時晉聲子聘楚。謂令尹屈建曰。子儀之亂。析公奔晉。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鈞同其声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

前漢沛公欲擊秦。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願先遣人多張旗幟於山上爲疑兵。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

後漢廉范爲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范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不敵。会日暮令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然火虜遥見大多。謂漢救兵至。待朝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晨往擊之。斬首數百級。虜自此不敢兵向雲中。

陳登守廣陵。孫策遣軍攻登於康琦城。登使人求救於曹公。而密上城十里。軍營處多取柴薪。兩束一聚。相去十步。縱橫成行。令俱起火。井然其聚。城中稱慶。若大軍到。賊[illegible]火驚潰。登勒兵追奔。斬首萬級。

吳孫堅少時。與父共載船至錢塘。会海賊胡玉等從匏里上掠。賈人財物。方於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舡不敢進。堅謂父曰。此賊可擊。請討之。父曰。非爾所圖也。堅行操刀上岸。以手東西指麾。若分部大兵以邏遮賊。狀賊望見以爲官兵捕之。即委財物散走。堅追斬得一級以還。

魏文帝至廣陵。吳人大駭。乃臨江爲疑城。自石頭至于江。乘駕以木幹衣以菁蓆加采飾焉。一夕而城。魏人自江西望。甚憚之。遂退軍。

曹休與孫權兵戰。休敗。權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賈逵曰。休敗於外。進不能戰。退不能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斷。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所謂先人以奪其心。賊見吾兵必走。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爲疑兵。賊見遂退。

大將軍曹爽襲蜀蜀將劉敏王平鎮漢中拒之或謂但可守城不出拒敵必自引退敏以爲男女布野餘粮栖亂若聽敵人入則大事去矣遂帥所領與平據形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里會費禕至軍退

東晉末桓玄篡晉劉裕起義兵討之玄使將鍾謙何澹之屯覆舟山裕先使羸弱登蔣山多張旗幟以油帔冠諸木杪徧滿山谷玄不之測大懼裕乃與劉毅等分數隊進突謙陣皆殊死戰無不以一當百時東北風急裕軍放火烟塵漲天鼓譟之聲震駭京邑謙等諸軍一時奔散

宋晉安王子勛舉兵反鄧琬因遣臨川內史張淹自鄱陽道入三吳明帝命將討之時朝廷器甲悉充南討故軍容寡闕乃編槱皮爲馬且裝折竹爲旗矰夜舉火進軍賊望見恐懼未戰而走

後魏侵西魏大將于謹率二千騎追之因領輕騎出塞覘賊虜虜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退必不免乃散其衆騎使匿叢薄間又遣人升山指麾若分部軍衆者賊遥見疑有伏兵乃退

西魏將宇文測行緩州事每歲河氷合后突厥即來寇掠先是常先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如舊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候伺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

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復至。

南齊將馮道根守阜陵理城。仍遠斥候。有如敵將至者。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理城未畢會魏將党法宗傳。豎眼率兵二萬。奄至城下。道根塹壘未固。城中衆少皆失色。道根命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將戰敗之。

劉鄩圍晉陽。誡衆曰。有病者殺而焚之。三軍咸稱不病。乃退。因選精卒殿后。徐而退之。至石會關。留數馬。及旌旗虛設于高崗之上。晉人疑有伏兵。遂不敢追。時服其謀。

宋朝開宝中伐金陵。王師自荊渚乘戰艦而下。以黃州刺史王明領戰艦爲池岳州江路巡檢。僞將先令贇自上江領兵五十萬。連大艦沿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直抵金陵爲援。明請益舟師以襲令贇。上曰。非應急之策也。令贇朝夕至金陵之圍解矣。乃密遣人諭明於洲浦間多立長木。若帆檣之狀。令贇望見果疑我師襲其後。逗留不進。移檄諸軍。生擒令贇。

威塞軍節度使曹翰爲幽州東路行營都部署。受詔開河。自雄州至莫州通漕運。翰遣夫數萬人。抵賊境伐木。以給用。先用駿騎爲斥候。以五色旗授之。人執旗

前有林木舉青旗有火舉赤旗虜啟舉白旗水潦舉黑旗陵阜舉黃旗以爲驗凡虜之將至也必舉狼烟爲候翰命大舉烟於境上虜衆疑有伏兵引去不敢近塞得巨木數萬。

察虛聲

後漢末劉備遣將吳蘭屯下邳曹公遣曹洪征之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衆議狐疑洪曰賊實行道當伏兵潛行今反張虛聲此其不能也宜及未集從擊蘭蘭破則飛必走乃集兵固且乞師於秦裕策圍劉裕率兵伐南燕慕容超走廣固且乞師於秦裕策圍守之秦王姚興遣使告裕云慕容氏相與隣好又以窮告急今當遣鐵騎十萬徑據洛陽晉軍若不退者便當長驅而進裕乃呼興使者謂曰語汝姚興我定燕之後息甲三年當平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興使馳入見裕而秦使已去裕以興所送并答語示穆之穆之尤之曰常日事無大小必同與謀此宜善詳云何率爾便答此語未能威敵適促彼怒耳若燕未可拔興救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實能遣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此是其見我伐燕內已懷懼自彊之辭耳興果不出師廣固終拔擒慕容超平齊地。

避實擊虛

春秋時桓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號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拒方陣）爲右拒。以當陳人陳乱人莫有鬭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乱蔡衛不拔固將先奔（不能支持也）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萃聚集成）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以車居前以五次之承偏之隙而弥縫闕漏也五人爲五此蓋魚麗陣法）戰於繻葛（鄭地）令二拒曰。旝動而鼓（檜櫛也通帛爲之監今大將之麾也執以爲號令檜占外反）蔡衛陳皆奔乱。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之。

楚伐隨軍於淮漢之間。隨將季梁曰。楚人尚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左。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離也）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不從季良謀）戰于速杞隨師敗績。

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克勝也軍事尚威）胡沈之君。幼而狂（性無常）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使其師潛帥賤多寵政令不一（帥賤蓬越非正卿也軍多寵令不一）七國同役而

不同心。七国楚頓胡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
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
之師。乃搥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
威。示之不整。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
雞父。遠兵忌晦戰楚所不意。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
囚徒不習戰以示不整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擊於後。中軍從
王光帥右掩餘吳王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
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
之囚。使奔許。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誤而從之。三國奔
楚。師大奔。
吳楚二師陣于栢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
楚是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其卒。必奔而後大師
繼之必克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足。楚師亂。吳師
大敗之。楚尹囊瓦也
魏文帝問司馬懿曰。吳蜀宜討何者爲先。對曰。吳以中
國不習水戰。故散居東關。且攻敵必扼其喉。椿其心
夏口東關賊之心喉。若爲陸軍。以向皖城。引權軍東
下。爲水戰。軍向夏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
下。破之必矣。
東晉將王敦反兵寇石頭城。欲攻晉將劉隗五罪其將
杜弘曰。劉隗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克。不如攻石頭。其守
將周禮少恩兵不爲之用。必敗。禮敗隗自走。敦後之

禮果開城門納弘諸將。與敦戰晉師大敗。

以寡擊衆

後漢更始初王莽聞漢帝立。大懼遣大司徒王尋等。將兵百萬。甲士四十二萬人。趣昆陽。搜天下能爲兵法者。六十三家數百人。以爲軍吏選練。武衛招募猛士。旌旗輜重千里不絕。又驅猛獸虎象之屬。以助威武。光武將數千兵徼之於陽關。諸將見尋之兵盛反走馳入昆陽。惶怖欲散歸諸城。光武曰。今兵穀既少。外寇彊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光武笑而起。會大兵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遽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光武復爲圖畫成敗。諸將憂迫。皆曰時時尋兵圍數十里。列營數百。雲車十餘丈。埃塵連天。鉦鼓聞數百里。矢下如雨。城中負尸而汲。王鳳等乞降尋邑。自以功在漏刻。不許。光武遂與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爲陣。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光武復進尋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千級。連勝遂前。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而上。衝其中堅。尋陣亂。乘銳崩之。遂殺尋。城中亦鼓譟而出。莽兵大潰。

魏太祖征張魯孫權率十萬衆圍合肥。魏護軍薛悌謂張遼曰。公遠征在外。北救至彼。破我必矣。及其未合

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推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爲走登高家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諸將降服權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獲權

後魏葛榮舉兵向京師衆號百萬。相州刺史李神雋閉門自守。爾朱榮率精騎七千。人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金口與葛榮遇衆寡非敵。葛榮聞之喜乃令其衆辦長繩曰。至便縛取之。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旗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諸將。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馬上各齎神棒。一枚至戰時。不聽斬級。以棒擊之而已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擒葛榮餘衆悉降。

河北賊葛榮別帥韓婁郝長等。有衆數萬人屯據薊城魏將侯淵率騎七百討之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

馬步萬餘衆。遂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擄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伏縱令入賊城左右諫曰。既獲何爲更資遣之淵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事須爲計。以離間之淵度其已至遂帥師夜進昧朝攻其城門幹衆果疑降卒爲之內應。遂遁走追擒之。

唐高祖爲山西河東道撫慰大使率兵以擊群盜行至太平閑遇賊數千人。時所將兵少。左右皆懼高祖謂之曰。此烏合之衆易與耳。因率精騎十二人出擊之所向皆靡衆情始定。并力奮擊遂大破之。

竇建德率衆十萬來寇范陽羅藝逆拒之。薛萬均謂藝曰衆寡不敵今若出門百戰百敗當以計取之可令

羸兵弱馬。阻水背城爲陣。以誘之。觀賊之勢。必渡水交兵。萬均請騎百人伏於城側。得其半渡擊之。賊破必矣。從其言。建德果引軍渡水。萬均邀擊大破之。明年建德率衆二十萬復攻幽州。賊已拏堞。萬均與萬徹率敢死士百人。從地道而出。直掩賊背擊之。賊遂潰奔。

薛仁貴從征遼東。乘勝領二十人。進攻扶餘城。諸將咸言兵少。仁貴曰。在主將善用耳。不在多也。遂先鋒而行。賊衆來拒。逆擊大破之。殺獲萬餘人。遂拔扶餘城。乘風震懾。一時送款。

大曆中吐蕃圍靈州。大將李抱玉遣右軍都將李晟將

兵五千。以擊吐蕃。晟辭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太多。乃請將兵千人。疾出大震關至臨洮。屠定秦堡。焚其積聚。虜堡帥慕容谷種而還。吐蕃因解靈州之圍。而去

王晙爲朔方副總管開元初吐蕃精甲十萬寇臨洮。晙率步兵二千。卷甲倍程。與臨洮軍合。晙出奇兵七百人。在蕃後夜襲之。去賊五里。置鼓角。令前者遇賊大呼。後者擊鼓。賊大懼。疑有伏兵。自相殺者萬計。

攻其必救

春秋時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報宋贈馬之施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前年楚使申叔時戍下以福齊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門尹般宋大夫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與晉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未肯戰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求救於齊秦藉之告楚。假齊秦使爲宋請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受曹衛。必不許也。不許齊秦之請喜賂怒頑。能無擊乎。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頑必自戰也不可告請故曰頑公說執曹伯。而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遂與楚人戰。大敗之。

魏伐趙。趙請救於齊。田忌引兵救趙。孫臏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卷丘員反救戰者不搏撠扼吭擣虛形格

勢禁則自爲解。今魏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敝於魏也。田忌從之。直走大梁。魏解邯鄲。

漢先零音憐罕开音汗二種羌解仇合黨爲寇。漢將趙充國討之。上書曰。先零羌虜欲爲背叛。故與罕开解仇。然私心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當欲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若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粮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也。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歲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服矣。宣帝從之。果如其策。

王莽末。光武起兵據昆陽時城中惟有八九千人莽遣將王邑嚴尤討之。軍到城下者。且十萬。光武留王鳳等守城與李軼等十餘騎夜出。既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嚴尤說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急進大兵。彼必奔走。則昆陽自服。邑曰。吾昔以虎牙將軍圍翟義。坐不坐得以見責。今將百萬之衆。遇賊而不能下。何謂耶。遂圍之。卒爲光武所敗。

光武東圍鉅鹿。王郎守將王毓堅守月餘不下。連攻不克。耿純曰。久守鉅鹿。士衆疲敝。不如引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王郎已誅。鉅鹿不戰自服。吳從之。乃留將

軍卿滿守鉅鹿進軍邯鄲。連戰破之。即少傅李泛開門納漢兵。遂援邯鄲。

司馬懿征公孫淵。淵遣步騎數萬。阻遼隧拒懿。懿盛兵出南賊盡赴之。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傍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懿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古人言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巢虜矣。我直指襄平。必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遨之。懿因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

東晉末劉裕進伐南燕。慕容超。超留羸老守廣固。使其廣齊王賀剌盧及公孫五樓。悉力據臨朐。大軍分車四千兩爲二翼。方軌徐行。車張幰御者執矟以騎爲遊軍。軍令嚴肅。比及臨朐。賊騎交至。帝命兗州刺史劉藩。并州刺史劉道隣等。陷其陳。日向昃。戰猶酣。帝用參軍胡藩策。襲剋臨朐。賊乃大奔。超遁還廣固。

唐馬燧討田悅。軍中乏粮。悅深壁不戰。燧令諸軍持十日粮進次倉口。與悅夾洹水而軍。李抱真與李艽問曰。粮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粮少利速戰。兵法善於致人。不致於人。今田悅與淄青恒三州爲首尾。計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軍擊其左右。悅必救之。則我腹背

受敵。戰必不利。故進軍逼悅所謂攻其所必救也。彼苟出戰。必爲諸軍破之。燬乃造三橋。道逾洹水。日挑戰。悅不敢出。常州兵以軍少懼。爲遂所并。乃引軍合於悅。悅謂遂明日復挑戰。乃伏兵萬人。欲邀燬。燬乃令諸軍半夜皆食。先鷄鳴時擊鼓吹角。潛傍洹水徑趍魏州。令曰。聞賊至則止爲陣。又令百騎鳴鼓吹角。皆留於後。仍抱薪持火。待軍畢發。止鼓角。匿其旁河。悅畢渡焚其橋。軍行十數里。悅乃率淄青恒州步騎四萬人。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燬乃坐甲令無動。命前軍除斬荆棘。廣百步以爲陣。燬出陣募勇士得五千餘人。分爲前列。以俟賊至。比悅軍至。則火上之氣力少衰。乃縱兵擊之。悅軍大敗。悅走橋。橋已焚。矣悅軍亂赴水。斬首二萬。淄青殆盡。

五代漢除趙暉鳳翔節度。屬王景崇叛。據岐山及期不受代。朝廷命暉統兵討之。時李守正叛於蒲。趙思綰據于雍。與景崇連和。相爲援。乃引蜀軍出大散關。勢不可遏。暉數戰而勝。然後塹而圍之。暉屢使人挑戰。賊終不出。暉乃潛使千餘人於城南一舍之外。擐甲執兵。僞爲蜀兵旗幟。循南山而下。詐令諸軍聲言川軍至矣。景崇令數千人潰圍而出。以爲應援。暉設伏而待。一鼓盡殪之。自是景崇膽破。無復敢出。明年春降之。

夜擊

春秋時楚屈瑕將盟貳軫。貳國名　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鄖隨絞州蓼皆國名　莫敖患之。莫敖楚官名即屈瑕屈瑕也　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曰虞四邑之至也。虞度也四邑隨絞州蓼鄖也　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君謂屈瑕也郊郢楚邑也　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恃近其城　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盍何不也　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商紂也周武王也傳曰武王有亂臣十人紂有億兆夷人　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于蒲騷。卒盟而還。

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陣。越子爲左右。句卒句在相著別爲左右也　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後漢馬援爲隴西太守。發步騎三千人。擊先零羌。羌將其妻子輜重。移阻於允吾谷。允吾音鋸牙　援乃潛行間道。掩赴其營。羌人大驚。復遠徙唐翼谷中。援復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徒陣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來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

魏曹公征張魯。據橫山築城。綿亘十餘里。攻之不拔。乃引軍還。賊見大軍退。其守備稍懈。公密

遣驍將乘險夜襲大破之。

武德中突厥突利頡利三可汗寇原州太宗率兵拒之曰令欲先令勁兵亂其陣乃率突騎驅其後虜俗進不相救自此以北澗谷深長惟有一道魚貫以渡因而迫之彼數十萬騎坑穽中物耳追至黃河縱不盡擒必當十獲八九此曉兵者所解諸君勿疑於是師夜出冒雨而進醜徒震駭因縱反間於突利悅而歸心焉遂不欲戰因而請和。

劉迦諭舉兵反屈突通發關中兵擊之通侯其無備簡精甲夜襲之賊衆大潰遂斬迦諭

杜伏威令輔公祏擊李子通於江都使王雄誕爲副戰于溧水子通大敗公祏乘勝追之却爲子通所破軍士皆堅壁不敢出雄誕謂公祏曰子通軍無營壘且狃於初勝而不設備若擊之必剋公祏不從雄誕以其私屬數百人銜枚夜擊之因順風縱火子通大敗走渡太湖。

後唐李嗣源襲鄆州高行周爲前軍會日暮陰雨人無進志行周曰此天贊也彼必無備是夜涉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李從珂先登啟關納外兵旦拔牙城。

五代周李謙溥知隰州弁人來圍其城議者皆請速救楊廷璋曰隰州壁壘甚固敵人掩至未能爲攻城具當出奇以破之乃募敢死七百人許以重賞使人與

謙溥潛爲之期既至則果不爲備遂與城中相應銜板夜擊并人驚潰逐數十里斬首萬級獲鎧甲萬計

李謙溥知隰州與太原接境謙溥至則浚城隍嚴兵備不旬日并人果以數千騎來寇城時盛暑謙溥服絺綌搖羽扇引二小吏登城徐步案視賊知是謙溥勒兵不敢動謙溥遣敢死士百人短兵堅甲夜縋而出薄賊營鼓譟營中大擾遁去

潛兵襲營

漢王遣將韓信擊趙師拒于井陘信與趙軍戰良久棄旗鼓走趙空壁來逐信信先遣奇兵二千騎擣漢赤幟從間道依山潛伏候趙壁空馳入乃拔趙幟立漢幟二千趙軍既攻信不克欲歸還壁見漢幟大驚遂亂遁走趙將斬之不能禁漢兵來擊大破之

涿郡賊帥盧明月衆十餘萬軍祝阿隋河南道討捕使張須陀邀之所將纔萬人去賊六七里立柵相持經十餘日粮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兵却必輕來追我其衆既出營內即虛欲以千人襲營可有大利此誠危險誰能去者人皆莫對惟秦叔寶與羅士信願行於是須陀委柵而遁使二人分領千兵潛伏於草莽既而明月悉兵追之叔寶士信馳至柵柵門閉不得入二人超昇其樓拔賊幟各殺數人營中大亂叔寶斬關而納外兵因散放火焚其三十餘柵煙焰漲天

明月奔還須陀却逐之大破賊衆明月以數百騎遁去餘皆擄之

李密擊宇文化及精兵良將多有死傷王世克在東都乘其敝而擊之率步騎二萬營於洛南李密軍於偃師北世充潛遣二百騎夜伏於却山自繞其衆遲明渡水人奔馬馳以襲密營密出兵以拒之陣未成兩軍已合伏兵於北山中乘高而下馳入密營燒其廬舍密見營中大發因而遁走

李希烈將兵五萬圍寧陵劉昌守寧陵四十五日不釋甲浙西節度韓滉所遣別將王栖耀以疆弩數千夜入寧陵希烈不知之晨朝弩矢及希烈坐幄希烈驚曰此江淮弩士入矣遂不至東去

橫擊

春秋時城濮之戰晉師陳于莘此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王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屬楚右師）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建二旆而退使若大將稍却）欒枝使與曳柴而偽道（曳柴起塵詐爲奔走）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公族公所卒之軍）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三軍惟中軍全不大崩）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軍三日）

高歡掖鄴爾朱兆等衆二十萬會於鄴歡出將戰於韓陵爲員陣昂自領鄉里部曲王挑湯東方老等三千人高歡將割髀早兵千餘人共相參合昂對曰教曹所將部曲練習已久不煩更配也歡後及戰歡軍小不利兆等方乘之昂與蔡雋以千騎自栗園出橫擊兆軍大破是日微昂等歡幾殆

魏宇文泰六軍與東魏高歡合戰汾旋李弼爲右拒軍爲敵所乘因帥鉄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絶分爲二遂大破之

唐高祖初率兵擊群盜至龍門縣有賊毋端兒衆數千人掩至城下時諸軍無備爲賊所乘高祖親率十餘騎橫出擊之所射應弦而倒賊大潰遂北數十里伏屍相枕於道

乾封初高麗大將泉男生率衆内附高宗遣將軍龐同高侃等迎接之男生弟男建率國人逆擊同侃等詔薛仁貴統兵馬爲後援同侃等至新城夜爲賊所襲仁貴遣驍勇赴救斬首數百級同侃等又進至今山爲賊所敗高麗乘勝而進仁貴橫擊之賊大敗斬首五萬餘級遂掩其南蘇木底蒼巖等三城

掩襲

後漢赤眉青犢衆十萬並在射大光武將擊之耿純軍在前賊忽夜攻純兩軍多傷純勒部曲不動選敢死

士二千。俱持彊弩各傳三矢御枚間行出賊後齊聲呼譟。彊弩並發。追擊破之。

後漢末廬江太守劉勳理皖城。恃兵彊士勇。橫於江淮之間。無出其右者。孫策惡之。時已有江左。自領會稽太守。使人甲辭厚幣而說之。曰。海昏上繚宗人數敗下國患之。有年矣。擊之路由下便。幸因將軍神武而臨之。且上繚國富廩實。吳姓越姬充於後庭。明珠大貝。被於帑藏。取之可以資軍。雖蜀郡成都。金碧之府。未能過策。願舉敝邑。躬率士卒。以爲外援。勳允之。劉曄諫曰。上繚雖小。而城堅池深。守之則易。攻之則難。不可旬日而拔也。且兵見疲於外。而國虛於內。孫策多謀而善用兵。乘虛襲我。將何禦之。而將軍進屯於敵退無所歸。抵羊觸藩。其在茲乎。勳不從。遂大興師伐上繚。策果襲廬江。破之。勳窮蹙。遂奔曹公。

袁紹將許攸降曹公。因說曰。袁氏輜重有萬餘騎。屯軍無嚴備。今輕兵襲之。不虞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矣。公大喜。選銳步騎。皆用袁氏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入。把束薪。所歷道有問者。應曰。袁公恐曹操掠鈔後軍。還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爲然。皆自若。既至。圍也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及寶貨。

蜀將關羽遣廖芳守南郡。羽領兵圍樊。吳主遣將呂蒙

屯陸口。孚與關羽結好。羽多留兵備南郡。恐蒙有變。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衆還建鄴。以理病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徐以大軍浙江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易擒矣。吳主然之。蒙遂稱病而還建鄴。羽稍撤備而悉衆赴樊城。蒙遂發兵逆流而上。伏甲於舟。使吏衣爲商人。以理棹達旦兼行。過羽所置屯戍。輒縛之。羽遂大驚。師次于南郡。襲奪其城。羽吏士攻樊城未下。聞城已陷。而家屬無恙。見待甚於平時。無復鬬心。稍稍分散。羽竟爲吳師所擒。荊州遂平。

魏初曹公征張魯至陽平。魯使弟衛據陽平關。橫山築城十餘里。魏兵攻之不拔。引軍還。賊見大軍還。其守備遂懈。公乃密遣驍將乘險夜襲大破之。

曹公北征烏桓。謀臣郭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得以爲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公乃容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聞公至。惶怖合戰。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以下。

後魏幽州刺史孫定兒家州不下。衆數萬。宇文泰令劉亮襲之。定兒以義兵猶還未爲備。亮乃將三十騎先植一纛於近城高領。即馳入城。定兒方高會。卒見亮至。衆皆駭愕。亮乃麾兵斬定兒。縣首州門。號令賊黨。仍遣指城外纛。命二騎曰。出追大軍。賊黨悔懼。一時

降服。

唐高宗遣將薛仁貴郭待封等伐吐蕃次大非川將趙鳥海仁貴謂待封曰鳥海險遠軍行艱澁若引輜重將先事機又破賊即回不煩轉運彼多瘴癘無宜久留大非川嶺上寬平足堪置柵可留二萬人作兩柵輜重並置柵中吾等輕銳倍道掩其未整即撲滅之矣仁貴遂率衆先行至河口遇賊擊破之斬獲甚衆收其牛羊萬餘頭

思結闕俟斤都曼雍諸胡及疎勒朱俱謁槃陀三國叛詔蘇定方爲安撫大使率兵討之至葉葉水而賊保馬頭川於是選精卒萬人馬三千匹馳掩襲　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詰朝至城西十里。都曼大驚。率兵拒戰於城門之外賊師敗績退保馬頭城王師進屯其門入夜諸軍漸至四百面圍之伐木爲攻具布列城下都曼自知不免面縛開門出降。

胡賊康待賓率衆反據長泉縣自稱葉護陷蘭池等六州詔王駿率兵討之乃令張說之經畧事時叛胡與党項連結攻銀城連谷以據倉粮說統馬步萬人出合河關掩擊大破之追至駱馳堰胡及　党項自相殺阻夜胡乃西遁入鉄建山餘黨潰散說招集党項復其居業。

僞退掩襲

魏太和三年孫權揚聲欲向合肥征東將軍滿寵表紹
兗豫諸軍皆集權等退詔罷兵寵以爲令賊大舉而
還非本意也此必欲僞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
不備也表不罷兵後十餘日權果再到合肥城下不
克而還

後魏將慕容白曜南征以鄷範爲副師次無監宋將申
纂憑城拒守議者僉以攻具未周不宜便進範曰輕
軍遠襲深入敵境無宜淹留以失機候且纂必以我
軍來速不在攻守謂襲城可憑弱卒可恃令若外潛
威形內整戎旅密勵將士出其不意可一攻而剋之
白曜遂潛軍僞退示以不攻纂果不設備於是即夜

部分晨便外城崇朝而克

後魏末幽州刺史劉靈助以莊帝被爾朱兆所弒遂舉
兵倡義諸州豪右咸相通結靈助進屯於定州之安
固魏遣將叱列延慶討之諸將謂延慶曰靈助善卜
筮百姓信惑所在響應未易可圖若萬一戰有利鈍
則大事去矣未若還師西入據開拒險以待其變延
慶曰劉靈助庸人也天道深遠豈其所識大兵一臨
且彼皆恃其妖術坐看符厭寧肯戮力致死與吾爭
勝負哉如吾計者正欲出營城外詭言西歸靈助聞
之必信而自寬潛軍往襲可一舉而擒乃出頓城西
揚聲將還簡精騎一千夜發詰朝造靈助壘戰於北

城遂破擒之。

西魏宕昌羌獠甘作亂。逐其王彌定。魏遣將史寧討破之。甘將百騎走投生羌。鞏廉王彌定。遂得復位。寧未獲獠甘。密欲圖之。乃揚聲欲還。甘聞之。復招引叛羌依山起柵。欲攻彌定。寧謂諸將曰。此羌入吾術中。當進兵擒之耳。遂進獠甘。衆至與戰。大破之。并獲鞏廉王

隋雋州烏蠻反。遣周法尚討之。軍將至。賊棄州城走散出谷間。法尚捕不能得。於是遣使慰諭。假以官號。僞班師。日行二十里。軍再合潛。遣人覘之。知其首領盡歸柵。聚飲相歡。法尚遣步騎數千人襲擊破之。

武經總要後集卷之七

豫章新齋李鼎長卿訂

金陵對溪唐冨春校梓

持重　輕敵必敗

戒輕舉　堅壁挫銳

避銳　以逸待勞

喬情安衆　軍中虛僞

剋敵安衆心　辨詐僞

持重

秦王翦將兵六十萬伐李信擊荊。荊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有戰荊

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冰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起。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之。大破荆軍。

漢趙充國擊西羌。至金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會明以次盡渡虜數千百騎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驅馳。此皆驍騎難制。恐有我也。且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陝中。亡虜召諸校司馬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充國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上必爲堅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羌豪相責曰。語汝亾反。今趙將軍來善爲兵。欲一鬬而死可得耶。虜人屯聚懈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故死諸校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後竟降之。

曹公西征馬超韓遂與超等夾淮而軍。遣信講和。公不許。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子。公用賈詡計僞許之。遂請與公相見。於是交馬語。公又與遂書。克日會戰。超等走。諸將問公。公曰。吾與馬超韓遂戰。既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

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因蓄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

蜀諸葛亮率衆出渭南魏大將軍司馬懿拒之亮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使致市帛婦人之飾以激怒懿懿上屢表請戰魏使辛毗持節不許出戰六軍皆肅準毗節度莫敢犯違

梁韋睿督進討合肥堰肥水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峭守之魏攻陷其城乘勝至督陴睿又請走係三義督怒曰寧有祐勸督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係三義督怒曰寧有此邪將軍久綏有前無却因令取散扇麾幢植之陴下示無動志督素羸每戰未嘗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厲衆軍賊却城潰合肥既平高祖詔班師去賊既近懼爲所躡督悉遣輜重在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督厚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

後唐李嗣昭守潞州嘗饗諸將登城張樂爲梁軍矢中其足嗣昭密扳之坐客不之覺酣飲如故以安士心

輕敵必敗

戰國時公子卬爲魏將秦孝公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

襲虜公子印。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

晉陶侃爲荆州刺史。鎮武昌。時新破杜弢。弢乘勝擊杜曾。曾悟言於侃曰。古人戰爭。先料有輕曾之色。侃司馬魯恬。不從進其將。今使君諸將無及曾者。未易可逼也。侃不從。進軍圍之於石城。將魯軍多騎。而侃兵無馬。曾密開門出侃陣後。反擊其背。侃師遂敗。投水死者數百人。

朱序鎮襄陽。苻堅遣苻丕石越攻之。次沔北。序以秦無舟楫。不以爲虞。石越遂遊馬以渡。序大懼。守中城。越攻陷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軍。後憂戰。秦兵引退。序不設備。督護季伯護密送款於秦。爲內應。不遂克襄陽。執序送長安。

謝琰爲會稽太守。時孫恩作亂。琰不設備。恩淹至浹口。入餘姚。破上虞。進邢浦。琰遣三軍劉宣之擊破之。少日。官軍失利。恩乘勝往進。人情震駭。咸以宜持重嚴備。且設水軍於南湖。分兵設伏以待之。琰不聽。賊既至。尚未食。琰曰。賢當先滅此寇。而後食也。跨馬而出。廣武將軍。旦實爲前鋒。擁鋒陷陣。殺賊甚多。而塘路窄狹。琰軍魚貫而前。賊於艦中傍射之。前後斷絕。琰至千秋亭。敗績。琰帳下都督張猛。於後斫琰馬。琰墮地。與二子肇峻俱被害。寶亦死之。

後燕慕容翰駐武有才爲。弟皝所忌。奔段遼。遼弟蘭與翰寇柳城。皝遣慕容汗及對奕等救之。皝戒汗曰。賊

衆氣銳難與爭鋒宜顧萬全謹勿輕進必須兵集嚮
整然後擊之汗性驍銳遺千餘騎爲前鋒鋒而進對
奕止之汗不從爲蘭所敗死者太半
西秦乞伏益州乾歸之弟也時天水姜乳襲據上邽還
益州討之邊芮王松壽言於乾歸曰益州以懿弟之
親屢有戰功狃於累勝常有驕色若其遇寇必將易
之未宜專任示有所先乾歸曰益州驍勇善御衆諸
將莫及之但恐其專擅耳若輔之以重臣當無慮也
於是以韋虔爲長史務和爲司馬至大寒嶺益州恃
勝自矜不爲部陣令將士解甲游畋縱飲令曰敢言
軍事者斬虔等諫不聽乳率衆拒戰益州果敗乾歸
曰孤達寒叔以至于此將士何爲孤之罪也皆赦之
東魏莫多婁貸文爲南道大都督與行臺侯景攻獨孤
如願于金墉城宇文泰軍出幽谷景與高昂議整旅
厲卒以待其至貸文請率所部擊其前鋒景等固不
許貸文性勇而專不肯爲命以輕騎一千軍前斤堠
西遇澮澗遇周軍戰沒
王則大原人初以軍功除給事中爵白水子從元天穆
討邢果輕騎深入爲果所擒
後周賀若惇爲驃騎大將軍陳將侯瑱安都等圍逼湘
州湓絶糧援不至惇率步兵六千渡江赴救瑱等以
惇孤軍深入欲窺取之每設奇伏運戰破瑱乘勝徑

進遂次湘州因此輕敵不以爲虞俄而霖雨不已秋水汎溢陳人濟師江路遂斷而敗。

隋薛世雄爲右翊衛將軍竇建德僭稱長樂王遣世雄率兵三萬討之至河澗南界澤中悉拔諸城僞遁去入亘子亟中世雄以爲建德果亡乃不設備建德覘知之自率敢死二千人襲擊世雄會雲霧晝晦而兩軍不辨隋軍大潰自相騰藉死者萬餘世雄以數百騎而遁

唐姜寶誼武德初爲右武衛將軍時劉武周將黃子英往來雀鼠谷高祖令寶誼擊之子英數以輕兵挑戰寶誼兵詭接子英輕遁如此者再三寶誼悉衆以逐之伏兵發軍遂大敗寶誼爲賊所擒。

趙景慈武德初領行軍總管與獨孤懷恩擊蒲州時尭君素兵鋒甚銳前後遣將皆不能剋景慈謂將士曰君素小盜何足經營但諸君不武耳因將兵至城下君素出甲拒之景慈躍馬突進從者十餘人直趨南門斷賊歸路遂入其壕內賊於地道中出兵掩之懷恩不能救諸軍皆走景慈被傷墮馬爲賊所執。

郭孝恪爲安西都護正觀中阿史那社尒既禽龜茲正孝恪守之龜茲相那利潛引西突厥之衆并其國兵萬餘人來襲孝恪時營于城外有龜茲人來謂孝恪

曰那利我之國相人心素歸今亡在野必思爲變城中之人頗有異志公其備之孝恪不以爲意那利率兵掩至孝恪始覺乃領部下千餘人將入城而那利之徒已登城矣城中降胡與那利表裏以擊孝恪自爲前鋒力戰而入既失部分則爲胡賊之所蹂躪流矢及鉞斧亂下孝恪旋顧所部猶有數十人隨之孝恪復將出城既至西門爲胡寇所殺

千里有勇力爲上黨郡長史天寶中賊將葵希德數以騎挑戰千里開城門獨將麾下百餘騎逐希德欲生得之渡橫橋壞墜坑中爲賊所執

李仁矩胡宗時爲閬州節度董璋反率兒黨以攻其城仁矩召軍校謀守戰利害皆曰璋久圖反計以賂誘士心兇氣方盛未可與戰宜堅壁以老之儻旬浹之間大軍東至賊必自退仁矩曰蜀兵懦安能當我精甲即驅之出戰兵未交爲賊所敗既而城陷仁矩被擒

後唐伐蜀班師副招討使任圜至利州會康延孝叛據莫州掌書記張礪獻策於圜請伏精兵於後先以羸師誘之圜深以爲然延孝驍將也任圜儒生也延孝覩其羸師殊不介意及戰酣圜發精兵擊之遂擒延孝

戒輕舉

春秋時吳子詰楚伐謀以報弁師之役門于巢（攻巢門）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啟開門也）我獲射之必殪（殪也）死是君也死彊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伏短牆（牆）以射之卒。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採樵者以誘之（扞衛也採樵觀也）從之絞人（獲楚人也）獲三十人坐其北門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復諸山下（坐猶守也覆設伏兵而待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城下盟諸侯所取）

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趾足也）及鄖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盧戎是南蠻）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

隋煬帝征吐谷渾至覆袁川時吐谷渾主與數騎而遁其名王詐爲渾主保車師于真山帝令將張定和率師擊之定和既與賊遇輕其衆少乎之命降賊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挺登山賊伏兵於嵁石之下發矢中之而斃。

唐王世充移營洛北造浮橋悉衆以擊李密密與千餘騎拒之不利而退世充因薄其城下密簡銳卒數百人以邀之世充大潰爭赴浮橋溺死者數萬人。

太宗命皇甫繼明白守榮馬紹忠護送軍糧於靈州韶發軍乘分爲三輦護送則寇至爲衛仍命田紹斌率

兵援接轉運便遣紹併爲一。李繼遷知之邀于洛浦河。守榮等欲擊之。紹斌曰蕃戎輕佻。勿乘輜重與戰但按轡結陣徐行。守榮等忿曰。我不受若節度若但率兵來迎耳。勿預吾事。紹斌因率所部。去輜重四五里。繼遷望見紹斌旌旗不敢擊。守榮等自欲邀功遂與戰。賊先以羸騎挑戰。既而伏發。守榮敗于賊潰走蹂踐死者無數。紹斌振旅徐還。所部不失一人。至青遠與張延州會食。見濠中裸而呼之曰。我自守榮也以繩引上解衣遺之。

堅壁挫銳

春秋時晉將欒書伐楚。將戰。楚晨壓晉軍而陣。（壓窄其未備也）軍吏患之。禆將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陣於軍中。而疏行首（疏行首者當陣而前決開营壘爲戰道匄首善行户即反）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終敗楚師。

後漢更始初光武在河北擊銅馬賊於鄗。吳漢將突騎來會清陽。賊數挑戰。光武堅營自守。有出擄掠者輒擊取之。絕其粮道。積月餘日。賊夜遁去。追至館陶大破之

蜀先主率大衆東伐吳。吳將陸遜拒之。蜀主從建平連圍至夷陵。南立數十屯以金帛爵賞誘動諸夷。先遣將吳班以數千人爲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

擊之。遜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獎厲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廣野。當恐有殺沛交馳之憂（殺音標）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疲頓于木石之間。徐制其敝耳。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人。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軍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檛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令各持一把茅。以火攻之。俄而勢成。遂率諸軍同時俱攻。略四十餘營。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士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

魏末吳將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司馬師使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等拒之。儉欽請戰。師曰。恪卷甲深入。授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令諸將高壘以敝之。相持數月。恪攻城力屈。死傷者太半。師乃令欽督銳卒趣合。以斷其歸路。儉帥兵以爲後繼。恪懼而遁。欽逆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前趙劉曜遣將討羌大酋權渠率衆保險阻曜將游子遠頻敗之權渠欲降其子伊餘大言于衆中曰往劉曜自來猶若無人晨壓子遠壘門左右勸出戰子遠曰吾聞伊餘有專諸之勇慶忌之捷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勁悍其鋒不可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分誓衆秣馬蓐食先晨具甲掃壘而出遲明設覆而戰擒伊餘盡俘其衆

唐武德中太宗率師往河東討劉武周江夏王道宗從軍太宗登王壁城覩賊顧謂道宗曰賊恃其衆來邀我戰汝謂如何對曰群賊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力爭今衆深壁高壘以挫其鋒鳥合之徒莫能持久糧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太宗曰汝意見暗若急攻之損遊軍之力外寇卒至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但堅守三面若賊陸逆而來軍糧必少吾以遊兵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外賊破欽等必爲我擒矣誕欽等出攻長圍諸軍逆擊走之初誕欽內不相協及至窮蹙轉相疑二誕殺欽欽子鴦踰城降以爲將軍封侯使鴦巡城而呼文王見城士持弓者不發因令攻而拔之

東晉平州刺史崔毖陰結高句麗及宇文段國等同滅慕容廆以分其地廆聞之曰彼信崔毖虛說邀一時

之利。烏合而來。耳既無統一。莫相歸服。吾今破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鋒甚銳。幸我速戰。若逆擊之。落其計矣。不若靜以待之。必懷疑二。迭相猜防。一則疑吾與。必謫而覆之。二則自疑三國之中。與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後取之。於是三國攻廆。廆閉門不戰。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大言於衆曰。崔悤昨有使至。於是二國果疑宇文同於廆也。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兼其国。盡衆逼城。連營三十里。廆簡精銳士。即子毓推鋒於前。（毓音育）子輪領精騎爲奇兵。從傍出。且衝其營。廆方陣而進。悉獨官自恃其衆。不設備。見廆軍之至。方率兵拒之。前鋒始交。翰已入其營。繼大焚之。衆遂大敗。

東魏初。齊高歡每陽聲云。欲討爾朱兆。復出復止。如此者數四。神武揣兆歲首。必應會飲。使將竇泰率精騎先驅。一朝一夜行三百里。兆軍人因宴休惰。忽見泰軍莫不奪氣。因而剋之。

後燕慕容盛據遼東。遼西太守李朔陰引後魏軍上表請發兵以拒寇。盛曰。此必詐也。召其使而詰之。果驗。盡滅其族。遣將李旱率騎討之。師次建安。召旱旋師。剋聞其家被誅也。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旱中路而還。謂有內變。不復爲備。留其子養守令。支迎魏師。千比平。旱候知之。襲剋令支。遣裨將追剋。及于無終。

斬之盛謂群臣曰前以追旱還者創新爲叛逆必忌
官威一則鳩合同類劫害良善二則亡竄山澤未可
卒平故非意而還以盈其志卒然掩之必尅之理
也群臣皆曰非所及也
後魏陵州木籠獠恃險每行抄劫大將陸騰討之獠因
山爲城攻之不可拔騰于城下多設聲樂及諸雜戲
示無戰心諸獠果棄其兵伏或携妻子臨城觀樂知
其無備密令衆軍俱上諸賊惶懼不知所爲遂縱兵
討擊盡破之
周法尚初自陳来歸周陳將樊猛濟江討之法尚遣部
曲督韓即詐爲背已奔于陳僞告猛曰法尚步兵不
願降此若得軍來未必無鬬者自當於陳倒戈耳猛
以爲然引師急進法尚乃佯爲畏懼自保於江曲猛
戰不如避之公日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
者此成禽耳尚果循西山來臨淦水爲營夜遣兵犯
圍公逆擊破走之城中夜上將襲溢城齊王琳遣巴
陳安州刺史吳明徹江中逐明徹僅以身免琳兵因東下陳
陵太守任忠大敗之明徹
遣太尉侯瑱司空侯安都等拒之瑱等以琳軍方盛
引軍入蕪湖避之時西南風至急琳謂得疋道將直
取揚州侯瑱等徐出蕪湖躡之而擊敗之
隋來護高志慧據江南叛楊素討之賊據浙江岸爲營

周且百餘里船艦初渡鼓譟而進護言於素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揖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且嚴陣以待之勿與接刃請假奇兵數千潛渡江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轉信破趙之策也素以爲然護乃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煙焰漲天賊顧火而懼素因是一鼓破之

李靖從河間王孝恭討蕭銑兵至夷陵銑將文士弘率精兵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士弘銑之健將士卒驍勇今新失荊門盡兵出戰此是救敗之師恐不可當也宜且泊南岸勿與爭鋒待其氣衰然後奮擊破之必矣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自舉師與賊合戰

孝恭果敗奔于南岸

以逸待勞

梁司州刺史柳仲禮留長史馬岫守安陸自率步騎一萬寇襄陽西魏將楊忠帥衆南伐攻梁隋郡剋之進圍安陸仲禮聞隋郡陷恐安陸不守遂馳歸赴援諸將恐仲禮至則安陸難下請急攻之忠曰攻守勢殊未可卒援若引日勞師表裏受敵非計也南人多習水軍不閑野戰仲禮回師已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襲之彼怠我奮一舉必剋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可傳檄而定也於是選精騎二千銜枚夜進遇仲禮於滍忠親自陷陣擒仲禮悉俘吳衆安陸及竟陵

郡皆降如忠所策

後周遣將率突厥之衆逼齊晉陽齊將段韶禦之時大雪之後周人以步卒爲前鋒從西山下去城二里諸將欲逆擊之韶曰步人氣力有限今積雪降凝厚迹戰非便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既而交戰大敗之賊前鋒盡殪無復子遺其餘通宵奔遁

唐武德中太宗戰竇建德於汜水東建德列陣彌亘數里太宗將數騎登高而觀之謂諸將曰賊渡險而囂是軍無政令逼城而陣有輕我心陣久卒飢必將自退退而擊之何往不剋建德列陣自卯至午兵士飢倦皆列坐又爭飲水太宗曰可擊之矣遂戰大破之

生擒建德

矯情安衆

楚漢相持漢王與項羽臨廣武之間而語漢王數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傷胷乃俛足曰虜中吾指傷胷而捫足者以安衆也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皐

後漢耿弇征張步飛矢中弇股弇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

吳漢征蘇茂迎呉之戰墮馬傷膝還營諸將曰大敵在前而公傷卧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權牛饗

士軍士激怒人倍其氣。

蕭衍舉兵指建康。至新林楊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賊城中遥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虜幾中吾脚。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中軍驚擾。公則堅卧不起。徐命擊之。東昏軍乃退。公則所領皆湘州人。素號怯懦。城中輕之。每出盪輒先犯公則壘公則奬厲士卒。克獲更多。

武帝遣曹仲宗等攻魏渦陽。又以韋放爲明威將軍。總兵會之。魏大將費穆師衆掩至。放軍營未立。麾下止有二百餘人。放從弟洵驍果有勇力。單騎擊刺。屢折魏軍。洵馬亦被傷。不能進。放胄又三貫矢。衆失色。請放突去。放厲聲叱之曰。今日惟有死耳。乃免胄下馬。據胡牀處分。士卒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遂大破之諸營壘。一時奔潰

宋安守忠淳化中從知雄州。方與寮佐宴飲。有軍校謀變。裹甲及門。闇吏狼狽入白。守忠言笑自若。徐顧坐客曰。此輩酒狂耳。即時擒獲。人頗服其量。

駙馬都尉王承衍知天雄軍。時契丹寇鎮陽。傾騎至冀州。去魏二百里。鄰境戒嚴。城中大恐。屬上元節。承衍獨下令。市中及佛寺然燈設樂。與賓佐遊宴達旦。人賴以安。

雍熙中王師大舉北伐幽州道行營前軍都監郭守文與虜遇爲流矢所中氣色不撓督戰益急左右騎從莫之知也

景德中契丹入寇

車駕幸澶淵以向敏中爲鄜延部署知延州賜密諭盡付西鄙許以便宜從事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日邊潛以安

車駕還乃納前詔

少府少監雷有終討蜀賊李順進至廣安軍軍壘瀕江三面立柵會夜陰晦賊衆奄至鼓譟舉火士伍恐懼有終安坐櫛髮氣貌自若賊既合圍有終引奇兵出其後擊之賊衆驚擾赴水死者無算

軍中虎驚

漢景帝時吳楚反周亞夫將兵擊之吳楚乏糧欲退數挑戰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

魏將張遼以荆州未定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吾則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衆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親將兵中陣而立有頃即定得首謀者並殺之

刼敵安衆心

後漢誅王郎叔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
光武不省會諸將畢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東晉末。寇逼建鄴荆州都督劉道規遣別將擅道濟劉
彥之赴援朝廷爲賊所破。時雍州刺史魯宗之自襄
陽來赴。或謂宗之未可測。道規乃單車迎之。衆咸感
悅。衆議欲使擅道濟劉彥之共擊荀林等。道規曰。非
吾自行不決。乃使宗之居守委以心腹。率諸將破賊
時蜀譙縱又以桓謙寇江陵建爲荆州刺史。道規擊
敗之。斬謙及荀林初謙至被江江陵士庶皆與謙書
言城内虛實。道規一皆焚燒。衆乃大安江漢士庶感
其焚書之恩無二志。

唐李晟軍入京師。勤兵屯於含元殿號令諸軍曰長安
士庶多陷賊庭。若小有震驚則非伐罪弔人之義也。
晟與公等各有家室離別數年。今已成功。相見非晚
五日内。不得輒通家信。違命者斬。乃遣京兆尹。李齊
運告諭百姓。居人安堵。秋毫無所犯。尚可孤軍入有
擅取賊馬者。晟大將高明曜虜賊女妓一人司馬伷
取賊馬二匹。晟皆立斬之。莫敢仰視。士庶無不感悅
咸歎欵流涕。遠方居人。亦有經宿方知者。

辨詐僞

宋　太平興國中。馬知節領兵戍秦州清水。時李飛雄
矯乘驛稱詔使至境。召知節泊劉文裕等。縶縶之將

加害知節辨其詐。因語文裕反執飛雄案其姦而族之。

裴濟知鎮州。立春日出土牛以祭。酌莫始畢。有卒扶牛去。濟察其舉止知欲爲變。亟命擒之。果有竊發者數千人。已劫郵閉矣。乘蒐捕腰斬之。軍民肅焉。

裴濟監戍兵於威虜軍。塗次鎮州夜有。賊騎扣城門大呼曰。官軍至矣。州將然之促守吏開關。濟遽止之曰。此必妄也。及旦果有胡兵遁去。

大宗嘉之。

豫章新齋李鼎長卿訂

金陵對溪唐富春校梓

御士推誠

以恩信結敵人

善用人

使過

示義

激怒士心

御士推誠

後漢更始初。光武爲蕭王。定河北諸賊。銅馬餘衆降。封

其渠帥爲列侯。降者猶不自安。光武知其意。勅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按行部陣。降者皆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

東晉末劉道規爲荊州刺史。叛臣桓玄餘黨荀林屯江津。桓謙軍屯枝江。二寇交通久絕。都邑之問。荊楚既破。桓氏義舊。並懷異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畿。聞諸軍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

西魏王羆守華州（今馮翊郡）時西魏師與東魏師戰于河橋。不利。東魏降卒趙青據長安城所在。莫有固志。而羆聞之。乃大開州門。召軍人謂之曰。如聞天子敗績。不知凶吉。諸人相驚。咸有異志。王羆受恩於此。以死報恩。諸人若有異圖。可來見殺。必恐城陷沒者。亦任出城。如有忠誠。能與王羆同心者。可共固守。軍人見其誠信。皆無異志。

與敵推誠

唐將郭元振在京州時。西突厥首領烏質勒部落疆盛。欵塞道和。元振就其牙帳。計會軍事。時天大雪。元振立於帳前。與烏質勒言議。須臾雪深威凍。元振未嘗移足。烏質勒年老不勝寒苦。會罷而死。其子娑葛以元振故殺其父。謀勒兵攻之。副使解琬知其謀。勸元

振夜遁。元振曰。吾以誠信待人。何所疑懼。且深在寇庭。遁將安。適乃安臥帳中。明日親入虜帳。哭之甚哀。行弔贈之禮。娑葛乃感其義。復與元振通好。

郭子儀屯於涇陽。僕固懷恩率蕃虜來寇。子儀一軍萬餘人。而雜虜圍之數重。子儀使李國臣拒其東魏楚玉當其南。陳回光當其西。朱元琮當其北。子儀率甲騎二千。出沒左右前後。虜見而問曰。此誰也。報曰。郭令公也。回紇驚曰。令公存乎。僕固懷恩言天可汗已棄四海。令公亦謝世。中國無主。故我從其來。今令公存。天可汗存乎。對曰。皇帝萬壽無疆。回紇皆曰。懷恩欺我。子儀又使諭之曰。公等頃歲遠涉萬里。剪除兇逆。恢復二京。是時子儀與公等周旋艱難。何日忘之。今一旦棄舊好。助一叛臣。何其愚也。且懷恩背主棄親於公等何有。回紇曰。爲令公亡矣。不然。何以至此。令公誠存。安得而見之。子儀將出。諸將諫曰。戎狄之心不可信也。請無往。子儀曰。虜有數十倍之衆。今力固不敵。且至誠感神。況虜輩乎。諸將曰。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曰。適足以爲害也。乃傳呼曰。令公來。虜初疑持矢持之。子儀以數十騎免胄徐出。而勞之曰。安乎。公等久同忠義。又何至於是。回紇皆捨兵下馬。齊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召其首領。各飲之酒與之。佳錦歡好如初。

德宗時。朱泚朱滔王武俊聯兵反。泚既汙宮闕群賊附
李希烈。希烈僭號欲臣制諸叛衆心稍離。自奉天下
罪已詔赦群賊昭義帥李抱真先遣門客竇林。以大
義說武俊令從擊泚。武俊雖許之。然尚猶豫。抱真乃
以敵騎徑入武俊營。謂曰。朱泚希烈僭竊大位。定下
不能自振於數賊之間。乃捨九葉天子而臣反虜乎
因言及播越抱武俊哭。滿酒交下。武俊亦哭。感動左
右。又於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其不疑。結爲兄
弟。而別明日合戰。大破朱滔。
淮西既平。裴度爲節度招撫使。蔡人大悅。舊令途無偶
語。夜不然燭。人或以酒食相過從者。以軍法論。度乃
約法。惟盜鬬殺外。餘盡除。其往來者不復以晝夜爲
限。蔡之遺黎。始知有生人之樂。度以蔡卒爲牙兵。或
以爲反側者。其心未安。不可自去。其備度笑而答曰
吾受命爲帥。元惡就擒。蔡人即吾人也。父老無不感
泣。
貝州爲義成軍帥。時淄清李納。雖外奉朝命。而心常畜
併吞之謀。納兵士數千人。自行營歸路。由滑州。大將
請城外館之。昭曰。與人鄰道。奈何野處。其兵士因館
於城內。淄青將士心服之。
令狐楚爲河陽節度使。時烏重胤移鎮滄景。以河陽銳
卒三千人爲牙兵。士卒不願出鄉至中路。潰散不敢

歸屯于境上時楚未至聞之即疾馳赴鎮潰卒亦已至城北將大寇掠楚單車出迎諭以逆順咸令兵士弛弓釋甲用之爲先驅以歸仍斬其首惡衆遂定

五代李茂貞爲鳳翔節度性至寬有部將符昭者人或告其謀變茂貞親至其家去爪牙熟寢經宿而還上下遂服之

以恩信結敵人

唐蘇定方之討賀魯薛仁貴上疏曰臣聞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今泥熟杖素悍不服賀魯爲賀魯所破擄其妻子漢兵有於賀魯諸部落得泥熟等家口將充賤者宜括取送還仍加賜賚即是明其枉破使百姓知賀魯是賊知陛下德澤廣及也高宗然其言使括泥熟家口悉送還之於是泥熟等請隨軍効其死節

張儉前在朔州屬李靖平突厥之後有思結都落貧窮離散儉招慰安集之其不來者或居磧北既親屬分住私相往還儉並不拘貴賤但存紀綱羈縻而已及儉移任州司謂其將叛遽以奏聞朝廷議發兵進討仍起儉爲使就觀動靜儉單馬推誠入其部落召諸首領布以腹心咸稽顙而至便移就代州即令檢校代州都督儉遂勸其營田每年豐熟慮其私蓄富實驕侈表請和糴擬充貯備蕃人喜悅邊軍大收其利

隋末義兵起。屈突通鎮長安。兵敗勢蹙。或說通歸降通泣曰。吾蒙國重恩歷事兩主。受人厚祿。安可避難。有死而已。每自厚其頸曰。要當爲國家。受人一刀耳。勞勉將士。未嘗不流涕。人亦以此懷之。

宋

至道中。交趾酋長黎桓不順海賊頻年剽劫。朝廷加恩於桓。以轉運使陳堯叟爲国信使。先是將命交趾者。必贈遺數千緡。桓所賦歛。往往斷民手足。堯叟召其子授以朝命。却其私覿。及交趾民卜文勇等。先殺人亡命。爲如昔鎮將。藏匿凡百餘人。堯叟皆搜獲付之。且戒之勿加酷法。交趾感恩。桓乃捕送海賊。爲謝。且言已勒溪洞。不得搔動。

知人

後漢光武任使諸將。多訪於鄧禹。禹每有所舉。皆當其才。光武以爲知人。吳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詞自達。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禹問。可使行者。禹曰。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鷙有智謀。諸將鮮及。即拜大將軍。果立大功。

蜀將諸葛亮率諸軍駐漢中。以魏延領司馬楊儀爲長史司。延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惟儀不假借延。延以爲忿。有如水火。儀常視畫分部籌度粮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亮深惜儀之才幹。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

忍有所偏廢也。延儀才有所偏孔明任人各取所長

晉羊祜爲征南將軍。時王濬參軍事。祜深知之。或曰。濬爲人志大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大有將才。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識者謂祜能舉善焉。濬後爲益州刺史。祜以濬有奇略。密表留濬伐吳之役。舉杜預自代。遂建大功。

陳武帝嘗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爲壽各稱功伐帝曰。卿等悉良將也。而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暗狎於下而驕於尊矜其功。不知其拙。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居危履險。猜防不設。侯卽傲誕而無厭。輕挑肆志。並非全身之道。卒如其言。

隋代周總管漢王諒作亂。李景發兵拒之。諒頓遣劉嵩喬鍾旭等攻之。景帥士卒殊死戰。屢挫賊鋒。司馬馮孝慈。司法參軍。呂王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穎。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推誠此三人無所關預。惟務持重時出撫循而已。

唐裴行儉曉用兵奇術。兼負知人之鑒。嘗所引偏裨。程務挺張虔勗崔智詧王方翼党金毗劉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齒常之。盡爲名將。至刺史者十數人。

西川劉闢反。杜黃裳以爲獨任高崇文可以成功。遂拜神策行營節度使。兼統左右神策奉天林。遂諸鎮兵以討闢。時宿將專征者甚衆。人人自謂當選及詔出

大驚崇文在長武城練卒五千常若寇至及是中使至長武卯時宣命而辰時出師五千卒皆用無闕者至興元有折逆旅之七著者斬之以徇西從閬中入遂却劒門之師解梓潼之圍黃裳又奏請不以中官爲監軍只委高崇文爲使崇文素憚劉澭黃裳使人謂崇文曰若不奪命當以劉澭代汝由是得崇文死力既平闢宰臣入賀帝目黃裳曰此卿之功也

宋朝曹彬爲樞密使

太宗詔舉材堪將帥者久之彬曰知人不易朝廷雖多士未見其能臣有子瑋好謀而斷謂堪試用太宗喜其內舉乃自閤門祇候擢知渭州時年十九至部騰檄區落告以冊書之信戎人皆泣下庚奴羌舉族內附李繼遷寇西京次石門瑋率兵邀敗之城籠竿川戚章族破喻厮囉以功累歷方鎮

善用人

前漢陳平事魏王說不聽去歸項羽羽久不任平乃就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拜平爲都尉使騎乘輿護軍諸將及絳灌等毀平曰平居家時盜嫂事魏王不容而亡歸楚楚不中又亡歸漢伏願大王察之漢王疑之以詰無知曰有之乎無知曰有之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於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漢相拒臣進奇謀之

士顧其計誠可以利國家耳盜嫂安足疑乎漢王召
平問曰吾聞先生事魏魏不遂事楚亦然今又從吾遊
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魏不能用臣說故去事
項王項王不信人是以歸大王誠臣計畫有可采者
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付
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加賜拜以爲護軍中尉盡
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卒用平計滅楚封户牖侯
世世勿絕平辭曰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計謀
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
若子者可謂不背本矣乃并賞無知

唐尉遲敬德舉城來降太宗大悅引爲右一府統軍屈
突通殷開山咸諫太宗引入臥內賜以金宝謂曰大
夫以意氣相期勿以小疑介意寡人終不聽讒言以
害忠良公宜體之心意欲去今以此物相資表一時
共事之情也是日因從獵於榆棗遇王世充領步騎
數萬來戰世充驍將單雄信領騎直趨太宗敬德躍
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賊徒稍却敬德翼太宗以出
賊圍更率步騎與世充交戰數合其衆大潰擒僞
將陳智路獲裨稍兵六千人太宗謂敬德曰衆人證
公必叛天誘我意獨保明之福善有憑何相報之速
也

鄭後讜知人善任性不驕矜故所至有聲績在大原時

大將張彥球疆傑難制。前後帥守。以疑間貽釁。故軍旅不寧。及從讜撫封四年。知其才用可委。開懷任遇得其死力。故抗虜全城。多彥球之助也。

郭孝恪唐初拜宋州刺史令。與徐勣經營武牢以東所得州縣。委以選補。其後竇建德率衆來援。王世充孝恪於青城宮進策於太宗曰。世充日蹴月迫。力盡計窮。縣首面縛。翹足可持。建德遠來助霍。粮道阻絕。此天喪之時。請固武牢屯軍。汜水隨機應變。則易爲剋殄。太宗然其計。及破建德平世充。太宗於洛陽置酒高會諸將曰。郭孝恪謀擒建德之策。王長先龍門下米之功。皆出諸人之右也。

顏真卿爲平原太守。祿山遣其將李欽湊高邈何千年等守土門。真卿從父兄常山守。杲卿與長史袁履謙謀殺湊邈擒千年送京師。土門既開。十七郡同日歸順。共推真卿爲帥。得兵二十餘萬。橫絕燕趙。詔加真卿戶部侍郎。依前平原太守。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與郡人來乞師。謂真卿曰。聞公義烈首倡。大順河朔諸郡。恃公爲長城。方今清河實公之面鄰也。僕幸寓家得其虛實。知可爲長者用。今計其蓄積足以三平原之富士卒可以二平原之疆。因而撫之。以爲腹心輔車之郡。其他小城運之如臂使指。惟公所命。誰敢不從。真卿借兵千人。令萼將之。真卿謂曰。兵出也。吾

子何以教我。蕚曰。今聞朝廷使程千里統衆十萬。自太行東下。將出嶓口。爲賊所扼。兵不得前。今若伐魏郡。斬袁知泰。太守司馬垂。使爲西南主。分兵開嶓口之路。出千里之兵。使討鄴幽陵。平原清河。合力同志十萬之衆。狥河陽。分兵而制其衝。計王師不下十萬。公當堅壁無與挑戰。不數十日。賊必潰而相圖矣。真卿然之。乃移牒清河等郡。遣其大將李擇。交副將范冬馥裨將和琳徐浩等。進兵與清河。四千人合勢。而慱平以千人來三郡之師。屯於慱平。去堂邑縣。西南十里。袁知泰遣其將。自嗣深乙舒蒙等。以二萬人來拒戰。賊人大敗。斬首萬餘級。

解仇用人

春秋時。狄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鮑叔乘勝而進軍志在生得管仲故託不忍之辭也管仲讎也。請受而甘心焉。管仲射桓公故曰甘心言欲快意戮殺之乃殺子糾于生竇。魯地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堂阜齊地歸而以告曰。夷吾治於高傒。高傒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政事之才多於敬仲使相可也從之。

初曰。季使過冀。見郤缺耨其妻饁之。曰季胥臣也冀晉邑耨鉏也野饋曰饁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臣聞之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公曰。其父有罪可乎。鈌父冀芮欲殺文公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與禹

管欲仲威之賊也實相以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及自箕桓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且居先軫之子父死適故進之也）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以一命命郤缺爲卿復與之冀（還其父故邑）

前漢韓信擊敗趙軍令軍中無斬廣武君（李左車）有生得之者賞千金頃之有縛而至戲下者信解其縛東嚮坐而師事之得平燕之策焉

周德威與李嗣昭有私憾李克用臨終顧謂其子存勗曰進通忠孝不負我（嗣昭小名進通）重圍累年似與德威有隙以吾命諭之若不解重圍殁有遺恨存勗達遺旨德威感泣由是勵力堅戰竟破疆敵與嗣昭歡愛如初

便過

春秋時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帥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夫子何罪復使爲政其後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示必死也）取王官及郤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晉侯入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官而免其侯報施也（報昔食璧之施）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藝僖負羈氏魏犨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

殺之魏犨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距躍超越也曲踊跳踊也百猶萬也）乃舍之殺顛頡狥于師

邲之戰晉中軍元帥荀林父敗績晉師歸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貞子士溼濁）城濮之投晉師三日館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言憂喜失時也）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鬭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子玉得臣）公喜曰莫荼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兢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兢乎林父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決其敗也如日月之蝕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唐蕭銑據荊州遣李靖安輯之至峽州阻水漲久不得進高祖怒其遲留陰使峽州都督許紹斬之紹惜其才爲之請命於是獲免會開州蠻首再肇則反率衆寇夔州趙郡王孝恭與戰不利靖率兵八百襲破其營後又要除設伏臨陣斬肇則俘獲五千人高祖甚悅謂公卿曰朕聞使功不如使過李靖果展其効

嗣曹王皐爲江西節度其將伊慎嘗將江西兵從李希烈平襄州及希烈反懼皐用伊慎乃陰遺之鎖甲又詐爲慎書往復置于境上上聞即遣中使斬慎皐表請捨令自効會與賊夾江爲軍中使又至皐乃免令

以功自贖賜之以所乘馬及器甲令推鋒而先舉率軍繼之責其有功果大破賊斬首數百級愼方得免罪

高宗文伐蜀次萬勝推大將阿跌光顏與崇文約到行營從一日懼誅請深入以自贖乃軍於鹿頭西大河之口以斷賊粮道賊大駭是日賊錦江柵將李文悅以兵三千歸順尋而鹿頭將仇良輔舉衆二萬及以城降

宋初西山巡檢郭進善以權道任人嘗有軍校自西山來詣闕訟進不法事多非實蓋進御下嚴殺必是太祖謂近臣曰所訴事多非實蓋進御下嚴殺必是此人有過畏懼而誣罔之耳遣中使送與進令詰而殺之進方奉表稱謝會弁人入寇進因謂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捨汝罪令汝掩殺弁寇如得勝即侍汝於朝如敗便可自殺河東其人踴躍聽命果大致克捷進即以聞乞還其職

太祖悅而從之

田紹斌嘗盜官馬數匹貿直盡償搏事發獄具有司領見講武殿紹斌稱死罪

太祖知其驍勇欲宥之執於門外遣內侍私謂之曰汝今死有餘責紹斌曰若恩貸其死必能盡節上報俄再領見特釋之密賜百金會征江南擇諸軍借事

得五百人。爲步鬬軍領。紹斌領之。及率雲騎二千抵
昇州城下。多所克捷。

示信

春秋時。晉文公圍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諜出
諜間也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人
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
原降。

晉文公伐楚。歸國行賞。孤偃爲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
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無失信。不背三舍之
約。先軫所謀軍事。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
萬代之政。柰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
之衆人悅服。

魏明帝自征蜀至長安。遣張郃領軍。勁卒四十餘萬。向
劍閣。諸葛亮有戰士萬二千。更番歸者八千。時魏軍
始陣。番兵適交。亮參佐咸以敵衆疆多。非力所制。請
留下兵以弁聲勢。亮曰。吾聞用武行師。以大信爲本。
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企踵而
計日。乃勅速遣。於是去者咸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踴
咸思致命。臨陣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
郃。却司馬宣王。一戰大克之。由信也夫。

示義

春秋時。晉將荀吳伐鮮虞。圍鼓鼓白狄之別種鼓人或請以城

叛。吳曰聞諸叔向好惡不慾民知所適事无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如所好何（先復以如所好）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庇民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邑。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不取勒人而頓兵。何以事君。吳曰所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人怠將焉用邑好惡不慾。可城獲而民知義所（知義所在也苟吳必其能獲故因以示義）有死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剋鼓而返。不戮一人。

晉羊祜都督荆州諸軍事。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爲邊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无百日之粮。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祜以孟獻營武牢而郤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爲晉有。自是降者前後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吳將陳尚淄景來寇。祜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哭之。厚加殯斂。景尚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咸率部曲而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

粮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汚遊獵嘗止晉地。
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
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爲羊公不之名。吳將陸抗嘗
病胡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左右多諫抗抗曰。羊祜豈
酖人者。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
而自屈也。

隋絳郡賊柴保昌等有衆八萬煬帝令户部尚書樊子
蓋擊之。子蓋深溝高壘不敢與戰。有來歸首者不問
多少。必坑之由是莫敢降。賊徒日盛連年不能剋煬
帝乃令唐高祖代之賊有來降者。皆引致左右推赤
心以待之。人人自安願効死力。其黨相謂曰我輩本
無逆心。徒以政令嚴酷懼死爲盜耳。前後首者皆爲
子蓋所殺窮無所歸今唐公與人無隔恩意如此我
輩知不死矣遂相率歸前後至者數萬人餘賊散走
他郡。

以義感人

唐嗣曹王李皐遷湖南觀察使前使辛京杲貪殘有將
王國良鎮郡州武崗縣豪富京杲以死罪加之國良
危懼遂散財聚衆據縣以叛諸道同討連歲不能下。
皇受命乃曰。驅疲毗誅反側非所以奉聖朝事。遣使
遺國良書曰。觀將軍非敢大逆蓋遭讒嫉將軍遇我
何不速降。我與將軍同爲辛京果所措。我已蒙聖朝

昭雪使我我何必持刃殺將軍耶。將軍以爲不然我以陣術破將軍陣。以攻法屠將軍城非將軍所慶也國良且憂且喜遣使請降亦未決皇即日赴縣受降中道有倀騎馳告曰國良軍中有変言降是詐也皇曰非爾輩所知遂留麾下兵單騎假稱使者徑入國良壘中國良召使者入皇遂大叱軍中曰。有人識曹王否。只是我國良何不速降。一軍愕然不敢動適有識者走至傳呼曰是國良爾曹叩頭請罪。皇執手約爲兄弟。盡焚攻取之備散倉庫給兵士令復農桑焉劉昌初至平凉劫盟之所。收聚亡殁將士骸骨坎瘞。久因感夢。以昌有愧謝之意昌上聞德宗下詔深自刻責。遣秘書少監孔述舉及中使。以御饌内造衣服數百襲。令昌收其骸。大將三十人。將士百人各具棺柩衣服葬於淺水原分建二塚。大將曰旌義塚。將士曰懷忠塚。詔翰林學士撰銘志祭文。昌感陳兵設幕。次具牢饌祭之。昌及大將皆素服臨之。焚其衣服紙錢別立二石標題以塚名諸道師徒。莫不感泣。昌在西邊僅十五年。疆本節用軍儲豐羨。

朔方大使王駿誅河曲降虜附布忠等千餘人。時幷州大同橫野等軍有九姓同羅拔曳固等部落皆懷震懼。張說率輕騎二十人。持旌節直詣其部落。宿于帳下。召酋帥以慰撫之。副使李憲以爲夷虜難信不宜

輕涉不測馳狀以諫說報書曰吾肉非黃羊必不畏
喫血非野馬必不畏刺士見危致命是吾効死之秋
也於是九姓感義其心乃安
淮安王孝恭討蕭銑銑將帥與官軍拒戰死者罪狀既
重當籍沒其家以賞將士孝靖曰王者之師義存弔
伐百姓既受驅逼拒戰豈其所願今新定荆郢宜弘
寬大以慰遠近之心降而籍之恐非救焚拯溺之義
但恐自此以南城鎮堅守不下非計之善遂止江漢
城邑聞之莫不爭下
激怒士心
燕圍齊即墨田單宣言曰吾懼燕軍劓所得齊卒燕人
如其言齊人皆怒愈堅守田單又縱反間言曰吾懼
燕人掘吾城外塚墓戮辱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
塚墓燒死人齊人於城上望見皆涕泣甚欲出戰怒
自十倍單知士卒可用遂破燕師
後漢班超使西域至鄯善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
酒醉因激怒曰今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虜
使到纔數日而王廣禮貌即廢如收吾屬送匈奴骸
骨長爲豺狼食矣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
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
以火攻虜營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
滅此虜則功成事立矣衆曰善初夜將吏士奔虜營

會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來門而伏超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餘衆燒死。

蜀龐統勸劉備襲益州收劉璋備曰此大事不可倉卒及璋使備擊張魯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寶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爲益州征疆敵師徒勞瘁不遑寧居今積帑藏之財而吝於賞功望士夫爲出死力戰其可得乎由是相與破璋。

唐安祿山反常山郡盡爲賊傷死人蔽野大將李光弼帥太鎮兵來援親爵其屍而哭之爲賊幽閉者出之誓平寇難以慰其心衆遂感動。

李憩受魏博節度時幽鎮復亂田弘正遇害弘正累世爲魏帥憩聞之素服以令三軍曰魏人所以富庶而能通聖化者田田公也天子以其仁愛使治鎮州且田公出於魏撫師七年一旦鎮州不道敢茲殘害以魏無人也若父兄子弟受田公恩者其何以報衆皆大哭願効用焉。

後唐栢鄉之役兩軍既成列莊宗以梁軍甚盛慮師人之怯欲激壯之手持白金巨鍾賜李嗣源酒謂之曰則見南畢白馬赤馬都否覩之令人膽破嗣源曰彼虛有其表耳翌日當歸吾廐中莊宗撫髀大笑曰卿

已氣吞之矣嗣源引鍾盡釂即屬鞬揮弦躍馬挺身與其部下百人直犯白馬赤馬都奮撾舞矟生挾二騎校而還飛矢麗其甲如蝟毛馬由是三軍增氣自辰及未騎軍百戰嗣源往來衝擊執訊獲醜不可勝計是日梁軍大敗

威稜復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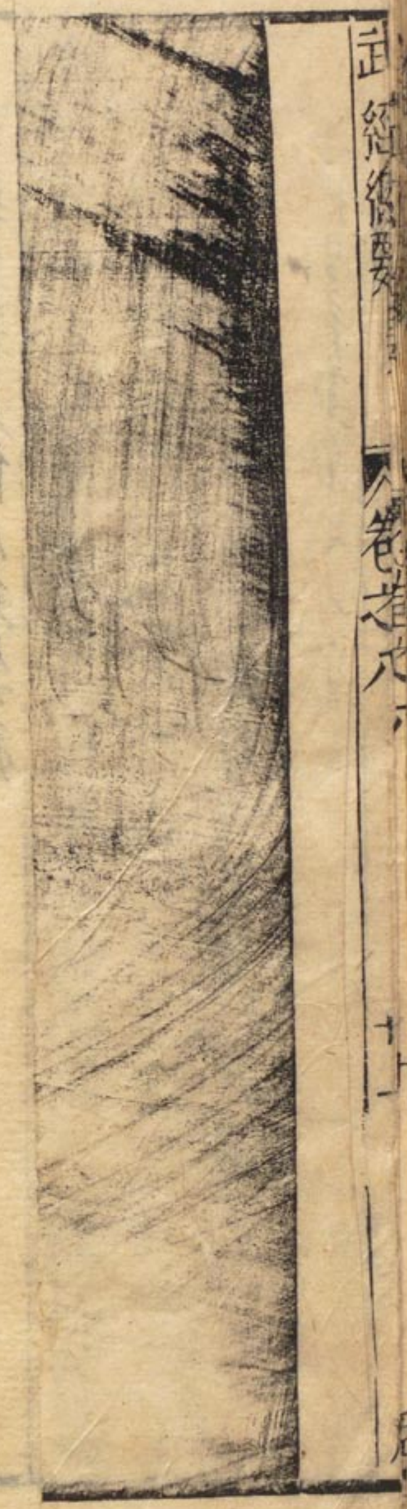
前漢郅都爲鴈門太守匈奴素聞郅都守節舉逆爲引軍去竟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於偶人象都以木爲人象都之形也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

魏司馬懿討公孫淵淵保襄平懿進軍圍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欲移營帝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既破城兵士寒凍乞襦或曰幸多故襦可賜之帝曰襦者官物人臣無私施不與

唐范希朝爲振武節度界上有党項室常交居蕃落之俗有長帥至必効奇騎名馬雖廉者猶曰當從俗以致其歡希朝一無所受積十四年皆保塞不敢橫暴蕃雖狗竊鼠偷必殺無赦

朔方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表留年蒲鎮兵以助其功時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盡擒之斬於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無不盡力六旬而三城俱就

武經總要後集卷之八終



武經總要

後

九之十

豫章新齋李陽長卿訂

金陵對溪唐富春校梓

絶藝　挑戰　勢宜決戰　臨危決戰　戮力必勝

驍勇敢前　陷陣摧堅　表裏夾攻　乘勝破敵

乘機破敵　乘風雨破敵　散衆

梁大同初。魏軍復圍南鄭。杜懷瑾命第三子嶷帥二百人與魏前鋒戰於光道寺。流矢中其目。失馬。敵人交至。嶷斬其一騎而上。騎以歸。嶷膂力絶人。便馬善射。一日中戰七八合。所佩霜明朱弓四石。每出殺傷數百人。敵人憚之。號爲杜彪。

宋澤藏書

陳衆軍北伐蕭摩訶隨都督吳明徹濟江攻秦郡時齊遣大將尉破胡等率衆十萬來援其前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皆身長八尺膂力絕倫其鋒甚銳又有西試胡妙於弓矢弦無虛發衆軍猶憚之及將戰明徹謂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摩訶曰願得識其形狀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云絳衣襌皮裝弓兩端骨彌明徹遺人胡何知胡在陣仍自酌酒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齋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靡諱）弓夫發摩訶遥擲銑鎮（音本妹尋雖也）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齋軍大力十餘入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齋師退走

陳吳明徹追軍呂梁與齋大戰摩訶率七騎先入手奪齊軍大旗齊衆大潰以功授譙州刺史及周武帝滅齊遣其將宇文忻爭呂梁忻時有精騎數千摩訶領十二騎深入周軍縱橫奮擊斬馘甚衆及周遣大將王軌來赴結長圍連鏁於呂梁下流斷大軍還路摩訶謂明徹曰聞軌始鏁下流其兩頭築城今尚未立公若見遣擊之彼必不敢相拒彼城若立則吾屬虜矣明徹不從水路遂斷周兵益至摩訶又請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路若潛軍突圍未足爲耻願公率步卒乘馬輿徐行摩訶驅馳前後必使公安達京邑明徹曰吾爲總督必須身居其後相率兼行第馬軍宜須在前摩訶因夜發選精騎八千率先衝突自後衆

騎繼焉。比旦達淮南

隋竇榮定擊突厥史萬歲詣轅門。請自效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悅。因遣人謂突厥曰。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使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遂引軍去。

唐高祖率兵擊群盜至龍門縣。賊毋端兒衆數千人至城下。高祖親率十餘騎擊之。高祖連射七十發賊大敗。皆應弦而倒。明日斬首。築爲京觀。於屍上盡得所射箭。其妙如此。

太祖討劉黑闥。嘗於肥鄉列陣。太宗親率左右擊之。有一突厥勇壯絕人。直衝太宗。兩將接太宗。以天策上將大箭射之中心洞背應弦而斃。遂傳此箭於北蕃突厥見而驚歎。又嘗輕騎近出。遇三騎皆賊中驍勇有名者。舉搶而進。左右請避之。太宗不從。待其將至連發三矢相次。皆斃敵人。懾氣焉。

尉遲敬德善解避矟。每戰單騎入賊陣。賊矟攢刺。終不能傷。又能奪賊矟還以刺之。出入重圍。往返無礙。齊王元吉亦善馬矟。聞而輕之。欲親自試。命去矟兩以竿相刺。敬德曰。縱加刃。終不能傷。請勿除之。敬德矟謹當却刃。元吉竟不能中。太宗問曰。奪矟避矟何者難易。對曰。奪矟難。乃今敬德奪元吉矟。元吉執矟躍馬志在刺之。敬德俄頃三奪其矟。元吉素驍勇。雖相

歎異甚以爲恥。王世充領步騎數萬來戰。世充騎將單雄信。領騎直赴太宗。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賊徒稍却。敬德冀太宗以出賊圍。

薛仁貴領兵擊九姓突厥於天山將行高宗內出甲。令薛仁貴試之。上曰。古之善射有穿七重者。卿且射五重。仁貴射而洞之。高宗大驚。更取堅甲以賜之。時九姓有衆十餘萬。令驍健數十人。來挑戰。仁貴發三矢。射殺三人。自餘一時下馬請降。仁貴恐爲後患。並坑殺之。便就磧北安撫餘衆。擒其僞王葉護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九姓自此衰弱不復更爲邊患。

耳。舒翰有家奴曰左車。年十五六。有膂力。翰善傳。捨每追賊及之。以搶搭其背而喝之。賊驚顧。翰從而刺其喉。皆剔高三五尺而墮。無不死者。左車輒下馬斬首。率以爲常。

史敬奉形甚短小。若不能勝衣。至於野外馳逐。能擒奔馬。自執鞍勒。隨鞍躍上。然後羈帶矛矢在手。前無彊敵。甥姪及僮使。僅二百人。每以目隨。臨入敵。輒分其隊爲四五。隨逐水草。每數日各相遇。已而皆有獲虜。

逆賊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率鐵騎五千。臨城挑戰。龍仙健勇自恃。攀右足加馬髻上。嫚罵李光弼。光弼登城顧望。謂諸將曰。孰可取者。僕固懷恩請行。

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歷選其次左右曰。白孝德可光弼問所要幾何兵孝德曰。可獨往耳。光弼壯之終問所欲對曰。願選五十騎於軍門爲繼。兼請大軍鼓譟以增氣勢。他無所用。光弼撫其背以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截流而渡。龍仙見其獨來甚易之。足不降鬣稍近將動。孝德搖手示之。若使其不動。龍仙不之測乃止孝德呼曰。待中使余致辭非他也龍仙去十步與之言褻罵如初。孝德息馬伺便。因瞋目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耶曰我國之大將白孝德也龍仙曰是何猪狗。孝德發聲虓噉特矛躍馬而慱。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矢不暇發環走堤上孝德追及斬首携之而歸。

王敬堯魁傑沉勇多力善戰所用搶矢。皆以鈍鐵煆就。搶重三十餘斤。摧降破陣率以此勝。

宋太宗幸太原城西。督諸將麾兵發機石攻城初

帝選諸軍。勇士數百人。教以劒舞皆能擲劒空中。躍其身左右承之妙。絕無比見者無。不恐。俱會比戎。遣使修貢賜宴便殿因出劒士示之袒裼鼓譟揮刃而入跳擲。承接霜鋒雪刃。飛舞滿空。戎使見之。懼形於色。及是每巡城耀武必令劍舞。前導各呈其枝。賊衆乘城望之破膽

挑戰

春秋時。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單車挑戰示不欲崇和以疑晉之群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靡旌旌）（疾驅）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左車左也菆矢之善也）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兩師也掉正也示閒暇）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折馘斬耳）執俘將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張兩角從旁夾攻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

楚漢相持彭越數絕楚糧道項羽欲討越謂其將曹咎曰。謹守成皐。欲挑戰。謹勿與戰無令得東。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漢果數挑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曹咎怒濟兵汜水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貨賄。曹咎自剄汜水上。

前秦符堅遣將黃眉鄧羌等。率步騎討姚萇據黃落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說黃眉曰。傷弓之鳥落於虛發。窶頻爲晉將桓溫張平所敗。銳氣衰矣。今固壘不戰是窮寇也。窶性剛狠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且壓其壘窶必忿而出師可一戰而擒也。黃眉從之。遣羌率騎三千軍於窶壘以挑之。果怒盡銳出戰。羌僞不勝引騎而退。窶追之至于三原。羌回騎拒窶俄而黃眉至大戰斬之。盡俘其衆

宋蒼梧王遇弒沉屍江陵舉兵東下。分兵出夏口

據魯山既至有驕色以郢城弱小不足攻遣人告行郢州事柳世隆曰被太后令當蹔還都既相與奉国想得此意世隆荅曰東下之師久承声聞郢城小鎮自守而已攸之將去世隆遣軍於西渚挑戰攸之果怒令諸軍登岸燒郭邑築長圍攻之世隆隨宜拒應乘間婁破之

武德四年太宗圍王世充於東都竇建德自河北率兵十餘萬來援太宗自率步騎三千五百人趣武牢建德自滎陽西上築壘于板渚太宗以五百騎出武牢東二十餘里將挑戰先是李勣程齩音咬金秦叔寶令尉遲敬德執矟造建德壘下大呼致師賊衆大驚撓出兵數千騎太宗逡巡漸却遂引賊以入伏內李勣等奮擊大破之獲其大將殷秋石瓚斬首數百級

勢宜決戰

太祖圍王世充於洛陽旬餘不克將士皆思歸總管劇弘基等請班師太宗曰今者興兵正欲一勞永逸東道諸州望風歸附洛陽孤城何能支久功在垂成何乃棄之而去乃令諸軍曰王世充未破師必不還更有言班師者斬衆心乃定高祖知士率有歸志恐衆心離不堪持久密敕旋軍太宗抗表固請尅日當定高祖喜而從之果平世充

五代梁將劉剸攻司州朱友謙求援於晉晉遣將符存

畱。李嗣昭赴之。次河中晉營朝邑。時河中乂臣於梁。衷持兩端。及諸軍大集。芻粟暴貴。嗣昭懼其翻覆。將急戰以定勝負。居旬日。梁軍逼我營。會望氣者言西南有黑氣。如鬬鷄之狀。當有戰陣。存審曰。我方欲決戰而形於氣象。得非天賛欤。是夜閱其衆詰旦進軍。梁軍逆戰大敗之。追斬二千餘級。自是梁軍保壘不出

晉王存最進兵至胡柳陂。梁將賀瓌結陳而至。引兵據陂中土山。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欲領兵還營詰朝復戰。閻寶曰。王彥章騎軍已入漢陽山下。惟列步兵向晩皆有歸志。我盡銳擊之。敗走必矣。今若引退必爲所乘。我軍未集。更聞賊勝。即不戰而自潰也。凡決勝料情。情勢已得。斷在不疑。今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戰。設使餘衆渡河。匕朔非王有也。王其勉之

晉王聞之。愕然曰。微公幾失計矣。即引騎大譟奮。稍登山大敗梁兵。

臨危決戰

春秋時。孟明帥師伐晉。戰于彭衙。秦師敗績。秦伯猶用孟明。增修國政。重施于民。明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示必死也取王官及郊王官郊晉地也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隋末稽胡五萬餘人掠宜春。竇軌討之。行次黃欽山與賊相遇。賊乘高縱火。王師稍却。軌斬其部將十四人

援隊。中小帥以代之勒兵復戰軌自率百騎殿於軍後。令之曰聞鼓聲有不進者。自後斬之既而鼓之士卒爭赴敵。賊射之不能止。因大破之

昭宗時。幽州劉仁恭率軍士十萬寇魏州屠其郡梁將葛從周。自形臺馳入魏州。燕軍突之上水關。攻館陶門。從周與賀德倫。率五百騎出戰謂門者曰。前有敵不可返。顧命闔其門。從用等極力死戰大敗燕人。擒都將薛突厥。王鄫郎等翊日破其八砦追擊至臨清

戮力必戰

春秋時。晉師伐齊。陣于鞌晉。解張侯郤克鄭丘。緩為右及戰郤克傷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抗旗鼓故雖傷而擊鼓不息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烏閑反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摧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以其不識已推車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殿鎮也集成也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擐音患即莊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井必正文轡右援抱桴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晉師從郤克軍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山名

晉元帝時賊率杜曾聚兵數万命周訪擊之訪有衆八千曾銳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使將軍李常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

旗幟。魯畏訪先攻左右甄。魯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趙胤領其父。誘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胤馳馬告急。訪怒叱令更進。胤號哭還。自辰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勅不得輒動。聞鼓音乃進。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魯遂大潰。殺千餘人。遂定漢沔。

隋突厥沙鉢畧可汗。并弟葉護及潘那可汗寇掠而南。詔以達奚長儒爲行軍總管擊之。遇於周槃。衆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儒慷慨神色愈烈。爲虜所衝突散而復聚。且戰且行。轉鬬三日。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見骨。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突厥本欲大掠秦隴。既逢長儒。兵皆刀戰。虜意大沮。明日於戰處焚屍慟哭而去。

杜伏威聚徒數萬屯六合。煬帝遣右禦衛將軍陳稜以兵八千討之。稜不敢戰。伏威遺稜歸人之服。以激怒之。并致書號爲陳姥。稜大怒。悉衆而來。伏威逆拒自出陣前挑戰。稜部將射中其額。伏威怒指之曰。不殺汝我終不援箭。遂馳之。稜倚伏走奔其陣。伏威因入稜陣大呼。衝不所向。披靡復獲所射者。使其援箭。然後斬之。携其首復入。稜軍大潰。僅以身免。

唐太宗從唐高祖破突厥於馬邑。太宗手射殺特勒一人。由是賊退。

高祖拒歷山飛深入賊陣重圍數匝太宗望見之將輕騎突圍而進弓矢亂發殪數十人既接短兵所向必潰拔高祖於萬刃之中時騎兵已散高祖氣憒將戰太宗苦諫方止適會步兵至太宗奮擊大破之歷山飛魏刀完自號也

李光弼駐軍河陽自將於中潬城外置柵柵外掘塹闊二丈深亦如之賊將周摯捨南城併力攻中潬光弼命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光弼於城東北角植小紅旗下望賊軍賊恃衆直逼其城以車千乘載木龜蒙衝鬬樓撞車隨其後督兵填城下塹三面各八道過其兵又當塹開柵各置一門光弼遥望賊逼城使人語荔非元禮曰中丞看賊填塹開柵過兵居然不顧何也元禮報曰太尉擬守乎擬戰乎光弼曰戰元禮曰若戰賊爲我填塹復何嫌也光弼曰吾智不及公公其勉之元禮候柵開率其勇敢出戰一逼賊軍走退數百步元禮料敵陣堅雖出入馳突不足破賊收軍稍退以怠其寇而攻之光弼望其收軍大怒使人與元禮欲按軍令元禮云戰正忙與作何物良久令軍中鼓譟出寨門徒搏齊進賊大潰

後晉時契丹大舉入寇以杜重威爲都招討使至陽城遇虜圍晉師數重軍中乏水鑿井輒壞人馬渴死甚衆時晉師居下風將陣弓弩無所施符彥卿曰與其

束手受擒。曷若力戰。戰未必死。乃與張彥澤樂元福等引精騎擊虜。衆大敗。虜主乘橐駞以遁。獲車仗器械數萬計。虜自陽城之敗。大畏彥卿。或馬病不飲。齕必唾而呪曰。此中豈有符王耶。

驍勇敢前

西魏將王羆爲華州刺史。嘗修城未畢。梯在城外。時高歡遣將韓軌從河東霄濟襲羆。羆不知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羆尚卧未起。聞閤外淘淘有聲。羆便起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挺大呼而出。敵見之驚退。遂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衆遂遁。

後魏中山五英征義陽。傳末爲統軍。當長圍其南門。齊將馬仙埤連營。稍進欲解城圍。末乃分兵付長吏賈思祖。令守營壘。自將馬步騎千人。南逆仙埤賊俯射。末洞其左右股。末出箭復入。遂大破之。仙埤燒營卷甲而遁。英曰。公傷矣。且還營。末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雖國家一帥。柰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

後周河橋之戰。諸將退走。竇熾時獨從兩騎爲敵人追至芒山。熾乃下馬。昔山抗之。俄而敵衆漸多。矢下如雨。熾騎士所執弓。並爲敵人所射破。熾乃總叔其箭以射之。所中人馬。應絃而倒。敵乃相謂曰。得此三人未足爲功。乃稍引退。熾未其怠。突圍而出。

唐馬璘從李光弼攻賊洛陽賊將史朝義自領精兵拒王師于北邙營壘如山旌甲耀日諸將愕然不敢動璘獨率所部橫戈而出入賊陣者數日賊因披靡潰去副元師李光弼壯之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有雄健如馬將軍者

唐廣德初僕固懷恩誘吐蕃八寇代宗避狄陝州馬璘即日自河右轉鬬戎虜間至于鳳翔時蕃軍雲合鳳翔節度使孫志直方閉城自守璘乃持滿外向突入懸門不解甲背城出戰吐蕃奔潰璘以勁騎追擊斬俘數千計血流于野由是雄名益振代宗還宮召見慰勞之

李靖擊吐谷渾請薛萬徹同行及至賊境與諸將各率百餘騎先行卒與虜數千相遇萬徹單騎馳擊之虜無敢當者還謂諸將曰賊易與耳躍馬復進諸將隨之斬數千級人馬流血勇冠三軍

宋魏能咸平中爲鎮定高陽關三路前陣鈐轄胡騎三萬餘復來寇能率州軍陣于南關門又令其子正與都監劉知訓間道斷賊行勢邀戰數十合賊退薄西山追擊走之獲其器械十八萬戎人常謀入抄能伺知即發兵逆擊之生擒首帥斬殺殆盡

馬知節平劍州還及三泉詔與王繼恩討賊繼恩責勢自任惡知節不附已遣守彭州配以羸兵三百彭之

舊卒悉召還成都。知節累乞師繼恩不之聽。賊十萬衆攻城。知節率兵力戰。自寅至申。衆寡不敵。士多死者。逮暮退守州廨慨然歎曰死賊手非壯夫也。即橫槊潰圍而出。休於郊外。黎明救兵至。遂鼓譟以入賊黨敗去。

耿全斌從征大原還。遇虜于滿陰追擊至徐河。因據水口要害。遷補車騎副兵馬使。又改雲騎軍使屯瀛州與虜戰所乘馬兩中流矢死。凡易三乘。戰不却賊爲引去。

陷陣摧堅

晉襄公以狠膻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汝爲難（欲共殺先軫）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周忠周書也明堂廟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死而不義非勇也。子姑待之。及彭衙之役。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屬屬已兵）晉師從之大敗秦師。

吳伐楚陽勾爲令尹。卜戰不吉（楊勾穆王魯孫令尹子瑕）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子魚公子魴也順流而下易用勝敵）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得吉兆）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餘皇舟名）

唐初段志玄從劉文靜拒屈突通于潼關文靜爲通將

桑顗和所敗軍營已潰志玄率二十騎赴之擊殺數十人而還爲流矢中足慮衆心動忍而不言更入賊陣者再三顗和軍亂大軍因此復振擊大敗之

薛仁貴梁建方契苾何力於遼東與高麗大將溫沙門戰於橫山仁貴足馬先入莫不應弦而倒高麗有善射者於石城下射殺十餘人仁貴單騎直往衝之其賊弓矢俱失手不能舉便生擒之

契苾何力與梁州都督李大亮將軍薛方均同征吐谷渾軍次赤川萬均率騎先行爲賊所攻兄弟皆中槍墮馬徒步而鬬死者兵士十六七何力聞之將數百騎馳往突圍而前縱橫奮擊賊兵披靡萬均兄弟由是獲免

天寶之亂賊將史朝義領僞騎十萬陣於昭覺寺賊皆殊死決戰短兵既接相殺甚衆官軍驟擊之賊陣不動魚朝恩令射生五百人下馬弓弩亂發多中賊而死陣亦如初鎮西節度使馬璘曰事急矣遂援旗而進單騎奔擊奪賊兩牌突入萬衆之中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而入朝義大敗斬首一萬六千級生擒四千六百人降其三萬二千人轉載于石榴園老君廟賊黨又敗入馬躁踐填於尚書谷朝義輕騎而走

天寶末吐蕃入寇報新城之役晨壓官軍衆寡不敵王忠嗣單馬進左右馳突當者無不辟易出而復合殺

敎百人。賊衆遂亂。三軍翼而擊之。吐蕃大敗。

五代晉皇甫遇拜滑州節度使。虜率衆屯邯鄲。遇與安審琦慕容彥超等禦之。遇將渡漳河。虜前鋒大至。遇引追轉鬬二十里。至鄴南榆林店。遇謂審琦等曰。彼衆我寡。走無生路。不如血戰。遂自辰及未。戰百餘合。所傷甚衆。遇所乘馬中鏑而斃。遇有親僕杜知敏以馬授遇。遇得馬復戰久之。稍解。顧杜知敏已爲虜獲。遇謂彥超曰。知敏倉皇之中。以馬輟我。義也。安可使陷於賊中。遂與彥超躍馬取知敏而還。胡騎壯之。俄而生軍復合。遇不能辨。時審琦已至安陽河。謂首將張從恩曰。皇甫遇等未至。必爲虜騎所圍。若不急救則成擒矣。從恩曰。虜勢甚盛。無以抵捂。將軍獨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命也。設若不濟。則與之俱死。若失此二將。將何面目以見天子。遂率鐵騎北渡赴之。虜見塵起。謂救軍併至。乃引去。遇與彥超中數槍得還。時諸軍歎曰。此三人皆猛將也。

晉王存勗舉兵擊梁救趙。進軍栢鄉五里。遣周德威先以胡騎進薄梁營。梁將韓勍等精兵三萬。鎧甲皆被緙綺金銀炫燿。晉人望之懼形於色。德威謂李存璋曰。賊志在不戰。欲以兵甲耀威耳。乃遣存璋諭諸軍曰。爾見此賊軍否。是沐州天武徒兒。皆屠沽傭販虛有其表。徒被精甲。十不當一。擒獲足以爲貨。德威自

率精騎擊其兩偏。左馳右決出沒數四。是日獲百餘人。賊遂渡河而退。

宋　咸平初契丹入寇張凝率部兵設伏於瀛州西出其不意腹背奮擊捽身陷虜陣。凝子昭遠從行。纔十六歲即單騎疾呼突入虜中披靡而出。左右披靡不敢動。

表裏夾攻

春秋時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北制鄭邑今河南成皐縣一名虎牢）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徒步兵也軼突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嘗試也勇則能往無剛不能退）君爲三覆而待之。（覆兵伏也）戎輕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民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祝聃鄭大夫）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爲三部兵而速奔以祝聃使勇而無剛者先犯戎走祝聃死逐之戎前人及遇二伏兵至後伏兵起我還應受敵故曰衷戎師殪死也）

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鄾。三逐巴師不克。（二甥皆楚鄾大夫）鬬廉衝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衝橫也分巴師爲二部鬬廉橫陳於其間以與鄾師戰而爲北）鄾人

逐之皆巴師而夾攻之（楚師僞走鄧師逐之皆巴師攻之楚師自前還與戰）鄧師大敗鄧人胥潰

後漢初光武遣王霸馬武擊河南賊周建於垂惠賊帥蘇茂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武恃霸之援戰不甚力爲茂建所敗武軍奔過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閉營堅壁軍使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馬武也）與吾相持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收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敝乃可敗也茂建果悉兵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髮請戰霸知士心銳乃開營後出軍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敗亂走

武德三年七月詔秦王世民督諸軍擊王世充世民移屯青城宮營壘未立世充率衆二萬自方諸門出而憑故馬坊垣壍臨穀水以禦大軍諸將甚懼秦王以精騎陳於北邙山親登魏宣武陵以望之謂左右曰賊勢迫矣悉衆而出利在一戰今日破之其後不能出兵乃令屈突通率步兵五千渡水以擊之誡通曰待兵交即放煙吾當率騎軍南下兵纔接煙作秦王以騎衝之挺身先進與通表裏合擊俘斬七千人

武德三年十月羅士信取千金堡。秦王令屈突通守之王世充自來攻堡。通惧舉烽請救。太宗度通力堪自守且緩救。以驕世充。通舉三烽已急。秦王方出援之左右未獲從。以兩騎而進。遇賊騎將葛彥璋射之應弦而墜。擒之於陣後軍亦繼至。通軍復振。表裏奮擊世充大敗。幾獲世充。

秦王討薛仁杲。營中無水。人馬不飲者數日。賊將宗羅睺攻之愈急。太宗度賊已疲。復謂諸將曰。彼氣衰吾當取之。必矣。申令諸軍遲明合戰。復令將軍靡王陣於淺水原。南出賊之右。以先餌之。賊將宗羅睺併軍共戰。王軍將敗。既而太宗親御大軍。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羅睺望見。獲回師相拒。我師表裏齊奮。呼聲動天地。羅睺氣奪。於是大潰。斬首數千級。授澗谷而死者。不可勝計。

肅宗初。逆賊安慶緒遣嚴莊。悉其衆十萬來赴陝。以抗官軍。賊聞官軍至。悉其衆屯於陝西。負山爲陣。郭子儀以大軍擊其前。回紇登山。乘其背。遇賊潛師於山中。與鬬過期。大軍稍却。子儀麾回紇令進。盡殺之。師馳至其後。於黃埃中。發數十箭。賊驚顧曰。回紇來。即時大敗。僵死遍山澤。

至德六年。賊安慶緒遣嚴莊助張通儒拒官軍於陝。李嗣業郭子儀討賊。遇於新店。力戰數合。我師初勝而

後敗嗣業遂急應接回紇從南山望見官軍敗曳白旗而下乃抵賊背穿賊陣過賊陣西北角先陷嗣業又率精騎前擊表裏齊進賊衆大敗走河北。

乘勝破敵

晉杜預襲吳樂鄉虜都督孫歆州郡皆望風歸命奉送印綬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燕樂毅藉濟西一戰以併強齊今王師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也遂指授群帥直指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遂平吳先議者慙而謝焉。

東晉將周訪討賊杜曾曾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訪曰曾驍勇能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赴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漢沔。

十六國蜀李特攻晉將張徵軍潰特議欲釋徵還涪諸將進曰徵軍速戰士卒傷殘智勇俱竭宜因其敗遂擒之若舍而寬之徵養病收亡餘衆更合圖之未易也特從之復追攻徵潰圍走特遣將水陸追之遂害徵生擒徵子存以徵喪還之。

唐武德初劉武周據太原使其將宋金剛屯河東太宗往征金剛遁走太宗追擊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轉戰十合士卒疲敝至高壁嶺總管劉弘基執馬諫曰糧已竭士卒疲頓且停營待兵

糧咸集而後戰。太宗曰。功者難成而易敗。机者難得而易失。金剛走到汾州。衆心已沮。我及其未定。當承其勢擊之。此破竹之義也。如是更遲留。賊必生計。此失机之道也。遂策馬去。諸軍乃進。莫敢以飢爲辭。夜宿於雀鼠谷之西原。太宗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軍中苦飢。此夕惟有一羊。太宗撫將士與之同食。三軍感恩。皆飢而思奮。明日趨汾州。金剛列陣南北七里。以抗官軍。太宗遣總管李勣等。當其北　長孫等。當其南。親御大軍以臨之。諸軍戰。小却。爲賊所乘。太宗率精騎三千。直趨金剛。賊衆大潰。遂破之。太宗破薛仁杲。將宗羅睺於高撅。乘勝帥二千餘騎追之。實軌嘗諫曰。仁杲猶據堅城。雖破羅睺未可輕進。請按兵以候其變。太宗曰。慮之久矣。破竹之勢。不可失也。賊大軍已散。餘衆何足爲慮。兇黠之計。盡於此矣。遂率衆而進。至夜半。軍臨賊城。守垣者皆亂。爭自投而下。仁杲窮蹙。開門請降。

郭子儀僕固懷恩擊賊將李歸仁大破之。日暮。懷恩謂子儀曰。賊必棄城走。請以二百騎追之。縛取李歸仁。子儀曰。賊必棄城走。請將軍戰亦疲矣。且休。白乾真安守忠張通儒子儀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追明而圖之。懷恩曰。歸仁守忠天下驍賊也。驟勝而敗。此天與我也。柰何縱之。不取。若使得衆復爲我患。雖悔無及。夫戰尚速。何明日爲。子儀固止之。令遲營。

懷恩又固請往。而復返。一夕四五起。遲明諜至。守忠等果遁。

朱泚之亂賊驍將張庭芝。逼柵求戰。李晟謂諸將曰。吾恐賊不出。今冒死而來。天贊我也。勒諸將縱兵擊之。時駱元光領華州兵營在　北。兵少賊併力攻晟。遣李演孟華以精卒救之。中軍鼓譟演。力戰大破之。遂入光泰門。再戰又敗之。殭屍滿地。翌日將復出師。諸將請待西軍至。則左右夾攻。晟曰。賊既傷敗。須乘勝撲滅。若俟其有備。豈王師之利耶。晟乃號令誓師畢。陣於光泰門外。使王佖李演率騎軍史萬頃領步卒直抵苑牆。先是夜使人開苑牆二百餘步。至是賊已立木柵。賊倚柵拒戰。晟叱軍士曰。安得縱賊如此。當先斬公等。萬頃懼先登拔柵而入。王佖騎軍繼進。賊奔潰。大軍分道並入。驅蹙至于白華。忽有賊騎千餘出於官軍之背。晟以麾下百餘騎馳入左右。呼曰。相公來賊聞之驚潰。官軍追斬不可勝計。朱泚姚令言遁走。其餘兇黨相率來降。

乘機破敵

蜀將孟逵降魏。以逵領新城太守。逵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謀洩將舉兵。司馬懿乃潛軍進討。諸將皆言逵與二賊交結。審察而後動。懿曰。孟逵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及其未定往決之。倍道兼行八日到城下。吳

蜀各遣將救達。分兵拒之。初達與諸葛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吳二千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已固諸軍足辦吾無患矣。及兵到達曰。吾舉事八日。兵至城下。何神速也。懿八道攻之。尋斬達。

唐高祖討宋老生。太宗親與公子建成分路追兵。時方中夜。太宗馳入深谷。遂失道。下馬步上。久而得路。及兵回。高祖乃令太宗自爲戎侯。將輕騎夜發。行前。遲明至霍邑城下。恐宋老生不出戰。遂大言激怒之。及兵至。高祖曰。兵疲未食。恐不可戰。甚欲停營。太宗曰。機不可失。未破趙會食。豈得下營。先食乎。高祖乃與公子建成當東面。令太宗當南面。部分繞定。老生出兵交戰。左軍遂敗。太宗與軍頭段志玄。躍馬先登。深入賊陣。敵人矢下如雨。太宗爲流矢所中。拔而復戰。衝突其陣後。憤氣彌厲。手殺數十人。兩刃盡缺。血流入袖。灑而復戰。老生遂大敗。

太宗討薛仁杲。既剋諸將奉賀。因問曰。始大王野戰破賊其主。尚保堅城。王無攻具。輕騎騰逐。不待步兵。徑薄城下。咸疑不剋而竟下之。何也。太宗曰。此以權道迫之。使其計不暇發。以故剋也。宗羅睺恃往之勝。兼復養銳。日久見吾不出。意在相輕。今喜吾出。悉兵來戰。雖擊破之。擒殺蓋少。若不急躡。還走投城。仁杲收

而撫之。則便未可得矣。且其兵衆。皆隴西人。一敗披退。不及回顧。散歸隴外。則析壞自虛。我軍隨而迫之。所以惧而降也。此可謂成筭諸君盡不見耶。諸將曰。此非凡人所能及也。

乘風雨破敵

後漢楊璇爲零陵太守。時蒼梧賊攻邦州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製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排滿拜及繫布索於馬尾。及爲兵車專控弓弩。及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火燒布。然馬驚奔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賊大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郡境以清。

永平中匈奴殺後部王安得攻金滿城。戊己校尉耿恭乘城轉戰。會天大風雨。隨而擊戰。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有神。真不可畏也。遂解去。

唐蘇定方驍悍多力。爲折衝。隨李靖襲突厥。顚利於磧口。定方率二百騎爲前鋒。乘霧而行。去賊一里。忽然霧歇。見牙帳。遂掩襲之。頡利很狽散走。

梁將王琳大治舟艦。引兵東下。時攻陳霸先。遣侯瑱拒之。瑱以琳軍威方盛。乃引軍入蕪湖避之。是時西南風急。琳自謂得天助。直趨建康。侯瑱等引兵徐出蕪湖。以躡其後。比及兵交。西南風飄爲瑱用。琳兵攣火炬以燒陳船者。則皆返燒其船。琳兵潰亂。投水死者

十二三。其餘皆棄船上岸。爲陳軍所殺殆盡。

後魏太武征赫連昌師次城下。收衆僞退。昌鼓譟而前。會風雨從東南來。沙塵昏宴。宦者趙倪進曰。今風雨從賊後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將士飢渴。願且避之。更待後日。崔浩曰。不可。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已離絶。宜分軍隱山掩擊。不意風道人在豈有常也。從之。分騎奮擊。昌軍大潰。

隋將皇甫綰屯兵一萬在抱罕。薛舉選精銳二千人襲之。與綰軍遇於赤岸。陳兵未戰。俄而風雨暴至。初風逆舉陣。而綰軍遇不擊之。忽返風正逆綰陣。氣色昏昧。軍中擾亂。舉策馬先登。衆軍從之。隋軍大潰。綰抱

罕。

後晉時契丹入寇。杜重威領大兵至白團衙村下營。賊騎環繞之。奇兵出寨後。斷糧道。是夜東北風大起。至旦猶甚。破屋折木。營中掘井竈壞。人馬俱飢。契丹主令其衆曰。晉軍止此耳。當盡擒之。命鐵鷂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擊。晉軍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晉軍憤怒大呼。招討使何不用軍。而令士卒徒死。諸將咸請戰。重威曰。俟風稍緩。徐觀可否。李守貞曰。此風助我也。彼衆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少。奮命搏鬬。彊者必勝。俟風止。我無噍類矣。即呼曰。諸軍齊力擊賊。又謂重威曰。令公善守禦。守貞以中

軍突死矣張彥澤召諸將問計。藥元福曰。軍中飢渴已甚若俟風反出戰吾屈爲虜矣。虜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以擊之。此亦兵家詭道也。符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殉國。乃與元福等引精騎出西門擊賊諸將繼至。契丹却數百步。彥卿謂守真曰。其曳隊往來乎。直前奮擊。以勝爲度乎。守真曰事勢如此。安可回鞚。宜長驅取勝耳。彥卿等躍馬而去。風勢益甚。昏晦如夜。乃擁萬餘騎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

散衆

後漢初河南賊張步據齊地。漢將耿弇討敗之。步肉袒貢弇鑌於軍門。弇傳步詣行在所。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弇乃平城陽琅琊高密膠東東萊北海齊千乘濟南平原泰山臨淄）時步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十餘兩。弇令降軍各以郡人詣旗下。皆罷遣軍人令歸鄉里。齊地悉平

後魏末河北賊葛榮爲魏將尒朱榮所擒。餘衆悉降。以賊徒既衆。若即分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乃下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群情喜悅。兵即四散。數十萬衆一時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帥。量才授用。親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

武經總要後集卷之十

豫章新喻李鼎長卿訂

金陵對溪唐富春校梓

兵貴有繼兵無繼必敗附

救兵　力少分軍必敗　兵多宜分軍相繼

上速　示緩攻敵有緩急附　示弱　示彊

示閒暇　設詐誤敵　示疲

素備　先設備取勝戒不備附

兵貴有繼兵無繼必敗附

後漢初張步據齊地十二郡。漢將耿弇討之。壁於臨淄。步與三弟藍弘壽及大彤渠帥重異等兵。重姓異號名也

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弁先出淄水上與重
異遇突騎欲縱弁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
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步氣盛直攻弁營與
弁裨將劉歆等合戰弁升王宮懷臺望之（齊王宮中之懷臺也東觀記作環臺）臨淄本齊國所都即
步陣於東城下大破之
呂布從東緤與陳宮將萬餘人來與曹公戰時兵皆出
取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曹公乃令婦人守陴
悉將兵距之屯西有大隄其南林木幽深布疑有伏
兵乃相謂曰曹公多詐勿入伏中引軍南屯十餘里
明日復來曹公隱兵堤裡出半兵堤外布益進乃令

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乘堤步騎俱進大敗之
魏大將軍曹休從皖口深入與賊戰賈逵度賊無東關
之備必幷軍於皖乃部署諸將水陸俱進行三百里
得生賊言休戰敗孫權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
或欲待後軍逵曰休軍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
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
此合疾進出其不意所謂先人以奪其心賊見吾兵
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
設旗鼓爲疑兵賊見逵軍遂退
蜀將姜維圍狄道魏將陳泰等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
至狄道西南高山之上多舉烽火鳴鼓角城中見救

者至皆憤勇。維謂救兵當須集衆乃發。而卒聞已至。謂有奇變宿謀。上下震懼而去。

兵無繼必敗

唐契丹李盡忠孫萬榮叛。有詔王孝傑起白衣爲清邊總管。統兵十八萬討之。孝傑軍至於夾石谷遇賊。道險。虜甚衆。孝傑率精銳之士爲先鋒。且戰且行。及出谷。布方陣以撼賊。後軍總管蘇宏暉。畏賊衆。棄甲而遁。孝傑既無後繼。爲賊所乘。營中潰亂。孝傑墮谷而死。兵士被殺殆盡。時張說爲節度管書記。馳奏其事。則天問孝傑敗亡之狀。說曰。孝傑忠勇敢死。深入賊境。以少衛衆。但爲後援不至。所以致敗。

兵多宜分軍相繼

東魏大將高歡。大舉以伐西魏。將渡浦津。其將薛琡曰。西賊連年飢饉。但宜分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來年麥秋。人衆盡應飢死。西賊自然歸降。願無渡河也。侯景亦曰。今者兵衆極大。萬一不捷。卒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高歡皆弗聽。遂有沙苑之敗。

救兵

春秋時楚伍員與申包胥友。（包胥楚大夫）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復報也）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

長蛇以荐食上國。荐數也言吳貪害如蛇豕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五百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子蒲曰。吾未知吳道。道由法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稷沂皆楚地

力少分軍必敗

漢初黥布反渡淮擊楚。楚發軍與戰。徐僮間楚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兵。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人素畏之。且兵法自戰其地爲散地。今別爲三軍。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楚將不聽。布破其一軍。二軍散走。遂西與高帝兵遇於蘄西。大戰。帝軍敗走。

後漢初漁陽太守彭寵反。自將一萬餘人攻幽州刺史朱浮於薊。光武使將軍鄧隆救薊。隆軍路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使者曰。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得相及。比若還。此軍必敗矣。寵果盛兵臨河以拒隆。又別發輕騎二千襲其後。大破之。隆軍去朱浮遠。遂不能救。引而去。

吳漢討公孫述。乃進軍攻廣都。拔之。光武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攻。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進逼成都。去城十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

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使責漢曰公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而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表吉攻漢使別將攻尚漢敗入壁豐圍之漢乃召諸將勵之曰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以無餘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立幡旗使炮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分軍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辰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於是引還廣都晉劉尚拒述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悉步騎赴之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成都廣都之間八戰八克

蜀先主引兵東下伐吳魏文帝聞備立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權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包原隰險阻而爲軍者爲敵所擒此兵家之忌也緩急不相救一軍潰則衆心恐矣數日果聞備敗

梁將王僧辨討侯景與陳霸先會于曰苧湾進赴姑熟次蔡洲景登石頭城望官軍之盛不悅密謂左右曰彼軍上有如是紫氣不易可當因率鉄騎萬人聲鼓而進霸先謂僧辨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首尾相

應賊今送死欲爲一戰我衆彼寡宜分其勢僧辨然之乃以彊兵勁弩攻其前輕銳躡其後大兵衝其中景遂夜潰棄城而遁

魏末賊莫折後幟所在寇掠郡縣州人李賢率鄉兵與涇州刺史史寧討之後幟列陣以待賢謂寧曰賊結聚歲久徒衆甚多數州之人皆爲其用我若總爲一軍併力擊之彼既同惡相濟理必總萃於我勢既不分衆寡莫敵我便救首尾無以制之今若令諸軍分爲數隊多設旗幟揩角而前以脇諸柵公既統精兵直指後幟按甲而待莫與交鋒後幟欲前則憚公之銳諸柵欲出則惧我疑兵今其進不得戰退不得走以待其懈而擊之必破後幟一敗則衆柵不攻自拔矣寧不從戰類北賢方率數百騎經後幟營收其妻子童僕五百餘人并輜重等屬後幟與寧戰勝方欲追奔忽遇賢方棄寧而與賢接戰遂大敗後幟單騎奔走

前秦符堅遣將呂光領兵伐龜茲光軍其城南五里爲營深溝高壘廣設疑兵以木爲人被之以甲羅之壘上龜茲王帛純嬰城自守乃傾國實持請諸國來救溫宿尉頭等五國合七十餘萬衆以救之胡便弓馬善矛稍前如連鎖射不可入衆甚憚之諸將咸欲每營結陣按兵拒之光曰彼衆我寡營又相遠勢分力

散非良策也於是遷營相接陣爲勾鎌之法精騎爲
遊軍彌縫其闕戰於城西敗之鼎純遁走王侯降者
三十餘國

分敵勢破之

項籍圍漢王於滎陽漢將紀信詐降而漢王得出走入
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
歲漢常屢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若領兵南走王深
壁令守滎陽成皐間且得休息韓信等輯河北趙地
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
多而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
計出軍宛葉間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深

壁不戰終以此敝楚也

晉武帝欲滅吳以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祜上疏曰蜀
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幷之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
周今不於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不可長久今若引
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
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
誤之以一偶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危形散所備皆急
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
爲國無有內外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
無有寧息孫皓與下多忌將疑於朝士疑於野無有
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終不能齊

力致死已可知也軍不踰時必可尅矣帝納之終以此勝吳

後魏賀拔岳討万侯醜奴尋棄岐州北走安定會朱天光方自雍至天光與岳合勢宣言今氣候已熱非征討之時至秋凉更圖進取醜奴聞之遂以爲實分遣諸軍散營衆於岐州北百里使太尉侯元進據險設柵岳知其勢分密與天光嚴備昧旦攻圍元進柵拔之即擒元進自餘綏撫悉降又輕騎追醜奴及之於平凉一戰擒之

貞元九年朝廷築塩州城慮爲吐蕃掩襲詔劍南節度使韋臯發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臯命大將重勔張芬出西山及南道破峨和城通鶴軍焚定廉城凡平堡柵五十餘所城之二旬而畢其後替普北寇靈朔又令臯出兵深入乃令陳泊等出三奇路崔堯臣出龍溪石門路仇冕等趍吐蕃維州城邢玭等趍雞棲老翁城高倜等趍故松州韋良金等出雅功黎嶲路王有道等過大渡河入蕃界陳孝孫等進攻昆明城諾齊城自八月出軍齊入至十月破蕃兵十六萬生擒六千斬首萬餘級轉戰千里蕃軍連敗

唐末朱全忠遣氏叔琮等將兵五萬攻李克用入自太行魏博都將張文恭入自磁州新口葛從周以充鄆兵會成德兵入自土門洺州刺史張歸厚入自馬嶺

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入自飛狐權知晉州侯言以慈隰晉絳兵入自陰地叔琮入天井關進兵昂車沁州刺史蔡訓以城降河東都將蓋璋詣侯言降叔琮拔澤州刺史李存璋棄城走叔琮進攻潞州昭義節度使孟遷降之河東屯將李審違王周將步軍一萬騎二千。詣叔琮降。叔琮進趣晉陽出石會關營於洞渦驛張歸厚引兵至遼州遼州刺史張鄂降別將白奉國會成德兵自井陘入（陘音邢州名屬鎮州）拔承天軍與叔琮烽火相應叔琮等引兵抵晉陽城下。數挑戰城中大恐。李克用登城備禦不遑飲食。時汴軍既衆芻糧不給。久雨士卒瘧病全忠乃召兵還。

上速

春秋時舒鳩人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舒鳩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先至舒鳩）子彊息亘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五人不及子木與吳相遇而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居是兩軍之間）子彊曰。久將墊隘。乃禽也。不如速戰（墊隘慮水雨）請以其私幸誘之簡師陳以待我（簡后精兵駐后爲陣）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視其形勢而救助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擒。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吳還逐五子至其本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滅之。

宋華登以吳師救華氏（登前軍奔吳）齊烏枝鳴戍宋。（烏枝鳴齊大夫）

厨人濮曰濮宋厨品大夫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　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齊師宋師敗吳師於鴻口。

宋地

蜀將孟達降魏上朝以達領新城太守達反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謀洩時司馬懿秉政恐達速發爲書紿以安之達得書猶豫不決懿乃且潛軍進討諸將皆言達與二賊交結宜審察而後動懿荅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討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蘭寨以救達懿分諸將拒之初達與諸葛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吳二千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懿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劉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遂斬達。

後秦姚萇與符登相持萇將荀曜有衆萬人密引符登萇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謹於輕敵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既失利而更逼賊必有由也萇聞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遙據吾東必荀曜孺子與之連結也事

久禍成其変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孺子謀之未就好之未深散敗其事耳進戰大敗之

武后初徐敬業舉兵於江都稱康復皇家以盩張流反厔竹乙反尉魏思温爲謀主問計於思温對曰明公既以太后幽縶少主志在康復兵貴拙速宜早度淮北親率大衆直入東都山東將士知公有勤王之舉必以死從此則指日刻期天下必定敬業欲從其策薛璋又說曰金陵之地王氣見矣宜早應之兼有大江其險足以自固請且收取常潤等州以爲王霸之業然後率兵北上鼓行而前此則退有所歸進無不利實爲良筭也敬業以爲然乃自率兵四千人南渡以擊潤州思温密謂杜永仁曰兵勢宜合不可分今敬業不知并力渡淮率山東之衆以合洛陽無能爲也果敗

李靖征蕭銑集兵於夔州銑以時屬秋潦江水泛漲三峽路險必謂靖不能進遂休兵不設備九月靖乃率師而進將下峽諸將皆請停兵待水退靖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兵始集銳尚未知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縱彼知我倉卒召兵無以應敵此必成擒也銑果大懼而降

唐莊宗命將征蜀以康延孝爲先鋒排陣斬砍使破鳳州收固鎮克興州取蜀三招討兵於三泉所俘皆諭

而釋之。自是晝夜兼行。王衍自利州奔歸成都。斷桔
栢津以絕追軍。延孝復造浮梁以渡。進收綿州。王衍
復斷綿江浮梁而去。水泛無舟楫可渡。延孝謂招討
使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乘王衍破膽之時。
人心離沮。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即迎降不暇。如俟
修繕津梁。便留數日。若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儻
延旬浹則勝負莫可知也。宜促騎渡江。因與李嚴乘
馬浮江。於時得濟者僅千人。步軍溺死者千餘人。延
孝既濟。長驅過鹿頭關。進據漢州。遂平蜀。

後唐明宗將如汴州。至滎陽。宣武節度使朱守殷疑懼。
孫晟勸守殷反守殷。遂乘城拒守。帝遣范延光諭之。
延光曰。若不急攻則汴城堅矣。願得騎兵五百臣先
赴之。則人心必駭。明宗從其請。延光自酉時至夜半
馳二百餘里。奄至城下。與賊交鬬。翌日守陴者望見
乘輿乃相率開門。延光乃入與賊巷戰盡殲其黨

建隆元年李筠反謀已決。樞密使吳延祚白其事。且告
太祖曰。潞城巖險。且有太行之阻。賊若保之。未可以
歲月破筠素輕銳。若速舉兵擊之。彼必出關。但離巢
穴即成禽矣　上從其言。遂親往次滎陽西京留守
向拱勸上濟大河踰太行。乘其未集。誅之。儻稽旬浹
恐賊愈滋。攻之難為力矣。趙普亦曰。兵尚拙速。不貴
巧遲。倍道兼行。掩其未備。可一戰而尅也。若使堅壁

固守。老我師徒饋運險艱。

上納之六月已朔上至澤州召控鶴左有都指揮使馬全義問計策全義請幷力急攻且曰緩之恐生變上命諸軍奮擊親帥衛兵繼之辛已克其城

示緩攻敵有緩急

秦伐韓趙令趙奢將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奢善食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必矣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奢縱兵擊破之。遂解閼與之圍

曹操征張繡荀攸曰繡以游軍仰食於劉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以待之可誘而致若急之勢必相救。操不從遂進軍與繡戰表遂救之。操敗。

曹操既克鄴。素尚表熙遂奔遼東有衆數千。時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曹公破烏桓或說公遂征之尚熙可擒。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其首不煩兵矣。公引兵還康果斬尚熙傳送其首諸將或問公還而斬熙尚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熙。我急之則并力。緩之則相圖其勢然也。

示弱

春秋時楚武王侵隨。隨國今義陽隋縣使遠章求成焉。遠章楚大夫也軍於瑕以待之。瑕隋地隨人使少師董成。少師隨大夫董王也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鬬伯比楚大夫令尹子文之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離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羸弱也王毀軍而納少師。從伯比之請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信楚弱也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楚師次於句筮。從西界也使廬戢黎侵庸。戢黎廬大夫及于方城。方城庸地庸縣東有方城亭庸人逐之。囚子相窓。窓戢黎官屬三宿而逸。曰。庸帥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還復句筮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蚡冒楚武王父又與之遇。七遇皆北。軍走曰北惟裨儵魚人實逐之。裨儵魚庸三邑輕楚故但使三邑人逐之也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馹師車也臨品地名分爲二隊。隊部也兩道攻之子越自石溪。子具自仞。以伐庸。子越鬬叔秦人巴人從師楚盟。蠻見楚強故遂滅庸。傳言楚有謀臣所以興

戰國趙將李牧常居代郡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

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設間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單于爲盜急入堡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堡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以失然匈奴謂牧爲怯。趙王讓牧。牧如故。王怒。使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失以多。復遣牧。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兵車得千三百乘。騎萬三千。疋。百金之士五萬。控弓弩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入。佯走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而來。牧多爲奇陣。張左右以擊之。破殺匈奴十萬餘騎。單于奔走十餘

歲不敢近邊。

韓魏相攻。齊相田忌率兵伐魏。魏將龐消聞之。釋韓而歸。齊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皆悍勇而輕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趨利者蹶上將。（蹶猶挫也）五十里趨利者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龐消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卒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併行逐之。（併必正反）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傍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消死於此樹下。於是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消夜至斫

樹下見白書乃舉火燭之讀書未畢齊軍弩俱發軍大亂龐涓乃自刎

前漢韓王信反亾走匈奴與匈奴謀攻漢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使人覘匈奴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匿藏）但是老弱及羸（力爲反）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帝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誇矜見所長（見示也）今臣往徒見羸胔老弱（胔音貴謂死者之肉也一說胔讀睿瘦）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三十餘萬衆兵已行帝怒以爲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

後漢末孫策攻陳登於匡崎城賊初到旌甲覆水羣下咸欲引軍避之登乃閉門自守示弱不戰將士徼枚寂若無人登城觀形勢知其可擊乃申命士衆宿整兵器昧爽開南門引軍指賊營步騎抄其後賊周章方結陣不得還船登縱兵乘之遂大敗

陳霸先討杜龕以侯安都居守齊軍乘虛入據石頭遊騎至於關下安都閉門寢旗幟示之以弱且令城中曰有登陴看賊者斬及夕賊收軍還石頭安都夜令士卒密營禦敵之具明晨賊騎又至安都率甲士三百人開東西掖門與戰大敗之賊乃退不敢逼臺城

後周末楊堅作相尉遲迥拒命堅遣將于仲文率兵定

關東次蓼堤。迴將檀讓擁衆數萬人。仲文以羸師出戰。讓悉衆來拒。仲文僞北。讓軍頗騎。於是遣精兵左右翼擊之。大敗讓軍。進攻梁郡。迴守將劉子寬乘城遁走。

晉末賊孫恩作亂。出海鹽。劉裕築城于故海鹽。賊日來攻城。內兵少。裕乃選敢死士擊走之。時雖連勝。裕深慮衆寡不敵。乃一夜偃旗示以羸弱。觀其不備奮擊大破之。

隋末賊帥孟讓衆十餘萬屯盱眙。煬帝遣王世克拒之。保都梁山不與戰。乃宣言士卒亾叛。使賊中聞之。讓果大笑曰。王世克文法吏。何能爲將。吾當生縛之於是進攻其柵。世克與戰。佯不勝。讓益輕之。乃分兵虜掠。世克知其可擊。令軍中裹糧散幕。設方陣四面而出戰。大破之。虜男女十萬餘口。讓以身免。

五代周世宗伐江南。大將張永德請行。效命。師至壽春。劉仁贍堅壁不下。永德出疲兵居前餌之。伏精兵於便地。每戰佯不利北退三十里。伏兵悉起。前後夾攻。大敗之。仁贍僅以身免。

宋　太宗時契丹與西賊相結。窺邊。上密授戍策於府州折御卿。使爲之備。至是虜將韓德威萬餘衆誘党項勒浪等族自振武入寇。御卿大敗之於子河汊。勒浪等族乘虜之亂。詐爲府州兵躡其後。虜衆疑者十

六七。奏至。上召其使問狀因笑謂左右曰。此虜小醜輕進易退常戒邊將勿與爭鋒。待其深入。即分奇兵斷其歸路從而擊之。必無遺類果如我言。左右呼萬歲因遣內侍往圖地形。觀之勒浪等族既與虜有隙。悉欵塞內附。

示彊

春秋楚將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師於桔扶之門。桔扶鄭遠郊之門也桔胡結反扶徒結反又自純門及逵市。純門鄭外郭門也逵市郭門道上市縣門不發。效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縣門施於內城門鄭示楚以閑暇故不閉城門出兵而效楚言故子元畏之不敢迎諸侯救鄭楚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鳥。乃止。諜間也幙帳也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戎山夷也庸人帥群蠻以叛楚。庸屬楚之小國麇人率百濮將以伐楚。百濮夷也麇居鈞反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啟。備中國也楚人謀徙於坂高。楚陵也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為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往伐庸廩倉也同倉上下無異也

後漢虞詡為武都太守。以討叛羌。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軍不進而上書請兵。羌聞之。乃分抄旁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逼。或問孫臏減竈而君

增之。兵法曰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寵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矣。孫子見弱。吾令示彊勢。不同故也。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胡乃令軍中使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勢力弱不能至。併兵急攻。胡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胡因出城奮擊。多所殺傷。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迴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奔。因掩而大破之。後趙石勒以荆州監軍郭敬寇晉襄陽。勒令敬退屯樊城。戒之使偃藏旗幟。寂若無人。彼若使人觀察。則告之曰。自受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禁不復得走。敬使人浴馬於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伺諜還告。晉南中郎將周撫以爲勒大軍至。惧而奔於武昌。敬遂入襄陽。

示閒暇

漢景帝時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李廣勒兵擊匈奴。貴人將十騎出獵。見匈奴三人。與戰。被射傷。中貴人走廣。廣曰。必是匈奴射鵰者也。（鵰善飛故使善射者射鵰）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射

彼三人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射鵰者也遙見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驚上山陣廣所從百騎皆大恐欲還馳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若走匈奴追射我立盡若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陣二里所止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示不走用堅其意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於是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之復還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以爲漢有伏軍於終怪之卒不敢擊向夜半時胡兵以爲漢有伏軍於旁皆引兵去詰朝廣乃歸其大軍

曹操軍臨漢中蜀將趙雲將數十騎輕行與操大軍遇遂前突其陣且鬬且却操軍追至營雲更大開門偃旗息鼓操兵疑有伏引去

蜀諸葛亮屯陽平遣魏延等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魏將司馬懿率二十萬衆拒亮亮在城中兵力弱將士失色亮是時意氣自若勒軍中皆偃旗臥鼓不得出奄慢開四門掃地却灑懿疑其有伏於是引軍北趣山亮謂參佐曰司馬懿謂吾有彊伏循山走矣候還還曰如亮所言宣王後知深以爲恨

前涼張重華以謝艾爲軍師率騎三萬進軍臨河後趙石季龍將麻秋以三萬衆拒之艾乘輜車冠白帢若治

反鳴鼓而行秋望而恐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稍音朔龍驟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或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據胡床指麾處分賊以爲有伏發也懼不敢進又遣將緣河戢其後秋軍乃退艾乘勝奔擊遂大敗之

東魏高仲密叛以北豫州附魏宇文泰帥軍應之至洛陽與東魏高歡戰於邙山趙貴爲左軍若干惠爲右軍歡兵萃左軍趙貴等戰不利會日暮歡進兵攻惠惠擊之皆披靡至夜惠引去歡騎復來追之惠徐下馬顧命厨人營食食訖謂左右曰長安亦此中亦有以異乎乃建旗鳴角收敗軍徐還歡追騎憚惠疑有伏兵不敢逼

唐吐蕃陷瓜州王君㚟欻河西洶懼以張守珪爲瓜州刺史領餘衆方復築州城賊又暴至略無守禦之具守珪曰彼衆我寡又創痍之後不可以矢石相持須以權道制之也乃於城上置酒作樂以會將士賊疑城中有備不敢攻城而退守珪總兵擊敗之

本朝李謙溥初事周爲閿鄉使知隰州與太原接境謙溥至則設城隍嚴兵備不旬日并人果以數千騎來寇城時盛暑謙溥服絺給搖羽扇引二小吏登城徐步按視賊知是謙溥勒兵不敢動謙溥遣死士百人短兵堅甲夜縋而出薄賊營鼓譟營中大擾遁去

素教

春秋時。晉侯將伐虢。大夫士蔿曰。不可。（蔿爲要反）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蓄也。夫人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上之所教以義讓哀樂爲大不可以力強之）虢勿蓄也。亟戰將饑後爲晉所滅。（言虢不蓄義讓而力戰也）

晉文公蒐於被廬。（晉常以春蒐礼改改令貴其始也被廬晉地）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敷納以言觀其志明試以功考其事車服以庸報其勞）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狐毛偃之兄也）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讐爲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定王室以示事君之義）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不詐以求多）明徵其辭。公曰。可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至爵秩之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素備

蕭衍爲雍州刺史。日招聚驍勇。以萬數。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十間屋爲止舍。多伐材竹。沉於擅溪。積茅若山阜。皆未之用。中兵參軍呂僧珍獨悟其旨。因私具檣數百張。及兵起。悉取擅溪材竹。裝爲船艦。葺之以茅。並立辦。衆軍將發。諸將須檣甚多。僧珍乃出先所具。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武帝以僧珍爲輔國將軍。出入臥內。

唐王忠嗣在朔方。每至玄市時。即高佑馬價以誘之。諸蕃聞之。兢來求市。來輒買之。故蕃馬益少。而漢軍益壯。及在河隴。又奏請朔方河東戎馬九千疋以實之。其軍又壯。迄於天寶末。戰馬番悉。賴其用馬。

端拱初。虜自大石路南侵。張齊賢預簡廂軍千人爲五部。分屯繁畤及嶓縣下。令曰。代西有寇。則嶓縣之師應之。代東有寇。則繁畤之師應之。比接戰。則郡兵集至。是果爲繁畤兵所敗。復降詔褒美。

先設備取勝

春秋時。城濮之役（在僖二十八年）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在宣十二年）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君臣和）。是以楚不能報。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潛楚邑）。使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乘遂聘於晉。以觀諸侯強弱。楚莠尹然公尹麇帥師

救潛（二尹楚官然麋其名）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都君子在都邑之士王馬之屬王之養馬官屬）與吳師遇於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沙水名）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於潛。吳師不能退（楚師強故吳不得退）

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薳射師繁楊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南懷汝清皆楚界）吳不可入（有備）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觀示也）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

周末荊人伐陳。吳救之。軍行三十里。夜不見星。左史倚相謂大將子期曰。雨十日夜。甲輯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爲陣。吳人至。見荊有備而返。左史曰。其返覆六十里。其君子休。小人爲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尅從之。遂破吳軍。

魏大軍南征吳到精湖。大將滿寵帥諸軍在前。與敵隔水相對。寵令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營。宜爲之備。諸軍皆驚。夜半賊果遣十部來燒營。寵掩擊破之。

晉將羅尚遣廣漢都尉曾元牙門張顗等。潛率步騎三萬襲蜀賊李特營。特素知之。乃繕甲礪兵。戒嚴以待之。元等至。特安臥不動。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殺傷者甚衆。遂害曾元張顗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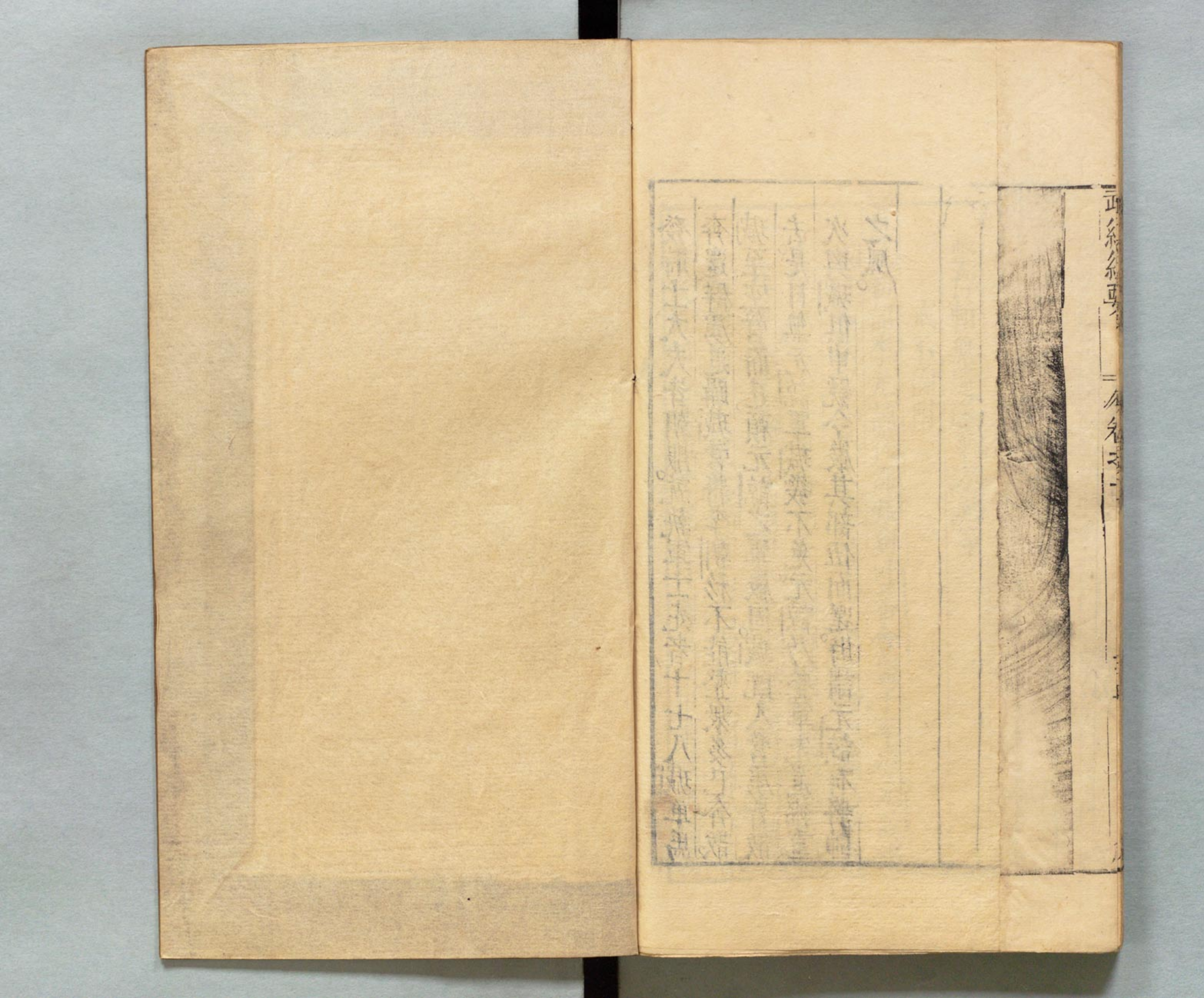
北燕馮跋據遼東。其弟方泥阻兵以叛。跋遣將馮弘與

將軍張興討之。尅期出戰。弘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驚營。宜備之。乃戒嚴。仍人課草十束。伏兵以待之。是夜方泥果遣壯士千餘人。斫營。衆火俱起。伏兵邀擊。俘斬無遺。遂平方泥等。

戒不備附

貞元初詔李元諒從渾瑊與吐蕃會盟于平涼。元諒謂瑊曰。本奉詔令營於潘原堡。以應援侍中。竊思潘原去平涼六七十里。蕃情多詐。儻有急變。何由應赴。請次侍中爲營。瑊以遠詔固止之。元諒竟與瑊同進。瑊營。距盟所二十里。元諒營次之。壕柵深固。及瑊赴會。乃戒嚴部伍結陣營中。是日虜果伏甲。乘瑊無備。竊發時士大夫皆朝服。就執軍士死者十七八。瑊單馬奔還。群虜追躡。瑊營將李朝彩不能整衆。多已奔散。瑊至空營而已。賴元諒之軍嚴固。瑊既入營。虜皆散去。是日無元諒軍。瑊幾不免。元諒乃整軍先遣輜重。次與瑊俱。申號令嚴其部伍而還。時謂元諒有將帥之風。

武經總要後集卷之十終



武經總要 後 十一之二

武經總要後集卷之十一

豫章新齋李鼎長卿訂

金陵三山唐富春校梓

新集可擊（擊未集附）　半濟可擊

饑渴可擊　心怖可擊

奔走可擊　氣衰可擊

糧盡可擊（糧道不繼必通附）　不得地利可擊

天時不順可擊　不暇可擊

不戒可擊　將離部伍可擊

撓亂可擊　陣久力疲必敗

攻不整　敵無固志可取

米澤藏書

擊不備　出不意
大陣動可敗　擊未成列
新集可擊

蜀劉備遣吳蘭屯下辨。魏太祖遣厲鋒將軍曹洪征之。以曹休爲騎都尉。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衆議狐疑休曰賊實斷道。宜及未集擊蘭蘭破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兵擊蘭蘭破之。飛果走。

後漢曹公征張魯定漢中。劉曄進說曰。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矣。劉備人傑也。新得蜀。人猶未附。今破漢中。蜀人振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尅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理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人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也。今不取。必爲後患。公未深信。居數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備斬之而不禁也。曹公又問曄曰今尚可擊否。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

齊高歡伐西魏。至許原西。宇文泰拒之。至渭南。召其兵皆未至。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之。泰曰若至咸陽。人情轉搔擾。今及其新至。便可擊之。卽造浮橋於滑。令軍人賫三日糧輕騎渡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軍。李弼謂泰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進至渭。背水爲陣。李弼爲左拒。趙貴爲右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葭蘆中。

日晡齊師至望見軍少競萃於左軍亂不成列泰乃鳴鼓士皆奮起合戰李弼率鐵騎橫擊之絕其車爲二遂大敗之

太宗時命李靖爲西海行軍大總管討吐谷渾伏充以侯君集及任成王道宗並爲之副師次鄯州君集言於靖曰大軍已至賊虜尚未走險宜簡精銳長驅疾進彼不我虞必有大利若此策不行潛遁必遠山障爲阻討之實難靖然其計乃簡精銳輕賫深入道宗追及伏充之衆於庫山破之伏充輕兵入磧以避官軍靖乃中分士馬爲兩道並入靖與薛萬均李大亮趣北路　使君集道宗趣南路瀝破邏真谷踰漢哭山經途二千餘里行空虛之地盛夏降霜山多積雪轉戰過星宿川至於北海頻與虜遇皆大尅獲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焉乃旋師與李靖會於大非川

宋　太宗征大原時節度使何繼筠把石嶺關大戎來援繼筠率千騎禦之虜至乘其未成列遽麾兵擊之之虜衆大潰追奔數十里

太宗親征澤潞車駕次滎陽西京留守向拱朝於行征召拱與語拱曰李筠逆節久露兵勢漸成陛下宜速濟大河歷太行乘其未集而擊之平之必矣或稽浹旬恐賊鋒益銳難爲力矣筠在澤州五月戊辰王師

傳其城下。癸酉拔其城。

半濟可擊

春秋時。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未盡度泓水司馬曰。好魚也彼衆我寡。及其未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從擊之。宋師敗績。公傷服。門官殲焉。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在君左右殲盡也宋公違之故敗

吳伐楚。楚師敗。及清發。水名也將擊之。夫槩王曰。因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音示五戰及郢奔食上者奔不陣

填羽引兵東擊吳越令大司馬曹咎謹守成皐郡漢王欲挑戰慎勿與戰漢果數挑成皐戰楚軍不出乃使人辱之咎怒渡兵汜水半渡漢擊之大敗楚軍

後漢末。黃巾賊三十萬衆入渤海界。欲與黑山合。公孫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棄重車數萬兩。奔走渡河。瓚曰因其半濟薄之賊徒大破。死者三萬

魏將郭淮在漢中。劉備欲渡漢水來攻。時諸將以衆寡不敵欲作依水爲陣以拒之。淮曰此則示弱而不足以挫敵。非筭也。不若遠水爲陣。引而致之。半濟而後

可擊備可破也既陣備疑不敢渡。

魏鍾繇都督關中匈奴單于作亂平陽繇帥諸軍圖之未板而表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東兵衆甚盛諸將議欲釋之去繇曰袁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讐縱五郡歸其得至乎此爲未戰先自敗也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爲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尅也援果輕渡汾衆止之不從濟水未半擊大敗之。

隋煬帝征高麗將軍孚文述與九軍過鴨綠水又東濟薩水去高麗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高麗國相乙支文德僞降請述還師奉其王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敝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將士奔還一日一夜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初渡遼九軍三十萬五千人還至遼東城惟二千七百人矣。

唐武德初羅藝爲幽州總管實建德率衆十萬來寇藝將逆戰薛万均曰衆寡不敵今若出戰百戰百敗當以計取之可令羸師弱馬阻水背城爲陣而誘之賊若渡水交兵請選精銳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渡而擊之必敗矣從之建德引兵渡水万均邀擊大破之。

宋　石保興爲銀夏都巡檢使嘗巡黑水河戎人知之以數千騎邀戰保興所部不滿二千賊恃衆據險渡河求戰保興分短兵伏於河滸侯戎師半渡即發兵疾戰大有斬獲

饑渴可擊

蜀諸葛亮出祁山魏將張郃督諸軍拒之亮將馬謖於街亭依南山下據城郃絕其汲道大破之

隋初突厥寇蘭州大將賀樓子幹率衆拒之至落峐山與賊相遇賊衆甚盛子幹阻川爲營賊軍不得水數日人馬飢敝縱擊大破之

唐太宗圍王世充於東都竇建德率衆來救太宗頓兵武牢登高丘觀之顧諸將曰賊未見大敵今渡險而營是軍無政令逼城而陣是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待彼氣衰陣久卒饑必將自退追而擊之何往不尅建德列陣自辰至午兵士饑倦太宗曰可擊矣乃帥輕騎先進大軍繼之所向披靡生擒建德

心怖可擊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攻曹城門曹人尸諸城上殜晉死人於城上晉侯惡之聽與人之誦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至曹人墓也兇懼恣懼聲也音吁勇反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攻之遂入曹

鄧艾既平蜀言於司馬昭曰兵有先聲後實者今因平

蜀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煑鹽興冶爲軍農要用。並作舟船。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會艾誅。不果行。

晉師伐吳。杜預遣牙門周旨等。率奇兵八百。汎舟夜渡江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督將孫歆震恐。與五延書曰。北來諸軍。皆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餘口。

朱齡石伐蜀賊譙縱。縱將譙道福重兵守涪。齡石師次彭模。夾岸連城立柵。齡石謂裨將劉鍾曰。天方暑熱賊今固險。攻之難拔。祗困我師。吾欲蓄銳息兵。伺隙而進。卿以爲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衆由內江欲譙道福不敢捨涪。今重軍逼之。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只可因其恐懼而攻之。勢當必尅尅彭模之後。自可鼓行而前。成都必不能守。若緩兵相持彼知虛實。涪軍復來。難爲敵也。進不能戰。退無所資。二萬餘人適爲蜀子虜耳。從之。翌日進攻。皆尅。斬侯暉等。縱之城守。相次瓦解。

唐正觀中。突厥離叛。將圖進取。以李靖爲代州道總管。靖率驍騎三千。自馬邑出其不意。直趨惡陽嶺逼之。突利可汗不虞於靖。見官軍奄至。大懼相謂曰。唐兵若不傾國而來。靖豈敢孤軍而至。一日數驚。靖知之

令間諜離其腹心進擊破之部落並走磧

奔走可擊

吳孫權拒曹公於赤壁諸葛亮說權云曹操之衆遠來聞追劉豫州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此所爲強弩之未不能穿魯縞也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從之遂敗曹公

晉劉琨守大原遣將姬澹率衆十餘萬討石勒勒將拒之或諫曰澹兵馬精盛其鋒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其銳攻守之勢必獲萬全勒曰澹大衆遠來體疲力竭犬羊烏合號令不齊可一戰擒之何彊之有寇已垂至胡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顧走乃無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爲不戰而自滅之道也立斬諫者以孔萇爲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設疑兵於山下分爲二伏勒輕騎與澹戰僞收衆而北澹縱兵追之勒前後伏發夾擊澹軍大敗

魏孝武帝將圖高歡歡勒兵南出以高敖曹爲前鋒稍逼京師魏武帝親總六軍屯河橋宇文泰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渡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爲難若一處得渡大事去矣果如其言帝西奔長安

梁將陳慶之伐後魏之渦陽魏遣將元昭等率兵來援

前軍至馳澗去渭陽四十里慶之謂諸將曰魏人遠來皆已疲倦去我既遠必不見疑及其未集須挫其氣出其不意必無敗理且聞虜所據營林木甚盛必不夜出諸君若皆疑惑慶之請獨取之於是與麾下五百騎奔擊破其前軍至許原西宇文泰至渭南召東魏大將高歡伐西魏軍至許原西魏人震恐諸州兵皆來會乃召諸將謂之曰高歡越山渡河遠來至此失亾之時也及其新至便可擊之耶造浮橋於渭令軍人齎三日糧輕騎渡渭南夾渭而軍至沙苑距歡軍六十餘里歡聞泰至引軍來會見泰軍少兢馳而進不爲行列泰鳴鼓士皆奮起其將李弼等率鉄騎橫擊之絕其軍爲二遂大敗之斬六千餘級降者二萬餘人歡夜遁棄鎧仗十有八萬

唐鐵勒薛延陀等合衆三十萬度漢屯田道州太宗遣李勣張儉率兵數道擊之戒之曰延陀負其兵力踰漠而來經途數千里馬已疲瘦夫用兵之道先利速進不利速退吾已勑李思摩燒雉荻草延陀糧肉日盡野無所獲因此時奮擊其衆潰散

唐正觀中大軍討高麗令江夏王道宗與李靖爲前鋒濟遼水尅高牟城逢賊兵大至軍中僉欲深溝保險待太宗至徐進道宗曰不可賊赴急遠來大兵實疲頻恃衆輕我一戰必摧昔者景弁不以賊遺君父我

既職在前軍當須清道以待輿駕李靖然之乃與壯士數千騎直衝賊陣左右出入靖合擊大破之

安祿山反郭子儀李光弼率師下井陘拔常山賊將史思明以數萬人踵其後我行亦行我止亦止子儀選驍騎五百挑之三日至行唐賊疲乃退我軍乘之又敗於沙河祿山聞思明敗益以精兵我軍至恒陽賊亦隨至子儀堅壁自固賊來則守賊去則追獲晝楊其兵夜息其幕賊人不及息數日光弼曰賊怠矣可以戰戰於嘉山斬馘四百級

氣衰可擊

春秋時晉師伐魯莊公將戰曹劌請從公與之同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尅也

後漢梁州賊王國圍陳倉不拔而去將軍皇甫嵩進兵擊之董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遏歸衆勿追今我追國是迫歸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鬭蜂蠆有毒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鬭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車爲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

荀攸從曹公征呂布至下邳布敗固守攻之不拔連戰

士卒疲曹公欲還攸與郭嘉說公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且布之謀主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衰而未復營謀而未定進急攻之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衆潰生擒布。

魏將毋丘儉文欽及司馬師遣鄧艾督大山諸軍進屯樂嘉欽軍將攻艾師銜枚徑造樂嘉欽子鴦年十八勇冠三軍謂欽曰及其未定諸將登城鼓譟擊之可破也既謀而行鼓譟而欽不能應鴦退相與引而東師謂相曰欽走矣命發銳軍以追之諸將曰鴦少而銳引軍內入未有失利必不走也師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鴦三鼓而欽不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將遁矣乃與驍騎千餘摧鋒陷陣所向皆披靡遂引去師遣驍騎八千翼而追之欽父子與麾下走師聞欽敗棄衆宵遁追儉斬之。

唐太宗討薛仁杲相持於圻墌城者六十餘日兵鋒甚銳太宗按甲以挫之賊糧盡太宗曰彼氣衰矣吾當取之親御大軍奮擊斬首數千級。

糧盡可擊 粮道不繼必遁附

漢王與項籍約中分天下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宜因其机而取之今釋不取所謂養虎自遺患也

從之。會諸侯兵於垓下。終滅羽。

後漢初河南賊董憲劉紆息其兵數萬人屯昌慮。招誘武校餘賊與之拒守建陽。光武親征之。去憲百里。諸將請進。帝不聽曰。武校乞食。當退。敕各堅壁以待其敝。頃之。五校果引去。帝乃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大破之。

漢末青州黃巾衆百萬入兗州界。刺史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鬬志。不可擊也。觀賊衆群輩相隨。軍無輜重。惟以抄掠爲資。今不若蓄士衆之力。先爲固守。使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銳據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爲所殺。

曹操征張繡。荀攸曰。繡與劉表相恃爲強。然繡以游軍食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操不從。表果救之。進戰不利。

蜀諸葛亮急攻陳倉。魏帝驛召張郃問計。曰。亮無已得陳倉乎。卿知亮孤軍無穀。不能久攻。對曰。此臣未到。亮已走矣。但指計亮不至十日。卽日夜進至南鄭。亮退。

姜維破王繼軍。進圖狄道。鄧艾等以爲兵鋒宜避之。不如據險自保。觀釁待敝。然後進救。計之得者也。陳泰

曰維揚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孤軍遠僑糧穀不繼破賊之時也果遁去

隋末宇文化及作亂復率兵來攻李密於黎陽密知化及糧且盡因僞降以敝其衆化及勿之悟大喜資其兵食冀密饋之會密下有人獲罪亡投化及具以密情告化及大怒其食又盡乃渡水濟渠與密戰於童山之下其將陳智略張重仁等率所部兵歸於密前後相繼

唐武德初劉武周據太原其將宋金剛屯於河東太宗往征之謂諸將曰金剛特軍千里深入吾地精兵驍將皆在於此武周自據太原專以金剛以爲捍蔽金剛雖衆內實空虛虜掠爲資意在速戰我堅壁蓄銳以挫其鋒分兵汾濕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必待此機未宜速戰於是遣劉弘等絕其糧道其衆餒金剛乃遁

竇建德以兵十萬來援王世充于酸棗大宗將拒之諸將進諫曰腹背受敵恐非萬全請班師且據穀州以觀勝負太宗不許曰世充糧盡內外恐嫉當不勞攻擊坐收其敝耳建德新破潰而公將驍卒墮今我進據武牢扼其襟要若賊持勝冒險爭鋒吾當破之必矣賊若不戰旬月之間世充自潰終如其言

穆宗用裴度伐鎮魏時諸道兵十五萬既深入蔡運艱

阻芻薪不繼諸軍分番樵採度支轉運車六百乘盡爲邊湊遨而虜之兵食益困遂休兵。

不得地利可擊

韓信擊趙趙王聚兵井陘口稱二十萬李左車說王曰韓信乘勝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假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數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趙王不從信使間人伺知之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各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汝疾入壁拔趙幟立漢幟信又謂諸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壁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相即恐吾阻險而還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鼓旗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棄旗鼓走水上軍趙空壁爭漢旗信已入水上軍皆殊死戰信所出奇兵二千見趙空壁逐利即馳入趙壁立漢赤幟趙軍已不能得信欲還歸壁壁皆漢幟遂亂遁走虜趙王。

晉王存勗與梁軍戰於胡柳陂中有土山梁軍先據之

帝曰今日之戰得土山者勝賊已據山吾與汝等率軍先登遂奪其山諸軍繼集梁軍大敗時元城令吳瓊等各部役徒萬人於中山曳柴揚塵鼓譟助其勢梁軍不之測自相騰籍棄甲如山積

天時不順可擊

唐武德中突厥頡利二可汗到原州太宗率兵拒之值兩連月太宗召諸將謂之曰虜控弦鳴鏑弓馬是憑今兩連時孤矢俱敝突厥人衆如鳥鎩羽我屋宿火食搶槊犀利料我之逸揣敵之勞此而不乘夫復何待今先以勁兵亂其陣突騎躡其後虜進不相遜退不相救縱不盡擒必獲十八九此曉兵者所解因潛師夜出冒雨而進醜徒驚駭請和而去

張公謹副李靖經略突厥因言突厥可取之狀曰頡利縱欲肆情窮兇極暴塞地霜早餱糧乏絕苦師出塞垣自然有應者太宗深納之果破定襄敗頡利

五代梁將劉鄩趣黃澤關路歸後唐莊宗遣兵追之時霖雨積旬鄩倍道兼行皆腹疾足腫顛墜宕坂陷於泥濘死者十二三

後唐契丹寇望都莊宗追擊之氊裘毳幕不可勝紀時大雪平地五尺虜乏芻糧人馬斃踣於道纍纍不絕乘勝追襲大破之

不暇可擊

曹操征北白檀歷平剛指俯城登白狼山。卒與虜遇左右皆懼公登高望虜陣不整乃以張遼爲先鋒縱兵擊之虜衆大潰

涼沮渠蒙遜率兵伐南涼秃髮傉檀至顯美徙數千戶而還傉檀追及蒙遜于窮泉蒙遜將擊之諸將皆曰賊已安營不可犯也蒙遜曰傉檀謂吾遠來疲敝必輕而無備及其壘壁未成可一鼓而滅進擊之果敗乘勝至於姑臧夷夏降者萬數傉檀惧請和而歸。

周尉遲迥起兵反楊堅遣韋孝寬討之迥子惇率衆十萬人沿水東拒之與孝寬隔水相持乃布兵二十里

麾軍小却欲待孝寬軍半濟而擊之孝寬因其小却鳴鼓齊進大破之

解暉爲小校尉會征北虜暉率敢死士犯戎人之帳戎人方解鞍縱馬臥暉出其不意急擊之一族無遺類

不戒可擊

春秋時衛人以燕師伐鄭（南燕國今東卿燕縣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北制鄭邑今洞角城皐縣也）一名虎牢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於北制。（二公子漫子原也）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子庚楚司馬）養叔曰吳

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養叔養由基也）必易我而不戒（戒備也）子爲三覆以待我（覆我兵）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庸楚地）大敗吳師

高祖時齊王田廣軍歷下以距漢使酈食其往說之。與連和。廣然之。乃罷歷下守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韓信渡平原。襲破齊

後漢曹公征張魯。至平陽。張魯使弟據陽平關。橫山築城十里。征之不拔。乃引軍還。賊見大軍退。其守備懈公密遣驍騎等乘險夜襲。大破之

晉妖賊孫恩北出海鹽。劉裕爲將。築城於故海鹽賊來攻城。城內兵力甚弱。裕深慮之。一夜偃旗匿衆若已

遁明日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遙問所在。曰夜已走矣。信之。乃率衆進向滬瀆。裕乘其懈。急擊大破之

將離部伍可擊

燕昭王使樂毅伐齊。齊潛王出奔莒。城聊。師長驅平齊。昭王卒。惠王立。與毅有隙。田單縱反間於燕。曰齊王已亡。城之不校者二。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南面而王齊。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燕王使騎刼伐毅。燕士卒忿齊師。遂敗之

後漢中郎將朱儁擊黃巾賊。賊據宛城。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召張溫上疏曰。秦用白起。燕用

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尅敵今雋方略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乃止雋擊賊帥趙弘斬之

太宗征高麗築土山逼其城山頂數丈下臨城中使杲敖傳伏愛領隊兵於山頂以防敵會伏愛私離所部高麗出城而戰據有山土攻之不能尅遂班師

春秋時魯莊公與齊師戰於長勺公將鼓之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尅公問其故曰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後漢皇甫嵩與朱雋共討潁川黃巾賊雋前與賊戰七敗嵩因退保長社賊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因謂軍吏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夜若因縱燒必大驚亂吾以出擊之四面俱合功可立成其夕大風勅約軍士東菅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因鼓而奔其陣賊驚亂奔走大破之

陣久力疲必敗

唐武德中太宗圍王世充於東都竇建德悉衆來援太宗頓武牢拒之建德陣於汜水東彌亘數里諸將有懼色太宗將數騎登高丘以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

東未見大敵。今度險而置是軍無政令。逼城而陣有輕我心。我按甲不出。待彼氣衰。陣久卒飢。必將自退追擊之何往不尅建德列陣。自卯至午。卒伍飢憊皆列坐。又爭飲水。太宗令宇文士及率三百騎。經賊陣之西南試之。曰賊若不動宜歸引。如其覺動。即引東出。士及纔過。賊衆果動。太宗曰可擊矣。乃命騎將建德列陣。自武牢乘高入南山循谷而東。以掩賊背。建德遂引陣却上東原。未及整列。太宗率輕騎擊之。所向披靡。程咬金等衆騎纏幡而入（咬音交）直突出賊陣後。齊張旗幟。內外表裏俱奮。賊徒大潰。生擒建德。即大時。李敬業起兵揚州。稱匡復府。后令將軍李孝逸討之。敬業拒於高郵之下。阿黏。敬業置陣既久。士卒多疲。怠瞻顧自不能整。孝逸遂率衆擊之。因風縱火。敬業惧火而退。孝逸進擊大破之。

後梁遣王景仁將兵七萬人擊趙。至柏鄉。趙告急於晉。晉王存勗遣周德威先也趙州。而自將會之。梁兵馬鎧冑光彩炫耀。晉人望之奪氣。晉王欲速戰。德威請待其衰。乃進軍鄗邑。又之德威將精騎三十壓梁壘門詬之。景仁怒。悉軍以出。橫亘六七里。汴宋之軍居西。魏滑之軍居東。晉王謂威德曰。我為公先。公可縱進。德威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較也。彼輕出而遠來。與吾轉戰。雖挾糗糧。亦不暇食。日

晡之後。饑渴內迫。矢仞交外。士卒勞倦。必有退志。當是時。我以精騎乘。必大捷。於今未可也。王乃止。至日晡。梁軍未食。士無鬭志。景仁等引兵稍却。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晉兵爭進。梁兵互相驚怖。遂大敗。自鄗追至栢鄉。橫尸數十里。

攻不整

春秋時。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公子偃魯大夫宋敗齊師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雩門魯南城皐比虎穴公從之。大敗宋師於乘丘。齊師乃還。

晉伐楚。晉大夫郤至曰。楚有六間。其二卿相惡。子重子反王卒以舊罷老鄭陳而不整。蚤軍而不陣。陣不違晦。在陣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鬭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尅之。敗于鄢陵。

曹公討烏桓。引軍出盧龍塞。外道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剛。涉鮮卑庭。東陷柳州。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將數萬騎逆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公登高觀虜陣不整。縱兵擊之。使張遼爲先鋒。虜大敗。

東晉時。苻堅率衆號百萬。進屯壽陽。列陣臨淝水。謝玄使謂苻融曰。若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

諸將稍却。令吾士得周旋。僕與將軍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淝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鉄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爲然。遂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等以精銳八千涉渡淝水。謝右軍距張蛇小退。玄琰仍進決戰淝水南。堅中流矢。融馳騎略陣。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奔潰。自相籍蹈。投水而死者不可勝計。淝水爲之不流。餘衆棄甲宵遁。獲堅乘輿器械軍資珍寶山積。

唐垂拱二年。突厥犯邊。命黑齒常之率兵拒之。躡至兩井。忽逢賊三千餘衆。常之見賊徒爭下馬著甲。遂領二百餘騎身當先鋒直衝之。賊遂棄甲而散。俄傾賊衆大至。及日將暮。常之令伐木營中。然火如烽燧。時東南忽有大風起。賊疑有救兵相應。狼狽夜遁。

敵無固志可擊

春秋時。晉侯伐齊。齊侯駕將走郵棠。（郵棠齊邑）太子與郭榮扣馬（太子光也。榮齊大夫）曰。師速而疾略也。（言欲行其畧地無久攻意）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矣。太子抽劒斷鞅乃止。於是晉師東侵。至維南及沂。（齊侯太子）

晉將劉毅泝江追桓玄戰於崢嶸洲。時官軍止數千。玄兵甚盛。而玄懼有敗衂。常添輕舸於舡側。故其衆莫

有鬭志官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

擊不備

春秋時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

楚大夫子囊帥子崇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殿軍後）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皐舟吳險號之道）楚人不能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師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

曹操征烏桓諸胡多懼郭嘉曰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操行至易水嘉又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不如輕以出掩不意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廷合戰大破之

曹操擊袁譚袁尚於黎陽使李典與程昱等以船運糧會尚遣高藩將兵屯河上絕水道典與諸將議曰藩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昱亦以爲然遂北渡河攻藩破之水道得通

隋末李密攻宇文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死隋將王世
克守東都欲乘弊擊之簡練精銳得二萬餘人馬二
千餘疋至偃師營於通濟渠南是時密新得志於化
及有輕世克之心不設壘世充夜遣二百餘騎潛入
北山伏谿谷中命軍士秣馬蓐食既而宵濟人奔馬
馳遲明而薄密出兵應之陣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
伏兵蔽山而上潛登北原乘高而下馳壓之密營遂
亂無能拒之者即入縱火軍大驚潰

唐李靖陳圖蕭銑十策有詔行軍總管軍政一委焉靖
閱兵夔州銑以時屬秋潦江水汎漲三峽路危必謂
靖不能進遂休兵不設備靖率師而進曰兵貴神速
機不可失今兵始集銑尚未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
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縱使知我倉卒無以應敵
此必成禽也進兵至夷陵銑始懼召兵江南果不能
至勒兵圍城銑遂降

會昌中回鶻寇天德詔劉沔爲招撫使以大原師屯雲
州沔爲大將石雄曰黠虜離散不足驅除今觀其所
爲勢凌我輩若稟朝旨或恐依違我輩捍邊但能除
患專之可也公可選驍健乘其不意徑趨虜帳彼以
疾雷之勢不暇技捂必棄公主遠竄苟不能捷吾自
繼進亦無患也雄自選勁騎并雜虜三千騎月暗夜
發馬邑徑趨烏介之牙帳逼振武雄入城登埤視其

衆寡見氊帳東數十從者朱碧諜者曰此公主帳也因進兵斬萬餘級迎公主還太原。

劉迦論舉兵反據雕陰郡有衆十餘萬屈突通發關中兵擊之師臨安定初不與戰軍中以通爲怯乃揚聲旋師而潛入上郡迦論不知覺遂進兵南寇去通七十里而舍分兵掠諸城邑通候其無備簡精甲夜襲之賊衆大潰斬迦論

契苾何力從征吐谷渾時吐谷渾主在突倫川何力復欲襲之薛萬均懲其前敗固言不可何力曰賊非有城郭逐水草以爲生若不襲其不虞便恐鳥驚魚散一失機會安可傾其巢穴耶乃自選驍兵千餘騎直入突倫川襲破吐谷渾牙帳斬首數千級獲駞馬牛羊二十餘萬頭吐谷渾主脫身而死。

李元平大言好論兵宰相關播奇重之薦於上以爲將相之器時李希烈及朝廷以汝州與賊接境刺史常光裔懦弱以元平代之既至部募工徒繕理郛郭希烈乃使勇士應募執役板築凡入數百人元平不之覺希烈遣僞將李克誠以數百騎突至其城先應募執役者應於內縛元平馳去既見希烈遺下汗地希烈見之曰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者淺耶。

梁兵攻潞州會晉王克用死太祖以爲援兵不能復來不復設備存勗與諸將謀曰朱溫所憚者先王耳聞

吾新立以爲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趨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乃大閱士卒。發尋陽軍於黃磽伏兵三垂罔詰旦大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堠。不意晉兵之至。將士尚未起。軍中驚擾。晉兵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失亾將校士卒以萬計。

李嗣源襲鄆。高行周爲前軍。會夜分大雨。人無進志行周曰。此天贊我彼必無備。直出其不意。是夜涉河入東城比明平之。

後周李謙溥知隰州北漢兵來圍其城。議者皆請速救節度使楊廷璋曰。隰州壁壘甚固。敵人掩至未能爲攻城具。當出奇以破之。乃募敢死七百人。許以重賞使人潛與謙溥約夜襲其營。裨城中相應。北漢兵驚潰。逐數十里。斬首千級。獲鎧甲萬計。未幾謙溥擊北漢石會關。拔其六寨。

出不意

魏末遣將鍾會鄧艾伐蜀。蜀將姜維守劍閣。鍾會攻維未能尅。艾上言請從陰平由斜徑出劒西入成都。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軍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劒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云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

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毯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陣相拒大敗之斬瞻及尚書張遵等軍進至成都蜀主劉禪面縛舁櫬詣軍請降

晉王渾領豫州刺史與吳接境宣布威信前後降附甚多吳將薛瑩魯淑衆號十萬泝向弋陽瑩向新息時州兵並放休息衆纔一旅浮淮潛濟出其不意瑩等不虞晉師之至渾擊破之

石勒據襄國晉將王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柸等部衆五萬餘以討勒時城隍未修乃築隔城重柵以待之就六眷屯于渚陽勒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頻爲六眷所敗勒曰晉將士卒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張賓曰今段士精勇悉在末柸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敵必震恐計不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末柸之衆既奔人自摧散擒末柸之後王浚指辰而定勒納郎以孔萇爲攻戰都督造突門於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陣未定射率將士鼓譟於城會孔萇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戰擊之生擒末柸就六眷等衆遂奔走

晉劉裕與朱齡石密謀取蜀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

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必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封付齡石題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息從外水取成都臧燾朱枚從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虎譙從果備內水使其大將譙道福戍涪城遣其秦州刺史侯暉僕射譙銑等屯彭模夾水爲城以拒晉軍諸將多欲先攻南城齡石帥諸軍急攻北城克之斬侯暉譙詵朱枚至廣漢復破譙道福別軍

東魏西荊爲梁將曹義宗所圍東魏召人赴救慕容儼應募赴之時東魏北洎太守朱帶劒謀叛儼乃帥騎出其不意直至城下語云大軍已到太守何不出迎帶劒惶恐不知所爲便出迎儼即執之一部遂定

東魏丞相高歡將率兵伐西魏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渡河又遣其將竇泰趣潼關高敖曹圍洛州西魏將宇文泰出軍廣陽召諸將謂曰賊今椅吾三面又造橋於河示欲必渡欲結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久與相持其計得行非良策也且高歡用兵常以泰爲先驅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而自走矣諸將咸曰賊今在近捨而遠

襲事若差跌（徒結反）悔將何及也泰曰歡前再襲潼關吾軍不過覇上今者大來兵未出郊賊顧謂吾自守耳無逮開意又狃於得志有輕我心乘此擊之何往不尅賊雖造橋未能徑至此五日中吾取竇泰必矣幸公等勿疑泰遂率騎六千還長安聲言欲往隴右既而潜軍東出晨興至小關竇泰孛聞軍至惶惧依山爲陣未及成列泰乃縱兵擊破之斬泰傳首長安高敖曹適陷洛州聞泰敗輜重棄城而走後周隋公堅爲丞相益州總管王謙舉兵反堅命梁睿爲元帥討之進至龍門謙將趙儼擁衆十萬據險爲營周亘三十里睿令將士　御枚出自間道四面奮擊破之謙令高阿那瑰達奚甚等以盛兵攻利州閬睿將至甚分兵據關睿顧謂將士曰此虜欲遏吾兵勢吾當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遣一將赴劒閣一將詣巴西一將水軍入嘉陵及遣將分道進自午及申破之甚奔於謙睿進逼成都謙令達奚甚守城親率精兵五萬背城結陣睿擊之謙不利將入城甚以城降謙將麾下三十騎遁走

魏正光末賊元伯生西自峭潼東至華洛屠陷塢壁所在爲患孝武遣京畿都督匹婁昭討之昭請以五千人行隨水曰此賊無城柵惟以寇鈔爲資取之在速不在衆也若星馳電發出其不虞精騎三百足矣帝

然其計於是命永代昭以五百騎倍道兼進遂平之

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叛降魏宇文泰以仲密所據遼遠難爲應接諸將皆憚此行李遠獨曰北豫遠在賊境高歡又屯兵河上以常理而論實難救援但不入獸穴不得獸子若奇兵出其不意事或可濟脫有利鈍固是兵家之常如其顧堅不行便無尅定之日泰大喜曰李萬歲所言差強人意乃授行臺尚書前驅東出泰率大軍繼進遠乃潛師而往拔仲密以歸

唐正觀中吐谷渾寇邊以李靖西爲海道行軍大總管統侯君集任城王道宗等五總管征之軍次伏侯城吐谷渾燒去野草以餓我師退保大非川諸將咸言春草未生馬已羸瘦不可赴惟靖決計而進出其不意深入敵境遂踰積石山前後戰數十合殺傷甚衆大破其國

唐光啟中秦宗權數爲朱全忠所敗耻之悉力以攻汴州其將張旺屯於北郊秦賢屯于板橋各有衆數萬列三十六寨連延二千餘里全忠謂諸將曰賊蓄銳休兵方來擊我謂吾兵少畏懼止於堅守而已今出其不意先擊之乃親引兵攻秦賢砦將士踴躍爭先賊果不備連拔四砦斬首萬餘級賊衆以爲神助

宋　初征僞蜀蜀人退守劉門斷閣道王全斌遣神將分兵趨來蘇小路渡江出劍關南因起浮橋於江上

蜀人見橋成。棄砦而遁。全斌等以銳兵擊破劍關。生擒將王昭遠趙宗韜。

大陣動可敗

春秋時。吳伐越。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擒焉。不動。（使敢死之士往輒為吳所擒欲使吳師亂取之而吳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以劍注頸）而辭曰。二君有治。（治軍政）臣奸旗鼓。（犯軍令）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日。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

蔡侯吳子唐侯伐楚。陳於柏舉闔廬之第。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瓦子常名）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尅。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

武后廢中宗。徐敬業在揚州謀亂。以匡復為辭。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太后遣將軍李孝逸討之。敬業屯高郵之下阿溪。勒兵拒守。孝逸戰數不利。欲引退。魏元忠固請決戰。敬業置陣既久。士卒多疲倦。顧望陣不能整。孝逸進擊之。敬業大敗。

擊未成列

春秋時。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於太原。（即大鹵也無終山戎也）崇卒也。（崇衆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隘。（地隘）

不便車以什其車必克。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困諸阨又克。車毋困于阨道今去車故爲必克請皆卒。去車爲步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魏舒先自毀其屬車爲步陣五乘爲三伍。衆車者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要以五人爲五分爲三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徇。魏舒輒斬之荀吳不恨所以能立功爲五陣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皆臨時處置之名以誘之。翟人咲之。咲其失常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後魏侯莫陳崇從賀拔岳力戰。破万侯醜奴與輕騎遂北至州長坑及之。賊未成列。崇單騎入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遂大破之。

隋漢王諒作亂。遣其將綦毋良自滏中徇黎陽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大行下河內。朝廷以史祥爲行軍總管討之於河陰。久不得濟。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又新得志。謂其衆可恃。恃衆必驕。且河北人先不習兵。所謂擁市人而戰。不足圖也。乃令軍中修攻具公理使諜知之。果屯兵於河陽內城以備祥。於是艤船南岸。公理聚甲當之。祥乃簡精銳於下流潛渡。公理拒之。未成列。祥縱擊大破之。

唐李希烈反。已屠汴州。又遣騎將杜少誠將步騎萬餘來寇蘄黃。將絕江道。嗣曹王皐遣尹愼將七千餘衆禦之。遏於永安戍。愼列三柵。相去纔四里。列鼓角中柵。少誠至。分兵圍之。部隊未嚴而聲鼓而三柵齊出

奮擊不爲行陣賊亂少誠敗走斬首萬級封尸爲京

豫章新齋李鼎長卿訂

金陵對溪唐富春校梓

餌兵勿食 防毒附
圍敵勿周
窮寇勿追
高陵勿向
佯北勿從
察敵進止
察敵逃遁
歸師勿遇
劣地勿攻
立奇功
軍師伐國若中路遇大城須下而過
舍小圖大
師不襲遠
軍勝重掠伏襲必敗
擊師墮

地有所不爭

餌兵勿食

春秋時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採樵者以誘之扞衛也樵薪也從之絞人獲三十人獲楚也明日絞人爭出馹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坐猶守也覆設伏兵以待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

後漢光武初馮異與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弘等議攻赤眉異曰賊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難卒以用兵破之也上令使諸將屯澠池邀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遂大戰赤眉佯敗棄輜重走車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亂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

魏曹公西征馬超與超夾渭而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坂津據河西爲營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公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乃得渡循河爲甬道而南賊退距渭口公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爲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

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既乃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軍至延津南公勒兵駐營南坂下使登壘視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曰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公曰勿

復白乃令騎解鞍放馬是時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衆不如還保營公曰此所以餌敵也如何去之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兵五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公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擊大破之

晉將劉牢之討妖賊孫恩恩敗走虜男女二十餘萬一時入海懼官軍躡其後乃緣道多棄寶物子女時東土殷實莫不粲麗盈目牢之等遽於收斂故恩復得逃去

李矩守滎陽後趙石勒親率兵襲矩矩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放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取牛馬伏發矩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斬獲甚衆勒乃退

南涼禿髮傉檀守姑藏秦姚興遣將姚弼等至於城下傉檀驅牛羊於野弼衆抄掠傉檀因分擊大破之

後魏末大將廣陽王元深伐北狄使于謹單騎入賊中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五萬餘戶並款附相率南遷廣陽欲與至折敦嶺迎接之謹曰陸汗拔陵兵衆不少聞此列河等歸附必來要擊彼若先據險要則難與爭鋒今以列河等餌之當兢來抄掠然後設伏而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擊破也列河於嶺上部衆皆沒謹伏兵發賊遂大敗悉收也列河之衆

隋煬帝征高麗于仲文率軍從樂浪道軍次烏骨城仲文簡羸馬驢數千置於軍後既而率衆東過高麗出兵掩襲輜重仲文廻擊大敗之

唐薛万均爲將會竇建德率衆十萬來寇范陽万均曰衆寡不敵今若出門百戰百敗當以計取之可令羸兵弱馬背城爲陣以誘之觀賊之勢必渡水交兵万均請精兵伏於城側待其半渡擊之從其言建德果引兵渡水因連擊大破之

防毒附

後魏時庫莫奚亂詔濟陽王率衆討之乃爲毒酒賊既逼棄營而走賊至兢飲毒作王以輕騎縱擊俘獲萬計

圍敵勿周

後漢初張步據齊地漢將耿弇總兵討之步使其大將費邑軍歷下又分守祝阿鍾城弇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日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亾去

建武中妖賊單臣傳鎮等相聚入原武刼掠吏民自稱將軍臧宮將數千人圍之賊衆多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問方略明帝時爲東海王對曰妖巫相刼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亾者但外圍急不得出耳小緩之令得逃亡則一亭長足以擒矣帝然

之。即勑令撤圍緩守。賊衆分散。遂拔原武斬單臣等將軍朱雋與荊州刺史徐璆。共討黃巾。餘賊韓忠據宛乞降。不許。因急攻之。連戰不尅。雋登土山視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迫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今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忠見解圍。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雋因擊。大破之。忠等並降。

曹操圍壺關。下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曹仁言於操曰。圍城必示之以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為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太祖從之。城遂降。

後魏末。高歡起義兵於河北。爾朱兆。天光。度律。仲遠等。四將同會鄴南。士馬精強。號二千萬。圍歡於廣阿。是時歡馬二千。步卒不滿三萬人。兆等設圍不合。歡連繫牛馬自塞之。於是將士死戰。四面奮擊。大破兆等。

寇寇勿逼

漢趙充國討先零羌。羌觀大軍棄輜重。欲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徐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兗國曰。寇不可迫。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將皆曰。善。虜

衆果赴水。溺死者百數。於是大破賊衆。

前燕大司馬慕容恪圍段龕於廣固。諸將請急攻之。恪曰。軍勢有宜緩以克敵。有宜急而取之。若彼我勢均。且有彊援。慮腹背之患者。宜急攻之。以速大利。如我強彼弱。外無救援。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敝。兵法十圍五攻。此之謂也。龕恩結賊黨。衆未離心。今憑天險。上下同心。攻守勢倍。軍之常法。若其促攻不過數旬。赴之必矣。但恐傷吾士衆。當持久以取之。乃築室返耕。嚴固圍壘。終克廣固。

呂護據野王。陰通晉。事覺。燕將慕容恪等率衆討之。將軍傅顏言之恪曰。護窮寇假合。王師既臨。則上下喪氣。殿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爲長久之策。今賊形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爲備之道。未易卒圖。令圍之窮城。樵採路絕。內無蓄積。外無強援。不過十旬。敝之必矣。何必殘士卒之命。而趣一時之利哉。此謂兵不血刃。坐以制勝也。遂列長圍守之。見經六月。而野王潰。護南奔於晉。悉降其衆。

後晉開運中。契丹擁衆南向。約八萬餘騎。晉將杜重威懼。退保泰州。契丹踵之。晉軍至陽城。契丹大至。晉軍與戰。逐北十餘里。契丹踰白溝而去。晉軍結陣而南。胡騎四合。如山。諸軍力戰拒之。是日總行十餘里。人

馬飢乏晉軍至白圖衛村理鹿角爲行寨契丹圍之數重奇兵出寨後斷糧道是夕東北風大起破屋折樹營中握井方及水輒崩士卒取其泥帛絞而歠之（絞古巧切縊也）人馬俱渴至曙風尤甚符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狥國乃與彥澤元福及左廂都排陳使皇甫遇引精騎出西門擊之諸將繼至契丹却數百步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崩山李守貞亦令步兵盡拔鹿角出鬬步騎俱進逐北二十餘里鐵鎧旣下馬倉皇不能復上皆可棄馬及鎧伏蔽地杜威曰賊已破膽不宜更令成列遣精騎擊之皆沒水去

高陵勿向

秦伐韓趙王令趙奢救之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摩請以軍事諫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比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令摩又曰今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敗秦軍周人遣尉遲迥等襲洛陽齊召段韶赴洛陽圖仍令督精騎一千發晉陽五日濟河詔帥帳下三百騎與諸將登邙阪觀周軍形勢至大和谷與周軍遇即馳告諸營追集騎士結陣以待之韶爲左軍蘭陵王長恭爲中軍解律元爲右軍周人以步兵在前上山逆戰

詔且戰且却。以誘之。待其力敝。然後下馬擊之。周師大敗。一時兎解。投墮溪谷。殂者甚衆。

佯北勿從

戰國秦師伐趙。趙奢之子括。代廉頗將。拒秦於長平。秦陰使白起爲上將軍。趙出兵攻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堅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待救。秦王聞趙食道絕。自之河内。發卒遮絕救兵。趙卒食絕四十六日。陰相殺食。括與銳卒自轉戰。秦軍射殺之。趙軍大敗。坑卒二十餘萬人。

蜀劉表遣劉備北侵至鄴。曹公遣夏侯惇。李典拒之。二朝備燒屯兵。惇遣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不聽。惇等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見救至。乃退。

西魏末大將軍史寧。與突厥木杆可汗。同伐吐谷渾。遂至樹敦。樹敦即吐谷渾之舊都。多諸珍藏。而其主光已奔賀真城。留其征南王及數千人固守。寧進攻之。僞退。吐谷渾人果開門逐之。因迴兵奪門。門未及闔。寧兵遂得入。生擒其征南王俘虜男女。財寶盡歸諸突厥。

東魏侯景叛高澄歸梁圍彭城澄遣慕容紹宗討之將戰紹宗以梁人剽悍恐其衆不能支召諸將帥語之曰我當佯退誘吳兒使前汝可擊背其初景戒梁人曰逐北不過一里會戰紹宗實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勝深入魏人以紹宗之言爲信掩擊遂大敗之

郭子儀討安慶緒渡河圍衛州慶緒率衆來援分三軍子儀陣以待之預選射者三千人伏於壁內誡之曰候吾小却賊必爭進則登城鼓譟弓弩齊發以逼之既戰子儀僞退賊果乘之乃開壘門遂聞鼓譟弓弩齊發矢注如雨賊徒震駭因整衆追之賊衆大敗

察敵進止

春秋時齊師伐魯公將戰曹劌曰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恐詐奔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東晉末劉裕自京口舉義兵討桓玄玄將桓謙屯于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以拒之裕疑賊有伏兵顧左右見劉鍾曰此山下當有伏兵卿可率部下往索之鍾聲馳進果有伏兵數百一時奔走

宋雍州刺史袁顗舉兵反沿流入鵲尾與官軍相持既

又軍主張興世越鵲尾上據錢溪劉胡攻之不下遣人傳唱錢溪已下官軍並惧沈攸之曰不然若錢溪實敗萬人中要應有逃亡得還者必是彼戰失利唱空聲而以惑衆心耳勒軍中不得輒動錢溪捷報尋至果大破賊攸之悉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之覩駭惧急追胡還遂敗之

後魏將司馬楚之討蠕蠕蠕潛遣奸覘入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諸將莫能察楚之曰必是覘賊截之以爲驗賊將至矣即使軍人伐柳爲城灌水令凍城立而賊至水凝城固不可攻逼賊乃走散

西魏將韓果性強記更有謀略所行之處能記山川形勢兼善伺敵虛實揣知情狀有潛匿溪谷爲間偵者果登高覘之所擬之處搜必獲焉

周大將軍宋昌公楊帥師東討屯鷄棲原受齊王憲節度憲密謂楊曰兵者詭道去留不定見機而作不得遵常汝今爲營不須張幕可伐柏爲菴示有處所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會被勅追還率兵夜反齊人果謂柏菴爲帳幕不疑軍退翌日始悟

察敵逃遁

春秋時秦伐晉取羈馬晉師禦之出戰馬交緩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整也明日請相見也旨大夫吏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惧我也將遁矣薄諸

河必敗之胥申趙宰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隘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晉師伐齊齊侯畏衆齊師夜遁師曠曰烏之聲樂齊師其遁烏烏得空營其樂也邢伯曰有班馬之聲夜遁馬不相見故鳴也班別也齊師其遁叔向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魏司馬懿帥師拒諸葛亮於渭南相持百餘日亮卒於軍中及軍退百姓奔告懿追焉亮長史楊儀結陣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乃退不敢逼經二日行其營壘曰天下奇才也乃急追之閉中多蒺藜懿使軍士二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履前行蒺藜悉着履然後馬步俱進退至赤岸方知亮死審問百姓爲之諺曰死

葛亮走生仲達懿笑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後周齊王憲伐齊將旋師乃燒糞壤而去高齊視之二日乃知其空營

梁將劉郭拒晉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以奇計取之乃潛引兵自黃澤西去晉人怪郭軍數日不出寂無聲迹遣騎覘之無斥堠者城中亦無烟火但有鳥止於壘上時見旗幟循堞往來晉王曰我聞劉郭用兵一步百計必詐也更使覘之乃伏旗於弩偶之上使驢負之循堞而行得城中羸老者詰之云軍去已二日矣既而有人自鄴軍至者兵已趣黃澤晉王發騎追之

歸師勿遏

曹操圍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操將引還繡兵来操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到安衆繡與表兵合守險操軍前後受敵操乃夜鑿險爲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操爲遁也悉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操謂荀彧曰虜遏吾歸師與吾死地戰是以知勝

宋建武初魏圍鍾離張欣泰爲軍主隨崔慧景救援及魏軍退柆邵陽洲上餘兵萬人求輸馬五百疋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說慧景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兵在死地不可輕也慧景乃聽之過

前秦將堅征晉至壽春兵敗還長安慕容泓起兵于華澤堅命將督討之泓勇果輕敵不恤士晉人聞其至也懼率衆將奔關東泓驅兵邀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虜弗從戰於華澤

獻敗績被收

夏赫連勃勃伐禿髮傉檀大敗之驅掠二萬餘口牛馬羊數十萬而還傉檀率衆追之其將焦朗曰勃勃御軍齊肅未可輕也今因抄掠之資率思歸之士人自爲戰難與爭鋒不如從温圍北渡趣萬斛堆阻水結營制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傉檀不從勃勃聞而大喜乃於陽武下峽鑿陸埋軍以塞路勒衆逆擊傉

擅大敗之殺傷萬計。

後涼呂弘攻段業於張掖不勝將東走業議欲追擊之其將沮渠蒙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勿追此兵家之戒不如縱之以爲後圖業曰一日縱敵悔將無及遂率衆追之爲弘所敗。

死地勿攻

漢韓信擊趙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大笑平明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良久信走水上軍皆殊死戰不可敗遂破趙軍擒趙王歇諸將因問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附循士大夫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也其勢非置死地使人人自爲戰即與之生地皆走寧尚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後梁呂光遣二子紹纂伐段業南梁禿髮烏孤遣其將鹿孤及楊軌救業紹以業等軍盛欲從三門關狹山而東纂曰挾山示弱瓦敗之道不如結陣衝之彼必憚我而不戰也紹乃引軍而南業將擊之其將沮渠蒙遜諫曰楊軌特虜騎之強有窺伺之心紹纂兵死地必決戰求生不戰則有太山之安戰則有累卵之危　兵不戰紹亦難之各引兵

歸。

梁將陳慶之守濡陽城。與後魏將相持。自春至冬。數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諸將恐腹背受敵。議退師。慶之曰。兵來至此。涉歷一歲。縻費糧仗。其數極多。諸軍並無鬬志。皆謀退縮。豈是欲立功名。直聚爲鈔暴耳。吾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須虜圍合然後與戰。諸將壯其計。從之。魏人猗角作十三城。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壘。所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皷譟而攻。魏師遂大奔潰。斬獲略盡。

高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請降於周。周遣楊忠達奚武等率騎兵五千迎之。從間道馳入齊境。五百里前後三遣使報。消難皆不報。至虎牢三十里。武疑有變欲還。忠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聚城下。城四面峭絕。但聞柝擊聲。武親來麾數百騎西去。忠勒餘騎不動。候門開而入。馳遣召武齊鎮城。伏敬遠勒甲士二千人據東城。舉烽嚴警。武憚之。不欲保城。乃多取財帛以餌消難。及其屬先歸。忠以二千騎爲殿。到洛南。皆解鞍而臥。齊衆來追至洛北。忠謂將士曰。但飽食。今在死地。賊必不敢渡水。當吾鋒。食畢。齊師佯若渡水。忠騎將擊之。齊兵不敢逼。遂引而還。

立奇功

前漢傅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因詔令責樓蘭龜茲

國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教匈奴遮殺漢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匈奴使過至諸國何爲不言王謝服言匈奴使屬過屬近也近始也近過去之欲反當至烏孫道過龜茲介子復責其王王亦服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爲中郎還平樂監介子謂大將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所近而親就言不相猜阻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漢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者私報王所論密有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屏人而坐共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胸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太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母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闕

唐契丹及奚連年爲邊患契丹衙官可突于驍勇有謀略頗爲夷人所服張守珪到官頻出擊之每戰皆捷契丹酋領屈剌與可突干恐懼遣使許降守珪察知

其僞遣管記右衛騎曹王悔詣其部落就謀之。悔至
留刺帳賊。徒初無降意。密遣使引突厥將殺悔以叛。
會契丹別帥李過折與可突干爭權不叶。悔潛誘之
夜斬留刺及可突干。盡誅其黨。率餘燼以降。守珪因
出師次於紫蒙川。大閱軍實。搞賞將士。傳屈刺可突
于首於東都。
高仙芝爲安西副都護。小勃律國王爲吐蕃所招。妻以
公主。西北二十餘國。皆爲吐蕃所制。貢獻不通。節度
使田仁琬益嘉運累計不捷。玄宗敕仙芝以馬步萬
人爲行營節度使。往討之。時步軍皆有私馬。自安西
行十五日。至撥換城。又十餘日至据瑟德。又十餘日
至疎勒。又二十餘日至葱嶺守捉。又行二十餘日至
揭案川。又二十餘日至特勒滿川。即五識匿國也。仙
芝乃分爲三軍。使疎勒守捉趙崇玼統三千騎趣吐
蕃連雲堡直北谷入。使撥換守捉使賈崇瑾自赤佛
堂路入仙芝與中使邊令誠自護密國入。約七月十
三日辰時會於吐蕃連雲堡中有兵千人。又城南十
五里因山爲柵。有兵八九千人。城下自娑勒川水漲
不可渡。仙芝以三牲祭河。命諸將選兵馬人齎三日
乾糧早集河次。水既難渡。將士皆以爲狂。既至。人不
濕旗馬不濕鞴。已濟而成列矣。仙芝喜曰。苟吾半渡
賊來。吾屬敗矣。今既濟成列。是天以此賊賜我也。遂

登山排擊。從辰至巳。大破之。至夜奔逐殺五千人。生擒千人。餘並散走。得馬千餘疋。軍資器械不可勝數。仙芝留令誠等以羸病尫弱三千餘人守其城。仙芝遂進三日至坦駒嶺。直下峭峻四十餘里。仙芝料之曰。阿弩越胡若速迎。即是好心。又恐兵士不下。乃先令二十餘騎詐作阿弩越城胡服上嶺來迎。既至坦駒嶺。兵士果不肯下。云大使將我欲何處去。言未畢。其仙芝使二十人來迎。云阿弩越城胡並好心奉迎。婆夷河藤橋已斫訖。仙芝佯喜。以號令兵士。盡下。娑夷河即古之弱水也。不勝草芥毛髮。下嶺三日。城胡果來迎。明日至阿弩越城。當令將軍席元慶賀娄餘

潤先修橋路。仙芝明日進軍。又令元慶以一千騎先謂勒律王曰。吾取汝城。亦不斫汝橋。但汝借路過向大勃律。去城中有首領五六人。皆赤心爲吐蕃。仙芝先約元慶云。軍到首領百姓必走入山谷。招呼取以勅命賜練物。首領至。齊縛之以待我。元慶既至。一如仙芝所教。縛諸首領。王及公主走入石窟。取不可得。仙芝至。斬其爲吐蕃者五六人。急令元慶斫藤橋。去勃律猶六十里。及暮。纔斫了吐蕃兵馬大至。已無及矣。藤橋濶一箭道。修之一年方成。勃律先爲吐蕃所詐借路。遂成此橋。至是仙芝徐自招諭。勃律及公主出降。並平其國。

大曆中擢王栩爲容管經略使自安祿山之變溪洞夷僚相繼爲亂陷城邑遂據容州結長孫全緒等皆僑治藤梧栩至言於衆曰我容州刺史安可客治它所必得容乃止即出私財募士有功者許署吏於是人自奮不數月斬賊帥歐陽珪因至廣州請節度使李勉出兵併力勉不許曰容酋賊久獠方彊今往攻祗自敗耳栩曰大夫即不出師願下書州縣揚言以兵爲助冀藉此聲成萬一功勉許諾栩乃移書義滕二州刺史約皆進討引兵三千與賊鏖戰數日遇勉檄止之輒匿不發戰愈力卒破賊會崇牽悉復容州故地捷書聞詔更置順州以定餘亂栩凡百餘戰禽首領七十

軍師伐國若中路遇大城須下而過

秦末沛公破南陽守齮魚綺反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拒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強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黎未也又黎黑也）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積蓄多吏民自以爲降必死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其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

足下矣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而西無不下者

武德中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輔公祐公祐遣將馮惠亮率舟師三萬屯青林山仍於梁山連鐵鏁以斷江路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與惠亮爲掎角之勢孝恭集諸將會議皆云惠亮正通並据強兵爲不戰之計城柵既固卒不可攻請直指丹陽掩其巢穴丹陽既破惠亮自降孝恭欲從其議靖曰公祐精銳雖在水陸二軍然其自統之兵亦皆勁勇惠亮等城柵尚不可攻公祐既保石頭豈應易拔若我師至丹陽留亭旬月進則公祐未平退則惠亮爲患此便腹背受敵恐非萬全之計惠亮正通皆是百戰餘賊必不憚於野戰止爲公祐立計令其持重但欲不戰以老我師今若攻其城柵乃是出其不意滅賊之機須在此舉孝恭然之靖乃率黃君漢等先擊惠亮若戰破之殺傷及溺死者萬餘人惠亮奔走靖率輕兵先至丹陽公祐大懼先遣僞將左遊仙領兵守會稽以爲聲援公祐　擁兵東走以趨遊仙至吳郡與惠亮正通並相次擒獲江南悉平

舍小圖大

春秋時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以宋嘗事晉而

向戌有賢行故欲封之爲附庸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

後周時詔發關中兵以韋孝寬爲元帥東討尉遲迥軍次河陽迥所置儀同薛公禮等圍偪懷州遣兵擊破之進次懷縣永橋城之東南其城既在要衝雉堞牢固迥已遣兵據之諸將士以此城當路請先攻取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亦何能爲也於是引軍次於武陟因大破迥子惇惇輕騎奔鄴西門豹祠之南迥自出戰又破之迥窮迫自殺

師不襲遠

春秋時秦伯使杞子逢孫戍鄭杞子自鄭使告於秦伯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勞師力竭遠人備之無乃不可乎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辭不受其言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皐夏桀之祖父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技曰未報秦施而伐

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謀及子孫。可爲死君乎。言不可謂背君遂發命遽興羌戎子墨縗經晉文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遂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

曹操定荊州。將順江東下。遺孫權書。欲以水軍八十萬會獵於吳。諸葛亮見權於柴桑。說權曰。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劉備也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也。兵法忌之。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荊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能命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操破必矣。權遂發兵拒戰。操敗於赤壁。

軍勝重掠伏襲必敗

南涼禿髮傉檀伐沮渠蒙遜於姑臧。至蕃禾茗藋掠五千餘戶。其將屈古進曰。陛下轉戰千里。無完陳。徙戶資財。盈溢衢路。宜倍道旋師。早渡峻險。蒙遜善於用兵。士衆皆戰。若輕軍卒至。出吾慮表。大敵外逼。徙戶內攻。危道也。衛尉伊方延曰。我軍勢方盛。將士勇氣自倍。彼徒我騎。勢不相及。若倍道旋師。必捐棄資財。示人以弱。非計也。俄而昏霧風雨。蒙遜軍大至。傉檀大敗而還。

唐武德中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蕭銑於江陵。銑悉見

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李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治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歸自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而擊之。蔑不勝矣。今若急之。彼則併力死戰。楚兵剽銳。未易當也。剽匹妙反勇利也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自帥銳師出戰。果敗走趣南岸。銑衆委舟收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李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籍其用。柰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銑降。

擊歸墮

襄公九年。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攻其三門。三門剸門帥之梁北門也晉果三分其軍各攻一門閏月戊寅。濟於陰坂。侵鄭。次於陰口而還。陰口鄭地名也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

地有所不爭

晉陶侃鎮武昌。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荅。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

所以設險而禦寇。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親。外接群夷。夷中利深。善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斯待寇也。今繞以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勢。此又非所資也。後唐亮伐之果大敗。

武經總要 後

十三之四

豫章新齋李鼎長卿訂
金陵對溪唐富春校梓

澤藏書

察敵降附　料降詐降招降
諭以禍福　縱舍
占候　至誠獲神助
惟人事破災異　假託安衆
下營擇地　據險
先據要地　據水草
絕水泉　據倉廩
料敵糧道　伏歸路敗之

察敵降附料降詐降

項羽圍漢榮陽漢王請和割榮陽以西者爲漢亞父勸項王急攻榮陽漢王患之陳平反間既行羽果疑亞父大怒而去疽發病死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右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之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逃遁

曹公入荆州劉琮降得水軍步兵十萬孫權與曹公遇於赤壁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觀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去也乃先書報欲降曹軍吏士引頸相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猛炤焰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

晉將李矩守滎陽城劉聰遣從弟暢帥騎三萬討矩屯於韎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卒至矩未服爲備遣使奉牛酒詐降於暢潛皆精勇見在老弱暢不以爲虞大饗渠帥皆醉矩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

後魏万俟醜奴宿勒明達等叛寇掠涇州魏將崔延伯率衆討之醜奴時或輕騎覘來挑戰大兵未交便示奔北延伯伐木別造大排內爲鎖柱教強兵負而趨走號排城戰士在外輜重居中衆軍將出未戰之間

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緩師。延伯謂其事實。遂巡未圍。俄而宿勒明達率衆自東北而至。乞降之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賊本輕騎。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得入排城。延伯軍大敗。死傷者數萬。

西魏宇文泰與東魏高歡戰於邙山。泰軍不利。裨將于謹率其麾下僞降。立於路左。歡乘勝逐北。不以爲虞。追騎過盡。謹乃自後擊之。敵人大駭。獨孤信又收兵於後。突擊歡軍。亂以此西魏軍得全而退。

唐調露中。突厥阿史德温傅反。與阿史那伏念合詔裴行儉總諸軍討之。行儉乃縱反間。使相猜貳。伏念恐懼。密送降款。仍請自效。行儉不泄其事。而密表以聞。數日有烟塵漲天而至。斥堠惶惑來白。行儉召三軍謂曰。此是伏念執温傅來降。非他。然受降如受敵。但須嚴備。遣軍使迎前勞。少間。伏念果率其屬縛温傅詣軍門請罪。盡平突厥餘黨。

唐史思明陷洛陽。賊鋒甚盛。副元帥李光弼守河陽。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而救不至。任棄城也。賊帥周摯領安太清徐黃玉等。先攻南城。將陷之。抱玉乃紿之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衆大喜。飲軍以候之。抱玉因得繕完設備。明日堅壁請戰。賊怒。欺紿急攻之。抱玉出

奇兵表裏夾攻殺傷甚衆擊軍退光弼自將於中灘城擊拾南城攻中灘不勝乃整軍將攻北城光弼以兵出戰大敗之。

唐貞元三年吐蕃入寇爲李晟邀擊之又襲破其推沙堡深恨晟及渾瑊馬燧欲陰計圖之乃卑詞厚禮告馬燧請重立盟誓則蕃軍引去德宗不許燧自入朝言之上令崔翰入蕃報結贊言還我鹽夏二州則同盟結贊曰清水之會同盟人少是以和好輕慢不成今蕃相及元帥已下凡二十一人赴盟靈州節度杜希全涇源李觀皆和善守信境外重之此時須令預盟翰約盟於清水結贊曰清水非吾地請盟於源州土梨樹盟畢則歸二州翰歸備奏其事神策將馬有麟奏曰土梨樹地多險阻恐蕃軍隱伏不利不如於平凉其地坦平且通涇州爲使帝從之詔報以希全只在靈州李觀又以改官今遣侍中渾瑊充盟會使崔漢衡副之鄭叔矩爲判官瑊統兵二萬又詔華州節度駱元光以本鎮兵從瑊與結贊初約以兵三千列於壇之東西是時蕃軍精騎數萬列壇西結贊又請瑊已下具衣冠劍珮瑊等入幕次坦無他慮結贊伐鼓三通其衆呼譟而進瑊遽出自幕後偶得他馬跨而奔馳追騎雲合流矢雨集崔漢衡已下六十餘人皆陷於賊。

宋　知夏州尹憲同知李繼遷道在斤澤乃與都廵檢曹光實選精騎襲之繼遷僅以身免獲其母妻於是繼遷復結婚於豪酋轉徙匿浸以強盛使人結光實曰我數奔北勢窘不能自存矣公許我降乎因陳舅甥之禮期某日於葭蘆州降光實信之且欲擅其功故不與人謀至期繼遷設伏止領十數人近城迎光實從百騎赴之繼遷前導北行至其地忽舉手揮鞭伏兵盡起光實被害

張熙爲西路行營都監朝廷討靈武熙與張凝入戎境清遠故城有戎首請以甲騎三萬來降熙語凝曰此必詐也亟嚴兵以待之果然凝按部歸環州道爲虜所邀熙聞之領所部銳兵自慶州赴之與凝會射殺戎帥與凝同還

招降

昭公十三年魯叔兪帥師圍費弗克敗焉爲費人所敗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治區夫曰非也區夫魯大夫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供其之因費來如歸南氏亾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懲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前漢高帝時陳豨反於代帝自往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爲矣上令周昌

選趙壯士可令將者。昌見四人。帝慢罵曰。堅子能爲將乎。四人慙皆伏地。帝封之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賞未遍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惟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此四人。以慰趙子弟。皆曰善。遂平豨。

吳孫權命呂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遺書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過鄂。載南陽鄧玄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普。乃被書當還。蒙秘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城。顧謂玄之曰。郝子太聞世有忠義事。亦欲爲之而不知時也。今吾士卒精銳。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繼於道。曾不移日而城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我度此家。不得外一問。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爲陳禍福。玄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聽之。玄之先出。語蒙。普尋後當至。蒙豫勑四將。各選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咲。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及到南郡。上仁慕芳。皆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且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痛者給醫藥。饑寒者賜

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遊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鬬心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璋鄉衆皆委羽而降權

隋山獠作逆以衛玄爲資州刺史以鎮撫之玄既到官時獠攻圍太平鎮玄單騎造其營謂羣獠曰我是刺史啣天子詔安養汝等汝等驚諸賊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歸服者十萬餘口

唐將丘行恭大業末與兄師利聚兵有衆二萬保故郡城百姓多附之原州奴賊數萬人圍扶風郡太守竇璡堅守經數月賊中食盡野無所掠衆多離散投行恭者千餘騎行恭遣其酋渠說諸奴賊共迎義軍行恭又率五百人皆負米麥持牛酒自詣賊營奴帥長揖行恭呼斬之謂其衆曰汝等並是好人何因事奴爲主使天下號爲奴賊衆皆俯伏曰願改事公行恭率其衆共謁太宗於渭北

馬燧與渾瑊駱元光韓游環合軍討李懷光於長春宮懷光將徐庭光以兵六千守宮城禦備甚嚴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自固攻之曠日持久所傷必甚乃挺身至城下呼庭光庭光素憚燧威名則拜於城下燧度庭光心已屈乃徐謂之曰我來自朝廷可西面受

命庭光復拜燧乃前之曰公等皆朔方將士禄山已
來首建大勳四十餘年功伐最高奈何棄祖父之勳
力背君上爲滅族之計耶從吾指上免禍富貴可圖
也賊徒皆不對燧又曰以吾言不誠今相去不遠
數步尔當射我乃披襟示之庭光感泣俯伏軍士亦
泣下先一日賊焦離堡守將尉珪以兵二千因堡降
燧庭光東道既絕乃率衆出降燧以數騎徑入城處
之不疑莫不畏服

諭以禍福

春秋時齊孝公伐魯北鄙僖公使展喜犒師齊勞使受命於展禽柳下惠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不齊侯曰室如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太公爲太師燕王司盟之官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正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威之功率循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用此舊盟故不敢保聚曰豈有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此展禽以大義遂奔齊

唐太宗討薛仁杲乘勝逼其城下仁杲嬰城自守太宗

具知賊中虛實。將領大軍繼至。四面合圍。因縱辨士。諭以禍福。城中震駭。計無所出。詰朝仁杲率其將士。開門請降。得其精兵萬餘人。

李大亮。爲杜門令。胡寇入境。大亮衆少不敵。遂單馬詣賊營。召其豪帥。諭以禍福。羣胡感悟。相率請降。大亮又殺所乘馬。以與之宴樂。徒步而歸。前後降者千餘人。縣境以清。

張良遜除爲豐州總管。時梁帥都薛舉。請兵於突厥。欲令渡河。長遜知之。詐爲詔書。諭以逆順與莫賀咄設。示知其謀。突厥乃拒師都等。使高祖嘉之。

縱舍

春秋時。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於大宮。臨哭也大宮鄭祖廟且巷出車吉。出車于巷示將見迂不得安居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陴賊上睥睨皆哭所以告楚窮也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哀其窮哭故爲退師爲猶不服故復圍之九十日入自皇門。至於逵路。奎方九軌曰逵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肉袒牽羊示服爲臣僕曰孤不天。不爲天祐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而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

蜀諸葛亮南征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爲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之。使觀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對曰。向

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陣若秪如此即定易勝耳。亮咲。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皆平。

陳禎明三年。隋師濟江。宜黃侯慧紀率將士三萬餘艘欲趣臺城。遣南康太守呂肅。將兵據巫峽。肅竭私財以充軍用。隋將楊素。奮兵擊之。四十餘戰。爭馬鞍山。及磨刀澗守隘。隋軍死者五千餘人。陳人盡取其鼻。以求功既而隋軍屢捷。獲陳之士。三縱之。肅乃遁走。

唐太宗討薛仁杲。率左右二千餘騎。追奔直趣圻塽。以乘之。仁杲列陣城下。太宗據涇水以臨賊陣。賊徒氣沮無敢進戰。其驍將渾幹等數人臨陣來降。請還取馬。太宗遣之。於是各乘良馬。須臾並至。

占候

春秋時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上陽虢國都在弘農陝縣東南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曰。丙之辰。龍尾伏。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見均服振振取虢之旂。式事上下曰服振振盛貌旂軍之旂旗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鶉鶉火星也賁賁鳥星之体也天策傳說星時近日星微焞焞無光曜言丙子平旦鶉中軍事有功也此已上童謠言也董齕之子朱有念慮之感而會成嘻戲之言似若有憑者其言或中或不中傳覽之士能推思之人兼而志之以爲鑒戒以爲將來之驗有益於世教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以星驗推之知九月十月之交謂冬之九月十月也交晦朔交食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是夜日月合朔於尾月行疾故至旦而過在策鶉火

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

鄢陵之戰晉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楚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

[illegible]濮之戰晉侯夢與楚子慱楚子伏已而監其輜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懼柔之矣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輜所以柔物子犯審見事故宜惟言以答夢

後魏議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太后亦固止帝皆不聽惟崔浩勸之尚書令劉潔左僕射安原等乃使皇門侍郎郭仇齊推赫連昌大史張深淵徐辨說帝曰今年巳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於上羣臣共贊深等云深少時常諫符堅不可南征堅不從而敗今天時人事都不利協如何舉動帝意不決乃召浩與深辨等論之浩難淵曰陽爲德陰爲刑故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之原野小則肆之朝市戰伐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陰用兵蓋得其類修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飢人流應在他國遠期十二年太白行蒼青龍宿於天文爲東不妨北伐深等俗生志意淺近牽於術數不遠大體難與臣觀天文遠圖

然其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象也。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故人語曰。非常之原。黎人懼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願陛下勿疑蠕蠕恃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寬來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温。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大軍卒至。必望驚塵奔走。牡馬護牝。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朋聚而困斃可一舉而滅也。暫勞永逸。時不可失。遂行及軍將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於是分軍搜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所虜及獲畜產車廬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千餘萬。落虜散亂。帝沿溯水西至涿郡山。諸大將軍慮深入。恐有伏兵。勸帝止。後有降人言蠕蠕大擅先被賊不知所爲。乃焚宮廬舍料車。自載將百人。入山南走。人畜窘聚。方六十里無人統領。相去百八十里。追軍不至。乃徐西遁。唯此得免若復前行二日。則盡之矣。帝恨之。

隋壽元年。長孫晟在朔州大利城。安撫新附。表奏曰。臣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謹按兵書。此名洒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爲行軍元帥。晟爲受降使者。北伐。遂敗匈奴。

齊建武中。魏將王肅劉昶攻同州刺史蕭誕甚急。明帝

遣左衛將軍王廣之赴救蕭衍爲偏帥隸廣之一旦有風從西北起陣雲從之來逼蕭營尋而風回雲轉還向西北衍曰此所謂歸氣魏師遁矣令軍中曰望麾而進聽鼓而動肅乃傾壁十萬陣於水北衍楊麾鼓譟響震山谷敢死之士執短兵先登長戟翼之城中見援至因出軍攻魏柵魏軍表裏受敵因大敗肅想單馬走斬獲千計血流絳野。

至誠獲神助

後漢耿恭爲戊己校尉擊匈奴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乃引兵據之匈奴復來攻恭募先登數十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于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嘆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爲神明遂引去。

唐裴行儉討吐蕃且作安撫大食使途經莫賀延磧屬風沙晦暝導者益迷行數百步水草甚豐後風靜行儉命下營度誠致祭令告將吏井泉非遙俄而雲收風靜行數百步水草甚豐後來之人莫知其處衆皆悅服比之貳師將軍。

開元初突厥降者復叛勅王晙帥并州兵西濟河以討之晙乃間行倍道以夜繼晝捲甲捨鼓而趨之夜於

山中或遇風雪甚盛峻恐失期仰天誓曰峻若事君不忠不討有罪明靈所殛固自當之今士衆何辜令其苦難若誠心忠烈天監孔明當止雪迴風以濟我事言訖風迴而雪止時叛者分爲兩道其在東者峻追及之殺一千五百餘人生獲一千四百餘人駝馬牛羊甚衆

建中十三年楊朝晟築木波城以捍吐蕃朔軍次方渠無水師徒囂然遽有青蛇乘高而下相其蹤隨而流朝晟命築防環之遂爲淳泉軍人仰飲以足圖其事上聞詔置祠焉

推人事破災異

周武王伐紂師至氾水牛頭山風甚雷疾旗毀折王之驂乘惶震而疚太公曰用兵者順天之道未必吉逆之未必凶若失人事則三軍敗亡且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智將不佞而愚將拘之若乃好賢而用能舉事而得時此則不拘時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禱祀而福從遂命驅之而前周公曰今時逆太歲龜灼告凶卜筮不吉星變爲災請還師太公怒曰今紂刳比干囚箕子以飛廉爲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可知乎乃焚龜折蓍援抱而鼓率衆先涉河武王從之遂伐紂（此事六韜說與荀子異）

後趙石勒伐張重華將謝艾帥兵往擊之夜有二梟鳴

于牙中艾曰梟遯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尅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

唐初輔公祐據江東反趙郡王孝恭爲元帥討之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爲血在座者爲失色孝恭舉止自若諭之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自顧無負於物諸公何見憂之深公祐積惡禍盈今承廟筭以致討盆中之血乃公祐授首之兆遂盡飲而罷時人服其識度而能安衆遂平公祐

李晟以朱泚之叛屯於渭橋時榮惑守歲星之方退賓介或勸曰今榮惑已退皇家之利也可速用兵晟曰天子外次人臣但當效節垂象高遠吾安知天道耶及平賊後晟謂參佐曰前者士大夫勸晟出軍非敢拒也且軍可用有不可使知之嘗聞五星盈縮無準懼復來守歲則我軍不戰而自潰參佐皆歎服

李愬攻蔡州吳房軍吏曰今日往必請避之愬曰賊以往必謂吾不來正可擊也及戰遂捷而歸

假託安衆

春秋時晉文公卒將殯於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吼聲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秦伯使孟明視等三將襲鄭晉禦于殽而敗之聲自柩出故曰君命也大事喪事也偃聞秦寇謀故因柩鳴以正衆心

燕將騎劫攻齊即墨齊將田單拒守乃令城中人食必

祭其先祖於中庭飛鳥悉翔舞城中而下食燕人怪之單復宣言曰神來下教　又曰當有神人爲我師者有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返走田單起引東向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單曰子勿復言也因師之每出入約束必稱神師衆心乃安終擊破燕

秦二世初天下亂陳勝吳廣起兵於蘄欲收人心謀曰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楚人憐之或以爲在誠以吾衆爲天下唱宜多應者（謂首號令）廣以爲然迺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皆成功然足下卜之兒乎（卜者云事成有功然須假託鬼神乃可興起耳故勝廣曉其意則爲魚書狐鳴以惑衆也）勝廣喜僉曰此教我先威衆耳迺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又間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構大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間謂竊令人行也客於廣所次舍處旁側祠中爲之叢謂草木之岑蔚者也祠神祠也構謂結處也）卒皆夜驚恐朝日卒中往往指日廣勝因而號令衆遂從之

魏曹操軍行失道三軍皆渴公令曰前者有大梅林饒子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皆口出水遂及前水

晉將李矩守滎陽城劉暢討矩矩奉牛酒詐降謀夜襲之兵士以賊衆皆有懼色矩令郭誦禱於鄭子產祠曰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凶胡臭羯何得過庭使巫楊言曰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爭進乃使精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獲鎧甲馬匹甚多

斬首數千級暢僅身免

嶺南賊盧循寇建鄴宋武帝擊破之賊從至彭蠡湖乃
悉力柵斷左里大軍至左里將戰宋武帝所執麾竿
折幡沉水衆並怪惧公歡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幡竿
已折今日復然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循兵雖殊死
戰弗能禁諸軍乘勝奔之循軍舸走所殺及投水者
萬餘人

梁度城爲華陽太守後魏軍攻圍南郡時糧儲寡少人
懷恟懼州有空倉數十所城手自封題指示將士此
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安虜退

後魏皇始二年慕容寶將慕容賀鱗帥三萬餘人寇新
市甲子晦道武帝進軍討之太史令晁崇奏曰不吉
帝曰何也對曰昔討以甲子亾兵家忌之帝曰周武
王不以甲子日兵勝乎崇無以對帝遂進兵新市賀
驎退沮派水依漸沮澤以自固甲戌帝臨其營戰於
義臺塢大破之

隋末李密破宇文化及還士卒皆疲倦王世充欲因其
敝擊之恐衆心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遂立
祠於潞水之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
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疲敝世充兵多楚人信妖言故
下營擇地
以惑之衆皆請戰遂破密

唐裴行儉討突厥軍至單于都護府之北際晚營壕塹既周遽令移就崇岡衆謂已就安堵不可勞擾行險不從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吏驚服問行險何以知之行險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

五代朱温遣龎師古與葛從周分統大軍渡淮以伐楊行密師古營清口其地卑下或請就高爲柵師古以非太祖命弗聽淮人決水浸之請者告曰淮人決河上流水至矣師古怒其惑衆斬之已而水至軍不能戰遂見殺

據險

春秋時蔡侯吳子唐侯伐楚會舟于淮汭約自豫章與楚夾漢水而陣楚左司馬沈尹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沿漢上下遮勿使渡也）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以方城外人毀吳所舟舍）還塞大隧真轅冥阨（三者漢東三阨狹道也欲塞之也）子濟漢與伐之我自後擊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楚大夫武城墨謂子常曰吳用水我用革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大夫史皇曰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城口三阨道之總名）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陣自小別至於大別（禹貢漢水至大別而南入江）三戰子常知不可遂奔

後漢末曹操使夏侯淵張郃屯漢中先主進兵漢中屯

于陽平關南渡汚水沿山稍前於定軍山作營壘淵自將大軍來爭其地光武乃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敗淵軍遂斬淵曹公自長安南征先主遙策之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曹公至先主飲衆拒險終不交鋒積日不戰兵士亡者多曹公果引退先主遂有漢中

晉羊祜都督荆州以孟獻築武牢而鄭人懼晏詡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爲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

劉裕討南燕慕容超召群臣議拒晉師大將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初鋒勇銳不可爭也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徐簡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勅段暉率兖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收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芟使敵無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其釁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下策也超曰京都殷盛戶口衆多非可一時入守青苗布野非可卒芟設使芟苗守城以全性命朕所不能令據五州之彊帶山河之固戰車萬乘鉄騎萬羣縱令過峴至于平地徐以精騎踐之此成擒也慕容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用馬爲便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貽窘迫固也晉成安公不守井陘之險終屈於韓

信諸葛瞻不據東馬之險卒擒於鄧艾以爲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超又不從乃緝呂梁父二戎修城隍簡士馬蓄銳以待之其夏晉師度自東莞超遣命其左軍段暉等步騎五萬進據臨煦俄而晉師過峴超卒四萬兵就段暉等於臨煦謂公孫五樓曰宜進據川源晉軍至川源五樓戰敗而迈裕遣諮議參軍檀韶率銳兵攻破臨煦超大懼單騎奔段暉衆又戰敗斬暉超又奔還廣固徙郭內人入保小城後超出兵爲裕軍所執

後魏遣將伐後燕慕容寶已平幷州寶在山中引群臣議之山中尹符謨曰魏軍強勝千里轉鬬乘勝而來勇氣兼倍若逸騎平源形勢彌盛殆難爲敵宜杜險拒之中書令賭遂曰魏軍多騎師行剽銳馬上齎糧不過旬日宜令郡縣聚千家爲一堡深溝高壘清野待之至無所掠資食既盡不過六旬自然窮困尚書封懿曰今魏師十萬天下之勁敵也百姓雖欲營聚不足自固是徒聚糧集兵以資強寇且動衆心示之以弱阻関拒戰計之上也慕容麟曰魏今乘勝氣銳其鋒不可當宜完守設備待其敝而乘之於是修城積粟爲持久之備魏攻中山不克進據博陵魯口諸將望風奔退悉降於魏後周遣韋孝寬率衆攻壽陽並拔之初孝寬到淮南所

在皆密送誠欵然彼五門猶爲險要陳人若開塘放水即津濟路絕孝寬遽令分兵據守之陳州刺史吳父立果遣块堰已無及於是陳人退奔江北悉平

唐武德四年秦王世民圍洛宮城遺王世充書諭以禍福世充不報竇建德悉發衆西救洛陽水陸並進世充弟世辨遣其將郭世衡將兵會之合十餘萬號三十萬軍於成皐之東原築宮版渚遣使與世充相聞秦王集將佐議之皆請避其鋒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亾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以拒之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保據東都府庫充實所將之兵皆江淮精銳致

死於我即日之患但乏糧食耳以是之故爲我所持求戰不得守則難久　建德親帥大衆遠來赴援亦當極其精銳致死於我若縱之至此兩寇合縱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偃兵無日混一之期殊有未涯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世充出兵愼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皐厲兵訓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日兩主就縛矣世民善之收道衝之子也蕭瑀突屈通封德彝皆曰吾兵疲老世充憑守堅城未易猝拔建德席捲而來鋒銳氣盛吾腹背受敵非完策也不若退保新安以承其敝秦王曰世充兵摧食盡上下

離心。不煩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將驕卒精。吾據武牢。扼其咽喉（扼爲言扼其要害如扼其咽喉）彼若冒險爭鋒。吾取之甚易。若狐疑不戰。旬日之間。世充自潰。城破兵彊。氣勢自倍。一舉西克。在此行矣。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兩賊併力。其勢必彊。何敵之承。吾計決矣。通等又請解圍據險。以觀其變。秦王不許。中分麾下使通等。副齊王元吉圍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三千五百人。東趣武牢。時正晝出兵歷北邙。抵河陽。超鞏而去。世充登城而望。莫之測也。竟不敢出。建德迫於虎牢。不得進。留屯累月。戰數不利。將士思歸。秦王遣輕騎千餘。抄其糧運。又破之。諜者告曰。建德伺唐君匆盡。牧馬河北。將襲虎牢。秦王固留馬千餘匹。牧於河渚。以誘之。夕還武牢。建德果悉衆而自阪洛。出牛口。置陣北距大河。西薄汜水。南屬鵲山（薄迫也汜音凡文音祀縣名屬孟州屬之欲迫連此縣也）亘二十里。鼓行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將數騎升高丘以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而囂。是無紀律。逼城而陣。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陣久卒飢。勢將自退。進而擊之。無不克者。與公等約。甫過日中。必破之矣。建德列陣。自辰至午。士卒飢倦。皆坐列。又爭飲水。遂巡欲退。秦王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陣西馳而南。上戒之曰。賊若不動。不宜引歸。動則引兵東

出士及至陣前陣果動秦王曰可擊矣時河渚馬亦至乃命戰秦王帥輕騎先進大軍繼之東涉汜水直薄其陣建德羣臣方朝謁唐騎繼來朝臣趨就建德召騎兵拒唐兵阻朝臣不得過建德揮朝臣令却進退之間唐兵已至建德窘迫退依東陂竇抗引兵擊之戰小不利秦王帥騎赴之所向皆靡於是諸軍大戰塵埃漲天秦王帥史大柰程知節秦叔寶宇文歆卷旆而入出其陣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顧見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首三千餘級建德中槊竄匿於牛囬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逐之建德墜馬武威下而擒之

李懷光爲寧慶晉絳慈隰等州節度使引衆城長武據原首臨涇水以拒二蕃空道自是不敢南侵

五代晉王存勗起師趨汴至胡柳陂梁北面行營招討使賀環結陣而至橫亘數十里王帥銀鎗都蹈其陣王彥章軍先敗走晉輜重在陣西望見梁旗幟驚潰入幽州陣幽州兵亦擾亂自相蹈籍晉兵無復部梁兵四集勢甚盛陂中有土山賀環引兵據之晉王謂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勝吾與汝曹奪之即引騎兵先登李從珂與王建及以步卒繼之梁兵紛紛而下遂奪其山日向晡環陣於山西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以爲不若歛兵還營誥朝復戰閻寶曰王彥章騎

兵已入濮陽山下。惟步卒向晚皆有歸志。我乘高趣下擊之。破之必矣。王建極振甲橫槊而進曰。王但登山觀臣爲王破賊。乃以騎兵大呼陷陣。諸軍繼之。衆兵大敗。棄甲山積。收者纔三萬人。

先據要地

秦師伐韓。圍閼與。趙遣將趙奢救之。軍士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又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奢即發萬人趨之。秦人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遂解閼與之圍。

光武遣諸將上隴。爲隗囂所敗。乃詔馮異軍栒邑（栒音詢）未至。聞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栒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境。但伏小利。（但伏猶慣習也。謂慣習前事而復爲之也。）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閼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破。進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

蜀諸葛亮領師十萬出斜谷。壘於郿之渭水南原。魏司馬懿曰。百姓積衆。皆在渭南。此必爭之地也。遂引軍而濟。背水爲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

山西東若西止五丈原則無事矣亮果上原是時懿比渭南郭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　隔絕隴道搖蕩民夷此非國家之利也懿使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擊却之

東魏高歡伐魏軍過蒲津涉洛至許原西魏將宇文泰軍至沙苑歡聞泰至引軍來會候騎告歡軍至泰召諸將謀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進軍至渭曲背水東西爲陣合戰大破之歡夜遁

據水草

後漢建武十三年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種爲寇殺長史馬援將四千餘人往擊之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遂窮困諸種萬人悉降

晉末劉裕領師伐慕容超晉師度峴超懼率卒四萬就其將段暉等于臨煦謂其將公孫五樓曰宜進據川源晉師至而決水亦不能戰矣臨煦角巨淺水去城四十里五樓急馳據之比至爲晉將孟龍符所保五樓乃退因而大敗

後秦姚與率衆伐前秦符登登自六陌向廢橋興乃自將精騎迫登遣長史尹緯領步卒據廢橋以抗登登因急攻緯緯與戰大破之登衆渴死者十二三其夜

大潰

絕水泉

蜀諸葛亮出祁山。魏遣張郃。督諸軍拒亮。將馬謖於御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擊大破之。

赫連勃勃屯依力川。後秦姚興將王奚聚羌胡三千餘戶于勃奇堡。勃勃進攻之。奚驍悍有膂力。拒兵接戰。勃勃之衆多爲所傷。於是堰斷其水。堡人窘迫。執奚出降。

隋開皇初。突厥寇蘭州。賀樓子幹。率衆拒之。至河洛峽山。與賊相遇。賊衆甚盛。子幹阻水爲營。賊軍不得水。數日人馬甚敝。縱擊大破之。

據倉廩

漢王屯滎陽。韓信收兵與漢王會。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間。破之。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項羽數侵漢甬道。漢軍乏食。羽圍成皐。漢王逃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皐王門。馳入張耳韓信壁。奪之軍使盧綰劉賈將率二萬人。騎數百人。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漢王數挑戰。大破楚軍。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就敖倉食。

隋大業末。翟讓等奉李密爲主。是時河南山東大水。攻者將半。密將李勣言於密曰。天下大亂。本是爲飢。今若得黎陽一倉。大事濟矣。密乃令勣領麾下五千人。

自原武濟河掩襲卽日克之開倉恣食一旬之間勝兵二十餘萬人

斷敵糧道

秦攻趙趙使趙括將軍長平秦乃陰使白起爲上將軍括至則出兵擊秦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遂勝追造秦壁堅拒不得入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爲二糧道絕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兵及粮食趙軍不得食四十六日內相食趙括出搏戰秦軍射殺括趙卒四十萬人皆降

漢王遣將韓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與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稱二十萬時李左車說餘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豹擒夏說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壁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不然則必爲所擒矣餘嘗自

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今韓信之兵號數萬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避之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不聽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大喜乃敢引兵進破趙軍。

吳楚反周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亞夫會兵滎陽。吳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使輕騎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食。飢數戰。終不出。乃引而去。

王莽簒漢。光武兄縯起兵。欲進攻宛。莽將甄阜梁丘賜戰敗。阜賜乘勝。而輜重於籃鄉。引精兵十萬南渡灃水。阻兩川。間為營。絕後橋。示無還心。縯於是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為六部。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明日與下江兵。共攻阜賜斬之。光武在河北。擊銅馬賊於鄗。賊數挑戰。光武堅營自守。有出鹵掠者。輒擊敗之。絕其糧道。積月餘。日。賊食盡。夜遁去。追至館陶。大破之。（鄗音交縣名）

後漢末。曹操與袁紹相持。官渡沮授言於紹曰。北兵雖衆。剽果不及南。南軍雖精。而資儲不及北。南利於急戰。北利於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操亦分營相當。合戰。操不利。復還堅壁。紹為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營中時蒙楯而行。衆大懼。操乃以霹

靂車發石以擊紹樓皆破紹為地道攻操操輒於內為長塹以柜之紹運轂車數千乘至官渡操遣徐晃擊走之燒其輜重紹復遣軍運糧淳于瓊等率兵萬餘送之沮授說紹可別為支軍於表以絕曹操之鈔紹又不從瓊宿於故市鳥巢去紹軍營四十里會紹謀士許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怒遂奔於操謂操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危急之時也袁氏輜重有萬餘兩軍無嚴備可輕兵襲之不虞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二日袁氏自敗也操乃自將步騎五千人皆用袁氏旗幟夜啣枚縛馬口從間道出入抱束薪時有問者紿曰袁公恐曹公鈔掠後軍遣兵以盜備聞者信之既至圍屯火放營中驚執瓊等悉斬之數日紹棄日而遁

蜀將姜維率衆侵魏依鞠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勾安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質仁等寇逼諸郡魏將郭淮與陳泰謀所以禦之泰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未必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雖其有救山道險阻非行兵之道乃使鄧艾等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將士圍窘分糧聚雪以稽歲月維果來救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勅諸軍堅壁勿與戰使淮截其道路進軍洮水維懼遁走安等降

魏。

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姚豹。分據陳川故城豹居西台潛居東臺豹兵久飢。後趙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粮以饋豹。逖遣韓潛馮鉄等。邀擊於汴水。盡獲之。豹霄遁。

咸亨元年。吐番入寇。以薛仁貴爲行軍大總管。郭待封副之。軍至大非川。將發趨鳥海。仁貴謂待封曰。鳥海險遠。輜重自隨難以趨利。若引輜重將失事機。破賊即廻。又煩轉運。彼多瘴氣。無宜久留。大非嶺上。足堪置柵。可留二萬人。作兩柵。輜重並留柵內。吾等率輕銳倍道掩其未備。破之必矣。仁貴率所部先行至河口。逆賊擊破之。進兵鳥海。獲略盡收。其牛羊萬餘頭回至鳥海。以待後援。待封遂自謂仁貴並列不肯受其節度。領輜重徐進。遇吐番二十餘萬。大敗之。待封敗走趨山。輜重被賊所虜。仁貴退屯大非川。吐番又益衆四十萬拒戰。官軍大敗。

武德中輔公祏反命河間王孝恭爲行軍元帥擊之。公祏遣其僞將馮惠亮陳當時。領水軍屯於博望山。陳正通。徐紹宗。率步騎軍於青林山。孝恭至。堅壁不與鬬。使奇兵斷其糧道。賊漸餒。夜簿我營。孝恭安臥不動。明日縱羸兵以攻賊壘。使盧祖尚率精騎列陣以待之。俄而攻壘者敗走。賊出奔數里。遇祖尚軍與戰

大敗之正通棄營而走。

伏歸路敗之

武平二年。周遣將攻邊。高齊將斛律光率師禦之。段韶請行。周人於姚襄城南更起城鎮。諸將咸欲攻其新城。韶曰。地險不可攻。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要路。遂圖定陽。屠其外城。韶謂光曰。此城三面重澗。並無走路。惟慮東南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但簡精兵。專守自是。成擒光乃令千人餘設伏於東南澗口。其夜果如所策。賊出城。伏兵擊之。大潰。

唐天復二年。河東李嗣昭等攻慈隰。下之。進逼晉絳。朱全忠遣兄子友寧。將兵會晉州刺史氏叔琮擊之。嗣昭等襲取絳州。汴將康懷英復取之。嗣昭屯浦縣。汴軍十萬營於蒲南。叔琮夜帥衆斷其歸路。而攻其壘。破之。殺獲萬餘人。

武經總要後集卷之十四

豫章新齋李鳥長卿訂
金陵對溪唐富春校梓

水戰
斷船路
擁水誤敵
用車
遊騎
水戰

晉武帝謀伐吳詔王濬修舟艦乃作大船連船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

濟水
引水灌城
火攻
用騎

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輕獸於船首以惧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於蜀其木柿蔽江而下建平太守吳彥取柿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不下終不敢渡皓不從濬發自城都率巴東監軍廣武將軍唐彬攻吳丹陽克之擒其丹陽監盛紀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並以鉄鎖橫截之又作鉄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距船先是羊祜獲吳間諜具知情狀濬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鉄錐其錐輒着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

礙順流鼓棹徑造三山皓遣游擊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禦濬象軍望濬旗而降

東晉未盧循率衆數萬寇江而下劉裕率兵拒之出輕利鬬艦躬擐甲冑建幡鼓命衆軍齊力擊之又分步騎屯於西岸右軍參軍庾樂生乘艦不進斬而狥之於是衆軍騰勇爭先軍中多萬鈞神弩所至莫不摧陷裕自於中流歷之因風水之勢賊艦悉泊西岸岸上軍先備火具乃投火焚之焰熾天賊衆大敗追奔至夜乃歸循

晉劉裕討関中王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大艦行船者悉在艦内沂渭而進

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兆士素無丹楫莫不驚以爲神
順帝初四方反叛張興世爲龍驤將軍領水軍拒戰南
賊屯在鵲尾既相持久不決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
兵張地勝今以奇兵潛出其上使其首尾周惶進退
疑阻糧運艱礙乃制勝之術沈攸之吳喜並贊其計
分戰士七千配之興世輕舸沂流而旋復迴還一二
日中輒復如此使賊爲之防賊帥劉胡聞興世欲上
笑之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興世何人欲據我
上興世謂攸之等曰上流唯有錢溪可據乃往據之
及劉胡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曰賊來尚遠而氣
驟盛矣夫驟盛力盡盛亦易衰此曹劌所以破齊也
將士不得妄動賊來轉近興世乃命壽寂之任農夫
率壯士擊走之
陳桓護之爲鍾離太守隋王玄謨攻滑臺護之以百舸
爲前鋒進據石濟及魏救將至馳書勸玄謨急攻之
不見從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而魏軍悉牽去玄謨
水軍大艦速以鐵鎖三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河水
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魏人
不能禁唯失一舸餘舸並在
梁天監初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裁半歲
魏軍攻之晝夜不息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
填塹刺史蔡道恭於塹內作蒙衝鬬艦以待之魏人

不得進。又潛作大道。以決塹水。道恭載土堙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衝梯。攻圍日急。道恭用烏漆四石大弓。射所中皆洞甲飲羽。一發或貫兩人。敵人望弓皆靡。又於城內作土山。多作大矟。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執以刺魏人。魏軍甚憚之。

魏中山王英。與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梁鍾離城。於邵陽洲。南岸爲橋。樹柵數百。步跨准通道。英據南岍攻城。大眼據北岍立城。以通糧運。梁高祖令叡將兵救鍾離。命豫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爲大攻之計。令景宗與叡攻二橋。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會淮水暴漲六七尺。叡使馬道根與廬江太守裴邃。泰郡太守李文釗（止遙反）乘鬬艦。競發擊魏洲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暝。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剽疾。倏忽之間。橋柵俱盡。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敗。英見橋絕。脫身棄城走。大眼亦燒營去。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器甲。爭投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

梁末譙秦二州刺史徐嗣徽。以州人干齊。引齊人渡江。據蕪湖陳霸先。召周文育還都。嗣徽等列艦於青墩。至于七磯。以斷周文育歸路。文育鼓譟而發。嗣徽等

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徽將鮑砰獨以小艦殿軍文肯乘單舸艦與戰跳入艦中斬砰仍牽其艦而還嗣徽衆大駭

後梁王琳欲攻陳文帝命侯瑱督諸軍出屯蕪湖琳引合肥巢湖之衆舳艫相次而下軍勢甚盛瑱進軍虎檻州琳亦出船列於江西隔州而泊明日合戰琳軍少却退保西岸及夕東北風大起吹其舟艦並壞沒於沙中浪大不得還浦及旦風靜琳入浦治船瑱等亦引軍退入蕪湖周聞琳東下遣都督荆襄等五十二州諸軍事刺史寧將兵數萬乘虛襲郢州孫瑒嬰城自守琳聞之恐其衆潰乃帥舟師來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擊折聞於陳軍齊儀同三司劉伯球將兵萬餘人助琳水戰瑱令軍中晨炊蓐食以待之時西南風急琳自謂得天助引兵直趣建康瑱等徐出蕪湖蠭其後西南風反爲瑱用琳擲火炬以燒陳船皆反燒其船瑱發拍以擊琳艦又以牛皮冒蒙衝小船以觸其艦并鎔鉄洒之琳軍大敗軍士溺死者什二三餘皆棄船登岸走爲陳軍所殺殆盡

閩中守陳寶應舉兵反據建安晉江二郡界水陸爲柵陳將章昭達討之據其上流命軍士伐木帶枝葉爲筏施拍其上繼以大索相次連營夾兩岸寶應挑戰昭達乃按甲不動俄而天暴雨江水大漲昭達放筏

衝突。水柵盡破。又出兵攻其步營。寶應大潰。遂克定
閩中。
歐陽統據嶺南反。陳將章昭達。督衆軍討之。統聞昭達
奄至。出頓淮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於木柵之外。
用遏船艦。昭達居其上流。裝艦造拍。以臨賊柵。又令
人啣刀潛行水中。以斫竹籠。籠筏皆解。因縱大艦。隨
流突之。賊衆大敗。因而擒統。
劉異據東陽叛。將侯安都奉詔討異。本謂臺軍自錢塘
江上。安都乃步由會稽之諸暨。出永康。異大恐。奔桃
枝嶺。處岩谷間。堅柵以拒守。安都躬自接戰。爲流矢
所中。血流至踝。安都乘輿麾軍。容止不變。因其山隴

爲壇。屬夏潦水漲。安都引船入堰。樓艦與異城等。發
拍碎其樓。堞異與其子脫身奔晉安。
唐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蕭銳。屬江水汎漲。諸將皆請
停兵以待水退。靖謂孝恭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
君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銑
必成擒也。孝恭從之。進兵至夷陵。銑將文士弘屯清
江。靖與之決戰。大破賊軍。
五代梁真明中。詔吳越王錢鏐大舉伐吳。鏐以其子元
瓘爲水戰諸軍都指揮使。帥戰艦五百艘。自東州擊
吳。吳遣舒州刺史彭彥章。及神將陳汾拒之。元瓘與
彥章遇。元瓘令每船皆載灰沙。及鬬戰于狼山江。吳

船乘風而進元璀引舟避之既過自後隨之吳田船與戰元璀使順風揚灰吳人不得開目及船舷相傍元璀使撒沙於已船而撒豆於吳船豆爲戰血所漬吳人戰之皆僵仆元璀因縱火焚吳船大敗彥章戰甚力兵盡繼之以木身被數十創陳汾按兵不救彥章知不免遂自殺元璀俘吳裨將七十人斬首千餘級焚戰艦四百艘

梁賀瓌攻晉得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笮聯艨艟十餘艘蒙以牛革設睥睨戰格如城狀橫於河流以斷晉之救兵使不得度王自引兵馳往救之陳于北岸不能進遣善游者馬破龍入南城見守將氏延賞延賞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艨艟者衆莫知爲計親將李建及曰賀瓌悉衆而來兵此一舉若我軍不據則彼爲得計今日之事建及請之效戰乃選効節敢死之士三百餘人披鎧操斧帥之乘舟而進將至艨艟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艨艟間斧其竹笮又以水鼈載薪沃油然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實甲士鼓譟攻之艨艟既斷隨流而下梁兵焚溺殆半晉兵乃得度環鮮園走

周師攻吳壽州吳人大發樓船蔽川而下泊於濠泗周師頗不利吳將林仁肇以水陸軍齊進又以船載薪蒸乘風縱火焚周所爲浮梁周將張永德使習水者

沒其船下繫以鉄鎖急引輕舠擊吳人船不得進退
溺者甚衆奪巨艦數十永德解金帶賞習水者
濟水
魏正光五年冀折念生兄天生下隴東寇征西將軍元
志爲天生所擒賊衆甚盛進屯黒水詔崔延伯爲西
道都督行臺蕭寶寅與延伯結壘馬嵬南北相去百
餘步延伯選精騎數千渡黒水列陣而進以向賊
營寶寅率騎於水東尋原西北以示後繼於時賊衆
大盛水西一里營營相接延伯徑至賊壘揚威脇之
徐而還退賊以延伯衆少開營競追衆過十倍臨水
逼擊寶寅親視之恐有虧損延伯不與之戰身自殿
後抽衆東渡轉運如神須臾濟盡徐乃自濟賊徒奪
氣相率還營
唐馬燧討田悅悅求救於淄青恒冀淄青軍東恒冀軍
西首尾相應馬燧率諸軍進屯於鄴奏請益河陽
兵詔河陽節度李艽將兵會之軍次於漳悅遣將王
光進以兵守長橋築月城以爲固軍不得渡燧乃於
下流以車數百乘維以鉄鎖絕中流實以土囊水稍
淺諸軍渡乃造三橋道逾洹水與悅挑戰悅率騎四
萬人踰橋鼓譟而進燧縱兵擊之悅軍大敗
梁王彥章爲北面招討使問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
日左右皆咲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

人具舟於揚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皆具鞲火乘流而下會飲尚未散彥章陽起入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天微雨朱守殷　不爲備舟中兵舉鏁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斬首數千級授命適三日守殷以小舟載甲士濟河救之不及彥章進攻景店諸寨皆拔之聲勢大震帝遣宦者焦彥賓急趨楊劉與鎮使李周固守命守殷棄德勝北城墊屋村爲筏載兵械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徙其芻粮薪炭於澶州所耗失殆半彥章亦撤南城屋村浮河而下各行一岸每遇灣回輒於中流交鬬矢石雨集或全舟覆沒一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殆亡士卒之半彥章段凝以十萬之衆攻楊劉百道俱進晝夜不息連巨艦九艘橫亘河津以絕拔兵城垂陷者數四賴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彥章不能克退屯城南爲連營以守之會晉王大軍來援彥章乃退

周世宗親征淮南至濠州城西濠州東北十八里有灘唐人柵於上環水自固謂周兵必不能涉帝自攻之命內殿直康保裔帥甲士數百乘橐駝涉水太祖皇帝帥騎兵繼之遂拔之李重進破濠州南關城帝自攻濠州王審琦拔其水寨唐人屯戰船數百於城北植巨木於淮水以限周兵帝命木軍攻之拔其木焚

戰船七十餘艘斬首二千餘級又收其羊馬城中震恐。

斷船路

梁將趙祖悅率水軍偷據峽石後魏將崔延伯率兵討之。延伯夾淮爲營遂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上接對揉竹爲絚貫聯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爲橋兩頭施大轆轤出沒任情不可燒斫既斷祖悅悅走路又令舟舸不通梁武援兵不能赴救祖悅全軍咸見俘虜。

陳將吳明徹軍至呂梁州徐州總管王士彥頻戰不利嬰城自守明徹遂堰清水以灌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取詔以王軌爲行軍總管率諸軍赴救軌引兵輕行據淮口令逆奚儒多監大木以鉄鎖貫車輪繫以大石沉之清水橫斷陳船歸路方欲窓決其堰以斃之明徹知之乃破堰遶退無乘決水以得入淮比至清口川流已濶水勢亦衰船並疑於車輪不得復過軌因率兵圍而擊之唯有騎將蕭摩訶以二十騎先走得免明徹及將士三萬餘人并器械輜重並就俘獲。

引水灌城

漢末曹公進軍攻袁尚將審配於鄴。先爲地道配亦於內作塹以當之配將馮禮開突門內太祖兵三萬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突中柵門柵門開入者

皆沒太祖遂圍之爲塹周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而咲之不出爭利公一夜掘之廣深二丈決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尚將兵還救公逆擊之敗還尚惧遣陰夔陳琳乞降

後魏將劉昶攻宋壽春宋將垣崇祖乃於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北起小城遣數十人守之謂長史封延伯曰虜必悉力攻小城若破此堰放水一激急踰三峽自然沉溺豈非小勞而大制耶及魏軍由西道集堰南分軍東路內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輿上城守自慱式日晡時決小史隸　水勢奔下魏攻城之衆溺水千數衆退走

梁韋叡討合肥案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即此是也乃堰肥水頃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初築東西小城夾肥水叡先攻二城既而魏投將楊靈徹帥師五萬奄至衆恐不敵表請益兵叡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旦吾求濟師彼亦徵衆師克在和古人之義也因戰破之軍人少安

陳將吳明徹進逼壽陽齊遣王琳拒守明徹乘夜攻之中宵而潰齊兵退據相國城明徹令軍中益修攻具又遏肥水灌城城中苦濕多腹疾手足皆腫死者十六七會齊遣將皮景和率兵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咸曰計將安出明徹曰兵貴在速

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船擐甲冑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擒王琳等

天順二年朱全忠遣丁會攻宿州刺史張鈞堅守會乃率衆於州東築堰壅汴水以浸城鈞乃降宿州平

帝大舉南伐命龐師古以徐宿宋滑之師直趨清口師古以浸軍梁兵敗師古沒焉

兵以拒師古因決水以浸軍梁兵敗師古沒焉

宋太祖　北征王師博太原命築長堤壅汾水灌其城

夫晉祠水注城下置寨於城四面李繼勳軍於南趙

晉軍於西曹彬軍於北黨進軍於東以逼之太祖幸城北引汾水入隄灌城內又幸城東南命水軍乘小

舟載強弩進攻其城時殿前指揮使趙延翰上白以城壘未下諸班衛咸願登城死力以圖攻取太祖曰汝等皆吾躬自訓練一以當百所以備肘腋同休戚也一旦以小寇未平欲先登陷敵吾寧不得太原城不欲汝輩蹈必死之地左右皆感激再拜呼萬歲其後北漢王決城下水注之臺駘澤水已落而城多摧

汜契丹使者韓知璠猶在太原歎曰王師之引水浸城也知其一不知其二若知先浸而後涸則幷人無類矣

擁水誤敵

漢高祖遣韓信定齊臨淄遂東追齊王田廣至高密請

兵項羽使龍沮將二十萬人救廣與信夾淮水陣信乃令人用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沮信詳不勝退走龍喜曰固知信怯也乃自逐信渡水信使決壅囊水大至沮軍大半不得渡擊殺沮水東軍遂敗廣走

後漢董卓將兵萬人討先零羌爲羌胡所圍糧食乏絕進退逼急乃於所渡水中偪立鄣以爲捕魚而潛鄣下渡過北賊追之決水已深賊不得渡時軍衆退敗惟卓全師而還

唐初劉黑闥據洺州太宗統兵進討阻洛水列營以遏之分遣奇兵斷其糧道黑闥數挑戰太宗堅壁不應以挫其鋒黑闥城中糧盡太宗度其必來決戰預壅洛水上流謂守隄吏曰我擊賊之日候賊半渡而決水堰黑闥果率步騎二萬渡洛水而陣與官軍大戰賊衆大潰水又大至黑闥衆不得渡斬首萬餘級溺死者數千人

火攻

李陵與匈奴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匈奴於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

後漢班超使西域到鄯善初夜將吏士奔虜營會天大風超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燃皆當鳴鼓大

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餘衆悉燒死

皇甫嵩率兵討黃巾賊張角嵩保長社賊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火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其功可成其各約束夕大風嵩乃勅兵士皆束苣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火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陣賊驚亂奔走大破之嵩進兵與角弟張梁大戰於廣中梁衆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陣戰至晡時大破之梵焚燒車三萬餘輛

曹公剋荊州得劉琮水軍沿流東下吳王孫權遣將周瑜領兵逆曹公遇於赤壁曹公在江北瑜等在江南

周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曹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以報曹公欲降又先備走舸各繫於大船之後因風相次前曹公軍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風盛狂悉燒岸上營壘頃之烟焰漲天人馬被燒溺死者甚衆操軍遂敗退

曹操出兵與袁紹戰許攸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弱兵餘守城必空虛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而可拔也

乘以討操。操成擒也。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矣。紹不從曰。吾要當先取操。會攸家犯法。審配收擊之。攸怒。遂犇操。操聞攸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餘有幾糧乎。操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實也。操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爲之柰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袁氏輜重萬餘。來在故市。爲巢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留曹洪荀攸守營。自將步騎五千人。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曰。袁公恐曹操抄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爲然。操兵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盡燔其糧穀。殺士卒千餘人。皆取其耳鼻。牛馬割唇舌。以示紹軍。紹軍皆大潰。

先主兵自巫峽至夷陵界。立數十屯。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陸遜將攻。諸將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守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遜曰。備是猾虜。更營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extra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曰

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勑各持一把茅
以火攻之一營遂乘勢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
習及胡王沙摩訶等首破其四十餘營
殷浩北伐請江逌爲諮議參軍姚襄結營以逼浩浩令
逌擊之逌進軍至襄營調將校曰今兵非不精而衆
少於羌且塹柵固難與校方吾當以計破之乃取鷄
數百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羣鷄駭散飛集襄營火
發因其亂隨而擊之襄遂敗
侯景反舉兵趨建康彭文粲以石頭城降景列兵攻臺
城於城東西起土山城中亦築土山以應之會大雨
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羊侃令多擲
火爲火城以斷其路徐於內築城賊不能進
陳章昭達爲都督江州刺史征江陵時梁明帝與周軍
大蓄舟艦於青泥中昭達分遣偏將錢道戢程文季
乘輕舟焚之
秦王堅遣王猛伐燕屯於潞州與慕容評相持猛咲曰
評眞奴才雖億兆之衆不足畏況數十萬乎吾今破
之必矣乃遣遊擊將軍郭慶帥騎五千夜從間道出
評營後燒評輜重火見鄴中燕王暐趨評使戰猛衆
踴躍燕敗
隋文帝嘗問高熲取陳之策高熲曰江南土薄舍多竹
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

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上行其策自是陳人益敝

乾寧中朱全忠親領大軍自鄆州東路北次於魚山攻朱瑄方整軍出寨壁與弟瑾已陣於前須臾東南風大起汴軍旌旗失次甚有惧色全忠即令騎士揚鞭呼嘯俄而西北風驟發時雨軍皆在草莽中全忠因令縱火炤發亘天乘勢以攻賊陣瑄瑾大敗殺萬餘人餘衆遁入清河因築京觀於魚山下

唐兵平蜀康延孝自劒州擁兵西還自稱西川節度三川制置使詔諭蜀人三日間衆至五萬董璋將兵會任圜討之追及延孝於漢州延孝出兵逆戰圜使璋以銳兵先戰而却伏精兵於後擊破之延孝入漢州閉城不出漢州無城壍樹竹木爲柵圜帥諸軍鼓譟而進四面縱火風歛亘空延孝急引騎出陣又敗與十餘騎奔綿竹追擒之

開寶八年王師征江南軍次秦淮江南人水陸十萬陣於城下特舟楫未具潘美下令曰美提驍果數萬人戰必勝攻必取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渡乎遂率所部先渡王師隨之行營馬軍都指揮使李漢瓊率所部渡淮南取巨艦實以葭葦順風縱火攻其水寨

拔之斬首數千級

用車

元符四年春大將軍衛青等軍數十萬出定襄翕侯趙信者故胡人後與單于戰兵盡畔降單于爲單于謀曰漢兵即度幕人馬罷困而可坐取虜自延悉遠截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敵直青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青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萬騎會戰時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車六相見漢亦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皆彊戰匈奴不利薄莫單于遂乘六羸壯騎數百直衝漢圍西北而去

後漢光武嘗造戰車可駕數牛上施樓櫓置於塞上以拒匈奴虜皆遁去郤北狄拓地千里

魏鄢陵侯彰征代郡以弋陽太守田豫爲左軍次易北虜伏騎擊之軍人擾亂莫知所爲豫因地形田車結圜陣弓弩持滿於內矛短兵塞其隙胡不敢進散去追擊大破之

魏將楊大眼將萬餘騎來攻鍾離勇冠三軍所向皆靡梁帝詔常獻會曹景宗拒之獻結車爲陣大眼聚騎圍之獻以強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穿甲胸殺傷者衆矢貫大眼右臂而走明旦魏中山王元英自率衆來戰獻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元英甚憚其強

宋　景德初契丹寇河朔車駕親征大將李繼隆爲駕

前排陣使赴澶州陳兵城北澶淵城壁不足守無敵柵戰格之具繼隆計度州之三面距大河毀車爲營（去車之一輪也）先命士卒掘重濠塹埋鹿角數十里（命謂之便砦）以大車數千乘重疊環之步騎處其中戎馬數萬來犯急攻其營禦之遁去

用騎

後漢安帝時以任尚爲中郎將代班雄屯三輔懷令虞詡說尚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似絕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雖屯兵三十餘萬曠日無功爲使君計者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追尾如章彼尾猶尋也）其道自窮便民利事大功立矣尚即上言用其計遣輕騎擊杜季貢於丁奚城破之

魏武泰初尒朱榮爲柱國大將軍時葛榮向京師衆號百萬相州刺史李神雋閉門自守榮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而與葛榮衆寡非敵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乃令其衆辦長繩至使縛取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旗張而進榮軍山谷爲騎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馬上各齎袖捧一枝至戰時慮發騰逐不聽斬及使

以棒之而已。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將士同奮。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陣擒葛榮。餘衆悉降。

隋開皇中。突厥達可汗犯塞。以楊素爲靈州行軍總管。出塞討之。先是諸將與虜戰。每胡騎奔突。皆以戎軍步騎相參。舉鹿角爲方陣。騎在其內。素謂人曰。此乃自固之道。非取勝之方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爲騎陣。達頭聞之。大喜曰。此天賜我也。因下馬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虜號哭而去。

五代符彥卿。遇虜寇于陽城。彥卿以拒馬爲行寨。因大風出其不意。開拒馬。出騎兵以掩虜。乃大敗。

遊騎

後漢光武擊銅馬賊於鄗。吳漢將突騎來會清陽。賊數挑戰。光武堅營自守。有出鹵掠者。輒擊取之。絕其糧道。積月餘日。賊食盡。夜遁走。追至館陶。大破之。

晉末劉遵規都督荊州。盧循黨徐道覆掩至破家。道規使劉遵爲遊軍拒之。前軍失利。道規壯氣愈厲。劉遵自外橫擊。大破之。初使遵爲遊軍。衆咸言不宜割見力。置無用之地。及破道覆。衆得遊軍之力。衆乃服焉。

武經總要後集卷之十四終

武經總要 後 十五之七

武經總要後集卷之十五

豫章新齋李鼎長卿訂
金陵對溪唐富春校梓

米澤藏書

修城柵　攻城　守城
屯田　讓功　辭賞

修城柵

後周韋孝寬在汾州。屬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孝寬深患之。而地入於齊。無方誅剪。欲當要處置一火城。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色懼以兵少爲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即畢。既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守。二日僞境如知設令

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三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辨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乃停留不進其夜又令汾州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其言

劉昌爲四鎮北庭涇源節度營田使躬率士衆力耕三年軍食豐羨復築連雲堡受詔築城平涼以扼彊等峽口昌命徒先事旬餘而畢又於平涼西別築胡谷堡名曰彰信平涼當四會之衝居北地之要分兵援城遏其要衝築神威軍於青海中龍駒島名神龍城吐蕃屏迹不敢近青海

范希朝爲振武節度使有黨項室韋交居川皇凌犯爲盜日入慝作謂之刮城門居人懼駭鮮有寧日希於要害處置堡柵斤堠嚴密人遂獲安異

蕃雖鼠竊狗盜必殺無赦戎虜之悍曰有張光晟苦我久矣聞是乃更姓名而來其見畏如此

貞元中楊朝成奏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請城其地以備之詔問所須幾何朝晟奏曰臣部下兵自可集事不煩外助復問前築鹽州凡興師七萬今何其易也朝晟曰鹽州之役諸軍蕃戎盡知之今臣境邊虜苦大興兵即戎蕃來寇則戰戰則無暇城矣今請密發軍士不十日至塞下未三旬而功畢蕃人始知

已無柰何。上從之。已事軍還。吐蕃始來。數日退。
張仁愿爲朔方軍總管。先是朔方軍北至突厥以河爲
界。河北岸有拂雲神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祭酹
求福。應收馬料兵。而後渡河。時突厥嘿啜盡衆西擊
突厥施莫娑。仁愿諸乘虛奪取漢南之地。於河北築
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南寇之路。太子少師唐休
璟以爲兩漢已來。皆北守黃河。今於寇境築城。恐勞
人費功。終爲賊虜所有。建議以爲不便。仁愿固請不
已。中宗竟從之。六旬而三城俱就。以拂雲祠爲中城
與東西兩城相去各四百餘里。互據津濟。遙相應接。
北拓地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堠一千八
百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馬。朔方無復寇掠。減鎮
兵數萬人。仁愿初建三城。不置壅門及曲敵戰格之
具。或問曰。此邊城禦賊之所。不爲守備何也。仁愿曰。
兵貴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則當併力出戰。迴顧
望城。猶須斬之。何用守備生　其退悉之心也。其後
常元楷爲朔方軍總管。始築壅門以備寇。議者以此
重仁愿而輕元楷焉。

宋　三交西北三百里地名固軍。溪谷絕險。戎虜之所
保。多由此入寇。潘美潛師襲之。虜棄城遁。軍使安慶
以其族降。因積粟屯兵以守之。自是虜不敢侵軼。居
民以安。

攻城

春秋時齊侯鄭伯伐鄭。許傳于許。傳于許城下　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蚤弧。以先登。蚤弧鄭名子都自下射之。顛墜而死　瑕叔盈又以蚤弧登。瑕叔盈鄭大夫　周麾而呼曰。居登矣。周徧也麾招也　鄭師畢登。遂入許。齊侯伐魯。北鄙圍龍。龍魯邑　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對境弗聽。殺而膊諸城上。膊磔也　齊侯親皷士凌城。三日而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齊武平中周師來寇。以段韶斛律光拒之。行達西境有柏谷城者。敵之絕險。諸將莫肯攻圍。韶曰。汾北河東。世爲國之有。若不去柏谷。事同痼疾。計彼兵會於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能來。城勢雖高。其中甚狹。大弩射之。一旦可盡。遂攻之。城潰。仍城華谷。置戍而還。是月。周又遣將攻邊斛律光。光率軍禦之。韶亦請行。五月到服秦城西。仍於姚襄城南。更起城鎮。韶抽壯士襲之。使人潛渡河。告姚襄城中。內外相應。進戰大破之。諸將欲攻其新城。韶曰。此城一面阻河。三面地險。不可攻。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要道。破服秦併力圖之。從之。徙圍定陽。屠其外城。時韶病在軍中。謂蘭陵王長恭曰。此城三面重澗。益無走路。唯慮東面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長恭乃設伏。其夜果如策。伏兵擊之。大潰。

唐疾君集伐高昌率兵至柳谷疾騎言其國王文泰赶
日將墜國人咸集伐諸將襲之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
昌驕慢無禮使吾恭行天罰今襲人於墟墓之間非
問罪之師也於是皷行而前城嬰城自守先是大軍
之發也上召山東善爲攻城器械者悉遣從軍君集
遂刋木塡隍推撞車撞其睥睨拋車飛石擊其城中
其所當者無不糜碎或張氈被用障拋石城上守陴
者不復得立遂拔之虜其男女七千餘口仍進兵圖
其東都
代宗時吐蕃與諸雜羌或寇陷西山柘靜等州詔嚴武
收復武遣崔旰統兵西山旰善撫士卒皆願致死命
始次賊城周圖皆石礫攻具無所設催東南隅環丈
之地壞土可穴諜知之以告旰晝夜穿地道以攻之
再宿而拔其城因拓地數百里下城寨數四蕃衆相
語曰崔旰神兵也將更前進以糧盡還武大悅裹七
寶鞍迎旰入城都以誇士衆
晉王存勗入魏州視河水已堅引步騎稍度梁甲士三
千戍楊劉城緣河數十里列柵相望晉王急攻皆陷
之進攻楊劉城使步卒斬其鹿角負版蔽塞塹四面
進攻即日拔之獲其守將安彥之
守城
梁侯景久浮江西寇軍次下首王僧辯爲大都督軍次

巴陵景既陷郢城將進寇荊州於是沿江屯戍望風請服僧辨並沈公私船於水分命衆軍乘城固守偃旗臥鼓安若無人翌日賊衆濟江輕騎至城下謂城中曰語王頒軍何不早降僧辨使荅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礙僧辯百口在人掌握豈得便降頃之景軍內薄苦攻城內同時鼓譟矢石雨下賊乃引退元帝又令平北將胡僧祐率兵援僧辯是日賊復攻城不克又爲火艦燒柵風不便自焚而退有流星墮其營中賊徒大駭相顧失色賊帥任約又爲陸法和所擒景乃燒營夜遁

庾景及攻陷歷陽至新林帝使羊侃入副宣城王都督城內諸軍景卒既至百姓競入公私混亂無復次序侃乃區分防礙皆以宗室間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斬數人方得止及賊逼城衆皆恟懼侃僞稱得外射書云邵陵西昌侯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攻東掖門縱火甚盛侃以水沃滅火射殺數人賊乃退有詔遣金五千兩銀五千兩絹萬疋賜戰士侃辭不受部曲千餘人並私加賞賚賊爲尖頭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鉄鍬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人以東西起二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爲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塹虛彼

來必倒可臥而觀之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賊既頻攻不捷乃築長圍朱异張綰議出擊之帝以問侃曰不可賊多日攻城不能下故立長圍欲引城中降者耳今擊之出人若少不足破賊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致挫衂不從遂使千餘人出戰未及交鋒望風退走果以爭橋赴水死者大半

西魏將韋孝寬守玉壁時東魏大將高歡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歡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且作且攻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截其地道仍簡戰士屯城外塹上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之又於塹外積薪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鞴吹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推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撓孝寬乃縫布為幔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既懸於空中其軍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作長鉄鉤利其鋒刃火竿既來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城外又於城西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為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壞孝寬又隨崩處

監木柵以扞之敵不能入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寛
咸拒破之歡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孝徵謂曰
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寛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
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
憂爾衆有不足之危我開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
孝徵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王降者拜大尉封
郡公邑萬戶賞帛萬疋孝寛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
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寛弟子先遷在山東又
鎖至城下臨以白刃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見慷
慨激揚略無顧意士卒莫不感勵歡呰戰六旬
傷及病死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夜遁去

魏王罷爲荆州刺史梁遣曹義宗圍荆州偃水灌城不沒
者數版於時內外多虞未遑救援乃遣一缺券云城
全當受本州刺史城中糧盡罷乃煮粥與將士均令
食之每出戰常不擐甲胄大呼告天曰荆州城孝文
皇帝所置天若不佑國家使箭中王罷額不爾王罷
須破賊　屢經戰陣亦不被傷彌歷三年義宗方退
魏王思政守潁川東魏太尉高岳來攻築土山以臨城
飛梯火車盡攻擊之法思政亦作火攢因迅風便投
之土山又射以火箭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縋而出戰
據其兩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高澄更益引洧水以

灌城時雖有怪獸每衝壞其堰然城被灌已久多亦
崩頹岳悉衆苦攻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
岳乃更修堰作鐵龍雜獸用厭水神堰成水大至城
中泉湧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
其將慕容永珍意以爲閑共乘樓船以望城內令善
射人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飄至城下城上
人以長鉤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迫赴水而死豐生
浮向士山復中矢而斃擒永珍井獲船中器械思政
謂永珍曰僕之破亾在於數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
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思政初入潁川士卒
八千人被圍既久城中無鹽腫死者十六七及城

陷之日存者纔三千人雖外無救援亦無叛者
後周梁士彥爲晉州刺史齊後主親率兵攻圍之樓堞
皆盡短兵相接士彥慷慨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
吾爲兩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
師少却乃令妻妾及軍人子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
武帝六軍亦至齊師圍解士彥見帝持帝鬚泣帝亦
爲之流涕時帝欲班師士彥扣馬諫帝從之執其手
曰朕有晉州爲平齊之基宜善守之
唐朱泚亂德宗幸奉天數日賊軍至造雲橋成濶數十丈
以巨輪爲腳推使前施濕氈生牛革多懸水囊以爲
障直指城東北隅兩傍構木爲廬冒以牛皮迴環相

屬負土運薪於其下。以填壕塹。矢石不能傷。城中恟
惧相顧失色。帝召渾瑊勉諭之。令齎空名誥身。自御
史大夫實封五百戶已下者千餘軸。募諸軍突將敢
死之士以當之。兼賜瑊御筆一管。當戰勝。量其功伐
即著其名。授之不足者。筆書其身。因命以位。撫瑊背
而遣之。前一日瑊與防城使侯仲莊揣雲橋來路。先
鑿地道下深丈餘。上積馬糞深五六尺。次二日即令
爇火。次一日復下柴薪。夜燒之。平明火焰高於城壘。
是時北風正急。賊乃隨風推橋。以薄城下。賊三千餘
人相繼而登。城上士卒皆大寒餒。又少甲冑。瑊但感
激戒厲之。以飢弱之衆。當劇賊之鋒。雖力戰應敵。人
憂不濟。公卿已下。仰首祝天。賊徒至地道所橋脚偏
陷不能進。須臾風迴焰轉。雲橋焚爲灰爐。賊焚死者
數千。城中歡譟振地。時瑊中流矢。遽自拔之。血流霑
沫。格鬬不已。不言瘡痛以激士心。既而李懷光大軍
至。賊解圍去。

吳少誠攻許州。上官涚知節度。留後欲棄城走。判官劉
昌裔追止之。曰。留後既授詔。宜以死守城。況城中士
馬足以破賊。但堅壁不戰。不過五七日。賊勢必衰。我
以全制之。可也。涚然之。賊日夕攻急。堞壞不得修。昌
裔令造戰棚木柵以待之。募壯士破營。得突將千人。
鑿城分出。大破之。因立戰棚木柵於城上。以故不陷。

五代梁軍敗於上黨晉人乘勝進迫澤州州城陷河南
留守張全義召牛存節謀遂以本軍及右龍武羽林
等軍往接應上黨師至天井關存節謂諸將曰是行
也雖不奉詔旨然澤州要地不可失也當救之時晉
人新勝其鋒甚盛存節引衆而前銜枚夜至澤州適
遇守陴者已縱火鼓譟以應外軍刺史王班保牙城
不知所爲存節至乃定晉軍尋至乃分布守禦晉軍
四面攻鬬開地道以入城存節亦以隧道應之逆戰
於地中晉軍不能進又以勁弩射之中者人馬皆洞
經十三日晉軍死傷甚衆焚營而退郤以獲全。
黃巢陷長安趙犨爲陳州刺史謂諸將吏曰以吾計巢

不爲長安市人所誅必驅其衆東走吾州適當其衝
矣乃治城池爲守備遷民六十里內者皆入城中選
其子弟配以兵甲以其弟昶琳爲將巢敗果東走先
遣孟楷據項城衆擊破之執楷歸巢從後至聞楷被
執大怒既而秦宗權以蔡州附巢巢勢甚盛乃悉衆
圍犨置砦磨麾人之內以爲食陳人恐犨語其下曰
吾家三世陳將必能保此爾曹男子當於死中求
生建功立業未必不因此時陳人皆踴躍巢柵城三
里爲八仙營起宮闕置百官聚糧餉欲以久弊之其
兵號二十萬陳人舊有巨弩數百皆廢壞後生弩工
皆不識其器刓創意理之弩矢激五百步人馬皆洞

以故巢不敢近圍。凡三百日。犨食將盡。乃乞兵於梁。梁大祖與李克用。皆自將會擊敗。巢將黃鄴於西華。西華有積粟。巢恃以爲餉。又敗。巢乃解圍去。

晉將李嗣昭守潞州。汴將李思安。將兵十萬攻之。嗣昭乃築夾城。深溝高壘。內外重復。飛走路絕。撫循士衆。登城。諸將登城拒守。嘗享諸將張樂賊矢中足。密拔之。坐客不之覺。酣飲如故。以安士心。梁祖馳書。說誘百端。嗣昭焚其書。斬其使者。城中固守。經年。晉王率周德威等來攻梁軍。梁兵大潰。嗣昭方開門。

屯田

漢趙充國擊先零羌。充國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其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月食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莢膏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徭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妙勝之策。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辟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林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私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二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

斛分屯要害處水鮮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隍陛以
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賊人二十
晦 至四月草生發群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
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
大費今大司農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
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上報曰皇帝問將軍言
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
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又曰般師
罷兵萬人留田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
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
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
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
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
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隍
漕穀至臨羌以振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
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
乘危徼倖不出令反畔之虜竊於風寒之地離霜露
疾疫瘴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以經阻遠追久
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
勢九也又以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變之憂十
也治隍陛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至西城信威千里
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

虞十二也。畱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遂詔罷兵。獨充國畱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十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隍飢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以煎鞏黃羝俱亾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說必得。說貢也自爲憂責言必能得之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

曹操既破黃巾。欲經略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棗祗建置屯田。於是以任峻爲興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於許下。今潁川郡許昌邑也得穀百萬斛。郡國例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

正始中司馬懿督諸軍伐吳。因欲廣田積穀爲兼幷之計。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粮。又通漕運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遇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上下田粮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水東下。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且田且守。永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克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敵。無不克矣。懿善之。皆如艾計。乃大興屯守。廣開淮陽。百尺二渠。又修諸陂於潁之南北。萬餘頃

自是淮北倉庾相望壽陽至於京師農官屯兵連
唐郭元振遷涼州都督隴右將軍州大使先　是
涼州封界東北不過四百餘里既逼突厥吐蕃二寇
頻歲犯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於南境峽口至和
戎城北界磧中置白亭軍挫其要路乃拓州境一千
五百里自是寇虜不復更至城下元振又令甘州刺
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其水陸之利舊涼州粟麥斛
至數千及漢通收率之後數年豐稔乃至一疋絹糴
數十斛積軍糧支數十年
唐黑齒常之充河源軍副使以河源軍正當賊衝欲加
兵鎮守恐有飛輓之費遂建置烽戍七十餘所度開
營田五千餘頃歲收百餘萬石
後唐張希崇遷靈州節度使先是靈州地接戎狄戍兵
餉道常苦抄掠希崇乃開屯田教士耕種軍以足食
而省轉饋明宗下詔褒美

讓功

後漢馮異為人謙退不伐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每
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獨屏樹下光武以此多之
隗囂降異上書言狀不敢自伐諸欲分其功帝下璽
書曰征西功若丘山而自以為不足孟之反奔而殿
亦何異哉
建安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曹操以子璋為北中郎將

行驍騎將軍。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璋身自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璋箙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于桑乾。一日一夜與虜相及。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萬數。璋乃倍常科大賜將士。將士無不悅喜。時操在長安。召璋詣行在所。璋自代過鄴。太子謂璋曰。卿新有功。今面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者。璋到如太子言。歸功諸將。太祖喜。持璋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

晉唐兵監 已東諸軍事。加廣武將軍。上征吳之策。甚令武帝彬後與王濬共伐吳。彬屯據衝要。爲衆軍前驅。每設疑兵。應機制勝。階西陵樂鄉。多所擒獲。自巴陵汚口以東。諸賊所聚。莫不震慴。倒戈內袒。彬知賊寇已殄。孫浩將降。未至建業二百里。稱疾遲留。以示不競。果有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於時有識。莫不高彬。

隋高熲爲左領軍大將軍。伐陳爲元帥長史。陳平。以功授上柱國。高祖嘗從容命熲與賀若弼言及陳平事。熲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大將軍論功。帝大笑。時嘉其有讓。

辭賞

魏公叔座爲魏將。而與趙韓戰。會北禽樂作。魏王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座反走。再拜而辭曰。夫使

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撓陟而不辟者。此吳起餘教也

臣不能爲也。前察地形之險阻。決利害之便。使三軍

之士不迷惑者。巴寧爨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

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克敵之可也。誅之不敢

怠倦者。臣也。王以爲臣之不敢怠倦。賞臣可也。若以

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索吳起之後。賜

之田二十頃。巴寧爨襄田各十頃。王曰。公叔座豈非

良者哉。既爲寡人勝強敵也。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揜

能上之迹。公叔座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頃。加

之百頃之上使百四十頃　故老子

曰。聖人無積。盡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公

叔當之矣。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王。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

羊說。說曰。大王失國。臣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

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

曰。大王失國。臣之罪也。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

臣之功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

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智。不足以存

國。而勇不足以效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

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

以聞於天下者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

賤。而臣義甚高。子綦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

曰。夫三旌之位。君之貴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之。

武經總要後集卷之十六　占候六

豫章新齋李鼎長卿訂
金陵對溪唐富春校梓

叙曰。仰觀天文。著在圖籍。昭昭可驗者也。七曜所行經星常宿。次舍陵犯飛流鬬蝕暈墻背穴抱珥虹蜺迅雷妖風恠雲變氣。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猶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使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小數捨人事。任鬼神。凡誓軍旅。履行陣制勝決于人事。參以天變。則虧衂者鮮。今以司天少監楊惟德等。編纂天地。日月星辰。風雲氣候。三式占候訣分爲五卷。列于左云。

天占

五行占

太陰占

天占

凡天裂○劉向曰天裂陽不足地動陰有餘○武密曰天裂者主地欲分裂○五行傳曰天鳴有聲萬姓勞形○劉向曰春秋之前天鳴地坼災咎並臻其主不知警惧終於降禍之災此皆亂國之所生○晉元帝大興二年八月戊戌天鳴東南有聲如　風水相撲京房曰天有聲主憂三年十月壬辰天又鳴甲午止其後王師敗績

地占

太陽占

陵犯雜占

雨血○傳曰天雨血是謂天妖不出三年其起兵亂雨石○甘德曰天雨石陰陸地大可一尺或如鷄子雨頭尖銳名曰天鼓所下之邦必有大戰伏尸○隋開皇七年五月巳卯雨石于武安滏陽間十里雨草○五行傳曰君恣爵祿厭妖天雨草○京房曰火失其性則有草妖其歲民兵死雨魚○五行傳曰天雨魚國有兵魚介蟲本於水天魚者水失其性○漢成帝時天雨魚無雲而雨○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雨者從龍而作無雲而雨故世多災○隋開皇末天無雲而雨尋漢王諒反伏誅殺其黨數千家

無雲而雷○五行傳曰雷者天鼓也無雲而雷當有暴兵○隋高祖開皇二十年二月丁丑天無雲而雷三月辛卯熙州人李英林反遣行軍總管張衡討平之四月壬戌突厥犯塞兵損

雨毛○五行傳曰金失其性則天雨毛○隋開皇六年京師天雨毛如馬鬃尾長者二尺餘短者六五寸其月梁士彥宇文忻劉昉謀反伏誅明年發十萬人築長城役繁災興兵革不息

雨骨○五行傳曰天雨骨是謂陽消王者德衰政令不行主有內兵○梁惠成王八年天雨骨于赤鞏其後國廢兵役並起

雨金○五行傳曰天雨金鉄是謂刑餘國君殘酷好殺無辜不出一年主兵災○秦獻公十八年雨金櫟陽二十一年與晉戰于石門斬首六萬級○隋文帝仁壽四年諸州造舍利塔時陝州天雨金銀花人以爲佛家祥瑞卒有漢王諒之亂

雨灰○五行傳曰上暴虐無道則雨灰○梁武帝大同三年天雨灰色黃終有侯景之亂

雨水銀○五行傳曰天雨水銀兵將興失道之君昏臣佞故水失其性也

大霧○五行傳曰霧者百邪之氣陰來冒陽邪臣謀上擅竊主威在天爲濛在人爲霧○李淳風曰霧氣不

順爲陰陽錯亂積陰不解天下分離○陳後主三年
正月朝會大霧四塞入人鼻皆辛酸隋伐陳
蒼雲經天○傳曰蒼雲經天下有拔城○後周武帝天
祐六年正月丁卯夜有蒼雲廣三丈許經天自戌加
辰三月己酉齊國公憲自龍門濟河斛律明月退保
華谷憲攻拔其新築五城
雨釜○傳曰天雨釜人相食○春秋晉惠公二年天雨
釜至六年秦穆公伐晉是歲天下飢荒人民相食
非時降雪○傳曰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
迫近之象○京房易傳曰夏雪賊臣爲亂○晉成帝
咸和九年八月成都大雪是歲李雄死亂

非時雷○傳曰非時而雷者賊臣起也
雨木○傳曰上陽弛不下通下陰弛不上達故雨如木
爲水上塞無曲直也○劉向曰水者少陰威氷者少
陽貴臣卿大夫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齊木末雨
而木先寒故得雨而木也○一說木氷爲木介介者甲
兵之象
雨鱉○國有兵
雨膏如蟲○將帥敗
雨絮○主有兵
雨墨○多陰謀
雨物非人所見者皆主大兵

雨谷麥豆等類○臣諉民災多寇兵起所見者糴貴不三年主換。

晝夜陰晦○傳曰天晝夜陰晦下有陰毒謀○漢夏候勝曰天久陰不雨下必有謀上者。

地占

地震○五行傳曰地者積陰主靜若震動者陰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入陰陽相擊地故震動○或曰高者爲谷下者爲陵此用小人之咎○李國曰地陰也法當安靜越陰之職專陽之政故應以震○又曰陰乘陽弱乘強○又曰陰背陽則地裂羌夷叛○劉向洪範傳曰地動陰有餘背下之強盛○梁武帝大清二年九月戊辰地震江左右甚懼屋倒殺人地生白毛二尺時候景叛逆內外騷動民困歲歉

地裂○五行傳曰地坼裂者士庶分離若裂而有聲天下不寧四方兵衆其主失國○三苗欲滅地坼及泉○河圖秘徵篇曰地之裂有臣叛○漢孝和元興二年五月癸酉古扶風地裂其後西羌寇涼州。

名讖○岑彭伐蜀去成都四十里下營有地名彭亡聞之欲移營會日暮是夜彭爲公孫述刺客殺○魏太祖圍呂布大司馬楊張救之爲其將楊醜所殺楊醜將睦固天殺醜屯兵射犬有巫誡之曰將軍字白兔而邑名射犬兔見犬必驚宜急去固不從明日戰死

山鳴○傳曰山鳴其　下大亂○商紂末年山鳴爲武
王所伐○漢獻帝建安八年長沙醴陵縣有大山大
鳴如牛吼聲積數年後豫章賊攻陷醴陵殺掠吏民
○五行占
木行占○木非時枯落是謂金刑木不出三年有暴兵
從外國來○枯木冬生是謂陰陽易位○木生一夜
盈尺凶○木卒生道中木忽自鳴作金聲地將分裂
○軍壘中草木自死凶○軍中地忽生五穀一軍受
賞天助之兆○龍飲軍中水國虛龍冬見於道或鬬
邑中其地有爭戰○雷聲不發君當振威武○攻城
過旬不雷不雨城有天助○軍中尤多迅雷者其軍

卽罷○凡行軍將軍馬前忽見大蛇欄道便宜住軍
不可進亦不可攻戰不利所往有鄰人來驚我軍○
軍行忽見蛇交者主將亦凶○軍行前見大赤蛇者急
警備必有交戰○軍行見蛇道中入水者得敵便利
吉○軍營既成有蛇入營求食者營欲荒急移營吉
在軍隊中有陰謀○蛇集道上及郡邑中主急兵○
軍營中多蛇散敗之兆○軍行見蛇在地前有伏兵
火行占○星墜爲烏有兵○野鳥飛入營府其軍將去
○鸛鵲鴉鴿巢軍營宮室不出三年夷狄來侵○鴻
鴈之屬來翔營府之上或三日群謀將起大兵且至
○鳥巢城上城下不出年其城被圍○鳥不巢木多

在屋室上。此謂失常。○衆鳥集水上有兵革。○蝗蟲飛從他處來忽死不出三日兵大起。春秋時雨螽下。兵滅宋。○軍住野蜂衆集營壘軍散敗。○蜂蝶衝軍賊有衝突。○若軍行逢蜂蝶赤色必有戰并伏兵。○軍營中卒見蜂鳴多聚者急移營主士卒逃散。○軍在野有飛鳥不知名入軍幕中凶宜移軍無災。○衆鳥集將軍旗上有憂。○鳥集鼓上將軍病死。○群鳥夜鳴郡邑有憂。○大鳥殺物於軍前後有大功。○衆鳥徘徊於軍上必有暴兵不出三日。○群鳥相迎於軍中有暴兵起若戰有功。○衆鳥在軍營上交飛相擊其下有兵戰。○衆鳥翔起障日。群下有謀宜警備之衆鳥宿城上頭向內其城被圍。○軍出郊野有鳥迎之是謂受福敵人降伏。○兩軍相向有飛鳥來而漸高有銳兵來攻宜備之。○群鳥集城上及軍營中鳴噪其地流血。○白鵲白鴿此是兵災不宜攻戰。○群鳥集於軍營前後凶。○有鳥來逆還軍凶。○有群鵲所向隨鵲攻之大勝。○衆鳥起軍左遲泊軍右賊有狀兵宜候之。○凡野禽入營敵來殺將宜備之。○衆鳥飛舞於市邑有兵。○鳥鵲自死於屋上或軍營內其下地皆凶。○有大鳥逆行陣上主兵至。○衆鳥四向鳴軍上有暴戰。○野鵲衆多先水後旱冬有兵鬪其將憂。○雉相戲軍中及鬪其將憂。○雞下卵而生子及異

其形皆主有兵○鷄聚鳴主大兵
土行○石自移主分野亂○軍中地生礎石其地吉可
久居養士卒○星墜爲人言善惡如其言○婦人好
爲小服兵革動○人衣服尚寬時平人吉○食器中
有血宜棄之○衣服無故臭者宜棄之勿服○衣服
無故裂有聲者宜棄毀之○人死復生者兵起○人
生牛馬兵起小兒里巷相戲以土壅是爲熒惑不
守不出一年有兵攻城○小兒爲旗旛戲者不出二
年戎馬興○小兒作兵馬戰鬬不出一年兵起○小
兒聚土爲城有兵起○小兒以土壅車轍者四夷侵
擾○凡爲歌謠戲語善惡如其言○人尚胡服戎虜

相侵○人尚彩色衣服主兵起○國城郭門府寺門
無故自開不出二年兵從城郭起○凡城邑開及人
家門戶忽夜鳴者有兵○鼓忽自鳴主敵人來
金行○星墜爲金鉄天下有兵鐘鼓自鳴不出三年有
兵金鼓鳴將有功○刀自鳴兼出血戰勝○弋戟鋒
有火光主兵○軍中釜鳴將有功○六畜能言善惡
如其言亦爲大水○軍行忽有豺狼之類猖獗來衝
軍凶○熊羆及害人獸入營中賊欲至○狐狸叫鳴
迴走軍壘中軍敗將辱○猿猴入軍壘中內有邪謀
兵起○狐狸走入軍營中作窠其營主罕○野獸突
入我軍旅中生其軍分○猛獸在軍前如引軍主有

城降○獺入人家及屋上主憂兵○麞鹿入軍營兵敗散急去之無害○狐狸向彼軍鳴者彼軍敗宜急擊之若鳴於我軍宜撫士卒○兎上城邑必空○軍行卒有白兎破軍殺將○牛馬能言善惡如其言○牛生兩頭其軍分○牛犢人面獸身起兵○牛夜鳴有暴兵○犬群會於街中有大賊將起○群犬會於街衢上有賊兵○犬能言善惡如其言○軍在野及營中馬食砂石戰勝○軍中安營畢忽有牛馬入我軍中戲軍敗○騾馬相追戲於軍門兵罷○軍行路見赤鼠鼠者賊也在軍前良久不去必有伏兵須警備○野行野宿鼠咬旗鼓者賊欲來斫營○軍行營陣未罷有鼠作雄雞聲行營凶○軍中夜被鼠穿地作孔者移營吉○營壘中晝夜見鼠走者五日內主水災○鼠巢於木主大水○鼠衆舞於道主兵○鼠無故皆夜去邑有兵○鼠咬兵伏主被傷○鼠嚙人足有亡敗○鼠群行不畏人晝爲飢夜爲兵○鼠聚于軍營軍破移營無災數小鼠聚見軍中將有反者

水行○星墜于水有兵○陂澤忽自竭主城邑虛○秋水漲江臣下有憂主兵起○井忽自沸溢或濁及有聲主將帥亡○井中氣直上兵起○軍在野營中忽見龜兵散亡

凡舉兵行師。兵強將勇。必見吉祥。將怯士懦。必見妖異。審而用之。宜乎趨避不至敗亡。

〇太陽占

日旁雲氣〇雲氣近日黃潤皆爲吉祥。〇日黃光大傍有雲氣經抱者。孝經援神契曰。黃氣抱日。氣曲向日爲抱主隣國臣佐　來降。〇日有一珥者。李淳風曰。爲喜兩軍相當。軍欲和解所臨者喜。〇日有二黃人守日中。孝經雌雄圖曰。外國人來降。〇日有戴氣者瑞氣圖曰。人君德至于天則日有戴氣戴有德也。國有喜。〇日有纓氣者。謂氣小而在日下曲向上者。爲纓晉書天文志曰。得地爲喜。〇日有負氣者。謂氣小如半軍狀。在日上爲負。晉書天文志曰。得地爲喜。〇日有承氣者。謂氣如半暈在日下。名曰承氣。晉書天文志曰。承者臣承君之象也。〇日下有黃氣。三重若抱。名曰福人。生有喜得地。〇天文總論曰。赤氣如布席掩日爲大戰。〇白氣如席萬人戰。〇黑氣如龍來日旁。及如人臥背日。旁者下有叛臣。〇白虹貫日。其下有謀亂者。赤氣尤甚。〇氣如青蛇貫日。主疾疫〇氣如白蛇貫日起兵。〇氣如赤蛇貫日。主判臣〇氣如黃蛇貫日。下有交兵。〇氣如黑蛇貫日有兩水。〇氣如人頭旌旗皆爲有兵流血。〇日出入有黑雲貫之。不出三日有暴雨。〇日中有雲如人狀。其下有叛

臣。○日旁有赤雲曲如車輪。此名曰日提。其下有兵亡地。○有氣如青龍守日主有謀。○赤氣如牛。守日其下有兵。○日下有氣如人守。日天子之氣。○如馬守日。苦戰有兵傷。○日旁有氣如蛇。其下有賊可防之。○日旁有氣相交穿貫於日。將不和有破軍者。○雲如赤鳥。啄日兵起。○日旁有赤雲相交其下不宜先起兵。○日下漠上。氣如車馬馳走之狀。其下有破軍。○日下有雲如虎躅者大將叛。○日有青氣在上下者。吉可出軍。○日下有氣如箭如弓外向軍出勇力。○旁有赤氣如冬木者。有兵起客勝。○日下有氣如人所持者。主其下臣叛。○青雲扶日者。其分野臣下有謀。○白雲廣二尺在日。左右其分野。有兵起國憂。日上下有黑氣。如蛟龍者。主風雨。○日出有黑雲如隔。主其下有兵有雨即解之。○日始出有雲如車蓋必雨。○日出沒時有黑氣橫截之。主驚恐三日內有雨即解。○日旁有赤氣兩端。銳其下不宜先舉兵。○赤雲如雄鷄在日上。不出三月其下分野有兵。○赤雲扶日。其下有兵起失地。○赤雲掩日。其下戰亡地。○赤白青黃氣刺日。其分野有兵。○日下有雲如青赤馬者。主敵人相謀宜警備之。○有赤雲如烏夾日而飛。其分野憂。○有氣在日旁去疾者。軍無功停半日者。小勝。終日者大勝。○赤雲如虹與日俱出。所

臨國分野有兵

日暈○甘德曰日暈七日無風雨主兵○日暈而不冠天下有立侯王○日暈而珥主有謀軍在外○日有交暈貫日者其下破軍死將○日有爭暈者先衰後盛者敗○日暈有氣如人居暈中不出三日寇入城○日暈不合有雲如人在暈外似相就者不勝○京房曰日暈有兵在外者客勝○日暈而明有兵上罷無兵上起○日有黃暈主風雨時若國安○日有黑暈災在用事臣○日兩旁飛暈不合主謀不成○日上有半暈如鼎蓋有欲請和親者○日有半暈兩角銳者有戰必勝○日半暈再重主國民蕃息歲大和以日宿占分野○日暈再重有德之君得天下○日有青暈再重其下有兵穀貴○日有赤暈再重其災在下所見之國皇早多盜○日有黃暈再重其災歲中兵起○日有白暈再重所見之國多風雨百姓不安有兵穀貴○日有黑暈不重不出三年其下大水民流散○日暈有赤　雲如車輪凹向日爲內提內臣叛其主○背氣在暈中青外赤臣背主命○日暈上下有兩背璚無兵起有兵上罷○日暈有衆雲如毛羽臨日不去其下國有憂○孝經雌雄圖曰日暈庚辛將帥不利○夏氏占曰日有半暈一背璚臣有邪謀

不成。○日暈中見馬軍敗期三年。○日暈珥兩背璚在暈外臣叛。○日暈有直珥。爲破軍貫中爲殺將。○日暈重暈中有兩璚有叛徒兵起不成。○日暈有四背璚。在暈中臣不和。四背璚在暈外臣叛。○日暈外有一直暈。外臣欲自立其邑青外赤不成。○日暈有三直氣有謀者不成。○日暈有虹貫從虹所貫戰勝○日暈有聚雲在外。不去者兵起。○又云聚雲在外。不出三日圍城。○日暈有青雲貫有圍城。○日暈有赤氣如戰臨之。其下兵起。○高宗占曰。日有方暈二背將敗民散。○日暈有兩直氣有叛臣○日暈有四銳氣如鋒四出者。其下亡地。○日暈氣如蛇大軍憂

○天下總論曰。日有重暈有立王者。○日暈三重主兵起。有赤雲貫之。其下失地。○日暈有四重敗於野其下有叛臣。一曰攻城圍邑不拔軍敗。○日暈五重不出一年主兵。○日暈六重。其下國失政憂兵。○日暈七重主戎狄強盛。○日暈八重民亂軍憂。○日暈九重主歲荒夷人交侵。○日暈十重天下喪亂不期年大凶。各以星宿度及日辰占之。

日並出○武密曰。兩日並出天下用兵無道者亡。○又曰兩軍相當數日並出有大戰拔城各以分野言之。

日鬪○武密曰。兩日相鬪其下國亂

日隕地○其下失政

日中見烏○主其下國分若是三足烏見其地受殃出軍遇之軍敗。

日中黑子黑氣○京房易傳曰天不順茲謂逆厥異黑者陰也臣不掩君惡令下見百姓惡君則有此變○河圖占曰日中黑氣日薄也其說曰凡日餌皆於晦朔者爲日薄雖非日月同宿時陰氣盛掩日光也其占類日蝕。

日無光○京房易傳曰日出東方二竿停上無光曰日病日未入西方二竿停上無光曰日死占云日病日死其地分王侯災○又云奸臣盛病日晝昧○艹德曰日無光晝昏到暮不解有大水○日失光所臨之國不昌又主臣逆君。

日赤○日赤如赭色大將軍野戰○感精符曰日赤如炭主兵急○考靈異曰日有赤足有舉兵者○郗萌曰日有赤足則其國謀叛○武密曰赤日如血主其下君憂臣背灾癘盜賊並起。

日夜出○廣古占曰日夜出主兵起。

日生牙○廣古占曰日生牙其下有賊臣欲相殘害。

虹白氣貫日○天文志曰虹貫日諸侯有叛○白氣貫日主其下君憂○晉武帝大康元年正月巳丑朔白氣貫日占曰君道失明丑爲斗牛主吳越分是時吳主孫皓暴虐至四月降晉。

日蝕皆從西缺若中央黑名曰黑子○日蝕者陰氣盛陽不克也○夏氏占曰日蝕而出軍者軍傷亡後有疾病有軍必戰○日蝕而從中者內有伏謀色青則謀者止色赤則其事成色黃則謀者誅色白則其事覺色黑則逆謀成李淳風占曰日始出而蝕有兵失地○日午時已後蝕者有兵下罷○日蝕而暈珥白雲來去掩映主兵起○日蝕而旁有雲似兎如鹿守之者不出其年其分野兵起○凡秋有日蝕者兵戰客勝○八月日蝕兵起○京房占曰若十二月蝕主有兵○日蝕既者盡也當嚴號令以止其災○日以甲乙見有二珥四珥而蝕有白雲從中出有兵○日以丙丁見有二珥四珥而蝕有黑雲從中出兵起疾疫○日以戊己見有二珥四珥而蝕青雲從中出有兵○庚辛壬癸日不占兵○武密曰日蝕大寒者夷兵動○行軍占曰日從下蝕將有憂凡日蝕從虧處擊之勝

大陰占

荊州占曰○月有戴氣不出百日人主有憂○月終歲不暈主天下偃兵隣國來和○月下有氣如人相隨者是謂惡成其下分野侯王主之○月中有如人行者有兩主爭客勝○有赤雲黑雲相交臨月當其國有亡軍月旁有白雲大如杵抵月者期六十日外有

戰破軍死將○若月旁多赤雲如人頭大戰多白爲兵多黑爲兵敗○月旁有白雲一黑雲二蒼雲三其大如厚布抵月貫月圍城拔邑○月始生而復沒者亂○月角各一星有軍在外者敗○月生爪其下軍憂○河圖帝覽嬉曰月有兩珥國喜兵在外勝○月有四珥主喜○月大而無光其城不降月小而無光其城降○月始出時有雲居其中似禽獸狀甲乙日見東方受其害丙丁日見南方受其害戊己日見中央受其害庚辛日見西方受其害壬癸日北方受其害○天文總論曰月暈無光是謂大溫其下有兵王者以德令除之無咎○星入月中其下起兵破軍殺將○武密曰白虹貫月大兵將起主野戰春秋運斗樞曰月垂芒刺國昏亂其地弱○春秋曰月赤足臣有過○考異郵曰諸侯謀叛則月生足○高宗占曰月暈而珥六十日兵起不暈珥背璚○河圖帝覽嬉曰月暈而珥者有半喜夜半而珥者邊地有恐而珥有喜兵在外亦喜○月珥青華有兵黃有喜白有喪黑失地皆期以三年○月不暈而有四璚者臣下有謀不成○高宗占曰月有兩珥三珥主國喜○荊州占曰月暈而珥者有半喜夜半而珥者邊地有恐○月珥且戴不出百日主喜○李淳風曰月有抱珥在暈外赤者外人勝○武密曰月有白珥其下城降

○春秋感精符曰月有背璚臣下弛縱欲相殘賊

月暈○李淳風曰經歲不暈天下平○河圖帝覽嬉曰暈再重大風起暈三重主兵暈四重其下亡國五重貴女憂六重其國失政七重其下易主八重其下國亡九重其下起兵流血亡地○月暈有蜺雲垂之有戰從蜺所擊者大勝○月暈有雲如厚布若三若四貫月者以戰勿當ㄟ者破軍○荊州占曰孟月十一日仲月八日季月九日皆當月有暈若不暈不出三日主暴風雨○一月五暈至九暈者失地○月暈如連環有白虹於外不及月者主女人陰謀○月暈有雲橫貫之起兵者勝○月暈三重赤雲貫之其下國亡○月暈有光主兵降○高宗占曰月交暈赤光其國不二年遇兵○月暈多白氣從外入城攻城拔得大將○月暈再重背在外者私成於外背在內者私成於內○月暈不合外有四背璚外有謀不成○武密曰軍在外月暈者主戰勝一曰先起兵者戰勝○月春暈歲星夏暈熒惑秋暈大白冬暈辰星四季暈填星皆主其下有兵○月暈五星各以分野言之五星色不明主勝五星色明客勝

月蝕○河圖帝覽嬉曰所宿國其下有大戰拔城○兵在內而月蝕者其國受殃○兵未起而月蝕者所當之國兵戰不勝○月滿而蝕者兩國相當若無兵主

將死於野○月蝕從上始謂之失道國君當之月蝕
從旁始謂之失令相臣當之月蝕從下始謂之失法
將軍當之○月春蝕東方夏蝕南方秋蝕西方冬蝕
北方其下軍憂○月犯熒惑而蝕者其下破軍亡地
大將憂近一年遠三年○夏氏占曰月蝕出軍所傷
後有失地○月蝕東方其月惡風○月蝕西方主兵
利○荆州占曰月蝕有大戰破軍死將扳邑亡地○
月蝕不盡軍破將憂○月蝕青色五谷貴○月蝕赤
色宜利客兵不出一年○月蝕黄色有立諸侯國王
者○月蝕白色其國失地或有喪月蝕盡者糴貴各
以其下宿國占之○月已蝕而青者爲憂○月已蝕
而赤者爲兵○月已蝕而黄者爲財○月已蝕而白
者爲喪○月已蝕而黑者爲水月秋蝕西方起兵月
暈歲星而蝕者天下大戰○月暈太白而蝕者其國
兵強若戰大將有二心○巫咸曰月犯填星而蝕者
主將亡功○武密占曰軍在外月蝕自下而上者將
軍當之○月蝕而聞有軍必戰無軍兵起隨所蝕戰
利○兩月並蝕天下亂○月蝕有氣從外來入月中
者主憂氣從中出者客憂氣從南行南軍憂東西北
亦然氣所向者敗○月蝕後三日有雨則事解○月
蝕有彗星入月者其下有兵

陵犯雜占

月犯歲星　其宿國饑民流主邊兵○晉書曰月蝕歲星其宿國有兵叛逆之象○月與歲星同宿而蝕粟貴

月犯熒惑○巫盛曰熒惑與月同光以其月蝕有叛民饑○月犯熒惑小戰○河圖帝覽嬉曰熒惑八月中憂在內非兵乃盜○熒惑入月中有兵以戰不勝○京房易傳曰月與熒惑會其宿國主死○海中占曰月與熒惑會其宿臣亂起兵○月犯熒惑戰勝之國大將死○月齧熒惑其師破敗○天官書曰月蝕熒惑其國地亂

月犯填星○巫咸曰填星與月同光其月月蝕若星搖徙其下亡地○荊州占曰月與填星合其下國飢先舉事者敗○月暈填星不明主勝星明客勝○天文志曰月蝕填星民流千里○高宗占曰月暈填星所在之国兵起不勝○河圖帝覽嬉曰月暈填星所守之國有德

月犯太白○天文録曰太白與月同光其月月蝕其下有兵○荊州占曰月與太白皆出有城守軍宜更城守吉○太白蝕月軍出主將死○月暈太白星入暈月中者星色不明則客敗星色明而有角客勝○太白與月並明主大戰相去五寸有城拔二寸憂兵○太白與月合其分野主憂兵○月犯太白天下民靡

散○月戴太白有辛兵期五日。○八月三日太白失行而居月北。兵戰不勝。○秋冬入月三日。太白出西方居月北者強。居月南者弱。○入月三日刺太白陽大陰扳陰小邑驅掠出南方爲陽。北方爲陰。○海中占曰。太白居月中無光。名月蝕太白。強国君死。○太白有光。名太白蝕月臣叛主期三年。○太白出月右。陰國有謀。太白出月左。陽國有謀。○天官書曰。月犯太白。強国以戰敗。○郗萌曰。相去五寸。天下憂兵。○又曰太白入月中國失政。○河圖帝覽嬉曰。月犯太白強侯作難。戰不勝。○太白貫月期不出六年。國有兵戰敗亾地。○月暈太白其野受兵戰不勝。所守之國兵起。○太白入月中。將軍死。臣謀主不成。○又曰必有内惡。戰不勝。○月與太白相遇者。月出其南陽國受兵。月出其北。陰國受兵。○巫咸曰。月未盡三日侯太白出東方。在月北中国不勝。負海國不勝。○天文總論曰。月未盡三日。侯太白出東方。與月相並舉指準之間容一指入月三日。有破軍死將。主人不勝。容二指入月九日。軍政敗。主人亾地。容三指入月十五日。有破軍主亾地。容四指入月二十日。客軍大敗。容五指入月二十五日。有兵不戰並出則占不並出則不占。

月犯辰星○巫咸曰辰星與月同光。其月月蝕。○海中

占曰。月與辰星相遇所合。宿主雨水。○河圖帝覽嬉曰。辰星入月中。臣欲叛。○月與辰星合宿其国亾地○月犯辰星兵大起。○月蝕辰星其國憂水飢。兵未起而蝕所當之國戰不勝。○荆州占曰辰星入月復出。其國分野主死入。而蚤兵国。君臣憂。○又曰月與辰合所宿國兵起。○海中占曰。月暈辰星春主大旱。秋主大水。又兵起。

慧星犯月○海中占曰。慧星入月中。主兵大起期十二年大飢。○若慧星入月無光不出其年有亾国。○荆州占曰。慧星貫月有臣謀主。○慧星在月上。有大兵起將死四夷來侵。○河圖帝覽嬉曰。慧星在月中。兵大起。

流星犯月○河圖帝覽嬉曰。大星流入月中。無光者。有兵。有光者亾國。○荆州占曰。月暈有流星出入中青色主憂主城拔黃色主益地。白色主豊熟。黑色主軍敗。

月犯列星○河圖帝覽嬉曰。列星貫月。陰國可伐。○甘德曰。月犯列宿其国受。○荆州占曰。月犯　列星其下有兵○月蝕列星不見者國亾。○京房妖異占曰月中有星。天下盜賊星死者盜賊死。○荆州占曰。列星居月中不見其國飢。其國以二十八宿所属。十二分野而言之。

豫章新喻李鳴長卿訂
金陵對溪唐富春校梓

日辰占

二十八宿次舍占　諸星占

星變

五星占

日辰占

風角占

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凡厥災變籍日辰以辨之。有歲有月有日有時。所主吉凶在焉。

甲爲齊　乙爲東夷

丙爲楚　丁爲江淮南蠻

戌爲中國　巳爲韓魏
辛爲華山以西西夷之地
庚爲秦　癸爲常山北北燕趙之國
壬爲燕趙　丑爲翟亦主遼東
寅爲趙楚　卯爲鄭
子爲周　巳爲衛
辰爲晉　未爲中山梁宋
午爲秦　酉爲魯
申爲齊晉魏　亥爲燕代
戌爲趙

歲月日辰時及見災臨所在之地皆同用也假令丙辰年七月丁卯日午時災見於未也太歲在丙爲楚辰爲晉午時爲秦災見未地復爲中山梁宋即是其地各有災也他不言倣此

五星占

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則罰見歲星歲星縮以其舍命國其星居位其國有德厚五穀豐昌不可伐其對爲衝歲乃有殃歲星安靜中度吉盈縮失次國有憂不可舉事用兵

熒惑曰南方夏火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則見熒惑法使行無常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舍命國有亂爲賊爲疾爲喪爲饑爲兵所居國受殃環繞

鈎已芒角動搖變色乍前乍後乍左乍右其爲殃愈甚其南丈夫北文子喪周旋止息乃爲死喪寇亂其野亡地其失行而速兵聚其下順之戰勝

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也仁義禮智以信爲主貌言視聽以思爲正故四星皆失填乃爲之動動而盈侯王不寧縮有軍不利所居之宿國吉得地及女子有福不可伐去之失地而有女憂居宿不移國有厚福

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太白進退以候兵高卑遲速靜躁見伏用兵皆象之吉其出西方失行夷狄敗出東方失行中國敗若經天是謂亂紀人衆流亡晝見與日爭明强國弱小國强女主昌

辰星曰北方冬水智也聽也智虧聽失逆冬令傷水氣罰見辰星辰星見則主刑主燕趙以北宰相之象亦爲殺伐之氣戰鬬之象又曰軍於野辰星爲偏將之象無軍爲刑事

凡五星木與金合有破軍火與金合爲爍爲喪不可用兵金與水合爲北軍用兵舉事大敗火與水合爲焠不可舉事用兵土與水合爲壅沮不可舉事用兵有覆軍與金合亡地與木合主饑水與金合爲變謀爲兵憂入太白中而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

視其所止。以命破軍環繞太白。若與火戰客勝
凡木火土金與水鬬皆爲戰兵不在外凡同舍爲合。相
陵爲鬬。二星相近其殃大相遠毋傷七寸以內忌之
凡五星分天之中。積於東方中國利積於西方。外國用
兵者利。〇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其出太白爲主出而
與太白不相從及各出一方爲格野雖有軍不戰。
凡五星見伏留行逆順遲速應歷度者爲得其行政令
于常。違歷錯度而失路盈縮者爲亂行。亂行則爲天
矢。彗孛而有亡國革政兵饑喪亂之禍。
凡五星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王者奄有四方。五星皆
大其事亦大皆小。其事亦小。〇四星合是謂大溢其
下兵喪並起。〇三星合是謂警立絕行其國外兵內
喪主饑。
填星太白辰星合宿爲國亡地戰不勝。〇歲星熒惑同
舍。相去三尺。相守七日。百至四十日。其國外有叛臣。〇
填星所在。歲星從之伐者不利。
天文總論曰。太白辰星同日出於東方。東方有兵。同日
出於西方。西方有兵。〇太白辰星俱出東方皆赤而
角。瀕海之國大敗。〇太白辰星俱出西方皆赤而角。
中國大敗。〇太白辰星色皆黑外國利。辰星色黑而
出於太白。不相從其野雖有軍不戰。〇辰星與太白
不相近出東方。若二十日至三十日不入東南國有

軍不戰至春夏有兵○辰星與太白不相近出西方二十日至三十日不入西方北國有兵○辰星與太白相近三四尺於西方二十日至三十日有軍戰辰星相去遠不戰○辰星隨太白於東方天下無兵兵起期六十日○太白出辰星北客利○太白出辰星南主人利若併出東利以西伐東軍勝若出西方利以東伐西軍勝○太白辰星俱出東方太白先出辰星後出辰星上過太白而去其下有臣背不出一年○辰星過太白間可容劒小戰客勝居太白前上旬三日軍罷若出太白左小戰壓太白右有數萬人戰主人吏死○辰星來抵太白不去將死有旗出上破

軍殺將客勝○太白出東方辰星居其前而不去十五日若二十日而入陰國兵滅不大戰客去兵罷○辰星出西方居太白前十五日而入陽國天下有兵○辰星在西方居太白前辰星入而兵罷一云天下無兵○辰星在東方居太白前利主○辰星與太白俱在西方居太白前相近其間可容劒在酉北陰國有兵在酉南陽國有兵○太白辰星在酉南南國之事在酉北北國之事在酉中則中國之事○太白辰星相遇太白迫之主人不利○太白出辰星之右居其前主人利○辰星入太白中五日而出破軍殺將客勝不出客亡地三百里視旗所指以命破軍○辰

星太白會爲兵爲變謀○辰星隨太白於西方環繞若抵太白居酉北則陰國兵起居酉南則陽國兵起期半年○太白自暈天下有赦有兵有喜不出二十日其國失兵○辰星自暈有兵有水○太白辰星俱暈而又雲掩熒惑必有覆軍死將

二十八宿次舍占 凡二十八舍五星干犯之言備者同占之以星列舍犯之事反分野主之言其災變

東方七宿七十四度

角宿二星十三度爲天關其內天庭黃道經其中七曜之所行左爲天田主刑右爲將主兵○月暈左角主兵左將軍憂○月暈右角主兵右將軍憂○填星犯左角大戰○太白犯左角不可戰

亢宿四星九度半天子內朝也○月暈亢多雨○月暈亢外有兵革之事○犯距星軍將死○歲星陵犯有小兵○熒惑入亢主兵○太白入亢主邊兵

氐宿四星十六度 四度二十分宋之分野 王者之宿宮也○月暈大將憂○月犯兵起○太白入氐主兵疫辰星守氐主兵

房宿四星五度爲明堂天子布政之宮其四星四輔也下一星上將次星次將第三星次相上星上相中間爲天門黃道之所經○日暈主兵○月暈主大風○歲星太白守犯將相憂

心宿三星五度。天王正位。中星曰明堂。爲大辰主天下賞罰。○熒惑太白凌犯戰不勝。○填星守光明赤黃。主慶賜之事。

尾宿九星十七度。八度五十三分野后妃之府。○太陰凌犯陰國將軍死。○日暈陰國弱。○歲星守犯主旱。○太白犯之。人民不安。

箕宿四星十度。後宮妃后之府也。○月從箕星多風雨。又主客蠻夷胡貊故蠻胡將動必先占此。○日蝕主疾風雨。飛石折木。○月暈西北兵不勝。○月蝕主饑車騎滿野。○月并歲星犯守穀貴。

北方七宿九十七度半二十五分

斗宿六星二十三度。九度九十二分吳之分野丞相太宰之位。亦主兵。一曰天機南二星天樓庫也。天梁也。北二星天府庭也。○月暈大將刑。○月凌犯占風雨之變。○太白辰星犯守有兵。○填星犯守臣下不軌

牛宿六星七度。天之關梁。一曰天鼓。又上一星。主道路。次星主關梁。次三星主南粤動搖變色則占之。○日暈陰國主死。○日月蝕兵起。○月凌犯大水。○填星居宿度。三十日以上。天下和平。四時來服。○太白入主兵革。

女宿四星十一度。六度六十三分齊之分野主婦之卑者。太白犯之布帛貴亦主兵。

虛宿二星十度二十五分半。主北方城邑廟堂。○日暈齊地主兵。○月暈主兵○日月蝕軍旅饑。○歲星入齊地饑。

危宿三星十八度。十五度六十九分衛之分野

室宿二星十七度。爲軍旅糧之府主上功。一星爲官。一星爲三軍之廩。故置羽林之衛。無芒角不動。天下安。○離宮六星在側。日蝕衛地有憂。○月蝕民乏食。月暈蠻夷來。○熒惑逆行凌犯臣下有謀主兵起。○填星主關不通斧越用。

壁宿二星九度主文章。○日暈風雨主大水。

西北七宿八十二度半少

奎宿十六星十七度。四度四十分魯之分野天之武庫一曰天象又曰封豕。所以禁暴橫也。又主溝瀆。○歲星守之北狄懷服。○熒惑填星入分野凶。

婁宿三星十三度。大爲天獄。○月暈并守犯有兵在外不戰。○日蝕魯飢。○歲星守之天下安。○熒惑守犯主兵起。

胃宿三星十四度大六度三十一分趙之分野天之藏庫。主食廩五穀府也。一曰主誅捕殺。○日暈年穀不熟。○日蝕將軍憂。○月犯之趙地兵。○歲星犯之五穀不實。○熒惑守之旱饑。○填星留舍。三月客軍散。○太白犯之兵起。○辰星犯之吉。

昴宿七星十一度天耳也主西方畢昴間爲天街黃道之所經○七星皆黃兵大起星動若跳躍胡兵起○日暈陰國胡主死○日蝕臣下憂○月犯將軍死胡不安○歲星乘昴出北陰國有憂胡王死熒惑守犯胡人病疫○填星守犯國安○太白守犯趙地旱○

辰星主疫。

畢宿八星十六度十分晉之分野其星太白天高主邊兵日月暈蝕五星守犯主陰國憂胡王死。

觜宿三星一度參軍之候行軍之府藏也主師旅飲萬物○日暈陰國弱臣狄多疾疫○日蝕邊兵憂月犯主小戰○歲星熒惑填星辰星守犯魏地兵起。

參宿十星九度少一曰參伐一曰鈇鉞主斬刈所以斬伐萬物取陰也○日暈鮮卑死又曰邊將憂○月蝕兵起晉地○熒惑犯之兵火○填星太白辰星犯之主兵。

南方七宿一百一十度大

井宿八星三十度一十度五十五分秦之分野天之南門黃道之所經天之亭候主水衡法令所取平也主若用法平則明而端列鉞一星附井之前主伺淫奢不欲其明明與井齊鉞斧用○日暈主風雨日蝕秦地凶○月蝕牢戴不登○月犯之斧鉞用○歲星太白犯守主秦地兵○辰星入井在外星進主兵星退守井若角動

色赤。主兵。黑主水。黃潤主喜。○五星犯井鉞。悉爲兵
災。

鬼宿五星二度。犬天目也。主視明。察奸謀。東北星。主積
布帛。西南星。主積金玉。隨變占之。中央爲積尸。一曰
鈇鑕主誅斬。○鬼星明。五穀不成。不明則民流
散。○欲其忽忽不明。明則起兵。○日蝕月暈秦地有
兵。粟貴。人民憂。○填星熒惑犯之。斧鑕用。○太白辰
星守犯。積尸貴臣憂。
柳宿八星十四度。少七度五十六分。周之分野。天之厨宰。又主雷雨
日暈主兵。○月暈周地不安。○填星守犯周地旱。○
太白辰星守犯主兵。

星宿七星七度。一名天都。主兵。多盜賊。星明。王道昌。○
日暈周地憂。○月蝕其地饑。○月犯守兵在外戰。主
民饑。○歲星守犯主盜賊起。

張宿六星十八度。十六度七十六分。楚之分野　主珍寶宗廟天厨及
賞賚之事。○日暈將相憂。○歲星入內外兵起。○熒
惑填星。太白守犯主兵起。○辰星主水。

翼宿一十二星十九度少。天之樂府。又主夷狄遠客。貢
海之濱。星明大則禮樂興。四夷來。動則夷狄使來離
徙。則天下舉兵。○月暈主士卒逃遁。○熒惑太白辰

軫宿四星十八度半。十二度十二分鄭之分野。主車騎凡軍出。皆占

于軫。○日蝕楚地災。日暈楚地兵。○熒惑填星辰星
太白犯守。楚地兵起。

諸星占

大角一星在攝提間赤爲兵。
梗河三星在帝座北天矛也。主矛鋒以備不虞。一曰天
鋒主胡兵。
招搖一星在梗河北。主胡兵占其星芒角變動則主兵
革。
天門二星在左角南。不見則大兵至。○日暈天門關梁
不通兵起。
庫樓十星在角宿南。爲天庫之府。其六大星庫也。南四
星樓也。旁十五星。三三而聚者柱也。中央四小星街也
星明大。芒角雲氣流星客星于犯則兵起。
折威七星在亢南主斷軍獄。○月犯折威。邊將有棄叛
陣○車三星在氐。南天之革車也○金火守犯。兵革
滿野
騎官二十七星在氐宿南天子宿衛騎士之象。○五星守
犯主兵。
騎陣將軍一星騎將也。
車騎三星在騎官南。總車騎之將。主部陣行列
西咸四星在房宿北東咸四星在心宿北月日五星之
道也。○月犯東西咸有陰謀事。五星犯有兵起。

積卒十二星在房宿西南五營軍士之象○五星入守天下兵起○月犯天江有兵强河津不通

天雞二星在狗国北○金星入守兵大起

狗国四星在建星東主三韓鮮卑烏桓獫狁之属○五星守犯狗国外夷有憂○火守東夷兵起

左右旗九星在牽牛北天之鼓旗爲旌表主設險備知敵謀

天壘城十三星形如貫索在哭泣南主鬼方北夷丁零匈奴類所以候興敗存亡

斧鉞三星在八魁西北主行誅拒难斬伐姦謀明若明動皆爲斧鉞用

北落師門一星在羽林星西南主北方蕃落亦主候兵壘

壁陣十二星在室宿南是羽林之垣壘主天軍營陣五星入壘壁陣大兵起

羽林四十五星三三而聚散在壘壁之南主天軍營陣翊衛之象○月犯羽林兵戈起○五星入羽林関梁不通兵起

天將軍十一星在婁宿北中央大星天之大將也外星吏士也動搖主兵起旗直揚者隨所擊勝

左右更五星在婁宿西秦爵名也主牧師之官牧養牛馬之属○金火犯守左右更山澤有兵起

天街二星在鼎畢間。爲陰陽之所分。○月犯天街兵塞道路。○金火犯守兵起。

參旗九星。在參宿西。天弓也。弓弩之候。如弓張則兵起旗星偃曲也。○五星犯參旗。主兵起弓弩用。

狼一星在參東南。爲野將主侵掠。

弧矢九星在狼星東南。天弓也。主行陰謀。以備盜賊。常屬天而向狼。

凡諸星不言兵者。不具之皆以星名所主占之。雲氣彗孛。客星流星有干犯諸星以其五色。星名分野。言其禍福。

星變占　瑞星四條

景星○傳曰。景星者德星也。○符瑞圖曰。景星者大星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爲明。○巫咸曰。景星見其國昌。文士出。

周伯星○晉書曰。周伯星黃色煌然。所見之國大昌。

含譽星○孝經援神契曰。含譽光曜。似彗。其國喜。則含譽射之。

天保星○晉書曰。天保星者流星之類。有音如炬火下野雉鳴。天保也。所墜之國有喜。○隋開皇元年十一月。巳巳有流星如炬火燭地。占曰。流星有聲者。名曰天保。所墜之處。其國有喜。後九年陳平天下一統。

妖星十三條

天棓星○傳曰天棓一名覺星本類彗星末銳長四丈或出東北方主奮爭。○運斗樞曰彗星出東方。名天棓。○甘德曰天棓出其國凶不可舉事用兵必有破軍拔城。○天官書曰。歲星失次進而東北。三月主天

蚩尤旗星○傳曰蚩尤旗類彗而後曲象旗或曰赤雲棓長四丈餘主銳鉞動。所見之方。下有兵大起。○獨見或曰其色上黃下白。

天官書曰。蚩尤旗見則王者討罰四方。○孟康曰。蚩尤旗者。熒惑之積也。○唐中宗景龍二年。七月有赤氣亘天。其光燭地。經三日不見。占曰蚩尤旗也。主暴兵十一月庚辛突厥首領婆葛犯塞。

國皇星○傳曰國皇大而赤類南極老人星。或曰去地三丈如炬火。主內寇內難。或曰其下兵起。兵強。或曰內外有兵。○春秋考異郵曰。國皇見東南兵起。

昭明星○天官書曰。照明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所出國起兵多變。○孟康曰。照明星形如三尺機。機上有九彗上向。熒惑之積也。

司危星○天官書曰。司危如太白有角。或曰出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司危出其下。主兵衝不利。

○孟康曰。星大而有毛兩角。熒惑之積也。

天讒星○巫咸曰。彗出西北如劒長可四五丈名天讒。

○運斗樞曰。彗出西如劒長可四丈名曰天讒。見則

兵起

五殘星〇巫咸曰五殘星出東方星狀類辰星可去地六七丈〇春秋合成圖曰蒼彗散爲五殘如辰星出角五殘者五分也爲毀敗之兆〇荆州占曰大而赤數動察之而青爲五殘見則兵起

六賊星〇巫咸曰六賊星出正南方其星去地六丈大而赤動有光〇天官書曰六賊星所出非其方皆爲其下主兵衡不用

天鋒星〇宋均曰天鋒彗象而形似矛鋒若見則天下兵起

長庚星〇天官書曰長庚如一疋布著天見兵起

枉矢星〇晉書曰枉矢類流星色蒼黑蛇行望之如有毛角長數丈見則謀反之兵合射所誅亦為以亂伐亂〇又曰枉矢黑軍士不勇〇漢書曰秦將亡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枉矢所觸天下之所伐射滅亡象也物莫直于矢令蛇行不能直枉而不正以象項羽執政亂也

天狗星〇巫咸曰天狗狀如犬奔星色黃有聲其止地類狗所墜望之如火光燄衝天其上銳其下圓如數頃田〇孟康曰星有毛旁有短彗下有狗形〇郗萌曰星出其狀色赤白有光下即為天狗〇荆州占曰流星有光見人白墜無音若有足名天狗其色白其

中黃如遺犬狀主候兵討賊破軍殺將。

營頭星〇司馬彪曰營頭星者有雲如環山墜所謂營頭之星所墮其下覆軍流血千里〇一曰流星晝隕爲營頭。

客星

天文總論曰客星者非其常有偶見於天此天皇大帝之使以告休咎也〇一曰客星見無常所或出西或守東日多者事大而禍深日少者事微而禍淺或見而變色芒角必有謀殺之兆其色微小即有陰謀兵亂之事各以星色占之色白者其分野兵起有芒角者其下破軍殺將侵城奪邑〇魏文帝黃初三年九月甲辰客星見太微左門內占曰客星出太微國有兵十月帝南討孫權是後累有兵殺。

流星

流星天之使也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升曰飛大者曰奔奔亦流星也星大者使大星小者使小星蕭隆隆者怒之象也行疾者期速行遲者期緩大而無光者衆人之事小而有光者貴人之事大而有光者其人貴且衆也乍明且滅者成敗也前大後小者恐憂也前小後大者喜事也蛇行者妖也往疾者往而不返也長者其事長久也短者事疾也〇流星所墜其下有兵〇無風雲有流星見良久間乃入爲大風發屋

折木。小流星數百。四面行者。衆庶移流之象。○流星如甕大者。爲有發謀起事。○凡圍城而有流星來往。過城或墜城內營壘之中者。軍旅敗散之象。○流星從彼敵出來吾軍止。必當有間諜來說。吾士卒夜半或寅時使至流星有流不止者。不出百八十日。動衆離散。若墜吾軍營中大凶。可以速退軍避之。一云易將而禳之。○流星色青赤名曰地鴈。其所墜者。起兵○流星有光。青赤長二三丈。名曰天鴈。陣中之精華也。其國起兵將軍。當從星之所向吉。○流星有芒或有聲。

天文總論曰。此爲怒氣。各以分野占之。色青爲憂爲饑赤爲兵爲旱。黃爲喜爲土功之事。白爲兵爲刑罰。黑爲疾疫爲死爲水災。先看休王而占之。各以日辰宿分所屬之國。分野論之。○流星有光。尾狀如疋布。蒼白色爲使。色赤論兵。色黑論死喪。○流星甚大。其光照地。色青赤流四傍者。五穀不登。○流星犯日。映日而赤色向日。而流者天下不安。○唐太宗大曆二年。九月乙丑晝有流星出午沒丑。潯桂州山僚。陷州城逐刺史。○衆星流者。陰陽之精。五行之氣。形體在下。精曜在上。衆星流者。萬人不安之象。凡衆星並流。將軍舉兵。隨流星所向擊之勝。○後魏文帝和平元年。三月有流星數十萬西行。三月六日詔將軍陸真討

雍州叛民破之。

流星犯歲星○天文總論曰。流星衝熒惑其下君有福慶若光映熒惑者。鄰國有姦謀之意。宜謹防之。

流星犯熒惑　天文總論曰。外邦有奸人入國○流星犯填星○天文總論曰。流星來犯大白其分野軍弱無兵起兵○流星來衝太白太白無光其軍師有憂○流星潤澤前後有光而銳來穿太白其下君有德令盛行外若有軍師即還。

飛星○天文總論曰。飛星類流星自下而上曰飛星○晉書曰。飛星大如缶或有星如甕復皎然白前卑後高此謂頓頑其所從者多亡。

奔星○天文總論曰。有大流星曰奔其星所墜其下有大兵光跡相連曰流絕跡而去曰奔。

隕星○天文總論曰。隕星如雨有兵亂起。

彗星○傳曰。彗星所以除穢布新也○晉書曰。彗星小者類數寸長或亘天見則兵起水火掃除也。除舊布新有五色各依五行本精所生○按彗無光假日而為光而指頓挫其芒或長或短西指在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頓挫其芒或長或短

光芒所及爲災○天文總論曰兩軍相對有彗星見隨彗所指擊之者勝○彗星有行有止若行者事小止者事大各以其分野占之○荆州占曰諸彗出長三丈以上期一年四丈以上期三年十丈以上期五年○凡彗星所干曆百日以上期五年二百日以上期七年○彗星見則敵國兵起得本者勝○彗星昏見其國受災○彗星見久其災深見短其災淺○彗星出有叛者兵起其國一日不出一歲天下大水其邦尤甚○運斗樞曰彗星見後曲象旗則王者討伐四方○孛星○傳曰孛星者惡氣所生爲亂兵以分野言之主

兵災

虹霓○武密占曰虹霓陰陽之氣和則爲雨露怒則爲風雷散則爲虹霓虹者攻也陰氣攻陽氣也現者蜺也災氣傷害于物如有所囓○一曰樞星之氣散爲虹霓者斗之亂精也斗失度爲之○一曰陰陽不和交錯之氣雄曰虹雌曰霓雙出色鮮者爲虹暗者爲蜺○若攻城有虹從外入飲城中水者從外順虹攻之勝○屈虹入城中其城可屠○若城上有黃虹貫城中主喜青黑凶赤白城陷大戰流血○虹霓有指者從所指擊之勝○二屈虹東出其下有大戰亡城破軍將死○五虹俱出兵起期三年○虹霓似日月

暈者必有破軍先起者勝○虹從井中出或飲井水者主兵起

風角占 凡四十條

凡候風之法選高迥之地立五丈竿首作木槃槃書八卦分四維十二辰上安三足木鳥機開轉運使鳥口啣花視花搖動即占之○又法以雞羽八兩爲葆繫於竿首候羽葆平直即占之

災祥

吉祥之風日色清明風氣和緩從歲月日時德并德合或乘生氣而來人心悅順是爲吉祥主德令下施之應德者陽德自處謂丙戌庚子爲陽假如甲日巳德在甲也○陰德在陽謂乙德在庚丁德在壬巳德在甲辛德在丙癸德在戊爲德合其有王氣者隨四時王方也

凶災之風日色白濁天氣昏寒其聲叫怒而揚沙秉刑殺而暴至發屋折木詳五音而定凶災起止刑衝定八方而知善惡後皆明格矣

五音之法○一言土○三言火○五言水○七言金○九言木○子午庚○丑辛未○寅甲戊○卯酉巳○辰戌丙○巳亥丁○假令甲子金從甲數至庚得七即納音是金也○假令乙數至辛得七即納音是金也此乃大撓五音配五行之音它倣

此以求之○地有配十二辰屬五音之法子爲陽宮午爲陰宮○丑寅爲陽徵未申爲陰徵○卯爲陽羽酉爲陰羽○辰爲陽商戌爲陰商○巳爲陽角亥爲陰角

鳴條以上怒風起止皆詳其五音與日辰刑殺五墓五行相生相尅而言吉凶其下主客之法即以日辰所得納音五行是客時下十二辰與風所來方爲主人則可定主客勝負○假令甲子日納音是金商爲客也時加巳時亥時此時是木角爲主人金尅木客勝主人餘皆倣此

凡年月日時四殺五墓上來天氣白濁昏塞皆爲凶風其日三刑最急坐不及起有賊暴至若行即防有伏兵

歲月日時三刑者

寅刑巳○巳刑申○申刑寅○未刑丑○丑刑戌○戌刑未○子刑卯○卯刑子巳上爲三刑○寅午戌殺在丑○亥卯未殺在戌○申子辰殺在未○巳酉丑殺在辰巳上爲四殺○木墓在未○火墓在戌○水土墓在辰○金墓在丑巳上爲五墓

凡年月日時三刑四殺五墓之風天色白濁昏寒與兵動衆見此須急準備賊兵奔衝侵掠嚴整武備

八節之日○風來王卦而來爲吉風

八節日占

立春日風從艮來○春分日風從震來○立夏日風從巽來○夏至日風從離來○立秋日風從坤來○秋分日風從兌來○立冬日風從乾來○冬至日風從坎來皆乘王卦

六情之日○申子日貪狼

北方水。水生於申。盛於子。性觸地而行。觸物而潤。多所好而貪。故曰貪狼。

亥卯日陰賊

東方木。木生於亥。盛於卯。木性受水氣而生貫地而出。故爲怒。以陰賊氣害木。故爲陰賊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故王者忌子卯也。

寅午日廉正

南方火。火生於寅。盛於午。火性猛烈。無所容受。故爲惡。其氣精勇嚴整。故曰廉正

巳酉日寬大

西方金。金生於巳。盛於酉。金之爲物。喜以利刃加萬物。刃所加無不寬大。故曰寬大。

辰未日姦邪

上方之情。樂東與北也。陽氣所萌。故爲上方。辰窮水也。未窮木也。木落歸本。水流末。故木利在未。水利在辰。盛衰各得其所也。水窮則無隙不入。木窮則旁行

故曰姦邪。

戌丑日公正

下方南與西也。陰氣所萌故爲下方。戌窮火也。丑窮金也。金剛火强。各歸其鄉故火利午。金利酉。酉午金火之盛也。盛時受利至窮無所歸。故曰衰也。火性無形。金性方剛。故曰公正。

凡寅午巳酉丑戌日。風和緩而來。日色清明。皆爲吉風主恩令慶賀。○申子亥卯辰未日。皆爲凶風。主貪掠陰謀姦詐。○又看風來地位。以日時支干五行數言之王相賊多休囚賊少。

觀風察將

凡風勢隆隆如車如雷如擊鼓聲者。謂之宮風。其將寬和而有信。○風勢如金如石。相敵如擊金聲雜佩和響者。謂之商風。其將威猛而好殺。○風勢蕭蕭習習。如動林木者。謂之角風。其將仁恕。不可詐欺。○風勢如奔馬大焱掣裂者。謂之徵風。其將猛烈難與爭。○風勢如流水揚波。激氣相雜者。謂之羽風。其將貪暴多姦詐。

主客

處氏曰。兩軍相當。陳師原野。未知主客。勝負如何者。以先舉爲客。後應爲主。常以所占時與來方爲主。其曰納音爲客。若時與來方能制納音主勝。若納音制師

與來方者客勝。若相生者爲比和。不戰。常以地十二位分之。

子爲陽宮。午爲陰宮屬土。○丑寅爲陽徵。未申爲陰爲屬火。○卯爲陽羽。酉爲陰羽屬水。○辰爲陽商。戌爲陰商屬金。○巳爲陽角。亥爲陰角屬木。○王時亦然。皆屬主命。○假令壬子癸丑。壬午癸未。戊辰巳巳戊戌巳亥。庚寅辛卯。庚申辛酉。木皆屬角。曰爲客。軍命在木。若風從辰戌　商位上來。時加辰戌者。謂辰戌金能制木。皆主軍勝。客軍散。○若風從子午宮上來。時加子午宮屬土。時與風來方屬土納音是木。能制土。客軍勝。主軍敗。攻城得捷。邊城陷。○若納音是木。風從卯酉羽上來。或從丑未寅申徵上來。皆爲相生。兩軍和解。

李淳風曰。兩敵相當。先分八卦。以察主客勝負。若風從西北乾上。或正北坎上。或東北艮上來。宜先舉爲客勝。後應爲主敗。○若從正東震上。或東南巽上或正南離上來者。利後舉主勝。先舉爲客敗。○若從西南坤上來者。主有謀不成。兩不利。○若從正西兌上來者。客有伏兵。主宜設備。否則大敗。

用兵勝負

謝臨曰。初出軍日。風從後來。衝霧決雲。人雄馬嘶。旌旗如舉。勢指敵方。鼓角聲清而震響。君臣對問以調和。必獲全勝。以建大功。○若從傷來。而前向者。得天人

之助獲敵糧儲。敵來降我。○若初出軍日。風從五音相生位上來。天色清明。人馬奔逸。上下僅心。風氣調暢。軍行勝健。捷將成大功。

假令巳亥角日。風從邪酉羽上來。此名母來翊子。風從丑未寅申徵上來。此名子來扶母。出軍當勝有功。須天色清明。風勢和緩者。兵捷。天氣昏濁。風勢寒色。塵土蓬勃者。即有戰傷

若入敵境。經要害。過城壘之處。三日內有風雨雷霆。從我軍上去。入賊境。有威怒之勢。爲天助我軍。行克城池。獲金玉。益得龍虎助軍之象。謂雲從龍。風從虎也。○若平安之時。風雲相交。即雨至。○若用兵之時。龍虎相交。即急戰。風爲主。雲爲客。○若風勢緊大。雲氣小薄者。主勝。客負。○若雲色濃厚。來勢且急。風勢微弱。不能震怒者。客勝主負。

謝晦曰。初出軍。及三日內行次。風勢逢勃。逆來衝我旗。難舉。人聲怯。馬不嘶。或從後。或從傍起。吹泳觸塵人馬行過步。回視無迹者。此名鬼風。軍必敗。○若出軍三日內。急風甚雨。威不能振者。軍必大敗。○若天氣沉昏。風聲錯亂。或久陰不雨。皆爲下謀上。宜設蓋以順天意。○若出軍日。頻無風。草木不動者。賊不可得。○若初立牙旗日。飄風驟來。牙旗摧折。旗幡繞竿者。此爲不順天時。上將次。○若軍行旗幡指後者。三軍

敗戰將死〇若半道逢賊分軍兩向或戰或往風來逆吹旗幡却飛不進者大敗若旗幟繞竿或下垂者交戰將死〇若營陣既成旗鼓初張有暴風卒來相掩軍幕傾旗幡折林木推倒者此爲惡兆主將失位軍人叛散〇若風雨逆來不沾衣者此名泣軍師徒大敗〇若交戰風雨驟來者此名洗尸戰士大敗

中國伐夷

張衡曰欲知中國將伐四夷者當候四季受角之日戊辰戊癸丑癸未爲角日〇中半夜風勢急緊從四季上來謂四季屬土土畏木今日角木剋土故知中國將伐四夷也當以風止之處知所伐之地

假令風止辰伐東夷〇止未伐南蠻〇止戌伐西戎〇止丑伐北狄〇若風止有雨　景色温和即不行〇若四季受宮之日丙辰丙戌辛未辛丑未受宮日風從巳酉上來或四季上來皆小兵欲降不爲惡〇若四季日風從巳酉上來皆賊兵解散〇若風勢和緩天色温和爲不來寇即來

風攻旋射

虞氏曰若敵城相近攻擊未尅風從敵上射我軍經日不絕止而復起數日如此者賊有伏兵欲來襲我或賊救兵將至宜整兵戈待便尅之當得賊城池財寶〇若軍行敵境下營繚定未逢戰者晝夜有急風來

射我軍雲氣奔速乍西乍東急防賊兵過我營砦宜
按隊屯兵攻其不意○若旋風入營昏塵蔽天戈倒
幕傾者宜急設備以防不虞○若旋風吹物上天人
皆恐怖宜防軍中有人與賊連謀順天時撫將校犒
士卒則禍去災除○若與敵相守營砦相近旋風歷
城者隨其所有賊宜設兵備之○或雲氣旋風從外
入敵城者從入處宜攻必尅

營砦警惡

李淳風曰兩軍相近各有城寨相守經時勝負未決者
當以風勢察之○若風從歲月日時刑上來（假令子年十二月子日夜半有風從此卯上來者是發遲緩者宜秣馬利兵急設警

備以防賊至必有大戰若勢急速乍起乍止當有狂
賊逢小戰○若兩軍相守未擊忽有風從賊方上來
初則起塵蓬勃及至我軍之上勢低小高索不緊者
其賊住十里外兵不交鋒各無相戰

敵城相陷

李淳風曰角日風從子午上來時交日中夜半其勢迅
烈至寒尅者城必陷若從角上來勢號怒發折木者
敵兵將至宜避若從亥子上來夜發晝止大寒夜必
有賊攻其城砦○凡羽日大風寒尅日色昏沉宜有
兵圍城客勝主不利○若貪狼炁邪日風從陰賊上
來或商角日天氣昏寒與歲月日時刑相會者急賊

至○角曰宮時大風擊怒者其城破

京房曰寬大廉正之日風從巳酉上來天氣温和者敵兵退散四激上來者敵兵自退四激者春戊夏丑秋辰冬未是也○寬大受商之日風從丑未上來連三日者主客軍退散商風起墓中來不利客客退一日受商之日風從酉上來連三日天色清明大軍皆起○又寬大之日時加寬大風從巳酉上來止於巳酉時群賊皆散○若寬大日風從巳酉上來夜起晝止者主衆賊皆未散○若晝風夜止天氣温和上下同心解散○若天色陰寒亦未解

夷兵犯塞

京房曰欲知夷兵犯塞當視四季受羽受宮之日時當日中夜半風勢號怒兼帶刑殺者當有夷兵犯塞○乙丑乙未庚辰庚戌爲受商之日○丁丑爲受羽之日○丙戌丙辰辛未辛丑爲受宮之日○其日風從四季辰戌丑未上來時加日中夜半或申子亥卯上來其勢急速者有夷兵侵界晝伏夜行風勢寒濁者必成也

李淳風曰壬辰爲夷乙未爲蠻壬戌爲戎乙丑爲狄○其日若風從申子亥卯辰未上來勢寒剋者當有寇入境○若壬辰壬子壬戌壬申日風從申子亥卯上來其勢急者有外寇與夷狄兵同侵中國○若四季

上來發屋折木此及三日主客軍入界○若商日風從陰賊上來主賊自殺其王○若陰賊日風從亥卯上來其勢寒尅賊自殺。

軍城吉凶

李淳風曰欲知軍城吉凶當視諸角日有風折木從丑寅陽徵上來連三日者城中主軍勝客軍散其將死城中人力少者客軍退城中蘇息○又五音逐日風起時及地位五音尅日辰納音者主軍勝客軍敗○如純有徵風起在徵月寬大利則客軍急退之象。

假令甲子日屬土爲客時加寅申風從陽徵上來者火爲主火起制金爲主制客則主軍勝客軍敗○若甲子受金之日風從巳亥上來時加巳亥屬木金能制木爲客制主則客軍勝主軍敗○又寅日風起千寅此名純徵日時加巳酉爲寬大時有風卒起爲客軍急退之象。

李淳風曰凡軍營久相固守及初下營後擬爲攻邦未定或有八難風生者亟須回避若賊攻城城下風起時其狀偏歷八方周旋不定折木發屋吹塵不解蔽天城可屠宜預設備防之其風止則令弱兵先退奇兵漸進以強馬向敵作陳而回之○若城內忽有強風起勢大惡倒戈驚人宜嚴警備○若旋風入營天色昏暗吹帛向空人皆見之者其軍不利宜祭天地良

將預知。故順天時撫士卒勞軍伍則災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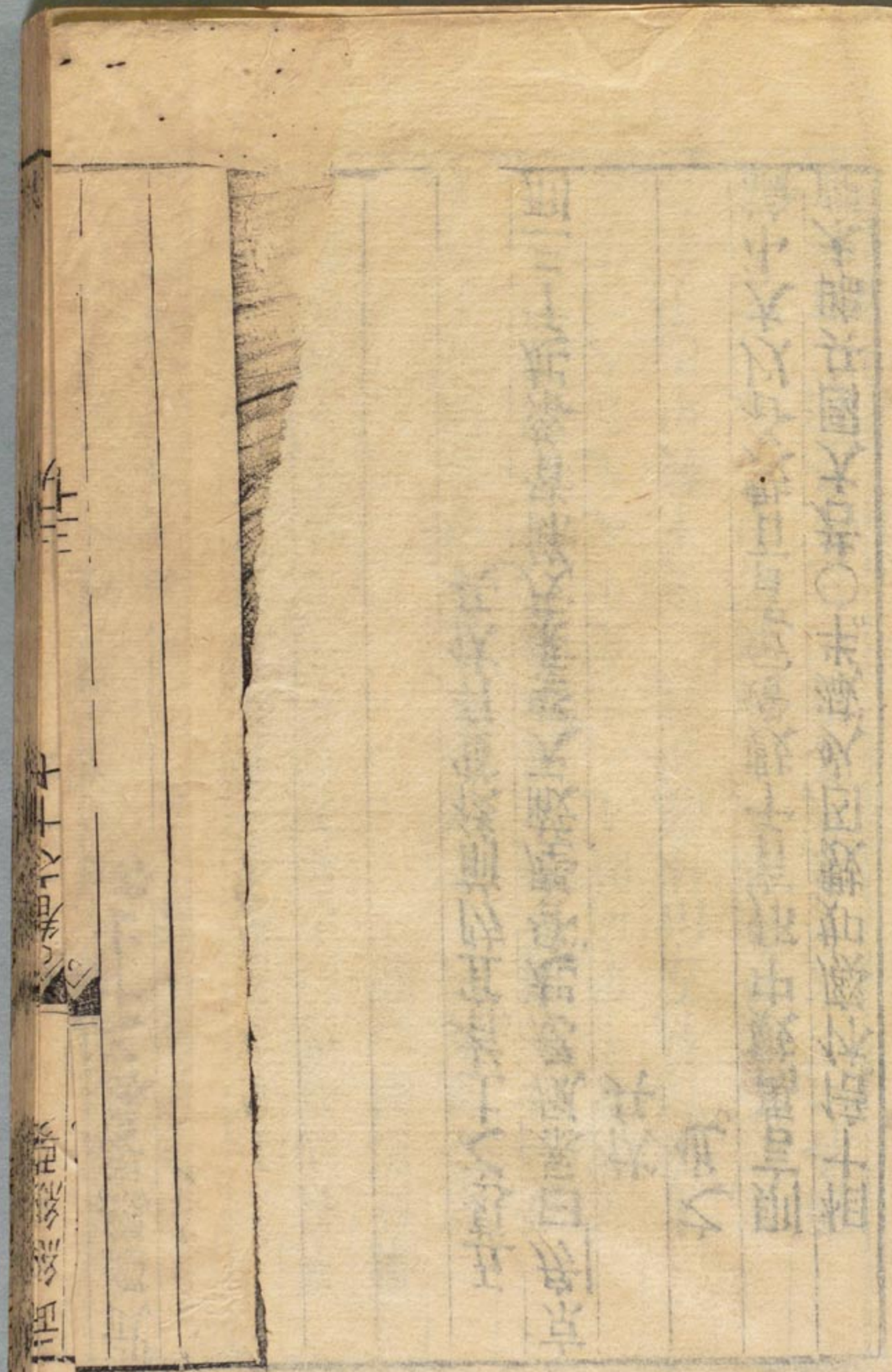
風來知賊數

李淳風曰。欲知賊數多少者。視風所來之門爲月期所乘辰爲道理以止發時支干爲人數乘王相則數倍。乘休囚則減數。

假令風從坎上來起夜半止日中者。坎居子位建子爲十一月子數九其賊當以十一月來住九百里或九十里內賊九人。或九十人。九百人。○王氣十倍。相氣五倍。休廢如數。○支干數甲己子午各九。○乙庚丑未各八。○丙申寅申各七。○丁壬卯酉各六。○戊癸辰戌各五。○巳亥各四。○日辰王相十倍。休廢如數。因次減半。○若大國兵臨未陣則言萬數中邦言千數邊寇言百數各以大小論之也。

伏兵

京房曰暴風忽起。昏塵蔽天。堅葉茂條皆落起于三刑五墓之上者。宜防前後當有伏兵。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武經總要後

十八之九

豫章新齋李閎長卿訂
金陵對溪唐富春校梓

占候三

雲氣

行軍災異雜占

雲氣占

氣象雜占

太乙

將軍氣象○將軍氣上達於天。主名將多謀。○猛將之氣如龍。雨軍相當。若發其上。則其將猛銳。○如虎在穀氣中。猛將欲行動。發虎氣中赤。主有暴兵起。吉凶以日辰決之。○又猛將之氣。或如火烟狀。或如山林竹木。或紫黑色。或上黑下赤。或似黑旗。或如張弓弩。

或如塵埃頭銳本大任於營壘軍上者皆猛將氣也
○軍上氣如困倉日見而益明者此猛將之氣不可
擊○軍上氣黃白而轉澤者將有盛謀不可擊○氣
青白而高者將勇○若大戰觀氣前白後青而高者
將弱士勇前大後小者將怯○敵氣上黑下赤氣在
前者將精悍不可當○氣清而踈散者將怯弱○軍
上氣發漸漸加雲變作山形者將有深謀不可擊若
在吾軍上速戰必大勝○敵上氣如蛟蛇向人此猛
將氣不可當若在吾軍戰必太勝○凡赤氣上與天
連軍中有名將一云賢將
軍勝氣象○凡將帥士卒勇銳者則為勝氣可察而行

之五色雲○凡氣上與天連此軍士彊盛不可擊○
若在吾軍可戰必勝○軍上氣如火光將帥勇士卒
猛此氣不可擊○在我軍上速戰大勝○軍上氣形
如山或如林木將士驍勇不可與戰若在我軍上戰
必大勝○軍上氣如塵埃粉沸其色黃白如旗旌無
風而颺此軍欲勝不可擊○兩軍相當敵上有氣如
粉沸赤色者兵說不可擊在吾軍上戰必大勝○營
上氣黃白色光潤重厚者勿與戰○兩軍相當上有
氣如持斧外向敵戰必大勝向我主凶○兩軍相當
上有氣如蛇舉首向敵者戰必勝○敵上氣如疋帛
者此雄軍之氣不可攻若在我軍上戰必大勝○敵

上有雲。如牽牛未可擊。○遥望軍上氣爲鬬雞赤。白相隨在他軍上主得天助不可擊。若在吾軍上可戰大勝。○軍營上有黄赤氣。上達于天亦不可攻。○凡軍上有五色氣。上與天連。此天應之。軍不可擊。其氣上尖下大。其軍旗日增。主兵卒銳。○其軍上氣似堤覆前後白。必勝若覆吾軍上者。急往擊之大勝。○軍上氣銳色黄白。團圓而潤澤者。敵將勇猛其士能彊戰不可擊。○雲如日月。而赤氣繞之。如日月暈狀有光者。所見之地大勝不可攻。○敵上氣如雲。下如中天而至。及吾軍上常有氣不變者堅固難攻。○凡雲氣如虎踞在軍上者勝。○軍上氣如塵埃前後高者將士精銳不可擊。○敵上氣如虎伏者其兵銳難攻○軍上氣如華蓋勿與戰○有雲其狀如飛鳥所見國戰勝○雲如旌旗如鋒刃向我者勿與戰○兩軍相當敵有氣如飛鳥併徊在軍上或來而高者兵精銳不可擊○黑氣出上有赤氣臨我軍上敵強我弱○軍上氣如馬首低尾昂者勿與戰○軍上雲如杵勿與戰○望四方有赤氣如赤烏在黑氣中如黑人在赤氣中如赤杵在黑氣中如人拾拾五五及狀如旌旗在黑氣中有赤氣在前者敵人精悍不可當○敵上有雲如山嶽不可擊○有雲長如引索在陣前後或一或四黑色者主有陰謀青赤黄色者急去○

月暈有黑雲氣入暈中者隨所入擊之勝暈有抱所臨者勝○日暈相交者居上勝○虹直指順之而擊可勝○暈有抱如虹順遶抱者勝○日旁伴暈兩頭尖有大戰者隨所指擊之

城占氣象

凡白氣從城中南北出者兵不可攻城不可居○城中有黑雲如星名曰軍精急辟圍去有突軍出客敗○城中有白氣如旌旗者勝若赤界其邊精銳不可當○赤雲臨城有大喜慶○黃雲臨城亦有大喜慶○青色從城中南北出者城不可攻○青雲如牛頭觸人者城不可攻○城中有氣出于東其色黃此天城不可攻○白氣從城中出青氣從北入及回旋者軍不得入城○諸攻城圍邑過旬不雷不雨者爲城有賢輔疾去之勿攻○城中氣出於外如火煙者主人欲出戰其氣若如無極大極者不可攻○城中氣如双蛇者難攻若前高後卑攻之可拔後高前卑者不可攻○赤氣如杵形從城下出向外者內兵突出主人勝○城上有雲分爲兩雙狀攻不可得○城上之氣不見於外者不可攻○有赤氣從城上出者兵內勝宜避之○凡城中有諸氣從城中出入吾軍上者敵家氣也濛氣繞城不入者中勝勿攻

戰陣氣象

氣青白而高者將勇大戰○氣如人無頭如死人卧敵上氣如舟駝赤氣隨之必大戰損將○四望無雲獨見赤雲如立蛇其下有流血○四望無雲獨見赤雲如覆船者其下有戰○初出軍白天昏漠漠雲氣陰沉寒者必戰○若清暢晴和風塵不動者不見敵亦不戰○有青氣戰軍之旺相方上有者當成交戰不見者不戰○若白駝赤駝見敵上其下必大戰流血○赤氣屈盤停住者其下有兵流血○白氣如軍入北斗中轉移者其下有流血大將死○雲如農夫耕壟者兵必大戰○日傍有氣相交貫穿或相背軍中不和○日有白氣若虹交見者從上擊下勝無軍而見者下必流血兩軍相當必交戰○有白虹四五六見者亦必大戰○日旁有一缺主萬人死其下兩軍相當不利先舉○月初滿而蝕有軍必戰○日月有赤雲截之如大杵軍在外萬人死其下兩軍相當不利先舉。

陰謀氣象

白氣群行徘徊結陣來者為他國人來欲圖人不可視其所往隨而擊之可得○日月濛濛無光士卒內亂將軍宜循法度察有功以自明及有兵內發用嚴刑

而伺姦人者勝。○天氣陰沉不雨。晝不見日。夜不見星月。三日已上陰謀也。將軍宜謹左右。及敵人五日至七日。有謀擁蔽將奪其權。王刑殺事。連陰十日。亂風四起。欲雨不雨。名曰濛。臣謀上。○天陰沉。日月俱無光。晝不見日。夜不見星月。雲濛而不雨。此謂君臣有陰謀。兩敵相當。共圖議事。○若晝陰夜月出。上謀下。若夜陰晝日出。下謀上。○黑氣如幢出於營中上黑下黃。敵欲來戰。無誠實之言。九日內宜警備之。○黑氣遊行中含五色。臨我軍上。敵必合謀來伐。及謀軍自敗。

攻城氣象

凡城上有赤氣黃氣四面繞之。城中大將死。城降。○城上赤氣如飛鳥。城可急攻。必破。○城上有赤氣有如破車。城可攻。○城上無雲氣。士卒敗散。○城上營中有赤黑氣狀如狸皮。班及正赤者。軍破。○城上氣如死灰色。及上下出者。城可攻。○攻城圍邑。其氣如灰。氣出而覆其軍上。士卒多病。城可屠。○城上氣出復入城中者。人欲逃遁。○城上氣聚如樓。見外者。攻之可得。○城中氣起而上赤者。城可屠。○城上有雲如衆人頭。赤色下多流血。攻喪。○氣出南北城可赴。○其氣出而東城可攻。○其氣出而西高城可降。○其氣出而覆其軍上者。士卒多病。○其氣出而高無所

止用日久長。○有氣從城外而來者。兵欲盜攻。○凡攻城黑雲臨城者。積土固險之象。黑者水之氣。城池之象。我據城敵不可攻。敵據城我不可攻。○有白氣如蛇來止敵城上者。急攻之小緩則失。若從其城來指我營者。宜急固守。○凡攻城有見白氣繞城而入者。隨所入。急攻之小緩則失。○凡攻城若兩濛霧黑日光無色者。主勝勿攻。○雲氣如雄雉臨陣。其下必有降者。○濛霧圍城而入城者。外兵得入。○有雲如立人之狀。或如立牛圍城上者。氣如交虹。向內者城可攻。○若有雲內屈虹從外入城。中三日內城可屠。○日重暈而白虹貫日圍城客勝。

暴兵氣象

白氣如瓜蔓連結部隊相逐。須臾罷而復出。至八九者急兵至。○白氣如仙人衣千萬連結部隊相逐罷而復出者。當有千里兵來。○黑氣從敵方來。我軍上敵欲襲我敵人必至。宜備不宜戰。敵回從而擊之。小勝天色蒼茫有此黑氣。依日支干數內推之。無風雨則此氣發之方必有暴兵。日尅時則凶。時尅日自消散此氣所發之方當有使人告急。一人來則氣一條。二人來則氣二條。三人來則氣三條。若滿散一方則有衆來期至。依干支數而筭有風雨則伏。○壬子侯兵四望無雲獨見赤雲如旌旗下有兵起。若遍四方者

天下盡有兵○若望四方無雲獨見黑雲極大天下兵起雲半天兵半起名曰天溝三日內有雨災解○敵欲來者其黑氣上有赤雲其下敵必至○雲氣如旌旗賊兵暴起○氣如人色赤白而悴至者是暴兵起○氣如人持刀盾有雲如人坐赤色臨我城邑有卒兵至驚恐須臾去赤氣如人持刀節兵未息○雲如赤虹有暴兵白虹長出皆有暴兵流血○有雲如人行止不定有暴兵○赤雲如火者所向之處有兵○天有白氣狀如白布經　丑未者天下多兵赤者亢甚○有雲如胡人列陣天下兵起○白氣起廣六丈東西亘天下有兵起○有雲如布疋亘天下有兵起○有雲如狗四五相聚圍者兵起○四方晴明獨有赤雲赫然者所見之地有兵

伏兵氣象

軍上有黑氣渾渾圓長赤雲在其中其下必有伏兵不可擊○兩軍營欲戰或對壘相守望彼軍上有白氣粉沸起如樓閣狀其下伏兵萬人不可輕舉○軍行近山林坑谷間當善防既是伏之地而止有氣者不疑○雲氣紛紛相連及似高草數尺此以車騎爲伏兵○雲如布廬之狀及似高菜盈尺許此以步卒爲伏兵○伏兵之氣如幢節狀在黑雲中或如赤杵在雲中或如黑人在赤雲中勿先動○黑氣出營南賊

迎我後有伏兵謹候察之○兩軍相當有赤氣者乃伏兵之氣若前有赤氣後有伏兵所在○軍上有氣黑兵左右亦如之審察則知伏兵所在○軍上有氣黑色黑色中有赤氣必有伏兵不可攻○前有黑氣後有白氣必有伏兵不可攻○有雲如山林在外者有伏兵

軍敗氣象

敵氣上黃下白名曰善氣所臨之軍欲求和退○敵上有氣囚廢枯散如馬肝色如或灰色或類偃魚皆爲將敗○敵上氣乍見不見乍聚乍散如霧始起此敗氣可擊若上大下小士卒日減○凡軍營上十日無氣發此軍必敗。有赤白氣乍出即城外聲欲戰其實欲退散。○黑氣如壞山隨軍上者名曰營頭之氣其軍必敗。○軍上氣如火光夜照人軍士散亂。○軍上白氣出而半絕者軍欲敗走一絕一敗再絕再敗三絕三敗。在東發白氣者災深。○軍上氣如羊形或如猪形。此是羌解之氣軍必敗。○敵上有氣如雙蛇疾往攻之大勝。○軍上有氣中似雙蛇守日急往擊之大勝。○軍上氣如粉如塵如勃如煙軍欲散。○軍上氣五色雜亂。東西南北不定者其軍欲敗。○軍上氣如群猪在氣中此喪氣擊之大勝。○軍上赤氣炎炎降於天士衆亂將死。○赤氣如火光從天上來流

下入軍中軍亂將死。○彼軍上有氣蒼蒼須臾而散。擊之必勝。在我軍上。宜固守。○軍上有黑氣如牛形。或如馬形。從氣霧中下。漸漸入軍。名曰天狗下食血。主軍散敗。○敵上氣如群鳥飛。亂衰氣也。伐之則我軍勝。○望彼軍上氣如垂衣如人相隨。擊之可得。○望彼軍上氣紛紛如轉蓬者。急擊之。○彼軍上氣色如揚灰。敵退去。○其氣蒼黑形如紛亂者。士卒飢。○兩軍相去十里內三里外。望彼軍上氣高而前後青白散。此敗軍之氣可擊。○雲如覆船如車蓋者。其軍必敗。○雲氣如人頭臨軍營中。戰不勝主流血。○敵上雲如群羊。如驚鹿必追走宜急擊之。○雲如卷席如布疋亂壞者。皆爲喪敗之兆可攻而擒。○雲氣蓋道蔽濛晝冥者。飯不暇食炊不及熟可急去也。○雲如雞兎臨營者。軍敗走。○軍上氣黑而卑如倒樓狀。軍移必敗。○雲氣如擊牛。凶敗之象。○敵上氣如雙兎。如飛鳥。如缺堤。如壞屋。如人相指如人無頭如驚鹿相逐。如兩雞相鬬皆爲將敗之氣。○凡降人之氣如人皆乂手低頭拜跽又如人乂手相向而立。又白氣如鳥聚入屯營連結百餘里不絕而須臾下者。當有他兵來降。○氣如黑山以黃雲爲緣者。欲降伏之象。○氣青而漸黑者。將欲死。○雲氣如人頭者。是將軍失兵之氣。○散軍之氣。如燔生草之煙前雖銳

後必退得歲月利便擊之必勝○黑氣臨營或聚或散如鳥將宿主敵人畏我心意下營不定終必逃遁必有大勝若在吾軍善撫士卒○日暈中有氣如炊蛇者將炊兩軍相當不利先舉○日旁有赤氣如垂鍾其下有將炊○日月暈有青氣所臨者敗○軍上有白虹及蜺屈者敗○軍上有白虹及蜺入營者敗○日暈氣後至軍先去者敗○凡日月暈與氣亦暈以先至者爲發以先去者爲敗○軍上若日旁虹蜺及犯逆之戰者敗○日暈有四缺在外軍盡散敗

氣象雜占

星有兩彗上似有盖下連星名歸斜歸斜見主有歸國者日暈有黃花色抱珥直光戴覆黃色皆慶喜之事

京房占曰赤氣如撒盖覆於軍上千里內戰有慶千里外戰有憂黃氣臨營西向東戰並凶北向吉○赤氣隨日出軍必有憂隨日沒外必告急

赤氣漫血色者流血之象○赤氣如火形見者臣叛其君不過三朔

赤氣如龍蛇在山頭上又夜光見者主臣離其君爲客所傷人民流移之象○黑氣如炊人頭在他營上主敵人有所獻且求降許之不許必戰切雖戒士卒主多炊○黑氣如牛頭龍馬蛇變化當審而察之夷兵欲敗中國宜違伺侯讒言爲惡○凡出向東伐而有

白雲從西來隨而擊之勝若有赤雲從東來逆軍者
敵勝我軍當敗急宜守他倣此
黑雲如積土在我軍上來敵襲我我必堅守經月敵心
離而后戰大勝○凡對敵在東方白雲東去而有雲
又東來相迎須臾過者雲已去而有風隨之所望如
龍虎之狀若在我軍皆大勝雖雲從而風逆者亦不
可戰○凡有雲氣橫來者兩軍未合急先伏止當有
遁將若黃氣在吾軍者急令舉兵不速戰主士卒懼
人心有隨必罷軍吉○凡兩軍相當彼上有赤氣狀
如疋帛廣長數十丈其下色黃白必有芳叛之軍晝
見在臣位夜見在兵宜備之○凡被圍平旦視圍上
氣鬱鬱如火光芒勢翕翕然者其方有救至無者無
救○軍行有白氣如虹者軍大驚宜備之若黑氣南
北如陣國將有憂不然有大水爲害白雲白氣極天
南北如陣有憂黑雲東西如陣有憂若天氣蒼蒼而
東西極天移日不動者爲憂深此氣以戊巳日出爲
災赤雲臨圍上東西如陣者敗
凡霧春以甲乙寅卯日氣色青出東方向季者客勝○
凡霧夏以丙丁巳午日氣色赤出西行爲利客主人
凶○凡霧四季以戊巳辰戌丑未日色氣黃行向北
利客主人內亂○凡霧秋以庚辛申酉日氣色白東
行利爲客先舉兵勝後舉兵敗○凡霧冬以壬癸亥

子日氣色黑利南行

凡興軍動衆雲氣亂壞大風將至視所從來避之雲甚潤厚大雨必暴至○四始之日有黑氣如陣後重大而多雨○氣若霧非霧着衣冠而濡見則其城帶甲而趍○日出沒時有雲橫截之白者喪黑者驚三日內有雨其災洋

雲氣如兎臨軍營中其軍士必下○天有青氣入營者兵弱驚恐○天有赤氣入營者有兵和解○天有白氣入營者兵強○天有黑氣入營者大主疾病一云主兵相殘宜急移營○有雲如蛟龍所見處將軍失餽○有雲如日月暈赤色其國凶青白色有小水○有雲狀如龍行國大水流亡○凡遇四方盛氣勿向之戰甲乙日青氣在東方丙丁日赤氣在南方戊己日黃氣在中央四季之戰當避此黑氣在北方戊己日黃氣在中央四季之戰當避此吉逆之必敗甲乙日平旦所向有白雲不可攻丙丁日日中所向有黑雲皆憂堅敵不可攻他倣此○赤氣如火者叛其君赤氣加西方客勝加北方者客敗加東方者和解不鬪加南方者軍還天下安他倣此凡天見五色雲氣望東西南北至子午卯酉若百步千步十丈　百丈而來如車道行者若與日辰相尅者大鬪不相尅者不戰若臨生氣方有天命至爲兵疆

相氣若戰必勝若臨戰氣為喪敗之氣軍在喪敗之上大凶若在賊上主挾圖降敵若在休囚之方宜罷兵謹守之吉

行軍災異雜占

將帥庶上及棹無故自動者主遠行如無遠行下欲謀之○將帥衣服無故血汗下欲謀上宜施恩警備○將帥鎗刀劒箭無故出匣者主鬬

凡軍馬旗纛無故倒折主大將失位皷角刀劒自鳴者陰謀之應

將軍眼瞤目動耳鳴忽聾及無故自驚不覺出涕眼淚者並是下人起念生謀宜防

軍中馬生角下謀上

將帥騎馬之次無故回頭嚙人靴韆觸人衣裳者主下有陰謀已成防之

大將門廳自鳴者下謀上將○鵲鵲禽雉等飛入帳幕中無聲者必有下傷害○大將罕食穴其匙筯自動者其下行毒○狗無故上床主下謀上○蛇入廳及帳幕中屈盤者勿損之有陰謀相助○將帥睡中高語自覺驚寤計謀必有神助之應

凡城郭中及營砦中木上有鳥作巢忽樹巢折鄣鳥去者兵大凶宜別下城砦

若夔得大魚者戰大勝○若夔聞雷雳破賊急進兵大

勝○夢見日暈有下人謀上○夢見霜雪軍將失勢夏月大凶士卒逃散○夢見搥鼓大鳴大勝小鳴小勝不鳴不勝○夢見食泥土必收城郭○夢見大水泛漲軍陣必勝○夢見自身病必加爵困者甚吉傍有哭聲者大凶○夢見吐嘔者有病出也○夢見水乾得小魚半生半死主日舌五日內當戰主勝○夢見牙旗倒折軍威失利

夢見走馬得快利戰勝行運者凶○夢見身入井者被牢獄厄宜撫士卒○夢見人遺刀劒利戰必勝○夢見身飛颺者戰勝名聞千里○夢見天道中走及大戰者有戰

凡爲將帥領士卒察淵奧測成敗參諸天道不可不知常視神光可見吉凶欲交戰之時當以手擁眼角則見光色若見光色各以五行言之黃光必護敵人金帛赤光者大喜曰光者兵刃相交主流血青光者主有憂黑光者主大憂

凡出軍忽見虎狼在軍前後吼哮及入軍營中者不出五七日有戰先衝突者大勝○又云虎豹熊入軍營中者及傷害人者主大賊至麞鹿之類入軍營者皆主營空急移營吉軍行營幕已成忽有虎從外入我營走過軍中者急移必敗○凡猛獸至軍營中敵人必勇必有突入我營之機或有奸覘我軍宜慎之

凡兩軍相當有飛鳥入我城壘營陣者大凶急移營陣吉○兩軍相當有虎狼豹狸走入其中或走圍繞軍營悲鳴者將有凶必大敗宜撫軍士翼日而戰吉若凡軍中或有豹狼及雉飛入軍者皆凶急修德楊武吉從彼軍中鳴急宜進兵攻戰○若有猛獸橫入軍營中者急宜備戰主必敗宜固營陣前後左右有狐狸向軍四面鳴者戰必敗宜固守○軍營城壘往往捉得狐狸者敵入來戰必破敗凡狐狸麞鹿之類入軍營不出五日主軍驚將可移軍佚防必得敵人另建營砦吉○凡野獸入軍皆與主將爲應兆兩軍相當應禽獸從將軍命德土來或歲日月德上來皆吉慶若從將軍命刑及歲月日刑上來者主失位大凶之兆

凡軍行馬無故食砂石者決應兵強戰勝也○凡軍中衆馬晨夜鳴叫不息者當有暴兵至防急志主士兵戰敗之兆。

太乙占

太乙者天帝之神也其星在天乙之南總十六神知風雨水旱金革凶饑之應立陰陽二局存諸秘式列星文之次舍分野之災祥貴乎先知爲之備用軍師主客勝負蓋天人之際應可察焉

出軍太乙主客勝負占

經末年月日時四季大乙入七十二局立成得七局之数乃用其局凶吉歲計小遊積年一百九十三萬七千六百一以周紀三百六十際之慶曆甲申歲用第二丙子元九局月計甲申年前十一月建甲子立五紀第四庚子元二十五局永月計三元六紀法日計與時紀同甲子甲午年十一月建甲子月計第一紀也巳亥巳巳第二紀甲戌甲辰第三紀巳酉巳卯第四紀甲申甲寅第五紀巳未巳丑第六紀從第一元通數數之永紀法六十除求元法七十二除之有餘者爲入局求日計太乙入局之法至所求積年以章月八千一百二十六乘之章歲六百五十二而一日月德上來皆吉慶若從將軍命刑及歲月日刑上來者主失位大凶之兆

凡軍行馬無故食砂石者決應兵強戰勝也○凡軍中衆馬晨夜鳴叫不息者當有暴兵至防急志主士兵戰敗之兆

太乙占

太乙者天帝之神也其星在天乙之南總十六神知風雨水旱金革凶饉之應立陰陽二局存諸秘式列星文之次舍分野之災祥貴乎先知爲之備用軍師主客勝負蓋天人之際應可察焉

出軍太乙主客勝負占

經末年月日時四季大乙入七十二局立成得七局之數乃用其局凶吉歲計小遊積年一百九十三萬七千六百一以周紀三百六十際之慶曆甲申歲用第二丙子元九局月計甲申年前十一月建甲子立五紀第四庚子元二十五局永月計三元六紀法日計與時紀同甲子甲午年十一月建甲子月計第一紀也巳亥巳巳第二紀甲戌甲辰第三紀巳酉巳卯第四紀甲申甲寅第五紀巳未巳丑第六紀從第一元通數數之永紀法六十除求元法七十二除之有餘者爲入局求日計太乙入局之法至所求積年以章月八千一百二十六乘之章歲六百五十二而一爲積月又以月法一千四百四十七乘之日法四十九而一爲所求天正十一月朔大小餘每日加一筭其積日即以三百六十除之以紀法六十去之餘爲入紀日又以局法七十二去之餘爲日局之數依法求之求時計於日計甲子上取之與月計六紀法同求太乙四計用法行營法三每二十四行一周天月行十六神乾坤重一筭陰局取其衝艮巽重留計神子歲計起寅退行日月時同從天月命筭至大乙之宮前止得主筭之數三之爲參將命筭乾坤艮巽八宮二宮四宮六宮爲六神正起宮數數之間辰有八節戌亥丑寅辰巳未申是也天目在此起一餘依宮

數數之客算以計神加和德宮天上十六神加臨地下十六神於主天目之下是始擊將所臨依前命算數所得之算即得客大將所在宮三因爲參將計目以歲日月時計合神加歲月日時天目下爲定計曰所臨命算數得定計大將所在助客之算也即看與太乙同宮之時主名曰囚在太一前後一宮或一辰名迫始擊同宮名掩在太一前後名擊大小將在客主目或太乙宮前後爲挾大小將自相同宮爲關則有客關主人關客當相關之時若一林二虎一泉二敗氣有盛衰勢不兩立則以主客目所臨之神五行決之勝負可見若主客得五并十五二十五三十五者名八門杜塞不利興師若算得二名畧地經云出兵畧地並用其二客得則客利主得則主利凡客算以長多爲勝短少爲負若算長多利深入若算短少利淺入凡出軍宜向算戰陣利背算凡伏兵必有掩迫之時凡奇兵必各置於客主大殺之地天目始擊將也奇兵者百人用三十爲之皆依此爲則伏得敵人之便鳴鼓高旗鼓譟之令竊發而不敢勝故曰能知奇伏轉禍爲福將若不知分合不可以語奇

太乙有用兵舉旗之法難求精妙今採其指歸若算得一八即用曲陣舉黑旗算得三十用直陣舉青旗算得四九宜用銳舉赤旗算得二五用圓陣舉黃旗算

得七六。用方陣舉白旗若算三門具五。將發利以興兵動衆。但文昌主目不囚迫。始擊客目無掩擊。即是三門具五將發不在所直。入門之下吉入門算法繁而無用。今更不録。

凡太乙天目在陽。筭得偶爲和。太乙天目在陰。筭得奇爲和。陽者謂太乙在八三四九宮也。陰者太乙在二七六一宮也。天目在正宮爲陽。間神爲陰。凡算得陰陽和利以興兵。

凡言主客者。先後之禮。動靜之義也。陳兵原野。旗鼓相望。先動爲客。後動爲主。人安居之伐。先舉事者爲主人。後應者爲客。欲明天道審逆順。先作主人。歲計次推客計若客主俱得善計三門具五將發陰陽和利以稱兵所向必克先起則勝後起則敗。○若客主俱得惡計三門不具五將不發陰陽不和先起者敗後起者勝若客主一吉一凶則利客客勝吉凶等則筭長者勝。筭短者敗。

凡占外国動靜。皆以時之客計占之。筭將八門柱敗不來。若三門具五將發陰陽和不關格。掩迫客主俱會太乙前所聞見爲實。占賊來降不爲盜。若天目數轉而北行者爲不來。

凡占敵使可信當視太乙所制。

假令時計。太乙在二宮。爲火始擊。將臨武德爲金火

制金敵使來不敢有他意。

凡占間牒有無當視賊月。

假令太一在一宮則六七宮爲前外八三四宮爲後內若客目臨戊陰主爲賊來窺覘間牒。

凡占射賊來多少名客筭。十六巳上陰陽順有虜必多。有將若十五巳下。虜少無將。天目臨左虜從東方來臨右。從西方來。八門杜不來。若天子處狩太乙天目在四維之歲○若舉万正必在亥卯木之歲及太乙歲計。三門具五將發之年。

凡占聞事虛實。占天目掩迫。太乙聞不善事實。善事虛若三門具五將發聞吉則吉。聞凶不凶若三門不具五將不發聞凶則凶。聞吉不吉。

凡對敵常須觀風雲之勢。察飛鳥之情若太乙所在風雲飛鳥從衝對上來。急須準備。

假令太一在九宮。巽屬木風雲飛鳥從一宮來。屬金制太一大凶。○若風雲飛鳥從主人太乙德上來急擊其衝主人勝。○若從客自大將宮來。則主人急宜備敵。

凡太乙筭得一至四步卒在前車騎次之。筭得五至九車騎在前步卒次之。

凡雲風氣隨日幹。五行在我軍。上往敵我利。

假令壬癸日。黑氣在我軍。上自北之南隨雲氣攻南

必勝。

凡擇日擇時當審日時之計所利興兵吉

太乙神名凡十六神其年月日時計命起武德俱時計有陰陽冬至氣應後用陽局夏至氣應後用陰局。其陽局皆以陽局所命之對衝則陰局太乙所在也。

十六神名申爲武德酉爲太簇戌爲陰主乾爲陽德亥爲太義子爲地主丑爲陰德艮爲和德寅爲呂申。卯爲高蔡辰爲太陽巽爲太吳巳爲太神午爲太威未爲天道坤爲太武

辨九宮太乙有蓯宮之義即一宮在西北二宮正南三宮東北四宮正東五宮居中。六宮正西七宮西南八宮正北九宮東南。

十精太乙皆以七十二局之數除之年月日時。

十精太乙同候風雨災變軍行不可不知

一曰天皇以小周法二十除之不盡者命起陰主順行十六神至陰德和德太昊太靈太武重留一算即天皇所在陰起呂申逆行。

二曰帝符小周二十除之不盡者命起陰主順行十六神至地主高蔡太成太族重留一算外。卯即帝符所在陰起太陽行逆。

三曰天時以小周十二除之不盡者命起呂申順行十二辰算外。即是天時所在陰起武德。

四曰太尊以小周四除之不盡者命八宮坎六宮次二宮次四宮逆行四正宮筭外即太尊所在陰起二宮四八六。

五曰飛鳥決飛鳥小周九除之不盡者命起一宮順行九宮筭外即飛鳥所在陰逆行。

六曰五行以五行小周法五除之不盡者命起一宮次八宮三九七筭外即五行所在陰起九宮二七一三

七曰八風以小周九除之不盡者命起二宮順行九宮筭外即八風所在也陰起八七六五四三二一九。

八曰五風以五風小周九除之不盡者命起一宮次三宮五七九二四六八筭外即五風所在陰起九七五三一八六四二。

九曰三風以三風小周九除之不盡者命起三宮次七二六一五九四八筭外即三風所在陰起七三八四九五一六二。

十曰太乙數以太乙局法七十二除之不盡者命起一宮數次二數順行筭外即太乙數所在陰起九宮逆行也。

十精與太乙諸神相合主風雨以休望消息用之

經曰天皇太乙者在紫微垣勾陳口中星贊曰天皇上帝秉萬國神圖天皇若與太乙合則日暈太風合於

旺相之地風遍天下合在東方日暈大風合在西方日暈有雲氣合南方大昏合在北方陰昏天皇若與天尊合有大陰雨日月爲變天皇若與飛鳥合天小陰雨天皇若與天時合有小陰昏天皇若與五風合有疾風起天皇若與太乙計數合有大風雨

經曰帝符太乙者天節之所使也星賛曰天節奉使專對無疑帝符若與太乙合則日昏太風若合在太乙旺相之地小雨小陰雲有狂風卒起帝符若與天目合當小陰疾風或日月有變

經曰天時太乙者鷄星之使也星賛曰鷄鳴伺曉審候察時天時與大乙合於旺相之地有風雲卒起或則陰雨

經曰太尊黃生之長若與太乙合旺相之地有大陰雨寒若合在八宮日暈合在六宮陰昏合在二宮太陰寒合在四宮日昏太尊與飛鳥合天溫有水雨太尊與帝符合天有陰與大昏太尊與天目合天有陰雨

經曰飛鳥太乙者土星之使朱雀之體也則主天星有變飛鳥若與太乙合有大風飛鳥若與天時合有陰風

經曰五行太乙者五星之使也其變猶影響之與形色也五行與太乙合在旺相之地暴風大寒雲　氣昏暗或則有雨五行與天目合有大風陰日月有變五

行與八風合。有小風陰雨。五行與五風合。有小陰日
月爲變。五行與帝符合。風昏小陰。五行與太尊合。日
月變色小陰五行與天符合。有大陰昏風雲起。
經曰八風太乙者。畢星之使也。謂畢有八星故曰八風
八風與太乙合在旺相之地。小雨。八風與五行合。有
風昏八風與天時合。陰日月有變。八風與帝符合。陰
雨八風與天星合。有大陰疾風日月爲變。八風與太
乙合陰宮有雨。合陽宮有風八風與帝符合。陽雨八
風雨天星合。有大風疾日月爲變。
經曰五風太乙者。箕星有五故曰五風五風與太乙合
在旺相之地。日月有變。連陰不見天暴風疾雨並作
五風與太尊合。天小陰雨日月有變五風與飛鳥合。
疾風起。五風與天帝符合。有大風雨五風與天時合。
大風五風與天目合。天陰小風日月爲變。
經曰三風者。心星之使也。心有三星故曰三風三風與
太乙合在旺相之地。日月無光寒雲四起。三風與天
將合。有小陰風三風與鳥飛合。有疾風雲陰日月變
色三風與太尊合。小陰風三風與帝符合。小陰三風
與五風合。日月有變色有小陰三風與天星合。天温
小風陰日月有變三風與天目合。有大陰雨。
經曰太乙數者。五子九七十二局之數也。數與太乙合。

日暈大風起數若與太乙衝者。日暈風起數得三十日暈大。風數得四十陰雨黃霧數得五十日暈大風數得天目旺相合日暈數與太乙挾天目陰雨日暈大風數與飛鳥合。六八九宮者日。暈數與天。地并日暈。天。十地九數與主計八合。日暈數與天地相當。大風數與太乙飛鳥合疾風。

推候十精太乙雲氣

經曰。常以太乙初移宮日。出日午日晡候日旁餘二日不候也。及時計初移宮時餘二時亦不占當候日之上下左右若雲氣色青而日時計三四則變發在寅卯時若雲氣色赤而日時計得九二則變發在巳午時若雲氣色白而日時計得六則變發在申酉時。若雲氣色黑而日時計得一八則變發在亥子時。

經曰。帝符太尊天時五行。八風五風三風與太乙。合在陽宮。則爲晴爲旱。合在陰宮。則爲陽者陽。而陰者陰。位也。天皇與太乙合在陽宮。則日暈晝旗。合在陰宮。則日月暈夜昏飛鳥與太乙合則從風從其下來。天氣純厚則雨。天氣華薄則風。天氣黃霧則暈。天氣黑赤則風天氣青白則寒。天氣凝潤則霧雨雲氣如歸則晴雲色文彩輪囷蕭索。則天文大晴若天早則以常陽占之若大雨則以常陰占之若得旺相氣則其變疾而速也。

武經總要後集卷之十九

豫章新齋李鼎長卿訂

金陵對溪唐富春校梓

太乙定主客勝負陽局立成

第一局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太乙在一宮。天目武德。

主算七主大將七宮。客目掩主參將一宮。囚始擊將

大武掩主大將。客算十三和客大將三宮。發客參將

九宮發計神寅。

此局客算長和門具將發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出軍

宜東北戰利西南利直陣舉青旗雲氣從北來。客勝

聞賊備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利戌亥時。
太乙雖助主主大將爲客目掩之筭短不和不利爲
主聞賊備西南

第二局　乙丑　丁丑　巳丑　辛丑　癸丑

太乙在一宮天目大族
主筭六不和主大將六宮內迫主叅將八宮外迫始
擊將陰主擊客筭一不和客大將一宮囚主挾客叅
將三宮格利計伸丑
此局主大小將挾客大將客大將囚主客俱不利各
宜固守主聞賊備正西客聞賊備西北

第三局　丙寅　戊寅　庚寅　壬寅　甲寅

太乙在一宮。天目陰主神追
主筭單一不和主大將一宮囚主叅將三宮。發始擊
將大義辰迫客筭四十不和客大將四宮發客叅將
三宮發計神子
此局客筭長門具將發利爲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
正東戰利正西利銳陣舉亦客雲氣從東來客勝聞
備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戌亥時
主目辰迫不和筭短大將囚不利爲主宜固守聞賊
備正東

第四局　丁卯　巳卯　辛卯　癸卯　乙卯

太乙在二宮天目陰德

主筭二十五八門杜主大將參將不出中宮始擊將
陽德
客筭十七不和客大將七宮囚迫客參將二宮發計
神玄
此局主人杜塞無門客筭不和大將迫主客俱不利
主聞賊備西北客聞賊備東北
第五局　戊辰　庚辰　壬辰　甲辰　丙辰
太乙在二宮天目陰德
主筭二十五八門杜主大將參將不出中宮始擊將
呂申
客筭十四不和大將四宮發客參將二宮囚計神戊

此局太乙助客。客筭不和大將發。利爲客。見陣利先
動。出軍宜正東。戰利正西。利銳陣。舉赤旗。雲氣從東
來。客勝。聞賊偪東北。奇兵東北伏兵利巳午未時。主
人杜塞不利。宜固守。聞賊偪西北正東
第六局　巳巳　辛巳　癸巳　乙巳　丁巳
太乙在二宮。天目大義
主筭二十五八門杜主大將參將不出中宮始擊將
大　陽。
客筭十孤陽。客大將一宮發客參將三宮發計神酉
此局太乙助客。客大小將發。利爲客。見陣利先動。出
軍宜西北戰利東南。利曲陣舉黑旗雲氣從西北來

客勝。聞賊備東南。奇兵東南。伏兵利巳午未時。主人杜塞無門不利宜固守。聞賊備西北。爲客赤雲至疾戰勝。

第七局　庚午　壬午　甲午　丙午　戊午

太乙在三宮。天目地主

主筭八不知。主大將八宮內迫。主叅將四宮外迫始擊將大神

客筭二十五八門杜。客大將叅將不出中宮。計神申

此局主人大小將迫。客杜塞無門。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聞賊備正北。客聞賊備東南。

第八局　辛未　癸未　乙未　丁未　巳未

太乙在三宮。天目陽德辰迫。

主筭單二和。主大將一宮發主叅將三宮。囚始擊將臨大武。

客筭二十二。長和客大將二宮發客。叅將六宮發計神未。

此局客筭長和。門具將發利爲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正南。戰利正北。用圓陣舉黃旗雲氣從正南來叅客勝。聞賊備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利丑寅時。

主目迫筭短叅將囚。主人不利宜固守。聞賊備西北。

第九局　壬申　甲申　丙申　戊申　庚申

太乙在三宮。天目和德囚。

壬箕三不和主大將三宮囚主參將九宮發始擊將大族

客箕十五八門杜客大將參將不出中宮計神午此局主目天大將囚客杜塞無門主客俱不利宜固守。

第十局　癸酉　乙酉　丁酉　己酉　辛酉

主聞賊備東北客聞賊備正西

太乙在四宮天目臨申辰迫

壬箕一和主大將一宮發主參將三宮內迫始擊將陰德

客箕十二長和客大將二宮發客參將六宮格計神

巳。

此局客箕長和大將發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正南戰利正北用員陣舉黃旗雲氣從南來客勝聞賊備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寅卯辰時

主目參將迫太乙雖助主主人箕短不利固守聞賊備東北。

第十一局　甲戌　丙戌　戊戌　庚戌　壬戌

太乙在四宮天目高蓑囚

主箕四不利主大將四宮囚主參將二宮發始擊將陽德。

客箕四不和客大將四宮囚客參將二宮發計神辰

此局主客大將囚閉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
主聞賊偪正東客聞賊備東北。
第十二局　乙亥　丁亥　己亥　辛亥　癸亥
太乙在四宮。天目大陽辰迫。
主筭三十七長和。主大將七宮。發主泰將一宮。發始
擊將呂申辰擊。
客筭一客大將一宮。發將泰將三宮。內迫計神卯。
此局太乙助主。主人筭長和。大小將門具將發。利爲
主見陣利。
後動出軍宜西南戰利東北。用方陣。舉白旗。雲氣從
西南來。主勝。聞賊偪東南。奇兵東南伏兵利寅卯辰

時。
客筭短不和客自辰擊。
泰將內迫不和爲客宜固守。聞賊備東北。
第十三局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六紀甲子
太乙在六宮。天目天昊。
主筭十八短和。主大將八宮。發主泰將四宮。格。始擊
將太陽宮。
客筭十九長和。客大將九宮。發客主泰將七宮。發計
神寅。
此局太乙助客。大小將利。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正
北戰利正南戰利曲陣舉黑旗雲氣從北來。主勝。聞

賊備東南奇兵東南伏兵利申酉戌時客見陣利先
行動出軍宜東南戰利西北利銳陣舉赤旗雲氣從
東南來客勝賊聞備偹東南奇兵東南伏兵利申酉戌
時

第十四局　丁丑　巳丑　辛丑　癸丑　乙丑

太乙在六宮天目大神

主奏十孤陽主大將一宮發主參將三宮發始擊將大

客奏九和客大將九宮發客參將七宮內迫計神丑
此局太乙助客奏常和大將發利爲陣客見陣利先
動出軍宜東南戰利西北銳利陣舉赤旗雲氣從東
南來客勝聞賊備正南奇兵正南伏兵利申酉戌
時

主大將迫不利爲主宜固守聞賊備東南

第十五局　戊寅　庚寅　壬寅　甲寅　丙寅

太乙在六宮天目大城勝

主奏九和主大將九宮發主參將七宮內迫始擊將
大武擊

客奏七不和客大將七宮內迫客參將一宮外迫計
神子
此局主人門具將發利爲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東
南戰利西北利銳陣舉赤旗雲氣從東南來主勝聞

賊備正南奇兵正南伏兵利申酉戌時。
客目擊太乙主目擊客大將客大小將迫不利爲客
宜固守聞賊備正南。

第十六局　巳卯　辛卯　癸卯　乙卯　丁卯

太乙在七宮天目天道辰迫
主算一和主大將二宮發主參將三宮格始擊將大
族。
客算三十三長和客大將三宮格客參將九宮發計
神亥
此局太乙助客。雖大將格參將發客算長和。利爲客。
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東北戰利　西南利直陣舉青旗
雲氣從東北來客勝聞賊備正　西奇兵正西伏兵利
酉時
主日辰迫算短參將格不利爲主宜固守聞賊備西
南東北。

第十七局　庚辰　壬辰　甲辰　丙辰　戊辰

太乙在七宮天目大武囚。
主算七不和不宜主大將七宮囚主參將一宮發始擊
將大義。
客算二十七不和客大將七宮囚客參將一宮發計
神戌。
此局文昌將囚主客大將囚主客大將相関客主人

閑客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人聞賊備西南。客聞賊備正西。

第十八局　辛巳　癸巳　乙巳　丁巳　己巳

太乙在七宮。天目大武囚。

主筭七不和。宜主大將七宮。囚主參將一宮。發客挾始擊將地主。

客筭二十六不和。客大將六宮外迫。參將八宮發計神酉。

此局主人大小將挾客大小將又挾主人。參將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人聞賊備正西。客聞賊備西南。

第十九局　壬午　甲午　丙午　戊午　庚午

太乙在八宮。天目武德客挾。

主筭八不和。主大將八宮囚主參將四宮。發始擊將和德。

客筭一十二。長和客。大將二宮格。客參將六宮發計神申。

此局客大將雖格。筭長和。大小將挾文昌將依。依利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正南戰利正北。利員陣舉黃旗雲氣從南來客勝。聞賊備東北。奇兵東北伏兵利亥子丑時。

主人筭短主筭短主目爲客挾之。大將囚太乙雖助

主不利爲主宜固守。聞賊備西南。

第二十局　癸未　乙未　丁未　己未　辛未

太乙在八宮天目大族。

主筭七不和。主大將七宮發主泰將一宮內迫始擊將太陽。

客筭二十六。客大將六宮。主挾客泰將八宮囚計神未。

此局太乙助主。主大小將挾客。主筭和大將發利爲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西南戰利方陣舉白旗。雲氣從西南方來主勝。聞賊備正西南。奇兵正西南伏兵利亥子丑時

客大將爲主人。大小將挾之不利爲客。宜固守。聞賊備西南。

第二十一局　甲申　丙申　戊申　庚申　壬申

太乙在八宮。天目陰主。

主筭二筭短。主大將二宮格。主泰將六宮發始擊將大神

客筭十七長和。客大將十宮發客泰將一宮內迫。討神午

此局主人大小將挾客。客大將客不利。主大將格筭短。主客勢均。各宜固守。主人聞賊備西南。客聞賊備正南。

第二十二局　乙酉　丁酉　己酉　辛酉　癸酉

太乙在九宮。天目陰德。

主算十六。和主大將六宮。發主衆將八宮。發始擊將

天道。

客算三十孤陽不和。客大將三宮。發客衆將九宮。囚

計神巳

此局主人大小將門具將發。利爲主見陣利後動出

軍主宜正西。戰利正東。利方陣舉白旗雲從西來。主

人勝聞賊偪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辰巳時。

客算孤陽不和。衆將囚不利爲客。宜固守。聞賊偪西

南北

第二十三局　丙戌　戊戌　庚戌　壬戌　甲戌

太乙在九宮。天目陰德。

主算十六和。主大將六宮。發主衆將八宮。發始擊武

將德。

客算二十三長和。客大將三宮。發客衆將九宮。囚計

神辰。

此局主客俱利。主人算和門具將發。利爲主。見陣利

後動。出軍宜正西。戰利正東。利方陣舉白旗雲氣從

西來。主勝聞賊備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辰巳時。

客算長太乙助客。衆將雖囚大將發。依依利客。見陣

利先動。出軍宜東北。戰利西南利。直戰舉青旗雲氣

從東北來客勝。閒賊備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利辰巳時。

第二十四局　丁亥　己亥　辛亥　癸亥　乙亥

太乙在九宮。天目大義。

主筭十六。短主大將六宮發主參將八宮發始擊將陰主。

客筭十七。長和客大將七宮發客參將一宮格計神卯。

此局客大小將挾主。大將大乙助客。筭長和利爲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西南。戰利東北。利方陣舉白旗。雲氣從西南來客勝。閒賊備西北。奇兵西南伏兵利辰巳時。

主人筭短。客大小將挾主大將不利爲主。宜固守。閒賊備西北。

第二十五局　戊子　庚子　壬子　五紀甲子　丙子

太乙在一宮。天目地主。

主筭三十九。主大將九宮格。客挾主參將七宮發始擊將大義辰擊。

客筭四十。孤陰客大將四宮發客參將三宮發計神寅。

此局客筭長。大小將門具將發利爲客見陣利先動。

出軍宜正東戰利正西利銳陣舉赤旗雲氣從東來
客勝聞賊備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戌亥時
主人大將格太乙雖助主大將爲客大小將挾之主
人不利宜固守賊備東北
第二十六局　巳丑　辛丑　癸丑　乙丑　丁丑
太乙在一宮天目陽德
主筭三十二長主大將一宮發主參將六宮內迫始
擊將和德
客筭三十一長客大將一宮囚客參將三宮發計神
丑
此局　太乙助主主筭長大將發利爲主見陣利後
動出軍宜正南戰利正北利圓陣舉黃旗雲氣從正
南來主人勝聞賊備東北奇兵東北伏兵利戌亥時
客大將囚筭短不利爲客宜固守聞賊備東北
第二十七局　庚寅　壬寅　甲寅　丙寅　戊寅
太乙在一宮天目和德
主筭三十一主大將一宮囚主參將三宮與天目囚
始擊將高蔑
客筭二十八和客大將八宮主挾宮參將四宮發計
神子
此局太乙雖助主主人大將囚參將又與天目囚主
大小將挾客大將客大小將挾主參將主客俱不利

各宜固守。

主聞賊備東北客聞賊備正東。

第二十八局　辛卯　癸卯　乙卯　丁卯　己卯

太乙在二宮天目呂申

主筭十四長三主大將四宮發主參將二宮囚始擊將

客筭九宮大將九宮內迫主挾客參將七宮外迫計

大昊。

神玄。

此局太乙雖助客主人大小將與太乙俱挾客大將

客大小將挾太乙并主參將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

主聞賊備東北客聞東南。

第二十九局　壬辰　甲辰　丙辰　戊辰　庚辰

太乙在二宮天目高蔂

主筭十三主大將三宮發主參將九宮內迫始擊將

天道擊。

客筭三十九客天將九宮內迫客參將七宮外迫計

神戊

此局主筭和大筭發利爲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東

北戰利西南利直陣舉青旗雲氣從東北來主勝聞

賊備正東奇兵正東伏兵利巳午未時客目擊大小

將迫太乙雖助客擊客不利宜固守聞賊備西南

第三十局　癸巳　乙巳　丁巳　己巳　辛巳

太乙在二宮。天目太陽。
主算十孤陽。主大將一宮發主參將三宮發始擊將
武德
客算三十二。客大將一宮囚客參將六宮發計神酉。
此局主人門具將發利為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西
北。戰見陣利東南。利曲陣舉黑旗。雲氣從西北來主
勝。聞賊備東南。奇兵東南伏兵利巳午未時。
太乙雖助客。大將囚各不利宜固守。聞賊備西南。
第三十一局　甲午　丙午　戊午　庚午　壬午
太乙在三宮。天目大昊。
主算三十三。大將三宮囚主參將九宮。與主目囚

始擊將陰主。
主客算十和孤陽。客大將一宮發客參將三宮。囚計
神申。
此局客算和。大將發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向
西北。戰利東南。用曲陣舉黑旗。雲氣從西北來客勝。
聞賊備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丑寅時。
太乙雖助主。主算不和。大將囚。參將與主目囚。主六
不利宜固守。聞賊備東南。
第三十二局　乙未　丁未　己未　辛未　癸未
八乙在三宮。天目大神。
主算二十五。八門杜主。大將參將不出。中宮始擊將。

地主宮擊。
客筭八短客。大將八宮內迫。客參將四宮外迫。計神未。
此局主人杜塞無門不利客大小將迫。筭短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聞賊備東南。客聞賊備正北。
弟三十三局　丙申　戊申　庚申　壬申　甲申
太乙在三宮。天目大威。
主筭二十四長主大將四宮外迫。客挾主參將二宮。發始擊將。和德掩擊。
客筭大將三宮囚客參將九宮主挾計神午。
此局太乙雖助主。主筭不和大將迫客大將囚。大小將挾主人大將主大小將挾客參將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聞賊備正南。客聞賊備東北。
弟三十四局　丁酉　己酉　辛酉　癸酉　乙酉
太乙在四宮。天目天道。
主筭二十六。長和主大將六宮格。主參將八宮。發始擊將高蓑
客筭四宮。客大將四宮囚客參將二宮雀計神巳。
此局太乙助主。大將雖格筭長和參將發。依依利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正西。戰利正東。利方陣舉白旗。雲氣從正西來主勝。聞賊備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客。日利戌亥辰時。客大將囚。不利為客。宜固守。聞賊備

第三十五局　戊戌　庚戌　壬戌　甲戌　丙戌

正東。

太乙在四宮天目大武。

主筭二十五八門杜主大將參將不出中宮始擊將

大神

客筭二十八長客。大將八宮發客。參將四宮囚。計神

辰。

此局筭客長大將發利爲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正

北戰利正南。用曲陣舉黑旗。雲氣從正北來客勝。聞

賊偪東南。奇兵東南伏兵利寅卯辰時。

主人杜塞無門。不利宜固守。聞賊備西南。

第三十六局　己亥　辛亥　癸亥　乙亥　丁亥

太乙在四宮天目大武。

主筭二十五八門杜主大將參將不出中宮始擊將

大威。

客筭二十七長和客大將七宮發客參將一宮發計

神卯。

此局客筭長和。大小將發利爲客。見陣利先動。出軍

宜西南戰利東北。用方陣舉白旗。雲氣從西南來客

勝。聞賊偪正南。奇兵正南伏兵利寅卯辰時。

主人杜塞無門。不利宜固守。聞賊備西南

第三十七局　庚子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

子

太乙在六宮。客挾天目武德神辰迫
主筭一。主大將一宮外迫主參將三宮發始擊將。大
武擊。
客筭七客大將七宮內迫客參將一宮外迫計神寅
此局主大將迫與客參將并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
主聞賊備西南客聞賊備西南。

第三十八局　辛丑　癸丑　乙丑　乙丑　丁丑
巳丑
太乙在六宮。天目大族囚。
主筭六。主大將六宮囚主參將八宮　始擊將陰主

客筭二十五。八門杜客大將參將不出中宮計神丑
此局主目。主大將囚客杜塞無門主客俱不利各宜
固守。主聞賊備正西客聞賊備西北

第三十九局　壬寅　甲寅　丙寅　戊寅　庚寅
太乙在六宮。天目陰主辰迫。
主筭三十五。八門杜主大將參將不出中宮始擊將
大義
主筭三十四長和客大將四宮格客參將二宮發計
神子。
此局客大將雖格。客筭和太乙助客利爲客見陣利
先動出軍宜向正東戰利正西利銳陣舉赤旗雲氣

從東南來客勝聞賊備西北伏兵利申酉戌時。
主人杜塞無門不利爲主宜固守聞賊備西北。
第四十局　癸卯　乙卯　丁卯　己卯　辛卯
太乙在七宮天目陰德。
主筭二十七不和主大將七宮囚主參將一宮發始
擊將臨陰德。
客筭十九長和客大將九宮發客參將七宮囚討神
亥。
此局太乙助客筭長和大將發依利爲客見陣利
先動出軍宜東南戰利西北利銳陣舉赤旗雲氣從
正東南來客勝聞賊備東北奇兵利未申時。

主人筭不和大將囚不利爲主聞賊　西北
第四十一局　甲辰　丙辰　戊辰　庚辰　壬辰
太乙在七宮天目陰德客挾
主筭二十七不和主大將七宮囚主　參將一宮　客挾始
擊將呂申
客筭十六不和客大將六宮外迫主挾客參將八宮
發計神戌
此局主大將囚主人大小將挾客大將客大小將又
挾主目及參將主客皆不利各宜固守
主聞賊備西北客聞賊備東北
第四十二局　乙巳　丁巳　己巳　辛巳　癸巳

太乙在七宮客挾天目大義
主筭二十七大將主人在七宮囚客挾主泰將一宮
發始擊將太陽客筭十二宮大小將二宮內迫客泰
將六宮外迫主挾計神酉
此局客大將挾太乙主大將囚客大小將挾主大將
客大小將迫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
主聞賊備西北客聞賊備東南

第四十三局　丙午　戊午　庚午　壬午　甲午
太乙在八宮天目地主囚
主筭八不和主大將八宮囚主泰將四宮發始擊將
大神

客筭十七長和客大將七宮發客泰將一宮內迫計
神申
此局客筭長和客大將發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出軍
宜西南戰利東北利方陣舉白旗雲氣從西南來客
勝聞賊備東南奇兵東南伏兵利亥子丑時
主人筭短主目大將囚不利為主宜固守聞賊備正
北

第四十四局　丁未　己未　辛未　癸未　乙未
太乙在八宮天目陽德辰迫
主筭三十三長主大將三宮外迫主泰將九宮客挾
始擊將大武

客筭十四客大將四宮發主挾客參將二宮格計神
未
此局主目大將迫參將爲客挾不利爲主客大將爲
主大小將挾之參將格不利爲客主客俱不利各宜
固守
主聞賊備東北客聞賊備西南
第四十五局　戊申　庚申　壬申　甲申　丙申
太乙在八宮天目和德宮迫
主筭三十二長和主大將一宮格主參將六宮發始
擊將臨大族
客筭七短客大將七宮主挾客參將一宮內迫計神
午
此局主大將雖格參將發主筭長和依利太乙助
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正南戰利正北利圓陣舉黃
旗雲氣從正南來主人勝聞賊東北奇兵東北伏兵
利亥子丑時
客大將爲主六小將挾之參將內迫筭短不利爲客
宜固守聞賊備正西
第四十六局　己酉　辛酉　癸酉　乙酉　丁酉
太乙在九宮天目呂申
主筭五八門杜主大將參將不出中宮始擊將陰德
客筭十六長和客大將六宮發客參將八宮發計神

巳。

此局客勝長和大小將門具將發利爲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正西戰利正東利方陣舉白旗雲氣從西來客勝聞賊備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辰巳時主人杜塞無門不利宜固守聞賊備東北

第四十七局　庚戌　壬戌　甲戌　丙戌　戊戌

太乙在九宮主挾天目高蓑宮迫。

主筭四不和主大將四宮內迫主參將二宮外迫始擊將陽德。

客筭八不和筭長客大將八宮發客參將四宮內迫計神辰。

此局客筭長大將發太乙助客利爲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正北戰利正南利曲陣舉黑旗雲氣從北來客勝聞賊備東北奇兵東北伏兵利辰巳時主人大小將迫挾太乙筭短不和不利爲主宜固守聞賊備正東。

第四十八局　辛亥　癸亥　乙亥　丁亥　己亥

太乙在九宮天目太陽辰迫。

主筭一主大將一宮格主參將三宮發始擊將吕申。

客筭五　八門杜客大將參將不出中宮計神卯。

此局主月迫將格客大小將杜塞無門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

主聞賊　備東南
客聞賊備西北

第四十九局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太乙在一宮。天目大昊。
主筭二十四。長和主大將四宮發主參將二宮發始
擊將太陽。客筭十五。八門杜客大將參將不出中宮
計辰寅。

此局太乙助主筭長和大小將門具將發利爲主見
陣利後動。出軍宜正東戰利正西利銳陣舉赤旗雲
氣從東來主勝聞賊備東南奇兵東南伏兵利戌亥
時

客杜塞無門。不利宜固守。聞賊備東南。

第五十局　癸丑　乙丑　丁丑　己丑　辛丑

太乙在一宮。天目大神。
主筭　十六長和主大將六宮內迫主參將八宮外
迫。始擊將大威。
客筭十五。八門杜客大將參將不出中宮計神丑
此局太乙雖助大小將迫客杜塞無門。主客俱不利
各宜固守。

第五十一局　甲寅　丙寅　戊寅　庚寅　壬寅

主聞賊備東南。客聞賊備西南
太乙在一宮。天目大威。

主箕十五八門杜主大將參將不出中宮始擊將大

武

客箕十三和客大將三宮發客參將九宮格計神子
此局客箕長和大將發利爲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
東北戰利西南利直陣舉青旗雲氣從東北來客勝
聞賊備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利戊亥時
主人杜塞無門不利宜固守聞賊備正南
第五十二局　乙卯　丁卯　己卯　辛卯　癸卯
太乙在二宮主挾天目天道辰迫
主箕三十九毛大將九宮內迫主參將七宮外迫始
擊將大族

客箕三十一和客大將一宮發客參將三宮發計神
亥
此局太乙助客箕和門將發利爲客見陣利先動出
軍宜北戰利東南利曲陣舉黑旗雲氣從西北來客
勝聞賊備正西奇兵正西伏兵利巳午未時
主人大小將迫不利主宜固守聞賊備西南
第五十三局　丙辰　戊辰　庚辰　壬辰　甲辰
太乙在二宮天目大武宮迫
主箕三十八長主大將八宮格主參將四宮發始擊
將大義
客箕二十五八門杜客大將參將不出中宮計神戊

此局主箕長大將雖格衆將發依利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正北戰利正南利曲陣舉黑旗雲氣從北來主勝聞賊備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利巳午未時客杜塞無門不利宜固守聞賊備西北

第五十四局　丁巳　巳巳　辛巳　癸巳　乙巳

太乙在二宮天目大武宮迫

主箕三十八宮格主衆將四宮發始擊將八宮格主大將四宮發客衆將二宮囚計神

地主

客箕二十四和客大將四宮發客衆將二宮囚計神

酉

此局太乙助客大將發利爲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正東戰利正西利銳陣舉赤旗雲氣從東來客勝聞賊備正北奇兵正北伏兵利巳午未時

主人大將格主日迫不利爲主宜固守聞賊備西南

第五十五局　戊午　庚午　壬午　甲午　丙午

太乙在三宮天目武德宮

主箕十六長和主大將六宮發主衆將八宮內迫始擊和德掩擊

客箕三不和客大將二宮囚客衆將九宮發計神申

此局太乙助主主箕長和大將發利爲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正西戰利正東方陣舉白旗雲氣從西來主勝聞賊備西南奇兵西南伏兵　利寅卯辰時

客目掩擊大將囚不利爲客。宜固守。聞賊備東北。

第五十六局　巳未　辛未　癸未　乙未　丁未

太乙在三宮天目大族

主算十五八門杜主大將參將不出中宮始擊將太陽

客算三十四。長客大將四宮。外迫客參將二宮發計神未。

此局主人杜塞無門客　將迫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

主聞賊備正東小

客聞賊備東南

第五十七局　庚申　壬申　甲申　丙申　戊申

太乙在三宮　陷至

主算十孤陽八將一宮。發主參將三宮始擊將大神。

客算二十五八　杜客大將參將不出中宮計神午

此局太乙助主　算和大將發利爲主。見陣利後動

出軍宜西北戰利東南利曲陣舉黑旗雲氣從西北

來主勝聞賊備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丑寅時

客杜塞無門不利宜固守聞賊備東南。

第五十八局　癸酉　乙酉　丁酉　己酉

太乙在四宮天目陰德。

主箕十三和主大將二宮發主參將二宮格與客大將關始擊將天道

客箕二十六宮大將六宮格與主參將關參將八宮發計神巳。

此局太乙助主主箕和大將發利。爲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正南戰利正北利圓陣舉黃旗雲氣從南來主勝聞賊備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寅卯辰時客大將格不利宜固守聞賊備西南。

第五十九局　壬戌　甲戌　丙戌　戊戌　庚戌

太乙在四宮天目陰德。

主箕十二短主大將二宮客挾主參將六宮格始擊將武德。

客箕十九長客大將九宮外迫客參將七宮主挾計神辰。

此局太乙雖助主。主人大將爲客。大小將挾之客大將迫主大小將挾客參將。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

主聞賊備東南。

客聞賊備西南。

第六十局　癸亥　乙亥　丁亥　己亥　辛亥

太乙在四宮客挾天目大義。

主箕十二和主大將二宮發主參將六宮格始擊將

陰主。

客筭十三不和客大將三宮內迫叅將九宮外迫計
神卯。
此局太乙助主主人筭和。大將發。利爲主。見陣利後
動。出軍宜正南戰利正北。利圓陣舉黃旗雲氣從南
來主勝。聞賊備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寅卯辰時。
客筭不和。大小將迫。不利宜固守。聞賊備西北。

第六十一局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太乙在六宮。天目地主。
主筭三十三長和。主大將三宮。發主叅將九宮挾始
擊將大義。
客筭三十四。客大將四宮格主挾客。叅將二宮發計
神寅。
此局主筭和。主將叅將雖爲客挾之。主大小將挾客。
大將利爲　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東北。戰利西南
利直陣舉直陣青旗。雲氣從東北來主勝。聞賊備正
北奇兵正北。伏兵利申酉戌時。
客大將格。太乙雖助客。客不利聞賊備西北。

第六十二局　乙丑　丁丑　巳丑　辛丑　癸丑

太乙在六宮。天目陽德。
主筭二十六。主大將六宮囚。主叅將八宮發。始擊將
和德。
客筭二十五。八門杜客。大將叅將不出。中宮計神丑

此局主大將囚。客杜塞無門。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
主聞賊備東北。
客聞賊備正北。

第六十三局　丙寅　戊寅　庚寅　壬寅　甲寅

太乙在六宮。天目和德。
主筭二十五。八門杜主大將叅將。不出中宮始擊將
高蔟
客筭二十二。客大將二宮發宮叅將六宮囚。計神子。
此局大乙助客。客大將發。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正南
戰利正北利圓陣舉黃旗雲氣從南來客勝。聞賊備
正東奇兵正東。伏兵利申酉戌時。

主人杜塞無門。不利宜固守。聞賊備東北。

第六十四局　丁卯　己卯　辛卯　癸卯　乙卯

太乙在七宮。天目呂申。
主筭十六不和。主大將六宮外迫。主叅將八宮發。始
擊將大昊。
客筭十一。客大將一宮主挾客叅將三宮格。計神亥
此局主人大小將挾客。大將主筭不和。大將迫。主客
俱不利。各宜固守。
主聞賊備東北客聞賊
備東南。

第六十五局　戊辰　庚辰　壬辰　甲辰　丙辰

太乙在七宮。天目高蔟。

主筭十五。八門杜主大將不出中宮始擊將天道辰擊。

客筭一。客大將一宮發客叅將三宮格。計神戌。

此局雖客目擊。太乙助客。大將發依依利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西北戰利東南利方陣舉白旗雲氣從東西北來客勝。聞賊備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利未申時

主人杜塞無門不利宜固守聞賊備正東

第六十六局　巳巳　辛巳　癸巳　乙巳　丁巳

太乙在七宮。主挾天目太陽

主筭十二主大將二宮內迫。主叅將六宮外迫始擊將武德辰擊。

客筭三十四。長和客大將四宮發客叅將二宮內迫計神酉。

此局太乙助客。客筭長大將發利爲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正東戰利正西利銳陣舉赤旗雲氣從東來客勝。聞賊備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利未申時

主人大小將迫不利宜固守。聞賊備東南。

第六十七局　庚午　壬午　甲午　丙午　戊午

太乙在八宮。天目大昊。

主筭二十五。八門杜主大將叅將不出中宮擊將陰

主客筭二和客大將二宮　格。客叅將六宮發。計神

申。

此局太乙助客。筭和大將雖格。參將發利爲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正南。戰利正北。利圓陣舉黃旗雲氣從東來。客勝。聞賊備西北奇兵利亥子時。主人杜塞無門。不利宜固守。聞賊備東南。

第六十八局　辛未　癸未　乙未　丁未　己未

太乙在八宮。天目大神。

主筭十七長和。主大將七宮發。主參將一宮內迫始擊將地主掩。

客筭八不和。客大將八宮囚。客參將四宮發。計神未

此局太乙助主。主人筭長和。大將發。參將雖迫利爲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西南戰利。東北利方陣舉白旗雲氣從西來。主勝。聞賊備東南奇兵。東南伏兵利

子丑時。

第六十九局　壬申　甲申　丙申　戊申　庚申

客目掩筭短。不和。大將四宮囚。不利宜固守。聞賊備正北

太乙在八宮。天目武昌將臨大威。

主筭十六和。主大將六宮發。主參將八宮囚。始擊將

和德宮擊。

客筭二十二。客大將二宮格。客參將六宮發。計神午。

此局太乙助主。主大將發。依利王。見陣後動出

軍宜正西。戰利利正東。利方陣舉白旗雲氣從西來

主勝聞賊備正南奇兵正南伏兵利亥子丑時。
挾客目大將格。不利爲客。宜固守。聞賊備東北。

第七十局　癸酉　乙酉　丁酉　巳酉　辛酉

太乙在九宮。天目天道。
主筭三十長。主大將三宮發。主叅將九宮內始擊將
高蓑高擊。
客筭四不和客大將四宮內迫。主挾客叅將二宮外
迫計神巳
此局主大將發筭長大小將挾各。目大將利爲主。見
陣利後動。出軍宜東北。戰利西南利直陣舉青旗雲
氣從東北來主勝。聞賊備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利辰
巳時
客目擊大小將迫。主挾客大將不利爲客。宜固守聞
賊備正東。

第七十一局　甲戌　丙戌　戊戌　庚戌　壬戌

太乙在九宮。天目大武。
主筭二十九主大將九宮囚主叅將七宮客挾始擊
將大神辰擊。
客筭三十二客大將二宮外迫。太乙天目主挾客。叅
將六宮發。計神辰。
此局太乙天目。主人大小將挾客大將客大小將挾主
叅將客主人大將囚。客大將迫。主客俱不利各宜固

守。

主聞賊備西南客聞賊備東南。

第七十二局　乙亥　丁亥　己亥　辛亥　癸亥

太乙在九宮。天目大武。

主算二十九主大將九宮囚。主泰將七宮。與主目囚

始擊將大威宮擊。

客算二十二。客大將　一宮格。客泰將　三宮發計

神卯

此局太乙助客。客算長和。大將雖格。泰將發依依利

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西。北戰利東南。利曲陣舉黑

旗雲氣從西北來客勝。聞賊備正南奇兵正南伏兵

利辰巳時

主目主大小將囚不利為主宜固守聞賊備西南



武經總要

後

廿之一

武經總要後集卷之二十

豫章新齋李鼎長卿訂

金陵對溪唐富春校梓

太乙定主客勝負。陰局立成。

第一局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太乙在九宮。天目文昌將臨吕申。

主算五八門杜主大將參將不出申宮始擊將犬武客算二十九不和客大將九宮囚客參將七宮發計神申

局主人杜寒無門客大將囚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

主聞賊偪東北客聞賊偪西南。

第二局　乙丑　丁丑　己丑　辛丑　癸丑

太乙在九宮。天目高蓁。

米澤藏書

主算四不和主大將四宮內迫主叅將二宮外迫始擊將臨陰主客筭十七長和客大將七宮。發客叅將一宮。格計神未。

此局太乙助客。客筭長和大將。發利爲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向西南戰利東北。利方陣舉白旗雲氣從西南來。客勝聞賊偹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辰巳時。主人大小將迫算短不和。不　利爲主宜固守。聞賊偹正東。

第三局　丙寅　戊寅　庚寅　壬寅　甲寅

太乙在九宮。天目太陽辰迫。

主算一主大將一宮格主叅將三宮。發始擊將。太義客算十六長和客大將六宮發客叅將八宮發計神午

此局客筭長和。大小將發利爲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正西戰利正東。利方陣舉白旗雲氣從西來客勝聞賊偹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辰巳時。

主目辰迫。雖太乙助主大將格不利爲主宜固守。聞賊偹東南

第四局　丁卯　己卯　辛卯　癸卯　乙卯

太乙在八宮。天目太昊。

主算二十五八門杜。主大將叅將不出中宮。始擊將陽德辰擊。

客筭　三　十三客大將三宮外迫客叅將九宮發計

神巳。

此局主人杜塞無門。客目擊大將外迫。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聞賊偪東南客聞賊偪東北。

第五局　戊辰　庚辰　壬辰　甲辰　丙辰

太乙在八宮。天目太炅

主算二十五。八門杜主大將參將不出中宮始擊將吕申

客算三十孤陽不利。客大將二宮外迫客參將九宮發計神辰。

此局主人杜塞無門不利。客算孤陽不利大將迫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聞賊偪東南。客聞賊偪東北

第六局　巳巳　辛巳　癸巳　乙巳　丁巳

太乙在八宮天目太神。

主算十七和。主大將七宮發主參將一宮客挾始擊將太陽。

客算二十六長和。大將六宮主挾客參將八宮囚計神卯。

此局太乙助主算長和。大小將挾客大將利為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西南戰利東北。利方陣舉白旗雲氣從西南來。主勝聞賊偪東南。奇兵東南。伏兵利亥子丑時。

客算雖長和。大將為主人大小將挾之。參將囚不利

爲客。各宜固守。聞賊備東南。

第七局　庚午　壬午　甲午　丙午　戊午

太乙在七宮。主將挾天目太威。

主筭二不和。主大將二宮內迫主叅將六宮外迫始擊將大神。

客算三長利客大將三宮。格客叅將九宮。發計神寅

此局太乙助客。客筭長和。大將雖格。叅將發依。依利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東北戰利西南。利直陣舉青旗。雲氣從東來。客勝聞賊備東南。奇兵東南。伏兵利申未時。

主人筭不和。大小將迫挾太乙不利爲主　宜固守。

聞賊備正南

第八局　辛未　癸未　乙未　丁未　己未

太乙在七宮。天目天道辰迫。

主筭一短不利。主大將一宮與客叅將關主叅將三宮格始擊將大武掩○客算七不和客大將七宮囚客叅將一宮與主大將關計神丑

此局主人筭短不利。主目青迫大將與客叅將相關叅將格客目掩筭不和。大將囚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聞賊備西南。客聞賊備西南。

第九局　壬申　甲申　丙申　戊申　庚申

太乙在七宮天目太武囚

主筭七短不和。主大將七宮。囚主叅將一宮發始擊

將。太簇宮擊。

客算三十四長和客大將四宮發客參將一宮內迫。

計神子。

此局太乙助客。客算長和大將發參將雖迫。利爲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正東戰正西利銳陣。舉赤旗雲氣從東來。客勝。鬬賊偪正西。奇兵正西。伏兵利未申時。

主目大將。因算短不和。參將雖發不利爲主。宜固守。聞賊偪西南。

第十局　癸酉　乙酉　丁酉　己酉　辛酉

太乙在六宮。天目武德辰迫。

主算一短主大將一宮外迫。主參將三宮發始。擊將陰德宮擊。

客算二十四長和。大將四宮格客參將二宮發計神亥。

此局太乙助客。客算長和大將雖格。參將發依利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正東戰利正西利銳陣舉赤旗雲氣從東來客勝。聞賊偪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申酉戌時。

主算短主目大將迫參將雖發不利爲主　宜固守。聞賊偪西南。

第十一局　甲戌　丙戌　戊戌　庚戌　壬戌

太乙在六宮。天目太簇囚。

主算六主大將六宮囚主參將八宮與客參將閉始擊將陽德

客算二十六不和。客大將六宮囚客參將八宮與主參將相閉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

第十二局　乙亥　丁亥　己亥　辛亥　癸亥

此局主目囚主客參將不出中宮始擊將太乙在六宮。天目陰主辰迫

主算三十五八門杜。主大將參將不出中宮始擊將呂申。

客算二十三長和。客大將三宮發客參將九宮發計

神酉

此局太乙助客。客算長和。大小將門具將發。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東北。戰利西南。利直陣。舉青旗雲氣從東北來客勝。聞賊偪東北奇兵東北伏兵利申酉戌時。

主人杜塞無門。宜固守聞賊偪東北

第十三局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甲子

太乙在四宮。天目陰德。

主算十二短。主大將六宮發主參將六宮客挾知擊將太陽辰擊。

客算三十七長和客大將七宮主挾客參將一宮發

計神申。

此局主人筭短大將雖發叅將爲客挾之客目擊叅將雖發大將爲主挾之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

主聞賊偪西南客聞賊偪東北。

第十四局　丁丑　己丑　辛丑　癸丑　乙丑

太乙在四宮天目大義。

主筭十二筭短和主大將二宮發叅將六宮客挾格始擊將大威。

客筭二十七長和大將七宮主挾客。叅將一宮發計神未。

此局主筭短主人大小將挾客大將客大小將挾主叅將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

主聞賊偪西南客聞賊偪東北。

第十五局　戊寅　庚寅　壬寅　甲寅　丙寅

太乙在四宮天目地主。

主筭十一主大將一宮發主叅將三宮內迫始擊將大武。

客筭二十五八門杜客。大將叅將不出中宮。計神午此局主叅將雖迫大將利。爲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西北戰利東南。利曲陣。舉黑旗雲氣從西北來主勝聞賊偪正北。奇兵正北。伏兵利寅卯辰時。

客杜塞無門不利。宜固守聞賊偪西南。

第十六局　巳卯　辛卯　癸卯　乙卯　丁卯

太乙在三宮。天目陽德辰迫。

主筭一主大將一宮發主叅將三宮。囚始擊將太族。

客算十五。八門杜客大將。叅將不出中宮。計神巳。

此局主叅將雖囚。太乙助主。大將發依依利主見陣

利後動出軍宜西北。戰利東南。利曲陣。舉黑旗雲氣

從西北來主勝。聞賊備東北。奇兵東北。伏兵利丑寅

時。客杜塞無門不利宜固守。客聞賊備正西。

第十七局　庚辰　壬辰　甲辰　丙辰　戊辰

太乙在三宮。天月和德囚。

主算三短。主大將三宮囚。主叅將九宮與客大將關

始擊將大義。

客筭九和。客大將九宮。與主叅將關。客叅將七宮格

計神辰。

此局主叅將。與客大將關主。大將囚。主客將相閉。主人

關客。客筭不和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

主聞賊備東北。客聞賊備西北。

第十八局　辛巳　癸巳　乙巳　丁巳　巳巳

太乙在三宮。天目和德囚。

主算三主大將三宮。客挾囚。主叅將九宮發始擊將

地主宮擊。

客筭八不和。客大將八宮內迫。客叅將四宮外迫。主

挾計神卯。

此局主目大將囚客挾之。客目迫大將擊。參將主挾迫。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

主聞賊偪正北。客聞賊偪東北。

第十九局　壬午　甲午　丙午　戊午　庚午

太乙在二宮。天目呂申。

主算十四短。和。主大將四官發。主參將二官格。始擊將和德。

客算十六長不和。客大將六宮發。客參將八宮格。計神寅。

此局主客俱利。太乙助客。客算長不和。大將發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出軍戰利宜正。輒利方陣舉白旗雲氣從西來。客勝。聞賊偪東北。奇兵東北伏。兵利巳午未時。

主算和。參將雖格。大將發利。為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正東。戰利正西。利銳陣舉赤旗雲氣從東來。主勝。聞賊偪東北。奇兵東北伏。兵利巳午未時。

第二十局　癸未　乙未　丁未　己未　辛未

太乙在二宮。天目高巽闕客。

主算十三長。和。主大將三宮與客參將闕參將九宮內迫。始擊將太陰。

客算十孤陽客大將一宮。發客參將三宮。與主大將闕計神丑。

此局筭長和。主大將與客。叅將相關。主人關客。客敗
主人勝。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正北。戰利西南。利直陣
舉青旗雲氣從東北來。主勝。聞賊備正東。奇兵正東。
伏兵利巳午未時。
客筭短。叅將與主。大將相關。主人關客。客不利。宜固
守。聞賊備東南。

第二十一局　甲申　丙申　戊申　庚申　壬申

太乙在二宮。天目太陽。
主算十孤陽。主大將一宮。客大將關。主叅將三宮。與
客叅將關。始擊將大神。
客算一客大將一宮。與主大將關客。叅將關計神子。

此局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聞賊備東南。客聞賊
備東北。

第二十二局　乙酉　丁酉　己酉　辛酉　癸酉

太乙在一宮。天目天靈關客。
主筭二十四長。主大將四宮。與客　大將關。主叅將
二宮。與客叅將。關始擊將天道。
客筭十四客大將四宮。與主大將　叅將二宮。與主
叅將關。計神亥。
此局太乙助主。主人關客。客敗。主勝利爲主。見陣利
後動。出軍宜正東。戰利正西。利銳陣舉赤旗雲氣從
東來。主勝。聞賊備東南。奇兵東南。伏兵利戌亥時。

客爲主人關不利宜固守。聞賊偪西南。

第二十三宮　丙戌

太乙在一宮。天目太乙。

主算二十長。主大將四宮。發。主參將二宮。發始擊將武德。

客算七算短和客。大將七宮。發。客參將一宮。囚計神戌。

此局太一助主算長。大小將門具將發。利爲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正東。戰利正西。利銳陣舉赤旗雲氣從東來。主勝聞賊偪東南。奇兵東南。伏兵利戌亥時客算短參將囚不利爲客。宜固守聞賊偪正南。

第二十四局　丁亥

太乙在一宮天目大神　主算十六長和主大將六宮內迫主參將八宮客挾始擊將陰生　客算一客大將一宮主挾客參將三宮發計神酉此局太乙雖助主算。雖長和但大將既內迫參將又爲客所挾不發主人不利客算短大將迫主挾之。參將雖發不利爲客主俱不利各宜固守

主聞賊偪東南客聞賊備西北

第二十五局　戊子

太乙在九宮。天目大威迫宮。

主算三十一長和。主大將一宮客挾格主參將三宮發始擊將大義

客算十六宮。客大將六宮發客參將八宮主挾計神申。此局太乙助客。大將發。大小將挾。主敗客勝。見陣

利先動出軍宜正西戰利正東利方陣舉白旗雲氣從西來客勝聞賊備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辰巳時主大將爲客挾之天目迫大將格不利爲主宜固守。

聞賊備正南

第二十六局　己丑　辛丑　癸丑　乙丑　丁丑

太乙在六宮天目天道。

主算三十孤陽不和主大將三宮客目掩之主參將九宮發始擊將和德掩主大將

客算七和大將七宮發客參將一宮格計神未。

此局太乙助客客目掩主大將客大將發利爲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西南戰利東北利方陣舉白旗雲氣從西南來客勝聞賊備東北奇兵東北伏兵利辰巳時

主算孤陽不和主大將爲客目掩之不利爲主宜固守聞賊備西南。

第二十七局　庚寅　壬寅　甲寅　丙寅　戊寅

太乙在九宮天目大武。

主算二十九宮長不利和主大將九官囚客挾主參將七宮發始擊將高襲掩大將

客算四客大將四宮客目掩擊客參將二宮主挾計神午。

此局太乙助客客目大將掩參將爲主挾客大小將

挾主。大將囚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
主聞賊備西南客聞賊備正東
第二十八局　辛卯　癸卯　乙卯　丁卯　己卯
太乙在八宮。天目武德。
主筭八不和。主大將八宮囚主參將四宮發始擊將
太炁。
客筭二十五。八門杜客大將參將不出中宮計神己
此局主大將囚客。杜塞無門。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
第二十九局　壬辰　甲辰　丙辰　戊辰　庚辰
太乙在八宮。天目大旅。
主筭七和。主大將七宮發主參將一宮內迫始擊將
天道。
客筭十五。八門杜客。大將參將不出。中宮計神辰。
此局太乙助主。主筭和。參將雖迫。大將發利為主。見
陣利後動。出軍宜西南戰利東北。利方陣。舉白旗雲
氣從西南來主勝。聞賊備正西奇兵正西伏兵利亥
子丑時
客杜塞無門不利宜固守。聞賊備西南
第三十局　癸巳　乙巳　丁巳　己巳　辛巳
太乙在八宮。天目陰主。
主筭二主大將二宮格。主參將六宮發始擊將武德
客筭八。客大將八宮。囚客參將四宮發計神卯。

此局太乙助主。大將雖格。參將發依。依利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向正南戰利正北利圖　陣舉黃旗雲氣從南來主勝。聞賊備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亥子丑時

客杜塞無門。不利宜固守。聞賊備西南。

第三十一局　甲午　丙午　戊午　庚午　壬午

太乙在七宮。天目陰德。

主算二十七主大將七宮。囚主參將一宮。與主目囚

始擊將陰主

客算二十八長和客。大將八宮。發支參將四宮。發計

神寅

此局太乙助客。客算長和。大小將門具將發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正北。戰利正南利前陣舉黑旗雲氣從北來客勝。聞賊備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未申時。

主大將囚。參將與主目囚。不利為主宜固守。聞賊備西北。

第三十二局　乙未　丁未　己未　辛未　癸未

太乙在七宮。天目大義。

主算二十七不和。主大將七宮囚主參將一宮客挾

始擊將大地。

客算二十六不和。客大將六宮外迫主挾客參將八

宮客目掩計神丑

此局太乙助客。客大將迫。主挾之客目掩不利爲主將囚主大將挾之。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聞賊備西北。客聞賊備正北。

第三十三局　丙申　戊申　庚申　壬申　甲申

太乙在七宮。天目地主。

主筭二十六不和。主大將六宮外迫。主叅將八宮與客大將関始擊將和德。

客筭三十八。和客大將八宮與主叅將関客叅將四宮發計神子。

此局太乙助客。客大將主叅將相関。主大將内迫。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聞賊備正北。客聞賊備東北。

第三十四局　丁酉　己酉　辛酉　癸酉　乙酉

太乙在六宮。天目陽德。

主筭二十六。不和主大將六宮囚與客。叅將関主叅將八宮發始擊將高藂。

客筭二十二。和客大將二宮發客叅將六宮與主大將関計神亥。

此局太乙助客。叅將與主。大將相関。主人客大將發利爲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正南。戰利正北。利圓陣。舉黃旗。雲氣從南來客勝。聞賊備正東。奇兵正東。伏兵利申酉戌時。

主大將囚。客關主人不利爲主宜固守。聞賊偪東北。

第三十五局　戊戌　庚戌　壬戌　甲戌　丙戌

太乙在六宮。天目陰德。

主算二十五。八門杜主大將。參將不出中宮。始擊將大神。

客算十孤陽。客大將一宮外迫。客參將三宮。發計神戊時。

此局主算。杜塞無門。客算孤陽。參將雖發。大將外迫。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聞賊偪東北。客聞賊偪東南

第三十六局　己亥　辛亥　癸亥　乙亥　丁亥

主算二十五。八門杜。主大將。參將不出中宮。始擊將大威。

客算九。客大將九宮。發客參將七宮內迫。計神酉。

此局太乙助客。客大將發利爲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東南。戰利西北。利鋭陣舉赤旗。雲氣從東南來。主勝。聞賊備正南。奇兵正南。伏兵利申酉戌。

主人杜塞無門。不利宜固守。聞賊備東北。

第三十七局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太乙在四宮。天目吕申辰迫。

主算一。主大將一宮。發主參將三宮內迫。始擊將大

武客算二十。八門杜客大將參將不出中宮。計神申

此局太乙助主。主大將發。參將雖迫。依利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西北戰。利東南。利出陣。舉黑旗雲氣從西北來。客勝。聞賊備東北。奇兵東北。伏兵利寅卯辰時。

客杜塞無門。不利宜固守。聞賊備西南。

第三十八局　辛丑　癸丑　乙丑　丁丑　己丑

太乙在四宮。天目高蓑囚主。參四。主大將四宮。客挾囚主。參將二宮發。始擊將陰主。

客算十二。客大將二宮內迫。客參將九宮主挾計神未此局太乙助主。主大將囚爲客挾主。目客大將參將爲主挾。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聞賊備東北。客

第三十九局　壬寅　甲寅　丙寅　戊寅　庚寅

太乙在四宮天目大陽辰迫。

主算三十七。長和主大將七宮客挾主參將一宮發始擊將大義。

客算十二。短和客大將二宮內迫。客參將六宮。挾主大將計神午。

此局太乙雖助主大將爲客挾。客算六。將內迫。參將爲主挾。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聞賊備東北。客聞

第四十局　癸卯　乙卯　丁卯　己卯　辛卯
太乙在三宮。天目大炅。
主算三十三。長不和主大將三宮囚主參將九宮發
始擊將陽德。
客算一客大將一宮發客參將三宮囚計神巳。
此局太乙助主。主算不和參將雖發大將囚客目辰
擊算短參將囚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聞賊備東
南客聞賊備東北。
第四十一局　甲辰　丙辰　戊辰　庚辰　壬辰
太乙在三宮。天目大炅。
主算三十三。主大將三宮客挾囚主參將九宮始擊
將吕申。
客算三十八。客大將四宮。內迫客參將四宮主挾計
神辰。
此局主大將囚客挾之。客大將迫參將爲主挾之。主
客俱不利。各宜固守。
主聞賊備東南。客聞賊備東北。
第四十二局　乙巳　丁巳　己巳　辛巳　癸巳
太乙在二宮。天目太神。
主算二十五。八門杜主大將五宮。參將不出中宮。始
擊將太陽。
客算三十四。客大將四宮外迫客參將二宮發計神

卯。

此局主筭短杜塞無門。客大將迫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聞賊備東南。客聞賊備南北

第四十三局　丙午　戊午　庚午　壬午　甲午

太乙在二宮。天目大威囚。

主筭二不和。主大將二宮。囚主叅將六宮發擊將大神客筭一客大將一宮發客叅將三宮發計神寅。

此局太乙助客。客大小將門具將發。利爲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西北。戰利東南。利曲陣。舉黑旗。雲氣從西北來客勝。聞賊備東北。奇兵東北。伏兵利巳午未時。

主目。主大將囚。不利爲主。宜固守。聞賊備正南。

第四十四局　丁未　巳未　辛未　癸未　乙未

太乙在二宮。天目天道辰迫。

主筭三十九。主大將九宮。內迫主叅將七宮外迫始擊將大武。

客筭三十八。客大將八宮格。客叅將四宮。發計神丑

此局太乙助客。客大將雖格。叅將發依。依利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正北。戰利正南。利曲陣。舉黑旗。雲氣從北來。客勝。聞賊備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利午未時。

主目大小將迫。不利。宜固守。聞賊備西南。

第四十五局　戊申　庚申　壬申　甲申　丙申

太乙在二宮。天目大武宮迫。
主算三十八。主大將八宮格。客挾主參將四宮發始
擊將大族。
客算三十一。客大將一宮發客參將三宮。主挾計神
子。
此局太乙助客。客大將發。大小將挾主。敗客勝。見陣
利先動。出軍宜西北戰。利東南利曲陣。舉黑旗雲氣
從西北來。客勝。聞賊備正西。奇兵正西伏兵。利巳午
未時。
主目迫大將格。客挾之不利為主。宜固守。聞賊備西
南。

第四十六局　己酉　辛酉　癸酉　乙酉　丁酉
太乙在一宮。天目武德。
主算七。主大將七宮發。主參將一宮。因始擊將陰德
客算一。客大將一宮。因客參將三宮發。計神玄。
此局太乙助主。大將發。利為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
西南戰。利東北。利方陣。舉白旗雲氣。從西南來。主勝。
聞賊備西南。奇兵西北。伏兵利戊亥時。
客參將雖發。大將囚。不利為客。宜固守。聞賊備西北。

第四十七局　庚戌　壬戌　甲戌　丙戌　戊戌
大乙在一宮。天目大族宮迫。
主算六。主大將六宮。內迫主參將八宮。外迫始擊將。

陽德。

客算三十二。長客大將二宮。發客參將六宮。內迫計神戌。

此局客算長。大將發。利爲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正西。　戰利北利圓陣。舉黃旗。雲氣從南來客勝。聞賊備東北。奇兵東北。伏兵利戌亥時。

主目大小將迫。太乙雖助主不利宜固守。賊偪正西。

第四十八局　辛亥　癸亥　乙亥　丁亥　己亥

太乙在一宮。天目陰德辰迫。

主算一。主大將一宮。囚主參將二宮。發始擊將呂申。

客算十九。長和客大將九宮。格客參將七宮。發計神酉。

此局太乙助客。客算長和客大將雖格參將發俠俠利爲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東南。戰利西北。利銳陣舉赤旗。雲氣從東南來客勝。聞賊備東北。奇兵東北伏兵利戌亥時。

主大將囚。算短不利爲主。宜固守。聞賊備西北。

第四十九局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太乙在九宮。天目陰德。

主算十六。長和主大將六宮。發主參將八宮。客挾始擊將太陽。

客算一。客大將一宮。主挾格　客參將三宮。發計神

此局主筭長和。大將發叅將雖爲客挾利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正西。戰利正東。利方陣。舉白旗。雲氣從西來。客勝聞賊備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辰巳時。

客筭短　大將格。爲主挾不利爲客。宜固守。聞賊備東南。

第五十局　癸丑　乙丑　丁丑　巳丑　辛丑

太乙在九宮。天目大義。

主筭十六。長和主大將六宮發主叅將八宮客挾始擊將大威。

客筭三十一。客大將一宮主挾格客。叅將三宮。發計神未。

此局主筭長和。大小將門具將發挾客大將。客敗主勝。利爲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正西。戰利正東。利方陣。舉白旗。雲氣從西來主勝。聞賊備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辰巳時。

客目擊叅將雖發大將。爲主挾不利爲客。宜固守。聞賊備正南。

第五十一局　甲寅　丙寅　戊寅　庚寅　壬寅

太乙在九宮。天目地主。

主筭二十五。八門杜主大將叅將不出中宮。始擊將大武。

客筭二十九。客大將九宮囚客叅將七宮發計神午。

此局主筭杜塞無門客大將囚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聞賊備正北客聞賊備西南

第五十二局　乙卯　丁卯　己卯　辛卯　癸卯

太乙在八宮天目陽辰擊

主筭三十三長不和主大將三宮內迫主參將九宮與客大將關始擊將大族

客筭九客大將九宮與主參將關客參將七宮發計神巳

此局主目辰迫客相關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大將與主參將相關主聞賊備東南客聞賊備正西

第五十三局　丙辰　戊辰　庚辰　壬辰　甲辰

太乙在八宮天目和德宮迫

主筭三十二長主大將二宮格主參將六宮發始擊將大義辰擊

客筭一客大將一宮內迫客參將三宮發計神辰

此局太乙助主主筭長大將雖格參將發依依利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正南戰利正北利圓陣舉黃旗雲氣從南來主　勝聞賊備東北奇兵東北伏兵利亥子丑時

客筭短大將迫不利爲客宜固守聞賊備西北

第五十四局　丁巳　己巳　辛巳　癸巳　乙巳

太乙在八宮天目和德辰迫

主箕三十二長。主大將二宮格。主參將六宮發始擊將地主掩。

客箕八。客大將八宮囚縲四宮發計神卯。

此局太乙助主。主箕長。大將雖格參將發依依利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正南戰利正北。利圓陣。舉黃旗。雲氣從南來主勝。聞賊備東北。奇兵東北。伏兵利亥子丑時。

客目掩。大將囚。不利為客。宜固守。聞賊備正北。

第五十五局　戊午　庚午　壬午　甲午　丙午

太乙在七宮。天目臨申。

主箕十六。主大將六宮。外迫主參將八宮。與客大將六宮。客大將

關。始擊將和德。

客箕十八。客大將八宮。與主參將關。客參將四宮發計神貞。

此局主大將迫參將。與客大將關。主人關客。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

主聞賊備東北。客聞賊備西北。

第五十六局　己未　辛未　癸未　乙未　丁未

太乙在七宮。天目高蔂。

主箕十五。八門杜。主大小將不出。中宮始擊將太陽。

客箕十二。客大將二宮。內迫參將六宮。外迫計神丑。

此局主箕短。大將內外杜塞無門。客大小將迫。主客

俱不利。各宜固守。

主聞賊備正北。客聞賊備東北。

第五十七局　庚申　壬申　甲申　丙申　戊申

太乙在七宮。天目太陽。

主筭十二。不和主。大將二宮內迫。主叅將六宮外迫。

始擊將大神。

客筭三和客。大將三宮格。客叅將九宮發計神子。

此局客筭和太乙助客。大將雖格。叅將發依依利客。

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東南。戰利西南。利直陣。舉青旗。

雲氣從東北來客勝。聞賊備東南。奇兵東南。伏兵利

未申時。

主筭不和。大小將迫。不利爲主宜固守。聞賊備東南。

第五十八局　辛酉　癸酉　乙酉　丁酉　己酉

太乙在六宮。天目大炅。

主筭十八。主大將八宮與客大將関主叅將四宮與

客叅將関。始擊將天道。

客筭八。客大將八宮。與主大將関客。叅將四宮。與主

叅將　関。計神亥。

此局主人関客。客敗主人勝。利爲主。見陣利後動。出

軍宜正北。戰利正南。利曲陣。舉黑旗。雲氣從北來主

勝。聞賊備東南。奇兵東南。伏兵利申酉戌時。

客大將爲主関。不利爲客宜固守。聞賊備西南。

第五十九局　壬戌　甲戌　丙戌　戊戌　庚戌

太乙在六宮。天目大見

主筭十八。主大將八宮客挾主。參將四宮格。始擊將武德。

客筭一。客大將一宮外迫。客參將二宮主挾計神戊。此局主客大小將相関。主人敗客大將迫。參將主挾之客。亦不利各宜固守。

主聞賊備東南。客聞賊備西南。

第六十局　癸亥　乙亥　丁亥　己亥　辛亥

太乙在六宮。天目大神。

主筭十。主大將一宮外迫。主參將三宮發將始擊將

陰三主

客筭二十五。八門杜客大將參將不出中宮計神酉。此局主大將迫。客杜塞無門。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

主聞賊備東南。客聞賊備西北。

第六十一局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太乙在四宮。天目大威。

主筭二十七。主大將七宮客挾主參將一宮發始擊將大義。

客筭十二。客大將二宮擊主目客參將六宮主挾計神申。

此局主大將客挾客大將主。主挾主。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

主聞賊備西南。客聞賊備西北。

第六十二局　乙丑　丁丑　巳丑　辛丑　癸丑

太乙在四宮。天目天道。

主筭二十六。主大將六宮格。主叅將八宮。發始擊將。

和德宮擊。

客筭三十。客大將三宮內迫。客叅將九宮外迫。計神未。

此局太乙助主。大將雖格叅將發。依依利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正西。戰利正東。利方陣。舉白旗。雲氣從西來。主勝。聞賊備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利寅卯辰時。客大小將迫。客目擊不利爲客。宜固守。聞賊備東北

第六十三局　丙寅　戊寅　庚寅　壬寅　甲寅

太乙在四宮。天目大武。

主筭二十五。八門杜主。大將叅將不出中宮始擊將

臨高裹掩

客筭四。客大將四宮擊客叅將二宮。發計神午。

此局主杜塞無門。客目掩大將擊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

主聞賊備西南。客聞賊備正東。

第六十四局　丁卯　巳卯　辛卯　癸卯　乙卯

太乙在三宮。天目武德。

主筭十六。和大將六宮發主叅將八宮內迫。始擊將

大炅。

客筭三。不和客大將三宮囚客叅將九宮發計神巳

此局太乙助主。大將發筭和利主。見陣利後動。出軍

宜正西。戰利正東利方陣舉白旗。雲氣從西來主勝。

聞賊備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利丑寅時。

客筭不和。大將囚。不利爲客。宜固守。聞賊備東南

第六十五局　戊辰　庚辰　壬辰　甲辰　丙辰

太乙在三宮。天目大族。

主筭十五。八門杜主大將叅將不出中宮。始擊將天

道。

客筭二十三。不和客大將三宮囚客叅將九宮發計

神辰。

主聞賊備正西。客聞賊備西南。

第六十六局　巳巳　辛巳　癸巳　乙巳　丁巳

太乙在四宮。天目陰主。

主筭十孤陽。主大將一官客挾主叅將三宮囚始擊

將。臨武德。

客筭十六。長和客大將六宮發客叅將八宮主挾計

神卯。

此局客筭長和。叅將雖爲主挾大將發。利爲客。見陣

利先動。出軍宜正西。戰利正東。利方陣舉白旗雲氣

從西來客勝。聞賊備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利丑寅時

主大將爲客主參將囚。不利爲主。宜固守。聞賊備西北。

第六十七局　庚午　壬午　甲午　丙午　戊午

太乙在二宮。天目陰德客目掩。

主算二十五。八門杜主大將參將不出中官始擊將陰德主掩主目。

客算二十六。客大將六官發客參將八宮格計神寅。此局太乙助客。客目掩主目。參將雖格大將發利爲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正東戰利正西。賊利正東。利方陣舉白旗。雲氣從西來客勝。聞賊備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巳午未時。

主算杜塞無門。主目爲客目掩。不利爲主。宜固守。聞賊備西北。

第六十八局　辛未　癸未　乙未　丁未　己未

太乙在二宮。天目大將參將不出中官始擊將爲義。

主算二十五。八門杜主大將參將不出中官始擊將陰德主掩主目。

客算二十四。和客大將四宮發客參將二宮囚計神丑。

此局客算和參將雖囚。大將發利爲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正西。利鋭陣。舉赤旗。雲氣從東北來。客勝。聞賊備正東。奇兵正東。伏兵利巳午未時。

主箕杜塞無門。不利為主。宜固守。聞賊備西北。

第六十九局　壬申　甲申　丙申　戊申　庚申

太乙在二宮。天目地主。

主箕二十四。長和。主大將四宮發。主參將二宮。囚始擊將。臨和德。

客箕十六。不和。箕短。客大將六宮。發客參將八宮。格計神子。

此局主箕長和。大將發利為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正東。戰利正西。利銳陣。舉赤旗。雲氣從東北來。主勝。

聞賊備正北。奇兵正北。伏兵利巳午未時。

客箕短不和。參將格。不利為客。宜固守。聞賊備東北。

第七十局　癸酉　乙酉　丁酉　己酉　辛酉

太乙在一宮。天目陽德。

主箕十。箕長。主大將二宮發。主參將六宮。外迫始擊。將。臨高壟。

客箕二十八。箕短。客大將八宮。外迫。客參將四宮發計神亥。

此局主箕長和。大將發利為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正南。戰利正北。利圓陣。舉黃旗。雲氣從正南來。主勝。

聞賊備東北。奇兵東北。伏兵利戌亥時。

客箕短。大將外迫。不利為客。宜固守。聞賊備正東。

第七十一局　甲戌　丙戌　戊戌　庚戌　壬戌

太乙在一宮。天目和德。

主筭三十一。主大將一宮。客挾囚主。參將三宮。發始擊將。臨大神。

客筭十六。客大將六宮。外迫客參將八宮。主挾計神戌此局主大將客挾之。客大將外迫。參將主挾之。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

主聞賊備東北。客聞賊備東南。

第七十二局　乙亥　丁亥　己亥　辛亥　癸亥

太乙在一宮。天目和德。

主筭三十一。主大將一宮。囚主參將三宮。發始擊將臨大義。

客筭二十五。八門杜。客大將參將不出中宮。計神酉此局主大將囚客杜塞無門。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

主聞賊備東北。客聞賊備正南。

武經總要後集卷之二十一

豫章新齋李鳴長卿訂
金陵對溪唐富春校梓

六壬占法　遁甲法附

六壬占法

六壬之說出於陰陽家流按太衍數云天一生水始於北方許愼釋文曰水者隼也生數一承數五以水數配之爲六壬也又曰昔軒轅帝受式於玄女離爲三品以法三才率以五行災祥言之夫臨戎對敵洞究術數辨休生而去拘忌則天人之際有以相助歟

出軍決勝雜占

凡六壬之法先求日宿之宮而爲將次取於日辰其日辰陰陽其爲四課將者亥爲登明古書皆云爲正月將今引而證之昔後漢太元初年丁丑冬至之日日在斗

宿二十度至

宋度曆甲申崇天曆冬至之日日在斗宿五度八十四分比驗可以知之經一十九甲子一千一百四十八年太陽行度退縮不及者十四度有奇零每八十五年退一度每年不及者一分差矣今即不指定亥爲登明正月將值太陽行黃道八宮則爲其將皆無差失也自慶曆四年甲申歲逐月中氣後太陽黃道八宮所用神將列之如左

雨水正月中日在危十五度四十九分後一日入雙魚宮其神登明

春分二月中日在奎二度四分後三日入白羊宮其神天魁

穀雨三月中日在胃一度五十三分後五日入金牛宮其神從魁

小滿四月中日在畢五度九十六分後五日入陰陽宮其神傳送

夏至五月中日在井八度四十分後六日入巨蟹宮其神小吉

大暑六月中。日在柳五度。二十八分。後三十日入獅
子宮其神勝光
處暑七月中。日在張十二度。二十三分。後四日入雙女
宮其神太乙
秋分八月中。日在軫四度。九十三分。後八日入天秤宮。
其神大衝
小雪十月中。日在尾初度。五十分。後八月入人馬宮。其
神功曹。
冬至十一月中。日在斗五度。八十四分。後四日入磨蝎
宮。其神大吉。
大寒十二月中。在井五度。九十二分。後一日入寶瓶宮。

其神神后

凡言日辰者。即五音之陰陽。而為十干日也。辰者六
律以其陽律。呂配之。為十二辰。
八式明相生相尅等例

甲乙寅卯木　丙丁巳午火　庚申辛酉金　壬癸亥
子水　戊巳　辰戌丑未土

相課例

甲課寅　乙課辰　丙戌課巳　丁巳課午　庚課申
辛課戌　壬課亥　癸課丑

相生例

金生水　水生木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相尅例

金尅木　木尅土　土尅水　水尅火　火尅金

相刑例

寅刑巳　巳刑申　申刑寅　丑刑戌　戌刑未　未刑丑　子刑卯　卯刑子　辰辰自刑　午午自刑　酉酉自刑　亥亥自刑

子午衝　卯酉衝　辰戌衝　丑未衝　寅申衝　巳亥衝

入式課加臨月例

凡用式之法。以太陽黃道宮神。加占事之時。四課之中。以下尅上爲用。如無下尅上。始以上尅下爲用。若二三四上尅或下尅。當以此爲用。俱比俱不比。以淺深爲用。用爲初傳。傳之爲次傳末傳。

無相尅取日辰遙尅例

四課無相尅先取日辰遙尅日如無卽取日遙尅辰爲用而傳之爲三傳。

昴目例

四課無遙相尅剛日仰視酉上。柔日伏視從魁所臨爲用。剛日先辰後日。柔日先日後辰。爲三傳。若昴星不備。爲無四課當別責一神爲用。剛日以日以支合上神爲用次傳日上。未與初傳同

伏吟例

十二神各歸本位。剛用日柔用辰爲用盡刑及冲爲三傳。六乙日伏吟。有尅爲用。先冲後刑。爲中末用。起辰午酉亥自制之。辰剛日先傳日。後傳辰柔日先傳辰。後傳日。以刑及冲爲末。

反吟例

子午相加是也。十二辰各易其　位。如常課再冲。爲中不傳無相尅。有是四名四柔。巳丑。辛丑。丁丑。辛未。是也。當以神冲爲用。次辰上。未日上爲三傳。冲五日冲巳巳上爲用。未日冲亥亥上爲用。丁未。巳未。日反吟屬八專。依八專神上陰神逆數。三辰爲用。次傳未傳日。上重之。

八專例

庚申丁未。巳未甲寅。癸丑五日八專。爲陰陽共處相尅。如常課之。若無相尅。剛日從日上陽神順數。三辰爲用。柔日從辰上陰神逆數。三辰爲用。第二課是辰之陰神。次傳未傳。皆日辰之上重臨之。以上門例。各得用起三傳。

求天乙十二將

天乙居中。而前盡於五。後盡於六。其前也。皆背天門。而向地戶。數至用起之辰。所臨遞傳。盡於二傳。而各得其將。名求天乙。貴神所臨。日宿所臨之神。加時分日之晝夜。凡星隱爲晝。星出爲夜。甲戊庚日晝。丑乙未

乙巳之日晝子夜申丙丁之日晝亥夜酉壬癸之日晝巳夜卯六辛之日晝午夜寅

天乙貴神前

一騰蛇　二朱雀　三六合　四勾陳　五青龍

天乙貴神後

一天后　二太陰　三玄武　四太常　五白虎

六天罡

出軍行師起課十二將吉凶

用起天乙將兵大捷開地千里敵人畏服○用起騰蛇兵數驚駭上下相尅士卒損傷○用起朱雀士卒驚恐妄作口舌○用起六合將兵戰勝得女子金帛○用起勾陳士卒戰死車折馬傷○用起青龍將兵大勝得敵人邦國營寨府庫○用起天后不戰自敗○用起太陰士卒怯弱○用起玄武移遺失戰不利○用起太常將兵大勝又主衣服華飾事○用起白虎將帥卒死○用起天罡士卒不利自防欺詐

鬼神與將比和相生

旺相吉相尅休囚若神與將相尅則爲內戰皆不比和

[illegible]者登明神后以下十二神也將者天乙前五後六[illegible]也

內外戰法

黃帝曰神將內戰禍害難解神將外戰禍害易解神尅

將爲內戰將尅神爲外戰。

釋卦名

凡以上尅下。爲用卦名。元首主臣忠子孝。事用男子開事皆實此時行軍利先不利後利客不利主。

凡以下尅上。爲用卦名。重審事起。女人下陵於上。事勿不順此時行軍利後不利客。

凡此用者。爲與日辰相類也。卦名知一比者近盜賊不出邑里占賊占人。皆在近也。

凡涉害深爲用卦。名見機調察其徵也。占之所作稽留憂患難解。

占出軍主損傷

凡辰遙尅日。名蒿矢。日遙尅神明彈射。如拆蒿爲矢。以彈當弓。皆無所中。當此之時。聞事皆無所中。

凡用起昂星。名曰虎視。剛日動行。稽留於關梁。男子違行外憂。柔日伏藏。不欲見人。凡出軍。剛日防忌關梁。柔日利　於伏藏。若攻討彼亦潛伏。

凡天地伏吟。諸神各歸其位。剛日欲行中止。柔日伏藏不起。近不出邑里。盜賊不越其境。天地六合不容須臾合者將離居者將移。關梁杜塞。出軍此時皆此象也。

凡時值返吟。天地返覆十二神。各易其位。禍從外來。父有不順之子。君有逆節之臣。內陽外陰。占事多災。若

出軍尤宜審忌。

凡八專之日。謂甲寅丁未己未庚申癸丑之日是也謂一神二神。陰陽共焉。卦名惟箔不修。邪亂不正之象。出軍戰敵遇此日尤宜謹忌之右已上九卦爲式門之宗首。其餘如枝葉之類也。引之爲例。當審以明之。

凡出戰敵審候十一曜見行所在之言。看所臨消息禍患福氣神禽。直進退休旺。兼而用之。此爲微妙。

擇歲月日時法

凡出軍攻伐。當擇歲月日時爲先。忌衝太歲金神若爲主候。太白辰星東見之月若爲客候。太白辰星西見之月其月即避冲旺方。

凡擇日諸家六壬。各有擇日。篇勿與月內卤辰。六壬神殺相犯忌之。叶吉犯之有殃。諸家舊法亦皆存之。於後卤神合避。今録之於前。

凡出軍忌月建之日。損大將其次應行軍避忌卤惡之日。不可用兵。

凡天火狼籍日卤不可用。○正五九月在子。二六十月在卯。○三七十一月在午。○　四八十二月在酉。

凡八龍七鳥。九蛇十虎日卤。○春甲子乙亥爲八龍。○夏丙子丁亥爲七鳥。○秋庚子辛亥爲九蛇。○冬

壬子癸丑爲十虎。
凡九醜之日忌行軍。○乙戊己壬之日。臨子午卯酉之辰。此是九醜。若時更遇殺神。臨戈干主大凶。
凡徃亾及日月觸。並不可出軍。歸忌亦不宜用。
凡平日收日。天罡天甿不可用。
凡兵禁日不可出軍。○正月起寅。逆行六陽辰。
凡大敗日與咸池同。不宜出軍。○正月起卯。逆行四仲。
凡四離日不可用。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前一日不可用。
占時月宿更臨四離之辰。名曰天寇凶。
凡四絕日。○玉門經。月四立前一日。名曰絕辰。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前一日是。不可用也。占時日干臨四絕之辰。名爲天禍凶。○月厭正月起戌。逆行十二辰。
凡月厭　冲對之辰皆凶。○月厭正月起戌。逆行十二辰。
凡受死日凶。○正月戌。二辰。三亥。四巳。五子。六午。七丑。八未。九寅。十申。十一月卯。十二月酉是。
凡龍虎日凶。○正巳二亥。三午四子。五未六丑。七申八寅。九酉十卯。十一月戌十二月辰。
凡罪至日凶。○正月午。二子三未。四丑五申。六寅七酉八卯。九戌十辰。十一亥。十二巳。
凡伐日切忌攻討　○支尅干日是也。
凡飛廉大殺日凶。不可用。○正戌二巳三午四未五寅

六卯七辰八亥九子十丑十一申十二酉○右巳上之日不可出軍最爲凶並須避之

凡擇日取其旺相日辰制尅所攻之方吉若休廢無氣皆凶

神樞經曰欲出軍擇日常以天罡加月達傳送從魁下爲歲前天　魁下爲天庥登明神后下爲歲對大吉下爲天倉功曹下爲歲後巳上日辰皆吉○大冲下爲夾卑天罡下爲負冲太乙下爲折冲勝光下爲掩冲小吉下爲致死以上日皆凶

七十二占日法○辰巳日再見青龍故曰辰巳利行賞賜○戌亥日再見白虎故曰戌亥利行刑罰以順天心○辰巳日再見騰蛇宜動內財○戌亥日再見天后宜靜內財○午日終不見大陰子日終不見六合故子午爲經不可逃亡是陰陽之始也卯日終不見玄武酉日終不見朱雀故卯酉爲緯不可攻盜是陰陽之中也雖有吉辰良將猶不可用

黃帝占曰反支不可出

戌亥爲月朔則一日七日是十三日十九日二十五是○申酉爲日朔則二日八日十　四日二十日二十六日是○午未爲月朔則三日九日十　五日二十一日二十七日是○辰巳爲月朔則四日十日十六日二十二日二十八日是○寅卯爲月朔則五日

十一日　十七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是。○子丑爲
月朔則六日十二日　十　八月二十四日是。○
曾門經曰、六窮日不可出軍。○每月四日。十九日二十
八日是。
玉門經曰、天乙絕氣日。不可出軍。○正月六日。二月七
日。三月八日。四月九日。五月十日。六月十一日。七月
十二日。八月十三日。九月十四日。十月十五日。十一
月十六日。十二月十七日。
占用兵應日
神樞經曰、將欲出兵假令以木日。聞驚。急事。謂四方舉
兵及攻仇怨。必以火命人用火日。火時從火門出兵

大勝。此名爲子孫父母執仇勿令金命上將以金日
金時出門必敗。言金尅其木日也假令三月甲子日
聞驚急事例以丙子日。巳午時出火門太乙勝光下
大勝。餘倣此。
擇時擇六凶神藏吉時
謹按六壬靈匣經云。○甲庚戊日。善能用者使前一騰
蛇墜水。二朱雀頭破後三玄武拆足。四勾陳入嶽五
白虎燒身。六天空被剝。○假令三月庚申。坤時天魁
爲將。加坤即天乙庚日晝治在大吉而臨乾前一騰
蛇火神臨壬水。故曰墜水前二朱雀火神臨坤土故
曰拆足後五白虎金神臨丙火故曰燒身。後六天空

土神臨巽木故曰被剥爲吉時利於此時出軍攻討興動土工皆吉十二月用將加課之時凡甲戊　庚日晝卽晝治貴神在丑夜卽夜治貴神在未若臨乾之時卽得六凶神藏四惡殺沒於四維此時最吉自餘七日乙巳丙丁壬癸六辛日各依日夜貴神臨之時六凶神藏若辰戌丑未臨乾坤艮巽四維之上卽爲四殺沒皆爲吉時

擇四殺沒吉時

按諸家陰陽書云○孟月甲丙庚壬仲月乾坤艮巽季月乙丁辛癸爲四殺沒時爲緣大陽每歲退一分悉退縮　不及者八十五年而退一度差殊浸殁用之有失今證之但太陽入宮以其宮神言之俟太陽至雙角宮其神登明方可用甲丙庚壬爲四殺沒於四維吉時四殺者辰戌丑未爲五墓四殺凶神四維者乾坤艮巽是也其太陽黃道入宮度分已備釋在前今具孟仲季月中氣候太陽入宮用持法則如後

雨水後一日○小滿後五日○處暑後七日

小雪後八日○右用甲丙庚壬時爲四殺沒時

春分後三日○○夏至後六日○秋分後八日

冬至後四日

右用乾坤艮巽時爲四殺沒時

穀雨後五日○大暑後三日○霜降後十日

大寒後一日
　右用乙丁辛癸時爲四殺及
巳上四惡殺沒爲四維之上爲吉時利爲　百　事每
三日六十五分隨日東行移用一刻卽一歲三百
六十五日。移用　百　刻周矣。此說得其微妙。前後
諸家陰陽書未嘗明。

囊皷法

凡出軍攻敵有囊皷之法厭伏敵人。軍臨敵境使遊變
捉敵一人。立於大纛之前祝曰胡虜不道　敢干天常
皇天授我旗皷摧剪凶渠。見吾旗纛者目眩聞吾皷
聲者竟散令敵人跪纛下。乃腰斬之。首橫路之左足
橫路之右。取血以囊皷鼙。乃持六纛從首足間過。兵
馬六軍從之而出往必勝敵。亦名六纛法。

啣枚法

凡出軍攻敵。六壬宜爲主。後動有啣枚之法待彼先動。
欲戰之時。令軍中人臥旗並啣枚。坐陣待敵。先發乃
擂皷大呼。進擊必勝。

雷公式

六壬有用雷公式。取其敵將姓名。生年月日時辰。朱書
乃一氣書之。安歲殺之下左手捻式。鬼門右手轉式
天罡壓之。以天罡令敵異服。自敗。其法具於玄女降
囊經。

出軍神道

神樞經曰出軍有神道之法陽歲用大吉陰歲用小吉加歲建之辰天上丙壬下爲天道天上甲庚下爲人道天上乙辛下爲兵道天上丁癸下爲鬼道出軍乘大道上吉人道次吉見血鬼道疾病假令太歲在寅陽辰以大吉加寅天上甲寅臨地下乙辛爲天道天上丙壬臨地下丁癸爲人道天上乙辛臨地下乾與爲兵道天上丁癸臨地下坤艮爲鬼道他皆倣此月中神道即用大小吉加月建同此例推之

出軍權道

龍首經曰蓍龜能知吉凶而不能變吉凶用式則能變吉凶故有權道

一曰討捕賊盜視日辰行年上神能制玄武則攻之賊不敢格鬥

一曰今日之辰起後二攻前四賊不敢格鬥又曰子日後二在戌前四在辰倣此

一曰不可以囚對相剋當王謂秋甲乙向西攻盜是剋當王

一曰宜以陰攻陽謂背亥子擊巳午

一曰將攻盜賊以勝光加四仲王神春亦王加卯也出勾陳下必尅

一曰兵四面圍守者以月將加時出天上丁癸下吉。
一曰有急往者以天魁　加正時天魁　加孟可入。如
加仲神在門宜固守。加季可出。
一曰避危難出奔者當從從開星下去吉。以月將加時。
春三月出卯。夏三月出午。秋三月出戌。冬三月出亥。
巳上為開星下
一曰奔亡者須避太乙直符下。犯之為吏執縛。〇直符
者正月起天罡。逆行十二時。
一曰不可以青甲乙日不可西攻。不可以黑向
黃言壬癸日不攻西圍。他皆倣此。

出軍分主客

曾門經曰。諸欲戰鬬。先分主客。然後方明勝負。主客先
起為客後為主人。先起者無令下尅上。後起者無令
上尅下。詳勾陳所臨之辰。若神勝將則主人勝。將勝
神則客勝。

野宿安營寨

王門經曰。出軍日暮將下營寨者。以神加正時。若遇三
刑加日辰。必不可住。三刑者。太衝天罡太乙也。〇假
令二月甲子日時加未。欲下營寨。便以月將天罡加
正時。則太衝加子。太乙加甲。日辰並在三刑之下。夜
有賊來。急宜移營寨。
神樞經曰。若有安營止宿。以月將加正時。魁罡加日辰。

軍夜驚騰蛇白虎加日辰軍　再驚。○天罡加日。大將宛。加辰。小將宛。○假令三月甲申日時加丑。占下營寨。便以將神從魁加丑。則天魁加甲。天罡加申則日辰在天魁天罡之下。主其軍夜驚。魁罡皆臨日辰。主大小將宛。

曾門經云。大吉加日上宜急去不可住。一曰。日辰上見太衝。夜必有風雨。若神后太乙加日辰。夜有盜賊。至若帶王相氣。今夜必來。若帶宛囚氣不來。

靈匣經曰。怖不怖視五墓謂發用。五墓皆恐怖墓加日辰亦不安寧。○假令小吉時以甲申日時加寅。占下營寨。以小吉加寅。則小吉爲日之墓。加甲上當有恐怖此名墓加日辰必不安。

曾門經曰。絳宮時下營利中。明堂時利前。玉堂時利後。

敵兵相守戰與不戰

龍首經曰。兩軍相當視勾陳。若上下相尅必戰。若上下相生爲不戰。若勾陳與刑并或臨日辰亦戰。故曰戰不戰視勾陳。若軍出時。大小吉臨日辰則兩軍相解不戰。又曰斗加孟神在內宜止。斗加仲。神在門戰必傷。斗加季。神在外宜出戰大勝。

玉門經曰。用起戰雄雌者勝。用起戰雌雄者敗。○戰雄者春寅夏巳。秋申冬亥。○戰雌者。春申夏亥。秋寅冬巳。

神樞經曰。上將行軍年。若尅勾陳白虎大勝。不爾勾陳
尅玄武必勝。○又曰勾陳所居神能制。所攻之辰方
勝。所攻之神與勾陳并。則天乙下神能制。所臨之辰
是爲。

敵降必有大勳

一曰神勝將主人敗。將勝神客敗。○干尅支客勝。支尅
干主人勝。

曾門經曰。上將軍本命與六害并大敗。故曰敗不敗視
六害兼之白虎即死。○若天乙臨上將行年。及在有
氣之鄉。玄武在囚死之地大勝若玄武臨日辰遙尅
時上干神勿戰

一曰對敵當視天罡加孟可勞賜士衆加仲兩相傷。
加季戰大勝。

聞賊來否

金匱經云賊來不來審視遊都所臨。遊都臨日辰。賊今
日至。臨前一辰。賊後一日至。臨前二辰賊後二日至。
臨前三辰。賊三日至。臨前四辰。賊已過不來。遊都王
相尅日辰。甚凶。囚死不尅日辰。無患。遊都臨所好之
鄉。不戰有降兵。臨所畏之鄉。大戰中外不相信。臨東
方兵凶。臨南方威不可當。臨西方宜勞士卒。臨北方
利勝捷。遊都加孟。賊不來。加仲半路。加季即至。推遊
都法。甲己日在丑。乙庚日在子。丙辛日在寅。丁壬日

在巳戊癸日在申。龍首經曰。寧與人馬奴。不示人遊都。

靈匣經曰。聞賊欲知所在。以月將加正時。視大吉所臨之方。賊在其下。若大吉加子午。賊在太衝下加丑未賊在傳送。下加卯酉。賊在從魁。下加辰戌賊在登明下加巳亥。賊在大吉下。

神樞經曰。聞有賊不知在何處。正時視天目所臨。方賊在其下。天目者。春在氐。氐乙下。夏在柳。柳丁下。秋在胃。胃辛下。冬在女。女癸下。

靈匣經曰。聞賊來不來。正時以庚爲大白。丙爲熒惑。太白入熒惑。賊來。熒惑入太白。賊不來

聞賊不去

神樞經曰。聞有賊未知去否。專視斗罡。若斗罡未去。加仲。欲去加季。賊已去。

一曰聞賊未知出界。當視太吉。若太吉過于賊已出界。大吉未過于賊未出界。賊在前後。

占賊所在方

玉門經曰。欲知賊在前後者。正時視子卯。巳三辰所臨。○若臨日賊在前加辰。賊在後。○一曰太乙。加日賊在前。加辰及人年。賊在後。

龍首經曰。欲求盜賊所在。當於天目下求之。天目者勝先下是。○假令勝先臨酉。賊在正西。○一曰正時日

辰加前有賊。日辰加後無賊。一曰神后登明加日賊。在大路加辰賊在小路。

一曰賊卒至。宜往房星下避之。房星大衝下。○假令日星加午宜以正南避之。

被兵圖

靈匣經曰。戎在野被兵圖。欲求出者。當破青龍。下所謂八極俱張利如鋒芒。○青龍者天罡下是。○又曰絳宮時出傳送從魁下。明堂時出大衝下。玉堂時出天罡下。○月將加時登明臨仲爲絳宮。○神后臨仲爲明堂。○大吉臨仲爲玉堂。

曾門經曰。忽被兵圖。未知傷與不傷。當視日辰。若日辰上下神將相生。爲不傷。相尅爲傷。○假令今日乙丑。神后加乙爲不傷。將得天爲重不傷。若神后加丑。天魁加乙爲作神後。又爲前二爲重傷。故曰傷不傷。視陰陽。

一曰吉神與吉將并而臨日辰。及行年勾陳所居。神制所出之辰。又用起陰。得傳出陽者必免難。

疑有伏兵

金匱云。出軍行師。前後疑有伏兵者。正時若遇巳申子卯四辰臨支干。此神王相與殺并。必大戰此神休廢不與殺并。伏兵不敢起。

金匱經曰。斗加季必有伏兵干傷支。吉有伏兵在前。○

支傷干凶有伏兵在後。○支干俱傷有伏兵戰不勝。

涉險前後占

黃帝占曰。險隘處知憂惧謂行險隘。恐有惡人相拒者。當視日辰上。而決之。○日傷勿在前。辰傷勿在後時下傷勿在中。日辰俱傷亦不在中。○又曰斗加孟勿在前。加仲勿在中。加季勿在後。○若　天罡加日辰。必有惡人躡踪宜急去。

曾門經曰。天罡太衝神光登明加日辰者。前有賊天罡太乙加日辰者後有賊。

度関覘賊

曾門經曰。度関覘賊者。當視行年。若在歲月日辰衝破一下者皆凶故曰凶不凶視破衝○若日　辰上神王相有氣。上下相生。宜進返此宜退。○一曰日辰上得登明天罡勝光宜急去。

出軍吉路

神樞經曰出軍擇路者。當視玄武。○若玄武能制所往之方大勝。若玄武畏所往之方不利出軍。○假令勝光爲玄武不可北行。襲人謂火畏水也。○若木神爲玄武則庚辛申酉日。勿戰及不得向西。攻伐餘倣此。

欲避寇難

神樞經曰聞賊來追欲避難者。神在內宜右避神在前宜中避神在外。宜左避。○一曰月將加時出大衝從

魁下去吉。又宜從天上甲下去吉。○若有迯遁須至逃匿者。忌抵王方王方者。春東夏南秋西冬北。

軍出迷路

黃帝占曰。軍出忽迷道路者當視天罡。若天罡加孟左道通加仲中道通加季右道通。○一曰斗加陽。左道通加陰。右道通。

黃帝占曰軍行迷路者。正時若遇功曹傳送臨日辰則前道通若遇蛇虎魁罡臨日辰者。則前道不通。

出軍見異人

黃帝占曰。備不備見人異。謂軍歷危險。忽逢異人者正時小吉臨卯。此時來伺候宜防備之。

若被圍危急。欲突圍出者。當從天罡下出吉。此爲八極俱張無有豪強。人不敢當。

使來虛實占

黃帝占曰。對敵有使來言可信否。當以日辰而決之。○罡時時勝日上神者。其言實。日勝時者。其言不實。○辰上神剋日。其言誠信。日上神制辰。其言虛誕。○若將與朱雀天罡并加日辰者。其言反覆來爲奸詐。○若太陰天空加日辰。言皆不可信。若辰上神爲日神相生。欲來求和。

用奇伏

以奇用兵。謂與敵相近。當出奇兵以決勝。○奇兵者。百

人用三十。千人用三百。萬人用三千。皆選驍雄勇銳之人。伏於要路。仍以太歲太陰月建。大將軍下伏之。上將於亭。亭下候時至。出攻敵之。不意萬勝。○太歲爲陽神。常以建子從子。順行十二辰。○太陰天之貴神。歲之後。常在太歲後二辰。○月建者。正月起寅。順行十二次。

大將軍三年一位推移之法

孟歲以勝光。仲歲以小吉。季歲以傳送。加太歲天罡。下爲大將軍。○亭亭者。常以月將加正時。神后下是。

入敵境安營

玉帳曰。軍入敵境。當下營寨。善擇地者。上將宜居太歲太陰。大將軍月建下。○一曰豹尾之下。九天之上。宜下營寨。豹尾者。申子辰在戌。亥卯未在丑。巳酉丑在未。寅午戌在辰。其衝名黃旛。○九天者。春功曹。夏太乙。秋傳送。冬登明。

探賊兵

玉帳曰。欲令人探賊兵。宜出何方。以月將加時出。天上太衝下。則人鬼不見。又曰。宜往太陰之上。探之其道深矣。

六壬用禽法

六壬氣神用禽。以日宿宮加時。視日下天乙貴人神。晝夜在何神。依晝夜用之。審天上二十八宿。地下布二

十八宿。將日值宿以加時宿。消息以定吉凶。忌奎婁角亢爲甩。罡。金神凶首尾月孛宿凶。若用太陽火水直日吉。時亦吉。詳進退休王用之。

看遊都虜都法

看遊都虜都所在。有氣無氣。將軍行年本命日辰。何神而臨。何神以天禽。地獸食時。王相休囚並在消息用天時地利人事以相參會。

遁甲法

昔大撓。造甲子。推天地之數。風后演遁。甲。冗鬼神之奧極天幽隱。遁之謂歟。以六甲儀爲直符。以二十四氣爲式局。六戊之下。貴神攸處。凡王師討伐。料敵制勝。不離掌握之內。參合天人之理。則虜衂者鮮矣。因擇其指要。別加編次。庶開卷而易曉也

二十四氣布局立成

上中下

冬至天元	一七四	立春天元	八五二	立夏天元	四一七
坎小寒地元	二八五	艮雨水地元	九六三	巽小滿地元	五二八
大寒人元	三九六	驚蟄人元	一七四	芒種人元	六三九

上中下

春分天元	三九六	立夏天元	四一七		
震清明地元	四一七	巽小滿地元	五二八		
谷雨人元	五二八	芒種人元	六三九		

上中下

上中下　上中下

夏至天元　九三六　立秋天元　二五八

離小暑地元　八五二　坤處暑地元　一四七

大暑人元　七一四　白露人元　九三六

上中下　上中下

秋分天元　七一四　立冬天元　六九三

兌寒露地元　六九三　乾小雪地元　五八二

霜降人元　五八二　大雪人元　四七一

凡一節三氣八節各起主卦冬至後陽遁順數自一至九夏至後陰遁逆數自九至一冬至後順布六儀逆布三奇夏至後順布三奇逆布六儀

凡六甲爲直符直事乙爲日奇丙爲月奇丁爲星奇戊己庚辛壬癸爲六儀

凡常以直事加時宮即知開休生三門所臨又以直符加時于天上三奇與開休生三門合則爲吉道有奇之門可以出軍行師吉無不利

凡九宮之法蓋天有九星以鎮九宮地有九州以應九土其式託以靈龜載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居中宮而奇於　二〇九星者從正北一宮順數天蓬一宮正北天任八宮東北天衝三宮正東天輔四宮東南天英九宮正南天內二宮西南天柱七宮正西天心六宮西北天禽中五寄坤二宮八

門者自西北起開門順數　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六宮休一宮生八宮生三宮杜四宮景九宮死二宮驚七宮

凡用局法○甲巳加仲爲上元加孟爲中元加季爲下元○甲巳仲者甲子甲午巳卯巳酉爲申甲巳仲各終五日爲上元○甲巳孟者甲寅甲申巳巳巳亥爲甲巳孟各終五日爲中元○甲巳季者甲辰甲戌巳未巳丑爲甲巳季各終五日爲下元○以上甲巳之日看在是何節氣之中即知合用何局但甲巳日夜半生甲子是甲子宮至黃昏甲戌其六甲爲直符直事也○假令冬至後甲子日寅時用上元一局夜半生甲子一即休門直事天蓬直符逆布三奇六乙日奇在九六丙月奇在八六丁星奇在七便以休門直事加三宮即開門在東北休門在正東生門在東南○又以直符在天蓬加時午六丙八宮即天任丙月奇與休門合正東爲有奇之門吉此時可以舉兵行師出其門吉他皆倣此○假令夏至後用陰遁九局甲子日卯時爲丁卯夜半生甲子景門爲直使天英爲直符丁卯時六宮順布三奇六乙日奇一六丙月奇在二六丁星奇在三便以景門直使加時下六宮即開門在正東休門在東南生門在正南又以直符天英加時干六丁日奇在東南爲有奇之門可以出

凡五日六十時週而復始。○甲己之日。夜半生甲子。乙庚之日。夜半生丙子。丙辛之日。夜半生戊子。丁壬之日。夜半生庚子。戊癸之日。夜半生壬子。若得天地人遁之時出軍最吉。○○生門合月奇。臨六丁爲天遁華蓋日精所蔽。○開門合日奇。加六己爲　地遁紫微蓬蓋所蔽。○休門與星奇合太陰爲人遁後太陰所蔽。

凡時逢五不遇即損其明不可出兵行師。爲時下之干尅日。于是也。○假令甲日。庚時是也

凡陽遁後一九地二凡地前二太陽。陰三六合陰遁前一九天二九地後二太陰。三六合。即陳於九天之上伏藏於九地之下。伏兵於太陰之中。迸於六合之地。○又曰。六甲爲九天。六癸爲九地。六丁爲太陰。六己爲六合。

凡地有三勝五不擊。○三勝者。一勝天乙宮。二勝九天宮。三勝居生門。○五不擊者。一不擊天乙宮。二不擊九天宮。三不擊生門宮。四不擊九地宮。五不擊直使言。

九三甲明主客勝負時逢上局。仲申之時。關格刑德在門不可以出戰。上局甲子。甲午時是也。中局甲寅甲申時刑氣在內。德氣在外。主客俱不利。中局甲寅甲申

時是也。下局季甲之時。陽氣在外。陰氣在內。此時顯赫。利以出軍。利爲客吉。○又曰三甲之時。陽星加時吉。陰星加時凶。陽星者。天蓬天壬。天衝天輔天禽也。陰星者。天英天內。天柱天心是也。

凡時有五陽。若得甲乙丙丁戊。爲五陽時。善神治事。甲爲德。丙爲威。皆利客不利主客。宜先舉。則高旗鳴鼓大喊揚威。武主宜低旗待敵。以候天時。若得巳庚辛壬癸時。爲五陰時。惡神治事。利主不利客。見陣利後動。惟宜設謀。秘密偷寨研營。

凡天網四張之時。不可以出。當看天乙。居何宮。若在一二三四宮。尺寸低人。卽可揚声而出。若天上直符居六七八九宮。尺寸過人。爲天綱四張。不可舉兵。

凡十干相加凶時。縱有吉宿奇門。不可興師舉衆。

凡青龍反首之時。六甲加六丙是也。飛鳥跌穴之時。六丙加六甲。以上二時。百戰百勝。

凡六丁加六癸。名朱雀入水。六癸加六乙。名滕蛇蚨蟜。此時不可舉兵。六辛加六乙。名白虎猖强。六乙加六辛。名青龍避走。此時凶。

凡六癸所加名之爲格。六丙加臨名之爲勃。遇勃紊亂紀綱。值格則閏傷主客。六丁加日干。名爲伏干格。日干加六庚。名飛干格。六庚加值符。名伏宮格。直符加六庚。名飛宮格。

凡六丙加今日。于名之爲勃此時防下有勃乱者。

凡太白入熒惑。謂六庚加六丙是也。若熒惑入大白。謂六丙加六庚是也。○經曰。金入火而賊來。火入金而賊退。

凡六庚加六巳。名刑格。此時凶。勿聞敵。賊若奔亾。亦不可襲逐。

凡六庚加六癸。名大格時凶。逃者不可追

凡子加午爲伏吟。

凡午加子爲反吟。不可舉兵行師凶。

凡六儀擊刑。不可用。今日甲子直符時。加卯加三宮是也。甲戌直符時。加未加二宮。甲申直符時。加寅加八宮。甲午直符時。加午加九宮。甲辰直符時。加辰加四宮。甲寅直符時。加巳加四宮。已上是六儀擊刑是也

凡三奇入墓凶。不可用。乙爲日奇臨於坤。丙爲月奇。丁爲星奇臨六宮。天門巳上是三奇入墓。乙未丙戌時。亦爲奇入墓。六宮天門戊也

凡言向三避。五之時。謂三宮震發。生而爲吉。五象中宮無門戶。死氣而爲凶。○凡時下宮三爲吉。五爲凶也生氣利爲百事。如甲子用丙寅時之類。五爲害氣百事皆凶。如甲子日用戊辰時之類。

凡三奇得使最爲吉良。謂甲戌甲午乙爲使。甲子甲申丙爲使。甲寅甲辰丁爲使。○假令陽五局。乙庚之日

人定爲丁亥時。此時六乙。日奇下臨九宮。甲午是爲乙奇得使。○假令陽五局。丁壬之日。日中爲丙午時。此時六丙。月奇下臨一宮。甲子是爲丙奇得使。○假令陽五局。丙之日人定爲巳亥。時。此六丁星奇下臨四宮。甲辰是爲丁奇得使。

凡地有八門○開門萬事通達。利以將兵遠出。顯赫揚兵。○休門利選練軍旅。和合衆情。○生門陽氣盛宜貢獻上書。興兵舉衆。○傷門主傷殺血光。惟宜弋獵○杜門不可出行。惟宜誅凶討逆。○景門宜上書。貢獻。○死門宜射獵祭祀。○驚門出入不安。惟宜擒奸捕盜。

凡時下得。凡星之名。天任。天衝。天輔。天禽。天心。宿吉。時下得天蓬。天英。天內。天柱。凶也

凡宿山野欲屯營自固或藏刑潛伏。有眞人閉六戊之法。當於當旬戊上掘土六斗於中央。分置六戊之上持刀從鬼門左行一週。大小以六爲法。安刀於取土之處。持刀念呪曰泰山之陽。常山之陰。盜賊不起。虎狼不行。城墎不完。閉以金關。千凶萬禍。莫之敢干。於其中宿。不復出也。一說云。凡置營壘訖取。有犢牸牛繫毋於營中。置犢於外。依法閉六戊呪訖。即犢終不敢入是驗。

凡對敵。制勝。有六甲陰符之術。○經曰。爲上將禦敵

者須作六甲陰符法。令敵人自誅。故曰寧與人千金不教人六甲之陰符。天地之間。此道最禁藏之金櫃貫之於心。不傳非人勿泄盜視者盲盜讀者瘂。若作六甲陰符。必須齋戒若汚犯則無驗矣○六甲之陰者。甲子旬陰。在丁卯。其神兎頭人身。甲戌旬陰。在丁丑其神牛頭人身。甲申旬陰在丁亥。其神猪頭人身。甲午旬陰。在丁酉。其神雞頭人身。甲辰旬陰在丁未其神羊頭人身。甲寅旬陰在丁巳。其神蛇頭人身。

凡作符法。常以月蝕之時。伐杜荊。及梧桐等木陰枝亦可。以栢心悉長九寸。廣二寸。厚二寸。用雌黃色。圖畫之作像。拜書其神。名著像下。丁卯神名孔林旋丁丑神名梁立叔丁亥神名陵盛陸丁酉神名費陽明丁未神名王屈奇丁巳神明許咸池是也○凡畫符。以錦絳爲囊盛之。大將自隨身用兵。時便出其六甲旬。六甲之符於囊外。以指敵人自散。不敢及兵也。

凡取木之時。必先齋戒。取酒一斗。鹿脯三斤。塩一盞。祝文祭以白茅爲蓆北向再拜。祝曰。杜荊之先百鬼之神。曾孫某甲。欲與子俱遊六甲之陰。百鬼之神。與子俱遊某變化某身。以子所指。莫不服者。謹奉清酌美脯香塩願歆享之。呪訖再拜。凡三呪之。事畢乃伐取木。勿令穢汚。亦勿令人近汚物及雞犬見之。先受持之法。齋戒五日。沐浴蘭湯。食香潔淨飯無食五辛之

物及畫符畢以六甲之日夜半醮之於方壇之上置方壇一丈二尺外垠方一十二丈門十二辰門以竹爲筭長三尺或九尺隨地宿列之在四向六陰之符置壇上依位也以色繒綵各三尺五寸上安酒三盃脯三斤塩一盞白茆爲蓆北向北拜跪呼其四方堂之長六甲六陰神○假令甲子日陰在丁卯再拜呼其神而呪以絳帛爲囊盛之陰符常隨已身則百鬼不能侵以陰符指敵則敵人自滅如倉卒無壇者但于庭中或野外畫地爲之亦可

凡能履陰陽符者令敵人兵不起爲術之法甲乙日平旦南向丙丁日食時西向戊己日日中北向庚辛日日跌東向壬癸日日入南向以此日所向取方寸桃枝書敵師姓名着左履下求者必得履敵人之名兵不起者謂書敵人恐賊姓名着左履下訖呪曰敵人某甲不善大逆輕毀天地日月伐名木杜樹使神不得血食神但持之吾自與神誅擊陰[illegible]剪滅先于符下畫之像從月建上來呼其人名而隨六甲之神滅之則敵人死仇自消亡矣

凡亭亭白奸者○王章曰亭亭者天之貴神背之而擊其衝爲勝推此之法以月將加時神后下是亭亭所在○假令正月登明爲月將時加午郎神后臨未爲

亭亭所居白奸者天之奸神常與亭亭合於巳亥格於寅申當合之時俱格之當格之時俱合之宜背亭亭向白奸推此之法以月將加時寅午戌上見孟神即是白奸之位常行亥寅巳申四孟○假令正月登明爲月將時加午登明孟神臨即白奸在亥

凡六甲干營法○三元經曰大將兵四出統衆屯營必取其法則其法以六甲爲首十時十日一移○圓車曰以歲旬而爲伏或依歲月或取六甲旬首而排布之大將居青龍六甲爲青龍旗皷居蓬星六乙爲蓬星士卒居明堂六丙爲明堂伏兵居太陰六丁居太陰軍門居天門六戊爲天門小將居地戶斬罰居天獄六庚爲天獄判斷居天庭六辛爲天庭囚繫粮儲居天牢六壬爲天牢府庫甲伏居天藏六癸爲天藏倣此○假令甲巳之日青龍在子大將居之蓬星在丑旗皷居之明堂在寅士卒居之太陰在卯伏兵居之天門在辰軍門居之地伏在巳小將居之天獄在午斬伐居之天庭在未判斷居之天牢在申囚擊糧儲居之天藏在酉府藏甲伏居之

凡欲行千里禹步呪曰六甲九章天圓地方四時五行日月爲光禹爲治道當尤爲兵蒼龍挾轂白虎特衡熒惑前引辟除不祥北斗誅伐除去凶殃五祥從我周旋四方當我者死向我者亡左杜右稷寇賊伏匿

行者有善求者有福五神祐我所願者得急急如律令

凡出天門入地戶過太陰居青龍法○經曰初兵出天門六戊也入地戶六巳也過太陰六丁也居青龍六甲也居其下百戰百勝○假令冬至上元甲巳之日半夜生甲子初起兵出天門辰地入地戶巳地過太陰卯地居青龍子地卽百戰百勝○又一法曰出天門者出天上六戊在一宮入地上地戶在九宮過天上太陰在七宮居天上青龍在一宮他皆倣此

凡欲伏匿藏刑法○伍子胥曰當乘青龍六甲也歷蓬星六乙也過明堂六丙也出天門六戊也入地戶六巳也還太陰六丁也取草折半障人中半人天藏六癸也○假令六甲日半夜生甲子欲伏匿者初從子地六甲也歷丑六乙也過寅六丙出辰六戊入巳六巳還卯六丁取草折半障人半置卯地六丁而入酉六癸去人無見者過太陰時呪曰天翻地覆九道皆塞有來追我至此而極徑入天藏[illegible]勿反顧庚爲天獄辛爲天庭壬爲天牢宜避之[illegible]卽被束縛

凡涉於險阨之中○經曰山河水澗之際兵不得移轉若敵從利方上來卽視天時若陽時者令士卒皆前袒左肩引聲大呼鳴鐘擊鼓先舉而擊之若陰時令士卒啣枚駐馬桴鼓不鳴靜以待之若敵四面圍之

者當分兵爲三部一居月建之上一居日德或月德之上一居生神之上監軍大將居亭亭之上引兵而擊之則大勝

凡三奇六儀○三元經曰三奇遊於六甲利以宴樂懽悅此時惟宜宴會爲喜樂之事六儀者六甲也三奇者乙丙丁也謂丙乙丁遊於六儀之上甲子旬有庚午甲戌旬有巳卯甲申旬有戊子甲午旬有丁酉甲辰旬有丙午甲寅旬有乙卯此爲三奇遊六儀又名玉女守門之時○假令甲巳之日夜半生甲子即日中庚午時是玉女守門也

凡天輔之時○三元經曰天輔之時有罰勿疑斧鎖在

前天猶救之謂甲巳之日時下得巳乙庚丙辛丁壬癸日時下得甲○假令甲巳之日謁中乙庚之日時丙辛之日日中丁壬日食時戊癸日平旦是天輔之時也凡此時有罪者皆可消釋矣

凡遁甲擇日○葛洪曰遁甲擇出軍征討興造百事者其中有實日義日制日伐日也○實日者爲上吉謂日干生支也甲午乙巳丙戌丁丑丁未戊申己酉庚子辛亥壬寅癸卯○義日者爲次吉謂其日支生干也甲子乙亥丙寅丁卯戊午己巳壬申庚辰癸酉庚戌辛未辛丑是也○制日者爲中平謂上制干下謂干尅支也甲辰甲戌乙未乙丑丙申丁酉戊子己亥

庚寅辛卯壬午癸巳中平也○伐日者下伐于上也
謂支尅干也爲凶日甲申乙酉丙子丁亥戊寅己卯
庚午辛巳壬辰癸未癸丑巳上日不宜出軍
凡急則從神緩則從門○三元經曰謂有急難事不得
擇日時并三奇吉門者當於太乙所居宮及直符
之神所臨而出若緩則可待三奇吉門而去凡天乙
居直符宮天上六戊所在出其方並吉爲六戊常爲
天門故也○假令冬至上元陽一局甲己之日
平旦爲丙寅時此時天一加六丙爲八宮直符在一
宮六戊在一宮若有急事可於東北太一正北直符
六戊下皆吉也

玉女局法○玉女經門開局之法空庭巷野以六數爲
法或六尺六步六丈郊野二百四十步尺皆可也十
二日從干入然乃下筭得筹爲室中六尺爲局庭中
六丈爲方巷野六十步盡地玉女行筹法子日取子
止筹投於戊上以丑筹投於卯日依此次第行筹
○法曰鼠行失穴入狗市牛向兎園食甘草猛虎眈
眈來到巳兎向牛欄伏不起龍來馬廐因留止騰蛇
宛轉歸申裏馬入龍泉飲甘水羊雞易處來其酉猿
猴擊玃北奔亥鷄飛落泊牛欄裏犬向子地捕其鼠
猪投虎次窟自求宛度筭行筹呼神次第一青龍移
第一筭仰天大呼青龍下地皆倣此

二朱雀三勾陳四白虎五玄武六合每行一數第呼一神行六笑畢即從地戶上出

凡地戶所在立成○子丑日在乙寅在庚卯辰日在丁巳日在壬午未日在甲申日在癸戌日在癸亥日在丙也

凡天門所在立成○子丑寅日在丙卯辰巳日在庚午未申日在壬酉戌亥日在庚○丑日在辛○寅日在癸○巳日在艮○午日在甲○未日在乙○申日在巽○酉日在丙○戌日在丁○亥日在坤

凡玉女所在立成○子日在申

乾○卯日在壬○辰日在癸○巳日在艮○午日在甲○未日在乙○申日在巽○酉日在丙○戌日在丁○亥日在坤

凡出軍不得二奇吉門或遇敵臨事不得已者當須變機乃作

玉女反閉局○用笑行籌取天門地戶玉女所在依法爲之上將軍入地戶出天門統兵破敵得玉女所助無不決勝玄女訣曰當敵安營深入敵境或被奇伏强暴掩襲當是時又課遁無門軍師主將以爲法呼神投笑先成爲天門後成爲地戶陰呼六旬中玉女祝之出天門破敵億萬之衆莫之敢當若兵勢不利欲退軍呼玉女祝而去地戶以左手把刀背手而畫斷地脉爲閉地戶仍以左手取寸草障人中半勿反顧而去人鬼不覺去蹤矣

步局法○室中六步野外營中六十步具八表四維十二辰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布列以定即左手持尺二等六筮甲日從甲入乙日從乙入丙丁庚辛壬癸皆從西北東南入戊巳日從坤艮入次從今日日辰布下六筭之○假如子日先布第一筭置子上第二筭置丑上盡六筭置巳上畢乃投筭呼六神並皆陰誦呪文大呼六辰依日辰起第一筭投之於子上先于子上投第一筭陰誦鼠行

穴入狗市便以筭轉安戌上大呼青龍下次於丑上取第二筭陰誦牛入兎園食甘草即投筭轉安卯上大呼朱雀下次到寅上取第三筭陰誦猛虎耽耽來到巳即投筭轉安巳上。大呼騰蛇下。即於卯上取第四筭陰誦兎入牛欄伏不起即投筭轉安巳上。大呼勻陳下　次　於辰上取第五筭陰誦龍入馬廐因留上即便投筭轉安午上。大呼白虎下次於巳上取第六筭陰誦騰蛇宛轉歸申裏。即投筭轉安申上。大呼玄武下次子日四孟之日。地戶不成。將初籌戌上筭安午位投於辰。陰誦馬入龍泉飲甘水。地戶便成乃出地戶乙入天門丙取丑上筭開天門。取申上筭閉地戶。仍出地戶。入天門時左手提刀畫地閉之乘玉女庚上去地皆倣此。○右件十二次並隨日辰爲投筭之。首曉達之士。秘而行之。

二十一卷終

武經總要

後

廿二

止

武經總要行軍須知序

宋洋藏書

予嘗讀行軍須知之書觀其編
爲附錄誡將選士禁暴弭敵
鎮邊疆威四夷攻圍戰守節
制料敵知勇明決疾徐動靜
奇正虛實權變形勢之方靡
不備載是則深切著明非他

書可此也至若武經孫吳以下
數書雖口授于人而不能曉達
其理學者廣推默識必心融
而意會焉且兵法詭計變詐聖
人之所不取其仁義節制猶大
匠之規矩準繩乎此出攻取也
守營戰勝負之道乃規矩準繩

玉手出奇用巧在臨時應變者
手為之則所謂戰定禍發之本
要也今之將官若子若孫不可
不學是出學果出不可不窮其
節要既知其節要不可不慎行
之而為建功立業之本是為之所
乘之初者聞李公元凱已奏

諸梓歲久而字文朽腐難於編閱
公退之餘乃取舊本參補脫譌
修其殘闕再新仍付之樞司
用廣其傳庶與同志者咸知矣
行兵之道孔敢謂之序也故後
之
者

正統四年龍集己未春二月夜朝日
昭勇將軍山東都指揮
僉事
雲中李進秉忠 識

行軍須知序畢

上卷

誡將第一 凡二十一條
選士第二 凡一十五條
禁令第三 凡五十九條
選馬第四 凡一十五條
講武第五 凡四條
明時第六 凡一十二條

下卷

渡險第七 凡二十六條
安營第八 凡一十八條

料敵第九 凡一十七條
布戰第十 凡一十九條
守城第十一 凡二十二條
攻城第十二 凡一十二條
間諜第十三 凡二條
入伐第十四 凡二十一條
受降第十五 凡一十一條

武經總要行軍須知卷之上

豫章新齋李鼎長卿訂
金陵對溪唐富春校梓

誡將第一 凡二十一條

夫兵革之興肇自黃帝習用干戈滅蚩尤於涿鹿五千餘年矣天道週流智僞並生賢愚間出乃至春秋戰國秦漢迄於隋唐爲將相著名於世者始自伊呂經今百代有能建當時之功揚後日之名始終報國全身保命立廟像於世者不及百人將帥之用統兵百萬繫一人對讐敵於咫尺決勝負於須臾實爲古今難事故將之材不可不察也夫將有勇而無謀者

有謀而無勇者有恃已之能而不容衆者有溫恭而
內慢易者有矜貴位而惡卑賤者有性驕傲而耻下
問者有揚已之長而掩人之德者有藏已之過揚人
之非者龍韜之論將篇曰將有五材十過所謂五材
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
信則不欺忠則不二心也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
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
有智而不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
人者有忠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
人者將若有此類則禍患之興士卒不和上下不親
臨敵不勝矣善爲將者寬仁容衆厚德待士推賢薦

能深謀遠慮聞鬬不憂見鬬不懼明天時知地理和
顏色察人情喜怒不形讒佞不聽納其有德施賞功
不報私讐可爲良將也太平之時受
天子列土之爵封萬戶之侯祖孫同榮存亾一家福既受
命於君專征伐於外惟存報國之心永絕憂家之念
視士卒如愛子觀敵若仇讐故吳子論將篇曰出師
之日有進死之榮無退生之辱又凡取軍者同其飢
飽甘苦勞逸故武韜之篇曰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
其利敗則皆同其害也如此則野無敵邑無堅城
上略軍識曰賢者所適其前無敵又云所任賢則敵
國畏蓋士卒蒙其恩澤盡其死力雖遇大敵何憂其

不勝乎又尉繚子戰威篇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吳子圖國篇曰教百姓而親萬民有四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陣不可以出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又李衛公對三等兵法之問曰天之說陰陽也地之說險易也將法之說在乎任人利器也上略曰夫統兵持勢者將也制勝敗敵者衆也故亂將不可使伐人攻城則不拔圖邑則不廢又云夫將者國之命也將能制勝則國家安定益古者焚舟乃絕生於後破釜則必死於前減竈以誘進卸鞍而止來智出一時爲千古之英聲此將帥機謀之權變也上略曰治國安家者得人也亡國破家者失人也爲將者不可不謹令將誡將二十有一條畫一列之於後

一主將常察士卒飢飽勞逸強弱勇怯材伎動靜之情使之自然和同兵書曰兵貴其和和則一心用則無疑兵雖百萬指呼如一三略曰蓄思不倦以一取萬又良將之養士不以己身異他人之身與己同如手足相救故能任職便三軍如一勝可全矣

一主將行軍不以己之喜而賜賞不以己之怒而行誅賞當有功罰當有罪兵法曰賞不記舊罰不忘親又云賞一人則萬人喜罰一人則三軍懼六韜曰罰貴大賞貴小

也。又云誅大爲威賞小爲明。罰審爲禁。此乃行軍之三要也。

一過非時賜賞。及諸受獲隨時支散。不得過時。及減落不如元數。改換包額散而不均。必有怨生。兵書曰。賞不逾時是也。

一士卒有罪犯情理別無切害。或誤犯者。捨之。情理重者。即時處分。若稽時恐有變。

一軍中行刑賞。若應急便於事者。不俟君命。即時而行。撫軍臨敵。納土受降。不俟君命。在主將應之謀也。六韜曰。將授命於君。出師臨敵。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皆在主將令也。

一遇天子有制詔。或興三軍。時下不便於事者。不得漏泄於外。即時回奏。謂大戰勝負未決。賞罰未定。意遏軍興。或彼軍未退。欲擬抽軍。狐疑士衆。或改差將吏。人情未便之類。兵法曰。君命有所不受。謂不便於事是也。

漢書云。惟聞將軍之命。不聞天子之詔。

一發號施令。預先決定。不可臨時反覆。進退不定。使三軍惑亂。進戰無功。兵法曰。法令一出。吏士無遠。爲謀勿貳。軍識曰。將所以爲威。勝者。號令也。戰所以全勝者。軍政也。士所以勁。戰者。用命也。故將無還令。出已定矣。

一受佞信讒。有功不賞。有罪不罰。無信於軍。遇戰不鬬。必有離心。三略曰。讒者廢之。又云。賞罰之信如天地乃能御人。士卒用命。乃能越境。又云。將受讒則下必有離心。

一軍中士卒多惑妖言。軍馬事端故人心不定。或旌旗折帳幄動。六畜爲怪。一切不常異事。主將再三詳察。慮於未萌。則大禍不生矣。

一行軍在外。未經戰陣。吏卒有過。輕則捨之。重則囚禁。送於別司處分。未可刑責。抑亂行軍不利。又恐軍心不樂矣。

一大捷不賞。大敗不誅。一軍俱同。偏黨生怨

一飲酒不可醉。醉後不可行刑。慮有所失。

一採訪到事。聞善不喜。聞惡不怒。在其再三斟酌可也

三略曰。仁賢之智。聖明之慮。負薪之言。廊廟之謀。與衰之事。將所宜問。不可不詳。

一野營止宿有賊相近。須是主將每日親行巡察。安撫士衆。曉諭勤勞。使之感動。人心親附。如父子。即視死如歸。

一主將常自和顏悅色。謙恭而下。士卒有病。將必親行撫問。醫藥。則士卒盡死力戰。古人云。含藥問疾。越王霸於諸侯。又吳子與士卒最下者同其衣食。臥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糧與士卒分其勞苦。若卒有病

疽子爲吮之。則使人感動。死報其恩。聞敵爭先。

一將飢不先食。寒不先裘。熱不先扇。倦不先息。雨不先蓋。涉險則步。進必在前。退必在後。罰則自當。賞則歸衆。夜必晚眠。曉必先起。兵法曰。軍竈未炊。將不言飢。軍井未汲。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寒不擁裘。熱不操扇。雨不張蓋。陟險泥途。將必下步。

一進軍不求戰勝之名。退鍊不避違命之罪。觀其時變。見利進而攻之。見害退而守之。兵法曰。善師者不退。善敵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亾。可使一介之士持咫尺之書。令敵人全師授降。納土此爲上善也。又云善用兵者。陰謀潛運。攻必作謀勝敵也。兵法曰。兵不血刃。不戰而屈人之兵者。善也。

一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禍。生於狐疑。故猛虎之猶豫。不如蜂蠆之致螫。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命在一人。一人失謀。萬人受辜。明決禍福。發於戰之前。料敵有必勝之智。一出無疑。太公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軍讖曰。將謀密則奸心閉。士衆一則軍心結。攻敵則備不及。故行軍有此三者。則計不可奪。

一金鐸鼙鼓。所以威耳。其聲不可不清。旌旗旛麾。所以威目。其色不可不明。禁令刑罰。所以威心。其刑不可不嚴。此爲齊兵之三要。兵法曰。將若有智信仁勇。嚴

必自强。又曰。用兵之要。旌鼓爲主。令明則可使三軍之士氣勵青雲。雖赴湯蹈火應時可捷也

一兵將纔聚。人馬未相諳識。不可興師攻討。謂將不識兵。兵不識將。將雖法令嚴明。人心未相依附。主將須是親行詢問。材伎勇怯。强弱高下。選揀堪可作何任使。曉諭賞罰。立定信義。犒勞激勵。使士卒知將之智勇。將知士卒之熟練。然後料敵興師。戰無不捷。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已親附而罰之不行。則不可用矣。李靖曰。愛設於前。威設於後是也。

一主將在內。統兵在佐。領兵出戰在外。凡軍前有所缺用。及賊兵事宜變動。若用公文往來告報。被奸人於路接之。或賊軍捉去。即漏泄事機。反遭其害。合將遞書題內。於月日下書號。即知所言事宜。若被搜捉了無知號。故置簿兩合符合。配定字號。主帥統將各收一本隨身。且如字號用古詩。或千字文。假令配定天字號弓箭。地字號添步兵。如統將軍前要弓箭。即書天字號。軍前動靜。可知應報若神。庶免漏泄軍機反遭所害。

右已上二十一條。爲將之規矩模範耳。惟在存神立志。報國推功。深謀遠慮。遇敵不可輕發。謀不深事。夕輕發。即爲敵所料。機事不成。兵法曰。不見其利。不可先兵。

選士第二　凡一十五條

兵法曰雖有虎狼之將必籍豺犬之兵將雖智勇禦敵攻討不能獨取其勝將不得兵如鳥無翼兵不得將如虎無頭是故將得兵而有勢兵得將而有勇漢書曰指縱者人也獲兎者犬也漢將霍去病以智勇之士聚爲爪牙夫兵不選不精則自敗之兆也諸家之法並有選士之篇士有老少勇怯强弱材伎貴賤仁義鄉俗之性不同用之各有所長故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太公曰選士之法因能授職各取其長兵法曰貪者守財廉者主賜仁者納降辯者通使謀者應敵怯者守門勇者破敵奪陷健者搶関採報聾者善視瞽者善聽各取其性所用爲其股肱羽翼自然之道統軍領衆賊壘相望晝夜相守爭一時之勝軍需之要缺一不行今具選士一十五條不可不明察也

一或貪窮忿怒不顧生死將決其志過賊爭先務取進者爲一等可使衝圍破壘偷營斫寨奪取旗鼓三略曰貪者好趨利愚者不顧死

一有少壯疾走能行者爲一等可使採報應接期敵

一有勇力出衆者爲一等可使攻城奪門負重填濠破金鼓絕旌旗也

一有口辯巧辭利舌機捷之人爲一等可使軍中游說

間諜激勵將士。譎詐妖言。毀敵勝負。惑動賊情。太公曰。豪士四人。主飛名馳譽。威休人林。振動四境。以弱敵心。游士八人。採伺奸宄。誘察敵情。倏往忽來。游說間諜。術士三人。巫覡譎詐。妄依鬼神。以惑敵心。

一有弓弩射遠的中者。爲一等。可使偏攻開路。射其主將頭目之人。

一有武藝出衆。力氣壯者。爲一等。可使爲奇兵大將應急驅使。

一有過犯凶惡。頑跡不顧死生。少壯者爲一等。可使晝則遊奕。夜則伏路守隘。破堅入險。出爲先鋒。入爲後殿。

一有攻醫藥戎具木匠鐵匠雜手藝巧者爲一等。可使軍中緩急雜用。太公曰。選士二十八人。主百藥。治金瘡以全諸病。

一有小心軟弱怕鬪者爲一等。可使守門防奸。知更號令。

一有年老殘疾者不用隨軍。可使防守倉庫。

一有知風俗鄉道。山川遠近迂直。本國土人者爲一等。可使通引山川道路。知軍馬屯止去處。又知賊馬出沒道路。太公曰。選地利三人。主三軍屯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泗山阻。不失地利也。

一有能知天文地理深謀遠慮。通變財貨糧草。旗幟節號。覽視四方。採討軍情者。可爲腹心。太公曰。選天文

三人主占星曆候風氣推日時考符驗灾異知天心去就之機兵法曰凡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

一善識水勢可渡江河能爲狗盜鷄鳴者爲一等可潛偷夜號切探賊情備急使用

一將若不能銓度士衆各任所長而雷同使之不盡其材則三軍不盡其力兵法曰智過十人可爲十人之長智過百人可爲百人之長智過千人可爲千人之長智過萬人可爲萬人之長各盡其智能兵必自練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是也

一有賊軍避罪而投來者另爲一等可以採問敵情虛實

右已上數等之士預可選定分歸部伍各立將校置簿拘管臨事驅使彼無缺誤兵法曰良匠無棄材良將無遺士乃至鷄鳴狗盜孟嘗君得以脫身士無貴賤高下有一德而可用矣

禁令第三　凡五十九條

兵法曰以賞爲表以罰爲裏又曰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統軍領衆賞不明則士卒不盡功罰不嚴則士卒不整齊故曰賞爲陽罰爲陰賞罰平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寒暑不差寒暑不差則萬物得時軍貴則上下和上下和則三軍如一三軍如一遇戰齊心齊心則必勝故孫武穰苴賞罰明則威加敵國也

又諸葛武侯云。禁令有七。一曰輕軍。謂期會不到。聞鼓不行。乘寬自留。廻避務上。初近而復遠。喚名而不應。軍甲不具。兵器不備。二曰慢軍。謂授令不傳。傳之不審。以惑士吏。金鼓不聞。旌旗不覩。三曰盜軍。謂不廩粮。軍不部伍。賜財不均。阿私所親。取非其物。借貸不還。奪人頭首。以獲功名。四曰欺軍。謂變易姓名。衣服不鮮。金鼓不具。兵刃不利。器仗不堅。箭矢無羽。弓弩無弦。主者吏士。兵法不從。五曰背軍。聞鼓不行。叩金不止。按旗不伏。舉旗不興。指揮不從。避前在後。縱橫亂行。毀折弓弩。怯退不鬬。或左或右。挾傷舉死。托故歸還。六曰亂軍。出軍行路。務要爭先。紛紜擾擾。車騎相連。咽塞路道。後不得前。呼喚諠譁。無所聽用。先行亂次。上下縱橫。七曰誤軍。屯營所止。聞其鄉里。親戚相隨。共食相保。謳歌錯亂。聞令不前。千誤次第。不聽呵止。度營出入。不由門戶。不自啟白。奪人飲食。大言驚語。疑惑吏士。此說甚明。亦未盡其理。今具隨軍禁令五十九條於後。宜遵守之。

一吏士承受到軍令。各行告諭衆人知者。不得妄有增減言語。或動搖衆情。別生利害。

一承受到軍期。密約號令。及關報賊情。聲息事宜文字。只令長吏自知。常作提備。不許漏泄。令衆人知之。如漏泄致賊變生者斬之。

一承受到應係所屬官司告報文字合行告報曉諭衆人知之。即不移時須當分明一名名盡知。不得轉托他人附語告報。事不審實。致有錯誤。設或文字合有關報申舉。不得時刻遲滯。如係常程文字。別有疎虞。則罪所歸。如誤軍期。急速文字者斬。

一應係軍在野營。關報賊馬事宜文字。但一事有違。罪在不赦。

一士衆實有病患。艱於行履。驅使者。即時報覆主將。速令擡往寄所。不可枉占少壯擡行。或避役而托病者。罪有所歸。吏士相容者同罪。

一士衆有聞自家軍中變動。或聞賊軍消息。來報主吏不拘晝夜。即時引報主將。不得時刻遲滯。報而不實者罪之。

一出軍在外。常切點檢隨身衣甲器械鞋履整齊。准備緩急用之。

一寅夜點檢更號饋餉戰馬。檢扳大隊。恐有容隱姦細之人。偷竊軍機夜號

一常備隨身器械整齊。合用相須之物。不可缺一。爲有弓弩無弦。箭無羽鏃。或有而不牢。及有弩牙器械不利。施放不行。主將用心點檢。備敵用之。

一衣甲破損。尋常串聯。官給皮線錐刀。務整齊。

一鎗刀器刃。劒戟等物。常要快利。

一後期不至而隨身器械不具者斬。
一行列不齊。旌旗不整。金皷不鳴者金坐罪。
一與賊私相交語。與書疏同罪之。
一不得漏泄軍中陰陽事。
一失主將者隨行即坐罪。
一失旌旗節鉞者。全隊斬之。
一臨難不相救護。戰失關河險隘之處者斬之。
一不許訛言誑惑軍衆。及妄說陰陽卜筮鬼神。或採合歌詞搖動人心者斬之。
一軍士無故驚叫奔走妄言炮塵事者斬。
一遺棄隊伍軍器兵裝不謹。或見而不拾。拾而不納者。以其罪罪之。
一進發前隊遺下兵器。及錢物等。後隊拾得在路。須要收拾將至營寨。令大將識認給付。
一自相竊盜一針一鏤同罪。
一吏卒不許相容賊情事理情由。
一恃强凌弱。忿爭酗酒。喧呼無禮。不服者罪。如官賜犒勞酒醉者不坐。
一借貸賒貨買物。依市交還錢物。不許遠約。
一無故不許軍中奔走軍馬。
一破賊不許虜掠。入境即回。
一擅棄主兵衣甲。飲食汗井竈。敗糧草。罪之不赦。

一入他境不許欺凌婦女、殺害老小。毀折墳墓。燒毀民屋。倉庫。斫伐林木。

一入他境。不得令入賊界。取河井水飲之。恐放毒藥在內。

一入他境不奉令不行。擅掘水塘。放火延燒積聚者罪。

一更舖失記接夜號。及止宿他火。吏士知而相容者問罪。

一守圖不固罪及主吏、

一不伏差使或主吏不均平。罪有所歸。

一不許將帶異色。及他貨殍婦人入軍中。

一應有兵器軍士。配定隨身。雖一弓一箭。須書名在上記號。或遺失易爲照驗。

一違將軍一時之令者斬。

一先鋒殿後遇有賊犯火速傳報主將。

一先鋒遊奕捉生入他境不得先放烟火。恐驚自家人馬。及賊見預備。

一行軍得令即住。軍住得令即行。違悞罪之。

一金鼓得令即鳴。得令即止。

一旌旗得令即開。無賊即捲。

一採報白旗子見賊即開。無賊即捲。

一配定諸隊旗號。不得雜亂。若過接交加。如有不便。即上請。

一隨身衣甲器械不得[illegible]用者即別請謂如善弓弩鎗刀之類[illegible]

一配定人馬隊伍不許私自轉換如有疾病即與主吏押隊人說知報有所屬別差人填替

一配定隊伍次第而行雖遇急速路逢險阻後隊不得攙過前隊

一賊壘相近事有招呼不許高聲叫喚恐賊聞知凡主將有令指揮事理須是令惺惺人當面一隊一隊告報押隊人員須逐名曉諭令兵士會得事意或勾動押隊人員主將當面指揮如兩軍對陣即不得勾動押隊人員須是使偏將親行告諭各各會意則臨事不悞也

一野營日出開門日在閉門其守門人要辯認如詐

一野營日暮差出伏路人馬已出營門其有事回報即隔門傳報先辯軍號及辯語音識認是自家軍人方可向前問得事宜次第報知不可開門

一伏路人馬在外夜恐被賊軍捉了於夜黑監放來詐作有事故報覆寨中及賊施計謀欲陷我軍者須是隔門仔細辯認

一野營中夜後伏路人去先放其號與之則營中別令放號不得令伏路人知之恐被賊捉了偷號亂營

一營中專令一人主管夜號簿籍放號不許重疊恐有

交錯其號須是主將臨夜親行發放不得預定。

一野營中遇夜透入奸細在營內但得令士衆不得動身叫喚肅靜禁聲諸隊安坐則細作自然不敢興動。候天明識認如身動者即賊也。

一野營賊壘相近不鳴更鼓攻是暗坐五更若要知更數須是於營裏外周圍數里傳箭為準如今夜初更至曉傳得五十轉則每更得十轉以此為約今置簿詔定何年月日夜營圍里數看四時晝夜長短臨期增減為約如賊相近故要鳴更號者則不然也計在臨期變通。

一安營日久軍士不得眠睡人效困倦精神不爽懈怠無力銳氣漸衰須令逐隊圍子隔一人坐更一人睡。分前後半夜為定庶幾人得眠睡精神不疲。

一應士卒人等不許強弱相凌主吏不約束者同罪。右已上禁令之法已定若有違犯不依律令者罪有所歸如軍在野營有臨陣違犯主將令者並斬定須審察事情重輕臨時處分軍未發前一日分明三令五申各曉其意精嚴告諭訖然後軍發如此則士心知懼人人自勸矣。

選馬第四凡一十五條

漢馬援上孝武帝銅馬式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足以別尊卑之

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咎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凡馬不拘毛齒大小高下。以善行者爲上也。況馬冬則温廐。夏則凉櫪。剔刷毛鬣。謹烙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演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出戰。鞍勒斷轡。必令堅完。凡馬不傷於未。必傷於始。不傷於飢。必傷於飽。日暮道遠。頻數上下。寧勞於人。無勞於馬。常令有餘。臨敵載我出戰之時。登涉陂坡。過渡溝澗。所載人馬衣甲器械。乾粮食用。約重二百餘斤。卒遇戰鬬。使之馳驟盤迴。賊兵未退。經日不下。若不知其飢飽。勞逸。必致疚損。但依時餵飼水草。飢飽得所。不可過度。即百病不生。又馬亦有大小。行步疾遲。筋力强弱。出戰之時。量力馳用。則人不勞。馬不損。若選練不精。使人强馬弱。人欲進。而馬不前。馬欲進。而人怯懼。如此者。雖有百萬人衆。如病犬逐兎。肖鷹逐雀。縱有孫吳韓白之能。不得取其勝矣。今立一十五條於未戰之前。選練等第。配屬隊伍。則臨時不悞馳使。

一馬格爲五等。

一有善走駐坡驀澗者。名曰跳盪馬。聚爲一等。可衝突敵陣。追逐賊寇。採報人馬。遊奕捉生用之。

一有精神惺惺。又善馳驟者。名曰哨脚馬。聚爲一等。可充奇兵隊陣。翼衛主將。應急使用。

一有見羣馬動而不嘶鳴馴良者爲一等。敵營相近。可使夜去營寨伏截賊寇。偷路亂營用也

一有壯健生性遲鈍。不能遠走者爲一等。可使作駐隊遮掩步兵。使弓弩相射。賊衆。

一有不與上數等齊。諸雜色額者。與聚馬共爲一等。臨時祈修雜用。

一將各等馬疋看足步遲疾一般者。分爲五等。差定主吏專攻管幹。若遇緩急。不悞馳使。

一馬雖平安。亦可每日騎習。使之慣熟。諳會金鼓旗色進止。迴軍轉陣。遇敵之法。若遇緩急。不悞驅使。

一將欲出戰預於一月之內。不住令人披帶全副衣甲。器械。習逐務要演其筋力慣熟。

一馬有病。雖輕不可强。令將行恐在有疚損。且留在營中。擡舉將息。

一臨陣出戰馬纔出且緩行。看敵近遠。臨時趨驟。不致在損也。

一馬有斃。古法令窖埋。今效開剥筋肉。食用。如軍在彼剥割死馬。喫用之時。無令生馬見之。轉生疾病。雖是畜類。亦與人性不殊。不可不慎。昔符堅兵敗墜澗。其馬垂轡跪授。堅得免難。

一馬飽之時。如平安行路。未可上馬。牽行二三里。方可騎之。如餵飽牽下。效時。即不拘。常令士卒自行。斟

酌。

一馬隊行路出戰。不拘緊慢。前後各離一馬。稀稠放令自在。見路而行。廻軍轉陣。不致衝撞。如險路逢賊。亦易爲廻護。

一馬盛走驟之時。欲住者。看遠近緩緩收勒。不可陡然緊收。常自約度。不致唏損也。

一步兵私置鞍馬。亦許。將行可代人勞。官給草料。

右已上選馬之法。不可不明。若人馬不練。未可出戰。謂人不知馬性。馬不知人性。人馬未習慣熟。臨陣必悞驅使。若出軍迷道路。令老馬引前。自知路矣。

講武第五 凡四條

兵法曰。古者講武教旗之法。大將屯兵於平川曠野。其中建立高臺一所。大將其上。使士卒將校人馬。分爲隊部。各隨令領各色旗號。列定大陣。分其左右前後以奇爲正。以正爲奇。聽金皷爲節令。一皷而立。二皷上馬。三皷而行。左右偏將。各領所部人馬。滿川絡野。左掩右。右掩左。左攻右。右攻左。左穿右突。右穿左突。頭去尾隨。魚貫鴈行。紛紛紜紜。亂而不亂。雜而不雜。大將以綵旗一面。右招左廻。左招右廻。舉旗則興。按旗則伏。左轉即左旋。右轉即右旋。聲急而速行。聲緩而慢進。聞金聲而歸郤。從舊處立定。不失元來部伍如三遍無差。百萬之衆如一。然後廣設牛酒。立定

賞罰犒勞。大會王將把酒激勵。三軍之衆將辯其士。
士識其將有信有義有賞有罰賞一使勇罰一使弱。
三令五申訖。內有不如令者斬於軍前。故王將法令
未教之前。三日令之。收拾乾粮鞋履。人馬衣甲器械。
嚴明。何敵不尅。何陣不破。可以威震敵國。海內宴然。
街勒之類。如有出戰之法。可使愚昧庸夫。識其進退。
之便。向背之勢。以生之理。昔吳王以宮中美人教戰。
尚知軍容之法。況爲將者。兵若不教。不可以出戰矣。
一戰法以習練爲第一。故未戰時。先教以進退作止之
法。使將以士卒如子弟。衛父兄。如手足。捍頭目。然後
可以行兵。故云將無兵不立。兵無將不行也。

一書云善人教民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兵本不講
可也。然安不忘危。則須備焉。故三略曰。兵本不祥之
器。天道惡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尉繚子曰。兵
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仗官也。故不得已而用
之。

一教戰之法。務在賞罰明信。兵使可用。如秦孝公時商
鞅下令。有徙立木者予五十金。後果有人徙之。與金
不惜。而令乃行。孫子教吳宮人戰。因不從令而殺之。戰
法乃行。此可驗矣。

右所論講武已備盡其說。但觀行之如何。書云。以不教
民戰。是謂棄之。此其道也。

明時第六　凡一十二條

兵書曰將既授命于君專行征伐雖有攻城掠地之謀百戰百勝之術須明天時順逆之理天時順之則存逆之則亡順天行誅其敵可滅逆天征伐其兵必喪故人發殺機天必垂像夫人事失於下變形於上徵作之作必有由然又云安危之兆禍福之機匪獨天時亦由人事矣兵法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李筌曰天時不祐無道之主地利不主亂亡之國若天時不順人事不和進兵攻討則失之兆也若引天文占驗之法文頓而至廣自可別置參驗之職若兵行野宿兩軍相守安危莫測乃觀晝夜天地日月星宿之變昔者漢高祖將興紫雲垂蓋苻堅欲遁敗氣狂飛今以天地常變近於人事大要者一十二條亦可詳而知之孫子曰天時陰陽寒暑時節制也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兼愛民也太公曰天文三人占主司星曆候風氣持時日考符驗詳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又天時亦有五助一曰助謀二曰助勢三曰助怯四曰助地五曰助疑助勝不可不察

一若遇天地晦冥昏霧風飄沙翳旌旗難辯金鼓不聞者不可出兵若有賊軍乘此晦暝出驍騎偏師攻我者我以再三申令約束三軍固守營陣不得亂動惟以戰隔旁牌遮其矢石用勁弓硬弩坐而射之候其

懈怠趨捷勇鬬之士乘其昏亂不意之際暗軍後邀截來路要害之地擊之可擒

一遇風雨天地晦暝昏霧四塞者不可進兵不可行營且宜固守營寨須防士卒變生又防外寇來攻

一遇大風大雨大寒大暑大霧不可發兵攻討且宜撫恤軍士堅守營寨賊人必然亦不出兵若我軍行路倉卒見賊宜急結營陣自固待其日暮勢衰別施長策三略曰察其天時伺其空隙

一遇大雪飄翳百步之內不見人馬者其西北戎虜夥設奇伏於險隘處攻我不意若出偏師應之彼則佯爲敗走望我襲逐引入伏內如見此天道當預先選下偏將五七員精騎數百隊候賊到來左右前後揚兵引我或以精騎作勢衝突我軍即於軍後出將三員會計遊奕軍馬週廻尋賊馬歸路及要料其歸路各於險隘去處探視伏兵如有即可分兵二三處互換攻擊必敗走先來攻我者首尾不相見我軍卻去賊設伏處者銳兵倒爲邀截其賊元來攻我者不知彼處伏已敗走但我軍所差下精銳騎一進一退互換襲逐擊之候入伏內首尾相應全師可擒此略說其大槩全在臨時變通可應緩急其契丹卻不然見此大雪飄翳弓勁馬俊人健尋常無事雪降猶自遊獵況兩軍爭其勝負之際欲圖大利乎其三關之南

大河之北。恩冀之間。地平如砥。騎士便於坦途。大雪之後。如我步兵難進。彼賊必設奇謀。效出精騎於我營壘左右前後挑引我軍。或以銳騎一往一來。衝擊我軍。望我出師。即分兵四散。首尾來攻。一攻我營寨。一絕我粮草。使我首尾不相救應。如此則我軍堅壁不行。待彼銳騎來衝。乃用勁弓硬弩。床子弩。一上一下射之。其賊性劣。似犬逐人。不動自然而退。使之銳氣散衰。於不意之時。整師急攻。賊勢已去。不成鬬志。可以全師敗之。

一軍初發日有微雨。名曰潤兵。前必有大勝。若有大雨名曰沐屐。當日且住別擇日進兵。事雖急速。亦不可進。天意未順。損壞軍器。人心不悅。

一遇大風吹颺灰沙。近我軍來者。不可進兵攻討。如發兵在路。即當脚下取便安營。頓軍恐前逢伏兵。邀截我軍。或有大戰。天意不順之象也。如在野營。再三申令三軍堅守營寨。防賊軍順風而來。哨掠攻突我寨。如陣兵方定。有此風亦不戰自固。

一遇日月薄蝕。不宜進兵攻討。但令三軍堅守自固。預防寇至。

一行軍在路。有大風相觸衝激。一進一止者。恐中路突兵宜備之。

一遇逆風撲人面者。不可進兵。如發兵在路。無風順至

中路或殉作逆風大興即當腳下安營若軍向前必有伏兵如遇賊戰鬬有逆風不拘大小不宜交戰宜自固守蓋天道未順故也

一軍初發無風雨大晴行至中路忽有暴風廣雨急選地安營固守不得進兵若進前必有血戰又地滑難行

一行軍在路或在野營遇有大風大雨大雪大霧昏暗不可進兵攻討且宜撫恤士卒固守爲上

一軍在野營但有天象雲氣虹霓流星墜落土地變改飛禽走獸異類入於營陣衝突軍過者並可占之

右已上天時之說但天地有變三軍猶豫進退不決如軍在野营未發則安撫士卒固守營寨如發兵在路者即急選地屯軍犒勞士衆候天地晴明仍再三申令而行更須察候天時人情料敵其敵勢可進不可强爲進發前有破軍殺將之難昔漢祖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諸呂作亂日蝕晝晦凡天地之變不可不詳也

武經總要行軍須知卷之上終

豫章新齋李鼎長卿訂
金陵對溪唐富春校梓

渡險第七 凡二十六條

兵法曰將既授命於君興師動衆選吉日整凶門而出長驅十萬之師張設輜重什物軍需之類穿山涉水過險道渡関防入他境人馬紛紜事有萬端不可不明故韓信襲安邑陳舟臨晉而渡夏陽近而視遠遠而視近欲進襲敵必視之以遠勢孫子曰不知山林險阻川澤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得地利今具行軍涉險渡隘之法二十六條於後

一軍未發。前三日令諸軍收拾行裝。乾糧。鞋履。隨身器用。足備聽令而行。

一軍發欲有征伐。但令收拾行裝不令知往何處。恐有姦人探候。致賊先設備。來邀截我軍。可慎防之。

一軍發欲往東南襲敵。佯言西北。使敵人不具備。攻其不意。

一軍過自家城寨。不得驚動居民。强買飲食。奪人宿舍。

一若遇賊兵守我要害。斷我津梁。截我糧草。合兵圍我者。且引兵避之。別求其便。

一不知山川險阻者不可行軍。有鄉導先要知其迂直之路。頓止去處。方可進兵。亦須隄防鄉導不實去處之類。

一路徐道險高山大寨。十人所守。千人不過。須先差令姦人詐作樵採鄉民採覘。無事可渡速行。

一渡關山險隘去處。令遊奕先鋒先過。於最高處四向卓望。恐有賊軍伏截。如側近有山林草木蒙密掩藏人馬處。須搜索無事。即回報主將。依次渡人馬。先渡步兵次。渡第一隊於當地寬平處兩傍排立。其後隊各依次。踏過一隊。倒前排立。候主將過。人馬渡絕。方始却排第一隊在前行。以次依舊隊伍而行。則前隊已慥。次時。依次先行。後隊不致辛苦。緩急有賊来攻擊。則易爲應敵。

一渡險隘處不得叫噪喧呼恐賊知覺雖是速行隊伍俱要首尾相接不致斷續

一渡險行軍前逢賊馬即令前隊人馬於當腳下占高平之地立定遞相傳報主將知之以白旗子相應後隊且不許令人回走報覆若前有事並同此傳報倉卒之際不可亂動若人馬不亂則易爲應敵

一路行路白馬軍令執五色旗各一面綵旗一面以方色配定事宜傳報其逐隊如前亦然遞相開一旗應之傳至後隊如前逢大林即開青旗逢火開皂旗逢兵馬開白旗逢山險開黃旗逢炮火開緋旗逢城邑開綵旗逐隊臨時開一色旗應之傳至後人各知設

備

一諸隊設旗不許與主將旗號相犯

一行路步兵在前馬兵在後如值大雪令馬軍在前步兵在後

一行路過有大雪橋梁道路即令先鋒掃開橋上恐有橋眼閃下人馬致有損壞

一行軍渡水先令水手前行探其淺深如水深無船栰即用大索數條於兩岸林木或用樁橛上繫定令人攀索過水其鎗刀每十條爲一束於近便處採砍大竹木作排栰下排刀鎗上舖衣甲用索穿大環於索上先過人於岸上牽曳過水或可用大麪絞作

墨栈或用羊皮渾脫皮囊吹氣在內繫其囊口可一囊浮兩人或用數囊絞定作栈亦可渡人其隊伍亦依渡山之法。

一軍過泥途甚深人馬雖進用草木鋪於道上次用乾土鋪之濶挾臨時可渡人馬。

一軍行車乘搬載或擔擎粮草輕重等物金在路中心行雨下用甲隊遮掩恐彼斷我糧草。

一軍行須聽皷聲一皷而興二皷棚立三皷啟行其軍發沿路憩歇看遠近勞逸聽其金聲即住皷聲即行仍須先約定住處。

一軍行遇入他境賊馬相近不得扣金皷手軍聽聞只以綵旗舉則興行按則伏止仍十隊爲一節遞相舉旗招之。

一軍行所過名山大川聖帝明王忠臣烈士祠廟須當祭奠如路過不經由不須望祭神有助人之福。

一過州城郡寨可渡即穿過不可即於城外便路過之切不可因而別惹事端。

一兵行在路佐將在前後左右大將居中行。

一行軍遇水并汲水喫飲可先令放罪人或孳畜試嘗其水恐有人施毒在內人馬飲之枉遭其害渡水亦然。

一渡泥途先令人採過恐安放簽刺於泥中及作陷坑。

或上流壅決之類昔鑾儂智高安刺泥中。韓信決壅流而斬龍且。

一船渡大江河。先令人搜檢。恐被賊先鑿暗孔在船底。沉溺我軍。

一諸兵法曰。行軍三十里入他境。及與賊相近。或卒然遇賊士可使鬭無妨。爲筋力不衰。若涉遠途。人疲馬乏。忽然遇賊。十不當彼之一。須布置安詳。如無事時。方可交鋒。凡自寅至戌。日行六十里。亦遠近臨時便於頓止。

右已上渡險行軍之法。爲將者。統領三軍之衆。穿山越境。渡水他邦。賊壘相近。若不先設音諜預防賊寇。豈敢蕩蕩長驅而行。或彼攻其半。斷其首尾。兩不相救。大敗之兆也。

安營第八　凡一十八條

詳諸兵書。安營之法。相視地形。各有所宜。今大河之北至於古北口千餘里。三關南北幽燕息冀之間。地平如掌。頓軍置營。方圓自取其便。惟深溝高壘。大車爲固。今西北銀夏麟府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地接隴蜀。南北數千里。地無百里之平。置營勿在廣原大隴高坂之地。或尖斜。或屈曲。或斜披大山。或臨深澗。就其地形。坡坂遞互相應。人馬咫尺不相見。可以登高視之遠。見人馬易爲設備。今二廣之地。自荆湖之南越

桂嶺至邑廣之地。山水重復。雖有平原。盡爲水田。少有平陸。江山雖固。安營亦勿占高原平廣之地。可以固守。近者儂知高亦使壯士沿山穿道。中夜斫亂營寨。潰散人馬。又西南巴蜀之界。地接蠻夷。昔樊綽蠻書云。高山峭壁萬仞連天。深澗有底。莫測其原。昔武矣屯兵舊迹。亦隨巖穴磴道屈曲坡坂之中。凡置營陣之法。但求其地形隱便。臨時相度人馬攸寡。有無出入通糧之路。四面無高崗大隴視下之勢者。可置營寨。亦不離地之九法也。意欲揚威。人則虛列廣張旗幟。勢若藏竄。臥旗伏戈。詳在王將目視心生。隨四方山川水陸形勢。應時之變也。營寨之法無常。定之形明矣。今具安營大要一十八條。列之於後。

一不居大敵之口。四面受敵。人馬易爲衝突。名曰天竈是也。

一不居大山之端。防後有人馬沿山而來。破我營寨。前臨險阻。被賊堅守。我無出入之路。名曰龍首之地是也。

一不居窊地。謂安營不臨墓塚之地。人馬夜驚。久居士卒必爲疾病。

一不居地柱。爲下低中高。其地土面廣平。中間有岡如覆釜之形。若安營其上。八面招風。周匝受敵。

一不居地嶽。謂高之下。其地廣衍平原。中有地形如仰

盆之象者。若安營其中。被賊四面乘高攻我。必敗其中也。

一不居山林草木蒙密之地。春夏枝葉茂盛。不見人馬。恐賊穿生路而來驚我營寨。秋冬草木枯敗。恐被上風放火。因而劫我。難以廻避應敵。

一不居江河溝澗灣曲之地。恐被賊於要害處堅守。則我無進退之路。外無交接。卒難相救。

一不居大江險絕掩抱之中。被賊守定隘阨。若救軍不至。我無進退應敵之路。

一不居江河之岸。大山之側。三面受敵。最惡後無進退之路。若中有舟楫船栰傍岸又有通粮之道。上流有救應之兵。乃可安營。

一若居江河夾岸。連水下營。須防上流火船。及水賊鑿船沉溺之患。

一不居四面長川四達之境。四面賊來攻擊。外無救援。受敵最多。

一宜居背高面低。前有清流。後有通粮之路。四面無高山大隴。雖在遠亦不妨。

一入他境。安營造飯。樵採柴薪。不可遠去。須用哨船馬軍四面卓望。見賊急回。

一軍營臨山上有水。恐有決灌之患。不可安營。

一軍行纔住。安立營次。一面差人卓望把路人馬。於四

面巡綽。再差白旗子探報。馬軍遠望。若見人馬急報主將。其探報人馬。每五里爲一節。首尾相見。遞相傳報。恐隘口路遠。人馬難以遠走。

一安營寨外四方百里。鳥飛毛落。晝夜須覺。爲主將者令清而德峻。威嚴而謀密。鳥獸不敢犯界。昔周亞夫下營細柳。文帝爲之動容。

一下營如側近無水者。以地生葭葦水草之處。及有蟻蠰之地。其下必有伏泉。可開井水。又尋野獸蹤跡去路不遠。有水。如軍去戰要備水隨行者。可於羊伎囊中盛之。或大葫蘆竹筒皆可用。

一地名惡。不可安營。如豆入牛口之類是也。

右已上下營之法。諸家兵法廣說。夕途。爲將者或在我界。或在他境。臨事變通。不可不密也。

料敵第九 凡一十七條

吳子曰。料敵有不卜而會戰者。先知也。因敵之害。見我之利。因敵之利。見我之害。此乃目視之以動靜。故心決於機變。李筌曰。慮禍於未萌之前。見福於重關之內。料敵者。料其未戰之前也。料其敵情虛實。進退勇怯。士馬勞逸。盛衰之勢。可與戰則戰。可與和則和。見利則進戰。知難則退守。或宜深入。或宜淺入。見彼之情。計在臨時。觀敵利害。進退旋移。自古將帥之謀真僞。夕途。權詐一時。鬼神莫測。兵法曰。佯兵勿從。銳

卒不攻餌兵勿貪歸兵不遏圍師勿鬬窮寇不追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迎水上流衆軍動也鳥翔者伏也塵高者銳軍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建者樵採也小而往來者營陣也卑辭而益備者進也辭强而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其側者欲布陣也無約而請和者必有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杖而立飢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士逸而見利佯爲不知者將有謀也夜靜軍聲相呼者不定也軍不擾者將有威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開展不正者亂也殺馬食者粮盡也懸

缶不返其舍者窮寇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數顧者欲休息也此乃敵情之大意也吳子曰凡料敵者不卜而戰不占而擊之者有八一曰疾風大寒早興寤遷剖冰濟水不憚艱難二曰盛夏炎熱早興晏止撫緩行驅飢渴務於進取三曰師既淹久粮食無有百姓恐妖祲數起上不能止四曰軍資既竭薪芻既寡天效陰雨欲掠其所五曰徒衆不效水地不利人馬疾病四隣不至六曰道遠日暮士衆勞倦晚而未食解甲而息七曰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八曰陣而未定舍而未畢行坂涉險半隱半出如此者擊之勿疑三略曰非計策謀慮無以決

嫌疑非權變譎奇無以破姦雄。非陰謀無以成大功。軍讖曰。夫用兵之要。必先料其敵情。六韜曰。善勝敵者。勝於未形。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設計於已失之後者。非上智也。故曰惟古賢智。天產奇才。用兵之術。變化莫側。皆得於深謀遠慮。見敵生機。今具料敵一十七條于後。

一地夾山險。先居其高而營陣固。兵法曰。吾軍布陣。喜居其高。望其師下。上制下順者也。勢之便也。下制上逆者攻仰之難也

一敵人遠來。不知地利。營寨未安。人馬盤泊。此最可擊。

一敵人遠來渡水。舟船未辨。馬步相雜。或涉水半渡。或過關纔半。當其要路。人馬擁阻者。可擊。

一我軍先陣而敵後陣。地利雖便。彼吏士往來。旌旗未定。行列未成者。可擊。

一我先赴戰地。布陣居高。士卒已陣。敵人後來。不得地利。人馬往來。疑惑未定。上下喧呼。可急擊。無疑也。

一敵人無慮。蕩蕩而來。旌旗煩亂。人馬數顧。未得屯止。可擊。

一暴寇卒來掠我田野畜產。待其暮歸。氣衰裝重。急使步兵。先伏要路。及使銳騎。往來遞互。調引速進而擊。之

一敵衆我寡。避於要害陰阨之地。十人可以當百。兵書

曰用衆務易。用少務險。吳子曰。避之於易。邀之於阨。故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

一敵人設營日久。數來攻我。不見其利。將士懈怠可潛而襲之。若我師安營日久。別有事故。或天時未順。或待救至。亦須嚴行申令。晝夜常作禦敵之意。不可令士卒怠慢。恐彼攻我不意也。

一若見敵營人馬紛紜散亂。縱橫出入無節。三三五五坐立不定者。將不嚴也。或是將吏有所改易。人心未安。軍令未正。可以軍馬故入亂之。

一山中狐兎野獸奔走出林。及衆禽飛鳴喧噪。必有賊兵衆來也。宜備禦之。

一賊人下營日久。非時廣設烟火。妄生机變者。此必棄虛。一而欲往別處攻擊。故特虛示詐行此事。意欲回軍。恐我追逐。故駭虛張詐意。此可急使銳兵伏於要害。邀擊之。

一賊若以寡兵而廣列營壘。虛張軍勢。誘我人馬。詐來相拒。彼必別分人馬於他路。攻我不意之處。昔西戎犯境。列虛營於鄜延。卻以大衆至涇原。大破我師。

一賊大衆卒至。而我兵寡少。難爲應敵。不可當頭迎遏。衆寡不敵。可於要害。待其半濟。大兵已行。邀其中道。或截粮草。賊欲合圍。我兵速退。占高順勢。往來擊之。

可勝。

一賊若廣張旗幟於高山大隴揚兵而行者必別有精騎伏於間道潛進攻我營寨於不意之處我亦當高置望樓採望或有塵飛鳥驚之類或精兵或騎先往採耳果有賊兵分兵於險要處擊之。

一賊有晝伏夜行者預遣遊奕搜檢之。

一賊入我境廣張人馬多列旌旗晝駕車乘搬載積聚擁生口欲歸者不可以而軍相對衝擊彼衆我寡難以應敵但發人馬別路埋伏要賊回程於要害之處效設奇伏分兵左右即以鉄騎一進一退一出一入使賊欲進不得欲住不安或攻其首或擊其尾或邀其中及使勇壯之士專逐其王將無令採掠而歸彼既主管不定必棄其輜重遁去。

右已上料敵之法舉其大意更在臨時觀敵動靜威衰利害能使士卒不勞而獲其利也

布戰第十凡一十九條

軍志曰布陣之法陣間容陣隊間容隊前禦其後後禦其前右防其左左防其右進必魚貫立必鴈行以長參短以短參長回軍過賊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奔逐退無趨走紛紛紜紜擊亂而不亂混混沌沌形圓而不散四顧首尾禍變爲福擊則法天散則法地兵衝其中兩頭具至左右攻擊無所不備李筌曰

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利其施兵因敵而制其勝能應敵變化而取勝謂之神兵法曰水無常形。因地而有形。形平則方。形圓則圓山則傾月陰則尖斜。左川澤右丘陵背孤向虛後高前下韓信曰布陣於死地。則士無退心。又曰背水則必死於前焚舟乃絕生於後又設陣之名其變甚妙又曰。三陣者斗星風雲日月陰陽天陣也丘陵水泉地陣也車兵士卒偏伍彌縫人陣也又八卦五行六甲九曜攢星伏虎寡宜飛龍鳥翔偃月長蛇兵陣之名非一端諸葛武侯於夔州以石縱橫列爲八陣左右前後皆魚貫鴈行不失正奇之法布陣之要大率馬軍即飛龍鳥翔步兵乃伏虎蛇蟠因地而有形。因敵而制勝。變化無窮。人和爲貴。主將得人。士卒同心雖遇掠敵如報私讐何憂不勝。今設布陣作戰利害一十九條於後。

一馬多則利平川廣野。步多則利險隘奇伏。

一晝戰則旌旗相望。夜戰則火鼓相應。則不亂耳目。

一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也。而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也。出其所必趍。攻其所必敗。

一先處戰地而待敵者。逸也。後處戰地而趍敵者。勞也

如敵人相近。營壘相望。料其戰地寬窄。則主將先一日約束三軍。以馬步主吏。分定首尾。前後中軍。奇正

駐隊。出戰人馬。各知地分去處。如卒遇敵。一鼓而成陣。再鼓而三軍已定。主將登高觀望敵情。與戰次第。決定主客。則勝負自明矣。

一按諸家兵法曰。平安將征伐。則先舉事者爲客。又云。以甲乙爲主。丙丁爲客。甲乙發軍攻討丙丁。名曰伐。丙丁興兵侵犯甲乙。名曰賊兵。又云。陳兵原野。營壘相望。先舉兵者爲客。後舉兵者爲主。兩陣相對。先舉戰者爲客。後舉戰者爲主。有如兩人對坐。先舉手言事者爲客。後應對者爲主。此明客先有事來干主人也。兩陣相對。高旗鼓者爲主。又云主人者兵之所歸。明主人安靜也。客者兵之所與。明以順伐逆也。

一使敵人飽能飢之。逸能勞之。安能動之。三略曰。敵逸者勞之。敵强者下之。敵弱者待之。敵暴者安之。敵悖者義之。敵睦者擾之。順舉者挫之。

一能攻其所愛。快敵須救者勝。

一能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謂聲東而擊西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攻也。昔周亞夫聞賊攻其東南而備西北者是也。

一能攻其虛。不避其實。絕糧道。守歸路。設奇伏。邀截半濟。使首尾不能救者。必勝也。

一能使敵人不敢與我戰者。疑勢也。漢李廣縱卻鞍虜

不敢進是也六韜曰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玄默
動莫大於不意謀莫善於不識。

一敵人攻我我不欲戰我設權變以疑之其賊惑而不
敢急攻於我觀其銳氣漸衰勢不甚猛可急使勇鬬
之士攻之必勝三略曰敵動伺之敵困破之。

一布陣廣大言不相聞視不相見故用旌旗金鼓所以
一人之耳目人既專一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
退用衆人之法進退之勢無出此略也。

一布陣者高陵勿向背丘勿逆前水不趨後澗不怯左
山不倚右岡莫依士勇將謀取勝之道也。

一布陣之法如敵人先占其高原大隴已得地利我方
欲翻戰料所占地利不可若與之戰必敗如此者則
別設詭詐使敵人惑而不敢戰待其日暮士馬飢渴
衆欲退而將意未退衆欲戰而將不見利而不敢戰
我即使偏將領跳盪馬數隊於前側近高山大隴揚
其兵勢或揚言攻彼營寨遮截粮草或言發兵遷路
攻其後隊遂使敵人猶豫兵勢已動難可再整我以
硬弓勁弩壯勇之士左攻右擊前衝後突使敵人首
尾不相應馬步雜攻則敵可潰也。

一出戰之時我先知地利向背料敵何如今日必戰大
兵既出急趨至戰地使敵人倉卒布陣若彼人馬未
定旌旗未整陣勢未完可乘勢攻擊必勝之機也三

略曰。攻如河決。戰如雷發。是也。

一布陣作戰領三軍之衆。計得三萬三千五百人。可作一陣布之。若遇戰鬬。飢飽勞逸固不齊也。或敵人一進一止。乘攻我。卽我師日暮疲敝力敗也。可令兩軍作前後陣。一軍作疑兵應急補空。使一軍飯。一軍進。一軍憩。雖遇敵人晝夜不退。猶可救援我兵。不致疲敝。料其衆寡之勢。臨時詳約。不可不慮也。

一布陣人馬。當使乘隊不可空闕。小隊卽布於陣後。祗備守禦。或作疑兵使用。

一兵法曰。每千人選三百人爲奇兵。萬人選三千人爲奇兵。常隨大將纛衛左右。應急用之。

一欲火攻敵人營寨。不必盡得其畢。軫翼四宿。但有順風於我營寨不妨。卽從下風多著柴薪放火燒其積聚。驚亂賊軍。可以擒殺。或我殺入賊於上風放火我亦於軍前下風放火延燒。及賊火至時。我卽移於已燒黑地上。用硬弩材士纛吾左右。此武韜火戰之法也。

右已上布陣作戰之法。陳其大略。又在臨時觀敵衆寡軍勢勇怯。將士同心。天時順。地利便。戰必勝矣。

守城第十一　凡二十二條

兵法曰。守城者則深溝高壘堅壁利刃藏聲滅迹常令敵樓櫓完牢。以備應急使用。邊城並

宜足備陳此名件預知施設。更在臨時取其利便。

一用火筒。火炮。長鎗。檑木。手砲。傷上城人。

一效設備城毡簾笆籬牌沙。隔遮其矢石。

一效置救火水桶。要隄防積薪燒城門樓櫓用

一當城門路。安置轉關機槁木馬子。陷馬坑。鉄蒺藜

一效設照城燈籠。防夜後有賊人鑿城於黑暗處垂索

求入城中。放火亂軍。

一用床子弩。放火箭。及火砲。燒塡濠柴草。

一用火砲打距堙土山鷲車洞子。

一城寨若在平川。或側近有高原。泉成流。及有江河。須

防決壅灌城之患。今河東古太原城宋決汾水而灌

劉維元是也。

一城上以綵旗詐爲颱使敵人仰望城上。即順風吹颺

糠粃石灰眯其眼目。次用金斗猛火油洒之。勁弓硬

弩射之。以糞砲汚之。磚石打之。即退。

一城上效備泥漿桶。麻搭。防敵人放猛火油箭。火砲。

一用火鈎燒紅。垂城下。賊人見之。用手攀懸。以損其手。

一繞城多置釜聽。恐有人馬鑿城爲孔。昔息州用此破

之。

一用旋風砲。打塡濠人。及團隊人馬。

一垂火籍燒灸穴中。劉城濠人。及到天井。塡殺劉地人。

一繞城效設突門。暗出勇騎人馬。攻其不意之處。

一城中空濶地。效堆積磚石。可拋擲城下敵人。

一收城中糞穢用水調稀。順風澆汚攻城敵人。

一賊若于城外高山之上。置起望樓。觀我城中虛實者。如城中軍馬數少。即與居民牛馬。盡與披掛衣甲。于街市擺列。又使居民上城。少壯者在前。老弱者在後。俱要相接。

一用婦女披掛搠立。不可與少壯男子相雜。恐生奸邪。可代正軍防守門戶。往來巡城應急使用。

一可於城外聚集民戶大軍。及折屋。斫大小竹木。作木柵。週圍密下枯簽七里。樁外開深溝。起置吊橋。遇夜下鎖蒺藜地柵板。差人伏路。城裡重門擊柝鳴鼓知更。提鈴巡警。以防奸宄。城門當路。安置轉關機槁。木馬子陷穽坑。晝夜官軍守把。四門盤詰奸細。

一城內無事日。多穿井。准備緩急。要水用度。及檐桶井繩之類亦備。

一城內效用泥草。及濕氊搭蓋積聚柴薪。令人宿護防。賊火燒。

右已上防城之法。雖是廣設備禦。晝夜無停。巧施謀策。詳在主將。變其虛實。臨機應變。可以保全。

攻城第十二　凡二十二條

兵書曰。攻城者迅聲烈勢。有若雷霆。使壯士不及掩耳。李靖曰。兵貴神速。經久變生。三略曰。拔而勿久。夫

城虛者可守。城實者不可守。虛者謂其無人馬粮草不足戰者。守具不完。又無外救。止可以深溝高壘待之。其賊計無所施。自然求出。則易擒。或城中粮絕。旦夕要出。我乃詐爲抽軍。點集人馬。空闕一隅。夜則詐燒火炬。令賊望見。必從空處突出。乃於要害多設奇伏兵勁弓硬弩邀截。斷其首尾。不使相救。則使偏將領步兵入城。安撫居民守護倉庫。城實者。謂城中足食足兵。求戰不出。必有外救。不可以守。久則致變生。外救必至。所謂停囚長知是也。可效設奇謀疾速攻之破城之法。攻城之具。各有名件。今具一十二條。可詳用之。

一用鵝車洞子。進土填濠。作距堙土山子。洞子內使人分作左右兩行。一行轉土入濠填城下。一行轉空器洞子。別使壯士聚土轉入。不可使人往來搬運。出入不便。有距堙可望。却採斫木植。用布袋盛土堆積上城。廣積柴薪。城邊帷高濶爲砂。其洞子上。效設泥漿桶麻搭。防備猛火油箭火砲。

一用尖頭木驢虎頭車。宜抵城下。用鷄觜鑺鑿土開作窟穴。令自崩摧。

一用三腳雲梯上城。則檑木不能害。

一用火砲打敵樓衝車撞門破柵。

一用火砲火箭火禽燒城中積聚。

一鑿城作孔夜使壯士入城斫關偷門乱燒積聚。

一將自家軍兵分作番次令晝夜使金石鼓噪攻之致彼不能安坐如此三晝夜不得眠而人自困乏力衰我亦詐作困甚權且住攻于中夜月黑時使矯捷勇鬬之士上城偷門斫關引大兵入城

一常於要害處設奇伏防外救如無則不然也果有更分兵支吾。

一可於中夜用勁弓硬弩射箭入城於箭上繫書間諜反害之意許之重賞如士卒收得亦可遞相誘說令內外相應。

一能知賊寇所用腹心謀主及左右輔佐有才能之人可於箭上貼寫文字相約會合之意射入城中亦可反間令上下自相殺伐也。

右已上件破城之法陳其大略覩古賢知攻其所守審其所圖巧策多途各有攸當也。

間諜第十三 凡二條

孫子五篇間曰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而知敵之情者也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死間有生間有反間人君之寶也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

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生間者反報也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于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明君賢將能以上知爲間者必成大功也又武韜之文伐十二將亦效用詐之語倘英雄知勇反覆相吞人馬疲弊經歲相持善行間者決勝者使一介之士揮三寸舌示其利害輒使敵降此善之善者也昔子貢一出而存魯亂齊破吳强晉疲越以勢相傾千年之間五國各有其變又古者效使材能辯說權變之士往行間諜指陳禍福譎說是非亂惑衆聽巧變眞僞傾覆好惡則親離疎合變化成敗使人改心易行奪職哀權蘇秦張儀虞卿是也故吳子論將篇曰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也昔張良夜聽悲歌而散楚卒陳平平城之圍平圖美人間遺閼氏云漢有此美人皇帝因圍欲獻之閼氏恐奪已寵因爲單于曰漢天子有神德其地非能有也於是免圍解去是故反間之說古今無形於人皆是見機而發又李衛公問對曰臣嘗著論其未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或用間而成功或憑間而傾敗五間之法用之有時也今具二條于後。

一用間須得譎詐奇謀之士則其機關深奥而平時謹

慎者。此則無所用也。

一用間諜之道。代有其人。若惜所費。則使之不能施謀矣。如漢高用陳平而至與黃金不計其出入是也。

右已上間諜之法。於兵家尤爲切要。蓋兵者。詭道也。故有取於此焉。又古有鬼谷子縱橫之術。是亦此類。但看用之如何耳。

入伐第十四　凡二十一條

漢書曰。班超渡流沙。越葱嶺。深入萬里之境。遍西城五千餘里。盡歸于中土。是能深謀遠慮。信義嚴明。智勇變化。有若神術。使異土之人。望風拱服。又賞憲因南北單于不和。領邊境之師六萬餘衆。大佺蔺北。刻石勒銘於燕然山。南望漢界三千餘里。又後漢元

二年。馬援標銅柱於安寧城以極漢界。去交趾城池四十八程。其碑銘尚存。按樊綽蠻書云。從四川成都郡。至雲南蠻王城二千七百八十里。又成都尹常皇嘗以吐蕃入寇。以蠻爲先鋒。皇遣判官崔祐入南詔合向化。南蠻自雋州陷沒。臣屬吐蕃。絕朝貢二十年。至是復通。又遣人馬大破吐蕃。數年之內。再復雋州。又招撫西山匡胡八國舊長入貢。闕庭觀古將帥。若無遠慮才謀。何以成其大功。凡受命統兵深入他境。草行露宿。若不知山水道路。屯兵止舍。不可强爲進兵雖用鄉導。又恐不實。今具入境利害二十一條于

後。

一受命統兵伐國越境。先要見彼國地圖。要知山川道路迂直。江河溝澗險阻。關防城寨。屯聚人馬去處積蓄有無。及山川勢遠近。

一要知敵人主將。并將佐人馬效少。兵勢强弱。動靜去住之意。軍讖曰。用兵之法。必先料其敵情。觀其倉庫度其粮食。辨其强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

一採訪求其彼國土人曾在本國經由出入往來。熟識本國之人。再三審察。問其實情。仍別訪數人。各不相見。互換將城圖。其指引遠近城寨看望去處。自已明曉。方可進兵採入。仍將鄉導密切關防。重許酧賞。討其實情。

一入他境。道路有迂直。有遠近。有便有不便。有易有險。有難進。有寬濶。有窄狹。臨時詳進可也。

一須要料彼兵將人馬效少。我若分數道而進。彼兵支吾得我否。預先料之。

一數道進兵。或迂遠先進。或捷直後發。或迂者直者。齊進。仍各自謹防逢賊。應敵設備。若緩急險隘逢賊。山川阻隔。難爲救應。昔漢李陵爲將失道。以步卒五千人獨敵單于。大戰而不回。

一入他境兵行。如過平川曠野。結陣而行。如山川狹峻即令驍騎遊奕捉生數隊先行。大兵相次而行。常須

首尾相望。或有山隴掩映遮障。亦須相待。不得先進。如前路有橫通川谷道路可渡人馬之處。令先鋒遊奕畱住人馬把截。候大兵至。即齊行。防其賊兵邀截我軍。

一入他境雖足偷路暗行。不令賊知。亦須令遊奕軍馬於道路左右前後高山四望。恐有伏兵即報主將知之。大兵于當脚下占其高地結陣而待之。

一欲攻城寨。路通四道。即令一道人馬先進。揚兵而行。敵人必來追合我前于別路間道進兵。攻其不意。如先逢賊者。但緩緩而戰。其必知我別路更有兵來。必不久住求戰。

一入外境。聞彼興兵迎我。便於寬濶平野。不然坡山臨下占據地形。結陣待之。不可一向策應。亦度其事勢差輕騎探之。

一入外境。不許打更鼓。但傳箭可定更號。有法在前篇。如得勝則任便鳴金鼓。廣設營寨。若暗去襲敵。不可揚威。

一入境不可發撅墳墓。穢汚井竈。及傷害老小婦女。斫伐桑棗。毀壞祠廟。焚燒廬舍。斷絕橋梁。若防賊來後追我即毀之。

一約所去處遠近。有無柴草樵採。即可預造乾粮准備。如得勝則軍粮計置自取其便。

一得勝。即收到金銀孳畜錢帛等物。犒士卒。如有異國寶物。可宻進奉。三略曰。獲財散之。

一伐國得城寨。我軍不得全軍入城。仍於城外東西或南北面。掘城下寨。王將別選將入城止宿。臨時看事勢可行。從其長策。

一伐國雖然得城獲勝。亦須晝夜差人馬登高四望搜索。恐有漏落人馬。屯聚山林。或兵前進。倉卒相逢。難為設備。若我師自遠路來。彼兵近至。勞逸之勢不可不詳。如先知其所來道路。亦可選強弩銳兵伏於要害處擊之。

一入外境用步兵大斧二百具。大鋸五十連。手鋸五十連。與先鋒同行。准備門路填溝斫木造棧所用。昔馬援伐交趾。開山刊道千里。

一攻取城寨。計其程限遠近。將帶粮草。預先約定。如在路不逢人馬。無事阻滯。指日可到。與諸路合。大兵或得城寨。可就粮草。臨時計置。不可缺誤。

一如攻取彼城。三路進兵。兩路已到。未到者採得是逢人馬阻滯。即詳衆寡之勢。便可攻其未備。其先去迎擊我軍者。聞我大兵已到城下。其兵必捨敵而回。不須別令人馬。外兵来攻我。我不意。其大兵常如對大敵。

備

一得城寨。補葺城壁。堅守倉庫。置烽堠。修橋梁。安堵百

姓。不易市肆。如與敵國相隣。置守城寨關防外寇。禁捕盜賊。廣通商賈。財貨任行。三略曰。獲固守之。獲阨塞之。獲難逃之。獲城割之。獲地裂之。獲財散之。是也。

一收得敵人降卒。差人監防解赴他州收管。別伺君命。勿令在舊處。恐有變生。

右已上入境伐國之法。萬里出師。成敗未保。計在主將一人。臨事變通。全軍爲上。無令小失。

受降第十五　凡一十一條

昔漢光武降志肩樊崇等。觧戈釦甲。堆積如熊耳山。齊視其真實之意。又吐蕃尚結贊寇陷塩夏二州。欲長驅犯京師。而畏渾瑊李晟馬燧欲陰謀圖之。乃卑辭重禮。託馬燧請盟。唐德宗不許。燧使入朝。盛言宜許以盟。結贊引去。上遣侍中渾瑊爲盟約會于平凉。仍詔使華州節度使駱元光以本部兵從。瑊元光渾瑊曰。奉詔屯營於潘原堡。以應援侍中。潘源去平凉六七十里。蕃情夕詐。倘有急變。何由應援。瑊遂營距盟所。元光營次之。及瑊赴會。結贊曰。請侍中以下具衣冠劒珮等。瑊入幕次。虜即伏兵竊發。瑊單馬奔還。追騎雲合。賴元光之兵。得免。其副使崔漢衡以下二十餘人。並陷賊中。後乃放還。自古以來。東夷西戎南蠻北虜。侵犯邊境。往往詐稱會盟。陰圖計謀。破軍殺將。但爲將者不可不察。今具受降會盟一十一條。於

後。

一應敵人投降。即我軍乘高布陣。暗行約束。不得稍有怠慢之意。預防虛詐。如彼兵布陣。人馬猶豫未定。或有酋長求和。參佐不從。即是未獲實情。但亦許之。更自暗行訪察圖之。

一敵人求和相會。廣設參次。可先令勇將先過。如彼有伏兵。定不肯放令搜檢。

一受降會盟約定去處相見。毋令相近彼界。及有山林險危去處。恐設奇謀。

一會盟須於寬平曠野。或近我營寨不妨。仍不許廣帶人馬近傍我營。若彼索無器甲。即不妨也。

一盟會之日。先令遊奕捉生馬軍。於四望險阻山林搜檢。如有伏兵。速報主將。即設備應敵。

一兩軍相見。未經戰陣。使人來求和者。必定設意疑我。兵勢。暗使銳兵突出。攻我不意。須是再三審察眞僞。但來求和。急先提防。如對大敵。果有突兵攻我。亦不失其備也。

一曾經戰鬪。兩軍未見勝負。使人來求和者。必然別有謀也。急須防之。孫子曰。無約而請和者。是欲待我。

一約求我軍移住遠處。設議求和。是欲行我軍而彼以人馬設伏。攻我半濟。切宜防備。孫子曰。半進半度者。誘我者也。

一採知彼國實有事故欲議歸國惧我掩襲求和退者。其辭則別。可勒令倒戈束甲。設盟約誓。候我君命。仍暗暗于賊歸路要害去處。效設奇伏把截。恐被寅夜奔歸。

一被兵與我交戰大敗勢窮。欲求和者。勒其立定誓約。求不相侵。使之納下器甲。并上等良馬。仍監防酋長聽候君命。

一求和設盟者。必四方有土之君。彼若先遣軍馬侵我疆土。傷我居民。毀我城邑。虜我孳畜。燒我積聚。破軍殺將者。知我國家大興將兵。專行征伐。彼料勢力難敵。邽來求和者。可令將所掠去我界孳畜財寶人物。盡數納下。主將親見彼之酋長。稱臣納土。約定誓盟。永不侵犯疆界。然後取候君命而行。

右已上求和受降之事。惟防詭詐。及遺陷害。若是實情。處置由我。禍福在前。須當審察。

武經總要行軍須知卷之下終

武經總要後跋

武經總要條目故事凡四十餘卷自孫吳氏不得傳之秘開帙可查得誠為學者者指南儒須郡有本磨滅舛錯不可勝紀學者病之

嘉禾沈公景淵分庾節守是邦

儒術飾吏治三年改通人和百度
修舉謂彊事未弭此書盡廣其
傳孔得精明貫通人事修之猶亡
蓋也之山林公 幸采 少以文名誼
弗苟合于時適來二郡相得甚驩
遂委心焉
林公既承命則居一室粹諸史圖

左右公退之餘繙閱讐校頗多如
倦文字之訛姓氏之誤時代之差凡
若干條參諸訂本其失一律仍
各以本史之真訂當時之事改
究詳悉應手箋改畫歸訛之
弊鳩工刻梓數月而畫偉
哉

紹定三年春　沈公將東歸體國亦
解官於合淝往造公爲獲此
其事明年體國分投於滂遂謁
帥請拂公實長幙議用諗其誠
謂體國辰公知之最深當附姓名
于卷末不詎敢以荒陋辭竊
思

國家自丙寅用兵幾三十載赴之
良將親立功名聞其麾敵制猱
則古兵法吾不知也豈粟姬顧
方略之語信与或曰今与夷狄
犬豕以力踊猱負豈偶然哉必
有暗合孫吳之道者此書其可
廢也雖然可与諸生道云爾

詔定四年四月望門生
承直郎差充濠州學教授趙休
園謹跋
熹禾沈侯景淵以大府寺承出
為淮西常平使者董雪溪領謹
身節用保障隱然暇日閱郡中
武經總要剞劂梓本冬諏舛思有

以定正之然是書蓋自有五兵以
來大而攻圍之籌略戰守之
法度小而接櫓之規制器械
之形樣上下數千載間增創沿
革靡不載自孔博擬屋書來
曷讐校歲久方朱力上請祠之山
林侯米千以儒英伯來暨州

事既見恨相見得晚相傳圖事揆
策之餘因以武經之本末善為諸
林侯欣諾初歎隨事刊正既而
繙閱見其間文字錯數謬妄多
与舊所記誦不合於是取其事
之見載於籍者自戰國而下至歷
代史蒐撿訂證為之刪蓋竄定

然後為全書因易捽而一新之夫
武之有經猶醫之有方也神聖
功巧雖兆方之所能傳至於法功
證治兆方亦無自而傳故自乎至
學古兵法者言之其至是書近
以贅自授書圯上運籌帷幄者
言之是書之全抑豈少補者哉

庖刀解牛十二而若新發於硎
麾節共二間決千里印章十二
牛頭方相与春客商略於文
字間自非遊辯於地疇克爾
二侯之精神徐理乃有固是
書而槩見云

萬曆己亥仲冬太末鄭魏挺謹跋

序畢